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青楼宝鉴



跋

客有造花也怜依之室而索六十四回以后之底稿者。花也怜依笑指其腹曰：稿在是矣。

客请言其梗概。花也怜依皇然以惊曰：客岂有得于吾书耶，抑无得于吾书耶？吾书立六十四回，赅矣，尽矣，其又何言耶？今试与客游大行、王屋、天台、雁荡、昆仑、积石诸名山，其始也，们萝攀葛，匍匐徒行，初不知山为何状；渐觉泉声鸟语，云影天光，历历有异，则徜徉乐之矣；既而林回磴转，奇峰沓来，有立如鹄者，有卧如狮者，有相向如两人拱揖者，有亭亭如荷盖者，有突兀如锤、如笔、如浮屠者，有缥缈如飞者、走者、攫拿者、腾蹕而颠者，夫乃叹大块之文章真有匪夷所思者。然固未跻其巅也。于是足疲体惫，据石少憩，默然念所游之境如是如是。而其所未游者，揣其蜿蜒起伏之势，审其凹凸向背之形，想像其委曲幽邃回环往复之致，目未见而如有见焉，耳未闻而如有闻焉，固已一举三反，快然自足，歌之舞之，其乐靡极。噫，斯乐也，于游则得之，何独于吾书而失之！吾书至于六十四回，亦可以少憩矣。六十四回中如是如是，则以后某人如何结局，某事如何定案，某地如何收场，皆有一定不易之理存乎其间。客易不掩卷抚几以乐于游者乐吾书乎？

客又举沈小红、黄翠凤两传为问。花也怜依曰：王、沈、罗、黄前已备详，后不夏赘。若夫姚、马之始合终离，朱、林之始离终合，洪、周、马、卫之始终不离不合，以至吴雪香之招夫教子，蒋月琴之创业成家，诸金花之淫贱下流，文君玉之寒酸苦命，小赞、小青之挟资远遁，潘三、匡二之衣锦荣归，黄金凤之孀居，不若黄珠凤俨然命妇，周双玉之贵媵，不若周双宝儿女成行，金巧珍背夫卷逃，而金爱珍则恋恋不去，陆秀宝夫死改嫁，而陆秀林则从一而终：屈指悉数，不胜其劳。请俟初续告成，发印呈教。目张纲举，灿若列眉，又焉用是哓哓者为哉？客乃怵然三肃而退。

花也怜依书。

主要人物表

洪善卿	永昌参店老板。
赵朴斋	洪善卿之甥，来上海寻生意的乡下人。
赵二宝	赵朴斋之妹，后沦落烟花。
赵洪氏	洪善卿之姊，朴斋、二宝之母。
陈小云	祥发吕宋票店老板。
葛仲英	德大钱庄掌柜，苏州有名贵公子。
庄荔甫	古玩书画商。
罗子富	江苏候补知县。
王莲生	清代官员。
陶云甫、陶玉甫	上海本城宦家子弟。
吴松桥	赵朴斋之同乡，供职于义大洋行。
张小村	赵朴斋之同乡，后落脚大生米行。
朱蔼人、汤啸庵、钱子刚	均系商人。
李鹤汀	纨裤子弟。
姚季莼	清代官员。
齐韵叟	江南富商，风流广大教主。
施瑞生	富贵公子，张秀英干娘之子。
吏天然	祖籍金陵的官家子弟。
高亚白	江南名士。
尹痴鸳	江南才子。
于老德	帮闲门客。
周少和	先为官员，后因官司被革职，混于流氓之中。
长福	陈小云之管家。
胡竹山	陈小云之管帐先生。
高升	罗子富之管家。
张寿	朱蔼人之管家。
耒安	王莲生之管家。
匡二	李鹤汀之管家。
沈小红	荟芳里倌人。
张蕙贞	东合兴里倌人，后王莲生纳妾。
黄翠凤	尚仁里倌人。
周双玉	公阳里倌人。
卫霞仙	尚仁里倌人。
蒋月琴	东公和里倌人。
林素芳	尚仁里倌人。
马桂生	东公和里倌人。
李漱芳	东兴里倌人。
陆秀宝	聚秀堂倌人。
吴雪香	东合兴里倌人。
金巧珍	同安里倌人。

杨媛媛	尚仁里信人。
张秀英	赵二宝闺中密友，后为西公和里信人。
周 兰	公阳里老鸨。
黄二姐	尚仁里老鸨。
阿 巧	先为卫霞仙之女仆，后至赵二宝处帮佣，与赵朴斋定亲。
潘 三	野鸡。
徐茂荣、癞头鼋	流氓。

例 言

此书为劝戒而作，其形容尽致处，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阅者深味其言，更返观风月场中，自当厌弃嫉恶之不暇矣。所载人名事实俱系凭空捏造，并无所指。如有强作解人，妄言某人隐某人，某事隐某事，此则不善读书，不足与谈者矣。

苏州土白，弹词中所载多系俗字，但通行已久，人所共知，故仍用之，盖演义小说不必沾沾于考据也。惟有有音而无字者，如说勿要二字，苏人每急呼之，并为一音，苦仍作勿要二字，便不合当时神理，又无他字可以替代，故将勿要二字并写一格。阅者须知勳字本无此字，乃合二字作一音读也。他若 音眼，嘎音贾，耐即你，俚即伊之类，阅者自能意会，兹不多赘。

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

此书正面文章如是如是，尚有一半反面文章，藏在字句之间，令人意会，直须阅至数十回后方能明白。恐阅者急不及待，特先指出一二。如写王阿二时，处处有一张小村在内；写沈小红时，处处有一小柳儿在内；写黄翠凤时，处处有一钱子刚在内。此外每出一人，即核定其生平事实，句句照应，并无落空。阅者细会自知。

从来说部必有大段落，乃是正面文章精神团结之处，断不可含糊了事。此书虽用穿插藏闪之法，而其中仍有段落可寻。如第九回沈小红如此大闹，以后慢慢收拾，一丝不漏，又整齐，又暇豫，即一大段落也。然此大段落中间仍参用穿插藏闪之法，以合全书体例。

说部书，题是断语，书是叙事。往往有题目系说某事，而书中长篇累幅竟不说起，一若与题目毫无关涉者，前人已有此例。今十三回陆秀宝开宝，十四回杨媛媛通谋，亦此例也。

此书俱系闲话，然若真是闲话，更复成何文字？阅者于闲话中间寻其线索，则得之矣。如周氏双珠、双宝、双玉及李漱芳、林素芬诸人终身结局，此两回中俱可想见。

第廿二回，如黄翠凤、张蕙贞、吴雪香诸人，皆是第二次描写，所载事实言语，自应前后关照。至于性情脾气，态度行为，有一丝不合之处否？阅者反覆查勘之，幸甚！

或谓书中专叙妓家，不及他事，未免令阅者生厌否？仆谓不然，小说作法与制艺同：连章题要包括，如《三国》演说汉、魏间事，兴亡掌故瞭如指掌，而不嫌其简略；枯窘题要生发，如《水游》之强盗，《儒林》之文士，《红楼》之闺娃，一意到底，颠倒敷陈，而不嫌其琐碎。彼有以忠孝，神仙，英雄，儿女，赃官，剧盗，恶鬼，妖狐，以至琴棋书画，医卜星相，萃于一

此例言根据上海亚东图书馆《海上花》（1926年版）辑入。原随《海上花列传》分期断续刊载于《海上奇书》封底。全书石印本初版未收入。

暇豫——悠闲逸乐。

书，自谓五花八门，贯通淹博，不知正见其才之窘耳。

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曰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此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一曰无矛盾，一人而前后数见，前与后稍有不符，即是矛盾。一曰无挂漏，写一人而无结局，挂漏也；叙一事而无收场，亦挂漏也。知是三者而后可与言说部。

自序

或谓六十四回不结而结，甚善。顾既曰全书矣，而简端又无序，毋乃阙与？

华也怜侬曰：是有说。昔冬心先生续集自序，多述其生平所遇前辈闻人品题赞美之语，仆将援斯例以为之，且推而广之。凡读吾书而有得于中者，必不能已于言。其言也，不徒品题赞美之语，爱我厚而教我多也。苟有以抉吾之疵，发吾之覆，振吾之聩，起吾之疴，虽至呵责唾骂，讪谤诮嘲，皆当录诸简端，以存吾书之真焉。敬告同人，毋闕金玉！

光绪甲午孟春，云间华也怜侬识于九天珠玉之楼。

题目系注释者所加。

阙（qu，音缺）——同“缺”。

仆——古时男子谦称自己。

抉（jué，音决）——剔除，剜出。

聩（kuì，音溃）——耳聋。

疴（k，音科）——病。

闕（bì，音必）——掩闭，拒绝。

篇 目 目 录

青楼梦 (1)

海上花列传 (279)

青 楼 梦 序

呜呼！世之遭时不偶者，可胜道哉！夫人生天地间，或负气节，或抱经济，或擅长学问文章，类宜显名当世，际会风云，顾乃考其生平，则又穷年偃蹇，湮没以终。岂士伸于知己，而屈于不知己欤？抑何其不幸也！虽然“嫖母乘时，则嫖施晦迹”，前人早言之矣。尝见夫伪才自饰者，往往膺高官，享重禄，亦岂不驰声海内，交重一时？纪载章章，更仆难数，固不得谓之异事也。语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逢。”此抑塞磊落之奇士，所以悲歌慷慨，而不能自己欤！吴门慕真山人心慨之，顷出其所撰《青楼梦》来乞为序。其书张皇众美，尚有知音，意特为落魄才人反观对镜，而非徒矜言绮丽为也。噫嘻！美人沦落，名士飘零，振古如斯，同声一哭。览是书者，其以作感士不遇也可，倘谓为异人狹邪之书，则误矣。

光绪四年戊寅古重阳日，金湖花隐倚装序于苏台行馆。

青楼梦叙

结莺花之社，白傅情深；开歌舞之筵，散人录著。堤前插柳，贻六代之笙歌；径里张帆，集三吴之粉黛。帘看杂燕，树遍栖莺，量风月以无边，采胭脂而皆是。画船载曲，荡三月之春波；翠馆藏娇，招五陵之芳草。固已脂林粉藪，窝是销金；钗颤鬟低，人皆如玉矣。则有吴觚苗婉，越女妖烧，秉绝代之姿，具倾城之质。谪来天上，曾吞九转灵丹；证到生前，定是三分明月。掩琵琶而雪涕，生不逢辰；题扇素而伤心，身偏失所。未证情天之果，竟沦孽海之波。拥鬟髻而恒啼，抽杯觞而自爱。红蕖出水，早被泥污；黄蘗生香，已知心苦。更有离魂倩女，慧业佳人，本咏絮之才，堕飘茵之劫。

春风十里，帘前停鹦鹉之车；秋雨一灯，锦上识鸳鸯之字。门掩枇杷，花下女号相如；家藏杨柳，荫中人怜苏小。莲香未嫁，思解佩以谁投；桃叶能吟，每留花而不发。有才竟弃，薄命堪伤。生憎春草牵愁，空怨东风无赖。倘非青眼，焉能传曲巷之情；不记红儿，未免减平康之色。俞君吟香，青箱家学，黄散才华。人来消夏湾头，家住莫釐峰下。翠艳红香之癖，夙擅冬郎；落霞秋水之词，堪夸王勃。歌勾舞引，屡停阮籍之车；枕暖衾温，遍选司勋之梦。巫峰雨握，南蒲云携。由来丰韵，差同傅粉之郎；若晋头衔，应授司香之尉。问王昌其十五，已知卫玠钟情；窥宋玉者三年，不似登徒好色。宛是来从玉府，还疑谪向罗天。思系金铃，护隔墙之红紫；愿施锦帐，藏落溷之芳菲。故其玉性温存，春心旖旎，但求一笑。问吝千金？相逢赠韩幙之香，到处掷潘车之果。琴挑君瑞，半面能窥；曲顾周郎，双鬟齐拜。两行红粉，争吟居易之诗；一瞥青娥，争识昌宗之面。洵少年之豪放，实名士之风流。

然而欲海何涯，爱河易竭。驶流光其冉冉，随流水以滔滔。无何金粉销磨，老尽秋娘之鬓；玉容凋谢，迁来过客之踪。固知南雪北花，良辰无几；又见春鹈秋蟀，好景旋更。白水盟深，寒惊钗玦；西风质脆，裂到琉璃。伤飞絮之沾泥，复飘萍而迹汎。绿杨深处，惨啼旧去之鸦；红药开时，忍斗将离之草。或则著汴京之衲，座倚空王；或则持红拂之梳，身归侠客，尤可痛者，妾是小青，郎逢吒利。抱邯郸之戚，遍寻才人；齐厮养之俦，见凌大妇。甚之烟消紫玉，声绝青琴。鸟号流离，惟悴襄王之梦；虫悲瑟缩，凄凉商妇之弦。此皆言之痛心，思之酸鼻者也。

于是振纸排愁，拈毫构恨，举生平之所历，贡感慨之所深，发挥性情，吐茹风月。每值春窗雨霁，秋夕灯明，把酒问天，踞床对月，裁笺一幅，聚墨十围。蜡烛高烧，记美人之韵事；胭脂多买，描妃子之新妆。要知情浅情深，不外悲欢离合；莫顾梦长梦短，无分儿女英雄。而况槁木灰心，浮云作剧，追昔时之良觌，成此日之相思。枕破游仙，须补情天缺陷；珠怀记事，尚留色界姻缘。慨舞衫歌扇以全非，问断粉零脂其安在？此《青楼梦》之所由作也。

或谓：“香山忆妓，究属荒嬉；杜牧登楼，亦讥薄幸。兹乃鸳招野馆，学荡子之骄奢；马试章台，觅旁妻之窈窕。香迷蝶醉，蜜引蜂狂，妄思豆寇以同心，竟赠芍兰而插鬓。此非惑清扬之婉，诲世邪风；开佻达之风，导人

席乎？”不知女间本充选梦，才士不讳冶游。丝竹东山，曾说陶情于谢傅；娇娃南部，尚闻记盛于板桥。歌传玉茗而非诬，扇赠桃花而亦得。况乎钗飞钏舞，尽可销愁；雨魄云魂，原非著相。遇青裙而下拜，缠红锦以何嫌？或又谓：“诗刺贞淫，经传譬觉小家之说，奚益虞箴？而乃量欢喜之丸，毫端

轻薄；负聪明之概，笔底淫狂。虽欲窥著作之林，终无当风骚之旨。”不知史氏非无别子，唐人亦有稗官。约指一双，竟上繁钦之集；存诗三百，不删郑国之风。盛世繁华，良时记载，但得指陈义理，悟入空空，何妨游戏文章，言之娓娓哉？

是书标举华辞，阐扬盛俗，为渡迷之宝筏，实觉世之良箴。看之子多娇，几日昙花之影；叹人生行乐，一场春梦之婆。所当指彼岸以回头，点心灯而照眼。情禅参透，色相皆空；幻境归来，胸襟便朗。万难自己，休谈翠袖之情；无可如何，且演青楼之梦。

光绪四年戊寅重九，梁溪钓徒、潇湘馆侍者、翰飞弟邹弢拜叙于吴门旅次。

主要人物表

金挹香	风流才子
叶仲英	金挹香之友
邹拜林	金挹香之友
铁山夫妇	金挹香之父母
姚梦仙	金挹香通家好友
过远程	字青田，旧绅子弟，挹香之友
钮爱卿	曾为名妓，更姓为王。后为金挹香之妻
胡素玉	名妓，后为金挹香之妾
陈琴音	名妓，后为金挹香之妾
叶小素	原为名妓吴慧卿侍儿，后为金挹香之妾
吴秋兰	乡间财主之女，后为金挹香之妾
吟梅钮	爱卿之子
小 兰	吴秋兰之女
亦 香	叶小素之子
幼 琴	陈琴音之子
章月娥	名妓，后嫁公子张观察
武雅仙	名妓，后为状元洪殿撰之妻
褚爱芳	名妓，后嫁郑氏
朱素卿	名妓，后为陈老爷之妾
孙宝琴	名妓，后嫁陈又梅
朱月素	名妓，后从良陆茂才
陆文卿	名妓，后从良蒋少峰
林婉卿	名妓，后嫁欧阳又修
吕桂卿	名妓，后嫁汪幼兰
谢慧琼	名妓，后为叶仲英之妻
方素芝	名妓，后病死
陆丽春	名妓，后为尼妓
陈秀英	名妓，后从良何公
袁巧云	名妓，后为户部郎中顾渊之妾
王竹卿	名妓，后从良韩氏
陆绮云	名妓，后病死
胡碧珠	名妓，后病死
胡碧娟	名妓，后病死
蒋绛仙	名妓，后从良魏公
张飞鸿	名妓，后嫁陈秀才
王湘云	名妓，后嫁蒋公子
冯珠卿	名妓，后嫁王小安
何雅仙	名妓，后从良郝雪庵
钱月仙	名妓，后为陆杏园之妾
汪秀娟	名妓，后为陆杏园之妾
梅爱春	名妓，后从良无锡汤氏
何月娟	名妓，后从良

吴雪琴	名妓
陆丽仙	名妓
张雪贞	名妓
吴慧卿	名妓

出版前言

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喜爱。为弘扬华夏文化，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 100 部，编成《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丛书奉献给读者。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选题宽。除了《三国演义》、《水浒全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名著”外，还选收了诸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

第二，读者面宽。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语句以及方言、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

第三，附人物表。这些作品内容复杂，人物众多，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和记忆。

第四，配插图。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大多选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增强审美情趣。

希望《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1995 年 1 月

青楼梦

第一回 梦黄粱演成新说 论红绡试访佳人

词曰：

窝是销金，人来似玉，笙歌竞奏。山塘壁月琼楼，尽教遣此风光。却怜丝竹当年盛，忽兵戈变起仓皇。恨难禁，怨煞王孙，恼煞吴娘。

而今再睹升平宇，聚鸳鸯、小队脂粉成行。依旧繁华，青楼都贮群芳。个侬本是多情种，凭谁人着意评意？愿今生，锦帐千重，护遍红妆。

慕真山人曰：这首词是专说吴中风土，自古繁华，粉黛脂林，不能枚举。虽经乱离之后，而章台种柳，深巷栽花，仍不改风流景象。吾少也贱，恨未能遍历歌筵，追随舞席，惟是夙负痴情，于“情”字中时加警惕。但近来有种豪华子弟，好色滥淫，恃骄夸富，非艳说人家闺阃，即铺张自己风流，妄诩多情，其实未知“情”字真解。不知人之有情，非历几千百年日月之精华、山川之秀气、鬼神之契合、奇花异草、瑞鸟祥云、祲符有兆，方能生出这痴男痴女。生可以死，死可以生，情之所钟，若胶漆相互分拆不开。所以，有情者之不罕觐也？今我虽能解得情中之旨，而满腔素志，总不能发泄一二分出来。

那日正在无聊，忽见一道人自门外突然而至，细视之，鹤发童颜，超然尘表。正欲诘所由来，那道人即出古铜镜一面曰：“此尔一生佳话，尽寓其中，毋多诘，鉴后即明。”言讫不见。我即捧镜觑之，忽见镜中花木繁茂，不胜奇讶。熟视良久，觉得身轻如雾，神入镜中。恍惚间，见两旁栽植三十六本花树，树下各有一仙女侍立，正中坐着一位道长，相貌殊非凡品。正视间，见道长怀中取出一本书来，光华灿目，偷觑之，却是一本花名的册子。俄闻道者一一点名，树下众仙女俱上前参见，又见他默默他说了几句，众女始一齐退出。俄又闻仙乐盈盈，一道者带着一个仙女冉冉而来。及至，二人相见甚殷。那道者谓那位新来道者道：“座下金重玉女一案，本苑主已先发落三十六花降世去矣。如今两造俱至，望即施行。”那位道人点了点头，便宣仙女上前，也不知说了几句什么话，仙女亦即退去。继而又闻传宣我的名字，我也不解其故，便兢兢上前见了，那道者即命我投生吴中金氏。我正欲询其故，觉得一霎模糊，道者已失，自己竟变了一个孩子，知己为金氏子。但细细熟思，前因未昧。及长，遂以挹香名之，游花国，护美人，采芹香，掇巍科，任政事，报亲恩，全友谊，敦琴瑟，抚子女，睦亲邻，谢繁华，求慕道，做了二十余年事业。

一日，忽见前生之赠镜道人一棒喝来，惊得大汗满身，神归躯壳，镜亦杳然。忽闻架上鹦哥诵诗云：

一番事业归何处，花谢春深老杜鹃。

醒后，细思镜中之事，犹觉历历可溯，于是假虚作实，以幻作真，将镜中所作为所作，录成一书，共成六十四回，名之曰《绮红小史》，又曰《青楼梦》。其人虽无，其事或有，后之阅者作如是观亦可，不作如是观亦无不可。正所

阃（kǔn，音捆）——妇女居住的内室。

罕觐（gòu，音够）——极少遇见。

采芹——科举时代称考中秀才入学做生员为“采芹”。

巍科——高科。

谓：

梦中成梦无非梦，书外成书亦算书。

此书非谈别事，专说镜中一段幻迹。这人姓金，字挹香，又字企真，苏州府长洲县人氏。父字铁山，母王氏。家非巨富，室尚小康。生挹香，极钟爱，十龄即就外傅，十四岁，诗赋文章已皆了了。及二八，父母欲为娶室，挹香素性风流，托言尚早，意欲目见躬逢，得天下有情人方成眷属。父母素溺爱，亦不过为固执之。挹香虽才思敏捷，应试不难，然志欲先求佳偶，再博功名，是以年将弱冠，未掇巍科。生性无纨绔气，有高士风。身余兰臭，无烦苟令薰香；貌似莲花，不藉何郎傅粉。故人人爱慕之。

一日，挹香在书房看书，正在无聊，却有两个通家好友到来看他：一个姓叶，字仲英，因母制丁忧，未邀显达；一个是姓邹，字拜林，宏才博学，早采芹香，与挹香最投契。因是日天气清和，仲英约拜林闲步寻春，同至挹香处，讨今论古，赏赋鉴文，拜林谓挹香道：“昨日，我馆中课文严飭，甚属疲懒。今日幸得仲英过谈，故偕至你处散闷。”挹香乃问道：“林哥哥，昨课何题？”拜林道：“乃‘不患无位’一章，诗题乃‘昆仑奴盗红绡’。”挹香道：“弟尝考昆仑奴盗红绡一事，真为千古美谈。老昆仑忠心为主，俏红绡慧眼钟情，如此佳人义仆，恐此时不能再得矣。弟素性痴狂，志欲访遍名花，窃恐莫予云觐。若得红绡辈事之，弟之愿亦毕矣。”复道：“课作曾否带来？”拜林道：“文未带来，只携诗在。”乃索诗，展开细读，读至第四韵：“飞腾仙子术，窈窕美人躯。”不禁大赞道：“风流倜傥，卓犖不群，抑且脂香粉泽，足令读者神迷！第思红绡辈，此时虽不能遇，而风尘中亦多慧质。弟欲一访花丛，苟得知己能逢，亦何嫌飘残之柳絮、蹂躏之名花？不识兄等肯助我一游乎？”仲英道：“弟愚矣！夫青楼之辈，以色事人，以财利己，所知惟谄，不知其情。朝秦暮楚，酒食是娱；强笑假欢，缠头是爱。况生于贫贱，长于卑污，耳目皆狭，胸次自小。所学者，婢膝奴颜；所工者，笑傲谗浪。即使抹粉涂脂，仅晓争妍斗媚，又何知情之所钟耶？”挹香道：“兄差矣，夫秦楼楚馆，虽属无情，然金枝玉叶、士族官商有情者，沦落非乏其人，第须具青眼而择之，其中岂无佳丽？况歌衫舞扇，前代有贵为后妃者也。如绿珠奋报主之身，红拂具识人之眼，梁夫人勋垂史册，柳如是志夺须眉，固无论矣。即马湘兰之喜近名流，李香君之力排阉党，风雅卓识，高出一筹。然则章台之矫矫，不大联于深闺之碌碌者乎？又况梨涡蕴藉，樊素风流；过虎丘而吊真娘，寓钱塘而怀苏小，胥属文人墨士，眷恋多情之事也，兄何轻视若斯耶？”仲英语塞。拜林道：“吾弟既必欲一行，我等亦不敢扫兴，但到何处去寻访春光呢？”挹香道：“兄不闻干将坊中，章幼卿才技双全，艳名久著？弟未曾一见，何不乘兴而去。”拜林称善。于是三人偕往。

甫入门，早有人通报，即请入室。见其高堂大厦，书舫珠帘，花木扶疏，雕栏缭绕。暂入座，有丽者姗姗至，道：“家主请公子内书房叙话。”三人偕之行，曲折回廊，绰有大家模范。俄闻异香一阵，别开洞天，室中陈设愈雅：上悬一额曰“集红轩”，正中挂一幅名人画的“寒江独钓图”，两旁朱

丁忧——旧时称遭父母之丧为丁忧。

卓犖（luò，音洛）——超绝。

梨涡——女子面颊上的酒窝。

樊素——唐代女伎名。善舞。

砂小对，四面挂几幅名人题咏。炉烟袅袅，篆拂瑶窗；珠箔沉沉，帘垂银线。三人正观时，见两垂髫捧茶出，谛视之，肌理细腻，风雅宜人。又非俄顷，引导者爱启朱唇诘姓氏，三人一一答之。拜林道：“仆等闻贵小姐芳名，如雷贯耳，倾慕久深，屡欲瞻仰仙姿，犹恐鄙陋无文，莫由晋谒。今幸这位金公子说起，故不揣冒昧，斋沐而来。倘蒙不弃，许觐兰仪，则镜阁妆台，尽可容生等一侍也。”婢道：“公子贵人，说那里话来。但家小姐晨妆未罢，未识贵公子能稍等否？”拜林道：“不妨。”婢乃辞去。

又片时，忽听环佩珊珊，香风馥馥，四侍女扶幼聊出，至集红轩。红羞翠怯，娇靥含春，身穿时花绣袄，低束罗裙。貌如仙子，腰似小蛮，莲瓣双钩，纤不盈掬。上前与三人见礼，各叙姓名，然后道：“妾风尘陋质，貌乏葑菲，怎敢劳贵公子殷殷垂顾？”挹香道：“佳人难得震耳芳名，今蒙芳卿不弃，许见阶前，不胜侥幸。并知芳卿研究翰墨，酷爱诗词，佳作唱和，往来必广，未识可能拜通一二否？”幼卿道：“妾沦落烟花，确是性耽吟咏，故常蒙时流惠施藻句，时逢闺秀荣赐瑶章。妾虽酬答有诗，恐取出必遭贵公子窃笑也。”拜林道：“儒林多陈腐之言，不堪悦目。苟有香奁白雪，彤管阳春，仆等视之不啻性命，望之胜于云霓，乞芳卿赐我侪一读，何异百朋之锡？”幼卿道：“既蒙君子见爱，妾何敢藏拙？尚望勿笑乃幸。”遂命侍儿往取。未片刻，即携以出，上书“素芬集”，即示三人。中有《虎阜题壁》、《苏台怀古》、《牡丹八咏》，皆清丽芊绵之作。读到《感怀》一绝云：

年来飘泊混风尘，狼藉烟花命不辰。

佛纵有情怜浩劫，三生孽债亦前因。

三人阅毕，幼卿又出《莲花合掌图》求题，拜林乃题四绝以赠之云：

卿本瑶台小谪仙，天涯沦落有谁怜。

偶然解脱拈花谛，一笑皈依座上莲。

其二

绝代风流证夙因，莲花偶现掌中身。

瑶池姊妹应相忆，遍召蟠桃少一人。

其三

纵不香甜与玉温，衔珠鹦鹉已销魂。

愿为童子从傍侍，合掌莲台拜世尊。

其四

杏黄衫子凤头鞋，罗袜青裙八宝钗。

自是画工描得好，分明丰致较前佳。

拜林题毕，挹香也赠诗一首云：

一曲坊歌子细听，凭谁慧眼早含青？

桃花带雨千般艳，柳絮随风几度经。

斋沐——斋戒沐浴。

靥(yè, 音页)——酒窝。

葑(fēng, 音封)菲——指蔓菁与蒿之类的菜。后用作有一德可取的谦词。

奁(lián, 音连)——古代妇女用的镜匣。

百朋之锡——朋，古货贝之单位。百朋言其多。锡同赐。

芊(qiān, 音千)绵——草本茂密繁盛。

心性自然饶妩媚，腰支谁与斗娉婷？

痴情愿作司香尉，保护幽芳永系铃。

嗣后开筵款洽，曲尽绸缪，酒阑后，方才相别。挹香素性多情，已觉蛮蛮，正所谓：

月地花天留客醉，红情绿意惹人迷。

不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娉（pīng，音乒）婷——形容女子的姿态美。

第二回 花前重访艳 月下暗牵丝

话说挹香与二人别后，独自回家，静思日间所遇，虽称才貌兼全，然一面猝逢，究不知是否知情洽意者。本欲细谈衷曲，探其行为，奈叶、邹二人在座，不能进语。翌日独去私访，倘得一意中人，订盟未晚。主意已定，安寝寻梦。甫黎明，即起身梳洗，也不至书馆读文，即向堂上问安，托言：“同窗处今日会文，儿欲一往。”父母允许，惟嘱早归。挹香唯唯而出，不带童仆，独自一人，竟往章家。适月娥香梦未醒，婢欲告主人，挹香止之曰：“不可扰他清梦。我略坐片时，还欲别往，少顷再来。”言讫，身边取出四枚番饼，谓婢曰：“小生带得微意在此，送与姐姐买些脂粉。”婢见挹香与他银子，嘻嘻道：“小婢无功受禄，又要公子破钞，待小婢拜领。”挹香挽住道：“见笑，须些何足称谢？敢问姐姐青春几许？芳名定宜风雅。”婢道：“小婢蕖香，年才十五。”挹香又问道：“巷中共有几处平康？”蕖香道：“共有五处。惟对门吕小姐，与我家小姐最称知己，不时诗酒往来。其余虽皆相识，无非口面之交。”挹香又询余者三家，蕖香道：“一为胡碧娟，一为陆绮云，一为陈秀英。”挹香留心细记。坐少顷，辞出，至对门吕宅。

原来这吕家也是一个有才的名妓，人皆品章、吕有“双美”之誉。年二八，小字桂卿，又名琬玉。丰肌弱态，柔媚聪明。往谒即见，挹香上前说道：“仆慕芳卿，时存企望，前因不识仙源，未遑造谒；今幸幼卿姐指点，渔郎始得桃津可问。今蒙芳卿不弃刍尧，遽焉容见，何有幸乃尔！”桂卿答道：“妾之葑菲，自惭蒲柳，乃蒙幼姐姐齿及，得能亲瞻文采、实前缘也。”于是谦谦逊逊，叙谈良久始别。

复至胡碧娟、陈秀英、陆绮云三家，一访而归。行至半途，忽想起前日卖花老妈谈及汪家新来一位名校书，住憩桥巷假母家中。今日既乘兴而来，不可不兴尽而返，于是迤邐前行。未半里，已闻笙歌袅袅，响遏行云，知已到汪家。

入门至内，假母出接，见挹香少年秀士，便笑嘻嘻邀入客座，献茶毕，就问道：“公子贵姓？”挹香笑答道：“姓金。”假母亦笑道：“公子为什么姓了潘？”挹香道：“这是何故？”假母道：“公子如此貌美，应该与潘安同族。”挹香又笑道：“如此说来，小生姓金不姓潘，则貌不美可知矣。”假母笑说道：“不是老身在这里说，想公子前生定是姓潘。”挹香大笑道：“可谓善戏谑矣！”假母道：“不是戏谑，焉得博公子一笑？且请问公子到来，定有见教？”挹香道：“小生自惭不美，所以要来访美人。闻得妈妈院中新到两位令爱，所以特来一访，未识可容俗士班荆一亲芳泽否？”假母道：“小女村野陋姿，尤恐不当公子青睐。既蒙殷殷，亦小女有福，老身当唤他出来奉陪可也。”挹香道：“怎敢。”

原来金挹香这个人性情古怪，凡遇佳人丽质，总存怜惜之心，所以听见

平康——泛称妓家。

遑（huáng，音惶）——书 闲暇。

刍尧（chú yáo，音除摇）——割草打柴的人。

遽（jù，音巨）——匆忙，惊慌。

班荆——铺荆草於地。

“唤他出来”四字，甚为踟蹰不安，故这“怎敢”二字，实由心之所发耳。于是引挹香斜穿竹径，曲绕松廊，转入一层堂内。虽非画栋雕梁，倒也十分幽雅。挹香心注美人，未遑遍览。假母引领到堂上坐了，即便进内。挹香徘徊堂上，因想道：“美人此时定知我来拜谒矣。”半晌，又想道：“美人此时谅必出房矣。”正想间，忽见两垂髫捧龙团出，奉与挹香，说道：“小姐午睡初回，我们去请来。”挹香道：“难为二位了。可对贵小姐说，缓缓不妨，小生品茶相待。”言毕饮茶，觉得一阵阵恍有美人色香在内，吃得甚觉心旷神怡。

良久，天色渐暝，方才见那侍儿携着烟袋道：“小姐出来。”挹香听见小姐出来，即忙立起身来，侧旁以待，早觉一阵香风，美人从绣帘中袅袅娜娜走出。但见：

晕雨桃花为貌，惊风杨柳成腰。轻盈细步别生娇，更喜双弯纤小。云鬓乌连云髻，

眉尖青到眉梢。漫言当面美难描，便是影儿也好。

原来这美人姓陆，名丽仙。本是大家闺阁，因经水火刀兵，致遭沦谪。年方二九，秾纤得中。原籍毗陵人氏。工度曲，善饮酒，后来居上。人一见之，往往魂销魄散。挹香见丽仙装束可人，较日间所遇更加美丽，早喜得心神俱醉。候丽仙到堂时，即躬身施礼道：“小生久慕仙珠，未遑造谒，只道明河在望，不易相亲，又何幸一人仙源，即蒙邀迎如故，真我金某之福也。”丽仙见挹香少年韶秀，早已心倾，又见他谦谦有礼，十分属意，因答道：“贱妾青楼弱女，何足为重？蒙公子一见钟情，大加谬赞，妾何有缘若此耶？但刻因午梦乍回，出迟为罪，公子请上，容妾谢罪。”挹香道：“得识芳卿，亦小生之奇遇。若得饱餐秀色，使魂梦稍安，感恩非浅，何必如此拘泥？”二人谦过了一回，各通姓氏，东西就坐。茶罢，丽仙道：“今蒙郎君垂顾，妾欲以一樽为献，聊申地主之情。若云餐秀，妾蒲柳之姿，何秀之有？闻之愈增惭恧。”挹香道：“白玉不自知洁，幽兰不自知香，是仆之饿心馋眼，一望神迷，若再坐，只恐芳卿之黛色容光，要被仆窃去矣。”丽仙亦微笑不言，遂邀至媚香楼。

原来这楼是丽仙所居，计屋二椽，极为精雅。中间陈设客座，两旁桌椅工致。挹香环顾楼中，无殊仙府，中悬一额曰“媚香楼”，两旁挂一副楹联道：

丽句妙于天下白，仙才俊似海东青。

再看几上，罗列着图章古玩，博古炉瓶。傍一室即丽仙寝室。入室馥郁异香，沁人心脾，两旁悬挂书画、奕代物华，真个是神迷五色，目不暇接。挹香道：“芳卿人如仙子，室如仙阙，小生幸入仙源，真侥幸也！”丽仙道：“草草一椽，绝无雕饰，郎君直谓之仙，亦有说乎？”挹香道：“仆之意中，实见如此，若主何说，则又无辞以对。”丽仙道：“对亦何难？无非过于爱妾，故此楼亦邀青盼耳。”挹香听了，亦笑道：“仆之心，仆不自知，卿乃代为说出，芳卿之慧心，真超于千古之上矣。”

二人方绸缪问答，只见侍儿捧出酒肴，摆在楼中，请二人饮酒。丽仙道：

踟蹰（chú jū，音局脊） 恐惧、畏缩。

秾（nóng，音浓）花木繁盛。泛指盛美。

恧（n）惭愧。

“不腆之设，不敢献酬；望郎君鉴而开怀。”挹香初意只望一见为幸，不意比日间所遇，貌之超群，情又旖旎，又留入楼中，又芳樽款洽，怎不快心。甫饮数杯，早已情兴勃发，偷觑丽仙醉后风神，如芙蓉之带朝旭，妩媚更甚，即携壶斟酒一杯道：“仆遇芳卿有幸，请饮一卮。”丽仙笑道：“郎君是客，不应敬妾之酒。今妾受郎君之赐，亦该奉敬一杯。”言讫，把酒饮干，也斟上一杯，递与挹香。挹香饮毕。

二人正在缱绻，忽假母步来，道：“好呀，你们竟不用媒了！”挹香笑道：“男女相饮，虽近于私，然亦是宾主往来。倘若红丝系缚，还当借重于斧柯。”说罢，三人大笑。挹香已带微醺，半晌，谓假母道：“方才妈妈不用媒之说，明明以媒自居，但不知妈妈伐柯之斧，利乎不利乎？”假母道：“公子放心，老身虽非吴刚再世，但今日执柯，亦可专主一二。请公子今宵于温柔乡安享甘甜之味，明日谢媒可也。”挹香狂喜，即斟酒一杯，向假母道：“月老请先饮一卮，谢媒明日何如？”丽仙见此行为，樱含一笑。原来挹香情窦虽开，因眼界自高，故犹是无瑕璞玉，此时醉眼情思，怎当得丽仙之风流调笑？你看我如花，我看你如玉，不觉十分难禁。正所谓：

红羞翠怯情偏笃，柳旁花随意易痴。

挹香即醉，即偕丽仙进房，四处又观看了一番，然后至内房，忽见桌上列一红装锦册子，上书“悦目怡情”四字，正欲展开，被丽仙双手夺去。挹香心疑甚，必欲一睹，丽仙勉强与之。挹香启视之，原来是四幅行乐图儿，上边皆标名色：一曰“戏蝶穿花”，一曰“灵犀射月”，一曰“舞燕归巢”，一曰“傍花随柳”，皆绘得穷工极致，旖旎非凡。况兼丽仙之千般妩媚，万种温存，乃替卸罗襦，代松香带，道：“醉已极了，玉漏已深，望芳卿伴我睡吧。”丽仙此际半羞半就，任挹香拥入罗帏。正是：

一对鸳鸯春睡去，锦衾罗褥不胜春。

要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腆（ti n，音舔）——丰盛；丰厚。

缱绻（qi nqu n，音浅犬）——缠绵。

襦（rú，音儒）——短衣；短袄。

第三回 幻景迷离游洞府 柔情缱绻证良缘

话说挹香与丽仙一夕幽欢，甘甜尝遍，千般怜，万般爱，及至怜爱不得已之时，未免笑啼俱有。正所谓：

月正团栾花正娇，相逢恰是可怜宵。

携红握翠增怜惜，不问应知魂也销。

二人十分恩爱，枕边又添出无限温存，说得你投我洽，不觉又沉沉睡去。直到次日红日三竿，方才起身。梳洗后，吃了点膳，然后回家。至书舍也无心攻读，静坐芸窗。不片时，金乌西返，玉兔东升，挹香因昨夜夜深，身子疲倦，食过晚膳，即就寝而卧。

谁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恍惚间，此身缥缈，如在云雾间一般，不由自主，迤迳而行。细视之，却非素来经过之地。但见隔岸鲜花，沿堤新柳，一弯流水，回绕小桥，烟霞泉石，幽异非常。娇滴滴名花欲语，脆嚶嚶鸟语频闻。行向前，见屋宇突耸，宛如宫殿。甫入门，见悬一额曰“有女如云”。至堂上，异香馥郁，人迹稀逢。信步入内庭，见朱栏曲折，秀石峥嵘，池亭缭绕，花木参差，其中陈设精致，皆非人世所有之物。正视间，忽见一垂髫童子至，乃问道：“君是何人？焉得到此？”挹香乃述其所由来，并询此为何地。童子道：“此乃清虚中院，院主即月下老人吴刚。凡世间姻缘一切，俱是院主执掌的，即世间佳人丽质，一旦尘缘谢绝后，俱在此处居住，故又名曰‘留绮居’。今君有福至此，大有前缘。趁此院主往下界巡察，待我引君一游如何？”

挹香大喜，即偕之行。见洞门双启，异境别呈。其中瑶草奇花，纷靡不尽，正中一殿，极尽崔巍。殿中列一仙斧，盖世俗相传斧柯之谓。又有三生石、赤绳等罗列其中。右边有一小门，上书“金屋”二字。启扉入，见绮罗毕集，众美娟然，一个个舞袖蹁跹，若要与挹香相见。挹香不觉神魂飘荡，连自己多不知身在何地。

见那众美人不慌不忙，都上前相见，都各陈名姓：有说是馆娃宫里来的；有说是手抱琵琶身，从马上来的；有说是琴心感触，炉边卖酒家来的；有说是采药相逢，马上折桃花的；有说是宫中留枕，寄与有才郎的；也有说是青璫偷香，分与少年人的；也有说是为雨为云，梦中曾相会的；也有说是似雾如烟，帐里暂时逢的；也有说是吹箫楼上，携手结同心的；也有说是侍瑶池题诗，改名姓的；也有说是身居金谷，吹箫恨无情的；也有说是掌上玉盘，马嵬留不住的。其余多环珮锵鸣，挨挨挤挤，都说道：“我等乃历代的有名国色，因参破红尘味，在这里静修的，故月老也不派我们下凡的了。”言讫各散，弄得挹香心迷神醉，应接不暇。

再行，又见一朱门，上有“六朝遗艳”四个金字，乃偕童子入。原来此中皆前代有名的妓女在内。挹香才入室，只听得莺声燕语，都道：“有情公子至矣，大家快些相见。”只听得环珮叮，俱出帙相接，周围侍立，锦簇花团。挹香倒觉不安，因说道：“众芳卿请坐，容拙生金挹香晋谒。”众美又推逊了一回，方才坐了。挹香便询首位美人，却是钱塘苏小。挹香听了，即出位下拜道：“仆慕芳名久矣。尝读《西湖志》，见芳卿慧心青眼，绮思奇才，周济鲍仁，实巾幗之丈夫，不胜钦佩。自恨予生也晚，不能拜倒妆台，

一亲懿教，不料今日相逢，实出于意外也。”小小挽之起道：“贱妾不辰，在昔堕风尘之内，犹幸者怜怜惜惜，未负年华。至于慧眼奇才，妾何敢当耶？”挹香道：“卿之芳名，不惟仆一人钦羨，即天下有情人皆已为之倾倒矣。惜乎鲍仁今日未遇芳卿，倘今日遇之，我知必向芳卿叩头如捣蒜矣。”言毕，又问其次，恰又是虎丘真娘，挹香亦下拜道：“仆慕卿卿，阅时已久，曾在墓上几度欷歔，所以‘慕真’二字亦为卿而得。今者邂逅相逢，岂非天作之合耶。”真娘道：“君之钟惜，妾素深喻。前蒙冢上题诗，有新诗‘空吊落花灵’之句，妾尝传诵不忘。今日之会，亦天意也。”挹香又与薛涛、关盼盼、马湘兰等叙谈良久。童子促之行，挹香道：“我不返矣。我今在众香国里，得能与众美人朝夕盘桓，亦奚必再思别往？”真娘笑道：“君日后名花相伴，正有一番风流佳话，毋愚快行。”挹香不觉凄然泪下，然后分别。

又随童子前行，回廊曲折，迤迤而来。至一处，上悬“薄命司”三字。挹香讶道：“薄命司乃《红楼梦》中黛玉等之仙居，缘何也在这里？”径入，见数美嘻笑，聚作一团，在内作扑蝶会。爱询童子，童子指着道：“此即宝钗、晴雯、湘云等也。”挹香叹曰：“原来才女性情，阴阳一例，生前如此，死后仍不改此风雅。”入内，四面观看，见左边另有朱门，铜环紧闭，上面亦有一额曰“绛珠宫”，挹香暗忖道：“此必林颦卿所居。”轻叩铜环三下，有侍儿启扉迎接，见挹香儒雅风流，乃问道：“相公何人？到此何事？”挹香道：“我乃薄福生金挹香是也。偶尔游仙，知绛珠宫在此，特来拜见潇湘妃子耳。”侍儿见挹香吐辞风雅，人亦俊秀，入告黛玉。黛玉许见，挹香即匍匐蛇行至黛玉前，说道：“小生金挹香，素读《石头记》，钦慕小姐态度幽闲，恒存臆羨。今日偶尔仙游，得蒙慷慨许见，鰕生有此，不胜幸甚。”言毕，拜倒阶前。黛玉暗忖道：“我只知贾宝玉一人痴情，讵意金某亦然如此。”乃笑道：“金生请起。我自避世以来，迄今二百余年。我们生平之事，本不足传述干人。曹雪芹先生曲为传出，虽是痴情佳话，第恐迷惑世人亦复不少。”挹香点头道：“诚哉是言也。仆读《石头记》，亦尝焚香叩首，倒拜殊深。更人友人邹拜林，谓小姐乃千古有情巾帼，又妙在不涉于邪，十分羡慕，因自号‘拜林外史’。曾记有题赠小姐两绝云：

多愁多病不胜娇，孽海情天幻梦遥。

赢得后人偷洒泪，可怜午夜泣香销。

其二

西风蹂躏月凄迷，灯炮更残暗自啼。

珠泪难还情尚在，如何衰草覆长堤。

此诗仆传诵已久，亦可谅渠之情矣。”颦卿道：“我自谢世以来，蒙曹君曲传情迹。之后，虽墨士骚人时加惋惜，而真心借我者，惟君与拜林及秦淮校书斌龄三人而已。惜未见其人，不胜怅怅。”正说间，听重门启处，拜林突如其来。挹香大喜道：“林哥哥，我方才与妃子正在言君，君何亦得至此？”

懿（yì，音谊）美好（多指德行）。

冢（zhǒng，音肿）坟墓

颦（pín，音贫）

鰕（zū，音邹）生——小人。自称的谦词。

炮（xiè，音泻）——蜡烛的余烬。

覆（yàn，音掩）——覆盖。

拜林不答，即向顰卿处双膝跪下道：“鰕生幸甚，得遇芳姿。”说着，不觉双泪齐流，引得顰卿亦两眶泪下，语不成声。拜林又说道：“仆因日久钦慕，未克如愿。今日此身如梦，飘泊来前，得遇仙妃，实是饶天之幸。”顰卿道：“君之多情，我已深喻，但未识芳颜，徒劳企望。今得一见，我愿遂矣。”言讫，化阵清风，绝无影响。觉其地亦非来时路矣，拜林大恸欲绝。

挹香乃挽拜林，随童子复至一处，上悬匾额曰“五百年前旧定缘”，门前悬着一张谕条，上写着：

奉玉谕：此地乃注人姻缘、修造烟缘全谱重地，毋论闲杂仙僮及凡人等，俱不准妄

入。此谕。

挹香与拜林看了，大讶道：“此处有玉谕在此，不能径入，如何？如何？”童子沉吟良久，道：“君等不泄天机，无妨同入。”二人允诺，即从之入，见其中案牘如山，不可胜计，也有桑间濮上之案，也有淫妇奸夫之案，不一而足。又见两旁册子杂列，挹香窃视之，乃是注人妻妾，历历可稽，乃私向拜林道：“我们二人自称情种，不知日后该有几个妻妾，曷弗趁此一查？”乃启江南册视之，恰是拜林一案，上写“正室花氏”，下有偈语几句云：

平生正直，素性多情。

时怀丽质，常恋佳人。

室宜独占，星缺五卿。

他时解悟，圆寂功成。

拜林看了“正室花氏”，心中有十分相信，但偈句中有“室宜独占、星缺五卿”，却难解得。挹香又翻阅至第四页，却是自己的名字，见上写正室钮氏，风尘中人，该在二十二岁完娶。下边亦有诗一绝曰：

情耽舞席与歌筵，花诰同邀福占先。

三十六宫春一色，爱卿卿爱最相怜。

挹香看了，十分不解，正欲问童子，忽听仙乐悠扬、童子道：“院主至矣。”即促二人行。忽听得一声大喝道：“下界何人偷觑仙府？”二人没命而逃，满身大汗。及醒来，却是一梦。谯楼上五鼓频频，犹觉喘吁不定。自从这一梦，有分教：

痴情公子添情思，薄命佳人诉命艰。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桑间濮上——指男女幽会或淫风流行。

偈（jì，音季）——佛经中的唱词。

第四回 效痴人二生说梦 遇才妓三友联诗

话说挹香一梦醒来，不胜惊奇，又将诗意细参，依然不解。甫黎明，起身梳洗，正欲往拜林处细诉其事，恰巧拜林来。挹香大喜，请入书房。拜林道：“我昨得一怪梦。”挹香道：“得非遇见潇湘妃子乎？”拜林大惊道：“如何与我梦相同？难道册子果同你一处见的？”挹香遂把昨日之梦细述一遍。二人正在详察那姻缘簿上的诗，忽叶仲英递来一信，启视之，上写着：

吴中才妓谢慧琼，风雅宜人，艳名久噪，门前车马如云。弟闻之不胜艳羡，意欲邀

请二兄同访，谨于今晨候驾至舍，共作寻芳之侣，勿却是荷。

挹香笑道：“如何他知你在此？但他前日侃侃劝我，何今日亦自入其党耶？”于是二人便至仲英家，谈论了一回，啜茗毕，同往慧琼家来。

原来这慧琼原籍珠溪人氏，年方十七，才貌兼全，色艺为一时之冠，芳名有远近之誉。这也是红颜薄命的招牌，不必说他。但心性十分古怪，虽湫迹青楼，绝无脂粉之气，凡遇客来，无非以琵琶一曲、诗赋几章，博几两银子度日。欲选一可意人，了其终身大事。这日正在芳心辗转，忽鸨母走来道：“今日我儿有喜事到了。”慧琼道：“有何喜事？母亲如此快活。”鸨母道：“外边有三个与你一样标致的公子，说是特来访你，皆青年俊雅，勿任着自己性子怠慢。”慧琼见说，触了自己心事，即整衣出，见三人丰姿超俗，甚觉欢喜。拜林等见慧琼冉冉如仙子临凡，袅袅如嫦娥离月，乃一齐上前相见，各叙姓名。慧琼轻开檀口，款吐莺声，道：“久钦各位乃当今名士，一代骚人，贱妾风尘薄命，得蒙枉顾，何幸如之。”挹香道：“久慕芳名，思一见而未得。今幸此位仲兄挈仆登高，得能一晤，足慰生平。”慧琼见是仲英邀来的，便看了仲英一眼道：“仲英公子乃少年英俊，贱妾青楼薄植，岂足置贵人胸臆？”仲英道：“芳卿慧心兰质，自是离众绝类，每欲追随芳踪，奈俗事猬集，不果如愿，今幸相逢，确是天缘辐凑。相对芳姿，心神俱醉，不识芳卿其将何以发放我耶？”慧琼红垂羞靥，俯首不言。拜林笑谓仲英道：“仲弟忒煞情急了。”仲英道：“韶华满眼，春色恼人，雨魄云魂，能无飞荡耶？”说着，三人一齐大笑。正是：

风流原有种，慧性况多才。

两意相怜惜，春光费主裁。

大家正在诙谐之际，只见鸨母走来道：“酒席已排在松风小憩，女儿可请公子们一齐去饮酒。”原来这松风小憩乃慧琼的书室，一带斑竹栏杆碧纱窗，恰对着远山。四壁图画，满架琴书。三人坐定，啜茗焚香，各人入席，举怀谈笑。

仲英道：“久闻芳卿妙擅琵琶，当此良辰美景，愿请一奏。不才虽非知音，愿以洞箫相和，未识芳卿以为然否？”慧琼笑道：“贱妾虽性喜琵琶，但愚如胶柱，仅堪击缶。公子艺精兰史，技越王乔，青楼下技，只怕不可并奏。”挹香接口道：“不遇知音不与弹，遇知音如仲兄者，尚有待乎？慧姐不必过谦，我等当洗耳恭听。”慧琼笑了一声，徐将宝鸭添香，然后四弦入抱，半面遮羞，嘈嘈切切，错杂弹来。仲英吹箫和之，声调清亮，音韵悠然，

啜(chuò,音绰)茗，——饮茶。

湫(hùn,音混)——混乱。

缶(fǔ,音否)——种大肚子小口儿的瓦器。

果然吹弹得清风徐至，枝鸟徐啼，悄然曲尽，而尚袅余音。挹香拍掌大赞道：“琵琶之妙，真不减浔阳江上声也！”弹罢，仲英道：“我来说个酒令，要《诗经》一句，凑并头花一朵，能说则饮，不能则罚。”拜林、挹香齐道：“请先说。”仲英举杯说道：“月出皎兮，季女斯饥。——是并头月季花。”遂一饮而尽。拜林大赞道：“好！”挹香道：“我说。洗爵奠斝，手如柔荑。是并头洗手花。”亦饮讫。仲英道：“林哥哥，请说。”拜林道：“我说并蒂花可算？”仲英道：“好，算。”拜林说道：“驾彼四牡，颜如渥丹。是并蒂牡丹。”挹香道：“好个并蒂牡丹！如今要慧姊姊说了。”慧琼道：“我有倒有了，但是一句《诗经》一句《易经》，可能算否？”仲英道：“这也不妨，请说。”慧琼道：“我说的是，有女如玉，其臭如兰。玉兰并蒂花。”三人大赞，重复各劝香醪，极尽缱绻。

酒既阑，拜林与挹香同向仲英道：“酒已阑矣，琵琶已听矣，秀色已餐矣，夕阳在山，其盍携手同归乎？”慧琼见说，目视仲英，有不舍使归之意。仲英神魂飞越，因对二人道：“天色尚早，不妨再坐片刻，兄何归心之急耶？”拜林暗已猜破二人心事，只做不知，便说道：“一日已尽，何惜片时，况此间离弟府甚遥，非兄独急于归，弟亦当自思之。”仲英此际欲归，见慧琼秋波情送，何忍遽别？欲不归，又被拜林正言厉色地再三催促，弄得没了主意，只是个徘徊不语。挹香道：“拜林哥，他也太作难了。冲英之心早已醉了，方才的琵琶，已作司马相如的琴心了，更欲何归？”于是命侍儿重整杯盘，再开樽罍，莺酣蝶醉。

瞥见玉兔东升，拜林道：“今日诸乐俱备，岂可无诗？况慧姐素擅诗词，当此酒绿灯红，苟不一觴一咏，不教花月笑我侪俗物哉？”挹香道：“今夕仲哥合卺，理宜先咏，弟等和以贺之，方称韵致，况弟等在此，无非观其定情。仲英兄先请催妆，弟当与林哥哥端整打新郎矣。”仲英笑道：“既蒙二兄相推，弟只得首倡了，但诗题须二兄所命。”拜林道：“即事为题，何用别寻？”仲英点头，援笔立成一绝。拜林接来一看，见上写着：

月正光华花正妍，新妆卸罢情人怜。

绮罗队里寻芳去，好折池边并蒂莲。

拜林看了道：“此诗借景描情，以情托景，不即不离，韵和音雅，堪称绝唱。如今该是慧姐来了。”慧琼道：“妾鄙陋菲才，岂足与方家酬唱？倒是不咏的好。”挹香道：“久钦慧姐诗才，岂有不赋之理，定要请教，使我等一识香奁佳句。”慧琼道：“如此，献丑了。”于是不假思索，和成一首，诗曰：

懒向花前学斗妍，闭门辞俗少人怜。

临波有客钟情甚，甘露频施润素莲。

挹香见诗凄切，甚为惋惜，因亦挥成一绝云：

十里花香色正妍，天然丰韵见犹怜。

漫将媚语邀明月，腕底先开五色莲。

拜林听了，接下去也成一首道：

斝（ji，音甲）——古代盛酒的器具，圆口，三足。

荑（tí，音提）——植物初生的叶芽。

罍（léi，音雷）——古时一种盛酒的器具，形状象壶。

合卺（j n，音紧）——成婚。

不调脂粉别生妍，如此名花合受怜。

独有游鱼偏意懒，仅看明月照池莲。

挹香看了道：“诗笔固佳，惜怀妒意。”拜林笑道：“鲁男子尚有动心，汉相如安得不风魔耶？”慧琼道：“明日妾有手帕交二人：一为朱月素，一为何月娟，素性风雅，酷爱诗词。翌日偕君等同往何如？”二人齐声称妙。拜林谓挹香道：“酒已尽欢，月将斜午，我们去吧，不要误了仲弟佳期。”仲英道：“夜深路远，不如在此联榻吧。”挹香笑道：“别榻可联，此榻只伯不可联。”仲英自知失言，彼此相顾大笑。二人然后起身，与慧琼订了明日往朱月素处之事，始别。

未识明日果去一访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护芳楼挹香施巧令 浣花轩月素试新声

话说金、邹二人，乘着月色皎皎，各自回家，一宵无语。明日，挹香约了拜林，至慧琼家中。恰巧仲英方起，挹香笑说道：“昨宵佳景，不言可喻，十二巫峰定供兄游尽矣。”一面坐下，一面看着慧琼，谈谈说说。待仲英梳洗皆，慧琼即命侍儿引领三人到朱月素家，并言自己随后就来。

却说那朱月素，乃毗陵人氏，容貌秀冶，态度端庄，性耽吟咏，对客有可怜之状。深于情，与慧琼最契，订为手帕之交。闲尝诗歌酬唱，风雅绝伦。其妹何月娟，亦风尘中之翘楚。挹香等三人入其家，侍儿把三人委曲陈说了一遍，今因闻名，特来求见。月素甚钦敬，见挹香情深意挚，更加眷爱。三人正与月素、月娟谈论，忽报慧琼至。相迓入座，慧琼即启口道：“愚妹昨宵得遇三君，三觞一咏，畅叙幽情。言及吾姊闺阁奇才，渠等特来晋见。”月素笑道：“愚姊夤陋，无才，乃蒙贤妹殷殷称述，何幸如之。”遂相邀至护芳楼中。

原来这护芳楼乃是月素卧室，外房陈设幽雅：雕栏画栋，绣幕罗帏，地铺五彩绒毡，壁悬“八爱”名画。中挂湘竹灯四，系绘《六才》全本，中设楠木天然几、玳瑁石四仙书桌，古铜瓶中养碧桃一枝，壁厢位置竹叶玛瑙榻床，红木圆台亦甚精巧。傍有一纱厨，厨门启处，别有洞天，盖月素之卧室也。其中动用之物皆摺扇式，沿窗列一紫檀妆台，上用乡花红呢罩。又一榻床，榻前悬一立轴，系绘“文君私奔图”。左右楹联，笔法甚秀。其句云：

月里娥攀月里桂，素心兰对素心人。

珠帘隐隐，香雾沉沉。其最雅者，朝外排一床，系红木雕成全本《红楼梦》传奇，四围皆书画。纱窗内悬异式珠灯，外悬湖色床幔，左右垂银丝，钩幔之内悬一小额曰：“温柔乡流苏帐，鸳鸯被合欢枕。”俱异香可爱。

三人砚毕，挹香笑道：“妹妹，你这温柔乡中有什么好处？”月素正要答言，拜林道：“温柔乡乃取‘温香软玉’之意，又名‘摄魂台’，凭你英雄，到了这台上，其魂总要被月素妹妹摄去的。”挹香笑道：“怪不得我此时酥迷迷的，脚要出去，心不出去，原来这魂被月妹妹渐渐摄去了。”月素笑了一笑，把挹香打了一下，又指着拜林道：“都是你强词夺理。”慧琼笑道：“月妹妹，不要发急，只要不把挹香弟的魂真正摄去就是了。”月素听了，便走过来把慧琼掀倒了，骂道：“慧丫头，我不饶你。什么叫摄去不摄去？你知道‘摄挹香弟的魂’这句话，我却不懂。谅你摄过他的魂，所以一气儿来打趣。”说着，便不住地咯吱。慧琼道：“姊姊，我不敢了。”便喊挹香道：“你何不来帮一帮？”月素道：“你来帮了慧丫头，我不依的。”挹香只得上来解劝，与月素作了四个揖，要跪下去，方才饶了。慧琼起来，弄得蓬松两鬓，仲英代整理了一回。然后月素命治酒相款，又命人去邀请众姊妹作一佳会。

不一时，来了九位美人，都是如花似玉。你道那九个？一个是铁笛仙袁巧云，人才蕴藉，书法风流；一个是鸳鸯馆散人褚爱芳，春风玉树，秋水冰壶；一个是烟柳山人王湘云，可人如玉，明月前身；一个是爱雏女史朱素卿，花能解语，玉可生香；一个是浣花仙使陆文卿，逸志凌霄，神仙益智；一个

翘楚——比喻杰出的人物。

夤陋（yīn lòu，音眼漏）——遮蔽。

是惜花春起早使者陆丽春，眉横远黛，眼溜秋波；一个是金铃待系人孙宝琴，志和音雅，气爽神清；一个是秋水词人何雅仙，丽品疑仙，颖思人慧；一个是探梅女士郑素卿，薰香摘艳，茹古涵今。皆月素知己，故特简相邀。赶来顷刻，一霎时满坐皆春，挹香等三人如游花国，不知身在何方。细数之，恰恰金钗十二。月素与慧琼亦甚欢喜，乃道：“辱荷诸姐妹不弃，齐来践妹佳约。愚妹因蒙这三位公子过舍清谈，聊设一樽，特邀众位作一陪宾耳。”众美人道：“又要姊姊费心了。”

正说间，侍儿来禀道：“酒席已排在浣花轩，请公子与众小姐饮酒。”于是月素等请三人先行，众美人姗姗随后。花围翠绕，非有福者，不能得此。正所谓：

才子易教闺阁羨，丈夫总有美人怜。

至轩中，三人重复观玩，见其中修饰，别有巧思。轩外名花绮丽，草木精神。正中摆了筵席，月素定了位次，三人居中，众美亦序次而坐：

第一位	鸳鸯馆散人褚爱芳
第二位	烟柳山人王湘云
第三位	铁笛仙袁巧云
第四位	爱雏女史朱素卿
第五位	惜花春起早使者陆丽春
第六位	探梅女士郑素卿
第七位	浣花仙使陆文卿
第八位	金铃待系人孙宝琴
第九位	秋水词人何雅仙
第十位	传春使者谢慧琼
第十一位	梅雪争先客何月娟

未位护芳楼主人自己坐了，两旁四对侍儿斟酒，众美人传杯弄盏，极尽绸缪。

挹香向慧琼道：“今日如此盛会，宜举一觞令，庶不负此良辰。”月素道：“君言诚是，即请赐令。”挹香说道：“请主人自己开令。”月素道：“岂有此理，还请你来。”挹香被推不过，只得说道：“有占了。”众美人道：“令官必须先饮门面杯起令才是。”于是，十二位美人俱各斟一杯酒，奉与挹香。挹香俱一饮而尽，乃启口道：“酒令胜于军令，违者罚酒三巨觥。”众美人唯唯从命。挹香又说道：“是令用三句成语，首句用《诗经》，次句用曲牌名，末用古诗一句作收。诗中要有‘花’字，凡数到‘花’字何人，即交令于何人，然后饮酒起令。”众美人俱道：“妙极！请先说吧。”挹香道：“若不能说，或不通，俱要罚酒一斗。”陆丽春笑道：“知道了，不要罗嗦，快些说。我们输了，不怕你不代我们饮酒。”挹香笑了一笑，乃先说道。

载骤骶骶，醉花阴，出门俱是看花人。

挹香说完，顺位数去，恰是袁巧云饮酒。侍儿斟了一杯，巧云饮毕说道：

我有嘉宾，醉太平，数点梅花天地心。

念毕，轮着陆文卿吃酒，于是也说道：

公侯干城，得胜令，醉闻花气睡闻莺。

何月娟听见道：“如今要我吃酒了。”即持杯一饮而尽，便说道：

三五在东，一点红，桃花依旧笑春风。

月素听见，笑说道：“好虽好，惜乎稍见色相。”乃饮尽一杯，说道：

今夕何夕，三学士，一日看遍长安花。

挹香大赞道：“好，好，好，好一个‘一日看遍长安花’！”细数之，恰是陆丽春吃酒，丽春饮了一杯，即念道：

言念君子，望江南，和雪看梅花。

月素道：“第五个‘花’字，应该慧琼妹吃了。”慧琼饮了酒，说道：

载笑载言，上小楼，醉折花枝当酒筹。

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雅仙笑道：“这个人吃得这般醉法，还能到小楼上去，亏他梯子上不掉下来。”慧琼笑道：“他也不见醉，因为这魂被人摄去了，所以载笑载言，如醉人的一般。”刚说到这里，月素笑着出席来要拧他，拜林、挹香等过来劝开了。众人不解，笑问道：“月素姊姊这般着急，却是什么解说？”挹香说明了，各人方才晓得，又笑了一回，弄得月素骂这个，说那个，宝琴笑道：“月妹妹，不要着急了，我们令尚未完呢？这第三个‘花’字又该挹香吃了。”挹香饮干了酒，便指了巧云，笑说道。

如此邂逅，何傍妆台，且向百花头上开。

袁巧云听了，笑道：“你这涎脸到如何了呢？这‘花’字又要我吃酒了。”挹香笑嘻嘻道：“这是小弟敬姊姊一杯成双酒。”大家听见了，多笑说道：“成双杯，不错，不错。”巧云只得饮了一杯，说道：

载驰载驱，思归引，牧童遥指杏花村。

说毕，恰是何雅仙吃酒，吃了然后说道：

未见君子，懒画眉，断楼烟雨梅花瘦。

拜林听见第六个“花”字，乃持杯讨酒道：“我正要酒吃，快些斟来。”侍儿筛了一杯，一饮而尽，便说道：

彼美孟姜，骂玉郎，春来多半为花忙。

挹香听见，拍手道：“好一个‘骂玉郎，春来多半为花忙’！”湘云道：“这个人也太醉了，就是为花忙，也是爱惜名花之意，只要雨露均调便罢了，怎么倒骂起来呢？”月素道：“若能如此，就好了，只怕不能的多。”慧琼笑道：“要除是摄了魂去，便偏了一人了。”挹香道：“罢了，我们也不是见新忘旧的，你们也莫疑到这上头去。”月素本要与慧琼说什么，听了挹香这话，也罢了。爱芳道：“我们不要多说，耽搁时候了。如今要轮郑素聊姊姊了，我们听郑姊姊的令吧。”于是素卿也吃了一杯，说道：

灼灼其华，琐窗寒，深巷明朝卖杏花。

大家听了说好。叶仲英笑了一笑道：“如今这‘花’字该我吃了。”乃干了一杯，即说道：

汉有游女，脱布衫，迷路出花难。

慧琼正拿了一杯茶，含在口中要吃下去，听了这令，不禁“扑嗤”的一声。把茶喷了出来，喷得雅仙襟上都湿湿的，一边笑道：“这个游女真不要脸面，怎么脱了布衫呢？”文卿笑道：“我看《西厢记》曲本上有一句‘春香抱满杯’，这女想是脱了布衫，要把春意散发散发，也未可知。”朱素卿道：“令尚未完，如今该是那位来了？”湘云笑道：“你的爹要说，谁敢说呢？”月娟笑道：“你的爹还有不全之处？”宝琴笑道：“只要教人补一补，就全了。”湘云啐了一口。丽春笑道：“若依湘云姊说，你们做了爹，金挹香反做了娘了。”爱芳笑道：“香哥哥倘是算娘，将来娶了妻妾，养了孩子，

倒是爹多娘少了。”拜休听了，拍手大笑起来。挹香起来，要捻爱芳，一面笑道：“你为什么说笑话编派着我？”爱芳两手捻住了挹香的手，说道：“我不敢了，可怜我又无力气挡你。香哥哥，你饶了我吧。”说得挹香倒怜惜起来，反把爱芳的酒换了一杯热的，端起来贴在唇边，与爱芳吃了，又夹些炖火腿与他口中，然后归坐。湘云说令道：

桃之夭夭，忆多娇，惜花春起早。

念完，乃朱素卿饮酒，说道：

女子善怀，并头莲，野馆浓花发。

素卿念毕，向宝琴道：“小妹奉敬一杯。”宝琴吃了酒，便说道：“我要香哥哥再喝一杯。”挹香道：“莫非也是成双杯么？”便命侍儿斟了一杯酒，先吃了听令。宝琴便说道：

不我遐弃，倘秀才，耶溪风露藕花开。

挹香听了道：“妙，妙，妙。该吃，该吃。”于是饮了一杯，便说道：

君子好逑，好姊妹，梨花瘦尽东风懒。

挹香说毕，恰是第一位褚爱芳吃酒。爱芳道：“令也完了，我也不说了。”大家道：“再说一个，然后交令。”爱芳只得念道：

东方未明，恨更长，踏花归去马蹄香。

说完，又是袁巧云，吃酒毕，对挹香道：“请令官收令。”挹香便念道：

有女怀春，锁金帐，少年惜花会花意。

挹香收了令，便说：“如今做些什么？”月素道：“我昨日编一曲《梁州序》在这里，来唱与你们听听可好？”众人拍手称妙。于是月素款吐莺声，轻开绛口，悠扬婉转地唱了一回。已是怀盘狼藉，晷影偏西，大家始别。挹香自从认识月素之后，朝夕往来，倍觉亲热。

未知怎样钟情，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筵宴才人欣浮大白 柬邀众美拟集闹红

话说挹香自遇月素之后，十分倾慕。月素与挹香亦甚绸缪，谈诗饮酒，日夕过从。一日，挹香至月素家，适遇午睡未醒。挹香入房，见月素睡在侧首榻上，覆着红纱破，靠着鸳鸯枕，秋波半闭，睡态正浓，又见一湾玉臂微露衾外。天时虽届清和，尚觉寒气袭人，挹香十分爱惜，轻替藏入被中，自坐榻边守候，不去扰他清睡。良久，见月素娇躯忽翻，秋波斜溜，道他香梦已醒，不道又向里床睡去。挹香不去惊他，自往妆台前观看了一回。

又片刻，始闻唧唧莺声，美人梦醒，睡思朦胧，瞥见挹香，问道：“谁人擅闯闺房，扰人清睡？”挹香如奉纶音一般，走过去道：“月妹妹，是我。已经来了半天矣。”月素打了一个欠伸，搓了搓手，揩揩眼睛一看，笑道：“原来是你。”便道：“你可是来了一回了？我此时懒极，烦你把鸭鼎中熬的甜香，在抽屉内，去加些，再把妆台上的兰丝烟儿装一管，我，呵，呵，你肯不肯？”挹香笑道：“有什么不肯？你自睡着。”说罢，便把香来添了，又装了一管烟，递与月素。月素半笑不笑道：“多谢你。你坐在这边，我与你说话儿。”挹香一面坐着，一面挽了月素的手。正在旖旎，忽一垂髫婢来禀道：“外边林婉卿小姐请见。”月素听见，乃起身道：“说我出接。”侍儿奉命而去。挹香乃问道：“婉卿何人？”月素道：“亦是我之手帕交。其人性温柔，姿容妩媚，少顷瘦腰郎见之，难保不真个销魂也。”一面说，一面出接。

挹香等了一回，只见美人姗姗入室，与挹香见礼毕，然后入座。挹香因月素一席话，十分留意，细端详这美人，年约二九，生得果然妩媚。但见：

眉似初春柳叶，常含情雨恨云愁。脸似三月桃花，每带着风情月貌。纤腰袅娜，拘

束得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玉貌姣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

挹香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落；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论风情，水晶盘内走明珠；语态度，红杏枝头笼晓月。薄施淡扫，已觉妖娆；粗服乱头，也饶蕴藉。秾纤合度，修短得中。凭他粉琢香堆。成之不易；就使脂烘铅晕，画也都难。看了一回，心中想道：“无怪月妹啧啧赞扬，果然不亚名花。如今双美相对，真金挹香之幸也。”婉卿见了挹香，便问道：“这位何人？”月素道：“此即妹向所与姐谈之金挹香是也。”婉卿恍然大悟，把挹香细细一看，果然潘安风雅，宋玉温存，私心窃喜，乃赧然道：“久慕公子才华蕴藉，情思缠绵，今日天假之缘，得亲芝范，不胜幸甚。”挹香不答一言。只因见了婉卿，此时烂泥菩萨已落在汤罐之中，故而不自觉。月素把挹香轻轻打了一下道：“痴郎真个应我言矣。”挹香倒觉有些不好意思，乃向婉卿道：“芳卿仙居何处？贵姓芳名尚未聆教。”婉卿道：“贱妾陋巷非遥，就在富城坊巷。贱姓林氏，小字婉卿，与月妹妹手帕知交。今日闲暇来叙，得遇贵公子，实出于妾之意外，三生石上谅有夙缘也。”大家谈笑一回，已是上灯时候。侍儿即排酒房中，三人畅饮。

席间，挹香谓月素道：“如此良辰美景，众姐妹又与我金某有缘，日夕

衾（qīn，音侵）——被子。

熬（ruò，音若）——点燃；焚烧。

潘安、宋玉——潘安，晋朝人；宋玉，战国时楚国人。传说潘安、宋玉是历史上两个有名的美男子。

赧（li nèn，音脸任）——指妇女行礼。

同二三名媛相叙相亲。我金某如花间蝴蝶，赏遍名花，此中佳景甚觉可喜。第思既得美人，宜兴佳会。我欲翌日集一闹红会，买一画舫，游于虎丘之滨，邀众姐妹作竟日之游，未识二卿肯容我否？”月素、婉卿齐声道：“好。”挹香乘着酒兴道：“二卿既许，谅余外姐妹无不曲从，须今夕预邀，庶免明日局促而阻此佳会。”遂总书一柬，托月素家侍儿各处一行。上写道：

翌日买舟于虎丘之滨，拟集闹红会，聊设洁樽以俟，屈众芳卿玉趾一移，毋负春光。

至盼！至盼！舟泊太子码头。辱爱生金挹香订。

写毕，又填了众美人名字，付与侍儿，连夜往各家邀请不表。

再说三人传杯弄盏，已及二鼓，婉卿辞月素乘轿归家。挹香酒意甚浓，况与月素十分眷恋，乃笑谓月素道：“今日我已大醉，谅妹妹决不让我归去的了，我只得注在这里了。”月素道：“你这人真个好笑，并没有人留你，你竟会自己开船解缆。但是留你住在这里，只好有褻你去同老妈妈睡。”挹香见月素心许口非，乃笑答道：“若云与老妈妈同睡，这也何妨，只要妹妹过意得去就是了。”月素笑了一笑，把挹香看了一看，乃道：“痴生利口，算你会说便了。”挹香又说道：“我醉已极，要睡了。”月素只得替他解衣而睡。挹香道：“好妹妹，你也早些来睡吧。”月素听了，将秋波一溜，走向外房。

挹香才入帟，觉一缕异香，十分可爱。少顷，月素亦归寝而睡，乃问挹香道：“你平日在家作何消遣？”挹香道：“日以饮酒吟诗为乐，暇时无非以稗官野史作消遣计耳。”月素道：“你看稗史之中，孰可推首？”挹香道：“情思缠绵，自然《石头记》推首。其他文法词章，自然《六才》为最。《惊艳》中云：‘似啁啁莺声花外啭’，这‘花外’二字，何等笔法！‘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这‘怎当’二字、这个‘那’字，愈加用得好了。双文态度情趣，全吃紧在这个‘那’字。《前候》中云：‘这：叫做才子佳人信有之’，你想妙不妙？‘才子佳人’四字下，忽写此‘信有之’三字，真是古今佳话！惟才子佳人方肯下此三字。假令琪非才子，双文非佳人，读者焉肯遽美？除非真才子、真佳人，这‘信有之’三字方能妥贴。”月素笑而点首。挹香又道：“我还记得《酬简》中一出，甚属绮丽。我来念与你听。”便说道：

[胜葫芦]软玉温香抱满怀呀，刘阮到天台。春至人间花弄色，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折，露滴牡丹开。但蘸着些麻儿上来，鱼水得和谐，嫩蕊姣香蝶恣采。你半推半就，我又惊又爱。檀口搵香腮，我忘餐废寝舒心爱。若不真心耐至心挨，怎能够这相思苦尽甜来。

[青哥儿]成就了今宵欢爱，魂飞在九霄云外。

挹香唱毕，月素道：“油嘴。”挹香道：“这多是‘才子佳人信有之’事呵。”二人俱笑了一回，然后睡去。正是：

万种风流无处买，千金良夜实难消。

明日起身，催促月素梳洗毕，即命侍儿唤定了石家两只灯舫。挹香乘马，月素坐轿，同至太子码头船上。原来吴中的画舫与他处不同，石家的灯舫又比众不同，只见：

四面遮天锦幔，两傍扶手栏杆。兰桡桂桨壮幽观，装扎半由罗纨。两边门径尽标题，秋叶式雕来奇异。居中江木小方红几，上列炉瓶三事。舱内绒毡铺地，眉公椅分列东西。中挂名人画，画的是妻梅子鹤。四围异彩名灯挂，错杂时新满上下。

二人看罢入舱。榜人送茶毕，挹香谓月素道：“今日如此佳会，谅诸姐妹必不失约的。”月素道：“你且放心，姐妹们知你风雅，无不过从。”

正说间，忽见岸上两对侍女、两乘蓝呢中轿远远而来。月素道：“如何？你看岸上两肩轿子，不是来赴约的么？”挹香望了一望道：“果然。”正在欣欣之际，轿子已至船边。出轿后，侍儿扶至船上。你道是谁？却原来是陈秀英同着院中新来的张飞鸿。挹香见是秀英，即忙出舱相接，携手同进入座。献茶毕，挹香道：“我自杏花时节造府，得睹仙姿，时存念慕。本欲趋前问安，奈日夕不暇，多致抱歉。谅芳卿知我，决不责予薄幸也。这位何人？”秀英道：“妾自识君之后，钦慕常深，每欲造府请安，犹恐诸多未便，故于幼卿姊姊处时时问及。知君玉体安和，妾心稍慰。蒙昨日折柬相邀，是以特邀院中新到的这位飞鸿姊姊来赴盛会。”挹香大喜，与飞鸿叙了一番寒温，秀英亦与月素各通名姓。

俄见轿子又到，家人通报，却有梅红京片先至。挹香倒呆了一呆，只道：“谁人拜谒？”接柬视之，上写着“章月娥”三个大字。挹香大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幼姊姊使此伎俩。”乃接入舱中。犹未坐定，又报林婉卿至，于是月素出接，彼此殷勤。月素道：“姊姊昨宵归去是夜深了，愚妹甚是不安。”婉卿道：“昨宵既醉以酒，既饱以德，今日正欲奉谢，何吾姊反出此言耶？”彼此谦逊一回，然后入舱。与众人相见毕，婉卿明知挹香在月素家止宿，故对挹香笑而不言。挹香道：“婉姊姊，为何对我嘻笑？”婉卿也不与他说什么，仍旧笑而不言。挹香会意道：“我知道了。”

正谈说间，又报袁巧云至，只见后面随着四乘轿子，细视之，皆非相识者。挹香俱邀入舟中，向巧云道：“小弟聊设粗肴，欲举佳会，乃蒙众仙子下降，实小弟之幸也。”巧云道：“昨蒙柬招，十分雅意，故约众姐妹同来赴会。”挹香乃请问姓氏，却原来一个是胡碧珠，一个是蒋绛仙，一个是方素芝，一个是梅爱春，并皆倾国倾城，风流绰约。挹香十分欢喜。

正说间，陆丽春与孙宝琴、何雅仙三人又到，挹香款接不暇。宝琴对挹香道：“主人翁何其多能也。”挹香道：“既蒙诸芳卿玉趾齐移，鰕生何敢贪安而失迓迎之礼耶？”正说间，又见陆绮云、朱素卿亦乘轿而至，挹香皆接入舱中。珠围翠绕，已来了十四位美人，连月素已成团栾之数。幸舟颇宽敞，尚觉不少。挹香早喜得手舞足蹈，说道：“今日如此天气，如此美人，真不负此佳会矣。”正所谓：

漫邀琼岛诸仙子，同赴瑶池集酒觞。

未识再有人来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品名花二生逸致 奏妙技诸美才能

话说金挹香在画舫中设此佳会，已来了十四位美人，十分得意。原来挹香人才风雅，貌亦俊秀，又多情，又慷慨，是以众美人有爱他的，慕他的，怜他的，所以花国寻芳，独占尽许多艳福。

此时，众美人咸集舟中，又来了王湘云、吕桂卿、胡碧娟、陆丽仙、郑素卿、褚爱芳、陆文卿、谢慧琼八人，都是认识的，纷纷攘攘，艳丽入舱。挹香想到：“如此盛会，必须邀拜林、仲英来到，畅叙方妙。”主意已定，即取名帖，两处往邀。少顷，舟人归。知仲英有事他出，拜林即来，挹香大喜。未片刻，拜林来，笑道：“贤弟可谓雅极矣，为何不早来邀我？”挹香道：“此刻日在未午，尚不嫌迟。你看美人如此之多，林哥能不销魂否？”拜林细把美人一数，已有二十三人，说道：“惜乎楝子花未到，尚少一人。不然，司空之《诗品》不能专美于前矣。”正说间，忽闻何月娟至，拜林道：“乐哉花品成矣！”众美人亦大喜，一齐相见。挹香命舟人就此开船。

拜林道：“如今好品花矣。”挹香道：“好。”拜林道：“今日品花，须照各人性情态度，用《红楼梦》人名，借美分题，并撰以赞，未知可否？”挹香点头道：“倒也新奇。”于是磨墨伸纸，二人评议。拜林道：“我等亦逢场作戏，决不徇私，谅众芳卿必不怪我。”大家笑说道：“妾等蒲柳之姿，惟恐不足当二君雅赏，何怪之有？”挹香道：“如此，月素妹妹好品为黛玉。”拜林道：“桂卿姐好品为宝钗。”挹香道：“爱芳妹好品为元春，湘云妹好品为探春。”拜林道：“这位丽仙姐倒好品为惜春，幼卿姐当品为袭人。”月素道：“飞鸿姐与婉卿姐当品为宝琴、王熙凤，绛仙姐姐好品为春纤。”丽仙道：“雅仙与宝琴好品为湘云、紫鹃。”雅仙道：“丽春姐，你好品为妙玉。”挹香道：“碧珠、爱春、秀英、巧云四位妹妹好品为莺儿、小红、鸳鸯、岫烟。”拜林道：“李纨该品朱素卿妹妹。”挹香道：“春燕该品陆绮云妹妹。”拜林道：“何月娟、郑素卿两位妹妹好品为晴雯、巧姐。”挹香道：“可卿该品谢慧琼姐姐。”拜林道：“文卿姐当品香菱，胡碧娟妹妹宜品为秋纹，素芝妹好品麝月。”不一时，众美品全，拜林即写出了，又与挹香同撰赞语，以表其美。上写着：

黛玉品朱月素

赞曰：多愁多病，倾国倾城；以玉为骨，以花为情。

元春品褚爱芳

赞曰：才逾苏小，貌并王嫱；韵中生韵，香外生香。

探春品王湘云

赞曰：舞态蹁跹，憨情蹴鞠；远黛含颦，春山半蹙。

宝琴品林婉卿

赞曰：好花含萼，明珠出胎；娇如红杏，淡拟寒梅。

熙凤品张飞鸿

赞曰：香气沁骨，宝光袭人；其秀在貌，其媚在神。

袭人品章幼卿

赞曰：初日芙蓉，晓风杨柳；玉骨冰肌，锦心绣口。

可卿品谢慧琼

萼（è，音恶）——花萼，花的组成部分之一。

赞曰：卓犖潇洒，蕴藉风流；春花两颊，秋水双眸。

妙玉品陆丽春

赞曰：品拟飞仙，情殊流俗；明月前身，可人如玉。

宝钗品吕桂卿

赞曰：春风玉树，秋水冰壶；神清意远，态丰音腴。

惜春品陆丽仙

赞曰：骨柔肌腻，肤洁神清；身轻如燕，语细如莺。

紫鹃品孙宝琴

赞曰：海棠荫护，芍药霞烘；轻盈合度，秾纤得中。

岫烟品袁巧云

赞曰：美欺西子，貌笑东施；轻盈如燕，柔滑如蕤。

巧姐品郑素卿

赞曰：轻烟月瘦，雪韵花姣；慧心香口，莲步柳腰。

香菱品陆文卿

赞曰：冰雪团成，琼瑶琢就；其态在愁，其韵在秀。

秋纹品胡碧娟

赞曰：纤音遏云，柔情如水；活色生香，嫣红姹紫。

莺儿品胡碧珠

赞曰：纤腰袅娜，粉面光华；憨啼吸露、姣语嗔花。

晴雯品何月娟

赞曰：梨花着雨，芍药笼烟；姿神娟洁，骨格仙妍。

湘云品何雅仙

赞曰：双环泥绿，高髻蟠云；芳心脉脉，绮思殷殷。

李纨品朱素卿

赞曰：逸气凌云，神仙益志；慧心青眼，雅态芳思。

麝月品方素芝

赞曰：一弯蹴鞠，十佛玲珑；舞如飞燕，态欲惊鸿。

春纤品蒋绛仙

赞曰：凌波冉冉，仙骨姗姗；秾如桃李，香逾芝兰。

春燕品陆绮云

赞曰：志和音雅，气茂神清；千娇侧聚，百媚横生。

鸳鸯品陈秀英

赞曰：飘香疑麝，吹气如兰；柔情脉脉，秀骨珊珊。

小红品梅爱春

赞曰：香温玉软，雪艳花浓；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拜林与挹香品毕，丽仙道：“金挹香，你自己品为何人？”婉卿接口道：“自然是宝玉了。”拜林道：“我也来撰一赞。”便想了想，写在众美之下道：

宝玉品金挹香

赞曰：痴别有痴，情独钟情；风流公子，艳福书生。

众人俱大赞道：“挹香是宝玉，月妹妹是黛玉，怪不得如此多情！”众人说说笑笑，已抵虎丘。挹香吩咐两舟排四席酒肴，一齐畅饮。酒至半酣，

蹴鞠（cù jù，音醋俱）——也作蹴鞠。古代军中藉踢球以习武的一种游戏。

挹香道：“如此胜会，不可辜负良辰，众芳卿可将平生所嗜好，各献一技于筵前，以博一乐。随其所好，幸勿谦逊。如违者，当以金谷为罚。”众美欢诺，遂依品花图为序，首位就是月素。月素道：“我无一技之长，只好罚酒。”众美道：“不可谦逊，我们当静候佳作。”月素想了一想道：“我来填阕词儿可好？”众人齐声称妙。月素道：“即事有题，众位听着。”词曰：

珠玉垂肩翠满头，莲想双钩，波想明眸。箏弦清脆笛声幽。燕样身柔，莺样珠喉。绿酒红灯敞画楼，唱惯梁州，舞惯伊州。宜嗔宜喜亦宜愁。吟也风流，醉也风流。

右调·一剪梅

月素写好，递与众美道：“小妹献丑。”大家接过来，细看一回，齐声称赞，便道：“如今要请教爱芳姊姊了。”爱芳道：“小妹不才，愿奏瑶琴一曲，不识可好？”众人道：“好，好，好。我们当洗耳恭听。”爱芳一面命小婢添香，一面携琴，敛容屏气抚之，极目送手挥之妙。清韵悠扬，弦音嘹亮，既而宫变为徵，渐觉激昂慷慨，悲壮淋漓。其声宏以远，其调高以亢，细听之，盖如《胡笳十八拍》也，又弹《平沙落雁》一曲而罢。挹香大赞道：“高山流水，不亚伯牙。如今要请教湘云妹妹了。”湘云道：“我来画幅梅花吧。”于是横屏伸纸，唇脂含毫，点染极工致。烘衬极精神，片刻画成一支红梅，似嶰山红雪，十分清艳，大有横斜老干之势。众美大喜道：“如今要婉妹妹来了。”婉卿道：“如此佳会，不可无诗，小妹奉题一律何如？”拜林道：“好。”于是婉卿也不思索，即挥毫，立成一律，递与众人。大家接来观看，见上写着：

诗曰：

东风淡荡黯魂销，一样梅花趣独饶。

素质肌妍消粉本，绛仙春醉晕红潮。

光凝锦帐千重叠，色借胭脂一点描。

流水空山霞自落，凭谁染出几分娇？

婉卿诗毕，大家道：“吟盐咏絮，庾鲍风流。如今要请教飞鸿姊姊了。”飞鸿道：“我来和婉卿姊姊红梅一律。”乃拈笔写了一首。诗曰：

芳讯初看透一枝，谁家咏就访梅诗？

编仙扶醉含娇态，绿萼添妆斗艳姿。

瘦岭春回空溅血，罗浮梦醒渐凝脂。

前生定是瑶台种，偶谪人间小别离。

月素看毕道：“雅丽之句，不可多得。如今要轮幼卿姊姊了。”幼卿道：“我来摆一局象棋热，与慧琼姊姊对下。”众人道：“好。”即命侍儿排上棋枰。幼卿东一着，西一着，摆成一个车马临门势，与慧琼二人对弈。两人参了良久，仍是一盘和棋。

陆丽春道：“如今要轮着我了。我与桂卿姊来下盘围棋吧。”挹香道：“好，好，好。我来督阵。”于是二人坐下。挹香在旁看着，不一时，知白守黑。丽春三六另起，桂卿下一玉树。丽春不飞角，拈一子九五镇，桂卿一折。丽春飞行一子，即来封角，桂卿托一子。顷刻间，黑白已成一势。桂卿正要叫吃，挹香发急道：“这着下不得！下了这一着，这一块要全军淹没了，快些寻劫打为妙。”桂卿依挹香寻了一劫。丽春打了挹香一下道：“你这滥小人，干你甚事？”挹香道：“什么谓之小人？”丽春道：“观棋不语真君

子。你如今开了口，岂不是滥小人么？”未几，丽春阵势已败。挹香在旁道：“嘖，嘖，嘖。”二人倒呆了一呆，便道：“做什么？”挹香道：“丽春妹妹要输了。若不鸣金收军，则齐师败北，谁为孟之反耶？”说得大家俱捧腹而笑。局终，却是丽仙献技。丽仙道：“我出一对，与宝琴姊姊对对。”乃说道：

月印波心，波静月圆人对镜；

宝琴听了，笑道：“这个对倒也难对。”便想了一想道：“有了：

云从雨意，雨消云散客游山。”

对毕，大家道：“如今巧妹妹来了。”巧云道：“我来弹一曲琵琶。”陆文卿道：“可是我和？”郑素卿道：“还有我呢！我来品箫相和。”众人多称佳妙。于是三人拨弦应节，吹弹一曲《霸王卸甲》。曲终后，陆文卿道：“如今是我了。我来读篇文字玩玩可好？”挹香拍手道：“好，好，好。此技新奇。”文卿便饮了一杯酒，润了喉，即书声朗朗，词调蔼然，读的却是《关雎》，乐而不淫。读毕，大家道：“果然好得很，不啻书房中的读书公子。”说毕，轮着胡碧娟献技。碧娟道：“我也别无他技，仅有一个灯谜在此，欲请碧珠妹妹猜一猜，不知可好？”挹香道：“好，好，好。快些说来。”碧娟道：

君行好事。——打一鱼名。

碧珠想了想道：“敢是黄鳝么？”碧娟道：“一些不错。”大家听了道：“‘君行好事’，打这个黄鳝，做谜的已好，猜谜的更加想入非非矣。如今该着何人？”何月娟将“品花图”一看，道：“是我，是我。我来临一页晋帖吧。”于是磨浓香墨，不多时，书好一页，呈与众人。见其秀骨天成，笔笔仿簪花体格，大家称赞了一回。又是何雅仙献技。雅仙道：“我也有个春谜在这里，要请朱素卿姊姊猜一猜。”便道：

喜洋洋，儿子之子得还阳。打一兽名。

素卿听了，想了长久，笑指雅仙，道：“你这人真有想头，这个可是猢猻么？”大家听了，俱拍手大笑道：“不差，不差。果然刻划得非凡！如今要轮素芝妹妹了。”素芝道：“我记得《秦淮灯舫曲》中，有《蕊儿乐府》一套，我来唱与各位听听。”蒋绛仙听了，看见舱中挂着一月琴在那里，便说道：“吾来弹月琴和你可好？”素芝点头称善。于是二人饮了一杯酒，即启朱尊唱道：

[北双调·折桂令] 莽尘寰，一醉陶然。得失鸡虫，富贵云烟。少日文章，壮年事业，暮岁神仙。早办取青鞋布袜，再休恋金紫貂蝉。颠也么颠，且泛秦淮，为五湖先。

算游踪，海岳难全。有好湖山，便尔流连。抚蓊门松，听巫峡雨，饮惠山泉，祝融顶云开万里，洞庭秋月照双圆。颠也么颠，蓑笠烟波，箫鼓画船。

向清溪，锦缆轻牵。金粉六朝，裙屐蹁跹。心字湖中，丁字帘前，亚字阑边。谱新曲玉箫再世，感旧愁锦瑟当年。颠也么颠，春女秋娘，不辨媼妍。

问年时，烽火绵筵。凭仗何人，洗涤腥膻。坠粉胭脂，沉沙剑戟，委地花钿。才博得河山再造，还教人风月重编。颠也么颠，酒满金卮，花满琼筵。

逞清狂，逸兴高骞。灯月辉煌，丝生喧阗。是不夜城，是群芳国，是大罗天。丈八

孟子反——春秋时鲁国大夫，与齐国战时，勇猛殿后拒敌。

媼(ch，音吃)——相貌丑。与“妍”相对。

骞(qi n，音牵)——高举。

沟佳人舟泛，尺五庄词客吟联。颠也么颠，萍踪浪迹，一笑姻缘。

素芝、绛仙二人弹唱毕，众人一齐称赞，便道：“如今要轮陆绮云姊姊了。”绮云道：“我来弹曲琵琶，唱只情词，以博诸姊妹一笑。”于是抱了琵琶，婉转地唱道。

《南词唱句》

雅谑风流一个金企真，花前几度费逡巡。他是负多情，不与时流竞，愿偕姐妹订知心。是日清和天气朗，闹红会雅集在虎丘滨。品名花，才子钟情甚，又教献技细评论。有的是一阕艳词多合拍，挥毫腕底尽生春。有的是瑶琴一曲向知音奏，胡笳十八感飘零。也有的写幅梅花形古峭，倡酬佳什尽清新。打灯谜对对多工巧，更有那围棋一局费经营。度曲临书皆颖悟，最可爱读篇文字好书声。愧我无才难并奏，又怕那臣觞为罚令须遵。所以么编就俚词君莫笑，不将聪慧妒他人，愚钝亦前因。

大家听了，都拍手道：“出口成章，就题生发。如今要秀英妹妹了。”秀英道：“小妹不才，记得前人《如意曲》一只在此，我来唱与你们一听，不知可好？”说毕，便轻启朱唇，唱道：

《如意曲》

前生风债今生了，愿他生一世逍遥。有椿萱 齐眉偕老，有埙篪 握手陶陶。妾美妻贤，孙慈子孝。不读书，科名偏早；不导引，寿算偏高；尽挥霍，家资未耗。合门无病，百岁如年少，亲友都教温饱。湖山居胜地，花月选良宵，游也么邀，况园林最好，水竹更清寥。聚商彝周鼎、法书名画，天下推精妙。作诗赋，美人手钞；写丹青，粉黛临稿；掌图籍，小史苗条。玉笛清歌，金樽檀板，消受隐囊纱帽。文人韵事，四海尽知交。小试牛刀，口碑载道。招邀践九洲，登五岳，有十万缠腰。且喜长途无盗，柔橹风平如镜，波澄画舫轻桡。旅舍绝尘嚣，卷湘帘，珠围翠绕。待学倦飞归鸟，有孤寒八百，别泪齐抛。五百年升真入道，在梅花深处，在莲花深处，在桃花深处，建个新祠庙。是才子，是佳人，才许把香烧。恁 般快活，果然如愿，也不枉红尘走一遭。

陈秀英唱完了，挹香与众美人大赞道：“好，好，好。最妙者，‘在梅花深处，建个新祠庙’。”秀英道：“有什么佳妙？你们太觉谬赞。”说毕，轮着梅爱春了。爱春道：“如此盛游，不可无诗以志胜。小妹愿集名人佳句以志之，不知可好？”众人多齐声称妙。爱春便想了一回，写出两绝道：

即事两绝集名人句

此日中流自在行，深深绿树隐啼莺。

豪英正约寻芳会，把酒临风听棹声。

其 二

一片湖山锦绣中，移家喜近水晶宫。

乘舟欲渡青溪口，细浪遥翻夕照红。

爱春集完后，众人看了，都赞道：“有此二诗，宛如绘出一幅闹红图画。如今献技完了。”幼卿道：“金挹香，你自己说些什么？”挹香道：“我却别无他技，只会吃酒。你们每人劝我一杯如何？”众人听了，说道：“倒也使得。”于是，月素先斟上一杯，玉手纤纤，敬与挹香。挹香也不去接，竟张开了口，盛月素这杯酒。月素只得递与他吃了。饮毕，挹香道：“林妹妹，

逡（qūn）巡——有所顾虑而徘徊或不敢前进。

椿萱——父母的代称。

埙篪（xūn chí，音勋池）——乐器名。比喻兄弟间的和睦、友善。

恁（nèn，音嫩）——这么，这样。

多谢你。”月素道：“什么林妹妹、林姐姐？”挹香道：“品花图上妹妹品黛玉，岂不是林妹妹？”大家道“不差。”于是，挹香团团地向众美讨酒吃。吃至第十四位文卿座上，宝琴也斟上一杯，递与挹香。惟时挹香已有八分醉香，又加文卿十分妩媚，不觉逸兴悠然，便接了那杯酒，一饮而尽，便倚在文卿怀内，如小儿寻乳吃一般，弄得文卿羞红晕颊。拜林在旁佯说道：“金挹香身心俱醉矣，众芳卿不要与他酒吃了。”挹香听了这句话，连忙立起来，说道：“不醉，不醉。我要酒吃。”于是直饮到爱春为止。

挹香已觉醺然大醉，左顾右盼，见诸美人花团锦簇，愈加目眩神迷，恍疑置身于蕊珠宫里，亲按鬓云小队，逸兴更狂，命酒复酌。少焉，红日衔山，姑命舟人理归棹。兰浆桂橈，缓缓移来，挹香与拜林拥诸美，凭舱延眺，兴致悠然。迨回家，已月上矣。正是：

笙歌画舫三春闹，箫鼓龙船五月忙。

未识闹红会散归又作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金挹香深闺掷巧 姚梦仙野径锄强

话说挹香大设闹红会，与众美在虎丘揽胜，甚是畅快，归家已二鼓矣。父母虽未见苛责，挹香自觉不安，连日兢兢业业，在书旁中静心攻读，即使偶然出外，无非至月素家闲谈。童儿们纵知其事，亦隐而不言。流光如驶，屈指已是天上星期、人间巧节。挹香披编匝月，那日午后欲思散步逍遥，闲步至月素家，见诸人俱聚在秋阳中掷巧。挹香见他们掷得兴浓，即说道：“我也来掷一个。”即拈针抛入，恰巧掷了一枝生花彩笔。众美笑道：“江郎梦笔生花，此其前兆。如今掷针成笔，金生后兆可知矣。”大家说笑了一回。

时光欲晚，挹香辞归，行至半途，忽遇着一个通家好友。此人姓姚，字梦仙，本城人，生得甚有臂力。路上遇着挹香，便唤道：“香弟何往？”挹香回头一看，见是梦仙，大喜，便告其所由来。梦仙道：“时尚未暮，我们拣个洁净酒铺去喝酒吧。”于是二人同入酒肆，拣了清雅座头坐了。少顷，店小二至，请点酒菜。挹香道：“须拣可口者搬来就是。”小二领命去，不一时，送上两壶真陈绍酒、一盆虾仁炒猪腰、一碗南腿馅蛋饺、一碟糟鸡、一碗笋腐。二人论古谈今，各饮得醺然大醉。然后梦仙会了钞，一同出店时，天色已夜，遂买篋檀烛之，携手同行。

未及半里，忽至一荒僻之处，耳中隐隐闻妇人啼哭。梦仙道：“奇怪！莫非此中有人短路么？”即把手中火把去了煤头，往前一照，却是个青年女子，身上剥剩一件小衣。旁有一凶人，手拿衣服、钗钏，正思逃遁。恰遇梦仙二人，凶徒吓了一跳，急欲溜奔，被梦仙一把抓住，便道：“你是何人？胆敢在近城行凶！”那人也不回答，挣身思逃。那晓得梦仙虽是瘦怯书生，手中十分来得，一手抓住那人，那人已服服贴贴不能挣动。挹香上前，将他手中衣饰夺还女子。那女子含羞整理毕，二人遂细问他往居姓氏，可有父母，家中作何生理，为何夤夜在此。女子道：“妾就住前面南园村，耕种度日，家中只有一老父。贱妾姓吴，字秋兰。今因与邻里中姊妹往大士庵拈香归，姊妹们有事先行，大家分散，妾路生不谙，天渐暝黑，不意遇此强暴。若非贵公子等相救，贱妾性命已若草上秋霜矣！”言讫，欲下跪拜谢。挹香素性多情，每以怜惜名花为念，今见他十分感激，又见他姿容妩媚，态度端庄，花艳瓜瓢，髻薰豆蔻，虽蓬门未识绮罗，倒也一无俗气，便道：“如今衣饰俱还你了，你也不必谢我，快些回去吧。”秋兰道：“既蒙公子救援，德莫大焉！不知公子尊姓大名，府居何处，改日妾好登门拜谢。”挹香道：“大丈夫志在四方，路见不平，宜乎拔刀相助。不必问名问姓，趁早归家为是。”秋兰只得辞去。

且说梦仙抓住了那人，问道：“你这瘟强盗，叫什么名字？清平世界，为何干这勾当？”那人初思倔强，后来被梦仙用力抓注，料不能脱逃，只得跪下道：“小人名唤阿兴，本为小本营生，后因吃了几口洋烟，弄得一贫至此，不得已干这勾当，还求壮士开恩。”挹香听见“阿兴”二字，不觉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忙把火把一照，便道：“果然不错。”原来这阿兴乃是城中一个无赖恶棍，日间在花柳场中专吃白食，以致舞榭歌台处见他痛恨。挹香早已深恶，如今相逢狭路，又加如此不端，不觉十分大怒，乃向梦仙道：

披编匝(z, 音扎)月——披，即翻阅；编指书籍；匝月即满一个月。

夤(jín)夜——深夜。

“这狗头素来不安本分，无赖已极，不要放他！”于是同梦仙抓了他，至闹市中，唤了地方，分付带去看守，不可让他走脱，明日送县惩治。

二人归家，已将二鼓。挹香之父母道：“十三是你姑丈五十诞辰。青浦昨有信来，邀我们同去。我们若去，一则路途跋涉，二则家内乏人，你是幼辈，应当前去拜寿。我已命金寿唤定船只，明日你可去走一遭，不可耽搁。寿事完毕后，早日归家，庶免我们惦念。”挹香听了，暗暗欢喜，因日前表兄信上说，青浦有一名妓，名竹卿者，声噪一时，名倾合邑，非墨士骚人不能一觐。正恨无隙可乘，十分懊恼。今幸有此机会，可藉此作进见地也。遂答道：“孩儿遵命，明日早行可也。”又讲了一回闲文，别亲就寝，一夜无词。

次早，挹香收拾了琴剑书囊，别了父母，又别诸友，又托梦仙将阿兴送县。遂带了金寿，一叶扁舟，往青浦进发。

次日下午，舟抵青浦。挹香上岸诣张第，命金寿通报。原来这家姓张的，名唤载安，乃是一个殷实之家。所生一子一女。其子年才十七，与挹香同庚，恂恂儒雅，初擷芹香，号小山，字叔卿。其妹素娟，年才三五，幽娴贞静，容貌绝伦，性爱翰墨，恒以诗赋作消闲之计。幼时受聘朱氏，标梅虽赋，嫁杏未期。夫妇同庚半百，膝下有这一双子女，晚景可娱。十三乃老员外生辰，故寄信至吴，欲邀挹香与他们二老一同来吃寿酒。正在念及，忽家人禀报道：“苏州金公子至矣。”载安大喜，即命相请。

挹香从容入内，拜见姑爹、姑母，并言家严慈道贺请安。张家夫妇见了挹香，十分欢喜，乃说道：“贤侄多年不见，更加长成了！如此翩翩雅度，他年直上云霄，前程正未可量也！”挹香便答道：“小侄庸陋菲才，何敢当二大人奖赞。”老夫人即命侍儿去请公子与小姐出来相见。侍儿去不多时，小山先至。表弟兄相会，各叙阔衷。俄而，又闻叮环珮，馥郁异香，侍儿扶小姐姗姗而来。挹香定睛一看，但见：

冉冉凌波莲步，盈盈着雨桃腮。态度轻盈，仙讶蟾宫下降；姿容雅洁，人疑蓬岛飞

来。

挹香知是素娟小姐，见他走至老夫人身边。老夫人道：“女儿过来，见了表兄。”挹香连忙立起，欠身答道：“表妹，愚兄有礼。”便深深一揖。素娟娇红羞晕，福了一福道：“小妹有礼。”二人福毕入座。挹香道：“久闻妹妹才高咏絮，字学簪花，稍停几天，愚兄定要请教。”素娟听了，低垂粉脸道：“小妹深闺浅识，所学者春蚓秋蛩之句，既蒙表兄齿及，正要叨教。”二人说了一回，夫人命排酒相待。不一时，酒肴排设内堂。素娟欲辞母归房。夫人道：“挹香哥哥犹如自己哥哥，有何客气？况方才说的诗赋文章，席上正好叨教，不可进去。”素娟无奈遵命，于是五人入席。

席间，小山询及吴中风景，挹香一一答之。老夫人道：“贤侄，方才说及吟诗一事，小儿与小女虽不甚解音谳律，亦是他们酷爱，贤侄可吟几首教教他们。”挹香道：“这是怎敢？既蒙姑母谆谆，小侄谨当遵命，尚求姑母命题。”老夫人想了一想道：“庭前早桂已开，即此为题，贤侄首倡，教他们兄妹二人酬和何如？”挹香道：“但恐小侄菲才，不足供二大人雅赏，致贻兄妹笑也。”言讫，立成一绝，呈与张家夫妇。见上写着：

庭前早桂乍开，勉成一绝呈政：

分得蟾宫仙卉栽，一枝先向小庭开。

他年直达青云路，要借丹梯折早魁。

夫人看毕，赞道：“诗才卓荦，吐属不凡。”挹香道：“小侄抛砖引玉，何敢当大人谬赞。”说毕，老夫人递与素娟道：“你也做一首。”素娟只得轻磨香墨，做了一首，呈与挹香。挹香展开细看，见其字学簪花，十分秀丽，上写着：

庭前早桂乍开，吟答一绝：

瑶台播种散天香，金粟丛丛压众芳。

不共海棠争巧笑，早秋独耐晓风凉。

挹香看毕，赞道：“贤妹诗才，轻圆流丽，一字一珠，愚兄甘拜下风。如今要请教小山哥哥了。”小山谦逊了一番，然后拈笔写了一首。挹香展开，但见上写着：

早桂奉答一绝：

新秋鼻观忽闻香，始见枝头粟已黄。

我亦欲将仙斧借，直奔蟾窟问吴刚。

挹香看了道：“用意清新，奇警处想入非非。”小山道：“小弟率尔操觚，不当大雅，何兄谬赞至此？”于是大家谦逊了一回，复又传杯弄盏。真个是：

酒到韵时诗亦醉，花当明处月还香。

俄而酒阑灯灺，夫人命家人送公子书房安睡。小山与挹香甚为契合，彼此谈今论古，并言此处有才妓竹卿，为一时翘楚。挹香十分钦慕，约定寿事完毕，同去一访。正所谓：

风流公子原多癖，到处寻芳博盛名。

未识果去同访竹卿否，且听下回分解。

操觚（g，音孤）——觚，古代写字用的木板。操觚即写文章。

第九回 庆遐龄华堂称寿 访名妓花国钟情

话说挹香住在张宅，朝夕与小山饮酒论诗，十分合意。时光迅速，十三日，张宅门前悬灯结彩，亲友俱来庆贺，挹香也与姑丈、姑母拜寿，开觞款客，足足忙了三天。然后寿事完毕，小山便约了挹香，去访那有名的才妓。挹香甚喜，即更换了鲜新衣服，与小山同往。未里许，早至竹卿家。有人迎接，进去坐了一回，然后进内厅与竹卿相见。

原来这竹卿乃是一个大家闺阁，继因水火刀兵，兼之又失怙恃，致遭沦落。素性聪慧，诗词歌赋，无一不出人头地，以故才人墨士踵门者，交相错也。然为人幽静，身价自高，凡遇客来客去，波俱淡漠自安。虽身溷歌台舞榭，而心无送旧迎新。

挹香与小山入室，见竹卿缓缓相迎。入座后，侍儿即献茶。茶毕，竹卿微启朱唇，询问姓氏。挹香见他一团雅态，万种温柔，心已钦差，乃细述姓氏，然后道：“仆等久慕芳卿才思压人，故不惮迢迢百里，特来晋谒仙姝。今蒙不以刍尧见弃。而以蓬岛相亲，不胜幸甚。”竹卿道：“贱妾风尘弱质，自惭受辱泥涂，虽曰粗识之无，何敢望雅人怀抱？今日贵人枉顾蓬门，不胜侥幸。”于是偕二人至一书舍中。商彝周鼎，位置妥贴，两傍挂着许多名人投赠。又有一副楹联道：

明月二分萦好梦，灵犀一点逗芳心。

挹香观玩了一番，又见窗前堆着许多诗集，启视之，皆竹卿所作骈体诗词。其中佳句，如《山居杂咏》云：“偶然小憩听泉涌，暂学忘机看鸟飞。”又如《春闺》云：“鹦鹉不知人意懒，帘前几度唤梳头。”又如《画龙》云：“龙不画全身，身在云深处。两睛点炯然，何日始飞去。”其《咏笔》云：“管城春色艳，花向梦中开。一入文人手，经天纬地来。”最妙。其蕴藉处有《咏早起》一首云：“起视天犹早，何须唤侍儿。云鬟梳也未，洗手读毛诗。”其深意处有词两句云：“病是愁根，愁是叶，叶是双眉。”其余皆俊逸清新，目不暇接。挹香看了，大赞道：“芳卿雅人深致，道韞奇才，吾辈须眉真堪愧杀。”竹卿笑答道：“妾乡僻无知，所学讴吟，无非渔歌牧唱，何敢当公子谬赞？”于是在书室中谈谈说说。

天色已晚，竹卿命侍儿端整酒肴，请二人饮酒。席上论诗讲赋，极尽绸缪，杯盘狼藉，履舄交错。饮毕已有二鼓，彼此有些醉意，小山扶醉归，而挹香独留也。

竹卿初会挹香，意殊磊落，及小山归后，更执烛引挹香至卧房，略叙片言，即伪醉而假寐。挹香彷徨室内，见其布置精洁，雅净无伦，壁间悬一古琴，不觉触动素怀，思一奏其技，又恐惊其清梦。屏思枯坐，夜已将深。少顷，见竹卿已醒，试问道：“美哉睡乎？”竹卿不答，从容对镜，理鬓讫，添香于炉，向壁上取琴，默坐抚之。觉凄凄切切，哀怨动人，如浔阳江头之调，挹香不觉泪下。竹卿见挹香如此，罢弹问曰：“君亦能此乎？何所感之深耶？”挹香道：“卿以此寓沦落之感，仆纵非白江州，然入耳惊心，能不悲从中来耶？”竹卿默然久之，谓挹香道：“试更为君弹一曲，可乎？”挹

怙（hù，音户）持——父母的代称。

毛诗——汉代“诗经”的古文学派。

舄（xì，音细）——鞋。

香曰：“可。”于是重理旧弦，别翻新调，如莺语之间关，如流泉之幽咽。挹香倾耳听之，愈加感叹道：“伯牙子期，千载难逢！卿弹此高山流水之操，而以知音许我，我何敢当！卿真青楼中之伯牙也！”竹卿至此始有喜色，与挹香剪烛清谈。两情恩挚，东方既白，亦无暇作巫山之梦矣。即辞归至张家，与小山谈昨宵事，小山十分钦慕，挹香从此系念芳洲，萦思香草，几将废寝辍眠。

一日与小山在书馆中，忽家人来报云：“东巷王竹卿家遣人在外。”挹香命进，方知其使送来瑶琴一张、翠玦两方，执扇一柄是竹卿亲手所书近作。挹香大喜，遂收而谢之。思作琼瑶报，即往各处购得紫竹萧一支、汉玉连环一事、自绘梅花帐颜一幅、橄榄核船一事，共四色。其橄榄核船雕刻精致：中舱客四人，二人在后，一摇橹，一扭浜，窗棂皆可开合，眉目如画。外用退光漆盒，如药制橄榄形，红丝结络。可以佩身。购全，遂亲携至竹卿家道：“明珰翠羽，卿自有之，仆亦不敢以此俗物溷卿雅赏。些须微物，虽不足贵，然亦非寻常绣阁所能解识者，风雅如卿，当留作红闺雅伴。”竹卿欣然道：“妾以沦落风尘，君独不视为章台柳，而宠异如此。妾当悬佩于身，不啻太真之金钗钿盒矣！”嗣后往来愈密，耗日于雨窟云巢之内，人于鹑交鹄合之时，不知不觉将有一月有余。

忽吴中信来，促挹香归，挹香不得已往别竹卿，并劝其保重身子。竹卿亦叮嘱再三，并约何时再会。挹香以来年杏花时再续前缘，并劝放开慧眼，早择从良，毋使鄙人多恨。言讫，大家泪如雨下，挽手牵裾，有无限牢骚之态。俄而，家人又来催促，不得已道：“保重，小心，我去也。”仓皇酸鼻而行。竹卿没奈何，送至门前，不觉十分凄惋。正所谓：

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

当下挹香匆匆回至张家，拜辞姑丈、姑母，又别了表兄、表妹，自然也有一番分离的说话，不必细表。挹香带了金寿同下归舟，按下不表。

再说吴中众美人自从挹香青浦去后，十余天下晤，挂念十分，也有嘱人探听的，也有往月素家问信的。一日，林婉卿到月素家来，问起挹香信息，月素告以常久不来。恰好月娟有座，答道：“他必又遇了一个比我们好的人在那里，所以得新忘旧，不来看我们了。”月素道：“他这个人不是这般薄幸的，你不要冤着他。”月娟冷笑道：“你们太忠厚了！看他这个人，最会见张说李。在我处，说你二人的不好，在你们面前，只怕又要说我不好了。”月素笑说道：“他倒从没有说过你。”婉卿听了，便有些疑心，乃问道：“说我们什么？”月娟笑说道：“他既没有什么说我，也没有什么说你，方才我同你们玩玩。”正说间，忽报拜林来，月素回愁作喜，即请进内，问及细底，方知挹香往青浦拜寿去了，方始各各放心。

却说挹香是日已归，拜见双亲，说了一番青浦的话儿。时逢中秋佳节，往各处亲友家去了一回，至半路，恰遇拜林由月素家归。拜林告以众美悬念之语。挹香遂往月素家，并见月娟，谈了一种离情，又命侍儿往各美人家知会。不一时，众美俱来问候。挹香问月素道：“今日小生至此，又蒙众芳卿

章台——妓院等地的代称。

（tì，音替）——困扰；纠缠不清。

鹑（jì n，音兼）——比翼鸟。

鹄（dié，音迭）——比目鱼。

枉顾，又是团栾佳节，接风之酒，卿其为我治乎？”月素道：“毋庸费心，我已吩咐过了。”挹香大喜，乃与众美人细倾积愆，并说遇着竹卿一事。月娟道：“如何？被我猜着了。”挹香不解，众美人俱道：“这是他天性风流，又如此多情，宜乎时多奇遇。痴郎何艳福若此耶？”挹香道：“此乃蒙众姐妹怜我狂生，故得时亲芳泽，虽曰‘修来艳福’，其实邀众芳卿青眼所顾耳。”大家说笑了一回，然后入席饮酒。开窗对月，果然琼楼绚彩，银汉腾辉，好佳景也！直饮到宵漏沉沉，众美人方才辞去。

婉卿目视月素，笑谓挹香道：“今宵人月两圆，佳期无负，愚姐告辞了。”月素又送了婉卿归去，然后再与挹香饮酒赏月。挹香谓月素道：“子兮！子兮！如此良夜何！不可无诗。我为首倡，卿为我和，可好？”月素道：“中秋对月之题，前人颇多作者，极难出色。前日你们林哥哥到来，把一套《色空曲》的南调与我看，填得十分感慨，乃是由盛至衰，因色成空之意。如今我已歌熟了，可要我来唱与你听听吧？”挹香听了道：“好，好，好。我来品箫相和，何如？”于是，挹香去取了月素的那枝心爱箫儿，又斟了一杯酒，递与月素吃了。然后，月素轻启朱唇，听听莺声地唱道：

《色空曲南调》

〔忆秦娥〕黄尘荡江山，依旧开清朗。开清朗，却怜三月，莺花无恙。

〔黄莺儿〕处处垂杨，春风翡翠香。笙歌十里烟波舫，红楼绮窗，帘钩自忙。勾留吾辈寻花，想觅鸳鸯。歌台舞榭，无梦不襄王。

〔簇锦林〕丰神媚，竞艳妆，忒温存，傍玉郎。云情雨意魂儿漾，怎不满怀欢畅。凤求凰，盟山誓海，地久与天长。

〔琥珀猫儿坠〕芙蓉锦帐，恩爱甚荒唐。转瞬红颜付北邙，生前枉谄貌无双。堪伤一代风流，总付黄梁。

〔尾声〕回思画舫春波荡，十里胭脂水亦香，到底终归空色相。

月素唱完了，挹香停了箫，谓月素道：“此曲甚佳，惜乎太多感慨。我们饮酒吧。”于是又斟了一杯酒，递与月素。月素道：“我醉已极。我来做个令，你猜猜吧。”挹香道：“却是怎样的猜法？”月素笑了笑，去取了一副骰子，将一只盆子、一只杯儿背了挹香，将骰子摆在里面，说道：“这个乃是老令：这盆子内摆着骰子，骰子乃摆成一个式样，或分相，或不同，或五子，或全色，用古诗一句，令人猜想。如今，吾已摆着一个式儿在内，我说句古诗，你且猜一猜看。”挹香道：“好。”月素便说道：“一色杏花红十里。”挹香听了，便暗暗地想了一回，却是难测，便斟了一杯酒饮了，又想了一回，乃道：“莫不是二五子四点么？”月素拍手道：“不错，不错。”挹香笑道：“此令好，名它为同心令。”月素道：“这却何故？”挹香道：“妹妹方才有了这句诗，做成此令。我听了此诗，猜出内中摆法。你想，若不是同心，岂非就猜不着了？幸得我与妹妹本来具有同心，所以不难索解。”月素听了，点头称是。

挹香道：“如今我来摆了。”于是也将盆儿与骰子取了，背了月素，顷刻摆成一式，把盆儿移向桌上，便念古诗一句道：“半是梅花半雪花。”月素听了，想了一想道：“莫不是么五分相么？”挹香道：“一些不差。妹妹真慧人也！吾们再来猜两个可好？”于是，月素又摆了一式，复念古诗一句

漏——古代滴水计时的仪器。

北邙（má ng，音忙）——山名，在河南洛阳。

道：“十八学士登瀛洲。”挹香听了，又想了一想，便道：“有了，内中定是全三色子。”月素道：“一些不错。如今你摆吧。”于是挹香神出鬼没地摆了一式，便道：“雪飞六出。”月素道：“一定是么五子六点了。”挹香便将杯子起了，斟了一杯酒道：“妹妹输了。”月素细细一看，却是一个全么色子，便大赞道“摆得好！摆得好！真个匪夷所思，出人意外。”便饮了挹香那杯酒，又斟了一杯，递与挹香道：“饮了这杯团圆酒，我们好散席了。”挹香点头大喜，就一饮而尽。

用素娇痴万种，醉态十分，将首拜在挹香怀内。挹香见他玉山将颓，已有十分醉意，甚是爱惜，即扶他上床安睡。自己又赏了一回月，饮了一回酒，始命侍儿收拾了残肴，端整了香茗，然后入帟而睡。看见月素鼾声正浓，挹香轻轻地唤了几声，月素方醒。挹香便斟了一杯茶，递与月素吃了，然后亦睡。

到了明日，二人起身，挹香谓月素道：“昨日妹妹醉矣，今日可安适否？”月素道：“多是你不好，如今宿醒未醒，疲倦不堪。”挹香道：“妹妹自己醉了，倒怪我不好。”说着，命侍儿取醒酒汤与月素吃了，然后二人梳洗吃点。又谈论了一回，挹香始归。

时光易过，秋去冬来，转盼间又是新年景象，家家锣鼓，处处笙歌。自从元旦日起至灯节止，这几天，挹香无日不在众美家取乐，花间蹀躞，爱波绿珠；月下绸缪，怜他碧玉。甚至应接不暇，万分踟躅。即众朋友亦羡慕他非凡艳福。

一瞬元宵佳节。星桥铁锁开，人游不夜之城；火树银花合，客入众香之国。挹香约了姚、叶、邹三人，步月赏灯，沿街观玩。士女云集，都装束得十分华丽，望之如花山然。四人信步而行，早到了元妙观前，见各家店铺俱悬异样名灯，别具精致，能教龙马生辉，亦使群芳生色。又见流星花爆，不绝街前。至洙泗巷口，见游人无数，围在一家门内，四人询知为打谜事。挹香道：“我们去打几个可好？”于是一同进内，只见壁间悬着一灯，粘着无数谜条在上。也有人在那里抓耳凝思的，也有人在那里测度字面的，也有人在那里闭目搜寻的，也有人猜着，众人喝彩的，挨挨挤挤，热闹非凡。挹香见上边有：

《子谓伯鱼曰》一章。——打《四书》人名一。

挹香想了想，向做谜的说道：“这个可是‘告子’么？”那人道：“正是。”即在桌上取了一匣诗笺，送与挹香。又见有一谜云：

遥望山家正午炊。——打《红楼梦》人名一。

挹香笑了笑道：“这个想是‘岫烟’了。”那人道：“一些不错。”又赠了两支湖笔。众人见挹香如此捷才，大家称赞。挹香对拜林等说道：“他们又在那里贴出来了，你们也去打几个。”拜林点头称善，便走上前，看了一眼，却是写的：

潘金莲嫌武大。——打《诗经》一句。

拜林看了这谜，笑谓挹香道：“这谜面到古怪得极。”便凝神一想，便道：“莫非是‘不如叔也’么？”做谜的道：“正是。”即赠了花红。梦仙也上前一一看，见上边又贴一个条儿出来、上写：

菊圃。——打《六才子》一句。

梦仙道：“这个明明是‘黄花地’了。”那人点点头道：“不错。”便赠了两锭徽墨。又贴了一个条子出来，见写着：

飞渡蓬莱我不惧。——打《红楼梦》一句。

仲英看见了，便向做谜的说道：“莫非是‘任凭弱水三千’么？”那人十分佩服，乃道：“不错，不错。”便送了花红。挹香赶紧道：“你们索性多贴几个出来，待我来多打几个。”那人果然贴了十个条子出来。挹香看了一回，不多时，尽皆打出。闲人多摇头大骇，做谜的更加钦羨。挹香笑嘻嘻道：“我们去吧，花红也不要了。”于是四人由宫巷而行至吉由巷内。

梦仙道：“挹香弟，你遨游花国，可晓得这里巷中有个名校书，你可知道？”挹香道：“那一家？”梦仙道：“这人姓吴，名唤慧卿，才貌亦称双绝。更有一个绝色的侍儿，名唤小素。人极伶俐，貌极韶秀。其温柔庄重处，非他人可及。虽依身在烟花，而守身若太璞也，故年方二八，一朵名花犹未许蜂狂蝶醉。所以，往来的王孙公子，也有怜他的，也有爱他的，倒与主人家名可并著。”挹香听了，大为欢欣鼓舞，乃道“梦仙哥，此时回去尚早，可同我一访？”拜林接口道：“不错，不错。”乃挽手同到吴慧卿家来。慧卿接入。

挹香虽见惯美人，不甚介意，缘心注小素，反觉如呆人一般，不言不语。梦仙便命他们歌唱了一回。挹香不见小素出来，心甚怅怅，正念间，忽来一婢送茶，谛视之，丰姿绰约，态度端严。梦仙明知挹香不相识，又不好说明，乃佯对小素说道：“素妹妹，又要你费心了。”挹香方知就是他，于是和他谈论了一回，又旖旎了一回。说也奇怪，小素一见，便十分知己。挹香私谓小素道：“我此来非为尔主人而来，特为卿卿而来。今晚匆匆，不能畅叙。明日，我当独自一人，再来看你。”言讫，又与慧卿闲话了一回，又听他唱了几个小曲。然后梦仙讨了几两银子，一同分别。

路上，挹香说及小素为人果然可爱，明日弟要与他细谈衷曲。梦仙道：“挹香弟如此多情，怪不得有多情人相遇。”一路谈谈说说。其时月色虽好，街上人迹渐稀，四人各自回家。挹香只因遇着小素，觉得十分羡慕，如有一件事挂在心头。挹香这一游，有分教：

含苞嫩蕊经蜂惜，初露新芽引蝶痴。

未识挹香果去再会小素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漏春光柔情脉脉 进良言苦口谆谆

话说挹香与三人别了归家，已是漏将三下，心中念着小素，一夜无眠。挨到天明，起身梳洗，问了父母的安，谈讲了一回，吃过午膳，独自一人，到吴慧卿家来，与慧卿绸缪了长久。慧卿即命治酒相待，小素在旁劝酒。挹香本为小素而来，今见慧卿命他在旁劝酒，十分过意不去，乃挽了小素的手道：“我不要你斟酒，你坐下来，一同与你饮酒。”小素道：“小姐在席，小婢怎敢？”挹香只得向慧卿说了。慧卿也是一个知趣的人，见挹香这般钟爱，乃说道：“既蒙这位金公子叫你饮酒，你就坐了吧。”挹香大喜，与小素并肩坐下。三个人你斟我酌，直饮到更漏沉沉，方才散席。

挹香虽与小素相亲，尚未细谈衷曲，缘有慧卿在座，进语不能，乃点了几点头，忽生一计，便伪装醉态，言语支吾，向慧卿道：“今宵醉了，不知姊姊家可有现成空榻假我一宵？”慧卿道：“君请放心，妾知君临，今夕早已扫榻相待矣。”挹香听了这句话，倒呆了一呆，明知慧卿有荐寝之意，乃说道：“既蒙姊姊有空榻相留，还望拣一清净所在，因我醉后不可有人吵闹，吵闹就要呕吐的。”慧卿听了这几句话，又看他果然醉意十分，只得叫小素送他至后书房安睡。挹香暗暗欢喜道：“美人中我计了。”于是小素秉烛，扶了挹香。挹香愈加装出醉态，倚在小素肩上，缓缓而行。回廊曲折，绕遍了十二栏杆，方到后书房。

室中倒也洁净，挹香便问道：“姊姊卧房在于何处？”小素道：“就在间壁。”

挹香暗暗欢喜，入室坐下，乃谓小素道：“姊姊，你可知我真醉耶？假醉耶？”小素道：“君之心事，婢实知之，君实假醉也。”挹香大喜道：“姐姐何知心乃尔。仆乃为卿而来，岂为尔主而来耶？”小素点头不语。挹香细询衷曲，小素一一答之。挹香道：“卿亦知小生来意乎？昨睹姐姐芳姿，心神撩乱，今日必要求姐姐发放我才好。”小素听了这句话，不觉颊晕红潮，低头良久道：“小婢虽寄身歌舞场中，蒙许多公子见爱，我总守身如玉，望君勿欺小婢。”言讫，轻扬翠袖，响蹴莲钩，往外而走。挹香见他万种温存，千般旖旎，又象芳心许可，又象羞涩难言，心中十分不解，想了一回，只得安睡。

片晌，忽听姗姗莲步之声，细聆之，盖小素进房安睡也。久之，挹香暗忖道：“此时定然睡熟。”即起身蹑近隔壁，将小素房门一推。也是天缘凑合，却未下闩。挹香挨身轻进，略揭罗帏，见小素朝外睡着，秋波凝闭，樱口半含，又看下边，一双雪洁般的足儿斜露于衾外。挹香狂喜，觑了一回，不觉难禁欲焰，卸衣而上。小素鼻息甚酣。全无知觉。试抚摹芎 泽，腻若凝脂。

正在偎红倚翠之际，小素忽回香梦，见外床睡个男子，吃惊道：“你何人？如何睡我床上？”挹香笑道：“姐姐莫慌，这个人就是方才问你来意的。”小素听了，方知是挹香，乃道：“金公子，不可如此造次。小婢虽则小家，稍知礼义。桑间濮上，究非君子所为，还望珍重。”挹香见小素言语温柔，谅情许可，乃笑说道：“姐姐听言桑间濮上，非君子所为，如今锦衾罗褥，岂非为所当为？”小素见挹香十分眷爱，不觉难捺芳心，黯然无语。

芎 (xi ng, 音乡) ——指用以调味的香草。

挹香又曲尽绸缪地道：“我与姊姊确是天缘，所以一见情投，两心相印，真侥幸事也。”小素被挹香如此，又爱又喜，又啼又笑，乃婉转说道：“小婢终身大事已委于君，日后莫忘今日之情。即抱衾与裯，妾心已足矣。”挹香十分敬爱，便道：“姊姊放心，小生非薄幸也。”于是你怜我惜，不觉东方已白。

小素梳洗毕，即去伺候慧卿。挹香回至书房，又略略养了一回神，然后起身往见慧卿。适慧卿梳妆甫罢，见了挹香，笑道：“昨日移榻独睡，只怕有些睡不着。”挹香倒呆了一呆，道：“昨晚小生误入醉乡，搅扰不安之至。”遂赠了些缠头，然后归家。从此书馆用功，并不遨游花国。

时光易过，又是二月中旬，挹香想着约竹卿于杏花时节相会，不可食言，于是假词于父母之前，只说姑母约孩儿于清明前至青浦看会，孩儿欲往一游。父母本溺爱，乃许他去。挹香十分得意，唤了一叶扁舟，带了文琴、雅剑两个童儿。随即启舟。一路而来，看不尽春光明媚。

舟抵青浦，晷影未斜，先诣竹卿处。竹卿不胜欢喜，重续旧缘，再联夙好。柳织金梭，鹢来并坐；花裁玉剪，蝶至双穿。竹卿告诉挹香，他有一意中人，欲订终身，在此探访底细。挹香也十分欢喜。便向竹卿道：“姊姊，你可知天下生美人难，天下生美人，而欲求爱美人之人更难？就使有了这个爱美人之人，而无爱美人之心者，则有文无质，口是心非，知选乎色，而不知钟乎情。此等人不惟于美人无益，而且于美人有损。夫美人者，花之影也。譬如有人具爱花之心，而无培养名花之意，则荒烟蔓草，使名花随溷于泥涂。如是，则其人虽爱花，而实无爱花之心也。今姊姊具梅花之清品，作薄命之桃花。此时虽悟彻烟花，急思回首，本来翠馆红楼，终非了局，以姊姊之才，以姊姊之貌，何患乎无佳耦？惟是花前月下，纨袴子多不是骄奢，即多淫佚，欲求一怜怜惜惜、实意钟情者，谚语云：‘万难选一。’但既思早脱火坑，还望存之慧眼。至于我金挹香之素衷，恨不得将你们众位美人，都抬高到天上去，方遂本来之念。”挹香说了这一番话，使竹卿感极涕零，益加钦慕。挹香盘桓了数日，又至姑母家住了几天，看了盛会，即返吴门。

瞬届清和，竹卿信至，方知他意中人底细犹未探听确实。挹香作复信寄之云：

一见倾城，三生有幸！前言在耳，绮语重来。展牋，知芳卿玉体集羊，金闺卜燕，颂颂。仆自清溪返棹后，幸吴中春色无恙，依然惟是，言念西方，徒增切怛耳。芳卿亦具有同心耶？来书云：“射雀无屏，殊为惆怅。”但落花无主，最易飘零；藕入污泥，莲休迟出。然此等事，芳卿已早存慧见，无劳仆作解事奴也。藉泐奉复，诸望珍重。

这封信寄了去，竹卿见了，又是感激，又是钦敬。吾且不表。

再说挹香日夕在书馆中读书。一日，忽递一信来，启视之，却是月素邀看牡丹。上写道：

书奉企真山人文右：

数日不晤，眼将穿矣。迩者小园牡丹盛开，红红白白，绝可人怜。想山人以花为命，惜花为心，既有名花，不敢不邀爱花人共赏花前，使花神争妍斗媚，以报命于君。粗设酒肴，特邀玉趾，倘惠然肯来，当扫径迓迎，共成佳会也。裁笺劝驾，不尽依依，即希戡照。

裯（dóu，音仇）——床上的帐子。

怛怛（d odá，音刀达）——忧愁悲哀。

泐（lè，音勒）——书写。

护芳楼主人拜启。

挹香十分欢喜，即往月素家赴宴赏花，未片刻，已至门前。月素出接，叙谈良久，命侍儿端整酒席，于环翠堂赏花。正是：

问花花解语，对月月生怜。

谁知赏花又生出一段奇文。要知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诗感花姨 恨惊月老

话说挹香与月素同至园中，见牡丹开得十分华丽，花容娇艳，不减洛阳春色。魏紫姚黄，嫣红嫩绿，湿露迎风，尽属可爱。二人在花前对酌，直饮到金乌西坠，玉兔东升。挹香对月素道：“如此名花，岂可无诗句酬之？”月素道：“酒浇块垒，诗慰寂寥，正今夕之兴。然须吸斗酒，豪吟百篇，勿使李青莲占美于前。”挹香道：“妹妹风流豪爽，不让古人。”乃斟一巨觞，递与月素道：“满饮此杯，聊润诗肠。妹请先吟，我当继后。”月素接过，一吸而尽道：“兴到便吟，不分先后了。”因将《玉楼春》为题，即挥成一律。诗曰：

魏紫姚黄品最珍，销魂又见玉楼春。

杨妃新浴娇无力，虢国承恩粉乍匀。

花不骄人真富贵，诗能名世亦天真。

沉香亭畔阑干倚，绝代风流妙入神。

挹香听月素吟毕，向花一笑，续成红紫二绝，高声朗吟了一遍，递与月素。月素接过一看，见上写：

红牡丹

踟蹰舞态小亭东，占尽群葩一捻红。

若使芳君能解语，小窗纸帐可春风。

紫牡丹

迎风醉态欲魂销，色借胭脂一点描。

浓艳本来瑶圃种，移来亭畔不胜娇。

月素看毕，笑道“君诗该罚三觞。”挹香嚷道：“有甚该罚？”月素道：“君诗虽佳，惜钟情于花外，岂不要罚？”挹香笑道：“我岂吝此三觞而妨卿之意？但我于花月之间，实有深情，今对此芳华，能无有书生狂态耶？”月素道：“牡丹虽已萌芽，还宜含容以待春风，岂可赋此情语？我恐感动花心，如赵师雄之妖梅，君亦不免。”时挹香已醉，听见“感动花心”之语，便满斟一杯，走近花前，深深一揖道：“吴下痴生金挹香，今日相对名花，足慰狂生岑寂，真我知己。倘花宫无伴，即罗浮之迹，亦可追随。今兹水酒一杯，聊与芳卿为寿。”祝毕，以酒洒花，醉歌不已。月素道：“君感慨太多，钟情特甚，得无近颠狂者耶？”挹香道：“杜老有‘见花即欲死’之句，穆宗有‘惜花置御史’之事，吾辈钟情，能不寝馈于是花乎？”两人相视而笑，俱觉酩酊。月素因醉入内。

挹香屏退侍儿，且不去睡，独坐亭中，将玉箫吹动，音韵凄凉。月暗云移，星横斗转，忽觉微风拂体，香气依人，挹香谛视之，见一垂髻女子，淡妆靓服，且却且前，在花荫之下，挹香喜溢眉宇，忙上前深深一揖道：“寂寞园亭，忽蒙仙子降临，实为万幸！但不知谁家仙女？何由深夜至此？”只见那女子低鬟微笑，半启朱唇，吩咐莺声地说道：“君不问妾，妾亦不敢言。妾实非人，乃牡丹花神也。感君赠诗灌酒，不胜钟情，故特轻造以鸣谢耳。”挹香道：“适与契友对花小饮，偶尔成吟，惊动芳卿，竟辱临云谢，仆何敢当？”一面说，一面在月光之下偷觑。那女子袅娜如风扶嫩柳，轻盈如不胜其衣，芳气袭人。不觉靡然心醉，乃逼近一步，笑道：“既蒙芳卿赐顾，必

然慰我岑寂，何竟一无所言耶？”

女子道：“非妾吝言，第恐耳目较近，不敢遽言。今既夜静，谅必不妨，妾当以实相告：妾为爱才如命，方才闻君佳句中有‘解语’之词，虽近轻佻，却颇风雅。妾因窥君之貌与此诗相似，不觉感动中怀，故不避自荐，来践春风之约耳。”挹香狂喜道：“谁知拙作竟成司马琴心。我金挹香艳福，仙福何其一齐修来？今夕得感芳卿之高意，但此间露重衣单，请入亭内谈心。”遂携手同回环翠亭。比肩而坐，觉芳香缕骨，已觉摇曳心旌，因笑道：“夜将午矣，莫再因循。”女子微笑不答。挹香正欲求欢，忽闻月素命侍儿催挹香归房。女子听了，便起身告辞。挹香疾忙赶上，欲思挽留，不料失足一跌，忽然惊觉，却是一梦。原来身坐椅上，竟磕睡在牡丹花畔。只见蕊含浓露，花气依人，月落参横，不胜惆怅，回思情梦，恍然在目。时已夜深，四顾悄然，绝无人响，只得回房，将此事细告月素，月素将信将疑。遂和衣而寝，辗转寻思，不能稳卧，正是：

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次早起身，往牡丹花下，对花感慨了一回，然后回家。至书室中，俯几寻思：“那昨夜美人果然姣小嫣美，态度轻盈。可恨不做美的侍儿惊散，不然已追刘阮之高风矣。如今反弄得狐疑莫解。”忽又想道：“我金挹香好痴也！这是一场春梦，怎么当起真来？岂不好笑？然既是梦，怎么有言语姿容可考？既不是梦，怎不见有一些形迹？莫非是花魅不成？然辨其情，观其人，听其自称花神之语，或因我一片深情，花神果来怜我，而有此遇，亦未可知。如今我不要管他花神、花魅，今晚再至旧处，试他一试，倘有奇逢，必能解我疑矣。”一霎间，便有无限猜疑。

等到黄昏，吃了晚膳，至月素家坐了一会，独自一个，仍至花边。坐了半夜，毫无一些影响。不觉浩然叹曰：“春风之约谬矣，名花何欺我哉！”四顾寂然，兴致寥落，无奈归房。到了明夜，又往园中寻梦，仍然未见响动。一连等了三四夜，竟无形迹，心下十分不信道：“果真花魅，不见花神矣？”又辗转道：“岂有此理，前宵明明是花神，决非花魅！今晚不如再到花前，哭诉衷肠，看他如何。”是夕，挹香又至花前寻梦，果见花荫之侧，早有人行动。挹香道：“是月素使的伎俩骗人。”躲入暗处窥探，原来就是梦中美人。挹香如获珍宝，即上前相见道：“卿好忍心，使我在风露中翘待这四五夜。今日相逢，又不要负此良宵了。”那女子双眉柳锁，低低应道：“与君缘浅，其奈之何？”挹香笑道：“只要芳卿不弃，有甚缘浅？我金某决无薄幸，致负芳卿。”女子道：“贱妾岂敢弃君？因无可奈何耳。”挹香道：“芳卿今夕言语支吾，意欲背负前盟乎？不然，有甚奈何之势耶？”女子道：“妾自前日与君相遇，欲慰君寂寞，不期惊散。意谓此夕定好完愿，不料此园花神之主说我盗窃春容，献媚惑君，大加狼藉，不许妾托根此园，已遣妒花、风雨二将，贬妾远置扬州，限定明日起离故土，不能少缓。今因花主赴宴去了，故得潜来一会，从此与君长别矣！”说罢，黯然悲泣。

挹香惊讶道：“何物花神之主，却如此可恶？卿又如此恐惧于彼？”女子道：“此园春色皆此花神执掌，俱听其指使，焉得不惧？”挹香凄然道：“然则只此一回，以后不能再会了？”女子泣而不答。挹香见其花容惨淡，珠泪盈眸，情不能遣，举袖向拭。正在凄切不舍，忽乌云四起，星月无光，女子扯挹香大哭道：“风雨二将至矣！君请自加珍爱，幸勿以妾为念。”语毕，化阵清风而歿。挹香爽然若失，四顾寂然。顷刻，风雨大作，无奈在亭

中坐了良久，暗暗悲切了一番，正是：

莫羨書生多艷福，到無緣處總緣慳。

俄而，風雨俱停，月光又起。挹香重至花前，見一枝牡丹連根拔起，花容憔悴，非復從前，乃撫花大恸道：“我金挹香害汝矣！”于是痛哭一回。又仰天長嘆道：“我金某幼負鍾情，常遊花國，雖時遇名姝為伴，而奈何所如輒阻，中饋猶虛。莫非月老斧柯不利？抑為紅絲已斷，不能為人系姻婭緣乎？其或欺我金某疏狂，過為作難乎？月老啊，月老！你可知聰明正直之為神？你若徇私欺我，使朝夕無心書館，誤我功名，只怕你也要上干天怒的！”挹香侃侃地陳了一番，然後回房，告知月素。月素道：“花妖月怪如此多情，何怪你要眷戀。雖屬情之所鍾，還望以魯男子之心腸，遠此魔境為妙。”挹香嘆道：“如此佳人，溫香軟玉，即魯男子，寧不醉心哉！”言訖，安睡不表。

且說挹香在園中，對天怨詈，深怪月老無情，一番言語亦不過逞其抑郁，嘯嗽生平素志而已。誰知早驚動了兩位神祇：一是散花苑主，一是月下老人。二位從蓬萊山赴宴而歸，經過吳中，覺一股怨氣直達雲端。二仙撥開雲端一望，乃是南瞻部州蘇州城內，見有一人，儒生打扮，在那里絮絮叨叨，深咎月老。月老十分大怒，立傳當方土地查明其人，方知是長州金挹香。月老向散花苑主道：“金某乃我座下一個仙童，擅敢在人間毀謗神祇，妄憎旧主，狂妄已甚。今已得遇二十六人，其中有二人是他側室。其正室亦是我座下的仙女，現在溷迹歌樓，明年始能相會。今他侃言功名致誤，亦是懇切之詞，我當請命于梓潼帝君，確查功名簿，然後定奪。苑主以為何如？”苑主點頭稱善，于是二仙分別。

月下老人即往帝君處請見，不一時，已至文昌宮，謁見帝君，細陳一切。帝君即命掌祿使者確查金挹香功名。不一時，使者回稟帝君道：“查得金挹香功名，該在二十歲入泮，二十四歲舉賢書。”等語。月老告辭歸院，議定其事，即命蜂蝶使往蘇州，夢中指示挹香一切。我且不表。

再說挹香自從那日花園中一番抑郁，又加受了些寒，忽然生起病來，朝寒夜熱，沉重非凡。月素隨侍藥爐茶灶，衣不解帶者數日。看看病勢轉深，或昏昏睡去，或呓語駭人，月素十分無主，遍訪名醫看治，效驗毫無。或醒時，囑月素送回家里，月素道：“君病在身，不可勞動。家中我當為君托詞回覆可也。”挹香道：“在此雖好，無如我心里不安。”月素道：“君請放心，老母處，妾當拼擋，藥餌之資，我可措置。君安心靜養，自然災退病安。”挹香甚屬感激。又幾日，眾美知挹香有恙，俱來問候。慧卿亦帶了小素，同到月素家問好。小素愈加關心，嗣後，時時獨往月素家探望。

再說家中見挹香十余天不歸，十分着急，即往邹、姚、叶几家打听，俱无下落，只得托拜林四处寻觅，意谓你们好友，无有不知之理。拜林无奈，往各美人家访问，直至月素家，方遇挹香，始知抱病在身。商量回覆家中之事，挹香道：“可说我在友人家，遇着了一个朋友，同至乡间看会，曾托人至家回覆，谅其人关信，说你在某处看会打听确实，下乡会见，约在月初归来可好？”拜林道：“如此说法，倒也使得。”于是叮嘱挹香保重，依言回覆。铁山夫妇既得着落，稍稍放心，惟嗔怒其下别而行。拜林代为解释了几句而归。

再说挹香在用素家养病，幸有二十几位美人，终日过从服御，然病势终难遽轻，不觉已逾半月。月素无策可施，向丽仙道：“妹闻白善桥观音大士仙方十分灵感，明日乃是用朔，妹欲同姊姊往求仙剂，未识我姐以为何如？”丽仙道：“用妹之言是也。我们明日同去可也。”挹香听了，也十分感激。

不知服了仙方灵验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花月客深闺患疾病 蜂蝶使梦里说因缘

却说月素因挹香病重，辗转难安，闻大士庵仙方灵验，欲约丽仙明晨同往虔求。次日，同丽仙备了香烛，乘了蓝呢中轿，往庵虔祷求了仙方。归来后，亲手煎与挹香吃了。说也奇验，挹香服了仙方，竟鼾入甜乡。我且住表。

再说蜂蝶使奉了月老之命，至吴中观其动静，询明当方土地，知挹香在月素家，乘云而至，已有三更时分。蜂蝶使寄一梦与挹香，乃道：“吾乃月下老人座下蜂蝶使是也。兹奉院主之命，因前日尔有怨詈之词，适院主蓬莱山赴宴而归，云端中闻得，故遣俺下界示尔。尔正室钮氏，现在舞榭中溷迹。本要明春相会，因尔所言‘贻误功名’一语，却也真切，特改于本月二十日就能得晤，但磨折尚多。若欲宜室宜家，还有二年之隔。侧室四人，现遇二人。其余在后日，不能预示。尔前生立愿要享艳福，故注定尔有三十六美相觐。惟院主怒尔谤毁神祇，过为狂妄，罚尔后年九月中受灾三日。虽有救星，尔其慎之。天机莫泄。千万！千万！”言讫，飘然而去。挹香嚷道：“不要去，不要去，我还有话说！”大喊惊醒，却是南柯一梦。

四五个美人正在床前陪伴，忽听大嚷，吃了一吓，齐问道：“可好些？为何又说此呖语？”挹香因蜂蝶使叮嘱勿泄天机，遂答道：“众姊姊，我此时颇觉好些。因睡梦中来了一人，正与说话，旋即别去，我故呼他，那知却是梦境。”众美见挹香言语清楚，精神爽健，俱各安心。挹香又闭目翻身朝里，细思方才梦中所遇之人，说什么正室钮氏，本月可会，侧室四人，现遇二人。又说有三十六美怜我，莫不是曩者梦游月老祠，因缘册中偷觑见“三十六宫春一色”之意么？狐疑莫释，且记胸中，试看日后应验否。现下姑为清心涤虑，养好元神为上。月素见挹香服了仙剂，病体渐退，未及一句，身子霍然，早喜得柳叶含春，桃花带笑。

翌日，挹香告归，父母责他不别而行。挹香陪罪了一番，即带了洋银数十番，夏至月素家，向月素道：“病躯昏蒙，不自检点。半月之中，蒙妹妹费心，愚兄十分过意下去，个中奉还药饵之资，日后再当拜谢。”言毕，将银递与月素。月素蹙然不悦道：“妾与君友其情，非与君友其财。药饵资，妾非不能措置，今君固执而还，欺我耶？抑绝我耶？”挹香见月素如此，十分钦敬，只得收了道：“妹妹芳情，愚兄尽喻，但我既蒙妹妹周旋，又蒙代偿药饵，我心何安？”月素道：“既成知己，自然患难相同，纤介之事，何足挂齿？”言毕，二人又讲了一番闲话。挹香又往众美人处称谢，然后归家。因连日在外，功业废弛，自然要把书赋文章温习一番，在家住了五日。

十七日，有门公来报道：“无锡过公子特来拜谒。”挹香看了名帖，大喜道：“说我出接。”门公奉命而去。原来这过公子乃是一个旧绅子弟，名远程，字青田。父为教谕，辞世多年。挹香与青田在青浦倾盖，慕其恂恂儒雅，酷爱诗词，并知熟谙象棋势。七星一局，六门无敌，高头兵、低头兵、落底车三路，有出神入化之妙。为人谨厚多能，不吝教人，所以挹香与他十分相契，不啻师徒。今日听他到来，十分欢喜，整衣出接。彼此谦逊，同入厅堂。献茶毕，挹香道：“青翁一别，三月余矣。企慕之私，常形寤寐。猥蒙枉顾蓬门，不胜幸甚。请教青翁，到苏几日了？”青田道：“自在青浦相

曩（nāng）者——昔日，从前。

寤（wù，音悟）寐——寤，醒时；寐，睡时。指日夜。

晤后，正欲叙谈阔衷，吾兄又旋赋归与。今日到府，芝标复觐，君之幸，亦我之幸也。若问至苏，还自昨日初到，寓金阊门外白姆桥弄内。因俗事倥偬，故至今日到府，疏忽之责，兄其谅之。”挹香道：“未知青翁驾临，有失迓迎，实为抱歉。”言毕，命家人排酒书房，邀青田首坐，自己主位相陪。

席间，讲诗论文，殷勤确尽。青田谓挹香道：“吾兄久居吴下，姐妹花定皆赏遍。昨日，友人邀仆往一处水榭饮酒，遇见一个校书，极称绮丽，更兼才思异人，非凡超脱。曾记诗草中有《锦帆泾怀古》一律，写得兴会淋漓，十分感慨，尚还记得，待我录出，与兄共赏何如？”挹香道：“好。”青田遂录出付挹香。挹香接着一看，见上写着：

锦帆泾怀古

闻说乘凉夜并肩，吴王苑里启清筵。

六宫谈笑看裁锦，一代兴亡误采莲。

月冷荒堤消粉黛，风凄古渡咽箏弦。

至今凭吊低徊处，去树苍茫水接天。

挹香看毕，大赞道：“巧思绮合，哀艳动人，不知这位小姐姓甚名谁？”青田道：“这人姓王，名爱卿，乃是良家闺媛，因兵燹至遭沦谪。然其为人，虽则青楼托迹，却是常怀堕溷飘茵之恨，绝无倚门卖笑之腔。扫空心地，屏去俗态。心闲则喜读《庄》，聊寄幽情；心闷则喜读《骚》，以舒郁勃。倒象寒素书生，闭门不出。凡遇客来，无非买文献赋，博几两银子度日。是以人皆钦慕，蹄鞴盈门。人咸知他青楼特拔，鹤立鸡群，苟与同席，亦不过于醪翰墨之间，清谈雅谑而已。未识吾兄会过否？”挹香答以未见。青田道：“后日偕兄同往何如？”挹香称善。二人拇战了一回，然后用膳。酒阑灯他，青田告辞。

到了十九日，青田果来。挹香甚喜，更换新衣，随了青田，迤迳而行。未几里，早到了王家门首，只见几枝杨柳，一带粉墙，九曲朱栏，小桥流水。甫入门，侍儿迎接，向青田道：“过公子连日不来了。”青田道：“这几日我因俗冗羁身，不克来前。今日这位金公子欲来拜谒你家小姐，特地而来，烦你去通报一声。”侍儿道：“原来如此，但金公子今日前来，却不凑巧。小姐于今日下乡去观竞渡了，明日方能回来，如何？如何？”挹香道：“访美岂一到就能觐面，明晨再来过访可也。”言毕欲行。侍儿道：“小姐虽不在家，请二位公子里边坐坐不妨。”青田道：“倒也使得。”二人遂入内，见轩窗精洁，花木参天，却是一座园亭。花台用榭，玉砌雕栏，别开洞天，幽雅非凡。挹香赞道：“有如此佳园，宜其人之风流倜傥也。”游罢，遂与青田一同辞去，订以明日再来。

挹香随青田至寓，不意无锡信至，促青田即日回家。青田无奈，对挹香道：“才得相逢，又成离别。仆家中有要事，不能逗留吴下，明晨就要动身了。后会有期，君宜保重。”挹香十分扫兴，乃道：“前与青翁匆匆赋别，今青翁又欲言归，相见之缘，何若是其浅耶？”青田又叮嘱了一番，两下相

觐（dī，音笛）——见，相见。

倥偬（kǒng zǒng，音恐总）——匆忙。

兵燹（xī n，音显）——因战争而造成的焚烧破坏等灾害。

鞴（g，音股）——车轮的代称。

醪（línghù，音灵录）——同醪醑，一种美酒名。

别。挹香回家，想道：“如今过青田已去，幸得认那家住处，明日，我独去访这美人，倒也清静。”胸有成竹，反觉欢欣。

次日，挹香果然独至王家。适爱卿已归，挹香命侍儿通报。良久，侍儿出，谓挹香道：“小姐尚未起身，请公子少待。”挹香唯唯。坐了半晌，又一侍儿出道：“小姐现在梳妆了。”又有顷，见侍儿持白银烟袋出来道：“小姐梳洗已毕，已在那里更衣了。”挹香此时心神已醉，双眸子罔不顾酸，只睃美人出来。

正睃之间，忽闻洞中重门启处，哧哧莺声道：“小姐出来。”言未毕，只见一人从绣帷中，莲钩窄窄，如轻燕般娉婷袅娜走将出来。挹香知是爱卿，便暗暗偷觑，见其衣杏红衫，束藕丝裙，脸晕微红，如芙蓉之浥朝露；眉横淡绿，似柳叶之拖晓烟。仿佛嫦娥离月殿，依稀仙子下蓬莱。果称红闺绝色，实堪于众美中持拔一鼎。于是挹香兢兢上前，深深一揖道：“仆慕芳名，如雷贯耳，欲思一觐，深恨无缘。昨遇友人过青田，论及芳卿奇才藻思，企慕甚殷。蒙渠挈仆登堂，未获觐及兰仪，而觐面宜迟，芳卿又有竞渡之兴，使楚灵均千古波涛涵泳乎。卿之性情愈觉其嚼然而不滓也。今日过青翁有事回家，仆冒昧登堂，猥蒙容见兰阶，得偿素愿，真三生之幸也。”爱卿道：“妾村野陋姿，自惭蒲柳。昨蒙君子枉顾蓬门，自怪游兴太豪，致疏迎接。今君弗咎前愆，草庐复践，妾不胜惭愧之至。”挹香道：“仆素性痴狂，幸蒙诸姊妹常存青眼，故红楼翠馆虽亦物色一二，欲求爱姊之丰雅韵致、扫尽青楼脂粉气者，竟不可得，卿非阆苑司花耶？真才不问可知矣。前音过青翁朗吟爱姊《锦帆泾怀古》佳作，令人歔服无已。吾辈须眉真欲愧死矣。然观卿如此韶秀，如此捷才，又加如此端丽，可惜误生门户，以致沉沦，不胜浩叹！”

爱卿见说，凄然道：“妾非王氏之女，本籍松陵。父亲钮月泉，曾为处州巡检。后因兵戈扰攘，十四岁即失怙恃。伶仃弱女，何所靠依？乃被邻妇王氏诱入青楼。抚怀及此，言之痛人。每欲择一从良计，一则未得其人，二则假母处又不肯放，是以辗转难安，恨深骨髓。”言讫，泪珠儿扑簌簌流个不住。挹香道：“原来爱卿姊是旧家淑媛，宦族才人。泥涂太璞，雪忌明珠，遭逢若此，良可悲叹。但所言未得其人，不知欲得何等入，方选入姊姊青眼？岂吴中极盛之人才，而竟无一人如愿者乎？”爱卿道：“妾自堕焰火坑之后，阅人多矣，奈何欲得知己者，竟乏其人。或遇一二知心，总带纨绔习气，易敢以终身遽订，致慨‘终风且暴’之诗？是以落花无主，动辄俱难。”挹香听了爱卿这一席话，又可怜，又可羨，又可哭，又可喜，心中早已默契，乃劝慰道：“爱姊安心静俟，勿悲伤玉体，待否去泰来，自然变灾为福。”爱卿见挹香举止端庄，语言诚实，大非轻浮子弟所能，居然品高行上之士，心中也甚敬重，即命治酒相款。正是：

红丝千里姻缘系，一见相怜情已深。

不知席间说些甚么话儿，且听下回分解。

愆（qi n，音迁）——罪过；过失。

阆（làng，音浪）苑——传说中的神仙住处。

第十三回 留香阁挹香初覲面 护芳楼月素愈添娇

话说爱卿见挹香儒雅风流，忠诚朴实，十分钦敬，倾心相待。片刻，侍儿来禀道：“酒席已摆在留香阁里。”爱卿邀挹香同至阁中，见结构幽深，陈设甚雅，琐窗屈戌，掩映绿纱，旁即爱卿卧室。挹香观看了一回，与爱卿入席，彼此逊让，互相斟劝。酒将半酣，挹香道：“久闻爱姐高才，诗坛中可独立一帜，弟虽诵过佳章，已开茅塞。今夕萍水相逢，既蒙设樽醉我，荡我俗肠，还要请教。”爱卿道：“街谈巷语之词，鄙陋不堪动听，潦草不堪入目。君如勿笑，妾方敢献丑。”挹香道：“卿勿太谦，就此请教。”爱卿也不请题，挥成一首，双手递与挹香。挹香展开一看，见上写着：

有感偶成，即请教正。

九十韶光柳暗催，风尘几度费徘徊。

桃花命薄真堪叹，大半飘零雨里开。

挹香读了这首诗，不觉顿触悲怀，泪随声出，乃道：“此诗一字一泪，芳卿之心事尽寓诗章，真非纸上空谈矣！”乃拈毫，也赋二律以赠之。诗曰：

从来红豆最相思，惆怅三生杜牧之。

南国天桃红旖旎，东风芳草绿参差。

娇当今日藏还易，恩到来生报已迟。

我未成名卿未嫁，二人一样未逢时。

其二

绰约丰神绝艳妆，蹁跹小影怯风凉。

谪来仙子原幽性，看破人情尚热肠。

眉为善愁常减黛，衣因多病懒薰香。

韶华肯为春风驻，一样花开冠众芳。

爱卿见诗，不胜踊跃，大赞道：“开府清新，参军俊逸；篇篇珠玉，字字琳琅。典丽鬻皇，烛天起云霞之色；措词雄健，掷地成金石之声。诗才如此，直堪媲美前人。”于是更加钦敬，曲尽殷勤，举杯相劝。

酒阑后，挹香告别回家。书馆无聊，徘徊良久，忽想着前日梦境，说什么二十日相逢正室，又说什么姓钮，莫非就是钮爱卿小姐么？我金挹香若得钮爱卿为室，任他舞榭歌台之辈，我之愿亦足矣！只伯小姐心中未尝有我。辗转良久始睡。

明日，过郑素卿家闲谈一回。膳罢，又至婉卿家，适婉卿在房试兰汤。挹香嘱侍婢勿惊动，侍儿依命。挹香坐少顷，使开侍婢，悄躲在碧纱窗外，于罅隙中偷看，见他一湾软玉，两瓣秋莲，褪露娇躯，斜倚朱盘中，手执罗巾在那里轻轻拂拭，如醉杨妃华清宫新承恩泽，暖试温泉。挹香看了一回，不觉春心荡漾，轻轻地推进纱窗，默默不言。婉卿认是侍婢添汤，及回眸谛视，谁知却是挹香！半惊半羞地道：“金挹香！做什么？”挹香道：“我也要想洗澡。”婉卿道：“不要在这里没规矩。”挹香道：“婉妹何欺我耶？你试兰汤，便有规矩；我要洗澡，难道就没规矩？”一面说，一面竟将衣服卸下，跨入朱盘。婉卿无奈，只得与他同浴兰汤，拂拭了一回。”挹香于浴盘中口占一绝云：

玉腕金环鸦髻蟠，生香艳质浸朱盘。

灯光远近屏山曲，一树梨花露未干。

浴罢，唤侍儿倾去余汤，二人同至望荷轩纳凉饮酒。时届五月下旬，火伞张炎，天气渐多酷暑，幸此轩四面迎风，嵌空玲珑，堪消暑气。搥香坐了一回道：“我要去看月素妹妹了。”婉卿道：“你去，你去，本来这里留你不住的。”搥香见婉卿有些醋意，乃说道：“我力有件东西，遗忘在月妹处，我去拿了就要来的。”婉卿道：“本来叫你去，那个叫你不要去的？”搥香见他如此言语，便说道：“你叫我去，我倒下去了。”婉卿道：“你去，你去，你不去，月妹妹要记念你的。”说罢，两只手扯了搥香至门首，开了门，将搥香推了出去，说道：“快些去吧。”竟将门闭上。正是：

闭门推出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

搥香被婉卿推出了门，不得已至月素家。恰好月素在护芳楼午睡，搥香轻移慢步，悄悄然踱进房中，见月素酣睡在湘妃榻上，如西施舞罢慵妆，香晕酡颜，海棠无力。身穿湖色罗衫，一湾玉臂做着枕头，秋波微合，春黛轻颦，蒙眬地睡着。搥香暗忖道：“侍儿们好不当心，小姐睡着，也不替他覆些锦被。”心中十分怜惜，即蹴前来推月素道：“月妹如此睡品，要受凉的，快些不要睡。”月素惊醒，见是搥香，便打了几个欠呻，复又朝里而睡，因说道：“你勿惊搅。我昨宵听黠鼠相斗，响彻房拢，闹了一夜，未曾稳睡，今日十分疲惫，拥被养神，不睡熟的。”搥香道：“养神未免落寝，疲惫事小，睡而受凉事大。我与你闲谈片刻，就可忘倦了。”月素仍合着眸子道：“我颇困倦，欲略养神，你往别家姊姊处去去再来。”搥香道：“叫我往那里去？即或去了别家，都要推我出来的。”月素听了，嫣然一笑，道：“你既要在此，可坐在那边，不许吵我。”搥香听了，便拜下头去，偎着月素的粉脸道：“不要睡，不要睡。”月素见他面含酒意，口喷酒气，遂问道：“你又在那里喝酒？”搥香道：“才到婉妹家，适婉妹试兰汤，我也洗了一个和合汤。既而到望荷轩乘凉饮酒，我说要到你家来，他便拖我至门口，推我出来，你想该也不该？才到你处，你又叫我到别处去，岂不是又要推出来的？”月素道：“你在此没有什么好处，还是到婉妹妹家去，洗洗和合汤，饮饮和合酒，好得多哩！”

搥香听了这句话，也不回答，倒身向床上一睡，将衣袖只管拭泪，说道：“我为了你，在婉妹妹处受了许多气，特来告诉你，你又是冷言冷语，我从此情禅勘破，要去做和尚了。”月素见他发愤，亦将娇躯斜靠在搥香身上，按着搥香笑道：“我与你玩玩，你倒认起真来。你敢做和尚么？”说着，便拧搥香。搥香连忙讨饶道：“好妹妹，饶了我吧，我不做和尚了。”月素笑道：“你也会讨饶的么？”搥香道：“妹妹，你要讥消我，我自然要做和尚了。”月素道：“你还敢说么？”搥香发急道：“不说了，不说了。”月素道：“你既不说，我与你讲：今日婉妹妹推了你出来，你可知他的心里么？”搥香道：“有甚不知，他无非怀梅而已。”月素道：“你既知怀梅，今宵你必须过去，不然，我倒做难人了。”搥香道：“我不去，我不去。我若去，他做‘泄柳闭门而不纳’，教我焉能‘投石冲开水底天’耶？”月素道：“包在我身上。他若闭门不纳，明日你来向我说就是了。”搥香无奈，只得重至林婉卿家。正是：

酡（tuó，音驼）——喝了酒脸色发红。

黠（xiá，音侠）——聪明而狡猾。

半生憔悴因花累，两地周全为醋忙。

却说挹香到了婉卿家，叩门入内，来看婉卿，见婉卿睡在榻上，在那里溻溻下泪。见挹香到来，便说道：“你到月姐家去，又到这里做甚？”挹香道：“好妹妹，你不要提了，方才对你说，去拿件东西就要来的，你倒忘了么？”婉卿道：“谁要你来？”挹香道：“好妹妹，你不要这等说。我若真个不来，你又要打听，又要说我到底无情。如今我来了，你倒说这些闲话。我金挹香不要说有你们二十几位美人，就是二百几十位美人，总是一样看待，雨露均调的。”婉卿听他一番软款温存的言语，不觉已有几分怜爱，因说道：“亏你说得出！你有多大本领？夸此大口！”挹香笑道：“只消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当止耳！”婉卿听了他一番痴不痴、颠不颠的言语，又好笑，又好气，只得任他住下。

两人闲谈片晌，已是上灯时候，吃了夜膳，共倚亚字栏杆，见月色穿帘，瑶窗明洁。俄而，垂髫小婢携香茗至，二人品用品茗，又酌冰雪佳酿数盏，以鲜菱雪藕嚼之，芬流齿颊。婉卿桃腮薄醉，挽了挹香。走履于留香之座，芳径漫穿；牵裾于响屐之廊，花荫漫拂。携轻罗小扇，戏扑流萤一二，以寄芳怀。既而玉兔渐升，铜龙响滴，漏将三下，婉卿薄醒未醒，颊晕红潮，秋波慵转，鬟松钗乱，疲倦不堪，便向挹香道：“夜凉深矣，湿露侵阶，我们到房中去吧。”便低垂粉颈，斜倚在挹香肩上，缓款而行。归房后，即傍着妆台，开了芙蓉镜奁，卸却鬟鬟，重挽云髻，酩酊默坐，天然妩媚。挹香又替他簪了些珠兰茉莉花朵。解秋罗衫，微闻芴泽；露出双腕，滑腻如脂。穿了一件时花的夏背褙，束一个腥红抹胸，换了一条皂色纨裤，宜嗔宜喜，斜倚纱橱。解罗袜，去鸳鸯履，穿好了软底睡鞋，唤侍儿捧了一盏凉茶。饮毕，向檀几剔起银灯，手持绛纱纨扇，向挹香回眸一笑，先入香帏。挹香本来看得心荡神迷，那经得对他一笑，自然更生出无限柔情，即解衣就寝。正是：

一种兰闺佳趣事，不销魂处也销魂。

明日清晨，挹香与婉卿起身，吃了些莲子汤，挹香告别归家。父母问他昨宵住在何处，挹香托言在友人处饮酒。原来挹香一则父母溺爱，二则道他总在这几个通家好友处会文讲赋，所以也不十分穷究。

且说挹香到了书房，忽然又想起前日遇着的那位钮爱卿小姐，欲想就去看他，因昨日未归，到底有些过不去，只得在书房中坐了半天。欲想做两首诗去赠他，又想他是一个才女，只些腐儒之词，他必然看厌，必须做几首新诗方好。正想间，忽见案头置有《疑雨集》在，挹香想：“《疑雨集》乃艳体之诗，不如集它成语，倒也新鲜。”于是翻阅了一回，集成四绝。诗曰：

写得梅花绝代姿，一回踪迹几回思。

由来心醉倾城处，天遣情多莫讳痴。

其二

云作双鬟雪作肌，蕙兰心性玉丰姿。

阁中碧玉人谁识？画出娉婷赖有诗。

其三

灯边调笑酒边嗔，色韵详看已醉心。

只为姣痴偏泥我，意中言语意中人。

其四

玉人风格照秋明，单占名花第一名。

随意梳匀皆入画，偶然迷惑为卿卿。

吟罢入内庭，与父母闲讲了一回，天色已晚，吃了夜膳，又看了一回书，然后归寝。次日起身，即往爱卿家来。正是：

开到名花人尽爱，蝶蜂不必妒人忙。

亘古以来，为人有了这种情之癖，任凭素性简默的，也要静变为动，方变为圆。即如挹香，有了许多美丽蝶爱花怜，亦然十分劳碌。幸而姐妹行中都是羡慕他的，是以挹香虽日寻花柳，不与狂徒选色者同。今到爱卿家，却好爱卿正在梳妆，挹香看见道：“爱姐，我来替你一梳可好？”爱卿道：“你怎么会梳？”挹香道：“我会梳。”遂替爱卿解开青丝，分为三把，将发儿轻轻地梳篦好了，即行挽髻。片时梳成了一个时样巫云，又替他簪了钗环，戴了花朵，拍手大笑道：“如何？”爱卿笑道：“你倒有此本领，他日娶了尊阍，可以省用一个梳头妈哩！”挹香道：“我只愿替姐姐梳头，别人是不肯的。”乃口占一绝道：

水晶帘下正梳妆，替挽巫云兴转狂。

新月远山随意扫，画眉谁说尚无郎？

列位，你道这首诗，原是挹香随口而成，谁知却成诗讖。后来爱卿与挹香成了夫妇，这句“画眉谁说尚无郎”竟是兆语，我且一言交代不表。

再说挹香与爱卿梳好了头，便道：“小弟昨日想了姊姊半天，因做成四首集句在此，无以为赠，聊表寸心。”爱卿听了，十分欢喜，即索观之，称赞不已，命侍儿端整酒席，对酌谈心。两情缝绻，彼此倾忱，饮至下午，方才撤席。爱卿便同挹香到园中四处游玩，见榴花开得十分灿烂，挹香笑谓爱卿道：“这花虽好，惜乎见了你有些妒意。”爱卿道：“你那里看得出？”挹香道：“看是看不出的。”曾记杜牧之有诗云：‘红裙妒煞石榴花’。姊姊如此芳容，岂不要叫榴花妒煞？”爱卿道：“你大觉谬赞了。”二人一面说，一面行，穿花度柳，抚石依泉，过茶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药圃，至蔷薇院，憩芭蕉坞。盘旋曲折，又是一亭，二人入亭而坐。挹香见上悬一额曰“醉花轩”，四围多是五彩玻璃，窗格中间挂着一幅“孤山放鹤图”，两旁悬小时云：

香气入帘花索句，清光当槛月依人。

挹香看罢，赞道：“姊姊有此仙居，但不知园东是那一家的？”爱卿道：“那园本是通政使吴公所创，后来子孙卖与周氏。周氏无资，又典与愚姐，只得八百银子，言定三年为满。如今过期已久，要算愚姐的了。”挹香道：“好便宜！若造它，只怕八千还不够哩！”爱卿道：“这个自然。”二人一面说，一面出轩，绕过碧桃溪，穿过竹篱花障，见粉垣环护，绿柳周垂。进了门，尽是回廊相接，院中点缀几块山石，这一边种芭蕉，那一边种铁梗海棠，院中十分幽雅，上边题着“海棠香馆”。挹香谓爱卿道：“这‘香’字不通。”爱卿道：“这也有个讲究的。‘海棠自恨不能香’，名人句也。海棠本无香，人因爱它姿态秾丽，故下这个‘香’字，亦寓怜爱之意也。”挹香点头道：“不差。”于是出院，又进一个轩中，收拾得与别处迥不相同。中间陈设俱是梅花式样，轩外有数十株梅花植着，上面一额题曰“宜春轩”。

诗讖（chèn，音趁）——指无意中预言了未来祸福的诗。

茶（tú mí，音途迷）——落叶小灌木。

转过假山，见一荷池，池中蓄许多挂珠蛋种，细白花鳞。中盖一亭，周围俱有窗榻，旁有小桥，可通亭内。爱卿挽了挹香，同至亭内。

这亭八角式造成，其中一带栏杆，尽是朱漆画成，上面亦有一额曰“观鱼小憩”。爱卿道：“我来钓个鱼儿玩玩。”于是竿垂月钓，试之片时，得一金色鲤鱼。爱卿道：“这也奇怪，池中只有金鱼，没有鲤鱼，如何倒钓着这一尾金色鲤鱼来？”想了一想道：“此乃君化龙兆也。”说着，荡下钓竿，将鱼依旧放入池中。又偕挹香从花木深处走进，便觉道路康庄，两边楼阁插云，偕上楼，观玩良久。这楼看山最好，因名“挹峰楼”。下楼至对照阁上一望，周围有许多竹树，翠叶参差，嫩凉含暝，悬一匾曰“迎风阁”，挹香十分称赞。复下阁，绕径而行，至一石洞，进洞未数武，豁然开朗。寻踪直上，又一小亭却踞在石洞之巅，中间亦有匾曰“拜月亭”。下亭，见柳荫中露出一个折带朱栏杆的板桥来。过桥，见五开间一只旱船，进内细观，四面皆是池沼，居中一额，上写“春水船”三字。挹香道：“题得果然佳妙。”入坐片刻，旋即下船，从假山上盘纡而下。

甫行际，忽见崇阁巍峨，层楼高耸，挹香道：“这是那里？”爱卿道：“此‘听涛楼’也，阁曰‘剑阁’。”挹香道：“如此，不上去了。”说着又走。两旁俱是抄手栏杆，游廊曲折，委蛇而行。复见三间清厦，愈觉幽雅，此乃杏花丛处，名曰“杏花天”。又至“一碧草庐”，游了良久，复到“看云小舍”、“媚香居”、“绿天深处”、“红花吟社”，尽兴一瞻。

爱卿道：“愚姐新盖一亭，在于桃花深处，你可要去一观？”挹香道：“好。”二人迤逦行来，或茅舍，或清溪，或堆石为垣，或编花为门，绕遍了十二回廊，早到了仙源胜境。二人进亭遇曷，见外边桃树成林，枚枚结实，亭内铺设甚雅，居中炕榻，四面悬挂湘帘。爱卿道：“初创尚未命名。君可赐题一额，以光茅舍。”挹香道：“‘仙源分艳’为额可好？”爱卿道：“好。”挹香又撰楹联一副云：

唐苑霞蒸，斗艳当年娇越女；

武陵春暖，问津今日引渔郎。

挹香尽半日之闲，畅游名园，已识大概，赞道：“搜神夺巧，至此已极。遂同爱卿缓步出园。

未识挹香回家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吟艳诗才女钟情 宴醉花美人结义

话说挹香与爱卿出了园，回归留香阁，时已近晚，挹香道：“爱姊姊，这园可有什么名字？”爱卿道：“本名‘环碧园’，愚姐改为‘挹翠’，不知可好？”挹香道：“‘环碧’、‘挹翠’，并皆佳妙，而‘挹翠’较‘环碧’更雅。吾想《石头记》中有大观园，十分宽绰，众姐妹多居其中，甚为艳羡。几时我欲借此挹翠园作一佳会，未识容否？”爱卿道：“如此甚佳。须俟来春兴此佳会，庶几有致。”挹香称是。

正说间，侍儿排上夜膳，遂同叙宴。挹香道：“今日已极壮观，若此时回家，只影孤灯，必然寂寞，不如剪烛吟诗，消其长夜吧。”爱卿见挹香一种绸缪，意颇亲爱，便道：“君既欲吟诗消遣，我亦无不乐从，但俚词村语不足唱酬，如何？”挹香道：“姊姊莫谦。”于是吃过夜膳后，挹香又道：“今夕饮酒吟诗，必须立个章程。不用题目，须要富丽为工；不必拘韵，以牙签三十枚，编好平声全韵，随意掣签，见韵定韵，可否？”爱卿道：“好。”遂写全平韵，命侍儿端整四簋精洁佳肴，烫好两壶酒。高烧红烛，两人酬酢芳樽。挹香道：“我先来掣一签。”向筒取出看时，是十二文韵。挹香略为思索，即挥成一绝。爱卿接来一看，见上写着：

金炉香烬酒初醺，人影花光两不分。

莫笑书生多薄福，芳园今夕遇双文。

爱卿展玩良久，道：“诗虽佳，太露色相。”遂掣一签，却是五歌韵，便想了想，写出来道：

凭栏今夕月明多，浴罢兰汤试薄罗。

欢及邻家诸女伴，隔溪解唱采菱歌。

挹香看了赞道：“即景生情，言生意外。”便斟了一杯酒，与爱卿饮了，又掣签一看，却是八庚韵，便吟云：

一卮酒尽一联成，清韵声中协凤鸣。

明月爱花花爱月，卿须怜我我怜卿。爱卿道：“这首好了，俗不伤雅。适合香奁之体。”说着起签，见是六麻韵，爱卿道：“这个韵倒有些难押的。”饮了一杯酒，凝神地一想，便道：“有了。”遂写出云：

居处红楼未有家，楼中美玉自无瑕。

小姑渐长应知识，云鬓羞簪夜合花。

挹香听了，拍手大赞道：“这首诗妙得很，薰香摘艳，秀色可餐，真杰构也！但这夜合花为什么有羞簪之故？”爱卿红着脸儿来拧挹香。挹香道：“我明白了，为此花隐寓夜合之意耳。哈哈，这也何妨，我今日来替姊姊簪一朵可好？”爱卿一把拧住挹香道：“阿香，你敢再说么？”挹香见爱卿来拧，连忙道：“不说，不说。”复掣签一看，是十三元韵，说道：“难韵来了。”便想了想，吟云：

画栏携手坐黄昏，绮语传来软又温。

带一分憨情更好，骂郎名字最销魂。

挹香吟毕，爱卿“嗤”的笑了一声，又瞅了一眼，自己掣签十一真，遂斟了两杯酒，与挹香吃了，便吟云：

疏窗竹簟绝无尘，此夕豪情别有真。

郎自爱花依爱月，半帘清影两闲人。

挹香笑道：“如此闲暇，必要做些事儿才好。”爱卿又要来拧挹香，挹香道：“好姊姊，饶了我吧，以后再不敢了。”爱卿只得停了，挹香起签，得二萧韵，复吟云：

相遇天台路不遥，独欹 鸳枕易魂销。

周南记赋房中什，莫负绸缪花月宵。

爱卿见诗中暗寓“君子好逑”之意，有意使他着急，掣签得一先韵，念云：

新诗题遍薛涛笺，花正嫣然月正圆。

如此良宵休辜负，语郎今夕莫贪眠。

挹香听了，呆了一呆，再掣签，得九青韵，便写了一首，递与爱卿道：“我醉矣，我之心事在此纸上矣。”说罢，躺在炕上，伪装醉态睡去。爱卿见上面写着：

酒已将酣月满庭，银 花落撩银屏。

良宵玉漏沉沉滴，未可无卿拥髻听。

爱卿暗暗称赞道：“我方才吟了‘语郎今夕莫贪眠’之句，他回答我‘未可无卿拥髻听’，果然才人手笔，机锋相斗。”心里十分钦爱。又见他颓然醉卧，钦爱中又生出一种怜惜，便轻曳莲瓣至炕边，附在挹香耳畔，低唤了几声香弟弟，挹香佯作不闻。爱卿道：“如此睡法，要受凉的。”又唤了几声，挹香仍旧不答。爱卿只得顺着势儿，扶了他起来。挹香伪装似睡非睡的模样，倒在爱卿身上。爱卿只得扶至内房床上，替他卸衣睡好。

挹香又喜又感，假睡了一回，不见爱卿归房，复装醉态，口中喃喃地念道：“口渴，口渴，惜无茶吃。”爱卿听见，忙携茶瓯进房道：“茶来了。”递与挹香。吃罢，挹香道：“爱姊姊，我睡在那里？”爱卿道：“在我床上。”挹香道：“姊姊为什么不睡？”爱卿低鬟半晌道：“自然要睡的。”挹香道：“姊妹不睡，我也不睡了，我一个人睡是怕的。”爱卿见他一派孩子腔，笑而答道：“你睡，你睡。我来陪你。”于是也归寝而睡。正是：

鸳谱百年从此缔，红丝今夕暗中牵。

挹香一番诈伪，得爱卿陪了他，自然安心乐意。明日起身，挹香道：“昨游姐姐名园，心神俱畅。今欲同一二位姊妹们来一玩，未识允否？”爱卿道：“那两位妹妹？”挹香道：“一位朱月素，一位林婉卿。”爱卿道：“妙极，不识他们肯来否？”挹香道：“吾去相请，无有不来的。”爱卿道：“君宜速去。”挹香大喜，遂辞了爱卿，往月素家去。

原来爱卿虽身傍歌楼，而性情忠厚，毫无拂醋拈酸之态，反叫挹香去邀姊妹们来游，所以挹香愈加感佩。既至月素家，恰遇婉卿、丽仙、宝琴、文卿在那里丛谈。见挹香，大家立起，“香哥哥”、“香弟弟”叫个不住。挹香道：“好，好，好。你们都在这里，快同我游园去。”婉卿道：“花园在那里？”挹香道：“此园人所罕见，其中颇属幽广。”宝琴道：“得非钮爱姊挹翠园乎？”挹香道：“你怎知道？”宝琴道：“挹翠园我素知的。这位爱卿姊，为人十分要好，抑且忠厚为怀，我早有愿见之心，惜无人推毂，你却如何认识？”挹香细诉毕，月素道：“你如此有缘，我们姊妹行中，大半被你认识了。”聚谈良久，遂唤五肩轿儿，穿街达巷，往爱卿家来。

爱卿接进五人，各叙一番钦慕的说话，遂偕进挹翠园中，联袂而行，游

目骋怀，实足以幽情畅叙。七人信步寻芳，绕遍花台月榭，穿残石，磴云楼。爱卿命侍儿排酒园中‘醉花轩’宴集，款众位美人樽饮。宝琴道：“我们闻爱姊藻思压人，葵倾已久。今日又搅扰郇厨，小妹有一不知进退的话，欲与爱姊一谈，未识爱姊肯俯允否？”爱卿道：“有言不妨请教，妹无不从之理。”宝琴道：“我们欲与姐姐结一花前姐妹，恐鸦入凤群，是以未敢启齿。”爱卿道：“妙哉！但小妹山野鸡雏，恐不足与众位同类，如何？如何？”挹香在旁道：“大家不要谦，我来做盟主。”随命侍儿排了香案，六位美人俱拜跪案侧，对天立誓毕，以齿为序：朱月素最长，其次婉卿，又次爱卿、宝琴，最幼文卿，以姊妹定其称呼。始撤去香案。

爱卿先各敬一杯，又将肴核劝酒，众姐妹互相推让。挹香道：“我来豁个通关，每位三拳两胜。”爱卿道：“好。”七人轮流拇战。至月素，月素伸了兰指道：“九莲灯。”挹香笑道：“罚酒！你叫我伸六指头了。”月素只得罚了酒，重新再起。挹香伸五指道：“七子圆。”月素亦伸五指头道：“全家福。”豁毕，挨次而下。至爱卿，挹香输了个“直落三”，便道：“如今我们要做诗了。”爱卿道：“你动不动就要做诗，何诗兴如此之豪？”挹香笑对月素道：“我是：

半生诗酒琴棋客，一个风花雪月身。”

爱卿便道：“你既要做诗，快些出题限韵。”挹香道：“现在共七人在此，可赋美人七咏，都要摹写美人情态的。”遂写了“美人足”、“美人眉”、“美人腰”、“美人眼”、“美人口”、“美人醉”、“美人梦”七个诗阄，说道：“你们各拈一阄为题。”婉卿信手取一阄，却是“美人眉”，即吟云：

香阁新妆远黛明，画成京兆笔痕轻。

入宫莫认人生妒，到底君王总有情。

吟讫，大家赞道：“暗用典故，妙在流丽自然。”文卿拈得“美人醉”，想了一想，也吟云：

宴遍兰陵十里香，桃花晕颊兴偏长。

不胜姣态扶栏立，曲唱梁州别有狂。

吟毕，宝琴拈了一个“美人腰”，吟云：

洛妃约素最宜人，态度纤如柳摆春。

料得乐天歌舞处，小蛮相对有精神。

宝琴吟罢，挹香见好做的都被他们拈去，便对爱卿、月素道：“你们为什么不拈？”丽仙道：“还有我来；你为什么还不叫我拈？我倒要先拈了。”便笑了一笑，拈来一看，却是“美人眼”：便吟云：

秋水盈眸顾盼频，相思几度泪痕真。

嫣然别有撩人处，醉后朦胧睡后神。

月素大赞：“妙极！”伸手来拈，挹香道：“这三个都是难做的了。”月素不慌不忙，拈了一个“美人足”。挹香道：“‘足’字最难摹拟，易于伤雅。”月素道：“你不要吵。”便吟云：

香尘浅印软红兜，生就莲花双玉钩。

纤小自怜行步怯，秋千架上更风流。

吟毕，大家称赞道：“月姐姐果然诗才新隽，生面别开。如今剩两个，

郇（xín，音巡）厨——郇，唐“郇国公”，其家饮食丰盛。郇厨指丰盛的宴饮。

阄（ji，音究）——预先做好记号的纸卷或纸团。

爱姐来拈了。”爱卿拈了一个“美人梦”，略为构思，即吟云：

月明纸帐映梅花，一枕香魂蛱蝶 赊。

鹦鹉也如依意懒，不惊人醒静无哗。

挹香大赞道：“细腻熨贴，香艳动人，不愧作家！”众美道：如今只剩一个了。”挹香道：“不必拈了，里面是‘美人口’了。”便吟云：

邻家少妇斗新妆，粉晕红腮语吐芳。

一种甜香谁领略，殷勤只合付檀郎。

挹香吟毕，大家笑道：“你这个人，总说不出好的。做做诗，又要弄这许多蹊跷。”挹香道：“必须如此，入情入理，方谓香奁。”于是七人畅饮一回，众美告辞。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蛱蝶（jiá dié，音夹蝶）——蝴蝶的一种，身上有很多刺。

第十五回 扮乞儿奇逢双美 遇之子巧订三生

却说金挹香归家后，终日在书房读书避暑，瞬经月余。天气秋凉，炎威渐退。正在寂寞，忽邹拜林至。迎入书室，拜林道：“今日之来，非无他事。我因昨日至阊门外留花院内，见有新来两位校书，是胡素玉、陈琴音，皆有十分姿色，且有慧眼识人。未知兄肯同一访否？”挹香道：“林哥哥，你说姿色十分，容或有之，至于有识人慧眼，只怕未必。他们见了我们翩翩公子，岂有不奉承之理？今若访他，必须设法而去，当场就可试验。”拜林道：“怎样试法？”挹香道：“我须扮作乞儿模样，只说闻得有二位新到的小姐，与我素来相识，特来一见。你须换了新鲜衣服，要装得十分显赫，分作两起进去，看他们怎样相待，当场就可试验矣。”拜林拍手道：“妙哉！”遂向家人借了几件破衣，与挹香着了。挹香对镜一照，道：“肖极矣。”你道怎生打扮？但见：

褴褛不穿长服，旧罗衫子齐腰。芭蕉破扇手中摇，形状似萧条。人觑见，谁知道，

还疑伍相国市上复吹箫。

挹香扮完，家人们哄堂大笑。挹香道：“我先去，林哥哥就来。”出墙门，往留花院来。既到门，居然摇摇摆摆地进去。鸨儿见他十分褴褛，他们本来趋炎附势的，见了这般光景，便拖住他道：“化子进来做什么？”挹香道：“你们不要这般眼浅，我昔日也是显者，你们见了我，也要奉承的。如今为了寻花问柳，以致贫窘。闻你家新来两位姑娘，却是我素来旧识，你须进去向他说，有一个姓金的要见，他自然知道了。”鸨儿道：“什么姓金姓银？我们院中小姐没有你这化子相好。快些出去！”

正在喧嚷，恰好拜林进院，有几个龟子连忙上前迎接，齐道：“大爷，大爷，今日到吾们院子里来玩玩了。”拜林大模大样点了点头，问道：“你们拖扯那人做甚？”龟子道：“他来寻什么旧相识的。”拜林道：“他既来寻旧相识，你们为何不让他进去？”龟子道：“我们小姐并没有此化子相识。”拜林道：“你不要管他，且进去问声，或者有之，亦未可知。”龟子见拜林一番言语，勉强进内告知素玉、琴音。拜林亦偕进内边。

原来这两位小姐，为人极其诚实，从无弃旧怜新之态，抑且心肠最慈，遇患难事，无有不肯周济于人。拜林方才说的慧眼识人，果非虚谬。那日二人在房闲话，见龟子进来，道：“有一个化子姓金的，说什么与你们二位小姐素来相识的。我等正在赶他出去，因这位邹大爷恰巧进来，叫我们来问问小姐，到底认识不认识？”二人俯首沉吟了片晌，甚觉狐疑，忽起一恻隐之心，想道：“我们所识颇广，安见得姓金的不认识？认识亦未可知。谅他此来，无非知我们慷慨，特来借些银钱的，我们趁了这些作孽银钱，理该做些好事。”主意已定，便道：“这姓金的却是认得的，快去请他进来。”龟子无奈，只得出外，去请挹香。拜林见二人如此，十分佩服，遂与他们丛话良久，果然有中帼丈夫之气。

下一时，挹香至。二人细细一看，并不相识，但见他眉目清秀，气宇轩昂，虽则落魄穷途，绝无寒酸之气。邀入房坐了，屏退侍儿，轻启朱唇，问道：“公子贵姓是金，未识尊居何处？缘何落魄至此？适言与妾素来相识，妾思与君曾无一面之缘，倒要请教。”挹香见他谦谦有礼，心中暗喜，目视拜林，口占一绝，告其所由云：

楚馆秦楼势利场，金多金少见炎凉。

而今落魄吹萧市，有志痴狂莫逞狂。

吟毕便道：“辱蒙下问，小生乃鸳湖人氏，小字挹香。为因恣意寻花，耽情问柳，以至落魄异乡，江东难返。昨闻二位小姐为人慷慨，有女孟尝之誉，是以托言相识，引见兰闺，意欲求假川资，得归故里。衔环结草之恩，我金某必不有口无心山。”拜林听了，忍不住要笑，便道：“你这人倒也奇怪，他与你素不相识，开口便思借贷，倒也好笑。”挹香听了，也要笑出来，忍住了说道：“我金某非草率启口，因知这里不姐素怀惻隐，故冒昧恳求的。”说着，又与素玉、琴音二人哀陈苦境。

二人见他谈吐斯文，日后必非凡品，遂进房取白银十余两，付与挹香道：“君勿责妾直言，据妾看来，君日后必有一番事业。至于我们花月场中，虽不能十分效力，数金之助，亦可筹之，谅君衣履、盘川，藉此俱可妥贴。早日归家，芸窗努力。至于舞榭歌楼，烟花转眼，本不可过恋的。”挹香听了这一席话，又见他慷慨成仁，心生钦敬，忙出位向二人鞠躬，磕了两个响头，乃道：“芳卿慧眼识人，果非虚谬，我金某岂真落魄哉？因这位拜林兄说，芳卿有识人之慧眼，故特一试其技。芳卿不以落魄为憎，反勸厉贫士，青眼另垂。二卿之义侠，小生多明白了。”说毕，倒使琴、玉二人莫明其故，直到拜林说出，方知就里。

恰巧邹府家人送挹香衣服至，龟子知道，发急进来叩头谢罪，挹香侃言劝诫了一番。素玉、琴音命婢治席相款，席间说起沦落之况，恐异日香愁玉悴，姊妹同声变作凰飞凤散，潘郎在座，愿赋国风二十一篇，拜林在旁得意，道：“好，好，好，我来做冰人。俟香弟弟娶了正室，来迎二位姊姊可好？”挹香本已钦羨，听斯言也，欢然应允。因梦中有正室钮氏之语，便道：“既蒙二位芳卿降格下交，恐金某无福敢当。”拜林道：“香弟弟，你也不必谦了。若再谦逊，我邹拜林要垂涎了。”说罢，俱各欢笑，复饮香醪。俄而红日衔山，二人始别。

路上互相谈论，挹香道：“今日之举，不独使我碧海回头，更使我添出一番钦慕。从此，我金某决不以青楼为势利场矣！”拜林道：“说虽这般说，然我观你，一则非前世修来，决不能享这许多艳福；二则你素性钟情，此施彼答，自然人人多钦慕了；三则你貌又俊秀，年又少壮，我做了姐妹们，自然也要爱你的。”挹香笑道：“你真惯会谈谐也。”一路迤迤至邹家，拜林留了晚膳，挹香食罢辞归。

再说褚爱芳自遇挹香，见他言语卓犖，情致缠绵，且爱他诗词艳丽，姐妹间恒为啧啧。他有个义妹武雅仙，素性爱才，情耽翰墨，偶与爱芳论及诗词，见挹香投赠之句，十分钦服，欲晤挹香，莫能一觐，商诸爱芳。爱芳道：“待我去约他来。”雅仙甚喜。

且说挹香与拜林别后，即归家安寝。明日，见门公持柬来禀，说什么就要请去的。挹香看了信面，笔迹甚熟，启视之，方知爱芳邀他去，见上写：

辱爱妹爱芳衿衽再拜，致书于挹香哥哥文座：久疏雅范，颇切遐思。月下花前，几度望风盼驾；吟边酒畔，恒教掷卜思君。何瘦腰郎弃妹如斯耶？今者，妹之闺中词友武雅仙者，见君佳作，心企已久，特囑妹持柬相邀，欲亲尘海。君是爱才，妹非无意，裁笺恭

跽（jì，音纪）——双膝着地，上身挺直。

勸（xù，音序）——勉励。

冰人——指媒人。

请，尚祈顾我蓬庐。妹当扫径迓迎，专盼文轩一过。勿却是幸！

挹香见书后，吩咐门公：“说我随即就来。”门公领命而去。挹香即换了衣服，往爱芳家去。爱芳接进。献茶毕，爱芳道：“金挹香，你好久不来了，何忍心如此？”挹香自然陈说了一番。爱芳道：“今日邀君，因愚妹有个结义的妹妹，见君大著，不胜佩服，是以嘱愚妹相邀。乃蒙趾临，幸甚！”遂命侍儿去请武雅仙相见。正是：

未晤已教人企慕，个中艳福孰能修？

要知挹香与雅仙见面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痴生妬目 美女倾心

说话爱芳命侍儿去请雅仙，不一时，雅仙已姗姗而至。挹香侧目偷觑，见其肌肤凝雪，云鬓堆鸦，其容貌之妍丽，真如带雨梨花，笼烟芍药，吴绛仙秀色可餐，犹恐未能争胜也。尤可爱者，两瓣秋莲，纤不盈掬，挹香已暗生怜爱。雅仙即与挹香相见，序次而坐。挹香道：“久慕芳名，未遑拜见。今蒙爱芳妹折柬相邀，始知芳卿垂顾鰥生，殷殷雅意，并蒙谬赞俚词，真令仆增颜赧！”雅仙聆是言，便道：“夙仰高风，早深翘企。又于爱姐处捧读佳章，心钦五内，回环雒诵，百读不厌，不但王辋川不能媲美，即韦苏州亦可与京矣。贱妾虽生企慕，未敢存愿见君子之心。昨日，因爱姐说及公子素性钟情，不肯视烟花为微贱，故特简相邀。今蒙降格而来，使妾好聆训海，幸矣！”挹香道：“鄙陋菲才，蒙芳卿奖誉，令仆抱愧无地矣！”

挹香说罢，雅仙即出《秋闺二绝》呈与挹香道：“此妾之近作也，尚祈公子教正。”挹香展开一看，见上写着：

金风萧瑟动幽思，寂寞兰闺夜课时。

一种情怀难自释，徘徊独咏苦愁词。

其二

乌云慵整瘦纤腰，斜倚栏杆恨未消。

最是隔帘蛩唧唧，断肠人听益无聊。

挹香看了一回，大赞道：“吟盐咏絮，不殊道韞风流。写景处，笔情绮丽；感慨处，音韵凄凉。芳卿不要动气，第一首收句‘灯前独咏苦愁词’，这个‘苦’字似乎不妥，若易一‘送’字，遂成完璧了。”雅仙听了，心中十分佩服，乃道：“公子奇才，可称独占，蒙改‘送’字，真堪为妾之一字师矣！妾更欲求佳作数章，公子肯见示否？”挹香道：“但是不堪入目，芳卿勿笑为幸。”便想了一想，挥成一律，递与雅仙。雅仙接来，铺在桌上，细细地一看，见上写着：

奉赠一律，即希郢政：

绮思奇才别有真，怜卿飘泊溷风尘。

吟成柳絮原前慧，修到梅花亦夙因。

词藻流芳诗眷属，冶容绰约月精神。

多情偏解怜愚劣，许我兰闺拜玉人。

雅仙大喜道：“妾奔陋菲才，蒙公子诗中谬赞，反觉汗颜。”于是相与剧谈，片晌，挹香始别。

流光如驶，节届题糕。一日挹香至爱卿家，适爱卿患目疾，一目堆眵，竟至胶睫。其势甚重，挹香十分怜惜。继而渐渐失明，挹香益加惆怅。延医证治，药石无功，挹香朝夕在爱卿家周旋一切，已有一月之余。众姊妹知爱卿患目疾，又知挹香在彼服侍，所以都来问候。婉卿道：“患目疾者，最觉讨厌。我闻清晨以井水洗之可愈；或令人于清晨以舌舐之，即可明郎。”挹

颜赧（n n）——赧颜，因害羞而脸红。

蛩（qióng，音琼）——指蟋蟀。

郢（yǐng，音颖）政——郢，指郢匠，楚国郢都的巧匠；政，正。郢正是请人修改诗文的客气话。

题糕——《邵氏闻见后录》中说：刘梦得做九日诗，欲用糕字，因五经中无，故不复为，后宋子京有“刘郎不敢题糕字”之句。此处题糕指九日，九日即重阳节。

香听了，记在心头。明日，挹香便住在爱卿家里，依婉卿之说，清晨替爱卿舐目。说也奇验，舐到三日，红已去大半，眇亦不胶睫。及七日，目已能开。至十天，则眸子瞭焉。挹香心既得意，爱卿意亦感激，乃道：“妾自阅历风尘，遇人夥矣，怜怜惜惜，非乏其人。然如君之爱妾，其真情良可见矣！”乃口占二句，谓挹香道：

飘零泥淤谁怜我？阅历风尘乍遇人。

爱卿自从挹香与他舐目之后，心中万分感激，早有终身可托之念。惟恐挹香终属纨绔子弟，又有众美爱他，若潦草与谈，他若不允，倒觉自荐。故虽属意挹香，不敢遽为启口。但对挹香道：“妾溷迹歌楼，欲择一知心始订终身，讵料竟无一人如君之钟情，不胜可慨！虽君非弃妾之人，恐堂上或有所未便。”挹香听是言，或吞或吐，又象茕茕无靠之悲，又像欲订终身之意，甚难摹拟。我若妄为出语，虽爱卿或可应许，似觉太为造次。万一他不有我金某在念，岂非徒托空言，反增惭恧？心中又是爱他，又想梦中说什么“正室钮氏”之语，莫非姻缘就在今夕么？又一忖道：“既有姻缘，日后总可成就，莫如不说为妙。”便含糊道：“我金某自遇爱姐以来，一见知心，即邀怜借。方才所说终身大事。谅爱姐慧眼识人，必不至终身误托。如云我金挹香，亦何敢妄为希冀？第卿惜我怜我，金某决不敢以多情为负。愚衷一切，谅卿早知之矣。”爱卿便道：“君诚有意，妾岂无心？但君菁莪奇质，大器易成，然须努力芸窗，时加诵读，走当万里抟云也，切不可暴弃自甘，至于颓情。妾之终身，尚欲细筹良策。蒙君相劝，妾局敢轻易托人？”挹香见爱卿如此说法，明知有意。又见他一番勸厉，窥其意，大抵要我成名后，方许订盟，便道：“爱姐良言金玉，自当谨遵。卿之心事，卿不言，我自喻之矣。”

正说间，林婉卿来，挹香与爱卿相邀婉卿入座。婉卿问了爱卿目疾，遂与挹香叙话。挹香道：“婉妹妹，近日可有佳作么？”婉卿道：“愚妹前日做得几首秋景诗，等我写出来呈教。”挹香笑道：“你说呈教，是要写教弟帖子的嘞！”爱卿亦笑道：“亏你厚颜，别人与你谦逊，你倒公然老实要起教弟帖子来了。”挹香道：“这个自然。”婉卿一头笑，一头写，片刻已录四首，递与挹香。挹香接来，展开细看，见上写着：

秋 涛

奔腾万顷舞斜晖，初起还同一线微。
鲛穴喷花惊海立，鼉宫卷浪骇江飞。
鲸回铁弩声逾壮，马逐银山势壁违。
八月枚乘诗思阔，广陵顿涨水间风。

秋 虫

天心地轴有神功，万物都生造化中。
蛩韵叫酸棚底雨，蝉声嘶冷树间风。
咽残秋露三更白，吟瘦斜阳半壁红。
飞去蜻蜓何处立，钓丝江上一渔翁。

夥(hu，音伙)——多。

茕茕(音 qió ng，音穷)——形容孤孤单单，无依无靠。

莪(é，音俄)——植物名。

抟(tuán，音团)——盘旋。

鼉(tuó，音驼)——动物名。

秋 风

商飏潇飒起疏林，瘦骨先知冷气森。
松籁入琴流逸响，竹声敲户动凉阴。
故乡有味张翰思，霸国空悲宋玉心。
吹到庐陵诗梦醒，铮纵铁马和秋砧。

秋 月

瘦扶竹影上帘斜，千里怀人共月华。
佛印禅心空水镜，谪仙诗思寄江槎。
秋明坏塔疏清磬，冷逼征楼起怨笳。
羨煞凌云攀桂客，香分蟾窟一枝花。

挹香看完道：“描摹刻划，妙绪环生，真令人一字一击节！”说着，倒在婉卿身上道：“妹妹如何这般聪巧？”一面说，一面勾了婉卿的粉颈，一同坐下。爱卿道：“你这个人太没规矩了。”挹香道：“什么没规矩？”爱卿道：“婉妹妹受教于你，你又要什么教弟帖子。也该正言教导，怎反如此顽皮？”挹香笑道：“这才叫风流才子呵。”爱卿道：“亏你羞也不怕，自己矜张如此。”挹香道：“不是我矜张，你想一个人劳劳碌碌，为马为牛，都是为名利所绊。如今我享了荫下之福，又得你们三十几位美人时常亲爱，又读了几句书，不与俗人为伍，你想，岂不是风尘中隐逸者流，有须薄才的子弟么？”

爱卿与婉卿一齐笑道：“伶牙俐嘴，真是可恶。”婉卿便推开挹香，挹香那里肯放，愈加添出一副孩子性情，倒在婉卿怀里。爱卿道：“你又不是孩子，又不要乳吃，在人家怀里做什么？”挹香听了，顺口道：“正要乳吃。”便去解婉卿钮扣。慌得婉卿措手不及，两颊晕红，说道：“金挹香，象什么样儿！”挹香道：“象个小儿喂乳。”说毕，正欲再与婉卿胡闹，忽听外房门“呀”的一响，视之，却来了一个不认识的美人。挹香忙向爱卿说了，爱卿出接，那美人微微一笑道：“不速客来矣。”爱卿道：“我道是谁，原来是雪琴妹妹。里面请坐。”雪琴道：“里边可有人在？”爱卿道：“不妨，不妨。里面乃是一个风流才子。”雪琴方始同进留香阁，遂与挹香、婉卿见了礼，各通名姓。

原来这位雪琴姓吴，为人十分幽雅，最爱淡妆，无妖冶态。貌似芙蓉，神如秋水，工绘梅花，然非所爱者不肯举笔。年十六，姣态可人，与爱卿最知己。今因绘成梅花四幅，欲求爱卿题咏而来，乃告于爱卿。爱卿道：“金挹香，你好代为一题了。”挹香道：“各题一幅何如？”爱卿道：“倒也使得。”即向雪琴索画玩赏，见画得孤干横斜，天然苍老，于是各分一幅，搜索枯肠。不一时，爱卿先好，雪琴接来一看，其诗曰：

挥毫腕底尽生春，修到梅花亦夙因。

仗得画工清品格，和烟写出更精神。

雪琴赞道：“丽句颖思，自是锦囊佳句。”正说间，挹香与婉卿的诗都好了。雪琴先看挹香的，见上写着：

一枝老干影纵横，写入丹青剧有情。

张翰——西晋文学家，因见政事混乱，乃托辞思念故乡蔬菜、莼羹等物，辞官归乡。

宋玉——战国楚郢（y n）人，为“屈”派南方辞赋家。

蟾（chán，音缠）——指两栖动物蟾蜍（chú），传说月亮里面有三条腿的蟾蜍，故蟾常指月亮。

幽雅不随流俗竞，淡妆如此也倾城。

雪琴看了挹香的诗，十分称赞。又看婉卿的诗，见上写着：

报道罗浮梦乍醒，胭脂洗尽影伶俜。

不随处士同为伴，偏泄春光到画屏。

雪琴大为得意，便道：“小妹也来献丑一首。”顷刻，已成一绝。三人共读毕，大家称赞。其诗曰：

关心春色到园林，相对忘言契早深。

知尔孤高谙尔性，故传冷淡结知音。

雪琴之咏，半为初遇挹香，心中眷爱而成，是以大家十分称赞。爱卿即命侍儿治酒款之，饮至日晡，方才分散。

不知散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对雪景众美联诗 闯花国挹香闹席

话说挹香与婉卿等题了雪琴的画梅，与雪琴两情契合，时常往来唱和。时光易过，又是腊月初旬。其时，爱卿同了二十八位美人，俱是挹香的知己，同赴雪琴家宴集。适六出花飞，世界尽装成琼宫玉宇，议聚消寒雅会，以雪为题，限四支韵，互相联句。爱卿道：“待我先来起句。”众美齐道：“请爱姐先咏。”爱卿笑了一笑，也不推辞，便云：

六出丰年兆，

说毕道，“那位姊姊续韵？”陆文卿道：“我来，我来。”便说道：

豪情泛酒后。

才吟完，爱芳说道：“待我也来续一句。”便吟云：

吟盐谁共匹，

琴音道：“爱芳姐诗意寓言，恰如题位。待我也来献丑一句。”便说道：

咏絮恰逢时。

雪琴道：“好，好。我也来续一句。”大家道：“不差，雪姊姊自己本身来了。”雪琴“嗤”地笑了一声道：“什么叫做本身？”慧琼道：“姊姊名为雪琴，如今吟雪，岂不是本身么？”雪琴笑道：“原来这个讲究。但是慧姊姊，你取‘慧琼’二字，只怕被人听错，要当作蛔虫。慧姊姊，你可是蛔虫本身么？”雪琴说着，大家多皱了眉道：“雪姊姊说得太不堪了。”慧琼道：“你真不肯饶人，才说了一句，你便想出这许多齷齪话来。”说着，大家笑了一回。雪琴饮了一杯酒，吟云：

玉戏天公巧，

陆丽仙道：“雪姊姊索性做起戏来了。”雪琴道：“天公玉戏，不是切雪的么？”婉卿道：“姊姊本身那有说错。”雪琴道：“你还要抄老文章么？”说着，伸手要打婉卿，婉卿发急道：“方才一篇文字未完，此之谓落下文，什么抄旧卷？”丽仙笑道：“你们不要嚷了，雪姊姊上联倒也别开生面，待我也来续一句吧。”便说道：

银装世界奇。

丽仙念毕，爱卿道：“巧云妹妹，你该联一句。”袁巧云听了道：“我是不会的。”爱卿亦知巧云不善吟哦，便道：“随意说一句，不失粘就是了。”巧云无奈，只管搔头摸耳，细想了许久，说道：“有一句在此。”大家道：“如此，快些请教。”巧云道：“靠罪……”说了两字，又顿住了口。爱卿道：“为何说了两字不说了？”巧云道：“不好，不好。不象，不象。”又想了良久，复说道：“罪罪罪……”大家听了道：“为何又多了一字？”巧云道：“下面再加‘木屑’两字可好？”巧云说着，弄得大家捧腹而笑。巧云道：“不算，不算。重说，重说。”便红着脸，又想了片晌，念道：

霖霖如屑玉，

爱卿道：“如此还雅。如今那位姊姊说？”慧琼道：“吾来，吾来。”便吟云：

濯濯似凝脂。

慧琼说完，吕桂卿道：“如今我来了。”婉卿道：“我来，我来。”桂卿道：“我来。”婉卿道：“让我说了一句，然后你说可好？”桂卿道：“你

们都是老前辈，怎敢不依？但是你吟了，珠玉在前，奈何？奈何？”婉卿道：“桂姊姊，你如此说来，我也不敢献丑了。”大家笑道：“你们二人真个能言舌辩。”婉妹妹，快些说吧。”婉卿只得笑说道：“如此，有占了。”便吟云：

诗客扬鞭过，

婉卿说完了，武雅仙即接口道：

渔翁把钓羈。

桂卿道：“仙妹，你不敢抢我。”雅仙笑说道：“有占，有占。如今不抢了。”于是桂卿笑吟云：

孤山螺黛壮，

吟毕，胡碧珠道：

远道马蹄迟。

胡碧珠念完，素玉道：“如今请众姐姐再续。”大家道：“素玉妹妹，你来。”素玉道：“你们众位来。”大家道：“你吟吧。”素玉笑道：“婉姐姐，你看我同他们客气了，他们倒让我说了，不然，可要争先斗胜矣。”婉卿笑答道：“你做了谦谦君子，他们自然做好好先生了。”说着，大家哄堂，素玉吟云：

鸿爪今留迹，

素玉吟完，章幼卿饮了三杯酒道：“我自己罚了三杯，可让我联一句吧。”大家笑道：“幼姐姐，你做了诗翁之意不在酒了。”幼卿便说道：

虹腰此费疑。

幼卿吟完，何雅仙接口道：

蓝关添旧思，

蒋绛仙笑道：“我来押了韵吧。”便吟云：

玉宇谱新诗。

胡月娟听了道：“对得工整非凡，如今我来说了。”便吟云：

傍榭浸梅蕊，

孙宝琴拍手道：“描情写景，工雅非凡。待小妹也来续一句吧。”便道：

当窗压竹枝。

宝琴吟完，陆丽春吟云：

花飞缘冷结，

爱卿听了道：“丽春姊姊，这句与《石头记》上意思相同，不胜佳妙。”丽春道：“我正想着《石头记》上这句‘花缘经冷结’，所以有此一句。”张飞鸿听了道：“我也来抄它一句。”便云：

色洁与霜宜。

爱卿道：“好，好，好。抄得一些看不出。如今那位姐姐来了？”郑素卿道：“我来，我来。”便念道：

衰柳迷青眼，

素卿吟罢，陈秀英接联云：

红梅斗玉肌。

秀英说罢，大众连声称赞。慧琼道：“爱春姐姐，你来联一句吧。”爱春道：“我是不好的，不似你们诸位诗翁，就联了，也要惹你们见笑，不如不要联

了吧。”大众说道：“不要谦逊，快些请教。”爱春无奈，只得说道：

文成蕉不绿，

陆绮云也联道：

景对兴宜痴。

绮云联完，爱卿道：“如今还有几位姐妹们未联？”方素芝道：“我未曾联。”吴慧卿、朱素卿、胡碧娟、王湘云俱道：“我们都未联。”爱卿道：“如此，快些请教。”方素芝便吟云：

上下铺阶砌，

慧卿接口道：

缤纷舞沼池。

朱素卿听了，便说道：

寒忘三尺冻，

胡碧娟道：

兆喜九重施。

胡碧娟说完，王湘云道：“我倒也没有联过，可许我续一句吧？”大家笑道：“湘妹妹真正缄默，方才不说，如今冷锅中爆一个热栗子出来。快些请教吧。”湘云“嗤嗤”一笑道：

风急云偏敛，

吟完，正要叫爱卿收韵，忽见侍儿报道：“金公子来了。”大家欢喜道：“金挹香来矣。”即命侍儿相请。正说间，挹香已立在爱卿背后道：“不要请了，已经在这里了。”爱卿回头看见挹香，便说道：“倒被你吓了一跳。”于是大家相见。你道挹香怎生打扮？见他头戴大红猩猩毡雨笠，身穿轻服貂裘，足登粉底乌靴，身上受了许多雪。婉卿、小素见了，十分不舍，连忙替他拂去了雪，便道：“你为什么雨盖多不带，身上沾得恁般湿？”挹香道：“都是爱姐不好。”爱卿道：“为何又要怪我？”挹香道：“我方才到你处，侍儿说你到宝琴妹妹家去，我便到宝琴妹妹处，又说什么遇着了众姐妹，一同到这里来饮酒赏雪，我故特地来看你们，所以受了许多雪，你们到底在这里做什么？”爱卿笑道：“如此，真对你不起了。幸亏你见了雪欢喜的。”一句活，说得挹香急了。便走过来道：“爱姐姐，你忒煞欺人，竟当我为狗。”一面说，一面把手来拧，爱卿蹲了身，只管讨饶道：“不敢了，不敢了。”挹香方才放手道：“到底在这里做什么？”

婉卿道：“我们在这里对雪联诗，被你来打断了。”挹香道：“好，好，好。对雪联诗，《石头记》上有这个韵事。”说着，索寿观看，又见众美齐集，小素亦在其中，却无诗句，心中倒有些不乐，便问道：“你们为何不许小素妹妹联句？我知道了”，他乃一个村女，是不该与众芳卿联咏的。”说毕，面上有些不悦之状。众人知他溺爱小素，吴慧卿道：“他本来不会吟诗的。”挹香道：“素妹妹，你真个不会的么？”小素见挹香十分帮他，倒觉有些不好意思，便答道：“真个下会的。”挹香道：“如此，我来代你联吧。”便看了上句联道：

尘封絮屡吹。

大家听了挹香代联之句，知道他有些寓意，便说道：“金挹香，你好利害！”挹香道：“有什么利害？你想下了雪，装成了玉宇琼楼，岂不是尘封？况且天地无尘，《事类赋》上有这切雪的古典。‘絮屡吹’三字，谢道韞咏絮诗传之后，人皆称他为咏絮奇才，也是切雪的，怎么倒说我利害？”爱卿

道：“你这利口，我们也不来同你辨了。”挹香道：“如今素妹联了诗，与你们诗坛朋友了，以后要另眼相看才是。”慧卿道：“香弟弟，你也不要多管，你去问声素妹妹，看我平日可是与他姐妹相看的？”挹香听了，方才欢喜道：“是我不好，错怪莫罪。”即与众美各作一揖。大家俱捧腹而笑，便道：“亏你做得出许多花样。”挹香道：“如今那位妹妹联了？”雪琴道：“都联了。”挹香道：“如此，爱姐姐，你说一句，我来收韵。”爱卿便吟云：

吟哦消永昼，

挹香道：

雅韵满香帷。

挹香湄了韵，大家重新饮酒。幼卿谓挹香道：“金挹香，你的性情为何这般古怪？方才你见没有素妹妹的诗，看你换了一副体态。人家不做诗与你何干？”挹香听了道：“好妹妹，不是这样讲法。我金挹香蒙你们众姐妹十分怜爱，但我金某生性欢喜一例看承，无分上下的。”幼卿道：“你这人大觉疑心了。你可知我们与素妹妹，比你待得还好哩！”挹香道：“我已陪过你们罪了，你们重翻旧卷，理宜罚以巨觥。”说着，斟了一杯酒，递与幼卿，幼卿只得饮了。

慧琼道：“香哥哥，你自己尚有差处，不责己而求人，也该罚一杯。”说着，也斟一杯酒，奉与挹香。挹香道：“我有什么差处？倒要请教。”慧琼道：“这‘一例看承’的话，方才你说的么？”挹香道：“不差。”慧琼道：“既是你说的，怎独替素妹联诗，不代我们联呢？你想该罚不该罚？”挹香笑道：“该罚，该罚。”便取杯去讨酒吃。慧琼亦笑道：“幼姐姐，如何？我替你报了仇了。”说着，大家又饮了一回。天色已晚，爱卿见挹香有些醉意，恐怕又要耗神，便道：“金挹香，不要吃了，我们要归去了。”挹香见爱卿当心照应，心中更加感激，便道：“不吃了，不吃了。但是今宵如此大雪，不能归去，雪妹妹，你可留我住一宵吧？”雪琴听了，倒觉不好意思，便低了头，笑道：“幸亏不吃酒了，若再吃酒，你又要罚酒矣。”挹香道：“这是何故？”雪琴道：“方才说的‘一例看承’之语，难道忘了么？”挹香点头道：“不错，我要去了。”于是雪琴唤了轿夫，送挹香归去，众美人亦纷纷告别。吾且不表。

再说挹香归后，有半月有余不曾出外。时光易过，又是除夕了，家家爆竹，处处桃符。到了晚间，挹香邀了邹、姚、叶三个好友在家中饮酒守岁，直到谯楼三鼓频催。挹香已有八分醉意，忽然又想出一桩韵事。

未识什么韵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消除夕四友写新联 庆元宵众美聚诗社

话说邹、姚、叶三人，在挹香家内饮酒守岁，都有八分醉意。挹香忽想了一个消遣的雅事，便道：“我想昔日有唐、祝、文、周四才子，做出事来都是奇怪。祝允明在杭州，除夕无事，曾夜写对联，真谓别开生面。我们今日四人在这，不若往众美人家写几副春联，创新意而效旧法，可乎？”三人拍手称妙。拜林道：“我正欲外面去看看世道贫富，香弟弟倒想得不错，大家去走走。”于是带了几枝顶毫、几锭香墨，乘着金吾不夜，四人信步而行。不半里，已至爱卿家中。

四人与爱卿相见毕，挹香道：“我们趁着酒兴，欲写几幅楹联为赠，不知姊姊可有现成的对儿么？”爱卿笑道：“你们这几个人真会寻快乐。若说要对，是现成的尽有。”遂命侍儿取了一副粉红蜡笺。挹香甚喜，便落笔嗖嗖，如春蚕食叶般地写道：

爱此可人人可爱，卿须怜我我怜卿。

下面落了企真山人款，呈与爱卿。爱卿大赞道：“果然下笔龙蛇，天然娟秀！”拜林亦道：“好，好，好。如今我们到众姊妹家，都要写得别致。”遂辞了爱卿，至丽仙家去，也说了一番，仍请挹香写。挹香也不推辞，不一时已好。见上写：

三径花香春酝酿，一帘鸟语韵缠绵。

写毕，大家称赞，又健步同行至陆丽春家。挹香请拜林写，拜林拣了一副银红小笺，落笔雪烟，顷刻已成。见上写：

枝头鸟语花姿丽，石上螺含黛色春。

看毕，送与丽春。辞出，迤迤而至王湘云家。拜林也撰楹联，写道：

湘管题诗春满座，云蓝写韵月三更。

写完，挹香等拍手道：“妙，妙，妙！春联中嵌名字，时下颇宜。”于是又健行至何雅仙家。挹香又写云：

室雅须人雅，诗仙亦酒仙。

挹香写完，仲英等三人道：“雅句欲仙，真不愧风流人物。”雅仙亦十分欢喜。又同至素芝家里，挹香道：“如今梦仙哥哥也来写一副。”梦仙想了一想，便写道：

画到娇红宜后素，诗能颖秀讶餐芝。

写毕，挹香称赞道：“书法又佳，笔情又远。如今我们到那家去？”拜林道：“到朱素卿家去。”挹香道：“好。”遂辞了素芝，一同到素卿家来。相见毕，告知其事，仲英索笺写道：

镜里自应谙素貌，樽前我亦识卿心。

写毕，又往月素家。挹香便赠一副楹联，索笺写道：

窗虚月入邃，人淡素妆宜。

月素大赞道：“好个‘人淡素妆宜’！流丽自然，不独书法妙也！”于是又到陆绮云、孙宝琴两处，各赠一联。赠绮云道：

绮阁峭寒梅似雪，云窗春暖柳如烟。

赠宝琴道：

宝蕴诗书珠蕴色，琴边调笑酒边嗔。

写完了几家美人处，步履已觉跋涉，时又夜深，余兴未尽，竟往干将坊章幼卿家。恰好幼卿在那里接灶封井，赶些旧例，见挹香等四人至，十分得意，便道：“金挹香，你们四个人可是来辞岁么？”挹香笑说道：“一则来辞岁，二则我们在众姊妹家各赠楹联，如今特来替姐姐写了。”月娥听了道：“你们作事倒也别致。小妹昨日购得黄蜡笺，正欲托你们写，如今你们走上门来，更加简便了。”说着，即命侍儿去取。挹香集唐人之句而写之，写罢，付与月娥。其联云：

千重碧树笼春苑，一簇红梅压女墙。

幼卿赞道：“词意蕴藉，集唐如无缝天衣，不胜钦佩！还有一副在此，是我之契妹，名唤三声，要求名人写的，你索性挥它一挥吧。”挹香道：“这个名字倒也奇怪。但我非名人，勿嫌字迹恶劣才好。”说着，略略构思，便道：“我有副旧联在此。”便写云：

杨柳乍眠还乍起，芭蕉宜雨不宜晴。

挹香写了，递与幼卿道：“被我涂坏了。”月娥接来，与三人一看，不但月娥称赞，连拜林等俱一齐拍手称妙，便道：“杨柳三眠三起，正是春景，又暗藏一个‘三’字在内；芭蕉宜雨不宜晴，暗寓‘声’字，何等幽雅！何等韵致！”说着，挽了挹香的手道：“我们再去写。”挹香只得辞了幼卿，出门而去。其时已黎明光景，街坊上来往之人依然挨挤。也有的褡裢经摺，讨帐奔波；也有逋负难偿，逢人借贷；也有乘舆轩冕，往四处烧香。仲英道：“切目前情景，有两句。”梦仙道：“请教。”仲英便道：

万户人烟团曙色，千林鸟鹊变春声。

挹香与拜林大赞，说说谈谈，早至雪琴家里。挹香道：“如今，仲哥哥，你来写一副吧。”于是仲英便写云：

舞随柳絮诗吟雪，弹到梅花月满琴。

仲英写完，雪琴与三人大加称赞，然后各自归家。

元旦日，大家贺岁，到处锣鼓喧天。到了元宵佳节，挹香到爱卿家饮酒庆赏，又去邀了十几位美人，一同赴宴。席间，挹香谓爱卿道：“我观《石头记》大观园中，立什么海棠吟社，众姐妹分韵吟诗，十分羡慕。我们曷弗借爱姐挹翠园。立一诗社，邀集众姐妹吟咏，不识可否？”爱卿道：“极妙！但赋诗立社须要拟题限韵。”挹香道：“不错。但是拟何等题为惬意？”慧卿道：“挹翠园即景为题可好？”挹香道：“无如姊妹颇众，即景题似嫌太易，恐致唐突。”婉卿道：“就各人所擅，随意吟咏可否？”挹香道：“随意吟咏，未免徇私。”爱卿道：“春为一岁首，梅为百花魁。不若以梅为题，以见各人之新意，未知可否？”挹香狂喜道：“爱姐所言，妙哉！妙哉！我们来拟题，翌日就兴此会。”爱卿便先拟了十题。却是：

问梅 赏梅 观梅 梦梅 评梅
咏梅 红梅 落梅 十月梅 瓶梅

挹香看了道：“慧卿姊也来拟两个。”慧卿思索了良久道：“你先拟。”挹香便拟了十题：

寄梅 庭梅 折梅 忆梅 探梅

逋(b)——逃亡。

乘舆——指国君、诸侯所乘坐的车子。

轩冕——古代卿大夫的轩车和冕服。

簪梅 寻梅 盆梅 绿萼梅 傍水梅

挹香拟完了，便道：“如今慧姊姊拟吧。”慧卿想了想，便拟了：

伴梅 栽梅 宫梅 灌梅

孤山梅 瘦梅

爱芳接口道：“我也来拟几个。”随拟了：

寒梅 杖头梅 未开梅 赠梅

爱芳拟罢，挹香大喜，数数已有三十，又数美人，除竹卿、碧娟，亦有三十人，连自己须要三十一题，乃对宝琴道：“还缺一题，宝姊想一想吧。”宝琴道：“何不拟了早梅？”挹香道：“妙！我们翌日就兴此会。”遂录齐题目，命婢先去贴在宜春轩，遂辞归，十几位美人亦散。挹香遂命人往各家邀请，赴社吟诗，众美人个个乐从。明日大宴挹翠园，共叙幽情。

未知恁般欢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宴挹翠痴生占艳福 咏梅花众美拟诗题

话说挹香与爱卿等拟了诗题，欲集梅花吟社，邀齐众美人赴会。翌日，挹香先至爱卿家，不一时，挹香所识众美，除竹卿在青浦，碧娟有事之外，俱陆续而来，挹香甚喜，即命厨下端整酒肴，摆在园中，自与众美人说了一回话，然后同至宜春轩来。只见环珮铿锵，香风喷溢，尽到梅花丛处。入轩，挹香请众人各拣诗题，月素道：“先下手为强。我做《梦梅》。”琴音、素玉道：“我们也来拣。”便拣了《伴梅》、《寻梅》。章幼卿上前一看道：“我做《红梅》。”吕桂卿也道：“我来做《早梅》。”方素芝踊跃争先道：“我也来做一个。”便圈了《孤山梅》。郑素卿拣了《瘦梅》。雪琴拣了《十月梅》。慧卿拣了《庭梅》。挹香见慧卿拣了，便嚷道：“小素妹妹，你也来拣一个。”小素道：“我不拣。我诗做不来的。”挹香道：“我来替你可好？”小素道：“自己会做就做，不会做便罢，要人替做什么？”大家笑说道：“金挹香，你会替做诗么？少顷，我们拣了题目，托你替做可好？”挹香大笑道：“你们多是闺阁才人，不若小素妹妹是村俗之人，何必要人替做？”

大家道：“你是舌上有刀的，不来同你说了，众姐姐快些拣吧。”于是，绮云说：“我做《寒梅》。”孙宝琴道：“我就做了《绿萼梅》。”褚爱芳笑嘻嘻道：“你们多拣了，我也来拣一个。”说着，便圈了《折梅》。挹香道：“好。”于是婉卿拣了《咏梅》。蒋绛仙、袁巧云拣了《庭梅》、《灌梅》，武雅仙、陆文卿拣了《寄梅》、《瓶梅》。胡碧珠、何雅仙道：“不好了，题目要完了，我们快些去拣吧。”便拣了《盆梅》、《忆梅》。何月娟、陈秀英拣了《杖头梅》、《赏梅》。梅爱春、陆丽春拣了《栽梅》、《落梅》。王湘云对挹香道：“你看那个好做些？”挹香道：“还是《赠梅》好做一些。”于是湘云便圈了《赠梅》。张飞鸿道：“你们不要闹，如今老夫来拣了。”便拣了一个《探梅》。大家听此忘形之语，都掩口而笑。谢慧琼、朱素卿拣了《簪梅》、《对梅》。陆丽仙嚷道：“我还没有拣来。”便圈了《傍水梅》。然后，爱卿不慌不忙道：“你们都拣了，我来做《问梅》吧。”挹香道：“如此，我做《评梅》。”大家一齐称妙。婉卿道：“但是不可限韵，我生平最怕限韵，即有好句，被这韵拘住，反不惬意。”众人道：“婉丫头之话是极，我们谁耐烦限韵。”于是论一回诗法，同至宜春轩饮酒。

饮至半酣，大家出席寻诗，也有的往花前闲步，也有的在轩外凝神，散得空空如也。剩挹香在轩饮酒。饮了半晌，便往各处去寻他们玩耍。出了宜春轩，穿芳径，度石缸，至海棠香馆，见丽仙同琴音、绮云在彼打秋千。挹香也不声张，躲在假山洞内偷看，见绮云将杨妃色绣袴扎紧在金莲之上，卸下了鬓边花朵，丽仙也将银红袴脚扎束。两人上架，坐于画板旋转，迎风飘扬，罗裾绣裾，如穿花蝴蝶一般，十分炫彩。琴音在旁拍手称妙。挹香在假山洞内忍不住道：“好，好，好。你们倒有这本领！”丽仙等听了，下架道：“你几时来的？”挹香道：“来久了。”说着，忽生怜爱，便两手挽了丽仙、绮云的粉颈，旖旎了一番，又往别处去。

行至剑阁，见婉卿与雪琴在彼啜茗闲谈。复穿小桥，入观鱼小憩，见宝琴、月素在彼荡桨。挹香道：“你们这般伎俩是哪里学来？”月素道：“技从心发，要学就不奇了。”挹香道：“不错。但是你们为何不做诗？”月素

道：“我们游戏归游戏，心内原在做诗，何必定要放做诗的式样出来？”挹香笑道：“你们说的话都是，凡我的话总差。”说得大家笑了一回。挹香又到四面去看美人，见有的在亭中摹拟，有的在轩外徘徊，看来看去，独不见爱卿一人，疑惑滋甚，复往四面找寻。

忽听柳荫中一派清声，余音袅袅，挹香随着那声，穿过芍药圃，度松荫，至听涛楼，见爱卿在彼独自抚琴。见他一种幽雅，真与众美人不同，愈加钦爱，轻将一手搭在他肩上道：“爱姐，你为何独自在此？可知大家都要交卷了。”爱卿道：“你不要来混我。弹罢一曲，再做不迟。”便依旧抚琴。挹香下楼，往别处游玩了一番，始回宜春轩饮酒。忽见月素携着诗笺，从梅林中冉冉而来，挹香忙出位，笑道：“莫非妹妹诗成，先来交卷了么？”月素道：“正是。”便将诗笺呈上。挹香展开一看，上写着：

梦 梅

护芳楼主人朱月素稿

玉堂清梦契精神，蝴蝶香中幻亦真。
卧雪浑疑探雪景，爱花应让护花人。
五更星散缘初断，半席风流恨转新。
纸帐俨然成伴侣，多情怜惜枕边春。

挹香看了，有些不悦，虽然月素诗出无心，但“缘初断”、“恨转新”二语，以非吉利，口虽称赞，心觉芥蒂，正说间，只见雪琴与陆文卿也来交卷，挹香接来一看，见上写着：

十 月

拜石侣者吴雪琴拜稿

孤山暖煦小阳春，林下遥来策蹇人。
枫叶红随双本瘦，菊花黄让一枝新。
雪风动处添纲韵，潭影清时印洁尘。
庾岭南枝偏独早，爱他骨格最精神。

瓶 梅

浣花仙史陆文卿待删草

殷勤折得一枝梅，供向铜瓶淑气回。
此日知寒因雪冻，平生守口为花魁。
香凝清韵成诗律，梦徒罗浮傍镜台。
玉骨冰肌欣自赏，春前遣兴酌新醅。

挹香看了，赞道：“志和音雅，玉润珠圆。”正说间，见十二位美人一齐来交卷，挹香从头看去，乃是：

咏 梅

佩兰室主人林婉卿草

春风速日费寻思，忽报孤山挺一枝。
处士襟期高士梦，骚人车韵美人姿。
性情冷淡寒偏耐，骨格清癯弱不支。
自是几生修得到，巡檐巧笑索新诗。

伴 梅

凝露馆主陈琴音未定草

蹇（jiǎn，音简）——跛足，此处指艰难之意。

醅（pēi，音胚）——没过滤的酒。

处士——古时称有才德而没有出去做官的人，叫处士。

襟期——抱负；志愿。

癯（qú，音渠）——瘦。

折得奇葩梦欲迷，移来供养画屏西。
情深逸品甘为友，癖爱名花愿作妻。
大好访仙成眷属，也曾探胜到清溪。
小窗此夕狂应纵，绛雪红云尽品题。

寄 梅

惜春使者武雅仙偶成

江南又见一枝春，折得芳葩寄赠频。
问信莫疑花著未，探春好信梦为真。
昔增驿路连番感，今报乡园无限春。
珍重使君须致语，铜瓶供养赖骚人。

赠 梅

烟柳山人王湘云稿

如此幽怀性颇温，赠卿特地到孤村。
无双品倩人争慕，第一番推君独尊。
佳觥晏王劳致信，相思陆范暗牵魂。
笑依狂放怜依癖，如缔深盟古道存。

栽 梅

怡红使者梅爱春稿

山隈 几度费徘徊，玉颊檀心着意栽。
明月半锄和露植，新诗数首乞花开。
生成冷淡谄君性，不惮辛勤惹客猜。
为望来年春事早，一枝先逗暗香来。

赏 梅

红杏轩主人陈秀英草

喜看孤山又放梅，风标如此合推魁。
吟将新句酬琼树，沽到芳醪泛玉杯。
数点有情延客赏，一枝无意向人开。
癯仙此日逢青眼，付与林逋 供养来。

灌 梅

铁笛仙袁巧云草

乘醉归来兴转狂，养花心事慕东皇。
栽培乍喜仙姬晤，护惜频劳处士忙。
春雨半帘葩酝酿，朔风几日梦徬徨。
痴情不惮辛勤甚，待到花时好佐觞。

探 梅

小雅主人张飞鸿草

关心庾岭一枝春，也学渔郎去问津。
竹外昔年怀吉士，陇头今日到高人。
枯肠几度搜诗尽，檐角连朝索笑频。
芳讯江南如到早，好凭驿使报时新。

绿 萼

金铃待系客孙宝琴草

梦随鸚鵡曳雕廊，洗尽铅华尚淡妆。
金钏恍疑赠羊侃，绿衣原不妒庄姜。
苔黏蝶拍偏多兴，色晕蜻头别有方。
漫入罗浮惊翠羽，碧窗供养更痴狂。

隈（wēi，音偎）——山、水等弯曲的地方。

林逋——北宋诗人，终身不娶，於所居处植梅养鹤以自娱，故有梅妻鹤子之称。

羊侃——疑指桑弘羊和陶侃。

庄姜——疑指庄子和姜子牙。

杖 头

郊原携屐亦风流，韵事还堪记杖头。
三径昔时怀旧约，百钱此日趁清幽。
好扶诗老寻春去，要访花魁带月游。
处士多情狂更纵，桥东吟咏兴悠悠。

梅雪争春客何月娟稿

瘦 梅

玉削烟癯别有神，天生傲骨觉嶙峋。
愿将峭 清其品，勿使痴肥俗了人。
淡月暗笼窗上影，微风欲动雪中尘。
怜他羸弱持坚节，护此纤腰几度频。

探梅女士郑素卿草

早 梅

春初消息报斋前，风月精神早斗妍。
索笑西窗原冷淡，题诗东阁亦缠绵。
暗香漫度微风后，疏影刚逢淡月天。
造物有权留不住，一枝偏占陇头先。

吟风榭主人吕桂卿稿

挹香看完道：“众芳卿诗才卓萃，我金某甘拜下风。”正说间，爱卿飘然而至。挹香道：“爱姐可是来交卷么？”爱卿道：“我来读你们佳作。”说罢，便讨诗来看。挹香道：“爱姐，你为何不做诗？如今要完卷了。”爱卿也不言语，便提笔在手，写出一首诗来，递与众姐妹。大家观看，见上写：

问 梅

为探芳讯自携筇，冷淡交情一笑逢。
同梦可容高士伴，点妆知否美人慵。
那将庾岭春来早，怎把罗浮秀独钟。
和靖当年曾有癖，作妻何事曲相从。

大家看了这首《问梅》，呆上加呆，惊而又惊，齐声道：“我们搜索枯肠，颇为不易，极欲双关，而琢句总难融洽。今爱卿落笔成诗，一挥而就，警句奇才，令人拜倒。”爱卿连忙谦逊道：“随口俚词，不当大雅，刻观众姐妹佳作，奇警处想入非非，真个珠穿一一。”正谦逊间，又见花荫里面有两个美人来了。

不知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筇（qióng，音穷）——古书上说的一种竹子，可以做手杖。

第二十回 钮爱卿诗魁第一 金挹香情重无双

却说挹香也把爱卿的《问梅》一看，果然比众姊妹更加独出心裁，心中十分欢喜。俄而又见两个美人也来交卷，却是陆丽仙、章幼卿。挹香立起来，接了诗笺，细细一看，见上写着：

傍水梅

媚香楼主人陆丽仙稿

一枝开傍水之涯，寂寞清溪避世哗。
倒影川流空色相，侧身天地傲名花。
横斜老干争凡卉，冷淡奇葩异绛霞。
明月小桥人静后，暗香浮动到渔家。

红 梅

锡山旧侣章幼卿草

一枝冷艳斗精神，几使渔郎误问津。
砥节欲猜持拂女，占魁还讶点头人。
娇添杏靥三分晕，态异桃花万种春。
东阁而今开烂漫，珊瑚树树作芳邻。

挹香看罢，见众美人陆续而来。挹香俱细细地展看，见上写着：

落 梅

风尘偶谪人陆丽春草

关情连日落花红，多少春归一夕中。
玉树歌残愁莫遏，红霞舞尽色全空。
沾泥心事孤芳品，流水年华冷淡衷。
处士山林休问信，美人今已嫁东风。

忆 梅

秋水词人何雅仙稿

管领群芳君独尊，经年一别暗销魂。
诸番宛转寻孤岭，几日徘徊到小园。
有约东风葩尚馥，关心春信梦无痕。
一枝它日先传腊，报到园丁笑语喧。

寻 梅

栖霞小隐胡素玉草

瑶台乍报返仙姬，好买醇醪泛玉卮。
扶杖踏残三径雪，跨驴吟遍一村诗。
携壶挈榼游初到，越岭穿山意欲痴。
芳讯幽林如探得，折来供养瞻瓶宜。

折 梅

醉月山人褚爱芳求是草

策驴灞岸不须猜，芳讯冲寒已早开。
名士雪中添宛转，美人林下更徘徊。
露粘玉瓣香盈手，春压铜瓶粉作堆。
此日陇头如遇使，一枝好寄故乡来。

寒 梅

一碧女史陆绮云稿

谁从冷处着精神，疏影凄然欲泄真。
色到清严方绝俗，香兼惨淡愈宜人。
北风山外初抟雪，南玉枝头迥绝尘。
莫为闭藏无妙用，寒威彻骨为催春。

簪 梅

传春使者谢慧琼草

一春憔悴为花忙，今日奇葩助晓妆。
约鬓嫩红娇欲语，歌鬟轻晕蕊含芳。
清癯顾影同卿瘦，冷淡传春惹客狂。

膏沐玉人添雅韵，生香活色费评量。

盆 梅

浣春居主人胡碧珠稿

不与孤山鹤共俦，小斋供养足清幽。
盆池藻暖香初逗，钵雨泥松春渐留。
顾我无心歌艳曲，愿君有梦到罗浮。
青枝绿叶频频护，待到花时契更投。

对 梅

爱雏女史朱素卿草

霜天月夜独精神，相狎相亲有夙因。
姜酒一尊酬冷况，新诗几句动幽人。
临汝风格清癯甚，索笑情怀旖旎真。
心契孤山谁与共，天然气谊好相亲。

孤 山 梅

霞凝阁主人方素芝稿

一番花事韵清幽，有客寻芳到古邱。
枝上狂蜂飞宛转，林间小鸟语啁啾。
春归庾岭鹃啼血，梦醒罗浮鹤共俦。
人世繁华何足羨，好扶竹杖赋优游。

挹香看到素芝诗十分惨切，替他暗暗慨叹了一回。数之，已有二十七首了，惟吴慧卿、蒋绛仙来曾交卷。正说间，见那首月洞中，二人冉冉而来，挹香接诗一看，乃是：

未 开 梅

佩秋居主人吴慧卿草

东风待嫁尚含葩，缟女髻年 未有家。
底事琼姿犹酝酿，关心芳信渐繁华。
肌如梨蕊将经雨，态似桃花欲吐霞。
端整新醅东阁里，明朝延赏兴应赊。

庭 梅

翠琅闲人蒋绛仙初稿

相对幽芳契早投，如卿标格几生修。
草堂春到花能笑，茅舍诗成韵欲流。
愿与一帘明月伴，不随三径暗香浮。
开樽莫负良辰去，何逊吟怀未肯休。

挹香道：“如今诗齐了，待我评来。通篇看来，各人有各人佳句。今日公评，众位姐妹莫怪为幸。”大家都说道：“不错，自然从公而论。”挹香道：“我看《问梅》第一，《傍水梅》第二，《绿萼梅》第三，《瓶梅》第四，《赠梅》第五，《梦梅》第六，《咏梅》第七，《探梅》第八，《簪梅》第九，《栽梅》第十，《伴梅》第十一，《寻梅》第十二。余者胜场各擅，众姐以为何如？”大家多称公极。爱卿道：“只恐香弟弟谬赞，乱评了。”众美道：“评得很是。”琴音道：“‘同梦可容高士伴’这七字出自天然，使梅花无言可对。”婉卿道：“爱姐姐真个利害，拿这句话问他，不顾他不好意思的么？”说着，大家都笑。挹香道：“如今我来做《评梅》了。”于是便挥做成一首。其诗云：

果然无雪不精神，竟比袁安 耐性真。

俦（chóu，音愁）——伴侣。

髻（tiáo，音条）年——童年。

袁安——东汉人，历任多种官职，不避权贵，以治政严明著称。

傲骨何妨资月旦，仙姿詎碍论花晨。

灞桥端合停鞭访，苔石宜教点笔频。

倘得斡旋天地手，要分三十六宫春。

爱卿与众美读了挹香这首《评梅》，不胜击节大赞道：“弼中彪外，雄健浑成，妙语环生，风流雅赏！”爱卿又细细一诵，喟然叹曰：“此诗在我们三十人之上，真可谓‘天下才一石，子建独得八斗’。此君笔底真个利害也！”说罢，复又饮酒，直到谯楼二鼓，挹香与众美人始各散归。

流光如箭，忽又春暮。那日挹香至留香阁，见爱卿粉腮凝泪，姣面含愁，甚属难解，遂婉诘之。爱卿涔涔泣下，不发一言。忽见案头有高粱一瓯，爱卿取而狂饮。挹香素知爱卿素不善曲蘖，心益疑甚，又诘之。爱卿惟云：“为抑郁故饮耳。”挹香见言语支吾，愈加着急，便夺去酒杯询婢媼，始知与假母反目，已哭了竟日。挹香熟思之，兼知爱卿固执，恐有它变，盘诘之，爱卿竟秘而不言。挹香遂踟蹰于爱卿身畔，请其说，爱卿仍不肯言。挹香见他面色泛青，牙关咬紧，珠泪涔涔，向床中睡下，连忙立起来，陪他睡下，再四盘诘，见他朦胧睡去。挹香见事愈奇异，附耳急唤，又在他面上一试，已无温气，鼻际忽冲出一阵阿芙蓉膏气来。挹香惊绝，便大哭道：“好姐姐，你为什么要寻短见？好姐姐，你若寻了短见，我金挹香也不要活了！”擗踊大哭，惊了假母、侍儿都来动问。

挹香道：“你们这般没良心的禽兽，终日与他淘气，如今要寻死路了，你们还不管帐么？”大家听了，惊得手足无措。挹香告诉了服阿芙蓉膏之语，命众人往各处去取解救药来。挹香使用力扶起爱卿，要他开口，他那里会开，遂以牙著撬开了口，将指握起上腭，细向里边一望，见无数烟灰滋粘在咽喉之下。挹香也顾不得了，自探舌尖入内，卷了三四钱烟灰出来，复以手指蘸水洗之。爱卿见挹香救他，复将牙关合紧，将挹香两指咬碎。挹香忍着痛道：“爱姐姐，你便将我指咬掉，我金挹香只要你活，决不畏疼而缩手的。”说着，见侍儿取了些金鱼浆、广东丸来，灌与他吃，爱卿那里肯吃，挹香看了这般光景，不觉又哭起来，乃道：“好姐姐，你看我金挹香面上，也该怜我些儿，回心才是。你若执性，我也陪你死了吧。”说罢，复命侍儿灌药。一时，你灌我救，爱卿倒醒了些，无如原不呕吐，但姣啼流泪而已。

挹香见事不妙，便对侍儿道：“你们去取些洋油来。”侍儿依命，取了奉与挹香。挹香便将左手三指沾了些洋油，送入爱卿口里。这油气味难闻，食之必呕，过多了，又要呕吐不止，至戕肺胃，故用三个指儿沾了一些，洒向口中。说也奇怪，见爱卿头摇几摇，腹中一响，忍不住大吐起来，阿芙蓉膏顷刻吐尽。挹香心稍安，替他覆了锦被。夜已深，挹香在房中照应一切。到五更时分，爱卿方才复原，挹香之心始定。正是：

生是多情客，为花担尽愁。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瓯（u，音欧）——盆盂一类的瓦器。

蘖（niè，音聂）——疑为蘖之误，蘖为酿酒的曲。

擗踊——古代丧礼中捶胸顿足，以表悲痛。

第二十一回 情中情处处钟情 意外意般般留意

话说挹香见爱卿复了原，便轻轻地问道：“好姐姐，你为何这般没主意？究属什么事？可为我细告之？”爱卿泣道：“我昨与老虔婆斗口，后追思往事，清白家误遭匪类，致污泥涂。此时欲作脱身而反为掣肘，即使回乡，亦无面对松陵姐妹。与其祝发空门，不若洁身以谢世。今蒙君救妾，虽得余生，然仍复陷火坑，奈何？”挹香婉转劝道：“否极泰来，总有出头之日。若视性南如鸿毛，姐姐慧人，何愚而至此耶？”爱卿被劝，黯然良久，挹香又述人事天心之语，始略略回心。言罢，辞爱卿往众美处，言论间说起爱姐轻生之事：“几乎令人骇煞！幸我昨在他家救治，不然已入夜台矣！”众人又骇又喜，俱诣留香阁问安。

流光如驶，瞬届中元，邹拜林至金宅辞行赴试。挹香饯酒清谈，既而同拜林诣留香阁辞行，爱卿亦设席祖饯。挹香谓爱卿道：“林哥与你远别六旬，我与你也要别几天，如何？”爱卿呆了半晌，询其故，挹香道：“缘问业友过青田，馆于金阁马大篆巷，亦欲南京乡试，委我代课，路虽不远，第不能朝夕相见了。”爱卿方慰，便道：“妾前番至乡看龙舟，君同来顾我不遇者，是此人耶？”挹香道：“正是。”爱卿道：“此人所嗜好何事？”挹香道：“若说过青翁，文章诗赋，自不必言，歧黄之道，亦知一二。所最擅者，七星象棋势是也。昔日曾见他在棋摊争胜，人人惧敌。爱姐不信，到几时我同他来面试一盘如何？”爱卿道：“使得，使得。”遂劝拜林吃了一回酒，又叮嘱路途当心之语，二人欲别，爱卿又嘱挹香道：“你明日往马大篆巷代馆，须要多带衣服。天时不测，寒暖自珍。”挹香甚为感激，乃口占一绝以报之。诗曰：

几回叮嘱岂无因，寒暖当心二字珍。

自叹生平人惜少，解怜偏出绮罗身。

二人别了爱卿，挹香送拜林登舟，挥泪而归。翌日，便往马大篆巷代馆。旬日后，挹香解馆归至留香阁，倾谈了十天的积愆，即止宿。蝶谱复通，鸳盟重订，因成即事诗二首。诗曰：

风景兰闺别有真，天台重又到刘晨。

此生愿作司香尉，保护幽芳烂漫春。

其二

如兰香气自氤氲，无限娇痴迥出群。

最是令人心醉处，玉钗斜亸卸巫云。

嗣后二人愈加情重，凡解馆，必至留香阁谈心饮酒。一日，爱卿适买双螯，见挹香至大喜，遂命婢媾之，陈以姜、醋、木樨香酒，又移蟹爪菊一盆，二人持螯对菊。席间谈及拜林，挹香道：“我与拜林哥别后，终日无聊，每逢解馆，无非在姐姐处消遣。林哥哥在苏，恒共饮酒论诗；如今林哥不在，

中元——道教以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

歧黄——歧伯与黄帝。医家奉“歧”“黄”为始祖。此处指中医。

天台重又到刘晨——天台，山名，在浙江省境内。古神话有刘晨、阮肇入天台，采药遇仙的故事。

氤氲（yīn yūn，音因晕）——形容烟或气很盛。

亸（duī，音朵）——下垂。

媾（zhā）——同炸。

只得劳姐姐一身作两役矣。”爱卿笑道：“蒙君辱爱，我无非以礼待人，至于代劳林哥之说，谬矣！夫人各有性，拜林之待君，异于妾之待君；妾之待君，岂能较拜林之待君耶？”

挹香笑道：“姐姐与林哥皆我生平第一知己，故发此语也。前日，我呼姐姐，你为何不应？”爱卿道：“没有听见。”挹香道：“馆中诸人尽皆听见，何姐姐竟未之闻耶？”爱卿笑盈盈打了一下道：“狡狴如君，亦为至极！我前夕梦中打君，君知之否？”挹香道：“知虽知，不疑姐姐打我，且感你之情也。”爱卿便询其故，挹香道：“疑你为我捶背耳。”爱卿大笑道：“君本不善戏谑，何今日令人笑煞？”挹香道：“兴之听发，安得不喜？”爱卿笑叩之。挹香道：“我与林哥哥饮酒谈心，往往喜而莫遏。今日与你杯酒清谈，而又是生平知己，不亦悦乎？”爱卿道：“你与众姐妹交好，计有三十余人，难道都不是知己么？”挹香道：“承众美人皆相怜我，我岂肯存薄幸之心？然终不能出姊姊之右耳。”说着，携了爱卿的手，更加狎爱。直至二鼓频催，挹香始归家里。翌日，仍旧到馆。

转瞬间，金粟飘残，授衣欲赋。一日，挹香至留香阁，爱卿适发胃气，饮食不进。挹香十分不舍，忽想着过青田著有《医门宝》四卷，尚在馆中书架内，其中胃气单方颇多，遂到馆取而复至。查到“香郁散”最宜，命侍儿配了回来，亲侍药炉茶灶。又解了几天馆，朝夕在留香阁陪伴。爱卿更加感激，乃口占一绝以报挹香。诗曰：

落叶萧疏秋已深，支离病骨懒长吟。

药炉茶灶劳君伴，分却芸窗多少心。

爱卿自服“香郁散”，由渐而愈，挹香方始至马大篆巷。越二日，又往看视，爱卿已复原了。膳于留香阁，与爱卿长谈，不觉下午时候。挹香因昨夜课过深，十分疲倦，即在留香阁睡了一觉，醒时已是酉牌。爱卿亦睡得钗簪钿横，鬓边木樨尽堕枕畔。挹香便替他挽好云髻，簪好钗钿，又将木樨拾纳袖中，携之欲去。爱卿道：“这残花要它何用？”挹香道：“我之惜花与他人异，若残花便弃，我金挹香即是无情之辈矣。况此花曾沾姊姊鬓泽，曷敢轻弃之那？”爱卿见他言语中露出无限深情，更加爱慕，便留挹香道：“今晚不要归去了，我们联诗消遣吧。”挹香称善，于是排酒同饮。到上灯后，吃了晚膳，再命侍儿泡了龙井香茗，点了寿字贡香，设了文房四宝，二人顷刻吟成七排十二韵。录毕，细细吟哦，盖以《秋夜联句》为题，诗曰：

漫卷珠帘引兴长，爱卿金炉乍麝兰香。

恍邀红拂吟新句，挹香笑对青衫搜旧肠。

愧我无才歌柳絮，爱卿羞卿问字写鸳鸯。

诗逢狂处因贪酒，挹香菊到秋深尚傲霜。

气谊相孚能有几，爱卿萍踪遇合岂寻常。

浮沉世事棋千局，挹香阅历人情纸一张。

近况自怜多惨淡，爱卿深恩未报总徬徨。

天边鸟语添幽恨，挹香槛外虫吟倍惨伤。

桐院月明风写怨，爱卿莲塘宵静蕊生凉。

鹭鸥不忍芙蓉尽，挹香蜂蝶偏知兰蕙芳。

授衣——准备寒衣。古代妇女九月时制冬衣，以备御寒。此处指时间。

酉（y u，音有）——时辰名。指下午五时至七时的时间。

有福得偕名士伴，爱卿钟情宜侍美人旁。

兰闺拈管书衷曲，挹香嗤我俚词失大方。爱卿

二人联完，互相称赞，谯楼三鼓，方始就寝。

明日，挹香正待起身，忽拜林突然而至。挹香见了拜林，不胜踊跃大喜，抽身与叙积愆。爱卿亦然，与之丛谈良久。挹香与拜林辞爱卿，邀到家治席接风，又述留香阁一切前事。拜林亦频频慨叹，席散而去。

一霎光阴，满城风雨，重阳令节近矣。挹香闻葑门南园村隆寿寺大兴佛会。有活佛升天之谣，轰动五门，男女都往烧香。挹香好动不好静，听得天花乱坠，便杂了闲人往隆寿寺。一路熟思之，意谓这些头陀 骗人财物，妖言惑众而已。既至山门，挹香站定一望，见人山人海，挨挤不开。

原来这寺是昔日一个有道和尚，独募创建的，后来圣上也曾到过，曾赐“隆寿寺”御书匾额。兵燹后，被十几个游方僧强占此寺，又设几般蛊惑人心的秘法，如木人开药方，眠佛口目动。乡愚颇信而敬重，已被他骗了许多财帛。当家名唤智果，手下众徒弟都有些膂力。智果极好淫，凡烧香妇女，只要有些姿色，可以图到手者，便令小徒弟诱入密室，关锁于内，智果夜来犯之。事极秘而人不知。

再说挹香站了片刻，昂然踱进山门，见寺颇轩昂，上悬一匾，蓝地金书，题的就是“隆寿寺”三字，两旁哼哈二将，居中王大天君，背后弥勒佛端坐神厨。至大雄宝殿，见中间供着三世如来，两旁五百罗汉尽是金身塑就。士女如云，游人蜂拥。挹香看了一回，见不甚好看，复从后宰门出去，却是一个方丈，门首供一架莲花，即造言活佛升天之用，居中摆焰口台，闲人在彼，看大和尚施放日夜的瑜伽焰口。挹香竟不去看，便进了方丈，见陈设华丽，名人书画，博古炉瓶。旁一洞门，进去更加幽雅，都是红木镶嵌玳瑁石桌椅，中央挂一副松老成龙图，两旁槛联云：

弥天雪月空中色，寒夜霜钟悟后心。

挹香此时倒觉清心明目，默座良久，却无人至。复出洞门，转了几个湾兜，信步而行，到了一个所在，四面粉墙，毫无陈设。挹香谛视了一回，忽闻有女子哭声，不觉大疑。听之好似就在室中的光景，便站定了，复向一听。却有一墙之隔，便将耳附在墙上细细地一听，这一听，有分教：

才子几乎餐白刃，美人方得现红鸾。

不知听出什么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菊花天书生遇难 题糕日美女酬恩

话说挹香因妇人之哭，竟附耳向壁细细一听，也是他该受几天磨难，所以鬼使神差，到这个所在。原来那间空室四面粉墙，墙以内即是智果的秘室，墙间暗做一门，用粉染，一些看不出。挹香合当有事，附耳细听之际，却巧身靠假墙，只听粉染门“呀”的一声，筋斗直跌进去。复审视之，乃三间不甚亮的房屋，见一个和尚揪住一个青年妇人，要逼他行事，那妇人哀哀求告。那和尚正欲用强，见挹香跌进，吃惊不小，连忙起来，变了脸道：“呔！你是何人，敢入我佛爷之室！”挹香见势头不好，也觉慌了，正要逃走，却被和尚扯住。

挹香心中着急，恐淫僧恶念，难保性命之虞。正想间，那头陀拉了挹香，又到一个所在，比方才那处更低，四面皆无台凳，仅排数块石儿，屋外有一线之光的天井。那头陀拉了挹香，壁上取了宝剑，谓挹香道：“你是何人？为何到我这里？你可知到了这里有死无生的了？”便举起剑儿，向挹香砍来。挹香惊绝，只得按定六神道：“师父慢来，刚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况寺院中是十方所在，难道不许游人进内的么？今我已到这里，你的勾当已被我觑破，你欲恶心谋害，只怕昭然皇法，天地无私，你自己去想来。”头陀正欲回言，只见一个小沙弥走进，说道：“有蒋檀越立请要见。”头陀只得弃剑，整好袈裟，至外迎接，便向挹香道：“我且饶你多活一时，少顷来与你算帐。”命沙弥关了挹香，大踏步而出。原来蒋檀越与这和尚最相契，特来请到家中去做法事。老和尚无可推辞，只得同行，也是挹香命不该绝。

且说挹香见和尚去了，心虽安了些，观其室中，竟一无生路，倘头陀进来，仍复性命不保。想了又想，真觉无计可施。倘若我一旦不测，父母劬劳未报，众美情义未酬，白白将这性命送与头陀，岂不可恨！思想及此，不觉涔涔泪下。徘徊良久，天色已晚，不见头陀进来，心又放下了些。奈何又无夜膳，又无灯火，又无床帐，又想平日在家中，或在美人处，吃的是膏粱美味，睡的是罗褥锦茵，如今独在这里，受此无穷之苦，性命且不能保，自怨自恨之时，谯楼三鼓，只得挨过一夜。明日仍不见头陀至，也没有茶汤水进来，肚中十分饥饿，挨到了金乌西坠，仍不见有人至。

挹香喟然叹曰：“英雄末路，有计难施，不作餐刀鬼，仍为饿殍身。天呵天，你绝我太苦了！”想了哭，哭了又想，哭道：“众美人只知我在家中攻书窗下，父母只道我在朋友家论赋会文，怎知我在此受这许多苦楚，如今与你们长别了！”又哭道：“我金挹香如此一个人，死得这般不明不白，枉为了六尺男儿！”想到此处，竟放声大哭起来。

其时已有四鼓，也是挹香合当有救，这一番大哭惊动了一个美人。看官，你道是谁？原来就是昔日挹香同梦仙黑夜里救的吴秋兰。他蒙二人救了回家，对父母说了，父母便问：“救你者是何名姓？”秋兰道：“是两个隐名的侠士，不肯留名，惟他们二人的面貌声音尚记在心头，日后欲思图报。”这秋兰家正在隆寿寺之西，秋兰卧房却与关挹香的所在只隔一个天井。那夜秋兰睡后，听见有人在隔壁十分痛哭，这个声音却十分熟识。又细细地听了一回，忽然听出似昔年救我的那位壮士声音，倒有些揣摩不出，沉吟良久道：“待我到天明时，楼窗上搭个走路，在墙上扒过认他面貌，如果恩人，问他

为何在寺中痛哭未迟。”

胸有成竹，甫黎明即起，将板搭过墙上。秋兰轻跨楼窗，鸟行雀步，至板上向下一望，见一书生席地而坐，昏蒙情状不知何故。又一望，却正是恩人。他也难顾嫌疑，轻声唤道：“公子尊姓大名？何昨宵在此恸哭？”时挹香又饥又倦，疲乏不堪，意谓决无生路了，倒反昏昏睡去。惊闻“公子”之呼，猛抬头观望，见一个美人在墙上低唤。谛视之，颇面熟，欲躬身立起，可怜两足疲软，挨到墙边道：“小生姓金，名挹香。前日误投密室，被禁于此，有死无生的了。姊姊尊姓芳名？”秋兰便通了名字。挹香兜的想上心来道：“曩昔黑夜遇强，就是姊姊么？”秋兰道：“正是。公子是我恩人，今恩人罹难，妾安敢坐视，公子放心，少顷妾有援君之计也。”挹香甚属感激。秋兰遂回房，思出一计，随即告知父母，父母称善。

其父名家庆，素来耕种糊口，今蓄田产，央人耕种，居然是乡间财主了。惟此一女，极其钟爱。闻知挹香之事，忆曩时女遇恶棍，幸亏恩人相救，如今以恩报恩，正该竭力一援，便命雇工数十同到隆寿寺来。众和尚不曾防御，便道：“做什么？”众人道：“你们莫管，少顷自知。”遂各动手，将众和尚个个缚牢。虽有几个力大的，究竟寡不敌众，也被捆住。留小沙弥，要他领至密室，搜有六七个妇人，打开粉染门，放了挹香。复到外边，将十几个头陀送到县中，将六七个妇人带去作证。后来，县主往蒋家捉了智果，细细审明，将隆寿寺封起。随即发僧纲司，立时火化，将众头陀递解回家，肃清了地方上一桩恶事。其余六七个妇人，夫家愿领者领；不愿领者，发官媒婚配。吾且一言表过。

再说众人扶了挹香至吴宅，秋兰出谢昔日相救之恩，挹香也谢了他们父女之情，又见秋兰贞娴幽雅，言语端庄，暗暗钦敬。家庆见挹香恂恂儒雅，欣慕非凡，命仆端整酒肴，为挹香压惊。挹香两天未膳，也顾不得了，曲从叨扰。家庆谓挹香道：“老夫有一言要与公子商量，望公子勿罪。”挹香道：“不知有何见教，小侄惟命是从，决无推却。”家庆道：“前者小女蒙公子途中相救，此身皆公子所赐，感恩不浅。今又重迫，不胜缘巧。小女荒僻村陋，故犹待字闺中，欲为公子作一小星，老夫之素愿亦可毕矣。”挹香答道：“辱蒙老伯救出罗网，已心感无既，但小侄幼聘钮氏，不能应命。”家庆道：“公子差矣，小女本村野之姿，频繁之躯，焉敢轻期？若抱衾与裯，君其无违我命，我亦心感无既了。”挹香见吴公殷勤若是，想道：“蒙他们如此救我，秋兰也颇稳重，至于愿作小星，我也不能不允。”便道：“老伯垂情，我金挹香虽有糟糠，决不敢以令爱视为侧室，是当以正室待之。”说罢，便深深一揖，双膝跪下，口称岳父大人。弄得吴公倒反局促，连忙扶起。席散后，遂唤鱼轩送挹香归。

再说家中见挹香三天不返，初意在朋友家，及去问，尽言三天未至，邹、姚、叶处形迹杳然。第三日，已命家人四处寻觅，二老十分着急。正在忙碌之际，见挹香乘轿归，方始惊定，便细诘行踪，反弄得惊喜交集。挹香述吴秋兰愿作小星之语，父母倒笑他正室未谐，小星先备，只得允了。挹香又诣众美家及诸友处诉之，也有替挹香称恭喜的，也有怜惜挹香的，纷纷嚷嚷，闹了一日。

明日，挹香到馆，恰好过青田已至，挹香便问了场中诸事，又问道：“青

翁在金陵可曾遇棋摊否？”青田道：“曾遇一个棋摊，摆两局势儿；一是野马，一是七星。我上前问他如何起彩，他云‘起彩五分’。我便与他着七星，遂拣红棋起手，划炮将。他兵吃炮，我挺卒将，他蹀上吃卒，我三路车冲将。他蹀下，我升车看将门。他眼睛对我一看。便夹兵将我。车吃兵，一车抬两兵。他拿士角上兵挺下叫将军，我蹀上。他拿象底车划至三路，我划卒盖住。他再开至一路，我提高车。他将车冲至兵右，我车临头将。他蹀进，我退车吃兵，已把帽子头廿一着探脱。他眼睛又对我一眇，想了一想，竟下落底车。我暗道：‘任凭你上中下三路来皆不怕，落底车更不怕。’便变了一着双撇车。那知他只会着官和，不会着双撇。论理应落象，他竟夹兵，被我连杀棋，叫了几个将军。但见他面孔只管变，眼睛只管眇道：‘再着，再着。’我道：‘我倒不高兴了。’赢了他三十五文。越一日，又去，连胜两局，以后便不肯着了。若论他之棋，失着还多，不及元妙观内常州老也。”挹香道：“青翁可曾遇见敌手？”青田道：“间亦有之，只好着成和局。若要胜我，无其人也。”言论一回，见学徒渐渐到馆，挹香交卸了馆事，然后归家。

一日，忽念爱卿，想道：“未知他可有我之念？梦中言正室钮氏，如果是他，为何竟不肯订我？而我又难启口。我金挹香不娶钮爱卿，枉为聪明人也。”心里胡思，口中乱语，适逢拜林至听见，便站定细听了良久，知为爱卿事。拜林素滑稽，听出挹香心事，便迎着挹香的意儿生出一计，轻推双扉入书室。挹香见而接进，略谈寒温。

茶罢，拜林佯说道：“香弟弟，你好福气。我昨到爱姐处曾提及你，他请我来代劝你勤习举业，巴图上进。考期在迩，倘你明岁入庠，他就……”拜林说到此际便住口。挹香听了什么好福气，触着心事，便扯住拜林道：“他就怎么？”拜林笑道：“他没有什么。”挹香见他狡狴，盘诘之。拜林道：“你博了一领青衿，他就欢喜了。”挹香道：“欢喜便怎么？”拜林道：“今日匆匆，要访一家新来校书去饮酒，少顷对你说吧。”挹香那里肯放，竟随了拜林到院子里来。又遇了三个名妓：一为钱月仙，一为冯珠卿，一为汪秀娟，都生得风雅宜人，天然娟秀。拜林即命排酒畅叙。

酒半酣，挹香道：“方才的话如今好说了。”拜林道：“且慢，我被你催昏，方才没有回去取银。你可去代筹几两银子来，然后替你说，可好？”挹香明知拜林要他会钞，便道：“我也知你狡狴，酒钞算我的就是了。”身边摸出一锭花银，付与鸨儿，便道：“如今好说了。”拜林道：“破了你的钞，可要肉疼？”挹香道：“这也叫没法。要听你的话，也顾不得肉疼。”拜林道：“今日蒙你会了钞，我也不得不对你说了。”拜林正要说，那知做书的人偏不肯说。诸公要听其说，吃杯茶来，下回再说。

第二十三回 幻变真痴生思爱姐 恨成喜好友作冰人

话说拜林对挹香道：“如今你破了钞，我也不能不说了，方才这些话都是假的，因听你在书房自言自语，所以与你玩玩。若说爱姐，尚有一个纪君与他挈好，你也知道，只怕终身之事，未必全有君意。”挹香听说，急得他骨软筋酥，不觉泣下。又想纪君果然与爱卿笃好，曾记有赠句云：

若果芳心能许我，再祈半载耐风尘。如今被拜林提及，心中恍然大悟，灰了八分，又难掉他，倾刻间，百绪丛生，也不饮酒，也不辞拜林，独自闷闷而归。拜林与三美谈了一回，也是归去。

再说挹香回归，坐在书房，觉得百绪纷来，千愁毕集，心中如有所失，长叹了数声，挥泪成诗一律，以寄其慨。诗曰：

情重应推巾幗尊，教人怀念暗销魂。

此身倘负三生约，拼死甘酬万种恩。

翠袖多愁怜薄命，青衫有意恨难言。

夙缘犹恐修来浅，未免常为花下幅。

吟罢，又忖道：“爱姐虽有情与纪君，然论待我，亦似钟情于我；况梦中有‘钮氏为室’之言，其中或有前缘，亦未可晓？但须早为说合，迟不得了。谁人可为此？”想了片时，只得要求拜林去说，庶几成事。

明日，竟诣邹宅。拜林接入，笑道：“昨日不别而行，莫非舍不得钱么？”挹香道：“非此之谓也。弟之心事，兄也素知，初道果有好音，所以随兄细询。后兄以假明之，弟故怅怅而归。如令到府非为别事，特欲央兄作一冰人。那爱姐虽有纪君，或有口非心，其意在我。小弟想，苦再迟延，恐绝代名姝，要入他人之室矣！望吾兄凭三寸不烂之舌，代弟一探其情，再筹良策。”说着，深深地几揖。拜林倒好笑起来，便道：“痴弟弟，你也太觉心急了，爱姐果有心于你，你也不必着急；爱姐若有意纪君。即竭力说之，也是没用的。”挹香道：“林哥哥，你的话虽不错，可知妇人心肠最活？此时间，干事齐事楚，俱未有定，若不早图，只怕难了！”拜林点头道：“设使爱姐允了，你们二老不知可肯否？”挹香道：“不须虑得，一则父母有爱子之心，二则爱姐的事，我也吐过几句，决无不允，只消吾兄从中帮助几句，就可成就了。”拜林道：“如此说来，仔肩倒在我身上了。日后事成，何以为谢？”挹香道：“事成之后，弟当叩头为谢。”

拜林道：“香弟念头倒想得十分全美，倘爱姊不允怎样？”挹香道：“若说爱姐不允，我也柔情看破，色界参开，弃绝尘缘，向深山学道去了。”拜林笑道：“我邹拜林自谓情痴无比，那知道你更强爷胜祖，可谓双绝矣！”挹香道：“你讨我便宜么？”拜林道：“不是，不是。”又道：“但是叫我到爱姐那里如何说法，倒要想个法儿，又不好开口就说做媒之事。”挹香点头道：“不差。”想一想道：“只消如此这般，就可上场。”拜林拍手称妙，道：“如此说法，易见其情，这个媒人谅可成就的了。”挹香便催拜林往留香阁去，又叮嘱拜林察言观色，见机而行，早些回来，与我细说。正所谓。

眼望旌旗报，耳听好消息。

拜林依了挹香，往留香阁来，不一时，已至爱卿家中。爱卿相接殷勤，

色界——佛家语。三界之一。此界在欲界之上，为无淫、食二欲的众生住所，其身体及宫殿国土的物质，皆极精好，故称色界。

寒暄细叙。茶罢，拜林道：“这几天香弟弟来否？”爱卿道：“他已好几天不来了。”拜林道：“我看他是从去年起始，心里万分不乐，我去问他，他总支吾相对。姐姐，你可晓得，他到底为着何事？”爱卿道：“果然他时常到吾处，见他总带不悦之状。究竟他为着何事，你们好友总该知道，为何倒来问起我来？”拜林见爱卿唇枪舌剑，便留神说道：“我有时问他，他说什么姐妹行中，他有一个最相契者，甚怜惜他难趋苦海，又爱着他生就多情。又说什么有意许终身，难以启口的话儿。及至问他那位姊姊，他又不肯说了。我想他三十几位姐妹中，惟有姊姊与着月素妹妹、素玉、琴音、林婉卿、陆丽仙几位姐妹最相知。如今素玉、琴音与小素妹妹俱订小星于香弟，余者几位姊姊中，不知他心注何人？所以特来与姊姊谈谈。或者姊姊知道，没待我来做个冰人，替他们成全了好事，免得他们两造难以启齿。”

拜林说罢，默视爱卿，见爱卿低了头，沉吟不语。盖听了拜林这番或吞或吐的话，明知有意而来，又想到：“我正欲与挹香订盟面谈，到底草率。他这番言语必香弟叫他来探我的，我将计就计，露些口风，待他在中间撮合了，再与香弟订盟未晚。”胸有成竹，便道：“我想香弟若果为此事，也不好怪他，婚姻原不能当面自求自允的。但我看香弟此时也觉应接不暇，功名倒反懈怠，我也几次劝他，他总迷而不悟，所以我也替他不悦。至于他的性情，果然忠厚，我也阅历多人，可共患难者，应推他为第一。我素来也是忠厚的，是以极其钦爱。”

拜林听说“钦爱”二字，便迎机道：“香弟弟忠厚人，姊姊亦忠厚人。是然姊姊钦爱他，他也钦爱姊姊了。”爱卿听了这尴尬话儿，面庞一红，乃道：“香弟此时不乐，君当善言相劝，叫他竭力功名，自然姊妹们肯终身相托了；他若这般闲荡，自然姊妹们不敢终身相订了。”拜林听罢，了然明白，便道：“姊姊所言甚是。吾去问他一个明白，到底为那位姊姊？问明白了，我再来同姊姊说可好？”爱卿见拜林能言舌辩，心中十分称赞：“不愧聪明的读书公子。听他说话，一无差错，或真或假，拿把不牢。”便道：“君言诚是。但问明香弟，要来对我说的，不要隐瞒。”拜林道：“妹妹正主，岂有不来相告的？”遂饮了一杯茶，辞爱卿归。正是：

全凭三寸生花口，探得人情彻底明。

一路得意扬扬抵金宅。挹香接见，喜得手舞足蹈，如获珍宝，便道：“林哥哥来了，所托之事如何？”拜林笑道：“痴郎有福。”挹香便问：“如何？”拜林一一细告，又说道：“古人云：要知心内事，但听口中言。听他这番言语，明知托我探听，他有意露出口风。再去做媒，有嗣可说了。”挹香道：“谢天谢地！这个媒人索性要君去做的了。”拜林道：“这个自然。”挹香又鞠躬道：“我先请媒人，后日事成，再当叩谢！”拜林看挹香一付痴心，倒好笑起来，挽起挹香，挹香遂命家人治席相款。二人饮到二鼓，方才撤席，拜林辞归。

明日，挹香不见拜林来，便自去看他。拜林便道：“你为何这般性急？你可知欲速则不达？如今爱姊已有意于你，你还要性急做甚？”挹香道：“我非性急，你可知定而后能安？如今徒托空言，未曾妥帖，你须再去，之后或长或短，吾可放心。”便对拜林作了几个揖。拜林只得同他出门，送了他，自己往留香阁来。

再说爱卿昨日听拜林一席话，明知挹香使来，听他言语奇异，我便露了几句，谅已对挹香说过。今日他必要来说起姻事，我将什么言语去答他？便

细细摹拟了一回道：“有了，他若说起终身之事，我只消如此如此，虽非显言，宛如终身相托了，日后再与挹香说明未晚。”

正想间，拜林已到，爱卿接进。拜林道：“昨日与姐姐谈了半天，我便去看香弟。待他酒后，被我几句话，他却和盘托出尽告于我。姊姊，你猜猜看，他为着何人这般不乐？”爱卿见拜林言语蹊跷，想道：“要叫我猜，但我那有猜不着的道理。他无非为着我，托你来巧言说合。你既来问我，我怎好说是为我。”只得说道：“君乃一个极聪明的才子，昨日尚且不曾猜着，直至问了他方才知，教我一个女流，虽与他性情相契，究竟那里知他为着何人？倒是请君说了吧。”不知拜林说些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留香阁美人论义 挹翠园公子陈情

话说拜林见爱卿如此说法，本来知道他不肯猜的，但不过以此开场，便道：“姊姊，你道他朝朝抑郁，日日无欢，为着何人？却就是为着姐姐。”爱卿听了，脸泛芙蓉，低头不语，想道：“你这人要算刁顽极了！我道你如此说，不道你竟这般说。”正想际，拜林又道：“我想香弟为着姐姐这般光景，真可谓有眼识人，不好算他情痴的；况他是个忠厚人，姐姐也是忠厚之辈，我看这段姻缘堪称佳话。”爱卿便道：“君是解人，我也不敢隐讳。若说香弟这人，蒙他十分爱我，患难中他必挺身而出。即终身之事，我亦有心两载了，为他遨游嬉戏，荒废举业，是以不敢轻许。今既说起，我敢不直言相告？望君不可泄漏，劝他努力诗书为要。”拜林道：“姐姐有所未知，他平日抑郁者，为爱姐名花无主，所以他动辄俱愁。欲问你，恐你推辞反增惭恹，故存诸中未尝现于外也。如今姐姐许订终身，须想一缓转之词去覆他，他方肯专心文赋。”爱卿道：“此言诚是。君可对他说，我终身事，须俟他来年功名成就方妥，谅他定肯用功。”拜林称妙，辞留香阁而望金宅去。

且说挹香托拜林去了半天，十分盼望，下午见拜林来，忙接进问道：“林哥哥，托你平生第一吃紧事，如何了？”拜林道：“事情大都是你的姻缘了。”挹香大喜道：“何以见得？”拜林道：“我方才至留香阁如此说法，他吐语出言都心注于你，但说你终朝游戏，不肯用功，他所以十分不乐。又说你隐瞒不肯直说，特嘱我劝你用功，入泮后包你一无抑郁。你想，岂非有心于你么？”挹香点头称是，心里也安慰了。拜林道：“如今你也该去一次，有言总宜直说，有何颜赧？况且日后就是夫妇，无妨真心相对，不必藏头露尾。”挹香允诺，复治酒相款，酣而散。

明日，挹香竟往留香阁。爱卿接进，叙谈良久，命侍儿排酒于宜春轩。席间，挹香谓爱卿道：“昨日，林哥说及姐姐劝我竭力诗书，良言金玉，心感无涯。我金挹香并非自甘暴弃，实因众位姊妹们格外相怜，又相及姊姊终身事，深为不乐，是以顿灰其志。今蒙姊姊劝我努力芸窗，我也姑且撇情，勤心书史。至于人事天心，只得付之于命的了。”爱卿见挹香言语有意，但他是个忠厚人，不可用巧言而说，须安慰他，免得有心无意。便道：“你的心我岂不喻？所言为我生愁，我也早生感激；况遇君之后，蒙君宠爱有加，我虽阅历风尘，君可谓第一知己矣。但君总须勤励为贵，名场中自有乐地，月地花天，讵宜过恋？宠柳骄花，究属烟云一瞬。我之终身，我自有一定不移之念，君且勿忧。”挹香听爱卿说到这两句，明知是暗许着我，便接口道：“姊姊既有‘一定不移之念’，我心中也安慰了。实对姊姊说了吧，我为了姊姊的事，不知愁闷了几十次，焦灼了几十次，姊姊若不说‘一定不移之念’，我仍要心中不乐的。如今说了这句话，犹如你与人订了姻娅，终身有托，我更快活。非金某耽情恋色，缘姊姊待我这般好处，我不得不为姊姊念了。”

爱卿见他根牢果实，抱“一定不移”之句，又说什么如订姻娅一般快活，便道：“既然你晓得我心事，你也问须抑郁？快些安心书馆，努力芸窗，明年求取功名，倘得一衿，我也与有荣施了。其余花月事也该稍撇，众姊妹中知你用功，必皆欢喜，决无怪你之情，就是我这里，你既曲喻我情，我处亦可不必要常来，难得来看看我就是了。”挹香十分恭敬，便说道：“姊姊良箴，

不啻膏盲药石、性命灵丹。我之耽情花下，无非也为姊姊的事情心中不悦，所以借此消其抑郁；况众姊妹也曾劝我几次，我当暂抛花柳，勤习诗文，倘侥幸青衿，亦可报命于姊姊了。”爱卿心中暗想道：“香弟这人果然忠厚，做事根牢果实，又补这句‘报命’之语，意谓你可订我了。”又想道：“痴郎，痴郎，你道我必要你入泮后许你，那知我已许君两载了！”便道：“能若是，自然最妙。”说罢复饮。是夕，挹香宿于留香阁。

明日，挹香别爱卿到邹家，将昨日之言细诉拜林。拜林笑道：“明年吃你的大小登科喜酒了。但是爱姐做了你夫人，却是弟妇了，我要易个称呼方好。”挹香摇手道：“不可，此时虽有其意，未有其实，若易名而呼，反令我颜赧的。”拜林道：“你也太不讲究，就使此时未订婚姻，你在他处保护名花，也是弟妇了。”挹香道：“是虽是，到底不要叫的好。”说着，二人都笑起来。

挹香又至众美处，备述要用功读书。大家道：“金挹香为何倒发起愤来了？”挹香笑道：“书中自有颜如玉，岂可不加温习？”其时在吕桂卿家，恰好章幼卿到来，便问道：“你们在这里说什么‘颜如玉，颜如玉’？”挹香道：“我晓得姐姐要来，故先在这里说：‘座中来了颜如玉。’”恰被姐姐听见。幼卿啐了一声。桂卿道：“你不要听他，他如今是成人了。他说今日来与我们叙叙，明朝要发愤读书，闭门不出了。”幼卿道：“这也是理该的。金挹香，你不要口是心非，歇了几天，依旧置之度外，可知‘温故而知新’，正是文人之要务；况且试期在即，不可再行荒废。我曾记有诗二首云：其诗曰：

滋味深长孔孟乡，几希操守异平常。
知新即在能温故，学博还须要说详。
鱼跃鸢飞皆妙道，兴诗立礼是文章。
果然适到逢源地，运笔何愁没主张。

其二

读书无了又无休，最忌心粗与气浮。
人若闹时吾自静，不关春去岂知秋。
学纯即在能温习，功密皆因少应酬。
若果往来由你意，天资虽好也难求。

以此二诗为君诵之，君亦可自勉矣。”挹香连称：“是极。”便道：“人以花前月下为无益之交，如今你们众芳卿多是良善诱掖，真我金某之幸也！”说罢，又至各美处一行而返，从此发愤用功。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进良言挹香发愤 告素志拜林达衷

话说挹香自与众美人别后，发愤书斋，闭门不出，日夕将诗赋文章潜心默会。凡聪敏之人，加以一番努力，定然容易进境，况有志竟成。即素来愚钝的，只须专心致志，亦能渐进修途。倘平时聪敏不肯用功，即百倍聪明，也难有获。古人说得好：

若要工夫深，铁杵好磨针。

其时适逢县试，挹香即应试入场，试毕出场，十分疲倦。恰巧过青田自无锡来，挹香与谈场屋之苦，青田笑道：“我昔日也曾阅历此境，曾有《县试竹枝词》十首，待我来写与你看。”于是便取纸录出，递与挹香。展开一看，见上写：

租 寓

行李挑来费苦辛，今朝客舍暂安身。
炮声更点分明记，细嘱厅前寓主人。

定 桌

择定房科又惜银，方台恰坐两三人。
同侪吩咐齐齐摆，当户犹生背暗瞋。

进 场

惊心月到画檐西，布袋筐篮手自提。
我是长洲尔吴县，相逢邂逅莫相低。

点 名

头门号炮放三声，大令公然坐点名。
字异音同容易误，诸君浮稟认分明。

封 门

亲师散去各东西，四处封皮验不迷。
听到扃 门三个炮，虽经久战也心齐。

出 题

高牌挂出几行书，截搭兼全法自如。
已冠多难未冠易，令人回惜幼龄初。

作 文

清真雅正合文衡，下笔春蚕食叶声。
我胜人耶人胜我，前茅定许名相争。

交 卷

案头佳卷积纷纷，优劣须教慧眼分。
访得邑尊真笔路，榜花开处妙香闻。

放 牌

头牌直送到三牌，簇簇灯笼满六街。
时值四更人渐少，亲朋得意一声皆。

出 案

高梯陡觉倚高墙，太极图中姓氏香。
好与同人翘首望，十名超拔喜洋洋。

场屋——科举时考试取士的地方。也称科场。

扃(ji ng)——门窗箱柜上的插关。

挹香看毕，大赞道：“细腻熨帖，有景有情，然非久历此境者，不能道也！”说着，挹香命治酒相款。青田道：“我弟场事辛苦，不必劳动了，改日再来畅饮吧。”说罢，即辞以出。吾且不表。

再说挹香俟县试三场覆毕，又值府试，接连忙忙碌碌，又是两月过了。其时葭灰应节，添线良晨。那日恰好拜林到来，挹香即出县府考作请诲。拜林看毕，大喜道：“香弟果然用功，两月不见，你的文字如今好得多了。来春泮宫芹藻必采无疑！明日，我去告知爱卿姐，他自然也要欢喜。”说着，拣了一篇文章、一首试帖，拟明日诣留香阁报喜。挹香听见去对爱卿说，他正有许多言语，要托拜林去说，见拜林说了这句话，便道：“林哥哥，你真去说么？”拜林道：“有此喜事，焉得不去”挹香道：“你若真去，须再将我之素志，并钦慕的说话，为我一陈。”拜林允诺，挹香甚喜。拜林与挹香说了一回，又道：“不要荒了你的功课，我要去了。”挹香又叮嘱道：“如至留香阁，必要替我说的。”拜林遂别。

明日，拜林竟诣留香阁。爱卿见了拜林道：“林哥哥，好久不来了？”拜林道：“正是。今日是特来报喜的。”爱卿笑道：“有什么喜事可报？”拜林道：“我昨日至香弟家，见他十分勤苦，文字诗词俱胜前十倍了，照此用功，不患不能入泮。我昨日携了他的诗文，姐姐，你去看看就知他近来进境了。”遂出诗文递与爱卿。爱卿细细一看，见文题是《惟我与尔有是夫》，诗题是《冬山如睡》，然后展开放在桌上，细细地鉴阅，见上写：

唯我与尔有是夫

圣人有自信之心，相契者独许大贤焉。夫子固可自信者也，相契者更有颜渊，则用行舍藏，子能不深许之乎？若曰我自杏坛设教以来，而终日与言，亦尝嘉尔之不愚矣。乃素愿终虚，谁慰栖皇？于列国而赏音可订，早深契洽，于同堂行为而多拂乎？不谓吾两人随遇而安者，殊觉心心相印也。用行舍藏，我有是，我未尝明告诸尔也；即尔有是，亦未尝明告诸我也，则且默证诸尔，则且还审。夫吾半生来，周流无定，道将行而道将废，未知天命之何如，强以持之，徒自苦矣。气数升沉之理，推移自妙。其权衡独喻之者，还当共喻之也，而共喻者有几人也。数十国行止靡常，不怨天而不尤人。早觉寸衷之有在，迫以求之，太自拘矣。遭逢否泰之常，显晦不劳于固执，独证之者，还期共证之也。而共证者，殊难觐也。惟我与尔性情适合，不竟流俗之穷通，而得相在隐微。此外，何堪同调？去就无心，未贬平生之操守，而同堂徽遇合抚衷，孰是知心？且夫疏水自安者，我也；簞瓢亦乐者，尔也。我固自信其为我，不必显示诸尔也；尔亦独成其为尔，未尝明告诸我也。我与尔若隐相合也，我与尔且默相契也，然而我与尔无容心也。轩冕泥涂，人事之迁流无定，乃天民大人之运量何？我勉之者，尔亦与我共勉之乎？进与尔酌为邦之具，而时辍冕，乐集其成；退与尔深克己之功，而视听言，动详其目。毕世之知音莫订，竟于一室，追随之下，默证渊源，吾何幸而有尔也！合志而稀逢也！天壤寥寥，谁赓同调？惟我与尔有相融于心性也夫！然而吾与尔无成见也。山林廊庙，生平之境遇，何常顾乐天知命之襟期，何我安之者，尔且与我共安之乎？偕我而登农山，可与尔商治平之略；从吾而问蔡，复与尔参德行之微。毕生之大道莫容，乃偏于一堂。坐论之余，适符隐愿，尔亦何幸有我也！解人而难索也，吾徒落落，孰愜衷藏？惟我与尔有相颺于神明也夫。

赋得冬山如睡 得如字五言六韵

绘出冬山景，依稀暗态如。千峰偏爱我，一觉竟怜渠。料峭霜钟绝，朦胧冷月疏。

嶂迷青黛远，雾尽黑甜初。得意频回首，痴情倒跨驴。饱看饶逸趣，粉本个中储。

爱卿道：“文笔清新，措词宛转，诗律工细。这‘嶂迷青黛远’一联，将‘睡’字虚神描摹殆尽，果然好得多了！”拜林道：“照此做去，岂非功

名可望乎？他从前所忧郁者，倒也细诉过我，说幸亏妹妹许了‘终身隐订’、‘一定不移’之语，方能用功，否则仍要无心诗史。又说爱姐深情非他人可及，怜怜惜惜，五内心铭。见你无主名花，时增抑郁，如今隐订后，方始慰心。我曾探他心事说：‘你焉知爱姐隐订终身？怎见‘一定不移’之念就是为着你呢？设爱姐心注他人，你便如何？’他道：‘爱姐是忠厚之人，言语无诈，这一定不移之语，明明是隐订终身。设使他别有所托，只要是钟情之辈，日后不至轻弃爱姐，我也心中安慰了。况才子佳人，亦古今之佳话，我也决无怀悔之意。我不过为爱姐深恩未报，能得共赋宜家，则朝夕镜台相待，或可得酬万一。若日后有甚艰难，或增白发红颜之感，我金挹香百折不回，历久如故，原是怜怜惜惜，决不作负心薄幸之徒也。’姐姐，你听他这般言语，可笑不可笑？可怜不可怜？如今他来，姐姐不必半吞半吐了。”爱卿听了，十分心服，本来要与他相订，今他既肯用功，我就订了他也不妨，况富贵功名，总属天命。一头想，便道：“林哥之言诚是，如今俟他来，我明说便了。”拜林称善，便向前一揖道：“如今是嫂嫂了，待我邹拜林见个礼儿。”爱卿红着脸，也回了一礼，便道：“全仗大才训诲，倘香弟博得一衿，不但他见情，愚妹亦心感矣！”拜林道：“香弟天资素敏，进益不难。我有所知，敢不尽心相告？嫂嫂放心可也。”遂辞留香阁而归。

流光如箭，已届腊月。那日，揭香偶思散步，即至马大篆巷，候过青田未遇，询及馆中，方知家中有事，已解年节。挹香遂出阊门，信步而行，竟至虎丘山前，便上山往夏娘墓上凭吊良久，又与寺僧谈禅，理颇高妙。日晡下山，行至冶坊洪，忽见一只灯舫，挹香想道：“如此严寒，那个在此游玩？”正想问，只见舱中走出一个美人，谛视之，却是张飞鸿，盖与林婉卿、琴音、素玉在此看枫叶，饮酒游玩。飞鸿瞥见挹香，连忙叫道：“金挹香，你为何一个人在此？快些下来！”挹香见是飞鸿，便笑道：“你们好！瞒了人在此游玩！”说着，便步上船来，问道：“里面还有何人？”飞鸿道：“就是琴音、素玉两位妹妹，此外无人了。”挹香道：“如此同你去看。”他二人挽手进舱。

林婉卿听见飞鸿骗挹香说不在，便躲入帐中，绝不做声。琴音、素玉起身相接。挹香见席上摆四付杯箸，便嚷道：“你们三个人，为何排四付杯箸？”飞鸿笑道：“我袖里阴阳一算，知你必来，预备在此。”挹香乃是个鉴貌辨色的人，听了飞鸿这话，便道：“原来如此。但我倒也有阴阳一算之法，知你船上还有一位姐姐来。若不信，可要我来搜一搜看！”挹香说罢，帐内婉卿不禁好笑起来，便道：“不用搜了，我自己出来吧。”挹香拍手道：“如何？我之阴阳比你们还算得准哩！”大家笑而入席。

正饮间，忽听水面上“拍”的一声，挹香道：“什么响？”素玉推窗一望道：“是一个龟儿。”飞鸿道：“原来这一响，却是个龟儿。”众人初不解，细细一辨，大笑道：“金挹香，你吃了亏了！”挹香带着笑饮了一回酒，只管向飞鸿呆看，飞鸿十分不好意思。众皆不懂，便道：“金挹香，你为何对飞鸿姐姐只顾呆看？”金挹香笑道：“我在这里目送飞鸿。”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飞鸿便打了挹香一下道：“你编我。”遂将手伸入挹香颈内来拧挹香。挹香连忙讨饶道：“不是编姐姐，因为方才姐姐说了我龟儿，我是

阊(chāng, 音昌)门——城门名。

晡(b)——申时，即午后三时至五时。

还报的。”飞鸿道：“你还敢说么？”将挹香不住地乱拧。挹香道：“不说了，饶了我吧。”飞鸿见他要跌下去了，恐怕跌痛他，只得放了手，便道：“如今你再说我，我是不放的了。”大家齐笑，尽欢而饮。酒阑，始理归掉，而后各散。

明日，挹香诣邹宅，恰好拜林与梦仙在彼饮酒下棋。挹香道：“你们好，瞒了我在此饮酒！”拜林见挹香到来，忽又想着一个诡计，知爱卿要订婚于挹香，趁他未晓，且吓他一吓、待他吃一小惊。便向梦仙丢丢眼色，长叹一声道：“香弟弟，你也不要快活了！”挹香忙问道：“为何？”拜林道：“你留香阁可曾去过？”挹香道：“没有。”拜林又叹了一口气，乃道：“妇人家口是心非，说煞不错的，我邹拜林如今也学了一个乖了。”挹香直跳起来，问道：“莫非爱姐的事情不妥了么？”拜林摇首道：“不要说了。”挹香道：“为何不要说呢？究属为着何事？”拜林道：“不要说了，说了你要惆怅的。”挹香道：“有何惆怅？我头绪都无，你可略略说些。就是要惆怅，也叫没法。”拜林道：“我总不说。你要知，你问梦哥哥便了。”挹香只得来问梦仙。

梦仙明知拜林狡猾，要他做难人，便道：“这事惟林哥晓得，方才正欲说起，恰好你来，所以不曾说出，大抵总是你心上第一吃紧事。”挹香听了，狐疑不决，复向拜林道：“林哥，说了吧。你恐我惆怅，那知你不说，比说了愈加十倍惆怅。”拜林道：“只怕未必。我若说了，包你比未说时，更加十倍惆怅。”挹香道：“不必管了，尽管说吧。”拜林被催再四，便道：“如此，我说了。你听着：这几天，我书斋无事，日以吟诗饮酒作消遣之计，有时焚炉清香，有时歌曲艳词；或看天边雁字，或除架上蠹鱼……”。挹香见拜林缓缓说着，心中早急得暴跳如雷，便道：“林哥哥，你为什么说这许多不关紧要的话儿？”拜林道：“凡事有始有终，总要从头讲起。我原说你要惆怅的，不要说了，你又必要我说；如今说了，又要嫌迟道慢，倒不如不要说了。”挹香见拜林如此说法，只得耐着性儿道：“你说，你说。”

拜林道：“虽则除架上蠹鱼，看看天边雁字，歌词梦香，着棋饮酒吟诗，虽可消遣而究竟寂寞。吟诗又没有什么好句，饮酒又没有良朋。其余焚香读曲，剪烛歌词，踽踽凉凉，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佳趣……”挹香听了一回，心痒难搔，便道：“林哥哥，你到底肯说不肯说？不说么也罢了，不要这般难人！”拜林见挹香发急，便道：“你不要性急，方才的名为上场白，如今正书来了。”不知什么正书，且听下回分解。

蠹（dù，音肚）鱼——昆虫，蛀食衣服、书籍等。

第二十六回 装诈伪巧施诡计 酬情义允订丝萝

话说拜林一番慢吞吞的说话，弄得挹香十分难过，甚至向拜林发急。拜林道：“你不要发急，方才是上场白，如今正书来了。话说这几天在家无事，欲想到外边去玩玩，所以驾言出游，以泻吾忧。那里知道惹了一腔愤懑而归，本欲来告诉你，恐你抑郁，所以今日邀了梦仙弟，在此商量一个婉转劝导之法，再来告你。恰巧你来，如今只好对你直说了。昨日我至留香阁，爱姐拿一张签诀与我看，却是下下签。其签句云：

姻缘五百年前定，岂有无端系赤丝？

寄语汝曹休错意，重歌却扇有新诗。

我看了这签，便问他什么用的，他说为你求的。我说此签正合姻缘，神明果验，姐姐可以放心了。他说此签君谓之佳，只好君一人之说。本来我看香弟这人虽称忠厚，究欠诚实，而且耽情花柳，日事遨游。他到我处虽浪挥了许多缠头，我也与他零用不少，他之情义也算酬还的了。如今烦君婉语对他说，叫他莫要望我终身相订了。我听此言连忙替你辨的，说道：‘此签正合香弟姻缘，姐姐解误了。那第一句是说，姐姐与香弟的姻缘，乃五百年前预定的；第二句是说，岂有无端遂能系红丝之意；第三句明叫姐姐与香弟，莫要错过订姻主意；第四句是说，你们旧好新婚，岂非重歌却扇，而可谱入新诗佳话耶？’代你如此解说，如此出力，那知他固执不通，坚词回绝。我又说，‘凡事三思为上，姐姐固执如斯，我也不好苦劝，但愿姐姐慧眼，也能得香弟这般人相订，我邹拜林心也平了。’如今对你说了，你也该觉悟，花月闲情究竟是出岫之云，不可作准的。痴郎如今把这个痴念绝了吧。用功读书，诗书中岂无美质？不必痴心妄想了。”

挹香听罢，宛如冷水淋头，如木偶般绝不做声，眼中的泪不住地淌将出来，停了半晌，想道：“爱姐这人不至薄情如此，但拜林却说得十分真切；况且妇人家最信神佛，莫非果有其事么？”又想道：“决无此事的。我且试他一试，就可解我疑了。”胸有成竹，便叹道：“林哥哥，此事果真么？”拜林道：“那个来哄你！”挹香道：“事若果真，我也不要做人了。”说罢，眼中流泪，向梦仙轻轻地附耳说道：“梦仙哥，我如今勘破尘缘，不要做人了，芒鞋竹杖，情愿飘泊四方。家中诸事，你们二人如念旧情，尚祈照拂。林哥哥，我也不同他说了。”言毕，将衣一洒，竟飘然而去。

急得梦仙手足无措，忙对拜林道：“都是你不好，同他嬉戏，他竟信以为真，说什么不要做人，托我们照拂家事，扯也扯不住，竟是去了。倘若果真勘破红尘，邀游学道，一则对不住爱姐，二则有何言语去对他二老？”斯时，拜林也吓得目瞪口呆，又不舍好弟兄遽然分别，自悔干不该，万不该，将他至要紧的心事骗他。如今事已如此，便扯了梦仙没命地赶来。

再说挹香心里打谱，意谓果有此事，他必要来相劝；无其事，亦要追来说明。且于巷口酒店饮酒相待，倘他们不来，我再回去细问未迟。正饮间，只见二人气喘不住，急急地奔来，看见挹香如获珍宝一般，便掰住了，道：“好弟弟，我是骗骗你，你为什么认起真来？”挹香道：“林哥哥，你也莫来安慰我了，妇人家本来水性杨花的。”梦仙接口道：“真个不是。”挹香道：“可真个不是？”拜林道：“自然。”挹香拍手大笑道：“我勘破红尘

也真个不是。晓得你们骗我，我甚疑惑，故设此巧计。林哥，我倒未被你哄信，你反堕我术中了。”拜林指着挹香道：“狡猾如你，亦为至矣。如今实对你说了吧：明日你须往留香阁，爱姐要与你亲订终身。”挹香道：“这话真乎？”拜林道：“如今不来骗你了。”挹香早喜得手舞足蹈，遂又吃了一巡酒，然后归去。

明日，挹香至早抽身，往留香阁来。爱卿见而甚喜，便道：“你三个月不来了，闻你日夕用功，已臻妙境，我甚钦慕。”挹香听了，接口道：“我自蒙姐姐说了‘一定不移’之语，又加善言劝诱，是以努力芸窗，欲思报命。说起这句‘一走不移’之语，昨日，我几乎要去做和尚了。”爱卿笑道：“这是什么讲究？我倒不解。”挹香道：“我自从姐姐许了这句‘一定不移’之语，曾与拜林哥说过。昨日林哥与梦仙哥饮酒，我去看他，他说什么姐姐求了一张签，十分不得意，叫他来回复我，‘一定不移’之语要易去‘不’字，换一‘要’字上去。我听了此语，苦得如木偶一般，又想姐姐非如此之人，是以托言为僧而出。他们信以为真，竟频频追赶。我知他们要来追赶，于巷口酒铺中俟之，后来追至，方始说明是假。我想姐姐真有此言，我也真个要去做和尚了。”

爱卿听了，暗笑他果以“一定不移”之语竟做了媒人。今他既肯用功，我趁此时就面许了吧。便带笑道：“痴郎，天下钟情之辈惟君首矣！你不知我之钦慕于君已有二年之久，但见君终朝游戏，所以不敢订君。君既肯安心书馆，我可直言相告了。我虽蒙君宠爱，未识府上能从君所欲否？这也不可虑。”挹香见有允许之情，便道：“仆患姐姐不注鄙人，是为可虑。若说家事，但请放心，待我善告二亲，定可应允。”爱卿道：“吾辈既堕曲院，恐未免有狭邪之嫌。”挹香道：“姐姐勿忧，昔关盼从张尚书，千古传为盛事，亦是舞榭歌台之辈，但求立放屠刀，即成善果。”爱卿点头道：“如此么……”说了半句，便低头不语。

挹香知爱卿不好出口，也顾不得了，便老着脸儿道：“算数就是了。”说着，自己也觉惭恧，便将身子蹲倒，将脸儿垂向爱卿怀内，说道：“是不是？”爱卿道：“妾事君子，固所愿也，但望君愤力芸窗，早游泮水，一则姐妹行中亦可箝口；二则妾本欲从于你，犹恐你堂上不依，倘君博得一衿，不惟堂上欢喜，就是我到你家里，也可有颜了。不然日事邀游，终朝嬉戏，既不能功名成就，偏将花柳关心，焉能博堂上之欢哉？”挹香道：“姊姊放心，我明年求得功名，来迎姊姊便了。”爱卿大喜，命庖人治席相款。二人愈加亲爱，彼此欢心。

爱卿又道：“府上二亲之前，你勿自陈，须托一人去说方妥。”挹香道：“仍托林哥方妙。”爱卿笑道：“林哥哥倒是你的说客。前者为了我，你又托他来探我；及至我露了口风，你又托他来作伐；如今我允了，又要他到家中去陈说。”挹香笑道：“非是我要他费唇费舌，就是前探姊姊之事，也是恐姐姐不念鄙人。我若草率而言，未免大家羞涩，幸亏他从中撮合，方有今日面订。倘不央他，只怕姊姊不言，我也不问，各注心怀，不知何时方就。况且我家有许多人来作媒，因为姐姐，尽行回绝，倘不再订良缘，吾心更闷

关盼从张尚书——关盼即关盼盼，唐代徐州名妓，被礼部尚书张建封收纳为妾，特为筑燕子楼，封死后，楼居15年不嫁，因白居易曾赠以“感故张仆射诸奴”一诗，讥讽她的不死，便绝食自杀。

庖（páo，音袍）——厨师。

矣。”说罢，二人传杯弄盏，多饮得酩酊大醉，爱卿则玉山双颊，挹香亦两眼模糊。挹香道：“姐姐，我今日不回了。”爱卿偏令挹香回去，及至挹香要回，爱卿又叫他勿回，挹香反不肯听而偏要回。闹到后来，挹香究竟宿于留香阁而未曾回。明日，挹香始回，心中喜甚，因得诗一绝：

不弃寒儒眼顾青，几回密订碧纱屏。

痴情愿作司香尉，从此花前常系铃。

吟罢，诣邹宅述订盟事，复央拜林作说客。拜林道：“我不去的了，前者尊嫂一个女流，尚且说他不过；何况你们伯父，何等谦谦有礼、善为说词的人，只消两三语，必受下风。”挹香道：“这便如何？”拜林道：“你若必要我去，你须再央一人，同去帮助方好。”挹香道：“姚梦兄倒也来得，不如托他同去可好？”拜林道：“使得。”挹香复诣姚宅，邀了梦仙至拜林处，吃了午膳，又坐了一回。拜林道：“香弟弟，你不要造次，须想一番言语如何，方可前去。”梦仙道：“林哥之言诚是。万一说错，反为弄坏，岂非佳话不成么？”挹香道：“大都说法只消如此这般，余者见景生情，察言观色，就不妨了。”二人称善，各自抽身，挹香在邹宅候信。

不知二人到金家如何说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告父母邹姚竭力 酬媒灼金钮欢心

却说邹、姚二人为挹香去做说客，不多时已诣金宅，铁山接见。叙罢寒温，拜林道：“香弟今日到哪里去了？”铁山便答道：“前几天倒肯安心书馆，自前日起，始看他坐立不安，今日又不知往那里去了。究竟他为着何事，二位贤侄可有些知道？”拜林道：“伯父听禀：香弟前日与小侄说起，因为一事，十分不乐，今特来禀明伯父，欲图商酌。”铁山道：“却是为着何事？请说不妨。”拜林便深深地一揖道：“如此，小侄直说了，望伯父勿责乃幸！”拜林这一付装腔，倒使得铁山狐疑莫释，以为他与挹香干了什么大错事，所以这般着急，便道：“贤侄请说不妨。”拜林道：“小侄本不敢冒昧而陈，实缘再不说明，恐累香弟性命，有关伯父的后裔，故特偕梦仙来，与伯父恳情的。”铁山不悦，道：“畜生干了何事？望请直言。”拜林道：“事虽不大，谅情总可与伯父恳情的。奈香弟性颇固执，意谓我不代陈，彼总心中惆怅。说了，或者伯父容情，赏光侄等，他就可安心书馆矣。若说了不允，他有些憨的，说什么为僧为鬼，情愿取义舍生。伯父试猜一猜，看他究系为着何事？”

铁山道：“这畜生的勾当，莫非为花月场中的事么？”拜林道：“‘知子莫若其父，一些不错。伯父索性猜他一猜，他为什么要为僧为鬼？’铁山暗想道：“这畜生心里必为钮爱卿之事。”便道：“畜生作事瞒得我如聋瞽一般，我虽略为探听，究未深悉，教我那里猜得着？”拜林道：“香弟耽情花柳，小侄初亦不知，后来他自对我说，有一钮爱卿小姐，十分眷恋，是巾幗中罕有之俦。据他说，已通鸳牒，未有鸩媒，因娶妻必告父母，是以心中焦灼。小侄也曾劝过他几次，他说舍生取义，视死如归，设若双亲不允，情愿短见亡身。这句话虽是他无意说出，然不测之虞，讵可不防？况痴男呆女，古今来亦复不少。小侄因香弟说得天花乱坠，曾偕他一访其人，见这位爱卿小姐果然端庄流丽，稳重幽娴，绝无青楼习气。为人极伶俐，女红之暇，诗赋是他专门。若与香弟成了伉俪，不愧才子佳人。不知伯父大人竟下如何？可许小侄做个现成媒人，成全了这段美事？”拜林说罢，对梦仙丢个眼色。梦仙道：“林哥之言极是。伯父允了吧？一则赏了小侄辈的薄面，二则使香弟也好安心书馆了。”

铁山听了二人说词，又气又笑，气的是挹香不习上，笑的是干出许多奇事。若说不允，倘若真有不测，我又是惟此一子，如何是好？踌躇良久，便道：“承蒙两位贤侄美意，我诚感佩不谖。所恨者，畜生作事，瞒得我如聋瞽一般，我却暗探听，早有几分知晓。”拜林道：“伯父这倒不好怪他，此原非正大光明之事，本不能自陈于伯父之前。今求伯父看小侄薄面，万勿责他，让他成了这件美事吧。”铁山道：“贤侄，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虽非大族，却是清白传家，若娶水榭花筵之媳，难免旁人讥议，如何？如何？”拜林道：“伯父勿虑。昔关盼盼亦彭城校书，后从张建封归燕子楼中，传为佳话。况这钮小姐虽偶堕曲院，而其守身如太璞一般，卖文为活，从无苟且之情，自订香弟后，已今两载闭门辞客矣。”

铁山被拜林一番唇枪舌剑，略有回心，便道：“据贤侄的意思，是要老夫答应的了。”拜林见铁山栽他身上，连忙道：“并非小侄必要伯父允许，

不过这段佳话倒也罕有，且香弟性情固执，恐有意外之虞。”说罢，佯装拭泪。铁山见拜林如此，心中暗暗称赞：他自己出清，日后好不至怪他。复一想，又是他们好意，便说道：“贤侄，我也闻古来痴男怨女各殉痴情，往往怪父母之不谅，此达者之所以不遏阻也；况承二位美意，老夫自宜应允，但我要畜生努力芸窗，俟入泮后，方始容得。倘不撷泮宫芹，教他莫望河洲荇。”拜林见已允，便偕梦仙立起，深深地四揖，乃道：“既蒙伯父赏光，小侄当竭力以劝香弟用功便了。”遂告辞。梦仙同至邹宅。

挹香见了，急问道：“其事如何？”拜林摇头道：“不成，不成。”挹香道：“为什么不成？”梦仙道：“成的，成的。”挹香道：“究竟成不成？”拜林道：“成与不成，闻于两大。你用功就成，你荒功遂变不成。”遂细述一遍。挹香方喜，遂作别回家。铁山见了，自然责罚一番。挹香只要允许，况看爱卿面上，无不唯唯是命。

明日至留香阁说明后，欲邀邹、姚二人到来饮酒，以作谢媒之举，爱卿称善。于是写了两张名柬，往二处邀请。不一时，二人俱至，挹香道：“历蒙二君大力，美事得全。今日聊设一樽，以谢高情万一。”拜林笑道：“这是必须要的，但少几位侑酒人，如何？”挹香道：“前者院中所遇三美却是你的心爱，我去请来一叙可好？”拜林拍手称妙，挹香即差人往请。顷刻间，三美齐来，相见后，与爱卿通了名姓，丛谈久之。爱卿邀到园中听涛楼饮酒，七人传杯弄盏，逸兴遄飞。

挹香道：“林哥哥，我历遍花筵，可称欢伯了。自曩昔与你同仲英哥访幼卿姐的时节，所识尚鲜，意欲遍访名花，求一佳侣。曾几何时，花围翠绕，已遇三十三美。今日又遇月仙、珠卿、秀娟三位妹妹，已成都是春之数，又蒙爱姐如此情挚，岂非欢伯乎？”拜林道：“香弟，你可见梦中‘三十六宫春一色，爱卿卿爱最相怜’之句么？”挹香道：“应了，却难全信。”拜林道：“何故？”挹香道：“尚有秋兰一人不在其中，倒反多着一人了”。拜林道：“不多。三十六宫春一色，是连秋兰指众美而说，爱姐主人，不在其内。只着末句，岂非超出于众美之外，是个作主之人？”爱卿听了，一些不解，便问道：“你们说甚？”挹香道：“如今众美已全，姻缘已定，也不算泄漏天机了。”便将前梦陈明。爱卿始知姻缘天定，愈觉欢喜。席上分曹射覆，行令飞花，至上灯时候。

爱卿见拜林与珠卿十分眷恋，早猜着他的心事，便笑道：“今夕，我也要来做个媒了，三位姐姐家我去回复，你们三人也不要回去，各邀一美，剪烛谈心，未识可否？”拜林道：“好虽好，但香弟在姐姐这里，只怕惟他不肯。”爱卿道：“我去说，不怕他不肯。”拜林道：“如此甚好。”爱卿即便去寻挹香，恰遇挹香于松荫之下，便道：“你在此做甚？”挹香道：“我在此看这个月儿十分圆好。你来做甚？”爱卿道：“为此月圆之夕，特来与你作媒。”挹香道：“你甫谢媒，为何又要做媒？”爱卿道：“并非别事，因见你们林哥哥与着珠卿，十分眷恋，是以替你们三人做媒。”挹香道：“使不得。弃旧怜新，我金某决不干此勾当。”爱卿道：“谁来咎你弃旧怜新？”挹香道：“即姐姐不咎，我总不可。”爱卿道：“今夕任你什么法儿，我如月老一般，红丝已系定你的了。”挹香笑道：“姐姐红丝本来系定我的了。”爱卿红着脸打了一下道：“油嘴！”便扯挹香上楼，谓拜林道：“我向他说

过了。”拜林色喜。

席散漏沉，爱卿命婢张灯，送拜林与珠卿入醉香亭，送梦仙与秀娟入剑阁中。剩月仙一人，爱卿谓挹香道：“你同月妹到海棠香馆去吧。”挹香道：“我不去，我不去，我要到留香阁的。”爱卿道：“那个说！”扯了挹香，不由分说地就走。挹香已有些醉意，一手搭在月仙肩上，一手挽了爱卿，步履欹斜，往海棠香馆而来，爱卿送了二人入内，回身出，反扣其门道：“月妹妹，明晨会了。”言讫，飘然往留香阁而去。正是：

巢安翡翠春云暖，吩咐梅花好护持。

明日，拜林起身，方知挹香果宿海棠香馆，便往看之。挹香尚未起身，拜林以指在门上弹了几弹道：“不要鸳牒频翻了，少顷狮吼而来也。”挹香道：“都是你不好，蜂狂蝶恋，使我如斯。”说罢，抽身同至留香阁，适梦仙已在，用了点膳，方各辞别，三美亦辞归院。从此挹香书馆勤攻，咿唔不辍。

流光如驶，万象更新，燕语莺啼，别开丽景，挹香笃志功名，下帷勤读。转瞬杏花时节，学宪按临，各文童四方来归，静候临期院试。挹香赁了考寓，诸亲朋都来送考，爱卿也盼挹香入泮，端正酒席以及三元汤、连贵汤诸物。挹香俱领了情，然后等候试期。正是：

天开文运求贤士，个个争先望采芹。

未知挹香可能入泮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采芹香儒阶初进 赋宜家旧好新婚

话说挹香专候试期。到进场之日下午，文字已完。交卷讫，头牌出场，亲友都来接考。三天后出案，挹香进了第五名。锣声报到，家中父母大喜。几位至交先来称贺，拜林道：“香弟如今青云得路，就能红袖添香矣！”忙了几日，挹香至留香阁，爱卿欣然称喜。挹香道：“我今择入泮日来迎姊姊了。”话别后，又往众美处，众美咸以新贵目之，家中亦十分欢喜。拜林复来说起姻事，铁山允之，就择于三月望日，人月双圆，赋宜家而赓芹藻。

挹香便到留香阁与爱卿说知，又道：“假母处必须与他说明，付些脂粉钱与他才好。”爱卿称是，便启箱，取了一包金叶，递与挹香道：“老母处千金可了其事。妾素蓄赤金百两，君携之往谈可也。”挹香道：“爱姐不必费心，我已带在此了。”爱卿笑道：“日后终是一家人，何必如此？”挹香始允，遂商请假母。假母见有许多财帛，又且金公子为人忠厚，女儿从了他，亦可可靠终身；我有了这宗银子也可度日，便允许，立了收银笔据。挹香也甚感激，复向爱卿说明，又道：“我欲姐姐迁个住处，他日相迎，亦可以避人耳目。”爱卿称善。挹香遂别去，寻好住屋，将箱笼一切进新居。假母得了这宗银子，是然宾主分开，别寻生计。挹翠园暂时关闭，以后再用。吾且表过。

再说到了正日，金宅闹热十分，亲友们多来贺喜。挹香命人收拾。新房极其华丽，一额曰“伴花居”，陈设亦颇清幽。堂前亲友来贺者，络绎满座，邹、姚亦至。到了吉时，排齐执事，发轿迎亲，鼓乐喧天，人人争羨，并有赞爱卿慧眼识人，传为佳话。众美人都往爱卿处帮理一切，外面事情，挹香早托叶仲英安排，故礼帖往来，以及开销六局，一无错乱。俟至花轿临门，众美替爱卿装束一新。上轿后，一路上笙歌细乐，早至金府。乐人奏乐，宾相吟诗，三请登毡，参天拜地，拜见翁姑，送入洞房，成合卺礼，饮交杯酒，如斯艳福，真是前世修来。佳话流传，耸入动听。邹、姚、叶三人各出贺新婚诗相赠。如叶仲英诗云：

风流年少美丰姿，佳遇如君亦罕之。
蟾窟桂枝攀可待，鸳衾兰麝梦非迟。
芹香满袖分红袖，柳叶双眉画翠眉。
料得来年秋更好，鹿鸣先赋弄璋诗。

姚梦仙诗云：

翡翠帘前笑语频，鸾俦凤侣早如名。
窗开桂月原无价，眉画巫山洵有情。
锦浪鸳鸯通一谱，春风蝴蝶订三生。
华堂簇拥笙歌沸，遮莫新娘半喜惊。

邹拜林诗云：

玉郎才貌玉人知，腼腆羞歌采荇诗。
蜡凤灯融春黯黯，铜龙漏滴夜迟迟。
大千世界三生福，欧九闺情两字师。
他日镜台添蕴藉，茂漪词藻日纷披。

事毕，挹香诣学，谒见老师，归后，款宾待客，极尽忙碌。几个好友俟至晚上，仍有闹新房之兴。拜林命家人移酒一席，摆于新房中，扯挹香坐下。梦仙道：“香弟，我们要劝你一个酩酊大醉，方可谓蝶醉花香。”挹香道：

“既得小红，宜浮大白。”拜林道：“不差。”相与猜拳行令，闹至三鼓，兴尚未倦。

拜林道：“我们要看看新人才好。”挹香笑道：“新人即是旧好，你们难道还不认得么？”梦仙与拜林嚷道：“香弟，你太觉小气了，才到你家，你就如此保护。你可知我们做了媒人，是要包你养儿子的，那有不见之理。”挹香大笑道：“你们如此能言舌辩，我就叫他出见，看你们如何？”拜林道：“见了么，叫嫂嫂替我们做个媒人，我还想醉香亭的佳话来。”梦仙道：“不错。我叫爱嫂嫂再关你海棠香馆去受用。”挹香见他们闹个不休，便向拜林道：“林哥哥，你是有情之辈，如今时候不早，理该使人家共赋百年，不该阻我的好事。”拜林道：“新人即是旧好，难道你还没有尝过么？”挹香见拜林一团高兴，只得命侍儿替新人撤去冠裳，易了衣服，出帷相见。拜林与梦仙等至此，也无可狡猾了，只得上前相见，坐了一回，对梦仙道：“我们出去吧，不要误他们佳期。”挹香道：“再请宽坐，时候还早哩！”拜林道：“你也不要如此了。倘若我等果坐一回，只怕你又要无可如何了。”说罢，同归书室安睡。

再说挹香见他们去了，便闭上房门，来与爱卿相叙，说道：“三载花前，蒙卿辱爱，今又不弃卿生，得谐伉俪。姐姐深情，待我先行拜谢。”说着，双膝跪下，倒使爱卿十分局促，便挽起挹香。挹香又道：“前音初遇姐姐时，我心早已钦慕，因思姐姐与纪君莫逆，况又在我之先，所以卧寝难安，时深辗转。乃不意姻缘预定，月姊相怜，姐姐竟钟爱小生，得成佳话！哈哈！素愿已偿，三生有幸！夜深了，姐姐请睡吧。”爱卿见挹香一种温柔，更加心悦，便道：“妾久有心于你。你乃有志功名，得游泮水，不弃烟花，视为正室，我亦感激靡涯矣。”说罢，同入销金，共赋琴耽瑟好。明日问安姑舅，俗例无庸细述。

时光易过，弥月又临，挹香命人往新屋中搬运了箱宠物件，又雇人看守挹翠园，以备月夕花晨之游。其时正是四月，清和养花天气，园丁来报牡丹盛开。挹香大喜，便对爱卿道：“园中花事正兴，我欲邀众美人赏花一叙。”爱卿道：“使得。惟恐堂上见你有许多姐妹到来，要生不悦。”挹香道：“不妨，我只说同你到园，不说众美人就不妨了。至于众美人，仍订他们集于挹翠园，岂不稳妥？”爱卿称善。挹香各处简邀，订期十八日齐集园中。我且住表。

却说青浦王竹卿与挹香久隔，虽鱼雁常通，究属蒹葭 遥溯，且素慕吴中胜景，所以唤一叶篇舟，飘然而至。到了胥门，便命舟人通信挹香。挹香知竹卿至，喜出望外，即往舟中相见，积愆频倾，又将爱卿于归事细细说明。竹卿深为欣喜，便道：“君负多情，宜有多情相遇。”挹香又道：“姐姐，你来得正巧。后日宴集挹翠园赏牡丹，三十几位美人都要来的，恰巧姐姐也来，更加有兴。”遂唤轿送竹卿至月素家耽搁。月素与竹卿相见，亦甚莫逆。是夕，挹香住在月素家中，明日同月素陪了竹卿游沧浪亭、留园、虎丘、狮子林诸胜。

十八日，挹香同爱卿先至园中守候，又命园丁端正酒肴。顷刻，姗姗莲

小红——宋范成大的婢女名，有才色。

大白——酒杯。

蒹葭(ji nji，音兼佳)——两种生长在水边的草。此处指思慕异地的友朋。

步，众美齐来。挹香细数之，宫中春色一个不少。挹香大喜道：“本少一人，恰好竹卿姊姊到来，真个天随人愿，今日之举要算极盛的了。”便命排酒于一碧草庐，恰与牡丹相对，众人谦逊入席。席间不知又作什么韵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卅六美重宴挹翠园 闰五月再集闹红会

却说挹香、爱卿邀齐大会，三十五位美人宴集于挹翠园中一碧草庐，品花饮酒，逸兴遗飞。但见牡丹开得果然灿烂，姚黄魏紫，斗丽争妍，人面花娇，愈觉光华灼灼，真个是无双艳品！一技枝多标名目。有为“洛阳春”、“杨妃醉”、有为“西子妆”、“汉宫春”，真天香奇艳，国色名葩！挹香一顾名花，一顾众美，都是丰神绰约，雅度宜人。又众美随带侍婢约略七十余人，亦甚娉婷袅娜。挹香狂喜道：“你们看这个挹翠园，仿佛美人国无异！花团锦簇，恍登百美图，我何修而有若是之艳福耶！但今日宴集，斯为极盛之事，席间酬酢，我们也不要飞花行令，射覆猜拳，不如说个笑话。”爱卿道：“使得。”

挹香道：“我来开谈。”便道：“前年夏里，有个朋友借住在我书馆，他最爱听无稽之谈，我为畏蚊早入纱帐，他执定要我说笑话。我说：‘你先讲了，然后吾讲。’他竟说出一个老笑话来。乃道：铁拐李喜吃白食，人人怕他。一日，曹国舅与汉钟离二人瞒了他，驾舟至海外饮酒，意谓他总难寻着。孰知拐老不见二人，明知避到海外去了，遂解葫芦以身隐入，竟浮海相寻，恰巧浮至二仙船侧。二仙见了葫芦，捞起一看，开其盖，拐老即从葫芦中跳出，二仙大笑。拐老道：‘你们不该瞒我在此饮酒。如今被我寻着了，又有酒吃矣。’二仙见他如此说，便道：‘我们今日饮酒，须要行令，行不出休想吃酒。’拐老遂道：‘如此，你们先说。’曹国舅便道：‘天未雪，糊糊涂涂；天已雪，清清楚楚。雪变水，容容易易；水变雪，烦烦难难。’说毕，举杯饮尽。汉钟离便道：‘墨未成字，糊糊涂涂；墨已成字，清清楚楚。墨变字，容容易易；字变墨，烦烦难难。’说罢饮酒，谓拐老道：‘你说来。’拐老便道：‘我隐葫芦，糊糊涂涂；我出葫芦，清清楚楚。我看你们，容容易易；你要瞒我，烦烦难难。’”挹香正说着，席上美人已笑得不住。挹香道：“还未说完，那个朋友道：‘如今你说来。’我便装足势儿，说道：‘我有个极好笑的笑话在此，你可去倒杯茶来，待我润润喉好讲。’他便倒了一杯茶，恭恭敬敬与我吃了。吾说，你听着，便道：‘我避蚊帐，糊糊涂涂；掀开帐儿，清清楚楚。差你倒茶，容容易易；听我笑话，烦烦难难。’”挹香说完，引得众美人捧腹而笑。

挹香道：“如今那位姊姊说了？”蒋绛仙道：“我来说。”于是想了片时，又道：“我不说了。”林婉卿道：“让我先说。”便道：“笑话不说，糊糊涂涂；说了笑话，清清楚楚；听挹香说，容容易易；要绛妹讲，烦烦难难。”大家抚掌大笑道：“见景生情，随口解颐，妙甚！”

爱卿道：“我也来说一个。昔日，有一人海外封王，经过许多崎岖危隘方至一国，果异中原，其地都植檀香为业。那人住了十余年，任满归时，别无奇货可带，惟带了几百斛檀香。谁知海中舟覆，逃其性命外，仅存五六两一枝檀香带回中国。一日，在家中焚，室中忽堕一个狐狸下来，又焚之，见一只六七斤的耗子精立时而毙，那人方知宝贝，从此珍藏。遇人家兴妖作怪，惟此便可驱除，是以此香甚为郑重。”月仙问道：“这不过一块檀香罢了，为何如此珍贵？”爱卿道：“这就是海外奇檀，怎么不珍贵？”说着，大家都好笑起来。

笑止后，挹香道：“丽仙姐，你也说个笑话吧？”丽仙道：“我说了笑话，你们不准笑的哩。”大家听了，又不禁大笑起来，乃道：“那有说笑话

不许人家笑的？教人那里忍得住？”挹香道：“你们不要管他，听丽仙姐说就是了。”丽仙道：“方才我说的难道不是笑话么？”大家抚掌大笑道：“随口解颐，令人绝倒。如今那位说了？”月素道：“我没有什么笑话，有一付对在此。”飞鸿道：“什么对儿？”月素道：“歪嘴丫头，歪嘴、歪嘴、歪嘴。”章幼卿听了，笑道：“月姐姐真会解颐，索性弄出许多歪嘴来了。”说着，众人多笑个不住。挹香道：“下联是什么？”月素道：“下联是：搭脚娘姨，搭脚、搭脚、搭脚。”月素说完，笑得一个章幼卿如痴子一般，笑了许多眼泪出来，说道：“对虽巧，不怕笑死人么？如今不准说笑话了，笑得肚子多疼哩！”挹香道：“不说笑话，做些什么？”幼卿道：“叫侍儿们舞一回，唱一回可好？”挹香大喜道：“颇好。未识他们可会歌舞？”幼卿道：“莫管他会不会，教他们两边站开，一个个挨次歌舞，只要好看好听。”众人齐声称妙。挹香道：“必须立一花名册，逐一点名，下去歌舞方妙！”众人称善。挹香便将侍儿写齐一册花名，请爱卿点名。见上写着：

吴慧卿带来：

碧春、月儿、春莺、剑花

朱月素带来：

小燕、蕊香、翠珠

章幼卿带来：

薰香、春梅、碧桃、小云

袁巧云带来：

霞碧

武雅仙带来：

六儿

何月娟带来：

莲蕊、阿碧

朱素卿带来：

小翠

吴雪琴带来：

爱官、瘦云、绮春、阿怜

林婉卿带来：

金桃、阿梅

张飞鸿带来：

绿云、雪姣

谢慧琼带来：

蕊芳

胡碧娟带来：

娟月、林烟

钱月仙带来：

又兰

陈秀英带来：

阿秀

王秀娟带来：

抱琴、无声

郑素卿带来：

阿馨

褚爱芳带来：

绮绮、莺儿、雪素、琴音、、丽珠

王湘云带来：

桂香、玉兰

梅爱春带来：

麝月

冯珠卿带来：

绣春、凤云

陆文卿带来：

石榴、芙蓉

胡碧珠带来：

银瓶、飞花、月珠

方素芝带来：

紫霞

王竹卿带来：

苹儿、红红、翠翠

陆丽仙带来：

小梅

孙宝琴带来：

媚春

吕桂卿带来：

紫鸯、花燕、兰香

蒋绛仙带来：

银宝、巧巧

张雪贞带来：

素霞

何雅仙带来：

茶卿、桂枝

陆绮云带来：

慧儿、小棠、秋花

陆丽春带来：

小翠、迎春

叶小素身边：

又馨、玉箫、佩芸

爱卿身边：

湘儿、韵香、韵姣、春云、

碧芙、袭香、素霞、蕊珠

陈琴音身边：

小妹、小碧

胡素玉身边：

花卿、梨云

爱卿点完，竟有八十二个侍儿。搵香便命都至阶下，四十一个一边，两边立

了。望将下去、犹如蝴蝶一般翩翩可爱，红衣翠袂，极尽大观。挹香大喜道：“今日之筵，真可谓花浓雪聚，无以复加的了。”便命他们挨次歌舞。只见一个个舞袖蹁跹，歌声宛转，真个是霓裳之奏不过尔尔。闹了一回，挹香看舞得目眩神迷者，听唱得出神入化者，便在花名底下加几个圈儿；间有歌舞平常者，密点了几点以分甲乙，舞罢进轩，俱各赐以酒菜。挹香带醉道：“我们几个知己得能如此畅叙，真不易得。如今趁竹卿姐姐也在这里，今年闰五月，闻说有重兴竞渡之佳会，龙舟牛胜益胜当年。我欲再集闹红会，同往虎丘一叙，不识众位可否？”众人俱道：“愿往。”挹香大喜，又饮了一会。时候不早，各自散席而归。

有事即长，无事即短。到了闰端阳，挹香备了画舫，邀集众美复往虎丘，要观闹红复集。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金挹香南闾赴试 褚爱芳东国从良

话说重集闹红会，三十六美依旧乐从，因此番人多，唤了十五只灯航。金、钮为主，月素、小素、慧卿、竹卿、丽仙、绛仙坐了三舟，二十九美分坐十二舫，柔橹轻摇，鸣锣齐进，真个花围翠绕！河梁上人多遐瞩遥观，尽皆艳羨。片时抵山塘，龙舟争胜，在着冶坊浜夸奢争华。挹香即命停挠，重新各处分派，一只船上俱带丝竹，使美人毕奏清音，一只船上使几位美人度曲。斯时也，月媚花姣，笔歌沸水，不胜欢乐。一只船上吟诗作赋，一只船上按谱评棋。那一边船上角艺投壶，这一边船上双陆斗彩。玻璃窗紧贴和合窗，舱中美人隔舟问答，如比邻然，人愈众而兴愈多焉。靠东那一只船上，彩衣扮戏，巧演醉妃；着西那一支船上，射覆藏钩，名争才女。船头与船头相接，或疑纵赤壁之大观；舵尾与舵尾相连，仿佛横江东之铁锁。爱卿与竹卿、用素诸人讨石论今，以致往来游人尽皆驻足争观。

过青田那日从白姆桥盐店街而来，也至河滨一望，唱然叹曰：“金挹香何多若是之艳福也！”挹香因忙忙碌碌，未见青田；青田因新得洞泾馆地，亦匆匆而去。挹香或往丝竹船上，与美人弹琵琶，拨箜篌，品箫吹笛，鼓月琴；或往度曲船上，与美人拍昆腔，翻京调，唱南词；或往吟诗船上，与众美人分韵拈阄，限题联句；或往斗彩船上，与美人碰替和，教吃张，戳台角，借牌闯，来来往往，真个风流推首，潇洒出群！闹至下午，方始开筵，十五船，十五席，席席珍馐。

席间，挹香谓众美人道：“今天如此畅快，斯称极盛之游，虽吴秋兰尚在南园，而赴会者连我已三十七人，会集十五灯船，盖可隔窗呼应，河滨上声息相通，真为难得。只怕再隔几年，这些兴致就要减了。但我金挹香艳福虽多，不知可能趁你们都在之时，忽得一病而死。你们自然都要怜惜，你也哭香哥，我也哭香弟，把你们这许多情泪哭了成河一般，待度凡子撑了慈航，渡我到极乐国去，斯为艳福中之全福。”众人道：“为何出此不吉之语？”挹香道：“何不吉之有？恐不能，倒是真的。”说罢，欢呼畅饮。

船上复将玳瑁灯、碧纱灯、排须灯、花篮灯照起。闹至薄暮，水面风生，挹香复命人将自己船上点起二十四孝灯、渔樵耕读灯。一霎时，灯光映水，水色涵灯，俯视河滨，有熠熠星球之势。挹香狂喜道：“乐哉斯游也！斯时尚早，我们滚藤牌可好？”爱卿道：“滚藤牌，舟船相隔，恐多舛错，倒是拍七为妙，十五舟都能拍到。”竹卿道：“何谓拍七？”挹香道：“容易。除明七暗七要拍，余者可以开口说的。”月素道：“从那只船起？”爱卿道：“就自我船先起便了。”乃谓挹香道：“你写‘拍七’二字，先从窗中通个蚂蚁信，使众人知之方好。”挹香称善，遂关会各舟。然后，爱卿起头喊一，挹香喊二，月素喊三，竹卿喊四，慧卿喊五，丽仙喊六，小素正要喊，挹香做了手势，小素拍了一拍，绛仙喊八，第四只船上琴音听见，连忙喊九。三十七人拍了三个转头，计得一百一十一之数。天渐夜凉，挹香方命归掉。

自后，内与爱卿伉俪极笃，外与众美亲爱非常，终日绮罗队里作为领袖。竹卿在城盘桓二十余天，始归青浦。

流光如箭，又届乞巧良辰。其年正逢大比，爱卿劝挹香亦赴南闾就试，

箜篌（kōng hóu，音空喉）——古代弦乐器。

玳瑁（dài mào，音代冒）爬行动物，形状象龟。

挹香亦欲往南京乡试。到了中元前二日，约了邹拜林，雇了船只，端整动身。挹香与爱卿添出许多别绪，爱卿教挹香寒暖当心，场事毕后，早日归来。又别父母，继别众美人，他们都送许多程仪。然后同拜林登舟，向南京进发，一路无辞。第五天，金陵已抵，即寻了考寓。因试期尚远，二人访寻胜景，或秦淮放棹，或移履钟山，桃叶渡头，莫愁湖畔，逍遥山水，不脱名士风流。吾且慢表。

再说众美人自从挹香去后，倒觉冷静非凡，少了一个有情的公子。褚爱芳有个知己，欲替他赎身作室，同赋归欤。其人姓郑，休宁县人氏，为人诚实，初断鸾弦，欲娶爱芳为室。爱芳因与他契合非凡，竟慨然许订，择八月初旬共赋好逑之什。爱芳因挹香不在，倒有些不忍遽去之意，后来迫于归期，只得留书于月素处志别。其书曰：

相聚多年，一朝遽别，非妾所愿也。奈妾沦落风尘，花钿将谢，若不再筹后策，尤恐剩粉残脂，空叹韶华之不再也！有休宁郑氏子者，恂恂儒雅，初断鸾弦，愿委家禽，置妾为继室。其人性情似乎可托，是以从其所命，同赋归欤。第与君久叙，蒙君辱爱良深，本欲面诉离情，再亲雅范，缘就道匆匆，不得不遵妇随之礼。留书代面，聊表寸心。诸祈自玉，不尽依依。妹爱芳衿衽再拜。

爱芳留书讫，即同郑君旋里。

再说挹香与拜林到了试期，俱进场考试。三场毕后，归心如箭，即整行囊，同归故里。家庭重聚，欢乐如常。到了明日，即去问候众美人。及至月素家，月素道：“香哥哥，你可知失其所爱么？”挹香一些不解，便道：“什么失其所爱么？”月素即出爱芳之书道：“爱芳姐从良东去，有书留别，岂不是失其所爱么？”挹香忙接书细看，觉得一种凄凉，青衫泪湿，便道：“我金某赴试南闱，悔之晚矣！如今别无两月，一美杳然。花晨月夕，你们众姐妹饮酒谈诗，独不见了爱芳妹妹，你想心中能不惆怅？”说罢，不禁堕泪。月素道：“你也太觉一己之私了，反怪赴试之误，就是你不住金陵，也要分别的。”挹香道：“我若不往金陵，尚可与爱妹面谈分别。如今人面桃花，不教人添崔护当年之感耶！”月素见挹香一往情深，十分钦慕，只得婉言劝慰了一番。于是，挹香归诉之爱卿，爱卿也劝了几句，挹香稍稍丢开。

其时秋风萧瑟，木落天空，众士子都望大魁天下，名列贤书。独有挹香与拜林二人，功名心十分淡漠，是以日夕醉乡花坞，消受清闲。

一日，挹香来到素玉、琴音处说道：“二位姐姐终身之事，约在十月中同来迎娶，预先替二人赎了身，赁屋而居。倘秋闱得捷，父母处更可进言了。”他是五美团圆，得偿素愿，素玉、琴音也甚感激。越一日，至小素处约定了，与慧卿商榷一番。慧卿本知挹香有心于小素，也便允了。吾且住表。

再说挹香、拜林终日逍遥，或游虎丘，或往灵岩。其时已至重阳，报人纷至，锣声一棒，拜林与挹香都皆高中。拜林点了解元，挹香中了十二名经魁。两宅十分欢喜。爱卿心愿得偿，暗喜道：“不枉我之慧眼识人也。”铁山夫妇格外欢喜，挹香便禀父母欲举娶姬之事，父母只得允了。悬匾日，亲朋及官绅俱来贺喜，顷刻间，门庭大振，邻里皆钦，忙忙碌碌了几天，方才

崔护 唐诗人。年少时曾作《题都城南庄》诗，即世人听传“人面桃花”故事所本。

秋闱（wèi，音违） 即秋试。闱是考场的意思。

解元 乡试第一名。

经魁 科举有以五经取士，每经各取一名为首，名为经魁。

得空。

挹香已得功名，愈加潇洒风流了，便于挹翠园东北两傍购宅，开通园内，重加修饰，增筑无数亭台：宜春轩之傍筑一亭，额曰“怡然亭”，亭南又造三间旱船式样，俱是雕梁画栋，净几明窗，名之曰“还读庐”。叠假山，栽树木。剑阁之傍又造两间书室，一名“宜勤轩”，一名“耐寒居”。观鱼小憩四旁造了一带水阁，周围共有十二间，每间多题匾额：

- 一曰“醉春风”；
- 一曰“藕花居”；
- 一曰“花月吟窗”；
- 一曰“临流雅赏”；
- 一曰“琴言室”；
- 一曰“绿天深处”；
- 一曰“绕翠”；
- 一曰“鸳鸯榭”；
- 一曰“留莺枝上啼”；
- 一曰“鹦鹉轩”；
- 一曰“面水居”；
- 一曰“餐霞阁”。

这十二个匾都是挹香叫爱卿题的。园中又盖一厅，对面造了戏台，以备宴客之用。厅名“逸志堂”，戏台上亦有一额，曰“云璈竞奏”。又于醉花亭之西，造了三间新室，两傍又造了四间，以备爱卿与四位美人所居，其中亦有匾额。爱卿所居正中之室，名曰“梅花馆”。其余四室，一曰“沁香居”，一曰“步娇馆”，一曰“媚红轩”，一曰“怡芳院”。庭前栽许多竹叶芭蕉，名花异卉，两旁曲折回廊，可通正宅。又于挹峰楼之西开了一门，能通拜林之宅，以便朝夕过谈。纷华靡丽，土木大兴，直要至十月杪，方能告竣。

再说挹香南闾捷后，修造花园，已有一月。择了十月望日，别了父母，同爱卿到灵岩山祖莹祭扫。又至洞庭二山亲戚处候安。亲戚中因他得中高魁，都来送礼称贺，并与爱卿相叙。爱卿则以礼款迎，众亲族十分称赞其贤。挹香开筵相款，又忙碌了五六天，便同爱卿驾舟至青浦。

且说竹卿自别挹香，到九月中，在题史录上，见挹香高掇巍科，心中欣甚，正欲写信称贺，恰好挹香到来。竹卿益加喜跃，便留爱卿小住。挹香往姑丈处请安，入见姑母与素娟表妹，又与小山细倾积愆。小山道：“闻得表兄娶得表嫂甚贤，又闻与众美人相叙，如此艳福，小弟不胜欣羨。前次本欲造府，恭贺燕喜，奈俗冗羁身，十分抱歉。”挹香便谦逊了一番。小山命人治席书斋，细谈衷曲。挹香因娶姬心急，住了两天，即便告辞。小山深知有事，也不过留。挹香到竹卿家，偕了爱卿，别了竹卿，一同归去。

要知四美人之事，且听下回分解。

璈（áo，音熬） 古乐器名。

杪（miǎo，音秒） 树梢。此处指月末。

第三十一回 掇巍科才人驰誉 作幻梦美女飞仙

话说挹香与爱卿青浦归后，依旧与众美相亲朝夕。挹香本风流才子，如今中了高魁，又娶了爱卿，所以名誉重振，遇迎咸闻。况挹香为人慷慨，又喜扶弱锄强，虽则翩翩公子，却比老成练达者高胜一筹。所以人有艳羨之心，而无嫉妒之意。其时新屋造成，邹、金二家俱择了吉日，迁入华居。顷刻间，门庭显耀，比前更加宏敞了。正所谓：

莫忧陋巷箪瓢苦，欲振家声在读书。

一日，梅花馆伉俪谈心，挹香述及陆续遇美之事，又优日后不知怎样了局。谁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夕，朦胧睡去，忽见一白须老者，道家打扮，手扶藜杖前来。挹香却不认识，乃上前请见。那道人却不回答，但道：“你的艳福应将享满。常言道：‘否极泰来，乐极悲生。’如今众美要与你分别了。”挹香大惊道：“你何人？怎知我鸾离凤散？”老者道：“我乃氤氲使者便是。你若不信，你看众美人来了。”挹香抬头一看，果见三十七美联袂接袂而来，爱卿也在其中。挹香见了爱卿道：“好姐姐，你为什么别而行，仅留书札？如今你既复来，我再不放你回去的了。”爱卿默然。挹香又向老者道：“我志乍偿，欲娶四美，究为何事要分别起来？”那老者道：“天机不可泄漏，你日后自明。”说着，把手一招，便见半空中飞下了无数青驾，即对爱卿道：“你快些去吧。”爱卿硬着头皮与挹香分别。挹香道：“且慢，且慢。你既来了，又要向哪里去？”爱卿泣道：“后会有期，我也顾不得了。”说着，将衣一洒，跨上青驾，望东而去。老者又令武雅仙、章幼卿二人跨鸾而去。

挹香见三美升空，环佩已杳，又急又闷，又苦又恼，扯住老者道：“你何人？弄此妖术，敢将我三美掇去？若不叫他们回来，我与你誓不两立了！”挹香说完大哭。老者道：“后会有期，你休惆怅。”说着，又命孙宝琴去。挹香忙对宝琴道：“宝姐姐，你不要上他的当。”宝琴挥泪道：“无数如此，焉能违拗？君其保重，我去也。”说着，亦乘鸾而去。俄而，月素亦欲辞去，挹香道：“月妹妹，我金挹香受恩深处正欲相酬，你们为什么忍心别我？”言讫，晕去了半个时辰。醒来，不但月素杳然，连那吕桂卿、郑素卿、吴慧卿、林婉卿、朱素卿、陆文卿亦是断踪绝迹。正要与老者吵闹，忽见谢慧琼、方素芝、陆丽春、陈秀英、王竹卿等比肩连臂而来，与挹香相辞。挹香大恸道：“老贼，你擅敢以左道摄人，使众美多堕你术中耶？”老者道：“此乃天数，你勿怪我。”挹香此时语塞咽喉，良久，发愤对六人道：“你们去吧。”六人亦升空而去。

挹香突然嗔怒，便夺了老者的禅杖，来与老者拼命，一禅杖望面门飞来。那老者不慌不忙，撒去禅杖，口中念念有词，作一个定身法，弄得挹香动弹不得，如木偶一般，见其余美人尽被老者使之跨鸾而去。顷刻间，红愁绿恨，昙现霎那，那三十七美中独存一个爱卿，老者方始收了定身法。挹香愤极，挣开身子，握住了爱卿的手道：“爱姐姐，千万不要被他惑了！我来与这老贼算了帐，同你回去。”正说间，谁知老者忽尔也不见了。挹香一边握住爱卿，一边望空呼唤众美。谁知寂静云霄，苍茫宇宙，不觉呼天大恸，将双足一顿道：“罢了！罢了！”握了爱卿同出，在门槛上一绊，忽然惊醒。淋漓香汗，四顾无人，夜漏沉沉，香帏寂寂，却是一梦。见自己偎着爱卿，觉泪痕渍枕，无限凄凉。

爱卿也被他惊醒了，便说：“你为何如此？莫非梦境中又有离鸾拆凤之事么？”挹香道：“一些不错。”细将梦境一一述与爱卿。又说道：“姐姐第一多情，不我遐弃。”爱卿笑说道：“常言‘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挹香道：“是虽是，究属有些奇怪。”伉俪相谈，不觉天明。

挹香起身梳洗后，便向众美人处一行。询悉无恙，挹香方有喜色，乃说道：“昨夜，我梦见你们都被一个妖道摄去，弄得我跌足哭醒，如今见你们红妆依旧，绿鬓如常，方才心帖。”说罢告别。

其时已届十一月初三，挹香要备嚙彼之事，趋庭直告父母，一无诘责。择于初九日迎娶四美，预先布置杂务，十分忙迫。一面使人通知吴秋兰家，自己到小素、琴音家，几处关照了。到了正日，居然蓝呢四轿，旗锣伞扇，绝无娶姬之状。一则因爱卿也是风尘中人，二则挹香素性钟情，不肯轻待美人。少顷，一样参拜天地，仅不过名分嫡庶而已。

再说轿子到了吴宅，秋兰装束一新，不以妾服，而以冠裳，俟了吉时上轿，一路上耀武扬威，流星花炮，向金府而来，此葑门之一家也。

再说轿子又至吴慧卿家来，小素的冠裳也是金宅送去的，都是一色无二。慧卿见挹香如此作事，愈加佩服其钟情，便替小素装束，俟吉时上轿，此吉由巷之一家也。

再说两肩彩轿至琴、素二人家，挹香已央邹、姚在彼照应，里面一切托袁巧云、蒋绛仙、吕桂卿、陈秀英四人端整，所以甚是舒齐。片时轿子临门，四美替琴、素二人装束，俟吉时上轿。

再说金宅端整了宾相乐人，专候新人轿到，厅堂上悬灯结彩，闹热十分。停了一回，小素的轿儿已到，早喜得挹香心醉神迷。俄而，鼓乐宣天，又传陈、胡轿至，厅堂上已停三肩彩轿。邻里们尽皆称羨他风流艳福，又赞他做事古怪，娶姬有如此排场，所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苏城内藉为美谈。不一时，吴宅轿来，四姬毕集。然后，等了吉时，宾相吟诗，乐人奏乐，一才四艳，并立红毡，先拜天地，继拜椿萱。父母见了如此，到觉好笑，原来一向溺爱独子，又况美人们情愿相从，不要挹香费什么，所以一任他们。见过了礼，然后送入洞房，琴音住媚红轩，素玉住步姣馆，小素住沁香居，秋兰住怡芳院，一样坐床撒帐，合卺交杯。

事毕，挹香至外邀众友饮酒，邹、姚亦到。挹香谢了一回，款入筵席。拜林道：“今晚又要闹新房了。但是有四处新房，如何闹法？”梦仙道：“我们和仲英三人往三处，再邀几个人一同而去，留一处叫香弟弟自己去闹。他若不闹，罚以巨觥。我们各闹一处，闹到疲倦，便与新人同睡，免得香弟弟应接不暇。”说着，都大笑起来。仲英道：“不通，若教香弟弟自己去闹一处，他反得其所哉了。不若我等先到秋兰嫂房中去闹，况且我与林哥都没有见过新人的。闹过了，再至三处去闹，众哥以为何如？”众人齐道：“妙极！香弟，你今日可端整多少酒儿？好待我们来闹房饮酒？”挹香应道：“十瓮。”俄而四处悬灯，众人皆醉，拜林便作领袖，同了周纪莲、徐福庭、屈昌侯、陈传云、周清臣、姚梦仙、吴紫臣、叶仲英几个人，一拥地往怡芳院而来。

却说爱卿因秋兰从未识面，正在怡芳院要与他说话，忽见拜林同众人哄然而来，忙避归梅花馆。拜林便伪装醉态，步入怡芳院，众人随后而入。谁知挹香先躲在梅花馆，只做不知。拜林不见了挹香，便道：“香弟弟那里去

嚙彼之事——嚙，明亮。《诗·召南·小星》有：“嚙彼小星，三五在东。”此处指纳妾之事。

了？”梦仙道：“大约怕我们吵，所以躲了。”仲英道：“必定在着爱嫂嫂房中。”周清臣道：“他方才说端整十瓮酒，必须去寻了他来问他。”纪莲道：“只好你们三个人去寻，我们没有见过，究属客气的。”拜林道：“我去，我去。”便一个人闯到梅花馆来。爱卿迎着，问道：“林伯伯何事？”拜林道：“特来捉一个贼儿。”爱卿笑道：“伯伯捉贼，为什么捉到这里来啊？”拜林道：“这个贼一定躲在嫂嫂房中，还望嫂嫂当心。”说罢，闯进房中，果见挹香在房中。拜林连喊捉贼，不由分说，一把拖了就走。挹香只得随了拜林，住怡芳院而来。

屈昌侯、周清臣；陈传云、吴紫臣、徐福庭齐道：“亏你好意思，竟躲了出去？如今我们要讨些喜果吃吃。若无喜果，只消请嫂嫂见一见，吩咐一声，我们好往那首去。”挹香道：“这却容易。”命侍儿每人处送两盒果儿，便道：“如今好往那边去了。”拜林看了，便笑道：“这些果儿好算了么？我们这几人非千盒不可。”周清臣道：“若无千盒，请给十瓮，否则请秋嫂一见亦可。”挹香道：“果儿明日送来就是。要见他们，也容易得极的，但是他们不肯见，如何？”紫臣道：“只要你跪着相求，嫂嫂是怜惜为怀的，就肯相见的了。”拜林与梦仙二人听了道：“不差，不差。”于是，二人掀倒挹香，对着香帷跪了。

陈传云道：“我们来替他讨情。”便说道：“小生金挹香，今日蒙众好友盛情，要与夫人一见，犹恐夫人不能从愿，又难却众哥哥之情，是以拜倒妆台，乞夫人裁夺。”纪莲接口道：“想夫人恻隐为怀，惜怜为念，定不使我金挹香长跪妆台的。”说着，多笑个不住。旁边侍儿们也十分好笑。挹香跪在地下，也笑说道：“我今夕跪在妆台，莫说你们掀我跪，就是叫我自己跪，也该跪的。前者隆寿寺粉壁门遇灾，若没得他救我，我也没有今日了。”众人听了，暗暗称是。拜林本是多情人，想着救挹香之事，暗道：“不要与他吵了。”遂谓众人道：“香弟弟跪了长久，嫂嫂不生恻隐，我们且到那边去一回再来吧。”众人只得应诺，扶了挹香起来，蜂拥往沁香居小素新房而去。

拜林等三人虽然尝见，余却未曾识面，依旧大闹，甚至闹到挹香命小素相见后方罢。众人见了，暗暗称赞道：“无怪香弟弟要如此钟情，果然娇媚。”坐了一回，竟往媚红轩琴音处来。不知闹些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备列小星团圆五美 折磨中道疾病旬朝

话说拜林等丸人出了沁香居，又往媚红轩、步娇馆琴、素两处大闹，闹得六缸水浑，豁将台醉了。周纪莲呕吐而归，余人仍复闹之不休。后来，倒是梦仙出来做了好人，方才各散。挹香然后到梅花馆来，谓爱卿道：“今夕五美团圆，得偿所愿，但是住在那处好？”爱卿道：“自然报恩要紧，当进秋妹房中。”挹香点头称是，命侍婢张灯，往怡芳院而来。那知秋兰已命侍儿关好了门矣。

挹香叩了几下，忽听侍儿里边答道：“小姐吩咐，请老爷往梅花馆去，以表前后之序。”挹香在着门外笑说道：“燕尔新婚，况今夕三星在户，你去对小姐说，快些开了门，莫误佳期。”侍儿道：“小姐已睡了。倘老爷不往梅花馆，请往别院去吧。”挹香无奈，复至沁香居，只见小素房门亦然紧闭。挹香复叩铜环，里边侍儿也传语道：“请老爷今夕住在梅花馆或往别院，这里小姐已睡了。”挹香倒觉得好笑起来，便道：“你们莫非会同的么？怡芳院不让我进去，这里又是睡了！”一头说，又往琴、玉两处，谁知皆是一般回绝。弄得挹香无计可施，只得重往梅花馆告知爱卿。爱卿笑道：“新郎今夜难矣！我这里也要睡了。”竟将挹香推了出来，将门闭上。

挹香没了主意，复至怡芳院陈说一番，他们都只做不知。又至沁香居恳开门，也是漠然不答。东跑西走，踟躅无定，徘徊了良久。心知他们为嫡庶之分，所以今夕闭门不纳，我也顾不得了，还自去恳爱姐开门为是。于是，复身至梅花馆，便轻轻弹了四弹道：“爱姐姐，还望你开了门吧，那边春色都已深藏，不肯开的了。”爱卿听了，便答道：“我也睡的了。”挹香听了，着急道：“好姐姐，你不要作难我了，我日间忙了一天，其实疲惫不堪。姐姐，你开了吧！”爱卿听了此言，心中倒也有些怜惜，只得开了让挹香进内。挹香方才安身有所，乃笑说道：“不料今日之佳期仍在姐姐身上。”爱卿啐了一声，安睡不表。

明日，四新人往堂上问安，然后回归香阁。挹香设宴梅花馆，邀集五美同饮。挹香道：“昨日你们四位宛如约齐一般，使我进退越趄，今日看你们如何？只怕躲不来了。”说得四人满面羞红，良久道：“我们俱是初来，第一夕，你该住在爱姐房中。”挹香笑道：“你们昨日知我疲倦，所以概施巧计。今夕我打足精神，与你们一逞其技，才见手段。”四人听了挹香这一番打趣，愈觉惭赧。幸亏爱卿在旁用别话支开，挹香方始不说。

酒阑后，日色西沉，各院张灯结彩，挹香恐他们再蹈故辙，预到怡芳院坐定。半晌秋兰至，挹香上前，深深四揖道：“前蒙芳卿相救，出死地而得生，又蒙令尊以妹妹终身相许，如今鱼水得谐，实出于仆之意外也。”秋兰见挹香一种温柔，便回了四福，答道：“贱妾村姿陋质，本不敢存事君子之心，乃蒙途路锄强，心铭既久，继而隆寿寺君遇恶僧之害，妾自宜以德报德。后来家父妄思高对于君，自知颜赧，乃蒙君不弃，允订丝罗。‘今夕何夕，言念君子，云胡不喜！’”秋兰说罢，挹香喜甚，丛话了一番，然后替他除了冠带，同赴罗帷。

明日，挹香至沁香居，小素接入。挹香笑道：“自从在慧姐家得蒙姐姐相爱，愿亲枕席，相订终身，迄今二载有余未亲芳泽，今夕好与妹妹叙叙旧情了。”小素羞红晕颊，答道：“君果钟情不忘旧约，但妾自愧鸡雏，不足凤凰并列，如何？如何？”挹香便道：“妹妹，你说错了，宇宙间生美人难，

生有情人更难。小生蒙你一片芳情，殷殷眷顾。曾记得那夕在慧姐家，你却不避嫌疑，有情于我。如今四美毕合，小生总是一例相看，决无贵贱悬殊之念。”二人谈谈说说，到了更深，方才共赋高唐。

明日至媚红轩琴音房中，琴音笑道：“昔日亏你做得出！扮了乞儿，前来试我们心迹。幸亏我与素玉姐本来最恨欺贫重富，不然早被你看轻了。”挹香听了，笑说道：“好妹妹，不是我做得出，只因那日林哥哥说起你慧眼识人，欲来拜访。吾说：‘花前月下，往往欺贫爱富，既称慧眼识人，我今扮个乞儿前去，看他们待我如何？倘若看得出来，就是真慧眼了。’谁知妹妹一见多情，便出洋银助我，方知名不虚传。所以，此时舞榭歌台，人谓无情，我金挹香终谓有情之地；况我所遇的众姐妹，也没有几何挥霍，尽蒙他们另眼相看。你想，世情虽薄，其中岂无清洁之流？惟人自鲜靓耳。如今五美团圆，虽曰天假奇缘，其实半出于众姐妹之情也。”说着，便挽了琴音的手，一同安睡。明日至步姣馆素玉房中，自然也有一番绸缪的情景。嗣后，挹香或往梅花馆，或往各院，都是雨露均调，不存偏爱。

光阴迅速，又到了腊月寒天。挹香乐极悲生，清晨冒了些风，竟生起病来。卧床不起，已有旬朝，急得父母与五位美人计无所出，延医看治，药石无功。爱卿与秋、素、琴、玉四人，俱衣不解带，轮流地伏侍。谁知日复一日，病魔愈深，三焦灼热，六脉芤空，竟不知人事，饮食渐渐不能进喉。清楚的时候对父母说道：“孩儿不孝，顾复未酬，如今谅不能久存人世的了。儿死之后，望二亲不要过悲，譬如未曾养我这不肖孩儿。犹幸爱卿媳妇腹中有孕，金氏宗祧不至无继。儿死之后，这五房媳妇自然影只形单，倘有不到之处，望两大人善言教导他们，孩儿虽死，亦瞑目矣！还有一桩事情：儿有几个好友，必须与他一别。更有几个知己美人，蒙他们俱十分怜惜，儿欲去邀他们来诀一长别，望两大人格外之恩，容孩儿一见，更加感恩不浅。”

铁山含泪道：“我儿且安心静养，这是年灾月晦，否去自然泰来。明日，我叫人去请邹贤侄等，以及你的心爱美人到来就是了。”挹香方才欢乐，又向爱卿等五人道：“爱姐姐，天之忌我，无可如何。方与你们五个人叙无一载，遽欲长离，你们须要孝养翁姑，替我克全子道。倘日后有幸生了一子，须要尽心抚育，可知我金氏香烟全靠你一人身上。如可抚养成人，我冥冥中亦见你情了。再者，我死之后，你们五位姐妹也不要十分苦楚，须知人生一世，本来是个幻梦，就是与你们叙首百年，仍旧要死的。况我金挹香是个风流潇洒的人，就是死了么，也不与他们浊鬼入淘，依旧风流潇洒的，你们千万不要苦楚。至嘱！至嘱！”说罢，又昏昏睡去。爱卿等见挹香如此说话，大家都哭得几乎晕去。到了明日，铁山命人往邹、姚、叶三处去邀，又往众美人家去请。众美人知挹香病重，又是他父母来接的，所以个个趋往金家看视。

却说邹拜林新著着一部《耐烦斋笔记》，所以好几天杜门不出。那日正在钞胥，忽闻此信，早急得心乱如麻，眼中垂泪，飞也一般开了园门，到挹香家里，疾忙至床前一望，见挹香病骨嶙峋，奄奄待毙，口中呓语喃喃，十分可怕，爱卿等五人俱垂泪相伴。拜林看了这般情形，不觉放声大哭起来。

芤(kū, 音抠)——芤脉，中医学名同，脉象之一。

钞胥——此处指誊写。

嶙峋(léngéng, 音棱层)——高峻突兀貌。

爱卿见拜林至，含泪道：“林伯伯，为何好久不来？你香弟弟为你眼多望穿了！”又将病源一切告诉了拜林。又道：“如今或清或晕，不知可还认得你来？”拜林便走到床前，连唤香弟。谁知挹香睁着眼儿，还在自言自语。

拜林见唤他不应，便立在床前，听他说些什么。只听挹香说道：“你们这些人不要这般催促，我尚有许多事情没有了结；况我金挹香是视死死如归的人，不比那偷生怕死之徒。因我有几个美人、几个好友未曾一别，你们且等几天。”停了一回，又说道：“半天是不够的。难道我一榜称魁，倒受你们节制么？至少三天。你们若怕受责，我到森罗殿上，替你们说个情儿就是了。”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拜林知是鬼卒勾人，不觉惨然欲绝，便大喝道：“何物揶揄、竟敢胡闹，我邹拜林在此！”说罢。见挹香顿时清楚，连忙起身，扯了拜林道：“林哥哥，我想得你好苦啊！不知梦仙与仲英哥哥来否？”拜林道：“没有来。”挹香道：“为何不来？我为要与你们别一别。”说着，便洒泪道：“林哥哥，我与你相识以来，蒙你心心相印，真个胜于同胞。如今归期已促，特邀哥哥一别，并欲奉托数事。”拜林洒泪道：“香弟弟，什么事情。”挹香道：“家中一切，吾哥哥在于比邻，况与我宛如一家。我死之后，千万托你照料照料。余外，众美人我也不能保护他们了！但月素妹妹与我最为知己，我死后，你可替我劝他，教他不要苦楚，早作从良之计，这是第一桩要事。再者，寄语诸君子，说我金挹香迫于行矣，勿责不别之罪，这是第二桩要事。再者，日后生了侄儿，长成后，必须费你的心，训以诗书，责备苛求，必要犹子比儿的看待，这是第三桩要事。再者，我还有《读庐丛书》一部在着书馆中，日后你向爱姐取了，付诸梨枣，以表我一生心血，这是第四桩要事。再者，望哥哥自己保重。花前月下，如念故人，只要望西呼三声‘香弟’，或者我一灵未泯，再能与君魂梦相亲，这是第五桩要事。哥哥千万勿忘，我无言矣。”说罢，泪如雨下。拜林听了，十分惨侧，便道：“香弟宽怀，吉人自有天相，少不得灾退身安，不要说这许多不吉之语。”

正说间，忽报林婉卿、蒋绛仙、何月娟、陆丽仙、孙宝琴、陈秀英、胡碧珠、吕桂卿、吴慧卿、谢慧琼十位美人到来，挹香道：“来得妙哉！来得妙哉！我之素愿毕矣！”即命相请进内。挹香泪汪汪说道：“仆蒙众姐妹深情，怜爱了几载，惜金某无福，不能再叙。望众位早择百年之侣，溷迹歌楼终非了局。身子大家保重，切弗为我金某悲惋。我虽身死，性情不死，必不与俗鬼为伍的。”说罢，目视众美，淌了无数泪儿，竟昏昏睡去。众美与拜林一齐挥泪。

拜林对爱卿道：“我看香弟有时清楚，谅无大碍。惟恐天有不测风云，可替他冲冲喜，以寿衣靴帽，设案拜之，或者能痊，亦未可卜。”拜林说罢，爱卿早苦得噎塞咽喉，哭都哭不出了，一跤跌倒，猝然昏厥，惊得众美人与侍婢连番呼唤，方始醒来，复又大哭。众美人无一个不两眶流泪，梅花馆中，一片哭声沸处。恰好仲英、梦仙到来，听见哭声，吓得小鹿乱撞，冷汗直淋，直至到了梅花馆，方始心定。正欲动问，忽报章幼卿、陆丽春、张飞鸿、陆文卿、郑素卿五位美人到来。爱卿接进众人，便去看挹香，见挹香还是昏昏睡着。不知可能再与他们说话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金挹香抱病 沉重 钮爱卿祷佛虔诚

话说众美与姚、叶二人见挹香人事不知，昏然睡去，梦仙附耳叫了十余声，挹香忽然睁圆了眼，对众人直视一回，依旧睡去。梦仙忙唤道：“香弟弟，我姚梦仙在此看你。”挹香重新张眼一看，便说道：“梦仙哥，你为什么此时才来？”梦仙道：“我因不在家中，归来得知，特来看你。如今你可好些？”挹香流泪道：“不济的了，所以特地邀你们一别。”说着，眼顾诸美欲语，可怜气若游丝，摇了几摇头，竟又闭目睡去。

其时，朱月素、王湘云、胡碧娟、何雅仙、冯珠卿、钱月仙六人到来，知挹香昏沉，同至床前观望。月素更加苦楚，便去偎住挹香耳畔，呼唤了一回，挹香终是漠然。众美人复至床前看了一回，又向爱卿劝了一回，辞出梅花馆，订明日再来看视。惟月素、丽仙、婉卿、宝琴四人住在金家，相伴挹香。到了明日，众美人复来。晚上，郑素卿、蒋绛仙、何月娟三人也住了，轮流伏侍，衣不解带。第三日，挹香病势益剧，众美人齐来相伴。曩日，挹翠园宴赏名花，十分欢洽；如今弄得不是嗟叹，就是悲哭，真个万种凄凉，千般悲惨！秋、素、琴、玉四人有余天未睡，爱卿嘱咐令休息道：“四妹且去安睡片刻。想香弟不病时，若见你们十余天不睡，不知又要生几多怜惜矣！”说着，又大哭起来。

那日，挹香又清楚了些，见床前立着无数美人，心中十分感激，便问道：“月妹妹可在此？”月素听了，连忙道：“香哥哥，我来了三日了。因你不省人事，等候至今。如今可好些么？”挹香含着泪道：“不会好的了。妹妹的终身大事，望你自己早些留意，不要误了。一切事情，我曾与林哥哥说过。如今我也说不动了，你去问他就知底细。众芳卿也不要陪侍我了，早些回去吧。”说着，拱拱手道：“我金挹香与你们长别了。”言罢，又垂头闭目昏然睡去。众美人睹此情形，愈加悲切，苦塞咽喉。

到了晚上，爱卿无计可施，命侍儿排了香案在着拜月庭，诚心虔祷，惟求挹香病痊，芳心默默，上祝苍穹。祈罢，复拜叩了一回，方归梅花馆，告知众姐妹。众姐妹也往园中求祷，情愿每人借寿与挹香，早求病好。奈何病势日笃，终难相救，虽日夕请了五六个高明的医士，竟毫无奏效。梅花馆里，明灯被鬼火荧青；挹翠园中，彩雾为愁云变黑。时闻鹏鸟拂阴飙，渐听奇鸮叫残月。爱卿又往各庙求神拜佛，依旧奄奄莫救。

到了十六日，挹香又清楚了一回，便唤众美人到床边，一个个吩咐。先向爱卿道：“我虽蒙你十分优待，如今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我也顾不得你许多了。你自己千万不要悲伤，替我抚子成立，孝养二亲，我就感德靡涯矣！家中设有疑难之事，可请林伯伯商议，他与我谊若同胞，无不出心照料。你又是个姣弱之人，寒暖须要自己珍摄，我死之后还有谁来怜你？”说罢大哭。爱卿苦得一句话都回答不出。

挹香又谓小素道：“妹妹，我与你才得团圆，忽成诀别，花晨月夕，万勿时常想我。你们姐妹和和睦睦过了一生，我若一灵不散，它日到挹翠园来看你们，如果欢欢喜喜，我亦放心，设若悲苦而思我，我冥冥中反不快活。”说罢，又地琴、素二人道：“两位妹妹，前蒙花前相遇，一见钟情，愿订好

痾(k, 音苛)——病。

鸮(c ng, 音苍)——指黄鸮。

迷，得偕鱼水。那里知道是我害了你们了，如今使你们青春空负，红粉可怜，我金挹香造孽太深了！”二人含泪答道：“香哥哥，且请放心，吉人自有天相，少不得身安灾退，病去福临，就可再叙。若果弃了我们去么……”说着，眼中流泪不住。又说道：“妾等未亡人，当亦趋随地下矣。”挹香道：“使不得，我已经害了你们的终身，不安之甚；若说这‘死’字，使我益发不安了。”说罢，又对秋兰道：“妹妹，你也实命不犹，才到我家，便成长别，你的许多好处，许多恩处，只好来生答报的了。你也不要苦楚，譬如我死于隆寿寺中的恶僧智果剑下。”说罢，泪流不住。又与朱月素、林婉卿等众美人说了一番，已是气促不堪，喘息无定。正欲再与别位美人说话，看他一阵悲酸，眼珠一进，竟昏厥去了，慌得众美人手足无措，连忙呼唤，方始醒来。可怜惟此一番诀别，挹香已形如槁木，面若纸灰，无言无语，昏昏睡去。真个是烛当尽处，泪痕犹渍淋漓；蚕到僵时，丝缕尚牵缭绕也。

且说勾魂使者与着催命判官，奉了冥君之命，前来勾摄，本于十一日就要勾拿人犯，因被拜林厉声一吓，避遁他方。十六日晚上，又来勾摄，时方三鼓，见只有众美人围绕床前，并无男人立侧，二鬼便将挹香的魂魄勾摄了。众美人正陪挹香在床前耳畔，忽听得一阵阴风，鬼声四起，见挹香登时色变，喉间命痰几响，眼中犹是有泪，吓得众美人一齐大唤，哭声震地。顷刻间，惊动了拜林与挹香父母，部哄至梅花馆，看见其势不佳，十分苦楚。又一瞬间，挹香两眼一张，双足几进，竟一命归西。可怜一灯惨火，满室阴风，四围齐立着美人。霎时间，铁山夫妇与爱卿、拜林、秋、素、琴、玉众美人，一齐大哭起来。正是：

阎王注定三更死，并不留人到五更。

其时梅花馆中悲声震地，铁山夫妇捶胸跌足，放声大哭，爱卿与四位美人哭得来死去复生，拜林也抚床大恸。铁山大哭道：“黄梅下落青梅落。家门不幸遭此逆事，天其绝我乎！”即命停丧堂上，到了天明，料理一切衣裳棺槨。众美辞归，要去易了素服，到来视殓，此挹香平昔钟情所致也。拜林就在金宅相帮料理丧事，延了僧道在着东西两厅做些功德，开了丧报目，往本城官绅以及挹香的亲友家去报知。爱卿与四位美人都成了服，披麻戴孝，家人们也穿素缟。吾且住表。

再说挹香三魂缥缈，六魂悠然，随了鬼卒，飘荡而行，觉漫天黄雾，四野阴风，如落沙天一般，一派凄凉景状。触目难禁，怀念家中，怆然下泪，因想道：“家中爱姐姐与着四位美人，不知如何苦楚了。”正想间，已至一处，见一牌坊，造得十分崔巍，上书“阴阳界”三字。进了界，更觉可怕了，神号鬼哭，往来的人多有一股冷气。也有斯文之辈，口中犹嚼字论文；也有酒鬼打混，说十句有九句骗人。正行间，又见许多妇女哭哭哀哀地过来，挹香倒吃了一惊，只道美人们殉身来寻，便留神地一看，却是三个无首的妇女，手中自拎首级，一路哭来。挹香不解，便问勾魂使者，方知昨日点刑的奸情妇女。挹香看罢，频频叹息。

又随鬼卒行走，过了恶狗村、孟婆亭几处，挹香道：“可好去游玩游玩？”鬼卒道：“此时缴差已是嫌迟，那能游玩？”便扯了挹香往森罗殿而走。

不知挹香见了阎王说些什么话，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药石无功挹香归地府 尘缘未断月老赐仙丹

话说挹香被鬼卒扯了，行走了一回，远远望见宫殿巍然，及至近前，见一座牌坊，上写“生死关头”四个大字。行至殿上，见居中端坐一位垂旒王者，两旁马面牛头，果然威灵显赫。鬼卒带了挹香上殿，缴差道：“长洲金挹香勾到了。”那王者便怒道：“为何逾限而至？”吩咐阶下看杖伺候。挹香见鬼卒要受责了，曾许为说情的，连忙趋步上前，打了一恭道：“因我家事未了，是我叫他等了几天，以致逾期而至，伏望不要责他。”

冥君见挹香一介儒流，谦谦有礼，便问道：“你是常州府金益乡么？”挹香又打一拱道：“我乃苏州府长洲县金挹香，非常州府金益乡也。”冥君听了，便唤鬼卒问道：“金益乡，——你从那里勾来的？”鬼卒禀道：“奉差往苏州长洲县，查明土地，然后勾来的。”冥君拍案大怒道：“叫你常州府去勾金益乡，为何往长洲县，勾了这金挹香来？”鬼卒听了，吓得面如土色，叩头如捣蒜一般，伏地哀求。冥君便命判官细查生死簿。下一时，来回复道：“金挹香乃月老祠金童，因为与玉女思凡，故上帝怒滴下界，寿元尚久。”冥君又问道：“如此可能还阳的了？”判官奏道：“人死一天，脾肺已溃，不能还阳的了。”冥君听了，十分大怒，便命将二鬼卒重责一百板，革去差役，罚入地狱。复修成一札，另差两个鬼卒，送挹香到月老祠去，候吴大讷定夺。

挹香至此方知被鬼卒误勾，便拜别了冥君，随了鬼卒而行，心里想道：“我被鬼卒误勾至此，如今送我到吴大仙处，不知可能重回故里，再见父母妻孥的了？”一面想，一面随了鬼卒而行，早到奈何桥畔。挹香望见，讶道：“阳世传说奈何桥峻险非凡，至此方知不谬。”便问道：“我们可要从那桥上走的？”鬼卒道：“凶男恶妇方走此桥，我们另有路走。”挹香道：“如此，待我去看。”便同鬼卒往桥边一望，只见下边血浪滔滔，许多妇女在着河中，随波逐浪地求救。挹香看了，倒有些不忍，便问道：“阴间为什么用此极刑？”鬼卒道：“这是他自作自受，你也不要怜他。”挹香道：“这些妇人犯着何罪？至受此苦？”鬼卒道：“有的忤逆翁姑，有的欺凌夫婿，有的桑间濮上触怒神祇，有的以污秽之物亵渎三光，死后多要入此池中受苦。”挹香听了这一番话，十分嗟叹，也不要看了，又随鬼卒而行。

至一项仙桥，却是十分开阔，见居中一亭，有许多人在那边，挹香近前一看，见众人拥着一个女子，在那里洗剥衣服。顷刻，身上剥得赤条条，一无所有。挹香见了，忽然大怒道：“阴间如此无礼的！为何好端端将人家女子剥得如此地位？”鬼卒道：“此名剥衣亭。凡妇人阳间不孝父母，都要剥下衣服，令他改头换面去为畜类。”鬼卒一面说时，见那女子趴在地上，一鬼将一张羔羊皮替他披上。俄顷，人头畜体，啼哭哀哀。又一鬼将一个铁铸羊面印子，往那女子面上一印，只听得几声羊叫，面目已非。挹香看了，嗟叹了一回，怪他阳间为什么如此行为，以致阴司受苦。

俄而又至六道轮回之所，见也有的紫袍纱帽，也有的甲冑戎装，又有全身缟素的妇人。挹香看罢，不觉凄然泪下，想道：“我家中五位美人，可怜他寡鹄孤鸾，形单影只，与他们无异。”又见许多鰥独之人，子子无依，许多黄口小儿，呱呱啼位，挹香叹道：“鰥寡孤独，怪不得文王发政施仁，而

旒（liú，音流）——古代帝王礼帽前后的玉串。

先以先穷民为急务也。”又见一处聚虎豹猪羊，一处聚鼃 鼃 蛟龙，又一处都是鸡鹅鸟雀，又一处却是蚊蚋蛆蝇，胎湿卵化，布满其中。挹香看罢，十分惊畏。鬼卒道：“不要看了，且去请了吴大仙定夺，或往阳间，或居阴府，依旧要由此经过的，再来游玩罢。”说着，扯了挹香，一路而行。

也不知走了许多崎岖险路，过了许多峻岭荒山，方到一个所在，清凉悦目，异草名花，非是尘沙拂面、惨雨凄风之境了。挹香谛视之，觉似曾经过一般。又随之行不数里，见屋舍俨然，近前视之，却象一所庙宇的式子，挹香入庙，见匾上书“有女如云”四个大字，蓦然惊讶道：“我记得阳间曾经梦游此境，为什么如今又到这里来了？”问道：“这可是月老祠么？”鬼卒点头称是。

正说间，忽见一个垂髫童子出来，对挹香一看，便说道：“故人无恙，可还认识五年前的童子否？”挹香连忙一揖道：“久阔多年，时深企念，有什么不认得？如今我被鬼卒误勾，冥君以我阳寿未终，不能回阳，所以特来此地，求院主裁夺的。”说罢，叫鬼卒将冥君信札呈与童子。童子道：“今日幸院主在着，你们等一等，待我去通报。”挹香大喜，欲往几处去看看美人，恐遭院主呵责，不敢擅自行动。未片刻，童子出道：“院主传见。”挹香即随童子行过了许多仙境，觉都认识的，直至走了一回，方才不熟。

不一时，又至一个所在，上书“清虚中院”，童子导之入。挹香侧目而视，见中间坐着一位老者，童颜鹤发，道貌清奇，两旁立着许多使者，甚是威赫。挹香便兢兢上前道：“弟子金挹香叩见。”说着，便双膝跪下。又说道：“金某幼采芹香，得邀鶚荐，在家侍奉椿萱，怡颜绕膝。不料昨日被鬼卒误勾，冥君因我阳寿未终，送我至此。欲求院主裁夺，恩放我金某还阳，家庭重叙，恩德难忘。”院主听罢，命使者册上查来。

顷刻间，册子查明，呈与院主。院主便问道：“你家中共有几人？”挹香心中想道：“你也不必查了，你的册子，我五年前早已偷觑，‘三十六宫春一色，爱卿卿爱最相怜。’背多背得出了。”便答道：“弟子家有二亲一妻四妾，正室钮氏。”院主又问道：“除外认识几人？”挹香道：“本来有三十六人认识，如今娶了四位，又分别了一位，现剩三十一个人了。”院主听了道：“不错。你本是我座下的金童，因与玉女思凡，故谪向凡间，尚有数十年尘缘未尽。虽则凡胎已溃，我当赐汝仙丹，尚可回世。”挹香听了，十分欢喜，便口称旧主，拜谢了一番。院主便命童儿往丹炉中取了一颗“梅花起死返魂丹”，与挹香吃了，又囑道：“凡事正身立德，日后好重登仙界。不要作福行骄，致遭地狱之苦。只此数言，牢牢记着。你可同鬼卒仙童一同去罢。”

挹香连忙叩谢，随了童子来寻鬼卒。因吃了那粒仙丹，觉得精神强壮，步履轻松，心中快活可以还阳，便问童子道：“此时有什么时候了？”童子道：“将及巳牌。”挹香道：“时候尚早，且去游玩片刻，这里是难得来的。”于是扯了一童一卒，遍历名山，所见者尽是奇花瑶草，所闻吉尽是虎啸龙吟。清游良久，挹香道：“我们可要再到冥间，然后还阳？”鬼卒道：“这是必

鼃 (yuán, 音原)——动物名，鳖科。

鼃 (tuó, 音驮) 动物名，俗称“猪婆龙”。

鶚 (è) 荐——指推荐有才能的人。

巳 (sì, 音似)——旧式计时法指上午几时到 11 时的时间。

须要的。你虽奉吴大仙命，必须要转轮王处禀过，然后好回阳世。”挹香道：“去是不妨，倒是崎岖难涉。”仙童道：“这倒不消虑得，你合着眼，我来助你。”挹香大喜，遂合了眼。顷刻，风涛声耳边澎湃，此身飘荡如飞。俄而声息，童子道：“如今不妨启目。”挹香睁眼一看，依旧阴风惨惨，鬼哭神号，仍至黄泉路上了，大喜道：“如此之速，怪不道仙家有趣！”

行至一个宫殿，见上书“赏善罚恶”四个金字，入门，又有一竖额曰“十殿转轮王”，两旁挂着一副楹联道：

在阴司中，惟有恶人受苦；

到阳间去，做些好事为宜。

进殿，见居中坐着一位冥君，十分严肃，判官小鬼站立两旁，廊下又有楹联道：

你来了么，恶事几端须直说；

我秉公者，善人此地不轻亏。

看罢，点头暗记，又见冥君在那里判发投生之案，一件件的批发。又见批到一情案，一男一女都是婴孩，男者发投杭州沈氏为子，女者发投湖州李氏为女，日后却有一番情案。那一对婴孩便谢了恩，两个人勾了颈儿，一路上喃喃地说话，两小无猜，居然情种。挹香倒不觉好笑起来。见他们去了，冥君案也判完，鬼卒上前禀明还阳之事，冥君批准。鬼卒又同挹香各处游玩不表。

却说阳间，金宅已弄得哭声震天，悲呼抢地，连那婢媪丫头、管家童仆等都一齐洒泪。盖金大少爷平日御下有恩，十分循理，如今殁了，无一个下人不惋惜，无一个下人不垂泪。铁山夫妇与爱卿等更加悲切。到了明日，一样照长子之礼成丧。顷刻间，府县各官都来祭吊，盖一榜秋魁，官绅们尽皆敬重。其时孝帏中一妻四妾，娇滴滴大放悲声，旁人亦为之凄惋。正所谓：

万斛愁肠万斛泪，一声夫主一声天。

到了辰牌时候，忽报三十一位美人都来吊祭，爱卿接入孝帏，一同伴尸痛哭。

要知怎样还阳，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众美人登堂视殓 诸亲朋设祭助丧

话说三十一美同进灵帏，号陶大哭。哭了一回，然后个个易了白布裙衫。一片白夜如雪，孝帏中挨次坐下，犹如白蝴蝶一般。三十六位美人守着挹香，挹香虽则中年摧折，也算有艳福的了。件件可办，惟有众美人一齐到来视殓，这却难得之盛事。外边官绅亲友们都啧啧称盛。

到了已牌时候，诸亲朋部来祭奠，邹拜林也备了祭文到灵前祭奠。上香献爵毕，读祝者便捧了祭文，高声朗诵道：

维年月日，通家兄邹拜林致祭于挹香亡榱台灵前：呜呼！吾榱台温恭笃厚，忠孝克全，兰盟得缔，鸛荐同游。方期地老天荒，永作吟哦之侣，不料雨飘云散，又来离别之乡。十年梦醒，摧残杜牧之魂；一旦襟分，空吊钟期之魄。想吾榱台，非天宫代笔，即地下修文。赴召玉楼，迹悲黄鹤；甘抛金屋，梦断乌衣。怅此日之音容莫睹，一腔愤懑向谁论？怀昔时之笑语常存，万种痴狂犹可溯。予怀若此，君恨何如？卿备杯羹一滴，九泉可到；附呈楮帛寸忱，微意敢存。呜呼！临奠神伤，伏维尚飨！

读祝者正在朗诵祭文，拜林望孝帏前一看，见叶仲英与姚梦仙撰着一幅挽联在那里。拜林拭目视之，见上写道：

抛父母，弃妻孥，无可奈何君去也。叹廿年，壮志旋销，竟使英雄气短。

别美人，离好友，百般惆怅我伤哉。恨旬朝，微疴忽变，空嗟儿女情长。

拜林看罢对联，读祝者祭文诵毕，忽听得孝帏中悲声更切。拜林又对遗容看了一回，叹道：“香弟，你在生何等风流！为何此时默默无言耶？”言讫，不觉一阵凄凉，竟奔入孝帏中放声大哭。爱卿见拜林如此情形，更加凄切。俄而，叶仲英、周纪莲、姚梦仙、陈传云、端木探悔、吴紫臣、徐福庭、屈昌侯八友都来祭奠，然后端正成殓挹香不表。再说挹香同鬼卒四处游玩了一番，又到了个所在，见一年老犯人与着一个犯妇并旁侧立，两人都是拖枷带锁，链条番索。挹香道：“此是何犯？”鬼卒道：此即风波亭陷害岳家父子者，罚令永堕地狱，不复超生。”挹香不听此言犹可，听了此言，不觉三尸神暴跳，七窍内生烟，勃然大怒道：“莫非是秦桧等么？”鬼卒称是。挹香大踏步上前，指定二犯骂道：“你们这般禽兽！阳间恶不可恕，屈害忠良，十二道金牌矫诏少保班师，以致金兀术复进。奸贼吓，奸贼！你良心丧尽，擅敢东窗设计，陷少保于风波亭！你在阳世任你作为，以为忠臣可尽去，奸相可得志，如今问你这狐群狗党，可能再使些好谋么？我尝读《宋史》，而见你们屈陷忠良，欺君负国，恨不得啖汝之肉！如今适逢其会，奸贼吓，奸贼！你敢饱我老拳？”挹香虽是儒流，斯时怒恨已极，便挥拳将秦桧夫妇打得面青颊肿。旁犯窃窃相语。秦桧道：“此人不过一个秋魁罢了，有什么希罕？”挹香听见，火星直逗顶门，不胜大怒，便回转头来骂道：“我之一榜秋魁却是十年窗下辛苦中换来的，不若你们这般狗丞相，谄媚求悦，走狗权门，求来的钟鸣鼎食！”挹香越骂，无名火越提，抡拳乱打了一回，举足乱踢了一回，方才息怒。

复同鬼卒迤迤而行，心中倒觉十分爽快。猛抬头，见一座高台，约有十丈，四面窗榻齐全，上写“望乡台”三字，挹香道：“上去一看如何？”鬼卒道：“你要还阳的，去看他什么？况为善之人不登此台。”挹香道：“我仍只算游玩，看看何妨？”鬼卒只得同他上去，挹香见台前悬一额曰“回首

已非”，两旁楹联道：

阴律本难逃，向鬼卒哀求，那复容汝返也；

阳间原不远，看妻孥啼哭，谁能替你生乎？

挹香正在徘徊，鬼卒开了南窗道：“你要看家乡，这里来看。”挹香便至南窗一望，果见家庭十分忙碌：门墙上都扎了青布彩球，自己的尸首停在承志堂，灵前绿烛高烧，东西两廊，僧道们在那里做什么功德。挹香想道：“什么僧道可以超度亡灵，经忏冥中有什么用？如今我家里做功德，我也并无什么应用处。此所谓淫僧妖道，无非骗人财物而已。”又看孝帏中，钮爱卿在那里揩抹尸身，见他泪涔涔，十分苦楚。又见四妾都是披麻带孝，哀哀啼哭。又见许多穿白裙衫的妇女，也在那里悲啼，挹香倒想不出是何人，细细一看却原来都是他的心爱美人。数之，恰好三十一位。大喜道：“我曾在虎丘灯舫上说过：‘有一日死在你们众美人之前，待你们都来送我，斯之谓全福。’如今果应了那话了！蒙他们虽死不改，仍旧十分情重，却也难得。”又见孝帏东首有一男人，在彼擗踊大恸，视之乃好友邹拜林也，心中更加感激。又见孝帏之外，姚梦仙、叶仲英、周纪莲、陈传云、端木探梅、吴紫臣、徐福庭、屈昌侯许多好友，一个个都在那里祭奠。又见省亲堂中父母十分悲惨，哭泣如珠，幸有旁边侍儿们劝慰。挹香看到其间，不觉凄然泪下，想道：“幸亏要还阳的，不然叫我那里丢得下？”便对鬼卒道：“我要回去了。”鬼卒笑道：“如何？你上了此台，自然要想回去了？既如此，你可看定自己臭皮囊。”挹香听了鬼卒的话，便看定了自己臭皮囊。鬼卒便将他两足一抬，一个反签筋斗跌下台去。挹香大喊道：“阿呀呀！跌死我也！众美人快些救我！”一声大喝而醒。

却说众人正在哀哀啼哭，六局人正在端整成殓，猛听见一声大喝，尸首坐了起来，吓得六局人等都逃了出来，嚷道：“活鬼出现！”吓得众美人如飞散白蝴蝶一般，纷纷乱窜。端木探梅，陈传云、徐福庭、屈昌侯素来胆小，吓得都逃回家去。姚梦仙素来刚勇，全无畏惧，谓叶仲英、周纪莲、吴紫臣道：“君勿惊怕，有我在此。”众亲戚逃往省亲堂，与铁山说话。此时，承志堂上霎时走空，孝帏中仅剩一个爱卿了。

爱卿见尸首坐了起来，他哭多来不及，那里还有畏惧之心，便抱住尸首大哭道：“香弟弟，你还有什么丢不下？替我说个明白，不要去吓他们了。”挹香笑道：“爱姐姐，我还阳了！”爱卿又哭道：“我也极欲你还阳，只怕阎君不让你还阳，仍要催你去的。你有什么说话，快些说罢！”说着，又哭将起来。

挹香道：“爱姐姐，我真个还魂了。我前日一魂不散，随鬼卒见了阎王，道明姓氏籍贯，孰知要勾常州府金益乡，鬼卒误勾我长洲县金挹香！冥君查我寿数未终，又说我是月老祠金童下世，奈凡身已溃，不可还阳，着鬼卒送我到月老祠请旨。所历处尽是昔日梦境。月老查明一切，赐我仙丹，故得复还阳世。望爱姐不要哭了。”爱卿听罢，心中快活得如梦里一般，笑多笑不出，忽又想到，前日挹香死后，不料今日重生，从新哭将起来。

众美人蓦听哭声，认道挹香仍死，俱来窥探，见挹香已上了灵床，与爱卿说话，急欲退出。挹香连忙追出来道：“众姊妹勿慌，我还阳了。”众姐妹方安慰了些，动问爱卿，方知底细，大家欢喜。秋兰、小素、琴音、素玉至省亲堂面禀翁姑，弄得铁山夫妇犹如梦里一般，十分不信，直至见了挹香，方才大喜。挹香复于父母之前，细说一遍，便命人至外说明其事，令六局们

一齐回去，请诸亲朋内堂相见。

此信传出，外边人人称异，都一齐来看挹香。挹香道：“今日与众位相见，事事见，事出再生，情如隔世。蒙众位至此凭吊，我心感激非凡，众位请上，待我拜谢。”众人道：“此时身体亏弱，不可劳动。你既还阳，我等还要贺喜，何必言谢？”挹香道：“我今不比从前了，服了吴大仙返魂丹，不觉精神充足，较未病时更加强健了。”说着，便向众人拜下。众人连忙扶起，口称：“不敢当。”一个个也替挹香贺喜。

挹香四顾不见拜林，心中想道：“方才我望乡台上，曾见他在我灵帋掀踊大恸，为何此时不见？”便问仲英道：“林哥为什么不在？”仲英道：“他因你要成殓了，知你生平所著的《碧草庐词钞》是得意之作，又有《文章游戏》一部，你在生爱看的，所以他到你书馆中去取来，要替你放在棺中的。”梦仙道：“少顷，林哥哥知你还阳，不知他要何等快活来！”周纪莲道：“可笑端木探梅等四人吓得逃回家去，林哥哥现在书馆未出。”吴紫臣道：“待我去请林哥哥来。”挹香喜道：“林哥哥真个知心！我死了，他犹如此当心，真不愧我的知己！”便向紫臣道：“待我去看他。”径往书馆中来。

且说内堂早命人将承志堂上一切灵床衣褥，收拾一空，合家欢乐称贺。如今宅中只剩得一个邹拜林未知挹香还阳，在书馆中检点挹香的书稿。一头寻，一头哭道：“香弟在日，我与他何等欢乐，何等莫逆！如今我一个人，弄得独行踽踽，替他收拾残稿，好不凄楚！”一个人垂头丧气，自言自语。收拾好了，正欲出来，恰巧挹香步入书房，将拜林对面撞了一撞。拜林蓦地里不曾防备，抬头一看，吃吓不小。不知二人如何说话，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悲中喜挹香魂返 意外望诸美心欢

话说拜林收拾残稿已毕，正待出来，忽见挹香撞进书房，心中十分吃吓，按定了神，想了一想道：“他在生与我知己，情若同胞，死后谅来总是一样的，大约恋故人，是以一灵不混，来与我叙旧的。”想到此，便放大了胆上前相见，乃道：“香弟，愚兄正在这里检你心爱的诗词，要替你放在棺木中，以表你平生所爱。你敢是丢不下愚兄，一灵不泯，重来看看我么？你前者五桩大事，吾日后无有不从，弟请放心可也。”说着，抱了挹香大哭起来。

挹香倒亦一阵心酸，涔涔泪下，本要告诉他还魂之事，如今听了如此说法，趁着泪下的时节，倒要骗他一骗了。便答道：“弟自前日弃世之后，终日思兄，被这许多夜叉小鬼押解冥司，不由分说欺侮。夜台这一般苦况，真是不可言宣。最可畏者，遍地泥涂，终朝风雨，神嚎鬼哭，举目无亲。冥君又十分威赫，不肯容情，幸查得弟之生平，所以将功抵过。如今在着冥司无飘无荡，或在奈何桥晚眺，或登枉死城遨游，那里有阳世的偕了二三知己，饮酒吟诗之乐？”说着，又佯装下泪道：“今日因鬼卒们不在，偷至家庭与兄一叙，不知以后又要何时相见的了。”说罢，放声大哭。

拜林便挽了挹香的手，正欲开言，忽然大讶道：“鬼是冷的，为什么香弟两手十分温暖？”便对挹香谛视之。挹香恐拜林疑心，便向地下一蹲，嚷道：“鬼卒来寻我了，从此与君别矣！”说着，立起来，睁圆了两目，伸出了舌儿，摇了几摇头，顷刻间，披发踉跄。拜林十分着急。又见挹香往门后避了片时，重复出来道：“好了，好了，鬼卒被我躲过了。林哥哥，我同你去看爱姐与四美人去。”不由分说，扯了拜林到宅中来，拜林只得随之行。走到厅堂，见众人不在，拜林大讶道：“做什么？做什么？”对挹香看看，又看看房屋，说道：“莫非我在这里做梦不成么？”挹香见拜林发急，乃道：“弟因夜台无伴，欲邀你去聚首聚首，我们且到梅花馆看了爱姐，然后同往如何？”拜林听了，大叹道：“原来如此，你为何不早一天把个信我，我好料理料理未了的事儿。如今要我去作伴，我也决不推辞的。生既同淘，死亦不妨同伴，如此方为知己朋友。不过我家事未曾料理，心中有些不安。罢了，罢了，同你去见爱姐，一同去就是了！”挹香听了，大笑道：“好，好，这才是生死之交！”迤逦行来，已至梅花馆，挹香先叫拜林进去。

拜林步进梅花馆，见爱卿一身艳服，笑嘻嘻相接。拜林此时倒弄得木偶一般，一些头路多没有。见爱卿又不带孝，又无悲苦之状，心中大异，暗道：“爱姐莫非做了蝴蝶梦中庄周之妇了么？”又想道：“不要放屁！爱姐岂是这般人？”又想道：“既不是，为什么这般艳妆快活？”却未想到挹香还阳。正要启口，又见秋、素、琴、玉四人，皆浓妆吉服而来，拜林此时忍不住了，便向爱卿道：“嫂嫂，香弟的灵柩停在何方？何以成殓得如此之速？为何嫂嫂穿着艳服？可知丈夫的服制乃是终身服制？如今香弟弟鬼魂在此，说什么来看你了，要逼我去阴司作伴。”说着，便唤挹香，那知挹香的形迹毫无。拜林道：“方才明明同我到梅花馆来的，为何此时不见了。”拜林说罢，爱卿方晓挹香没有说明还阳乏事，反去骗他，不禁笑将起来。拜林益发不懂，便道：“嫂嫂为什么好笑？”爱卿道：“你们香弟弟已活转来了。”拜林道：“有这等事么，我却不信。”爱卿道：“他不还阳，为何我们穿着吉服？”便细将挹香还阳之事一一诉知。拜林抚掌大喜道：“谢天谢地！我原说香弟非夭寿之人，方才书馆中说得十分苦楚，扮了许多鬼脸，又扯我来看你，说

什么生死之交，要我阴司作伴。我怎一时糊涂，想不到此？”说罢，便出了梅花馆，来寻挹香。

却说挹香扯了拜林到梅花馆，明知爱卿要说破的，自己便往园中去寻众美。众美人已在春水船守候挹香。看他来了，三十二美你也香哥哥，我也香弟弟，因为死而复生，更加亲近。挹香听见，连忙趋入轩中，挽了两个美人手道：“今日与众芳卿再叙园中，真是出人意外的了。”吕桂卿道：“香弟，你既到阴司，究竟如何式样？”挹香道：“阴司的景象与阳间大不相同，阴风拂面，鬼哭惊人。我见了两殿冥君：一乃第一殿秦广王，一乃第十殿转轮王。游遍枉死城、剥衣亭、六道轮回之所。最可怕者奈何桥，高有百丈，阔仅三分，下面血污池中有许多男女沉溺其中。问其所由，说男者是奸臣逆子、污吏贪官，女者是不孝翁姑、不避三光、触怒神祇之辈，堕入此池，永难超出。你们千万听听，不要犯着。”众美听了，都毛骨悚然。挹香又道：“后来我又至望乡台，见你们毕集孝帋，引动我思归之念，被鬼卒推我下台，大呼而醒。”众美人听罢，摇头伸舌，个个称奇。

正说间，忽见拜林走到，不由分说，一把扯了挹香道：“我同你到阴司作伴去。”挹香道：“去，去，去。”弄得众美人愕然不解。拜林道：“如今叫你去，只怕不肯去的了，倒是我拖你在阳世做了伴吧。”便说与众美知之，一齐大笑。

拜林又谓挹香道：“今日相逢，实出意外。且问阴间之事，究属如何？”挹香复细细述与拜林，又道：“更有一桩极爽快事。”拜林道：“何事？”挹香道：“遇着秦桧夫妇，万俟卨、张二贼，被我骂了一回，拳打脚踢了一顿，你想爽快不爽快？”拜林拍手道：“好，好，好，正合我意！”挹香又说道：“前者与你梦游的月老祠，冥君又着我往那处请旨。幸亏院主赐我仙丹，方得回阳，否则仍旧不能相见。”说罢，众人称异。

拜林道：“方才爱嫂嫂说，众亲朋在着省亲堂贺喜，你可去应酬应酬？如今丧事变为喜事，千古难逢。我想不如趁众亲友在此，替你供个寿堂，改作寿事，唤几席酒肴相款，以博一乐，你想可好？”挹香拍手大喜道：“林哥之言诚是，但依旧要劳你的了。”拜林点头应允，一面命人端整寿堂与着酒席，大家称善。

俄而，酒筵已到，正厅上摆了八桌，挹香陪众宾朋饮酒，曲尽殷勤。挹翠园中摆了六桌，爱卿陪众美人饮酒。省亲堂上摆了一桌，请父母一同欢饮。家人仆妇等，俱有酒肉厚赏。一门喜气，合宅欢娱，到了晚间，方才散席。邹拜林胸中万分乐意，是日住在挹香书馆中，与挹香联榻深谈，所以挹香未至梅花馆安睡。

明日，挹香吩咐省亲堂排酒两席，要与父母、妻妾同宴家庭，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省亲堂合家欢乐 梅花馆五美诙谐

话说那日，挹香吩咐治酒于省亲堂上，便同拜林往内请了父母相见，重宴家庭，十分欢喜。又命侍儿往梅花馆以及各院，去请五人到来。顷刻间，环珮叮，香飘兰麝，爱卿同秋、素、琴、玉等至堂上，见了翁姑，又与拜林见礼毕，一同入席。挹香与父母、拜林坐了一席，五位美人坐了一席，传杯弄盏，欢乐非凡。拜林道：“今日香弟弟得能重生阳世，再庆家庭，与伯父母及众位嫂嫂一堂欢宴，亦是伯父母素来好善所致也。”小侄奉敬一觞。”铁山夫妇十分欢喜，举杯领了拜林的酒。挹香道：“孩儿喜得余生，重亲色笑，望爹爹、母亲开怀畅饮一杯。”便斟上两杯，奉与父母二人饮了。五位美人俱上前劝酒，真个满堂喜气，欢乐非凡。饮至日晡，方才散席。五媳辞了翁姑，各自回房。拜林别了挹香，也归家去了。人知挹香还阳之事，互相传说，街谈巷语，当作异闻，咸称曰：“此金翁平日乐善好施所致也。”

挹香送了拜林，便往梅花馆而来，恰好秋兰与爱卿在彼叙谈，小素亦在，手中还做自己绣履。挹香笑道：“如此天寒，还要做什么针线？”便夺去鞋儿，替他藏好了。小素笑道：“你何苦与人吵闹？我们无聊，故在此做些针黹。”挹香道：“如此，我来同你们消遣便了。”便勾了小素的粉颈，在着醉翁椅内亲近了一回。小素红着脸道：“为什么不好好地去坐，来与别人胡闹？”挹香便嚷道：“与别人胡闹，不干你事，你也不必发急。”小素道：“我不来与你这般小人说。”挹香道：“我与你消遣消遣，你倒当我小人？你忒煞欺人了。”小素道：“既不是小人，为什么捕风捉影地胡闹？”挹香道：“妹妹，我实在爱着你，惜着你，所以叫你勿做针线，与你说说笑话。”爱卿与秋兰看见挹香与小素游戏，倒觉好笑，便道：“挹香，你这般滑稽，我们那里说得过你，只合素妹妹来制服你的。”

正说间，恰好素玉走来听见了，便问道：“你们在这里说我什么？”挹香连忙接口道：“在这里说你。”素玉道：“说我什么？”挹香道：“不对你说了。”素玉一把扯了挹香到外房道：“你说不说？”挹香道：“我不说，你去问爱姊。”素玉便放了挹香，来问爱卿。爱卿笑道：“没有别话，不过说你善于滑稽。方才他与小素妹妹滑稽，小素妹吃了他亏，所以我说：‘你的伎俩，只有素妹妹制服的。’只此一说，别无它语。他倒说了你许多。”素玉道：“说我什么？”爱卿道：“你去问他。”素玉见爱卿不说，复身来问挹香道：“爱姊说你还说许多话儿，你可实对我说。不说，我却不肯干休。”挹香听了，又好笑，又好气，连忙道：“我从未说你，你不要去听他海市蜃楼，无中生有。”素玉听了，便说道：“你还要瞒我，今天定要说的。”挹香道：“我其实没有说你。不信，你问小素妹就明白了。”

素玉正要去问，恰巧小素走来，便接口道：“姐姐不要听他，他说了许多，倒要赖了。”素玉道：“如何？此时你也赖不成了。快些招吧，究竟说我什么？”挹香弄得十分好笑，便道：“我何曾说你？你怎听他们胡言乱语？”素玉道：“你还要抵赖！”便揪倒挹香在炕上。挹香道：“说是说的，不过说你是个可人，我爱煞你。好妹妹，今日还阳，必须先到妹妹房中叙叙旧情。就这几句话，你想快活不快活？”素玉听了道：“你嘲诮我。”便揪住挹香，以小栗子拳将他额上轻轻地点了几下，又拧住了不放。挹香道：“真个是这

几句话，并无别说。”素玉见他不说话，便生出一个妙计来，说道：“你不说，我倒早已听见了。方才我到这里，听见你说，五美之中惟我最恶，出言吐语，往往不知轻重，一种假情假义，故而你也假意待我。如今你也不必说了，我替你代说了罢。”说着，放了挹香，顷刻间，怒色生于翠黛，嗔霞飞上红腮，装作万分动气，独自一个，坐在椅内不言不语。急得挹香手足无措，连忙起来，向素玉分辨道：“我金挹香蒙你们十分相爱，我那里有什么你善彼恶之语？你不要堕入他们二人的谗计，反来怪我。”说着，连连的好妹妹长，好妹妹短，只管讨饶，素玉只是不理。

挹香又去对爱卿道：“都是你无中生有，害得我分辨不清。”小素笑道：“你是善于说辞的人，有什么分辨不明？”爱卿道：“就是分辨不明，只要素妹妹那里讨个饶，下个跪，他自然就饶你了。”挹香摇摇头道：“都是你们不好。如今就是讨饶，素妹妹也要怪我的了。”爱卿道：“痴生，你且先去讨饶，然后我替你说情可好？”挹香道：“要来的哩。”于是，又至素玉面前道：“好妹妹，你不要错怪了，我真个没有说什么。就算说了，没我金挹香赌个重咒儿，以后我待妹妹总胜别个三分可好？”说着，双膝跪在素玉面前。素玉本来谗计，见他以假作真，如此发急讨饶，倒好笑起来，便立起身来一洒，走向爱卿内房而来。

挹香看见素玉去了，连忙道：“素妹妹，你不叫我起来，我是不立起来的。”说罢，仍旧跪着。素玉走到爱卿内房，轻轻地笑说道：“我与他说说笑话，他竟认起真来了。如今还在外房做矮人。”爱卿听了，不觉好笑起来，便挽了素玉与着秋兰、小素出房，见挹香犹是跪在那里，爱卿道：“痴郎起来，素妹妹同你说的多是笑话儿。”说着，来扶挹香。挹香道：“我要素妹妹自己叫我起来，我方才肯起。不然，我情愿一天做矮人。”素玉听了，满面堆欢，只得扶起挹香。小素见挹香跪了长久，有些不舍，便扶了挹香到榻上坐定，说道：“他们都是骗骗你，你为什么当起真来？”挹香道：“原来爱姊骗了素妹，素妹反用谗计冒我，你们好狡猾也！”正说间，琴音走到，五个人闲谈了良久，极其欢洽。挹香道：“我们久未做诗了，今朝必须吟咏吟咏。”爱卿道：“六个人在此，倒不如联句吧。”挹香道：“好。”小素、秋兰连忙道：“我们两个人是不会做诗的。”挹香道：“你们字多认识的，焉得不会做诗？”二人道：“真个不会的。”挹香道：“这也不能勉强的，你们明日为始，可拜投爱姐为师习学；况做诗一道是极容易的，不道要佳句为难。你们资质秀灵，只消半月，包你们会得做的。”秋兰、小素听了，大喜道：“明日一准拜投爱姐门下。”爱卿道：“不来，不来。我自己做诗尚且不佳，怎样好收徒弟？还是夫婿作先生。”挹香道：“但是我做先生是要打的哩！”说罢，大家多笑。

挹香又道：“今日联句，你二人先做两句，如有不通，我来更改。”爱卿道：“不错。”秋兰道：“我平仄不谙，古典没有。”挹香道：“只要读来顺溜，就不失韵。古典没有，写景可也。”爱卿道：“即景为题，先让秋妹妹起句，我们依他韵脚续下，不知可否？”挹香道：“好。”便对秋兰道：“你先想一句出来。”秋兰红着脸道：“不知可象的。”便细细地想了，又想小素尝看南词唱本，七字言见过颇多，尤恐做出不象，所以十分发急。想了良久，方想着了一句，便道：“有是有一句在此，你们不要好笑。”琴音道：“不妨，秋妹妹，你说就是了。”于是秋兰停了半晌，道：“挹香，你要替我改的哩！”挹香道：“你说，你说。决不有人笑的，况且做诗由渐而

来，有谁驳你？”秋兰道：“如此，我说了：寒讯连朝水结冰。”秋兰说罢道：“可是不象诗的？”挹香道：“虽只初吟，句调平仄与着用意倒也不甚大谬。”爱卿道：“秋妹妹初次吟诗，就有如此之句，他日必能于诗坛中独立一帜。”挹香对秋兰道：“水结冰的‘结’字，似嫌不雅，须易一‘冱’字，‘冱’字也便觉雅了。”秋兰点头听训。挹香即续下云：

图消九九宴良朋。

挹香吟罢，便道：“琴妹妹，你来续一句看。”琴音不假思索，便云：

放歌拈管狂初纵。

爱卿便接一句云：

笑语围炉候正应。

挹香道：“小素妹妹，也来想一句。”小素道：“我是不会的，如何？”挹香道：“随你念一句，我改就是了。”小素无奈，想了俄顷，只得说道：

白雪未飘寒冷淡，

挹香道：“倒也有些诗意，不过‘寒冷淡’三字似乎不妥，只消用‘偏料峭’三字，就觉妥适了。”说着，又叫琴音押韵。琴音便云：

青山如睡觉岫嶙。

琴音吟完，挹香道：“秋妹，又请你来了。”秋兰摇手道：“不来了。方才一句，已经想了半日，那能再做得出！”挹香道：“如此，爱姐你说一句，待我来收韵罢。”爱卿便云：

南枝即见春回早。

挹香结一句云：

从此家园乐事仍。

六人联罢一律，复闲谈欢笑，极尽绸缪。到了黄昏，六人都在梅花馆用了晚膳。挹香欲宿沁香居，不好启齿，便对爱卿道：“时候尚早，你们谈谈。我要到沁香居去取件东西，就来的。”说着，往沁香居而去。坐了一回，命侍婢去请小素，只说已经睡着了。侍儿奉命，到梅花馆来说知。爱卿便道：“小素妹，他已睡熟了，你可回房去吧，看他不要冻了。”小素便辞了四人，回沁香居去。挹香见小素到，便道：“好妹妹，我等你很久了，所以特设小计来邀你的。”说着，二人笑了一回，方才安睡。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夫作先生二乔受业 妻操中馈众美钦贤

话说挹香次日起身，众人仍集梅花馆说话。挹香道：“今日秋、素两妹从事门墙，理该执贽拜师才是。”小素与秋兰听了，多好笑起来，便道：“请先生教诲，我们洗耳恭听。”挹香道：“如此，你们二位贤契听着：凡作诗，宜先知平仄，继而要知锻炼。《袁简斋诗话》中说得好：‘吟成一字稳，耐得半宵寒。’又要日将诸大家的诗集时时翻阅，熟读深思，参其如何起，如何转，如何合。诗贵用意，不贵词华对仗，却要工致。即景诗要做得诗中有画，咏史诗要做得慷慨激昂，香奁诗要做得温柔敦厚，感慨诗要做得兴会淋漓，此皆做诗的法则。其余押韵、选韵，俱要切当。有倒韵，有虚韵，有叠韵，俱不可草率。倒韵如‘是时山水秋，光景何新鲜’。虚韵如‘黄鸡催晓不须愁，老客世人非我独’，一无生敲杂凑，熨贴非凡。叠韵如‘废砌翳薜荔，枯湖无菰蒲’，天然工妙，绝不硬装。凡此皆宜留意。”二人听了，便问道：“平仄如何说法？”挹香道：“待我抄些式样与你们，使可体会了。”于是写了一张，付与二人。二人接来一看，见上写道：

七言律诗式 平起平收式

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

又 仄起平收式

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

五言律诗式 平起平收式

平平平仄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

又 仄起平收式

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 仄仄仄平平

七言绝诗式 平起平收式

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

七言绝诗式 仄起平收式

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

两人看完了，挹香道：“六个式样，法已备矣。调四声之法亦有分别，

总诀听我道来：

平声哀而安东韵至咸韵

上声厉而举董韵至琰韵

去声清而远送韵至艳韵

入声直而促屋韵至洽韵

两人又问道：“一首诗中，必须照你的平仄，不可移动一些么？”挹香道：“这也有法则的：‘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诗中第一、第三、第五，或用平用仄，不必拘定；惟第二、第四、第六，用平仄不可移易。如五言律，只论第二、第四两字。”两人听了，已有四五分明白。爱卿道：“可要出几个题目？”挹香道：“自然要的。”便想了一想，将两张诗笺写了几个题目，递与二人道：“限明晨交卷。”爱卿与琴、玉二人都看那题目，见小素的却是《积雪》七律一首，《腊梅》、《水仙》七绝两首；秋兰的却是《待雪》七律一首，《梅妻》、《鹤子》六绝两首。爱卿道：“先生倒也会出题目的。”挹香笑了笑，向小素道：“妹妹，你这《积雪》，须要刻划‘积’字。秋兰妹妹的《待雪》，亦要双关‘待’字。《梅妻》、《鹤子》两题，能刻划更佳。”二人唯唯听训，坐了一回，各自回房。

他们两个人究属初次吟诗，见了题目倒难下手，便来求教爱卿，爱卿便与细细讲究。两人把两首律诗托爱卿做了，各将两绝自做，自午至夜，方才脱稿誉正。明日挹香在梅花馆起身后，小素先来交卷，接来展开一看，见上写着：

积雪七律

万里缤纷入望赊，江山点缀十分华。
花飞远浦迷樵路，絮满荒村失酒家。
孤岭老梅添冷淡，小窗翠竹愈欹斜。
灞桥有客徜徉去，诗思频搜兴更加。

腊梅七绝

朔风连日暗惊人，报道梅花点缀新。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景清真。

水仙七绝

多情作伴小窗前，丰格翩翩似少年。
冷艳疏香推第一，棱棱态度似神仙。

挹香看了便道：“《积雪》一律，巧思绮合，刻划入神。腊梅误解为《梅花》，且抄袭古人之句，不合题旨。考《梅谱》，腊梅本非梅类，以其与梅同时，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腊，故名腊梅。考《宾朋宴语》，腊梅原名黄梅，故王安国熙宁间，有咏黄梅诗。至元祐间，苏黄始名为腊梅。《水仙》一绝，错乱无章，措词亦谬。吾今替你们从浅近改之，你们就可进境。”说着，将两绝改了递与小素。爱卿等也一同来看，见上写着：

腊梅改原作

朔风连日暗惊人，报道黄梅点缀新。
冷艳疏香凡卉异，岁寒别作一家春。

水仙

多情作伴小窗前，风格翩翩合受怜。
尘世谪来原负尔，如卿不愧直呼仙。

爱卿等看了道：“果然改得好，不愧先生！”正说间，秋兰交卷至，挹香接

来一看，见上写着。

待雪七律

欲吟佳句望檐前，耳畔风声万壑连。
卜得天公将戏玉，谁为地主预开筵。
红梅未冻香初动，黑树全迷絮蔓延。
待到朝来重赏处，茫茫空际讶花旋。

梅妻七绝

竟把花来当作真，如鱼似水共相亲。
美人高士情如许，索笑孤山几度频。

鹤子七绝

邀游孤岭自西东，性与仙禽约略同。
好鹤笑他真有癖，痴狂自号阿家翁。

挹香评道：“《梅妻》句法欠佳，《鹤子》尚称平稳，惟《待雪》一律，清新可爱，若无葫芦依样，则日后必臻妙境。”大家听了，倒好笑起来。挹香道：“什么好笑？”素玉道：“诗中有什么葫芦不葫芦？”挹香道：“依样画葫芦，不是有的么？”大家听了，笑之不休。挹香道：“如今变了掩口葫芦了。”说罢，就将《梅妻》一绝改了，递与秋兰。秋兰与三人一同细阅，见上写着：

梅妻改原作

处士孤高迈俗人，闲寻风月到山滨。
罗浮有迹甘同梦，好倩霜媒作伐频。

挹香改完了两美之诗，二人十分钦服，日夕揣摩，终朝锻炼。闺中人究竟比须眉心细，容易进境。不及半月，二人的诗已罗罗清疏了。

其时乃是十二月初五，铁山夫妇因为年纪大了，欲将家务托付爱卿，便命侍婢去请大少奶奶到来。俄顷，爱卿至，见了翁姑。铁山夫妇便将一切家务章程调度，细告爱卿道：“嗣后要烦贤媳操持，我等老年人好省些力了。”爱卿唯唯听命。自此以后，操持一切，竭力尽心。挹香与众美人俱钦其贤孝，十分欢喜。

十三日，爱卿忽然腹中疼痛，将欲临盆。急得挹香十分忙乱，一面叫四美人陪了爱卿，一面遣人去唤稳婆。复至梅花馆，见爱卿一阵一阵，更加疼得紧了。挹香无计可施，便向家堂灶司前点烛焚香，祈求早产。到了二鼓，挹香也在梅花馆守候，忽听得半空中仙乐盈盈，床上爱卿几声“嘎唷”。要知贵子临门，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天赐麟儿爱卿生子 诗联雁字素玉推魁

话说挹香听了爱卿“嘎唷”之声，进房看视，恰遇着稳婆到来，报喜道：“乃是一位状元官官。”挹香十分大喜，连忙到内房来看爱卿。见他姣喘无力，云髻蓬松，挹香甚是不舍，便命侍儿端整粥汤与爱卿吃，然后看稳婆替小儿洗浴。包扎好了，挹香抱来细看，小儿却生得十分端正。琴音道：“你可替他取个名儿？”挹香道：“有父亲在，还须请来命名。”便命侍儿去请太爷、太太到来。

铁山夫妇到梅花馆，见了小儿，十分欢喜，便抱在手中玩了一回，便道：“乳名唤他元官，字取吟梅。”众人齐声称好。琴音便道：“梅花为魁，乃状元之兆；乳名元官，其意适符。公公命名，真有意也。”铁山笑道：“这也不过偶尔名之，有什么讲究。”坐了一回，铁山夫妇回归省亲堂，挹香便的爱卿房中照应一切。嗣后，日在梅花馆陪伴，一连约有三四日不出。

翌日，秋、素、琴、玉四人谓挹香道：“你连日不吃酒了，我们今天可要吃酒吧？”挹香点头称善，就命侍儿端整了几样酒肴，摆在梅花馆，五人同饮。饮至半酣，琴音至庭前瞻玩，忽见天边许多寒雁一队队飞来，便扯了挹香道：“你快来看，天下的雁成群结队，甚属可玩！”挹香看了一回道：“此乃雁字。即此为题，你们可要做它一首诗，倒是个韵事。”琴音点头道：“倒也使得。”挹香道：“你们四人各吟一首，不拘韵可也。”小素与秋兰道：“我们初知音律，这‘雁’字诗却难刻划，不做，不做。”挹香道：“诗须勤做为佳，何必如此胆小？”二人只得静心研求。琴音已成一律，付与挹香。挹香接视之，见上写：

雁字七律不限韵

凌霄笔阵转纵横，系帛曾传万里情。

天半一行原草率，云中几字自分明。

衡南鸟迹书曾寄，塞北鸿文篆恰成。

最是秋风斜照里，乱鸦点点共相迎。

挹香看了，点头称妙，又问小素道：“你的诗如何了？”小素红着脸道：“没有，没有。”挹香见他如此，便道：“终该有几句了？”小素道：“只有三句在此，却难觅对。”挹香道：“就是三句，你可写出来我看。”小素无奈，写云：

一群孤雁度窗前，嘹唳声中剧可怜。

两翅划开征塞路，

挹香道：“只此三句，下面却未曾对就，何不对了：

半行写入楚江天。”

小素于是又搜索枯肠，吟成四句呈与挹香。挹香取来一青，见上写着：

不同虫篆思行草，若拟龙文倍断连。

八月书空无限景，羽禽翰墨有姻缘。

挹香看罢道：“诗虽不甚大谬，惜乎总有强欲求工之意。”正说间，素玉诗成，挹香取来一看，见上写着：

音书何处到天涯，旅梦年年感岁华。

忽见凌空开笔画，果然落墨绕云霞。

盘旋扫去朱曾点，潦草飞来白亦斜。

撩我心清添客梦，几行人字掠平沙。

挹香拍手大赞道：“素妹妹，你的诗近日愈加精警了！”便挽了素玉的手道：“为何你做出如此出色之诗？”素玉道：“你不要恶赞。这首诗有什么好处？”挹香道：“怎么不好”句句双关，而且细腻非凡。这‘果然落墨绕云霞，一句，即置之《剑南集》中亦不为愧。”三人见挹香称赞，多趋往视之，果然十分熨贴，不禁啧啧称妙。爱卿在房中听见，便道：“素玉妹，佳作可肯把我一读？”挹香忙拿了诗到房中，与爱卿观看。爱卿看了道：“果然刻划摹神，无字不炼。”

挹香复出外来催秋兰道：“妹妹，就剩你一人了，快些做吧。”秋兰道：“我不做了。”挹香道：“为什么呢？”秋兰道：“珠玉在前，我何敢自忘鄙陋，贻笑大方？”挹香道：“你太愚了，你们都是幼时所学，得有如此妙境。你与小素妹乃是后学，他们有十分才学，你有五分也算好的了。你只管放心，我做先生，总是从公而论，一无私弊的。”秋兰倒好笑起来，只得将诗录出，交与挹香道：“你们不要笑才好。”挹香道：“不笑，不笑。对了此诗，不论好不好，向它哭一场，可好？”秋兰听了，又好恼，又好惭，便将挹香打了一下，乃道：“你总这般利口？”三人拍手道：“如今打先生了，打得好！打得好！”挹香只得由他们说笑，拿来一看，见上面写着：

扶到天中云汉章，楚江秋信自苍茫。

蓼滩掠过成三折，荻蒲挥来列几行。

咄咄书从空际认，翩翩阵看塞边长。

应劳著笔翻鸦墨，缺处还须点夕阳。

挹香看了这首诗，也赞道：“秋妹妹说什么做不出诗，据我看起来，只怕此时这些假斯文、酸秀才，还没有你这几句诗来。”于是细将四律评论一回，道：“第一应让素玉妹妹。第二本拟琴妹，然秋妹初学如此，应排第二。第三琴音妹妹。第四么，小素妹妹。你不要动气，只得排你了。”小素笑道：“有什么动气？”挹香笑道：“不错，不错，好妹妹，你是不动气的。”于是，五人复饮。

正饮间，忽见邹拜林从园中走来。挹香一见，连忙出迎，四美亦一同相见。拜林道：“刻闻爱嫂新添了一位侄儿，特来贺喜。”挹香道：“有劳哥哥。”便道：“残肴在此，可饮一杯？”拜林道：“好。”四美人正欲辞去，挹香道：“林伯伯与自己伯伯一般，有什么客气？”四人只得也坐了。拜林道：“弟嫂身子谅必平安的？”挹香道：“多谢哥哥，尚称安适。”拜林道：“你的嫂嫂也产了一个女儿，日后又是一番空事。”琴音接口道：“原来林伯伯也添了一位令爱，我们没有晓得，倒失贺了。”拜林道：“这倒不敢，但是我们拙荆与着三个小妾，时时思念你们四位嫂嫂，本欲过来相叙相叙，奈这几天有了孕育之事，所以分身不开，你们几位可到隔壁去叙叙吧。”琴音答道：“如此极妙，我们正欲与嫂嫂们贺喜来。”于是又饮了一回，方才撤席。秋、素、琴、玉四人带了侍婢，随了拜林，从园中走至邹家。

见了拜林的夫人与三个姬妾，大家欢喜，也莫逆非凡。拜林的夫人道：“香叔叔真是有福之人，遇着你们几位婶婶，又添了新侄儿，父母又双全，真是人间不易多得的了！”琴音笑着答道：“这是那里及林伯伯，林伯伯是三代祖孙同堂共乐，姆姆又内助称贤，不比我们蠢俗无能之辈。”拜林在旁听了，笑道：“你们都不要谦，我来公断了吧，大家好。”说着，引得大家

都笑个不住。琴音等抱了拜林的女儿，细细地看了一回，见其面貌丰盈，眉目清秀，都啧啧称赞。琴音便向身边解了一个翡翠和合佩儿，以作见面之礼。素玉等也送了许多物件。拜林夫妇称谢一番。

琴音又问道：“不知侄女可曾取名否？”拜林道：“名唤佩兰。”琴音道：“兰为王者之香，佩之者，幽洁可知。”拜林道：“又承嫂嫂谬赞。”于是即命设酒相款。四美固辞欲归，拜林夫妇那里肯放。不一时，筵席已到，一同畅饮，直至玉漏沉沉，方才宴罢。拜林命四个侍儿掌灯，送四美人归。四人谢了拜林夫妇，穿芳径，步回廊，回归梅花馆。挹香犹未安睡，各又坐了片刻。挹香同素玉往步娇馆安睡，三美始散。

嗣后，挹香终日在家陪伴爱卿，不是与四美谈诗，便是到园中游玩。他本是个潇洒之人，得了一妻四妾，心愿已偿，况且外边还有三十一位美人相怜相爱，所以无忧无虑，真个神仙也不能比他。

时光易过，那日已是二十一日了，拜林来约挹香会试、挹香只得要往。雇定船只，择于二十四日动身，预先三日往各亲友家辞行，又与众美人话别，十分忙碌。到了启棹之日，辞别了父母，又别妻妾五人，又嘱爱卿当心吟梅，然后带了家人，同拜林登舟，往顺天进发。

要知会试中与不中，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武雅仙订盟洪殿撰 章幼卿于归 张观察

话说挹香自从二十四日同拜林进京会试，先在保和殿复试，却考了一等三名，拜林亦列前茅。到了会考正场，正欲打点抡元，谁知路上受了些风寒，竟生起病来。挹香本来功名心淡泊，如今覆过了试，也算交代了，便告病回吴。拜林命家人们留心一切。河梁送别，挹香驾舟而归，拜林依旧在京考试，吾且不提。

且说挹香一路上就地延医，服了几剂风寒药，渐渐复原。二十一日，舟抵吴中，登岸回家，稟知父母。铁山道：“功名迟速，是有其时，不可强求也。”重新替他延了医生，服了些补药。到了二月朔，挹香强健如初。

是日天气温和，出外闲步，迤迤而行，已至武雅仙家。进门不见雅仙，心中疑甚。入内遇假母，询其故，假母道：“自从老爷会试去后，腊月底来了一个洪大人，榜名匀金，却是新科状元。他从学宪任上回来，要娶一个绝色姬人到京作伴。见了我家雅仙女儿，十分情挚，彼此倾忱，愿出白银千两。老身要他二千两，他说什么，如此美人，不要说二千两，就是四千两也不为贵；但我此时因看他沦落花前，十分不忍，我本欲纳一姬人，故而与你商量一千两银子。我也不算你女儿的身价，无非偿你数年抚养之意，你既不允，也就罢了。嗣后，我也不放在心。熟知停了三日，洪大人命家人来传语道：‘大人今日动身，特来邀你们小姐一到。’我想他们如此知己，又不好故拂其情，只得命女儿码头上去。谁知去了良久，家人又来传语道：‘你们小姐，大人带往京中去了。白银千两即便送来，不食前言，特来告尔。’”

挹香道：“有这等事么？”假母道：“老身一闻此信，连忙赶至码头，已人舟俱杳。无计可施。只得回来。如今老爷要会女儿，没有仙术，恐不能再见他了。”挹香听了，便道：“雅仙妹妹竟去了么？”说着大哭。哭了一回，又道：“罢了，罢了。雅仙妹妹得了护花铃，我也心安了。”假母又同挹香到雅仙房中坐了半晌，心中更加凄楚，只见庭前花木如常，雅仙妹有志从良，芳姿莫晤，倘今日尚在，他又要与我谈今论古，饮酒吟诗。如今凤去台空，我金某其将何以为情耶？想到此，不觉怆然泪下。乃向案头拈了一枝笔，题诗一道于壁上云：

蓝桥曾忆褐云英，才得相逢心便倾。

此日桃花人面杳，顿教渔父触离情。

挹香写完，读了一遍，泪流满面，假母殷勤劝慰。挹香又坐半晌而别，信步而行，已至干将坊，便往章幼卿家。幼卿接进道：“为什么京中已回来了？”挹香含泪道：“都是进了京，以至如此。”说着，不觉掉下泪来。幼卿见了如此光景，心中十分不解，便道：“我问你京中几时回来，为什么不会试呢？”挹香便将害病之事告诉了幼卿。幼卿道：“今日君来却也巧甚，我正有言欲告于君，为何你先向别人垂泪？”挹香揩了眼泪道：“总归书生福薄，艳福无常。我蒙你们众姐妹相爱相怜，亦是前生之福，奈何不能久聚，令人惆怅顿生。前者爱芳妹东国从良，我已心中不乐，乃不料如今又是……”挹香说着，不觉哽咽流泪。幼卿见他如此，疑他知道而来，便问道：“莫非你已知其事了么？”挹香道：“我初不知，直至今日方知。”说着，便坐在

于归——指女子出嫁。

姬人——妾。

榻上涔涔泪下。幼卿又想道：“不知为着何人：还是为我？”便问道：“香弟弟，你为着何人这般惆怅？”挹香道：“你想为着何人？”幼卿道：“莫非为着我么？”说着，便坐在挹香身边，拿手帕儿替他拭泪。

挹香道：“姊妹又没有什么离情诉我，我有什么惆怅？”幼卿只道挹香怪他，忙分辨道：“你也才得到来，我正欲告你，你自己先在那里自悲自切，叫我也不能进言，为什么倒怪起我来？”挹香道：“怪你什么？就是你不说，我也知道的了，总归我金挹香福薄就是了。”幼卿道：“香弟愚矣！君不闻，人生于天地间，为须眉者，必期显亲扬名；为中帼者，亦望芳流千古，即如我等误谪风尘、青春辜负，就是有志从良，你也不好怪人怨己的；况你虽知大略，底细未明，先是一番哭泣，使我十分凄恻，要说底细也说不出。”挹香道：“我已明明白白，怎见不知底细？”幼卿道：“我问过何人而知底细？”挹香道：“雅仙妹妹假母向我细说，难道还不知底细么？”幼卿道：“雅仙妹妹家假母虽则知之，他究竟不晓从中底细。”挹香道：“如此说来，姊姊得明底细，倒要请教。”

幼卿道：“这个人虽是初交，倒也情厚，温文秀雅，卓识多闻，动作行为不象负心之辈。虽则蒙君相待，辱爱有加，然久逗花前，亦非了局。如今遇此机会，亦可为天假奇缘，你也不可这般悲切；况君之姊妹交尚多，花晨月夕仍可寻欢，亦何必形恻恻凄凄之色？”说罢，不觉下泪。挹香道：“姊姊所言，其人既是多情，日后不至辜负，我也可放心了。所悲者，月地花天少了一美人作伴，你想可悲不可悲？可恨不可恨？”挹香说罢，泪珠儿扑簌簌流个不住。幼卿道：“君言诚是。我岂忍与你分离，但此事出于无奈，望君宽怀。”挹香听了道：“若说姊姊它日与我分别，我更加要悲切了。”幼卿道：“但是吉期在尔，后日就要于归，所以今日为君告之。”挹香道：“姊姊，你又来了。你说知其底细，真真谬极了！他还是去年岁底去的，什么后日不后日？可是你弄错了？”

幼卿听了，便问道：“你说何人？”挹香道：“你说何人？”幼卿道：“你说何人？”挹香道：“我说的是武雅仙妹妹。你说的何人？”幼卿哭道：“我说的就是我自己！”挹香听了这话，不觉大哭道：“为何姊姊你也要去了？那人是何等样人，有福与姊姊作伴！”幼卿道：“此人姓张，筮仕云南，羁身沪渎，近因奉催军需，小憩金阊，到了我处。蒙他青眼相看，愿订偕老，观其风雅志诚，似乎可托，是以托人探听了几日，订于后日成嘉偶礼，共续鸾盟。第不过与君相聚多年，未忍遽焉分别，惟望君勿念葑菲，妾心亦慰。”言讫，泪落如珠。

挹香亦挥泪道：“我与姊姊多年心契，正图相聚，怎说要弃我而去？得毋增我把袂牵襟之感耶？虽姊姊梅将迨吉，青春不可再负，但不知张君筮仕滇池是何官职？籍贯何方？可是钟情之辈？不要仅贪姊姊之色美，兼瞰姊姊之金多，到日后，终身无靠，依然为弃旧怜新者。那时，姊姊入此室处，即不能越其范围，又不能别筹良策，致遭妒花风雨，狂暴相摧，我金挹香岂能偕往保护芳卿？凡人性情不测，设一二欺凌姊姊，我金某不知犹可，倘若知

须眉——古时男子以须眉稠秀为美，因以“须眉”为男子的代称。

筮（shì，音誓）仕——筮，占卦，古人将出外做官，光占卦问吉凶。后称初次做官为“筮仕”。

沪渎——古称吴淞江下游近海处一段为沪渎。今移指上海市市区的吴淞江。

迨（dài，音代）吉——指男婚女嫁皆合时宜。

之，我将何以为情耶？望姊姊细心防备。后日要去，我也不好强留姊姊的。”说着又哭。幼卿道：“你的言语诚为金玉，但愚姊久溷风尘，早有从良意，苦无可意人。这个张家公子乃是白门望族，职为观察。一切情形，愚姊已为探听，大约不至误订，君请勿忧。”挹香道：“籍贯白门是南京人了，但南京人是不善者多，咸以刁诈成风，奸谋为念，世俗有‘南京拐子’之谚，姊姊更宜慎之。”幼卿笑道：“挹香，你太愚了！世俗之言，岂可作证？”挹香道：“姐姐慧眼，自然善能择人，亦何须我言之喋喋。”二人说了一回，天色已晚，挹香因幼卿归期在迩，不忍分离，那夕就在幼卿家剪烛谈心。共陈衷曲。正所谓：

世上万般愁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

后日，挹香复至幼卿家。挹香谓幼卿道：“卿今去矣，仆之思慕何时能已？卿去后，务望诸事留神，我金某是‘从此萧郎是路人’，不能再为卿护了。今日姐姐于归，我也不敢以俗物赠奁，聊赋催妆数什，日后姐姐言念鄙人，不妨对此俚词一唱，亦如与我见也。”说着，袖中取出诗笺，递与幼卿。幼卿和泪展开一看，见上写：

愿遂求凰竟赋归，惜花蝴蝶尚依依。

鳏生恨未生双翼，常伴卿卿作对飞。

其二

谢却歌衫舞扇缘，韶华不再负年年。

宓妃 岂肯常居洛，有客钟情解惜怜。

其三

卿去离怀客独痴，百年嘉礼趁良时。

从今香国狂应减，人面桃花系我思。

其四

骊歌一曲作催妆，卿意依情两不忘。

从此蝶蜂休问信，名花今已嫁东皇。

幼卿看罢道：“蒙惠佳章，铭心拜领。所嘱一切，我已知道，不要说了。若再说时，使人更加凄楚了！”便向身边解下一个羊脂玉龙玦，递与挹香道：“愚姐无以为赠，这玉佩乃我平素心爱，今日赠君，寸心聊表，君其纳之。”挹香听罢，心如刀割一般，含泪接了道：“蒙赐佳珍，多谢姐姐，仆当佩之于身，以表不忘之意，但是它日见物怀人，又要多增惆怅。”幼卿听了，摇摇手道：“不要说了，我心碎矣。”挹香亦语不成声，二人无非泪眼相看而已。

俄而，张家彩舆临门。挹香无可奈何，与幼卿抱头大哭一场，幼卿方才上轿排踏，由干将坊往曹家巷而去。挹香追至门前，眼眈眈地犹是探望，直至轿子转了弯，看不见了。方才……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宓（fú，音伏）妃——伏羲氏女，相传溺死洛水，遂为洛水之神。

第四十一回 未免有情宝琴话别 谁能遣此月素分离

话说挹香看幼卿轿子去远了，方才回家，一种凄凉无从解释。爱卿等劝慰他一番，虽稍稍丢开，究竟总有些介介。那日已是杏月初三了，挹香在着书馆中，忽报叶仲英到来。挹香接进后，献茶毕，仲英道：“香弟，你这几天为何十分憔悴？看你面上有无限愁思，却是为着何事？”挹香道：“仲哥哥，你有所未晓，我前月到武雅仙妹妹家去，谁知道人面桃花，杳然不见！后来询及假母，方知订盟，洪殿撰设计娶去。其时我已惆怅，谁知到得幼卿姐处，他又要于归张氏，前月十六日已赋宜家之什。我想，昔日三十六美相叙挹翠园，何等欢乐。如今已三美杳然，日后他们多年及漂梅，恐不久也要分离，所以在此愁闷。”仲英道：“怪也怪你不得。如此艳福占了常久，一旦分离，未免惆怅。但是闻得宝琴妹妹亦已订盟于陈氏之子，郑素卿妹妹被鸨母允许湖州朱氏为妾，你倒没有晓得么？”挹香听了，大讶道：“仲哥哥，这句话可是真的么？你从哪里得来的？”仲英道：“我来骗你做什么？是我慧琼姐姐向我说的。”挹香听了，大叹道：“一事未曾解释，那知二位美人又要离别了。仲哥哥，我要去看看他们，又不要如雅仙妹妹一样，不别而行。你可同我去走遭？”说着，不由分说，把仲英扯了，一同出门，先至宝琴家来。

宝琴见挹香一付不悦的脸儿，倒也不解，便道：“你可是爱姐做了孕妇，所以不到这里来？”宝琴尚未说完，挹香已含一眶眼泪，扑向宝琴怀中，大哭道：“好姐姐，你竟肯舍我而行，从良志决？如今幼卿姐与着雅仙妹妹、爱芳妹俱忍心别我，你又要弃我而去，郑素卿妹妹又被假母鬻向湖州。你也去，他也去，你们索性去罢！你们去完了，我也看破世情，深山中去修道了。”说着，又大哭。宝琴见他如此模样，不觉一阵心酸，也垂珠泪，乃说道：“你不要哭，好好的，我与你说。”于是将鲛绡帕替挹香拭干了泪，扶挹香坐在身边，又替他拭了一回泪，然后说道：“我之从良亦出于无奈，实缘‘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倘日后剩粉残脂，犹恐终身有误，是以辗转熟思，苦无良策。如今蒙一个陈君相爱，不弃葑菲，因他初断鸾弦，愿娶妾为继室。我也岂忍弃君而去，实迫于不得不然耳。”

挹香道：“好姐姐，你的话虽则不错，然而我将奈何？就是所云‘日后终身’，我金某已有正室，虽则你们三十六美都到我家中，我非不可支持，不过不忍以你们屈为侧室而耽误终身。如今姐姐说的陈君，可是常来的这个陈又梅么？”宝琴道：“正是此人。如今约在三月中于归。”挹香道：“姐姐其志已定，我也不好挽留的。但我必须于便中来拜托又梅，替他说：‘君作护花使者，须要知姐姐是多病工愁的人，千万要善为保护。’我托了他一番，方可放心。”宝琴听了挹香这一席话，又是感激，又是凄惨，二人哭做一团。仲英见他们恁般苦楚，便道：“香弟，你何必如此？此时宝姐姐尚可聚首，我们且到外边去走走罢。”便扯了挹香出来。

挹香道：“我还要去看素卿妹妹。”仲英道：“不要去了。你去，无非又添许多惆怅，许多眼泪。”挹香道：“我要去的。”仲英见他如此，只得随他而行，不一时，已至素卿家。素卿接进二人，挹香一事不管，便向素卿

漂梅——梅子成熟时，自然落下。比喻女子已到适婚年龄。

鬻(yù, 音预)——卖。

道：“妹妹，你可是被鸨母许于湖州朱氏？这句话真乎不真？”郑素卿含着泪道：“妹命不辰，确有其事。至于其人之性情动作，却一些不知。如今事已如此，总为妹之命薄。它日到着湖州，倘若遇人不淑，我总拚以一死而已。”挹香听了，大哭道：“妹妹，你为何说这许多伤心话？叫人不要痛煞？”便命侍儿去唤鸨母到来。

鸨母至，挹香怒道：“妈妈，你不该将素妹妹变卖湖州，不择人品。你只知唯利是图！你可知他是个执性的人，若有一二不对，寻了短见，岂不是白白地害他一命？你要银钱，尽不妨向我说，为何将他变卖？”鸨母道：“金公子不要错怪老身，容我细说。我因女儿年纪大了，就是这个倚门卖笑的生涯，亦非长策。老身亦欲弃此行业，别寻活计，所以将女儿许与湖州朱公子为侧室。虽曰侧室，无异专房。这朱公子的夫人却是未曾生育，要女儿去替他生几个儿子，接续宗祧的；且此人十分情重，金公子放心便了。”挹香叹道：“据你说来，这朱公是个有情之辈，但是日后素妹妹有甚么三长两短，哼！老妈妈，你不要怪我，我金挹香不与你干休的！”鸨母道：“公子放心，多在老身身上。”挹香道：“这就罢了。未识他几时来迎？”鸨母道：“总在三四月间。”挹香只得劝了素卿一番，订以明日再叙。

出门后，仲英与挹香分路，挹香径至用素家来散闷。谁知愁恨一齐来，才到月素家，月素即告以订盟直陆茂才之语。挹香苦上加苦，便说道：“月妹妹，你们可是会齐了，来苦煞我金挹香么？前日，雅妹与幼姐去了，今又知宝姐姐与素卿妹妹俱有从良之念，欲到你处来散散闷，谁知你也有从良之意！咳！金挹香吓，金挹香，早知今日，悔不当初了。我蒙众姐妹相怜相爱，月妹妹，你是更加相看格外。我昔日患病你处，蒙你陪侍，药炉茶灶，延医祈佛，衣不解带者几天，又蒙代出药资，虔求仙剂。如此隆恩，未酬万一，如今遽焉欲别！哈，哈！我金某也没有人趣了！妹妹，你不要去的好。”说着，也哭不出了，只管徘徊搔首，仰面呼天。月素道：“我也岂忍与你分别？但思叙到日后终归要别的，不过多聚几年。如今陆某乃在庠秀士，儒雅多情，细窥底细，似乎可托终身。你呢，知己者幸有爱姐与四位妹妹在家，愚妹亦替你稍稍放心了。”挹香道：“妹妹之言诚为恳切，但我那里舍得你去？”月素道：“事已如此，总归是孽缘所累。我若不遇着你，我也没有什么惆怅，如今遇着了，弄得我万斛愁肠，莫能解释；你若不遇我，你也可少此一段离愁了。”正所谓：

当初若不逢君面，无此分离一段愁。

用素说罢，挹香点头称是，那夕就在月素家住了。后来，因众姐妹分离在即，终日在外边相叙。自来好景无多，转眼间又是桃花逐浪，柳絮化萍之候。宝琴择定三月望日从良陈氏，素卿择于十八日启掉湖州，月素择于二十四日于归陆宅。挹香到了那时，心如醋捻的一样，苦楚异常，十三日整日在宝琴家话别。

到了十五正日，陈宅轿子来迎，挹香恨不能留，又恨未曾面见又梅，托他保护。徘徊良久，忽然想着，便在桌上取了两张书笺，修了一封书札，嘱宝琴带去。交与又梅，以表寸心。其书曰：

愚弟金挹香稽首顿首，致书于又梅仁兄大人阁下：

花前得晤芝标，三生有幸！并知阁下素性知情，惜花念切，心心相印，正无殊仆之

私衷也。钦羨！钦羨！迨者宝琴校书，风尘久溷，拊膺 无人，仆虽欲特拔红尘，苦无大力。兹闻阁下愿惜名花，莠萝结好，三星在户，正过迎百两时也。从此校书终身有托，孽海能超，仆亦为之欣欣。所虑者，渠乃善病工愁之辈，非曲为保护者不可。然君本多情，

无庸鄙人琐琐，余仆真痴者，苦不能不啧啧多言也。裁笺奉达。肃贺双喜不尽！

写完封固，付与宝琴，便道：“姐姐，你到了那里，可将此缄付与又梅，我可稍稍放心些。”二人正在牵衣话别，外边宾相催妆，宝琴只得装束而出。挹香到此时无恨伤悲，独自一人在着房中流泪，直到轿子去了，方才对房中作了一个揖道：“我金挹香这里不来了，与君长别矣！”说着，揩干了眼泪，大踏步而归。

停了两日，又想角直将来迎娶，预先几日，在月素家里替他收拾箱笼，一件件检点，一桩桩安排。检到一枝紫竹萧，挹香流泪道：“这枝萧，素来你心爱的，带了去。”又见镜奁中二方汉玉的拱壁，挹香又说道：“这也是妹妹心爱的，旧年叫我去买的，也带了去。”挹香一头说，一头收拾。月素十分苦楚，泪落如珠，便扯了挹香道：“不要去收拾了，使人心中难过。”挹香也挽了月素，坐在炕上。月素道：“我前日绣成一个香囊在此，只此微物以赠君。君见此物，如见我矣。”说着，便向妆台抽屉内取了出来，递与挹香。挹香和泪接来一看，却是月白缎做成的一个锦囊，上面用真金绣成的花朵，便啧啧称赞。称赞中又生出一种钦爱，钦爱中又添出一种悲况，想道：“如此美人，如此才学，又添出如此温存，如此女红，我金某仅能相亲相爱几年，如今仍旧要入他人室。想陆君之艳福，高出我金某万倍也！”于是向月素道：“蒙妹妹所赐，我当领谢。我也别无所赠，带得一件碧霞的扇坠在此，聊表寸心，敢云‘琼瑶之报’？”说着，身上解下，奉来与月素。月素接来一看，见是一块一两多重、双桃红的碧霞，上面雕两个瓜儿，枝叶上雕着一对蝶儿，暗寓瓜瓞 绵绵之意。用品蓝京纆穿着一颗浓绿的翡翠珠子，又用小圆珍珠盘绣，十分可玩。月素收了，也称谢了一番。

挹香道：“明日是你吉期，我也不忍来看你了。你此去之后，千万自己保重。直离城不远，倘遇便鸿，务望平安慰我。”月素道：“你明日真个不来了么？”挹香道：“来了，倒更加悲切，倒是不来的好。”月素听了，大哭道：“香哥哥，再不道相叙多年，分离竟在今日！我看天下的人，就是有情之辈，只怕再不能遇着你一般体贴温存、知心契意的人了！”挹香道：“我金某幼负痴情，得占艳福，只怕再歇七八年，都要风流云散。虽解多情，我将奈何？”说着，大家哭个不住。坐了良久，方才诀别，月素直送至门首，一块手帕儿揩得来宛如水浸一般。挹香行行回首，见月素犹在门首。向他摇摇手，月素点头答应。挹香又行了一回，回首看，月素仍在门首，又向他摇摇手。月素直到看不见了挹香，方才进去。正是：

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

挹香到家后，与爱卿等说知，爱卿虽十分劝慰，挹香总觉伤心，一夜无眠。明日一早，挹香仍往月素家来，月素见了挹香，便道：“你说你不来了，为何又来？”挹香道：“妹妹，分别在此半天，日后咫尺天涯，岂能再见？叫我那里熬得住！”正说间，轿子已到，月素只得与挹香分别。挹香苦得开口不来，停了良久，对月素看着，挣了一句出来道：“妹妹，你竟去了么？”

拊膺——拍打胸膛。表示悲愤、哀痛。

瓜瓞（dié，音迭）——瓞，小瓜。以瓜瓞的岁岁相继比喻子孙昌盛。

方说完，看他眼泪直进，昏然跌倒，惊得月素手足无措，连忙扶起，命侍儿掐人中的掐人中，呼唤的呼唤，挹香竟不醒转。月素吓极，便命侍儿取姜汤灌救。忙了半晌，挹香方才醒转，又哭道：“妹妹，你不要去。好妹妹，你千万不要去！”月素只得含着泪道：“我不去。”便同侍儿扶到内房榻上睡着，又安慰了他一番，然后瞒了挹香，硬着心儿上轿而去。

挹香因一苦一厥，十分不爽，昏昏地倒睡了一觉，醒来方知月素已去，也无可如何，大哭一场而返。一种凄凉莫释，幸亏五美人殷殷相劝，始稍稍丢开。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五卿成诀别 众美劝离愁

话说挹香自从月素分离之后，终日无聊。一日，忽有人递来一束，却是陆文聊的，见上写着：

愚妹陆文卿含泪再拜，致书于挹香哥哥文几：

红颜薄命，依是可怜；碧海深情，君诚钟爱。方期世世生生，同登不老之场，讵知老母心狠，私订小星于巨室，终朝负气，逼妹言归。窃思始入泥涂，终遭局骗，人生之趣，更何有耶？本欲白绫三尺，了此残生，唯与哥哥数年聚首，不别而行，忍乎？是以苟延残喘，以待哥哥。务祈玉趾一临，使妹妹苦衷曲诉，则亦目瞑泉下也。临池泪涌，不尽欲言。

挹香心中本来惆怅，看了这信，更添无限凄凉，乃叹道：“彩云易散，月不常圆。我原知这几年中姊妹都要去了。早知如此，昔日应该不要与他们认识。如今认识了，到这个地步，我将何以为情？”心中想着，便出了书房，一路上悲悲切切，欲往文卿家去。

行至半路，忽遇林婉卿家的侍儿，对挹香道：“我家小姐请公子过去，为有婚姻大事面商。”挹香道：“你们小姐难道也要从良了么？”侍儿道：“大都为此。”挹香道：“好，好，好，你们都去吧！我金某纵属多情，也只得看你们一个一个的去，不能强留的。”说着，同侍儿先到林婉卿家来。

婉卿接进便道：“金挹香，今日请你来，非为别事，欲与你商量一件要事，君试猜之。”挹香含泪道：“更欲何猜？无非为终身之事而已。”婉卿见他这般情形，不觉触动凄凉，拭泪道：“挹香，你猜得不差。有个复姓欧阳，字又修，乃是前科的副车，年约二九，人极钟情。蒙他见我之后，怜爱十分，今欲娶为正室。我想，若不早图良策，再濶风尘，只怕日后更非了局，故而含糊答应，邀你商议，你想此事可行不可行？”挹香听了道：“妹妹终身大事，我也不敢妄为计议。今既遇欧阳又修，只要妹妹自存慧眼，也就罢了。不过我金挹香又要与你分别了。”婉卿含泪道：“君莫再言，令人酸鼻。所幸者，你姐妹们尚多，花台月榭，谈笑诙谐，不至寂寞。”挹香喟然叹曰：“幼卿姐已从张观察，雅仙妹又随洪状元，月素、宝琴二位姐妹又赋归与，郑、陆两位又被鸨母鬻与人家，你又要去了。日后众姐妹都是嫁杏及时，你说不寂寞，只怕非但要寂寞，且要添无限凄凉之感！”说着，便大哭起来。婉卿虽则自己也心如刀割，只得忍着泪来劝挹香，又说了些闲文。挹香说明要去看文卿，订以明日再来，始别。

一路上迤迤而行，早至文卿处。文卿见挹香至，便一眶眼泪，情不自禁，挽了手，同进房中。挹香道：“文妹妹，我一月不至，竟遭此变！究属如何？可细为告我？”文卿含泪道：“愚妹自遭沦落，怜惜者竟乏其人。后幸识君，蒙垂青眼。原拟荐衾裯，恐妹之葑菲，不足以事君子，是以为之箝口，未敢轻言。讵料‘母也天只，不谅人只’，竟将妹卖于鸳湖蒋氏，逼妹后日于归。妹岂忍以蒲柳之姿，金夫复适？况其人品一切，毫无头绪。观鸨母之动作云为，明明置我于死地。妹辗转熟思，与其后日死在鸳湖，不若今日死在你金挹香知己之前，亦可鉴我之苦衷，怜我之薄命也！”说罢，大哭一场，拔出佩刀，竟欲自刎。吓得挹香六神无主，一把扯住道：“好妹妹，不要这般无志。可知每事必要三思而行，或者鸳湖蒋氏也是有情之辈，亦未可知。宜先使人探听消息，然后再作道理。我挹香甚欲挽回其事，若偕你到家，又是迫

于不可的了。若蒋氏果亦多情，妹妹你一则脱离苦海，二则可靠终身，我金某愁心亦释。此时底细未明，徒欲以短见捐身，妹真愚矣！”文卿听挹香言中理，心稍挽回，便道：“依你便怎样？”挹香道：“去唤你母亲来，待我来责罚几句，叫他回复蒋氏，再停几日接你，我便使人去探听，可去则去之，不可去则别筹良策，何必如此之造次耶？”文卿点头答应，挹香使命侍儿去唤鸨母到来。

下一时，鸨母至。挹香怒说道：“你这老虔婆该死！为什么将女儿造次许人？今日幸亏我到这里，否则你女儿已作夜台之物矣！如今你快去回复前途，叫他停几天来接，我来善言劝你女儿。但是这家蒋氏是何等样人家？其人有多少年纪、可是有情之辈？你可以实而言。若有藏头露尾，我探听了出来，哼！你不要后悔！”鸨母便答道：“金公子听禀：前日老身有个结拜的姐妹来，说嘉兴蒋少峰乃富家公子，初断鸾弦。因女儿往圆妙观进香，被他在三清殿觑见，便托我结拜妹子到来说及，愿出白银三千两娶为继室。老身因思女儿年已如此，不可再待；老身有了三千银子，也可度此一生。况其人甚是钟情，年纪差长我女儿五岁。二十五岁也不为大。至于家中过度，不要说今世用不尽，就是来世也不用不尽哩！我句句真言，公子不信，去探听可也。”挹香道：“能得如此，也就罢了。”鸨母辞出，挹香对文卿道：“据他所说，尚可去得。你且放心，待我差人往嘉兴探听确实。望你万勿轻生。”文卿点头答应。挹香始别。

路经朱素卿门首，正欲进去，忽见假母出来迎着挹香道：“金公子，你好久不来了。如今，我们素卿女儿，已从了一个杭州的陈老爷去了。有两方手帕、两首绝诗在这里。叫我对公子说，因为离别有牵襟之惨，未免增难舍之心，是以绣诗于帕，留赠公子，并嘱公子自己保重。”挹香大讶道：“妈妈，这话真么？”假母道：“老身怎敢骗公子？”挹香道：“素妹妹想是想得不差，但我情何以遣耶？”说着流泪，随了假母入内，替他讨诗。不一时，假母取出呈现与挹香，却是一方白素的帕，一方银红的帕，上绣绝诗两首云：

堕溷飘茵感落蕤，章台柳色亦堪悲；

而今尚幸逢芳侣，一棹西湖款款随。

其二

情天情地觅情真，钟在君家第一人；

君太钟情情太挚，忍教杜牧暗伤神。

挹香看了诗，又流了一回泪，便问道：“陈君是何许人？素妹妹几时去的？”假母便答道：“前月十三。这陈老爷乃是一个礼部主事，在京授职，如今已同女儿进京去了。”挹香道：“你们女儿难道做他的二夫人么？”假母道：“虽是侧室，却比众不同。”挹香道：“这是何故呢？”假母道：“陈老爷伉俪素来不睦，所以在着杭州，不同进京。女儿到京中去了，居然与正室一般的看待，岂不是比众不同的？”挹香听了稍慰，又嗟叹了一回，藏了手帕归家。

明日午后，又至婉卿家来。婉卿接进道：“昨与你商量之后，晚上他来，我已许了订期，后日迎娶。”挹香道：“好妹妹，你真个要去了么？我想昔日挹翠园三十六美同叙，何等快活！何等热闹！如今水流花谢，都要分襟，言念及此，曷胜怨恨？”婉卿道：“金挹香，你的心我也明白，但此时节，

亦迫于势之不得已耳。”说了一回，见天色已晚，婉卿命摆酒与挹香同饮。席间，说不尽分离之态，描不尽悲切之情，直饮到月上花枝，星移斗转，方才撤席安睡。

到了明日，婉卿忽然想着吕桂卿亦有从良之念，已定于出月初三日于归，便对挹香道：“你可知桂姐家的事么？”挹香道：“什么事？”婉卿道：“他也定了归计了。”挹香道：“什么说？”婉卿道：“他已订盟汪幼兰了。”挹香道：“有这等事？汪幼兰是何等人，何艳福若此？”婉卿道：“闻得这汪君乃是一个极钟情的人，与桂卿姐姐倒也契合十分。如今他的假母已经先嫁人了，桂卿姐姐定于出月初三成宜家之礼，你倒没有晓得么？”挹香听罢，呆了半晌，十分着急道：“我去看他。”别了婉卿，径向干将坊而来。

到得桂卿家，果见门前冷落，车马杳然，象个闭门辞客的情景，便至内庭。桂卿见挹香到来，心中想到：“我若以直而告，他是个钟情的人，悲悲切切，又要惹出许多惆怅，添我许多惆怅，反不如与他寻气一番，或抢白一番，待他怪了我，免得添这许多悲切，日后亦免他忆念不休。”想定，便坐在榻上。挹香进内，见了桂卿，泪流满面，上前抱住了桂卿道：“好姐姐，你为何要弃我而去？这汪幼兰好福气吓！”桂卿暗付道：“怎么？他已知了。”便假装怒容，将挹香一推道：“你这负心薄幸之徒！我待你也不薄，你为何影子不到？我也晓得的，我之葑菲陋质，不合与你交契。如今你也不要认识我，我也不来认识你。我本来要从汪幼兰作归计去了。”说罢便哭。

挹香听了，十分不解，暗思他为何出此不情之语。又一想，恍然大悟，莫非他恐我悲伤，作此伎俩骗我，使我好怪了他，免此一番悲切？咳！桂姐吓，桂姐！你的伎俩只好骗别人，那里骗得过我。便大哭道：“好姐姐，你也不要这般了，我知道你恐我悲伤，故说此话。我素来深知姐姐多情，那里肯信你？”桂卿听了，不觉情随感发，珠泪频流道：“金挹香，你真我之知己也。如今既骗你不信，只得实诉你了，还望你不要惨伤，我心亦安。我所订之汪幼兰，人甚钟情，家亦富足，现择于出月初三于归。适因恐你悲戚，故以小计骗君，使你怪了我，庶免你一番离别牵裾之痛。”挹香道：“我本茫然，昨于婉妹处得闻此言，心中十分懊恼。我想，昔日众姐妹浓雪聚，何等欢娱！如今一个个分襟判袂，叫我怎不悲伤！”说罢，含泪归家，一面飭人往嘉兴打听蒋少峰，一面备几件助妆之物。

十八日，婉卿与郑素卿俱是吉期，挹香先至素卿家，说了一番诀别之言，滴了万斛凄惶之泪。继至婉卿家，见欧阳家轿子，心中十分痛苦，恨不得将那轿儿打烂才好。于是进内，见了婉卿，也无别说，唯道“妹妹保重”四字。说罢，也不忍看他上轿，便对婉卿做了一个揖道：“妹妹再会了。”说着，大踏步而行。可怜婉卿哭得肝肠寸裂，珠泪千行。

再说挹香自从褚、武、章与宝琴、月素、郑素卿离去，已是不堪，又加朱、林、吕、陆也是分襟，曾几何时，十美人芳踪缥缈，所以弄得一个人如痴如醉，日夕在梅花馆，不是昼寝，便是闷饮。爱卿与四位美人竭力劝慰，望他稍释愁肠。挹香有时忘怀，则勉强欢笑；有时触触，则涕泪飘零；总不能扫尽相思之念矣。数日之间，心境也不开了，形容也憔悴了。那日，爱卿与四美人劝他到园中宴赏红榴，舒览清和景色，挹香去游了半日，席间亦无

交契——朋友交好。

枵（chéng，音成）触——感触。

心吟诗，唯抢三拇战，聊饮数杯。轮到素玉，正在不定输赢，将一只象牙箸在杯子上搁上取下。忽园丁来报，嘉兴探听人归。挹香唤进，细询其事，方知与假母所言无异，心中又快活了些，席散便往文卿家告知其事。

初一日，拜林会试归来，挹香急至邹宅相会。拜林接进书室，道：“林乃不才，莫报吾弟盼望之心，言之恨恨。”挹香道：“英雄自有经纶志，得到逢时始上坛。荆山至宝，必不久藏石中，再献之，连城倍价矣。大都显晦有时，一飞冲天者，非三年前铍羽者耶？林哥哥又何必作刘贡之故态而恨恨也？”说罢，又告诉众美分离之事。拜林治酒相款，吾且不表。

到了初三、初四两日，乃桂卿与文卿于归之期，挹香托拜林往二家去，说道因不忍再与她们分别，特嘱他们自己保重，并赠古玩奇珍以作催妆之助。自己在家中，同五位美人，连日在醉花轩饮酒解闷。挹香叹道：“昔日，我与你们在此醉花轩，真不愧‘醉花’二字！如今竟变了‘醉心’了！幸有你们五位作伴，否则，难矣！惨矣！”正说间，拜林来，口中念道：“无可奈何花落去，美人已嫁莫相思。”挹香听了，悲切不堪，便邀拜林入席饮酒。挹香愁肠莫释，带醉衔杯；拜林会试不得意，借此痛饮。俄而，两个人不约而同，颓然大醉。爱卿命侍儿送拜林回去，自己与四美人扶了挹香，踉跄而返。嗣后，挹香终朝不乐，虽家中有五美谈心，外面有飞鸿等聚首，而无如万斛愁肠，终难消遣。

时光易过，半年来，风流云散，姐妹们陆续从良，弄得挹香怨天天无柄，恨地地无襟矣。其时已是中秋，月光皎洁，桂蕊敷荣，爱卿见挹香十分不乐，命家人端整酒肴，在挹翠园中赏月。未知可有韵事否，且听下回分解。

铍（sh，音杀）羽——羽毛摧落。比喻失意、受挫折。

襟（pàn，音盼）——指系衣裙的带子，引申为系上或缝上。

第四十三回 赏中秋挹香怀美 开夜筵素玉功夫

说话那日中秋，挹翠园设宴于拜月庭中，爱卿邀了四美人与挹香饮酒。抵暮，六人同到园中，只见月色如银，满园遍耀，天空云净，万籁无声。挹香一手挽了爱卿，一手搭在小素肩上，趁着月色，慢穿芳径，林间桂蕊扑鼻芬芳。过了海棠香馆，兜入茶架，穿出芍药轩，上假山，到拜月亭。六人坐定，爱卿道：“挹香，你看那边，这株金桂开得十分灿烂，映着月色，尚且色若黄金，想日间看时，更要繁盛些哩，明日命侍儿来采些做球带倒好。”挹香微笑称善。秋兰道：“多采些儿，做几缸桂花梅儿，亦未始不可。”爱卿点头称好。素玉拍手道：“挹香，你是最喜吃梅的，我们来做些与你吃可好？”挹香道：“好，好，好。”说了一回，家人摆上菜来，六人饮酒。

俄而玉兔腾辉，比初倒愈加皎洁。挹香举杯畅饮，四面观望，只见观鱼小憩那边，一带回廊曲折萦纤，十分好看，便道：“爱姐，我想自从观鱼小憩新创了十二间旱船，我们尚未进去游过，缓日必须一玩。但是每阁中要一人凭栏而立，各举一韵事，倘有粗俗者，罚酒三杯。”爱卿笑道：“你这人，想出来的事情总是离奇古怪，请问：你自己做些什么？”挹香道：“我么，端坐于观鱼小憩中，看你们献技，评定甲乙后，酌加奖赏。”爱卿打了挹香一下道：“你这人太会讨便宜了。我们举韵事，你没看着，还要惹你做试官，评什么甲乙，加什么奖赏，那个来依你？”挹香笑道：“不然就不好玩了。”

小素道：“你说奖赏，将什么东西奖赏呢？”挹香听了，想了一想道：“你若考了第一么，我赏你一个来意可好？”小素听了，杏脸微红，打了挹香一下道：“你这个精油嘴！”爱卿与秋兰听了不解，爱卿道：“什么来意？”挹香笑道：“你不懂的了。”爱卿道：“你说不说？不说，我要喷酒过来了。”挹香笑道：“这来意么，就是我来陪你之意。”爱卿啐了一声，呼了一口酒，来喷挹香。挹香慌了，一躲却跌在琴音怀里。小素看见挹香跌了，恐怕他跌痛，连忙去扶挹香，自己在桌上一绊，倒跌了一交。大家倒好笑起来，于是，复归坐位。素玉与琴音问道：“你们说这许多口号，到底什么讲究？”挹香笑道：“你们不要问了。考了第一，自然总有好处。”爱卿与小素听了，俱掩口而笑。大家仍旧一些不解。

正在闲观，忽闻一阵香风从木樨林中拂来，座上六人齐声道：“趣极矣！”又见半空中起了无数彩云，衬得这个月如水晶球，仿佛耿耿秋宵，十分绚烂。挹香见月色团栾，美人围绕，不觉又想着月素起来了。曾记那年青浦归来，月妹妹开筵相待，宴赏中秋。如今是明月仍圆，美人已杳。想他此时对此一轮皎洁，也在那里念及我了。想着，泪如泉涌。素玉见他泪下，便道：“为什么好端端又要哭起来了？”爱卿道：“他必是又在那里想众姊妹了。”挹香道：“我不想别个，只想月妹妹。记得昔年今夕，我到他家，蒙他款酒殷勤，十分情重，况平素间常存怜爱。我患病他家，他又随侍药炉茶灶，又替我代偿药钱。我病痊之后要还他药资，他反蹙然不悦，说什么患难相同，理当如此。待我金挹香亦为至矣！恨只恨我金某未曾酬其美意，遽尔分离。如今对此月圆，佳人何在？你想可恨不可恨？可悲不可悲？”

素玉便劝道：“你也不要悲伤了，从来孽缘易尽，好事多磨。就是月姐姐于归甫里，盟订陆君，你说也是多情之辈，你也可放心些了。其余众姐妹

们，这也是势之所迫，美人易暮，年华有不再之嗟。你虽作花铃，究难保护她们一世的。”挹香道：“你话虽是不差，你可知，人生知己难为别？就是你们五位姐妹，幸得不弃我金挹香，得联燕好。若说你们都不以鲋生为念，只怕我更加要无趣了。”说着，又取出月素所遗锦囊，细细瞻玩道：“你看，月妹妹临别时犹不忘我，绣此锦囊相赠。如今见物怀人，我能不增秋水蒹葭之感耶？”说着，又大哭起来。素玉见挹香如此牢骚，只得又善为解劝，爱卿与众人也殷殷相慰，挹香方才收泪。

琴音道：“爱姐姐，我们倒不如来联句吧。”素玉接口道：“妙。”爱卿道：“今日我们联句，不用自出心裁，须借古人名句吟之，即景成诗，限古风一首，可好？”挹香道：“倒也使得。不知可能使我稍释怀人之念否？”便道：“谁人起句？”秋兰道：“自然爱姐先来。”爱卿道：“就是我先说。”便吟道：

月到中秋分外明，

挹香道：“这句诗害我又要牢骚了。”爱卿道：“这是何故？”挹香道：“‘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此时更惆怅。岂不是愈加添人感慨么？可要我来续一句？”爱卿道：“不要你续。”琴音嚷道：“吾来续，吾来续。”便说道：

醉边闲把旧诗评。

爱卿道：“好，好，好。这句诗可是黄庚的么？”琴音道：“正是。上句乃‘佳客相遇慰岑寂’。”挹香道：“如今是‘夫妻中秋多抑郁，酒边闲把旧诗评’了。”琴音笑了一笑，打了挹香一下道：“那个要你多嘴。”挹香道：“如此方好解我抑郁。如今吾来说了。”爱卿道：“不要你说，要秋兰妹说来。”挹香道：“吾就不说，但别人讥俏了河东狮吼，那时你悔之晚矣。”爱卿打了挹香一下，道：“偏不要你说，秋妹快说。”挹香又笑道：“你情愿做胭脂虎了么？”爱卿瞅了一眼，又催秋兰说。秋兰便想了一想道：

天街夜色凉如水，

素玉道：“我也想着一句在这里了。”小素道：“我也有了。”挹香道：“如此，你们那个先说？”素玉道：“我先说。”小素道：“让我先说。”挹香见小素争先，知道他诗句不甚熟的，便对素玉道：“让他先说吧。”素玉听了挹香，让小素先说。小素便道：

小醉何妨倒玉罍。

小素说完，素玉道：“方才被你抢说了，如今我来说了。”便道：

桂气满阶庭，

素玉说完，爱卿谓挹香道：“如今容你说了。”挹香道：“你们不让我说，我也不说了。”素玉道：“说，说，说。”挹香道：“不说的了。”爱卿道：“你不说么？”立起来要扯挹香，挹香只得说道：

冷光翠色入疏棂。

素玉说：“如今又是爱姐来了。”爱卿便说道：

云头艳艳开金瓶。

挹香听了道：“这句诗是你杜撰的。”爱卿道：“什么杜撰？亏你一榜秋魁，难道这句诗都不晓得的么？这是苏舜庆《中秋新桥对月》诗，下句乃是‘水面沉沉卧彩虹’。历历可考，怎说杜撰？”挹香笑道：“好姐姐，我同你说说玩话，你为何发起急来？如今待我来续一句吧。”

银烛秋光冷画屏。

爱卿道：“又被你抢了一句。如今那个说了？”小素道：“我来说。”便道：

一醉东风费万金，

挹香道：“好虽好，惜乎东风不切此时。”便续一句道：

花仙夜入广寒宫。

爱卿道：“为何又要你联？理该罚酒。”挹香道：“兴到即吟，不妨罚酒。你斟来我吃。”爱卿便斟了一杯酒，递与挹香。挹香道：“我要学学昔日闹红会的吃酒法子了。”便将嘴去受爱卿手中那杯酒。爱卿见他这般情形，又好笑，又好恼，只得递与挹香吃了，然后对琴音说道：“你快些说吧。”琴音便说道：

开樽细说平生事，

挹香又接道：

东皇费尽养花心。

爱卿道：“为何又要你说？如今要罚跪了。”挹香听了道：“对此嫦娥，理该下拜。”便起身出位，对月跪下，使得大家倒好笑起来。挹香跪了良久，众人叫他起来，挹香道：“爱姐之命，岂敢妄起。”爱卿见他如此，又好气，又好笑，只得出位来扶他。于是，各将月饼吃了一回。素玉道：“如今，秋兰妹妹，你说一句，我来续联。”秋兰点首想了一想道：

微风动清韵，

素玉见小素已有些醉意，便道：

浅潮半醉流霞晕。

素玉吟完，挹香道：“爱姐，你快些说，又要轮着我了。”爱卿便说道：

花有清香月有阴，

挹香道：“这十三问韵中，诗句甚少，我不说了。”爱卿道：“岂有此理，方才不要你说，你偏要说；如今轮着你，你又嫌难，这是不能的。”挹香无法，只得细细地搜索一回，便道：

洗杓开新酝。

素玉续道：

一半秋光此夕分，

琴音也说道：

睡鸭香浓换夕熏。

爱卿道：“小素妹，你说一句，等挹香收句吧。”小素便想了一想道：

如此良夜何？

爱卿道：“为什么说《诗经》上句子？”小素笑道：“也是古人诗句吓。”

挹香道：“虽则违例，用意颇佳，就算了吧。待我来收句。”便道：

不可一日无此君。

说着，便抱了小素，小素倒觉十分颜赧。爱卿笑道：“亏你好意思？偏做出这许多惹笑的事情出来。”挹香一头笑，一头挽了小素，踏月而行。爱卿等亦命侍儿扶了，各自归房。那夕挹香便睡在沁香居小素处。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吃寡醋挹香增懊恼 制美酒小素醉糊涂

话说挹香宴赏中秋之后，终朝惆怅。那日正在书房，忽有人递来一信，见上写道：“寓洞泾浜胜塘桥弄寄，名内具。”挹香一时忘怀，便问来人。那人道：“是过远程师老爷之命寄来的。”挹香方知是青田之书，便赏了来人，拆开视之。书云：

挹香仁弟：青及，前烦大马策巷代馆之后，不晤芝仪，瞬经两载矣。山川间阻，鸿雁亦疏，念念。前闻吾弟名标蕊榜，艳羨殊深。本拟到府恭贺，缘为疾病所磨，不克如愿，为歉！仆去年就馆洞泾，幸敝居停亦风雅一流，颇相投契。又于是处立一汇诚坛斗会，同集者共有六人。每逢朔望，虔礼朝真玉斗。暇则与敝居停饮酒围棋，楸枰画拂，联诗分韵，笺牒夜摩；且仆又医门溷迹，带览药经，绘事经营，兼穷花稿。近又觅得《天地人三元》以及《海岛算法》诸书，所以终日研求勾股弦开方。竖表杆以测高低，立八线以望远近。故近著《勾股弦捷说》一本，约商处有用筹算，有用笔算，较之一掌金画地乘，更为简便。暇时吾弟可来一阅否？盼甚！盼甚！

挹香看罢，暗暗称赞道：“过青田真多能多艺人也，我正欲为父母保祈福寿，想既有汇诚坛斗会，俟双亲寿诞之辰，可以虔礼朝真一部矣。”正说间，邹拜林至，挹香接进书房。拜林道：“方才闻尊管说，有一人寄信到来，莫非又是那一位校书从良的信么？”挹香道：“非也。”遂将信与拜林看了。拜林道：“勾股弦筹算开方，我也久欲一习，闻得甚为便捷。今过青田著有捷说，几时好去一借了。”挹香道：“好。”说了一回，挹香命摆酒，二人开怀畅饮。

斯时正是九秋天气，庭中菊花开得颇盛，挹香道：“林哥哥，你看这一种名‘蟹爪菊’，那一种名‘西施菊’，以此为题，颇费双关之意。”拜林道：“如此，与你各吟一律何如？”挹香道：“可要拈卷？”拜林道：“我来做‘西施菊’便了，何用拈卷？”挹香道：“如此我做‘蟹爪菊’。”二人在席间略略构思，不一时两律俱成，各把诗笺誊出。其诗云：

蟹爪菊

蕊开黄甲散金英，骨相离奇眼倍明。
彭泽疏花霜十里，秋江旧梦月三更。
横行老圃寒无力，怒攫西风夜有声。
湖海客来同把玩，橙香酒熟费闲评。

西施菊

西风蹂躏画廊深，堕瓣浑无响 音。
草榭飞香惊鹿走，霜姿倚水误鱼沉。
叶扶嫩绿愁颦黛，蕊孕娇黄媚捧心。
一棹镜湖秋载处，淡妆浓抹拓胸襟。

二人看罢，交赞不休。挹香道：“你诗细腻。”拜林道：“你诗圆浑。”互相称赞了一回。二人直吃到杯盘狼藉，方才撤席，拜林辞去不表。

流光如驶，又是十月初旬了，枫林丹染，篱菊霜残。挹香忽想出外一游，信步至碧珠家。见两个侍儿在那里斗草，挹香问道：“你家小姐在么？”侍儿道：“小姐在内。金公子，你好久不来了。”挹香道：“正是。”便至里边，行到碧珠卧房，听见里面唧唧啾啾，似乎有人言语，走近纸窗格内一张，

楸枰——古代的棋盘多用楸木做成，因以楸枰指棋盘或棋局。

不觉十分不乐。见一人，年约二十五六，身穿月白棉袍，银黄背搭，头带宝蓝心帽儿，足穿京式镶鞋。最可怕者，面似钟离再世，凶眉猴眼，一口髭须根根青起，两只招风大耳与猪儿无殊，居然抱了碧珠在膝儿上旖旎。挹香不见犹可，一见了如此情形，不觉突然忿怒，心中不服，想道：“碧妹妹为何与那人并肩叠股，如此绸缪？”想到此，心中大为忿忿。

原来挹香乃是一个达人君子，就是众姐妹朝秦暮楚的事情，俱是漠不关心。意谓他们沦落烟花，未免有此勾当，只要是才子佳人，他终不有拂醋捻酸之念。如今见了那人如此恶劣，如此丑陋，不禁妒意频生，醋心陡起，意谓如此美人，不该与如此蠢物作伴。又想道：“这是鸩母不好，谅情他逼令相接，叫碧妹妹也无可如何；然而碧妹妹不该如此糊涂，随他调戏。岂不知名花乍放，怎当蝶劣蜂顽；嫩蕊初舒，须顾云粗雨暴。纵卷花之鲸浪虽狂，而荫叶之莺身宜稳也。”

挹香辗转难安，便到中堂咳了一声嗽。碧珠连忙走出房来看他，慌慌张张地道：“你几时来的？”挹香道：“才得到此。闻得这里新来一位王伯操，所以特来一谒。”碧珠听了“王伯操”三字，不觉脸泛芙蓉，低了头道：“没有王伯操在此。”挹香听了，便笑道：“没有王伯操，谅情也滚了，也就罢了。”碧珠道：“我房中在那里收拾箱笼，座头都僭，我们可到西书房去坐吧。”挹香便佯说道：“我就要去的，倒是你房中坐坐吧。”碧珠道：“房中堆得历乱，坐地俱没有在那里。”挹香尴尬尴尬地说道：“如此就是西书房去。”于是，二人挽手而行。

到了西书房，二人坐下，碧妹启口道：“你常久不来了，家中爱姐与四位姐姐都好？”挹香道：“多谢记念。他们都好，叫我问安妹妹。”碧珠又道：“闻得月素妹妹已经出嫁，直，你又少一个知己了。”挹香道：“原是。但久堕风尘，也非了局，如今从了陆公而去，倒也罢了。不过，我金某惆怅些儿。就是妹妹终身，我也望你早些择一个标标致致、怜怜惜惜的人从了他去，我也放心得下了，免得在着花前难以自主。设使遇着几个文人墨士，自然惜玉怜香，我也替你欢喜。倘遇着了乡愚村稚、俗物蠢奴，只知悦色，不知钟情，你又不能违假母之命，阿意曲从。不是我金某拂醋捻酸，定要替妹妹代为不平的。”碧珠听了这番话，又惭又敬，知其见了此人，所以有此一番言语，不觉凄然泪下。便道：“你话虽确切，奈此时苦海难超，你可替我想个法儿才好。”挹香点头称是，说着，假意放了一只豆蔻的匣儿在桌上，即辞以出。

到了上灯时候，挹香重至碧珠家，仍在窗格中一望，见那人仍在，暗恨道：“碧妹妹太觉不聪明了！方才我说了这席话，原是不许渔郎问津之意，谁知道他竟不达予怀，仍旧与那人恋恋。他也太不惜了！”便重复走进，唤道：“碧妹妹，我忘了一件东西在这里了。”碧珠连忙出来说道：“忘的什么东西？”挹香道：“是一只豆蔻匣儿。”于是复同碧珠到西书房。挹香取了匣儿藏好，便装作行路疲乏之状，倒身卧在榻上，说道：“妹妹，我方才别了你，到沧浪亭去游玩了一番，走了许多路，好不腿疼。你可有什么事情，你自请便，待我歇息一回儿。”碧珠道：“没有什么事，我来替你槌槌腿儿可好？”挹香道：“不要，不要。待我睡一回就好的。”于是二人谈谈说说，已是吃晚膳时候了。挹香故意延挨，碧珠道：“今日可在这里用了晚膳去吧。”挹香道：“好。”碧珠道：“我去叫他们端整。”挹香道：“如此倒劳动妹妹了。”碧珠只得去吩咐鸩母备酒。

不一时，酒席排在西书房，碧珠一同陪饮。半酣，挹香又佯问道：“妹妹，你可有别的事情？可要去停当了，然后再来畅饮？不要耽误了。”碧珠看他如此，明知微含醋意，有意来的。本来那人，心中十分恶他，只为假母处不能违拗。如今挹香来了，正好顺水推船了，便道：“没有什么事儿，只消叫假母去调停便了。”挹香便命侍儿唤假母到来，身边取了二十几两银子，递与假母道：“诸多搅扰，心甚不安。这里些些微礼，望妈妈勿笑是幸。”假母见了这许多银子，便欢天喜地谢道：“如何又要公子破费。”挹香道：“说那里话来。但是小生今日醉了归家又晚，欲恳老妈妈假一空榻，与我一睡最妙。”假母笑了笑道：“公子又来了。这也何须向老身说得？只消向女儿说就是了。”挹香笑而点首，见碧珠扯了假母喁喁地嘱了一番，又见假母去了，遂复饮酒不表。

再说假母依了碧珠的话儿，来到房中，那人见了假母便嚷道：“你们女儿为何去了不来？方才来的是什么人？”假母连忙说道：“贾大爷，方才来的乃是女儿最契洽的旧好，他每月贴助我们薪水的金挹香公子。女儿因他在那里，所以陪他饮酒。”那人道：“莫非就是前科新中、人称风流孝廉金挹香么？”假母道：“一些不错。他家中一妻四妾都是花月场中娶来的。舍此之外，连我们女儿，还有三十几位美人知己。为人甚是多情，又慷慨，又不会拂醋捻酸，所以姐妹们都十分敬重的。”那人道：“既是他在此，也就罢了。若说别人，吾就不依了。”说着，便辞了假母而去。看官，你道这人是何等样人？原来是个市侩之徒。父亲贾必清，他叫贾宁，家中开着一爿纸扎铺儿，倒想寻花问柳，你想可笑不可笑？我且一言表过。

再说挹香与碧珠谈谈说说，直饮到玉漏沉沉，方才撤席。挹香对碧珠道：“我醉极了，要睡了。”便在榻上横下。碧珠道：“为什么不到房中去睡？”挹香道：“就是这里倒也幽雅。”碧珠道：“那个说的！”便扯了挹香到房中安睡，一夜无词。

明日归家，至梅花馆，见爱卿在那里制什么酒儿。一见挹香，便问道：“作昨夜在于何处？”挹香道：“在着碧珠妹妹家中。”便将昨夜之事告诉一遍。爱卿笑道：“想你秋闹已捷，为什么还有许多酸秀才气？”挹香笑道：“不是我酸意如此，因见了这个人与碧珠妹妹旖旎，心中甚是不平，所以有此一举。”爱卿道：“你总做许多不成人美之事。”挹香道：“什么不成人美？回绝了一个锅脸的，换了一个金挹香，只怕好得很哩！”爱卿笑道：“真是虾蟆跳在戥盘——自称自赞。”二人说了一回，挹香问道：“你在这里做什么酒儿？”爱卿道：“昨日林伯伯送来一坛十年陈的绍兴酒，及至开坛，只剩五六斤了。所以，我在这里加些冰糖、松肉、桔红在内，浸几天吃时，其味更加酽了。”挹香道：“好，好，好。”便至怡芳院、沁香居、媚红轩、步娇馆四处讲了一回闲话，又至省亲堂与父母言笑一回，便归怡芳院安寝。

明月清晨起身，先至内庭问过父母的安。正待出外，忽报陆丽春、王湘云来，挹香十分得意，邀至梅花馆与爱卿等五人聚首，谈了一回，命备酒席。不一时酒席已备，家人来禀道：“排在那里？”挹香想了一想道：“排在观鱼小憩之中。”于是挹香同了七位美人步进挹翠园，游玩片刻，偕至观鱼小憩。席上坐定，挹香便向爱卿道：“我与你中秋夜说的，可惜今日旱船上没

戥（dīng，音等）——用以秤量金、银、药材等物的小杆秤。

酽（yàn，音厌）——（汁液）浓；味厚。

有十二位美人在此，不然倒也是件韵事。少顷酒后，你们可要上去玩玩。”众人道：“好。”

于是，八人饮了一回，爱卿邀了六位美人同登水阁，挹香独是一人，在着下边。看他们齐登阁上，比肩联袂，莲步轻移，一个个凭栏而立，观看游鱼唼藻，宛如锦屏风一般艳丽，又如花假山一样鲜妍。鬓影衣香，蝉娟斗媚，令人十分可爱。俄而，见爱卿以口中豆蔻吐入池中，池内金鱼争唼之，翻来绿水之中，斗到青萍之侧。又见丽春对着那鱼儿嘻嘻地笑着，王湘云亦以豆蔻喂之，引动了几个挂珠蛋种，细白花鳞，争先夺后，甚为可观。众美人尽以豆蔻喂之，金鱼掉尾而齐来，正遇一阵微风，约定半池萍藻，水底天光，划开一线。秋兰以香津吐下，激动水痕，圆到岸边而没。小素亦以香津吐去，吐得不巧，恰吐至金鱼头上。那鱼摇了几摇，悠然而逝。挹香见了，哈哈大笑。又见琴音、素玉二人斜倚雕栏，也不吐香津，也不喂豆蔻，默默地看着一对比目鱼儿。爱卿道：“我们下去吃酒吧。”便同六人下阁。

挹香忽然想着，对爱卿道：“你做的酒浸了一宵，可以吃的了。今日趁丽春姐、湘云姐俱在，正好一尝佳液。”爱卿点头称善，便命侍儿往梅花馆取来，另用琥珀杯盛之，每人一盞。各人饮之，果然味甘香而带酽。吃了一杯，各向爱卿讨第二杯。爱卿道：“此酒一杯要抵旨酒十杯，你们须要慢些吃才是。”大家点头称是。独有小素尝此佳酿，甚是滋滋有味，众人才饮得半杯，他已一杯饮尽，又向爱卿讨酒。一杯一杯复一杯，连吃了五杯，顷刻间，脸泛芙蓉，颓然铭酺。挹香笑说道：“妹妹，你醉了。”小素道：“我不醉，我还要酒吃。”说着，立了起来，足几逗，险些跌倒，幸亏扶得快，扶住了。小素便倒在挹香怀内，口中只管讨酒吃。七人齐声大笑，挹香便同侍儿扶至房中。小素对挹香看看，又说道：“香哥哥，我要酒吃。”挹香道：“你吃得这般了，还要讨酒吃。”说着，命侍儿取了醒醉汤来与他吃了，扶他到床上睡好，又坐了良久。恐他要吐，命侍儿陪了他，自己又至园中与众美人饮了一回，方才散席。湘、丽二人辞了挹香与爱卿等归去。吾且不表。

时光易过，冬去春回，转瞬间又是三月艳阳天气了。桃红柳绿，鸟语花香，挹香又要追寻一件韵事出来。不知什么韵事，且听下回分解。

唼 (shà, 音厦) ——水鸟或鱼类吞食。

第四十五回 寄闲情支硎山拾翠 添幽恨虎阜滨伤春

话说挹香见园中春光明媚，万卉争妍，忽然想着明日乃是三月十一，支硎范坟不胜热闹，今日初十，何妨先去一游？便从园中走至拜林处。恰巧叶仲英、姚梦仙、吴紫臣俱在，见挹香大喜，接入书房。坐定，挹香谓拜林道：“今日欲邀兄到支硎一游，未识有兴否？”拜林道：“正合我意。方才梦仙说及，在会几人，同往一游，船已唤定，舟内和牌。但我和牌不能及你，正欲命人到来，你今来了，真是适逢其会！”叶仲英道：“时候不早了，快些下船吧。”于是五人登舟，柔橹轻摇；出阊门而去。

吴紫臣道：“如今好和牌了。”挹香道：“和什么倍头？”拜林道：“自然十二倍八京四梦。”挹香道：“何不加一倍断磕碰碰？十三倍似乎好玩一些。”梦仙道：“好。”于是用天地人和排了位次：拜林拾了天牌，天勿动，紫臣拾了人牌，梦仙拾了地牌，仲英拾了和牌，梦仙与紫臣换了一个坐位。紫臣道：“今天我要输了，坐在梦仙下家，他是紧长牌的人。”梦仙道：“我的上家也是不甚熟谙的，藏死斗活，硬碰硬吃，我比你更加不好来。”说笑了一回，挹香道：“我来看和牌，替你们派码子可好？”于是两人四两码子，么二行闲闲不算。紫臣碰了四圈庄，和了两次，立直六长断不同。拜林见自己输了，便向挹香道：“你来代几圈吧。”于是挹香坐下。

拜林往船头观看，见一路上桃红柳绿，春色如画，往来行舟，丽妹颇盛。正看间，听见舱内叶仲英大笑，拍手道：“做了一副大牌了。”拜林往上家一看，却是一副血九和的七碰头同。仲英拿了四张梦张，摸了第一张血九碰梦。仲英哈哈大笑道：“算不清了。”挹香道：“本身六副，加顺京庄七碰头，同连子共十四付，血九碰梦作十二付，又三张六梦，并作三十二付，作八不过二百五十六付，怎么快活得算都算不清楚？”遂收了筹码，和好了牌。挹香向仲英道：“你还错去八倍来，难得庄闯八倍不要钱的么？”仲英悔道：“错把你们了。”众人齐道：“只好如此。不然我们要撙光了。”正说着，梦仙说道：“不好，不好。六圈庄和了二次，如何？如何？”挹香笑道：“梦哥哥，你捉恶棍时，颇有勇力，为何此刻碰和用不出了？”

笑说了一回，到了吴紫臣做庄。挹香摇了一个六矗，与紫臣换了，便将牌儿竖了十张，却是三个磕子。挹香道：“怪不得要输。俗语云：‘三磕勿开招，输得鼻头焦。’”口中说着，又将那十张竖起，又是三个磕子，挹香暗暗欢喜。拜林见竖手等四六碰满，乃是立直断长七碰断不同，喜得手舞足蹈，便向上家仲英处一看，乃是一个宕八张，便往下家梦仙处一看，也是宕八张。梦仙道：“林哥哥，你看两家牌，是不准开口的嘘。”拜林点头答应，兜至对家，看紫臣起了一张四六，心里一跳，又看他东搭西搭，四六却是死子，便斗了出来。拜林道：“闯祸了。”挹香便摊下牌道：“飞地立元七碰头，同长吃子十六付，加京磕两付。”又把梦张看了七付，共二十五付，一作六十四付，共一千六百付一家。紫臣是庄，要输双倍。大家道：“我们多撙光矣。”挹香道：“林哥哥，如今你返本出赢了。”拜林欢喜，便将赢的会了船钞，另外又赏了他一两，船家欢喜称谢。

舱中诸人说了一番闲话，舟已抵支硎。梦仙命舟人摆饭。五人饭罢，各自登岸。仲英道：“我等都脚健的，不必山轿，随意畅游几处。”拜林道：

支硎（xíng，音形）——即支硎山。在今江苏省吴县西南。

“好。”于是着履登山，穷探胜迹。游了一回，见天起阴霾，紫臣道：“不要遇雨，回舟去吧。”四人点首下船，重新设席饮酒。舟抵洞泾，拜林道：“香弟，前面胜塘桥不远，你可同我去一访青田，把他前日信中说的《勾股筹算捷说》著作，去借来一观？”挹香称善。

二人即登岸往访之，问了一个信，始知吕姓馆中，至门，即命通报。青田闻挹香来，十分欢喜，即忙出接。谦逊了一回，青田引二人至书室，先与拜林通了名姓，始问适从何来。挹香道：“今日游玩支硎，舟中碰了半日和。刻间舟抵洞泾，前日青翁信中所言《勾股捷说》一书，今拜林兄欲思一假，不知肯否？”青田称好，即检出付与挹香道：“此是副本。但是算时廉筹要多，不能以九根为限。”拜林看了一回，然后藏好。挹香道：“青翁汇诚坛斗友何人？”青田道：“一为燕墨缓，善于游戏；一为周子鸣，好饮疏狂；一为易菊卿，善唱大面；一为计宝卿，精绘墨蟹；更有一个守树生，弹得一手好月琴；共五人。后日清明，我要返舍几天，十五一期斗会，不能到了。”拜林又问几时到馆，青田道：“要二十边矣。”谈讲了一回，二人辞别。回船后，再整杯盘，重新饮酒。不片时，舟挂顺帆，城中已到。天色已暮，各人登岸回家。

挹香至省亲堂，见五美人俱在，便见了父母，告知一切。又道：“明日支硎必盛，爹爹、母亲可去一游。”铁山道：“我辈老年人，没有什么兴致的了。明日，你同五位媳妇去游吧。吟梅幼小，不可带去。”爱卿等道：“如此，婆婆何不同去？吟梅可交乳母的。”铁山道：“好虽好，但是我二人近来游兴颇少，你们去便了。”说了一回，各自告退。挹香亦归书室，晚膳后，至梅花馆安睡。

明日起早，唤了一只画舫，又去请父母同去，父母仍云不去，又云我等老年人宜乎守家。挹香唯唯听命，便至梅花馆，催五美人梳妆好了，又命乳姬领了吟梅，叮嘱当心，便一同下船。榜人启棹，缓缓而行。

挹香道：“我们在着船中甚是寂寞。”素玉道：“寂寞便怎样？”琴音道：“和牌消遣可好？”挹香道：“我昨日代林哥哥碰了几圈庄，十分讨厌。今日再碰，不甚有兴。”小素道：“如此，何以消遣？”挹香道：“你们和纸牌，可会？”琴音、素玉齐道：“会的。”爱卿道：“如此，你们去和纸牌，我来与秋兰妹下棋。”

闹了一回，舟已抵支硎山。挹香即雇了六乘山轿，缓缓游来。先至观音山，果然胜景不凡，幽闲各具。四面峭石为山，涌泉为池，苍松翠柏，异草名花，别饶胜境。又至石观音、转上殿许多胜迹，游玩了一番，然后下山，乘轿向天平进发。游人见了挹香的六肩轿儿，都蜂拥来观，有的羡慕，有的称扬。认识挹香者，都说他是个风流孝廉公，后面是一妻四妾。

俄而，过了童子门，不数里，已至天平。六人出轿，先往范公祠瞻仰了一回。挹香谓爱卿道：“文正公忠义一生，名标千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至今俎豆馨香，犹传当世。”爱卿点头称是。小素观看一回，低低地向挹香道：“文正公之眉为何生得如此？”挹香道：“这名火义眉，又名三角眉。文正公一生爵秩，全在此眉。”小素点头暗记。游了一回，挹香命侍儿扶了五位美人出词，至九曲桥，又至二松轩、高义园许多胜迹处慕访。复至下白云晤方丈，即在吴中第一泉品茶小憩。众人都围住挹香

爵秩——指爵位与薪俸，也称爵禄。

们六人观看。

挹香道：“你们可要到山上去了？可还走得动否？”爱卿道：“既有此游，宜遍寻胜景，安得不去？”挹香道：“如此甚好。”茶罢，别了方丈，步行上山。上了一线天，过了山坳，看不尽名花瑶草、怪石奇峰。走了半晌，山径模糊，挹香道：“如今不好上去了。”爱卿道：“我却不信。”便独自扶婢而行。转了几个弯，峰回路转，有路可通，爱卿便唤道：“素妹妹，你们快些来，有路可行了！”挹香听了，即同四人绕径而行。爱卿笑道：“这里更加幽雅了。”但见悬崖泻瀑，松老成龙。正行间，忽闻深林中钟声隐隐，六人心志俱清，寻声而往。

未半里，忽见丛林中露出一带短垣，又行数步，见上书曰“云中院”。挹香道：“中白云了。我们进去接接力。”遂同入寺，小沙弥接进。晤见住持德中，邀入石室献茶。挹香谓爱卿道：“你好题一首诗了。”爱卿笑道：“你替我写。”挹香点头答应。爱卿便吟成一首，将草稿递与挹香。挹香即扫去绿苔，题于石上，下书：“松陵女史钮爱卿偶题。”其诗曰：

偕伴兴偏殷，行行到白云。

峰高天不让，地峻路难分。

古洞堪藏俗，深山早绝氛。

吟哦添逸趣，游览志纷纷。

挹香写完，读了一遍，大为得意。良久下山，挹香道：“无隐庵颇近，可要游玩了？”琴、素二人道：“既来之，则游之。”便又坐轿至无隐，六人畅游一过，始兴尽言归。轿至船边，六人始登归棹。挹香道：“今日如此胜游，不可无诗。待我来首倡，何如？”众美道：“好。”挹香便吟云：

慢移游履访名山，俗恨闲愁一例删。

愿与野僧为伴侣，几时跨鹤出尘寰。爱卿道：“好虽好，惜有厌绝结尘之意。于是也吟云：

节届清明景色佳，红罗先绣踏青鞋。

兰桡桂桨轻移去，探尽山巅与水崖。爱卿吟完，含笑递与挹香道：“不甚好，不甚好。”挹香接来一看道：“好，好，好。秋妹妹，你也来吟一首。”秋兰想了一想，也吟云：

三春游展闹如云，到处奇花馥又芬。

啼鸟一声听宛转，桃林红雨落纷纷。挹香赞道：“按声合拍，洵是佳章。如今那个来了？”琴音道：“我也有一首不通的在此。”便念云：

桃已成荫柳乍匀，春来丽色一番新。

昨宵买得游山屐，愿与峰岚气味亲。

琴音吟完了，挹香便下去捏他莲瓣，慌得琴音道：“你做什么？”挹香笑说道：“看你这双纤不盈掬的小足，如何穿那游山之屐？”琴音“嗤”地笑了一声，把小足踢了挹香一下道：“还不走开。”爱卿笑道：“不要吵了。如今素玉妹，你来吧。”素玉便吟云：

黄鹂频唤画桥东，新雨才过淑气融。

柳色横塘春水绿，杏花村店酒旗红。

随人戏蝶穿芳径，抱絮狂蜂逐午风。

兴尽一番游赏后，溪头归路问渔翁。

挹香大赞道：“诗中有画，宛如绘出辋川佳景。前次雁字诗被你占了头等，如今你做了律诗，只怕又要让卿居首矣。”说着，又教小素吟咏。小素搜索

了良久，吟云：

困人天气惜芳辰，闲约同侪效问津。

记得画桥红雨下，夕阳箫鼓最宜人。

小素吟完，挹香又说道：“如此佳景，我当再续以诗。”于是又吟云：

晴日轻云景足幽，闲游移屐到山陬。

掠风雏燕浑无赖，糝径杨花不自由。

赢得杖头寻旧约，拚将婪尾破新愁。

剧怜南浦魂销处，芳草萋萋碧水流。

不多时，舟已进城，轿夫等已在那里伺候了。五人乘轿而归不表。

且说明日乃是清明佳节，挹香独是一个人，乘着一匹骏马，往虎丘而来。是日天气晴和，游人毕集，往来画舫，雪聚花浓。挹香一路观瞻，扬鞭得意，及至回忆前情，不觉又添出许多惆怅，因想道：“昔日两次闹红，何等欢乐！如今在会的人去了一半了。”想到此处，眶中盈盈欲泪，勉强忍住了。到着山中，复至真娘墓上瞻拜了一回，便题诗一律于墓上云：

重临古冢玉骢停，为溯芳名泪暗零。

无意竹枝横个个，有情春草护青青。

凄看皎洁亭前月，愁听叮咚塔上铃。

怪煞往来游屐众，几人凭吊落花灵。

题毕下山，吩咐马夫在半塘伺候，他独是一人，唤了一只绝无遮盖的小舟，命舵工缓缓而行，在画舫两旁穿来穿去。也有人见他落拓诽谤的，也有爱他面庞俊秀的，交头接耳地说着。挹香见了这许多佳丽，心中又宽慰了些，便成集古一绝云：

绿绮声中酒半消，玉人何处教吹箫。

画船转过垂杨外，花不知名分外娇。

于是一声“欸乃”，复向前行，见无数兰桡桂桨，错杂其间，真个是如入众香国里，目不暇接。

正看间，那边一只画舫唤道：“金挹香，你为什么落拓至此，莫不是要饱餐秀色么？”挹香一看，却是陆丽仙，便笑说道：“思学渔郎，不知访得桃源否？”丽仙也笑道：“快到我们船上来吧。”挹香即付了几百钱与舟人，过丽仙船上，只见里面吴雪琴、方素芝、陆丽春、蒋绛仙、何月娟、何雅仙、袁巧云、谢慧琼八个美人亦在其内，挹香大喜道：“你们多在这里，我若不泛扁舟，岂不负此佳兴？”正说间，又见房舱中三美姗姗而至，挹香细细一看，却原来是梅爱春、陆绮云、陈秀英，都与挹香相见，丽仙道：“金挹香，你为什么常久不到我家里谈谈？”挹香正欲开言，忽月娟接口道：“如今爱姐与四位妹妹在家，他那里肯到外边来谈谈？”大家笑说道：“不错。不错。”挹香道：“非也，前两日因许多俗务，所以羁住了身子。如今是有暇了。”

说着，只见舟人摆上菜来，十二位美人连挹香十三人，摆了一桌圆台，团团坐下。挹香道：“可要想些侑酒雅令？”雪琴道：“这个必须要的。你做令官，我们听令就是了。”陆丽仙便斟了一觥酒，奉与挹香饮尽。挹香想了一想道：“是令先说一灯谜，打《四书》一句，下用谚语两句作收，俱要贯串。说错者，罚酒三觥重说。不说者，罚酒五觥。众姐姐听着，我先起令了。”便说道：“标梅造吉望于归。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谚语云：‘儿大

骢（cōng，音聪）——青白色相杂的马。

须婚，女大须嫁。’如今你们多知道了，那位说？”袁巧云道：“我来说。”便道：“上不在上，下不在下，左不在左，右不在右。不偏之谓中。谚语云：‘四面勿着实，记记打来鼓当中。’”挹香道：“倒也新奇。雪琴姐姐，你说一个吧。”雪琴便想了一想道：“杨君胥 大无医治，宰去嚶嚶始获安。杀鸡。”挹香听了，笑道：“什么谚语？”雪琴将手帕按往，只管嘻嘻地笑。陆丽春道：“快些说出来。为什么只管笑着？”雪琴道：“谚语么，‘只管羊卵子，不管羊性命。’”大家听了俱拍手大笑。

挹香道：“那位姐姐来了？”丽春道：“我来说个吧。”于是便说道：“流水无情。逝者如斯夫。谚语云：‘急流勇退，油不关水。’”挹香听了丽春之令，心甚不乐，丽仙猜着挹香心里，便向月娟道：“如今你说了。”月娟想了想，便说道：“不惮七里山塘路，萍水相逢亦是缘。有朋自远方来。谚语云：‘凑巧，凑巧。’”挹香听了，点头道：“倒也即景生情。如今绛仙妹妹，你来了。”绛仙便说道：“思君伉俪闺帏景。宜尔室家。谚语云：‘福气大，快乐多。’”挹香听了，哈哈大笑道：“好，好，好，真会说令！”于是又叫方素芝、何雅仙说令，二人道：“我们想不出这许多巧句，情愿罚酒。”于是各饮五觥。挹香又催陆绮云说，绮云道：“但是不通不要笑，不要罚酒才好。”爱春道：“你说，你说。”绮云便笑说道：“拜倒妆台听训责。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谚语云：‘怕老婆，跪踏板。’”挹香听了，拍手称妙。于是挨着陈秀英说，秀英道：“我愿罚酒。”便吃了酒。轮着梅爱春说，爱春想了一回道：“坐以待旦。终夜不寝。谚语云：‘六月里吃生姜，伏辣！’”爱春说完，大家多笑道：“爱妹妹倒是一个渴睡汉，这一夜不睡有什么伏辣？”大家说了，又笑。

挹香道：“不要笑了，如今要慧姐姐来了。”慧琼点头道：“他怜着我，我爱着他。爱人者，人恒爱之。谚语云：‘自古英雄惜好汉，从来才子惜佳人。’”挹香听慧琼说了，不觉又想着他义妹了，叹道：“慧姐姐，你么此时还在这里与我相叙，那里知月妹妹已乘龙得选，竟作人面桃花了！回忆昔日初至护芳楼，一同饮酒举觞，何等高兴！如今细细算来，十二人中已去五人，连月妹妹共是六人。好景难长，美人易别，岂不伤哉！”说罢，涔涔下泪。慧琼听挹香说了一番，也觉心中凄切，思念月素，只得婉言劝慰挹香道：“快些收令，莫再悲伤了。”挹香便长叹一声道：“收令了。大家听着：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明朝散发弄扁舟，我将去之。谚语云：‘一着不到处，满盘多是空。’”说罢，大家嗟叹。又饮了一回，已是夕阳在山，舟始开回。挹香到半塘辞了众美人，登岸乘马而归。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吴秋兰初生玉女 谢慧琼早卜金夫

话说挹香虎丘归来，先至省亲堂去了一回，便至梅花馆，爱卿接着说道：“秋兰妹妹今日下午腹痛得很，大概要分娩了，你快些去看看他来。”挹香听了，连忙到怡芳院。秋兰已有九月身孕，分娩正及其时。挹香见秋兰紧咬牙关，“唷唷”之声不绝。挹香心中十分不舍，便道：“如今可痛得好些？”秋兰见挹香叫，便张开了眼儿，扯了挹香说道：“都是你不好，如今痛得很，如何？如何？”挹香听了，又可怜，又可笑，便道：“你可耐着，我去唤稳婆来。”于是亲身去禀知父母，又命家人去觅稳婆，又至怡芳院陪着秋兰。

不一时，小素、琴音等都至，当心一切，又备了开产金丹、益母膏等物。停了一回，稳婆亦至。秋兰一阵紧一阵，看他双眉紧蹙，辗转难安，直至二更光景，方才产下，呱呱有声。稳婆即来报喜道：“乃是一位千金小姐。”挹香听了，倒也欢喜。看看孕妇尚称安适，于是稳婆替他洗了浴，包扎好了。爱卿对挹香道：“你可命他一名。”挹香笑说道：“秋兰妹妹生的，叫了小兰可好？”爱卿点头称善。挹香见秋兰身子平安，心就放了，吩咐侍儿当心伏侍，自己到梅花馆去安睡。吾且不表。

再说一日，挹香到慧琼家，慧琼道：“香弟弟，叶仲英乃是你的好友，到底家中如何？性情究竟可好？”挹香道：“慧姐，你问他则甚？莫非有终身相托之意乎？”慧琼听了，低了一低头说道：“你怎么晓得？”挹香笑说道：“要知心上事，但听口中言。况且平素间，见你们如此莫逆，我早觑破隐衷。若说仲哥哥家中，虽不过丰，其日用所需可以无虑。至于性情，姐姐，你也知道了。若果姐姐有心于彼，可要我来作个冰人？一则姐姐到了仲哥家去，我也安心；二则仍可与姐姐相见。这桩事，我也替你想了长久了。”慧琼道：“如此说来，仲英不妨相托的了？”挹香道：“不妨，不妨。我金挹香为你们终身之事，最是关心。所虑者，日后终身无靠。如今姐姐若订盟仲英，我也不必为你踌躇了。我少顷同你去作冰人，免得你们两造难以启口。”慧琼听了，点头称好。挹香又谈了一回，方才告别。

正拟往叶宅一行，半途忽遇方素芝的侍儿苹香唤住道：“金公子，你为何长久不来？前日，家小姐偶染风寒，现下十分沉重，终日昏昏，茶汤懒进。我是去请医生。你快些去一望吧。”挹香听了，愀然道：“你们小姐如何骤然间患起病来？却是什么症儿？”苹儿道：“初起时，微寒微热，到后来，日重日轻，七天没有退凉矣。”挹香道：“有如此事？我去看，我去看。”说着，竟往素芝家来。入门，恰遇飞花侍儿迎着道：“金公子，不好了！我们小姐前日得了伤寒之症，如今已昏去了，不知可还唤得醒否？”挹香听了，慌得手足无措，便道：“怎么说？”飞花道：“小姐昏去了。”挹香道：“小姐竟昏去了么？”说着，泪都含不住，急急走向里边。要紧了，忘跨门槛，一交跌倒，也不顾痛不痛，忙扒起来，即至素芝房中，见素芝芳容憔悴，僵卧在床，假母与侍儿正在呼唤。

挹香进去，假母告知其事，大家流泪。挹香频频呼唤，素芝方才醒来，见了挹香，大哭道：“你为什么此时才来？吾是不济的了。我死之后，你千万不要想我。飞鸿姐姐处，我有《修竹斋诗钞》一部，君如不弃，替我付之手民，留于世间，亦可表我一生之沦落，我死亦无憾矣！”挹香听了，心中

犹如刀割，勉强含着泪道：“妹妹放心，不要说这许多伤心话儿。此时病魔缠绕，也是月晦年灾，安心保养，自然否去泰来。”正说间，医生到来，挹香即陪了诊脉开方。医生对挹香说：“此病日感风邪，积而不化。今日第七天，如能透汗，或可有望，不然，则无救也。”挹香听了，心中大骇，送了医生，那夕就在素芝家扶持一切。素芝虽不透凉，看他倒觉好些，挹香心中方慰。

到了明日，暂别素芝归家，便至叶宅晤仲英，细说慧琼之事。仲英大喜，又托挹香往来说合，择于四月朔迎归。其时已二十六日了，挹香笑道：“痴郎何情急尔？待我去与慧姐商量，只怕为期太促，不能如愿，便怎样？”仲英道：“假使不能，只得重行择吉。”挹香点头称是，复至慧琼家，说明其事。慧琼允许，挹香大喜，又去回复仲英。仲英欢喜非凡，端整吉期之事。吾且慢表。

再说挹香替仲英作伐之后，又至素芝家来看视，见仍旧恹恹，不分好歹，便分付当心一切，自己也住在素芝家服侍。到了仲英吉期，挹香只得暂别素芝，来叶宅贺喜。

是日热闹非凡，到了吉时，发轿到慧琼家迎接。俄而，轿子临门，一派笙歌。宾相请新人登毡行礼，送入洞房。到了晚上，挹香笑说道：“前者你们闹我的新房，如今要还报了。”也邀了姚梦仙、邹拜林、吴紫臣、屈昌侯、周纪莲、陈传云、徐福庭七个好友一哄而进。仲英道：“前者你娶爱嫂嫂的时候，说的新人即是旧好，为什么还要如此？”挹香道：“今夕我不是来闹新房的，来看看我们慧姐姐，见见你们慧嫂嫂。叫你们慧嫂嫂、我们慧姐姐，来见见我媒叔叔、媒弟弟。”挹香说罢，众人哄然大笑。仲英复笑道：“你也太不聪明了。可晓得，你的慧嫂嫂，就是你的慧姐姐。认得慧姐姐，还要见什么慧嫂嫂？”叶仲英说完，大家又好笑起来。拜林接口道：“仲英弟，你自己不聪明，为何倒怪别人？”仲英道：“怎么倒是我不聪明？”拜林道：“如今慧姐姐做了你的夫人了，确是慧嫂嫂。与着昔是慧姐姐，是两样的了。”众人道：“不错。昔日是香弟弟，如今是香叔叔了。”

仲英被众人唇枪舌剑，说得莫可措词，便笑说道：“依你们便怎么样呢？”挹香道：“前次，你们闹我的新房，要什么果儿不果儿；如今我们只要请慧嫂嫂出来，见见我香叔叔，认认我香弟弟，就也罢了。不然，我们不出去了，闹到天明，看你如何？”仲英道：“这亦何妨。”拜林笑道：“你若不请慧嫂嫂出来，我林伯伯自己来请了，岂特香叔叔一人要见哉？”仲英无奈，只得请慧琼易去冠裳相见。

挹香等见慧琼更加妩媚，心中甚是钦慕。众人乃一齐上前相见。慧琼低头回礼毕，独有挹香一个人未曾见礼，嚷道：“你们都见过礼了，快些下来，让我见礼。”众人连忙让了挹香。挹香即上前，深深一揖，双膝跪下，口称：“慧嫂嫂在上，香叔叔在此叩见。”大家看见，都好笑起来，使得慧琼满面晕赤，又不好去扶他，不禁嫣然一笑，回转姣躯。仲英扶了挹香起来，道：“别人家嫂嫂，要你跪什么踏板？”挹香笑道：“长嫂为母，理该下跪。”众人听了，拍手大笑起来。闹了一回，然后出外饮酒。席上谈谈说说，饮到二鼓时候，方才散席，各自回家。

再说素芝家，挹香二日不至，素芝病势益笃，或有时昏昏睡去，竟致人

事不知；或有时稍稍清楚，便问挹香在否。可怜情之所钟，犹依依莫释。假母见此情形，十分发急。闻得葑门有一个石佛，在那里赐人仙剂。可以起死还生，假母便命侍儿备了香烛，虔诚一念，到那里求取仙剂。所求却非别物，乃是香灰一撮，净水半杯。归来煎与素芝吃了，效验毫无。素芝口中无非念着挹香，频问为何不来。及至初三日病危，乃向假母道：“儿病莫可瘳矣。本来再思助你几年，以报蒙养之恩，如今是不能了。万望儿死之后，可对金挹香说，女儿本欲等他再会一面，如今是来不及了。叫他不要悲伤，托他刊的诗稿，千万不要忘了。”说着，又向假母讨了纸笔，伏枕而书四句绝命词，递与假母道：“挹香若来，付彼可也。”言讫，昏昏睡去。

不知素芝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方素芝归位仙界 陆丽春遁入禅关

话说方素芝叮嘱了一番假母，又昏昏睡去。到了黄昏时候，看他更加不象了，口中呓语不绝，犹以挹香为念。到了二更时候，听他喉间痰声几响，可怜艳魄香魂，霎时离散。阴风四起，惨火频摇，临终时犹大呼：“香哥哥，我去了！”

可怜似玉如花女，化作清风物外身。素芝一灵不泯，飘飘荡荡向月老祠而来，复列仙班，日后仍可与挹香相见，此是后事，表过不提。

再说鸩母盛殓素芝，不胜悲苦。初二日，挹香有暇了，来看素芝。假母看见挹香，不觉叹道：“金公子，你可是来看女儿么？”挹香道：“正是，如今可好些？”假母大哭道：“女儿想得你好苦吓！如今人亡物在了。还有一首诗叫我把你，劝你不要伤悲，托你刊的诗稿不要忘了。”又将素芝临终纪念之言，细细说了一遍，又把绝命诗呈与挹香。挹香早苦得泪流不住，又把那诗展开一看，见上写着：

妾命未逢辰，飘零十九春。

今抛知己去，返本好归真。挹香看了，大哭道：“素芝妹妹，吾负你了！”便奔赴灵前，抚棺大恸。假母见挹香如此多情，也十分凄切。挹香哭了一回，即命侍儿端整祭菜，又命侍儿去买一副对儿，自己做了一副挽联，以表其知己。其联云：

十载溷花前，羯鼓风催，卿薄命惨矣，旋消新绿鬓；

一朝归泉壤，鸳帏月冷，我痴情伤哉，难觅旧红颜。

挹香做完，便书了：“素芝眉史灵右，辱爱生金企真挥泪拜挽。”便命侍儿挂在灵前，又祭了一回，方才归去。从此在家益加不快。

一日至陆丽春家，甫入门，遇着迎春侍儿，便问道：“金公子，你来看那个？”挹香笑说道：“我来看你。你一向可好？”迎春见挹香一副旖妮的情形，便说道：“多谢公子。公子你好。”挹香道：“好虽好，不过心中不乐。”迎春道：“为何我们小姐削发净修后，你来都不来？”挹香道：“姐姐，你说什么？”迎春道：“为何我家丽小姐去做了尼姑之后，你来都不来？”挹香大讶道：“你们小姐为什么事情要做起尼姑来了？我倒没有晓得！”迎春道：“金公子，你不要假撇清了，你怎么不晓得？”挹香道：“真个不晓得。究竟真不真？”迎春道：“那有不真？难道你真不晓得么？我来对你说：你是知道小姐性情的吓。他是一个固执不化的人，平素间，往往恨着沦落之苦。前日，因有一个山西的镖客到我们家里来，你晓得小姐是清品之人，非有名才子，他也不肯款接；况且上边的人都是不通文墨的，是以小姐不肯出见。谁知老妈妈瞰其金多，欲令委身以事。”挹香道：“如此，你们小姐见他有没有？”迎春道：“若说见了，倒也罢了。因为小姐足不出房，回绝了那人之后，妈妈就与小姐十分吵闹，弄得小姐哭了一夜。到了明日，小姐带了些金珠等物，托言游香，竟到盘门净修巷中，剃去青丝，皈依佛教了。”

挹香听了道：“有这等事，还了得！”说着，便闹到里边来。慌得鸩母一无头绪，便说：“金公子，为何如此动怒？”挹香见了鸩母，不觉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将鸩母两个巴掌，一交跌倒地上，回身将他室中细软东西，打得雪片一般。鸩母看此情形，知为丽春之事，便扯挹香道：“你有什么

镖（bi o，音标）客——商人或旅客雇以保护旅途安全、防止盗劫的武师，也称镖客。

么言语，可以说得，为何将我们打得如此地位？”挹香道：“还有什么与你说，你将好好一个人逼入庵堂，我不办你别的，只消办你买良为贱就是了！”说着，命人去唤地方，交待明日送官，吓得鸨母叩头捣蒜一般。挹香便问道：“你为什么逼你女儿接客？我此时不来与你计较，我去看了你们丽春，回来再与你算帐。”于是，将鸨母交地方看管，大踏步儿向盘门而去。

问明净修庵，至庵即叩门三下。有老佛婆出接，见了挹香道：“阿弥陀佛！相公可是来烧香的么？”挹香见是佛婆，便陪着笑脸道：“小生轻造宝庵，并非是烧香的，特来问一个信儿。”佛婆道：“不知相公要问何信？”挹香道：“前月，有一位姓陆的小姐，在你们宝庵披剃，可是有的？小生因与他是亲戚，所以特来一望。”佛婆听了道：“阿弥陀佛！若说这位小姐，是从到了我们庵里，终日泪汪汪悲切。吾也劝过他几次，说你们年纪轻轻，为什么下此毒念？可知净修一事，原是年纪大了，无所依靠，然后修修来世的。他倒说为因命运多蹇，所以红尘看破，情愿牟尼百八，枯坐薄团的了。”挹香听了，不觉大哭起来。佛婆也十分过意不去，便去告知丽春。丽春回言并无此人，佛婆只得出来回复挹香。挹香发急道：“老佛婆，无有不是的。此乃他不肯见我之言，待我自己进去吧。”说着，竟闯入云房，恰巧是丽春之室。

挹香见丽春，大哭道：“为何姐姐你存此苦志？叫我何以为情？今日你们院子已被我打去了，假母已交付地方，明日送官究治。好姐姐，快些随我归去吧！”

说罢大哭。丽春倒反了面道：“你是何人？这里乃是女众焚修之所，你进来做什么？快些出去！”挹香听了，发急道：“好姐姐，你不要如此了。我金挹香的心已如刀割去了！”丽春道：“放屁！我们没有什么金挹香认得，还出去！”挹香见丽春执意如此，便双膝跪在丽春身边道：“好姐姐，不要如此，我苦煞了。”丽春道：“你不要如此无礼。可知我们清修之所，是心无挂碍、色即是空之地？你不要啰嗦了。”说着，将身上长领衣一洒，要向外边去了。急得挹香扯了丽春的衣服道：“好姐姐，你真个决意了么？罢，罢，罢！我金挹香也是看破红尘的人，也不来劝你了。你自己保重，它日再来看你。”说着，大哭一场，方才出外，又叮嘱佛婆道：“那位小姐在这里，你们须要格外伏侍他，不要当他出家的看待。用度一切，可到我家中来取便了。就是你们，我也要重重酬谢。”说着，一径出庵。

回了家中，也不告诉爱卿等，便取了一个名帖，写了一张状词，命家人到地方处，一同送鸨母至县。恰巧吴邑尊乃是一个姓高的，为官清正，最喜除邪，接了挹香的名帖与着呈词。看了一回，十分大怒，便立刻升堂，将鸨母带到，问了口供，打了五百藤条，着差递解回籍、将院中什物细软，一并取了，替丽春造了一所庵堂。高公自题匾额，名之曰“志修庵”。于是，挹香气也平了些，意谓丽春虽则如此，倒也有人晓得他是一个志修女子了，不过心中有些不忍使他如此之念。

再说陈秀英也于前日订盟一个开缎庄的何公为室，已定于出月初二日于归。那日挹香到着他家，秀英告知其事。挹香道：“为什么你们多要去了？”秀英道：“日月逝矣，不可再待。”挹香道：“是虽是，但我所恨者，昔日繁华，而今尽改；死的死，嫁的嫁，做尼姑的做尼姑。罢，罢，罢，你们多

去吧！”秀英道：“你的言语却也可怜，但是我们到了此时，你也不好怪怨的了，况且闻得巧云妹妹也有了人了。”挹香道：“却是何人，我倒没有知道？”秀英道：“乃是一个户部郎中，在京授职的。如今娶巧妹妹去为三室，我想倒也罢了。”挹香道：“你们罢了，叫我如何罢得？况且你这个人，可曾去探听探听明白？不要自误。”秀英道：“我曾托人细细打听过了，那人乃是常州人，现开缎庄在于这里，大都不至无靠。”挹香听了道：“你们要去，我也不好强留的，只要不至误订终身就是了。”说了一回，方才辞出。

要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陈秀英遇人不淑 袁巧云远适难逢

话说挹香在秀英家，知了巧云亦有从良之说，到了明日，即往巧云家来。甫入门，见里边十分忙碌，挹香想道：“莫非巧云妹妹吉期在迩了么？”想着进去，恰逢巧云，巧云便说道：“金挹香，你为何此时才来？我已命侍儿去请你了，你可曾遇着？”挹香道：“没有。我在秀英妹妹处闻得，说你已订百年之好，所以特来问你，可有此事否？”巧云道：“确有其事。现在明晨就是吉期，是以命侍儿来邀君一别。”挹香道：“何其匆迫若此！”巧云道：“他是一个在京授职的官儿，姓顾，名渊。因奉公过此，遇着我，也是有缘，竟肯为我拊膺。明日吉期之后，停一两日，就要进京的。”挹香道：“如此说来，你竟要到京中了。但是千里迢迢，一入侯门海样深，只怕与你今生没有见面之日的了！”说着，二人泪下。

巧云道：“事已如斯，孽缘已尽。君其保重，毋念葑菲，我也心中安慰。”挹香道：“虽然如此，你可知叙了几年，顷刻分离，天南地北，能不教人肠断耶？但不知那人何处人氏？官为何职？”巧云道：“那人乃是嘉定人，现为户部郎中。”挹香道：“这也罢了。”说着，身边解下一块翡翠珮儿、赠与巧云道：“我也别无可赠，这小小珮儿乃是我之心爱，寸心聊表，望妹妹收纳。”巧云接着称谢，自己也至箱中，取了一件顶上粉色的珊瑚表坠儿、一个珍珠绣成的珠儿、二方素练、二个晶章赠与挹香，乃道：“些些微物，聊表寸心。”挹香含泪接了，又说了一回。挹香道：“妹妹自己保重，明日我也不来了。”说着，与巧云作了四个揖，洒泪而别。

初二日，陈秀英家装束新人，也是忙忙碌碌。挹香一早便到他家，见秀英装束一新，挹香暗暗嗟叹道：“如此美人，也算何公有福。”便说道：“妹妹，你如今去了，须要孝顺姑嫜，无违夫子。诸般事情，须要见机而作。倘若何公确是有情之辈，便中可寄我一音，使我亦可稍慰。”秀英含泪答应。俄而，轿子临门，挹香对秀英道：“妹妹保重，愿妹妹从此琴耽瑟好，和睦百年。我金挹香也不忍看你上轿了。”说着，即辞以出。苦得秀英涔涔泪下。吾且住表。

再说挹香与二美别后，更加寂寞了，幸有家中五美频频解劝，与之吟诗排闷，饮酒消愁，心中也稍安慰。一日，新来了一个梳头侍婢，挹香无意中问道：“近年来服役过何等人家？”侍儿答道：“曾服役过阊门何宅，与一位新娶来的奶奶梳头。”挹香听了“何宅”二字，忽然想着秀英，便道：“这家何宅可是开缎庄的么？”侍儿道：“一些不错。”挹香又问道：“那位少奶奶可是前月初二新娶的？”侍儿点头道：“正是。”挹香道：“既然是的，你可看得出，他夫妇中和睦不和睦？”侍儿道：“老爷不要去问他了，这个姓何的却是十分慳吝。就是那位小姐，到来未几二月，已被他吵闹了三次，小姐时常泪汪汪不乐。”挹香道：“有这等事！”便叹道：“红颜薄命，诚然不差的！我原对他说，不要错择匪人，日后终身无靠。如今受其欺侮，如何？如何？”顷刻间，满心不悦，搔首踟躇良久，便对侍儿道：“明天只说去望他。你替我寄封信去。”侍儿唯唯听命。挹香便与爱卿说了，就在梅花馆修了一封书，一到明早，便命新来侍儿递去不表。

且说陈秀英是从于归何氏之后，谁知那何公都是一昧假惺惺的相待，及

到了家中，便换了一副主人的行为。秀英稍有一些不是，便是翻面无情，所以他日夕难安。回想挹香之多情，竟有天壤之隔！终日暗中流泪，抑郁时形。那日正在怀念挹香，恰好侍婢到来，将一番言语告知秀英，又将信儿呈上。秀英又悲又喜，即启函视之，见上写：

忆自兰闺话别，月又双圆；回思绮阁分离，人偏独去。故里之梅花何在？院宇深沉；芳楼之燕子言归，帘栊寂寞。果得百年偕好，虽居二室何嗟？而奈何鸳牒初修，龟占未吉。侍婢来，知芳卿伉俪无缘，姻娅有误，谁能遣此，未免增悲。昔日名花有主，辗转愁予；此时明月无情，关心惜尔。尚祈就浅就深，勿效终风之暴；还卜宜家宜室，同赓燕好之诗。后会无期，强投雁币。诸祈自爱，肃候双安。临颖神驰，泪痕无数。弟企真再拜！

秀英看了，不觉凄然泪下，也即答以书云：

伏以钟天地之秀气，伟矣儒生；抱闺阁之痴情，伤哉幼女！携云握雨，名士情多；蹙玉蹂香，红颜命薄。自违雅范，时切深忧。奈妾也，实命不犹，比目竟成反目；遇人不淑，有情遽尔无情。清夜扪心，鲛绡时湿；临风寄意，螺黛难舒。乃得手书来见，一番情话，悲思真诚；三复斯篇，良言恳切。妾也何人，知遇得此君？真情者，杌触偏深！蒙嘱谆谆，自当唯唯。临池恋恋，未尽依依。泐此申酬，伏希丙照。

秀英写好了，递与侍儿，并嘱寄语：“挹香不必记念，吾当自己保重；你有暇常来为要。”侍儿领命辞出，归告挹香，又将信呈上。挹香看了，十分怜惜。吾亦不表。

过了数日，便到巧云家来，询及假母道：“巧妹妹可曾动身？”假母道：“定于今夕动身。金公子，你来得正巧，少顷要到这里来的，你还有一面之缘。”挹香听了，又悲又喜，便到巧云之室坐了，看看房中，一切陈设如常，寂寞空闺，美人何在？不觉英雄洒泪，无限凄凉。

坐了良久，见碧霞侍儿进来，笑嘻嘻地对挹香说道：“金公子，我们小姐去了，只怕你清静得多了。”挹香道：“那得不清静！”碧霞道：“我来陪你可好？少停小姐要来的，你还可相叙片时。”挹香点头称妙，于是挽了碧霞，坐在一只椅内。挹香笑说道：“姐姐今年多少芳龄了？”碧霞答道：“十六岁。”挹香道：“如此妙龄，不知可曾受过茶来？”碧霞听了，红着脸，低了头道：“没有。”挹香笑说道：“既未受茶，为何姐姐如此腹大？”碧霞听了，打了挹香一下道：“不要胡说。”挹香见碧霞发急，便道：“我弄错了。姐姐多穿几件衣服，当姐姐腹大，是我失言。姐姐为什么不受茶不准腹大？这是何解”究竟肠内是什么东西？”碧霞见他不断不颠地问着，不觉好笑起来，便说道：“你不要问我，你回府去问你们少奶奶，就晓得了。”挹香道：“我曾问过。他们说，乃是一股阳气收入腹中，日久积蓄了，就要腹大的。姐姐，可是这个讲究？”碧霞听了，明知他有意痴颠，又好笑，又好惭，只得低着头儿不语。挹香又问道：“姐姐，你可曾收了多少阳气？”碧霞哗了一声，立起身来往外一跑。挹香哈哈大笑。

正在得意之时，恰好巧云轿子回来，挹香仍躲在房中。俟巧云出轿进房，挹香便迎着巧云道：“妹妹，你去了二月，教人好不挂念。今日因来询及归

帘栊（lóng，音龙）——带帘子的窗户。

雁币——雁，伪造之物，同贗。雁币即伪造的货币。

泐（lè，音勒）——书写。

受茶——从前男女订婚，男家须送茶叶给女家，因称女子受聘叫做受茶。

期，始知晚上启舟，所以在此守候。妹妹，你到了顾家，观其人之动作行为，可象日后有靠的？可是多情之辈？”巧云道：“妹自别君之后，到那顾家，看其一切起居，尚还可靠。至于其人之情，虽不及你，倒也怜惜为怀。定于今日进京，晚上就要动身，所以特至这里一别。就是你不在这里，我也要命人来相请的。”挹香道：“其人既如此，我也放心得下了。但是少顷离别后，迢迢千里，天各一方，西方美人之思，不知要增多少离愁也。”巧云道：“原是。尝闻古诗云：‘七十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我之与君判，亦迫于不得已耳。”二人正说得彼此进泪，无限凄凉，忽假母命侍儿送酒肴至，二人宴叙。席间，说不尽许多缝绻，忍不住万种凄凉。酒阑后，巧云方上轿而去。挹香又反复叮咛道：“巧妹妹，路途保重，诸事当心，与君从此别矣！”说罢，洒泪而归。嗣后，终日在家，无情无绪。

流光一瞬，又是葭灰飞动，一阳复来。邹拜林来邀挹香北京会试，乃道：“明春又值恩科，我择于明日束装，我们依旧同行吧。”挹香笑说道：“林哥哥，我思不去了。今既侥幸博了一榜，余者恐非我才力所及。”拜林道：“你也不必谦逊，我也知你功名心淡漠，高尚得很。既然无意于斯，我也不来劝你了。我现为急于束装，所以特来辞别，并带还过青翁《算学》一书，便时望过付彼。其中筹算、勾股、开方、弧矢，以及立表测望，俱已抄过。尚有人线量天，愈加精奥，兹因匆匆赴试，不及抄矣。”挹香收藏了，又道：“林哥哥此去春风得意，折杏归来，他日锦旋，弟亦有荣施矣。”于是，即命治酒于还读庐中，与拜林饯行。拜林又去辞了挹香父母。恰巧爱卿等俱在省亲堂，拜林亦一一告别，复至还读庐饮酒。二人说说谈谈，十分得意，直饮到杯盘狼藉，拜林方始归家。

到了明日，挹香又买了许多路菜，送至船上，事毕，挹香正欲到内庭，忽有人递一信至。未知此信出于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判——判，分离；，衣袖。

葭(ji，音佳)灰——葭草烧成的灰。古时占节气，将葭灰依十二律四时的方位，放在律管置於密室中以占，某个节气到，葭灰就依次飞扬而出。

恩科——科举制度每三年举行乡试及会试，称为正科。若遇皇帝即位及皇室庆典加科，称为恩科。

第四十九回 留别有书增感慨 新编笑语解牢骚

话说挹香送罢拜林，正欲入内，忽见有人递来一信，取来一看，却是青浦王竹卿所寄，便拿了进来，到梅花馆展开视之，见上写：

书奉挹香哥哥文几：忆自挹翠园相叙后，好景难忘，转盼间，裘将四易矣。暮云春树，时切怀思，幸蒙佳音时赐，鄙意稍舒。所劝早择从良，妾亦感惭五内，奈何阅遍须眉，竟无当意！昔关盼盼诗云：“易求无价宝，难觅有情郎。”信不诬也。兹有本城韩氏子者，家本小康，鸾弦初断，食饩庠序，儒雅端方。是以琴瑟愿调，于本月初三日，已赋宜家之什矣，君原爱我，特柬告知。情合缘慳，还望葑菲勿念。临池神往，不尽欲言。颂请俪安，诸荷爱照。辱爱妹王竹卿再拜！

挹香看罢，恍然而言曰：“美哉！美哉！”又曰：“其人乎！其人乎！竹妹妹遂了从良之愿矣！”忽又想着三十六美分离之速，长叹一声道：“月不常圆，花难久艳。我金某将若之何？”不觉盈盈泪下。爱卿见挹香流泪，便问道：“这是哪个的信？为何看了流泪？”挹香道：“青浦的竹妹妹又从良去了。我想昔日之繁华，而今安在哉？”爱卿道：“怪也怪你不得。你是一个多情人，如今看这些姐妹们鸾飞凤散，自然要添许多怅触，然亦宜略略丢开些儿。你看自己形容，这几天憔悴了多少！若姐妹们不去早赋宜家，你日后更要替他们惆怅。”挹香道：“话虽不差，但是我一腔难言难说的情形，如何得释？”说着，便和泪横在榻上。

爱卿正欲再劝，恰巧琴、素等四人到来。小素见挹香泪汪汪睡在榻上，便问道：“你又在这里下泪做什么？”秋兰道：“必然又在想众姊妹了。”爱卿道：“一些不错。方才阅了青浦竹卿姐信，知了于归之事，无限不乐。我劝了他一回，他原如此。”琴音道：“不要惆怅。我们到园中去饮酒消愁吧。”挹香道：“如此冬寒，园中有甚兴致？倒不如就在梅花馆一叙吧。”爱卿道：“妙极！园中朔风甚大，倒是此地好。”便命侍儿设席外房。

不一时摆好，六人坐定，饮了数杯。爱卿道：“今日消寒，酒宜多饮，取巨觥可好？”挹香道：“就是巨觥。”爱卿道：“我有令。各人斟满一觥，然后说令。”素玉道：“使得。”于是斟满六觥。爱卿道：“各人双手将觥举起，说《诗经》一句。侧不得一侧，平则不罚。侧一侧，罚酒一杯。”秋兰道：“为何如此鞢鞢？”挹香道：“不侧却也容易，你们将觥举起可也。”爱卿先捧起酒觥说道：“关关雎鸠。”挹香便道：“妻子好合。”琴音道：“其人如玉。”素玉道：“琴瑟友之。”秋兰道：“谗浪笑傲。”小素道：“莫不静好。”各人放下巨觥。爱卿道：“小素妹与秋妹俱罚四杯，拒香罚三觥，琴妹罚一觥，素妹罚二觥。”挹香道：“为何你自己不罚？我们可曾侧一侧？”爱卿道：“怎么不仄？说过要平仄，不得一仄。你仄了三仄，自己去想。秋兰妹、小素妹仄了四仄，快吃四觥吧。”五人俱饮了罚酒。

挹香谓爱卿道：“你如此狡猾，骗人罚酒。我也来说个谜儿，你们各猜看。有一个人猜出，皆免罚酒；无人猜出，各罚五大觥。”便道：“提起戴来天下定，温侯最喜作先锋。打一用物。你们快些想。”五人听了，想了良久，不能想出。秋兰道：“用物颇多，那能想到？”素玉道：“挹香，你总要说明大的小的，方始好猜。”握香道：“说明大小，不如告诉你们好了。”

食饩（xì，音戏）——明清时，生员试优等者，受官给廪饩，即公家供给的粮食。

鞢鞢（gé tà，音革榻）——（方）麻烦，复杂。

琴音道：“只要略说大概。”挹香道：“不说，不说。”小素发急道：“爱姐可曾猜着否？猜着了，大家都不要罚的。”爱卿道：“拒香，你总要略露些。”挹香道：“如此，你们在衣饰中去想便了。”五人仍猜不出，挹香道：“快，各罚五觥。”素玉道：“且慢。”便再一想道：“是矣。此物乃是拔枪太平貂领头。”挹香拍手而赞道：“素妹妹实在灵悟，能猜此谜。”素玉道：“谜面浑成，一时难解。我细细拆开，方知提起戴来，拔枪也；天下定，太平也；温侯所喜者，貂蝉也；作先锋者，领头也。”爱卿等四人听了，亦皆佩服。又饮了几杯，用些菜，谈讲了一回，然后撤席。

一个乳媪抱吟梅至，一个乳媪抱小兰至，挹香与之玩耍了一回。琴音等四人散去。挹香又至省亲堂上，与父母说了片刻闲话，回至书房，作了复竹卿一函，无非嘱其勿念之言。吾且不表。

再说挹香终日愁烦，时光甚速，到了除夕，谓爱卿道：“记得那年除夕，与拜林哥哥等仿唐、祝、文、周的故事，何等风趣！何等欢乐！今日一般除夕，众美鸾离凤散，真令人不堪回首矣！”说罢，又涔涔泪下。爱卿等竭力劝解，始稍稍丢韶光似箭，日月如梭，过了残年，一瞬又是杏花时节。挹香正在书房闷闷，忽小素来问道：“今日园中天气晴和，我们去游玩一回吧？”挹香道：“好。”于是，小素吩咐绣春端整些酒肴，然后邀了爱卿等一同进园。爱卿道：“我们到海棠香馆去吧。”素玉点头称善，于是六人进内。家人摆上酒肴，六人饮酒。挹香见了这“海棠香馆”四字，不觉又大哭起来，弄得众人不解。挹香道：“我曾记得大开诗社的时候，琴音妹与绮云妹打秋千为戏，宝琴妹与月素妹观鱼小憩荡桨为乐，何等快活！如今，琴妹妹，你与绮云妹犹可相叙，宝妹妹与月妹妹已作人面桃花。我恨只恨未酬月妹美情，遽焉分别，如今只怕也怪着我薄幸了！都是我不好，不该使你作从良之计。”说着，扑簌簌泪流如雨。爱卿道：“原来为此。如今事已如斯，我们且饮酒吧。自古道：‘酒可浇愁。’”素玉道：“不错，大家来饮一杯。”

爱卿道：“挹香，你也不要惆怅，我来讲个笑话，解解你的闷吧。”琴音、小素都称佳妙。挹香道：“什么笑话？”秋兰道：“定然发松的。”爱卿道：“有个人善做灯谜，做出来总是穷工极致，令人好笑的。”挹香道：“是什么灯谜？”爱卿道：“乃是处女看春宫。打《左传》两句。你们倒猜一猜看。”挹香听了，已觉好笑，便说道：“谜面已觉奇异，其谜必佳。”琴音、素玉等细细地搜索了一回，却难猜着，便叫爱卿说出。爱卿笑道：“乃是‘它日我如此，必尝异味。’”挹香拍手大笑道：“好，好，好。为什么你也说得这话儿？”爱卿道：“若不如此，焉能博你一笑？”挹香大喜，便挽了爱卿的手，勾了琴音的颈道：“我幸亏有你们五位姐妹在此，不然叫我其将何以为情耶？”爱卿笑道：“这许多事情，因为是你金挹香当其境地，有此惆怅，若换了别人，就没有这等惆怅了。”挹香听了答道：“若换了别人，虽则无此惆怅，亦无这许多姐妹怜惜了。”众人点头称是，于是又饮了一回酒。

六位美人同向花前闲步，见那许多名花如锦，献媚争妍，戏蝶游蜂，往来不绝。爱卿看到得意之时，不觉诗兴勃然，即口占一绝云：

九十韶华景若何？游人几度恋花窠。

红千紫万添幽趣，不使春光忙里过。

爱卿吟罢，忽见芍药圃那边，有一对五彩的粉蝶儿冉冉飞来。爱卿见了这蝶儿，十分爱它，便携了纨扇，觑定蝶儿，轻轻走上前来，扑那蝶儿。挹香、琴、素等五人在着蔷薇院，倚在栏杆上，看爱卿追扑那蝶儿。谁知这蝶儿甚是刁顽，看见爱卿到来，那蝶儿即飞向牡丹亭而去。爱卿见蝶儿飞去，便携了纨扇，紧紧追那蝶儿。赶到木香棚，那蝶儿竟飞上棚去，躲在花上，对爱卿看着。爱卿也呆了，对着那蝶儿看着。挹香等见那蝶儿飞上棚去，大家拍手笑道：“如今这蝶儿捉不牢了。”爱卿心中恼着蝶儿，又听琴、素等笑他捉不牢蝶儿，便指着蝶儿道：“蝶儿，任你逃到那里去，我总要捉你！”那蝶儿不知不觉，仍躲在棚上。爱卿便回身至蔷薇院，扯了挹香道：“你替我去捉那蝶儿。”挹香道：“那蝶儿飞上棚了，捉不牢了。”爱卿心注蝶儿，乃道：“我定要捉那蝶儿。”便不管什么，一手执了纨扇，一手扯了挹香，向木香棚而来。那蝶儿却原在那里。爱卿笑道：“呆蝶儿，如今要被我们捉住了。”于是便端了一座云梯，排在木香棚下。那蝶儿依旧不动，爱卿便叫挹香去捉那蝶儿。挹香无奈，便去捉那蝶儿。那蝶儿未曾防备，被挹香一手一只，把两只蝶儿都捉住了。爱卿见捉住那蝶儿，便拍手大喜道：“那蝶儿原被我们捉住了！”于是扶了挹香下来。挹香紧捉住了那蝶儿，嘻嘻哈哈，同至蔷薇院。众人见挹香真个捉了蝶儿，便笑道：“亏你把这一对蝶儿多捉了。”于是，爱卿叫挹香不要放这蝶儿，去取了两根青丝发，替那蝶儿缚了。爱卿自己捉了一只蝶儿，挹香把那一只有蝶儿托小素捉了，一同回归梅花馆，将两只蝶儿分与吟梅、小兰二人见了蝶儿，十分欢喜，吟梅要白蝶儿，小兰要五彩蝶儿。及至闹了一回，吟梅仍取五彩蝶儿。小兰见吟梅取了五彩蝶儿，只得取了白蝶儿，便放在笼内养好蝶儿，又去采些花与蝶儿吃，十分珍重那蝶儿。挹香见了那蝶儿，忽然想着自己了，乃说道：“我挹香如花下的蝶儿一般，尝遍名花。我与你们，比那蝶儿还胜得多哩！”大家笑了一回。吟梅与小兰携了蝶儿出去游玩，挹香与爱卿重新在梅花馆饮酒。

挹香忽想着十八日乃爱卿诞辰，便说道：“三月十八日乃是姐姐三十生日，理该一觴为庆。”爱卿道：“有什么庆与不庆？”挹香道：“这是必须要的，况且今日你扑着这个蝶儿，明明说你与我，同这对蝶儿一样的瓜瓞绵绵、百年偕老的意思。”爱卿笑道：“你这个人真也愚了，如何一个人去比那蝶儿？”挹香道：“你不要看那蝶儿不起。这对蝶儿，却有讲究的，况且有花前蝶儿之名，人人都争羡那蝶儿，况且蝴蝶梦中家万里，诗人又借此蝶儿兴比。这蝶儿真比别个虫儿两样！”

爱卿道：“难道这蝶儿如此贵重？”挹香道：“这蝶儿岂不贵重？昔庄子成地仙，化为蝶儿。人可化为蝶儿，则蝶儿足贵；借蝶儿以化仙，则蝶儿更足贵。姐姐何轻此蝶儿耶？”爱卿道：“你又不作地仙，又何必羡那蝶儿？”挹香道：“蝶儿有如此好处，怎么不要羡慕那蝶儿？”爱卿笑道：“你与蝶儿，蝶儿与你，倒可谓之知己。不然，你无蝶儿，亦不论此一番；蝶儿无你，焉能说得它淋漓尽致？”挹香听了，忽有所悟，见小兰、吟梅至，便将笼内的蝶儿一指，慨然而叹道：“蝶儿，蝶儿，我将看破红尘，洗空心地，要学庄周之化蝶儿矣！”说了一回，天色已晚，二人归寝。

转瞬间，已近诞辰，挹香预命家人定了筵席，唤了戏班，打扫厅堂，悬灯结彩。一到十八日，先是诸邻里到来庆贺，挹香俱以礼款之，然后官绅朋友与着亲戚们陆续而来。顷刻间，华堂欢乐，喜气扬扬，较之昔日之溷迹歌楼，大相悬隔，所以爱卿满怀喜悦。作者因亦欲往金家祝寿。

诸公要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钮爱卿华堂设悦 邹拜林北阙承恩

话说到了十八正日，亲朋都来祝寿，铁山夫妇大喜。盖爱卿为人端庄稳重，内助称贤，所以姑嫜十分欢喜，亲戚们也十分敬重，今虽三十诞辰，居然热闹非凡。不一时，姚梦仙夫妇二人也来庆祝，拜林一妻三妾带了佩兰过来拜寿。斯时，寿房内送礼人络绎不绝；有的糕桃烛面，有的寿幛寿诗；有的贺仪自致，有的酒券单呈。谨领的谨领，壁谢的壁谢。挹香自己也去相帮开发，忙碌不堪。忽过青田遣人送礼至，乃是一副寿联，挹香便开发了来人，取对观之，却是隶书八言，过青田自写。句云：

喜溢兰帟半周花甲，春生梅馆一庆芳辰。

挹香看罢，大喜而赞道：“过青翁汉隶写得十分苍老而坚劲，真腕力也。”便命家人悬挂。又见周纪莲、屈昌侯、徐福庭、周清臣四人陆续而来，挹香命乳媪照料吟梅在寿堂拜谢。顷刻间，纷纷嚷嚷，满座宾朋。陆丽仙、何月娟、胡碧珠、陆绮云、吴雪琴、钱月仙、冯珠卿、王湘云、梅爱春、章雪贞、汪秀娟、何雅仙、蒋绛仙等都乘轿来庆寿，挹香命内堂素玉等相邀进内。

俄而闻报葑门吴老爷至，挹香接进岳丈，殷殷谦谢，吴家庆亦逊让多文。挹香命家人东西两厅排酒十二席，款待亲朋。众亲朋谦逊入席，铁山主位相陪。不多时，豁拳欢闹，声遍两厅。

门公又报叶宅少奶奶轿子到了，挹香叫小素去迎。慧琼出轿，入内与爱卿等相见，喜笑满堂。不一时，仲英也至。挹香大喜道：“仲哥哥，你们嫂嫂才来，你莫非押了队保，护保的么？”说着，大家笑了一回，一同入席。斯时，省亲堂上，一个个披风红裙，都在祝寿。老夫人和爱卿十分忙碌，命排酒筵。

忽闻外面已是锣鼓喧天，开场演剧。跳了“加官”，两个小旦穿了红绿袄走下来，请了一个安，上呈戏目请点。挹香即请岳父先点，吴家庆点了二出：一是《上寿》，一是《课子》。仲英也点了两出：一是《藏舟》，一是《观画》。梦仙道：“我也来点两出。”便点了《独占》、《佳期》，说道：“香弟弟有此艳福，此二出却不可少。”挹香道：“倒是旦戏太多了。”梦仙道：“不妨，只要做得入化，我们多几两赏钱就是了。”于是，周纪莲点了《八阳》，屈昌侯点了《打车》，周清臣点了《盗铃》，徐福庭点了《絮阁》。正点间，吴紫臣、陈传云到。挹香道：“来得正好，快些点两出。”二人看了看，传云便点两出：一是《弹词》，一是《盗绡》。紫臣道：“我来点一出发松些的吧。”便点了《游殿》。众人道：“倒也解颐。”于是，挹香自己也点两出：一是《惊梦》，一是《团圆》。命伶人现身说法，穷工极巧做来，少顷重重有赏。伶人奉命，开场扮演。

挹香又至内庭谢了一回。内厅筵开四席，老夫人和五媳主席相陪，坐得花团锦簇一般。挹香一望，见慧琼却与梦仙夫人、拜林妻妾叙坐一席，十三四位美人分两席同叙，暗想道：“我之表妹张素娟，可惜远在青浦，若说来了，此时亦可一斗其艳。”正想问，忽侍儿禀报：“青浦小山少老爷进内。”挹香大喜接入。小山道：“弟昨日到城，知表嫂华诞，所以特地而来奉贺。方才东厅上见了舅父，如今请舅母一见，并要请表嫂拜寿。”挹香道：“不敢，不敢。”小山道：“岂有不见之礼？”挹香遂陪了小山，见礼毕，携手住外而去，至东厅，邀小山入席不提。

再说挹香因内堂寂寞，又命家人去唤了两个男说书。又唤了一个玩法

的陶柳桥，演玻璃八件、扇戏飞盆。又去唤了福庆堂两个歌伎到来，弹唱南词。不一时俱至，叩见了老夫人、爱卿。老夫人、爱卿与众美人并皆十分得意。

俄而，双挡说书先开场，歌伎接唱，陶柳桥便将戏法开场。爱卿暗想：“自己也曾偶滴风尘，如今居然太太了，如此风光，真不枉我一番慧眼。”众美人喜笑满堂，内厅上笙歌彻耳，拜林妻妾、梦仙夫人与谢慧琼十分称赞。且说铁山东厅上与小山甥舅相叙，各谈积愆。铁山道：“贤甥难得来的，盘桓数日，下乡可也。”小山道：“甥因置物来城，不能久逗，明日就要返舍的。”正说间，挹香来敬酒，各席俱华。少顷，席散不提。到了晚上，仍旧开筵，大家都要公祝，挹香概辞：“不敢。”至再至三，挹香只得应允。到了明日，小山辞去。诸亲朋公祝遐龄，又是十分闹热，闹了一日。后日，挹香重新答席。一连闹了三天，方才停当。吾且不表。

再说邹拜林二月初八日进了头场，二月十二日二场，及至三场告竣，专候放榜之期。守至三月十五日揭晓良辰，拜林却中了六十三名进士，重行殿试，点入二甲词林。拜林命人报捷姑苏，金、邹两宅知了，十分欢喜。邹拜林停了数日，上了一本，归家祭祖。挹香等都来贺喜，细罄离衷。忙碌了几日，拜林挈眷进京不表。

再说挹香过了爱卿的诞辰，稍稍有暇。一日，忽有人来报道：“姚、叶二人请见。”挹香疾忙出迎。二人进内，仲英谓挹香道：“明日乃院试之期，我们特来告知。”挹香道：“两位哥哥平日藏器待时，如今及锋而试，定可一战胜齐，但场中卷子一切，务望自己当心。”便将文章的时调细细他说了一回。二人俱点头称是，少顷别去，端正进场不提。

再说小素、琴音俱有身孕，已是十月满足了。挹香此时亦是杜门不出，或在省亲堂承欢色笑，或与妻妾们论古谈今，或在书房中课些著作，或与子女们嘻笑玩耍。斯时，吟梅、小兰并皆乖巧非凡，挹香每逢愁闷时，看见了顿生欢乐。

那日正在书房，忽听一棒锣声，报姚梦仙取中了第一名泮元，叶仲英取中了第三名。挹香大喜，发付了报人，便往两家贺喜。及至归家，经过碧珠家门首，挹香便进内去看碧珠。谁知碧珠身抱采薪，卧床不起。挹香十分不舍，便慰问了一番，说道：“碧妹妹可曾请医眼药否？”碧珠道：“虽则延医，却无见效。”挹香道：“如此，碧妹妹保重。我当明日再来看你。”

回至家中，入沁香居，见小素已在那里腹痛了，看他一阵一阵，痛得可怜，十分不忍，便道：“素妹妹，可要我来替你挪挪？”爱卿笑道：“这又不是空肚痛，挪挪有什么用处？”挹香道：“这个怎么好？”琴音道：“生了下来，自然就好了。”挹香道：“我不忍看了。”便踱出沁香居，往家堂灶君前焚香祷告。再说小素痛了几阵，顷刻间，麟儿下地。稳婆报喜道：“却是一位官官少年。”小素听了，十分欢喜。爱卿便命侍儿报知挹香。挹香闻知已产，便进房看视孕妇，又见小几倒也生得眉清目秀，心中也十分欢喜。爱卿道：“如今你好取个名了。”挹香想了想道：“乳名唤他魁官，字取亦香可否？”爱卿点头道：“吟梅、亦香，尽取‘吟到梅花句亦香’之义。”挹香道：“我又取‘梅花嚼处即吟香’之意。琴音笑道：“不错。”于是又

词林——翰林院的别称。明洪武时建翰林院，额曰“词林”，故名。

采薪——探伐柴薪。此处借生病而无法采薪之意，指生病。

托爱卿等照料，自己回至书房。

恰报叶仲英至，挹香即忙请进。仲英见了挹香道：“香弟，你为何好几天不至我处？”挹香道：“因为拙荆分娩，所以无暇。”仲英道：“那位嫂嫂恭喜？新添的还是侄儿，还是侄女？”挹香道：“小素弟妇生的，却喜是个侄儿。”仲英忙立起来道：“恭喜！恭喜！愚兄到侄儿汤饼会时，又好一试啼声矣。”挹香谦谢了一回，便问道：“哥哥今日至此，可有什么事情？”仲英道：“昨遇绮妹家侍婢慧儿说道：‘你们绮妹抱病十分沉重，要与你一见。’托吾传语与君。吾乃受人之托，特来告知。”挹香听了，顿时坐立不安，说道：“如此，我去看他。”便挽了仲英，一同出门。行至半路，仲英别去，挹香独是一人，往绮云家来。

甫入门，恰遇假母，挹香道：“妈妈，为什么你们女儿害起病来？可曾延医看治？是什么病儿？如今可好些否？”鸩母道：“金公子，不要说来。那日，我们女儿在花园中弹什么琴儿，直至三鼓进房。大约受了些寒，那夕就觉有些不快。到了明日，忽然寒热频侵，卧床不起。如今延医诊治，俱说内感郁邪，外侵风露。病势甚重，或昏或醒，不进茶汤。他也记念了你几次。此时；你来了，最好了！快些里边请坐吧。”挹香疾忙进内。正遇慧儿，连忙嚷道：“好了！好了！金公子来了！你可是仲英公子寄了信来的么？”挹香道：“正是。我本不知，直至仲英说了方才知，如今你们小姐可醒否？”慧儿道：“方才倒醒了一回，说及于你，如今又昏昏睡去了。”挹香便与慧儿一同进内，走近床前一看，见绮云的花姿月貌，非比从前，鳞峋病骨，憔悴芳容，合着眼儿昏昏地睡着。挹香看了，不觉凄然，乃道：“我这里半月不来，谁知有此一变。”说着，便坐在床前。

半晌，忽听给云大喊一声道：“我不去！我要等金挹香来了才去。”挹香连忙答道：“绮云妹妹，我金挹香在此。”绮云开眼一看，道：“香哥哥，你来了么？我正有许多话儿托你。”挹香道：“妹妹有何说话？”绮云道：“我的病大都不能好的了。我与你相叙多年，谁知竟要抛你去了！我死之后，你也不必悲伤。我箱中有珍珠百颗，你可替我售去了，料理我的丧事。我生前最爱袁墓之地，你可替我在梅花丛处卜一佳城，将我的棺木葬在那里，我也心感无既了。”说着，叫慧儿开了箱儿，取了一百颗新圆珠儿，递与挹香。

挹香大哭道：“妹妹放心，吉人自有天相，不要说此伤心之话。若说妹妹，你真有……”说到此处，泪如泉涌，哽咽了良久道：“真有什么不测，这些营葬之资，我金挹香难道不能办么？”绮云道：“香哥哥，你还不晓得我性情么？我素性古怪，不要别人帮助的；况且这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要做什么？你且收了，倘日后我病得痊，你再还我，也不为迟。”挹香听了绮云这许多伤心的话，不觉掉下了无数泪儿，只得暂为收了，又订以明日一早再来，方始别去。

不知绮云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喜又喜双姬生子 悲更悲三美归西

话说挹香从绮云家归，甫入门，门公便下了一个跪道：“恭喜老爷，又添了一位少爷了。”挹香道：“可是琴太太生了么？”门公道：“正是。”挹香大喜，便到媚红轩来，见爱卿等俱在。爱卿为挹香道：“恭喜你又养了一个儿子。”挹香含笑而说道：“好虽好，倒是作孽的很。”素玉道：“什么作孽？”挹香道：“做了男儿，自然爱美人的。你想岂不是作孽？”秋兰道：“你自己做了这许多事情，自然作孽。他也未必同你一样的。”说着，大家笑个不住。爱卿道：“如今又要命名了。”挹香道：“唤他幼琴可好？”爱卿笑道：“儿以母名，倒也使得。”又说了一回。挹香便在梅花馆住了，告知绮云病重，明早便往绮云家来不表。

且说绮云自从挹香去后，他便昏昏地睡去，到了五更光景，已经痰上，此时挹香到来，仅存一口气了。挹香见此情形，不觉潜焉出涕。正哭间，只见绮云小足一登，身子几掉，竟呜呼哀哉！可怜半生沦落，一现昙花！早苦得挹香嚎陶大哭，便取了银子，叫假母办理后事。挹香自己视殓，吩咐暂且停棺，俟往袁墓买了坟地，然后安葬。

料理停当，忽然想着碧珠，忙便抽身到得他家。只见孝堂陈设，惨惨仪容，挹香大讶道：“莫非碧珠妹妹去世了么？”即而视之，果见上面写着：“亡女胡碧珠之位。”又看挂的仪容，却与碧珠在生一样，不觉失声大哭道：“碧珠妹妹，你竟弃我去了么？”挹香正在大哭，惊动假母、侍儿，出来看见挹香，不觉也凄然泪下，乃说道：“金公子，你为何今日才来？”挹香道：“只因我家中生产，又遇着绮云妹妹家丧事，才得舒齐，来看碧妹妹，那里知他已作夜台之辈了！但不知几时物故的？”假母道：“自从金公子你之后一日，可怜病势陡变，竟成了内热外寒之症，未及一天就去的。”说着，也大哭起来。挹香又哭道：“妹妹为何去得如此之速？薄福书生竟不容一面？如今只好对此画图，空中想象的了！”说罢，便命端正祭物。挹香在灵前祭奠了一番，也无可如何，只得暂归家里，告诉爱卿二人俱死。

爱卿也叹息了良久，又说道：“你可知胡碧娟妹妹也去世了？”挹香道：“你这句话那里得来的？”爱卿道：“方才到这里来报丧，所以晓得。”挹香听了，登足大叹道：“天之忌人，何竟如此那？”挹香叹息了一回，挨过了一宵，到了明日，即至其家，询知侍儿，方知是前五天死的。挹香十分悲愉，吊奠了一回，方才回去。

去了两日，挹香唤了一只舟儿，到光福而来。到得袁墓，见梅树千株，果然茂盛，山青水秀，自是不凡。挹香便寻了山主，拣了一块在梅林深处的平阳之地，讲定五百两花银，然后往各处游玩，忽想着张灵、崔莹之墓也在这里，欲思往谒，便问了一个信儿，来寻张灵之墓。只见青草蒙茸，荒垒无数，铜驼泣雨，石马嘶烟，不禁喟然而叹曰：“世间争名夺利，厌寻求荣，一到无常，终成空幻。就是我金挹香，此时虽则雄才磊落，绮思缠绵，它日也无非一杯黄土，遮盖了这臭皮囊就是了，怎能够享荣华而受富贵，抱艳妾而拥姣妻，常享千年之福耶？”想到此，不觉心志皆灰，怆然涕下。回顾处，又见前面一个大碑，挹香俯视之，见上写：“明才子张灵、美人崔莹合葬之墓。”下书：“明解元唐六如题。”看罢，色喜道：“原来就在此地。”便撮土为香，深深下拜道：“痴情薄福生金挹香，为慕多才，特来拜谒，不知地下才子佳人，能否鉴予衷曲？”拜了四拜，起来后，犹觉依依莫释，便向

身边取出笔墨，扫去绿苔，题诗一绝于碣上云：

一环黄土忆埋香，生恨缘慳死后伤。

才子美人千古艳，崔张何必羨西厢。挹香题完，又作了四个揖道：“金挹香去了。”然后归舟。

到了明日，才回吴下，便至绮云家，端正开丧举厝。因挹香在彼料理，十余位美人都来凭吊，忙碌了一天，下午方才移厝下舟。挹香陪了绮云的棺木，往袁墓进发。大家非惟不笑他的痴情，倒敬他的仗义。一路无词。舟至坟前，挹香命山主备了炮手、乐人，坟上也搭了厂儿。乡间人只道是挹香的姬妾，所以都来祭吊，倒也十分热闹。挹香也将错就错，任他们来拜吊，落得显焕些儿。忙了半天，挹香索性托坟客备了几席酒肴，请他们吃了一顿，然后破土安葬。

挹香亲自在乡看做了六七天，方才告竣，挹香又亲笔书了一块碑儿，叫名工镌刻，上写着：“清故名校书陆绮云香家。”又替他做了一个墓志铭，上写着：

陆绮云者，吴中名校书也。年二九，抱病歿。临终时，嘱予营葬于袁墓梅花丛处。

及歿，予不敢忘，遂卜地于此。嗟夫！香魂莫返，空悼红颜；玉骨犹存，宜封黄土。择于月之十六日，卜葬于斯。既佳城之所得，幸苦海之永超。花香月朗，得所凭依。知我者，必不以我为事也。

挹香题完了，又附诗二绝于后云：

落花狼籍污春泥，芳冢新理意转凄。

占得湖山卿原遂，夜台莫怪杜鹃啼。

其二

钗钿零落玉成埃，此日理香无限哀。

那得招魂归故里，空闺重见美人来。

题罢，又向莹祭前奠了一回，方才启棹回家不表。

却说蒋绛仙订盟一个河南省候补知府魏公为妾，原籍也是江苏人氏。如今补缺河南，欲要带一姬妾到任，见了绛仙，遂托人说合。绛仙因年及摽梅，未可再待，探知魏公倒也端方正直，年纪未及四旬，绛仙便允了。那日动身的时节，思与挹香一别，闻知挹香正在袁墓办理绮云坟事，不得已，叮嘱假母道：“挹香到来，望将其事达彼。”

再说挹香归家后，偶至绛仙家，假母道：“女儿已经从良去了。”挹香道：“真乎？假乎？”假母道：“老身那敢哄骗公子？”便将前事一一告知挹香道：“他从魏公动身之日，不能面别公子，嘱老身转致的，叫公子自己保重。”挹香听了，又气又苦，便说道：“我晓得的，终是你卖与魏家公子，如今将这话来骗我。”假母听了，发急道：“公子不要冤枉煞人！况且侍儿们都在，公子不信，可以去问的。”挹香道：“既不是你，这就罢了。不过你们女儿为什么不等我几天？让我别一别才是。”说是，无限凄凉，簌簌泪下，竟立起身来，飘然而去。

回至家中，又对爱卿说道：“绛仙妹妹又去了，奈何？奈何？”爱卿道：“前日来邀你的，怎说已去了？”挹香道：“就是那日来邀我的时候去的。我想，昔日三十六美集挹翠园宴赏牡丹，诙谐谈笑，令八十二个侍儿两阶欢舞的时候，何等热闹！如今一个个鸿离燕别，已有二十人了。繁华如梦，教

人何以为情？”爱卿道：“原是，但如今死者死矣，嫁者嫁矣，为尼者为尼矣，你也不要惆怅了，自己的身子究竟也是要紧的。”挹香道：“你们那里知吾心里的惆怅？”说着，泪汪汪向还读庐书馆中来，房中也不去了，独自一人在着书馆中，自怨自艾地念着，乃道：“我金挹香也算有艳福的，如今仍旧要一个个分别，可见得好景无常，是空是色。想最可怜者，方素芝与着碧娟、碧珠、绮云几位妹妹，一霎现花，即归仙界。我如今只怕没有快活的日子了。”说着，又想到绛仙身上，乃叹道：“绛仙姊姊前十天尚且与他相叙，一转盼间已不知人面，真个花飞云散，比做梦也快！”想了一回，不觉牢骚无限，即在书案上取了一纸诗笺，拈毫磨墨，推敲了一回，忽写出两首诗来，上写着《再访花前不遇感作》。要知诗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悟空花吟诗悲夜馆 报劬劳捐职仕余杭

话说挹香独自一人在着书房中，十分惆怅，便偶成二绝云：

蝶恋蜂迷梦已空，仙源再访路难通。

儿家门巷今犹在，不见桃花映面红。

其二

判襦无多半月遥，枇把门巷雨潇潇。

而今人面归何处？金屋何从觅阿娇。

挹香吟罢，愈加怅触，独自一个人在着书房踱来踱去。时交三鼓，忽听环珮铿锵，便在窗棂中一望，原来是爱卿同着侍儿秉烛而来。挹香只做不知，依然踱来踱去。爱卿到了书房中，挹香道：“你来做什么？”爱卿道：“如此深夜，还不去睡？”挹香道：“你们去睡你们的，我那里睡得着？”爱卿道：“那个说的？”一把扯了便走。挹香无奈，只得同爱卿到梅花馆安睡不表。

有事即长，无事即短。其时又是七月七日了，家家乞巧，处处穿针。挹香是夕与爱卿等在着阶前赏玩。琴音谓挹香道：“今夕真个‘天街夜色凉如水’。”挹香愀然道：“有谁‘卧看牵牛织女星，耶？’”正说间，只见爱卿独自一个人，笑携纨扇，向花前踟躕，戏拍流萤。挹香看见，触动离怀，忽然又想着月素。忆曩时护芳楼掷巧赌胜，何等旖旎，何等缠绵，如今他居角直，我在吴门，鸳鸯分散，今日想我与爱姐等闲庭玩耍，只怕他定在那里念及我了。想着，又不觉涔涔泪下。爱卿道：“挹香，你为何又在那里哭了？我看你如今遇了花晨月夕，总无快乐之情。”挹香道：“你想，昔日许多姐妹，何等热闹！凡遇良辰美景，总是时相叙首。如今东飘西散，教人对景怀人，能不增忉忉耶？”爱卿道：“怪也怪你不得，但望你稍稍解释些就是了。”说着，又玩了一回。姐妹们又穿了一回巧针，挹香便挽了秋兰的手道：“凉露侵襟，夜将及半，不要受了寒，我们去睡罢。”于是六人冉冉而归，挹香到怡芳院安寝。

过了数日，挹香谓爱卿道：“我金挹香今生得与你们众姐妹相亲相爱，诚为幸事！但思父母年将垂暮，未报劬劳，就是博得这一榜秋魁，也没怎么实际，必须想一个可以报亲之道，庶不愧为人子；况大丈夫时逢明盛，当思登进之阶，风虎云龙，宜乎做一番事业，俾它日显亲扬名，亦可报酬万一。圣人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这也不可不一念。只稍稍博前程，以展素志，报答了亲恩，就可，急流勇退。”爱卿欣然道：“你的话一些不错，但是你会试去了一次，后来便不去了，如今思欲求名，却以何法？”挹香笑道：“功名之事，我本淡漠置之。若说会试之事，我并没有这个远大之猷，乐得无拘无束，藉故里以藏修。如今欲报亲恩，只消花费几两银子，加捐一个同知衔，做一任邑宰。只要爱民如子，亦可名垂青史，封赠二亲。你想是不是？”爱卿点头称是。挹香主意已定，便修书一封，直达京都，托拜林捐一同知衔儿。按下不表。

且说拜林自从接着进京，覆旨之后，圣上便封为右庶子之职。那日接得

猷（yóu，音尤）——计划，谋划。

同知——官名。明清定为知府、知州的佐官，分掌督粮、缉捕、海防、江防、水利等，分驻指定地点。

右庶（shù，音数）子——庶子，官名。太子官属。唐以后于左右春坊，以左右庶子分隶之，以比侍中、中书令。至清代犹用以备翰林官之迁转。清末始废。

挹香之信，方知为报亲恩，欲求仕进，不胜大喜，便替他在部中捐了一个同知衔。铨发浙江，即补知县。又修书一封，托杭州藩宪照应。一面将部照等寄与挹香。挹香收到了，十分欢喜，预先几日往亲友处辞行，兼谢寿而至青浦。姑丈亦道：“为人子者，理宜如此。”小山与素娟闻表兄出仕，也是欣欣。住了一日，明日临行，又走至吴家院子，独到空闺内坐了片刻，叹道：“昔日竹姐姐在此弹琴时，何等幽雅！何等风流！如今凤去台空，帘栊寂寂，伤心惨目，有如是耶？”返家后，又别了十余位美人，将家务一切，俱托爱卿与秋兰、素玉三人照料，束装之日，别了父母，带了琴音、小素二人，启棹往杭州候补，一路无词。到了杭州，寻了公馆，然后进屋不表。

再说吴中自挹香去后，也没有什么事了。残年已去，转瞬新年，寒往暑来，也是早秋时候。那年却逢大比，仲英与梦仙俱往南闱应试。到了秋风放榜之期，二人多中在前茅。报到家中，两宅非常欢悦。喜得个慧琼桃花含笑，柳叶生春，私谓侍儿道：“我名题慧琼，未尝无识人之慧眼也。”挹香在杭州闻姚、叶二友都中，非凡得意，意谓同学少年多不贱，鹏搏万里，从此可显亲扬名矣。吾且不表。

再说浙省藩司得了邹拜林的书信，知金挹香已到省一载了，便补实他一个余杭县的繁缺。挹香十分欢喜，便择了十月初三日接篆之期，自己往吴中来。到了家中，便命家人收拾箱笼物件，择了吉日登舟，预先邀集十余位美人来家叙别。十余位美人亦齐设饯行之席，挹香家家都去赴席。仲英、梦仙与端木探梅等几个好友也有祖饯之举。挹香忙碌了十余天，然后置办了些旗锣伞扇、上任的仪仗。到了吉日，先请父母登舟。铁山与老夫人见儿子出仕，欣欣然皆有喜色，遂乘轿而往船内，又命侍儿至梅花馆扶爱卿，怡芳院扶秋兰，步娇馆扶素玉，出厅上轿。未片刻，齐至船内。发付了轿役，然后将宅子与挹翠园暂时封锁，留了两间叫人看守。童仆婢姬皆到了船内，有的领好了吟梅、亦香，有的抱好了小兰、幼琴。挹香见已舒齐，遂命开船，舵师正欲开船，忽见十几位美人都乘轩而至，长亭送别，又耽搁了少顷。轿儿去了，然后，一棒锣声往杭州进发，一路顺风相送。到了杭州，在公馆内住了几天，便雇舟至余杭。

其时乃九月望日，上任尚早，挹香独自一个人，青衣小帽，先来察访民情，细观风土。原来挹香虽则是冀求仕进，不与专心利禄者相同，他无非要报父母之恩，显扬门闾，想在地方上留些恩惠于众百姓，除暴扶柔，锄强济弱，方遂平生之素志。况且他意谓一个邑宰，乃是民之父母，不可不刻意留心，所以青衣小帽，独自一个人，入境观风。

那日舟泊离城五里，他也不带一个人，悄悄地往城中探访。才入城，见原任余杭县的告示昭昭贴着，挹香看了一回，倒也十分羡慕。于是又至城中，在着一家清净茶坊饮茶歇息。只听得座头茶客娓娓而谈，说什么东关外延福寺中，方丈和尚甚为淫恶。前日，何宦有个小姐到寺中进香，只带得一婢，那和尚竟奸了他们主婢二人！那位小姐回家后，无面见人，竟自寻短见。你想这可是害人贼秃么？闻得他还与那吉祥庵尼姑来往。就是本县大老爷，虽是个清直好官，奈何是宦家公子，不甚深悉民情。如今闻说新官要到任了，不知可能替地方上除去这些暴恶否？又一人道：“这话不差。就是这几个恶棍，也拿他无可如何。前日，阿新、阿宝在着一家烟馆中，竟是抢夺烟枪，

接篆——篆，印的代称。指新官到任接印。

做出许多无法无天之事。”又一人道：“这都是在上者耳目受朦，所以使他们如此猖獗。常言道：‘阎王好见，小鬼难当。’你若与他争执，他又靠官托势。要处治他们，只是无钱不行，所以地方上惜财忍气，使他们更觉猖狂了。”

挹香听罢，便拱拱手佯问道：“二位兄方才说的延福寺淫僧强奸人家处女，以至逼死人命。这句话如何知道？”那二人见挹香恂恂君子，也便拱拱手道：“吾兄有所不知，那和尚强奸了何氏的小姐，后来自寻短见，乃是他们一个小香伙私下对我说的，所以如此明白。”挹香道：“这问姓是何等人家呢？”那人道：“他的父亲曾为无锡县尊官，名锡爵，已过世多年。所生一子一女。其兄已入胶庠，名唤复新。”挹香听了，摇头称恶，又问道：“阿新、阿宝却是何人？为什么这般无礼？”那人道：“阿新、阿宝乃是县里的舆夫，作事十分强横；人皆呼他为蝎子王的。”挹香道：“原来如此。”便会了茶钞。

行至一条闹市之街，见许多人围着在那里吵闹。挹香上前一看，见三个人在着小菜担上强要什物，那人不与，在那里扯胸相打。挹香问道：“你们为着何事？”那小菜担上人说道：“他强要我们小菜，我不与他，他竟在此吵闹。”挹香笑道：“你们要多少？”三人道：“我们多也不要的，只要十余文货物。”挹香道：“卖菜的，你与了他罢，我来付你钱可好？”卖菜的听了，便放了三人，三人始去。挹香便付了数十青蚨与卖菜的，问了这几个人为什么白要人的东西。卖菜的说道：“这三个人乃是此地的恶棍：一名‘到就要’王三，一名‘包相打’陆二，一名‘无即怒’褚阿春。不与他，他就要相打的。”挹香道：“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去禀官？”卖菜的道：“相公，你那里晓得，他们拿来掇去却是有限，何必去与他结冤？”挹香笑道：“你倒是个怕事安分的人。”说着，便缓缓而行，又探听了一回，然后归舟。

一连访问了半月，初二日，始移舟码头，自然有县属人员与执事人等到来迎接，挹香方才进衙，端整接父母家眷到衙，又往文庙拈香，然后拜客。

要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胶庠——指学校。

舆夫——轿夫。

第五十三回 孝感九大割股医母 梦详六笏访恶知奸

话说挹香上任之后，即往各处拈香，又往绅宦家拜谒了一回，便到何复新家来，只说与他父亲有什么世谊，特来拜谒。复新即相邀进内。挹香叙谈了一回，即屏退左右，向复新说道：“世兄，你可知令妹之死么？”复新听了，倒呆了一呆，便说道：“舍妹之自尽，究竟不知何故？为何老父台倒知确实？”挹香便将淫僧之事一一细告。复新方悉其故，便说道：“此事如何？”挹香道：“只消如此如此，包你令妹伸冤全节。”复新听了，便起来深深一揖道：“全仗老父台、老世伯包涵。”

于是挹香即别，复向延福寺而来，托言拈香，进寺得晤方丈和尚，见他生得十分凶恶，果然象个淫僧。挹香过意施为，见他有些不悦，便道：“大和尚，你为什么见了本县不跪？”那和尚道：“咱又没有犯法，对你跪什么？”原来挹香有意激词，好驳他差处，听他说了这句话，便拍案大怒道：“你敢冲撞本县么？左右，与我拿下！”两旁衙役一声答应，顷刻将那和尚拿下。挹香即命带归衙门，自己乘轿亦归，立刻公座大堂，命将和尚扯上堂来，拍案道：“本县莅任之初，便访闻你是个淫人妻女、不守法制的狗和尚！如今本县到寺拈香，你竟敢恶言冲撞么？”那和尚便冷笑了一笑道：“大老爷，小僧淫人妻女，可有什么凭据？”

正说间，只见外边极口称冤，蜂拥上堂，挹香便问差役道：“公堂之上，那个如此吵闹？”差役禀道：“是求大老爷伸冤的。”挹香知是复新，便道：“取呈词上来。”于是，差役即将复新状词呈上。挹香看了，便拍案大怒道：“狗和尚，你说没有凭据，你自己去看来。”说着将呈词掷下。那和尚见了状词，早惊得目瞪口呆，还欲强辩，被挹香一番大怒，又命婢女当堂质对，和尚只得招成。录了口供，即交憎纲司暂时管押，俟申详上宪，再行定罪。一面禀达上司，求奏何氏强奸殉烈，请表扬的折子。日后和尚拟以火化。延福寺因御赐创造的，不能拆毁，重新另觅住持。吾且表过。

再说挹香除云了地方一害，众人已钦羨贤能，他又示约重申，不准妇女入庙烧香。告示一出，四方布挂，上写着：

示谕事：昭得妇女入庙烧香，本干例禁。兹有本邑士民，往往有令妇女入庙烧香，以至三五成群，大伤风俗。此皆家主不严，致有此弊。乡愚俗子，相习成风，不知聪明正直谓之神，岂有拜佛祈求，便得幸邀福庇？本县莅任之初，即访得延福寺淫僧在案。嗣后。尔子民务须各遵法令，不准入寺烧香。为家主者，亦宜劝导，毋再结队成群，自贻伊戚。为此示，仰合邑僧人、子民等知悉。如再有妇人入寺烧香者，当即立拿该僧以及妇女家主到案，从重惩办。本县爱民如子，言出法随，尔等毋再蹈故辙。切切！特示。

挹香这张告示一出，众百姓更加赞叹，无不懍遵。

那日挹香又传阿新、阿宝到来，细细将他斥责了一番，打了五百板，当堂革去花名，永不准更名复充。又命差役往拘“到就要”王三、“包相打”陆二、“无即怒”褚阿春三人到案。三人到了法堂，挹香道：“你们抬起头来，可还认得本县么？”三人抬头一看，吃惊不小，原来小菜担上劝相打的，就是本县大老爷！连忙磕头不住地道：“小人该死。知罪！知罪！”挹香道：“你们为什么做这许多游手好闲之事？可知他们肩挑贸易，一天能趁几何？”

僧纲司——官署名。

懍（lǐn，音凛）遵——严肃地遵照。

还要白取他的货儿，你想该也不该？如今你们既已知罪，本县也不来罪你，与你几贯钱儿，你们各自去安分守己地做些营生。若再持强行霸，本县访问之后，定要从重惩办的。”说着，便命侍从去取了三十贯青蚨，散给三人，又善言劝化了一番，然后使出。三人十分感激，口称青天不绝，从此弃邪归正，不作这个勾当了。地方上自从挹香到任之后，见他断事贤能，又加爱民如子，所以大家欢乐。就是那不守本分的人，也潜迹藏形得多了。吾且慢表。

却说过青田有个亲戚，姓王，名水溪，在着杭州傅氏训读。这家姓傅的，杭州推为首富。其主人名古雪，号月岩，性甚风雅，人极和平。房廊叠创，如未央宫之万户千门；妻妾广罗，如阿房宫之镜荧鬟扰。更有一座花园，造得与众不同：围墙尽用真琉璃石炮砌，则园内之大观，不言可喻矣。这位王水溪已馆了数年，因病返苏，到了病愈之后，将要赴杭，因往洞径，约过青田同往杭州游玩。青田本慕西湖景致，欣然允诺，即解了十天馆，与水溪同舟而行。到了杭州，住在本溪馆中，游了两日花园，见园中翡翠阶、珊瑚树、玛瑙花、碧霞石，奇花异草，画栋雕梁，一切玲珑装饰之处，真个目不暇接。水溪又陪游西湖诸胜，玩了两日，又耽搁了一日。游怀已畅，遂别了王水溪，唤舟而归。一路上，听得有人说起新任余杭县，断狱新奇，官清如水，忽然触动青田之念，便驾舟至余杭。吾且不表。

再说金挹香折狱公平，人人称赞。那晓一日铁山多饮了几杯酒，忽然酒湿攻发，不觉大吐，竟致戕伤胃气，抱病卧床。老夫人甚属忧闷，挹香与爱卿等轮流陪侍。常言道：“藜藿之体，易感风寒；膏粱之体，易受暑湿。”挹香就在本城请黄、陆两医。服了两剂药，铁山竟发起热来，三天不曾出汗。挹香着急道：“怎么服了药，倒不好了？”

那日，正在心里忧闷，忽报过青田至，挹香看了名帖，谓侍从道：“此人乃本县问业师，不可轻慢。快开正门，说我出接。”说罢，冠带出迎。青田亦谦谦逊逊，见礼后，延入书房坐下。家人献茶毕，青田道：“别来垂一载矣。闻得吾弟勤劳政事，远摇鸿猷，不胜羡慕。”挹香道：“自愧不才，时惭夙夜，何敢劳青翁谬赞。”说罢，又问道：“青翁还是几时动身的？”青田道：“昨从武林来，顺道一访。自动身后，已将旬日矣。”挹香道：“洞径馆内可托人代庖否？”青田道：“未用代庖。解十天馆在那里，明日必要动身了。”挹香道：“如此，今日屈留敝衙一叙，并烦要诊视开方。”青田便询何人贵恙？挹香道：“家父偶染风寒，已将五日。谁知服了药后，寒热益增，三天无汗，兼之呕吐频频，是以十分焦灼。”青田道：“服过何人的方药？”挹香道：“就服了黄、陆两医的两剂。”青田道：“请教药方？”挹香即进内取了药方，递与青田，一面命庖人治酒，一面命人通知内衙，端整一切诊视之事。

再说青田看了药方道：“案上说病在阳明，用柴胡似嫌太早。”又道：“柴胡如何竟用了七分？”说罢，又向挹香道：“尊翁处就去望一望吧？”挹香十分欢喜，就引青田至内室。爱卿等避去。老夫人见了，请青田坐下。

青蚨（fú，音扶）——传说中的虫名，古代借指铜钱。

藜藿——指粗劣的饭菜。

膏粱——精美的食品。

问业——请问学业。

代庖——庖，厨房。比喻代做他人分内的事，此处指代管人。

挹香将帐儿揭起，铁山见了青田，便道：“青翁，久违了。几时来的？”青田道：“此时才到。”又道：“铁山兄，不要劳神，待弟来诊一诊看。”便诊了寸关尺，谓挹香道：“尊翁素有酒湿，胃中又积些寒痰。”说着，立起做了一纸捻，蘸了些油，先在火上烱了一烱，然后点了火，俯首入帐道：“请教铁山兄舌苔。”观了一回道：“铁山兄，请安睡吧，愚弟外面坐了。”挹香复引至书房，取了文房，又磨好墨，青田便将如意笺摊开，想了想，便写了一个脉案云：

胃挟寒痰，脾蒙酒湿，以致神倦气亏，频频喘息。热三日汗不解，舌苔薄白，脉象滑数，余邪留恋，阳明风食，大宜谨慎。法当温中利湿，拟解醒汤加减。候黄、陆两先生正，并请主裁。

写毕，谓挹香道：“尊翁之病，一味酒湿寒痰，则宜轻描淡写，达表疏邪，热可自退。”挹香道：“今日可要用柴胡？”青田道：“非少阳经病，可以不必。”便凝神片刻，写了一方，递与挹香一看。见上写着：

苏梗钱半	蔻壳一钱	赤苓三钱
神 三钱	前胡水炒七分	干姜七分
泽泻三钱	木香煨一钱	杏仁去尖三钱
陈皮一钱	青皮一钱	谷芽炒三钱

另加阳春炒仁末七分冲服

挹香看罢，又至内庭与父母看了，然后命人赎药，一面摆酒于书房，与青田饮酒不提。且说家人赎了药来，老夫人亲自检点，爱卿等侍奉药炉。煎好了，铁山服下，蒙首而卧。书房中席散已晚，是夜，挹香与青田书馆谈心，至三鼓而卧。明日青田思返，挹香留之不可，便取出勾股算书，还了青田。青田收了。挹香亲送青田出衙，登舟而去不表。

再说铁山自服过了青田的药，睡了一觉，醒时微微有汗，呕吐亦止。过了一日，渐渐热退身安。那知一波未息，一波又兴。老夫人辛苦了些，又生起病来，初起就昏迷，饮食不进。挹香慌了，又去请医。那晓服了药，效验毫无，一日一日，渐至沉重，竟致时时发晕。挹香与爱卿等床前陪伴，寸步不离。其时，铁山病已起，谓挹香道：“可惜青翁已去，如之奈何？”挹香愁眉不展道：“待儿唤舟至洞泾，请他到来。”铁山道：“不可。往返须要数天，尔母十分危急，安可走开？”挹香唯唯。在说间，只见爱卿急急走来道：“不好了，婆婆晕去了。”挹香听了，急得手足无措，急忙至床前叫唤，谁知老夫人竟不醒来。一霎时，弄得六神无主，呼唤的呼唤，招人中的招人中。挹香等六人留不住眼泪，一齐哭出。铁山禁之勿哭，众人那里熬得住。又闹了一回，老夫人始醒，开眼看了看挹香，挣了一句道：“儿吓！我的病是不济的了。”挹香听了，心如刀搠，道：“母亲不要说这般话。吉人天相，少不得灾退身安。”说罢，泪如雨下，铁山亦怅然不乐。

挹香即便出外，便向家堂灶君前点了香烛，拜祷了一回，复到庭心中，双膝跪下哭道：“苍天呀，苍天！我金挹香立身于天地之间，上不能忠君报国，下不能馭众爱民，亲恩罔极，为人子者，未报劬劳。如今萱帋病倒，得此危症，伏望神明暗中保护。”说罢，也不顾痛，庭心中磕了一回头，忽想道：“古人有‘割股救亲，一事，灵验异常。此时，母亲病至如此，不若我来一试。”想罢，便到书房中取了一把匕首刀，带了一只杯子，复到庭心跪下，将杯放于地上，勒起袖口，左手持刀，仰天而祝道：“苍天呀，苍天！我金挹香寸恩未报，正欲显亲扬名，方人仕途，忽遭此变，抱罪愈深。伏愿

上天保护，速赐安痊。我金挹香情愿拚此残躯，以抵不孝之罪。”说罢，以口咬起右臂腓肉，左手将刀一划，杯子中鲜血直淋，便忍着痛，带了杯刀回入书房，寻些腊条封了伤痕，放了匕首刀入内，也不告诉一人，便将割下的肉，放入参罐内煎了一回。半晌，亲自捧着那杯有肉的参汤，奉与老夫人吃了。是夜，六人俱在床前陪伴。

老夫人服下参汤，说也奇怪，觉得身子有力，精神顿生，到了明日，竟不昏迷。挹香暗暗欢喜，仍不告明其事，日间与爱卿等五美人陪伴，不离左右。晚上，老夫人又好些，挹香便叫爱卿等去睡，爱卿等那里肯听，仍是六人陪夜。三日之后，老夫人渐渐清楚，铁山便命人请了四个高明医士议方，开了一剂补药。老夫人服了几帖，由渐强健。未两月功夫，铁山夫妇二人并皆复旧加餐。挹香大喜，方将割股一事说出，父母不胜惊骇。越数日，衙内之人尽皆知道。传到外边，众百姓闻知尽赞：“金县令一榜秋魁，诚能不脱‘孝廉’二字，不徒折狱公平也。”于是，三三两两，到处传扬。吾且不表。

再说挹香割股一事，早已感动天心。那日在庭心中哭祝的几句话，早被空中二位神祇听见，一是散花苑主，一是月下老人。二人空中相谓而言曰：“我只道金挹香仅能悟空色界，谁知又能不匮孝思。”于是二仙直达天庭，奏明上帝。上帝准以金挹香日后仍归旧职，金铁山夫妇二人它日肉身朝阙，骑鹤归天。表过不提。

日月如梭，光阴如箭。且说挹香到任之后，已有一载。一日轿子出门，行过一个热闹街头，见一人，却是儒生打扮。挹香在轿子中望去，见那人有四大字在着背上，谛视之，上写“因奸谋命”四字。及轿子近时，那字又不见了。挹香疑甚，便吩咐左右：“与我拿下此人，衙役奉命，把那儒生拿下。弄得街坊上的百姓都是十分不解，因说道：“这个人乃是这里王小梧秀士，为人并不作恶，为什么本县大老爷竟捉了他去？”街坊上三三两两，谈说不完。再说差役拿了王小梧到着轿前，那人自称：“生员王小梧，并没有什么过处，父台拿我何故？”挹香笑道：“你干的勾当，你倒自己忘了么？”一面说，一面吩咐带到衙门再问。左右领命，一拥地回到衙门。早惊动街坊上的百姓，俱到衙门中来听审。

再说挹香到了衙门，立刻公座大堂，带上王小梧问道：“你是那一科宗师进的？家中还有何人？”王小梧只得禀道：“生员乃前年朱宗师岁试拔取的。家中尚有一母、一弟、一个妻子。生员素守家园，并不敢违条犯法。”挹香道：“好，好，好。你既是个黉门秀士，竟干了此等事情，还要抵赖么？”又问道：“你的妻子是那家娶来的？”小梧道：“乃本城曹氏之女，与我家素为贴邻。本来攀对蒋氏为室，后来蒋氏子死了，所以复对生员。”挹香听了，点点头道：“这家蒋氏在那里？”小梧道：“就在前巷。”挹香便故作怒容道：“我也不来问你别的，问你为什么奸人妇女，谋人性命？”小梧听了这句话，不觉目瞪口呆，面色如纸灰一般，停了良久道：“生员并没有此事，父台不要冤杀生员。”挹香见他形容局促，言语支吾，便拍案大怒道：“本县澄清如水，为什么要冤枉于你？”说了，命将小梧交学看管，明日再审，自己退堂。众百姓见小梧有此不端，恰遇着这个清官，捕风捉影地审问，

腓（nào，音闹）肉——中医学上指自肩至肘前侧靠近腋部的隆起的肌肉。

黉（hóng，音洪）——古时学校。

个个伸舌称奇。吾且不表。

再说挹香退入内堂，便遣心腹家人往蒋家，去唤他亲人到来，只说本县大老爷因有要事密讯，必不难为他们之语。家人奉命来至蒋宅。原来这蒋宅只有一个老妇，死的乃是他的儿子。如今本县大老爷叫他去，却不知为什么事情，初不肯往，及至家人安慰一番，方才肯去。不一时，来至内衙。挹香叫他在着花厅，屏退左右，便问道：“老妇人，你可是有个儿子，幼对曹氏为室？如今便怎样死的？你可细细地对我说。”那妇人听见问他儿子，不禁双泪齐流道：“青天大老爷听禀：小妇人所生一子，他的父亲早年物故，小妇人三岁上抚育他成人，长大对了曹氏的小姐。不料去年六月中，好端端在着家中，顷刻间腹中疼痛，未及一个时辰，便身归地府。如今大老爷呼唤小妇人到此，问及孩儿，不知为着何事？”挹香道：“老妇人，你可知你们儿子之死，却是有人暗中谋害的？”便将那件事告知蒋氏，并说现在讯明此事，定可与你儿子伸冤。蒋氏听了，方释然大悟，叩谢挹香。挹香叫他不可声张，便令回家。

老妇人去后，挹香在着花厅徘徊良久，想道：“昨日讯鞫王小梧，情迹已露，但是谋死蒋氏子，其中形迹无稽，却难摹拟。”踌躇良久，忽然想着了本县城隍十分灵感，何不今夕往祈一梦，或可明白，以结其案。主意已定，便往内堂告知爱卿，自己斋戒沐浴。到了二更时分，一乘小轿、两上亲随，向城隍庙而来。道士接进，挹香告其所由，道士唯唯听命，便端整了西书房，俟挹香安睡。挹香拈了香，暗暗地通诚一番，然后就寝。到了三更，梦见六个人，手中都捧着牙笏，在那里朝拜灶君。俄而六人席地坐下，在那里诵读灶经。挹香看了一回，却被庙中蒲牢声惊醒，细详那梦，十分难解，心中甚是不乐。

俟至天明，外边差役们与着大轿等，已在那里伺候了。挹香即乘轿回衙来，告爱卿道：“昨宵之梦，甚是不解。”便细细说了一回。爱卿想了一想道：“这六个人莫非隐寓姓陆么？”挹香点头道：“倒也有些意思。”便又问道：“持笏以拜灶君，又是何解？”爱卿道：“这定是名唤笏君了。”挹香拍案道：“爱姐所言不错。这坐在地下读经，必是暗寓‘下毒’二字。”又细细一想，陆笏君下毒，不错，不错，十分欢喜。立刻坐堂，唤了两个能干的差役，限在三日内，要拿陆笏君到案。差人禀道：“不知陆笏君在着何处？”挹香拍案道：“你们做了差人，难道陆笏君尚且不知，倒来问起本县来？太觉混帐！”差人只得唯唯听命而出，连访了三日，那里有什么陆笏君。到了限期，挹香当堂比限，弄得差人叫苦连天。挹香道：“再限三天，若没有陆笏君到案，买了棺木来见我。”差人无可如何，只得从新访缉。

到了第二日，在着一家酒肆中，忽见一个人在那里饮酒，看他却象一个凶恶之徒。吃了一回酒，身边却未带钞，醉态醺然，强思赊欠。店主无奈，问其姓氏。那人道：“吾乃陆笏臣。难道你们还不认识么？”笏臣说着，两个差役听了“陆笏臣”三字，心中想道：“本县大老爷要什么陆笏君，却难拘取。如今有这陆笏臣之名，况且他强横悍恶，且拘他去搪塞搪塞，也是好的。”二人商量定了，便上前说道：“你就是陆笏臣么？”那人道：“正是，你问我则甚？”差人道：“本县大老爷访了你很久了。”于是不由分说，扯

鞫(j，音居)——审问。

牙笏(hù，音互)——笏，古代君臣在朝廷上相见时手中所拿的狭长板子。牙笏，象牙制的笏板。

了便走。吓得笏臣要倔强也不能倔强，只得跟了公差而行。不知到了县衙如何发落，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嘉贤能荣升知府 请诰命恩报椿萱

话说差人拘了陆笏臣，到了县前，便去禀报挹香道：“奉差往拘陆笏君，并无其人。拘得陆笏臣在此，请老爷发落。”挹香听了，想道：“陆笏君乃爱姐详梦之言。如今有这笏臣，想朝拜灶君，原是臣子之意，笏君误解也。”便大喜道：“你们能干得很，明日候赏。如今陆笏臣在哪里？”差人道：“在着外边伺候。”挹香道：“唤他进来。”差人奉命而去，不一时，带到笏臣。

挹香便坐花厅问道：“你是陆笏臣么？”笏臣醉态朦胧地答道：“小人正是。”挹香拍案大怒道：“你为什么替王小梧代谋妻子，下毒害人？如今他们都招实了。你快些从实招来，本县或可笔下超生。若说半句虚言，刑法伺候！”笏臣听了这句话，魂灵儿飞上半天，便道：“青天大老爷，小人从没有干这勾当。”挹香大怒道：“你还要抵赖！我晓得你刁顽凶恶，不用刑法，必不肯招。左右，与我取夹棍过来！”两旁一声吆喝，惊得笏臣天打一般，便道：“此事非关小人，都是王小梧之过。”挹香道：“我都知道。可从实招来。”笏臣只得说道：“去年五月中，小梧与曹女通了。因曹女幼对蒋家，所以设计图谋，买嘱小人到蒋家，只说看望蒋氏子。”挹香听了，便问道：“你与蒋氏子认识不认识？”笏臣道：“是本来认识的。那日小梧付我一包毒药，叫我见机而作。我到了他家中，暗暗地放在茶壶之内。后来闻他死了，小梧送我一百两银子。这都是小梧买嘱小人的，还望大老爷明鉴，笔下超生。”挹香命左右录了口供，暂行管押，又往学中提到小梧。

挹香拍案道：“你干的好事！如今本县访拿到陆笏臣，讯明你与曹女私通，图谋为室，白银百两，嘱其下毒，药死蒋氏子，自己娶了曹氏为妻。你如今还要赖到哪里去？”一面命差人拘他妻子，一面将小梧严刑鞫讯。小梧犹抵死不招。挹香又命王、陆二人质审。小梧见了笏臣真个在此，只得从实招了。录供既毕，曹氏亦到。挹香往下一看，见他果然生得丰姿绰约，态度轻盈，朱唇未启，笑口先含。挹香看了、忽生怜惜之念，问道：“你是王曹氏么？”曹氏答道：“小妇人正是。”挹香道：“你为什么私通王小梧，谋害前夫？”曹氏听了，红着脸低头哭诉道：“小妇人私通愿认，谋害难当。还求爷爷明鉴。”挹香道：“我也晓得。但是你既做了女子，须要晓得九烈三贞，不应该既许蒋家复通王姓。如今本县也不来罪你，你回去善事姑嫜，格遵妇道就是了。”说罢，令之出，曹氏感激叩谢而去。挹香将小梧拟了斩罪，陆笏臣得钱谋命，也拟了斩罪。立刻申详上宪，俟部文到了，二人俱要绑赴市曹枭首。正是：

财为催命鬼，色是杀人刀。

挹香自从办了这件无头案件，邑中都称他再世龙图，少年贤宰。不数日，上司已知，十分敬他，立刻升他为杭州知府。挹香得了此信，十分欢喜，将余杭县任上公事一一了毕，又将政事一切，交代新任邑宰，自己寻了公馆，暂住几天，往各处游玩一番，然后别了邑中绅士，雇舟赴杭。

到了动身这日，街坊上香花灯烛，父老皆环叩阶前。挹香十分不忍，便出了轿，一个一个扶了起来，便道：“本县到此，也没有什么好处，你们何劳如此？但望你们归去，长者教训子孙，幼者孝顺父母；气死不要告状，饿死不要做贼就是了。”众人听了，重又叩头道：“大老爷良言谆切，我等子民自当谨遵。但是大老爷到此三年，只饮民间一杯水，又替我们地方上除暴锄强，今日荣升而去，叫我们那里舍得？”便一齐执着长香，送至码头。只

听得一片哭声，皆为不舍挹香之去，于是又替挹香脱靴敬酒而别，挹香方始进舱。爱卿笑谓挹香道：“做官做到你这地位，不愧民之父母。”挹香便命舟人启棹，往武林而去。未三日已抵省垣，斯时比做余杭县更加显赫了。早有知县与府属诸官在码头迎接。挹香吩咐各自回衙理事，自己乘轿进衙，复迎父母妻妾辈，然后拈香放告，谒宪拜客，忙碌数天。

一日，挹香拜客归来，忽有一人拦住了轿子，称冤不住。挹香便命轿子住了，接了呈词。原来是告为因贫赖婚，妄攀贵族之事。原告沈新之，幼定湖州乌程县李又初之女为室，李姓因贫困图赖，别订他姓，恳请伸冤一事，挹香看了呈词，十分大怒，便向沈新之道：“你且回去，待本府传齐人犯后，替你伸冤就是了。”新之叩头而去。

再说挹香回衙，立刻行文，仰乌程县速提李又初及原媒到案。这角文书出去，停了几天，一千人犯俱押解来杭。挹香立刻坐堂，将李又初审问，便道：“李又初，你的女儿已许沈氏，为何复结他姓？”又初禀道：“这是沈新之自己情愿退婚，所以小人别对他氏的。”挹香听了，大怒道：“胡说！他既情愿退婚，为什么还要到本府处来称冤告状？明明是你艳富欺贫！”吩咐掌嘴一千。又初听了，吓得叩头如捣蒜一般。挹香道：“你既畏打一千，本府罚你一千收奁银子，送女与沈氏完姻。”又初道：“一千银子尚可遵断，若说要女儿到沈氏；今已订姻别姓，不可挽回的了。”挹香听了，大怒道：“胡说！沈新之原媒幼订，你尚且会图赖，别订之姻难道不可回绝？罢了，本府替你行一角文书，仰乌程县断结此事。你回去速速将女儿送来，与沈新之成亲。”便提笔判曰：

勘得沈新之与湖州李氏幼结姻亲，鸳联早卜，壮遭贫窘，燕好难虞。问嫁杏兮何时，空茁相思之草；叹漂梅之迨吉，谁迎解语之花？待字香闺，壁犹洁白；藏春绣阁，颜正娇红。而奈何竟悔噬脐，不容坦腹，劈断交柯之树，分开并蒂之莲。艳富欺贫，别翻蝶谱；怜新弃旧，另许鸳盟。堪恨二老之痴愚，割爱百年之伉俪。律有大法，例顺人情。断以完姻，同赋琴瑟之乐；绝其图赖，不容尺寸之嫌。本府特以表阴旨之风化，非为艳花月之新闻也。此谕。

挹香判完了，李又初只得唯唯听命，吾且表过。

再说挹香一日在衙，忽报叶仲英、姚梦仙俱中了进士，梦仙二甲点了词林，仲英三甲点了主事。挹香大喜，即修书二封，寄吴中贺喜。

光阴迅速，莅任以来，已有二年之久，挹香意谓做了这一任杭州府，卸任之后，也可急流勇退了。那日写了一封信，又修了一个本章，托邹拜林代奏枫宸，请封父母。这一本奏上，圣上知道挹香是个贤能的邑宰，上宪保举他为杭州知府的，如今上本求请封赐，孝思可嘉，十分欢喜。便亲提御笔，钦加挹香为尽先题补道，恩赐二品封典，其父诰授荣禄大夫，母封一品太夫人，正室钮氏亦封二品夫人，其余四妾俱封恭人；钦赐龙章宠赐、霞珮凤

主事——官名。明清定为各部司官中最低之一级，官价为正六品。

枫宸——帝王所居的宫殿，汉代宫廷多植枫树，故有此称。封典——皇帝给予官员本身及其妻室、父母和祖先的荣典。

。这旨意出来，挹香的公私恩情俱可报答。再说挹香三子一女，俱已长成。吟梅已有八岁了，在着余杭县任上，已经读

荣禄——显荣的爵位和利禄。

恭人——古代官吏妻、母的封号。明、清四品以上的母、妻封为恭人。

冠；准其留任养亲，尽心民瘼过三年书了。亦香、幼琴、小兰俱是六岁了，挹香便请了一位仁痒秀士在着衙门训读。喜得他们饶有父风，十分聪敏，挹香也甚快活。

一日无事，吩咐家人端整轿子船只，同了爱卿等五人，先往天竺进香。毕后，下船往西湖游玩，果然真山真水，好景不凡。过了柳浪闻莺，又至苏堤春晓、雷峰夕照、南屏晚钟、平湖秋月等几处游玩了，挹香吩咐停船，也不带着长随，独自一人到岸上而来。拜谒岳坟毕，又将秦桧等踢了几脚，骂了一回，然后至苏小墓前，见其四围翠柳，一带奇花；墓上盖着一亭，翼然可望。挹香看了一回，见四顾无人，即倒身下拜。拜罢，又题诗一律于碣上，以志凭吊。诗曰：

石马孤嘶荆棘丛，昔时杨柳色全空。

鲍仁未解花铃惜，阮郁先求蝶路通。

芳草欲癯千古绿，夕阳犹剩六朝红。

至今凭吊情何限，大有真娘坟上风。

题毕，下面写着：“知杭州府事企真山人金挹香题。”又至几处游玩一遍，叹道：“如此名山胜景，真令人涤尽尘襟，洗空俗虑。他日挂冠归去，也要来隐避嚣尘。”说着，移履归舟，与五位美人谈谈说说。忽又想着吴中几位美人了，便道：“不知吴中几位姐妹，如今可红妆无恙否？此时谅必也在那里念我了。”心里一生惆怅，不禁掉下泪来，叹道：“人人说我金挹香有艳福，谁知仍要分别。虽剩十几位美人，我又出仕而不能常叙。”想着，不觉浩然有归志，乃道：“我要辞官归去了，免得日后十几位美人去了，又增我惆怅。”爱卿道：“你也无须惆怅。你为报恩而来，如今本章已托林伯伯代达天听，想不日有封赠到来，你的恩也报了，任也满了，到那时解组归家，岂不是两全其美？如今思念姐妹们，只消写几封书信，去问候可矣。”挹香点头称善。

俄而，舟已抵岸，差役们早已伺候。挹香命五美人先行乘轿回衙，然后自己起舟乘轿，排踏而归。他是性急的人，立刻修书十几封，又买些杭缎及土产诸物，寄至吴中。忽又想着过青田曾集汇诚坛斗会，有斗友五人，我想，何不趁此时写信，也与他一函，告其父病即愈，并述将逢寿诞，要屈同五位于月内来衙，拜礼朝真二日。想罢，又写了一函，一同寄去不表。

再说圣旨已到杭州，挹香大喜，整了衣冠，摆了香案，开正门迎接圣旨。顷刻间，天使到来，宣读：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兹有知杭州府事金挹香肃躬循礼，忠国爱民，朕心甚喜。兹特钦赐龙章诰命，霞珮凤冠，钦加尔二品封典，以道员补用。尔父铁山，诰授荣禄大夫。尔母王氏，诰封一品太夫人。尔室钮氏，亦封二品夫人，次娶四妾俱封恭人。准其在任养亲，尽心民瘼，曲体朕心，毋违简命，谢恩。钦此。

天使读毕，挹香三跪九叩首，俯伏谢恩，然后相邀天使。天使问道：“覆旨要紧，一茶即别。”挹香送了天使，然后将两副封典捧到父母之前，双膝跪下说道：“孩儿蒙父母养育深恩，思一报而未得。如今奏明圣上，蒙朝廷恩赐，封典在此，孩儿也算报答两大人万一之恩了。”铁山夫妇大喜道：“我儿起来。我们两个抚汝长成，十分爱惜。幸得你努力功名，关心仕进，今蒙圣上恩渥加隆，不在我们一番抚育。”说着，即命摆酒，又去请五房媳妇到来，一同欢叙。

俄而五位美人冉冉而来，拜见翁姑，一同入席。挹香又向爱卿等五人说

道：“你们都有诰命到来。”爱卿等心中暗喜。铁山道：“挹香，你这出仕余杭一举，子道得全，夫纲克尽。这五位媳妇，你也对得过他们了。”挹香道：“此皆赖两大人大恩，得有今日。”说着，大家欢喜，满泛葡萄。

挹香道：“出月初三，爹爹花甲之辰，孩儿已写信到洞径，相请过青田邀同汇诚坛斗友五人，于月内来衙拜礼朝真二日，一则告曩日之病痊，二则祈将来之福庇。到了初三日，孩儿还欲与爹爹奉觞献寿，不识爹爹意下何如？”铁山点头答应。老夫人听了，亦欣欣然有喜色。于是重进霞觞，再斟美酒，直至玉漏沉沉，方才散席。挹香送了父母归房，便往爱卿处来。挹香谓爱卿道：“我蒙姐姐垂青，十分眷爱不弃，鄙人得谐伉俪。如今博得这个封赠与姐姐，我也算了其心愿矣。”爱卿笑说道：“曩日逢君，已知君非池中之物。又蒙殷殷怜惜，所以愿订终身，如今得邀浩荡皇恩，实出君之所赐也。”

正说间，吟梅至。挹香道：“汝五经俱已读完了。我有个对在此，汝可替我对来。”吟梅恭恭敬敬地说道：“请爹爹上联。”挹香便道：“

春到荒畴，鸟语绿杨添逸志。

吟梅听了，也不思索，便对道：

花看上苑，马嘶芳草最骄人。

挹香听了，拍手大喜道：“汝它日必胜我十倍。”便取了四匣诗笺、四锭隃麝墨、十枝彩毫、一方端砚赐与吟梅。吟梅不胜欢喜，收藏了，然后去安睡。挹香与爱卿也归寝室。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花厅上青田礼斗 府衙内白日飞升

话说挹香那夕住在爱卿房内，一夕无词。明日，便到四美人处说道：“四位妹妹，如今我已博得功名，得邀封赐，我想过了父亲寿诞，好辞官回去了。我们重至挹翠园中，赏花饮酒，比着衙中拘拘束束，一领朝衫，好得多哩。”素玉道：“且俟公公过了生辰，再行拟议。就是停两月，你任也满了，那时退归林下，免得多上这一本了。”挹香点头称是。正说间，外边递一封信来。挹香一看，却是梦仙的，展而视之，方知梦仙授了右赞善之职，邹拜林升为国子监祭酒，仲英仍为主事。三友已是同伴圣颜，大家荣显。挹香非凡得意，也修书进京称贺。

过了数天，忽报洞经过师父船到。原来青田接到信礼，知挹香升了杭州府，不胜大喜，又悉拜斗一事，便与汇诚坛中诸友说了，唤舟一只，同伴至杭，已经月杪。燕墨缓、周子鸿、计宝卿、宋树生、易菊卿五人要游富宅花园，见识玳瑁石围墙。青田道：“游览且慢，宜先至金宅拜斗要紧。”此时挹香迎至船边，六人登岸。挹香谦谦逊逊接到花厅，叙坐用茶，与五人略谈寒温，就此请他们花厅上拜斗。一面命人另备素筵，款待诸友；一面命人打扫房廊，留诸友耽搁。青田等拜了一天。第二天已是初一，寿期在迩，挹香使命端整一切，又命去唤名班戏子。青田等又拜了一天斗。到明日初二，挹香留青田诸友吃了寿酒回去，青田允诺，偕五人便去游玩不表。

再说金衙中，到了初三正日，文武官员以及绅士们，都来替挹香父亲祝寿，往来的礼物络绎不绝，挹香命摆酒席，款待官绅，开场演剧，热闹非凡。挹香自己到里边请了父母，奉觞介寿。不一时，五媳俱至，俱是凤冠霞珥冉冉而来。于是挹香与爱卿二人登毡拜祝，毕后四美人俱一齐上来行礼，然后吟梅、亦香、幼琴、小兰四人上来拜寿，真个是群仙同庆，海屋添筹，不胜欢闹。

正在那里庆祝遇龄，忽见外边门皂进来禀道：“外边有个和尚，说要面见大人。”挹香大怒道：“今日大老爷生辰，那里有什么功夫去见那和尚！他无非来募化些银两而已。你对他说，我是个不信僧道的，呼他不许在这里胡闹，他若必要见我，你可叫他明日再来可也。”门皂双禀道：“小的也如此对他说的。他说什么也不是化缘，也不是求米，他是从普陀山拜佛而来。因与太老爷、太夫人有缘，特来请见。”门皂说着，挹香的母亲道：“他既特地到来，我儿何不命他进来，看他有何话说。”挹香听了，只得命门皂出去，唤他进来。门皂领命而去。不一时，和尚进来。挹香将他一看，你道他怎生打扮？但见：

头带莲花法帽，身穿百衲道袍。足踏棕鞋赤脚，手拖禅杖经包。相貌神清骨秀，身

材六尺摇摇。问他何处乍归来，答道普陀初到。

挹香本来不信僧道的，如今一则见他骨格清奇，二则自己也有厌绝红尘之意，所以恭恭敬敬立起来，说道：“老和尚何处而来？我金某有失迎迓，望勿见责。”挹香说着，那和尚大模大样拱拱手道：“贫僧从普陀山而来。因你二亲尘缘已尽，所以特来指引迷途的。”说着，口中便念道：

人生百岁终须老，莫把富贵功名恋不了。早些携手入仙淘，超脱尘器。膏粱何足羨。

右赞善——官名。

拜斗——道家语。拜北斗星的仪式。

华 难常好。子孝孙贤，何必把心操。归十洲，游三岛，任意逍遥。

挹香听了，笑说道：“和尚，你之言误矣。我父母年虽矍铄，精神尚健。今日华堂称寿，你何出此言耶？况我金挹香深恩未报，正要奉侍晨昏，稍全子道，不要你来假惺惺地劝化。”那和尚笑说道：“这也是寿数该终，不能挽回天意的。我对你说了罢，你父母前生乃是南极仙翁身边一对童男童女，因为误念思凡，所以投生人世。如今尘缘已尽，宜入仙班，所以老僧奉仙翁之命，特来指引你父母归途的。就是你父母升仙之后，依旧逍遥，比红尘中还好哩。”说着，便向空中一招，只见二只白鹤从空飞下。挹香一见，慌得呆了，便扯了和尚道：“人生‘富贵在天，死生有命’。我正要孝养二亲，要你来点化什么？”说着，便命左右：“与我拿下。”

铁山摇手道：“我儿不可造次。我们两个人年已花甲，本是谢绝尘缘的时候了。如今那老法师既奉仙翁之命，来促我们归班，我们已抚养你长成了，如今子孙满座，我们向平之愿亦已了矣。不必悲伤，我们要随长老去了。”挹香听了，不觉大哭道：“孩儿正要报答劬劳，为何二亲竟被这妖僧煽惑，要撇了儿媳们而去？还望二大人三思。”铁山夫妇二人笑道：“孩儿，你太愚了。你想，人生在世，就是到了百岁，原要死的。如今蒙这位长老引我们归仙，岂有什么妖言煽惑之理？你须要教养三个孙儿，以继箕裘之志，妻妾中须要和睦，祭把不可不诚。这几桩你须记着，我们心中也安慰了。”挹香听了，唯唯答应，不觉悲从中来，又放声大哭，将和尚署骂了一番道：“我们好端端庆祝遐龄，要你来什么归班不归班，使我们父子分离。”

和尚听子笑道：“这也不好怪老僧的，老僧无非来指引你们去归班的。”老僧说着，铁山又唤爱卿道：“大贤媳，你是个操家勤俭的人。我们二人去了，你须要勤抚幼子，恭敬丈夫，我们二人也感你的情了。”爱卿含泪答应。铁山又唤琴音等四人到来，也吩咐道：“四位贤媳，你们多要一例获夫，静心训子；夫唱妇随，家道可成。”四人俱唯唯听命。铁山又唤吟梅到来，说道：“孙儿，你的祖父母如今蒙这位老和尚带我们去做仙人了。你们须要勤心书馆，遵听先生教训。弟兄们不要争闹，父母等须要孝敬。千万记着。”吟梅听了道：“公公婆婆不要去，不要去。他们多是拐子。望公公婆婆休去上他的当。待爹爹叫差役拿了他，细细地拷问他一番，问他为什么要拐公公婆婆去？”说着，扯了公公婆婆，大哭起来。铁山道：“孙儿，你也不要怪他。他是一个好人，如今来接我们去仙家游玩，几天就要回来的。”吟梅道：“仙家也没有什么好玩，你们不要去。停几天，我同公公婆婆一同到西湖上去游玩，只怕好玩得多哩！”铁山听了吟梅的一番言语，爱他十分乖巧，便说道：“如此，我们不去了。”吟梅方才快活。铁山夫妇即进房，香汤沐浴，更换衣裳。吾且住表。

再说外边宾客们正在饮酒观剧，甚为热闹。及至戏将一半，不见挹香出来，众宾客便问家人道：“为何你们老爷进去了，还不出来？”家人答道：“方才来了一个和尚，说什么南海普陀山归来，奉着南极仙翁的旨意，到来

华（w，音武）——华贵；显贵。

矍（jué，音决）铄——老而强健。

箕（j，音机）裘——比喻祖先的事业。

署（lì，音厉）——骂。

获——此处取“婢”意。

迎接太老爷、太夫人同归仙界，半空中忽来了两只白鹤。如今不知太老爷、太夫人去也不去，老爷尚在那里挽留。”众宾客听了，多讶道：“有这等事？白日升仙乃是古今奇事。想金公夫妇前生是个不凡之辈，所以有此奇事。”于是，众人都十分奇讶。表过不提。

再说铁山夫妇二人香汤沐浴毕，重至堂前道：“方才的话我已说过的了，我们就此行矣。”挹香听了，大骇道：“爹爹母亲真个要去的么？”铁山笑道：“有此佳遇，安得不往？倒是留着臭皮囊在人间的好么？”挹香大哭道：“既是爹爹与母亲必要去的，待孩儿们来生敬一杯。”铁山点头道：“这倒使得。”于是挹香命家人另摆了一席酒肴，请二老居中坐了，挹香跪在地下，斟了两杯酒，叫家人奉与二亲。挹香大恸道：“二亲既欲升仙，孩儿也强留不得。望爹爹母亲满饮此一杯，待孩儿拜别。”说着，放声大哭，晕倒地中。爱卿等见挹香昏去了，都来灌救。停了半晌，方才醒转，重复大哭，来与那和尚拼命，说道：“妖僧，你要骗我父母而去，我同你拼了吧！”说着，来扭和尚。那和尚不慌不忙，说声：“去吧！”见铁山夫妇各自骑鹤而去。挹香苦极来扯，那里扯得住。顷刻间，一堂欢乐，变作悲伤。

不知可有挽回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遵礼制孝子丁忧 问踪迹痴生辛苦

话说挹香放了和尚，来扯父母，谁知父母已在半空中了，说道：“孩儿不要悲伤，我们去了。”挹香回顾和尚，也是音然不见，不觉抢地呼天，哭声大震。早惊动外边宾朋绅士及过青田斗友六位，问于家人，方知挹香父母业已飞升。大家奇骇，命家人去请了挹香出来，问了一番，又劝慰了一回，然后大家辞去。挹香送过青田斗友六人下船。

宾朋既去，挹香便将戏班六局等一切遣散，自己写了一本丁忧的奏折，禀明上司，求为转奏，然后也遵例成服，设了位儿，依旧开丧领帖，忙了十余天，即雇了船只，端整回乡。省中府属各官与着绅士们多往码头送别。挹香命船上换了白旗白号，然后回吴。一路上也有官员路祭，十倍威风。路上繁华，吾且不表。

一日到了吴中，早有亲戚们到来迎接，挹香即命僧道们招魂入室，重新开丧设祭。众亲朋处处都来吊唁，挹香极尽恻怛，忙碌了十余天，方才清静。挹香足不出户，在家读礼，重复将挹翠园收拾了一回，爱卿与四美仍旧各居旧室。到了终七之后，方才出外，心念美人，便先至王湘云家来。细细地一看，湘云旧居之屋，却异从前，便上前问了个信儿，不敢妄为直入。后来问明别处，方知湘云搬去长久了。再问别事，他们却回言不晓。挹香无奈，只得又至张飞鸿家来。

只见内边侍儿出来问道：“你是什么人？到这里来做什么？”挹香道：“我乃姓金，名唤挹香。特来望望你们飞鸿小姐的。你可告诉他，说是杭州任上归来的，他就晓得了。”侍儿笑说道：“你弄错了，这里并没有什么张飞鸿小姐。我们只有陆蕊珠、沈素芳两位小姐。”挹香听了，问道：“莫非也搬场了么？这里本家可是姓汪的么？”侍儿道：“本家正是姓汪。”挹香笑说道：“既是姓汪，怎么说我弄错？”侍儿道：“不要管他弄错不弄错，我们张飞鸿小姐总是没有。”挹香听了，心中好不耐烦，便说道：“我不来问你了。我自己进去，他们自然认得。”说着，大踏步而进，一径望飞鸿房中走来。

那里知星移物换，飞鸿房中又换了人了。挹香进来，一看那美人却非素来相识的，又不是飞鸿，甚觉不好意思，便细细将那美人一看，见他生得来却也十分妩媚，但见眉横黛绿，口绽樱红，盈盈秀骨，弱不胜扶，见了挹香，便起身相接道：“贵公子尊姓大名？难得轻践此地。”挹香作一个揖，乃道：“小生姓金，名唤挹香。今日特为访旧而来，得遇芳卿，不知芳卿贵姓？几时到此的？倒要请教。”那美人答道：“贱妾姓陆，名唤蕊珠，还是旧春至此。方才公子说什么访旧而来，不知所访何人？”挹香道：“小生昔年这里有一位张飞鸿妹妹，与他相识的，因为小生出仕杭州，所以与他有五年不见了。今日所以特来望望他的，不知可还在这里么？”

蕊珠听了，便问道：“公子莫非就是企真山人么？”挹香道：“小生正是。不知芳卿何由知道？”蕊珠道：“妾有一个义姊叫吴雪琴。他说起公子是个多情之辈，曾将公子所题的墨梅赐读，所以知道的。”挹香道：“如今吴雪琴可原在那里么？”蕊珠道：“原在那里。他时时念及公子，公子谅来

尚未晤见？”挹香道：“不瞒芳卿说，小生在苦块中，直至今日，才得出来。”说着，又问飞鸿，蕊珠道：“飞鸿姐姐，贱妾从未晤过。平素间闻得老妈妈说，已嫁琴川陈氏，如今已去之久矣。”

挹香听了，不觉流下泪来，便命侍儿去唤假母。不一时到来，见了挹香便道：“老爷，你回来了么？”挹香见是假母，便答道：“正是，妈妈，久违了。你们女儿如今到哪里去了？”假母便答道：“我们飞鸿女儿于前年秋里，从了一个常熟陈秀才去的。临动身时，有两方帕儿、一封信儿，叫我寄与公子。及至余杭县，恰巧老爷又卸了任了，所以这封信儿仍的这里。后来老爷寄信到来，他已去了长久了。”挹香道：“这常熟陈秀才娶你的女儿去，还是作妻？还是作妾？”假母道：“老爷，你又来了。你晓得女儿的性格吓，三五小星，岂他所愿？”挹香道：“这也罢了。”说着，叫假母取信来看。假母便去取了出来，递与挹香。挹香展开一看，却是二方白绉纱的帕儿，上面绣着信在那里。挹香便细细地一看，见上写着：

睽违雅教，瞬及三秋。每忆芝际，时萦寤寐。妾诚有意，君岂无心？而奈何关山遥隔，致教鱼雁疏通。迩稔勋祺，定符佳畅。公余之暇，诗酒何如？念念兹者！妾蒙琴川陈君有意相怜，百年愿赋，偕之归里，琴瑟同调。特告于君，并附微戈，聊为表爱。从此卢君判袂，一切务祈自爱。临池神往，不尽依依。妹张飞鸿衿在再拜。

挹香看了这信，不觉凄然泪下，又问假母道：“如今王湘云家在何处？”假母道：“老爷，你还不晓得么？他如今也从了葑门外一个蒋公子，于今春已经出嫁的了。”挹香听了道：“湘云妹妹竟也从良了么？”假母道：“不独湘云一人，就是公子认识的钱月仙、汪秀娟、冯珠卿、何雅仙这几人，亦皆不在了。”挹香道：“有这等事？不知所嫁的是何等之人？”假母道：“闻得冯珠卿嫁于开绸庄的王小安为室，何雅仙从了郝雪庵，钱月仙、汪秀娟都从了陆杏园为姬，如今又是一班新姐妹了。”挹香听了，浩然大叹道：“我原晓得了。前者与他们一别之后，他们都花老春深，不能再会的了。如今果然一个个俱作桃花人面，叫我金挹香能无崔护重来之感耶？”说着，泪簌簌流下。假母又劝慰了一番。

挹香又看见蕊珠十分要好，更加添出无限凄凉，假母说道：“老爷，你也不要惆怅。他们去的已去了，悲苦也没用了。我来叫女儿唱几个小曲儿，替你解解闷吧。”挹香听了，摇头道：“妈妈，你又来了。我金挹香岂是弃旧怜新之辈？就是你们蕊珠姐姐，非是我金挹香无情，不再交好。你想我三十儿位美人，一转眼间皆成幻诞。若再与你们蕊珠姐姐聚首，只怕停了三年五载，又要分离，岂不是令人益增惆怅，况且我昔日繁华已经享尽，就是如今再与几位新姐姐交好，虽则众姐妹无有不怜惜痴生，但是我如此一番之后，花前之福我也不想享的了。”假母听了，点点头道：“老爷之言，一些不错，老身也不敢再说了。”挹香听了，笑嘻嘻又六言一首云：

富贵从今参透，尘缘过后方知。

失足昔时恨早，回头此日嫌迟。

挹香吟毕，假母与蕊珠俱不胜羡慕。于是又饮过了一巡茶，方才告别。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苦（sh n，音山）块——“寝苦枕块”的略语。古时居父母丧的礼节。即孝子寝卧之时，睡草荐，以草把为枕。

第五十六回 归故里扬名显姓 访旧美云散风流

话说挹香自从张飞鸿家回来，十分抑郁，念及父母，虽白日升天，然总必须要营筑坟墓，日后好使子孙等不忘。到了营筑坟墓之日，诸亲朋又至坟前祭奠，府县各官也都来趋奉。又因割股一事传出，城乡中个个多称赞挹香克全孝道。挹香将父母平日所爱什物与着著作，打了两口小银棺殉葬，墓上立了碑记，忙碌了半月，方才舒徐。

那日心念雪琴，便往相访，到得雪琴家，见其门墙如昨，挹香稍稍安慰了些。才入门，恰迎着雪琴轿子出来，挹香看见，便唤道：“雪琴姐姐，我金挹香回来了！你到哪里去？”雪琴在轿中听见“金挹香”三字，又惊又喜，连忙吩咐停轿，自己出来，见了挹香说道：“金挹香，你真个回来了么？”挹香笑道：“姐姐又来了，若不真个回来，此刻如何身在这里？”雪琴听了，便挽了挹香的手道：“里面来说。”于是挹香随之入。

雪琴命侍儿献茶毕，乃道：“自别君颜，迄今五载。前接手书，方知升任武林，妾心稍慰。如今闻得你们二老白日升天，你为丁忧而返，我却十分不信，所以今日欲到丽仙姐姐处问一确信，恰巧你来，真令人喜出望外！你一向身子可好？爱姐姐与四位妹妹谅来都好？”挹香接口道：“吴门一别，寒暑五更，时时念及你们姐妹，几于寝食难安。如今因严慈飞升之后，遵例丁忧而返。前几天守制葬亲，十分忙碌。今日稍稍闲暇，所以特来一会。蒙询微躬，却叨安适，就是爱姐们倒也无恙。姐姐，你自己素来可好？”说着，对雪琴细细一看，见他瘦减腰肢，花容憔悴，秋娘已老，非复从前，心中十分不乐。

雪琴便道：“愚姐迩来十分不济，时时有肝胃不平之症，饮食已不比从前了。”挹香道：“姐姐为何有此疾病？怪不得五年不见，精神觉减得多了。请问方才所说丽仙姐，如今可仍在憩桥巷否？”雪琴道：“如今不在了。难道你没有去过么？他如今住在干将里言桥堍矣。”挹香道：“待我来写个柬儿，去邀他来叙叙可好？”雪琴道：“如此甚好。”挹香道：“请问慧卿、雪贞可曾迁于别处？”雪琴道：“仍在旧处。”挹香道：“如此一同请来。”屈指一算，还有梅爱春、何月娟、何雅仙三人，挹香便一齐邀请在内。写毕，命侍儿各处去邀不提。

挹香说道：“王湘云、汪秀娟、钱月仙、冯珠卿四人，皆已从良而去矣。”雪琴道：“这也怪他们不得，终身大事，不可不为预谋。就是愚姐，因定了一个主意，所以未曾弃君而去。不然，亦不能与君再晤矣。”挹香道：“姐姐定的什么主意，倒要请教。”雪琴道：“我想风尘沦落，命薄可知，然既命薄，即使超脱风尘，未必就可如愿。若云‘抱衾与嫖’，断非愚姐所肯从，假令勉强从良而作小星三五，依旧受人节制，何不就在风尘中闭门谢客？如云日后无依，愚姐早蓄余金在此，虽田舍子，亦可偕老。人谓青楼为孽地，我谓青楼岂尽孽地哉？”挹香听了，拍手道：“姐姐达人，真超出众人之上！”

正说间，忽报陆丽仙至，挹香与雪琴连忙出接。丽仙见了挹香，不胜之喜，便道：“香弟弟，久不会了。”正说着，慧卿、雪贞俱至，一同进内。茶毕，慧卿、雪贞也陈说了一番别离之况，又问爱卿等五人安好。挹香一一具答。不一时，侍儿归来说道：“梅爱春小姐已经从了无锡汤氏，何月娟、

堍（tù，音兔）——桥两头靠近平地的地方。

何雅仙二人俱不知着落，大部也是从良去了。”挹香听了，跌足大叹道：“我金挹香上任之时，还蒙你们十几位姐妹饯别长亭，十分热闹。如今一隔五年，谁知仅剩你们四位姐姐了。繁华易尽，真个一觉十年！曾记得重集闹红会的时节，持柬相邀，蒙你姐妹们个个曲从，三十六个人灯舫寻欢，酒酣拍七，何等热闹！何等开怀！如今东去访问，已成黄鹤；西去相亲，又言凤去。欲思邀几人到来叙首，谁知皆作陶渊明归去来辞。你想，思昔抚今，能无肠断？”说着，流泪不住，拜在丽仙怀内，弄得四人也添出无限悲伤之念。雪琴道：“这叫做‘无可奈何花溅泪，不如归去鸟催人’。事已若斯，徒增悲感，我们且来饮酒吧。”说着，即命侍儿治酒相款。

俄而，酒席已成，五人入席。丽仙道：“如今吟梅公子、亦香公子都长成了，可在书馆中读书否？”挹香道：“都在读书，幸得吟梅倒也不甚质钝，今年九岁，现在习学文章。”丽仙道：“九岁已能作文，日后定然跨灶。”挹香道：“这话我倒也许过他的。”雪琴道：“不知姻事可曾替他扳对！”挹香道：“这倒还未。我欲与拜林哥哥做个亲戚，他的令媛佩兰小姐，今年八岁了。我欲写信去求庚帖，谅他无有不允的。我的小兰，意欲对他第二位令郎，你想可好？”雪琴道：“好朋友联姻，有何不成？”挹香笑道：“如今，我要替他们早些定亲完姻，以尽‘儿大须婚，女大须嫁’之礼，不让他们知识渐开，也要同我一般访寻美丽，自惹出许多悲伤惆怅的了。”雪琴笑道：“你是过来人，男大须婚，女大须嫁，这句话，说得不错的。”

挹香又谓慧卿道：“慧姊姊，你可知小素妹妹会做诗了？”慧卿道：“这也奇怪，还是几时做起的？”挹香道：“有六七年了。”慧卿道：“这也真个难得。”雪琴笑道：“小素妹本来聪明，加以挹香一番课训，自然要会做了。挹香，可是你枕上传授的么？”挹香笑道：“做诗只要知道法则，何必如此？若说做诗要枕上传授，倒要请教，姊姊的诗是那个在枕上传授的？”雪琴听了，一把扯了挹香道：“你说我。”伸手来拧挹香。挹香道：“不是，不是。你自己说着我，我故与你分辨。”雪琴道：“你再说？”挹香道：“不说了。”大家听了，笑个不住，来劝雪琴，雪琴方才放手。挹香见雪琴放了手，便道：“姊姊不要动气。方才我倒忘怀，姊姊的诗不是别人，乃是我在枕上传授姊姊的。”雪琴道：“你还要说么？”便呼了一口酒，向挹香喷来，喷得挹香一面酒痕，引得众人大笑起来。

笑了一回，挹香已饮得大醉，倒在榻上，竟昏昏地睡去。慧卿等三人见挹香醉了，各自辞归。雪琴便命侍儿端整了些醒酒的水果，轻轻地唤醒挹香。其时却是隆冬天气，雪琴怕他受寒，便去取了自己的一件银红狐皮一口钟，替挹香披了，又剥了两只福桔，剔去桔络，然后递与挹香。挹香吃了些，觉得酸冷，便道：“冷得很，不用吃了。”雪琴道：“我来把你吃。”便在自己口内取了桔中的浆儿，口对口喂与挹香。挹香吃了，便说道：“好姊姊，我吃嫌冷，你喂我吃，也是一样冷的，叫我那里过意得去。不要吃了，我们去睡吧。”于是，二人手挽手地来至内房，挹香替雪琴卸了晚妆，一同入帏安睡。

明日，用了早膳，挹香始归。从此，终日间怀抱不开，常无愉色，弄得心如槁木，壮志齐灰，有时节举杯怅触，有时节感咏兴悲，虽有爱卿等频频

跨灶——比喻儿子胜过父亲。

庚帖——旧俗订婚时，男女双方互换的帖子，上写姓名、生辰八字、籍贯、祖宗三代等。

劝慰，怎能够一霎时解去愁肠百结。正是：

泪珠洗面将毫染，诗句焚灰和酒吞。

一腔说不尽的牢骚，暗中郁勃，到处难舒，离恨有天，欢娱无地矣。

要知以后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看破世情挹香悟道 参开色界疯道谈情

话说金挹香自从辞官守制归来，重访旧时众美，俱杳然无存，仅剩雪琴等四人，真个风流云散，迭变沧桑！回忆前情，犹是恍然在目。如今隔了十余年，众美人死的死，从良的从良，竟去了二十八人！浮生若梦，不觉慨然长叹，心中想道：“我金挹香幼负多情，蒙众美人相怜相爱，确是前世修来。这一团的艳福，世所罕有，谁知仍旧要你分我散，岂非与做梦一般无异？其中怜香惜玉，拥翠偎红，乃是一个痴梦；花晨月夕，谈笑诙谐，无非是一个好梦；就是入官筮仕，也不过一个富贵梦而已。如今是痴梦、好梦、富贵梦都已醒来，觉得依旧与未梦时，反添了许多惆怅，费了许多精神，徒替他们勤作护花铃，而到底终成离鸾别鹄，真个是水花泡影，过眼皆空。我金挹香悟矣，桃开千年，乃人间短命之花；昙现霎那，是天上长生之药。况父母的恩也报了，后裔也有望了，众美人已分离尽了，妻妾房帷之乐，已领略尽了。向平愿毕，奚妨谢绝红尘，到处云游，寻一个深山隐避？庶不致它日又见妻妾们春归花谢，狼藉芳姿，而使我益添悲苦。”挹香想罢，非凡得意，顷刻间，鬻恨消愁，清心寡欲，便做了一篇《自悟文》。

甫脱稿，见门公进来禀道：“外边有个老道士，说要与老爷谈情的。不知老爷可要容他进来？”挹香听见道士，已有些不乐，又说什么谈情不谈情，却又十分奇异，便道：“他既有事而来，容他进见。”门公答应而出，下一时，道士已进内厅。挹香将他一看，甚属面善，好象那里见过一次的。见他形状蹊跷，如狂如醉，便问道：“道人，你到这里来，却是为着何事？”那道人徐徐不疾地说道：“贫道因知君是个多情之辈，所以特地到来，与君谈情。”挹香道：“如今我已勘破情关，扫除情念，你不要琐琐不绝。”道人听了笑道：“君既参破情关，洗空情念，正不妨将‘情’字关头，细与君之多情人议论。”挹香道：“据你说话，看你虽则道家，于‘情’字之中，倒象领会。你且把‘情’字谈来。”

道人道：“情非一端，有真情，亦有伪情，不可不辨。你且听我道来：一曰‘痴情’。如君与众姐妹十分怜惜，万种绸缪，到后来，皆弃君而去，你白白地忙了一生，岂不是‘痴情’么？”挹香听了道人之言，却甚有来历，便又问道：“还有什么？”道人说道：“二曰：‘真情’。试观君之待众美，不辞劳瘁，愿护名花，众姐妹亦能曲喻君心，皆相感激。若非‘真情’，又岂能心心相印哉？三曰‘欢情’。你与众美月夕花晨，时相缱绻，岂不是个‘欢情’？四曰‘离情’。你既得众美怜爱，你又恐他们各自分离，使你十分恋恋。及至风去台空，室迩人远，又添出无限伤心之事，此之谓‘离情’。五曰‘愁情’。美人既去，惆怅纷来，又恐他们名花遭挫，欲思保护而不能，非‘愁情’而何？六曰‘悲情’。如今众美俱去，不能依旧欢娱，弄得抚今追昔，泪流青衫，岂不是‘悲情’么？然而世俗中，这几桩却不易得。君也，六件俱全，故可为天下第一钟情人。假令君无‘痴情’，则真情亦不可得；无真情，则欢情亦皆成伪。然有欢情，必有离情、愁情相并；既有离愁相扰，其悲情亦不卜可知矣。”

挹香听了，点头称是，乃道：“尘寰中，难道竟没有如我的痴情了么？”道人道：“有虽有，第皆由好淫中得来。”挹香笑道：“如此，我的痴情从

何而见？”道人道：“君子痴情乃情之所钟，不期然而然，而非好色、好淫者之比也。试观君之于小素、秋兰可见矣。小素，一侍婢，君初遇，便生怜惜，况非倾国倾城，仅不过冶容合度而已，君乃愿谐燕好，不以微贱轻之，此君之钟情一验也。吴秋兰，一贫女也，路遇匪人，君能保护，相逢不相识，君能抚慰，此君之钟情又一验也。其他如与钮爱卿餮目，为朱月素昏去。此等事，好淫好色者必不能为，而君能为之，非钟于情者乎？”

挹香听了道者一番言语，明知他是个不凡之辈，便请问姓氏。道人道：“贫道乃悟空山觉迷道人是也。因偶过此间，闻君乃多情，特来一见。方才君言参破情禅之语，据贫道看来，只怕不能践言。想你家中五美都在，月媚花姣之候，你若看破红尘，使他们孤鸾寡鹄，何以为情？还是不要去看破的好，想你也未必肯看破的。”挹香道：“道人，你这句话说差了。我金挹香岂是泥而不化的人？我如今见色知空，决不肯再堕孽海，复恋尘缘的了。”说罢，将自己做的那篇《自悟文》递与道者。道者接来一看，见上写着：

今夫章台柔柳，最能牵公子之魂；别院痴梨，每易滞佳人之梦。绿珠红玉，名士追随；楚馆秦楼，痴生寄托。纸醉金迷之地，山温水软之乡，敬其裹足不前，安得同心相遇？红绡寄泪裴御史，只为钟情；金缕征歌杜秋娘，也曾写怨。虽月地花天，何妨适志？而云巢雨窟，实足 人。况乎粉蕊香窝，过繁华而一瞥；情波欲海，劳缱绻以几时？仆也，历情缘之万劫，锻炼成痴；证慧业于三生，溯洄尽幻。悟空花于镜里，识泡影于水中。今日骷髅，昔年粉黛；眼前粉黛，他日骷髅。玉貌娉婷，即五夜秋坟之鬼；翡翠眷恋，乃一场春梦之婆。转瞬彩云，忽悲暗月。绿章上奏，难睹月下婵娟；朱芾重来，已杳帘中窈窕。因知色即是空，或者空能见色。青莲座上，学如来烦恼蠲除；紫竹林中，愿大士慈悲普救。壮心枯寂，已如堕溷之花；尘障屏除，不作沾泥之絮矣。

那道士看了，点点头道：“君既有心，何患不能升仙入道？后会有期，贫道就此去了。”说着，化阵清风，杳然不见。挹香十分惊讶。

过了数日，挹香欲与吟梅对亲，便修书与拜林，求他女儿与吟梅作室，愿将小兰与拜林为媳。未半月，得了回书，拜林已皆应许。又替亦香对了陈传云之女，幼琴对了姚梦仙之女。

韶光易过，又是一年，吟梅已是十岁，文章诗赋，无一不精，挹香甚喜。那年却有岁试，挹香便命吟梅入场考试，县府试俱列前茅。到了院试之期，挹香又送他进场。学宪因吟梅幼小，亲自试他作文，吟梅不慌不忙地献艺。学宪见他文字空灵，诗才雄杰，便谓吟梅道：“你抱此奇才，日后必定在我之上。”吟梅躬身谦让了一回，又对答几句，方才交卷而出。要知吟梅进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小辈公然连捷 道情勉强寻欢

话说吟梅考试毕，专候出案。到了那日，报人到来，吟梅却进了第一名泮元。合家欢喜，邻里亲戚们多啧啧称羨。挹香又写信进京，告知拜林。其年又是大比之年，挹香欲陪了吟梅往南闱乡试。其间乃六月初旬，吟梅在着书馆中，挹香与爱卿等去看他，吟梅接进。爱卿坐定，众美也来。挹香又问了一回吟梅的学问，吟梅一一对答。爱卿道：“试期在迩，快些努力芸窗，专心经史，若得连捷南闱，也不在我们一番抚养。”吟梅答道：“爹爹母亲所训，孩儿敢不谨遵，但是孩儿自己知道，蟾宫香桂，何虑难攀。”素玉道：“虽然如此，勤愤芸窗，究为好事，况且书囊无底，不可自负功深，或作或辍。”素玉说罢，爱卿连声称是，吟梅也唯唯听命。

时光易过，又是六月初旬了，挹香命家人雇定了船只，择于乞巧良辰，同吟梅登舟解缆，往金陵应试，一路无词。到了十六日，舟抵金陵，俟学宪录遗后，挹香便命家人去寻了寓所，然后起舟登岸，专等试期。到了临期，挹香便送吟梅进场，叮嘱了一番场中之事，吟梅方才进场。头场毕后，吟梅的三篇文字却甚佳妙。复进二场，五艺亦皆圆熟。三场策论，条对详明。挹香看了，心中暗暗欢喜，又耽搁了几天，始归故里。待等重阳风雨，耳听好音。

转盼间已到重阳，报船络绎而来。那日，挹香正在书馆中与吟梅说话，忽听外面一棒锣声喧然而至，往外问之，却原来吟梅竟中了解元。挹香大喜，即命吟梅望北叩谢了恩，又赏赐了报人，又到梅花馆来报喜，与爱卿道：“夫人，你可知吟梅竟中了解元了！我想他年才十一，即能大魁虎榜，却是古今罕有之事，你想可喜不可喜？”说着，深深一揖。爱卿便还了一礼，乃道：“这是你家素来积善，祖德宗功，所以有此喜事。”正说间，吟梅进来拜见父母。爱卿命坐在旁，看他如此髫龄，竟能发解，心上更加快乐，便道：“孩儿，你如今名扬天下，我面上也有光耀。”吟梅便答道：“这皆母亲等训诲殷勤，所以今日孩儿得邀荣显。”说罢，见四位母亲一齐而至，见了吟梅都十分欢喜，并皆称赞，又与挹香、爱卿称贺。挹香便择了二十四日，开贺款客。命侍儿治酒，与五位美人及吟梅，一同在梅花馆饮酒。

到了二十四日，诸亲朋都来贺喜，府县各官及三大宪俱到，闻得吟梅年少多才，特来见识，顺道贺喜。顷刻间，门庭显赫。挹香治酒相欢，曲尽主人之礼，忙了六七天方才清静。挹香乃想道：“如今我的向平愿也算毕了，若不早早抽身，还要等到何时？”主意已定，便命人至梅花馆各院，邀了爱卿等五人，与着吟梅、亦香、幼琴、小兰四人到来，便说道：“你们小辈，大的大，功名成就的成就，婚姻又替你们定的了，你们四个人须要孝顺五位母亲，克勤克俭，我的素愿也遂了。我欲云游四海，访寻道学，隐避嚣尘去了。”说着，又对爱卿道：“爱姐，你我相叙十余年，蒙你操持家务，教子成名，我也心感无既。如今我已看破红尘，欲寻隐避，你们不要伤悲。托你将几个孩儿们好好地完了姻，将家事交代吟梅，你的干系也脱了。我非忍心

大比——科举时称乡试为大比。每三年一次。

蟾宫——蟾宫指月宫。俗称科举中第为登蟾宫。

录遗——清代科举制度，凡生员参加科考、录考未取或未参加科考、录考者、在乡试前再行补考一次，名为录遗。

弃你们而去，因思人生如梦，若不早日回头，只怕一失人身，万劫难超，那时悔之晚矣！我如今慕道求仙，或可免堕轮回。俾得能遂我愿，得道后，我自然要来度你们同登仙界的。”

众美人听了，着急道：“是何言与？是何言与？访道求仙，虽是超脱尘凡之事，但是子女皆幼，叫吾们五个女流如何支持得下？”挹香道：“这倒不妨，我当唤总管金忠到来托他。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老仆，无有不到之处的。”爱卿听了，流泪道：“虽然如此”此计断不可行。”挹香笑道：“我主意已定，有什么可行不可行？”琴音、素玉、秋兰、小素齐道：“你既欲往修仙，何不等男女长成之后，然后行此一举才是？如今遽欲前行，岂非太匆迫了？”挹香冷笑了两声，也不回答，命侍儿唤了金忠进来，说明其事，嘱道：“公子年幼，千万当心。一切杂务你须照应。”总管流泪道：“为何主人竟有慕道之行？”挹香道：“你不要管我。我托你的事情，你须牢牢记着。快些出去吧。”总管只得退出。

爱卿等见挹香真个要去，便大哭道：“你真个要去修仙了么？”挹香道：“大丈夫放下屠刀，立成善果，有什么恋恋不休之事？”爱卿等五人说道：“你既要去，我们五个人都死在你跟前，然后让你去。”正说间，只见素玉、秋兰二人，足飞风舄，身驰绿野之堂；发散鸦鬟，头触紫英之石。幸得侍儿扯得快，未曾丧命，真个是惊飙骇弩，猝尔难防；碎玉沉珠，全然弗顾！挹香见他们如此情形，谅来不可同他们明说的了，便心生一计，说道：“依你们的意思，必须待子女们婚嫁毕后，方才肯让我出尘避世么？”爱卿点点头道：“正是此意。”挹香道：“这我却不能。待你们必要强留我，我当俟吟梅孩儿娶了媳妇，就要动身。”五美人听了道：“如此就是了。”于是大家转悲为喜。吟梅等知道父亲不去，也各放心，告辞出外。爱卿便命侍儿端整酒肴，摆放于园中逸志堂，一同饮酒。

席间，爱卿说道：“我看这挹翠园天然幽雅，也有琪花瑶草，与仙家一般，为何你还要修什么仙？”挹香笑道：“爱姐，你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挹翠园可以时时游玩，我们的人亦可以百年不老？我不要修什么仙，访什么道，所恨‘彩云易散琉璃脆，一旦无常万事休’。试问：挹翠园可以带到棺中去否？”爱卿道：“这句话倒也不差。”小素道：“这些话我们不要去说了，来寻些乐事玩玩吧。”琴音道：“不错，不错。”素玉道：“投壶可好？”众人称善。于是素玉便坐在一只椅中，命侍儿摆好了壶儿，便投了二乔观书、连科及第、杨妃春睡、乌龙入洞、珍珠倒卷帘几样名色，众人一齐饮酒称赞。

秋兰道：“我来打个秋千可好？”琴音道：“好，好，好。我也久不玩了。”便挽了秋兰到海棠香馆来，挹香与爱卿等俱随在后面。俄而，已至海棠香馆。秋兰与琴音两个人，两只玉手挽定丝绳，将身子立在画板之上，教两个侍儿往来迎送。那秋千飞在半空，犹如仙女飞升一般。古人有诗云：

飘扬血色裙拖地，断送玉客人上天。

两个人玩了一回，停了一停。秋兰说：“打秋千最不可笑，你在上面笑了，腿要软的，只怕一时滑倒。”说着，又命侍儿相送。耍了俄顷，不料那画板甚滑，又是高底鞋儿，捉不牢，只听得“啷”一响，把秋兰擦了下来。众人连忙来扶，幸得扳住架子，不曾跌着，险些把琴音掀了下来。于是琴音也下来了，笑说道：“我倒没有跌，你倒几乎滚只元宝儿。”琴音说着，秋兰犹红着脸儿，姣喘不定。挹香便扶了他回至逸志堂。

忽然不见了爱卿，挹香道：“爱姐到那里去了？”侍儿道：“方才见他

一同在这里看玩秋千，为何一霎不见了？”挹香道：“我去寻他。”于是步上迎风阁，绕出媚香居，行过杏花天，穿到绿天深处，几处找寻，一无踪迹。正欲回身，便兜到红花吟社，从窗外经过，忽听得里面姣声轻脆，在那里诵读《碧草庐词钞》，连忙进内道：“爱姐，你好害人，寻得够了！”爱卿道：“方才见你们玩秋千甚是可怕，所以逃到这里来的。看你的词钞。果然空灵一气，填得十分合拍。怪不得昔日林伯伯晓得是你的心爱著作，要替你带到棺中去殉葬。”说着，同挹香重至逸志堂，复斟佳酿。

琴音道：“挹香，你也该来说些什么，为何口都不开？”挹香道：“我来唱支《道情》，你们听听可好？”素玉道：“你此时不知什么，终是入道求仙之语。如今不说别的，偏要唱什么《道情》。”琴音道：“你不要去说他，看他唱些什么。”挹香笑了笑，唱道：

花月风流第一人，钟情钟到我情真。

而今悟得空空色，愿向深山避俗尘。

我乃企真山人金挹香是也。性耽风月，乡恋温柔，拨云撩雨，拼学销魂。宋玉征歌选曲，哪禁荡魄相如。杨柳楼台，频番惆怅；枇杷门巷，几度勾留。一掷缠头，鸾颠凤倒；十年洄溯，云散风流。而今勘破尘嚣，不作世间梦。参开色界，不耽孽海。茫茫今日，闲暇无同，编成《道情》一曲，听我唱来。

挹香说罢，爱卿等道：“为什么念许多闲话？也不象什么《道情》。”挹香道：“你们不要着急，这个名为上场白，如今正书来了。”便念道：

金挹香，住苏城，撷芹香，发功名。双亲溺爱宝和珍，聪明容易误聪明。怜香惜玉最关情，此心，总向美人倾。卿爱我，我怜卿，十分憔悴为卿卿。三十六美尽多情，花前旖旎有前因。到后来，掇巍科，五美叙家庭。不输那，蝴蝶花前过，一生艳福言难尽。谁知道，天没情，催归三十六宫春。惜怜怜，恨沉沉，飘零只剩两三人。沧桑迭变更繁华，如梦方初醒。今日里，悟情关，今日里，参色界，情愿弃嚣尘，芒鞋竹杖寄山滨，不再费经营，显门庭。着鞭上跨灶，不妨期望后来人。

挹香唱罢，爱卿道：“好虽编得好，惜乎太觉厌绝红尘了。”说了一番，然后席散，天色已晚，挹香到梅花馆去安睡。是夕，忽想了一个计较出来。不知是何计较，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撇却红尘妻悲妾泣 抚成子女花谢水流

话说挹香那夕在着梅花馆安睡，心中想道：“我欲勘破红尘，不能明告他们知道，只得一个人私自瞒着了他们，踱了出去的了。”主意已定，次日便写了三封信，寄与拜林、梦仙、仲英，无非与他们留书志别的事情，又嘱拜林早日替吟梅等完其姻事。过了数日，挹香带了十几两银子，自己去置办了道袍、道服、草帽、凉鞋，寄在人家，重归家里。又到梅花馆来，恰巧五美俱在，挹香见他们不识不知，仍旧笑嘻嘻在着那里，觉心中还有些对他们不起的念头，想了一回，叹道：“既破情关，有何恋恋？”便携了爱卿的手道：“如此天寒，何不多穿些衣服？你们自己都要保重，究竟我不能常替你们当心的。”说罢至房中，假意失手把爱卿的菱花镜儿打得粉碎，佯装着急道：“爱姐，你的镜儿被我打碎了，我替你去买一面吧。”说着，大踏步而出。爱卿知是不祥，十分不乐。

挹香出了梅花馆，一径向外边而去，到了寄衣的人家，取了衣服，走至一个荒僻的所在，便卸去冠儿，换上草帽，脱去袍儿，易了一件百袖的道袍，撤去袜履，赤了一双白足，登着云游的棕履。将那一套衣服置于荒僻，日后自有人来取去不表。

再说挹香更换了道服，迤迤前行，思向武林进发。其时已是十二月的天气，飘风发发，寒气侵人。挹香易去貂裘，身穿布袖，又加赤了一双脚，十分寒冷。因他看破世情，苦心求道，所以忍其寒冷，漠不关心。他也不乘船只，一路上抄化些茶饭，或遇无村无店，他便于山坳枯庙中，也会栖宿。只要苦修得道，这个身子全然不去爱惜。正是：

本来锦绣膏粱客，竟作云游方外人。

挹香在路已行了一月有余，暮宿晨征，要向杭州进发，按下慢表。

再说家中自从那日挹香出去了，不见归来，爱卿等犹道他有丽仙、雪琴这几处，却不在意。及至五六天不归，五人咸相惊讶，便命侍儿往丽仙、雪琴等几处探听，俱言从未到此。爱卿等方大悟道：“前日他叫我们自己保重，乃与我们分别之意，况且打破菱花，隐示难圆之兆。”琴音等听了，一齐大哭起来道：“爱姐之言，一些不错。为何他竟如此固执？如今不知往何处去了？”爱卿也大哭起来。早惊动了书房中三位公子与着小兰，进来动问，方知父亲避世之事，四人大哭起来，弄得爱卿等五人更加悲切。顷刻间，一堂恸哭，四座酸辛。吟梅哭了一回道：“父亲此去不远，待孩儿去寻了归来可好？”爱卿道：“孩儿，你又来了。你父亲有志修行，弃凡绝世，你哪里去寻？况且你年纪又小，如何出外寻亲？我想还是唤总管金忠去找寻。”吟梅遵了母亲之命，立刻唤总管金忠，告知其事。金忠哭道：“少老爷呀，少老爷！你何苦历尽艰辛而不顾那？”爱卿道：“总管，你快带了众家丁去找寻吧。”金忠领命，同了金龙、金虎、金福、金寿、金通、金宝、金喜、金庆八个家人，分头追赶。谁知寻了半月之余，竟无踪迹，只得回来覆命，苦得五美人几不欲生。

吟梅见此情形，无奈强笑假欢，婉言劝慰，乃道：“父亲既去，固是儿辈不孝，然亦无可如何，还望五位母亲不要悲切，日后或者重逢，亦未可晓；况我与弟妹三人年纪俱小，要求母亲抚养我们长大，一则践父亲昔日之言，二则孩儿们尚可得受训诲。”爱卿听了吟梅的话儿，倒也十分有理，便点点头道：“孩儿之言不错。”从此暗地里自悲自切，每遇月夕花晨，时与四个

姐妹思念挹香，尽心抚养吟梅等，以报他临行之嘱。

过了一年，吟梅已十三岁了。是年又有春闱，爱卿便命吟梅进京去会试。吩咐总管金忠同着琴童、剑儿二个书童，送吟梅进京应试。吾且住表。

再说挹香出外云游，已经三载。他自苏至杭，一路抄化，所历名山大川，俱供瞻仰，身子无拘无束，倒觉逍遥自在。所恨访遍深山，竟未遇一个高隐之人。一日游至天台山，瞻观胜迹，果然别具清幽，较别处迎然异样，暗想道：“如此名山，必有异人在内。”于是蹑巉岩，穿重泉，行崎岖，盘过了无数险峻之处，只见中有一山，别饶幽趣。琪花瑶草，古柏苍松，怪石崆峒，老猿叫月，怒峰突兀，野鹤唳云。挹香见如此幽闲之所，不觉更加洗涤尘心，十分快活。于是又行五六里，远远望见有两个老者，在那里弈棋为乐，挹香明知必非凡品，疾忙追赶上前，欲思相见。谁知那老者见挹香到来，便抽身起去。挹香见了，急急而奔。谁知棕鞋落去，挹香也不去寻鞋儿，依旧追赶，不料山路崎岖，山泉涌急，赤了一双脚，行得更加慢了，便大叫道：“大仙慢走，容我金挹香一见。”正说间，觉得一阵清风，二仙不见。

挹香惊讶不定，复前行，未数武，只见山谷中腥风忽起，蓦地里跳出一只斑斓猛虎，张开了血盆大口，望着挹香直扑过来。挹香俯首而叹道：“未遇仙人，先归虎口。罢，罢，罢，虎吓，虎！你来吃了我去吧！”说着，便迎上前来。却也奇怪，那虎见挹香到来，一个筋斗又向别处去了。挹香见虎去了，二仙不知所之，方才缓缓而行，欲思再寻仙迹。

行未里许，忽逢一涧，对面又是一山，比方才的愈加耸秀，挹香欲思过去，两边一望，却无桥路可通。挹香见了大骇，幸得其时已是二月下旬，天气温暖，便宽去道袍，慢慢地走入涧中，用足探其深浅。却喜那涧只得二尺余深，挹香便撩衣步入水中。可怜他是个王孙公子，并不知水性，行了两步，两足渐入泥泞，顺着水一涌，竟立脚不牢，只得复回涧边。心中想道：“为什么两足到了涧中，竟是这般不由自主？”又想道：“方才不入虎口，就是此时葬于鱼腹，也不过同一死耳，何必惧哉？”想罢，便将身跳入涧中。谁知这涧中间，却有三尺余深，挹香立在涧中，只露着两只肩臂，顺着水儿飘流无定。

正在无可如何之际，只见一只小舟从西边欵乃而来，船头上有个老者在那里撑篙，口中念道：“善哉！善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一面说着，那舟中至挹香身边。那老者道：“你是何人？为什么跌在涧中？”挹香道：“我姓金，名挹香。缘看破红尘，欲访神仙求道，所以历遍羊肠。今日下此涧中，要登彼岸，谁知到了水中，竟难自主。还求你老人家救我一救，送我到彼岸，则我感恩不浅。”那老者听了，便以篙打扶，把挹香救至舟中，说道：“此涧乃是觉迷律，对岸就是警幻山，山中有位大仙，法号警幻道人。你要想到那里。只怕万万不能。你若要回去，我当渡你过去。”挹香道：“老人家，你又来了。我为访仙而至，所以性命不辞。如今蒙你救了我，原望你渡我到彼岸拜求仙长，若说依旧送我归去，我也不必入此涧中了。”那老者怒道：“老夫一团好意，救你余生，你倒反过来怪我。若说要到对岸，断断不能！”挹香道：“如此，你也白白地救我。”那老者道：“如此，你依旧下

春闱（wéi，音韦）——闲，考场。明清会试在春季举行，故称。

巉（chán，音谗）岩——高而险的山石。

浮屠——此处指佛塔。

去吧！”说着，将挹香一推。挹香大叫一声，疑是身入水中，谁知细细一看，依旧在那老者船上。挹香便道：“你为什么推我下去？”那老者道：“这涧中不是你么？”挹香又向涧中一望，见自己果在涧中，十分奇异，忙诘其故。那老者笑道：“这个臭皮囊就是你的本来色相。你此时色相皆空，我方渡你到彼岸去见仙长了。”挹香大喜。

不一时，到了彼岸边，弃舟登岸，随了那老者，踽踽前行。深入山坳，但见一路的琼枝仙卉，璀璨光华，真个目不暇给。行了一回，早至一个所在，却是天生成一个石洞，进内宽敞非凡。挹香又随之行，即见洞中有一位仙长，鹤发童颜，翩翩道骨。挹香见了，连忙倒身下拜，乃道：“弟子金挹香，为因勘破尘缘，所以不辞千里，特来叩求大仙指示迷津。”那道者便启口道：“金挹香，我也知你是个不凡子弟。如今你已看破红尘，我当指示你迷途可也。”挹香听了，踊跃大喜，口称师父，又拜谢了一回，然后随侍在旁。那仙长便日夕教以炼丹烧汞之功，挹香亦专心学道，按下不提。

再说吟梅进京会试，到了京中，来见拜林，拜林大喜。吟梅说起父亲求道出门，不知踪迹，拜林又是羡慕，又是叹惜，叫吟梅住在衙中。虽则新亲，却是旧谊。吟梅只得住下，明日又至仲英、梦仙几处拜谒了一回。待到试期，先在保和殿复试，然后进场会试。三场毕后，吟梅却中了第八名进士，殿试点入词林。到了那日，进朝谢圣，圣上见了吟梅如此暑龄，便问年岁里居，吟梅俱一一奏明。圣上大悦，又出一题，命吟梅当殿面试，吟梅不慌不忙，立刻一篇文字，脱手而成。圣上见他如此捷才，龙颜大悦道：“可惜鼎甲被别人占去了。”便回顾群臣道：“朕欲赐他一个状头，不知可有此例否？”群臣正欲回奏，吟梅已俯伏丹墀，谢恩万岁。圣上见他如此聪明，便笑道：“朕竟赐你一甲一名，准其授职编修，但卿还年少，容卿归家，至十六岁来京就职。”吟梅又频频谢恩，然后退出午朝门，一样游遍皇城，花看上苑。拜林夫妇知道吟梅点了词林，已觉十分欢喜，今又钦赐了状元，更加喜跃非凡，命人报到吴中。爱卿等得知此事，宛如喜从天降。

吟梅游过皇城，宴罢琼林，即辞驾还乡。顷刻间，门庭重振，乡闾咸知，较之乃翁时，更增十倍。爱卿见了吟梅，欢喜得如醉如痴，恨不得将他含在口中方好。嗣后，吟梅奉侍晨昏，事五位母亲十分孝敬。明年亦香、幼琴皆入泮，光阴如箭，一瞬间，已是三年，吟梅便同五位母亲一齐进京就职，圣上召见吟梅，命其东宫伴读。吟梅又奏明幼定邹氏为室，龙颜大悦，即钦赐完姻。吟梅谢恩毕，择吉端整迎娶。到了吉期，两宅并皆显赫。吾亦一言交代。

再说那年又是大比之年，亦香与幼琴却入北闱应试。到了放榜之期，二人却兄弟同科。琴音与小素闻报，不胜欢乐。谁知乐极生悲，琴音忽得一病，药石无功，未及旬朔，名花谢世。未几时，素玉亦相继而亡。吟梅因父亲不分嫡庶，一样作生母看待，上本丁艰，重归故里。谁知路上秋兰受了些风寒，也生起病来，到家之后，日渐恹恹，服药无灵，亦至香樵玉悴。吟梅兄妹四人极其哀切，在家读礼，曲尽孝思。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鼎（dǐng，音顶）甲——科举制度中状元、榜眼、探花之总称。

丹墀（chí，音迟）——墀，台阶上面的空地或台阶。古时宫殿前的石阶以红色涂饰，故名丹墀。

旬朔——十天或一个月。

第六十一回 金挹香天台山得道 钮爱卿月老祠归班

话说吟梅自从读礼以来，暇时与弟妹谈诗论赋，娓娓不倦，月夕花晨，研究玩索，将书中义味细绎不穷。吾且慢表。

再说挹香在警幻山拜投警幻道人，烧丹炼汞，贺雾腾云，诸法精通。警幼谓挹香道：“汝正室钮氏，本月老祠中的玉女，汝是金童，因思凡被谪。汝今不失本真，弃尘学道，理该复入仙班；况汝妻钮氏禄寿已终，汝到月老祠，院主定要命汝去度钮氏归班。此非汝久居之地。”明日，我命童子送汝到清虚中院去便了。”挹香只得唯唯听命。到了明日，警幻道人即命童子送挹香到月老祠。挹香无奈，只得拜别师长，随童子驾云而往。不一时，已至月老祠。

甫入门，至堂上，忽听留绮居门儿一声“唷”，走出一个美人，挹香谛视之，乃方素芝也。素芝见了挹香道：“挹香，别来无恙？今日你来归班了。”挹香不觉情不自禁，乃道：“素妹妹，昔日你花调一瞬，临终犹念痴生，我十分过意不去，如今在此，倒也罢了。”说着，只见陆丽春、陈秀英、蒋绛仙亦珊珊而来，挹香大讶道：“为何你们也在此？”丽春哑然而笑曰：“弃红尘而归仙界，由佛门而登上界，岂不美哉？岂不美哉？”于是，挹香随入留绮居，瞥见胡素玉、吴秋兰、陈琴音三人亦在，不觉凄惨之色形诸面上，乃道：“三位妹妹，你们几时谢世到此来的？”三人一一具答。

正在缱绻之际，童子催道：“不要如此了，快去见了月老，我好覆旨。”挹香快快不乐，只得随至清虚院中，见了月老。月老道：“金挹香，汝今日归班，须息心养性，不要再蹈前辙，致遭沦谪。”说着，即命童儿取了一颗“归真返本忘情丹”，递与挹香吃下去，道：“汝三十六个知己美人都要归班了。汝可先往家中，度了钮氏与小素到来。俟诸美齐集，我好发落。”挹香领命，别了月老，贺起云头，望苏城而来不表。

再说钮爱卿在家，终日与小素闲谈前事，暇时或与吟梅、亦香、幼琴等考古论文。更可喜者，邹佩兰小姐自归吟梅之后，非惟伉俪倡随，抑且贤考之极，晨夕往梅花馆陪侍爱卿，姑媳间十分融洽。谈到已往之事，爱卿则抚今追昔，不觉心志顿灰。一日闲暇无事，爱卿与小素二人至挹翠园畅游一遍，便到仙源分艳桃花丛处，并肩坐下。

二人正在挥麈清谈，忽见半空中一朵红云冉冉而至，二人十分奇讶。俄而，云中降下一人，爱卿、小素谛视之，却非别人，乃是金挹香归来。二人大喜，便上前迎接道：“金挹香，你归来了么？你前者不别而行，抛弃我们六七年。如今吟梅已钦赐状元，亦香弟兄已登金榜，三位妹妹已谢世了，你为何反要归家？”挹香便深深一揖道：“家事诸般，蒙卿等静心料理，抚成子女，我心感戴无既。若说前者不别而行，因恐你们眷恋之故。我离家六七年，业经得道归仙，三位妹妹已遇。今奉月老祠院主之命，特来度你们归仙也。”二人听罢，踊跃大喜道：“既可升仙，不知如何而去？”挹香道：“卿等勿忧，我自有法。”说着，便挽了二人的手，童至梅花馆、怡芳院、沁香居、媚红轩、步娇馆几处，见屋宇依然，三美人已经谢世。复回梅花馆。

三人坐定，即命侍儿请三位少爷与着小姐一同到来。侍儿见家主归来，十分奇异，忙报众公子。吟梅等听了，惊喜交集，急趋入内，拜见父亲。挹香道：“你们都起来。”公子等领命，侍立于侧。挹香谓吟梅道：“汝金殿抡元，显扬门闾，我也快活。如今汝父已经得道：“今日特来度汝二位母亲

同归仙果。就是前者弃世的三位母亲，业已归仙，我也见过的了，汝等切勿悲苦。日后进京复职，须要尽心报国，削佞除奸。汝弟亦香、幼琴，我已聘定陈、姚二姓，汝可替两弟早办完姻之事。汝妹小兰，已许汝内弟为室，汝须端整嫁奁，送妹于归。这几桩事望汝牢牢记着。”吟梅听了，不禁流泪道：“父亲之言，孩儿自当谨遵，但欲度两位母亲去，孩儿劬劳未报，未免不孝之罪。”挹香輓然而笑曰：“汝愚哉！汝愚哉！汝肯依我之言，即是孝也。况入了仙班，比红尘中好得多哩！有什么苦楚？”又谓亦香、幼琴道：“汝两个虽得了一榜秋魁，尚须努力芸窗，再求上达。”二人俱含泪听命。又唤小兰道：“汝它日嫁到邹家，须要无违夫子，恭敬舅姑，上和下睦，淑慎其身。”小兰听了，低着头儿，唯唯听命。

挹香道：“我要见见媳妇。吟梅，汝去说一声。”吟梅领命便去，偕了邹佩兰小姐出来。拜见公公毕，挹香细细一看，见其冶容合度，体态幽嫡，十分欢喜，便道：“大贤媳，你是林哥哥令媛，闺训必诸，无庸愚舅琐琐，尚望敦好闺幃，和睦妯娌就是了。”佩兰低头领命。挹香又传总管金忠进来，交代了一番，嘱托了一番。金忠知主人归来，就要度主母去的，悲喜交集，只得一一领命。挹香便对爱卿、小素道：“我们就此去吧。”说着，向西北角上一招，只见飞下三只白鹤，夫妇三人跨鹤而升。金氏门中两代白日升天，亦是古今罕事。家中子女见父母升仙，总有一番悲切，我且不表。

再说三人跨鹤高翔，不一时，已至清虚中院，挹香覆了院主。院主命爱卿、小素暂至留绮居，与众美人作伴，挹香另居涤尘轩，修身养性，不在话下。

再说邹拜林自闻挹香修仙之后，终朝思念故人。嫁女未几时，又遇吟梅丁内艰，以致离别。现升兵部侍郎，钦命往浙巡抚子民。在京别了同僚，又别姚、叶两友，束装赴任，又寄书与吟梅，叫他同佩兰到任会面。吟梅得信，便与佩兰驾舟至杭，拜见岳父。拜林询知挹香已经得道，度了妻妾归仙，十分钦羨，倒觉得自己亦恍然参透尘心，便道：“贤婿，你明年三月中服闋，令妹终身亦可与他完结。”吟梅道：“是。”住了月余，告辞回苏。

流光如驶，又是一年，爱卿、小素在留绮居与众美人炼气修真，深得元妙，果然天上与人间大不相同。挹香在涤尘轩息心静性，住了一年，觉胸次了然，毫无渣滓。

慢提天上，再说人间。吟梅是年端整嫁彦，送妹到浙，以遵父亲临行之嘱。又与幼琴娶了陈氏小姐，然后进京与叶伯父说明，替亦香完姻。事毕，尽心供职不表。

再说拜林在杭嫁女婚男，向平愿毕，自己也有厌绝红尘之意，便上本辞官。圣上容其养病归里。拜林非凡得意，挈了妻妾子媳、仆妇家人，归田吴下，将一切家务交代妻儿，自己端整求道事不提。

再说叶仲英嫁女之后，又与两子完婚，自己官至太仆寺卿。两个儿子之中，一已中式北闱。职大官高，合家欢乐。谁知乐极生悲，谢慧琼奄奄一病，竟弃红尘。仲英凄惨不堪，官也不想做了，看破红尘，虚花幻诞，便向梦仙

輓(ch n, 音铲)——笑的样子。

侍郎——官名。明清两代是政府各部的副长官，地位次于尚书。

服闋——旧制，父母死后守丧三年，期满除服，称为服闋。

北闱——礼部会试考房，南人北人分房取中，谓之南闱、北闱。

述其故。梦仙亦久有此心，便道：“此事正合我意。斯时官为刑部侍郎，独操生杀之极，虽秉政清明，究竟恐有屈抑，所以这顶乌纱早已厌绝。”闻仲英言，大喜，各修一本辞官。梦仙有三子二女，也替他们婚嫁，剩一第三儿子，聘了一位户部郎中之令媛，也算向平毕愿。过了数日，圣旨下来，准其告病。二人也不停留，束装旋吴，重整门庭。祭扫一切皆毕，便将家事托付后裔，云游四海而去。

再说拜林料理家务毕，别了妻孥出门。虽则他们总有许多不忍分离之态，拜林慕道心坚，漠然不顾。芒鞋竹杖，任意邀游。至终南山，方才遇一异人，学成道术。嗣后，任意往来，或探幽南岳，或采药西山，行踪无定，岁月不知，真个是：

身心尘外远，岁月坐中忘。

看官，你道这金、邹、姚、叶四人，为何都要慕道，一慕道便遇异人？何修仙竟如此容易？原来有个讲究，这四人一则夙有根基，二则不辞险阻，所以有此地步，非我作者无稽妄说也。

要知采药遇友，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邹拜林弃官修道 金挹香采药逢朋

话说拜林自从慕道以来，得遇异人传授道术，居然超尘绝俗，心无挂碍，任意遨游，一无羁绊。或采药深山，或寻仙高岭，真个无忧无虑，闲旷非凡。一日登终南山绝顶，砉然长啸，披襟岭表，俯视绝壑，放歌曰：

前年眺览终南雪，著屐携壶侣堪结。酒酣直喝冻云飞，峻岭崇山望明灭。去年我向梦中游，渡岭穿山路百折。此时心境颇清旷，仙窟游踪更奇绝。野鹤穿云路若蟠，哀猿啜水泉空咽。琳宫玉宇耸巍峨，四顾形神俱爽彻。饥来嚼透玉池冰，倦处还依瑶台月。玉池冰，瑶台月，上下茫茫两高洁。到此身世浑有无，但思飞入清虚之府视仙阙。回忆吴中青楼真如梦，画栋珠帘改恍惚。六街灯火焰初腾，九衢歌管听未闷。我友企真空钟情，云散风流一时节。真娘墓上春草萎，虎丘山外愁云裂。同人顿起经尘想，仙成岂与凡世涉？吁嗟乎！入山修道亦颇难，崎岖羊肠要登涉。我今行住坐卧俱在道中参，万缘一扫肠空热。

拜林歌罢，背后一人拍肩而言曰：“邹拜林，好自在那！此时还不回去见师父么？”拜林回头看时，见是童子，便笑曰：“师父未曾唤我，我何妨终日遨游也？”遂不理童子，望前山采药而去。忽然忆念挹香，徘徊半晌，倚石而卧。

真是无巧不成书。那日挹香因院主不在，独自一人，驾云而往深山采药。但见峰峦叠翠，猿鹤不鸣，倒也十分清雅。挹香便按落云头，到一深山中游玩，四顾无人，觉心旷神怡，胸次豁然。行了十余里，峰回路转，幽境别开，复前行，崆崎历落，绝壑风号。正瞻望间，远远望见一人，在着松荫之下石上盘桓。挹香上前细视，却是拜林在石上磕睡。挹香大喜道：“原来林哥哥也在此修真了。”于是便轻轻地唤道：“林哥哥，我金挹香在此。”连唤了三声。

拜林睡梦中听见“金挹香”三字，连忙立起，便细细地对挹香一看，果然不错，大喜道：“香弟弟，我与你一别八年，时深想念。后闻你慕道弃家，十分钦慕。如今吟梅已赐殿元，小女已适令郎。又闻你度了二位嫂嫂归班，但不知在何处山中？我方才正念及你，不意恰巧相逢，真奇事也！”挹香道：“弟自弃家之后，不知历了无数山川，受了无数磨折，方能到得警幻山中，投拜警幻道人门下。学道三年后，警幻师说我是月老座下金童，理该归班，所以送我到清虚中院。林哥哥，你道这清虚中院是什么所在？原来就是昔日梦游之境你对林黛玉拜的所在。我到了那里，遇方素芝、陆丽春等，又遇琴音、素玉、秋兰三人，皆在留绮居，俟月老发落。弟见了月老，月老命弟回家去度爱卿、小素归班，又说什么三十六美都要到齐。弟于是驾云至吴，重返家庭，吩咐一切，即同爱姐、小素妹乘鹤归山。现集于留绮居，弟另居于涤尘轩。今日因院主下界去了，弟偶尔闲游，欲思入山采药，不期遇见林哥，真三生之幸也！林哥哥卧于石上，弟来唤醒而聚谈，不输于李源、圆泽之高风焉！请问林哥哥何由至此？”

拜林道：“兄闻得你得道度人，深为钦慕。况你也素知，愚兄红尘之味本来厌绝，只为欲行难行，所以羁迟。如今，上报父母君恩，下有宗嗣可续，向平愿了，洗尽六根，还是前年到终南山，投净凡道者为师，得登彼岸。”

砉（x，音需）——皮骨相离声。

衢（qú，音渠）——大路。

六根——佛教名词，以人身之眼、耳、鼻、舌、身、意为六根。

挹香听了大喜，于是并坐石上，畅叙一回而别。

挹香至清虚中院，见院主尚未归来，便往留绮居看众美人。瞥见谢慧琼亦在，挹香惊讶道：“慧嫂嫂，你如何来了？”慧琼道：“香叔叔，我病辞尘世，幸得到此。”挹香道：“原来慧嫂嫂谢世而来，仲哥哥得无悲悼耶？”慧琼道：“香叔叔，我既谢世，哪晓仲英也学香叔叔一般，看破红尘，同了梦仙伯伯一起辞官，也去修仙了。”挹香听了，大喜道：“慧嫂嫂，难得我们四人好友都有心慕道：‘不愧生前莫逆！’”慧琼道：“香叔叔，不要说好友，若斯即我们好姊妹亦然。”挹香道：“然也。否则今日留绮居中，讵能与慧嫂嫂会面？”慧琼道：“香叔叔……”正欲说时，只见鬼卒同王竹卿至。挹香见了，便道：“竹姐姐，你为何同鬼卒到来？”竹卿见是挹香，便道：“挹香，你也在这里么？”挹香道：“我在此长久了。”竹卿道：“我从阴府而来。因路途模糊，欲留阴司而不至此，因冥君说我亦群芳圃里之花，必须到此，请月老发落的。”挹香听了，方知底细，便道：“姐姐，你昔日留书志别，令人无限凄楚，竟谓相逢无日，孰知留绮居为聚美之所，今日姐姐到此，实是天缘。”

说着，只见袁巧云姗姗而来，挹香上前说道：“巧妹妹，我与你判袂以来，瞬经十载。自从你从良之后，令人无日不思，此时再晤，亦是前缘未尽也。”巧云道：“你为何也在此？我闻得你筮仕余杭、割股救亲一事，深为钦羨。又闻荣升知府，莅任杭州，请过青田等拜斗二天，尊府两大人白日升天，甚为奇事。你报丁忧而归后，闻令郎钦赐状元，愚妹十分欢喜。又闻令郎丁艰，不知为着何人？”挹香道：“孩儿们丁艰却是为着琴音、素玉、秋兰三位。”巧云骇道：“三位如今也谢世了么？”挹香道：“不但三位，连爱卿姐、小素妹也谢世了，俱在留绮居，少顷自可相见。”巧云道：“原来如此。”挹香道：“自你远适之后，他们或先或后，个个别去。迨我浙地解组而归，仅剩慧卿、雪贞、丽仙、雪琴四人了，所以我决计修真，弃家访道，得遇大仙，始有今日。如今又服了‘归真反本忘情丹’，觉世尘之繁华，绝然不忆。”巧云道：“原来有许多曲折，吾远隔了些，却是不能晓得。”说罢，入留绮居与众姊妹相见，共诉离衷。

挹香正欲回涂尘轩，忽见诸爱芳莲钏窄窄而进。挹香见了爱芳，便嚷道：“爱芳妹，我金挹香在此。”爱芳星眸斜溜，果见挹香，喜得笑靥生春，便道：“你到也在这里！我自从良东国，勉强留书诀别，十余年中，好不系肚牵肠。你如何到此？”挹香便细细他说了一遍，又道：“姊妹们已有十余位在此了。”爱芳大喜，入内。

甫进留绮居，忽土地又送陆丽仙到。挹香上前迎接道：“丽仙姐，你也来了么？”丽仙见是挹香，便道：“你好！为什么你去修仙，竟不别而行，令人惦念？如今，你倒先在此逍遥快乐了。”挹香道：“好姐姐，非金某寡情，若别你而行，你们总要挽留的，我故不敢到来。我若回头不早，焉有今日？”说着，又问道：“不知姐姐于归谁氏？为何也到这里？”丽仙喟然叹曰：“如我之薄命，还要从什么良？如今是偶抱微疴，竟容我弃世。昨日黄昏，离魂到此，飘飘荡荡，不知历过了多少沙漠沉沉、阴风惨惨之处，方能到来。”挹香听了，亦嗟叹不已。

丽仙道：“你可知幼卿姐又在风尘中了？”挹香听了，大骇道：“这话何来？他好端端从了张观察，为什么又要沦落烟花呢？”丽仙叹道：“红颜薄命，千古定论。他自适张观察后，谁知这位张观察，乃是一个假惺惺之辈，

始因爱其缠头私蓄，才貌动人，半觊其多金，半贪其艳色。他既骗人财到手，便欺凌弱质。薄幸时，形狼籍名花，朝凌夕虐；震怒时，如狂风摧嫩芽，露雨折娇蕊。设有纤芥微端，便厉加威势，吵闹不休。使得幼卿姐莫可存身，只得潜窥青锁，密启朱门，效文君夜走临邛之事。方冀脱膺鞬而离虎穴，谁料竟被他们知而赶上，交与有司究讯。”挹香急道：“这便如何？”丽仙道：“犹幸风流县令解释其情，谓观察曰：‘渠既私奔，你也不必再令他归，负此丑名。待他再择佳偶从良，别寻生计。’一面嘱章幼卿速选良人，再行具结。是以此时赁屋西美巷中，复溷歌楼，几个旧好仍来保护，尚无摧折之虞。最可怜者，花癯月瘦，大减芳姿；绿叶成荫，心伤杜牧。即闺中韵事，亦非复曩时之多兴致也。再欲从人，犹恐失眠。你想可恨不可恨？可怜不可怜？”挹香听了，跌足大叹道：“我昔日原劝幼卿姐，要细心选择，勿致误适匪人，况这张观察是个南京人，俗谚有‘南京拐子’之说，切勿遭其班骗。他说什么‘世俗之言，岂可作准，此人甚是钟情，不至误托。’孰知果应我言，此时只怕悔之晚矣！”

挹香与丽仙正在琐琐，忽闻仙乐盈盈，异香袅袅，清虚院主驾云而归，陆丽仙遂至留绮居，挹香遂归涤尘轩。说也奇怪，一入此轩，将一种柔情扫空心地，不要说章幼卿不在心上，连那留绮居中之美亦浑若莫闻。

越日，清虚院主传挹香到来，谓挹香道：“汝至留给居，查三十六美可曾到齐？挹香领命，便往留绮居中稽查众美。

不知如何回复，且听下回分解。

临邛（qióng，音琼）——古县名，在四川。

膺鞬（jīng u，音英沟）——膺，护胸衣；鞬，套在两臂上敛束衣袖的袖套。259 2 厂

第六十三回 众美人重逢仙界 四好友再聚山坳

话说挹香奉了月老之命，到留绮居来，只见朱月素、武雅仙、朱素卿、郑素卿、林婉卿、陆文卿、吕桂卿、胡碧珠、胡碧娟、孙玉琴俱在其中。挹香一一相见，细数之，三十六美之中，独少一个章幼卿。挹香叹息道：“幼姐姐为何如此参不透风尘之味，而犹恋恋红尘？”无可如何，只得去覆了旨。月老道：“既剩月娥一人，待我去见了散花苑主，再行定夺。”于是月老便驾着祥云，望万花山而来，晤见苑主，说明其事道：“窃查章月娥尘缘已满，理宜重入仙班。”苑主道：“既已如此，可烦君命金挹香往凡间一走，度渠归班可也。”月老遵嘱，驾云归山。吾且不表。

再说姚、叶二人，自从尘缘看破之后，四海云游，恰巧遇着拜林，也在终南山拜从净凡道者为师。那日偕了拜林来看挹香，同至清虚中院，正逢院主到万花山去了，所以得晤挹香。四人共倾积愆，细达衷怀。挹香又同仲英等到留绮居中来，与众美相见。仲英见了慧琼，又添出一段凡情。盖缘入道未深，故有此许多魔折。叙了良久，忽报院主归来，四人无可奈何，只得分别。

再说月老到了山中，传到挹香，便道：“你可下界度章月娥归班。对他说：‘情缘已尽，不可再恋。’速去速来，切勿耽误。”挹香领命，便驾起云头，往吴中而来，到得西美巷，见门前车马依旧喧闹。其时乃三月初旬，恰是幼卿诞辰，所以许多旧好新交在那里祝寿。挹香想道：“待吾来扮一乞儿进去，看他们可还认得我金挹香否。”他便运动仙术，变作一个乞丐道士，身上穿一件百衲的道袍，手托香盘，科头跣足，直闯进内，门上见了，便道：“这里不信僧道的，不要进去。”挹香道：“贫道不是来抄化的，特来与你小姐谈谈的。”那门上道：“你这个人敢是疯的不成？我们小姐声价自高，往来的不是名公巨卿，便是墨客骚人，吟诗作赋是他的手段，若说要与一个乞丐道士讲什么经？你不要疯，快些出去！况且出家人也不好到繁华场中来的。观你如此情状，又不象有钱的人，快些不要做此痴梦了。”

挹香笑道：“你又来了。你们小姐，我知道不是欺贫爱富的人，况且我与他是素来相识的，他无有不肯相见。若说出家人不可游戏，难道《三戏白牡丹》的故事没有的么？如今你们小姐难道还是昔时的小姐么？”说着，大踏步而入。门上正要阻住，挹香已是升堂矣。进了厅堂，众绅士见是挹香，又看他如此狼狈，咸称奇异。因他儿子在宫伴读，又加他是昔日风流公子，所以都趋前相见。问他为什么至此，挹香笑而不言。众人固诘之，挹香便指自己这双足道：“贫道是：

两脚扫开愁恨地，一身飞破奈何天。”

说着，便大踏步到幼卿房中来。幼卿见了挹香，蓦地里倒吃了一惊，细视之，方知却是挹香，不觉凄然，乃道：“金挹香，你为什么如此打扮？我不听你昔日之言，致有今日。”挹香叹道：“姐姐的行为，我已深悉。所怪者，姐姐以被花前所苦，急宜及早回头，不该再向花前混迹。可知韶华不再，此时虽有人怜香惜玉，只怕再隔五六年，花老春深，这些人都要萧郎陌路了。”挹香说罢，幼卿听了，不觉凄然下泪道：“君言诚是。第是无计可施，

科头跣（xi n，音显）足——光着头赤着脚。

萧郎——本为对姓萧的男子的称谓，后泛指女子所爱恋的男子。

则将奈何？闻得你已成正果，曾度爱姐与小素妹升仙，为何不来度我？”挹香道：“今日特来度你，不知你可肯抛却红尘，同我偕往否？”幼卿道：“怎么不去？你可是真个来度我么？”挹香道：“那个来骗姐姐。我今奉着月下老人之命，特来邀你归班。就是昔日三十六个美人，都聚于留绮居中了，如今就少你一人。月老说你尘缘已尽，宜返仙山，特命我来度你。”幼卿大喜道：“如此甚好，但是宾朋满堂，必要挽留，如何可行？”挹香道：“这又何难？”便向天上一指，只见两朵紫云冉冉而至。幼卿大喜道：“如此，我们去吧。”挹香道：“且慢，你须留此形迹在此，以使宾朋们知你升仙而去，否则倒变为无从稽考了。”幼卿点头称是，便题诗一绝于壁上云：

诗曰：

偶谪风尘卅一春，昙花久现掌中身。

而今撒手归仙界，鸿爪留题示众人。

幼卿写罢，便挽了挹香的手，同上紫云。挹香叫他闭了眼儿，一径向月老祠而来。吾且不表。

再说众宾朋见挹香进去了良久，不但挹香不出来，连那幼卿亦不出来。又俟了良久，仍不出来，众宾朋便命侍儿进内相请，谁知室迩人杳美人与挹香不知所之。侍儿连忙出来报道：“方才这个乞丐道士与着小姐，多不知到何处去了。”众宾朋十分不信，同至房中来看，幼卿果然杳无踪迹，弄得众亲朋惊疑不定，面面相觑，咸称奇异。及至见壁上之诗，方知被挹香度去，众宾朋共相称述。吾且表过。

再说挹香偕了幼卿，驾着紫云，不一时已至月老祠。按落云头，挹香同幼卿到留绮居。幼卿进了留绮居，果见众姊妹咸在，十分欢喜，便一一相见，又谈了一番分离之话。挹香便去覆旨。月老道：“幼卿既来，明日你可叫他们候我发落。”挹香唯唯而退，重至留绮居来。见六朝遗艳之中，昔所梦见的几个名妓与着苏小、真娘等，俱在留绮居中，与众位美人谈论，挹香大喜，也与他们重叙。真娘笑谓挹香道：“昔日，你到了这里来就想不归，我对你说，人间尚有一番风流佳话。如今你自己去想，可是我不骗人？”挹香点头称是。

正说间，见黛玉、宝钗等姗姗而来，挹香连忙迎接道：“妃子来矣。”黛玉来至室中。挹香俟黛玉等坐了；便说道：“林小姐，昔日一番热闹，转眼虚花，成了红楼一梦。如今，我与三十几位姐妹尘寰中聚了一番，转瞬间亦成幻诞，也是一个青楼痴梦。”黛玉听了，笑道：“人生原幻梦耳。情愈笃者梦愈浓，情不深者梦亦淡。好梦易醒，痴梦易悟。即如我颦卿等，若不早离梦界，勘透梦境，则世间亦不得传此红楼一梦。就是君之三十余位姐妹们，如可与君长叙，无此分离，则君未必有厌红尘之意。不厌红尘，则又安能修仙得道，同入仙班，而有今日之日哉？”挹香听罢，十分佩服。

正说间，见有人奉月老之命来宣挹香，挹香只得偕之行见月老。月老道：“如今众美俱来，明日我须发落。他们都是散花苑主座下的仙女，你可今日往万花山，向散花苑主取了花名簿儿到来，好待明日发落。”挹香领命，辞了月老，驾云往万花山而来，见了散花苑主，领了花名册，重又归山。行至半路想，送这本簿子上，不知载着他们是什么职司？待我先来看它一看。便翻那簿子。说也奇怪，那册子犹如袪本，一页都不能启看。挹香无奈，只得带回缴旨。事毕，便归涤尘轩，候明日月老发落。不知如何发落，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证前因同登月老祠 了尘缘归结风流案

话说到了明晨，月老升座，正殿氤氲使、蜂蝶使侍两旁，即传三十六美到阶下听点。案上铺着一本散花苑主那里取来的花名册子。挹香在旁边一面听点，一面暗暗地偷看，见上写着：

梅花	朱月素	莲花	章幼卿
桃花	陆丽春	杏花	褚爱芳
桂花	吕桂卿	水仙	郑素卿
木槿	方素芝	梨花	何月娟
海棠	林婉卿	芍药	张飞鸿
素馨	胡碧珠	虞美人	陆丽仙
蔷薇	梅爱春	瑞香	冯珠卿
荼蘼	袁巧云	月季	朱素卿
木香	汪秀娟	兰花	吴秋兰
绣球	胡素玉	玉簪	孙宝琴
凤仙	陈琴音	芙蓉	谢慧琼
茉莉	胡碧娟	夜来香	何雅仙
石榴	蒋绛仙	菊花	张雪贞
山茶	武雅仙	牡丹	吴慧卿
玫瑰	陈秀英	鸡冠	陆绮云
紫薇	王湘云	木芙蓉	陆文卿
芦花	吴雪琴	芝兰	王竹卿
玉兰	叶小素	李花	钱月仙

挹香偷看了一回，见月老点完了，说道：“你们多是散花苑主座下的司花仙女，因为偶触思凡之念，所以谪降红尘。如今尘缘已断，应该重入仙班。待本院主少顷送你们到万花山去归班可也，”说着，命童儿取出三十六颗丹药，递与众美人吃了。原来这丹名为“驱邪扫秽了情丹”，吃了此丹，便觉神清气朗，心静身轻，把一切柔情尽皆扫荡。月老又谓挹香道：“你与钮氏乃是我座下的金童玉女。也为偶触思凡之念，致遭降谪，又令他们三十六人前来惑你，幸得你一念回头，始得仙班重列。从此，你可斩断情根，尽心修道。”说着，也取两颗凡儿，递与挹香、爱卿吃了。说也奇怪，始初挹香与爱卿尚有些柔情未断，一吃此丹，与爱卿竟同不相识的一般，漠不关心，就是三十六美也淡然不顾。月老发落了挹香等这件风流孽案，自己便驾着祥云，带了三十六美，来至万花山交代。

再说挹香见月老万花山去了，他一个人独自步出山门，徘徊四顾，恰遇邹、姚、叶三个好友汗漫而来。挹香笑说道：“今日院主把我们这件风流案判结，今已送三十六美到万花山归班去了。我欲趁此闲暇，向红尘中探听探听我们平生之事，可有人称述，未识兄等可能同往一行？”拜林称善。于是四人各驾祥云，望吴中而来。到了苏城，按落云头，四人同施仙术，变作四个道者的模样，一路迤逦而行，从苏州府前望西而来。刚刚走至一家书坊店门首，见有许多人在那里买书，不胜拥挤。只听柜上人说道：“过青田所著《勾股法》尚未刻竣，《医门宝》四卷业已发售。”挹香与拜林等听了，方知《医门宝》已经刷印。

正想间，忽见五个人执书一部，在柜上争先观看，挹香一见，却个个认

识。拜林等三人却不认识，便问挹香。挹香道：“此系燕墨纶、易菊卿、宋树生、计宝卿、周子鸿，皆过青翁之友也。”拜林道：“原来如此。”于是四人便走入，挹香道：“五位兄久违了。”五人凝眸一望，见挹香等四人仙风道骨，非凡俗庸流；相貌神情，有真修体态。不敢轻慢，便向挹香拱拱手道：“久违了。”拜林便问道：“兄等观看何书？”五个道：“我们所买的是新出一部稗官野史，名曰《青楼梦》。”说罢，便向三人各问了姓氏，拜林等一一假名答之。于是五人执书作别，望东而去。

挹香便谓拜林道：“这部书名字倒也新奇，想其中文法定妙。”拜林等道：“何弗一观？”说着，便向铺中借了一部，细细地一看，却原来这做书的人，就是挹香的好朋友。这个人姓俞，他与挹香性情一般无二，其潇洒风流也是大同小异。所以，挹香慕道后，他便将其一生之事，着意描摹，半为挹香记事，半为自己写照。书中以“情”字作楔子，以“空”字起情之色，以“色”字结情之空。所以，这部书一出，众人多欲争先翻阅。挹香看了做书的人，又看书中人，谁知就是挹香自己。众美人姓名，与着自己所为所作，一事不错，一事不紊。挹香看罢，不胜欣喜，便问店家道：“这部书是耶？非耶？果否有其事耶？”那店主与着外边买主均说道：“怎么没有？二代白日升天之事，与着他一生风流潇洒，大众咸知；况且他的儿子是个钦赐状元，现下在朝伴驾，官拜尚书，两个弟兄都以词林得选。凿凿可稽。”挹香道：“原来如此。”于是与拜林等又看了一回，始与店家相别。

四人就此归山，金挹香至月老祠皈依仙座，邹、姚、叶三人亦隐避深山，日后皆至地仙之职。风流已尽，显达已享，四个好友同入仙班，真人间罕有之事也。

金挹香一生事毕，作者于此搁笔，而系之以诗曰：

事无不可对人言，半世惟留此一编。

目钟情怜翠馆，诚心割股感青天。

汉宫春梦催啼鸟，鸳水秋心悟朵莲。

如许光阴如许墨，漫矜成式酉阳篇。

海上花列传

第一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按：此一大说部书，系花也怜侬所著，名曰《海上花列传》。只因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异。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虽有父兄，禁之不可；虽有师友，谏之不从。此岂其冥顽不灵哉？独不得一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耳。方其目挑心许，百样绸缪，当局者津津乎若有味焉。一经描摹出来，便觉令人欲呕，其有不爽然若失，废然自返者乎？花也怜侬具菩提心，运广长舌，写照传神，属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却绝无半个淫褻秽污字样，盖总不离警觉提撕之旨云。苟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也算得是欲觉晨钟，发人深省者矣。此《海上花列传》之所以作也。

看官，你道这花也怜侬究是何等样人？原来古槐安国之北，有黑甜乡，其主者曰趾离氏，尝仕为天禄大夫，晋封醴泉郡公，乃流寓于众香国之温柔乡，而自号花也怜侬云。所以花也怜侬实是黑甜乡主人，日日在梦中过活，自己偏不信是梦，只当真的，作起书来。及至捏造了这一部梦中之书，然后唤醒了那一场书中之梦。看官啊，你不要只在那里做梦，且看看这书倒也无啥。

这书即从花也怜侬一梦而起。也不知花也怜侬如何到了梦中，只觉得自己身子飘飘荡荡，把握不定，好似云催雾赶的滚了去。举首一望，已不在本原之地了，前后左右，寻不出一条道路，竟是一大片浩森 苍茫、无边无际的花海。

看官，须知道“花海”二字不是杜撰的，只因这海本来没有什么水，只有无数花朵，连枝带叶，漂在海面上，又平匀，又绵软，浑如绣茵锦褥一般，竟把海水都盖住了。花也怜侬只见花，不见水，喜得手舞足蹈起来，并不去理会这海的阔若干顷，深若干寻，还当在平地上似的，踟躅 留连，不忍舍去。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扶疏，却都是没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冲激起来，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听其所止。若不是遇着了蝶浪蜂狂，莺欺燕妒，就为那蚱蜢、蜉蝣、虾蟆、蝼蚁之属，一味地披猖折辱，狼籍蹂躏。惟天如桃，秣如李，富贵如牡丹，犹能砥柱中流，为群芳吐气。至于菊之秀逸，梅之孤高，兰之空山自芳，莲之出水不染，那里禁得起一些委屈，早已沉沦汨没于其间！

花也怜侬见此光景，辄有所感，又不禁怆然悲之。这一喜一悲也不打紧，只反害了自己，更觉得心慌意乱，目眩神摇，又被罡风 一吹，身子越发乱撞乱磕的，登时闯空了一脚，便从那花缝里陷溺下去，竟跌在花海中了。花也

此按语为作者所加，说明作此书之意。

狎邪（xiá xié，音侠斜）——举止轻佻，不正当。

绸缪（chóu móu，音仇谋）——缠绵。

森（mì o，音藐）——形容水大。

褥（jì，音寄）——用毛做成的毡子一类的东西。

踟躅（zhí zhú，音执逐）——徘徊。

罡（g āng，音钢）风——强烈的风。

怜依大叫一声，待要挣扎，早已一落千丈，直坠至地。却正坠在一处，睁眼看时，乃是上海地面，华洋交界 的陆家石桥。花也怜依揉揉眼睛，立定了脚跟，方记得今日是二月十二日。大清早起，从家里出门，走了错路，混入花海里面，翻了一个筋斗，幸亏这一跌倒跌醒了。回想适才多少情事，历历在目，自觉好笑道：“竟做了一场大梦。”叹息怪诧了一回。

看官，你道这花也怜依究竟醒了不曾？请各位猜一猜这哑谜儿如何？但在花也怜依自己以为是醒的了，想要回家里去，不知从那一头走，模模糊糊，趑下桥来。刚至桥堍，突然有一个后生，穿着月白竹布箭衣，金酱宁绸马褂，从桥下直冲上来。花也怜依让避不及，对面一撞，那后生扑地地跌了一交，跌得满身淋漓的泥浆水。那后生一骨碌爬起来，拉住花也怜依乱嚷乱骂。花也怜依向他分说，也不听见。当时有青布号衣中国巡捕过来查问。后生道：“我叫赵朴斋，要到咸瓜街浪 去，陆里 晓得个冒失鬼，奔得来跌我一交。耐看我马褂浪烂泥，要俚 赔个碗！”花也怜依正要回言，只见巡捕道：“耐自家也勿小心碗，放俚去罢。”赵朴斋还咕哝了两句，没奈何放开手，眼睁睁地看着花也怜依扬长自去。看的人挤满了路口，有说的，有笑的。赵朴斋抖抖衣襟，发极道：“教我那价去见我娘舅嘎？”巡捕也笑起来，道：“耐去茶馆里拿手巾来揩揩 。”一句提醒了赵朴斋，即在侨堍近水台茶馆占着个靠街的座儿，脱下马褂。等到堂倌舀面水来，朴斋绞把手巾，细细的擦那马褂，擦得没一些痕迹，方才穿上。呷一口茶，会帐起身，径至咸瓜街中市，寻见永昌参店招牌，踱进石库门，高声问“洪善卿先生”。有小伙计答应，邀进客常，问明姓字，忙去通报。

不多时，洪善卿匆匆出来。赵朴斋虽也久别，见他削骨脸，爆眼睛，却还认得。趋步上前，口称“娘舅”，行下礼去。洪善卿还礼不迭，请起上坐。随问：“令堂阿好？阿曾一淘 来？寓来咾 陆里？”朴斋道：“小寓宝善街悦来客栈。无姆 勿曾来，说搭娘舅请安。”说着，小伙计送上烟茶二事。洪善卿问及来意。朴斋道：“也无啥事干，要想寻点生意来做做。”善卿道：“近来上海滩浪，倒也勿好做啥生意 。”朴斋道：“为仔无姆说，人末一年大一年哉，来咾 屋里做啥 ？还是出来做做生意罢。”善卿道：“说也勿差。耐今年十几岁？”朴斋说：“十七。”善卿道：“耐还有个令妹，也好几年勿见哉，比耐小几岁？阿曾受茶 ？”朴斋道：“勿曾。今年也十五岁哉。”善卿道：“屋里还有啥人？”朴斋道：“不过三个人，用个娘姨 。”善卿道：“人淘 少，开消总也有限。”朴斋道：“比仔从前省得多哉。”

华洋交界——当时上海旧城南面由中国政府管辖，北面市区是各帝国主义的租界，所以有华洋交界之说。

浪——上。

陆里——哪里。

俚——他。

一淘——一道。

来咾——在。

无姆——母亲。

咾——语助词。

受茶——女方接受婚约、订婚。

娘姨——女仆。

人淘——家中人口。

说话时，只听得天然几上自鸣钟连敲了十二下，善卿即留朴斋便饭，叫小伙计来说了。须臾，搬上四盘两碗，还有一壶酒，甥舅两人对坐同饮，絮语些近年景况，闲谈些乡下情形。善卿又道：“耐一千仔住来啖客栈里，无拨照应碗。”朴斋道：“有个米行里朋友，叫张小村，也到上海来寻生意，一淘住来啖。”善卿道：“故也罢哉。”吃过了饭，揩面漱口。善卿将水烟筒授与朴斋道：“耐坐一歇，等我干出点小事体，搭耐一淘北头去。”朴斋唯唯听命。善卿仍匆匆的进去了。

朴斋独自坐着，把水烟吸了个不耐烦。直敲过两点钟，方见善卿出来，又叫小伙计来叮嘱了几句，然后让朴斋前行，同至街上，向北一直过了陆家石桥，坐上两把东洋车，径拉至宝善街悦来客栈门口停下，善卿约数都给了钱。朴斋即请善卿进栈，到房间里。那同寓的张小村已吃过中饭，床上铺着大红绒毯，摆着亮汪汪的烟盘，正吸得烟腾腾的。见赵朴斋同人进房，便料定是他娘舅，忙丢下烟枪起身厮见。洪善卿道：“尊姓是张？”张小村道：“正是。老伯阿是善卿先生？”善卿道：“岂敢，岂敢。”小村道：“勿曾过来奉候，抱歉之至。”谦逊一回，对面坐定。赵朴斋取一支水烟筒送上善卿。善卿道：“舍甥初次到上海，全仗大力照应照应。”小村道：“小侄也勿懂啥事体，一淘上来末自然大家照应点。”又谈了些客套，善卿把水烟筒送过来，小村一手接着，一手让去床上吸鸦片烟。善卿说：“勿会吃。”仍各坐下。

朴斋坐在一边，听他们说话，慢慢的说到堂子 倌人 。朴斋正要开口问问，恰好小村送过水烟筒，朴斋趁势向小村耳边说了几句。小村先哈哈一笑，然后向善卿道：“朴兄说要到堂子里见识见识，阿好？”善卿道：“陆里去？”小村道：“还是棋盘街浪去走走罢。”善卿道：“我记得西棋盘街聚秀堂里有个倌人，叫陆秀宝，倒无啥。”朴斋插嘴道：“就去哉碗。”小村只是笑，善卿也不觉笑了。朴斋催小村收拾起烟盘，又等他换了一副簇新行头，头戴瓜棱小帽，脚登京式镶鞋，身穿银灰杭线棉袍，外罩宝蓝宁绸马褂，再把脱下的衣裳，一件件都折叠起来，方才与善卿相让同行。朴斋正自性急，拽上房门，随手锁了，跟着善卿、小村出了客栈。转两个弯，已到西棋盘街，望见一盏八角玻璃灯，从铁管撑起在大门首，上写“聚秀堂”三个朱字。善卿引小村、朴斋进去，外场认得善卿，忙喊：“杨家姆，庆大少爷朋友来。”只听得楼上答应一声，便登登登一路脚声到楼门口迎接。三人上楼，那娘姨杨家姆见了道：“噢，洪大少爷，房里请坐。”一个十三四岁的大姐，早打起帘子等候。不料房间里先有一人横躺在榻床上，搂着个倌人，正戏笑哩。见洪善卿进房，方丢下倌人，起身招呼，向张小村、赵朴斋也拱一拱手，随问尊姓。洪善卿代答了，又转身向张小村道：“第位 是庄荔甫先生。”小村说声“久仰”。那倌人掩在庄荔甫背后，等坐定了，才上前来敬瓜子。大姐

事体——事情。

搭——和、同。

堂子——妓院。

倌人——妓女。

姆——也作“姆姆”，对中年妇女的称呼。

第位——这位。

也拿水烟筒来装水烟。庄荔甫向洪善卿道：“正要来寻耐，有多花物事，耐看看阿有啥人作成？”即去身边摸出个折子，授与善卿。善卿打开看时，上面开列的或是珍宝，或是古董，或是书画，或是衣服，底下角明价值号码。善卿皱眉道：“第号物事，消场倒难。听见说杭州黎篆鸿来里，阿要去问声俚看？”庄荔甫道：“黎篆鸿搭，我教陈小云拿仔去哉，勿曾有回信。”善卿道：“物事来睬陆里？”荔甫道：“就来睬宏寿书坊里楼浪，阿要去看？”善卿道：“我是外行，看啥哋。”赵朴斋听这等说话，好不耐烦，自别转头，细细的打量那倌人：一张雪白的圆面孔，五官端正，七窍玲珑，最可爱的是一点朱唇时时含笑，一双俏眼处处生情；见他家常只戴得一枝银丝蝴蝶，穿一件东方亮竹布衫，罩一件元色绉心缎镶马甲，下束膏荷绉心月白缎镶三道绣织花边的裤子。

朴斋看的出神，早被那倌人觉着，笑了一笑，慢慢走到靠壁大洋镜前，左右端详，掠掠鬓脚。朴斋忘其所以，眼光也跟了过去。忽听洪善卿叫道：“秀林小姐，我替耐秀宝妹子做个媒人阿好？”朴斋方知那倌人是陆秀林，不是陆秀宝。只见陆秀林回头答道：“照应倪妹子，阿有啥勿好。”即高声叫杨家姆。正值杨家姆来绞手巾，冲茶碗，陆秀林便叫他喊秀宝上来加茶碗。杨家姆问：“陆里一位嘎？”洪善卿伸手指着朴斋，说是：“赵大少爷。”杨家姆眯了两眼道：“阿是第位赵大少爷，我去喊秀宝来。”接了手巾，忙登登跑去了。

不多时，一路咕咕咯咯小脚声音，知道是陆秀宝来了。赵朴斋眼望着帘子，见陆秀宝一进房间，先取瓜子碟子，从庄大少爷、洪大少爷挨顺敬去。敬到张小村、赵朴斋两位，问了尊姓，却向朴斋微微一笑。朴斋看陆秀宝也是个小圆面孔，同陆秀林一模一样，但比秀林年纪轻些，身材短些，若不是同在一处，竟认不清楚。

陆秀宝放下碟了，挨着赵朴斋肩膀坐下。朴斋倒有些不好意思的，左不是，右不是，坐又坐不定，走又走不开。幸亏杨家姆又跑来说：“赵大少爷，房间里去。”陆秀宝道：“一淘请过去哉哋。”大家听说，都立起来相让。庄荔甫道：“我来引导。”正要先走，被陆秀林一把拉住袖口说道：“耐勑去，让俚睬去末哉。”洪善卿回头一笑，随同张小村、赵朴斋跟着杨家姆，走过陆秀宝房间里。就在陆秀林房间的间壁，一切铺设装潢不相上下，也有着衣镜，也有自鸣钟，也有泥金笺对，也有彩画绢灯。大家随意散坐，杨家姆又乱着加茶碗，又叫大姐装水烟。接着外场送进于湿来，陆秀宝一手托了，又敬一遍，仍去和赵朴斋并坐。

杨家姆站在一旁，问洪善卿道：“赵大少爷公馆来睬陆里嘎？”善卿道：“俚搭张大少爷一淘来睬悦来栈。”杨家姆转问张小村道：“张大少爷阿有

多花——许多、不少。

物事——物品、东西。

来里——在这里。

搭——处所、地方。

倪——我、我们。

勑——“勿要”二字的合音，此字为本书作者所创造。

俚睬——他们。

干湿——原意是点心糖果。到妓院暂坐一会儿叫“装干湿”。

相好嘎？”小村微笑摇头。杨家姆道：“张大少爷无拨相好末，也攀一个哉碗。”小村道：“阿是耐教我攀相好？我就攀仔耐末哉碗，阿好？”说得大家哄然一笑。杨家姆笑了，又道：“攀仔相好末，搭赵大少爷一淘走走，阿是闹热点？”小村冷笑不答，自去榻床躺下吸烟。杨家姆向赵朴斋道：“赵大少爷，耐来做个媒人罢。”朴斋正和陆秀宝鬼混，装做不听见。秀宝夺过手说道：“教耐做媒人，啥勿响嘎？”朴斋仍不语。秀宝催道：“耐说说。”朴斋没法，看看张小村面色要说，小村只管吸烟不理他。正在为难，恰好庄荔甫掀帘进房。赵朴斋借势起身让坐。杨家姆见没意思，方同大姐出去了。

庄荔甫对着洪善卿坐下，讲论些生意场中情事，张小村仍躺下吸烟。陆秀宝两只手按住赵朴斋的手，不许动，只和朴斋说闲话，一回说要看戏，一回说要吃酒，朴斋嘻着嘴笑。秀宝索性搁起脚来，滚在怀里，朴斋腾出一手，伸进秀宝袖子里去。秀宝掩紧胸脯，发急道：“勑！”张小村正吸完两口烟，笑道：“耐放来咪‘水饺子’勿吃，倒要吃‘馒头’。朴斋不懂，问小村道：“耐说啥？”秀宝忙放下脚，拉朴斋道：“耐勑去听俚，俚来咪寻耐开心哉！”复睐着张小村，把嘴披下来道：“耐相好末勿攀，说倒会说得野咪！”一句说得张小村没趣起来，讪讪的起身去看钟。洪善卿觉小村意思要走，也立起来道：“倪一淘吃夜饭去。”赵朴斋听说，慌忙摸块洋钱丢在干湿碟子里，陆秀宝见了道：“再坐歇。”一面喊秀林：“阿姐，要去哉。”陆秀林也跑过这边来，低声和庄荔甫说了些甚么，才同陆秀宝送至楼门口，都说：“晚歇一淘来。”四人答应下楼。

第一回终。

无拨——没有。

歇——一会儿。

第二回 小伙子装烟空一笑 清倌人吃酒枉相识

按：四人离了聚秀堂，出西棋盘街北口，至斜角对过保合楼，进去拣了正厅后面小小一间亭子坐下。堂倌送过烟茶，便请点菜。洪善卿开了个菜壳子，另外加一汤一碗。堂倌铺上台单，摆上围签，集亮了自来火。看钟时已过六点。洪善卿叫烫酒来，让张小村首座，小村执意不肯，苦苦的推庄荔甫坐了。张小村次坐，赵朴斋第三，洪善卿主位。

堂倌上了两道小碗，庄荔甫又与洪善卿谈起生意来，小村还戆说两句。赵朴斋本自不懂，也无心相去听他，只听得厅侧书房内，弹唱之声十分热闹，便坐不住，推做解手溜出来，向玻璃窗下去张看。只见一桌圆台，共是六客，许多倌人团团围绕，夹着些娘姨、大姐，挤满了一屋子。其中向外坐着紫糖面色三绺乌须的一个胖子，叫了两个局。右首倌人正唱那二黄《采桑》一套，被琵琶遮着脸，不知生的怎样。那左首的年纪大些，却也风流倜傥，见胖子豁拳输了，便要代酒。胖子不许代，一面拦住他手，一面伸下嘴去要呷。不料被右首倌人停了琵琶，从袖子底下伸过手来，悄悄的取那一杯酒授与他娘姨吃了。胖子没看见，呷了个空，引得哄堂大笑。

赵朴斋看了满心羡慕，只可恨不知趣的堂倌请去用菜，朴斋只得归席。席间六个小碗陆续上毕，庄荔甫还指手划脚谈个不了。堂倌见不大吃酒，随去预备饭菜。洪善卿又每位各敬一杯，然后各拣干稀饭吃了，揩面散坐。堂倌呈上菜帐，洪善卿略看一看，叫写永昌参店，堂倌连声答应。

四人相让而行，刚至正厅上，正值书房内那胖子在厅外解手回来，已吃得满面通红。一见洪善卿，嚷道：“善翁也来里，巧极哉，里向坐。”不由分说，一把拉住，又拦着三人道：“一淘叙叙哉碗。”庄荔甫辞了先走。张小村向赵朴斋丢个眼色，两人遂也辞了，与洪善卿作别，走出保合楼。

赵朴斋在路上咕嘈道：“耐为啥要走？镶边酒未落得扰扰俚哉碗。”被张小村咄了一口道：“俚哋叫来哋长三书寓，耐去叫么二，阿要坍台！”朴斋方知道有这个缘故，便想了想道：“庄荔甫只怕来哋陆秀林搭，倪也到秀宝搭去打茶会，阿好？小村又哼了一声道：“俚勿搭耐一淘去，耐去寻俚做啥？阿要去讨惹厌！”朴斋道：“价末到陆里去碗？”小村只是冷笑，慢慢说道：“也怪勿得耐，头一埭到上海，陆里晓得白相个多花经络。我看起来，勣说啥长三书寓，就是么二浪耐也勣去个好。俚哋才看惯仔大场面哉，耐拿三四十洋钱去用拨俚，也勿来俚眼睛里。况且陆秀宝是清倌人，耐阿有

自来火——煤气灯。

戆（qi n，音枪）说——言语冲突，方向相反。

大姐——丫头，年轻女仆。

局——妓女被召到酒筵侑酒叫“出局”。

里向——里面。

么二——中级妓女。

坍台——失面子。

打茶会——到妓院喝茶调笑。

价（g）末——那么。

白相——游玩、戏耍。

经络——花样、诀窍。

几百洋钱来搭俚开宝？就省点也要一百开外，耐也犯勿着。耐要白相末，还是到老老实实场花去，倒无啥。”朴斋道：“陆里搭嘎？”小村道：“耐要去，我同耐去未哉。比仔长三书寓，不过场花小点，人是也差勿多。”朴斋道：“价未去。”小村立住脚一看，恰走到景星银楼门前，便说：“耐要去末打几首走。”当下领朴斋转身，重又向南，过打狗桥，至法租界新街尽头一家，门首挂一盏熏黑的玻璃灯，跨进门口，便是楼梯。朴斋跟小村上去看时，只有半间楼房，狭窄得很，左首横安着一张广漆大床，右首把搁板拼做一张烟榻，却是向外对楼梯摆的，靠窗杉木妆台，两边“川”字高椅，便是这些东西，倒铺得花团锦簇。

朴斋见房里没人，便低声问小村道：“第搭阿是么二嘎？”小村笑道：“勿是么二，叫阿二。”朴斋道：“阿二末比仔么二阿省点？”小村笑而不答。忽听得楼梯下高声喊道：“二小姐，来。”喊了两遍，方有人远远答应，一路戏笑而来。朴斋还只管问，小村忙告诉他说：“是花烟间。”朴斋道：“价未为啥说是阿二呢？”小村道：“俚名字叫王阿二。耐坐来里，勐多说多话。”话声未绝，那王阿二已上楼来了，朴斋遂不言语。王阿二一见小村，便擢上去嚷道：“耐好啊，骗我阿是？耐说转去两三个月，直到仔做歇坎坎来！阿是两三个月，只怕有两三年哉。我教娘姨到栈房里看仔耐几壕，说是勿曾来，我还信勿过，间壁郭孝婆也来看耐，倒说道勿来个哉。耐只嘴阿是放屁，说来闲话阿有一句做到。把我倒记好来里，耐再勿来末，索性搭耐上一上，试试看未哉！”小村忙陪笑央告道：“耐勐动气，我搭耐说。”便凑着王阿二耳朵边轻轻的说话。说不到三四句，王阿二忽跳起来，沉下脸道：“耐倒乖杀！耐想拿件湿布衫，拨来别人着仔，耐未脱体哉，阿是？”小村发急道：“勿是呀，耐也等我说完仔了。”王阿二便又爬在小村怀里去听，也不知咕咕唧唧说些甚么。只见小村说着又努嘴，王阿二即回头把赵朴斋瞥了一眼，接着小村又说了几句。王阿二道：“耐末那价呢？”小村道：“我是原照旧。”王阿二方才罢了，立起身来剔亮了灯台，问朴斋尊姓，又自头至足细细打量。朴斋别转脸去装做看单条。只见一个半老娘姨，一手提水铰子，一手托两盒烟膏，蹭上楼来，见了小村，也说道：“阿唷，张先生。倪只道仔耐勿来个哉，还算耐有良心。”王阿二道：“呸，人要有仔良心是狗也勿吃仔屎哉！”小村笑道：“我来仔倒说我无良心，从明朝起勿来哉。”王阿二也笑道：“耐阿敢嘎！”说时，那半老娘姨已把烟盒放在烟盘里，点了烟灯，冲了茶碗，仍提铰子下楼自去。王阿二靠在小村身旁，烧起烟来；见朴斋独自坐着，便说：“榻床浪来弹弹。”朴斋巴不得一声，随向烟榻下手躺下，看着王阿二烧好一口烟，装在枪上授与小村，飕飕的直吸到底。又烧了一口，小村也吸了。至第三口，小村说：“勐吃

场花——地方。

长三书寓——高级妓院，也指高级妓女。

几首——那边。该首为“这边”。

故歇坎坎来——这时候刚刚来。

上一上——较量。

湿布衫——难以摆脱的麻烦事。

那价——怎样，如何。

弹（du，音朵）——躺卧。

哉。”王阿二调过枪来授与朴斋。朴斋吸不惯，不到半口，斗门噎住。王阿二接过枪去打了一签，再吸再噎。王阿二嗤的一笑，朴斋正自动火，被他一笑，心里越发痒痒的。王阿二将签子打通烟眼，替他把火，朴斋趁势捏他手腕。王阿二夺过手，把朴斋腿膀尽力摔了一把，摔得朴斋又酸，又痛，又爽快。朴斋吸完烟，却偷眼去看小村，见小村闭着眼，朦朦胧胧，似睡非睡光景。朴斋低声叫：“小村哥。”连叫两声，小村只摇手不答应。王阿二道：“烟迷呀，随俚去罢。”朴斋便不叫了。

王阿二索性挨过朴斋这边，拿签子来烧烟。朴斋心里热的象炽炭一般，却关碍着小村，不敢动手，只目不转睛的呆看。见他雪白的面孔，漆黑的眉毛，亮晶晶的眼睛，血滴滴的嘴唇，越看越爱，越爱越看。王阿二见他如此，笑问：“看啥？”朴斋要说又说不出，也嘻着嘴笑了。王阿二知道是个没有开荤的小伙子，但看那一种腼腆神情，倒也惹气，装上烟，把枪头塞到朴斋嘴边，说道：“哪，请耐吃仔罢。”自己起身，向桌上取碗茶呷了一口，回身见朴斋不吃烟，便问：“阿要用口茶？”把半碗茶授与朴斋。慌的朴斋一骨碌爬起来，双手来接，与王阿二对面一碰，淋淋漓漓泼了一身的茶，几乎砸破茶碗，引得王阿二放声大笑起来。这一笑连小村都笑醒了，揉揉眼问：“耐哋笑啥？”王阿二见小村呆呆的出神，更加弯腰拍手，笑个不了。朴斋也跟着笑了一阵。

小村抬身起坐，又打个呵欠，向朴斋说“倪去罢。”朴斋知道他为这烟不过瘾，要紧回去，只得说：“好”。王阿二和小村两个又轻轻说了好些话。小村说毕，一径下楼。朴斋随后要走，王阿二一把拉住朴斋袖子，悄说：“明朝耐一千仔来。”朴斋点点头，忙跟上小村，一同回至悦来栈，开门点灯。小村还要吃烟过瘾，朴斋先自睡下，在被窝里打算，想小村闲话倒也不错，况且王阿二有情于我，想也是缘分了。只是丢不下陆秀宝，想秀宝毕竟比王阿二标致些，若要兼顾，又恐费用不敷。这个想想，那个想想，想得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一时，小村吸足了烟，出灰洗手，收拾要睡。朴斋重又披衣坐起，取水烟筒吸了几口水烟，再睡下去，却不知不觉睡着了，睡到早晨六点钟，朴斋已自起身，叫栈使舀水洗脸，想到街上去吃点心，也好趁此白相相。看小村时，正鼾鼾的好困辰光。因把房门掩上，独自走出宝善街，在石路口长源馆里吃了一碗廿八个钱的闷肉大面。由石路转到四马路，东张西望，大踱而行。正碰着拉垃圾的车子下来，几个工人把长柄铁铲铲了垃圾抛上车去，落下来四面飞洒，溅得远远的。朴斋怕沾染衣裳，待欲回栈，却见前面即是尚仁里，闻得这尚仁里都是长三书寓，便进弄去逛逛。只见弄内家家门首贴着红笺条子，上写信人姓名。中有一家，石刻门坊，挂的牌子是黑漆金书，写着“卫霞仙书寓”五字。

朴斋站在门前，向内观望，只见娘姨蓬着头，正在天井里浆洗衣裳，外场跷着腿，正在客堂里揩拭玻璃各式洋灯。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姐，嘴里不知咕噜些甚么，从里面直跑出大门来，一头撞到朴斋怀里。朴斋正待发作，只听那大姐张口骂道：“撞杀耐哋娘起来，眼睛阿生来哋！”朴斋一听这娇

一千仔——单独一人。

标致——即“标致”。

辰光——时候，时间。

滴滴声音，早把一腔怒气消化净尽，再看他模样俊秀，身材伶俐，倒嘻嘻的笑了。那大姐撇了朴斋，一转身又跑了去。忽又见一个老婆子，也从里面跑到门前。高声叫“阿巧”，又招手儿说：“勦去哉。”那大姐听了，便撇着嘴，一路咕噜着慢慢的回来。

那老婆子正要进去，见朴斋有些诧异，即立住脚，估量是什么人。朴斋不好意思，方讪讪的走开，仍向北出弄，先前垃圾车子早已过去，遂去华众会楼上泡了一碗茶，一直吃到七八开，将近十二点钟时分，始回栈房。

那时小村也起身了。栈使搬上中饭，大家吃过洗脸，朴斋便要去聚秀堂打茶会。小村笑道：“第歇辰光，倌人才 困来噪床浪，去做啥？”朴斋无可奈何。小村打开烟盘，躲下吸烟。朴斋也躺在自己床上，眼看着帐顶，心里辘辘的转念头，把右手抵住门牙去咬那指甲。一会儿又起来向房里转圈儿，踱来踱去，不知踱了几百圈。见小村刚吸得一口烟，不好便催，哎的一声叹口气，重复躺下。小村暗暗好笑，也不理他。等得小村过了瘾，朴斋已连催四五遍。小村勉强和朴斋同去，一径至聚秀堂。只见两个外场同娘姨在客堂里一桌碰和，一个忙丢下牌去楼梯边喊一声“客人上来”。朴斋三脚两步，早自上楼，小村跟着到了房里。只见陆秀宝坐在靠窗桌子前，摆着紫檀洋镜台，正梳头哩。杨家姆在背后用篦篦着，一边大姐理那脱下的头发。小村、朴斋就桌子两傍高椅上坐下，秀宝笑问：“阿曾用饭嘎？”小村道：“吃过仔歇哉。”秀宝道：“啥能早嘎？”杨家姆接口道：“俚噪栈房里才实概个，到仔十二点钟末就要开饭哉。勿象倪堂子里，无拨啥数目，晚得来！”

说时，大姐已点了烟灯，又把水烟筒给朴斋装水烟。秀室即请小村榻上用烟，小村便去躺下吸起来。外场提水铤子来冲茶，杨家姆绞了手巾。朴斋看秀宝梳好头，脱下蓝洋布衫，穿上件元绉马甲，走过壁间大洋镜前，自己端详一回。忽听得间壁喊杨家姆，是陆秀林声音。杨家姆答应着，忙收拾起镜台，过那边秀林房里去了。

小村问秀宝道：“庄大少爷阿来里？”秀宝点点头。朴斋听说，便要过去招“呼”，小村连声喊住。秀宝也拉着朴斋袖子说：“坐来浪。”朴斋被他一拉，趁势在：大床前藤椅上坐了。秀宝就坐在他膝盖上，与他唧唧说话，朴斋茫然不懂。秀宝：重说一遍，朴斋终听不清说的是甚么。秀宝没法，咬牙恨道：“耐个人啊！”说着，想了一想，又拉起朴斋来说：“耐过来，我搭耐说。”两个去横躺在大床上，背，着小村，方渐渐说明白了。一会儿，秀宝忽格格笑说“阿唷，勦！”一会儿又极声喊道：“哎哟，杨家姆快点来！”接着“哎哟哟”喊个不住，杨家姆从间壁房里跑过来，着实说道：“赵大少爷勦吵！”朴斋只得放手。秀宝起身，掠掠鬓脚，杨家姆向枕边拾起一支银丝蝴蝶替他戴上，又道：“赵大少爷阿要会吵，倪秀宝小姐是清倌人。”朴斋只是笑，却向烟榻下手与小村对面歪着，轻轻说道：“秀宝搭我说，要吃台酒。”小村道：“耐阿吃嘎？”朴斋道：“我答应俚哉。”小村冷笑两声，停了半晌，始说道：“秀宝是清倌人，耐阿晓得？”秀宝插嘴道：“清倌人未，阿是无拨客人来吃酒个哉？”小村冷笑道：“清倌人

才——全、都。《海上花列传》原书中凡是“方才”意思的“才”，全用繁体字“纔”，两字用法有明显区别。

实概——这样、如此。

清倌人——还未曾留客住宿的妓女。

只许吃酒勿许吵，倒凶得野噪！”秀宝道：“张大少爷，倪娘姨噪说差句把闲话，阿有啥要紧嘎？耐是赵大少爷朋友末，倪也望耐照应照应，阿有啥撺掇赵大少爷来扳倪个差头？耐做大少爷也犯勿着碗。”杨家姆也说道：“我说赵大少爷勤吵，也勿曾说差啥闲话碗。倪要是说差仔，得罪仔赵大少爷，赵大少爷自家也蛮会说噪，阿要啥撺掇嘎？”秀宝道：“幸亏倪赵大少爷是明白人，要听仔朋友噪闲话，也好煞哉。”一语未子，忽听得楼下喊道：“杨家姆，洪大少爷上来。”秀宝方住了嘴。杨家姆忙迎出去，朴斋也起身等候。不料随后一路脚声，却至间壁候庄荔甫去了。

第二回终。

第三回 议芳名小妹附招牌 拘俗礼细崽翻首座

按：不多时，洪善卿与庄荔甫都过这边陆秀宝房里来，张小村、赵朴斋忙招呼让坐。朴斋暗暗教小村替他说请吃酒，小村微微冷笑，尚未说出。陆秀宝看出朴斋意思，钱说道：“吃酒末阿有啥勿好意思说嘎？赵大少爷请耐哋两位用酒，说一声未是哉。”朴斋只得跟着也说了。庄荔甫笑说：“应得奉陪。”洪善卿沉吟道：“阿就是四家头？”朴斋道：“四家头忒少。”随问张小村道：“耐晓得吴松桥来哋陆里？”小村道：“俚来哋义大洋行里，耐陆里请得着嘎。要我搭耐自家去寻哋。”朴斋道：“价末费神耐替我跑一埭，阿好？”

小村答应了，朴斋又央洪善卿代请两位。庄荔甫道：“去请仔陈小云罢。”洪善卿道：“晚歇我随便碰着啥人，就搭俚一淘来末哉。”说了，便站起来道：“价末晚歇六点钟再来，我要去干出点小事体。”朴斋重又恳托。陆秀宝送洪善卿走出房间，庄荔甫随后追上，叫住善卿道：“耐碰着仔陈小云，搭我问声看，黎篆鸿搭物事阿曾拿得去。”

洪善卿答应下楼，一直出了西棋盘街，恰有一把东洋车拉过。善卿坐上，拉至四马路西荃芳里停下，随意给了些钱。便向弄口沈小红书寓进去，在天井里喊“阿珠”。一个娘姨从楼窗口探出头来，见了道：“洪老爷，上来。”善卿问：“王老爷阿来里？”阿珠道：“勿曾来，有三四日勿来哉。阿晓得来哋陆里？”善卿道：“我也好几日勿曾碰着。先生呢？”阿珠道：“先生坐马车去哉，楼浪来坐歇。”善卿已自转身出门，随口答道：“勤哉。”阿珠又叫道：“碰着王老爷末，同俚一淘来。”

善卿一面应一面走，由同安里穿出三马路，至公阳里周双珠家，直走过客堂，只有一个相帮的喊声“洪老爷来”，楼上也不见答应。善卿上去，静悄悄的，自己掀帘进房看时，竟没有一个人。善卿向榻床坐下，随后周双珠从对过房里款步而来，手里还拿着一根水烟筒，见了善卿，微笑问道：“耐昨夜头保合楼出来，到仔陆里去？”善卿道：“我就转去哉哩。”双珠道：“我只道耐同朋友打茶会去，教娘姨哋等仔一歇哋，耐末倒转去哉。”善卿笑说：“对勿住。”双珠也笑着，坐在榻床前机子上，装好一口水烟，给善卿吸。善卿伸手要接，双珠道：“勤，我装耐吃。”把水烟筒嘴凑到嘴边，善卿一口气吸了。忽然大门口一阵嚷骂之声，蜂拥至客堂里，劈劈拍拍打起架来。善卿失惊道：“做啥？”双珠道：“咿是阿金哋哉，成日成夜吵勿清爽，阿德保也勿好。”善卿便去楼窗口望下张看。只见娘姨阿金揪着他家主公阿德保辫子要拉，却拉不动，被阿德保按住阿金髻髻，只一揪，直揪下去。阿金伏倒在地，挣不起来，还气呼呼的嚷道：“耐打我啊！”阿德保也不则声，屈一只腿压在他背上，提起拳来，擂鼓似的从肩膀直敲到屁股，敲得阿金杀猪也似叫起来。双珠听不过，向窗口喊道：“耐哋算啥嘎，阿要面孔！”楼下众人也齐声喊住，阿德保方才放手。双珠挽着善卿臂膊扳转身来，笑道：“勤去看俚哋。”将水烟筒授与善卿自吸。

须臾，阿金上楼，撅着嘴，哭得满面泪痕。双珠道：“成日成夜吵勿清

家头——前面加数字，表示几个人。

忒（tu，音推）——太过分。

清爽——清楚、了解。

爽，也勿管啥客人来噪勿来噪。”阿金道：“俚拿我皮袄去当脱仔了，还要打我。”说着又哭了。双珠道：“阿有啥说嘎，耐自家见乖点，也吃勿着眼前亏哉。”阿金没得说，取茶碗，撮茶叶，自去客堂里坐着哭。接着阿德保提水铤子进房，双珠道：“耐为啥打俚嘎？”阿德保笑道：“三先生阿有啥勿晓得。”双珠道：“俚说耐当脱仔俚皮袄，阿有价事嘎？”阿德保冷笑两声道：“三先生耐问声俚看，前日仔收得来会钱到仔陆里去哉？我说送阿大去学生意，也要五六块洋钱噪，教俚拿会钱来，俚拿勿出哉呀，难末拿仔件皮袄去当四块半洋钱。想想阿要气煞人！”双珠道：“会钱末也是俚赚得来洋钱去合个会，而倒勿许俚用。”阿德保笑道：“三先生也蛮明白噪。俚真真用脱仔倒罢哉，耐看俚阿有啥用场嘎？沓来噪黄浦里末也听见仔点响声，俚是一点点响声也无拨碗。”双珠微笑不语。阿德保冲了茶，又随手绞了把手巾，然后下去。善卿挨近双珠，悄问道：“阿金有几花 姘头嘎？”双珠忙摇手道：“耐勦去多说多话。耐末算说白相，拨来阿德保听见仔要吵煞哉。”善卿道：“耐还搭俚瞒啥，我也晓得点来里。”双珠大声道：“瞎说哉！坐下来，我搭耐说句闲话。”

善卿仍退下归坐。双珠道：“倪无姆阿曾搭耐说起歇啥？”善卿低头一想道：“阿是要买个讨人？”双珠点头道：“说好哉呀，五百块洋钱噪。”善卿道：“人阿缥缈致嘎？”双珠道：“就要来快哉。我是勿曾看见，想来比双宝缥缈点噪。”善卿道：“房间铺来噪陆里呢？”双珠道：“就是对过房间，双宝末搬仔下头去。”善卿叹道：“双宝心里是也巴勿得要，就吃亏仔老实点，做勿来生意。”双珠道：“倪无姆为仔双宝，也豁脱仔几花洋钱哉。”善卿道：“耐原照应点俚，劝劝耐无姆看过点，赛过做好事。”

正说时，只听得一路大脚声音，直跑到客堂里，连说：“来哉，来哉！”善卿忙又向楼窗口去看，乃是大姐巧囡跑得喘吁吁的。善卿知道那新买的讨人来了，和双珠爬在窗槛上等候。只见双珠的亲生娘周兰亲自搀着一个清倌人进门，巧囡前走，径上楼来。周兰直拉到善卿面前，问道：“洪老爷，耐看看倪小先生阿好？”善卿故意上前去打个照面。巧囡教他叫洪老爷，他便含糊叫了一声，却羞得别转脸去，彻耳通红。善卿见那一种风韵可怜可爱，正色说道：“出色哉！恭喜，恭喜！发财，发财！”周兰笑道：“谢谢耐金口。只要俚巴结点，也象仔俚噪姊妹三家头末，好哉。”口里说，手指著双珠。善卿回头向双珠一笑。双珠道：“阿姐是才嫁仔人了，好哉。单剩我一干仔，无啥人来讨得去，要耐养到老死噪，啥好嘎！”周兰呵呵笑道：“耐有洪老爷来里碗，耐嫁仔洪老爷，比双福要加倍好噪。洪老爷阿是？”善卿只是笑。周兰又道：“洪老爷先搭倪起个名字，等俚会做仔生意末，双珠就拨仔耐罢。”善卿道：“名字叫周双玉，阿好？”又珠道：“阿有啥好听点个嘎？原是‘双’啥‘双’啥，阿要讨人厌！”周兰道：“周双玉无啥，把势里要名气响末好。叫仔周双玉，上海滩浪随便啥人，看见牌子就晓得是周双珠噪个妹子哉碗，终比仔新鲜名字好点噪。”巧囡在傍笑道：“倒有点象大先生个名字。周双福，周双玉，阿是听仔差勿多？”双珠笑道：“耐末

会钱——旧时一种筹款的方式。

难末——因此。

几花(hù)——几许、许多。 293 29J

讨人——破卖身无自主权的妓女。

晓得啥差勿多。阳台浪晾来晾一块手帕子搭我拿得来。”

巧囡去后，周兰挈过双玉，和他到对过房里去。善卿见天色晚将下来，也要走了。双珠道：“耐啥要紧？”善卿道：“我要寻个朋友去。”双珠起身，待送不送的，只嘱咐道：“耐晚歇要转去末，先来一埭，勤忘记。”善卿答应出房。那时娘姨阿金已不在客堂里，想是别处去了。善卿至楼门口，隐隐听见亭子间有饮泣之声。从帘子缝里一张，也不是阿金，竟是周兰的讨人周双宝，淌眼抹眼，面壁而坐。善卿要安慰他，跨进亭子，搭讪问道：“一千子来里做啥？”那周双宝见是善卿，忙起身陪笑，叫一声“洪老爷”，低头不语。善卿又问道：“阿是耐要搬到下头去哉？”双宝只点点头。善卿道：“下头房间倒比仔楼浪要便当多花侬。”双宝手弄衣襟，仍是不语。善卿不好深谈，但道：“耐闲仔点，原到楼浪来阿姐搭多坐歇，说说闲话也无啥。”双宝方微微答应。善卿乃退出下楼，双宝倒送至楼梯边而回。

善卿出了公阳里，往东转至南昼锦里中祥发吕宋票店，只见管帐胡竹山正站在门首观望。善卿上前厮见，胡竹山忙请进里面，善卿也不归坐，问：“小云阿来里？”胡竹山道：“勿多歇朱蔼人来同仔俚一淘出去哉，看光景是吃局。”善卿即改邀胡竹山道：“价未倪也吃局去。”胡竹山连连推辞。善卿不由分说，死拖活拽同往西棋盘街来。到了聚秀堂陆秀宝房里，见赵朴斋、张小村都在，还有一客，约摸是吴松桥，询问不错。胡竹山都不认识，各通姓名，然后就坐，大家随意闲谈。等至上灯以后，独有庄荔甫未到，问陆秀林，说是往抛球场买物事去的。外场罩圆台，排高椅，把挂的湘竹绢片方灯都点上了。赵朴斋已等得不耐烦，便满房间大踱起来，被大姐一把仍拉他坐了。张小村与吴松桥两个向榻床左右对面躺著，也不吸烟，却悄悄的说些秘密事务。陆秀林、陆秀宝姊妹并坐在大床上，指点众人背地说笑。胡竹山没甚说的，仰著脸看壁间单条对联。

洪善卿叫杨家姆拿笔砚来开局票，先写了陆秀林、周双珠二人。胡竹山叫清和坊的袁三宝，也写了。再问吴松桥、张小村叫啥人，松桥说叫孙素兰，住兆贵里；小村说叫马桂生，住庆云里。赵朴斋在旁看著写毕，忽想起，向张小村道：“倪再去叫个王阿二来，倒有白相个侬。”被小村著实瞪了一眼，朴斋后悔不迭。吴松桥只道朴斋要叫局，也拦道：“耐自家吃酒，也勤叫啥局哉。”朴斋要说不是叫局，却顿住嘴说不下去。恰好楼下外场喊说：“庄大少爷上来。”陆秀林听了急奔出去，朴斋也借势走开去迎庄荔甫。荔甫进房见过众人，就和陆秀林过间壁房间里去。洪善卿叫“起手巾”，杨家姆应著，随把局票带下去。及至外场绞上手巾，庄荔甫也已过来，大家都揩了面。于是赵朴斋高举酒壶，恭恭敬敬定胡竹山首座。竹山吃一大惊，极力推却，洪善卿说著也不依。赵朴斋没法，便将就请吴松桥坐了，竹山次位，其余略让一让，即已坐定。

陆秀宝上前筛了一巡酒，朴斋举杯让客，大家道谢而饮。第一道菜照例上的是鱼翅，赵朴斋待要奉敬，大家拦说：“勤客气，随意好。”朴斋从直遵命，只说得一声“请”。鱼翅以后，方是小碗。陆秀林已换了出局衣裳过来，杨家姆报说：“上先生哉。”秀林、秀宝也并没有唱大曲，只有两个乌师坐在帘子外吹弹了一套。及至乌师下去，叫的局也陆续到了。张小村叫的

局票——召唤妓女的通知单。

乌师——伴奏的乐工。

马桂生，也是个不会唱的。孙素兰一到，即问袁三宝：“阿曾唱？”袁三宝的娘姨会意，回说：“耐哋先唱未哉。”孙素兰和准琵琶，唱一支开片，一段京调。庄荔甫先鼓起兴致，叫拿大杯来摆庄。杨家姆去间壁房里取过三只鸡缸杯，列在荔甫面前。荔甫说：“我先摆十杯。”吴松桥听说，植袖攘臂，和荔甫豁起拳来。孙素兰唱毕，即替吴松桥代酒，代了两杯，又要存两杯，说：“倪要转局去，对勿住。”

孙素兰去后，周双珠方姗姗其来。洪善卿见阿金两只眼睛肿得象胡桃一般，便接过水烟筒来自吸，不要他装，阿金背转身去立在一边。周双珠揭开豆蔻盒子盖，取出一张请客票头授与洪善卿。善卿接来看时，是朱蔼人的，请至尚仁里林素芬家酒叙，后面另是一行小字，写道：“再有要事面商，见字速驾为幸。”这行却加上密密的圈子。善卿猜不出是什么事，问周双珠道：“送票头来是啥辰光？”双珠道：“来仔一歇哉，阿去嘎？”善卿道：“勿晓得啥事体，实概要紧。”双珠道：“阿要教相帮哋去问声看？”善卿点点头。双珠叫过阿金道：“而去喊俚哋到尚仁里林素芬搭台面浪看看，阿曾散。问朱老爷阿有啥事体，无要紧末，说洪老爷谢谢勿来哉。”

阿金下楼与轿班说去。庄荔甫伸手要票头来看了道：“阿是蔼人写个嘎？”善卿道：“为此勿懂哋。票头未是罗子富个笔迹，到底是啥人有事体。”荔甫道：“罗子富做啥生意嘎？”善卿道：“俚是山东人，江苏候补知县，有差使来里上海。昨日夜头保合楼厅浪阿看见个胖子，就是俚。”赵朴斋方知那个胖子叫罗子富，记在肚里。只见庄荔甫又向善卿道：“耐要先去末，先打两杯庄。”善卿伸拳豁了五杯，正值那轿班回来，说道：“台面是要散快哉，说请洪老爷带局过去，等来哋。”

善卿乃告罪先行。赵朴斋不敢强留，送至房门口。外场赶忙绞上手巾。善卿略揩一把，然后出门，款步转至宝善街，径往尚仁里来。比及到了林素芬家门首，见周双珠的轿子倒已先在等候，便与周双珠一同上楼进房。只见觥筹交错，履舄纵横，已是酒阑灯灺时候。台面上只有四位，除罗子富、陈小云外，还有个汤啸庵，是朱蔼人得力朋友。这三位都与洪善卿时常聚首的。只一位不认识，是个清瘦面庞，长跳身材的后生。及至叙谈起来，才知道姓葛，号仲英，乃苏州有名贵公子。洪善卿重复拱手致敬道：“一向渴慕，幸会，幸会。”罗子富听说，即移过一鸡缸杯酒来授与善卿道：“请耐吃一杯湿湿喉咙，勔害仔耐渴慕得要死。”善卿只是讪笑，接来放在桌上，随意向空著的高椅坐了。周双珠坐在背后，林素芬的娘姨另取一副杯箸奉上。林素芬亲自筛了一杯酒，罗子富偏要善卿吃那一鸡缸杯。善卿笑道：“耐哋吃也吃完哉，还请我来吃啥酒！耐要请我吃酒末，也摆一台起来。”罗子富一听，直跳起来道：“价末勔耐吃哉，倪去罢。”

第三回终。

觥(gōng, 音工)——酒器。

舄(xì, 音细)——鞋。

阑(lán, 音兰)——将尽。

灺(xiè, 音谢)——蜡烛的余烬。

第四回 看面情代庖当买办 丢眼色吃醋是包荒

按：汤啸庵拉罗子富坐下，说道：“耐啥要紧？我说末，耐先教月琴先生打发个娘姨转去，摆起台面来。善卿坎坎来，也让俚摆个庄，等蔼人转来仔一淘过去，俚哋也舒齐哉，阿是嘎？耐第歇去也不过等来哋，做啥呢？”罗子富连说“勿差”。子富叫的两个信人，一个是老相好蒋月琴，便令娘姨转去，看俚哋台面摆好仔末，再来。

洪善卿四面一看，果然不见朱蔼人，只有林素芬和汤啸庵应酬台面。还有素芬的妹子林翠芬，是汤啸庵叫的本堂局，也帮着张罗。洪善卿诧异，问道：“蔼人是主人哋，陆里去哉？”汤啸庵道：“黎篆鸿说句闲话，教俚去一埭，要转来快哉。”洪善卿道：“说起黎篆鸿，倒想着哉。”即向陈小云道：“荔甫要问耐，一篇帐阿曾拿到黎篆鸿搭去？”陈小云道：“我托蔼人拿得去哉，我看价钱开得忒大仔点。”洪善卿道：“阿晓得第号物事陆里来个嘎？”陈小云道：“说是广东人家，细底也勿清爽。”罗子富向洪善卿道：“我也要问耐，耐阿是做仔包打听哉？双珠先生有个广东客人，勿晓得俚细底，耐阿曾搭俚打听歇？”大家呵呵一笑。洪善卿也笑了。周双珠道：“倪陆里有啥广东客人嘎，耐倒搭倪拉个广东客人来做做哉哋。”

罗子富正要回言，洪善卿拦住道：“勔瞎说哉。我摆十杯庄，耐来打。”罗子富挽起袖子，与洪善卿豁拳，一交手便输了。罗子富道：“豁仔一淘吃。”接连豁了五拳，竟输了五拳。蒋月琴代了一杯，那一个新做的信人叫黄翠凤，也伸手来接酒。洪善卿道：“怪勿得耐要豁拳，有几花人搭耐代酒哋。”罗子富道：“大家勿许代，我自家吃。”洪善卿拍手的笑。陈小云说：“代代罢。”汤啸庵帮他筛酒，取一杯授与黄翠凤吃。黄翠凤知道罗子富要翻台到蒋月琴家去，因说道：“倪去哉，阿要存两杯？”罗子富摇头说：“勔存哉。”黄翠凤乃先走了。

汤啸庵劝罗子富停歇再豁，却教陈小云先与洪善卿交手，也豁上五拳。接著汤啸庵自己都豁过了，单剩下葛仲英一个。那葛仲英正扭转身，和信人吴雪香两个唧唧啾啾的咬耳朵说话，连半日洪善卿如何摆庄都没有理会。及至汤啸庵叫他豁拳，葛仲英方回头问：“做啥？”罗子富道：“晓得耐哋是恩相好，台面浪也推扳点末哉。阿是要做出来拨倪看看？”吴雪香把手帕子望罗子富面上甩来，说道：“耐末总无拨一句好闲话说出来！”洪善卿拱手向葛仲英道：“请教豁拳。”葛仲英只豁得两拳，吃过酒，仍和吴雪香去说话。

罗子富已耐不得，伸拳与洪善卿重又豁起，这番却是赢的。洪善卿十杯庄消去九杯，罗子富想打完这庄，偏不巧又输了。忽听得楼下外场喊说“朱老爷上来”。陈小云忙阻止罗子富道：“让蔼人来豁仔一拳，收令罢。”罗子富听说有理，便不再豁。朱蔼人匆匆归席，连说：“失陪，得罪。”又问：“啥人来里摆庄？”洪善卿且不豁拳，却反问朱蔼人道：“耐有啥要紧事体搭我商量？”朱蔼人茫然不知，说：“我无啥事体哋。”罗子富不禁笑道：

舒齐——收拾妥贴、准备好。

一埭——一趟。

包打听——侦探，官府的缉私人员。

“请耐吃花酒，倒勿是要紧事体。”洪善卿也笑道：“我就晓得是耐来睬捏忙。”罗子富道：“就算是我捏忙，快点豁仔拳了去。”朱蔼人道：“只剩仔一拳，也勳豁哉。我来每位敬一杯。”大家说：“遵命。”朱蔼人取齐六只鸡缸杯，都筛上酒，一齐干讠，离席散坐。外场七手八脚绞了手巾，那蒋月琴的娘姨早来回话过了，当下又上前催请一遍。葛仲英、罗子富、朱蔼人各有轿子，陈小云自坐包车，一起偕人随着客轿，带局过去；惟汤啸庵与洪善卿步行，乃约同了先走一步。

二人离了林素芬家，来到尚仁里弄口，有一人正要进弄，见了忙侧身垂手，叫声“洪老爷”。洪善卿认得是王莲生的管家，名叫来安的，便问他：“老爷呢？”来安道：“倪老爷来睬祥春里，请洪老爷过去说句闲话。”洪善卿道：“祥春里啥人家嘎？”来安道：“叫张蕙贞。倪老爷也坎坎做起，有勿多两日。”洪善卿听了，即转向汤啸庵说：“我去一埭就来，蒋月琴搭请俚睬先坐罢。”汤啸庵叮嘱快点，自去了。

洪善卿随着来安，径至祥春里，弄内黑魆魆的，摸过二三家，推开两扇大门进去。来安喊说：“洪老爷来里。”楼上接应了，不见动静。来安又说：“拿只洋灯下来。”楼上连说：“来哉。”又等好一会，方见一个老娘姨，手提马口铁回光壁灯，迎下楼来，说：“请洪老爷楼浪去。”

善卿见楼下客堂里七横八竖的堆着许多红木桌椅，象要搬场光景。上楼看时，当中挂一盏保险灯，映着四壁，象月洞一般，却空落落的没有一些东西，只剩下一张跋步床，一只梳妆台，连帘帐灯镜诸件都收拾干净了。王莲生坐在梳妆台前，正摆着四个小碗吃便夜饭，旁边一个偕人陪他同吃，想来便是张蕙贞。

善卿到了房里，即笑说道：“耐倒一干仔来里寻开心。”莲生起身招呼，觉善卿脸上有酒意，问：“阿是来睬吃酒？”善卿道：“吃仔两台哉。俚睬请仔耐好几埭睬，故歇罗子富翻到仔蒋月琴搭去哉，耐阿高兴一淘去？”莲生微笑摇头。善卿随意向床上坐下，张蕙贞亲自送过一支水烟筒来。善卿接了，忙说：“勳客气，耐请用饭。”蕙贞笑道：“倪吃好哉呀。”善卿见张蕙贞满面和气，蔼然可亲，约摸是么二住家，问他：“阿是要调头？”蕙贞点头应“是”。善卿道：“调来睬陆里？”蕙贞说：“是东合兴里大脚姚家，来睬吴雪香睬对门。”善卿道：“包房间呢？”做伙计？”蕙贞道：“倪是包房间，三十块洋钱一月睬。”善卿道：“有限得势。单是王老爷一千仔末，一节做下来也差勿多五六百局钱睬，阿怕啥开消勿出。”说着，王莲生已吃毕饭，揩面漱口。那老娘姨端了一副鸦片烟盘，问蕙贞：“摆陆里嘎？”蕙贞道：“生来摆来睬床浪哉碗，阿要摆到地浪去。”老娘姨唏唏呵呵的端到床上，说道：“拨来洪老爷看仔，阿要笑煞嘎。”蕙贞道：“耐收捉仔下头去罢，勳多说多话哉。”那老娘姨方搬了碗碟杯筷下楼。

蕙贞乃请莲生吃烟。莲生去床上与善卿对面躺下，然后说道：“我请耐来，要买两样物事，一只大理石红木榻床，一堂湘妃竹翎毛灯片。耐明朝就搭我买得来最好。”善卿道：“送到陆里嘎？”莲生道：“就送到大脚姚家去，来睬楼浪西面房间里。”善卿听说，看看蕙贞，嘻嘻的笑道：“耐教别

花(hù)酒——在妓院宴客，也叫“吃局”。

捏忙——说慌。

调头——自主的妓女迁居。

人去搭耐买仔罢，我勿来买。拨来沈小红晓得仔，吃俚两记耳光哉！”莲生笑而不言。蕙贞道：“洪老爷，耐啥见仔沈小红也怕个嘎？”善卿道：“啥勿怕！耐问声王老爷看，凶得来。”蕙贞道：“洪老爷，谢谢耐，看王老爷面浪照应点倪。”善卿道：“耐拿啥物事来谢我？”蕙贞道：“请耐吃酒阿好？”善卿道：“啥人要吃耐台把啥酒嘎！阿是我勿曾吃歇，稀奇煞仔。”蕙贞道：“价未谢耐啥？”善卿道：“耐要请我吃酒末，倒是请我吃点心罢。耐末也便得势，勠去难为啥洋钱哉，阿是？”蕙贞嗤的笑道：“耐咪才勿是好人。”善卿呵呵一笑，站起来道：“还有啥闲话未说，倪要去哉。”莲生道：“无啥哉，后日请耐吃酒。耐看见子富咪，先搭我说一声，明朝送条子去。”善卿一面答应，一面下楼，仍至四马路东公和里蒋月琴家吃酒去了。

蕙贞见善卿已去，才上床来歪在莲生身上，给他烧烟。莲生接连吸了七八口，渐渐合拢眼睛，似乎睡去。蕙贞低声叫道：“王老爷安置罢。”莲生点点头。于是端过烟盘，收拾共睡。

次日一点钟辰光，两人始起身洗脸，老娘姨搬上稀饭来吃了些，蕙贞就在梳装台前梳头。老娘姨仍把烟盘摆在床上，莲生自去吸起烟来，心想沈小红家须得先去撒个谎，然后再慢慢的告诉他才好。盘算一回，打定主意，便取马褂着了要走。蕙贞忙问：“陆里去？”莲生道：“我到沈小红搭去一埭。”蕙贞道：“价未吃仔饭了去。”莲生道：“勠吃哉。”蕙贞又问：“晚歇阿来嘎？”莲生想了想，说道：“耐明朝啥辰光到东合兴去？”蕙贞道：“倪一早就过去哉。”莲生道：“我明朝一点钟到东合兴来。”蕙贞道：“耐有工夫未晚歇来一埭。”莲生应诺，趔下楼来，来安跟了，出祥春里，向东至西荃芳里弄口，令来安回公馆去打轿子来，自己即转弯进弄。娘姨阿珠先已望见，喊道：“阿唷，王老爷来哉！”赶忙迎出天井里，一把拉住袖子，进去又喊道：“先生，王老爷来哉。”拉到楼梯边，方放了手。

莲生款步上楼。沈小红也出房相迎，似笑不笑的说道：“王老爷，耐倒好意思——”说得半句，便噎住了。莲生见他一副凄凉面孔，着实有些不过意，嘻着嘴进房坐下。沈小红也跟进来，挨在身傍，挽着莲生的手问道：“我要问耐，耐三日天来咪陆里？”莲生道：“我来里城里，为仔个朋友做生日，去吃仔三日天酒。”小红冷笑道：“耐只好去骗骗小件干！”阿珠绞上手巾，揩了。小红又问道：“耐来咪城里末，夜头阿转来嘎？”莲生道：“夜头末就住来咪朋友搭哉。”小红道：“耐个朋友倒开仔堂子哉。”莲生不禁笑了。小红也笑道：“阿珠，耐咪听听俚闲话！——我前日仔教阿金大到耐公馆里来看耐，说轿子未来咪，人是出去哉。耐两只脚倒燥来咪碗，一直走到仔城里。阿是坐仔马车打城头浪跳进去个嘎？”阿珠呵呵笑道：“王老爷难也有点勿老实哉！陆里去想得来好主意，说来咪城里。”小红道：“瞞倒瞞得紧咪，连朋友咪寻仔好几埭也寻勿着。”阿珠道：“王老爷，耐也老相好哉，耐就说仔要去做啥人也无啥碗，阿怕倪先生勿许耐嘎？”小红道：“耐去做啥人也勿关倪事；耐定规要瞞仔倪了去做，倒好像是倪吃醋，勿许耐去，阿要气煞人！”

莲生见他们一递一句，插不下嘴去，只看着讪笑。及至阿珠事毕下楼，

小件干——小孩子、儿童。

燥——快。吴语中货物易销也叫“燥”。

莲生方向小红说道：“耐勦去听啥别人个闲话。我搭耐也三四年哉，我个脾气，耐阿有啥勿晓得？我就是要去做啥人末，搭耐说明白仔再做末哉碗，瞒耐做啥？”小红道：“我也勿晓得耐勦。耐自家去想想看，耐一直下来，东去叫个局，西去叫个局，我阿曾说歇啥一句闲话嘎？”耐第歇倒要瞒我哉，故末为啥呢？莲生道：“我是无价事，勿是要瞒耐。”小红道：“我到猜着耐个意思来里：耐也勿是要瞒我，耐是有心来睬要跳槽哉，阿是？我倒要看耐跳跳看！”莲生一听，沉下脸，别转头，冷笑道：“我不过三日天勿曾来，耐就说是跳槽；从前我搭耐说个闲话，阿是耐忘记脱哉？”小红道：“正要耐说碗。耐勿忘记末，耐说，三日天来睬陆里？做个啥人？耐说出来，我勿搭耐吵末哉。”莲生道：“耐教我说啥？我说来里城里，耐勿信。”小红道：“耐倒还要拨当水 我上，我打听仔了再问耐。”莲生道：“故末蛮好。第歇耐来睬气头浪，搭耐也无处去说；隔两日等耐快活仔点，我再搭耐说个明白末哉。”小红鼻子里哼了一声，半日不言语。莲生央告道：“倪去吃筒烟去。”小红仍拉着手，同至榻床前。莲生脱去马褂，躺下吸烟，小红却呆呆的坐在下手。莲生要想些闲话来说，又没甚说的。

忽听得楼梯上一阵脚声，跑进房来，却是大姐阿金大，一见莲生，说道：“王老爷，我未到耐公馆里请耐，耐倒先来里哉。”又道：“王老爷为啥几日勿来，阿是动气哉？”莲生不答。小红嗔道：“动啥气嘎。打两记耳光哉，动气！”阿金大道：“王老爷，耐勿来仔末，倪先生气得来，害倪一埭一埭来请耐。难勦实概，阿晓得！”说着，移过一碗茶来，放在烟盘里，随把马褂去挂在衣架上，要去。莲生见小红呆呆的，乃说道：“倪去弄点点心来吃，阿好？”小红道：“耐要吃啥，说末哉。”莲生道：“耐也吃点，倪一淘吃；耐勦吃末，也勦去弄哉。”小红道：“价末耐说碗。”莲生想小红喜吃的是虾仁炒面，即说了。小红叫住阿金大，叫他喊下去，到聚丰园去叫。须臾送来，莲生要小红同吃。小红攒眉道：“勿晓得为啥，厌酸 得来，吃勿落。”莲生道：“价末多少吃点。”小红没法，用小碟检几根来吃了，放下。莲生也吃不多几筷，即叫收下去。

阿珠绞手巾来，回说：“耐管家打轿子来里。”莲生问：“阿有啥事体？”阿珠望楼窗口叫：“来二爷。”来安听唤，立即上楼见莲生，呈上一封请帖。莲生开看，是葛仲英当晚请至吴雪香家吃酒的，随手撩下。来安仍退下去了。

莲生仍去榻床吸烟，忽又想起一件事来，叫阿珠要马褂来着。阿珠便去衣架上取下，小红喝住道：“倒要紧睬碗，耐想陆里去？”阿珠忙丢个眼色与小红，道：“让俚吃酒去罢。”小红才不说了。适被莲生抬头看见，心想阿珠做什么鬼戏，难道张蕙贞的事被他们打听明白了不成。莲生一面想，一面阿珠把马褂替莲生披上，口里道：“难末就来叫，勦去叫啥别人哉。”小红道：“搭俚说啥嘎！俚要叫啥人，等俚去叫末哉碗。”莲生着好马褂，挽着小红的的手，笑道：“耐送送我。”小红使劲的一撒手，反在靠壁高椅上坐下了。莲生也挨在身傍，轻轻说了好些知己话。小红低着头剔理指甲，只是不理，好一会，方说道：“耐个心勿晓得那价生来睬，变得来！”莲生道：“为啥说我变心？”小红道：“问耐自家碗。”莲生还紧着要问，小红又起两手把莲生推开道：“去罢，去罢！看仔耐倒惹气。”莲生仍佯笑而去。

当水——骗局。3013 刃

厌酸——烦腻，胃口不好。

第四回终。

第五回 垫空当快手 结新欢 包住宅调头瞞旧好

按：当下上灯时候，王莲生下楼上轿，抬至东合兴里吴雪香家。来安通报，娘姨打起帘子，迎到房里，只有朱蔼人和葛仲英并坐闲谈。王莲生进去，彼此拱手就坐。莲生叫来安来吩咐道：“耐到对过姚家去看看，楼浪房间里物事阿曾齐？”

来安去后，葛仲英因问道：“我今朝看见耐条子，我想，东合兴无拨啥张蕙贞呢。”后来相帮说，明朝有个张蕙贞调到对过来，阿是嘎？”朱蔼人道：“张蕙贞名字也勿曾见过歇，耐到陆里去寻出来个嘎？”莲生微笑道：“谢谢耐，晚歇沈小红来，勔说起，阿好？”朱蔼人、葛仲英听了皆大笑。

一时，来安回来禀说：“房间里才舒齐呢。四盏灯搭一只榻床，说是勿多歇送得去，榻床未排好，灯未也挂起来哉。”莲生又吩咐道：“耐再到祥春里去告诉俚。”来安答应，退出客堂，交代两个轿班道：“耐勔走开，要走末，等我转来仔了去。”说毕出门，行至东合兴里弄口，黑暗里闪过一个人影子，挽住来安臂膊。来安看是朱蔼人的管家，名叫张寿，乃嗔道：“做啥嘎，吓我价一跳。”张寿问：“到陆里去？”来安挽着他说：“搭耐一淘去白相歇。”于是两人勾肩搭背，同至祥春里张蕙贞家，向老娘姨说了，叫他传话上去。张蕙贞又开出楼窗来，问来安道：“王老爷阿来嘎？”来安道：“老爷来吃酒，勿见得来哉。”蕙贞道：“吃酒叫啥人？”来安道：“勿晓得。”蕙贞道：“阿是叫沈小红？”来安道：“也勿晓得呢。”蕙贞笑道：“耐末算帮耐老爷，勿叫沈小红叫啥人嘎？”来安更不答话，同张寿出了祥春里，商量“到陆里去白相”。张寿道：“就不过兰芳里哉。”来安说：“忒远。”张寿道：“勿是末潘三搭去，看看徐茂荣阿来。”来安道：“好。”

两人转至居安里，摸到潘三家门首，先在门缝里张一张，举手推时，却是拴着的。张寿敲了两下，不见答应，又连敲了几下，方有娘姨在内问道：“啥人来咂碰门嘎？”来安接嘴道：“是我。”娘姨道：“小姐出去哉，对勿住。”来安道：“耐开门。”等了好一会，里面静悄悄的不见开门。张寿性起，拐起脚来把门彭彭彭踢的怪响，嘴里便骂起来。娘姨才慌道：“来哉，来哉！”开门见了，道：“张大爷。来大爷来哉，我道是啥人。”来安问：“徐大爷阿来里？”娘姨道：“勿曾来呢。”张寿见厢房内有些火光，三脚两步，直闯到房间里，来安也跟进去。只见一人从大床帐子里钻出来，拍手跺脚的大笑。看时，正是徐茂荣。张寿、来安齐说道：“倪倒来惊动仔耐哉呢，阿要对勿住嘎！”娘姨在后面也呵呵笑道：“我只道徐大爷去个哉，倒来咂床浪。”

徐茂荣点了榻床烟灯，叫张寿吸烟。张寿叫来安去吸，自己却撩开大床帐子，直爬上去。只听得床上扭做一团，又大声喊道：“啥嘎，吵勿清爽！”娘姨忙上前劝道：“张大爷，勔。”张寿不肯放手，徐茂荣过去一把拉起张寿来道：“耐末一泡子吵去看光景，阿有点清头嘎！”张寿抹脸羞他道：“耐算帮耐相好哉，阿是耐个相好嘎？哪，面孔！”

快手——捕快、差役。

清头——乖巧、懂事。

面孔——脸。

那野鸡 潘三披着棉袄下床。张寿还笑嘻嘻腆着他做景致。潘三沉下脸来，白瞪着眼，直直的看了张寿半日。张寿把头颈一缩道：“阿晴，阿晴！我吓得来！”潘三没奈何，只挣出一句道：“倪要板面孔个！”张寿随口答道：“勔说啥面孔哉！耐就板起屁股来，倪……”说到“倪”字，却顿住嘴，重又上前去潘三耳朵边说了两句。潘三发极道：“徐大爷耐听，耐睬好朋友说个啥闲话嘎！”徐茂荣向张寿央告道：“种种是倪勿好，叨光耐搭倪包荒点。好阿哥！”张寿道：“耐叫饶仔也罢哉，勿然我要问声俚看，大家是朋友，阿是徐大爷比仔张大爷长三寸睬”潘三接嘴道：“耐张大爷有恩相好来睬，倪是巴结勿上碗，只好徐大爷来照应点倪。”张寿向来安道：“耐听，徐大爷叫得阿要开心！徐大爷个魂灵也拨俚叫仔去哉。”来安道：“倪勔听，阿有啥人来叫声倪嘎。”潘三笑道：“来大爷末算得是好朋友哉，说说闲话也要帮句把睬。”张寿道：“耐要是说起朋友来……”刚说得一句，被徐茂荣大喝一声，剪住了道：“耐再要说出啥来末，两记耳光！”张寿道：“就算我怕仔耐未哉，阿好？”徐茂荣道：“耐倒来讨我个便宜哉！”一面说，一面挽起袖子，赶去要打。张寿慌忙奔出天井，徐茂荣也赶出去，张寿拔去门闩，直奔到弄东转弯处，不料黑暗中有人走来，劈头一撞。那人说：“做啥，做啥？”声音很觉厮熟。徐茂荣上前问道：“阿是长哥嘎？”那人答应了。徐茂荣遂拉了那人的手，转身回去；又招呼张寿道：“进来罢，饶仔耐罢。”

张寿放轻脚步，随后进门，仍把门闩上，先向帘下去张看那人，原来是陈小云的管家，名叫长福。张寿忙进去问他：“阿是散仔台面哉？”长福道：“陆里就散，局票坎坎发下去。”张寿想了想叫：“来哥，倪先去罢。”徐茂荣道：“倪一淘去哉。”说着，即一哄而去，潘三送也送不及。

四人同离了居安里，往东至石路口。张寿不知就里，只望前走。徐茂荣一把拉注，叫他朝南。张寿向来安道：“倪勿去哉。”徐茂荣从背后一推说道：“耐勿去，耐强强看。”张寿几乎打跌，只得一同过了郑家木桥。走到新街中，只见街傍一个娘姨，抢过来叫声“长大爷”，拉了长福袖子，口里说着话，脚下仍走着路，引到一处，推开一扇半截门阑进去。里面只有个六七十岁的老婆子，靠壁而坐，桌子上放着一盏暗昏昏的油灯。娘姨赶着叫郭孝婆，问：“烟盘来睬陆里？”郭孝婆道：“原来里床浪碗。”娘姨忙取个纸吹，到后半间去，向壁间点着了马口铁回光镜玻璃罩壁灯，集得高高的，请四人房里来坐，又去点起烟灯来。长福道：“鸦片烟倪勔吃，耐去叫王阿二来。”娘姨答应去了。那郭孝婆也颠头簸脑，摸索到房里，手里拿着根洋铜水烟筒，说：“陆里一位用烟？”长福一手接来，说声“勔客气”。郭孝婆仍到外半间自坐着去。张寿问道：“该搭是啥个场花嘎？耐睬倒也会白相睬！”长福道：“耐说像啥场花？”张寿道：“我看起来叫‘三勿像’：野鸡勿像野鸡，台基勿像台基，花烟间勿像花烟间。”长福道：“原是花烟

野鸡——私娼。

包荒——包容、原谅。

强强——也作“”，闹别扭、顶牛。

纸吹——用纸卷成的细氏棍状引火物。

该搭——这里。

台基——下等妓妇活动的场所。

间。为仔俚有客人来噪，借该搭场花来坐歇，阿懂哉？”

说着，听得那门阑呀的一声响。长福忙望外看时，正是王阿二。进房即叫声“长大爷”，又问三位尊姓，随说：“对勿住，刚刚勿恰好。耐噪要是勿嫌齷齪末，就该搭坐歇吃筒烟，阿好？”长福看看徐茂荣，候他意思。徐茂荣见那王阿二倒是花烟间内出类拔萃的人物，就此坐坐倒也无啥，即点了点头。王阿二自去外间，拿进一根烟枪与两盒子鸦片烟，又叫郭孝婆去喊娘姨来冲茶。张寿见那后半间只排着一张大床，连桌子都摆不下，局促极了，便又叫：“来哥，倪先去罢。”徐茂荣看光景也不好再留。于是张寿作别，自和来安一路同回，仍至东合兴里吴雪香家。那时台面已散，问：“朱老爷、王老爷陆里去哉？”都说“勿晓得”。张寿赶着寻去，来安也寻到西荟芳里沈小红家来，见轿子停在门口，忙走进客堂，问轿班道：“台面散仔啥辰光哉？”轿班道：“勿多一歇。”来安方放下心。

适值娘姨阿珠提着水铰子上楼，来安上前央告道：“谢谢耐，搭倪老爷说一声。”阿珠不答，却招手儿叫他上去。来安捏手捏脚，跟他到楼上当中间坐下，阿珠自进房去。来安等了个不耐烦，侧耳听听，毫无声音，却又不敢下去。正要磕睡上来，忽听得王莲生咳嗽声，接着脚步声。又一会儿，阿珠掀开帘子招手儿。来安随即进房，只见王莲生独坐在烟榻上打呵欠，一语下发。阿珠忙着绞手巾，莲生接来揩了一把，方吩咐来安打轿回去。来安应了下楼，喊轿班点灯笼，等莲生下来上了轿，一径跟着回到五马路公馆。来安才回说：“张蕙贞搭去说过哉。”莲生点头无语。来安伺候安寝。

十五日是好日子，莲生十点半钟已自起身，洗脸漱口，用过点心，便坐轿子去回拜葛仲英。来安跟了，至后马路永安里德大汇划庄，投进帖子，有二爷出来挡驾说：“出门哉。”

莲生乃命转轿到东合兴里，在轿中望见“张蕙贞寓”四个字，泥金黑漆，高揭门楣。及下轿进门，见天井里一班小堂名，搭着一座小小唱台，金碧丹青，五光十色。一个新用的外场看见，抢过来叫声“王老爷”，打了个千。一个新用的娘姨，立在楼梯上，请王老爷上楼。张蕙贞也迎出房来，打扮得浑身上下簇然一新，莲生看着比先时更自不同。蕙贞见莲生不转睛的看，倒不好意思的，忙忍往笑，拉了莲生袖子，推进房去。房间里齐齐整整，铺设停当。莲生满心欢喜，但觉几幅单条字画还是市买的，不甚雅相。蕙贞把手帕子掩着嘴，取瓜子碟子敬与莲生。莲生笑道：“客气哉。”蕙贞也要笑出来，忙回身推开侧首一扇屏门，走了出去。莲生看那屏门外原来是一角阳台，正靠着东合兴里，恰好当做大门的门楼。对过即是吴雪香家。莲生望见条子，叫：“来安，去对门看看葛二少爷阿来噪，来噪末说请过来。”来安领命去请。葛仲英即时蜇过这边，与王莲生厮见。张蕙贞上前敬瓜子。仲英问：“阿是贵相好？”打量一回，然后坐下。莲生说起适才奉候不遇的话，又谈了些别的，只见吴雪香的娘姨，名叫小妹姐，来请葛仲英去吃饭。王莲生听了，向仲英道：“耐也勿曾吃饭，倪一淘吃哉碗。”仲英说：“好”，叫小妹姐去搬过来。王莲生叫娘姨也去聚丰园叫两样。

须臾，陆续送到，都摆在靠窗桌子上。张蕙贞上前筛了两杯酒说：“请用点。”小妹姐也张罗一会道：“耐噪慢慢交用，倪搭先生梳头去，梳好仔头再来。”

张蕙贞接说道：“请耐侬先生来白相。”小妹姐答应自去。

葛仲英吃了两杯，觉得寂寞，适值楼下小堂名唱一套《访普》昆曲，仲英把三个指头在桌子上拍板眼。王莲生见他没兴，便说：“倪来豁两拳。”仲英即伸拳来豁，豁一杯吃一杯。约摸豁过七八杯，忽听得张蕙贞在客堂里靠着楼窗口叫道：“雪香阿哥，上来。”玉莲生往下一望，果然是吴雪香，即笑向葛仲英道：“贵相好寻得来哉。”随后一路小脚高底声响，吴雪香已自上楼，也叫声：“蕙贞阿哥”。张蕙贞请他务间里坐。

葛仲英方输了一拳，因叫吴雪香道：“耐过来，我搭耐说句闲话。”雪香趑趄着脚儿，靠在桌子横头问：“说啥嘎？说。”仲英知道下肯过来，觑他不提防，伸过手去，拉住雪香的手腕，只一拖。雪香站不稳，一头跌在仲英怀里，着急道：“算啥嘎！”仲英笑道：“无啥，请耐吃杯酒。”雪香道：“耐放手，我吃未哉。”仲英那里肯放，把一杯酒送到雪香嘴边，道：“要耐吃仔了放侬。”雪香没奈何，就在仲英手里一口呷干，赶紧挣起身来，跑了开去。

葛仲英仍和王莲生豁拳。吴雪香走到大洋镜前照了又照，两手反撑过去摸摸头看。张蕙贞忙上前替他把头用力的掀两掀，拔下一枝水仙花来，整理了重又插上，端详一回。因见雪香梳的头盘旋伏贴，乃问道：“啥人搭耐梳个头？”雪香道：“小妹姐侬，但是梳勿好个哉。”蕙贞道：“蛮好，倒有样式。”雪香道：“耐看高得来，阿要难看。”蕙贞道：“少微高仔点，也无啥。但是梳惯仔，改勿转哉，阿晓得？”雪香道：“我看耐个头阿好。”蕙贞道：“先起头倪老外婆搭我梳个头，倒无啥，故歇教娘姨梳哉，耐看阿好？”说着，转过头来给雪香看。雪香道：“忒歪哉。说末说歪头，真真歪来侬仔，阿像啥头嘎！”两个说得投机，连葛仲英、王莲生都听住了，拳也不豁，酒也不吃，只听他两个说话。及听至吴雪香说歪头，即一齐的笑起来。张蕙贞便也笑道：“耐侬拳啥勿豁哉嘎？”王莲生道：“倪听仔耐侬说闲话，忘记脱哉。”葛仲英道：“勿豁哉，我吃仔十几杯侬。”张蕙贞道：“再用两杯。”说了，取酒壶来给葛仲英筛酒。吴雪香插嘴道：“蕙贞阿哥勤筛哉，但吃仔酒要无清头个，请王老爷用两杯罢。”张蕙贞笑着，转问王莲生道：“耐阿要吃嘎。”莲生道：“倪再豁五拳吃饭，总勿要紧侬。”又笑向吴雪香道：“耐放心，我也勿拨俚我吃未哉。”雪香不好拦阻，看着葛仲英与王莲生又豁了五拳。张蕙贞筛上酒，随把酒壶授与娘姨收下去。王莲生也叫拿饭来，笑说：“夜头再吃罢。”

于是吃饭揩面，收拾散坐。吴雪香立时催葛仲英回去。仲英道：“歇一歇。”雪香道：“歇啥嘎，倪勿要。”仲英道：“耐勿要，先去未哉。”雪香瞪着眼问道：“阿是耐勿去？”仲英只是笑，不动身。雪香使性子，立起来一手指着仲英脸上道：“耐晚歇来末，当心点！”又转身向王莲生说：“王老爷来啊。”又说：“蕙贞阿哥，倪搭来白相相。”张蕙贞答应，赶着去送，雪香已下楼了。

蕙贞回房，望葛仲英嗤的一笑。仲英自觉没趣，跼蹐不安，倒是王莲生说道：“耐请过去罢，贵相好有点勿舒齐哉。”仲英道：“耐瞎说，管俚舒齐勿舒齐。”莲生道：“耐勤实概勤。俚教耐过去，总是搭耐要好，耐就依

觑（q，音区）——把眼睛合成一条缝，注意地看。

跼蹐（jú jí，音局集）——形容畏缩不安。

伶俐也蛮好哧。”仲英听说，方才起身。莲生拱拱手道：“晚歇请耐早点。”仲英乃一笑告辞而去。

第五回终。

第六回 养囡鱼 戏言徵善教 管老鸨奇事反常情

按：葛仲英趑趄过对门吴雪香家，跨进房里，寂然无人，自向榻床躺下。随后娘姨小妹姐抬着饭碗进房，说：“请坐歇，先生来啲吃饭。”随手把早辰泡过的茶碗倒去，另换茶叶，喊外场冲开水。

一会儿，吴雪香姗姗其来，见了仲英，即大声道：“耐是坐来啲对过勿来哉呀，第歇来做啥？”一面说，一面从榻床上拉起仲英来，要推出门外去。又道：“耐原搭我到对过去！耐去坐来啲末哉，啥人要耐来嘎？”仲英猜不出他什么意思，怔怔的立着，问道：“对过张蕙贞末，咿勿是我相好，为啥耐要吃起醋来哉？”雪香听说也怔了，道：“耐倒也说笑话哉碗！倪搭张蕙贞吃啥醋嘎？”仲英道：“耐勿是吃醋末，教我到对过去做啥？”雪香道：“我为仔耐坐来啲对过勿来哉末，我说耐原到对过去坐来啲末哉碗。阿是吃醋嘎？”

仲英乃恍然大悟，付诸一笑，就在高椅上坐下，问雪香道：“耐意思要我成口成夜陪仔耐坐来里，勿许到别场花去，阿是嘎？”雪香道：“耐听仔我闲话，别场花也去末哉。耐为啥勿听我闲话嘎？”仲英道：“耐说陆里一句闲话我勿听耐？”雪香道：“价末我教耐过来，耐勿来。”仲英道：“我为仔刚刚吃好饭，要坐一歇再来。啥人说勿来嘎？”

雪香不依，坐在仲英膝盖上，挽着仲英的手，用力揣捏，口里咕噜道：“倪勿来，耐要搭我说明白啲。”仲英发躁道：“说啥嘎？”雪香道：“难下转耐来啲陆里，我教耐来，耐听见仔就要跑得来啲；耐要到陆里去，我说勳去末，定规勿许耐去哉。耐阿听我？”仲英和他扭不过，无奈何应承了。雪香才喜欢，放手走开。仲英重又笑道：“我屋里家主婆从来勿曾说歇啥，耐倒要管起我来哉！”雪香也笑道：“耐是我倪子 碗，阿是要管耐个嘎。”仲英道：“说出来个闲话阿有点陶成，面孔才勿要哉！”雪香道：“我倪子养到仔实慨大，咿 会吃花酒，咿会打茶会，我也蛮体面啲，倒说我勳面孔。”仲英道：“勿搭耐说哉。”

恰好小妹姐吃毕饭，在房背后换衣裳。雪香叫道：“小妹姐，耐看我养来啲倪子阿好？”小妹姐道：“陆里嘎？”雪香把手指仲英，笑道：“哪。”小妹姐也笑道：“阿要瞎说！耐自家有几花大，倒养出实慨大个倪子来哉。”雪香道：“啥稀奇嘎！我养起倪子来，比仔俚要体面点啲。”小妹姐道：“耐就搭二少爷养个倪子出来，故末好哉。”雪香道：“我养来啲倪子，要像仔俚啲堂子里来白相仔末，拨我打杀哉。”小妹姐不禁大笑道：“二少爷阿听见？幸亏有两个鼻头管，勿然要气煞啲！”仲英道：“俚今朝来里发痴哉。”雪香滚到仲英怀里，两手勾住头颈，只是嘻嘻的憨笑。仲英也就鬼混一阵，及外场提水铤子进房始散。

仲英站起身来，像要走的光景，雪香问：“做啥？”仲英说：“我要买物事去。”雪香道：“勿许去。”仲英道：“我买仔就转来。”雪香道：“啥人说嘎？搭我坐来浪。”一把把仲英捺下坐了，悄问：“耐去买啥物事？”仲英道：“我到亨达利去买点零碎。”雪香道：“倪坐仔马车一淘去，阿好？”

囡鱼（h ng，方言音轰）——也作“囡件”，即女儿。

倪子——儿子。

咿——又。

仲英道：“故倒无啥。”雪香便叫“喊把钢丝车”。外场应了去喊。小妹姐因问雪香道：“耐吃仔饭阿要捕面嘎？”雪香取面手镜一照，道：“勤哉。”只将手巾揩揩嘴唇，点上些胭脂，再去穿起衣裳来。外场报说：“马车来哉。”仲英听了，便说道：“我先去。”起身要走。雪香忙叫住道：“慢点，等倪一淘去。”仲英道：“我来里马车浪等耐末哉。”雪香两脚一跺，嗔道：“倪勿要！”仲英只得回来，因向小妹姐笑道：“耐看俚脾气，原是个小干件，倒要想养倪子哉。”雪香接嘴道：“耐末小干件无清头哉，阿有啥说起我来哉嘎。”说着，又侧转头点了两点，低声笑道：“我是耐亲生娘碗，阿晓得？”仲英笑喝道：“快点，勤说哉！”

雪香方才打扮停妥，小妹姐带了银水烟筒，三人同行，即在东合兴里弄口坐上马车，令车夫先往大马路亨达利洋行去。当下驰出抛球场，不多路到了，车夫等着下了车，拉马车去一边伺候。仲英与雪香、小妹姐趑进洋行门口，一眼望去，但觉陆离光怪，目眩神惊。看了这样，再看那样，大都不能指名，又不暇去细细根究，只大略一览而已。那洋行内伙计们将出许多顽意儿，拨动机关，任人赏鉴。有各色假鸟，能鼓翼而鸣的；有各色假兽，能按节而舞的；还有四五个列坐的铜铸洋人，能吹喇叭，能弹琵琶，能撞击金石革木诸响器，合成一套大曲的。其余会行会动的舟车狗马，不可以更仆数。仲英只取应用物件拣选齐备。雪香见一只时辰表，嵌在手镯之上，也中意了要买。仲英乃一古脑儿论定价值，先付庄票一纸，再写个字条，叫洋行内把所买物件送至后马路德大汇划庄，即去收清所该价值。处分已毕，然后一淘出门，离了洋行。雪香在马车上褪下时辰表的手镯来给小妹姐看，仲英道：“也不过是好看生活，到底无啥趣势。”比及到了静安寺，进了明园，那时已五点钟了，游人尽散，车马将稀。仲英仍在洋房楼下泡一壶茶。雪香扶了小妹姐，沿着回廊曲榭兜一个圆圈子，便要回去。仲英没甚兴致，也就依他。

从黄浦难转至四马路，两行自来火已点得能明，回家进门，外场禀说：“对过邀客，请仔两转哉。”仲英略坐一刻，即别了雪香，趑过对门，王莲生迎进张蕙贞房里。先有几位客人在座，除朱蔼人、陈小云、洪善卿、汤啸庵以外，再有两位，系上海本城宦家子弟，一位号陶云甫，一位号陶玉甫，嫡亲弟兄，年纪不上三十岁，与葛仲英世交相好，彼此相让坐下。

一会儿，罗子富也到了。陈小云问王莲生：“还有啥人？”莲生道：“还有倪局里两位同事，说先到仔尚仁里卫霞仙搭去哉。”小云道：“价末去催催。”莲生道：“去催哉，倪也勤去等俚哉。”当下向娘姨说，叫摆起台面来。又请汤啸庵开局票，各人叫的都是老相好，啸庵不消问得，一概写好。罗子富拿局票来看，把黄翠凤一张抽去。王莲生问：“做啥？”子富道：“耐看俚昨日老晚来，坐仔一歇歇倒去哉，啥人高兴去叫俚嘎。”汤啸庵道：“耐勤怪俚，倘忙是转局。”子富道：“转啥局！俚末三礼拜了六点钟哉！”啸庵道：“要俚呆三礼拜六点钟末，好白相碗。”说着，催客的已回来，说：“尚仁里请客说，请先坐罢。”王莲生便叫“起手中”。娘姨答应，随将局票带下去。汤啸庵仍添写黄翠凤一张，夹在里面。王莲生请众人到当中间里，乃是三张方桌，接连着排做双台。大家宽去马褂，随意就坐，却空出中间两把高椅。张蕙贞筛酒敬瓜子，洪善卿举杯向蕙贞道：“先生恭喜耐。”蕙贞羞的抿嘴笑道：“啥嘎！”善卿也逼紧喉咙，学他说一声“啥嘎”。说的大家都笑了。

小堂名呈上一本戏目请点戏。王莲生随意点了一出《断桥》，一出《寻

梦》，下去吹唱起来。外场带了个纬帽，上过第一道龟翅，黄翠凤的局倒早到了。汤啸庵向罗子富道：“耐看，俚头一个先到，阿要巴结？”子富把嘴一努，啸庵回头看时，却见葛仲英背后吴雪香先自坐着。啸庵道：“俚是赛过本堂局，走过来就是，比勿得俚哋。”黄翠凤的娘姨赵家姆正取出水烟筒来装水烟，听啸庵说，略怔了一怔，乃道：“倪听见仔叫局，总忙煞个来；有辰光转局忙勿过末，阿是要晚点哋？”黄翠凤沉下脸，喝住赵家姆道：“说啥嘎！早末就早点，晚末就晚点，要耐来多说多话。”汤啸庵分明听见，微笑不睬，罗子富却有点不耐烦起来。王莲生忙岔开说：“倪来豁拳，子富先摆五十杯。”子富道：“就五十杯末哉，啥稀奇！”汤啸庵道：“念杯啲啲罢。”王莲生道：“俚多个局，至少三十杯。我先打。”即和罗子富豁起拳来。

黄翠凤问吴雪香：“阿曾唱？”雪香道：“倪勿唱哉，耐唱罢。”赵家姆授过琵琶，翠凤和准了弦，唱一支开片，又唱京调《三击掌》的一段抢板。赵家姆替罗子富连代了五杯酒，吃得满面通红。子富还要他代，适值蒋月琴到来，伸手接去。赵家姆趁势装两筒水烟，说：“倪先去哉，阿要存两杯？”罗子富更觉生气，取过三只鸡缸杯，筛得满满的，给赵家姆。赵家姆执杯在手，待吃不吃。黄翠凤使性子，叫赵家姆：“拿得来。”连那两杯都折在一只大玻璃斗内，一口气吸得精干，说声“晚歇请过来”，头也不回，一直去了。罗子富向汤啸庵道：“耐看如何，阿是勦去叫俚好？”蒋月琴接口道：“原是耐勿好哋，俚哋吃勿落哉末，耐去教俚哋吃。”汤啸庵道：“小干忤闹脾气，无啥要紧。耐勿做仔末是哉哋。”罗子富大声道：“我倒还要去叫俚个局哉！娘姨，拿笔砚来。”蒋月琴将子富袖子一扯道：“叫啥局嘎？耐末……”只说半句，即又咽住。子富笑道：“耐也吃起‘酱油’来哉。”月琴别转头忍笑说道：“耐去叫罢，倪也去哉。”子富道：“耐去仔末，我也再来叫耐哉哋。”月琴也忍不住一笑。

娘姨抬着笔砚问：“阿要笔砚嘎？”王莲生道：“拿得来，我搭俚叫。”罗子富见莲生低着头写，不知写些甚么。陈小云坐得近，看了看，笑而不言。陶云甫问罗子富道：“耐啥辰光去做个黄翠凤？”子富道：“我就做仔半个月光景。先起头看俚倒无啥。”云甫道：“耐有用琴先生来里末，去做啥翠凤？翠凤脾气是勿大好。”子富道：“倌人有仔脾气，阿好做啥生意嘎！”云甫道：“耐勿晓得，要是客人：摸着仔俚脾气，对景仔，俚个一点点假情假义也出色哋。就是坎做起要闹脾气勿好。”子富道：“翠凤是讨人哋，老鸨倒放俚闹脾气，勿去管管俚？”云甫道：“老鸨陆里敢管俚，俚末要管管老鸨哉。老鸨随便啥事体先要去问俚，俚说那价是那价，还要三不时去拍拍俚马屁末好。”子富道：“老鸨也忒煞好人哉。”云甫道：“老鸨阿有啥好人嘎！耐阿晓得有个叫黄二姐，就是翟凤个老鸨，从娘姨出身，做到老鸨，该过七八个讨人，也算得是夷场浪一挡脚色哋；就碰着仔翠凤末，俚也碰转弯哉。”子富道：“翠凤啥个本事呢？”云甫道：“说起来是利害哋，还是翠凤做清倌人辰光，搭老鸨相骂，拨老鸨打仔一顿。打个辰光，俚咬紧点牙齿，一声勿响，等到娘姨哋劝开仔，榻床浪一缸生鸦片烟，俚拿起来吃仔两把。老鸨晓得仔，吓煞哉，连忙去请仔先生来。俚勿肯吃药哋，骗俚也勿吃，

夷场——即洋场，指旧上海的租界。

老鸨（b o，音宝）——日社会开设妓院的女人。

吓俚也勿吃，老鸨阿有啥法子呢。后来老鸨对俚跪仔，搭俚磕头说：‘从此以后一点点勿敢得罪耐末哉。’难末算吐仔出来过去。”陶云甫这一席话，说得罗子富志忑鹞突，只是出神。在席的也同声赞叹，连倌人、娘姨等都听呆了。惟王莲生还在写票头，没有听见。及至写毕。交与娘姨，罗子富接过来看，原来是开的轿饭帐，随即丢开。王莲生道：“耐哋酒啥勿吃哉，子富庄阿曾完嘎？”罗子富道：“我还有十杯勿曾豁。”莲生便教汤啸庵打庄。啸庵道：“玉甫也勿曾打庄碗。”一语未了，只听得楼梯上一阵脚声，直闯进两个人来，嚷道：“啥人庄？倪来打。”大家知道是请的那两位局里朋友，都起身让坐。那两位都不坐，一个站在台面前，擅拳攘臂，“五魁”“对手”，望空乱喊；一个把林素芬的妹子林翠芬拦腰抱住，要去亲嘴，口里喃喃说道：“倪个小宝宝，香香面孔。”林翠芬急得掩着脸弯下身去，爬在汤啸庵背后，极声喊道：“勔吵！”王莲生忙道：“勔去惹俚哋哭。”林素芬笑道：“俚哭倒勿哭个。”又说翠芬道：“香香面孔未碍啥，耐看鬓脚也散哉。”翠芬挣脱身，取豆蔻盒子来，照照镜子，素芬替他整理一回，幸亏带局过来的两个倌人随后也到，方拉那两位各向空高椅上坐下。王莲生问，卫霞仙搭啥人请客？那两位道：“就是姚香蕤碗。”莲生道：“怪勿得耐两家头才吃醉哋哉。”两位又嚷道：“啥人说醉嘎？倪要豁拳哉。”

罗子富见如此醉态，亦不敢助兴，只把摆庄剩下的十拳胡乱同那两位豁毕，又说：“酒末随意代代罢。”蒋月琴也代了几杯，罗子富的庄打完时，林素芬、翠芬姊妹已去，蒋月琴也就兴辞。罗子富乃乘机出席，悄悄的约同汤啸庵到里间房里去着了马褂，径从大床背后出房，下楼先走。管家高升看见，忙喊打轿。

罗子富吩咐把轿子打到尚仁里去。汤啸庵听说，便知他听了陶云甫的一席话，要到黄翠凤家去，心下暗笑。两人重出门来，只见弄堂两边车子轿子堆得满满的，只得侧身而行。恰好迎面一个大姐从车轿夹缝里钻来挤住，那大姐抬头见了，笑道：“阿唷！罗老爷。”忙退出让过一傍。罗子富仔细一认，却是沈小红家的大姐阿金大，即问：“阿是来里跟局？”阿金大随口答应自去。

汤啸庵跟着罗子富一径至黄翠凤家。外场通报，大姐小阿宝迎到楼上，笑说：“罗老爷，耐有好几日勿请过来哉碗。”一面打起帘子，请进房间。随后黄翠凤的两个妹子黄珠凤、黄金凤，从对过房里过来厮见，赶着罗子富叫“姐夫”，都敬了瓜子。汤啸庵先问道：“阿姐阿是出局去哉？”金凤点头应“是”。小阿宝正在加茶碗。忙接说道：“去仔一歇哉，要转来快哉。”罗子富觉得没趣，丢个眼色与汤啸庵要走，遂一齐起身，趑下楼来。小阿宝慌的喊说：“勔去。”拔步赶来，已是不及。

第六回终。

第七回 恶圈套罩住迷魂阵 美姻缘填成薄命坑

按：黄翠凤的妹子金凤见留不住罗子富、汤啸庵两位，即去爬在楼窗口，高声叫：“无姆，罗老爷去哉！”那老鸨黄二姐在小房间内听了，急跑出来，恰好在楼梯下撞着，一把抓住罗子富袖子，说：“勿许去。”子富连道：“我无拨工夫来里。”黄二姐大声道：“耐要去末，等倪翠凤转来仔了去。”又嗔着汤啸庵道：“耐汤老爷倒也要紧噪碗，啥勿搭倪罗老爷坐一歇，说说闲话嘎。”于是不由分说，拉了罗子富上楼，叫小阿宝拉了汤啸庵，重到房间里来。黄二姐道：“宽宽马褂，多坐歇。”说着，伸手替罗子富解钮扣。金凤见了，也请汤啸庵宽衣。小阿宝撮了茶叶，随向啸庵手中接过马褂。黄二姐将子富脱下的马褂也授与小阿宝，都去挂在衣架上。

黄二姐一回头，见珠凤站在一旁，嗔他不来应酬，瞪目直视。吓得珠凤倒退下去，慌取了一支水烟筒，装与于富吸。于富摇手道：“耐去搭汤老爷装罢。”黄二姐问子富道：“阿是多吃仔酒哉？榻床浪去弹弹。”子富随意向烟榻躺下。小阿宝绞了手巾，移过一只茶碗，放在烟盘里，又请啸庵用茶。啸庵坐在靠壁高椅上，旁边珠凤给他装水烟。黄二姐叫金凤也取一支水烟筒来，遂在榻床前机子上坐了，自吸一口，却侧转头悄悄的笑向子富道：“耐阿是动气哉？”子富道：“动啥气嘎？”黄二姐道：“价末为啥好几日勿请过来？”子富道：“我无拨工夫碗。”黄二姐鼻子里哼的一声，半晌，笑道：“说也勿差，成日成夜来噪老相好搭，阿有啥工夫到倪搭来嘎。”子富含笑不答。黄二姐又吸了一口水烟，慢慢说道：“倪翠凤脾气是勿大好，也怪勿得耐罗老爷要动气。其实倪翠凤脾气未有点，也看客人起，俚来里罗老爷面浪，倒勿曾发过歇一点点脾气。汤老爷末也晓得点俚哉，俚做仔一户客人，要客人有长性，可以一直做下去，故末俚搭客人要好噪。俚搭客人要好仔，陆里有啥脾气嘎？”俚就碰着仔无长性客人，难末要闹脾气哉。俚闹起脾气来，勣说啥勿肯巴结，索性理也勿来理耐勣。汤老爷阿是？第歇耐罗老爷末好像倪翠凤勿巴结了动气，陆里晓得倪翠凤心里搭罗老爷倒原蛮要好，倒是耐罗老爷勿是定归要去做俚，俚末也勿好来瞎巴结耐哉碗。俚也晓得蒋月琴搭罗老爷做仔四五年哉，俚有辰光搭我说起，说：‘罗老爷倒有长性噪，蒋月琴搭做四五年末，来里倪搭做起来阿会推扳 嘎？’我说：‘耐晓得罗老爷有长性末，为啥勿巴结点？’俚也说得勿差，俚说：‘罗老爷有仔老相好，只怕倪巴结勿上，倒落仔蒋月琴噪笑眼里。’俚是实概意思。要说是俚勿肯巴结耐罗老爷，倒冤枉仔俚哉。我说罗老爷，耐故歇坎坎做起，耐也勿曾晓得倪翠凤个脾气，耐做一节 下来，耐就有数目哉。”倪翠凤末也晓得耐罗老爷心里是要做俚，难末俚慢慢仔也巴结起来噪。”

子富听了，冷笑两声。黄二姐也笑道：“阿是耐有点勿相信我闲话？耐问声汤老爷看，汤老爷蛮明白噪。汤老爷，耐想，倘然俚搭罗老爷勿要好末，罗老爷陆里叫得到十几个局嘎？俚心里来噪要好，嘴里终勿肯说出来，连搭娘姨、大姐噪才勿晓得俚心里个事体，单有我末稍微摸着仔点。倘然我故歇放罗老爷去仔，晚歇俚转来就要埋怨我哉碗。我老实搭罗老爷说仔罢：俚做大生意下来，也有五年光景哉，通共就做仔三户客人，一户未来里上海，

推扳——平常、差，次品。

一节——旧时端午、中秋、年关三是商店结帐的时间。“一节”也指节与节之间一段日子。

还有两户，一年上海不过来两垓，清爽是清爽得野噪。我再要俚自家看中仔一户客人，搭我多做点生意，故是难杀噪。推扳点客人勳去说哉，就算客人未蛮好，俚说是无长性，只好拉倒，教我阿有啥法子嘎？为此我看见俚搭罗老爷蛮要好末，望罗老爷一直做下去，我也好多做点生意。勿然是老实说，像罗老爷个客人到倪搭来也勿少碗，走出走进，让俚噪去，我阿曾去应酬歇？为啥单是耐罗老爷未要我来陪陪耐嘎？”

子富仍是默然，汤啸庵也微微含笑。黄二姐又道：“罗老爷做末做仔半个月，待倪翠凤也总算无啥，不过倪翠凤看仔好像罗老爷有老相好来噪，倪搭是垫空个意思。我倒搭俚说：‘耐也巴结点，有啥老相好新相好，罗老爷阿会待差仔倪嘎？’俚说：‘隔两日再看末哉。’前日仔俚出局转来，倒搭我说道：‘无姆，耐说罗老爷搭倪好，罗老爷到仔蒋月琴搭吃酒去哉。’我说：‘多吃台把酒是也算勿得啥。’陆里晓得倪翠凤就多心哉，说：‘罗老爷原搭老相好要好末，阿肯搭倪要好嘎？’”子富听到这里，不等说完，接嘴道：“故是容易得势，就摆起来吃一台末哉碗。”黄二姐正色道：“罗老爷耐做倪翠凤，倒也勿在乎吃酒勿吃酒。勳为仔我一句闲话，吃仔酒了，晚歇翠凤原不过实概，倒说我骗耐。耐要做倪翠凤末，耐定归要单做倪翠凤一个噪，包耐十二分巴结，无拨一点点推扳。勳做做倪翠凤，再去做做蒋月琴，做得两头勿讨好。耐勿相信我闲话，耐就试试看，看俚那价功架，阿巴结勿巴结。”子富笑道：“故也容易得势，蒋月琴搭就勿去仔末是哉碗。”黄二姐低头含笑，又吸了一口水烟，方说道：“罗老爷，耐倒也会说笑话噪！四五年老相好，说勿去就勿去哉，也亏耐说仔出来。倒说道容易得势，阿是来骗骗倪？”一面说，一面放下水烟筒，往对过房间里做什么去了。

子富回思陶云甫之言不谬，心下着实钦慕，要与汤啸庵商量，却又不便，自己忖度一番，坐起来呷口茶。珠凤忙送过水烟筒，子富仍摇手不吸。只见小阿宝和金凤两个爬在梳妆台前，凑近灯光，攒头搭颈，又看又笑。子富问：“啥物事？”金凤见问，劈手从小阿宝手中抢了，笑嘻嘻拿来与子富看，却是半个胡桃壳，内塑着五色粉捏的一出春宫。子富呵呵一笑。金凤道：“耐看。”拈着壳外线头抽拽起来，壳中人物都会摇动，汤啸庵也趑趄过来看了看，问金凤道：“耐阿懂嘎？”金凤道：“葡萄架碗，阿有啥勿懂。”小阿宝忙笑阻道：“耐勳搭俚说，俚要讨耐便宜呀。”说笑间，黄二姐又至这边房里来，因问：“耐噪笑啥？”金凤又送去与黄二姐看。黄二姐道：“陆里拿得来嘎？原搭俚放好仔，晚歇弄坏仔末再要拨俚说哉。”金凤乃付与小阿宝将去收藏了。

罗子富立起身，丢个眼色与黄二姐，同至中间客堂，不知在黑暗里说些甚么。”咕唧了好一会，只听得黄二姐向楼窗口问：“罗老爷管家阿来里？教俚上来。”一面见子富进房，即叫小阿宝拿笔砚来央汤啸庵写请客票，只就方才同席的胡乱请几位。黄二姐亲自去点起一盏保险台灯来，看着啸庵草草写毕，给小阿宝带下，令外场去请。黄二姐向子富道：“耐管家等来里，阿有啥说嘎？”子富说：“叫俚来。”高升在外听唤，忙掀帘进门候示。子富去身边取出一串钥匙，吩咐高升道：“耐转去到我床背后开第三只官箱，看里面有只拜盒拿得来。”高升接了钥匙，领命而去。

黄二姐问：“台面阿要摆起来？”子富抬头看壁上的挂钟，已至一点二刻了，乃说：“摆起来罢，天勿早哉。”汤啸庵笑道：“啥要紧！等翠凤出局转来仔，正好。”黄二姐慌道：“催去哉。俚噪是牌局，要末来噪替碰和，

勿然陆里有实概长远嘎。”随喊：“小阿宝，耐去催催罢，教俚快点就转来。”小阿宝答应，正要下楼，黄二姐忽又叫住道：“耐慢点，我搭耐说。”说着，急赶出去，到楼梯边和小阿宝咬耳朵叮嘱几句，道：“记好仔。”小阿宝去后，黄二姐方率领外场调桌椅，设杯箸，安排停当。请客的也回来回话。惟朱蔼人及陶氏昆仲说就来，其余有回去了的，有睡下了的，都道谢谢，罗子富只得罢也。忽听得楼下有轿子抬进大门，黄二姐只道是翠凤，忙向楼窗口望下观看。原来是客轿，朱蔼人来了。罗子富迎见让坐。朱蔼人见黄翠凤又不在家，解不出吃酒的缘故，悄问汤啸庵方始明白。

三人闲谈着，直等至两点钟相近，才见小阿宝喘吁吁的一径跑到房间里说：“来哉，来哉！”黄二姐说：“跑啥？”小阿宝道：“我要紧呀，先生极得来。”黄二姐道：“啥实概长远嘎？”小阿宝道：“来啲替碰和。”黄二姐道：“我说是替碰和啲，阿是猜着哉。”接着一路咕咕咯咯的脚声上楼，黄二姐忙迎出去。先是赵家姆提着琵琶和水烟筒袋进来见了，叫声“罗老爷”，笑问：“来仔一歇哉？倪刚刚勿巧，出牌局，勿催仔再有歇哩。”随后黄翠凤款步归房，敬过瓜子，却回头向罗子富嫣然展笑。子富从未见翠凤如此相待，得诸意外，喜也可知。一时陶云甫也到。罗子富道：“单有玉甫勿曾来，倪先坐罢。”汤啸庵遂写一张催客条子，连局票一起交代赵家姆道：“先到东兴里李漱芳搭，催客搭叫局一淘来海。”赵家姆应说：“晓得哉。”

当下大家入席。黄翠凤上前筛一巡酒，靠罗子富背后坐了。珠凤、金凤还过台面规矩，随意散坐。黄二姐捉空自去。翠凤叫小阿宝拿胡琴来，却把琵琶给金凤，也不唱开片，只拣自己拿手的《荡湖船》全套和金凤合唱起来。座上众客只要听唱，那里还顾得吃酒。罗子富听得呆呆的，竟像发呆一般。赵家姆报说：“陶二少爷来哉。”子富也没有理会，及陶玉甫至台面前，方惊起厮见。那时叫的局也陆续齐集了。陶玉甫是带局而来的，无须再叫。所怪者，陶玉甫带的局并不是李漱芳，却是一个十二三岁清倌人，眉目如画，憨态可掬，紧傍着玉甫肘下，有依依不舍之意。罗子富问：“是啥人？”玉甫道：“俚叫李浣芳，算是漱芳小妹子。为仔漱芳有点勿适意，坎坎少微出仔点汗，困来啲，我教俚勳起来哉，让俚来代仔个局罢。”

说话时，黄翠凤唱毕，张罗道：“耐啲用点菜。”随推罗子富道：“耐啥勿说说嘎？”子富笑道：“我先来打个通关。”乃伸拳从朱蔼人挨顺豁起，内外无甚输赢，豁至陶玉甫，偏是玉甫输的。李浣芳见玉甫豁拳，先将两只手盖住酒杯，不许玉甫吃酒，都授与娘姨代了。玉甫接连输了五拳，要取一杯来自吃。李浣芳抢住，发急道：“谢谢耐，耐就照应点倪阿好？”玉甫只得放手。

罗子富听李浣芳说得诧异，回过头去，要问他为什么。只见黄二姐在帘子影里探头探脑，子富会意，即缩住口，一径出席，走过对过房间里。黄二姐带领管家高升跟进来，高升呈上拜匣，黄二姐集亮了桌上洋灯。子富另将一串小钥匙开了拜匣，取出一对十两重的金钏臂来，授与黄二姐手内，仍把拜匣锁好，令黄二姐暂为安放，自收起大小两副钥匙，说道：“我去喊翠凤来，看看花头阿中意。”说着，回至这边归座，悄向黄翠凤道：“耐无姆来啲喊耐。”翠凤妆做不听见，俄延半晌，歛的站起身一直去了。罗子富见台面冷清清的，便道：“耐啲阿有啥人摆个庄嘎？”陶云甫道：“倪未再豁两

拳，耐让玉甫先去罢。俚哋酒是勿许俚吃哉，坐来里做啥？为俚一干仔，倒害仔几花娘姨、大姐跑来跑去忙煞，再有人来哋勿放心。晚歇吓坏仔俚，才是倪个干已。让俚去仔倒清爽点。阿是？”说得哄堂大笑。

罗子富看时，果然有两个大姐、三个娘姨围绕在陶玉甫背后，乃道：“故倒：勿好屈留耐哉哋。”陶玉甫得不的一声，讪讪的挈李浣芳告辞先行。

罗子富送客回来，说道：“李浣芳搭俚倒要好得野哋！”陶云甫道：“人家相好要好点，也多煞哋，就勿曾见歇俚哋个要好，说勿出描勿出哋！随便到陆里，教娘姨跟好仔，一淘去末原一淘来。倘忙一日勿看见仔，要娘姨、相帮哋四面八方去寻得来，寻勿着仔吵煞哉。我有日子到俚搭去，有心要看看俚哋，陆里晓得俚哋两家头对面坐好仔，呆望来哋，也勿说啥一句闲话。问俚哋阿是来里发痴，俚哋自家也说勿出哋。”汤啸庵道：“想来也是俚哋缘分。”云甫道：“啥缘分嘎，我说是冤牵！耐看玉甫近日来神气常有点呆致致，拨来俚哋圈牢仔，一步也走勿开个哉。有辰光我教玉甫去看戏，浣芳说：‘戏场里锣鼓闹得势，勳去哉。’我教玉甫去坐马车，浣芳说：‘马车跑起来颠得势，勳去哉。’最好笑有一转拍小照去，说是眼睛光也拨俚哋拍仔去哉；难末日朝天亮快勿曾起来，就搭俚眼睛，说仔半个月坎坎好。”

大家听说，重又大笑。陶云甫回头把手指着自己叫的倌人覃丽娟，笑道：“像倪做个相好，要好未勿要好，倒无啥。来仔也勿讨厌，去仔也想勿着，随耐个便，阿是要写意多花哋？”覃丽娟接说道：“耐说说俚哋，啥说起倪来哉嘎？耐要像俚哋要好未，耐也去做仔俚未哉哋。”云甫道：“我说耐好，倒说差哉。”丽娟道：“耐去调皮未哉；倪不过实概样式，要好勿会好，要邱也勿会邱。”云甫道：“为此我说耐好哋。耐自家去转仔啥念头，倒说我调皮。”朱蔼人正色道：“耐说未说白相，倒有点意思。我看下来，越是搭相好要好，越是做勿长。倒是不过实概末，一年一年，也做去看光景。”蔼人背后林素芬虽不来接嘴，却也在那里做鬼脸。罗子富一眼看见，忙岔开道：“勳说哉。蔼人摆个庄。倪来豁拳哉。”

第七回终。

第八回 蓄深心劫留红线盒 逞利口谢却七香车

按：罗子富正要朱蔼人摆庄，忽听得黄二姐低声叫“罗老爷”。子富不及豁拳，丢下便走。黄二姐在外间迎着，道：“阿要金凤来替耐豁两拳？”子富点点头，黄二姐遂进房到台面上去。子富自过对过房间里，只见黄翠凤独自一个坐在桌子旁边高椅上，面前放着那一对金钏臂。翠凤见子富近前，笑说：“来哩。”揣住子富的手捺到榻床坐下，说道：“倪无姆上耐当水，听仔耐闲话，快活得来。我就晓得耐是不过说说罢哉。耐有蒋月琴来睬，陆里肯来照应倪？倪无姆还拿仔钏臂来拨我看。我说：‘钏臂末啥稀奇，蒋月琴睬勿晓得送仔几花哉！就是倪也有两副来里，才放来睬用勿着，要得来做啥？’耐原拿仔转去罢。隔两日耐真个蒋月琴搭勿去仔，想着要来照应倪，再送拨我正好。”

子富听了，如一瓢冷水兜头浇下，随即分辨道：“我说过蒋月琴搭定规勿去哉。耐勿相信末，我明朝就教朋友去搭我开消局帐，阿好？”翠凤道：“耐开消仔，原好去个碗。耐搭蒋月琴是老相好，做仔四五年哉，俚睬也蛮要好；耐故歇末说勿去哉，耐要去起来，我阿好勿许耐去？”子富道：“说仔勿去，阿好再去嘎，说闲话勿是放屁。”翠凤道：“随便耐去说啥，我勿相信碗。耐自家去想，耐末就说是勿去，俚睬阿要到耐公馆里来请耐嘎？俚里问耐，阿有啥得罪仔耐了动气，耐搭俚说啥？阿好意思说倪教耐勤去嘎。”子富道：“俚请我，我勿去，俚阿有啥法子？”翠凤道：“耐倒说得写意睬，耐勿去，俚睬就罢哉。俚定归要拉耐去，耐阿有啥法子？”

子富自己筹度一回，乃问道：“价末耐说要我那价？”翠凤道：“我说，耐要好末，要耐到倪搭来往两个月，耐勿许一千仔出门口。耐要到陆里，我搭耐一淘去，蒋月琴睬也勿好到倪搭来请耐。耐说阿好？”子富道：“我有几花公事睬，陆里能够勿出门口。”翠凤道：“勿然末，耐去拿个凭据来拨我。我拿仔耐凭据，也勿怕耐到蒋月琴搭去哉。”子富道：“故阿好写啥凭据嘎？”翠凤道：“写来睬凭据，阿有啥用场！耐要拿几样要紧物事来放来里，故末好算凭据。”子富道：“要紧物事，不过是洋钱碗。”翠凤冷笑道：“耐看出倪来啥邱得来！阿是倪要想头耐洋钱嘎？耐末拿洋钱算好物事，倪倒没啥要紧。”子富道：“价末啥物事？”翠凤道：“耐勤猜仔倪要耐啥物事，倪也为耐算计，不过拿耐物事来放来里，倘忙耐要到蒋月琴搭去末，想着有物事来睬我手里，耐勿敢去哉，也好死仔耐一条心。耐想阿是？”子富忽然想起，道：“有来里哉，坎坎拿得来个拜匣，倒是要紧物事。”翠凤道：“就是拜匣蛮好，耐放来里仔阿放心？我先搭耐说一声，耐到蒋月琴搭去仔一逮，我要拿出耐拜匣里物事来，一把火烧光个。”子富吐舌摇头道：“阿唷，利害睬！”翠凤笑道：“耐说我利害，耐也识差仔人哉。我做末做仔个信人，要拿洋钱来买我倒买勿动。勤说啥耐一对钏臂哉，就摆好仔十对钏臂也勿来里我眼睛里。耐个钏臂，耐原拿得去。耐要送拨我，随便陆里一日送末哉。今夜头倒勤拨来耐看轻仔，好像是倪看中仔耐钏臂。”一面说，一面向桌上取那一对金钏臂，亲自替子富套在手上。子富不好再强，只得依他，道：“价末原放来睬拜匣里，隔两日再送拨耐也无啥。不过拜匣里有几张栈单庄票，有辰光要用着末，那价？”翠凤道：“耐用着末，拿得去末哉。就勿是栈单庄票，倘忙有用着个辰光，耐也好来拿个碗。到底原是耐个物事，阿怕倪吃没仔了？”子富复沉吟一回，道：“我要问耐，耐为啥钏臂是勿要

？”翠凤笑道：“耐陆里猜得着我意思。耐要晓得做仔我，耐勦看重来咪洋钱浪。我要用着洋钱个辰光，就要仔耐一千八百，也算勿得啥多；我用勿着，就一厘一毫也勿来搭耐要。耐要送物事，送仔我钏臂，我不过见个情：耐就去拿仔一块砖头来送拨我，我倒也见耐个情。耐摸着仔我脾气未好哉。”子富听到这里，不禁大惊失色，站起身来道：“耐个人倒稀奇咪！”遂向翠凤深深作揖下去道：“我今朝真真佩服仔耐哉。”翠凤忙低声喝住，笑道：“耐阿怕难为情嘎？拨俚咪来看仔，算啥？”说着，仍揣住子富的手说：“倪对过去罢。”挈至房门口，即推子富先行，翠凤随后，同向台面上来。

那时出局已散。黄二姐正帮着金凤等张罗，望见子富，报说：“罗老爷来哉。”朱蔼人道：“倪要吃稀饭哉，耐坎坎来。”子富道：“再豁两拳。”陶云甫道：“耐末倒有趣去，倪搭蔼人吃仔几花酒咪。”子富带笑而告失陪之罪，随叫拿稀饭来。席间如何吃得下，不过意思而已。当时席散，各自兴辞。子富送至楼梯边，见汤啸庵在后，因想着说道：“我有点小事体，托耐去办办。明朝碰头仔再搭耐说。”啸庵应诺。等到陶云甫、朱蔼人轿子出门，然后汤啸庵步行而归。罗子富回到房间里，外场已撤去台面，赵家姆把筲帚略扫几帚，和小阿宝收拾了茶碗出去。子富随意闲坐，看翠凤卸头面。

须臾，黄二姐复进房与子富闲谈。翠凤便令取出那只拜匣来，交与子富。子富乃褪下钏臂，放在拜匣里。黄二姐不解何故，两只眼汨油油的，看看子富，看看翠凤。翠凤也不理他，子富照旧锁好。翠凤又令黄二姐将拜匣去放在后面官箱里，黄二姐才自明白，捧了拜匣要走，却回头问子富道：“耐轿子阿教俚咪打转去？”子富道：“耐去喊高升来。”黄二姐乃去喊了高升上楼。子富吩咐些说话，叫高升随轿子回公馆去了，随后小阿宝来请翠凤对过房间里去。翠凤将行，见房里只剩子富一个，即问：“珠凤呢？”小阿宝道：“无姆教俚咪困去哉。”翠凤看挂钟，已敲过四点，方不言语，便向楼窗口高声喊道：“耐咪人才到仔陆里去哉！”赵家姆在楼下，连忙接应，一径来见子富，问道：“罗老爷，安置罢？”子富点点头。于是赵家姆铺床吹灯，掩门退出。子富直等到翠凤归房安睡。一宿无话。

子富醒来，见红日满窗，天色尚早，小阿宝正拿抹布揩拭橱箱桌椅，也不知翠凤那里去了。听得当中间声响，大约在窗下早妆。再要睡时，却睡不着。一会儿，翠凤流好头，进房开橱脱换衣裳。子富遂坐起来，着衣下床。翠凤道：“再困歇，十点钟还勿曾到哩。”子富道：“耐起来仔啥辰光哉？”翠凤笑道：“我困勿着哉呀，七点多钟就起来哉。耐正来咪头里。”

赵家姆听见子富起身，伺候洗脸刷牙漱口，随问点心。子富说：“勿想吃。”翠凤道：“停歇吃饭罢。”赵家姆道：“中饭还有歇哩。”子富道：“等歇正好。”翠凤道：“教俚咪赶紧点。”赵家姆承命去说。子富复叫住问：“高升阿曾来？”赵家姆道：“来仔歇哉，我去喊得来。”高升闻唤，见了子富，呈上字条一张，洋钱一卷，问：“阿要打轿子？”子富道：“今朝礼拜，无啥事体，轿子勿要哉。”因转问翠凤：“倪去坐马车阿好？”翠凤道：“好个，倪要坐两把车咪。”子富也不则声，再看那张条子，乃是当晚洪善卿请至周双珠家吃酒的，即随手撩下。高升见没甚吩咐，亦遂退去。子富忽然记起一件事来，向翠凤道：“我记得旧年夏天，看见耐搭个长条子

头面——首饰。

头里——睡梦中。

客人夜头来啲明园，我勿晓得耐名字叫啥，晓得仔名字，旧年就要来叫耐局哉。”翠凤脸上一呆，答道：“倪勿然搭客人一淘坐马车也无啥要紧，就为仔正月里有个广东客人要去坐马车，我勿高兴搭俚坐，我说：‘倪要坐两把车啲。’就说仔一句，也勿曾说啥。耐晓得俚那价？俚说：‘耐勿搭客人坐也罢哉；只要我看见耐搭客人一淘坐仔马车末、我来问声耐看。故未叫勿入味啲。’”子富道：“耐搭俚说啥？”翠凤道：“我啊？我说：‘倪马车一个月难得坐转把，今朝为是耐第一埭教得去，我答应仔耐，耐倒说起闲话来哉，我勿去哉，耐请罢。’”子富道：“俚下勿落台哉碗？”翠凤道：“俚末只好搭我看看哉。”子富道：“怪勿得耐无姆也说耐有点脾气啲。”翠凤道：“广东客人野头野脑，老实说，勿高兴做俚，巴结俚做啥。”

说话之间，不觉到了十二点钟。只见赵家姆端着大盘，小阿宝提着酒壶进房，放在靠窗大理石方桌上，安排两副杯箸，请子富用酒。翠凤亲自筛了一鸡缸杯，奉与子富，自己另取小银杯，对坐相陪。黄二姐也来见子富，帮着让菜，说道：“耐吃倪自家烧来啲菜水，阿好？”子富道：“自家烧，倒比厨子好。”黄二姐道：“倪有厨子。”随指一碗小火方，一碗清蒸鸭掌，说：“是昨日台面浪个菜。”翠凤向黄二姐道：“耐也来吃仔口罢。”黄二姐道：“勿要，我下头去吃。我去喊金凤来陪陪耐啲。”子富道：“慢点去。”遂取那一卷洋钱交与黄二姐，开消下脚等项。黄二姐接了道：“谢谢耐。”子富问他：“谢啥？”黄二姐笑道：“我先替俚啲谢谢，倒谢差哉。”一路说笑，自去分派。

子富因没人在房里，装做三分酒意，走过翠凤这边，兜兜搭搭。翠凤推开口道：“快点，赵家姆来哉。”子富回头，不见一人，索性爬到翠凤身上去不依道：“耐倒骗我！赵家姆搭俚家主公也来啲有趣，阿有啥工夫来看倪。”翠凤恨得咬牙切齿。幸而金凤进来，子富略一松手，翠凤趁势狠命一推，几乎把子富打跌。金凤拍手笑道：“姐夫做啥搭我磕个头？”子富转身，抱住金凤要亲嘴。金凤极声的喊说：“勍噪！”翠凤两脚一啲道：“耐啥噪勿清爽！”子富连忙放手说：“勿噪哉，勿噪哉！先生勍动气。”当向翠凤作了个半揖。引得翠凤也嗤的笑了。金凤推了富坐下道：“请用酒。”即取酒壶，要给子富筛酒，再也筛不出来，揭盖看时，笑道：“无拨哉。”乃喊小阿宝拿壶酒来。翠凤道：“勍拨俚吃哉，吃醉仔末再搭倪瞎噪。”子富拱手央告道：“再吃三杯，勿噪末哉。”及至小阿宝提了一壶酒来，子富伸手要接，却被翠凤先抢过去道：“勿许耐吃哉。”子富只是苦苦央告。小阿宝在傍笑道：“无拨吃哉，快点哭。”子富真个哀哀的装出哭声。金凤道：“拨俚吃仔点末哉，我来筛。”从翠凤手里接过酒壶来，约七分满筛了一杯。子富合掌拜道：“谢谢耐，搭我筛满仔阿好？”翠凤不禁笑道：“耐啥实概厚皮嘎。”子富道：“我说吃三杯，再要吃末勿是人，耐阿相信？”翠凤别转脸不理。小阿宝、金凤都笑得打跌。

子富吃到第三杯，正值黄二姐端了饭盂上楼，叫小阿宝：“下头吃饭去，我来替耐。”子富心知黄二姐已是吃过饭了，便说：“倪也吃饭哉。”黄二姐道：“再用一杯。”子富听了，直跳起来，指定翠凤嚷道：“耐阿听见无姆教我吃？耐阿敢勿拨我吃？”翠凤着实瞅了一眼道：“越说耐倒越高兴哉！”竟将酒壶授与小阿宝带下楼去，便叫盛饭。黄二姐盛上三碗饭来，金

凤自取一双象牙箸同坐陪吃一时，赵家姆、小阿宝齐来伺候。吃毕收拾，大家散坐吃茶。珠凤也扭扭捏捏的走来，要给子富装水烟。子富取来自吃。

将近三点钟时分，子富方叫小阿宝令外场去喊两把马车。赵家姆舀上面水，请翠凤捕面。翠凤教金凤去打扮了一淘去，金凤应诺，同小阿宝到对过房里，也去捕起面来。翠凤只淡淡施了些脂粉，越觉得天然风致，顾盼非凡。妆毕自往床背后去。赵家姆收过妆具，向橱内取一套衣裳，放在床上，随手带出银水烟筒，又自己忙着去脱换衣裳。金凤先已停当，过来等候。子富见他穿着银红小袖袄，蜜绿散脚裤，外面罩一件宝蓝缎心天青缎滚满身洒绣的马甲，并梳着两角丫髻，垂着两股流苏，宛然是《四郎探母》这一出戏内的耶律公主。因向他笑道：“耐脚也勤去缠哉，索性扮个满洲人，倒无啥。”金凤道：“故是好煞哉，只好拨来人家做大姐哉。”子富道：“拨来人家末，做奶奶，做太太，阿有啥做大姐个嘎？”金凤道：“搭耐说说末，就无清头哉。”

翠凤听得，一面系裤带出来洗手，一面笑问子富道：“拨耐做姨太太阿好？”子富道：“勤说是姨太太，就做大太太末，也蛮好哏。”复笑问金凤道：“耐阿情愿？”羞得金凤掩着脸伏在桌上，问了几声不答应。子富弯下身子悄悄去问，偏要问出一句话来才罢。金凤连连摇手说：“勿晓得，勿晓得！”子富道：“情愿哉！翠凤把手削脸羞金凤。珠凤坐在靠壁高椅上冷看，也格声要笑。子富指道：“哪还有一位大太太，快活得来，自家来哏笑。”翠凤一见，嗅道：“耐看俚阿要讨人厌。”珠凤慌的敛容端坐。翠凤越发大怒道：“阿是说仔耐了动气哉？”走过去拉住他耳朵，往下一摔。珠凤从高椅上扑地一交，急爬起来，站过一傍，只披嘴咽气，却不敢哭。幸值赵家姆来催说：“马车来哉。”翠凤才丢开手，拿起床上衣裳来看了看，皱眉道：“我勤着俚。”叫赵家姆开橱，自拣一件织金牡丹盆景竹根青亢宁绸棉袄穿了，再添上一条膏荷绉面品月缎脚松江花边夹裤，又鲜艳又雅净。子富呆着脸只管看。赵家姆收起那一套衣裳，问子富：“阿要着马褂？”子富自觉不好意思，即取马褂披在身上，说道：“我先去哉。”一径趑下楼来，令高升随去。出至尚仁里口，见是两把皮篷车，自向前面一把坐了。随后赵家姆提银水烟筒前行，翠凤挈着金凤缓缓而来，去后面坐了那一把。高升也踮上车后踏蹬。四轮一发，电掣飚驰的去了。

第八回终。

第九回 沈小红拳翻张蕙贞 黄翠凤舌战罗子富

按：罗子富和黄翠凤两把马车驰至大马路斜角转弯，道遇一把轿车驶过，自东而西，恰好与子富坐的车并驾齐驱。子富望那玻璃窗内，原来是王莲生带着张蕙贞同车并坐。大家见了，只点头微笑。将近泥城桥堍，那轿车加紧一鞭，争先过桥。这马见有前车引领，也自跟着纵辔飞跑。趁此下桥之势，滔滔滚滚，直奔静安寺来。一转瞬间，明园在望。当下鱼贯而入，停在穿堂阶下。

罗子富、王莲生下车相会，会齐了张蕙贞、黄翠凤、黄金凤及赵家姆一淘上楼。管家高升知没甚事，自在楼下伺候。王莲生说前轩爽朗，同罗子富各据一桌，相与凭栏远眺，淪茗 清谈。王莲生问如何昨夜又去黄翠凤家吃酒，罗子富约略说了几句。罗子富也问如何认识张蕙贞，从何处调头过来，王莲生也说了。罗子富道：“耐胆倒大得野哋！拨来沈小红晓得仔末，也好哉。”王莲生嘿然无语，只雌着嘴笑。黄翠凤解说道：“耐末说得王老爷来阿有点相像嘎！见相好也怕仔末，见仔家主婆那价呢？”子富道：“耐阿看见《梳妆》《跪池》两出戏？”翠凤道：“只怕耐自家跪惯仔了，说得出口。”一句倒说得王莲生、张蕙贞都好笑起来。罗子富也笑道：“勿来搭耐说啥闲话哉。”

于是大家或坐或立，随意赏玩。园中芳草如绣，碧桃初开，听那黄鹂儿一声声好象叫出江南春意。又遇着这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礼拜日，有踏青的，有拾翠的，有修禊的，有寻芳的，车辚辚，马萧萧，接连来了三四十把，各占着亭轩台轩馆的座儿。但见钗冠招展，履舄纵横；酒雾初消，茶烟乍起；比极乐世界“无遮会”还觉得热闹些。忽然又来了一个俊俏伶俐后生，穿着挖云镶边马甲，洒绣滚脚套裤，直至前轩站住，一眼注定张蕙贞，看了又孜孜的笑。看得蕙贞不耐烦，别转头去。王莲生见那后生大约是大观园戏班里武小生小柳儿，便不理睬。那小柳儿站一会，也就去了。

黄翠凤挽了金凤，自去爬着栏杆看进来的马车，看不多时，忽招手叫罗子富道：“耐来看。”子富往下看时，不是别人，恰是沈小红，随身旧衣裳，头也没有梳便来了，正在穿堂前下车。子富忙向王莲生点首儿，悄说：“沈小红来哉。”莲生忙也来看，问：“来哋陆里？”翠凤道：“楼浪来哉呀。”莲生回身，想要迎出去。只见沈小红早上楼来，直瞪着两只眼睛，满头都是油汗，喘吁吁的上气不接下气，带着娘姨阿珠，大姐阿金大，径往前轩扑来。劈面撞见王莲生，也不说甚么，只伸一个指头照准莲生太阳里狠狠戳了一下。莲生吃这一戳，侧身闪过一傍。小红得空，迈步上前，一手抓住张蕙贞胸脯，一手轮起拳头便打。蕙贞不曾提防，避又避不开，挡又挡不住，也就抓住小红，一面还手，一面喊道：“耐哋是啥人嘎！阿有啥勿问情由就打起人来哉嘎！”小红一声儿不言语，只是闷打，两个扭结做一处。黄翠凤、金凤见来势泼悍，退入轩后房里去，赵家姆也不好来劝。罗子富但在傍喝教沈小红：“放手，有闲话末好说个哋！”小红得手，如何肯放，从正中桌上直打到西边阑干尽头，阿珠、阿金大还在暗里助小红打冷拳。楼下吃茶的听见楼上打架，都跑上来看。莲生看不过，只得过去勾了小红臂膊要往后扳，却扳不动，即又横身插在中间，猛可里把小红一推，才推开了。小红吃这一推，倒退了几步，靠住背后板壁。没有吃跌。蕙贞脱身站在当地，手指着小 红，

且哭且骂。小红要奔上去，被莲生叉住小红两肋，抵紧在板壁上，没口子分说道：“耐要说啥闲话搭我说好哉，勿关俚啥事，耐去打俚做啥？”小红总没听见，把莲生口咬指掐，莲生忍着痛苦苦央告。不料刺斜里阿珠抢出来，两手格开莲生，嚷道：“耐来帮啥人嘎，阿要面孔！”阿金大把莲生拦腰抱住，也嚷道：“耐倒帮仔别人来打倪先生哉，连搭倪先生也勿认得哉！”两个故意和莲生厮缠住了。小红乘势挣出身子，呼的一阵风赶上惠贞，又打将起来。莲生被他两个软禁了，无可排解。

惠贞本不是小红对手，更兼小红拚着命，是结结实实下死手打的，早打得惠贞桃花水泛，群玉山颓，素面朝天，金莲堕地。惠贞还是不绝口的哭骂。看的人蜂拥而至，挤满了一带前轩，却不动手，莲生见不是事，狠命一洒，撒了阿珠、阿金大两个，分开看的人，要去楼下喊人来搭救。适遇明园管帐的站在帐房门口探望，莲生是认得的，急说道：“快点叫两个堂倌来拉开仔，要打出人命来哉！”说了，又挤出前轩来。只见小红竟揪倒惠贞，仰又在地，又腾身骑上腰胯，只顾夹七夹八瞎打，阿珠、阿金大一边一个按住惠贞两手，动弹不得。惠贞两脚乱蹬，只喊救命。看的人也齐声发喊，说：“打勿得哉！”莲生一时火起，先把阿金大兜心一脚踢开去，阿金大就在地下打滚喊叫。阿珠忙站起来奔莲生，嚷道：“耐倒好意思打起倪来哉，耐阿算得是人嘎！”一头撞到莲生怀里，连说：“耐打，耐打！”莲生立不定脚，往后一仰，倒栽葱跌下去，正跌在阿金大的身上。阿珠连身撞去，收札不来，也往前一扑，正伏在莲生的身上。五个人满地乱打，索性打成一团糟，倒引得看的人拍手大笑起来。

幸而三四个堂倌带领外国巡捕上楼，喝一声“不许打”。阿珠、阿金大见了，已自一骨碌爬起。莲生挽了堂倌的手起来，堂倌把小红拉过一边，然后搀扶着惠贞坐在楼板上。小红被堂倌拦截，不好施展，方才大放悲声，号啕痛哭，两只脚却踩得楼板似擂鼓一般。阿珠、阿金大都跟着海骂。莲生气得怔怔的，半晌说不出话。还是赵家姆去寻过那一双鞋给惠贞穿上，与堂倌左提右挈，抬身立定，慢慢的送至轩后房里去歇歇。巡捕扬起手中短棒，吓散了看的人，复指指楼梯，叫小红下去。小红不敢倔强，同阿珠、阿金大一路哭着骂着，上车自回。

莲生顾不得小红，忙去轩后房里看惠贞。只见管帐的与罗子富、黄翠凤、黄金凤簇拥在那里讲说，张惠贞直挺挺躺在榻床上，赵家姆替他挽起头发。王莲生忙问如何，赵家姆道：“还好，就肋里伤仔点，勿碍事。”管帐的道：“勿碍事未也险个哉。为啥勿带个娘姨出来？有仔个娘姨来里，就吃亏也好点。”王莲生听说，又添了一桩心事，踌躇一回，只得央黄翠凤，要借他娘姨赵家姆送转去。翠凤道：“王老爷，我说耐要自家送得去好。倒勿是为啥别样，俚吃仔亏转去，俚啲娘姨、大姐、相帮啲陆里一个肯罢嘎？倘忙喊仔十几个人，赶到沈小红搭去打还俚里一顿，闯出点穷祸来，原是耐王老爷该晦气。耐自家去末，先搭俚啲说说明白，阿是嘎？”管帐的道：“说得勿差，耐自家送转去好。”莲生终不愿自己送去，又说不出为什么，只再三求告翠凤。翠凤不得已应了，乃嘱咐赵家姆道：“耐去，搭俚啲说，事体未有王老爷来里，教俚啲勸管帐。”又说：“惠贞阿哥，阿是？耐自家也说一声末哉。”张惠贞点点头。管家高升在房门口问：“阿要喊马车？”赵家姆道：“才去喊得来哉晚。”高升立即去喊。赵家姆将银水烟筒交与黄翠凤，便去扶起张惠贞来。惠贞看看王莲生，要说又没的说。莲生忙道：“耐气末勸气，原快

快活活转去，赛过拨一只邪狗来咬仔一口，也无啥要紧；耐要气出点病来，倒犯勿着。我晚歇转来仔就来，耐放心。”蕙贞也点点头，搭着赵家姆肩膀，一步一步硬撑下梯。管帐的道：“头面带仔去。”王莲生见桌上一大堆零星首饰，知是打坏的，说道：“我搭俚收捉末哉。”堂倌又送上银水烟筒，说：“磕在楼下阶台上瘪了。”莲生一总拿手中包起。黄翠凤催道：“倪也转去哉碗。”说着，挈了金凤先行。王莲生乃向管帐的拱手道谢，并说：“所有碰坏家生，照例赔补。堂倌另外再谢。”管帐的道：“小意思，说啥赔嘎。”

罗子富也向管帐的作别，与王莲生同下楼来，问高升，知道张蕙贞、赵家姆已同车而去，黄翠凤姊妹还等在车上。王莲生趁了罗子富的车，一径归至四马路尚仁里口歇下。罗子富请王莲生至黄翠凤家，上楼进房，子富亲自点起烟灯来，请莲生吸烟。翠凤方脱换衣裳，见了道：“王老爷半日勿用烟哉碗，阿瘾嘎？随叫小阿宝：‘耐绞仔手中，搭王老爷来装筒烟。’”莲生道：“我自家装末哉。”翠凤道：“倪有发好个来里，阿好？”随叫小阿宝去喊金凤来拿，金凤也脱换了衣裳，过来见莲生，先笑道：“阿唷！王老爷，要吓煞侬！我吓得来拖牢仔阿姐，说：‘倪转去罢！晚歇打起倪来末，那价？’王老爷阿吓嘎？”莲生倒不禁一笑。罗子富、黄翠凤也都笑了。金凤向烟盘里拣取一个海棠花式牛角盒子，揭开盖，盒内满满盛着烟泡，奉与王莲生。莲生即烧烟泡来吸，吸了几口，听得楼下有赵家姆声音，王莲生又坐起来听。黄翠凤见莲生着急，忙喊：“赵家姆来。”赵家姆见了莲生，回说：“送得去哉，一直送到仔楼浪。俚侬说：‘有王老爷搭倪做主末末，最好哉。教王老爷转来仔就来。’俚侬还谢谢我，教我来谢谢先生，倒要好煞侬。”莲生听了，才放下了一半心。接着王莲生的管家来安来寻。莲生唤至当面，问有甚事。来安道：“沈小红侬娘姨坎坎来说，沈小红要到公馆里来。”莲生听了，心中又大不自在。黄翠凤向莲生道：“我看沈小红比勿得张蕙贞，耐张蕙贞搭无啥要紧，就明朝去也正好，倒是沈小红搭耐就要去一埭，倒还要去吃两声闲话哉。”莲生着实沉吟，蹙额无语。翠凤笑道：“王老爷，耐勤见仔沈小红怕。有闲话末响响落落搭俚说，耐怕仔俚倒勿好说啥哉。”

莲生俄延了半日，叫来安打轿子来再说，却将那首饰包交代来安收藏，来安接了回去。罗子富道：“沈小红倒看勿出，凶煞侬。”翠凤道：“沈小红末，算啥凶嘎！”我做仔沈小红，也勿去打俚侬，自家末打得吃力煞，打坏个头面，原要王老爷去搭俚赔。倒害仔王老爷，阿有啥趣势？”子富道：“耐做沈小红末那价呢？”翠凤笑道：“我啊，我倒勿高兴搭耐说来哩。要末耐到蒋月琴搭去一埭试试看，可好？”子富笑道：“就去仔末，怕耐啥嘎！耐勿入调末，我去教蒋月琴来也打耐一顿。”翠凤把眼一瞟，笑道：“噢唷，倒说得体面侬！耐算说拨来啥人听嘎，阿是来里王老爷面浪摆架子？”王莲生一口烟吸在嘴里，听翠凤说，几乎笑的呛出来。子富不好意思，搭讪说道：“耐侬人一点点无拨啥道理！耐自家也去想想看，耐做个倌人末，几花客人做仔去，倒勿许客人再去做一个倌人，故末啥道理？也亏耐侬有面孔，说得出口。”翠凤笑道：“为啥说勿出嘎？倪是做生意，叫无法碗。耐搭我一年

家生——日用器具。

勿入调——不规矩，胡闹。

三节 生意包仔下来，我就做耐一千仔，蛮好。”子富道：“耐要想敲我一千仔哉！”翠凤道：“做仔耐一千仔，勿敲耐敲啥人嘎？耐倒说得有道理。”子富被翠凤顶住嘴，没得说了。停了一会，翠凤道：“耐有道理末，耐说哩。啥勿响哉嘎？”子富笑道：“阿有啥说嘎，拨耐钝光哉咀。”翠凤也笑道：“耐自家说得勿好，倒说我钝光。”

谈笑之间，早又上灯以后。小阿宝送上票头一张，呈与罗子富。子富看毕，授与王莲生。莲生慌的接来看，是洪善卿催请子富的，便不在意。再看下面，另行添写有“莲翁若在，同请光临”八个字。莲生攒眉道：“我勿去哉。”子富道：“善卿难得吃台把酒，耐原去应酬歇，就勿叫局也无啥。”黄翠凤道：“王老爷、耐酒倒要去吃噪，耐勿去吃酒，倒拨沈小红噪好笑。我说耐只当无拨啥事体，酒末只管去吃，吃仔酒末就台面浪约好两个朋友，散下来一淘到小红搭去，阿是蛮好？”莲生一想勿差，就依着翠凤说，忙又吸了两口烟。来安领轿子来了，也呈上一张洪善卿请客票头。子富道：“一淘去哉碗。”莲生点头说好。子富令喊高升，高升回说：“轿子等仔歇哉。”于是王莲生、罗子富各自坐轿，并赴公阳里周双珠家。到了楼上，洪善卿迎着，见两位一淘来了，便叫娘姨阿金喊“起手巾”，随请两位进房。房里先到的有葛仲英、陈小云、汤啸庵三位；还有两位面生的，乃是张小村、赵朴斋。大家问姓通名，拱手让坐。外场已绞了手巾上来。汤啸庵忙问王莲生：“叫啥人？”莲生道：“我勿叫哉。”周双珠插嘴道：“耐末阿有啥勿叫局个嘎？”洪善卿道：“就叫仔个清倌人罢。”汤啸庵道：“我来荐一个，包耐出色。”遂把手一指，“耐看。”王莲生回头看时，周双珠肩下坐着一个清倌人，羞怯怯的低下头去，再也不抬起来。罗子富先过去弯着腰一看道：“我只道是双宝，倒勿是。”周双珠道：“俚叫双玉。”王莲生道：“本堂局蛮好，写末哉。”洪善卿等汤啸庵写毕局票，即请入席。大姐巧因立在周双玉身傍，说道：“过去换衣裳哉碗。”双玉乃回身出房。

第九回终。

第十回 理新妆讨人严训导 还旧债清客钝机锋

按：周双玉趑进对过自己房里，巧囡跟过来问双玉道：“出局衣裳，无姆阿曾拨来耐？”双玉摇摇头。巧囡道：“我去搭耐问声看。耐拿鬓脚来刷刷。”说了，忙下楼去问老鸨周兰。

双玉自把保险台灯移置梳妆台上，且不去刷鬓脚，就在床沿坐下，悄悄的侧耳而听。原来周双玉房间底下乃是老鸨周兰自己卧室，那周双宝搬下去铺的房间却在周双珠的房间底下。当时听得老鸨周兰叫巧囡掌起灯来，开橱启箱，翻腾一会，又咕咕唧唧说了许多闲话，然后出房，却又往双宝房背后去，不知做甚么，一些也听不见。双玉方才丢开，起身对镜，照见两边鬓脚稍微松了些，随取抿子轻轻刷了几刷，已自熨贴。只见巧囡怀里抱着衣裳，同周兰上楼来了。双玉收过抿子，便要取衣裳来穿。周兰道：“慢点。耐个头勿好，啥毛得来。”乃将手中揣着的豆蔻盒子放下，亲自动手替双玉弄头。捏了又捏，揪了又揪，浓浓的蘸透了一抿子刨花浸的水，顺着螺丝旋刷进去，又刷过周围刘海头。刷的那水从头颈里直流下去，连前面额角上也亮晶晶都是水渍，双玉伸手去拭，周兰忙阻止道：“耐勳动。”遂用手巾在头颈里略掩一掩，叫双玉转过脸来，仔细端详一回说：“好哉。”

巧囡在傍提着衣裳领口，伏侍双玉穿将起来，是一件织金撒兰盆景一色，镶滚湖色宁绸棉袄。巧囡看了道：“实概件衣裳，我好象勿曾看见歇。”周兰道：“耐末陆里看得见，说起来还是大先生个哉。俚哋姊妹三家头，才有点怪脾气，随便啥衣裳哉，头面哉，才要自家撑得起来，别人个物事，就拨来俚俚也勿要。双珠个头面末，也勿算少，单说衣裳，是陆里及得来阿大搭阿二嘎、比仔双珠要多几花朵。俚哋嫁出去辰光，拣中意点末拿仔去，剩下来也有几箱子，我收捉仔起来，一直甲勿着，还有啥人来着？就拨来双宝着过歇，也勿多几件。还有几几花花，连搭双宝也勿曾看见歇，勳说啥耐哉。”

双玉穿上棉袄，向大洋镜前走了几步，托起臂膊，比比出手。周兰过去把衣襟绉纹拉直些，又唠叨说道：“耐要自家有志气，做生意末巴结点，阿晓得？我眼睛里望出来，无啥亲生勿亲生，才是我囡件。耐倘然学得到双珠阿姐末，大先生、二先生几花衣裳头面，随便耐中意陆里一样，只管拿得去末哉。要象仔双宝样子，就算是我亲生囡件，我也勿高兴拨俚哋。”双玉只听着不言语。周兰问他：“阿听见？”双玉说：“听见哉。”周兰道：“价末耐也答应声，啥一声也勿响嘎？”

巧囡听台面上叫的局先已到了，急取豆蔻盒子，连声催促，方剪住周兰的话头，搀了双玉，往前便走，却忽然想起银水烟筒来。巧囡道：“就三先生搭拿仔根罢。”周兰道：“勿要；耐到双宝搭去拿得来。双宝一根末让俚用仔，我再拿一根出来拨来双宝。”巧囡赶着跑去。周兰又教导些台面规矩与双玉听，并说：“耐勿晓得末，问阿姐好哉。阿姐搭耐说啥闲话，耐听好仔，勳忘记，耐要是勿肯听人闲话，我先搭耐说一声，耐自家吃苦，到底无啥好处。”周兰说一句，双玉应一声。

须臾，巧囡取银水烟筒回来，周兰自下楼去。巧囡忙挈双玉至这边台面上。只见先到的只有一个局，乃是陈小云的相好金巧珍，住在同安里口，只隔一条三马路，走过来就是，所以早些。当时金巧珍拉开嗓子唱京调，引得

罗子富兴高采烈，摆庄豁拳。更有赵朴斋、张小村刻意奉承，极力鼓舞，此外诸位也就随和着。独有王莲生没精打采，坐也坐不住。周双珠知道是厌烦，问他：“阿到对过去坐歇？”莲生正中胸怀，即时离席。巧因领着趲过周双玉房间，点了烟灯，冲了茶碗。向莲生道：“我去喊双玉来。”莲生阻挡不及，只好听他喊去。只见周双玉冉冉归房，脱换衣裳，远远的端坐相陪，嘿然无语，莲生自然下去兜搭。一会儿，巧因又跑来张罗，叮嘱双玉陪着，也就去了。莲生吸了两口烟，听那边台面上豁拳唱曲，热闹得不耐烦，倒是双玉还静静的坐在那里低头敛足弄手帕子。莲生心有所感，不觉暗暗赞叹了一番。

忽听得娘姨阿金走出当中间，高声喊“绞手巾”。一时，履声，舄声，帘钩声，客辞主人声，主人送客声，杂沓并作，却不知去的是谁，只觉得台面上冷静了许多。随后汤啸庵也踱过这边房里来，吃得绯红的脸，一手拿着柳条剔牙杖剔牙，随意向榻床下首歪着，看莲生烧烟。莲生问：“子富去哉？”啸庵道：“俚哋还有啥局头，搭仲英、小云一淘去哉。”莲生遂约啸庵同洪善卿到沈小红家去，啸庵会意应诺。及巧因来请用饭，两人方过那边归席入座。汤啸庵向洪善卿耳边说了几句，善卿听了微笑。周双珠也点头笑道：“耐哋说啥，我也懂来里哉。”啸庵道：“耐说说看。”双珠把嘴望莲生一努。大家笑着，都吃过饭。张小村知道他们有事，和赵朴斋告辞先行。王莲生道：“倪也去罢。”汤啸庵、洪善卿说“好”。周双珠忙喊双玉过来，送至楼门而回。

三人缓步同行。来安叫轿夫抬空轿子跟随在后，出了公阳里，就对门进同安里，穿至西荃芳里口，适被娘姨阿珠的儿子暗中瞧见，跑去报信。阿珠迎出门首，笑嘻嘻说道：“我说王老爷要来快哉，倒刚刚来哉。”当下王莲生在前，与汤啸庵、洪善卿进门，后面跟着阿珠，接踵上楼，早听得房间里小脚高底一阵怪响。王莲生方跨进当中间房门，只见沈小红越发蓬头垢面，如鬼怪一般，飞也似赶出当中间，望莲生纵身直扑上去，莲生错愕倒退。大姐阿金大随后追到，两手合抱拢来，扳住小红胸脯，只喊说：“先生勦！”慌的阿珠抢上去叉住小红臂膊，也喊说：“先生耐慢点看！”小红咬牙切齿，恨道：“耐哋走开点！我要死未关耐哋啥事嘎？”阿珠连连劝道：“耐就要死未，也勿实概个碗；故歇王老爷来仔，也好等王老爷说起来，说勿好耐再去死未哉碗。”小红一心和莲生拚命，那里肯依。汤啸庵、洪善卿见如此撒泼，不好说甚，只是冷笑。莲生又羞又恼，又怕又急，四下里一逼，倒逼出些火性来，也冷笑说道：“让俚去死未哉！”说了一句，回身便走。汤啸庵、洪善卿只得跟着走了。阿珠见光景不好，也顾不得小红，赶紧来拉莲生；被莲生一豁，洒脱袖子，竟下楼梯。忽听得当中间板壁蓬咚蓬咚震天价响起来，阿金大在内极声喊道：“勿好哉，先生撞煞哉呀！”就这一声喊里，唤起楼下三四个外场，只道有甚祸事，急急跑上楼来，适与莲生等挤住在楼梯上。阿珠把莲生死拖活拽，往里挣去。汤啸庵、洪善卿料道走不脱，也攥掇莲生回至当中间，只见小红还把头狠命往板壁上磕，阿金大扳住胸脯，那里扳得开。阿珠着了忙，也狠命的拦腰一抱抱起来。汤啸庵、洪善卿齐说道：“小红耐算啥？有闲话说未哉，实概样子，耐小红也犯勿着碗。”

阿珠摸摸小红的头，没甚伤损，只有额角边被板壁了钉的钉头碰破些油皮，也不至流血。阿金大上前把手心摩掌着道：“耐看阿险嘎！撞来哋太阳里末，那价呢？”莲生正站在一傍发呆。阿珠一眼睃见，说道：“王老爷，

闯出穷祸来耐也脱勿了个，勦看仔象无要紧。”外场见没事，都笑道：“倒吓得倪来要死！‘快点搀先生房间里去罢。’”阿珠仍抱起小红来，阿金大拉了莲生，汤啸庵、洪善卿一同簇拥至房里。阿珠放小红向榻床躺下。阿金大端整茶碗，叫外场冲了茶。外场嘱付阿珠说：“耐咪小心点末哉。”都讪笑着下楼去了。

王莲生、汤啸庵、洪善卿一溜儿坐在靠壁高椅上。小红背灯向壁，掩面而哭。阿珠靠小红身傍坐着，慢慢与王莲生说道：“王老爷，耐自家勿好，转差仔念头。耐起初要搭倪先生说明白仔，耐就去做仔十个张蕙贞，倪先生也无啥碗，为仔耐瞒仔倪先生未倒勿好哉。倪先生晓得耐去做仔张蕙贞，说难是王老爷倪搭勿来个哉，拨来张蕙贞吠拉仔去哉。”洪善卿不待说完，即拦说道：“王老爷不过昨日夜头来咪张蕙贞搭吃仔台酒，故歇原到该搭来哉响。”阿珠立起身来，走过洪善卿身傍，轻声说道：“洪老爷，耐是蛮明白来里。倪先生倒勦怪俚，但是发极仔了呀。王老爷先起头做倪先生辰光，还有好几户老客人咪。后来搭王老爷要好仔末，有个把客人阿要动气勿来哉了，倪末去请哉碗，王老爷就搭倪先生说：‘俚咪勿来，让俚咪勿来末哉，我一干仔来搭耐撑场面。’王老爷，阿是耐说来咪个闲话？先生有仔王老爷，倒蛮放心，请也勿去请哉。难末一户一户客人才勿来哉，到故歇是无拨哉，就剩仔王老爷一千仔哉。洪老爷，耐说王老爷去做仔张蕙贞，倪先生阿要发极？”汤啸庵接说道：“难也勦去说哉。张蕙贞咪末坍仔台哉，王老爷原到该搭来，耐沈小红场面也可以过得去哉。大家勦说哉，阿是？”

小红正哭得涕泪交颐，听啸庵说，便分说道：“汤老爷，耐问声俚看。俚自家搭我说，教我生意勦做哉，条子末脱仔。我听仔俚，客人叫局也勿去。俚还搭我说，俚说：‘耐少来咪几花债末，我来搭耐还未哉。’我听仔快活煞，张开仔两只眼睛单望俚一千仔，望俚搭我还清仔债末，我也有仔好日脚哉，陆里晓得俚一直来里骗我！骗到我今日之下，索性豁脱仔，去包仔个张蕙贞！”说到这里，两脚一跺，身子一掀，俯仰号啕，放声大哭。哭了又道：“俚就要去做张蕙贞，也无啥！我自家想想，衣裳末着完哉，头面末当脱哉，客人末一个也无拨哉，倒欠仔一身债。弄得我上勿上，落勿落，难末教我那价？”汤啸庵微笑道：“故也无啥那价。王老爷原来里，衣裳头面原教王老爷办得来，债末教王老爷去还清仔，阿是才舒齐哉碗？”小红道：“汤老爷，勿瞒耐说，王老爷来里该搭做仔两年半，买来咪几花物事才来里眼睛前头。张蕙贞搭勿到十日天，从头浪起到脚浪，陆里一样勿搭俚办起来？还有朋友咪拍马屁，鬼讨好，连忙搭俚买好仔家生送得去铺房间。耐汤老爷陆里晓得！”洪善卿插说道：“王老爷也叫瞎说！堂子里做个把信人，只要局帐清爽仔末是哉。信人欠来咪债，关客人啥事，要客人来搭俚还。老实说，信人末勿是靠一个客人，客人也勿是做一个信人；高兴多走走，勿高兴就少走走，无啥多花枝枝节节碗！”小红正要回嘴，阿珠赶着戆说道：“洪老爷说得勿差，‘信人末勿是靠一个客人。’倪先生也有好几户客人咪，为啥要耐王老爷一千仔来撑场面？耐就一千仔撑仔场面，勿来搭倪先生还债，倪先生就欠仔一万债，阿好搭耐王老爷说，要耐王老爷来还嘎？耐王老爷自家搭倪先生说，要搭倪先生还债。只要王老爷真真还清好，倪先生阿有

发极——情急，慌张。

(xi o)——揭下，翻动书页。

啥伎枝节节？耐就去做仔张蕙贞，‘客人也勿是做一个信人’，倪先生阿好说耐啥？故歇耐王老爷原勿曾搭倪先生还歇一点点债，倒先去做仔张蕙贞哉。耐王老爷想想看，阿是倪先生来里枝枝节节呢？阿是耐王老爷自家来睬枝枝节节？”说罢，睽了王莲生半日。

莲生仰着脸，只不做声。洪善卿笑道：“俚睬啥枝枝节节也勿关倪事，倪要去哉。”遂与汤啸庵立起身来。莲生意思要一同去，小红只做看不见，倒是阿金大捺住莲生道：“咦！王老爷，耐阿好去嘎？”阿珠喝阿金大放手，却向莲生道：“王老爷耐要去，去末哉；倪是勿好来屈留耐，就搭耐说一声是哉。昨夜头我搭阿金大两家头陪倪先生坐来睬床浪，坐仔一夜天勿曾困，今夜头倪要困去哉。倪娘姨到底无啥干己，就闯仔点穷祸，也勿关倪事。倪先说仔末，王老爷也怪勿着倪。”几句说得莲生左右为难，不得主意，汤啸庵向莲生道：“倪先去，耐坐歇罢。”莲生乃附耳嘱他去张蕙贞家给个信。啸庵应诺，始与洪善卿借行：小红却也抬身送了两步，说道：“倒难为仔耐睬，明朝倪也摆个双台谢谢耐睬末哉。”说着，倒自己笑了。莲生也忍不住要笑。

小红转身，伸一个指头向莲生脸上连点几点，道：“耐末……”只说得两字，便缩住了，却哼的一声，象是叹气，半晌又道：“耐一干仔来末，阿怕倪欺瞒仔耐嘎？耐算教两个朋友来做帮手，帮仔耐说闲话，阿要气煞人！”莲生自觉羞惭，佯作不睬。阿珠冷笑两声，道：“王老爷倒蛮好，才是朋友睬搭俚出个主意，王老爷末去听仔俚。就张蕙贞搭，勿是朋友同得去，陆里认得嘎？”小红道：“张蕙贞搭倒勿是朋友，俚乃自家去打一个野鸡。”阿珠道：“故歇是勿是野鸡哉，也算仔长三哉！叫仔一班小堂名，显焕得来！王老爷做仔几日天，甲脱仔几花？阿有千把嘎？”莲生道：“耐睬勑瞎说。”阿珠道：“倒勿是瞎说。”随将烟盘收拾干净道：“王老爷吃烟罢，勑去转啥念头哉。”莲生乃去榻床躺下吸烟，阿珠、阿金大陆续下去。

第十回终。

第十一回 乱撞钟比舍受虚惊 齐举案联襟承厚待

按：沈小红坐在榻床下手，一言不发，莲生自在上手吸烟，房里没有第三个人。足有一点钟光景，小红又呜呜咽咽的哭起来。莲生搔耳爬腮，无可解劝，也就凭他哭去。无如小红这一哭，直哭得伤心惨目，没个收场。莲生没奈何，只得挨上去央告道：“耐咻意思我也蛮明白来里。我末就依仔耐，叨光耐勳哭哉，阿好？耐再要哭，我肚肠要拨来耐哭出来哉。”小红哽噎着嗔道：“勳来搭我瞎说！耐一径骗下来，骗到仔故歇，耐倒还要来骗我！耐定归要拿我性命来骗得去仔了罢咻。”莲生道：“我故歇随便说啥闲话，耐总勿相信，说是我骗耐。难也勳说哉，我明朝就去打一张庄票来搭耐还债，耐说阿好？”小红道：“耐个主意勿差，耐搭我还清仔债末，该搭勿来哉，阿是？故末好去做张蕙贞哉，阿是？耐倒乖来咻！耐勿情愿搭我还末，我也勳耐还哉。”说着，仍别转头去，吞声暗哭。莲生急道：“啥人说去做张蕙贞嘎？”小红道：“耐勿去哉？”莲生道：“勿去哉。”被小红劈面啐了一口，大声道：“耐去骗末哉！耐看来咻，我明朝死来咻张蕙贞搭去。”

莲生一时摸不着头脑，呆脸思索，没得回话。适值阿珠提水铤子上来冲茶，莲生叫住，细细告诉他，问他：“小红是啥意思？”阿珠笑道：“王老爷蛮明白咻，倪末陆里晓得嘎。”莲生道：“耐倒说得好，我为仔勿明白了问耐勳。”阿珠笑道：“王老爷耐是聪明人，阿有啥勿明白嘎！耐想倪先生一径搭耐蛮要好，耐为啥勿搭倪先生还债呢？今朝反 仔一场，耐倒要搭倪先生还债哉，阿象是耐动气仔了说个闲话？耐为动气了说搭倪先生还债，耐想倪先生阿要耐还嘎？”莲生跳起来跺脚道：“只要俚勿动气末才是哉，倒说我动气！”阿珠笑道：“倪先生倒也无啥动气，单为仔王老爷碗。耐想倪先生阿有第二户客人？耐王老爷再勿来仔，教倪先生那价呢？只要倪先生面浪交代得过，耐就再去做个张蕙贞也无啥要紧。倪先生欠来咻几花债，早末也要耐王老爷还，晚末也要耐王老爷还，随耐王老爷个便好哉。耐王老爷待倪先生要好勿要好，也勿在乎此。王老爷阿对？”莲生道：“耐也说得勿明白碗。我勿搭俚还债末，生来说我勿好；我就搭俚还仔债，俚原说我勿好。俚到底要我那价末算我要好哉？”阿珠笑道：“王老爷也说笑话哉，阿要我来教耐？”说着，提水铤子一路佯笑下楼去了。

莲生一想没奈何，只得打叠起千百样柔情软语去伏侍小红。小红见莲生真个肯去还债，也落得收场，遂趁此渐渐的止住哭声。莲生一块石头方才落地。小红一面拿手帕子拭泪，一面还咕嚕道：“耐只怪我动气；耐也替我想想看，比方耐做仔我，阿要动气？”莲生忙陪笑道：“应该动气，应该动气！我做仔耐是一径要动到天亮咻。”说得小红也要笑出来，却勉强忍住道：“厚皮咻来，啥人来理耐嘎。”一语末了，忽听得半空中惶惶一阵钟声。小红先听见，即说：“阿是撞乱钟？”莲生听了，忙推开一扇玻璃窗，望下喊道：“撞乱钟哉！”阿珠在楼下接应，也喊说：“撞乱钟哉，耐咻快点去看看！”随后有几个外场赶紧飞跑出门。莲生等撞过乱钟，屈指一数，恰是四下，乃去后面露台上看时，月色中天，静悄悄的，并不见有火光。回到房里，适有一个外场先跑回来报说：“来咻东棋盘街咻。”莲生忙踹在桌子傍高椅上，开直了玻璃窗向东南望去，在墙缺里现出一条火光来。莲生着急，喊：“来

安！”外场回说：“来二爷搭轿班才跑得去看去哉。”莲生急得心里突突的跳。小红道：“东棋盘街末关耐啥事嘎？”莲生道：“我对门就是东棋盘街碗。”小红道：“还隔出一条五马路咪。”

正说时，来安也跑回来，在天井里叫“老爷”，报说道：“东棋盘街东首，远勿多。巡捕看来咪，走勿过哉。”莲生一听，拔步便走。小红道：“耐去哉？”莲生道：“我去仔就来。”莲生只唤来安跟了，一直跑出四马路，望前面火光急急的赶。刚至南昼锦里口，只见陈小云独自一个站在廊下看火。莲生拉他同去，小云道：“慢点走末哉。耐有保险来咪，怕啥嘎？”莲生脚下方放松些。只见转弯角上有个外国巡捕，带领多人整理皮带，通长衔接做一条，横放在地上，开了自来水管，将皮带一端套上龙头，并没有一些水声，却不知不觉皮带早涨胖起来，绷得紧紧的。于是顺着皮带而行，将近五马路，被巡捕挡住。莲生打两句外国话，才放过去。那火看去还离着好些，但耳朵边已拉拉杂杂爆得怪响，倒象放几千万炮烽一般，头上火星乱打下来。

莲生、小云把袖子遮了头，和来安一口气跑至公馆门首，只见莲生的侄儿及厨子、打杂的都在廊下，争先诉说道：“保险局里来看过歇，说勿要紧，放心末哉。”陈小云道：“要紧末勿要紧，耐拿保险单自家带来咪身边，洋钱末放铁箱子里，还有啥帐目、契券、照票多花末，理齐仔一搭，交代一个人好哉。物事勳去动。”莲生道：“我保险单寄来咪朋友搭碗。”小云道：“寄来咪朋友搭末最好哉。”

莲生遂邀小云到楼上房里，央小云帮着收拾。忽又听得豁刺刺一声响，知道是坍下屋面，慌去楼窗口看。那火舌头越发焰起来，高了丈余，趁着风势，正呼呼的发啸。莲生又慌的转身收拾，顾了这样却忘了那样，只得胡乱收拾完毕，再问小云道：“耐搭我想想看，阿忘记啥？”小云道：“也无啥哉。耐勳极，包耐勿要紧。”莲生也不答话，仍去站在楼窗口。忽又见火光里冒出一团团黑烟，夹着火星滚上去，直冲至半天里。门首许多人齐声说：“好哉，好哉！”小云也来看了，说道：“药水龙来哉，打仔下去哉。”果然那火舌头低了些，渐渐看不见了，连黑烟也淡将下去。莲生始放心归坐。小云笑道：“耐保仔险末阿有啥勿放心？保险行里勿曾来，耐自家倒先发极哉，赛过勿曾保险碗。”莲生也笑道：“我也晓得勿要紧，看仔阿要发极嘎。”

不多时，只听得一路车轮碾动，气管中呜呜作放气声，乃是水龙打灭了火回去的。接着莲生的侄儿同来安等说着话，也都回进门来。莲生喊来安冲茶。小云道：“倪要去困去哉。”莲生道：“原搭耐一淘去。”小云问：“到陆里？”莲生说是“沈小红搭”。小云不去再问，下楼出门，正遇着轿班抬回空轿子来，停在门口。小云便道：“耐坐轿子去，我先去哉。”莲生也就依了，乃送小云先行。

小云见东首火场上原是烟腾腾地，只变作蛋白色，信步走去望望，无如地下被水龙浇得湿漉漉的，与那砖头瓦片，七高八低，只好在棋盘街口站住，觉有一股热气随风吹来，带着些灰尘气，着实难闻。小云忙回步而西，却见来安跟王莲生轿子已去有一箭多远，马路上寂然无声。这夜既望之月，原是的-圆的，逼得电气灯分外精神，如置身水晶宫中。小云自己徜徉一回，不

料黑暗处，好象一个无常鬼直挺挺站立。正要发喊，那鬼倒走到亮里来，方看清是红头巡捕，小云不禁好笑。当下径归南昼锦里祥发吕宋票店楼上，管家长福伏侍睡下。明日起身稍晚了些，又觉得懒懒的。饭后，想要吸口鸦片烟，只是往那里去吸，朱蔼人处虽近，闻得这两日陪了杭州黎篆鸿白相，未必在家，不如就金巧珍家，也甚便益。想毕，趑下楼来。胡竹山授与一张请客条子，说是即刻送来的。小云看是庄荔甫请至聚秀堂陆秀宝房吃酒。记得荔甫做的馆人叫陆秀林，如何倒在陆秀宝房吃酒起来，料道是代请的了。小云撩下出门，也不坐包车，只从夹墙窄弄进去，穿至同安里口金巧珍家，只见金巧珍正在楼上当中间梳头。大姐银大请小云房间里去，取水烟筒要来装水烟，小云令银大点烟灯。银大道：“阿是要吃鸦片烟？我搭耐装。”小云道：“只要一点点，小筒头好哉。”及至银大烧成一口鸦片烟，给小云吸了，那金巧珍也梳好头，进房换衣，却问小云道：“耐今朝无拨啥事体末，我搭耐去坐马车，阿好？”小云笑道：“耐还要想坐马车！张蕙贞睬拨沈小红打得来，为仔来睬坐马车碗。”巧珍道：“俚睬也自家谄头，拨来沈小白打仔一顿。像倪，要有人来打仔倪，倪倒有饭吃哉。”小云道：“耐今朝啥高兴得来，想着去坐马车哉？”巧珍道：“勿是高兴坐马车，为仔倪阿姐昨夜头吓得要死，跑到倪搭来哭，天亮仔坎坎转去，我要去望望倪阿好来睬。”小云道：“耐阿姐来里绘春堂，远开仔几花朵，吓啥？”巧珍道：“耐倒说得写意睬！勿吓末，为啥人家才搬出来哉？”小云道：“耐去望阿姐末，教我坐来睬马车浪等耐？”巧珍道：“耐就一淘去望望倪阿姐，也无啥。”小云道：“我去未算啥？”巧珍道：“耐去喊仔挡干湿末哉。”小云想也好，便道：“价末就去哉碗。”巧珍即令娘姨阿海去叫外场喊马车。

须臾，马车已至同安里门口，陈小云、金巧珍带娘姨阿海坐了，叫车夫先从黄浦滩兜转到东棋盘街，车夫应诺。这一个圈仔没有多路，转眼问已至临河丽水台茶馆前停下。阿海领小云先行，巧珍缓步在后，进弄第一家便是绘春堂。小云跟定阿海一直上楼。至房门前，阿海打起帘子，请小云进去。只见金巧珍的阿姐金爱珍靠窗而坐，面前铺着本针线簿子，在那里绣一只鞋面；一见小云，带笑说道：“陈老爷，难得到倪搭来碗。”阿海跟进去，接口道：“倪先生来望望耐呀。”爱珍道：“价末进来。”阿海道：“来睬来哉。”爱珍忙出房去迎。阿海请小云坐下，也去了。却有一群油头粉面馆人，杂沓前来，只道小云是移茶客人，周围打成拷佬圈儿，打情骂趣，假笑佯嗔，要小云攀相好。小云也觉其意，只不好说。适值金爱珍的娘姨来整备茶碗，小云乃叫他去喊干湿。那娘姨先怔了一怔，方笑说：“陈老爷勳客气哉。”小云道：“故是本家规矩碗，耐去喊末哉。”那些馆人始知没想头而散。

一时，金爱珍、金巧珍并肩携手，和阿海同到房间里。巧珍一眼看见桌子上针线簿子，便去翻弄，翻出那鞋面来仔细玩索。爱珍敬过干湿，即要给小云烧烟。小云道：“勳客气，我勿吃烟。”爱珍又亲自开了妆台抽屉，取出一盖碗玫瑰酱，拔根银簪插在碗里，请小云吃。小云觉很不过意，巧珍也道：“阿姐，耐勳去理俚，让俚一干仔坐来睬末哉。倪来说说闲话。”爱珍只得叫娘姨来陪小云，自向窗下收拾起鞋面并针线簿子，笑道：“做得勿好。”巧珍道：“耐倒原做得蛮好，我有三年勿做，做勿来哉。旧年描好一

双鞋样要做，停仔半个月，原拿得去教人做仔。教人做来咻鞋子总无拨自家做个好。”爱珍上前撩起巧珍裤脚，巧珍伸出脚来给爱珍看。爱珍道：“耐脚浪着来咻倒蛮有样子。”巧珍道：“就脚浪一双也勿好畹，走起来只望仔前头戳去，看勿留心要跌煞咻。”爱珍道：“耐自家无拨工夫去做末，只要教人做好仔，自家拿来上，就好哉。”巧珍道：“我原要想自家做，到底称心点。”姊妹两个又说些别的闲话，不知说到什么事，忽然附耳低声，异常机密，还怕小云听见，商量要到间壁空房间去，巧珍嘱小云道：“耐等一歇。”爱珍问小云：“阿吃啥点心？”小云忙拦说：“倪勿多歇吃饭，勔客气。”爱珍道：“稍微点点。”巧珍皱眉插嘴道：“阿姐，耐啥实概嘎，我搭耐阿有啥客气？俚乃要吃啥点心，我来说末哉，俚乃也勔吃畹。”爱珍不好再问，只丢个眼色与娘姨，却同巧珍去空房间说话。

不多时，那娘姨搬上四色点心，摆下三副牙筷，先请小云上坐，小云只得努力应命。再去间壁请巧珍时，巧珍还埋怨他阿姐，不肯来吃，被爱珍半拖半拽，让了过来。巧珍见有四色，又说道：“阿姐，倪勿来哉！耐算啥哩？”爱珍笑而不答，捺巧珍向高椅上与小云对面坐了，便取牙筷来要敬。巧珍道：“耐再要像客人来敬我，我勿吃哉。”爱珍道：“价未耐吃点哩。”当即转敬小云，小云道：“我自家吃仔歇哉，耐驯敬哉。”巧珍道：“耐啥一点点勿客气哉嘎？倒亏耐蜘蛛面孔。”小云笑道：“耐阿姐赛过是我阿姐，阿是无啥客气？”爱珍也笑道：“陈老爷倒会说噪。”巧珍向爱珍道：“耐自家也吃点哩，阿要倪来敬耐嘎？”小云听说，连忙取牙筷夹个烧卖送到爱珍面前。慌的爱珍起身说道：“陈老爷砌哩。”巧珍别转头一笑，又道：“耐勿吃，我也要来敬耐哉。”爱珍将烧卖送还盆内，自去夹些蛋糕奉陪。巧珍也只吃了一角蛋糕放下，小云倒四色都领略些。巧珍道：“有辰光教耐吃点心，耐驹吃，今朝倒吃仔多花。”小云笑道：“为仔阿姐去买起点心来请倪，倪少吃仔好像对勿住，阿是？”爱珍笑道：“陈老爷，耐倒说得倪来难为情煞哉，粗点心阿算啥敬意嘎。”娘姨绞过手中，阿海也来回说：“马车浪催仔几壕哉，我恨得来。”巧珍道：“倪也是好去哉，点心也吃过哉。”小云笑道：“耐算搭阿姐客气，吃仔点心谢也勿谢，倒就要想去哉。也是个勔面孔。”巧珍笑道：“耐勿去，阿要想吃夜饭？”爱珍笑道：“便夜饭是倪也吃得起哉，就请勿到陈老爷畹。”当时小云、巧珍道谢告辞而行。

第十一回终。

第十二回 背冤家拜烦和事老 装鬼戏催转踏谣娘

按：金巧珍和金爱珍一路说话，缓缓同行。陈小云走的快，先自上车，阿海也在车旁等候。金爱珍直送出棋盘街，眼看阿海搀巧珍上车坐定，扬鞭开轮，始回。

小云见天色将晚，不及再游静安寺，说与巧珍，令车夫仍打黄浦滩兜个圈子转去罢。于是出五马路，进大马路，复转过四马路，然后至三马路同安里口，卸车归家。

小云在巧珍房里略坐一刻，正要回店，适值车夫拉了包车来接，呈上两张请帖：一张是庄荔甫催请的，下面加上两句道：“善卿兄亦在坐、千万勿却是荷。”一张是王莲生请至沈小红家酒叙。小云想沈小红家断无不请善卿之理，不如先去应酬莲生这一局，好与善卿商定行止。遂叫车夫拉车到西荃芳里，自己却步行至沈小红家。

只见房间里除王莲生主人之外，仅有两客，系莲生局里同事，即前夜张蕙贞台面带局来的醉汉。一位姓杨，号柳堂；一位姓吕，号杰臣。这两位与陈小云虽非至交，却也熟识，彼此拱手就坐。随后管家来安请客回来，禀道：“各位老爷才说是就来。就是朱老爷陪杭州黎篆鸿黎大人来啖，说谢谢哉。”王莲生没甚吩咐，来安放下横披客目，退出下去。莲生便叫阿珠喊外场摆台面。陈小云取客目来一看，共有十余位，问道：“阿是双台？”王莲生点点头。沈小红笑道：“倪勿然陆里晓得啥双台嘎，难末学仔乖，倒摆起双台来哉。也算体面体面。”陈小云不禁笑了，再从头至尾看那客目中姓名，诧异得很，竟与前夜张蕙贞家请的客一个不减，一个不添。因问王莲生是何意，莲生但笑不言。杨柳堂、吕杰臣齐道：“想来是小红先生意思，耐说阿对？”陈小云恍然始悟。沈小红笑道：“耐啖瞎说！倪搭请朋友，只好拣几个知己点末请得来绷绷场面，比勿得别人家有面孔。就象朱老爷末，阿是看勿起倪勿来哉碗！”

说笑间，葛冲英、罗子富、汤啸庵先后到了，连陶云甫、陶玉甫昆仲接踵咸集。陈小云道：“善卿为啥还勿来？只怕先到仔别场花去应酬哉。”王莲生道：“勿是，我碰着歇善卿，有一点小事体教俚去跑一逮，要来快哉。”说声未绝，楼下外场喊：“洪老爷上来。”王莲生迎出房去咕唧了好一会，方进房。沈小红一见洪善卿，慌忙起身，满面堆笑说道：“洪老爷，耐勤动气。倪个闲话无拨啥轻重，说去看光景，有辰光得罪仔客人，客人动仔气，倪自家倒勿曾觉着。昨日夜头我说：‘洪老爷为啥一歇要去哉嘎？’王老爷说我得罪哉：我说：‘阿哟，我勿晓得碗！我为啥去得罪洪老爷碗？’今朝一早我就要教阿珠到周双珠搭来张耐，也是王老爷说：‘晚歇去请洪老爷来末哉。’洪老爷，耐看王老爷面浪搭倪包荒点个。”洪善卿呵呵笑道：“我动啥气嘎？耐也无啥得罪我，耐勤去多花瞎小心，倪不过是朋友，就得罪仔点，到底勿要紧，只要耐勿得罪王老爷末才是哉。耐要得罪仔王老爷，倪就搭耐说句把好听闲话，也无用碗。”小红笑道：“倪倒勿是要洪老爷搭倪说好话，也勿是怕洪老爷说倪啥邱话，为仔洪老爷是王老爷朋友末，倪得罪仔洪老爷，连搭倪王老爷也有点难为情，好象对勿住朋友哉碗。洪老爷阿是？”王莲生叉口剪住道：“勤说哉，请坐罢。”

大家一笑，齐出至当中间，入席让坐。陈小云乃问洪善卿道：“庄荔甫请耐陆秀宝搭吃酒，耐阿去？”善卿愕然道：“我勿晓得碗。”小云道：“荔

甫来请我，说耐也来噪。我想荔甫做陆秀林碗，陆秀宝搭阿是搭啥人代请嘎？”善卿道：“我外甥赵朴斋末，陆秀宝搭吃过一台酒；今夜头勿晓得阿是俚连吃一台。”一时，台面上叫的局络绎而来，果然周双珠带一张聚秀堂陆秀宝处请帖与洪善卿看，竟是赵朴斋出名。善卿问陈小云：“阿去？”小云道：“我勿去哉，耐勳？”善卿道：“我倒间架来里，也只好勿去。”说罢丢开。

罗子富见出局来了好几个，就要摆起庄来。王莲生向杨柳堂、吕杰臣道：“耐噪喜欢闹酒，倪也有个子富来里，去闹末哉。”沈小红道：“倪今朝倒忘记脱仔，勿曾去喊小堂名；喊仔一班小堂名来也要闹热点噪。”汤啸庵笑道：“今年阿是二月里就交仔黄梅哉，为啥多花人嘴里向才酸得来？”洪善卿笑道：“到仔黄梅天 倒好哉，为仔青梅子比黄梅子酸得野噪。”说得客人、信人哄堂大笑。王莲生要搭讪开去，即请杨柳堂、吕杰臣伸拳打罗子富的庄。当下开筵坐花，飞觞 醉月，丝哀竹急，弃侧钗横，才把那油词醋意混过不提。

比及酒阑灯炮，众客兴辞，王莲生陆续送毕，单留下洪善卿一个请至房间里。善卿问有何事。莲生取出一大包首饰来，托善卿明日往景垦银楼把这旧的贴换新的，就送去交张蕙贞收。善卿应诺，开包点数，揣在怀里。原来莲生故意要沈小红来看，小红偏做不看见，坐一会儿，索性楼下去了。不知这一去正中莲生的心坎。

莲生见房间里没人，取出“一篇细帐交与善卿，悄悄嘱道：“另外再有几样物事，耐就照仔帐浪去办，办得来一淘送去，勳拨小红晓得。”又嘱道：“耐今夜头先到俚搭去一壕，问声俚看，还要啥物事，就添来噪帐浪末哉，勳忘记 。费神，费神！”善卿都应诺了，藏好那篇帐。恰好小红也回至楼上，莲生含笑问道：“耐下头去做啥？”小红倒怔了一怔，道：“倪勿做啥碗。耐问我做啥嘎，阿是倪下头有啥人来噪？”莲生笑道：“我不过问问罢哉，耐啥多心得来。”小红正色道：“我为仔坐来里，倘忙耐有啥闲话勿好搭洪老爷说，我走开点末，让耐噪去说哉碗。阿对嘎？”莲生拱手笑道：“承情，承情！”小红也一笑而罢。

洪善卿料知没别的话，告辞要行。莲生送至楼梯，再三叮咛而别。善卿即往东合兴里张蕙贞处，径至楼上。张蕙贞迎进房间里。善卿坐下，把王莲生所托贴换另办一节彻底告诉蕙贞，然后问他：“阿再要啥物事？”蕙贞道：“物事倪倒勿要啥哉，不过帐浪一对嵌名字戒指要八钱重噪。”善卿令娘姨拿笔砚来，改注明白，仍自收起。蕙贞又说道：“王老爷是再要好也无拨，就勿晓得沈小红搭倪前世有啥多花冤家对头。倪坍仔台末，耐沈小红阿有啥好处？”说着，就掩面而泣。善卿叹道：“气勳怪勿得耐气，想穿仔也无啥要紧。耐就吃仔点眼前亏，倪朋友噪说起，倒才说耐好，耐做下去，生意正好噪。倒是沈小红外头名气自家做坏哉，就不过王老爷末原搭俚蛮好，除仔王老爷，阿有啥人说俚好嘎。”蕙贞道：“王老爷说末说糊涂，心里也蛮明白噪。耐沈小红自家想想看，阿对得住王老爷？倪是也勿去说俚噪，只要王老爷一径搭沈小红要好落去，故末算是耐沈小红本事大哉。”善卿点头说：“勿差。”随立起身来道：“倪去哉。耐倒要保重点，勳气出啥病来。”蕙贞款步相送，笑着答道：“倪自家想，犯勿着气煞耐沈小红噪手里。老仔面

黄梅天——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以芒种开始后的一段日子，天气潮湿多雨，称 作“黄梅天”。

觞（sh ng，音商）——古代指酒杯。

皮倒无啥气，蛮快活来里。”善卿道：“故未蛮好。”一面说，一面走。出四马路看时，灯光渐稀；车声渐静，约摸有一点多钟，不如投宿周双珠家为便；重又转身向北，至公阳里，不料各家玻璃灯尽已吹灭，弄内黑魆魆的，摸至门口，惟门缝里微微射出些火光。善卿推进门去，直到周双珠房里，只见双珠倚窗而坐，正摆弄一副牙牌在那里“斩五关”，双玉站在桌旁观局。善卿自向高椅坐了，双珠象没有理会，猝然问道：“台面散仔一歇哉，耐来睬陆里嘎？”善卿道：“就张蕙贞搭去仔一埭。”因说起王莲生与张蕙贞情形，笑述一遍，将首饰包放在桌上。双珠道：“我只道耐转去哉，阿金睬等仔歇也才去哉。”善卿道：“俚睬去仔末，我来伺候耐。”双珠道：“耐阿吃稀饭嘎？”善卿道：“勤吃。”

双珠的五关终斩他不通，随手丢下，走过这边打开首饰包看了，便开橱替善卿暂行度置。双玉就坐在双珠坐的椅上，掳拢牙牌，也接着去打五关。忽又听得楼下推门声响，一个小孩子声音问：“倪无姆哩？”客堂里外场答道：“耐睬无姆转去哉。”双珠听了，急靠楼窗口叫：“阿大，耐上来。”那孩子飞跑上楼。善卿认得是阿德保的儿子，名唤阿大，年方十三岁，两只骨碌碌眼睛，满房间转个不住。双珠告诉他道：“耐无姆末，我教俚乔公馆里看个客人去，要一歇转来睬。耐等歇末哉。”阿大答应，却站在桌傍看双玉斩五关。双玉虽不言语，却登时沉下脸来，将牙牌搅得历乱，取盒子装好，自往对过自己房里去了。善卿道：“双玉来仔几日天，阿曾搭耐睬说歇几声闲话？”双珠笑道：“原是。倪无娘也说仔几埭哉，问一声末说一句，一日到夜坐来睬，一点点声音也无拨。”善卿道：“人阿聪明嘎？”双珠道：“人是倒蛮聪明，俚看见我打五关，看仔两埭，俚也会打哉。难看俚做起生意来，勿晓得阿会做。”善卿道：“我看俚勿声勿响，倒蛮有意思，做起生意来比仔双宝总好点。”双珠道：“双宝是勤去说俚哉！自家无拨本事末倒要说别人，应该耐说个辰光倒勿响哉。”

这里善卿、双珠正说些闲话，那阿大翘起着脚儿，乘个眼错，溜出外间，跑下楼去。双珠一回头，早不见了。双珠因发怒，一片声喊“阿大”，阿大复应声而至。双珠沉下脸喝道：“啥多花要紧嘎，等耐无姆来一淘去！”阿大不敢违拗，但羞得遮遮掩掩，没处藏躲，幸而阿金也就回来。双珠叫道：“耐睬倪子等仔一歇哉，快点转去罢。”阿金上楼，向双珠耳朵边不知问什么话，双珠只做手势告诉阿金。阿金方辞善卿，领阿大同回。善卿笑道：“耐睬鬼戏装得来阿像嘎，只好骗骗小干件！要阿德保来上耐睬当水，勿见得。”双珠道：“到底骗骗末也骗仔过去，勿然转去要反杀哉！”善卿道：“乔公馆去看啥客人？客人未来睬朱公馆，只怕俚到朱公馆去看仔一埭。”双珠嗤的笑道：“耐也算做仔点好事罢，勤去说俚哉。”善卿付之一笑。良宵易度，好梦难传，表过不叙。

到十八日，洪善卿吃过中饭，就要去了结王莲生的公案，周双珠将橱中首饰包仍交善卿。于是善卿别了双珠，趲出公阳里，经由四马路，迎面遇见汤啸庵，拱手为礼。啸庵问善卿：“陆里去？”善卿略说大概，还问啸庵：“啥事体？”啸庵道：“也搭耐差勿多，我是替罗子富开消蒋月琴局帐去。”善卿笑道：“倪两家头赛做过俚睬和事老，倒也好笑得极哉！”啸庵大笑，分路而去。善卿自往景星银楼，掌柜的招呼进内，先把那包首饰秤准分两，

再拣取应用各件，色色俱全。惟有一对戒指，一只要“双喜双寿”花样，这也有现成的，一只要方空中嵌上“蕙贞张氏”四字，须是定打，约期来取。只得先取现成一只和拣定的各件装上纸盒，包扎停当。善卿仍用手中兜缚绾结，等掌柜的核算。扣除贴换之外还该若干，开明发票，请善卿过目。善卿不及细看，与王莲生那篇帐一并收藏，当即提了手中包儿，退出景星银楼门首。心想天色尚早，且去那里勾留小坐，再送至张蕙贞处不迟。正打算那里去好，只见赵朴斋独自一个从北首跑下来，两只眼只顾往下看，两只脚只顾往前奔，擦过善卿身旁，竟自不觉，善卿猛叫一声：“朴斋！”朴斋见是娘舅，慌忙上前厮唤，并肩站在白墙根前说话。

善卿问：“张小村呢？”朴斋道：“小村搭吴松桥两家头勿晓得做啥，日逐一淘来啲。”善卿道：“陆秀宝搭，耐为啥连浪去吃酒？”朴斋啜嚅半晌，答道：“是拨来庄荔甫啲说起来，好象难为情，倒应酬俚连吃仔一台。”善卿冷笑道：“单是吃台把酒，也无啥要紧，耐是去上仔俚啲当水哉，阿是？”朴斋顿住嘴说不出，只模糊搪塞道：“故也无啥上当水。”善卿笑道：“耐瞒我做啥？我也勿来说耐，到底耐自家要有点主意末好。”朴斋连声诺诺，不敢再说。善卿问：“故歇一干仔陆里去？”朴斋又没得回答。善卿又笑道：“就是去打茶会末阿有啥勿好说嘎？我搭耐一淘去末哉。”原来善卿独恐朴斋被陆秀宝迷住，要去看看情形如何。

朴斋只好跟善卿同望南行。善卿慢慢说道：“上海夷场浪来一埭，白相相，用脱两块洋钱也无啥。不过耐勿是白相个辰光，耐要有仔生意，自家赚得来，用脱点倒罢哉；耐故歇生意也无拨，就屋里带出来几块洋钱，用拨堂子里也用勿得啥好。倘忙耐洋钱末用光哉，原无拨啥生意，耐转去阿好交代？连搭我也对勿住耐啲老堂哉碗。”朴斋悚然敬听，不则一声。善卿道：“我看起来，上海场花要寻点生意也难得势啲。耐住来啲客栈里，开消也省勿来，一日日啲下去，终究勿是道理。耐白相末也算白相仔几日天哉，勿如转去罢。我搭耐留心来里，要有仔啥生意，我写封信来喊耐好哉。耐说阿是？”朴斋那里敢说半个不字，一味应承，也说是“转去好”。甥舅两个口里说，脚下已趲到西棋盘街聚秀堂前。善卿且把闲话撩过一边，同朴斋进门上楼。

第十二回终。

日逐一——每天。

老堂——称对方的母亲。

第十三回 挨城门陆秀宝开宝 抬轿子 周少和碰和

按：洪善卿、赵朴斋到了陆秀宝房间里。陆秀宝梳妆已罢，初换衣裳，一见朴斋，问道：“耐一早起来去做啥？”朴斋使个眼色，叫他莫说；被秀宝啐了一口道：“有啥多花鬼头鬼脑，人家比仔耐要乖点啵！”说得朴斋反不好意思的。秀宝转与善卿搭讪两句，见善卿将一大包放在桌上，便抢去扳开，抽出上面最小的纸盒来看，可巧是那一只“双喜双寿”戒指。秀宝径取出带上，跑过朴斋这边，嚷道：“耐说无拨，耐看。阿是‘双喜双寿’？”口里紧着问，把手上这戒指直搁到朴斋鼻子上去。朴斋笑辨道：“俚是景星招牌，耐要龙瑞，龙瑞里说无拨咧。”秀宝道：“阿有啥无拨嘎，庄个倒勿是龙瑞里去拿得来？就是耐先起头吃酒日脚浪咧，说有十几只啵，隔仔一日就无拨哉，耐骗啥人嘎？”朴斋道：“耐要末，耐教庄个去拿末哉。”秀宝道：“耐拿洋钱来。”朴斋道：“我有洋钱末，昨日我拿仔来哉，为啥要庄个去拿？”秀宝沉下脸道：“耐倒调皮啵咧！”一屁股坐在朴斋大腿上，尽力的摇晃，问朴斋：“阿要调皮嘎？”朴斋柔声告饶。秀宝道：“耐去拿仔来就饶耐。”朴斋只是笑，也不说拿，也不说不拿。秀宝别转头来勾住朴斋头颈，撅着嘴，咕噜道：“倪勿来，耐去拿得来！”秀宝连说了几遍，朴斋终不开口。秀宝恚怒，大声道：“耐阿敢勿去拿！”朴斋也有三分烦躁起来。秀宝那里肯依，扭的身子像扭股儿糖一般，恨不得把朴斋立刻挤出银水来才好。

正当无可奈何之时，忽听得大姐在外喊道：“二小姐快点，施大少爷来哉。”秀宝顿然失色，飞跑出房，竟丢下朴斋和善卿在房间里，并没有一人相陪。善卿因问朴斋道：“秀宝要啥个戒指，阿是耐去买拨俚？”朴斋道：“就是庄荔甫去搭浆仔一句闲话。先起头俚说说要一对戒指，我勿答应。荔甫去骗俚啵，说：‘戒指末现成无拨，隔两日再去打末哉。’，俚为此故歇就要去打戒指。”善卿道：“故也是耐自家勿好，勳去怪啥荔甫。荔甫是秀林老客人，生来帮俚啵咧。耐说荔甫去骗俚啵，荔甫是就来里骗耐。耐以后末勳再去上荔甫个当水哉，阿晓得？”朴斋唯唯而已，没一句回话。适见杨家姆进来取茶碗出去。善卿叫他：“喊秀宝拿戒指来，倪要去哉。”梅家姆摸不着头脑，胡乱应下去喊秀宝。秀宝回房见善卿面色不善，忙道：“我原搭耐装好仔。”善卿道：“我来装末哉。”一手接过戒指去。秀宝不敢招惹，只拉朴斋过一边，密密说了好些话。及善卿装好首饰包，说声：“倪去罢。”转身便去，朴斋慌的紧紧跟随出来。秀宝也不曾留，却约下朴斋道：“耐晚歇要来个。”直叮嘱至楼梯边而别。

善卿出至街上，却问朴斋道：“耐阿搭俚去买戒指？”朴斋道：“隔两日再看哉。”善卿冷笑道：“隔两日再看个闲话，故是原要搭俚去买个哉。耐个意思阿是为仔秀宝搭用脱仔两钱舍勿得，想多用点拨俚末望俚来搭耐要好？我搭耐老实说仔罢，要秀宝来搭耐要好勿会个哉，耐趁早死仔一条心。耐就拿仔戒指去，秀宝只当耐是铲头，阿会要好嘎！”朴斋一路领会忖度。至宝善街口，将要分手，善卿复站住说道：“耐就上海场花搭两个朋友，也刻刻要留心。像庄荔甫本来算勿得啥朋友，就是张小村、吴松桥算是自家场

抬轿子——碰和时二家或三家串通，使第三方输钱。

碰和——即玩麻将牌。

花人，好像靠得住哉，到仔上海倒也难说。先要耐自家有主意，俚哋随便说啥闲话，耐少听点也好点。”朴斋也不敢下一语。善卿还唠叨几句，自往张蕙贞处送首饰去了。

赵朴斋别过洪善卿，茫然不知所之。心想善卿如此相劝，倒不好开口向他借贷，若要在上海白相，须得想个法子敷衍过去，当此无聊之际，不如去寻吴松桥谈谈，或者碰着什么机会也未可知。遂叫把东洋车坐了，径往黄浦滩拉来。远远望见白墙上“义大洋行”四个大字，朴斋叫车夫就墙下停车，开发了车钱。只见洋行门首正在上货，挑夫络绎不绝。有一个绵襦马褂戴着眼镜的，像是管帐先生，站在门旁向黄浦呆望，旁边一个挑夫拄着扁担与他说话。

朴斋上前拱手问：“吴松桥阿来里？”那先生也不回答，只嗤的一笑，仰着脸竟置不理，朴斋不好意思，正要走开。倒是那挑夫用手指道：“耐要寻人末去问帐房里，该搭栈房，陆里有啥人嘎。”朴斋照他指的方向去看，果然一片矮墙，门口挂一块黑漆金字小招牌；一进了门，乃是一座极高大大方的外国房子。朴斋想这所在不好瞎闯的，徘徊瞻望，不敢声唤。恰好几个挑夫拖了扁担往里飞跑，直跑进旁边一扇小门。朴斋跟至门前，那门也有一块小招牌，写着“义大洋行帐房”六个字，下面又画一只手，伸一个指头望门里指着。朴斋大着胆进去，趑到帐房里，只见两行都是高柜台，约有二三十人在那里忙碌碌的不得空隙。朴斋拣个年轻学生，说明来意。那学生把朴斋打量一回，随手把壁间绳头抽了两抽，即有个打杂的应声而至。学生叫：“去喊小吴来，说有人来里寻。”打杂的去后，朴斋掩在一傍，等了个不耐烦，方才见吴松桥穿着本色洋绒短衫裤，把身子扎缚得紧紧的，十分即溜，赶忙奔至帐房里。一见朴斋，怔了一怔，随说：“倪楼浪去坐歇罢。”乃领朴斋穿过帐房，转两个湾，从一乘楼梯上去。松桥叫脚步放轻些。蹭到楼上，推开一扇屏门，只见窄窄一个外国房子，倒像是截断弄堂一般，满地下横七竖八堆着许多铜铁玻璃器具，只靠窗有一只半桌，一只皮杌子。朴斋问：“阿曾碰着歇小村？”松桥忙摇摇手，叫他不要说话，又悄悄嘱道：“耐坐歇，等我完结仔事体，一淘北头去。”朴斋点头坐下，松桥掩上门匆匆去了。这门外常有外国人出进往来，履声囊囊，吓得朴斋在内屏息危坐，捏着一把汗。一会儿，松桥推门进来，手中拿两个空的洋瓶撩在地下，嘱朴斋：“再等歇，完结快哉。”仍匆匆掩门而去。

足有一个时辰，松桥才来了，已另换一身绵襦马褂，时路行头，连镶鞋小帽并崭新一新，口中连说：“对勿住”。一手让朴斋先行，一手拽门上锁，同下楼来。原经由帐房，转出旁边小门，迤迤至黄浦滩。松桥说道：“我约小村来哋兆贵里，倪坐车子去罢。”随喊两把东洋车坐了。车夫讨好，一路飞跑，顷刻已到石路兆贵里弄口停下。松桥把数好的两注车钱分给车夫，当领朴斋进弄，至孙素兰家。只见娘姨金姐在楼梯上迎着，请到亭子里坐，告诉吴松桥道：“周个搭张个来过歇哉，说到华众会去走一埭。”松桥叫拿笔砚来，央赵朴斋写请客票头，说尚仁里杨媛媛家请李鹤汀老爷。朴斋仿照格式，端楷缮写。才要写第二张，忽听得楼下外场喊：“吴大少爷朋友来。”

杌（wù，音误）子——凳子。

囊（tu6，音驼）——象声词，皮鞋的声音。

吴松桥矍然起道：“勦写哉，来哉。”赵朴斋丢下笔，早见一个方面大耳长跳身材的胡子进房，后面跟的一个，就是张小村。拱手为礼，问起姓名，方知那胡子姓周，号少和，据说在铁厂勾当。赵朴斋说声“久仰”，大家就坐。吴松桥把请客票头交与金姐：“快点去请。”

那孙素兰在房间里听见这里热闹，只道客到齐了，免不得过来应酬。一眼看见朴斋，问道：“昨日夜头么二浪吃酒，阿是俚？”吴松桥道：“吃仔两台哉。先起头吃一台，耐也来啲台面浪碗。”孙素兰点点头，略坐一坐，还回那边正房间陪客去了。这边谈谈讲讲，等到掌灯以后，先有李鹤汀的管家匡二来说：“大少爷搭四老爷来啲吃大菜，说阿有啥人未先替碰歇。”吴松桥问赵朴斋：“耐阿会碰和？”朴斋说：“勿会。”周少和道：“就等一歇也无啥。”金姐问道：“先吃仔夜饭阿好？”张小村道：“俚来啲吃大菜未，倪也好吃饭哉。”吴松桥乃令开饭。不多时，金姐请各位去当中间用酒，只见当中间内已摆好一桌齐整饭菜。四人让坐，却为李鹤汀留出上首一位。孙素兰正换了出局衣裳出房，要来筛酒。吴松桥急阻止道：“耐请罢，勦弄齾齾仔衣裳。”素兰也就罢了，随口说道：“耐啲慢慢交用，对勿住，倪出局去。”既说便行。吴松桥举杯让客，周少和道：“吃仔酒晚歇勿好碰和，倒是吃饭罢。”松桥乃让赵朴斋道：“耐勿碰和，多吃两杯。”朴斋道：“我就吃两杯，耐勦客气。”张小村道：“我来陪仔耐吃一杯未哉。”于是两人干杯对照。乃至赵朴斋吃得有些兴头，却值李鹤汀来了，大家起身，请他上坐。李鹤汀道：“我吃过哉。耐啲四家头阿曾碰歇和？”吴松桥指赵朴斋道：“俚勿会碰，等耐来里。”

周少和连声催饭。大家忙忙吃毕，揩把面，仍往亭子里来，却见靠窗那红木方桌已移在中央，四枝膾烛点得雪亮，桌上一副乌木嵌牙麻雀牌和四分筹码，皆端正齐备。吴松桥请李鹤汀上场，同周少和、张小村拈阄坐位。金姐把各人茶碗及高装糖果放在左右茶几上。李鹤汀叫拿票头来叫局。周少和便替他写，叫的是尚仁里杨媛媛。少和问：“阿有啥人叫？”张小村说：“倪勿叫哉。”吴松桥道：“朴斋叫一个罢。”赵朴斋道：“我勿碰和未，叫啥局哩？”张小村道：“阿要我搭耐合仔点？”李鹤汀道：“合仔蛮好。”张小村道：“写未哉，西棋盘街聚秀堂陆秀宝。”周少和一并写了，交与金姐。吴松桥道：“让俚少合仔点罢，倘忙输得大仔好像难为情。”张小村道：“合仔二分未哉。”赵朴斋道：“二分要几花嘎？”周少和道：“有限得势，输到十块洋钱碰满哉。”朴斋不好再说，却坐在张小村背后看他碰了一圈庄，丝毫不懂，自去榻床躺下吸烟。

一时，杨媛媛先来，陆秀宝随后并到。秀宝问赵朴斋道：“坐来啲陆里嘎？”吴松桥道：“耐就榻床浪去坐歇，俚要搭耐碰‘对对和’。”陆秀宝坐在榻床前机子上，杨家姆取出袋里水烟筒来装水烟。赵朴斋盘膝坐起，接了自吸。陆秀宝问道：“耐阿碰和嘎？”朴斋道：“我无拨洋钱，勿碰哉。”秀宝眼睛一瞟，冷笑道：“耐个闲话是白说脱个碗，啥人来听耐嘎！”朴斋洋嘻嘻的道：“勿听未就罢。”秀宝沉下脸来道：“耐阿搭我拿戒指？”朴

矍(jué,已音觉) 惊视的样子。

慢慢交——不着急。

膾烛——也叫“浑烛”，当时石蜡制的烛均为国外进口。

阄(ji,音纠)——抓阄儿时揉成的纸团。

斋道：“耐看我阿有工夫？”秀室道：“耐勿碰和，半日来咾做啥？”朴斋道：“我末也有我事体，耐陆里晓得嘎。”秀室又撅着嘴咕嚕道：“倪勿来，耐阿去拿嘎！”朴斋只嘻着嘴笑，不则一声。秀室伸一个指头指定朴斋脸上道：“只要耐晚歇勿拿得来末，我拿银簪来戳烂耐口嘴，看耐阿吃得消！”朴斋笑道：“耐放心，我晚歇勿来末哉，勣说得来怕人势势。”秀宝一听，急的问道：“啥人说教耐勣来嘎？耐倒要说说看。”一面问个着落，一面咬紧牙关把朴斋腿膀狠命的摔一把，朴斋忍不住叫声“阿呀”。那台面上碰和的听了，异口同声呵呵一笑，秀宝赶紧放手。周少和叫金姐说道：“耐咾台子下头倒养一只呱呱啼来里，我明朝也要借一借咾！”大家听说，重笑一回，连杨媛媛也不禁笑了。陆秀宝恨得没法，只轻轻的骂：“短命！”赵朴斋侧着头，觑了觑，见秀宝水汪汪含着两眶眼泪，呆脸端坐，再不说话。朴斋想要安慰他，却没有什么可说的。忽见帘子缝里有人招手，叫：“杨家姆。”杨家姆随去问明，即复给朴斋装水烟，朴斋摇手不吸。杨家姆道：“倪要转局去，先去哉。”

秀宝却和杨家姆唧唧说了半晌。杨家姆转向朴斋道：“赵大少爷，耐只道仔秀宝要耐戒指，阿晓得俚咾无姆要说俚个哋？”秀宝接嘴道：“耐想，耐昨日末自家搭倪无姆说好仔，去打末哉，倪阿好搭倪无姆说，耐勿肯去打哉嘎？耐就勿去打也无啥，耐晚歇来搭倪无姆当面去说一声。阿听见？”朴斋怕人笑话，催促道：“耐去罢，晚歇再说。”秀宝也不好话，扶着杨家姆肩膀去了。李鹤汀说道：“么二浪倌人自有多花么二浪功架。俚咾惯常仔，自家做出来也勿觉着哉。”杨媛媛嗔道：“关耐啥事嘎？要耐去说俚咾。”鹤汀微笑而罢。赵朴斋又惭又恼，且去看看张小村的筹码，倒赢了些，也自欢喜。正值四圈满庄，更调坐次，覆碰四圈。李鹤汀要吸口烟，叫杨媛媛替碰。杨媛媛接上去，也只碰了一圈，叫道：“也勿好，耐自家来碰罢。”鹤汀道：“耐碰下去末哉。”杨媛媛道：“蛮好牌，和勿出哋。”赵朴斋从旁窥探，见李鹤汀一堂筹码剩得有限。杨媛媛连碰一圈，恰好输完，定不肯再碰了。李鹤汀只得自己上场，向赢家周少和转了半堂筹码。杨媛媛也就辞去。

须臾碰毕，惟李鹤汀输家，输有一百余元。张小村也是赢的。赵朴斋应分得六元。周少和预约明日原班次场，问赵朴斋：“阿高兴一淘来？”张小村拦道：“俚勿会碰，勣约哉。”周少和便不再言。吴松桥请李鹤汀吸烟。鹤汀道：“勿吃哉，倪要去哉。”金姐忙道：“等先生转来仔了。”鹤汀道：“耐咾先生倒忙得势。”金姐道：“今朝转仔五六个局咾。李大少爷，真真怠慢耐咾。”吴松桥笑说：“勣客气哉。”于是大家散场，一淘出兆贵里，方才分路各别。赵朴斋自和张小村同回宝善街悦来客栈。

第十三回终。

第十四回 单拆单单嫖明受侮 合上合合赌暗通谋

按：张小村、赵朴斋同行，至宝善街悦来客栈门首。朴斋道：“我去一逮就来，耐等一歇。”小村笑而诺之，独自回栈。栈使开房点灯冲茶，小村自去铺设烟盘过瘾，吸不到两口烟，赵朴斋竟回来了。小村诧异得很，问其如何。朴斋叹口气道：“勔说起！”便将陆秀宝要打戒指一切情节仔细告诉小村，并说：“我故歇去，就来里棋盘街浪望仔一望，望到俚房间里来咪摆酒，豁拳，唱曲子，闹热得势。想来就是姓施个客人。”小村笑道：“我看起来还有道理。耐想今朝一日天就有客人，阿是客人等好来咪？无拨实概凑巧碗。耐去上仔俚咪当水哉，姓施个客人未总也是上当水。耐想阿对？”

朴斋恍然大悟，从头想起，越想越像，悔恨不迭。小村道：“难也勔去说俚哉，以后耐勔去仔末才是哉。我也正要搭耐说，我有一头生意来咪，就是十六铺朝南大生米行里，我明朝就要搬得去。我去仔，耐一干子住来里栈房里，终究勿是道理。最好末耐原转去，托朋友寻起生意来再说。勿然就搬到耐咪娘舅店里去，倒也省仔点房饭钱。耐说阿是？”朴斋寻思半晌，复叹口气道：“耐生意倒有哉，我用脱仔多花洋钱，一点点勿曾做啥。”小村道：“耐要来里上海寻生意，倒是难。就等到一年半载，也说勿定寻得着寻勿着。耐先要自家有主意，勔隔两日用完仔洋钱，勿过去，拨来耐咪娘舅说，阿是无啥意思？”朴斋寻思这话却也不差，乃问道：“耐咪碰和，一场输赢要几花嘎？”小村道：“要是牌勿好，输起来，就二三百洋钱也无啥希奇。”朴斋道：“耐输仔阿拨俚咪？”小村道：“输仔阿好勿拨嘎。”朴斋道：“陆里来几花洋钱去拨俚？”小村道：“耐勿晓得。来里上海场花，只要名气做得响末就好。耐看仔场面浪几个人，好像阔天阔地，其实搭倪也差勿多，不过名气响仔点。要是无拨仔名气，阿好做啥生意嘎？就算耐屋里向该好几花家当来里，也无用碗。耐看吴松桥，阿是个光身体？俚稍微有点名气末，二三千洋钱手里豁出豁进，无啥要紧。我是比勿得俚，价末要有啥用场，汇划庄浪去，四五百洋钱也拿仔就是。耐陆里晓得嘎！”朴斋道：“庄浪去拿仔末，原要还个碗。”小村道：“故末也要自家算计哉。生意里借转点，碰着法有啥进益，补凑补凑末还脱哉。”朴斋听他说来有理，仍是寻思不语。须臾各睡。

次早十九日，朴斋醒来，见小村打叠起行李，叫栈使喊小车。朴斋忙起身相送，送至大门外、再三嘱托：“有啥生意，搭我吹嘘吹嘘。”小村满口应承。朴斋看小村押着小车去远，方回栈内。吃过中饭，正要去闲游散闷，只见聚秀堂的外场手持陆秀宝名片来请。朴斋赌气，把昨夜头一个局钱给他带回，外场那里敢接。朴斋随手撩下，望外便走。外场只得收起，赶上朴斋，说些好话。朴斋只做不听见，自去四马路花雨楼顶上泡一碗茶，吃过四五开，也觉没甚意思，心想陆秀宝如此无情，倒不如原和王阿二混混，未始不妙。当下出花雨楼，朝南过打狗桥，径往法界新街尽头，认明王阿二门口，直上楼去，房间里不见一人。正在踌躇想要退下，不料一回身，王阿二捏手捏脚跟后面，已到楼门口了。喜的朴斋故意弯腰一瞧道：“咦！耐阿是要来吓我？”王阿二站定，拍掌大笑道：“我来咪间壁郭孝婆搭，看见耐低倒仔头只管走，我就晓得耐到倪搭来，跟来耐背后。看耐到仔房间里，东张张，西

张张，我未来里好笑，要笑出来哉呀！”朴斋也笑道：“我想勿到耐就来里我背后，倒一吓。”王阿二道：“阿是耐勿看见？眼睛大得来。”

说话时，那老娘姨送上烟茶二事，见了朴斋笑道：“赵先生，恭喜耐哉碗。”朴斋愕然道：“我有啥喜嘎？”王阿二接嘴道：“耐算瞒倪阿是，勿可帐倪倒才晓得个哉。”朴斋道：“耐晓得啥？”王阿二不答，却转脸向老娘姨道：“耐听俚，阿要惹人气！倒好像是倪要吃醋，瞒仔倪。”老娘姨呵呵笑道：“赵先生，耐说末哉。倪搭勿比得堂子里，耐就去开仔十个宝也勿关倪啥事，阿怕倪二小姐搭俚去吃醋？倪倒有几几花花醋噪，也吃勿得陆里搭好碗。朴斋听说，方解其意，笑道：“耐噪说陆秀宝，我只道仔耐噪说我有仔啥生意了恭喜我。”王阿二道：“耐有生意无生意，倪陆里晓得嘎。”朴斋道：“价末陆秀宝搭开宝；耐倒晓得哉。故是张先生来搭耐噪说个碗。”老娘姨道：“张先生就搭耐来仔一埭，以后勿曾来歇。”王阿二道：“张先生是勿来哉。我搭耐说仔罢，倪搭用好包打听来里，阿有啥勿晓得。”朴斋道：“价末昨日夜头是啥人住来噪陆秀宝搭，耐阿晓得？”王阿二努起嘴来道：“哪！是只狗哉！”被朴斋一口啐道：“我要是往来噪末，也勿来问耐哉碗！”王阿二冷笑道：“勳搭我瞎说哉！开宝客人住仔一夜天，就勿去哉，耐骗啥人嘎！”朴斋叹口气，也冷笑道：“耐噪包打听阿是个聋髻？教俚去喊个剃头司务拿耳朵来作作清爽，再去做包打听末哉。”王阿二听说，知道是真情了，忙即问道：“阿是耐昨日夜头勿来噪陆秀宝搭？”朴斋遂将陆秀宝如何倡议，如何受欺，如何变卦，如何绝交，前后大概略述一遍。那老娘姨插口说道：“赵先生，也要算耐有主意噪，倒拨来耐看穿哉。耐阿晓得，信人开宝是俚噪堂子里口谈碗，陆里有真个嘎，差勿多要三四转五六转噪。耐末豁脱仔洋钱，再去上俚噪当水，啥犯着嘎？”王阿二道：“早晓得耐要去上俚噪当水末，倪倒勿如也说是清信人，只怕比仔陆秀宝要像点噪。”朴斋嘻嘻的笑道：“耐前门是勿像哉，我来搭耐开扇后门走走，便当点阿好？”王阿二也不禁笑道：“耐个人啊，拨两记耳光耐吃吃末好！”老娘姨随后说道：“赵先生，耐也自家勿好。耐要听仔张先生闲话，就来里倪搭走走，勿到别场花去末，倒也勿去上俚噪当水哉。像倪搭阿有啥当水来拨耐上嘎？”朴斋道：“别场花是我也无拨，陆秀宝搭勿去仔，就不过该搭来走走。前几日我心里要想来，为仔张先生，倘忙碰着仔，好像有点难为情。难是张先生搬得去哉，也勿要紧哉。”

王阿二忙即问道：“阿是张先生寻着仔生意哉？”朴斋遂又将张小村现住十六铺朝南大生米行里的话，备述一遍，那老娘姨又插口说道：“赵先生，耐忒啥胆小哉。勳说啥张先生倪搭勿来，就算俚来仔碰着耐来里，也无啥要紧碗。有辰光倪搭客人合好仔三四个朋友一淘来，才是朋友，才是客人，俚噪也算闹热点好白相；耐看见仔要难为情杀哉！”王阿二道：“耐末真真是个铲头！张先生就是要打耐末，耐也打得过俚碗，怕俚啥嘎？要说是难为情，倪生意只好勳做哉。”朴斋自觉惭愧，向榻床躺下，把王阿二装好的一口烟，拿过枪来，凑上灯去要吸，吸的不得法，焰腾腾烧起来了，王阿二在傍看着好笑。忽听得隔壁郭孝婆高声叫：“二小姐。”王阿二慌的令老娘姨去看：

勿可帐——想不到，出乎意外。

聋髻（lóngbèng，音龙蹦）——聋子。

口谈——口头禅，引申为骗人话。

“阿有啥人来睬！”老娘姨赶紧下楼。朴斋倒不在意，王阿二却抬头侧耳细的去听。只听得老娘姨即在自己门前和人说话，说了半晌，不中用，复叫道：“二小姐，耐下来。”恨得王阿二咬咬牙，悄地咒骂两句，只得丢了朴斋。往下飞奔。

朴斋那口烟原没有吸到底，也就坐起来听是什么事。只听得王阿二走至半楼梯，先笑叫道：“长大爷，我道是啥人！”接着咕咕唧唧更不知说些甚话，听不清楚。只听得老娘姨随后发急叫道：“徐大爷，我搭耐说！”这一句还没有说完，不料楼梯上一阵脚声，早闯进两个长大汉子。一个尚是冷笑面孔，一个竟揎拳攘臂，雄纠纠的据坐榻床，搭起烟枪，把烟盘乱搨，只嚷道：“拿烟来！”王阿二忙上前陪笑道：“娘姨来睬拿来哉。徐大爷勔动气。”

朴斋见来意不善，虽是气不伏，却是惹不得，便打闹里一溜烟走了，王阿二连送也不敢送。可巧老娘姨拿烟回来，在街相遇，一把拉住嘱咐道：“日里向人多，耐夜头一点钟再来，倪等来里。”朴斋点头会意。

那时太阳渐渐下山。朴斋并不到栈，胡乱在饭馆里吃了一顿饭，又去书场里听了一回书，捱过十二点钟，仍往王阿二家，果然畅情快意，一度春宵。明日午前回归栈房，栈使迎诉道：“昨夜有个娘姨来寻仔耐好几埭睬。”朴斋知道是聚秀堂的杨家姆，立意不睬。惟恐今日再来纠缠，索性躲避为妙，一至饭后，连忙出门，惘惘然不知所往。初从石路向北出大马路，既而进抛球场，兜了一个圈子，心下打算，毕竟到那里去消遣消遣？忽想起吴松桥等碰和一局，且去孙素兰家问问何妨。因转弯过四马路，径往兆贵里孙素兰家，只向客堂里问：“吴大少爷阿来里？”外场回说：“勿曾来。”朴斋转身要走，适为娘姨金姐所见。因是前日一淘碰和的，乃明白告道：“阿是问吴大少爷？俚睬来里尚仁里杨媛媛搭碰和，耐去寻末哉。”朴斋听了出来，遂由兆贵里对过同庆里进去，便自直通尚仁里。当并寻着了杨媛媛的条子，欣然抠衣踵门，望见左边厢房里一桌碰和，迎面坐的正是张小村。朴斋隔窗招呼，趑趄进房里。张小村及吴松桥免不得寒暄两句，李鹤汀只说声“请坐”，周少和竟不理。赵朴斋站在吴松桥背后，静看一回，自觉没趣，讪讪告辞而去，李鹤汀乃问吴松桥道：“俚阿做啥生意？”松桥道：“俚也出来白相相，无啥生意。”张小村道：“俚要寻点生意，耐阿有啥路道？”吴松桥嗤的笑道：“俚要做生意！耐看陆里一样生意末俚会做嘎？”大家一笑丢开。

比及碰完八圈，核算筹码，李鹤汀仍输百元之数。杨媛媛道：“耐倒会输睬，我勿曾听见耐赢歇碗。”吴松桥道：“碰和就输煞也勿要紧，只要牌九庄浪四五条统吃下来末，好哉碗。”周少和道：“吃花酒无啥趣势，倒勿如尤如意搭去翻翻本看。”李鹤汀微笑道：“尤如意搭，明朝去末哉。”张小村问道：“啥人请耐吃酒？”李鹤汀道：“就是黎篆鸿，勿然啥人高兴去吃花酒。俚也勿请啥人，单是我搭四家叔两家头，要拆仔俚冷台，故是跳得来好白相煞哉！”吴松桥道：“老老头倒高兴睬。”李鹤汀正色道：“我说倒也是俚本事。耐想，俚屋里末几花姨太太，外头末堂子里倌人，还有人

揎(xuān, 音宣)拳攘(rǎng, 音嚷)臂——捋起袖子，露出胳膊。

拆冷台——破坏他人热闹的局面。

老老头——老年男子。

家人，一塌括仔 算起来，差勿多几百咪！”周少和道：“到底阿有几花现银子？”李鹤汀道：“啥人去搭俚算嘎，连搭俚自家也有点模糊哉。要做起生意来，故末叫热昏搭仔邪，几千万做去看，阿有啥陶成！”大家听了，摇头吐舌，赞叹一番，也就陆续散去。

李鹤汀随意躺在榻床上，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呵欠。杨媛媛问：“阿要吃筒鸦片烟？”鹤汀说：“勑吃。昨日闹仔一夜天，今朝勿曾困醒，懒朴得势。”媛媛道：“昨日去输仔几花嘎？”鹤汀道：“昨日还算好，连配仔两条就停哉，价末也输千把咪。”媛媛道：“我劝耐少赌赌末哉。难为仔洋钱，还要糟塌身体。耐要想翻本，我想俚咪人赢末倒拿仔进去哉，输仔勿见得再拿出来拨来耐哉。”鹤汀笑道：“故是耐瞎说。先拿洋钱去买得来筹码，有筹码末总有洋钱来咪，阿有啥拿勿出？就怕翻本翻勿转，庄浪风头转仔点，俚咪倒勿打哉，赢勿动俚，无法仔！”媛媛道：“原是哋。我说耐明朝要到尤如意搭去，算好仔几花输赢，索性再赌一场，翻得转末翻仔，翻勿转就气输仔罢哉。”鹤汀道：“故末勿差。倘然翻勿转，我定规要戒赌哉。”媛媛道：“耐能够戒脱仔勿赌，故是再好也勿有。就是要赌末，耐自家也留心点，像实概几万输下去，耐末倒也无啥要紧，别人听见仔阿要发极嘎？耐咪四老爷要问起倪来为啥勿劝劝，倪倒吃仔俚闲话，也只好勿响哋。”鹤汀道：“故是无价事个，四老爷勿说我倒来说耐？”媛媛道：“故歇说闲话个人多，倒说勿定哋。其实倪搭是耐自家高兴赌仔两场，闲人说起来，倒好像倪挑仔几花头钱哉。倪堂子里勿是开啥赌场，也勑挑啥头钱哋。”鹤汀道：“啥人来说耐嘎，耐自家来咪多心。”媛媛道：“难耐到尤如意搭去赌末哉，故末有啥闲话，也勿关倪事。”

说话时，鹤汀已自目饬 吻沥，微笑不言，媛媛也就剪住了。当下鹤汀朦胧上来，竟自睡去。媛媛知他欠困，并不声唤，亲自取一条绒毯替他悄地盖上。鹤汀直睡至上灯以后，娘姨盛姐搬夜饭进房，鹤汀听得碗响即又惊醒。杨媛媛问鹤汀道：“耐阿要先吃仔口，再去吃酒？”鹤汀一想，说道：“吃是倒吃勿落，点点也无啥。”盛姐道：“无拨啥小菜哋，我去教俚咪添两样。”鹤汀摇手道：“勑去添，耐搭我盛一口口干饭好哉。”媛媛道：“俚乃喜欢糟蛋，耐去开仔个糟蛋罢。”盛姐答应，立刻齐备。鹤汀和媛媛同桌吃毕，恰值管家匡二从客栈里来，见鹤汀稟说：“四老爷吃酒去哉，教大少爷也早点去。”媛媛道：“等俚咪请客票头来仔了去，正好哋。”鹤汀道：“早点去吃仔，早点转去困觉哉。”媛媛道：“耐身向里有点勿舒齐末，原到倪搭来，比仔栈房里也适意点咪。”鹤汀道：“两日勿曾转去，四老爷好像有点勿放心，转去个好。”媛媛也无别语。李鹤汀乃叫匡二跟着，从杨媛媛家出门赴席。

第十四回终。

一塌括子——总共。

懒朴——懒洋洋没有精神。

饬（xíng，音形）——眼睛半睁半闭，精神不振。

沥——液体一滴一滴地落下。

第十五回 屠明珠出局公和里 李实夫开灯花雨楼

按：黎篆鸿毕竟在那里吃酒，原来便是罗子富的老相好蒋月琴家。李鹤汀先已知道，带着匡二径往东公和里来。匡二抢上前去通报，大姐阿虎接着，打起帘子请进房里。李鹤汀看时，只有四老爷和一个帮闲门客，姓于，号老德的在座。四老爷乃是李鹤汀的嫡堂叔父，名叫李实夫。三人厮见，独有主人黎篆鸿未到。李鹤汀正要动问，于老德先诉说道：“篆鸿来咪总办公馆里应酬，月琴也叫仔去哉。俚说教倪三家头先吃起来。”当下叫阿虎喊下去，摆台面，起手巾。适值蒋月琴出局回来，手中拿着四张局票，说道：“黎大人来咪来哉，教耐咪多叫两个局，俚四个局末也搭俚去叫。”于老德乃去开局票，知道黎篆鸿高兴，竟自首倡也叫了四个局。李鹤汀只得也叫四个，李实夫不肯助兴，只叫两个。发下局票，然后入席。

不多时，黎篆鸿到了，又拉了朱蔼人同来，相让就坐。黎篆鸿叫取局票来，请朱蔼人叫局。朱蔼人叫了林素芬、林翠芬姊妹两个。黎篆鸿说太少，定要叫足四个方罢。又问于老德：“耐咪三家头叫仔几花局嘎？”于老德从实说了。黎篆鸿向李实夫一看道：“耐啥也叫两个局咪。难为耐哉碗，要六块洋钱咪碗，荒荒唐唐！”李实夫不好意思，也讪笑道：“我无处去叫哉碗。”黎篆鸿道：“耐也算是老白相碗，故歇叫个局就无拨哉。说出闲话来阿要无志气！”李实夫道：“从前相好年纪忒大哉，叫得来做啥？”黎篆鸿道：“耐阿晓得？勿会白相末白相小，会白相倒要白相老；越是老末越是有白相。”李鹤汀听说，即道：“我倒想着一个来里哉。”黎篆鸿遂叫送过笔砚去，请李鹤汀替李实夫写局票。李实夫留心去看，见李鹤汀写的是屠明珠，踌躇道：“俚光景勿见得出局哉。”李鹤汀道：“倪去叫，俚阿好意思勿来。”黎篆鸿拿局票来看，见李实夫仍只叫得三个局，乃皱眉道：“我看耐要几花洋钱来放来咪箱子里做啥，阿是我面浪来做人家哉？”又怂恿李鹤汀道：“耐再叫一个，也坍坍俚台，看俚阿有啥面孔！”李实夫只是讪笑。李鹤汀道：“叫啥人？”想了一想，勉强添上个孙素兰。黎篆鸿自己复想起两个局来，也叫于老德添上，一并发下。

这一席原是双台，把两只方桌拼着摆的。宾主止有五位，座间宽绰得很，因此黎篆鸿叫信人都靠台面与客人并坐。及至后来坐不下了，方排列在背后。总共计二个信人，连廿二个娘姨、大姐，密密层层挤了一屋子。于老德挨次数去，惟屠明珠未到。蒋月琴问：“阿要去催？”李实夫忙说：“勔催，俚就勿来也无啥。”李鹤汀回头见孙素兰坐在身旁，因说道：“借光耐绷绷场面。”孙素兰微笑道：“勔客气，耐也是照应倪碗。”杨媛媛和孙素兰也问答两句，李鹤汀更自喜欢。林素芬与妹子林翠芬和起琵琶商量合唱，朱蔼人揣度黎篆鸿意思，那里有工夫听曲子，暗暗摇手止住。

黎篆鸿自己叫的局倒不理睬，却看看这个，说说那个。及至屠明珠姗姗而来，黎篆鸿是认得的，又搭讪着问长问短，一时和屠明珠说起前十年长篇大套的老话来。李实夫凑趣说道：“让俚转局过来阿好？”黎篆鸿道：“转啥局嘎？耐叫来咪末一样好说说闲话个碗。”李实夫道：“价末坐该搭来，说说闲话也近便点。”黎篆鸿再要拦阻，屠明珠早立起身来，挪过坐位，紧靠在黎篆鸿肩下坐了。屠明珠的娘姨鲍二姐见机，随给黎篆鸿装水烟。黎篆鸿吸过一口，倒觉得不好意思的，便做意道：“耐勔来瞎巴结装水烟，晚歇四老太爷动仔气，吃起醋来，我老头打勿过俚碗！”屠明珠格声笑道：“黎

大人放心。四老太爷要打耐末，我来帮耐末哉。”黎篆鸿也笑道：“耐倒看中仔我三块洋钱哉，阿是？”屠明珠道：“阿是耐勿舍得三块洋钱，连水烟才勳吃哉？——鲍二姐拿得来，勳拨俚吃！勳难为仔俚三块洋钱，害俚一夜困勿着。”

那鲍二姐正装好一筒水烟给黎篆鸿吸，竟被屠明珠伸手接去，却忍不住掩口而笑。黎篆鸿道：“耐来里欺瞒我老头，阿怕罪过嘎？要天打个！”屠明珠那筒烟正吸在嘴里，几乎呛出来，连忙喷了，笑道：“耐来看黎大人，要哭出来哉！哪，就拨耐吃仔筒罢。”随把水烟筒嘴凑到黎篆鸿嘴边。黎篆鸿伸颈张口，一气吸尽，喝声采道：“阿唷！鲜得来！”鲍二姐也夫笑道：“黎大人倒有白相来。”于老德向屠明珠道：“耐也上仔黎大人当水哉！水烟末吃仔，三块洋钱勿着杠。”黎篆鸿拍手叹道：“拨来耐来说穿仔末，倒勿好意思再吃一筒哉。”说的合席笑声不绝。

蒋月琴掩在一旁，插不上去，见朱蔼人抽身出席，向榻床躺下吸鸦片烟。蒋月琴趁空，因过去低声问朱蔼人道：“阿看见罗老爷？”朱蔼人道：“我有三四日勿看见哉。”蒋月琴道：“罗老爷倪搭开消仔，勿来哉呀。耐来阿晓得？”朱蔼人问：“为啥？”蒋月琴道：“故末也是上海滩浪一桩笑话，为仔黄翠凤勿许俚来，俚勿敢来哉。倪从小来里堂子里做生意，倒勿曾听见歇像罗老爷个客人。”朱蔼人道：“阿有价事嘎？”蒋月琴道：“俚教汤老爷来开消，汤老爷搭倪说个来。”朱蔼人道：“耐来阿曾去请俚？”蒋月琴道：“倪是随便俚末哉，来也罢勿来也罢。倪搭说勿做末也做仔四五年来，俚乃多花脾气，倪也摸着点个来。俚搭黄翠凤来来要好辰光，倪去请俚也请勿到，倒好像是搭俚打岔，倪索性勿去请。朱老爷耐看来来，看俚做黄翠凤阿做得到四五年。到个辰光俚原要到倪搭来哉，也用勿着倪去请俚来。”朱蔼人听言察理，倒觉得蒋月琴很有意思，再要问他底细，只听得台面上连声请朱老爷，朱蔼人只得归席。原来黎篆鸿叫屠明珠打个通关，李实夫、李鹤汀、于老德三人都已打过，挨着朱蔼人豁拳。朱蔼人豁过之后，屠明珠的通关已毕。当下会豁拳的馆人争先出手，请教豁拳，这里也要豁，那里也要豁，一时袖舞钏鸣，灯摇花颤，听不清是“五魁”“八马”，看不出是“对手”“平拳”。闹得黎篆鸿烦躁起来，因叫干稀饭：“倪要吃饭来。”馆人听说吃饭，方才罢休，渐渐各散。惟屠明珠迥不犹人，直等到吃过饭始去。

李鹤汀要早些睡，一至席终，和李实夫告辞先走，匡二跟了，径回石路长安客栈。到了房里，李实夫自向床上点灯吸烟。李鹤汀令匡二铺床。实夫诧异，问道：“杨媛媛搭啥勿去哉嘎？”鹤汀说：“勿去来。”实夫道：“耐勳为仔我来里，倒白相来勿舒齐，耐去末哉来。”鹤汀道：“我昨日一夜天勿曾困，今朝要早点困觉来。”实夫嘿然半晌，慢慢说道：“夷场浪赌是赌勿得个。耐要赌末，转去到乡下去赌。”鹤汀道：“赌是也勿曾赌歇，就来来堂子里碰仔几场和。”实夫道：“碰和是勿好算赌；只要勿赌，勳去闯出啥穷祸来。”鹤汀不便接说下去，竟自宽衣安睡。

实夫叫匡二把烟斗里烟灰出了。匡二一面低头挖灰，一面笑问：“四老爷叫来来个老馆人，名字叫啥？”实夫说：“叫屠明珠，耐来看阿好？”匡二笑而不言。实夫道：“啥勿响嘎？勿好末，也说末来。”匡二道：“倪看仔有啥好。就不过黎大人末，倒抚牢仔当俚宝贝。四老爷，难下转勳去叫俚

哉，落得让拨来黎大人仔罢。”实夫听说，不禁一笑。匡二也笑道：“四老爷，耐看俚阿好嘎？门前一路头发末才沓光个哉，嘴里牙齿也剩勿多几个，连面孔才咽仔进去哉。俚搭黎大人来噪说闲话，笑起来阿要难看！一只嘴张开仔，面孔浪皮才牵仔拢去，好象镶仔一埭水浪边。倪倒搭俚有点难为情，也亏俚做得出多花神妖鬼怪！拿面镜子来教俚自家去照照看，阿相像嘎！”实夫大笑道：“今朝屠明珠真真倒仔满哉！耐勿晓得，俚名气倒响得野噪，手里也有两万洋钱，推扳点客人还来噪拍俚马屁哉。”匡二道：“要是倪做仔客人，就算是屠明珠倒帖末，老实说，勿高兴。倒是黎大人吃酒个场花，阿是叫蒋月琴，倒还老实点。粉也勿曾拍，着仔一件月白竹布衫，头浪一点点勿插啥，年纪比仔屠明珠也差勿多哉。好是无啥好，不过清清爽爽，倒像是个娘姨。”实夫道：“也算耐眼睛光勿推扳。耐说俚像个娘姨，俚是衣裳头面多得来多勿过哉，为此着末也勿着，戴末也勿戴。耐看俚帽子浪一粒包头珠有几花大，要五百块洋钱噪！”匡二道：“倒勿懂俚噪陆里来几花洋钱？”实夫道：“才是客人去送拨俚噪个碗。就像今夜头一歇歇工夫末，也百把洋钱哉。黎大人是勿要紧，倪末叫冤枉煞噪，两家头难为廿几块。难下转俚要请倪去吃花酒，我勿去，让大少爷一干仔去末哉。”匡二道：“四老爷末再要说笑话哉。到仔埭上海白相相，该应用脱两钱。要是无拨末叫无法子，像四老爷，就年势间里多下来用甲末也用勿完碗。”实夫道：“勿是我做人家，要白相末陆里勿好白相，做啥长三书寓呢？阿是长三书寓名气好听点，真真是铲头客人。”说得匡二格声笑了。不料鹤汀没有睡熟，也在被窝里发笑。实夫听得鹤汀笑，乃道：“我说个闲话，耐噪陆里听得进、怪勿得耐要笑起来哉。就像耐杨媛媛，也是挡角色碗，夷场浪倒是有点名气噪。”鹤汀一心要睡，不去接嘴。匡二出毕烟灰，送上烟斗，退出外间。实夫吸足烟瘾，收起烟盘，也就睡了。

这李实夫虽说吸烟，却限定每日八点钟起身，倒是李鹤汀早晚无定。那日廿一日，实夫独自一个在房里吃过午饭，见鹤汀睡得津津有味，并不叫唤，但吩咐匡二：“留心伺候，我到花雨楼去。”说罢出门，望四马路而来。相近尚仁里门口，忽听得有人叫声“实翁”。实夫抬头看，是朱蔼人从尚仁里出来，彼此厮见。朱蔼人道：“正要来奉邀。今夜头请黎篆翁吃局，就借屠明珠搭摆台面，俚房间也宽势点。原是倪五家头。借重光陪，千乞勿却。”实夫道：“我谢谢哉，晚歇教舍侄来奉陪。”朱蔼人沉吟道：“勿然也勿敢有屈，好像人忒少。阿可以赏光？”实夫不好峻辞，含糊应诺，朱蔼人拱手别去。实夫才往花雨楼，进门登楼，径至第三层顶上看时，恰是上市辰光，外边茶桌，里边烟榻，撑得堂子都满满的。有个堂倌认得实夫，知道他要开灯，当即招呼进去说：“空来里哉。”实夫见当中正面榻上烟客在那里会帐洗脸。实夫向下手坐下，等那烟客出去，堂倌收拾干净，然后调过上手来。

一转眼间，吃茶的，吸烟的，越发多了，乱烘烘像潮涌一般，那里还有空座儿。并夹着些小买卖，吃的，耍的，杂用的，手里抬着，肩上搭着，胸前揣着，在人丛中钻出钻进兜圈子。实夫皆不在意，但留心要看野鸡。这花雨楼原是打野鸡绝大围场，逐队成群，不计其数，说笑话，寻开心，做出许多丑态。实夫看不入眼，吸了两口烟，盘膝坐起，堂倌送上热手巾，揩过手面，取水烟筒来吸着。只见一只野鸡，约有十六七岁，脸上拍的粉有一搭没

一搭。脖子里乌沉沉一层油腻，不知在某年某月积下来的。身穿一件膏荷苏线棉袄，大襟上油透一块，倒变做茶青色了。手中拎的湖色熟罗手帕子，还算新鲜，怕人不看见，一路尽着甩了进来。实夫看了，不觉一笑。那野鸡只道实夫有情于他，一直趑到面前站住，不转眼的看定实夫，只等搭腔上来，便当乘间躺下。谁知恭候多时，毫无意思，没奈何回身要走。却值堂倌跷起二只腿，靠在屏门口照顾烟客，那野鸡遂和堂倌说闲话。不知堂倌说了些甚么，挑拨得那野鸡又是笑，又是骂，又将手帕子望堂倌脸上甩来，堂倌慌忙仰后倒退，猛可里和一个贩洋广京货的顺势一撞，只听得豁琅一声响。众人攒拢去看，早把一盘子零星拉杂的东西撒得满地乱滚。那野鸡见不是事，已一溜烟走了。

恰好有两个大姐勾肩搭背趑趄而来，嘴里只顾唏唏哈哈说笑，不提防脚下踹着一面玻镜子。这个急了，提起脚来狠命一挣，挣过去。那个站不稳，也是一脚，把个寒暑表踹得粉碎。谅这等小买卖如何吃亏得起，自然要两个大姐赔偿。两个大姐偏不服道：“耐为啥突来噪地浪嘎？”两下里争执一说，几几乎嚷闹起来。堂倌没法，乃喝道：“去罢去罢，勔响哉！”两个大姐方咕叻走开。堂倌向身边掏出一角小洋钱给与那小买卖的，小买卖的不敢再说，检点自去。气的堂倌没口子胡咒乱骂。实夫笑而慰藉之，乃止。

接着有个老婆子，扶墙摸壁，迤迤近前，挤紧眼睛只瞧烟客，瞧到实夫，见是单挡，竟瞧住了。实夫不解其故，只见老婆子嚅嚅半晌道：“阿要去白相相？”实夫方知是拉皮条的，笑置不理。堂倌提着水铰子要来冲茶，憎那老婆子挡在面前，白瞪着眼，咳的一声，吓得老婆子低首无言而去。

实夫复吸了两口烟，把象牙烟盒卷得精光。约摸那时有五点钟光景，里外吃客清了好些，连那许多野鸡都不知飞落何处，于是实夫叫堂倌收枪，摸块洋钱照例写票，另加小帐一角。堂倌自去交帐，喊下手打面水来。实夫洗了两把，耸身卓立，整理衣襟，只等取票子来便走。忽然又见一只野鸡款款飞来。兀的竟把实夫魂灵勾住。

第十五回终。

第十六回 种果毒 大户撮便宜 打花和小娘陪消遣

按：李实夫见那野鸡只穿一件月白竹布衫，外罩玄色绉心缎镶马甲，后面跟着个老娘姨，缓缓踱至屏门前，朝里望望，即便站住。实夫近前看时，亮晶晶的一张脸，水汪汪的两只眼，着实有些动情。正要搭讪上去，适值堂倌交帐回来，老娘姨迎着问道：“陈个阿曾来？”堂倌道：“勿曾来呢，好几日勿来哉。”老娘姨没甚说话，讪讪的挈了野鸡往前轩去，靠着栏干看四马路往来马车。

实夫问堂倌道：“阿晓得俚名字叫啥？”堂倌道：“俚叫诸十全，就来里倪隔壁。”实夫道：“倒象是个人家人。”堂倌道：“耐末总喜欢人家人，阿去坐歇白相相？”实夫微笑摇头。堂倌道：“故也无啥要紧，中意末走走，勿中意豁脱块洋钱好哉。”实夫只笑不答。堂倌揣度实夫意思是了，赶将手中揩擦的烟灯丢下，走出屏门外招手儿叫老娘姨过来，与他附耳说了许多话。老娘姨便笑嘻嘻进来，向实夫问了尊姓，随说：“一淘去哉呢。”实夫听说，便不自在。堂倌先已觉著，说道：“耐哋先去等来哋弄堂口末哉，一淘去末算啥嘎。”娘姨忙接道：“价末李老爷就来，倪来里大兴里等耐。”实夫乃点点头。娘姨回身要走，堂倌又叫住叮嘱道：“难末文静点，俚哋是长三书寓里惯常哋个，勐做出啥话靶戏来！”娘姨笑道：“晓得个哉，阿用得着耐来说。”说着，急至前轩挈了诸十全下楼先走。

实夫收了烟票，随后出了花雨楼，从四马路朝西，一直至大兴里，远远望见老娘姨真个站在弄口等候。比及实夫近前，娘姨方转身进弄，实夫跟着，至弄内转弯处，推开两扇石库门，让实夫进去。实夫看时，是一幢极高爽的楼房。那诸十全正靠在楼窗口打探，见实夫进门倒慌的退去。实夫上楼进房，诸十全羞羞怯怯的敬了瓜子，默然归坐。等到娘姨送上茶碗，点上烟灯，诸十全方横在榻床上替实夫装烟。实夫即去下手躺下，娘姨搭讪两句，也就退去。实夫一面看诸十全烧烟，一面想些闲话来说。说起那老娘姨，诸十全赶着叫“无姆”，原来即是他娘，有名唤做诸三姐。一会儿，诸三姐又上来点洋灯，把玻璃窗关好，随说：“李老爷就该搭用夜饭罢。”实夫一想，若回栈房，朱蔼人必来邀请，不如躲避为妙，乃点了两只小碗，摸块洋钱叫去聚丰园去叫。诸三姐随口客气一句，接了洋钱，自去叫菜。

须臾，搬上楼来，却又添了四只荤碟。诸三姐将两副杯筷对面安放，笑说：“十全来陪陪李老爷。”诸十全听说，方过来筛了一杯酒，向对面坐下。实夫拿酒壶来也要给他筛。诸十全推说：“勿会吃。”诸三姐道：“耐也喝一杯末哉，李老爷勿要紧个。”正要擎杯举筷，忽听得楼下声响，有人推门进来。诸三姐慌的下去，招呼那人到厨下说话，随后又喊诸十全下去。实夫只道有甚客人，悄悄至楼门口去窃听，约摸那人是花雨楼堂倌声音，便不理睬，仍自归坐饮酒。接连干了五六杯，方见诸三姐与诸十全上楼。花雨楼堂倌也跟着来见实夫。实夫让他吃杯酒，堂倌道：“倪吃哉，耐请用罢。”

果毒——即梅毒。

撮便宜——因物品价廉而购买。吴语暗中侮辱妇女也叫“撮便宜”。

挈（qiè，音切）——带领。

人家人——正派家庭中的妇女，区别于妓女、艺人等。

话靶戏——话靶，即话柄。闹笑话。

诸三姐叫他坐也不坐，站了一会，说声“明朝会”，自去了。诸十全又殷殷勤勤劝了几杯酒。实夫觉有醺意，遂叫盛饭。诸十全陪着吃毕，诸三姐绞上手巾，自收拾了往厨下去。诸十全仍与实夫装烟，实夫与他说话，十句中不过答应三四句，却也很有意思。及至实夫过足了瘾，身边摸出表来一看，已是十点多钟，遂把两块洋钱丢在烟盘中，立起身来。诸十全忙问：“做啥？”实夫道：“倪要去哉。”诸十全道：“勔去。”

实夫已自走出房门。慌的诸十全赶上去，一手拉住实夫衣襟，口中却喊：“无姆，快点来！”诸三姐听唤，也慌的跑上楼梯拉住实夫道：“倪该搭清爽爽，啥勿好耐要去嘎？”实夫道：“我明朝再来。”诸三姐道：“耐明朝来末，今夜头就勔去哉晚。”实夫道：“勔，我明朝定规来末哉。”诸三姐道：“价末再坐歇，啥要紧嘎？”实夫道：“天勿早哉，明朝会罢。”说着下楼。诸三姐恐怕决撒，不好强留，连道：“李老爷，明朝要来个。”诸十全只说得一声“明朝来”。

实夫随口答应，暗中出了大兴里，径回石路长安客栈。恰好匡二同时回栈，一见实夫，即道：“四老爷到仔陆里去哉嘎？阿唷！今夜头是闹热得来，朱老爷叫仔一班毛儿戏，黎大人也去叫一班，教倪大少爷也叫一班。上海滩浪通共三班毛儿戏，才叫得来哉，有百十个人噪。推扳点房子才要压坍哉！四老爷为啥勿来嘎？”实夫微笑不答，却问：“大少爷？”匡二道：“大少爷是要紧到尤如意搭去，酒也勿曾吃，散下来就去哉。”实夫早就猜着几分，却也不说，自吸了烟，安睡无话。明日饭后仍至花雨楼顶上。那时天色尚早，烟客还清，堂倌闲着无事，便给实夫烧烟，因说起诸十全来。堂倌道：“俚噪一径勿出来，就到仔今年了坎坎做个生意。人是阿有啥说嘎，就不过应酬推扳点，耐喜欢人家人末倒也无啥。”实夫点点头。方吸过两口烟，烟客已络绎而来，堂倌自去照顾。

实夫坐起来吸水烟，只见昨日那挤紧眼睛的老婆子又摸索来了，摸到实夫对面榻上，正有三人吸烟。那老婆子即迷花笑眼说道：“咦，长大爷，二小姐来里牵记耐呀，说耐为啥勿来，教我来张张。耐倒刚巧来里。”实夫看那三人，都穿着青蓝布长衫，玄色绸马甲，大约是仆隶一流人物。那老婆子只管唠叨，三人也不大理会。老婆子即道：“长大爷晚歇要来个，各位一淘请过来。”说了自摸索而去。老婆子去后，诸三姐也来了，却没有挈诸十全。见了实夫，即说：“李老爷，倪搭去。”实夫有些不耐烦，急向他道：“我晚歇来，耐先去。”诸三姐会意，慌忙走开，还兜了一个圈子乃去。实夫直至五点多钟方吸完烟，出了花雨楼，仍往大兴里诸十全家去便夜饭。这回却熟落了许多，与诸十全谈谈讲讲，甚是投机。至于颠鸾倒凤，美满恩情，大都不用细说。

比及次日清晨，李实夫于睡梦中隐约听得饮泣之声，张眼看时，只见诸十全面向里床睡着，自在哪里呜呜咽咽的哭。实夫猛吃了一惊，忙问：“做啥？”连问几声，诸十全只不答应。实夫乃披衣坐起，乱想胡思，不解何故，仍伏下身去，脸偎脸问道：“阿是我得罪仔耐了动气”阿是嫌我老，勿情愿？”诸十全都摇摇手。实夫皱眉道：“价末为啥？耐说说看。”又连问了几声，诸十全方答一句道：“勿关耐事。”实夫道：“就勿关我事末，耐也说说看。”诸十全仍不肯说。实夫无可如何，且自着衣下床，楼下诸三姐听得，舀上脸

水，点了烟灯。实夫一面洗脸，却叫住诸三姐，盘问诸十全缘何啼哭。诸三姐先叹一口气，乃道：“怪是也怪勿得俚。耐李老爷陆里晓得，我从养仔俚养到仔十八岁，一径勿舍得教俚做生意。旧年嫁仔个家主公，是个虹口银楼里小开，家里还算过得去，夫妻也蛮好，阿是总算好个哉了？陆里晓得今年正月里碰着一桩事体出来，故歇原要俚做生意。李老爷，耐想俚阿要怨气？”实夫道：“啥个事体嘎？”诸三姐道：“勳说起，就说末也是白说，倒去坍俚家主公个台。阿是勳说个好。”说时，实夫已洗毕脸，诸三姐接了脸水下楼。实夫被他说得忐忑鹞突，却向榻床躺下吸烟，细细猜度。

一会儿，诸三姐又来问点心。实夫因复问道：“到底为啥事体？耐说出来，倘忙我能够帮帮俚也勿晓得。耐说说看。”诸三姐道：“李老爷，耐倘然肯帮帮俚，倒也赛过做好事。不过倪勿好意思搭耐说，搭耐说仔倒好像是倪来拆耐李老爷梢。”实夫焦躁道：“耐勳实概，有闲话爽爽气说出来末哉。”诸三姐又叹了一口气，方从头诉道：“说起来，总是俚自家运气勿好。为仔正月里俚到娘舅家去吃喜酒，俚家主公末要场面，拨俚带仔一副头面转来，夜头放来噪枕头边，到明朝起来辰光说是无拨哉呀。难末害仔几花人四处八方去瞎寻一泡，陆里寻得着嘎。娘舅噪末吓得来要死，说寻勿着是只好吃生鸦片烟哉。俚家主公屋里还有爷娘来噪，转去末拿啥来交代？真真无法子想哉。难末说勿如让俚出来做做生意看，倘忙碰着个好客人，看俚命苦，肯搭俚包瞒仔该桩事体，要救到七八条性命噪。我也无拨啥主意哉，只好等俚去做生意。李老爷，耐想俚家主公屋里也算过得去，夫妻也蛮好，勿然啥犯着吃到仔该碗把势饭？”

那诸十全睡在床上，听诸三姐说，更加哀哀的哭出声来。实夫搔耳爬腮，无法可劝。诸三姐又道：“李老爷，故歇做生意也难，就是长三书寓，一节做下来差勿多也不过三四百洋钱生意。一个新出来人家人，生来勿比得俚噪，要撑起一副头面来，耐说阿容易？俚有辰光搭我说说闲话，说到仔做生意末，就哭。俚说生意做勿好，倒勿如死仔歇作，阿有啥好日脚等出来！”实夫道：“年纪轻轻说啥死嘎，事体末慢慢交商量，总有法子好想。耐去劝劝俚，教俚勳哭。”诸三姐听说，乃爬上床去向诸十全耳朵边轻轻说了些甚么。诸十全哭声渐住，着衣起身。诸三姐方下床来，却笑道：“俚出来头一户客人就碰着仔耐李老爷，俚命里总还勿该应就死，赛过一个救星来救俚。李老爷阿对？”

实夫俯首沉吟，一语不发。诸三姐忽想起道：“阿呀！说说闲话倒忘记哉，李老爷吃啥点心？我去买。”实夫道：“买两个团子末哉。”诸三姐慌的就去。

实夫看诸十全两颊涨得绯红，光滑如镜，眼圈儿乌沉沉浮肿起来，一时动了怜惜之心，不转睛的只管呆看。诸十全却羞的低头下床，靸双拖鞋，急往后半间去。随后诸三姐送团子与实夫吃了，诸十全也归房洗脸梳头。实夫复吸两口烟，起身拿马褂来着，向袋里掏出五块洋钱放在烟盘里。诸三姐问道：“阿是耐要去哉？”实夫说：“去哉。”诸三姐道：“阿是耐去仔勿来哉？”实夫道：“啥人说勿来。”诸三姐道：“价末啥要紧嘎？”即取烟盘

小开——小老板。

家主公——丈夫。

歇作——决绝之词，了结之意。

里五块洋钱仍塞在马褂袋里。实夫怔了一怔，问道：“耐要我办副头面？”诸三姐笑道：“勿是呀！倪有仔洋钱，倘忙用脱仔凑勿齐哉，放来哋李老爷搭末一样个碗。隔两日一淘拨来倪，阿对？”实夫始点点头说“好”。诸十全叮嘱道：“耐晚歇要来个。”实夫也答应了，着好马褂，下楼出门，回至石路长安栈中。不料李鹤汀先已回来，见了实夫，不禁一笑。实夫倒不好意思的。匡二也笑嘻嘻呈上一张请帖，实夫看是姚季莼当晚请至尚仁里卫霞仙家吃酒的，鹤汀问：“阿去？”实夫道：“耐去罢，我勿去哉。”

须臾，栈使搬中饭来，叔侄二人吃毕。李实夫自往花雨楼去吸烟。李鹤汀却往尚仁生杨媛媛家来，到了房里，只见娘姨盛姐正在靠窗桌上梳头，杨媛媛睡在床上，尚未起身。鹤汀过去揭开帐子，正要伸手去摸，杨媛媛已自惊醒，翻转身来，揣住鹤汀的手。鹤汀即向床沿坐下。杨媛媛问道：“昨夜赌到仔啥辰光？”鹤汀道：“今朝九点钟坎坎散，我是一径勿曾困歇。”媛媛道：“阿赢嘎？”鹤汀说：“输个。”媛媛道：“耐也好哉！一径勿曾听见耐赢歇，再要搭俚哋去赌。”鹤汀道：“勳说哉。耐快点起来，倪去坐马车。”杨媛媛乃披衣坐起，先把捆身子钮好，却憎鹤汀道：“耐走开点！”鹤汀笑道：“我坐来里末，关耐啥事嘎？”媛媛也笑道：“倪勿要！”适值外场提水铤子进来，鹤汀方走开，自去点了烟灯吸烟。盛姐梳头已毕，忙着加茶碗，绞手巾。比及杨媛媛梳头吃饭，诸事舒齐，那天色忽阴阴的像要下雨。杨媛媛道：“马车勳去坐哉，耐困歇罢。”鹤汀摇摇头。盛姐道：“倪来挖花，大少爷阿高兴？”鹤汀道：“好个，再有啥人？”杨媛媛道：“楼浪赵桂林也蛮喜欢挖花。”盛姐连忙去请，赵桂林即时与盛姐同下楼来。杨媛媛笑向鹤汀道：“听见仔挖花，就忙杀个跑得来，怪勿得耐去输脱仔两三万原起劲杀！”赵桂林把杨媛媛拍了一下，笑道：“耐说起来末倒就像个！”

鹤汀看那赵桂林，约有廿五六岁，满面烟容，又黄又瘦。赵桂林也随口与鹤汀搭讪两句。盛姐已将桌子掇开，取出竹牌牙筹。李鹤汀、杨媛媛、赵桂林、盛姐四人搬位就坐，掳起牌来。鹤汀见赵桂林右手两指黑的像煤炭一般，知道他烟瘾不小，心想如此倖人还有何等客人去做他，那知碰到四圈，赵桂林适有客人来，接着卫霞仙家也要票头来请鹤汀。大家便说：“勳碰哉。”一数筹码，鹤汀倒是赢的。杨媛媛笑道：“耐去输仔两三万，来赢倪两三块洋钱，阿要讨气。”鹤汀也自好笑。赵桂林自上楼去，盛姐收拾干净。

鹤汀见外场点上洋灯，方往卫霞仙家赴宴。蜚到门首，恰好朱蔼人从那边过来相遇，便一同登楼进房。姚季莼迎见让坐，卫霞仙敬过瓜子。李鹤汀向姚季莼说：“四家叔末谢谢哉。”朱蔼人也道：“陶家弟兄说上坟去，也勿来哉。”姚季莼道：“人忒少哉碗。”当下又去写了两张请客票头，交与大姐阿巧。阿巧带下楼去给帐房看。帐房念道：“公阳里周双珠家请洪老爷。”正要念那一张，不料朱蔼人的管家张寿坐在一边听得，忽抢出来道：“洪老爷我去请末哉。”劈手接了票头，竟自去了。

第十六回终。

第十七回 别有心肠私讥老母 将何面目重责贤甥

按：张寿接了请客票头，径往公阳里周双珠家。趑进大门，只见阿德保正跷起脚坐在客堂里，嘴里衔一支旱烟筒。张寿只得上前，将票头放在桌上说：“请洪老爷。”阿德保也不去看票头，只说道：“勿来里，放来里末哉。”张寿只得退出。阿德保又冷笑两声，响说道：“故歇也新行出来，堂子里相帮用勿着个哉！”张寿只做不听见，低头急走。刚至公阳里弄口，劈面遇着洪善卿。张寿忙站过一旁，禀明姚老爷请。洪善卿点头答应，张寿乃自去了。

洪善卿仍先到周双珠家，在客堂里要票头来看过，然后上楼。只见老鸨周兰正在房里与周双珠对坐说话，善卿进去，周兰叫声“洪老爷”，即起身向双珠道：“还是耐去说俚两声，俚还听点。”说着自往楼下去了。善卿问双珠：“耐无姆来里说啥？”双珠道：“说双玉有点勿适意。”善卿道：“价末教耐去说俚两声，说啥嘎？”双珠道：“就为仔双宝多说多话。双宝也是勿好，要争气争勿来，再要装体面。碰着个双玉，一点点推扳勿起，两家头并仔堆末，弄勿好哉。”善卿道：“双宝装啥体面？”双珠道：“双宝来睬说：‘双玉无拨银水烟筒末，我房里拿得去拨来俚；就是俚出局衣裳，我也着过歇个哉。’刚刚拨来双玉听见仔，衣裳也勤着哉，银水烟筒也勿要哉，今朝一日天困来睬床浪勿起来，说是勿适意。难末无姆拿双宝来反仔一泡，再要我去劝劝双玉，教俚起来。”善卿道：“耐去劝俚末说啥？”双珠道：“我也勿高兴去劝俚。我看仔双玉倒讨气，耐不过多仔几个局，一歇海外得来，拿双宝来要打要骂，倒好像是俚该来睬个讨人！”善卿道：“双玉也是利害点。耐幸亏勿是讨人，勿然俚也要看勿起耐哉。”双珠道：“俚搭我倒十二分要好。我说俚啥，俚总答应我，倒比仔无姆说个灵。”

“正说着，只听得楼下阿德保喊道：“双玉先生出局。”楼上巧囡在对过房里接应道：“来个。”善卿便向双珠道：“目勿着耐去劝俚哉，俚要出局去，也只好起来。”双珠道：“我说俚勿起来末等俚歇，抵拚俚勿做生意末哉。故歇做清倌人，顺仔俚性子，隔两日才是俚世界哉碗！”道言未了，忽听得楼下周兰连说带骂，直骂到周双宝房间里，便劈劈拍拍一阵声响，接着周双宝哀哀的哭起来，知道是周兰把双宝打了一顿。双珠道：“倪无姆也勿公道，要打末双玉也该应打一頓。双玉稍微生意好仔点，就稀奇煞仔，生意勿好未能概苦嘎。”善卿正要说时，适见巧囡从对过房里走来。双珠即问道：“反过仔一泡哉碗，为啥再打起来嘎？”巧囡低声道：“双玉出局勿肯去呀。三先生去说说，让俚去仔末好哉。”双珠冷笑两声，仍坐着不动身。善卿忽立起来道：“我去劝俚，俚定归去。”即时趑时周双玉房间里，只见双玉睡在大床上，床前点一盏长颈灯台，暗昏昏的。善卿笑嘻嘻搭讪道：“阿是耐有点勿适意？”双玉免不得叫声“洪老爷。”善卿便过去向床沿坐下，问道：“我听见耐要出局去碗？”双玉道：“为仔勿适意，勿去哉。”善卿道：“耐来里勿适意是勤去个好。不过耐勿去末，耐无姆也无啥法子，只好教双宝去代局；教双宝去代局，勿如原是耐自家去。我说阿对？”双玉一听双宝代局，心里自是发急，想了想道：“洪老爷说得勿差，我去末哉。”说着，已坐起来，善卿也自喜欢，忙喊巧囡过来点灯收拾。

善卿仍至双珠房里，把双玉肯去的话诉与双珠。双珠也道：“说得好。”

正值阿金搬夜饭来，摆在当中间方桌上。善卿道：“耐也吃饭罢，舒齐仔末也好出局去哉。”双珠道：“耐阿要吃仔口了去吃酒？”善卿道：“我先去哉，勔吃。”双珠道：“耐就来叫末哉。倪吃仔饭捕面，快煞个。”善卿答应了，自去尚仁里卫霞仙家赴宴。双珠随至当中间坐下，却叫阿金去问双玉，说：“吃得落末，一淘来吃仔罢。”

双玉听见双宝挨打，十分气恼本已消去九分。又见阿姐特令娘姨来请吃饭，便趁势讨好，一口应承。欢欢喜喜出来，与双珠对坐，阿金、巧囡打横，四人同桌吃饭。吃饭中间，双珠乃从容向双玉说道：“双宝一只嘴无拨啥清头，说去看光景，我见仔俚也恨煞个哉。耐是勿比得双宝，生意末好，无姆也欢喜耐，耐就看过点。双宝有啥闲话听勿进，耐来告诉我好哉，勔去搭无姆说。”双玉听了，一声儿不言语。双珠又微笑道：“阿是耐只道仔我帮仔双宝哉？我倒勿是帮双宝，我想倪故歇来里堂子里，大家不过做个信人，再歇两年，才要嫁人去哉。来里做信人辰光，就算耐有本事，会争气，也见谅得势。实概一想，阿是推扳点好哉？”双玉也笑答道：“故是阿姐也多心哉。我人末笨，闲话个好邱听勿出仔也好煞哉！阿姐为好了搭我说，我倒怪仔阿姐，阿有啥实概个嘎？”双珠道：“只要耐心里明白，就蛮好。”

说着，都吃毕饭。巧囡忙催双玉收拾出局，双珠也自捕起面来。约至九点多种，方接到洪善卿叫局票买。另有一张票头叫双玉，客人姓朱，也叫到卫霞仙家，料道是同台面了。双珠却不等双玉，下楼先行。正在门前上轿，恰遇双王回来，便说与他转轿同去。到了卫霞仙家台面上，洪善卿手指着一个年轻后生，向双玉说：“是朱五少爷叫耐。”双玉过去坐下，双珠见席上七客，主人姚季莼之外，乃是李鹤汀、王莲生、朱蔼人、陈小云等，都是熟识，只有这个后生面生。暗问洪善卿，始知是朱蔼人的小兄弟，名叫淑人，年方十六，没有娶亲。双珠看他眉清目秀，一表人材，有些与朱蔼人相像，只是羞怯怯的坐在那里踟蹰不安，巧囡去装水烟也不吸，巧囡便去给王莲生装水烟。当时姚季莼要和朱蔼人豁拳，朱蔼人坐在朱淑人上首，朱淑人趁豁拳时偷眼去看周双玉，不料双玉也在偷看，四只眼睛刚刚凑一个准。双玉倒微微一笑，淑人却羞得回过头去。

朱蔼人豁过五拳，姚季莼又要和朱淑人豁。淑人推说：“勿会”。姚季莼道：“豁拳末啥勿会嘎？”朱蔼人也说：“豁豁末哉。”朱淑人只得伸手，起初三拳倒是赢的，末后输了两拳。朱淑人正取一杯在手，周双玉在背后把袖子一扯，道：“倪来吃罢。”朱淑人不提防，猛吃一惊，略松了手，那一只银鸡缸杯便的溜溜落下来，坠在桌下，泼了周双玉淋淋漓漓一身的酒。朱淑人着了急，慌取手巾要来揩拭。周双玉掩口笑道：“勿要紧个。”巧囡忙去拾起杯子，幸是银杯，尚未砸破。在席众人齐声一笑。朱淑人登时涨得满面通红，酒也不吃，低头缩手，掩在一边没处藏躲。巧囡问：“倪阿是吃两杯？”朱淑人竟没有理会。周双玉向巧囡手里取一杯来代了，巧囡又代吃一杯过去。比及台面上出局初齐，周双玉又要转局去，只得撇了周双珠告辞先行。周双珠知道姚季莼最喜闹酒，直等至洪善卿摆过庄，方回。

周双珠去后，姚季莼还是兴高采烈，不肯歇手。洪善卿已略有酒意，又听得窗外雨声淙淙，因此不敢过醉，赶个眼错，逃席而去。一径向北出尚仁

见谅——有限。

踟蹰（chú chū，音局集）——踟：腰背弯曲不能直立，蹰：双足紧挨小步行。形容谨慎 恐惧的样子。

里，坐把东洋车，转至公阳里，仍往周双珠家。到了房里，只见周双珠正将一副牙牌独自坐着打五关。善卿脱下马褂，抖去水渍，交与阿金挂在衣架上。善卿随意坐下，望见对过房里仍是暗昏昏地，知道周双玉出局未归。双珠却向阿金道：“耐舒齐仔末，转去罢。”阿金答应，忙预备好烟茶二事，就去铺床吹灯。善卿笑道：“天还早来里，双玉出局也勿曾转来，啥要紧嘎？”双珠道：“阿德保催过哉；为仔天落雨，我晓得耐要来，教俚等仔歇，再勿去是要相骂哉。”善卿不禁笑了。阿金去后，双玉方回。随后又有一群打茶会客人拥至双玉房里，说说笑笑，热闹得很。

这边双珠打完五关，不好就睡，便来和善卿对面歪在榻床上，一面取签子烧鸦片烟，一面说闲活，道：“王老爷倒原去叫个张蕙贞，沈小红向晓得嘎？”善卿道：“阿有啥勿晓得！沈小红有仔洋钱末，生来勿吃啥醋哉碗。”双珠道：“沈小红个人，搭倪双玉倒差勿多。”善卿道：“双玉搭啥人吃醋？”双珠道：“勿是说吃醋；俚自家算是有本事，会争气，倒像是一生一世做倌人，勿嫁个人哉。”正说时，双玉忽走过这边房里来，手中拿一枝银水烟筒给双珠看，问：“样式阿好？”双珠看是景星店号，知道是客人给他新买的了，乃问：“要几花洋钱？”双玉道：“说是廿六块洋钱朵，阿贵嘎？”双珠道：“是价模样，倒无啥。”双玉听说，更自欢喜，仍拿了过那边屋里去陪客人。双珠因又说道：“耐看俚标得来。”善卿道：“俚会做生意末，最好哉；勿然，单靠耐一干仔去做生意，阿是总辛苦点？”双珠道：“故是自然，我也单望俚坐意好末好。”

说着，那对过房里打茶会客人一哄而散，四下里便静悄悄的。双珠卸下头面，方要安睡，却听得楼下双宝在房里和人咕唧说话，隐隐夹着些饮泣之声。善卿道：“阿是双宝来朵哭？”双珠鼻子里哼了一声道：“有实概哭末，勔去多说多话哉碗。”善卿问：“搭啥人说闲话？”双珠说是“客人”。善卿道：“双宝也有客人来浪。”双珠道：“该个客人倒无啥，搭双宝也蛮要好，就是双宝总有点勿着勿落。”善卿问客人姓甚。双珠说是“姓倪，大东门广亨南货店里个小开”。善卿便不再问，掩门共睡。无如楼下双宝和那客人说一回，哭一回，虽辨不出是甚言词，但听那吞吐断续之间，十分凄惨，害得善卿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直至敲过四点钟，楼下声息渐微，善卿方朦胧睡去。

不料睡到八点多钟，善卿正在南柯郡中与金枝公主游猎平原，却被阿金推门进房，低声叫：“洪老爷。”双珠先自惊醒，问阿金：“做啥？”阿金说：“是有人来里寻。”双珠乃推醒善卿告诉了。善卿问：“是啥人？”阿金又不认得。善卿不解，连忙着衣下床，靸鞋出房，叫阿金：“去喊俚上来。”阿金引那人至楼上客堂里，善卿看时，也不认得，问他：“寻我做啥？”那人道：“倪是宝善街悦来栈里。有个赵朴斋，阿是耐亲眷？”善卿说：“是个。”那人道：“昨日夜头赵先生来朵新街浪同人相打，打开仔个头，满身才是血，巡捕看见仔，送到仁济医馆里去。今朝倪去张张俚，俚教倪来寻洪先生。”善卿问：“为啥相打？”那人笑道：“故是倪也勿晓得。”善卿也十猜八九，想了想便道：“晓得哉。倒难为耐朵，晚歇我去末哉。”那人即退下楼去。善卿仍进房洗脸，双珠在帐子里问：“啥事体？”善卿推说：“无

标——骄傲、盛气，摆阔。

勿着勿落——不正常，举动乖张，也作“勿着落”。

啥。”双珠道：“耐要去末，吃点点心了去。”善卿因叫阿金去喊十件汤包来吃了，向双珠道：“耐再困歇，我去哉。”双珠道：“晚歇早点来。”

善卿答应，披上马褂，下楼出门。那时宿雨初晴，朝暾耀眼，正是清和天气。善卿径往仁济医馆，询问赵朴斋，有一人引领上楼。推开一扇屏门进去，乃是绝大一间外国房子，两行排着七八张铁床，横七竖八睡着几个病人，把洋纱帐子四面撩起攒在床顶，赵朴斋却在靠里一张床上，包着头，络着手，盘膝而坐；一见善卿，慌的下床叫声“娘舅”，满面羞惭。善卿向床前藤机坐下。于是赵朴斋从头告诉，被徐、张两个流氓打伤头面，吃一大亏，却又噜苏疙搭说不明，白。善卿道：“急是耐自家勿好，耐到新街浪去做啥，耐勿到新街浪去，俚哋阿好到耐栈里来打耐？”说得朴斋顿口无言。善卿道：“故歇无啥别样闲话，耐等稍微好仔点，快点转去罢。上海场花耐也勳来哉。”朴斋嚅嚅半晌，方说出客栈里缺了房饭钱，留下行李的话。善卿又数落一场，始为计算栈中房饭及回去川资，将五块洋钱给与朴斋，叫他作速回去，切勿迟延。朴斋那里敢道半个“不”字，一味应承。

善卿再三叮咛而别，仍趑出仁济医馆，心想回店干些正事，便直向南行。将近打狗桥，忽然劈面来了一人，善卿一见大惊。乃是陶云甫的兄弟陶玉甫，低头急走，竟不理睬。善卿一把拉住，问道：“耐轿子也勿坐，底下人也勿跟，一干仔来里街浪跑，做啥？”陶玉甫抬头见是善卿，忙拱手为礼。善卿问：“阿是到东兴里去？”玉甫含笑点头。善卿道：“价末也坐把东洋东去哩。”随喊了一把东洋车来。善卿问：“阿是无拨车钱来里？”玉甫复含笑点头。善卿向马褂袋里捞出一把铜钱递与玉甫。玉甫见善卿如此相待，不好推却，只得依他坐上东洋车。善卿也就喊把东洋车，自回咸瓜街永昌参店去了。

陶玉甫别了洪善卿，径往四马路东兴里口停下。玉甫把那铜钱尽数给与车夫，方进弄至李漱芳家。适值娘姨大阿金在天井里浆洗衣裳，见了道：“二少爷倒来哉，阿看见桂福？”玉甫道：“勿曾看见。”大阿金道：“桂福来张耐呀。耐轿子？”玉甫道：“我勿曾坐轿子。”说着，大阿金去打起帘子，玉甫放轻脚步趑进房里。只见李漱芳睡在大床上，垂着湖色熟罗帐子，大姐阿招正在揩抹橱箱桌骑。玉甫只道李漱芳睡熟未醒，摇摇手向高椅坐下。阿招却低声告诉道：“昨日一夜天咿勿曾困，困好仔再要起来，起来一埭末咳嗽一埭，直到天亮仔坎坎困着。”玉甫忙问：“阿有寒热？”阿招道：“寒热倒无拨啥寒热。”玉甫又摇摇手道：“勳响哉，让俚再困歇罢。”不料大床上李漱芳又咳嗽起来。

第十七回终。

朝暾（tūn，音吞）——刚出的太阳。

噜苏疙搭——语言重复，层次不清。

嚅嚅（nièrú，音聂如）——形容想说又吞吞吐吐不敢说的样子。

第十八回 添夹袄厚谊即深情 补双台阜财能解愠

按：陶玉甫听得李漱芳咳嗽，慌忙至大床前揭起帐子，要看嗽芳面色。漱芳回过头来睨了玉甫半日，叹一口气。玉甫连问：“阿有啥勿适意？”漱芳也不答，却说道：“耐个人也好个哉！我说仔几转，教耐昨日转来仔末就来，耐定归勿依我。随便啥闲话，搭耐说仔耐只当耳边风！”玉甫急分辨道：“勿是呀；昨日转来末晚哉，屋里有亲眷来浪，难末阿哥说：‘阿有啥要紧事体，要连夜赶出城去？’我阿好说啥？”漱芳鼻子里哼的一声，说道：“耐到来搭我瞎说！我也晓得点耐脾气。要说耐外头再有啥人来浪，故也冤枉仔耐哉。耐总不过一去仔末就想勿着，等耐去死也罢活也罢，总勿关耐事，阿对？”玉甫陪笑道：“就算我想勿着，不过昨日一夜天，今朝阿是想着仔来哉。”漱芳道：“耐是勿差，一困下去，困到仔天亮末，一夜天就过哉。耐阿晓得困勿着了，坐来浪，一夜天比仔一年还要长点哩！”玉甫道：“总是我勿好，害仔耐。耐勦动气。”漱芳又嗽了几声，慢慢的说道：“昨日夜头天末也讨气得来，落勿停个雨。浣芳出局去哉，阿招末搭无姆装烟，单剩仔大阿金坐来浪打磕钹。我教俚收拾好仔去困罢，大阿金去仔，我一干仔就榻床浪坐歇，落得个雨来加二大哉，一阵一阵风吹来噪玻璃窗浪，乒乒乓乓，像有人来噪碰。连窗帘才卷起来，直卷到面孔浪。故一吓末，吓得我来要死！难末只好去困。到仔床浪，陆里困得着嘎，隔壁人家刚刚来噪摆酒，豁拳，唱曲子，闹得来头脑子也痛哉！等俚噪散仔台面末，台子浪一只自鸣钟，跌笃跌笃，我勦去听俚，俚定归钻来里耳朵管里。再起来听听雨末，落得价高兴，望望天末，永远勿肯亮个哉。一径到两点半钟，眼睛算闭一闭。坎坎闭仔眼睛，倒说道耐来哉呀，一肩轿子抬到仔客堂里。看见耐轿子里出来，倒理也勿理我，一径望外头跑，我连忙喊末，自家倒喊醒哉。醒转来听听，客堂里真个有轿子，钉鞋脚地板浪声音，有好几个人来浪。我连忙爬起来，衣裳也勿着，开出门去，问俚噪：‘二少爷啥？’相帮噪说：‘陆里有啥二少爷嘎。’我说：‘价末轿子陆里来个嘎？’俚噪说：‘是浣芳出局转来个轿子。’倒拨俚噪好笑，说我困昏哉。我再要困歇，也无拨我困哉，一径到天亮，咳嗽勿曾停歇。”玉甫攒眉道：“耐啥实慨嘎！耐自家也保重点个，昨日夜头风未来得价大，半夜三更勿着衣裳起来，再要开出门去，阿冷嘎？耐自家勿晓得保重，我就日日来里看牢仔耐也无么用碗。”

漱芳笑道：“耐肯日日来里看牢仔我，耐也只好说说罢哉。我自家晓得命里无福气，我也勿想啥别样，再要耐陪我三年，耐依仔我，到仔三年我就死末我也蛮快活哉。倘忙我勿死，耐就再去讨别人，我也勿来管耐哉。就不过三年，耐也勿肯依我，倒说道日日来里看牢仔我！”玉甫道：“耐说说末就说出勿好来哉。耐单有一个无姆离勿开，再三四年等耐兄弟做仔亲，让俚噪去当家，耐搭无姆到我屋里向去，故末真个日日看牢仔耐，耐末也称心哉。”漱芳又笑道：“耐是生来一径蛮称心，我陆里有故号福气！我不过来里想，耐今年廿四岁，再歇三年也不过廿七岁。耐廿七岁讨一个转去，成双到老，要几十年噪。该个三年里向就算我冤屈仔耐也该应碗。”玉甫也笑道：“耐瞎说个多花啥，讨转去成双到老末就是耐勦。”漱芳乃不言语了。只见李浣芳蓬着头，从后门进房，一面将手揉眼睛，一面见玉甫，说道：“姐夫，耐昨日啥勿来嘎？”玉甫笑嘻嘻拉了浣芳的手过来，斜靠着梳妆台而立。

漱芳见浣芳只穿一件银红湖绉捆身子，遂说道：“耐啥衣裳也勿着嘎？”

浣芳道：“今朝天热呀。”漱芳道：“陆里热嘎，快点去着仔！”浣芳道：“我勳着，热煞来里！”正说着，阿招已提了一件玫瑰紫夹袄来，向浣芳道：“无姆也来咪说哉，快点着罢。”浣芳还不肯穿。玉甫一手接那夹袄替浣芳披在身上道：“耐故歇就着仔，晚歇热末再脱末哉，阿好？”浣芳不得已依了。阿招又去舀进脸水请浣芳捕面梳头，漱芳也要起身。玉甫忙道：“耐再困歇，天早来里。”漱芳说：“我勳困哉。”玉甫只得去扶起来，坐在床上，复劝道：“耐就床浪坐歇，倪说说闲话倒无啥。”漱芳仍说：“勳！”

及至漱芳下床，终觉得鼻塞声重，头眩脚软，惟咳嗽倒好些。漱芳一路扶着桌椅，步至榻床坐下，玉甫跟过来放下一面窗帘。大阿金送上燕窝汤，漱芳只呷两口，即叫给浣芳吃了。浣芳新妆既罢，漱芳方去捕起面来。阿招道：“头还蛮好来里，勳梳哉。”漱芳也觉坐不住，就点点头。大阿金用抿子蘸刨花水略刷几刷，漱芳又自去刷出两边鬓脚，已是吃力极了，遂去歪在榻床上喘气。玉甫见漱芳如此，心中虽甚焦急，却故作笑嘻嘻面孔。单有浣芳立在玉甫膝前，呆呆的只向漱芳呆看。漱芳问他：“看啥？”浣芳说不出，也自笑了。大阿金正在收拾镜台，笑道：“俚末看见阿姐勿适意仔也勿起劲哉，阿晓得？”浣芳接说道：“昨日蛮好来里，才是姐夫勿好哋，倪勿来个！”说着便一头撞在玉甫怀里不依。玉甫忙笑道：“俚咪骗耐呀。无啥勿适意，晚歇就好哉。”浣芳道：“晚歇再勿好末，要耐赔还个好阿姐拨倪。”玉甫道：“晓得哉，晚歇我定归拨耐个好阿姐末哉。”浣芳听说方罢。漱芳歪在榻床上，渐渐沉下眼睛，像要睡去，玉甫道：“原到床浪去困罢。”漱芳摇摇手。玉甫向藤椅子上揭条绒毯，替漱芳盖在身上，漱芳憎道：“重！”仍即揭去。玉甫没法，只去放下那一面窗帘，还恐漱芳睡熟着寒，要想些闲话来说，于是将乡下上坟许多景致，略加装点，演说起来。浣芳听得津津有味，漱芳却憎道：“拨耐说得烦煞哉，我勳听！”玉甫道：“价末耐勳困。”漱芳道：“我勿困着末哉，耐放心。”玉甫乃在榻床一边盘膝危坐，静静的留心看守。但害得个浣芳坐不定立不。定，没处着落。漱芳叫他外头去白相歇，浣芳又不肯去。

一会儿，大阿金搬中饭进房。玉甫问漱芳：“阿吃得落？吃得落末吃仔口罢。”漱芳说：“勳吃。”浣芳见漱芳饭都不吃，只道有甚大病，登时发极，涨得满面绯红，几乎吊下眼泪。倒引得漱芳一笑，说浣芳道：“耐啥实慨嘎，我还勿曾死哩。故歇吃漱落末，晚歇吃。”浣芳自知性急了些，连忙极力忍住。玉甫因浣芳着急，也苦苦的劝漱芳多少吃点。漱芳只得令大阿金买些稀饭，吃了半碗。浣芳也吃不下，只吃一碗。玉甫本自有限。大家吃毕中饭，收拾洗脸。玉甫思将浣芳支使开去，恰好阿招来报说：“无姆起来哉。”院芳犹自俄延。玉甫催道：“快点去罢，无姆要说哉。”浣芳始讪讪的趑趄而去。

浣芳去后，只有玉甫、漱芳两人在房里，并无一点声息，不料至四点多钟，玉甫的亲兄陶云甫乘轿来寻。玉甫请进房里，相见就坐。云甫问漱芳：“阿是勿适意？”漱芳说：“是呀。”大阿金忙着预备茶碗，云甫阻止道：“我说句闲话就去，勳泡茶哉。”乃向玉甫道：“三月初三是黎篆鸿生日，朱藹人分个传单，包仔大观园一日戏酒。篆鸿末常恐惊动官场，勿肯来，难

勿来——不答应，不允许。

趑趄（lìqiè，音列切）——身体歪邪，走路不稳。

未藹人另合一个公局，来噪屠明珠搭。勿多几个人，倪两家头也来海。我为此先搭耐说一声，到仔初三日脚浪，大观园里也勿必去哉，屠明珠搭定归要到个。”玉甫虽诺诺连声，却偷眼去看漱芳。偏被云甫觉得，笑问漱芳道：“耐阿肯放俚去应酬歇？”漱芳不好意思，笑答道：“大少爷倒说得诧异。故是正经事体，总要去个，倪阿有啥勿放俚去嘎？”云甫点头道：“故未勿差。我说漱芳也是懂道理个人，要是正经事体也拉牢仔勿许去，阿算得啥要好嘎？”漱芳不好接说，含笑而已。云甫随说：“我去哉。”玉甫慌忙直站起来，漱芳送至帘下。

云甫趑出门外上轿，吩咐轿班：“朱公馆去。”轿班俱系稔熟，抬出东兴里，往东进中和里。相近朱公馆，朱藹人管家张寿早已望见，忙跑至轿前禀说：“倪老爷来踩尚仁里林家。”云甫便令转轿，仍由四马路径至尚仁里林素芬家。认得朱藹人的轿子还停在门首，陶云甫遂下轿进门。到了楼上房里，朱藹人迎着，即道：“正要来请耐。我一干仔来勿及哉，屠明珠搭耐去办仔罢。”陶云甫问如何办法。朱藹人向身边取出一篇草帐道：“倪未两家弟兄搭李实夫叔侄，六个人作东，请于老德来陪客。中饭吃大菜，夜饭满汉全席。三班毛儿戏未，日里十一点钟一班，夜头两班，五点钟做起，耐说阿好？”陶云甫道：“蛮好。”

林素芬等计议已定，方上前敬瓜子。陶云甫收了草帐，也就起身说：“我还有点事体，再见罢。”朱藹人并不挽留，与林素芬送至楼梯边而别。素芬回房，问藹人：“啥事体？”藹人细细说明缘故。素芬遂说道：“耐请客未勿到该搭来，也去拍屠明珠个马屁，阿要讨气。”藹人道：“勿是我请客，倪六个人公局。”素芬道：“前日仔倒勿是耐请客？”藹人没得说，笑了。素芬复道：“倪该搭是小场花，请大人到该搭来，生来勿配。耐也一径冤屈煞哉，难末拣着个大场花，要适意点噪。”藹人笑道：“难末真真倒诧异哉。我阿曾去做屠明珠，耐啥就吃醋嘎？”素芬道：“耐要做屠明珠去做未哉响，我也勿曾拉牢仔耐。”藹人笑道：“我就勿说哉，随便耐去说啥罢。”素芬鼻子里哼了一声，咕噜道：“耐末去拍屠明珠个马屁，屠明珠阿来搭耐要好嘎。”藹人笑道：“啥人要俚来要好？”素芬仍咕噜道：“耐就摆仔十个双台，屠明珠也无啥希奇，搭耐要好末倒勿见好，情愿去做铲头客人，上海滩浪也单有耐一个。”藹人笑道：“耐铆动气，明朝夜头我也来摆个双台未哉。”

素芬呆着脸，也不答言。藹人过去挽了素芬的手，至榻床前，央及道：“搭我装筒烟。”素芬道：“倪是毛手毛脚，勿比得屠明珠会装！”口中虽如此说，却已横躺着拿签子烧起烟来。藹人挨在膝前坐了，又伏下身子向素芬耳朵边低声说道：“耐一径搭我蛮要好，故歇为仔个屠明珠，啥气得来，耐看我阿要去做屠明珠？”素芬道：“耐是倒也说勿定。”藹人道：“我再去做别人，故未说勿定，要说是屠明珠，就算俚搭我要好末，我也勿高兴去做俚。”素芬道：“耐去做勿做关倪啥事体，耐也砌来搭我说。”藹人乃一笑而罢。素芬装好一口烟，放下烟枪，起身走开。藹人自去吸了，知道素芬还有些芥蒂，遂又自去开了抽屉，寻着笔砚票头随意点几色菜水。素芬看见，装做不理，等藹人写毕，方道：“耐点菜未，阿要先点两样来吃夜饭？”藹人忙应说：“好。”另开两个小碗，素芬叫娘姨拿下楼去令外场叫菜。正是上灯时候，菜已送来，自己又添上四只荤碟，于是藹人与素芬对酌闲谈。一时复说起屠明珠来，素芬道：“做情人也只做得个时髦，来噪时髦个辰光，自有多花客人去烘起来。客人末真真叫讨气，一样一千洋钱，用拨来生意清

点个信人，阿要好？用拨仔时髦佰人，俚咻觉也勿觉着。价末客人咻定归要去做时髦信人，情愿豁脱仔洋钱去拍俚马屁。” 藹人道：“耐勦说客人讨气，信人也讨气。生意清仔末，随便啥客人已结得非凡咻，稍微生意好仔点，难末妍戏子、做恩客才上个哉，到后来弄得一场无结果。” 素芬道：“妍戏子多花到底少个，故也蜘蛛去说俚哉，我看几个时髦信人也无啥好结果，耐来里时髦辰光，拣个靠得住点客人嫁仔末好哉碗，俚咻才勿想嫁人，等到年纪大仔点，生意一清仔末，也好哉。” 藹人道：“信人嫁人也难，要嫁人陆里一个勿想嫁个好客人？碰着仔好客人，俚屋里大小老婆倒有好几个来浪，就嫁得去，总也勿称心个哉。要是无拨啥大小老婆末，客人靠勿住，拿耐衣裳、头面才当光仔，再出来做信人。夷场浪常有该号事体。” 素芬道：“我说要搭客人脾气对未好，脾气对仔，就穷点，只要有口饭吃吃好哉。要是差仿勿多客人，故末宁可拣个有铜钱点总好点。” 藹人笑道：“耐要拣个有铜钱点，像倪是挨勿着个哉。” 素芬也笑道：“噢唷！客气得来！耐算无铜钱，耐来里骗啥人嘎？” 藹人笑道：“我就有仔铜钱，脾气勿对，耐也看勿中碗。” 素芬道：“耐说说末就说勿连牵 哉。” 随取酒壶给藹人筛酒。藹人道：“酒有哉，倪吃饭罢。” 素芬遂喊娘姨拿饭来，并令叫妹子翠芬来同吃，娘姨回说：“翠芬吃过哉。”

藹人、素芬两人刚吃毕饭，即有一帮打茶会客人上楼，坐在对过空房间里，随后复有叫素芬的局票，藹人趁势要走，素芬知留不住，送至房门。藹人下楼登轿，径回公馆。次日晚间，免不得请一班好友在林素芬家摆个双台，不必细说。

至三，初三，十点钟时，朱藹人起来，即乘轿往大观园。只见门前挂灯结彩，张寿带着纬帽迎见，禀说：“陈老爷、洪老爷、汤老爷才来里哉。” 藹人进去厮见，动问诸事，皆已齐备。藹人大喜，乃说道：“价末我到该首去哉，此地奉托三位。” 陈小云、洪善卿、汤啸庵都说：“应得效劳。” 当时藹人复乘轿往鼎丰里屠明珠家。

第十八回终。

第十九回 错会深心两情侠洽 强扶弱体一病缠绵

按：朱蔼人乘轿至屠明珠家，吩咐轿班：“打轿回去接五少爷来。”说毕登楼、鲍二姐迎着，请去房间里坐，蔼人道：“倪就书房里坐哉碗。”原来屠明珠寓所是五幢楼房，靠西两间乃正房间，东首三间，当中间为客堂，右边做了大菜间，粉壁素筛，铁床玻镜，像水晶宫一般。左边一间，本是铺着腾客人的空房间，却点缀些琴棋书画，因此唤作书房。当下朱蔼人往东首来，只见客堂板壁全行卸去，直通后面亭子间。在亭子间里搭起一座小小戏台，檐前挂两行珠灯，台上屏帷帘幕俱系洒绣的纱罗绸缎，五光十色，不可殚述。又将吃大菜的桌椅移放客堂中央，仍铺着台单，上设玻罩彩花两架及刀叉瓶壶等架子，八块洋纱手中，都折叠出各种花朵，插在玻璃杯内。蔼人见了，赞说：“好极！”随到左边书房，望见对过厢房内屠明珠正在窗下梳头，相隔穹远，只点点头，算是招呼。鲍二姐奉上烟茶，屠明珠买的四五个讨人俱来应酬，还有那毛儿戏一班孩子亦来陪坐。

不多时，陶云甫、陶玉甫、李实夫、李鹤汀、朱淑人六个主人陆续齐集。屠明珠新妆既毕，也就过这边来。正要发帖催请黎篆鸿，恰好于老德到了，说：“勿必请，来里来哉。”陶云甫乃去调派，先是十六色外洋所产水果干果糖食暨牛奶点心，装着高脚玻璃盆子，排列桌上，戏场乐人收拾伺候，等黎篆鸿一到开台。

须臾，有一管家飞奔上楼报说：“黎大人来哉。”大家立起身来。屠明珠迎至楼梯边，挽了黎篆鸿的手，重进客堂。篆鸿即嗔道：“忒费事哉，做啥嘅？”众人上前厮见。惟朱淑人是初次见面，黎篆鸿上下打量一回，转向朱蔼人道：“我说句讨气闲后，比仔耐再要好点哩。”众人掩口而笑，相与簇拥至书房中。屠明珠在旁道：“黎大人宽宽衣。”说着，即伸手去代解马褂钮扣。黎篆鸿脱下，说声“对勿住”。屠明珠笑道：“黎大人啥客气得来。”随将马褂交鲍二姐挂在衣架上，回身捺黎篆鸿向高椅坐下。戏班里娘姨呈上戏目请点戏。屠明珠代说道：“请于老爷点仔罢。”于老德点了两出，遂叫鲍二姐拿局票来。朱蔼人指陶玉甫、朱淑人道：“今朝俚哋两家头无拨几花局来叫末那价？”黎篆鸿道：“随意末哉。喜欢多叫就多叫点，叫一个也无啥。”朱蔼人乃点拨与于老德写，将各人叫过的局尽去叫来。陶玉甫还有李漱芳的妹子李浣芳可叫，只有朱淑人只叫得周双玉一个。局票写毕，陶云甫即请去入席。黎篆鸿说：“太早。”陶云甫道：“先用点点心。”黎篆鸿又埋怨朱蔼人费事，道：“才是耐起个头碗。”于是大众同蜇出客堂来。只见大菜桌前一溜儿摆八只外国藤椅，正对着戏台，另用一式茶碗放在面前。黎篆鸿道：“倪随意坐，要吃末拿仔点好哉。”说了就先自去检一个牛奶饼，拉开傍边一只藤椅，靠壁坐下。众人只得从直遵命，随意散坐。

堂戏照例是《跳加官》开场，《跳加官》之后系点的《满床笏》、《打金枝》两出吉利戏。黎篆鸿看得厌烦，因向朱淑人道：“倪来讲讲闲话。”遂挚着手，仍进书房，朱蔼人也跟进去。黎篆鸿道：“耐末只管看戏去，瞎应酬多花啥。”朱蔼人亦就退出。黎篆鸿令朱淑人对坐在榻床上，问他若干年纪，现读何书，曾否攀亲。朱淑人一一答应。一时，屠明珠把自己亲手剥

殚(dān, 音单)——尽。

穹远(diàoyuǎn, 音调远)——(距离)遥远。

的外国榛子，松子，胡桃等类，两手捧了，送来给黎篆鸿吃。篆鸿收下，却分一半与朱淑人，叫他：“吃点。”淑人拈了些，仍不吃。黎篆鸿又问长问短。

说话多时，屠明珠傍坐观听，微喻其意，谈至十二点钟，鲍二姐来取局票，屠明珠料道要吃大菜了，方将黎篆鸿请出客堂。众人起身，正要把酒定位，黎篆鸿不许，原拉了朱淑人并坐。众人不好过于客气，于老德以外皆依齿为序。第一道元蛤汤吃过，第二道上的板鱼，屠明珠忙替黎篆鸿用刀叉出骨。其时叫的局已接踵而来，戏台上正做昆曲《絮阁》，钲鼓不鸣，笙琶竞奏，倒觉得清幽之致。黎篆鸿自顾背后出局团团围住，而来者还络绎不绝，因问朱蔼人道：“耐搭我叫仔几花局嘅？”朱蔼人笑道：“有限得势，十几个。”黎篆鸿攒眉道：“耐末就叫无淘成！”再看众人背后，有叫两三个的，有叫四五五个的，单有朱淑人只叫一个局。黎篆鸿问知是周双玉，也上下打量了回，点点头道：“真真是一对玉人。”众人齐声赞和。黎篆鸿复向朱蔼人道：“耐做老阿哥末，勳假痴假呆，该应搭俚朵团圆拢来，故末是正经。”朱淑人听了，满面含羞，连周双玉都低下头去。黎篆鸿道：“耐朵两家头勳客气，坐过来说说闲话，让倪末也听听。”朱蔼人道：“耐要听俚朵两家头说句闲话，故末难哉。”黎篆鸿怔道：“阿是哑子？”众人不禁一笑。朱蔼人笑道：“哑子末勿是哑子，不过勿开口。”黎篆鸿怂恿朱淑人道：“耐快点急气点！定归说两句拨俚朵听听，勳拨耐阿哥猜着。”朱淑人越发不好意思的，黎篆鸿再和周双玉兜搭，叫他说话。周双玉只是微笑，被篆鸿逼不过，始笑道：“无啥说碗，说啥嘅？”众人哄然道：“开仔金口哉！”黎篆鸿举杯相属道：“倪大家该应公贺一杯。”说毕，即一口吸尽，向朱淑人照杯。众人一例皆干。羞得个朱淑人彻耳通红，那里还肯吃酒。幸亏戏台上另换一出《天水关》，其声聒耳，方剪住了黎篆鸿话头。

第八道大菜将完，乃系芥辣鸡带饭。出局见了，散去大半。周双玉也要兴辞，适为黎篆鸿所见，遂道：“耐慢点去，我要搭耐说句闲话。”周双玉还道是说白相，朱蔼人帮着挽留，方仍归座。大姐巧因向周双玉耳边说了些甚么，周双玉嘱咐就来，巧因答应先去。迨至席终，各用一杯牛奶咖啡，揩面漱口而散。恰好毛儿戏正本同时唱毕，娘姨再请点戏。”黎篆鸿道：“随便啥人去点点罢。”朱蔼人素知黎篆鸿须睡中觉，不如暂行停场，俟晚间两班合演为妙，并不与黎篆鸿商量，竟自将这班毛儿戏遣散了。

黎篆鸿丢开众人，左手挈了朱淑人，右手挈了周双玉道：“倪到该搭来。”慢慢踱至左边大菜间中，向靠壁半榻气褥坐下，令朱淑人、周双玉分坐两傍，遂问周双玉若干年纪，寓居何处，有无亲娘。周双玉一一应答。黎篆鸿转问朱淑人：“几时做起？”朱淑人茫然不解，周双玉代答道：“就不过前月底，朱老爷替倪乃叫仔一个局，倪搭来也勿曾来歇。”黎篆鸿登时沉下脸，埋怨朱淑人道：“耐个人真勿好！日日望耐来，耐为啥勿来嘅？”朱淑人倒吃一吓。被周双玉嗤的一笑，朱淑人才回过味来。黎篆鸿复安慰周双玉道：“耐勳动气，明朝我同俚一淘来末哉。俚要是再勿好末，耐告诉我，我来打俚。”周双玉别转头笑道：“谢谢耐。”黎篆鸿道：“故歇勳耐谢；我搭耐做仔个大媒人末，耐一淘谢我末哉。”说得周双玉亦敛笑不语。黎篆鸿道：“阿是

聒耳（gu r，音郭耳）——（声音）杂乱刺耳。

迨（dài，音待）——等到。

耐勿肯嫁拨俚？耐看实概一个小伙子，嫁仔俚阿有啥勿好？耐勿肯，错过个。 ”周双玉道：“倪陆里有该号福气。”黎篆鸿道：“我搭耐做主末，就是耐福气。耐答应仔一声，我一说就成功哉咯。”周双玉仍不语。篆鸿连道：“说，阿肯嘎？”双玉嗔道：“黎大人，耐该号闲话阿有啥问倪个嘎？”黎篆鸿道：“阿是要问耐无姆？故也勿差。耐肯仔末，我生来去问耐无姆。”周双玉仍别转头不语。适值鲍二姐送茶进房，周双玉就戆说道：“黎大人吃茶罢。”黎篆鸿接茶在手，因问鲍二姐：“俚哋几花人呢？”鲍二姐道：“才来里书房里讲闲话，阿要去请过来？”黎篆鸿说：“勔去请。”将茶碗授与鲍二姐，遂横身躺在半榻上。鲍二姐既去，房内静悄悄的，不觉模模糊糊，口开眼闭。

周双玉先已睃见，即捏手捏脚一溜而去。朱淑人依然陪坐，不敢离开。俄延之间，闻得黎篆鸿鼻管中鼾声渐起，乃故意咳嗽一声，亦并未惊醒，于是朱淑人也溜出房来，要寻周双玉说话。逡至对过书房里，只见朱、陶、李诸人陪着于老德围坐长谈，屠明珠在旁搭话，独不见周双玉。正要退出，却为屠明珠所见，急忙问道：“阿是黎大人一干仔来浪？”朱淑人点点头，屠明珠慌的赶去。朱淑人趁势回身，立在房门前思索，猜不出周双玉去向。偶然向外望之，忽见东首厢房楼窗口靠着一人，看时，正是周双玉。朱淑人不胜之喜，竟大着胆从房后抄向东来，进了屠明珠的正房间，放轻脚步，掩至周双玉背后。周双玉早自乖觉，只做不理。朱淑人慢慢伸手去摸他手腕，周双玉欬地将手一豁，大声道：“勔噪！”朱淑人初不料其如此，猛吃一惊，退下两步，缩在榻床前呆脸出神。周双玉等了一会，不见动静，回过头来看他做甚，不料他竟像吓痴一般，知道自己莽撞了些，觉得很不过意，心想如何去安慰他。想来想去，不得主意，只斜瞟了一眼，微微的似笑不笑。朱淑人始放下心，叹口气道：“耐好，吓得我来要死！”周双玉忍笑低声道：“耐晓得吓末，再要动手动脚。”朱淑人道：“我陆里敢动手动脚，我要问耐一句闲话。”周双玉问：“是啥闲话？”朱淑人道：“我问耐公阳里来哋陆里？耐屋里有几花人？我阿好到耐搭来？”周双玉总不答言，朱淑人连问几遍，周双玉厌烦道：“勿晓得。”说了，即立起身来往外竟去。朱淑人怔怔的看着他，不好拦阻。

周双玉逡至帘前，重复转身笑问朱淑人道：“耐搭洪善卿阿知己？”朱淑人想了想道：“洪善卿知己末勿知己，我阿哥搭俚也老朋友哉。”周双玉道：“耐去寻洪善卿好哉。”朱淑人正要问他缘故，周双玉已自出房。朱淑人只得跟着，同过西边书房里来。正遇巧因来接，周双玉即欲辞去。朱蔼人道：“耐去搭黎大人说一声。”屠明珠道：“黎大人困着来浪，勔说哉。”朱蔼人沉吟道：“价末去罢，晚歇再叫末哉。”

刚打发周双玉去后，随后一个娘姨从帘子缝里探头探脑。陶玉甫见了，忙至外间，唧唧说了一会，仍回书房陪坐。陶云甫见玉甫神色不定，乃道：“啲有啥花头哉，阿是？”玉甫嚅囁道：“无啥，说漱芳有点勿适意。”陶云甫道：“坎坎蛮好来里。”玉甫随口道：“怎晓得俚。”云甫鼻子里哼的冷笑道：“耐要去末先去出一埭，故歇无啥事体，晚歇早点来。”玉甫得不的一声，便辞众人而行，下楼登轿，径往东兴里李漱芳家。逡进房间，只见

睃见（suō jiàn，音缩见）——斜着眼睛看。

欬（chū）——象声词。

李漱芳拥被而卧，单有妹子李浣芳爬在床口相陪。陶玉甫先伸手向额上一按，稍觉有些发烧。浣芳连叫：“阿姐，姐夫来哉。”漱芳睁眼见了，说道：“耐勳就来，耐阿哥阿要说嘎？”玉甫道：“阿哥教我来，勿要紧个。”漱芳道：“为啥倒教耐来？”玉甫道：“阿哥说，教我先来一埭，晚晚末早点去。”漱芳半晌才接说道：“耐阿哥是蛮好，耐勳去搭俚强，就听点俚闲话末哉。”玉甫不答，伏下身子，把漱芳两手塞进被窝，拉起被来直盖到脖子里，将两肩膀裹得严严的，只露出半面通气。又劝漱芳卸下耳环，漱芳不肯道：“我困一歇就好哉。”玉甫道：“耐坎坎一点点无啥，阿是轿子里吹仔风？”漱芳道：“勿是，就拨来倒霉个《天水关》，闹得来头脑子要涨煞快。”玉甫道：“价末耐为啥勿先走？”漱芳道：“局还勿曾齐，我阿好意思先走？”玉甫道：“故也勿要紧碗。”浣芳插嘴道：“姐夫，耐也说一声个。耐说仔末让阿姐先走，我末多坐歇，阿是蛮好？”玉甫道：“耐为啥勿说一声？”浣芳道：“我勿晓得阿姐来里勿适意碗。”玉甫笑道：“耐勿晓得，我倒晓得得哉。”浣芳也自笑了。

于是玉甫就床沿坐下，浣芳靠在玉甫膝前，都不言语。漱芳眼睁睁地并未睡着。到了上灯时分，陶云甫的轿班来说：“摆台面哉，请二少爷就过去。”玉甫应诺。漱芳偏也听见，乃道：“耐快点去罢，勳拨耐阿哥说。”玉甫道：“正好哩。”漱芳道：“勿呀！早点去末早点来，耐阿哥看见仔阿见得耐好。勿然，总说是耐迷昏哉，连搭仔正经事体才勿管。”玉甫一想，转向浣芳道：“价末耐陪陪俚，勳走开。”漱芳忙道：“勳。让俚去吃夜饭，吃仔饭末出局去。”浣芳道：“我就该搭吃哉呀。”漱芳道：“我勳吃，耐搭无姆两家头吃罢。”玉甫劝道：“耐也多少吃一口，阿好。耐勿吃，耐无姆先要急杀哉。”漱芳道：“我晓得哉，耐去罢。”当下玉甫乘轿至鼎丰里屠明珠家赴席。浣芳仍爬在床沿问长问短，漱芳道：“耐去搭无姆说，我要困一歇，无啥勿适意，夜饭末勳吃哉。”浣芳初不肯去说，后被漱芳催逼而去。须臾，漱芳的亲生娘李秀姐从床后推门进房，见房内没人，说道：“二少爷啥去哉嘎？”漱芳道：“我教俚去个。俚乃做主人，生来要应酬歇。”李秀姐趑至床前看看面色，东揣西摸了一回。漱芳笑阻道：“无姆勳，我无啥勿适意呀。”秀姐道：“耐阿想吃啥？教俚啲去做，灶下空来浪。”漱芳道：“我勳吃。”秀姐道：“我有一碗五香鸽子来浪，教俚啲炖口稀饭，耐晚歇吃。”漱芳道：“无姆，耐吃罢。我想着仔就勿好过，陆里吃得落。”秀姐复叮嘱几句，将妆台上长颈灯台拨得高高的，再将厢房挂的保险灯集下了些，随手放下窗帘，原出后房门，自去吃夜饭，只剩李漱芳一人在房。

第十九回终。

第二十回 提心事对镜出谰言 动情魔同衾惊噩梦

按：李漱芳病中自要静养，连阿招、大阿金都不许伺候，眼睁睁地睡在床上，并没有一人相陪。捱了多时，思欲小遗，自己披衣下床，靸双便鞋，手扶床栏摸至床背后。刚向净桶坐下，忽听得后房门呀的声响，开了一缝，漱芳忙问：“啥人？”没人答应，心下便自着急。慌欲起身，只见乌黑的一团从门缝里滚进来，直滚向大床下去。漱芳急的不及结带，一步一跌扑至房中，扶住中间大理石圆台，方才站定。正欲点火去看是什么，原来一只乌云盖雪的大黑猫，从床下钻出来，望漱芳嗥然一声，直挺挺的立着。漱芳发狠，把脚一踹，那猫窜至房门前，还回过头来瞪出两只通明眼睛眈眈相视。漱芳没奈何，回至床前，心里兀自突突地跳。要喊个人来陪伴，又恐惊动无姆，只得忍住，仍上床拥被危坐。适值陶玉甫的局票来叫浣芳，浣芳打扮了，进房见漱芳，说道：“阿姐，我去哉。阿有啥闲话搭姐夫说？”漱芳道：“无啥，教俚酒少吃点，吃好仔就来。”浣芳答应要走。漱芳复叫住问：“啥人跟局？”浣芳说是“阿招”。漱芳道：“教大阿金也跟得去代酒。”浣芳答应自去了。漱芳觉支不住，且自躺下。不料那大黑猫偏会打岔，又藏藏躲躲溜进房中。漱芳面向里睡，没有理会。那猫悄悄的竟由高椅跳上妆台，将妆台上所有洋镜、灯台、茶壶、自鸣钟等物，一件一件掀起鼻子尽着去闻。漱芳见帐子里一个黑影子闪动，好像是个人头，登时吓得满身寒凛，手足发抖，连喊都喊不出。比及硬撑起来，那猫已一跳窜去，漱芳切齿骂道：“短命众生，敲杀俚！”存想一回，神志稍定，随手向镜台上取一面手镜照看，一张黄瘦面庞，涨得像福橘一般。叹一口气，丢下手镜，翻身向外睡下，仍是眼睁睁地只等陶玉甫散席回来。等了许久，不但玉甫杳然，连浣芳也一去不返。

正自心焦，恰好李秀姐复进房，向漱芳道：“稀饭好哉，吃仔口罢。”漱芳道：“无姆，我无啥呀。故歇吃勿落，晚歇吃。”秀姐道：“价末晚歇要吃末，耐说。我困仔，俚咪陆里想得着。”漱芳应诺，转问秀姐道：“浣芳出局去仔歇哉；还勿曾转来？”秀姐道：“浣芳要转局去。”漱芳道：“浣芳转局去仔末，耐也教个相帮去张张二少爷。”秀姐道：“相帮才出去哉，二少爷搭有大阿金来浪。”漱芳道：“等相帮转来仔，教俚咪就去。”秀姐道：“等俚踩转来等到啥辰光去，我教灶下去末哉。”即时到客堂里喊灶下出来，令他“去张张陶二少爷。”灶下应命要走，陶玉甫却已乘轿来了，大阿金也跟了回来。秀姐大喜道：“来哉，来哉！勔去哉。”

玉甫径至漱芳床前，问漱芳道：“等仔半日哉，阿觉着气闷？”漱芳道：“无啥。台面阿曾散？”玉甫道：“勿曾哩；老头高兴得来，点仔十几出戏，差勿多要唱到天亮咪。”漱芳道：“耐先走末，阿搭俚咪说一声？”玉甫笑道：“我说有点头痛，酒也一点吃勿落。俚咪说：‘耐头痛末转去罢。’难末我先走哉响。”漱芳道：“阿是真个头痛嘎？”玉甫笑道：“真是真个，坐来浪末要头痛，一走就勿痛哉。”漱芳也笑道：“耐末也刁得来，怪勿得耐阿哥要说。”玉甫笑道：“阿哥对仔我笑，倒勿曾说啥。”漱芳笑道：“耐阿哥是气昏仔了来浪笑。”玉甫笑而不言，仍就床沿坐下，摸摸漱芳的手心问：“故歇阿好点？”漱芳道：“原不过实概哉。”又问：“夜饭吃几花？”漱芳道：“勿曾吃。无姆煮稀饭来浪，耐阿要吃？耐吃末，我也吃点末哉。”玉甫便要喊大阿金，大阿金正奉了李秀姐之命来问玉甫：“阿要吃稀饭？”

玉甫即令搬来。大阿金去搬时，玉甫向漱芳道：“耐无姆要骗耐吃口稀饭，真真是勿容易。耐多吃点，无姆阿要快活。”漱芳道：“耐倒说得写意 咛。我自家蛮要吃来里，吃勿落末那价呢？”

当下大阿金端进一大盘，放在妆台上，另点一盏保险台灯。玉甫扶漱芳坐在床上，自己就在床沿，各取一碗稀饭同吃。玉甫见那盘内四色精致素碟，再有一小碗五香鸽子，甚是清爽，劝漱芳吃些。漱芳摇头，只夹了些雪里红过口。正吃之时，可巧浣芳转局回家，不及更衣，即来问候阿姐。见了玉甫，笑道：“我说姐夫来仔歇哉。”又道：“耐咛来里吃啥，我也要吃个。”随回头叫阿招：“快点搭我盛一碗来。”阿招道：“换仔衣裳了吃，啥要紧嘎。”浣芳急急脱下出局衣裳，交与阿招，连催大阿金去盛碗稀饭，靠妆台立着便吃，吃着又自己好笑，引得玉甫、漱芳也都笑了。不多时，大家吃毕洗脸。大阿金复来说道：“二少爷，无姆请耐过去说句闲话。”玉甫不解何事，令浣芳陪伴漱芳，也出后房门，趑过后李秀姐房里。秀姐迎见请坐，说道：“二少爷，我看俚病倒勿好。单是发几个寒热，故也无啥要紧，俚个病勿像是寒热呀。从正月里到故歇，饭末一径吃勿落，耐看俚身浪瘦得来单剩仔骨头哉！二少爷，耐也劝劝俚，该应请个先生来，吃两贴药未好。”玉甫道：“俚个病，旧年冬里就该应请个先生来医治医治。我也搭俚说仔几转咛，俚定归勿肯吃药，教我也无法子。”秀姐道：“俚是一径实概脾气，生仔病末勿肯说出来，问俚总说是好点。请仔先生来教俚吃药，俚倒要勿快活哉。不过我来里想，故歇该个病勿比仔别样，俚再要勿肯吃药，二少爷，勿是我说俚，七八分要成功哉！”

玉甫垂头无语。秀姐道：“耐去劝俚，也勳说啥，单说是请个先生来，吃两贴药未好得快点。耐倘然老实说仔，俚心里一急，再要急出啥病来，倒加二勿好哉。二少爷，耐末也勳急，就急杀也无么用。俚个病终究勿长远，吃仔两贴药还勿要紧哩。”玉甫攒眉道：“要紧是勿要紧，不过俚也要自家保重点未好。随便啥事体，推扳一点点俚就勿快活，耐想俚病陆里会好。”秀姐道：“二少爷，耐是蛮明白来浪。俚自家晓得保重点，也无拨该个病哉，才为仔勿快活了起个头碗。故末也要耐二少爷去说说俚，俚还好点。”玉甫点头无语。秀姐又说些别的，玉甫方兴辞，原回漱芳房来。漱芳问道：“无姆请耐去说啥？”玉甫道：“无啥，说屠明珠搭阿是烧路头。”漱芳道：“勿是该个闲话，无姆来浪说我碗。”玉甫道：“无姆为啥说耐。”漱芳道：“耐勳来骗我，我也猜着个哉。”玉甫笑道：“耐猜着仔末，再要问我。”漱芳默然。浣芳拉了玉甫趑至床前，推他坐下，自己爬在玉甫身上问：“无姆真个说啥？”玉甫道：“无姆说耐勿好。”浣芳道：“说我啥勿好？”玉甫道：“说耐勿听阿姐个闲话，阿姐为何耐勿快活，生个病。”浣芳道：“再说啥？”玉甫道：“再说末，说耐阿姐也勿好。”浣芳道：“阿姐啥勿好嘎？”玉甫道：“阿姐末勿听无姆个闲话，听仔无姆，吃点鸦片烟寻寻开心，陆里会生病嘎。”浣芳道：“耐瞎说！啥人教阿姐吃鸦片烟？吃仔鸦片烟加二勿好哉。”

正说时，漱芳伸手要茶，玉甫忙取茶壶，凑在嘴边吸了两口，漱芳从容说道：“倪无姆是单养我一干仔，我有点勿适意仔，俚嘴里末勿说，心里是急杀来浪。我也巴勿得早点好仔末，让俚也快活点，陆里晓得一径病到仔故歇还勿好。我自家拿面镜子来照照，瘦得来是勿像啥人个哉！说是请先生吃

药，真真吃好仔也无啥，我该个病陆里吃得好嘎。旧年生仔病下来，头一个先是无姆急得来要死，耐末也无拨一日舒舒齐齐。我再要请先生哉，吃药哉，吵得一家人才勿安逸。娘姨、大姐做生活还忙杀来浪，再要搭我煎药，俚哋生来勿好来说我，说起来终究是为我一干子，病末倒原勿好，阿是无啥意思。”玉甫道：“故是耐自家来里多心，再有啥人来说耐？我说末，勿吃药也无啥，不过好起来慢性点，吃两贴药末早点好。耐说阿对？”漱芳道：“无姆定归要去请先生，故也只好依俚。倘然吃仔药原勿好，无姆加二要急杀哉。我想我从小到故歇，无姆一径稀奇杀仔，随便要啥，俚总依我，我无拨一点点好处拨俚，倒害俚要急杀快，耐说我陆里对得住俚。”玉甫道：“耐无姆就为仔耐病。耐病好仔，俚也好哉，耐也无啥对勿住。”漱芳道：“我自家生个病，自家阿有啥勿觉着。该个病死末勿见得就死，要俚好倒也难个哉。我是一径常恐无姆几个人听见仔要发极，一径勿曾说，故歇也只好说哉。耐末也白认得仔我一场，先起头说个几花闲话，勳去提起哉，要末该世里碰着仔，再补偿耐。我自家想，我也无啥豁勿开，就不过一个无姆苦恼点。无姆说来说苦恼，终究有个兄弟来里，耐再照应点俚，还算无啥，我就死仔也蛮放心。除脱仔无姆，就是俚。”说着，手指浣芳：“俚虽然勿是我亲生妹子，一径搭我蛮要好，赛过是亲生个一样。我死仔倒是俚先要吃苦，我故歇别样事体才勿想，就是该个一桩事体要求耐。耐倘然勿忘记我，耐就听我一句闲话，依仔我，耐等我一死仔末，耐拿浣芳就讨仔转去，赛过是讨仔我。隔两日，俚要想着我阿姐个好处，也拨我一口羹饭吃吃，让我做仔鬼也好有个着落，故末我一生一世事体也总算是完全个哉。”

漱芳只管唠叨，谁想浣芳站在一旁，先时还怔怔的听着，听到这里，不禁哇的一声竟哭出来，再收纳不住。玉甫忙上前去劝。浣芳一撒手，带哭跑去，直哭到李秀姐房里，叫声“无姆”，说：“阿姐勿好哉呀！”秀姐猛吃一吓，急问：“做啥？”浣芳说不出，把手指道：“无姆去看！”秀姐要去看时，玉甫也跑过来，连说：“无啥，无啥。”遂将漱芳说话略述几句，复埋冤浣芳性急。秀姐也埋冤道：“耐啥一点勿懂事！阿姐是生仔病了，说说罢哉，阿是真个勿好哉嘎。”于是秀姐挹了浣芳的手，与玉甫偕至前边，并立在漱芳床前。见漱芳没甚不好，大家放心。秀姐乃呵呵笑道：“俚末阿晓得啥，听见耐说得苦恼未就急杀哉。倒吓得我来要死！”漱芳见浣芳泪痕未干，微笑道：“耐要哭末，等我死仔多哭两声末哉，啥要紧得来。”秀姐道：“耐也勳说哉，再说说，俚再要哭哉。”随望望妆台上摆的黑石自鸣钟道：“天也十二点钟哉，到我房里去困罢。”挹了浣芳的手要走。浣芳不肯去，道：“我就该搭藤高椅浪困末哉。”秀姐道：“藤高椅浪陆里好困，快点去。”浣芳又急的要哭。玉甫调停道：“让俚该搭床浪困罢，该只床三个人困也蛮适意哉。”秀姐便就依了，再叮嘱浣芳“勳哭”，方去。随后大阿金、阿招齐来收拾，吹灯掩门，叫声“安置”而退。玉甫令浣芳先睡，浣芳宽去外面大衣，自去漱芳脚后里床曲体拳卧。玉甫也穿着紧身衫裤，和漱芳并坐多时，方各睡下。

玉甫心想漱芳的病，甚是焦急，那里睡得着。漱芳先已睡熟，玉甫觉天色很热，想欲翻身，却被漱芳臂膊搭在肋下，不敢惊动，只轻轻探出手来，将自己这边盖的衣服揭去一层，随手一甩，直甩在里床浣芳身边，浣芳仍寂然不动，想也是睡熟的了。玉甫睁眼看时，妆台上点的灯台隔着纱帐，黑魆魆看不清楚，约摸两点钟光景，四下里已静悄悄的，惟远远听得马路上还有

些车轮碾动声音。玉甫稍觉心下清凉了些，渐渐要睡。朦胧之间，忽然漱芳在睡梦中大声叫唤，一只手抓住玉甫捆身子，狠命的往里挣，口中只喊道：“我勿去呀！我勿去呀！”玉甫早自惊醒，连说：“我来里呀，勑吓。”慌忙起身，抱住漱芳，且摇且拍。漱芳才醒转来，手中兀自紧紧揣着不放，瞪着眼看定玉甫，只是喘气。玉甫问：“阿是做梦？”漱芳半日方道：“两个外国人要拉我去呀！”玉甫道：“耐总是日里看见仔外国人了，吓哉。”漱芳喘定放手，又叹口气道：“我腰里酸得来。”玉甫道：“阿要我来跌跌？”漱芳道：“我要翻转去。”玉甫乃侧转身，让漱芳翻身向内。漱芳缩紧身子，钻进被窝中，一头顶住玉甫怀里，教玉甫两手合抱而卧。这一翻身，复惊醒了浣芳，先叫一声“姐夫”。玉甫应了，浣芳便坐起来，揉揉眼睛问：“阿姐？”玉甫道：“阿姐未困哉，耐快点困，起来做啥？”浣芳道：“阿姐困来咪陆里嘎？”玉甫道：“哪，来里该搭。”浣芳不信，爬过来扳开被横头看见了方罢。玉甫催他去困。浣芳睡下，复叫道：“姐夫，耐勑困着，等我困着仔末，耐困。”玉甫随口应承。

一会儿，大家不知不觉同归黑甜乡中。及至明日九点钟时都未起身，大阿金在床前隔帐子低声叫：“二少爷。”陶玉甫、李漱芳同时惊醒。大阿金呈上一张条子，玉甫看是云南的笔迹，看毕回说：“晓得哉。”大阿金出去传言。漱芳问：“啥事体？”玉甫道：“黎篆鸿昨夜接着个电报，说有要紧事体，今朝转去哉，阿哥教我等一歇一淘去送送。”漱芳道：“耐阿哥倒巴结咪。”玉甫道：“耐困来浪，我去一逮就来。”漱芳道：“昨夜耐赛过勿曾困，晚歇早点转来，再困歇。”玉甫方着好衣裳下床，浣芳也醒了，嚷道：“姐夫啥起来哉嘎，耐倒喊也勿喊我一声就起来哉。”说着，已爬下床来。玉甫急取他衣裳替他披上。漱芳道：“耐也多着点，黄浦滩风大。”玉甫自己乃换了一件棉马褂，替浣芳加上一件棉马甲。收拾粗完，陶云南已乘轿而来。玉甫忙将帐子放下，请云南到房里来。

第二十回终。

第二十一回 问失物瞒客诈求签 限归期怕妻偷摆酒

按：陶玉甫请陶云甫到李漱芳房里来坐，云甫先问漱芳的病，便催玉甫洗脸打辫，吃些点心，然后各自上轿，出东兴里，向黄浦滩来。只见一只小火轮船泊在洋行码头，先有一肩官轿，一辆马车，傍岸停着。陶云甫、陶玉甫投上名片，黎篆鸿迎进中舱。舱内还有李实夫、李鹤汀叔侄两位，也是来送行的。大家相见就坐，叙些别话。须臾，于老德、朱蔼人乘轿同至。黎篆鸿一见，即问如何。朱蔼人道：“说好哉，总共八千洋钱。”黎篆鸿拱手说：“费神。”李实夫问是“何事”，黎篆鸿道：“买两样旧物事。”于老德道：“物事总算无啥，价钱也可以哉，单是一件五尺高景泰窑花瓶就三千洋钱咻。”李实夫吐舌摇头道：“勦去买哉，要俚做啥？”黎篆鸿笑而不言。徘徊片刻，将要开船，大家兴辞登岸。黎篆鸿、于老德送至船头，陶云甫、陶玉甫、朱蔼人皆乘轿而回。惟李实夫与李鹤汀坐的是马车，马夫本是稔熟，径驶至四马路尚仁里口停下。李实夫知道李鹤汀要往杨媛媛家，因推说有事，不肯同行。鹤汀知道实夫脾气，遂作别进弄。

李实夫实无所事，心想天色尚早，那里去好，不若仍去扰诸十全的便饭为妙。当下一直朝西，至大兴里，刚跨进诸十全家门口，只见客堂里坐着一个老婆子，便是花雨楼所见挤紧眼睛的那个，实夫好生诧异。诸三姐迎见，嚷道：“阿唷！李老爷来哉。”说着，慌即跑出天井，一把拉住实夫袖子，拉进客堂。那老婆子见机，起身告辞。诸三姐也不留，只道：“闲仔未来白相。”那老婆子道谢而去。诸三姐关门回来，说：“李老爷楼浪去。”实夫到了楼上，房内并无一人。诸三姐一面划根自来火点烟灯，一面说道：“李老爷，对勿住，请坐一歇。十全末烧香去，要转来快哉。耐吃烟，我去泡茶来。”诸三姐正要走，实夫叫住，问那个老婆子是何人。诸三姐道：“俚叫郭孝婆，是我个阿姐。李老爷阿认得俚？”实夫道：“人是勿认得，来浪花雨楼看见仔几转哉。”诸三姐道：“李老爷，耐勿认得俚，说起来耐也晓得哉，俚末就是倪七姊妹个大阿姐。从前倪有七个人，才是姊妹淘里，为仔要好了，结拜个姊妹，一淘做生意，一淘白相，来里上海也总算有点名气个哉。李老爷，耐阿看见照相店里的‘七姊妹’个照相片子？就是倪。”实夫道：“噢，耐就是七姊妹。价末一径倒勿曾说起。”诸三姐道：“阿是说仔七姊妹，李老爷就晓得哉。难故歇个七姊妹，勿比得先起头，嫁个末嫁哉，死个末死哉，单乘倪三家头来浪。郭孝婆是大姐，弄得实概样式。我末挨着第三。再有第二个阿姐，叫黄二姐，算顶好点，该仔几个讨人，自家开个堂子，生意倒蛮好。”实夫道：“故歇郭孝婆来里做啥？”诸三姐道：“说起倪大阿姐来，再讨气也无拨，本事末挨着俚顶大，独是运道勿好。前年还寻着一头生意，刚刚做仔两个月，拨新衙门来捉得去，倒说是俚拐逃；吃仔一年多官司，旧年年底坎坎放出来。”

实夫再要问时，忽听得楼下门铃摇响。诸三姐道：“十全转来哉。”即忙下楼去迎。实夫抬头隔着玻璃窗一望，只见诸十全既已进门，后面却还跟着一个年轻俊俏后生，穿着玄色湖绉夹襖，白灰宁绸棉褂。实夫料道是新打的一户野鸡客人，便留心侧耳去听。听得诸三姐迎至楼下客堂里，与那后生唧唧说话，但听不清说的甚么。说毕，诸三姐乃往厨下泡茶，送上楼来。实夫趁此要走，诸三姐拉住低声道：“李老爷勦去。耐道是啥人？该个末就是俚家主公呀，一淘同得去烧香转来。我说楼浪有女客来里，俚勿上来，就

要去哉。李老爷，耐请坐一歇，对勿住。”实夫失惊道：“俚有实概一个家主公！”诸三姐道：“倒勿是。”实夫想了一想道：“倘忙俚定归要楼浪来末，那价呢？”诸三姐道：“李老爷放心。俚阿敢上来！就上来仔；有我来里，也勿要紧碗。”

实夫归坐无语。诸三姐复下楼去张罗一会，果然那后生竟自去了。诸十全送出门口，又和诸三姐同往厨下唧唧说了一会，始上楼来陪实夫。实夫问：“阿是耐家主公？”诸十全含笑不答。实夫紧着要问，诸十全嗔道：“耐问俚做啥嘢？”实夫道：“问问耐家主公末也无啥碗，阿有啥人来抢得去仔了发极。”诸十全道：“勳耐问。”实夫笑道：“噢唷！有仔个家主公子，稀奇得来，问一声都勿许问。”诸十全伸手去实夫腿上摔了一把，实夫叫声“啊唷喂。”诸十全道：“耐阿要说？”实夫连道：“勿说哉，勿说哉！”诸十全方才放手。实夫仍洋嘻嘻笑着说道：“耐个家主公倒出色得野咪，年纪末轻，蛮蛮标致个面孔，就是一身衣裳也着得价清爽，真真是耐好福气。”诸十全听了，勳地连身直扑上去，将实夫掀倒在烟榻上，两手向肋下乱搔乱戳。实夫笑得涎流气噎，没个开交。幸值诸三姐来问中饭，诸十全讪讪的只得走开。诸三姐扶起实夫，笑道：“李老爷，耐也是怕肉痒个？倒搭俚家主公差勿多。”实夫道：“耐再要去说俚家主公！为是我说仔俚家主公末，俚动气，搭我噪。”诸三姐道：“耐说俚家主公啥，俚动气？”实夫道：“我说俚家主公好，勿曾说啥。”诸三姐道：“耐末说好，俚只道仔耐调皮，寻俚个开心，阿对？”实夫笑而点头，却偷眼去看诸十全，见诸十全靠窗端坐，哆口低头，剔理指甲，早羞得满面红光，油滑如镜。实夫便不再说。诸三姐问道：“李老爷吃啥？我去叫菜。”实夫随意说了两色，诸三姐即时去叫。

实夫吸过两口烟，令诸十全坐近前来说些闲话。诸十全向怀中摸出一纸签诗，授与实夫看了，即请推详。实夫道：“阿是问生意好勿好？”诸十全嗔道：“耐末真真调皮得来，倪做啥生意嘢？”实夫道：“价末是问耐家主公？”诸十全又欵地叉起两手，实夫慌忙起身躲避，连声告饶。诸十全乘间把签诗抢回，说：“勳耐详哉。”实夫涎着脸伸手去讨，说：“勳动气，让我来念拨耐听。”诸十全越发把签诗撩在桌上，别转头，说：“我勳听。”实夫甚觉没意思，想了想，正色说道：“该个签末是中平，句子倒说得蛮好，就是上上签也不过实概。”诸十全听说，回头向桌上去看，果然是“中平签”。实夫趁势过去指点道：“耐看该搭阿是说得蛮好？”诸十全道：“说个啥？耐念念看。”实夫道：“我来念，我来念。”一手取过签诗来，将前面四句丢开，单念旁边注解的回句道：

“媒到婚姻遂，医来疾病除；

行人虽未至，失物自无虞。”

念毕，诸十全原是茫然，实夫复逐句演说一遍。诸十全问道：“啥物事叫‘医来’？”实夫道：“‘医来’末就是说请先生。请着仔先生，病就好哉。”诸十全道：“先生陆里去请嘢？”实夫道：“故是俚倒勿曾说。耐生仔啥个病，要请先生？”诸十全推说：“无啥。”实夫道：“耐要请先生，问我好哉。我有个朋友，内外科才会，真真好本事；随便耐稀奇古怪个病，俚一把脉，就有数哉。阿要去请俚来？”诸十全道：“我无啥病末请先生来做啥？”实夫道：“耐说陆里去请先生，我问耐阿要请；耐勿说，我阿好问耐？”诸十全自觉好笑，并不答言。实夫再要问时，诸三姐已叫菜回来，搬上中饭，方打断话头不提。饭毕，李实夫欲往花雨楼去吸烟。诸十全虽未坚留，却叮

嘱道：“晚歇早点来，该搭来用夜饭，我等来里。”实夫应承下楼。诸三姐也赶着叮嘱两句，送至门首而别。

实夫出了大兴里，由四马路缓步东行，刚经过尚仁里口，恰遇一班熟识朋友从东趵来，系是罗子富、王莲生、朱蔼人及姚季莼四位。李实夫不及招呼，早被姚季莼一把拉住，说：“妙极哉，一淘去！”李实夫固辞不获，被姚季莼拉进尚仁里，直往卫霞仙家来。只见客堂中挂一轴神模，四众道流，对坐宣卷，香烟缭绕，钟鼓悠扬，李实夫就猜着几分。姚季莼让众人上楼，到了房里，卫霞仙接见坐定，姚季莼即令大姐阿巧：“喊下去，台面摆起来。”李实夫乃道：“我坎坎吃饭，陆里吃得落。”姚季莼道：“啥人勿是坎坎吃饭！耐吃勿落末，请坐歇，谈谈。”朱蔼人道：“实翁阿是要紧用筒烟？”卫霞仙道：“烟末该搭有来里碗。”李实夫让别人先吸，王莲生道：“倪是才吃过歇哉，耐请罢。”实夫知道不能脱身，只得向榻床上吸起烟来。

姚季莼去开局票，先开了罗子富、朱蔼人两个局，问王莲生：“阿是两个一淘叫？”莲生忙摇手道：“叫仔小红末哉。”问到李实夫叫啥人，实夫尚未说出，众人齐道：“生来屠明珠哉碗。”实夫要阻挡时，姚季莼已将局票写毕发下，又连声催“起手中”。李实夫只吸得三口烟，尚未过瘾，乃问姚季莼道：“耐吃酒末，晚歇吃也正好碗，啥要紧嘎？”罗子富笑道：“要紧是勿要紧，难为仔两个膝馒头末，就晚歇也无啥？”李实夫还不懂。姚季莼不好意思，解说道：“为仔今朝宣卷，倪早点吃好仔，晚歇再有客人来吃酒末，房间空来里哉，阿对？”卫霞仙插嘴道：“啥人要耐让房间嘎？耐说要晚点吃，就晚点吃末哉碗。”即回头令阿巧：“下头去说一声，局票慢点发，晚歇吃哉。”

阿巧不知就里，答应要走。姚季莼连忙喊住道：“勔去说哉，台面摆好哉呀。”卫霞仙道：“台面末摆来浪末哉。”季莼道：“我肚皮也饿煞来里，就故歇吃仔罢。”霞仙道：“耐说坎坎吃饭呀，阿要先买点点心来点点。”说着，又令阿巧去买点心。季莼没奈何，低声央告道：“谢谢耐，勔难为我，啲啲罢！”霞仙嗤的笑道：“价末耐为啥倒说倪嘎，阿是倪教耐早点吃？”季莼连说：“勿是，勿是！”霞仙方罢了，仍咕噜道：“人人怕家主婆，总勿像耐怕得实概样式，真真也少有出见个。”说得众人哄堂大笑。姚季莼涎着脸无可掩饰，幸而外场起手巾上来，季莼趁势请众人入席。

酒过三巡，黄翠凤、沈小红、林素芬陆续齐来，惟屠明珠后至。朱蔼人手指李实夫告诉屠明珠道：“俚仍搭黎大人来里吃醋哉，勿肯叫耐。”屠明珠道：“俚乃搭黎大人末吃啥醋嘎？俚乃勿肯叫，勿是个吃醋，总寻着仔头寸来浪哉，想叫别人，阿晓得？”李实夫问：“想叫啥人？”屠明珠道：“怎晓得耐。”李实夫只是讪笑，王莲生也笑道：“做客人倒也勿好做，耐三日天勿去叫俚个局，俚哋就瞎说，总说是叫仔别人哉，才实概个。”沈小红坐在背后，冷接一句道：“倒勿是瞎说。”罗子富大笑道：“啥勿是瞎说嘎！客人末也不来里瞎说，俚人末也来里瞎说！故歇末吃酒，瞎说个多花啥。”姚季莼喝声采，叫阿巧取大杯来。当下摆庄豁拳，闹了一阵。及至酒阑局散，已日色沉西矣。

罗子富因姚季莼要早些归家，不敢放量，覆杯告醉。姚季莼乃命拿干稀

膝馒头——即膝盖。

头寸——买主，客人。

饭来。李实夫饭也不吃，先就兴辞。王莲生、朱蔼人只吃一口，要紧吸烟，也匆匆辞去。惟罗子富吃了两碗干饭，始揩面漱口而行。姚季莼即要同走，卫霞仙拉住道：“倪吃酒客人勿曾来啻，耐就要让房间哉。”姚季莼笑道：“要来快哉呀。”霞仙道：“就来仔末，等俚啻亭子间里吃，耐搭我坐来浪，勔耐让末哉。”季莼复作揖谢罪，然后跟着罗子富下楼。轿班皆已在门前伺候，姚季莼作别上轿，自回公馆。

罗子富却并不坐轿，令轿班抬空轿子跟在后面，向南转一个弯，往中弄黄翠凤家。正欲登楼，望见楼梯边黄二姐所住的小房间开着门，有个老头儿当门踞坐。子富也不理会，及至楼上，黄二姐却在房间里，黄翠凤沉着脸，哆着嘴，坐在一旁吸水烟，似有不豫之色。子富进去，黄二姐起身叫声“罗老爷”，问：“台面散哉？”子富随口答应坐下。翠凤且自吸水烟，竟不搭话。子富不知为着甚事，也不则声。俄延多时，翠凤忽说道：“耐自家算算看，几花年纪哉！再要去轧姘头，阿要面孔！”黄二姐自觉惭愧，并没一句回言。翠凤因子富当前，不好多说。又俄延多时，翠凤水烟方吸罢了，问子富：“阿有洋钱来浪？”子富忙应说：“有。”向身边摸出一个象皮靴叶子授与翠凤。

翠凤揭开看时，叶子内夹着许多银行钞票。翠凤只拣一张拾圆的抽出，其余仍夹在内，交还子富，然后将那拾圆钞票一撩，撩与黄二姐，大声道：“再拿去贴拨俚啻！”黄二姐羞得没处藏躲，收起钞票，佯笑道：“勿个。”翠凤道：“我也勿来说耐哉，难看耐无拨仔再好搭啥人去借。”黄二姐笑道：“耐放心，勿搭耐借末哉。难末谢谢罗老爷，倒难为耐。”说着，讪讪笑下楼去。翠凤还咕嘈道：“耐要晓得仔难为倒好哉！”

子富问道：“俚要洋我去做啥？”翠凤攒眉道：“倪个无姆真真讨气，勿是我要说俚！有来浪洋钱，拨来姘头借得去，自家要用着哉，再搭我讨。说说俚，假痴假呆。随便耐骂俚打俚，俚隔两日忘记脱仔，原实概。我也同俚无那哈个哉！”子富道：“俚姘头是啥人？”翠凤道：“算算俚姘头，倒无数目！老姘头勔去说俚哉，就故歇姘个也好几个来浪。耐看俚年纪末大，阿有啥一点点清头嘎。”子富道：“小房间里有个老头，阿是俚姘头？”翠凤道：“老头是裁缝张司务，陆里是姘头。故歇就为仔拨俚裁缝帐，凑勿齐哉。”子富微笑丢开。闲谈一会，赵家姆搬上晚餐，子富说已吃过，翠凤乃喊妹子黄金凤来同吃。晚餐未毕，只听得楼下外场喊道：“大先生出局。”翠凤高声问：“陆里搭？”外场说：“后马路。”翠凤应说，“来个”。

第二十一回终。

靴叶子——皮夹。

无那哈——没办法。

第二十二回 借洋钱赎身初定义 买物事赌嘴早伤和

按：黄翠凤因要出局，慌忙吃毕夜饭，即喊小阿宝舀面水来，对镜捕面。罗子富问：“叫到后马路啥场花？”翠凤道：“原是钱公馆哉。俚是牌局，一去仔末就要我代碰和，我要无拨啥转局，一径碰下去勿许走。有辰光两三点钟坐来浪，厌气得来。”子富道：“厌气末就谢谢勳去哉。”翠凤道：“叫局阿好勿去？倪无姆要说个。”子富道：“耐无姆阿敢来说耐？”翠凤道：“无姆末啥勿敢说，我一径勿曾做差啥事体，生来无姆勿说啥，倘然推扳仔一点点，倪个无姆肯罢哉！”

说时，赵家姆取出出局衣裳。翠凤一面穿换，一面叮嘱子富道：“耐坐来浪，我去一歇歇就转来个。”又叮嘱金凤“勳走开”，又令小阿宝喊珠凤也来陪坐。然后赵家姆提了琵琶及水烟筒袋前行，翠凤随着，下楼登轿，径至后马路钱公馆门前停下。望见客堂里灯烛辉煌，又听得高声豁拳，翠凤只道是酒局，及进去看时，席上只有杨柳堂、吕杰臣、陶云甫暨主人钱子刚四位，方知为碰和的便夜饭。杨柳堂一见黄翠凤，嚷道：“来得正好，请耐吃两杯酒。”即取一鸡缸杯送到翠凤嘴边。翠凤侧首让过道：“我勿来吃。”柳堂还要纠缠。翠凤不理，径去靠壁高椅坐下。钱子刚忙起身向柳堂道：“耐去豁拳，我来吃。”便接了那杯酒。柳堂归座与吕杰臣豁拳。

钱子刚执杯在手，告诉黄翠凤道：“倪四家头来里捉赢家，我一连输十拳，吃仔八杯，剩两杯勿曾吃。耐阿吃得落，替我代一杯，阿好？”翠凤听说，接来呷干，授还杯子，又说：“再有一杯去拿得来。”子刚道：“就剩一杯哉，让赵家娘代仔罢。”赵家姆向桌上取一杯来，也吃了。陶云甫忝愿杨柳堂道：“耐末也算得是谄头哉！一样一杯酒，钱老爷教俚代，耐看俚吃得阿要快。”黄翠凤乃道：“耐是会说得来，吃杯酒也要说多花闲话！一样是朋友，耐帮仔杨老爷来说倪，赛过来里说钱老爷。记耐去说末哉，勿关倪事。”吕杰臣道：“故歇我输哉，耐也替我代一杯，让俚说勿出啥。”翠凤道：“吕老爷，勿然是代末哉，故歇拨俚说仔了，定归勿代。”杨柳堂催吕杰臣：“快点吃，吃他仔倪要碰和哉。”黄翠凤问：“阿曾碰歇？”钱子刚说：“四圈庄碰满哉，再有四圈。”吕杰臣吃完拳酒，因指陶云甫：“挨着耐捉赢家哉。”陶云甫遂与杨柳堂豁起拳来。

黄翠凤生恐代酒，假作随喜，避入左厢书房。只见书房中央几案纵横，筹牌错杂，四枝膾烛，却已吹灭，惟靠窗烟榻上烟灯甚明，随意坐在下手。随后钱子刚也到书房里，向上手躺着吸烟。翠凤乃问道：“倪无姆阿曾向耐借洋钱？”子刚道：“借末勿曾借，前日夜头我搭俚讲讲闲话，俚说故歇开消未大，洋钱无拨下来，过勿去，好像要搭我借，后来一泡仔讲别样事体，俚也就勿曾说起。”翠凤道：“倪无姆个心思重得野，耐倒要当心点。前转耐去镶仔一对钏臂，俚搭我说：‘钱老爷一径无拨生意，倒勿晓得陆里来个多花洋钱？’我说：‘客人个洋钱末，耐管俚陆里来个嘎。’俚说：‘倪无拨洋钱用，勿晓得洋钱才到仔陆里去哉。’我是气昏仔了，勿去说俚哉。耐想该号闲话俚是啥意思？”子刚道：“耐教我当心点，阿是当心俚借洋钱？”翠凤道：“俚要向耐借洋钱末，耐定归勳借拨俚。随便啥物事，耐也勳去搭

谄头——也作“铲头”，即“孬头”。懦弱，不中用的人。

我买。耐故歇就说是买拨我，隔两日终是俚哋个物事。俚哋一点点勿见好，倒好象耐洋钱多煞来浪，害俚哋眼热煞。耐勿买倒无啥。”子刚道：“俚倒一径搭耐蛮要好，故歇俚转差他啥个念头，勿相信耐哉，阿对？”翠凤道：“一点勿差。故歇是俚有心要难为我。前日底有个客人动身，付下来一百洋钱局帐。俚有仔洋钱，十块廿块，才拨来姘头借得去，今朝要付裁缝帐，无拨哉，倒向我要洋钱。我说：‘我末啥场花有洋钱嘎？出局衣裳，生来要耐做个碗。耐晓得今朝要付裁缝帐，为啥拨姘头借得去？’拨我反仔一泡，俚倒吓得勿响哉。”子刚道：“价末今朝阿曾拨点俚？”翠凤道：“我为仔第一转，绷绷俚场面，就罗个搭借仔十块洋钱拨俚。依仔俚心里，倒勿是要借罗个洋钱，要我来请耐向耐借，再要多借点，故末称子哉。”子刚道：“实概说，俚勿曾借着我个洋钱，陆里会称心嘎？倘然俚向我借，我倒也勿好回头俚。”翠凤道：“耐勿借也无啥碗，啥该应要借拨俚？耐说‘我一径无拨生意了，洋钱也无拨哉’，阿是说得蛮体面？到仔节浪，通共叫几个局，该应付几花洋钱，局帐清爽仔，俚阿好说耐啥邱话？”子刚道：“故是俚要恨煞哉。我说，俚不过要借洋钱，就少微借点拨俚，也有限煞个。再啖两节，等耐赎仔身末，好哉碗。”翠凤道：“我勿要。耐同俚阿有啥讲究，定归要借拨俚，阿是真个洋钱忒多仔了？就算耐洋钱多，等我赎仔身借拨我末哉碗。”子刚道：“故歇耐阿想赎身？”翠凤连忙摇手，叫他莫说；再回头向外窥觑，却正见一个人影影绰绰站在碧纱屏风前，急问：“啥人嘎？”那人见唤，拍手大笑而出。原来是吕杰臣。钱子刚丢下烟枪起坐，笑道：“耐来里吓人！”吕杰臣道：“我是来里捉奸！耐哋两家头阿要面孔，就是要偷局末，也好等倪客人散仔，舒舒齐齐去上末哉碗，啥一歇歇也等勿得嘎。”黄翠凤咕嚅道：“狗嘴里阿会生出象牙来！”

吕杰臣再要回言，被钱子刚拉至客堂归席。杨柳堂道：“倪输仔拳，酒也无人代，耐主人家倒寻开心去哉。”陶云甫道：“故歇让耐去开心，晚歇碰和末抵桩多输点。”钱子刚并不置辩，只问拳酒如何。四人复哄饮一回，始用晚饭。饭后，同至书房点烛碰和。

钱子刚因吸烟过瘾，倩黄翠凤代碰。翠凤碰过两圈，赢了许多，愈觉高兴，乃喊赵家姆来附耳叮嘱些说话。赵家姆领会，独自趸回家中，径上楼寻罗子富。

不料子富竟不在房，只有黄珠凤垂头伏桌打瞌睡。赵家姆拎起珠凤耳朵，问：“罗老爷呢？”珠凤醒而茫然，对答不出；连问几遍，方说道：“罗老爷去哉呀。”赵家姆问：“陆里去嘎？”珠凤道：“勿晓得碗。”赵家姆发怒，将指头照珠凤太阳里戳了一下，又下楼至小房间问黄二姐。黄二姐告诉道：“罗老爷末拨朋友请到吴雪香搭吃酒去哉。耐去搭大先生说，早点转来去转局。”赵家姆道：“价末等罗老爷票头来仔，我带得去罢。故歇俚也勿肯转来碗。”黄二姐应承了。等够多时，才接到罗子富局票，果然是叫到东合兴里吴雪香家的。

赵家姆手执票头，重往后马路钱公馆来。一进口口，见左厢书房里黑魆魆地并无灯光，知道碰和已毕，客人已散，即转身进右厢内室，见了钱子刚的正妻，免不得叫声“太太”。那钱太太倒眉花眼笑说道：“阿是接先生转去？先生来哋楼浪，耐就该搭等一歇末哉。”赵家姆只得坐下，却慢慢说出要去转局。钱太太道：“先生有转局末，早点去罢，晚仔勿局个。耐到楼梯下头去喊一声。”赵家姆急至后半间，仰首扬声叫“大先生”，楼上不见

答应；又连叫两声，说：“要转局去呀。”仍是寂然毫无声息。钱太太又叫住道：“勦喊哉，先生听见个哉。”赵家姆没法，仍出前半间陪钱太太对坐闲话。

一会儿，只得黄翠凤脚声下楼，赵家姆忙取琵琶及水烟筒袋上前相迎。翠凤盛气嗔道：“啥要紧嘎， 哩 哩噪勿清爽！”钱太太含笑分解道：“俚末也算勿差，为仔票头来仔歇哉，常恐忒晚仔勿局，喊耐早点去。”翠凤不好多言，和钱太太立谈两句，道谢辞行。钱太太直送至客堂前，看着翠凤上轿方回。赵家姆跟在轿后，径往东合兴里吴雪香家，挽了翠凤到台面上，只见客人、倌人、娘姨、大姐早挤得密层层没些空隙。罗子富座后紧靠妆台，赵家姆挤不进去。适罗子富与王莲生并坐，王莲生叫的局乃是张蕙贞，见了黄翠凤，即挪过自己坐的凳子，招呼道：“翠凤阿哥，该搭来。”又招呼赵家姆，觉得着实殷勤，异常亲密。黄翠凤见张蕙贞金珠宝首饰奕奕有光，知道是新办的，因携着手看了看，道：“故歇名字戒指出老样式哉。”张蕙贞见黄翠凤头上插着一对翡翠双莲蓬，也要索观。黄翠凤拔下一只授与张蕙贞，蕙贞道：“绿头倒无啥。”

不料王莲生以下即系主人葛仲英坐位，背后吴雪香听得张蕙贞赞好，便伸过头来一看，问黄翠凤：“几花洋钱买个？”翠凤说是“八块”。吴雪香忙向自己头上拔下一只，将来比试。张蕙贞见是全绿的，乃道：“也无啥。”吴雪香赧然道：“也无啥！我一对四十块洋钱咻呀，阿是也无啥！”黄翠凤听说，从吴雪香手里接来估量一回，问道：“阿是耐自家买个嘎？”吴雪香道：“买是客人去买得来个，来里城隍庙茶会浪。俚咻才说勿贵，珠宝店里陆里肯嘎！”张蕙贞道：“倪是倒也看勿出。拿俚一对来比仔末，好像好点。”吴雪香道：“翡翠个物事难讲究咻，少微好一点就难得看见哉。我一对莲蓬，随便啥物事总比勿过俚。四十块洋钱，是实概模样呀。”

黄翠凤微笑不言，将莲蓬授还吴雪香。张蕙贞也将莲蓬授还黄翠凤。葛仲英正在打庄，约略听得吴雪香说话，不甚清楚；及三拳豁毕，即回头问吴雪香：“啥物事要四十块洋钱？”吴雪香遂将莲蓬授与葛仲英，仲英道：“耐上仔当哉， 陆里有四十块洋钱嘎！买起来不过十块光景。”吴雪香道：“耐末晓得啥嘎！自家勿识货，再要批榻，十块光景耐去买哉！”罗子富道：“拿得来我来看。”攀手接过莲蓬来。黄翠凤道：“耐也是勿识货个末，看啥嘎？”罗子富大笑道：“我真个也勿识货。”遂又将莲蓬传与王莲生。莲生向张蕙贞道：“比仔耐头浪一对好多花哉。”张蕙贞道：“故是自然，我一队阿好比嘎。”吴雪香接嘴道：“耐也有来浪，让我看阿好。”张蕙贞道：“我一队是一点勿好个，难再要去买一队。”说着，也拔下一只，授与吴雪香。雪香问：“几块洋钱？”张蕙贞笑道：“耐一队末，我要买十对咻。”吴雪香道：“四块洋钱，生来无拨啥好物事买哉。耐再要买，情愿价钱大点。价钱大仔物事总好哉。”张蕙贞笑着，随向王莲生手里取那莲蓬和吴雪香更正。当时临到罗子富摆庄，“五魁”“对手”之声隆隆然如春霆震耳，才把吴雪香莲蓬议论剪断不提。原来这一席除罗子富、王莲生以外，都是钱庄朋友。只为葛仲英同吴雪香恩爱缠绵，意不在酒，大家争要凑趣，不肯放量，勉强把罗子富的庄打完，就草草终席而散。

吴雪香等客人散尽了，重复和葛仲英不依道：“我来里说闲话末，耐该应也帮我说句把，故末算得耐要好；耐倒来扳我个差实，阿要诧异！我说一对莲蓬要四十块洋钱咻，真个四十块洋钱，勿是我骗耐勦。耐勿相信，去问

小妹妹好哉。耐一歇极得来，常恐倪要耐拿出四十块洋钱来，连忙说十块。就是十块末，阿是耐搭我去买得来嘎？耐就搭我买仔一只洋铜钏臂连一只表，也说是三十几块，说到我自家个物事末就勿稀奇哉。耐心里只道仔我是瞽脚信人，陆里买得起四十块洋钱莲蓬，只好拿洋铜钏臂来当仔金钏臂带带个哉，阿是？”一顿夹七夹八的胡话，倒说得仲英好笑起来，道：“故末阿有啥要紧嘎？就是四十块末也勿关我事。”雪香道：“价末耐说啥十块嘎？耐说是十块末，耐去照式照样买得来，我再要买一副头面哩。洋钱我自家出末哉，耐去搭我买。”仲英笑道：“勰说哉，我去买末哉。”雪香道：“耐是来里搭浆碗，我明朝就要个。”仲英道：“我今朝夜头去买，阿好？”雪香道：“好个，耐去。”仲英真个取马褂来著，恰遇小妹妹进房，慌道：“二少爷做啥？”正要拦阻，雪香丢个眼色，不使上前。仲英套上扳指，挂上表袋，手执折扇，笑向雪香道：“我去哉。”雪香一把拉住，问：“耐到陆里去？”仲英道：“耐教我买物事去碗。”雪香道：“好个，我搭耐一淘去。”携了仲英的手便走。至帘前，仲英立定不行，雪香尽力要拉出门外去。小妹妹在后拍手大笑道：“拨巡捕来拉得去仔末好哉！”客堂里外场不解何事，也来查问。小妹妹乃做好做歹劝进房里，仍替仲英宽去马褂。雪香撇着嘴，坐在一旁，嘿然不语。

仲英只是讪笑。小妹妹亦呵呵笑道：“两个小干件并仔一堆末，成日个哭哭笑笑，也勿晓得为啥，阿要笑话。”仲英道：“对勿住，倒难为耐老太太讨气。”小妹妹道：“划一，我真个气煞来里。”说罢自去。仲英至雪香面前，低声笑道：“耐阿听见，拨俚朵当笑话。一点无拨啥事体，瞎噪仔一泡，故末算啥？”雪香不禁嗤的笑道：“耐阿要再搭我强了？”仲英道：“好哉，耐便宜个哉。”雪香方欢好如初。

仲英听得外场关门声响，随取下表袋看时，已至一点多钟，说道：“天勿早哉，倪困罢。”雪香问：“阿要吃稀饭？”仲英说：“勰吃。”雪香即喊小妹妹来收拾。

小妹妹舀水倾盆，铺床叠被。正在忙乱之顷，忽然一个小大姐推进大门，跑至房里，赶着小妹妹叫一声“无姆”，便将袖子掩口要哭。小妹妹认得是外甥女，名叫阿巧，住在卫霞仙家的，急问他道：“耐故歇跑得来做啥！”那阿巧要说，却一时说不出口。

第二十二回终。

第二十三回 外甥女听来背后言 家主婆出尽当场丑

按：吴雪香家娘姨小妹姐见外甥女阿巧要哭，骇异问道：“啥嘎？”阿巧哭道：“我勿去哉！”小妹姐不解，怔怔的看定阿巧；看了一会，问道：“阿是搭啥人相骂哉？”阿巧摇头道：“勿是。早晨揩只烟灯，跌碎仔玻璃罩，俚哋无姆说，要我赔个。我到洋货店里买仔一只末，嫌道勿好，再要去买，换一家洋货店，说要买好个。等到买得来，原勿好，要我去调，拿跌碎个玻璃罩一淘带得去，照样子买一只。洋货店里说要两角洋钱哋，调末也勿肯调。我做俚哋大姐，一块洋钱一月，正月里做下来勿满三块洋钱，早就寄到仔乡下去哉，陆里再有两角洋钱！”小妹姐听说，倒笑起来，道：“故末阿有啥要紧嘎？耐个小干许末也少有出见个！耐拿玻璃罩放来浪，明朝我搭耐去买。”阿巧忙道：“无姆，勿呀！俚哋个生活，我做勿转呀！早晨一起来末，三只烟灯，八只水烟筒，才要我来收捉。再有三间房间，扫地，揩台子，倒痰盂罐头，陆里一样勿做。下半日汰衣裳，几几花花衣裳就交拨我一干仔，一日到夜总归无拨空。有辰光客人碰和，一夜天勿困，到天亮碰好仔，俚哋末去困哉，我末收捉房间。”小妹姐道：“俚哋再有两个大姐哩，来浪做啥？”阿巧道：“俚哋两家头阿肯做生活嘎！十二点钟喊俚哋起来吃中饭，就搭先生梳一个头；梳好仔头末，无事体哉，横来哋榻床浪，搁起仔脚吃鸦片烟；有客人来，搭客人讲讲笑话，蛮写意。我末绞手巾、装水烟忙煞。大月底，看俚哋拆下脚洋钱，三四块，五六块，阿要开心。我是一个小铜钱也勿曾看见。”说到这里，又哇的哭出声来。

小妹姐正色道：“耐末总归自家做生活，勐去学俚哋个样。俚哋来浪拆下脚洋钱，耐也勐去眼热。故歇生来要吃点亏，耐要会梳仔个头末好哉。勿然我搭耐说仔罢，刚刚乡下上来，头一家做生意就勿高兴出来，出来仔耐想做啥？再有啥人家要耐？”阿巧呜咽道：“无姆，耐勿晓得呀！单是做生活倒罢哉，我来里做生活，俚哋再要搭我噪。我勿噪末，俚哋就勿快活，告诉无姆，说我做生活勿高兴。碰着会噪点个客人，俚哋同客人串通仔，使我来寻开心：一个客人拉住仔个手，一个客人扳牢仔个脚，俚哋两家头来剥我裤子。”说着，复呜呜咽咽哭个不住。却引得葛仲英、吴雪香都好笑起来。小妹姐也笑了，急问：“阿曾剥嘎？”阿巧哭道：“啥勿曾剥！倒是先生看勿过，拉我起来。无姆晓得仔，倒说我小干件哭哭笑笑，讨人厌。”吴雪香接说道：“客人也忒啥无淘成！人家一个大姐，耐剥脱俚裤子，阿是勿作兴个。”葛仲英道：“一块洋钱一月，阿怕无拨人家要，勐到俚哋去做哉。”小妹姐独无言。

迨房间内收拾已毕，葛仲英、吴雪香将要安置，小妹姐乃向阿巧道：“耐就勿做，也等我寻着仔人家末好出来，故歇耐转去，啲两日再说。”阿巧道：“价末无姆要搭我寻个。”小妹姐道：“晓得哉，耐去罢。”阿巧又问：“烟灯罩阿要赔嘎。”小妹姐叫把跌碎的留下：“明朝我去买。”又叮嘱：“难末做生活当心点。”阿巧答应，辞了小妹姐，仍归至尚仁里卫霞仙家。那时客堂里宣卷道流正演说《洛阳桥》故事，许多闲人簇拥观听。阿巧概不理睬，径去后面小房间见老鸨卫姐，回说：“烟灯罩洋货店里勿肯调，明朝无姆去买得来。”卫姐道：“耐到无姆搭去个？”阿巧说：“去个。”卫姐

下脚洋钱——也作“下脚”，即小账。

嗔道：“一点点事体，再要去告诉无姆！阿是告诉仔耐无姆末勳赔哉？”阿巧不敢顶嘴，趲上楼来，只见卫霞仙房里第二台吃酒客人尚未尽散。那客人乃北信典铺中翟掌柜暨几个朝奉，正是会噪的。阿巧自思生意将歇，何必再去巴结，遂不进房，竟去亭子间烟榻上暗中摸索睡下；听得前面一阵阵嘻笑之声不绝于耳，那里睡得着。随后拖台掇凳，又夹着忽刺刺牙牌散落声音，知道是碰和了。

阿巧正要起身，却听得那两个大姐出房喊外场起手巾，复下楼寻阿巧。卫姐说：“阿巧来里楼浪碗，常恐去困哉。”一个大姐道：“俚倒开心噪碗！耐去喊。”一个大姐道：“我勿去喊，俚勿高兴做生活末，倪来做未哉。啥稀奇。”阿巧听了，赌气复睡，只因心灰意懒，遂不觉沉沉一觉，直到日上三竿。阿巧醒来，坐在榻上，揉揉眼睛，侧耳听时，楼下寂然，宣卷已毕，惟卫霞仙房中碰和之后，外场搬点心进去，客人和两个大姐兀自噪做一团。阿巧依然回避，径往灶下揩一把面，先将空房间收拾起来。

须臾，小妹妹来了。阿巧且不收拾，留心窃听。听得小妹妹到小房间见了卫姐，把买的烟灯罩交付，问卫姐：“阿对？”卫姐呵呵笑道：“耐末去上小干个当，倒真真去买得来哉！我为仔俚做生活勿当心说要俚赔末，让俚当心点，阿是真个教俚赔嘎。”说着，取两角小洋钱给还小妹妹。小妹妹坚却不收。卫姐只得道谢，随拉小妹妹并坐闲谈。

卫姐又道：“该个小干个生活倒无啥，就不过独幅点。来里堂子里，有个把客人打搭俚噪噪，也无啥要紧碗，俚乃噪仔要勿快活个。”阿巧听到这里，越发生气，不欲再听，仍回空房间来收拾。等得小妹妹辞别卫姐出门，阿巧忙赶上去，叫声“无姆”，直跟至弄堂转弯处，方问：“无姆阿去搭我寻人家？”小妹妹道：“耐啥在紧得来！就有人家末，也要过仔该节噪，故歇陆里去寻。”阿巧复再三叮咛而归。

小妹妹去后，接连数日，不得消息。阿巧因没工夫，亦不曾去吴雪香家探望。到了三月十四这一日，阿巧早起，正在客堂里揩擦水烟筒，忽见一肩轿子停在门首，一个娘姨打起轿帘，搀出一个半老佳人，举止大方，妆饰入古。阿巧揣度当是谁家奶奶。那奶奶满面怒气，挺直胸脯趲进大门，即高声问：“该搭阿是卫霞仙？”阿巧应说：“是个。”那奶奶并不再问，带领娘姨径上楼梯。阿巧诧异得紧，且向门首私问轿班，方知为姚季莼正室。阿巧急跑至小房间告诉卫姐，卫姐不解甚事，便和阿巧飞奔上楼，跟随姚奶奶都到卫霞仙房里来。

其时卫霞仙面窗端会，梳洗未完。姚奶奶一见，即复高声问道：“耐阿是卫霞仙？”霞仙抬头看了，猛吃一惊，将姚奶奶上下打量一回，才冷冷答道：“我末就是卫霞仙哉。耐是啥人嘎？”姚奶奶俨然向高椅坐下，嚷道：“勿搭耐说闲话！二少爷？喊俚出来！”霞仙早猜着几分来意，仍冷冷的答道：“耐问陆里一个二少爷嘎？二少爷是耐啥人嘎？”姚奶奶大吼，举手指定霞仙面上道：“耐勳来浪假痴假呆！二少爷末是我家主公，耐拿二少爷来迷得好！耐阿认得我是啥人？”说着，恶狠狠瞪出眼睛，像要奋身直扑上去。霞仙见如此情形，倒不禁哑然失笑，尚未回言。阿巧胆小怕事，忙去取茶碗，撮茶叶，喊外场冲了开水，说：“姚奶奶请用茶。”再拿一支水烟筒，问：“姚奶奶阿用烟？我来装。”卫姐也按住姚奶奶，没口子分说道：“二

少爷该搭勿大来个呀，故歇长远勿来哉。真真难得有转把叫个局，酒也勿曾吃歇。姚奶奶勳去听别人个闲话。”

大家七张八嘴劝解之际，被卫霞仙一声喝住道：“勳响！瞎说个多花啥！”于是霞仙正色向姚奶奶朗朗说道：“耐个家主公末，该应到耐府浪去寻碗。耐啥辰光交代拨倪，故歇到该搭来寻耐家主公？倪堂子里倒勿曾到耐府浪来请客人，耐倒先到倪堂子里来寻耐家主公，阿要笑话！倪开仔堂子做生意，走得进来，总是客人，阿管俚是啥人个家主公！耐个家主公末，阿是勿许倪做嘎？老实搭耐说仔罢：二少爷来里耐府浪，故末是耐家主公；到仔该搭来，就是倪个客人哉。耐有本事，耐拿家主公看牢仔，为啥放俚到堂子里来白相？来里该搭堂子里，耐再要想拉得去，耐去问声看，上海夷场浪阿有该号规矩？故歇勳说二少爷勿曾来，就来仔，耐阿敢骂俚一声，打俚一记！耐欺瞒耐家主公，勿关倪事；要欺瞒仔倪个客人，耐当心点！二少爷末怕耐，倪是勿认得耐个奶奶碗！”

一席话说得姚奶奶顿口无言，回答不出，登时涨得彻耳通红，几乎迸出急泪来。正待想一句来扳驳，只见霞仙复道：“耐是奶奶呀，阿是奶奶做得勿耐烦仔了，也到倪该搭堂子里来寻寻开心？可惜故歇无啥人来打茶会！倘然有个把客人来里，我教客人捉牢仔耐强奸一泡，耐转去阿有面孔！耐就告到新衙门里，堂子里奸情事体也无啥希奇碗！”

不料这里说得闹热，楼下外场募喊一声“客人上来。”霞仙便道：“来得正好，请房里来。”卫姐掀起帘子，迎进一个四十余岁的客人，三络髭须，身材肥胖，原来即系北信典铺翟掌柜。早吓得姚奶奶心头小鹿儿横冲直撞，坐也不是，走也不是，又羞又恼，那里还说得出半个字。

翟掌柜进房，且不入座，也将姚奶奶上下打量一回，终猜不出是什么人。霞仙笑问翟掌柜道：“耐阿认得俚！俚末是姚季莼姚二少爷个家主婆，今朝到倪该搭堂子里来，有心要坍坍二少爷个台。”翟掌柜听罢茫然，卫姐过去附耳说些大概，方始明白。翟掌柜攒眉道：“故是姚奶奶失斟酌哉！倪搭季莼兄也同过几转台面，总算是朋友。姚奶奶到该搭来，季莼兄面浪好像勿好看相。”霞仙道：“啥勿好看相？出色得野噪！二少爷一径生意勿好，该着仔实概一个家主婆，难末要发财哉！”翟掌柜摇手止住，转劝姚奶奶道：“姚奶奶故歇请回府，有啥闲话末，教季莼兄来说好哉。”姚奶奶无可如何，一口气奔上喉咙，哇的一声要哭，慌忙立起身来，带领娘姨出房下楼。霞仙还冷笑道：“姚奶奶再坐歇，倘忙二少爷来仔末，我教娘姨来请耐！”姚奶奶趑至楼下，忍不住呜呜咽咽，大放悲声，似乎连说带骂，却听不清楚，仍就门首上轿而回。

姚奶奶既去，霞仙新妆亦罢，越想越觉好笑，道：“蛮体面个二少爷，难看俚阿好出来做人！一个奶奶跑到堂子里拉客人，赛过是野鸡哉碗！”卫姐也叹口气道：“做仔个奶奶，再有啥勿开心？自家走上门来，讨倪骂两声，阿要倒运！”霞仙道：“耐末也勳说哉！勿曾拨俚丁倒骂两声，总算耐运气！”卫姐微笑自去。

翟掌柜问：“为啥要丁倒拨俚骂两声？”假仙笑而告诉道：“倪无姆末真真是好人，二少爷就日日到倪搭来，倪也无啥说勿出碗；倪无姆定归要说是二少爷长远勿来哉，倒好像是倪怕俚。再有个阿巧，加二讨气！前日仔宣卷，楼浪下头几花客人来浪，喊俚冲茶，勿晓得到仔陆里去哉，客人个茶碗也勿曾加；今朝二少爷家主婆来仔，耐勿曾看见俚巴结得来！倪勿曾喊俚，

俚倒先去泡仔一碗茶，再要搭俚装水烟，姚奶奶长，姚奶奶短。自家生活豁脱仔勿做，单去巴结个姚奶奶。陆里晓得姚奶奶觉也勿曾觉着，拍马屁拍到仔马脚浪去哉。”

阿巧适舀一盆面水上来给霞仙洗手，听说，即回嘴道：“姚奶奶末也是客人，为啥勿该应泡茶拨俚吃？”霞仙笑向翟掌柜道：“耐听听俚闲话，阿要气煞人！姚奶奶说是客人，阿是倪做个嘎？”阿巧道：“做勿做勿关我事，耐睬同姚奶奶来里相骂，倒说我拍马屁！”霞仙沉下脸道：“耐个人啥梗得来！耐该搭勿高兴做，去末哉碗，姚奶奶喜欢耐拍马屁！”

阿巧撅起嘴蹇下楼来，草草收拾完毕，吃过中饭，捱至日色平西，捉个空复往东合兴里吴雪香家，寻见小妹妹，诉说适间情事，哭道：“生活勿做，生来要说；做仔生活，再要说！随便啥事体，总是我勿好！无姆说啲两日，啲勿落哉碗！”小妹妹道：“啲勿落末，出来到啥场花去？”阿巧道：“随便啥场花，就无拨工钱也无啥！”小妹妹沉吟不语。吴雪香道：“价末到该搭来帮帮耐无姆，再去寻人家，阿好？”阿巧说：“蛮好。”小妹妹也就依了。当晚小妹妹便向卫霞仙家算清工钱，取出铺盖。

阿巧在吴雪香家仅宿一宵，次日饭后，吴雪香取出一对翡翠双莲蓬，令阿巧赍至对门大脚姚家交还张蕙贞，并说：“绿头蛮好，比我一对倒差仿勿多，十六块洋钱，一点勿贵。”阿巧见张蕙贞传说明白，张蕙贞因问阿巧：“阿是新来个？”阿巧据实说了，蕙贞道：“倪故歇再要添个大姐，先生勿用末，该搭来罢。”阿巧不胜之喜，道：“故是再好也勿有！”连忙归来说与小妹妹，即日小妹妹亲自送去。阿巧因住在张蕙贞家。适遇王莲生偕洪善卿两个在张蕙贞家便夜饭，蕙贞将翡翠双莲蓬与王莲生看，问：“十六块洋钱阿贵？”洪善卿只估十块。莲生道：“还俚十块，多到十二块勦添哉。”蕙贞又诉说添用大姐一节。莲生见阿巧好生面善，问起来，方知在卫霞仙家见过数次。

迨夜饭吃毕，张蕙贞已烧成七八枚烟泡放在烟盘里。王莲生揩把手巾，向榻床躺下，蕙贞授过烟枪，飕飕的直吸到底。蕙贞接枪，通过斗门，再取烟泡来装。莲生向蕙贞道：“耐要买翡翠物事，教洪老爷到城隍庙茶会浪去买，便宜点。”蕙贞因要买一副翡翠头面，拜托洪善卿。善卿应诺，辞别先行，自回南市永昌参店去了。

第二十三回终。

梗——强顶，不通情理。

赍(j，音机)——把东西送给人。

第二十四回 只怕招冤同行相护 自甘落魄失路谁悲

按：王莲生躺在榻床右首吸烟过瘾，复调过左首来吸上三口，渐觉眉低眼合，像是烟迷。张蕙贞装好一口烟，将枪头凑到嘴边，替莲生把火，莲生摇手不吸。蕙贞轻轻放下烟枪，要坐起来。莲生扳住蕙贞胸脯，说：“耐也吃一筒。”蕙贞道：“我勦吃；吃上仔瘾，阿好做生意嘎。”莲生道：“陆里会上。小红一径吃，勿曾有瘾。”蕙贞道：“小红自然；但是本事好，生意会做，就吃上仔也勿要紧。倪要像仔俚也好哉。”莲生道：“耐说小红会做生意，为啥客人也无拨哉嘎？”蕙贞道：“耐怎晓得俚无拨客人？”莲生道：“我看见俚前节堂簿，除脱仔我就不过几户老客人叫仔二三十个局。”蕙贞道：“做仔耐一户客人，再有二三十个局，也就好哉碗。”莲生道：“耐勿晓得；小红也勿过去，俚开消大，爷娘兄弟有好几个人来浪，才靠俚一干仔做生意。”蕙贞道：“爷娘兄弟来里小房子里，陆里有几花开消？常恐俚自家个用场忒大仔点。”莲生道：“俚自家倒无啥用场，就不过三日两头去坐坐马车。”蕙贞道：“坐马车也有限得势。”莲生道：“价末啥个用场嘎？”蕙贞道：“倪怎晓得俚。”

莲生便不再问，自取烟盘内所剩两枚烟泡，且烧且吸，移时始尽，于是一手扶住榻床栏杆，抬身坐起。蕙贞知道是要吸水烟，忙也起身，取一支水烟筒，就在榻床边挨着莲生肩膀偎倚而坐，装水烟与莲生吸。莲生吸了两筒，复问道：“耐说小红自家用场大，是啥个用场耐说说看。”蕙贞略怔一怔道：“倪是说说罢哉呀，小红自家末再有啥个用场，耐勦到小红搭去瞎说瞎话。倘然耐说仔啥末，俚只道倪说仔俚邱话，再拨俚骂。”莲生笑道：“耐说末哉，我阿去告诉小红！”蕙贞大声道：“教我说啥物事嘎？耐搭小红三四年老相好，再有啥勿晓得，倒来问倪。”莲生笑而叹道：“耐末真真是谄头！小红说仔耐几花邱话，耐勿说俚倒罢哉，再要替俚包瞒。”蕙贞也叹道：“勿是包瞒呀，耐末也缠煞哉！小红有仔爷娘兄弟，再要坐坐马车，阿是用场比仔倪大点。”莲生冷笑丢开。水烟吸罢，蕙贞仍并坐相陪，和莲生美满恩情，温存浃洽，消磨了好一会，敲过十二点钟，唤娘姨收拾安睡。

蕙贞在枕上又劝莲生道：“小红个人，凶末凶煞，搭耐是总算无啥。俚故歇客人末也赛过无拨，就不过耐一个人去搭俚绷绷场面，俚勿搭耐要好，再搭啥人要好？前转明园俚要同耐拚命，倒勿是为别佯，常恐耐做仔我，俚搭勿去哉。耐勿去仔，俚阿是要发极嘎？我倒劝耐，耐搭俚相好仔三四年，也该应摸着点俚脾气个哉，稍微有点勿快活，耐啖得过就啖啖罢。俚有辰光就推扳仔点，耐也勦去说俚。耐说仔俚，俚勿好来怪耐，倒说是倪教耐个闲话，倪末结仔俚几花冤家。单是背后骂倪两声倒也罢哉，倘忙台面浪碰着仔，俚末倒勦面孔，搭倪相骂，倪阿要难为情？”莲生道：“耐说俚搭我要好，陆里会要好嘎？我坎做俚辰光，俚搭我说：‘做倌人也难得势，就不过无拨好客人；故歇有仔耐，故是再好也勿有。难再要去做一户暮生客人，定归勿做个哉。’我说：‘耐勿做末，就嫁拨我好哉。’俚嘴里末也说是‘蛮好’，一径搭浆下去。起初说要还清仔债末嫁哉，故歇还仔债，再说是爷娘勿许去。看俚光景，总归勿肯嫁人，也勿晓得俚终究是啥意思。”蕙贞道：“故倒也无啥别样意思。俚做惯仔倌人，到人家去规矩勿来，勿肯嫁。再歇两年，年

搭浆——搪塞、敷衍。吴语称质量低劣品为“搭浆货”。

纪大仔点，难末要嫁耐哉。”莲生摇手道：“倘然沈小红要嫁拨我，我也讨勿起。前两年三节开消差勿多二千光景；今年加二勿对哉，还债买物事同局帐，一节勿曾到，用拨俚二千多。耐想，我陆里有几花洋钱去用？”蕙贞复叹道：“像倪，一年就一千洋钱也好哉。”莲生再要说时，只听得当中间内阿巧睡梦中咳嗽声音，遂被叉断不提。

次日上午，王莲生、张蕙贞初起身，管家来安即来禀说：“沈小红搭娘姨请老爷过去说句闲话。”蕙贞忙问甚事，莲生道：“陆里有啥闲话，两日勿去仔末，生来要来请哉碗。”蕙贞寻思一会道：“我猜小红定归有点闲话要搭耐说。耐想？随便啥辰光，耐一到仔该搭来，俚哋就晓得哉。故歇是晓得耐来里该搭，来请耐，就无啥闲话也要想句把出来说说，噪得耐勿舒齐。耐说阿对？”莲生不答。比及用毕午餐，吸足烟瘾，连生方思过去。蕙贞连连叮嘱道：“耐到沈小红搭去，小红问耐陆里来，耐就说是来里该搭好哉。俚要搭耐说啥闲话，勿要紧个末依仔俚一半；耐就勿依俚，也勤搭俚强，好好交搭俚说。小红个人不过性子梗点，耐说明白仔，俚也无啥。耐记好仔，勤忘记。”

莲生答应下楼，并不坐轿，带了来安出门，只见一个小孩子往南飞跑，仿佛是阿珠的儿子，想欲声唤，已是不及。莲生却往北出东合兴里，由横弄穿至西荟芳里。阿珠早迎出门首，相随上楼，同到房里。沈小红当窗闲坐，手中执着一对翡翠双莲蓬在那里玩弄；见了莲生，也不起身，只冷笑道：“倪该搭勿请耐是想勿着个哉！两日天有几花公事，忙得来一埭出勿来。”莲生佯笑坐下，阿珠接着笑道：“王老爷一请仔倒就来，还算倪有面孔，勿曾坍台。先生，耐要谢谢我个。”说着，先绞把手巾，忙将茶碗放在烟盘里，点起烟灯，说：“王老爷请用烟。”莲生过去躺在榻床上手，吸起烟来。小红便道：“耐到该搭来，苦煞个！才是笨手笨脚，无啥人来搭耐装烟。”莲生笑道：“啥人要耐装烟嘎？”当时阿珠抽空回避。

莲生本已过瘾，只略吸一口，即坐起来吸水烟。小红乃将翡翠双莲蓬给莲生看。莲生问：“阿是卖珠宝个拿得来看？”小红道：“是呀；我买哉，十六块洋钱，比仔茶会浪阿贵点？”莲生道：“耐有几对莲蓬来浪，也好哉，再去买得来做啥？”小红道：“耐搭别人末去买仔，挨着我末就勿该应买哉？”莲生道：“勿是说勿该应买；耐莲蓬用勿着末，买别样物事好哉。”小红道：“别样物事再买哉碗。莲蓬甲末用勿着，我为仔气勿过，定归要买俚一对，多豁脱耐十六块洋钱。”莲生道：“价末耐拿十六块洋钱去，随便耐买啥。该个一对莲蓬也无啥好，勤买哉，阿对？”小红道：“倪是人也无啥好，陆里有好物事拨倪买。”莲生低声做势道：“阿唷！先生客气得来，啥人勿晓得上海滩浪沈小红先生，再要说勿好！”小红道：“倪末阿算得是先生嘎？比仔野鸡也勿如碗！惶恐哉，叫先生！”莲生料想说不过，不敢多言，仍嘿然躺下，一面取签子烧烟，一面偷眼去看小红。见小红垂头哆口，斜倚窗栏，手中还执那一对翡翠双莲蓬，将指甲掐着细细分数莲子颗粒。莲生大有不忍之心，只是无从解劝。

适值外场报说：“王老爷朋友来。”莲生迎见，乃是洪善卿，进房即说道：“我先到东合兴里去寻耐，说去哉；我就晓得来里该搭。”小红敬上瓜子，笑向善卿道：“洪老爷，耐寻朋友倒会寻哋，王老爷刚刚到该搭来，也拨耐寻着哉！该搭王老爷难得来个碗，一径来里东合兴里。今朝为仔倪请仔了，坎坎来一埭。晚歇原到东合兴去。洪老爷，耐下转要寻王老爷末，到东

合兴去寻好哉，东合兴勿来浪，倒说勿定来里啥场花。耐就等来浪东合兴，王老爷完结仔事体转去末，碰头哉碗。东合兴赛过是王老爷个公馆。”

小红正在唠叨，善卿呵呵一笑，剪住道：“勳说哉！我来一埭听耐说一埭，我听仔也厌气煞哉。”小红道：“洪老爷说得勿差，倪是生来勿会说闲话，说出来就惹人气。像人家会说会笑，阿要巴结。一样打茶会，客人喜欢到俚哋去，同得去个朋友讲讲说说，也闹热点。到仔该搭，听仔倪讨气闲话，才勿对哉，再要得罪朋友。耐说王老爷陆里想得着到该搭来嘎！”善卿正色道：“小红勳实概，王老爷做末做仔个张蕙贞，搭耐原蛮要好，耐也就啲啲罢。耐定归要王老爷勿去做张蕙贞，在王老爷也无啥，听仔耐闲话就勿去哉。不过我来里说，张蕙贞也苦煞来浪，让王老爷去照应点俚，耐也赛过做好事。”这几句倒说得沈小红盛气都平，无言可笑。

于是洪善卿、王莲生谈些别事。已近黄昏，善卿将欲告辞，莲生阻止了，却去沈小红耳边悄悄说了几句，听不出说的甚么。只见小红道：“耐去来哉碗，啥人拉牢耐嘎？”莲生又说两句，小红道：“来勿来随耐个便。”莲生乃与善卿相让同行。小红略送两步，咕嚕道：“张蕙贞等来浪，定归要去一埭末舒齐。”莲生笑道：“张蕙贞搭勿去。”说着，下楼出门。善卿问：“到陆里？”莲生道：“到耐相好搭去。”

两人往北，由同安里穿至公阳里周双珠家。巧因为王莲生叫过周双玉的局，引莲生至双玉房里。洪善卿也跟进去，见周双玉睡在床上。善卿走到床前，问双玉：“阿是勿适意？”双玉手拍床沿，笑说：“洪老爷请坐碗，对勿住。”善卿即坐在床前，与双玉讲话。周双珠从对过房里过来，与王莲生寒暄两句，因请莲生吸鸦片烟。巧因却装水烟与善卿吸。善卿见是银水烟筒，又见妆台上一连排着五只水烟筒，都是银的，不禁诧异道：“双玉个银水烟筒有几花嘎？”双珠笑道：“故末也是倪无姆拍双玉个马屁哉。”

双玉听见，嗔道：“阿姐末总瞎说！无姆拍倪个马屁，阿要笑话。”善卿笑问其故，双珠道：“就是前转为仔银水烟筒，双玉教客人去买仔一只，难末无姆拿大阿姐、二阿姐个几只银水烟筒才拨仔双玉，双宝末一只也无拨。”善卿道：“价末故歇再有啥勿适意？”双玉接说道：“发寒热呀。前日夜头客人碰和，一夜勿曾困，发仔个寒热。”

说话之时，王莲生烧成一口鸦片烟要吸，不料烟枪不通，斗门咽住。双珠先见，即道：“对过去吃罢，有只老枪来浪。”当下众人翻过对过双珠房间，善卿始与莲生说知，翡翠头面先买几色，价值若干，已面交与张蕙贞了。莲生亦问善卿道：“有人说沈小红自家个用场大，耐阿晓得俚啥个用场？”善卿沉吟半晌，答道：“沈小红也无啥用场；就为仔坐马车，用场大点。”莲生听说是坐马车，并不在意。

谈至上灯时候，莲生要赴沈小红之约，匆匆告别。善卿即在双珠房里便饭。往常善卿便饭，因是熟客，并不添菜，和双珠、双玉共桌而食；这晚双玉不来，善卿说道：“双玉为啥三日两头勿适意？”双珠道：“耐听俚呀，陆里有啥寒热。才为仔无姆忒欢喜仔了，俚装个病。”善卿问：“为啥装病？”双珠道：“前日夜头双玉起初无拨局，刚刚我搭双宝出局去末，接连有四张票头来叫双玉。相帮、轿子才勿来浪，连忙去喊双宝转来。碰着双宝台面浪要转个局，教相帮先拿轿子抬双玉去出局，再去抬双宝。等到双宝转来仔，再到双玉搭去末，晚哉。转到第四个局，台面也散哉，客人也去哉，双玉转来，告诉仔无姆，生来同双宝勿对，就说是双宝耽搁仔了，要无姆去骂俚两

声。无姆为仔台面浪转局客人来里双宝房里，勿曾说啥。难末双玉勿舒齐哉，到仔房里，乒乒乓乓惯家生。再碰着客人来碰和，一夜勿曾困，到明朝就说是勿适意。”

善卿道：“双宝苦恼子，碰着仔前世个冤家。”双珠道：“先起头无姆勿欢喜双宝，为仔俚勿会做生意，说两声；双玉进来到故歇，双宝打仔几转哉，才为仔双玉。”善卿道：“故歇双玉搭耐阿要好？”双珠道：“双玉要好末要好，见仔我倒有点怕个。无姆随便啥总依俚，我勿管伸生意好勿好，看勿过定归要说个，让俚去怪末哉。”善卿道：“耐说俚也勿要紧，俚阿敢怪耐。”

须臾，用过晚饭，善卿无事即欲回店。双珠也不甚留。洪善卿乃从周双珠家出来，趑出公阳里南口，向东步行，忽听得背后有人叫声“娘舅”。善卿回头一看，正是外甥赵朴斋，只着一件稀破的二蓝洋布短袄，下身倒还是湖色熟罗套裤，鞞着一双京式镶鞋，已戳出半只脚指。善卿吃了一惊，急问道：“耐为啥长衫也勿着嘎？”赵朴斋蹉跎多时，才说：“仁济医馆出来，客栈里耽搁仔两日，缺仔几百房饭钱，铺盖衣裳才拨俚捺押来浪。”善卿道：“价末为啥勿转去嘎？”朴斋道：“原想要转去，无拨铜钱。娘舅阿好借块洋钱拨我去趁航船？”被善卿啐了一口，道：“耐个人再有面孔来见我！耐到上海来坍我个台，耐再要叫我娘舅末，拨两记耳光耐吃！”

善卿说了，转身便走。朴斋紧跟在后，苦苦求告。约走一箭多远，善卿心想无可如何，到底有碍体面，只得喝道：“同我到客栈里去！”朴斋诺诺连声，趋前引路，却不往悦来栈，直引至六马路一家小客栈，指道：“就来里该搭。”善卿忍气进门，向柜台上查问。那掌柜的笑道：“陆里有铺盖嘎，就不过一件长衫，脱下来押仔四百个铜钱。”善卿转问朴斋，朴斋垂头无语。善卿复狠狠的啐了一口，向身边取出小洋钱赎还长衫，再给一夜房钱，令小客栈暂留一宿，喝叫朴斋：“明朝到我行里来！”朴斋答应，送出善卿。善卿毫不理会，叫把东洋车自回南市咸瓜街永昌参店，短叹长吁，没法处置。

次早，朴斋果然穿着长衫来了。善卿叫个出店领朴斋去趁航船，只给三百铜钱与朴斋路上买点心。赵朴斋跟着出店辞别洪善卿而去。

第二十四回终。

第二十五回 翻前事抢白更多情 约后期落红谁解语

按：洪善卿等出店回话，知赵朴斋已送上航船，船钱亦经付讫。善卿还不放心，又备细写一封书信与朴斋母亲，嘱他管束儿子，不许再到上海。令出店交信局寄去，善卿方了理自己店务。下午无事，正欲出门，适接上张条子，却系庄荔甫请至西棋盘街聚秀堂陆秀林房吃酒的。当下向柜上伙计叮嘱些说话，独自出门北行。因天色尚早，坐把东洋车令拉至四马路中，先去东合兴里张蕙贞、西荟芳里沈小红两家，寻王莲生谈谈。两家都向说不在。善卿遂转出昼锦里，至祥发昌宋票店，与胡竹山拱手，问陈小云。竹山说：“来里楼浪。”善卿即上楼来，陈小云厮见让坐。小云问：“庄荔甫么二浪吃酒，阿曾来请耐？”善卿道：“陆秀林搭呀，晚歇搭耐一淘去。”小云应诺。善卿问：“前转庄荔甫有多花物事阿曾搭俚卖脱点？”小云道：“就不过黎篆鸿拣仔几样，再有几花才勿曾动。阿有啥王顾，耐也搭俚问声看。”善卿应诺。

须臾，词穷意竭，相对无聊，两人商量着，打个茶会再去吃酒不迟。于是联步下楼，别了胡竹山，穿进夹墙窄弄，就近至同安里金巧珍家。陈小云领洪善卿径到楼上房里，金巧珍起身相迎。两人坐定，巧珍问道：“西棋盘街有张票头来请耐，阿是吃酒？”小云道：“就是庄荔甫请倪两家头。”巧珍道：“庄个该节倒吃仔几台哉。”小云道：“前转庄个搭朋友代请，勿是俚吃酒。今夜头常恐是烧路头，勿是末宣卷。”巧珍道：“划一，倪廿三也宣卷呀，耐也来吃酒哉碗。”小云沉吟道：“吃酒是吃末哉；倘然耐再有客人吃酒末，我就晚一日，廿四吃也无啥。”巧珍道：“无拨呀。有仔客人末，倪也勿教耐吃酒哉；为仔无拨了，来里说碗。”小云故意笑道：“客人无拨末教我吃酒，有仔客人就挨勿着我哉。”巧珍听说，要去拧小云的嘴，碍着洪善卿，遂也笑了一笑道：“耐倒再要想扳差头哉！陆里一句闲话我说差嘎？耐是长客呀，宣卷勿摆台面，阿要坍台？生天耐绵绵倪场面，勿然为啥要做长客？倘然有仔吃酒个客人，耐吃勿吃就随耐便，耐是长客，随便陆里一日好吃个。我说个阿差？”小云笑道：“耐勦发极，我勿曾说耐差碗。”巧珍道：“价末耐‘挨得着’‘挨勿着’瞎说，真真火冒得来。”

洪善卿坐在一旁，只是呵呵的笑。巧珍睃见道：“难未拨洪老爷要笑杀哉！四五年个老客人，再要瞎三话四，倒好像坎坎做起。”小云道：“说说末笑笑，阿是蛮好？勿说仔气闷煞哉。”巧珍道：“啥人教耐勦说？耐说出来就讨人气，倒说是笑话。耐看一样洪老爷做个周双珠，比仔耐再要长远点，陆里有一句打岔闲话？单有耐末独是多花说勿出描勿出神妖鬼怪！”善卿接着笑说道：“耐两家头来里相骂，做啥拿我来寻开心？”巧珍也笑着：“洪老爷，耐勿晓得俚脾气。看俚个人末，好像蛮好说闲话；勿好起来，故末叫讨气。有一转俚来，碰着倪房间里有客人，请俚对过房里坐一歇，俚响也勿响就走。我问俚：‘为啥要去嘎？’俚倒说得好，俚说：‘耐有恩客来浪，我来做讨厌人，勿高兴。’”

小云不等说完，又住笑道：“前几年个闲话，再要说俚做啥？”巧珍瞟了一眼，带笑而嗔道：“耐末说过仔忘记脱哉，倪是勿忘记，才要说出来拨

洪老爷听听。洪老爷到该搭来末，总怠慢点，就不过听两句发松闲话，倒也无啥。”小云一时着急，叉开两手跑过去，一古脑儿搂住巧珍不依。巧珍发喊道：“做啥嘢？”娘姨阿海、大姐银大闻声并至，小云始放了手。巧珍挣开，反手摸摸头发，却沉下脸喝小云道：“搭我去坐来浪！”小云做势连说：“噢，噢！”倒退归坐。阿海、银大在傍齐声道：“陈老你一径规规矩矩，今朝快活得来。”善卿点头道：“我也一径勿曾看见俚实概会噪。”这一噪，不知不觉早是上灯以后了。小云的管家长福寻来，呈上庄荔甫催请票头。善卿起身道：“倪去罢。”即时与小云同行。金巧珍送至楼梯边，说声“就来叫。”小云答应出门，吩咐长福道：“我同洪老爷一淘去，耐转去喊车夫拉到西棋盘街来。”长福承命自去。

陈小云、洪善卿比肩交臂，步履从容，迤通对四马路宝善街，方到西棋盘街聚秀堂。进门登楼，办见房内先有两客。洪善卿认得是吴松桥、张小村。惟与陈小云各通姓名，然后大家随意就坐。庄荔甫忙写两张催条交与杨家姆，道：“一面去催客，一面摆台面。”比及台面摆好，催客的也回来报说：“尚仁里卫霞仙搭请客勿来浪，杨媛媛搭末就来。”洪善卿问：“阿是请姚季莼？”庄荔甫道：“勿是。我请老翟。”善卿道：“前日仔姚季莼夫人到卫霞仙搭去相骂，阿晓得？”荔甫骇异，忙问如何相骂。善卿正要说话时，适外场又报说：“庄大少爷朋友来。”荔甫急迎出去，众人起立拱候。恰正是李鹤汀来了，大家曾经识面，不消问讯。庄荔甫即令杨家姆去隔壁陆秀宝房里请施大少爷过来。众人见是年轻后生，面庞俊俏，衣衫华丽，手摀陆秀宝一同进房，都不知为何人。庄荔甫在旁代说，才知姓施，号瑞生。略道渴慕，便请入席。庄荔甫请李鹤汀首座，次即施瑞生，其余随意坐定。

先是陆秀宝换了出局衣裳过来，坐在施瑞生背后，因见洪善卿，想起问道：“赵大少爷阿看见？”善卿道：“俚今朝转去战。”张小村接嘴道：“朴斋勿曾转去，我坎坎四马路还看见俚个哩。”善卿讶甚，却不便问明。施瑞生向庄荔甫道：“我也要问耐：‘双喜双寿’个戒指陆里去买嘢？”荔甫道：“就是龙瑞里，多煞来浪。”瑞生转向陆秀林索取戒指看个样式，仍即归还。吴松桥问李鹤汀：“两日阿曾碰歇和？”鹤汀说：“勿曾。”松桥道：“晚歇阿高兴碰？”鹤汀攒眉道：“无拨人哧。”松桥转问陈小云：“阿碰和？”小云道：“倪碰和不过应酬倌人，无啥大输赢。”松桥听说默然。

当下金巧珍、周双珠、杨媛媛、孙素兰及马桂生陆续齐集。马桂生暗中将张小村袖口一拉，小村回过头去，桂生张开折扇遮住半面，和小村唧唧说话。小村只点点头，随即起身，蜚至烟榻前，暗中点首叫过吴松桥来，附耳说道：“桂生屋里也来浪宣卷，教我去绷绷场面。耐搭鹤汀说一声，晚歇搭俚碰场和。”松桥道：“再有啥人？”小村道：“无拨末就是陈小云，阿好？”松桥沉吟一会，方道：“小云常恐勿肯碰。我说桂生搭来浪宣卷末，耐也该吃台酒哉；耐索性翻台过去吃酒，吃到实概模样，难末说再碰场和，就容易哉。”小村亦沉吟道：“吃酒勿高兴；桂生搭去吃也无啥趣势。”松桥道：“耐勿晓得，要吃酒倒是么二浪吃个好，长三书寓里倌人，时髦勿过，就摆个双台也不过实概。像桂生搭，耐应酬仔一台酒，连浪再碰场和，俚哝阿要巴结。”小村道：“价末耐去吃仔罢，我贴耐两块下脚末哉。”松桥道：“耐做个相好，我阿好去吃酒？要末碰起和来，我赢仔我也出一半。”小村想了

一想，便起身拱手向诸位说明翻台缘故，务请赏光。众人都说奉扰不当。马桂生不胜之喜，即令娘姨回家收拾起来。

这里众人挨肩豁拳。先是庄荔甫打个通关，各敬三拳，藉申主谊，然后请诸位行令。李鹤汀量浅拳疏，拱手求免。施瑞生正和陆秀宝鬼混，意不在酒。张小村因要翻台，不敢先醉，和吴松桥商议合伙摆庄，不过点景而已。惟陈小云、洪善卿两人兴致如常，热闹一会，金巧珍、周双珠各代了两杯酒，同杨媛媛、孙素兰一哄而散。陆秀宝也脱去出局衣裳，重来酬应。张小村乃教马桂生：“先去摆起台面来。”桂生坚嘱：“就请过来。”桂生去后，随即散席。陆秀宝早拉施瑞生趑过间壁自己房里，捺瑞生横躺在烟榻上。秀宝爬在身边，低声问道：“阿是再要去吃酒哩？”瑞生道：“俚哋要翻台，我勿高兴去。”秀宝道：“一淘吃酒末，生来一淘翻台，独是耐勿去勿好个。”瑞生道：“不过少叫仔一个局，无啥勿好。”秀宝冷笑道：“耐叫袁三宝三块洋钱一个局，连浪叫仔几花。挨着倪末，就算省哉！”瑞生道：“袁三宝是清倌人，陆里有三块洋钱。”秀宝道：“起初是清倌人，耐去做仔末就勿清哉碗。”瑞生呵呵笑道：“耐来里说自家。我就不过一个陆秀宝，故末起初是清倌人，我一做仔就勿清哉。”秀宝嘻嘻痴笑，一手伸进瑞生袖口，揣捏臂膊。瑞生趁势搂住，正要摸下，偏值不做美的杨家梅进房传说：“张大少爷请过去。”瑞生坐起身来，被秀宝推倒道：“啥要紧嘎？让俚踩先去未哉。”瑞生只得回说：“请张大少爷先去，停仔歇就来。”杨家梅笑应自去。

瑞生、秀宝搂在一处，却悄悄的侧耳静听。听得间壁房里张小村得了杨家梅回话，便道：“价未倪去罢。”李鹤汀、陈小云因有车轿前行，张小村引着洪善卿、吴松桥及主人庄荔甫，一路说笑，款步下楼。瑞生向秀宝附耳说道：“才去哉。”秀宝佯嗔道：“去仔末那价嘎？”

一语未了，不意陆秀林送客回来，偏也趑到秀宝房里。秀宝已自动情，恨得咬咬牙，把瑞生狠命推开，两脚一蹬，咕咕咯咯一阵响，跑到梳妆台前照着洋镜，整理鬚髻。秀林向瑞生道：“张大少爷教倪搭耐说一声，来里庆云里第三家，常恐耐勿认得。”瑞生嘴里连说：“晓得哉，晓得哉。”两只眼只斜睨着秀宝。秀林回头见秀宝满面通红，更不多言，急忙退出。

瑞生歪在烟榻上，暗暗招手，低声唤秀宝道：“来哩。”秀宝眼光向瑞生一瞟，却跺脚使气作答道：“勿来！”瑞生猛吃一惊，盘膝坐起，手拍腿膀，央说道：“勳！我替耐阿姐磕个头，看我面浪，勳动气。”秀宝听说要笑，又忍住了，撅起一张小嘴，趑趑着小脚儿，左扭右扭，欲前不前，还离烟榻有三四步远，欵地奋身一扑，直扑上来。瑞生挡不住，仰叉躺下。秀宝一个头钻紧在瑞生怀里，复浑身压住，使瑞生动弹不得，任凭瑞生千呼万唤，再也不抬起来。瑞生没办法，腾出右手，慢慢从腰下摸进去，忽摸着肚带结头，想要拉动。秀宝觉着，“唉”的大喊一声，好像《水浒传》乐和吹的“铁叫子”一般，一面捏牢瑞生的手，抬起头来，与瑞生四只眼睛睁睁相对。瑞生悄问道：“耐为啥再要强嘎？”接连问了几遍，终不答话。

好一会，秀宝始喃喃说道：“耐要去吃酒哩呀。晚歇吃仔酒早点来，阿好？”瑞生道：“故歇也空来里，为啥定归要晚歇嘎？”秀宝见问得紧，要说又说不出口，只将手指指自己胸膛。瑞生仍属不解，秀宝急了，撒手起身，攒眉道：“耐个人啥说勿明白个嘎！”瑞生想了想，没办法叹口气，咕嚕道：“咳！故歇就饶仔耐末哉，晚歇耐再要强末，办耐个生活。”秀宝把嘴一披道：“耐阿有几花本事！”瑞生笑道：“我也无啥本事，不过要耐死。”秀

宝道：“噢唷！闲话倒说得蛮像，勳晚歇讨气。”瑞生道：“价末故歇先试试看哪！”秀宝见说，慌忙走开。瑞生沉下脸道：“碰也勿曾碰着，就逃走哉。耐个小娘许也少有出见个！”秀宝正要回嘴，只听得外场喊“杨家姆”，说：“请客叫局一淘来海。”秀宝便道：“来请耐哉。”杨家姆送进票头，果然是张小村的。秀宝问：“阿是说就来？”瑞生道：“耐勳我末，我生来去哉！”秀宝大声道：“啥嘎！耐个人末……”说到半句，即又咽住。杨家姆在傍帮着憨笑一阵，竟自作主张，喊下去道：“请客就来。”瑞生也不理会。

秀宝自去收拾一回，见瑞生依然高卧，因问道：“耐吃酒阿去嘎？”瑞生冷冷的道：“我勿去哉！空心汤团 吃饱来里，吃勿落哉。”秀宝登时跳起身，两脚在楼板上着实一跺，只挣出一字道：“咳！”于是重复爬上烟榻，向瑞生耳边悄悄说了些话。瑞生方才大悟，道：“价末耐为啥勿早说？”秀宝也不置辩，仍即走开。瑞生立起来，抖抖衣裳要走，却向秀宝道：“我也搭耐老实说仔罢，今朝耐勿曾舒齐末，我就明朝来。故歇去吃仔酒，我要转去哉。”秀宝瞪目反问道：“耐来里说啥？”瑞生陪笑道：“勿呀，我搭耐商量呀，明朝我定归来末哉。”秀宝嚷道：“啥人说教耐明朝来？耐要转去，去罢！”瑞生不暇分说，回过头去也把脚一跺，“咳”了一声，引得杨家姆都笑起来。瑞生转身，先行告罪，随取出局衣裳涎皮涎脸的亲替秀宝披在身上。秀宝假做不理，约同秀林径自下楼。瑞生跟至门首，看着秀林、秀宝登轿，方与杨家姆在后步行。往西转弯，刚趲过景星银楼，忽然劈面来了一个年轻娘姨，拉住杨家姆，叫声“好婆”，说：“慢点。”

施瑞生因前面轿子走得远了，不及等杨家姆，急急跟去。比至庆云里，见那两肩轿子早停在马桂生家门首，找寻杨家姆，瑞生乃说被个娘姨拉住之故。陆秀林生气，竟自下轿进门。瑞生问秀宝：“阿要我来搀耐？”秀宝忙道：“勳，耐先进去。”瑞生始随秀林都到马桂生房中。众人先已入席，虚左以待。施瑞生不便再让，勉强首座。

等够多时，杨家姆才搀陆秀宝进来。陆秀林一见，嗔道：“耐阿有点清头嘎！跟局跟到仔陆里去哉？”杨家姆含笑分说道：“俚哋小干仵碰着仔一点点事体，吓得来要死。我说勿要紧个，俚哋勿相信，再要教我去哩。”秀林还要埋冤，施瑞生插嘴问道：“碰着仔啥事体？”杨家姆当下慢慢的诉说出来，请诸位洗耳听者。

第二十五回终。

第二十六回 真本事耳际夜闻声 假好人眉间春动色

按：杨家姆道：“就是苏冠香哉哩，说拨新衙门里捉得去哉。”陈小云矍然道：“苏冠香阿是宁波人家逃出来个小老母？”杨家姆道：“正是。逃走倒勿是逃走，为仔大老母搭俚勿对，俚家主公放俚出来，教俚再嫁人，不过勿许做生产。故歇做仔生意了，家主公扳俚个差头，难末我孙囡末，刚刚来里苏冠香搭做娘姨，阿要讨气。”庄荔甫道：“耐孙囡阿有带挡？”杨家姆道：“原说呀。要是掙洋钱个，故末有点间架哉；像倪阿有啥要紧，阿怕新衙门里要捉倪个人。”李鹤汀道：“苏冠香倒标煞个，难末要吃苦哉。”杨家姆道：“勿碍个，听说齐大人来里上海。”洪善卿道：“阿是平湖齐韵叟？”杨家姆道：“正是，俚一家，就是苏冠香搭齐大人讨得去个苏革香是亲姊妹，再有几个才是讨人。”

庄荔甫忽然想起，欲有所问，却为吴松桥、张小村两人一心只想碰和，故意摆庄豁拳，又断话头。等至出局初齐，张小村便怂恿陈小云碰和。小云问筹码若干，小村说是一百块底。小云道：“忒大哉。”小村极力央求应酬一次，吴松桥在旁帮说。陈小云乃问洪善卿：“我搭耐合碰阿好？”善卿道：“我勿会碰末，合啥嘎？要末耐搭荔甫合仔罢。”小云又问庄荔甫，荔甫转向施瑞生道：“耐也合点。”瑞生心中亦有要事，慌忙摇手，断不肯合。

于是陈小云、庄荔甫言定输赢对拆，各碰四圈。李鹤汀道：“要碰和末，倪酒勑吃哉。”施瑞生听说，趁势告辞，仍和陆秀宝回去。张小村不知就里，深致不安，并恐洪善卿扫兴，急取鸡缸杯筛满了酒，专敬五拳。吴松桥也代主人敬了洪善卿五拳。十杯豁毕，局已尽行，惟留下杨媛媛连为牌局。众人略用稀饭而散。

登时收过台面，开场碰和。张小村问洪善卿：“阿高兴碰两副？”善卿说：“真个勿会碰。”吴松桥道：“看看末就会哉。”洪善卿即拉只凳子坐于张小村、吴松桥之间，两边骑看。杨媛媛自然坐李鹤汀背后。庄荔甫急于吸烟，让陈小云先碰。恰好骰色挨着小云起庄。小云立起牌来即咕嚕道：“牌啥实概样式嘎？”三家催他发张。发张以后，摸过四五圈，临到小云，摸上一张又迟疑不决，忽唤庄荔甫道：“耐来看，我倒也勿会碰哉。”

荔甫从烟榻上崛起跑来看时，乃是在手筒子清一色，系：

共十四张。荔甫翻腾颠倒配搭多时，抽出一张六筒教陈小云打出去，被三家都猜着是筒子一色。张小村道：“勿是四七筒就是五八筒，大家当心点。”可巧小村摸起一张么筒，因台面上么筒是熟张，随手打出。陈小云急说：“和哉！”摊出牌来，核算三倍，计八十和。三家筹码交清，庄荔甫复道：“该副牌，阿是该应打六筒？耐看，一四七筒，二五八筒，要几花和张噪。”吴松桥沉吟道：“我说该应打七筒，打仔七筒，不过七八筒两张勿和，一筒到六筒一样要和。难一筒和下来，多三副掐子，廿二和加三倍，要一百七十六和噪，耐去算。”张小村道：“蛮准，小云打差哉。”庄荔甫也自佩服。李鹤汀道：“耐噪几个人才有多花讲究，啥人高兴去算俚嘎！”说着，便历

大老母——即大老婆，正妻，区别于小老母（妾）而言。

带挡——妓院帮佣投入妓院的股份。

乱掳牌。洪善卿在傍默默寻思这副牌，觉得各人所言皆有意见，方知碰和亦非易事，不如推说不会，作门外汉为妙。为此无心再看，讪讪辞去。杨媛媛坐了一会，也自言归。

比及八圈满庄，已是两点多钟了。吴松桥、张小村皆为马桂生留下，其余三人不及用稀饭，告别出门。李鹤汀轿子，陈小云包车，分路前行，独庄荔甫从容款步，仍回西棋盘街聚秀堂来。黑暗中摸到门首，举手敲门，敲了十数下，倒是陆秀林先从楼上听见，推开楼窗喊起外场，开门迎进。外场见是庄荔甫，忙划根自来火，点着洋灯，照荔甫上楼。荔甫至楼梯下，只见杨家姆也挤紧眼睛，拖双鞋皮，跌撞而出。外场将洋灯交与杨家姆，荔甫即向外场说：“开水勿要哉，耐去困罢。”外场应诺。

杨家姆送荔甫到楼上陆秀林房，荔甫又令杨家姆去困，杨家姆逡巡自去。房内保险灯俱灭，惟梳妆台上点一盏长颈灯台。陆秀林卸妆闲坐吸水烟，见了荔甫，问：“碰和阿赢嘎？”荔甫说：“稍微赢点。”还问秀林：“耐为啥勿困？”秀林道：“等耐呀。”荔甫笑而道谢，随脱马褂挂于衣架。秀林授过水烟筒，亲自去点起烟灯。荔甫跟至烟榻前，见一只玻璃船内盛着烧好的许多烟泡，尤为喜惬，遂不暇吸水烟，先躺下去过瘾。秀林复移过苏绣六角茶壶套，问荔甫：“阿要吃茶？蛮蛮热个。”荔甫摇摇头，吸过两口鸦片烟，将钢签递给秀林。秀林躺在左首，替荔甫化开烟泡，装在枪上。

荔甫起身，向大床背后去小解，勿隐约听见间壁房内有微微喘息之声，方想起是施瑞生宿在那里。解毕，蹑足出房，从廊下玻璃窗张觑，无如灯光半明不灭，隔着湖色绸帐，竟一些看不出。只听得低声说道：“难阿要强嘎？”仿佛施瑞生声音。那陆秀宝也说一句，其声更低，不知说的甚么。施瑞生复道：“耐只嘴倒硬咻呢！一点点小性命，阿是定归勿要个哉？”

庄荔甫听到这里，不禁格声一笑。被房内觉着，悄说：“快点勦哩！房外头有人来浪看！”施瑞生竟出声道：“故未让俚睬看未哉呢。”随向空问道：“阿好看嘎？耐要看未来。”庄荔甫极力忍笑，正待回身。不料陆秀林烟已装好，见庄荔甫一去许久，早自猜破，也就蹑足出房，猛可里拉住荔甫耳朵，拉进门口，用力一推，荔甫几乎打跌，接着彭的一声，索性把房门关上。荔甫兀自弯腰掩口笑个不住。秀林沉下脸埋冤道：“耐个倒霉人末少有出见个！”荔甫只雌着嘴笑，双手挽秀林过来，并坐烟榻，细述其言，并揣摩想像仿效情形。秀林别转头假怒道：“我勦听！”荔甫没趣躺下，将枪上装的烟吸了，乃复敛笑端容和秀林闲话，仍渐渐说到秀宝。荔甫偶赞施瑞生：“总算是好客人。”秀林摇手道：“施个脾气勿好，赛过是石灰布袋。故歇新做起，好像蛮要好，熟仔点就厌气勿来哉。”荔甫道：“故也陆里晓得嘎。我说俚睬两家头才是好本事，拆勿开个哉。施个再要去攀相好，推扳点信人也吃俚勿消。”秀林瞪目嗔道：“耐再要去说俚！”说了，取根水烟筒走开。

荔甫再吸两枚烟泡，吹灭烟灯，手捧茶壶套安放妆台原处，即褪鞋箕坐于大床中，看钟时将敲四点。荔甫点头招手要秀林来。秀林佯做不理。荔甫大声道：“让我吃筒水烟！”秀林不防，倒吃一惊，忙带水烟筒来就荔甫，着实说道：“人家才困仔歇哉，‘哩哩’，拨俚睬骂！”荔甫笑而不辩，伸臂勾住秀林颈项，附耳说话。说得秀林且笑且怒，道：“耐来喘热昏哉，阿

是？”将水烟筒丢与荔甫，强挣脱身，趑趄往大床背后。

荔甫一筒水烟尚未吸完，却听秀林自己在那里嗤的好笑。荔甫问：“笑啥？”秀林不答，须臾事毕，出立床前，犹觉笑容可掬。荔甫放下水烟筒，款款殷殷要问适间笑的缘故。秀林要说，又笑一会，然后低声道：“先起头耐勿听见，故未叫讨气！我庆云里出局转来，同杨家姆两家头来里讲讲闲话，听见秀宝房间里该首玻璃窗浪啥物事来浪碰。我道仔秀宝下头去哉，连忙说：‘杨家姆，耐快点去看。’杨家姆去仔转来，倒说道：‘晦气，房门也关个哉！，我说：‘阿进去看嘎？’杨家姆说：‘看俚做啥，碰坏仔教俚赔。’难末我刚刚想首。停一歇，杨家姆下头去困哉，我一干仔打通一副五关，烧仔七八个烟泡，几花辰光咻，再听听，玻璃窗浪原来咻响呀。我恨得来，自家两只耳朵要扳脱俚末好！”荔甫一面听，一面笑。秀林说毕，两人前仰后合，笑作一团。荔甫忽向秀林耳边又说几句，秀林带笑而怒道：“难勿搭耐说哉！”荔甫忙即告饶。当时天色将明，庄荔甫、阱秀林收拾安睡。

次日早晨，荔甫心记一事，约至七点钟警醒，嘱秀林再睡，先自起身。大姐舀进面水，荔甫问杨家姆为何不见。大姐道：“俚孙囡来叫得去哉。”

荔甫便不再问，略揩把面，即离了聚秀堂，从东兜转至昼锦里祥发吕宋票店。陈小云也初起身，请荔甫登楼厮见。小云讶其太早，荔甫道：“我再要托耐桩事体，听说齐韵叟来里哉。”小云道：“齐韵叟同过歇台面，倒勿大相熟。故歇勿晓得阿来里？”荔甫道：“阿可以托相熟个去问声俚，阿要交易点。”小云沉思道：“就是葛仲英、李鹤汀末搭俚世交，要末写张条子去托俚咻。”荔甫欣然道谢。小云即时缮就两封行书便启，唤管家长福交代：一封送德大钱庄，一封送长安客栈，并说如不在，须送至吴雪香、杨媛媛两家。长福连声应“是”，持信出门，拣最近之处，先往东合兴里吴雪香家询葛二少爷，果然在内，惟因高卧未醒，交信而去。方欲再往尚仁里，适于四马路中遇见李鹤汀管家匡二。长福说明送信之事，匡二道：“耐交拨我好哉。”长福出信授与匡二，因问：“故歇陆里去？”匡二说：“无啥事体，走白相。”长福道：“潘三搭去坐歇，阿好？”匡二踌躇道：“难为情个。”长福道：“徐茂荣生天勿去哉呀，就去也无啥难为情。”匡二微笑应诺，转身和长福同行。行至石路口，只见李实夫独自一个从石路下来，往西而去。匡二诧异道：“四老爷望该首去做啥？”长福道：“常恐是寻朋友。”匡二道：“勿见得。”长福道：“倪跟得去看看。”

两人遮遮掩掩一路随来，相离只十余步。李实夫一直从大兴里进去。长福、匡二仅于弄口窥探，见实夫趑趄至弄内转弯处石库门前，举手敲门，有一者婆子笑脸相迎，进门仍即关上。长福、匡二因也进弄，相度一回，并不识何等人家。向门缝里张时，一些都看不见；退后数步，隔墙仰望，绿玻璃窗模糊不明，亦不清楚。

徘徊之间，忽有一只红颜绿鬓的野鸡推开一扇楼窗，探身俯首，好像与楼下人说话，李实夫正立在那野鸡身后。匡二见了，手拉长福急急回身，却随后听得开门声响，有人出来。长福、匡二趑趄至弄口，立定稍待，见出来的即是那个老婆子。匡二不好搭讪，长福贸然问老婆子道：“耐个小姐名字叫啥？”那老婆子将两人上下打量，沉下脸答道：“啥个小姐勿小姐，勔来里瞎说！”说着自去。长福虽不回答，也咕噜了一句。匡二道：“常恐是人家人。”长福道：“定归是野鸡；要是人家人，再要拨俚骂两声哩。”匡二道：“野鸡末，叫俚小姐也无啥碗。”长福道：“要末就是耐咻四老爷包来

浪，勿做生意哉，阿对？”匡二道：“管俚噪包勿包，倪到潘三搭去。”

于是两人折回，往东至居安里，见潘三家开着门，一个娘姨在天井里，当门箕踞浆洗衣裳。两人进门，娘姨只认得长福，起迎笑道：“长大爷，楼浪去。”匡二知道有客人，因说：“倪晚歇再来罢。”娘姨听说，急甩去两手水渍，向裙裾上一抹，两把拉住两人，坚留不放。长福悄问娘姨：“客人阿是徐茂荣？”娘姨道：“勿是，要去快哉。耐喘楼浪请坐歇。”长福问匡二如何。匡二勉从长福之意，同上楼来。匡二见房中铺设亦甚周备，因问房间何人所居。长福道：“该搭就是潘三一干仔。再有几个勿来里，有客人来未去喊得来。”匡二始晓得是台基之类。

不一会，娘姨送上烟茶二事，长福叫住，问：“客人是啥人？”娘姨道：“是虹口姓杨，七点钟来个，难要去哉。俚噪事体多，七八日来一埭。勿要紧个。”长福问是何行业，娘姨道：“故倒勿晓得俚做啥生意。”说时，潘三也踟躅上楼，还蓬着头，靸着拖鞋，只穿一件捆身子。先令娘姨下头去，又亲点烟灯请用烟。匡二随向烟榻躺下，长福眼睁睁地看着潘三，只是嘻笑。潘三不好意思，问道：“啥好笑嘎？”长福正色道：“我为仔看见耐面孔浪有一点点齷齪来浪，来里笑。耐晚歇捕面末，记好仔，拿洋肥皂净脱俚。”潘三别转头不理。匡二老实，起身来看。长福用手指道：“耐看，阿是？勿晓得齷齪物事为啥弄到面孔浪去，倒也稀奇哉！”匡二呵呵助笑，潘三道：“匡大爷末也去上俚个当，俚跺一只嘴阿算得是嘴嘎。”长福跳起来道：“耐自家去拿镜子来照，阿是我瞎说。”匡二道：“常恐是头浪洋绒突色仔了，阿对？”潘三信是真的，方欲下楼，只听得娘姨高声喊道：“下头来请坐罢。”长福、匡二遂跟潘三同到楼下房里。潘三忙取面手镜照看，面上毫无瑕疵，叫声“匡大爷”，道：“我道仔耐是好人，难也学坏哉。倒上仔耐个当！”

长福、匡二拍手跺脚，几乎笑得打跌。潘三忍不住亦笑。长福笑止，又道：“我倒勿是瞎说，耐面孔浪齷齪勿少来浪，不过看勿出未哉。多揩两把手巾，故末是正经。”潘三道：“耐只嘴也要揩揩未好。”匡二道：“倪是蛮干净来里，要末耐面孔齷齪仔，连只嘴也齷齪哉。”潘三道：“匡大爷，耐未再要去学俚噪，俚跺个人再要邱也无拨。阿是算俚噪会说，会说也无啥稀奇碗。”长福道：“耐听俚个闲话，幸亏生两个鼻头管，勿然要气煞哉！”三人赌嘴说笑。娘姨提水铤子来倾在盆内，潘三始捕面梳头。时已近午，长福要回家吃饭，匡二只得相与同行。潘三将匡二袖子一拉，说：“晚歇再来。”长福没有看见，胡乱答应，和匡二一路而去。

第二十六回终。

踟躅（zhízhú，音执竹）——徘徊。

齷齪（wò chuò，音卧绰）——不干净。

突色——衣料掉颜色。

第二十七回 搅欢场醉汉吐空喉 证孽冤淫娼烧炙手

按：长福、匡二同行至四马路尚仁里口，长福自回样发吕宋票店复命。匡二进弄至杨媛媛家，探听主人李鹤汀，虽已起身，尚未洗漱，不敢惊动。外场邀匡二到后面厨房间壁帐房内便饭，特地墩起一壶绍兴酒，大鱼大肉，吃了一饱；见盛姐端一盘盛馐向杨媛媛房里去，连忙趋前，谆嘱代禀。

少时，传唤进见，李鹤汀正和杨媛媛对坐小酌。匡二呈上陈小云书信，鹤汀阅毕撩下。匡二仍即退出。饭后，轿班也来伺候。匡二私问盛姐，有甚事否。盛姐道：“听说要去坐马车。”匡二只得兀坐以待，不料待至三点多钟，尚未去喊马车。忽见姚季莼坐轿而来，特地要访李鹤汀。鹤汀便知必有事故，请姚季莼到杨媛媛房里，对坐闲谈。季莼说来说去，并未说起甚事，鹤汀忍不住，问他有甚事否。季莼推说没事，却转问鹤汀：“阿有啥事体？”鹤汀也说没事。季莼道：“价未倪一淘到卫霞仙搭去打茶会，阿好？”鹤汀不解其意，随口应诺。惟杨媛媛在傍乖觉，格声一笑。季莼不去根问，只催鹤汀穿起马褂。因相去甚近，两人都不坐轿，肩随步行，同至卫霞仙家，一进口口，即有一个大姐迎着笑道：“二少爷，为啥几日天勿来？”季莼笑而不答，同鹤汀一直上楼。卫霞仙也含笑相迎，道：“啊晴！二少爷碗，耐几日天关来咪‘巡捕房’里，今朝倒放耐出来哉？”季莼只是讪笑，鹤汀诧异问故。霞仙笑指季莼道：“耐问俚呀，阿是拨巡捕拉得去关仔几日天？”鹤汀早闻姚奶奶之事，方知为此而发，因就一笑丢开。

大家坐定。霞仙紧靠季莼身旁，悄悄问道：“耐家主婆来浪骂我呀，阿对？”季莼道：“啥人说俚骂耐？”霞仙鼻子里哼了一声，道：“耐勤搭我瞎说！耐家主婆骂两声，倒也勤去说俚，耐未再要帮仔耐家主婆说倪个邱话，倪才晓得个哉。”季莼道：“耐来里瞎说哉，耐晓得俚骂耐啥嘎？”霞仙道：“俚来里该搭就一径骂得去，到仔屋里，阿有啥勿骂个。”季莼道：“俚到该搭来倒勿是要来相骂；为仔我有点要紧事体，到吴淞去仔三日天，屋里勿曾晓得，道仔我来里该搭，来问一声。等到我转来仔，晓得来里吴瞅，勿关耐事，俚也就勿曾说啥。”霞仙道：“耐说勿是来相骂，俚一进来就竖起仔个面孔，‘惶惶’，下头噪到楼浪，勿是相骂是啥嘎？”季莼道：“难勤说哉。俚吃仔耐几花闲话，一声也响勿出，耐也气得过个哉。”霞仙道：“正经说，俚是个奶奶，倪阿好去得罪俚！俚自家到该搭来，要扳倪个差头，倪也只好说俚两声。阿是倪说差哉嘎？”季莼道：“耐说俚两声说得蛮好，我倒要谢谢耐；勿然，俚只道无啥人得罪俚，下转打听我来里啥场花吃酒，俚也实概奔得来哉，阿要难为情。”霞仙本要尽情痛诋，今见如此说，又碍着李鹤汀在傍，只得留些体面，不复多言。停了半晌，叫声“二少爷”，冷笑道：“我说耐也忒费心哉！耐来里屋里未，要奶奶快活，说倪个邱话；到仔该搭来，倒说是奶奶勿好，该应拨倪说两声。像耐实概费心未，阿觉着苦恼嘎？”这几句正打在季莼心坎上，无可回答，嘿然而罢。李鹤汀见机，也要想些闲话搭讪开去，因问姚季莼道：“齐韵叟耐阿认得？”季莼道：“同过几转台面，稍微认得点。勿晓得故歇阿来里上海。”鹤汀道：“说未说来里，我是勿曾碰着。”

当下卫霞仙问及点心。姚季莼随意说了两色，陪着李鹤汀用过。霞仙复请鹤汀吸鸦片烟。不觉天色将晚，匡二带领轿子来接，呈上一张请客票头，。鹤汀见系周少和请至公阳里尤如意家的，知是赌局，随问季莼：“阿高兴去

白相歇？”季莼推说不会。鹤汀吩咐匡二回栈看守，不必跟随：“四老爷若问我，只说在杨媛媛家。”匡二应诺。

于是李鹤汀辞别姚季莼，离了卫霞仙家。匡二从至门前，看着上轿，直等轿已去远，方自折回石路长安栈中。吃过晚饭，趁四老爷尚未回来，锁上房门，独自一个溜至四马路居安里潘三家门首，将门上兽环轻轻击了三下。娘姨答应开门，询知潘三在家没客，匡二不胜之喜，低下头钻进房间。

那潘三正躺在榻上吸鸦片烟，知道来的乃是匡二，故意闭目，装做熟睡样子。匡二悄悄上前，也横下身去伏在潘三身上，先亲了个嘴。潘三仍置不睬。匡二乃伸手去摸，四肢百体，一一摸到。摸得潘三不耐烦起来，睁开眼笑道：“耐个人啥实概嘎！”匡二喜而不辨，推开烟盘，脸偎着脸，问道：“徐茂荣真个阿来？”潘三道：“来勿来勿关耐事碗，耐问俚做啥？”匡二道：“勿局个。”潘三道：“我搭耐说仔罢，倪老底子客人是姓夏个，夏个末同徐个一淘来，徐个同耐一淘来。大家差勿多，啥勿局嘎？”

正是引手搓挪，整备入港的时候，猛可里彭的一声，敲门声响。娘姨在内高声问：“啥人？”外边应说：“是我！”竟像是徐茂荣声音。匡二惊惶失措，起身要躲。潘三一把拉住，道：“耐个人啥实概嘎？”匡二摇摇手，连说：“勿局个，勿局个！”竟挣脱身子，蹑足登楼。楼上黑魆魆地，暗中摸着高椅坐下，侧耳静听。听得娘姨开出门去，只有徐茂荣一人，已吃得烂醉，即于门前倾盆大吐，随后踉跄进房。潘三作怒声道：“陆里去寻开心，吃仔酒到该搭来撒酒风！”徐茂荣不敢言语。娘姨做好做歹，给他呷杯热茶。茂荣要吸鸦片烟，潘三道：“倪鸦片烟也有来浪，耐吃未哉碗。”茂荣道：“耐搭我装一筒。”潘三道：“耐酒末别场花会吃个，鸦片烟倒勿会装哉。”茂荣跳起来大声道：“阿是耐姘仔戏子哉，来里讨厌我？”潘三亦大声道：“啥人讨厌耐嘎”我就姘仔戏子末，阿挨得着耐来管我？”茂荣倒不禁笑了。

匡二在楼上揣度徐茂荣光景不肯就去，不如回避，因而跼手跼脚蹑下楼梯，却又转至后面厨房内，悄悄向娘姨说：“我去哉。”娘姨吃一大惊，反手抓了匡二衣襟，说道：“勔去！”匡二急道：“我明朝来。”娘姨不放，道：“勔。耐去仔晚歇小姐要说倪个碗！”匡二道：“价末耐去喊小姐来，我搭俚说句闲话。”娘姨不知就里，真的去喊潘三。匡二早一溜烟溜至天井，拔去门闩，一跳而出。不意踏着徐茂荣所吐酒菜，站不住，滑挞一交。连忙爬起，更不回头，一直回至长安客栈。栈使送上两张京片。匡二看时，系陈小云请两位主人于明日至同安里金巧珍家吃酒的，尚不要紧，且自收藏起来。料道大少爷通宵大赌，四老爷燕尔新欢，都不回来的了，竟然关门安睡。心中却想潘三好事将成，偏生遇这冤家冲散，害得我竟夕凄惶；又想到大少爷豁了许多洋钱在杨媛媛身上，反不若潘三的多情；再想到四老爷打着这野鸡，倒榻了个便宜货，此时不知如何得趣。颠来倒去，那里还睡得着，由想生恨，由恨生妒：“四老爷背地做得好事，我偏要去戳破他，看他如何见我！”主意已定。

次日早晨，匡二起身洗脸打辮吃点心。捱到九点钟时候，带了陈小云请帖，径往四马路西首大兴里，蹑到转弯处石库门前，再相度一遍，方大着胆举手敲门。开门出来，仍是昨日所见的那个老婆子，一见匡二，盛气问道：“该搭来做啥？”匡二朗朗扬声道：“四老爷阿来里？大少爷教我来张哩。”

个——前面加姓氏，即姓某的人。

那老婆子听说“四老爷”，怔了一怔，不敢怠慢，令匡二等候，忙去楼上低声告诉李实夫。实夫正吸着鸦片烟，还没有过早瘾，见诸三姐报说，十分诧异，亲自同诸三姐下楼来看。匡二上前叫声“四老爷”，呈上陈小云请帖。实夫满面惭愧，且下去看请帖，笑问匡二道：“耐陆里晓得我来里该搭？”匡二尚未回言，诸三姐在傍拍手笑道：“俚是昨日跟四老爷一淘来个呀，阿是四老爷勿晓得？”说着，又指定匡二呵呵笑道：“幸亏我昨日勿曾骂耐。为仔耐闲话稀奇，我想总是认得点倪个人，勿然，再要拨两记耳光耐吃哉。”

李实夫也自讪笑，手持请帖，仍上楼去。匡二待要退出，诸三姐慌道：“来仔未，啥就去嘎？请坐歇。”一手挽了匡二臂膊，挽进客堂，捺向高椅坐下，随取一支水烟筒奉敬，并筛一杯便茶，和匡二间长问短，亲热异常。匡二也问问生意情形。诸三姐遂凑近匡二身边，悄地长谈道：“倪先起头勿是做生意个呀，为仔今年一桩事体勿过去，难未做起个生意。刚刚做生意，第一户客人就碰着四老爷，也总算是倪运气。四老爷是规矩人，勿欢喜多花空场面。像倪该搭老老实实，清清爽爽，四老爷倒蛮对。不过倪做仔四老爷，外头人才说是做着仔好生意，搭倪吃醋，说倪多花邱话，说拨四老爷听。倪搭算得老实个哉，俚哋说倪是假个；倪搭算得清爽个哉，俚哋倒说倪勿干净。听仔该号闲话，真真讨气。故歇四老爷也勿去听俚哋，倪终有点勿放心。倘忙四老爷听仔俚哋，倪搭勿来仔，倪是无拨第二户客人碗，娘困件阿是要饿煞？我为此要拜托耐匡大爷，劝劝四老爷勦去听别人个闲话。匡大爷说比仔倪自家说个灵。”匡二不知就里，一味应承，谈够多时，匡二始起身告别。诸三姐送至门首，说道：“无啥公事未，该搭来坐歇末哉。”匡二唯唯而去。诸三姐关门回来，照常请李实夫点菜便饭。诸十全虽与实夫同吃，却因忌口，不吃饭菜，另用素馐相陪。

饭后，李实夫照常往花雨楼去开灯。堂倌早为留出一榻，并装好一口烟在枪上。实夫吸了一会，陆续上市，须臾撑堂，来者还络绎不绝。忽见那个郭孝婆偏又挤紧眼睛摸索而来，缘见过实夫一面，早被他打听明白，摸至榻前，即眉花眼笑的叫声“四老爷”，问：“十全搭阿去？”实夫只点点头。堂倌见郭孝婆搭腔，便抢过来坐在烟榻下手，看走郭孝婆，目不转睛。郭孝婆冷笑一声，低头走开。堂倌乃躺下给实夫烧烟，问实夫：“耐陆里去认得个郭孝婆？”实夫道：“就来里诸三姐搭看见俚。”堂倌道：“诸三姐未也勿好，该号杀胚，再去认得俚做啥。耐看俚末实概年纪，眼睛才瞎个哉，俚本事大得野躁，真真勿是个好东西！”实夫笑问为何。堂倌道：“就前年宁波人家一个千金小姐，俚会得去骗出来浪夷场浪做生意。拨县里捉得去，办俚拐逃，揪二百藤条，收仔长监；勿晓得啥人去说仔个情，故歇倒放俚出来哉。”

实夫初不料其如此稔恶，倒不禁慨叹一番。堂倌烧成烟泡，授与实夫，另去应酬别榻。迨至实夫匣中烟尽，见吃客渐稀，也就逐队而散；既不去金巧珍家赴席，又不回长安客栈，竟一直往诸十全家来。

自李实夫做诸十全之后，五日再宿，秘而不宣；今既为匡二所见，遂不复隐瞒，索性留连旬日不返，惟匡二逐日探望一次。有时遇见诸十全脸晕绯红，眼圈乌黑，匡二十分疑惑，因暗暗告诉主人李鹤汀。鹤汀兀自不信。

邱——也作“丘”，不好、坏。

稔（rěn，音忍）——熟悉。

这日四月初间，天气骤热，李实夫适从花雨楼而回，尚未坐定，复闻推门响声，却是匡二，报说：“大少爷来哉。”诸三姐一听着了慌，正要请实夫意旨，李鹤汀已款步进门。诸三姐只得含笑前迎，说：“四老爷来里楼浪。”鹤汀乃令匡二在客堂伺候，自己径上楼来，与实夫叔侄相见。诸十全也起身叫声“大少爷”，掩在一傍跼蹐不安。实夫问鹤汀何处来。鹤汀说：“来浪坐马车。”实夫道：“价末杨媛媛？”鹤汀道：“俚哋先转去哉。”说时，诸三姐送上一盖碗茶，又取一只玻璃高脚盆子，揩抹干净，向床下瓦坛内捞了一把西瓜子，授与诸十全。诸十全没法，腼腼腆腆敬与鹤汀。鹤汀正要看诸十全如何，看得诸十全羞缩无地，越发连脖项涨得通红。实夫觉得，想些闲话来搭讪，即问鹤汀道：“该两日应酬阿忙？”鹤汀道：“该两日还算好，难下去归帐路头，家家有点台面哉。”

诸十全趁此空隙，竟躲出外间。诸三姐偏死命的拖进来，要他陪伴，却自往床背后提出一串铜钱，在手轮数。实夫看见，问他：“做啥？”诸三姐又说不出。实夫道：“耐阿是去买点心？”鹤汀忙道：“点心勳去买，我刚刚吃过。”诸三姐笑说：“总要个。”转身便走。实夫复叫住道：“点心末真个勳去买，耐去买两匣纸烟罢。”诸三姐才答应下楼。鹤汀道：“纸烟也有来浪哋。”实夫道：“我晓得耐有来浪，让俚再买点末哉。一点点勿买啥，俚心里终究勿舒齐个。”说得诸十全愈加惭愧。

比及诸三姐买纸烟归来，早到上灯时候。鹤汀没甚言语，告辞要行。实夫问：“陆里去？”鹤汀说是“东合兴里去吃酒，王莲生请个”。诸十全听说，忙上前帮着挽留。鹤汀趁势去拉诸十全的手，果然觉得手心滚热。诸十全同实夫并送至楼梯边。鹤汀到了楼下，诸三姐从厨房内跑出来，嘴里急说：“大少爷勳去，该搭便夜饭哉呀。”鹤汀道：“谢谢哉，我要吃酒去。”诸三姐没法，只得送出，匡二也跟在后面。同至门首，诸三姐还说：“大少爷到该搭来是真真怠慢个。”鹤汀笑说：“勳客气。”带着匡二，趲出大兴里，往东至石路口，鹤汀令匡二去喊轿班打轿子来，匡二应命自去。鹤汀独行，到了东合兴里张蕙贞家，客已齐集。王莲生便命起手巾。

第二十七回终。

第二十八回 局赌露风巡丁登屋 乡亲削色嫖客拉车

按：李鹤汀至东合兴里张蕙贞家赴宴，系王莲生请的，正为烧归帐路头。当晚大脚姚家各房间皆有台面，莲生又摆的是双台，因此忙乱异常，大家没甚酒兴，草草终席。王莲生暗暗约下洪善卿，等诸客一散，即乞善卿同行。张蕙贞慌问：“陆里去？”莲生说不出。蕙贞只道莲生动气要去，拉住不放，洪善卿在旁笑道：“王老爷要紧去消差，耐勦瞎缠，误俚公事。”蕙贞虽不解“消差”之说，然亦知其为沈小红而言，遂不敢强留。

莲生令来安、轿班都回公馆，与善卿缓步至西荃芳里沈小红家，阿珠在客堂里迎见，跟着上楼，只见房里暗昏昏地，沈小红和衣睡在大床上。阿珠忙去低声叫“先生”，说：“王老爷来哉。”连叫四五声，小红使气道：“晓得哉！”阿珠含笑退下，嘴里却咕嚕道：“喊耐一声倒喊差哉，生意勿好末也叫无法，别人家去眼热个啥！”说着，集亮了保险灯，自去预备烟茶。小红慢慢起身，跨下床沿，俄延半晌，彳亍前来，就高椅坐下，匿面向壁，一言不发。莲生、善卿坐在烟榻，也自默然。阿珠复问小红：“阿要吃夜饭？”小红摇摇头。莲生听说，因道：“倪夜饭也勿曾吃，去吃两样菜，一淘吃哉。”阿珠道：“耐酒也吃过哉碗，啥勿曾吃饭嘎？”莲生说：“真个勿曾。”阿珠乃转问小红：“价末叫得来一淘吃点，阿要？”小红大声道：“我勦呀！”阿珠笑而站住道：“王老爷，耐自家要吃末去叫；倪先生馆子里菜也勦吃，让俚晚歇吃口稀饭罢。”莲生只得依了。洪善卿知无所事，即欲兴辞，莲生不再挽留。小红缘善卿是极脱熟朋友，竟不相送，连一句客气套话都没有说，倒是阿珠一直送下楼去。

善卿去后，莲生方过去，捱在小红身傍，一手揣住小红的手，一手勾着小红头颈，扳转脸来。小红嗔道：“做啥！”莲生央告道：“勦！倪到榻床浪去弹弹，我搭耐说句闲话。”小红挣脱道：“耐有闲话，说未哉碗。”莲生道：“我也无啥别样、闲话，就不过要耐快活点。我随便啥辰光来，耐总无拨一点点快活面孔；我看见仔耐勿快活末，心里就说勿出个多花难过。耐总算照应点我，勦实概阿好？”小红道：“倪是生来无啥快活！耐心里难过末，到好过个场花去。”莲生不禁长叹一声道：“我实概搭耐说，耐倒原是猛扞闲话。”说到这里，竟致咽住。两人并坐，寂静无言。

多时，小红始答道：“我故歇是勿曾说耐啥，得罪耐；耐来里说我勿快活，呷说是猛扞闲话。耐末说仔别人倒勿觉着，别人听仔阿快活得出？”莲生知道小红回心，这话分明是遁辞，忙陪笑道：“总是我说得勿好，害仔耐勿快活。难也罢哉，下转我再要勿好末，耐索性打我骂我，我倒无啥，总勦实概勿快活。”一面说，一面就搀了小红过来。小红不由自主，向榻床并卧，各据一边。

莲生又道：“我再要搭耐商量，我朋友约末约定哉，约来浪初九。为仔该两日路头酒多勿过：初七末周双珠搭，初八末黄翠凤搭，才是路头酒。俚噪说该搭勿烧路头末，就初九吃仔罢。我倒答应哉，耐说阿好？”小红道：“故也随便末哉。”莲生见小红并无违拗，愈觉喜欢，吃不多几口烟，就怱

保险灯——即有罩的煤油灯。

彳亍（chíchù，音斥处）——慢慢地走，走走停停。

猛扞——强词夺理，粗暴。

愚小红吃稀饭。小红道：“倪是自家熬个火腿粥，耐阿要吃？”莲生说：“蛮好。”小红乃喊阿珠搬上稀饭，阿金大也来帮着伺候。稀饭吃毕，莲生复吸足烟瘾，便和小红收拾同睡。

次日初七，十二点钟，来安领轿来接。王莲生吃了中饭，坐轿而去，干些公事，天色已晚，再到沈小红家点卯，然后往公阳里周双珠家赴宴。先到的，主人洪善卿以外，已有葛仲英、姚季莼、朱蔼人、陈小云四位。洪善卿因对过周双玉房里台面摆得极早，即说：“倪也起手巾罢。”王莲生问：“再有啥人？”善卿道：“李鹤汀勿来，就不过罗子富哉。”当下入席，留出一位。周双珠敬过瓜子，问王莲生：“阿要叫本堂局？”莲生道：“俚有台面来浪，勿叫哉。”比及上过鱼翅第一道菜，金巧珍出局依然先到，随后罗子富带了黄翠凤同来。子富已略有酒意，兴致愈高，一到便叫拿鸡缸杯来摆庄。偏又拣中姚季莼豁拳，说是前转输与季莼拳酒，至今尚不甘心，再交交手看如何。姚季莼也不肯相让，揎袖攘臂而出。无如初豁三拳，全是罗子富输的，黄翠凤要代酒，子富不许，自己将来一口呷干，伸手再豁。此次三拳，季莼输了两拳。那时叫的局，林素芬、吴雪香、沈小红、卫霞仙陆续齐集，霞仙因代饮一杯。罗子富却嚷道：“代个勿算！”霞仙道：“啥人说嘎？倪是要代个，耐代勿代随耐便。”黄翠凤遂把罗子富手中一杯抢去，授与赵家姆，说道：“耐个伡大末，再要自家吃哩！”罗子富适见妆台上有一只极大的玻璃杯，劈手取来，指与姚季莼道：“难倪说好仔，自家吃，勿许代。”随把酒壶亲自筛在玻璃杯内，尚未满怀，壶中酒罄，一面就将酒壶令巧囡去添酒，一面先和姚季莼豁拳。季莼勃然作气，旗鼓相当，真正是罗子富轻敌。反是后面上旁观的替两人捏着一把汗。

两人正待交手，只听得巧囡在当中间内极声喊道：“快点呀，有个人来浪呀！”合台面的人都吃一大惊，只道是失火，争先出房去看。巧囡只望窗外乱指，道：“哪，哪！”众人看时，并不是火，原来是一个外国巡捕，直挺挺的立在对过楼房脊梁上，浑身玄色号衣，手执一把钢刀，映着电气灯光，闪烁耀眼。洪善卿十猜八九，忙安慰众人道：“勿要紧个，勿要紧个。”陈小云要喊管家长福问个端的，却为门前七张八嘴，嘈嘈聒耳，喊了半天喊不着。张寿倒趁此机会飞跑上楼，禀说：“是前弄尤如意搭捉赌，勿要紧个。”众人始放下心。忽又见对过楼上开出两扇玻璃窗，有一个人钻出来，爬到阳台上，要跨过间壁披屋逃走。不料后面一个巡捕飞身一跳，追过阳台，轮起手中短棍乘势击下，正中那人脚踝。那人站不稳，倒栽葱一交从墙头跌出外面，连两张瓦豁琅琅卸落到地。周双玉慌张出房，悄地告诉周双珠道：“弄堂里跌杀个人来浪！”众人皆为嗟讶。

洪善卿见双玉的吃酒客人业经尽散，便到他房里，靠在楼窗口望下窥觑。果然那跌下来的赌客躺在墙脚边，一些不动，好像死去一般。众人也簇拥进房，争先要看。惟吴雪香胆小害怕，拉住葛仲英衣襟道：“倪转去罢。”仲英道：“故歇去末，拨巡捕拉得去哉。”雪香不信道：“耐瞎说！”周双珠亦阻挡道：“倒勿是瞎说，巡捕守来浪门口，外头勿许去呀。”雪香没法，只得等耐。洪善卿因道：“倪去吃酒去，让俚呆捉末哉，无啥好看。”当请诸位归席。周双珠亲往楼梯边喊巧囡拿酒来。巧囡正在门前赶热闹，那里还听见。双珠再喊阿金，也不答应。喊得急了，阿金却从亭子间溜出，低首无

言，竟下楼去。双珠望亭子间内，黑魇魇地并无灯烛，大怒道：“啥样式嘎，真真无拨仔淘成哉！”阿金自然不敢回嘴。双珠一转身，张寿也一溜烟下楼。双珠装做不觉，款步回房。比及阿金取酒壶送上洪善卿，众人要看捉赌，无暇饮酒。俄而弄堂内一阵脚声，自西徂东，势如风雨。洪善卿也去一望，已将那跌下的赌客扛在板门上前行，许多中外巡捕押着出弄，后面更有一群看的人跟随围绕，指点笑语，连楼下管家、相帮亦在其内。一时门前寂静。楼上众人看罢退下，洪善卿方一一招呼拢来，洗盏更酌。罗子富歇这半日，宿酒全醒，不肯再饮。姚季莼为归期近限，不复豁拳。众人即喊干稀饭，吴雪香急忙先行，其余出局也纷纷各散。

忙乱之中，仍是张寿献勤，打听得捉赌情形，上楼禀说：“尤如意一家，连二三十个老爷们，才捉得去哉，房子也封脱。跌下来个倒勿曾死，就不过跌坏仔一只脚。”众人嗟叹一番。适值阿德保搬干稀饭到楼上，张寿只得快快下去。饭罢席终，客行主倦。接着对过房里周双玉连摆两上台面，楼下周双宝也摆一台，重复忙乱起来。

洪善卿不甚舒服，遂亦辞了周双珠归到南市永昌参店歇宿。次日傍晚，往北径至尚仁里黄翠凤家。罗子富迎见，即问：“李鹤汀转去哉，耐阿晓得？”洪善卿道：“前日夜头碰着俚，勿曾说起畹。”子富道：“就勿多歇我去请俚，说同实夫一淘下船去哉。”善卿道：“常恐有啥事体。”说着，葛仲英、王莲生、朱蔼人、汤啸庵次第并至，说起李鹤汀，都道他倏地回家，也有缘故。比及陈小云到，罗子富因客已齐，令赵家姆喊起手巾。小云问子富道：“耐阿曾请李鹤汀？”子富道：“说是转去哉呀，耐阿晓得俚为啥事体？”小云道：“陆里有啥事体，就为仔昨夜公阳里，鹤汀也来浪，一淘拉得去，到新衙门里，罚仔五十块洋钱，新衙门里出来就下船。我去张张俚，也勿曾看见。”洪善卿急道：“价末楼浪跌下来个阿是鹤汀嘎？”陈小云道：“跌下来个是大流氓，先起头三品顶戴，轿子扛出扛进海外。就苏州去吃仔一场官司下去，故歇也来浪开赌场，挑挑头。昨日勿曾跌杀末，也算俚运气。”罗子富道：“故是周少和畹，鹤汀为啥去认得俚？”陈小云道：“鹤汀也自家勿好，要去赌。勿到一个月，输脱仔三万。倘然再输下去，鹤汀也勿得了哉！”子富道：“实夫勿是道理，应该说俚末好。”小云道：“实夫倒是做人家人，到仔一壕上海，花酒也勿肯吃，蛮规矩。”洪善卿笑道：“耐说实夫规矩，也勿好，忒啥做人家哉！南头一个朋友搭我说起，实夫为仔做人家也有仔点小毛病。”

陈小云待要问明如何小毛病，恰遇金巧珍出局坐定，暗将小云袖子一拉。小云回过头去，巧珍附耳说了些话。小云听不明白，笑道：“耐倒忙咾畹，前转末宣卷，故歇烧路头！”巧珍道：“勿是倪呀。”复附耳分辨清楚。小云想了一想，亦即首肯，遂奉请席上诸友，欲翻台到绘春堂去。众人应诺，却问绘春堂在何处。小云说：“在东棋盘街，就是巧珍个阿姐，也为仔烧路头，要绷绷场面。”巧珍接说道：“阿要教阿海先去摆起台面来，一淘带局过去？”众人说：“蛮好。”娘姨阿海领命就行。罗子富因摆起庄来，不意子富豁拳大赢，庄上二十杯打去一半，外家竟输三十杯。大家计议挨次轮流，并帮分饮，方把那一半打完。

淘成——也作“陶成”，规矩、道理。

海外——自夸、了不起。

其时已上至后四道菜，阿海也回来覆命，金巧珍再催请一遍。黄翠凤尚有楼上下两个台面应酬，向罗子富说明，稍缓片时，无须再叫。罗子富、葛仲英、王莲生、朱蕙人暨六个馆人，共是十肩轿子同行。陈小云先与洪善卿、汤啸庵步行出尚仁里口，令长福再喊两把东洋车，小云自坐包车，啸庵也坐一把。善卿上车时，忽见那车夫年纪甚轻，面庞厮熟，仔细一看，顿吃大惊，失声叫道：“耐是赵朴斋碗！”那车夫回头见是洪善卿，即拉了空车没命的飞跑西去。善卿还招手喊叫，那里还肯转来。这一气，把个洪善卿气得发昏，立在街心，瞪目无语。那陈、场两把车已自去远，没人照管，幸而随后十肩轿子出弄，为跟轿的所见，阿金、阿海上前拉住善卿问：“洪老爷来里做啥？”善卿才醒过来，并不回言，再喊一把东洋车，跟着轿子到东棋盘街口停下，仍和众人同进绘春堂。

那金爱珍早在楼门首迎接。众人见客堂楼中已摆好台面，却先去房内暂坐。爱珍连忙各敬瓜子，又向烟榻烧鸦片烟。金巧珍叫声“阿姐”，道：“耐装烟砌装哉，喊下头起手中罢，俚哋才要紧煞来浪。”爱珍乃笑说：“陆里一位老爷请用烟？”大家不去兜揽，惟陈小云说声“谢谢耐”。爱珍抿嘴笑道：“陈老爷客气得来。”巧珍不耐烦，先自出房闲逛。追爱珍喊外场起上手巾，众人亦即入席，连带来出局皆已坐定。金爱珍和金巧珍并坐在陈小云背后，爱珍和准琵琶，欲与巧珍合唱。巧珍道：“耐唱罢，我勿唱哉。”爱珍唱过一支京调，陈小云也拦说：“钩唱哉。”爱珍不依，再要和弦。巧珍道：“阿姐啥实概嘎，唱一支未好哉碗。”爱珍才将琵琶放下。爱珍唱后，并无一人接唱。却值黄翠凤出局继至，罗子富便叫取鸡缸杯。娘姨去了半日，取出一只绝大玻璃杯。金爱珍嗔道：“勿是呀！”慌令娘姨调换。罗子富见了喜道：“玻璃杯蛮好，拿得来。”爱珍慌又奉上，擅袖前来，举酒壶筛满一玻璃杯。罗子富拍案道：“我来摆五杯庄！”众人见这大杯，不敢出手。陈小云向葛仲英商量道：“倪两家头拼一杯，阿好？”仲英说：“好。”小云乃与罗子富豁了一拳，竟输一杯。金爱珍即欲代酒，陈小云分与一小杯，又分一小杯转给金巧珍。巧珍道：“耐要豁，耐自家去吃，倪勿代。”爱珍笑说：“我来吃。”伸手要接那一小杯。巧珍急从刺斜里拦住，大声道：“阿姐勑！”爱珍吃惊释手。小云笑而不辨，取杯呷干。葛仲英亦取半玻璃杯饮讫。

接下去朱蕙人和汤啸庵合打，王莲生和洪善卿合打，周而复始，至再至三。五杯打完之后，罗子富虽自负好量，玉山将颓，外家亦皆酩酊，遂觉酒兴阑珊，只等出局哄散。众人都不用干稀饭，随后告辞。其时未去者，客人惟洪善卿一人，馆人惟金巧珍一人。陈小云、金爱珍乃请二人房里去坐。

第二十八回终。

第二十九回 间壁邻居寻兄结伴 过房亲眷挈妹同游

按：洪善卿跟着陈小云，金巧珍跟着金爱珍，都到房里。外场送进台面干湿，爱珍敬过，便去烟榻烧鸦片烟。小云躺在上手，说：“我来装。”爱珍道：“陈老爷勳，我来装末哉碗。”小云笑道：“勳客气。”遂接过签子去。爱珍又道：“洪老爷，榻床浪来弹弹。”善卿即亦向下手躺下。爱珍亲自移过两碗茶，放在烟盘里，偶见巧珍立在梳妆台前照镜掠鬓，爱珍赶过去，取抿子替他刷得十分光滑，因而道长论短，秘密谈心。

这边善卿捉空将赵朴斋之事诉与小云，议个处置之法。小云先问善卿主意，善卿道：“我想托耐去报仔巡捕房，教包打听查出陆里一把车子，拿俚个人关我店里去，勿许俚出来，耐说阿好？”小云沉吟道：“勿对，耐要俚到店里去做啥？耐店里有拉东洋车个亲眷，阿要坍台嘎。我说耐写封信去交代俚哋娘，随便俚哋末哉，勿关耐事。”善卿恍然大悟，烦恼胥平，当即起身告别。金巧珍向小云道：“倪也去哉碗。”小云乃丢下烟枪，慌的金爱珍一手按住道：“陈老爷勳去哩。”一手拉着巧珍道：“耐啥要紧得来？阿是倪小场花，走规勿肯坐一歇哉？”巧珍趑趄着脚儿，只说：“去哉。”被爱珍拦腰一抱，嗔道：“耐去呀，耐去仔末我也勿来张耐个哉？”小云在傍呵呵讪笑。洪善卿便道：“耐两家头再坐歇，我先去。”说着径辞陈小云出房。金爱珍撇过金巧珍，相送至楼梯边，连说：“洪老爷明朝来。”善卿随口答应，离了绘春堂，行近三茅阁桥，喊把东洋车拉至小东门陆家石桥，缓步自回咸瓜街永昌参店，连夜写起一封书信，叙述赵朴斋浪游落魄情形，一早令小伙计送与信局，寄去乡间。

这赵朴斋母亲洪氏，年仅五十，耳聋眼瞎，柔懦无能。幸而朴斋妹子，小名二宝，颇能当家。前番接得洪善卿书信，只道朴斋将次回家，日日盼望，不想半月有余，毫无消息。忽又有洪善卿书信寄来，央间壁邻居张新弟拆阅。张新弟演说出来，母女二人登时惊诧羞急，不禁放声大哭一场。却为张新弟的阿姊张秀英听见，趑过这边，问明缘由，婉言解劝。母女二人收泪道谢，大家商量如何。张新弟以为须到上海寻访回家，严加管束，斯为上策。赵洪氏道：“上海夷场浪，陌生场花，陆里能够去？”赵二宝道：“勳说无姆勿能够去，就去仔教无姆陆里去寻嘎？”张秀英道：“价末托个妥当点人，教俚去寻，寻得来就拨两块洋钱俚也无啥。”洪氏道：“倪再去托啥人嘎？要末原是娘舅哉。”新弟道：“娘舅信浪为俚勿好，坍仔台，恨煞个哉，阿肯去寻嘎。”二宝道：“娘舅起先就靠勿住，托人去寻也无么用，还是我同无姆一淘去。”洪氏叹口气道：“二宝，耐倒说得好。耐一个姑娘家，勿曾出歇门，到上海拔来拐子再拐得去仔末，那价呢？”二宝道：“无姆末再要瞎说！人家骗骗小干件，说勳拨拐子拐得去，阿是真真有啥拐子嘎。”新弟道：“上海拐子倒无拨个，不过要认得个人同得去末好。”秀英道：“耐说节浪要上海去呀？”新弟道：“我到仔上海就店里去，陆里再有工夫。”

二宝听见这话，藏在肚里，却不接嘴。张新弟见无成议，辞别自去。赵二宝留下张秀英，邀到卧房里。那秀英年方十九，是二宝闺中密友，无所不谈。当下私问：“新弟到上海去做啥？”秀英说：“是翟先生教是去做伙计。”二宝道：“耐阿去？”秀英道：“我勿做啥生意，去做啥？”二宝道：“我说耐同倪一淘到上海，我去寻阿哥，耐末夷场浪白相相，阿是蛮好？”秀英心中也喜白相，只为人言可畏，踌躇道：“勿局个。”二宝附耳低言，如

此如此。秀英领会笑诺，即时趲回家里。张新弟问起这事，秀英攒眉道：“俚噪想来想去无法子，倒怪仔倪阿哥，说拨倪小村阿哥合得去用完仔洋钱，无面孔见人，故歇倒要倪同得去寻倪小村阿哥。”道言末了，赵二宝亦过来，叫声“秀英阿姐”道：“耐勳来浪假痴假呆！耐阿哥做个事体，我生产要寻着耐。耐同得去寻着仔小村阿哥，就勿关耐事。”新弟在旁道：“小村阿哥来里上海，耐自家去寻好哉。”二宝道：“我上海勿认得，要同仔俚一淘去。”新弟道：“俚去勿局个，我来同耐去阿好？”二宝道：“耐男人家，同倪一淘到上海，算啥样式嘎？俚勿肯去末，我定归噪得俚勿舒齐。”

新弟目视秀英，问如何。秀英道：“我无拨一点点事体，到上海去做啥？人家听见仔，只道倪去白相，阿是笑话？”二宝道：“耐末常恐人笑话，倪阿哥拉仔东洋车勿关耐事哉，阿对？”新弟笑劝秀英道：“阿姐就去一埭末哉，寻着仔转来，也勿多几日天。”秀英尚自不肯，被新弟极力怂恿，勉强答应。于是议走四月十七日启行，央对门剃头司务吴小大妻子吴家姆看守房屋。赵二宝回家告诉母亲赵洪氏，洪氏以为极好。当晚吴小大亲至两家先应承看房之托，并言闻得儿子吴松桥十分得意，要趁便船自去寻访。两家也就应承。

至日，雇了一只无锡网船，赵洪氏、赵二宝、张新弟、张秀英及吴小大，共是五人，撇下行李，开往上海。不止一日，到日辉港停泊。吴小大并无铺盖，背上包裹，登岸自去。赵二宝缘赵朴斋住过悦来客栈，说与张新弟，即将行李交明悦来栈接客的，另喊四把东洋车，张新弟和张秀英、赵洪氏、赵二宝坐了，同往宝善街悦来客栈，恰好行李担子先后挑到，拣得一间极大房间，卸装下榻。安置粗讷，张新弟先去大马路北信典铺谒见先生翟掌柜，翟掌柜派在南信典铺中司事。张新弟回栈来搬铺盖，因问赵二宝：“阿要一淘去寻倪小村阿哥？”二宝摇手道：“寻着耐阿哥也勿相干碗。耐到咸瓜街浪永昌参店里，教倪娘舅该搭来一埭再说。”新弟依言去了。这晚，张秀英独自一个去看了一本戏，赵二宝与母亲赵洪氏愁颜对坐，并未出房。

次日一早，洪善卿到栈相访，见过嫡亲阿姊赵洪氏，然后赵二宝上前行礼。善卿略叙数年阔别之情，说到外甥赵朴斋，从实说出许多下流行事，并道：“故歇我教人去寻得来，以后再有啥事体，我勿管帐。”二宝插嘴道：“娘舅寻得来最好，以后请娘舅放心，阿好再来惊动娘舅嘎。”善卿又问问乡下来收成丰歉，方始告辞。张秀英本未起身，没有见面。

饭后，果然有人送赵朴斋到门，栈使认识通报，赵洪氏、赵二宝慌忙出迎。

只见赵朴斋脸上沾染几搭乌煤，两边鬓发长至寸许。身穿七拼八补的短衫裤，暗昏昏不知是甚颜色。两足光赤，鞋袜俱无，俨然像乞丐一般。妹子二宝友于谊笃，一阵心酸，呜呜饮泣。母亲洪氏看不清楚，还问：“来浪陆里嘎？”栈使推朴斋近前，令他磕头。洪氏猛吃一惊，顿足大哭道：“我倪子为啥买概个嘎！”刚哭出这一声，气哽喉咙，几乎仰跌。幸有张秀英在后搀住，且复解劝。二宝为栈中寓客簇拥观看，羞愧难当，急同秀英扶母亲归房，手招朴斋进去，关上房门，再开皮箱搜出一套衫裤鞋袜，令朴斋向左近浴堂中剃头洗澡，早去早来，不多时，朴斋遵命换衣回栈，虽觉面庞略瘦，已算光彩一新。秀英让他坐下，洪氏、二宝着实埋冤一顿。朴斋低头垂泪，

不敢则声。二宝定要问他缘何不想回家，连问十数遍，朴斋终呐呐然说不出口。秀英带笑代答道：“俚转来末，好像难为情，阿对？”二宝道：“勿对个，俚要晓得仔难为情，倒转来哉。我说俚定归是舍勿得上海，拉仔个东洋车，东望望，西望望，开心得来！”几句说得朴斋无地自容，回身对壁。洪氏忽有些怜惜之心，不复责备，转向秀英、二宝计议回家。二宝道：“教栈里相帮去叫只船，明朝转去。”秀英道：“耐教我来白相相，我一埭勿曾去，耐倒就要转去哉，勿成功。”二宝央及道：“价末再白相一日天阿好？”秀英道：“白相仔一日天再说。”洪氏只得依从。

吃过晚饭，秀英欲去听书。二宝道：“倪先说好仔，书钱我来会，倘然耐客气末，我索性勿去哉。”秀英一想，含糊笑道：“故也无啥，明朝夜头我请还耐末哉。”

秀英、二宝去后，惟留洪氏、朴斋在房，洪氏困倦早睡。朴斋独坐，听得宝善街上东洋车声如潮涌，络绎聒耳，远远地又有铮铮琵琶之声，仿佛唱的京调，是清倌人口角，但不知为谁家。朴斋心猿不安，然又不敢擅离。栈使曾于大房间后面小间内为朴斋另设一床，朴斋乃自去点起瓦灯台，和衣暂卧。不意间壁两个寓客在那里吸鸦片烟，又讲论上海白相情景，津津乎若有味焉，害朴斋火性上炎，欲眠少是，眼睁睁地等到秀英、二宝听书回来，重复下床出房，问：“唱得阿好听？”二宝咳了一声道：“我赛过勿曾听。今夜头刚刚勿巧，碰着俚姓施个亲眷，倪进去泡好茶末，书钱就拨来施个会仔去，买仔多花点心水果请倪吃，耐说阿要难为情？明朝再要请倪去坐马车，我是定归勿去。”秀英道：“上海场花阿有啥要紧嘅，俚请倪末，倪落得去。”二宝道：“耐生来无啥要紧，熟罗单衫才有来浪，去去末哉，我好像个叫化子，坍台煞个。”二宝无心说出这话，被秀英格声一笑。朴斋不好意思，仍欲回避。二宝忽叫注道：“阿哥慢点去。”朴斋忙问甚事。二宝打开手巾包，把书场带来的点心水果分给朴斋，并让秀英同吃。秀英道：“倪再吃筒鸦片烟。”二宝道：“耐勦来浪无清头，吃上仔瘾也好哉。”秀英笑而不依，向竹丝篮内取出一副烟盘，点灯烧烟，却烧的不得法，斗门沥滞，呼吸不灵。朴斋凑趣道：“阿要我替耐装？”秀英道：“耐也会装烟哉？耐去装。”说着让开。朴斋遂将烧僵的一筒烟发开装好，捏得精光，调转枪头，送上秀英。秀英略让一句，便呼呼呼一气到底，连声赞道：“倒装出出色咪，陆里去学得来个嘅？”朴斋含笑下答，再装一筒。秀英偏要二宝去吃，二宝没法，吃的。装到第三筒，系朴斋自己吃的。随后收起烟盘，各道安置。朴斋自归后面小间内歇宿。

翌日午后，突然一个车夫到栈，说是“施大少爷喊得来个马车，请太太同两位小姐一淘去。”二宝本不愿坐他马车，秀英不容分说，谆嘱朴斋看房，硬拉洪氏、二宝同游明园。朴斋在栈无事，私下探得那副烟盘并未加锁，竟自偷吃一口，再打两枚烟炮。可巧张小材闻信而来，特访他同堂弟妹，见朴斋如此齐整，以为稀奇。朴斋追思落魄之时，曾受小村奚落，故不甚款洽，径将烟盘还放原处。小村没趣辞别，朴斋怕羞不出，并未相送。

待至天色将晚，马车未回，朴斋不耐烦，溜至天井跂望，恰好秀英、二宝扶着洪氏下车进门。朴斋迎见，即诉说张小村相访。二宝默然，秀英却道：“倪阿哥也勿是好人，难勦去理俚。”朴斋唯唯，跟到大房间内。二宝去身

边摸出一瓶香水给朴斋估看。朴斋不识好歹，问价若干。二宝道：“说是两块洋钱啲。”朴斋吐舌道：“去买俚做啥嘅？”二宝道：“我原勿要呀，是俚啲瑞生阿哥定归要买，买仔三瓶，俚自家拿一瓶，一瓶送仔阿姐，一瓶说送拨我。”朴斋也就无言。

秀英、二宝各述明园许多景致，并及所见倌人、大姐面目衣饰，细细品评。秀英道：“耐照相楼浪勿曾去，我说倪几个人拍俚一张倒无啥。”二宝道：“瑞生阿哥也拍来浪，故是笑煞人哉！”秀英道：“才是亲眷，熟仔点无啥要紧。”二宝道：“瑞生阿哥倒蛮写意个人，一点点脾气也无拨，听见倪叫无姆末俚也叫无姆，请倪无姆吃点心，一淘同得去看孙雀，倒好像是倪无姆是个倪子。”洪氏喝注道：“耐说说末就无陶成。”二宝咬着指头匿笑，秀英也笑道：“俚今夜头请倪大观园看戏呀，耐阿去？”二宝哆口做意道：“我终有点难为情，让阿哥去罢。”秀英道：“同阿哥一淘去蛮好。”朴斋接说道：“俚勿曾请我，我去算啥？”二宝道：“俚请倒才请个，坎坎还来浪说起：‘坐马车为啥勿一淘来？’倪说：‘栈里无拨人。’难末俚说：‘晚歇请俚去看戏。’秀英道：“故歇六点半钟，常恐就要来请哉，倪吃饭罢。”乃催栈使开饭，四人一桌。

须臾吃毕，只见一个人提着大观园灯笼，高擎一张票头，趲上阶沿，喊声“请客”。朴斋忙去接进，逐字念出，太太、少爷、两位小姐总写在内，底下出名仅一“施”字。二宝道：“难末那价回头俚？”秀英道：“生来说就来。”朴斋扬声传命，请客的遂去。二宝佯嗔道：“耐说就来，我看戏倒勿高兴。”秀英道：“耐末刁得来，做个人爽爽气气，勔实概。”连催二宝换衣裳。二宝道：“价末慢点，啥要紧嘅。”先照照镜子，略施一些脂粉，才穿上一件月白湖绉单衫。事毕欲行，朴斋道：“我谢谢哉。”秀英听说，倒笑起来道：“耐阿是学耐妹子？”朴斋强辩道：“勿呀，我看见大观园戏单，儿出戏才看过歇，无啥好看。”秀英道：“俚是包来浪一间包厢，就不过倪几个人，耐勿去，戏钱也省勿来。就勿好看也看看末哉。”

朴斋本自要看，口中虽说谢谢，两只眼只觑母亲、妹子的面色。二宝即道：“阿姐教耐看末，耐就看看末哉。无姆阿对？”洪氏亦道：“阿姐说生来去看，看完仔一淘转来，勔到别场花去。”秀英又请洪氏。洪氏真个不去。朴斋乃鼓起兴致，讨了悦来栈字号灯笼，在前引导。张秀英、赵二宝因路近，即跟赵朴斋步行至大观园。

第二十九回终。

第三十回 新注家客栈用相帮 老司务茶楼谈不肖

按：赵朴斋领妹子赵二宝及张秀英同至大观园楼上包厢。主人系一个后生，穿着雪青纺绸单长衫，宝蓝茜纱夹马褂，先在包厢内靠边独坐。朴斋知为施瑞生，但未认识。施瑞生一见大喜，慌忙离位，满面堆笑，手挽秀英、二宝上坐凭栏，又让朴斋。朴斋放下灯笼，退坐后埭。瑞生坚欲拉向前边，朴斋相形自愧，踟蹰不安。幸而瑞生只和秀英附耳说话，秀英又和二宝附耳说话，将朴斋搁在一边，朴斋倒得自在看戏。

这大观园头等角色最多，其中最出色的乃一个武小生，名叫小柳儿，做工唱口绝不犹人。当晚小柳儿偏排着末一出戏，做《翠屏山》中石秀。做到潘巧云赶骂，潘老丈解劝之际，小柳儿唱得声情激越，意气飞扬。及至酒店中，使一把单刀，又觉一线电光，满身飞绕，果然名不虚传。《翠屏山》做毕，天已十二点钟，戏场一时哄散，纷纷看的人恐后争先，挤塞门口。施瑞生道：“倪慢慢交末哉。”随令赵朴斋掌灯前行，自己拥后，张秀英、赵二宝夹在中间，同至悦来客栈。二宝抢上一步，推开房门，叫声“无姆”。赵洪氏歪在床上，欵地起身。朴斋问道：“无姆为啥勿困？”洪氏道：“我等来里，困仔末啥人来开门嘎？”秀英道：“今夜头蛮蛮好个好戏，无姆勿去看。”瑞生道：“戏末礼拜六夜头最好。今朝礼拜三，再歇两日，同无姆一淘去看。”洪氏听是瑞生声音，叫声“大少爷”，让坐致谢。二宝喊栈使冲茶，秀英将烟盘铺在床上，点灯请瑞生吸鸦片烟。朴斋不上台盘，远远地掩在一边。洪氏乃道：“大少爷，难末真真对勿住，两日天请仔倪好几埭。明朝倪定归要转去哉。”瑞生急道：“勔去。无姆末总实概，上海难得来一埭，生来多白相两日。”洪氏道：“勿瞞大少爷说，该搭栈房里，四个人房饭钱要八百铜钱一日噪，开销忒大，早点转去个好。”瑞生道：“勿要紧个，我有法子，比来里乡下再要省点。”瑞生只顾说话，签子上烧的烟淋下许多，还不自觉。秀英睃见，忙去上手躺下，接过签子给他代烧。二宝向自己床下提串铜钱，暗地交与朴斋，叫买点心。朴斋接钱，去厨下讨只大碗，并不呼唤栈使，亲往宝善街上去买。无如夜色将阑，店家闭歇，只买得六件百叶回来，分做三小碗，搬进房内。二宝攒眉道：“阿哥末也好个哉，去买该号物事。”朴斋道：“无拨哉呀。”瑞生从床上崛起，看了道：“百叶蛮好，我倒喜欢吃个。”说着竟不客气，取双竹筷努力吃了一件。二宝将一碗奉上洪氏，并喊秀英道：“阿姐来陪陪。”秀英反觉不好意思，嗔道：“我勔吃。”二宝笑道：“价末阿哥来吃仔罢。”朴斋遂一古脑儿吃完，喊栈使收去空碗。

瑞生再吸两口鸦片烟，告辞而去。朴斋始问秀英，和施瑞生如何亲眷。秀英笑道：“俚噪亲眷，耐陆里晓得嘎。瑞生阿哥个娘末就是我过房娘，我过房个辰光刚刚三岁，旧年来浪龙华碰着仔，大家勿认得，说起来倒蛮对，难末教我到俚噪屋里住仔三日，故歇倒算仔亲眷哉。”朴斋默然不问下去。一宿无话。

瑞生于次日午后到栈，栈中才开过中饭，收拾未毕。秀英催二宝道：“耐快点哩，倪今朝买物事去呀。”二宝道：“我物事勔买，耐去末哉。”瑞生道：“倪也勿买啥物事，一淘去白相相。”秀英笑道：“耐勔去搭俚说，我晓得俚个脾气，晚歇总归去末哉。”二宝听说，冷笑一声，倒在床上睡下。秀英道：“阿是说仔耐了动气哉？”二宝道：“啥人有闲工夫来搭耐动气嘎。”秀英道：“价末去。”二宝道：“勿然末去也无啥，故歇拨耐猜着仔，定

归勿去。”

秀英捻知二宝拗性，难于挽回，回顾瑞生努嘴示意。瑞生佯嘻嘻挨坐床沿，妹妹长，妹妹短，搭讪多时，然后劝他去白相。二宝坚卧不起，秀英道：“我未得罪仔耐，耐看瑞生阿哥面浪，就冤屈点阿好？”二宝又冷笑一声不答。洪氏坐在对面床上，听不清是甚么，叫声“二宝”道：“勳，瑞生阿哥来浪说呀，快点起来。”二宝秋气道：“无姆勳响，耐晓得啥嘎。”瑞生觉道言语戕了，呵呵一笑，岔开道：“倪也勿去哉，就该搭坐歇，讲讲闲话倒蛮好。”因即站起身来。偶见朴斋靠窗侧坐，手中擎着一张新闻纸，低头细看。瑞生问：“阿有啥新闻？”朴斋将新闻纸双手奉上。瑞生接来，拣了一段，指手划脚且念且讲。秀英、朴斋同声附和，笑做一团。二宝初时不睬，听瑞生说得发松，再忍不住，因而欵地下床，去后面朴斋睡的小房间内小遗。秀英掩口暗笑，瑞生摇手止住。等到二宝出房，瑞生丢开新闻纸，另讲一件极好笑的笑话，逗引得二宝也不禁笑了。秀英故意偷眼去睃睃他如何，二宝自觉没意思，转身紧傍洪氏身旁坐下，一头撞在怀里，撒娇道：“无姆耐看，俚哋来浪欺瞒我。”秀英大声道：“啥人欺瞒耐嘎，耐倒说说看！”洪氏道：“阿姐阿要来欺瞒耐，勳实概瞎说。”瑞生只是拍手狂笑，朴斋也跟着笑一阵，才把这无端口舌揭过一边。

瑞生重复慢慢的怂恿二宝去白相，二宝一时不好改口应承，只装做不听见。瑞生揣度意思是了，便取一件月白单衫，亲手替二宝披上，秀英早自收拾停当。于是三人告禀洪氏而行，惟留朴斋陪洪氏在栈。洪氏夜间少睡，趁此好歇中觉。朴斋气闷不过，手持水烟筒，趺出客堂，踞坐中间高椅和帐房先生闲谈。谈至上灯以后，三人不见回来，栈使问：“阿要开饭？”朴斋去问洪氏。洪氏叫先开两客。母子二人吃饭中间，忽听栈门首一片笑声，随见秀英拎着一个衣包，二宝捧着一卷纸裹，都吃得两颊绯红，唏唏哈哈进房。洪氏先问晚饭。秀英道：“倪吃过哉，来浪吃大菜呀。”二宝抢步上前道：“无姆，耐吃。”即检纸裹中卷的虾仁饺，手拈一只喂与洪氏。洪氏仅咬一口，觉得吃不惯，转给朴斋吃。朴斋问起施瑞生，秀英道：“俚有事体，送倪到门口，坐仔东洋车去哉。”迨洪氏、朴斋晚饭吃毕，二宝复打开衣包，将一件湖色茜纱单衫与朴斋估看。朴斋见花边云滚，正系时兴，吐舌道：“常恐要十块洋钱哋！”二宝道：“十六块哋。我勳俚呀，阿姐买好仔嫌俚短仔点，我着末倒蛮好，难末教我买。我说无拨洋钱。阿姐说：‘耐着来浪，停两日再说。’”朴斋不则一声。二宝翻出三四件纱罗衣服，说是阿姐买的。朴斋更不则一声。

这夜大家皆没有出游。朴斋无事早睡，秀英、二宝在前间唧唧说话，朴斋并未留心，沉沉睡去。朦胧中听得妹子二宝连声叫“无姆”，朴斋警醒呼问，二宝推说：“无啥”。洪氏醒来，和秀英、二宝也唧唧说话，朴斋那里理会，竟安然一觉，直至红日满窗，秀英、二宝已在前间梳头，朴斋心知失，慌的披衣走出。及见母亲洪氏拥被在床，始知天色尚早，喊栈使舀水洗脸。二宝道：“倪点心吃哉。阿哥要吃啥，教俚哋去买。”朴斋说个出。秀英道：“阿要也买仔两个汤团罢？”朴斋说：“好。”栈使受钱而去。朴斋因桌上陈设梳头奁具，更无空隙，急取水烟筒往客堂里坐。吃过汤团，仍和帐房先生闲谈。好一会，二宝在房内忽高声叫“阿哥”道：“无姆喊耐。”

朴斋应声进房。

其时秀英、二宝妆裹粗完，并坐床沿，洪氏亦起身散坐。朴斋傍坐候命，八目相视，半日不语。二宝不耐，催道：“无姆搭阿哥说。”洪氏要说，却咳的叹口气道：“俚哋瑞生阿哥末也忒啥要好哉，教倪再多白相两日。我说：‘栈房里房饭钱忒大。’难末瑞生阿哥说：‘清和坊有两幢房子空来浪，无拨人租’。教倪搬得去，说是为仔省点个意思。”秀英抢说道：“瑞生阿哥个房子，房钱就勿要哉，倪自家烧来吃，一日不过二百个铜钱，比仔栈房里阿是要省多花哋。我是昨日答应俚哉，耐说阿好？”二宝接说道：“该搭一日房饭钱，四个人要八百哋，搬得去末省六百，阿有啥勿好嘎？”朴斋如何能说不好，仅低头唯唯而已。

饭后，施瑞生带了一个男相帮来栈问：“阿曾收作好？”秀英、二宝齐笑道：“倪末陆里有几花物事收作嘎！”瑞生乃喊相帮来搬。朴斋帮着捆起箱笼，打好铺盖，叫把小车，与那相帮押后，先去清和坊铺房间。赵朴斋见那两幢楼房，玻璃莹澈，花纸鲜明，不但灶下釜甑齐备，楼上两间房间并有两副簇簇新新的宁波家生，床榻桌椅位置井井，连保险灯、着衣镜都全，所缺者惟单条字画帘幕帷帐耳。随后施瑞生陪送赵洪氏及张秀英、赵二宝进房，洪氏前后趑遍，啧啧赞道：“倪乡下陆里有该号房子嘎，大少爷，故末真真难为耐。”瑞生极口谦逊。当时聚议，秀英、二宝分居楼上两间正房，洪氏居亭子间，朴斋与男相帮居于楼下。

须臾天晚，聚丰园挑一桌丰盛酒菜送来，瑞生令摆在秀英房内，说是暖房。洪氏又致谢不尽。大家团团围坐一桌圆台面，无拘无束，开怀畅饮。饮至半酣之际，秀英忽道：“倪坎坎倒忘记脱哉，勿曾去叫两个出局来白相相，倒无啥。”二宝道：“瑞生阿哥去叫，倪要看呀。”洪氏喝阻道：“二宝勳，耐末再要起花样。瑞生阿哥老实人，堂子里勿曾去白相歇，阿好叫嘎！”朴斋亦欲有言，终为心虚忸怩，顿住了嘴。瑞生笑道：“我一干仔叫也无啥趣势。明朝我约两个朋友该搭吃夜饭，教俚哋才去叫得来，故末闹热点。”二宝道：“倪阿哥也去叫一个，看俚哋阿来。”秀英手拍二宝肩背道：“我也叫一个，就叫个赵二宝。”二宝道：“我赵二宝个名字倒勿曾有过歇，耐张秀英末有仔三四个哉！才是时髦倌人，一迳拨人家来浪叫出局。”几句说得秀英急了，要拧二宝的嘴，二宝笑而走避。瑞生出席拦劝，因相将向榻床吸鸦片烟。洪氏见后四道菜登席，就叫相帮盛饭来。朴斋闷饮，不胜酒力，遂陪母亲同吃过饭，送母亲到亭子间，迳往楼下点灯弛衣，放心自睡。一觉醒来，酒消口渴，复披衣鞞鞋，摸至厨房寻得黄沙大茶壶，两手捧起，咽咽呼饱，见那相帮危坐于水缸盖上，垂头打盹，即叫醒他。问知酒席虽撤，瑞生尚在。朴斋仍摸回房来，听楼上喁喁切切，笑语间作，夹着水烟、鸦片烟呼吸之声。朴斋剔亮灯心，再睡下去，这一觉冥然无知，俨如小死。直至那相帮床前相唤，朴斋始惊起，问相帮：“阿曾困歇？”相帮道：“大少爷去，天也亮哉，阿好再困。”

朴斋就厨下捕个面，蹑足上楼。洪氏独在亭子间梳头，前面房里烟灯未灭，秀英、二宝还和衣对卧在一张榻床上。朴斋掀帘进房，秀英先觉，起坐，怀里摸出一张横批请客单，令朴斋写个“知”字。朴斋看是当晚施瑞生移樽假座，请自己及张新弟陪客，更有陈小云、庄荔甫两人，沉吟道：“今夜头我真个谢谢哉。”秀英问：“为啥？”朴斋道：“我碰着仔难为情。”秀英道：“阿是说倪新弟？”朴斋说：“勿是。”秀英道：“价末啥嘎？”朴斋

又不肯实说。适二宝闻声继寤，朴斋转向二宝耳边，悄悄诉其缘故。二宝点头道：“也勿差。”秀英乃不便强邀，喊相帮交与请客单，照单赍送。

朴斋延至两点钟，涎脸问妹子讨出三角小洋钱，禀明母亲，大踱出门。初从四马路兜个圈子，兜回宝善街，顺便往悦来客栈，拟访帐房先生与他谈谈。将及门首，出其不意，一个人从门内劈面冲出，身穿旧洋蓝短衫裤，背负小小包裹，翘起两根短须，满面愤怒，如不可遏。朴斋认得是剃头司务吴小大，甚为惊诧。吴小大一见赵朴斋，顿换喜色道：“我来里张耐呀，搬到仔陆里去哉嘎？”朴斋约略说了。吴小大携手并立，刺刺长谈。朴斋道：“倪角子浪去吃碗茶罢。”吴小大说“好”，跟随朴斋至石路口松风阁楼上，泡一碗“淡湘莲”。吴小大放下包裹，和朴斋对坐，各取副杯分腾让饮。吴小大倏地瞋目攘臂，问朴斋道：“我要问耐句闲话，耐阿是搭松桥一淘来浪白相？”朴斋被他突然一问，不知为着何事，心中突突乱跳。吴小大拍案攒眉道：“勿呀！我看耐年纪轻，来里上海，常恐去上俚当水！就像松桥个杀坯末，耐终勤去认得俚个好。”朴斋依然目瞪口呆，没得回答。吴小大复鼻子里哼了一声，道：“我搭耐说仔罢，我个亲生爷俚还勿认得哩，再要来认得耐个朋友！”朴斋细味这话稍有头路，笑问究竟缘何。吴小大从容诉道：“我做个爷，穷末穷，还有碗把苦饭吃吃个哩。故歇到上海来，勿是要想啥倪子个好处，为是我倪子发仔财末，我来张张俚，也算体面体面。陆里晓得个杀坯实概样式，我连浪去三埭，帐房里说勿来浪，倒也罢哉，第四埭我去，来浪里向勿出来，就帐旁里拿四百个铜钱拨我，说教我趁仔航船转去罢。我阿是等耐四百个铜钱用！我要转去，做叫化子讨饭末也转去仔，我要用耐四百个铜钱！”一面诉说，一面竟号陶痛哭起来。朴斋极力劝慰宽譬，且为吴松桥委曲解释。良久，吴小大收泪道：“我也自家勿好，教俚上海做生意，上海夷场浪勿是个好场花。”朴斋假意叹服。吃过五六开休，朴斋将一角小洋钱会了茶钱。吴小大顺口鸣谢，背上包裹同下茶楼，出门分路。吴小大自去日辉港觅得里河航船回乡，赵朴斋行宝善街中，心想这顿夜饭如何吃法。

第三十回终。

第三十一回 长辈埋冤亲情断绝 方家貽笑臭味差池

按：赵朴斋自揣身边仅有两角小洋钱，数十铜钱，只好往石路小饭店内吃了一段黄鱼及一汤一饭，再往宝善街大观园正桌后面看了一本戏，然后散场回家。那时敲过十二点钟，清和坊各家门首皆点着玻璃灯，惟自己门前漆黑，两扇大门也自紧闭。朴斋略敲两下，那相帮开进。朴斋便问：“台面阿曾散？”相帮道：“散仔歇哉，就剩大少爷一干仔来浪。”朴斋见楼梯边添挂一盏马口铁壁灯，倒觉甚亮，于是款步登楼，听得亭子间有说话声音，因即掀帘进去。只见母亲赵洪氏坐在床中，尚未睡下，张秀英、赵二宝并坐在床沿，正讲得热闹。见了朴斋，洪氏先问：“阿曾吃夜饭？”朴斋说：“吃过哉。”朴斋问：“瑞生阿哥阿是去哉？”秀英道：“勿曾去，困着来浪。”二宝抢说道：“倪新用一个小大姐来浪，耐看阿好？”说着，高声叫：“阿巧”。阿巧应声从秀英房里过来，站立一边。朴斋打量这小大姐面庞厮熟，一时偏想不起。忽想着“阿巧”名字，方想起来，问他：“阿是来浪卫霞仙搭出来？”阿巧道：“卫霞仙搭做歇两个月，故歇来浪张蕙贞搭出来。耐陆里看见我，倒忘记脱哉碗。”朴斋却不说出，付之一笑，秀英、二宝亦未盘问。大家又讲起适才台面上情事，朴斋问：“叫仔几个局？”秀英道：“俚哋一人叫一个，倪看仔才无啥好。”二宝道：“我说倒是么二浪两个稍微好点。”朴斋问：“新弟阿曾叫？”秀英道：“新弟无工夫，也勿曾来。”朴斋问：“瑞生阿哥叫个啥人？”二宝道：“叫陆秀宝，就是俚末稍微好点。”朴斋吃惊道：“阿是西棋盘街聚秀堂里个陆秀宝？”秀英、二宝齐声道：“正是，耐陆里晓得嘎？”朴斋只是讪笑，如何敢说出夹。秀英笑道：“上海来仔两个月，倌人、大姐倒拨耐才认得个哉。”二宝鼻子里哼了一声，道：“认得点倌人、大姐末，阿算啥体面嘎。”

朴斋不好意思，趑趄着脚儿退出亭子间，却轻轻溜进秀英房中。只见施瑞生横躺在烟榻上打鼾，满面醺醺然都是酒气，前后两盏保险灯还集得高高的，映着新糊花纸，十分耀眼，中间方桌罩着一张油晃晃圆台面，尚水卸去，门口旁边扫拢一大堆西瓜子壳及鸡鱼肉等骨头。朴斋不去惊动，仍就下楼，归至自己房间。那相帮早直挺挺睡在旁边板床上，朴斋将床前半桌上油灯心拨亮，便自宽衣安置。比及一觉醒来，日光过午，朴斋慌的爬起。相帮给他舀盆水洗过脸，阿巧即来说道：“请耐楼浪去呀。”朴斋跟阿巧到楼浪秀英房里，施瑞生正吸鸦片烟，虽未抬身，也点首招呼。秀英、二宝同在外间梳头。

须臾，阿巧请过赵洪氏，取五副杯筷摆在圆台。相帮搬上一大盘，皆是席间剩菜，系炒蹄、套鸭、南腿、鲥鱼四大碗，另有一大碗杂拌，乃各样汤炒小碗相并的。瑞生、洪氏、朴斋随意坐定。秀英、二宝新妆未成，并穿着蓝洋布背心，额角边叉起两只骨簪拦住鬓发，联步进房。瑞生举杯说“请”，秀英、二宝坚却不饮，令阿巧盛饭来，与洪氏同吃，惟朴斋对酌相陪。朴斋呷酒在口，攒眉道：“酒忒烫哉。”瑞生道：“我好像有点伤风，烫点倒无啥。”秀英道：“耐自家勿好碗。阿巧来喊耐，教耐床浪去困，耐为啥勿去困嘎？”二宝道：“倪两家头困来浪外头房间里，天亮仔还听见耐咳嗽。耐一下子来浪做啥？”瑞生微笑不言。洪氏因唠叨道：“大少爷，耐末身体也娇寡点，耐自家要当心个。像前日夜头天亮辰光，耐再要转去，阿冷嘎？来里该搭蛮好碗。”瑞生整襟作色道：“无姆说得勿差呀，倪陆里晓得当心

嘎，自家会当心仔倒好哉。”秀英道：“耐伤风末，酒少吃点罢。”二宝道：“阿哥也勳吃哉。”瑞生、朴斋自然依从。

大家吃毕午饭，相帮、阿巧上前收拾。朴斋早溜去楼下厨房，胡乱绞把手巾揩了，手持一支水烟筒，踱出客堂，搁起腿膀巍然独坐，心计如何借个端由出门逛逛，以破岑寂。正在颠思倒想之际，忽然有人敲门，朴斋喝问何人。门外接应，听不清楚，只得丢下水烟筒，亲去看看。谁知来者不是别人，即系朴斋的嫡亲娘舅洪善卿。朴斋登时失色，叫声“娘舅”，倒退两步。善卿毫不理会，怒吡吡喝道：“喊耐无姆来！”

朴斋喏喏连声，慌的通报。那时秀英、二宝打扮齐整，各换一副时式行头，奉洪氏陪瑞生闲谈。朴斋诉说善卿情形。瑞生、秀英心虚气馁，不敢出头。二宝恐母亲语言失检，跟随洪氏下楼，见了善卿。善卿不及寒暄，盛气问洪氏道：“耐阿是年纪老仔，昏脱哉！”耐故歇勿转去，再要做啥？该搭清和坊，耐晓得是啥场花嘎？”洪氏道：“倪是原要转去呀，巴勿得故歇就转去末最好，就为仔个秀英小姐再要白相两日，看两本戏，坐坐马车，买点零碎物事。”二宝在旁听说得不着筋节，忙抢步上前，又住道：“娘舅勿呀，倪无姆是……”刚说得半句，被善卿拍案叱道：“我搭耐无姆讲闲话，挨勿着耐来说！耐自家去照照镜子看，像啥个样子，勳面孔个小娘件！”

二宝吃这一顿抢白，羞得两颊通红，掩过一旁，嚤嚤细泣。洪氏长吁一声，慢慢接说道：“难末俚咵个瑞生阿哥末也忒啥个要好哉……”善卿听说，更加暴跳如雷，跺脚大声道：“耐再要说瑞生阿哥！耐囡件拨俚骗得去哉，耐阿晓得？”连问几遍，直问到洪氏脸上。洪氏也吓得目瞪口呆，说不下去。大家嘿嘿无言。楼上秀英听得作闹，特差阿巧打探。阿巧见朴斋躲在屏门背后暗暗窥觑，也缩住脚，听客堂中竟没有一些声息。

隔了半日，善卿气头过去，向洪氏朗朗道：“我要问耐，耐到底想转去勿想转去？”洪氏道：“为啥勿想转去嘎！难教我那价转去？四五年省下来几块洋钱，拨个烂料去撩完哉，故歇倪出来再用空仔点，连盘费也勿着杠碗。”善卿道：“盘费有来里，耐去叫只船，故歇就去。”洪氏顿住口，踌躇道：“转去是最好哉；不过有仔盘费末，秀英小姐搭借个三十洋钱也要还拨俚个碗。到仔乡下，屋里向大半年个柴米油盐一点点无拨，故末搭啥人去商量嘎？”善卿着实叹口气道：“耐说来说去末总归勿转去个哉，我也无啥大家当来照应外甥，随便做啥，勿关我事。从此以后，勳来寻着我，坍我台，耐总算无拨我该上兄弟！”说毕起身，绝不回头，昂藏径去。

洪氏摊在椅上，气个发昏。二宝将手帕遮脸，呜咽不止。朴斋、阿巧等善卿去远，方从屏门背后出来。朴斋蚩蚩侍立，欲劝无从。阿巧讶道：“我道仔啥人，是洪老爷碗。啥实概嘎！”

洪氏令阿巧关上大门，唤过二宝说：“倪楼浪去。”朴斋在后跟随，一

岑寂——寂寞。

吡(h ng, 音轰)——佛教咒语用字。

筋节——关键、要害。

小娘件——小姑娘。

烂料——败家子。

昂藏——形容人的仪表雄伟。

蚩(ch , 音吃)——傻、无知。

淘上楼，仍与瑞生、秀英会坐。秀英先问洪氏：“阿要转去？”洪氏道：“转去是该应转去，娘舅个闲话终究勿差，我算未倒难。”二宝带泣嚷道：“无姆末再要说娘舅好！娘舅单会埋冤倪两声，说到仔洋钱就勿管帐，去哉。”朴斋趁口道：“娘舅个闲话也说得稀奇，妹妹一淘坐来浪，倒说道拨来人骗仔去哉！骗到陆里去嘎？”瑞生冷笑道：“勿是我来里瞎说，耐哋个娘舅真真岂有此理！倪朋友淘里，间架辰光也作兴通融融融，耐做仔个娘舅倒勿管帐，该号娘舅就勿认得俚也无啥要紧。”

大家议论一番，丢过不提。瑞生重复解劝二宝，安慰洪氏，并许为朴斋寻头生意，然后告辞别去。秀英挽留不住，嘱道：“晚歇原到该搭来吃夜饭。”瑞生应诺，下楼出门，行过两家门首，猛然间一个绝俏的声音喊“施大少爷”。瑞生抬头一望，原来是袁三宝在楼窗口叫唤，且招手道：“来坐歇。”

瑞生多时不见三宝，不料长得如此丰满，想要趁此打个茶会，细细品题，可巧另有两个客人劈面迎来，趑进袁三宝家，直上楼去，瑞生因而止步。袁三宝亦不再邀，回身转面接见两个客人。三宝只认得一个是钱子刚；问那一个尊姓，说是姓高。茶烟瓜子照例敬过，及坐谈时，钱子刚赶着那姓高的叫“亚白哥”。三宝想着京部杂剧中《送亲演礼》这出戏，不禁格声一笑。子刚问其缘故，三宝掩口胡卢，那高亚白倒不理睬。

俄延片刻，高亚白、钱子刚即起欲行，袁三宝送至楼梯边。两人并肩联袂，缓步逍遥，出清和坊，转四马路，经过壶中天大菜馆门首。钱子刚请吃大菜，亚白应承进去，拣定一间宽窄适中的房间。堂倌呈上笔砚，子刚略一凝思，随说：“我去请个朋友来陪陪耐。”写张请客票，付与堂信。亚白见写的是“方蓬壶”，问：“阿是蓬壶钓叟？”子刚道：“正是。耐啥认得俚个哉？”亚白道：“勿，为仔俚喜欢做诗，新闻纸浪时常看见俚大名。”不多时，堂倌回道：“请客就来。”子刚再要开局票，问亚白：“叫啥人？”亚白颦蹙道：“随便末哉。”子刚道：“难道上海几花倌人，耐一个也看勿对？”耐心里要那价一个人？”亚白道：“我自家也说勿出。不过我想俚哋做仔倌人，‘幽娴贞静’四个字用勿着个哉；或者像王夫人之林下风，卓文君之风流放诞，庶几近之。”子刚笑道：“耐实概大讲究，上海勿行个，我先勿懂耐闲话。”亚白也笑道：“耐也何必去懂俚？”

说时，方蓬壶到了。亚白见他花白髭须，方袍朱履，仪表倒也不俗。蓬壶问知亚白姓名，呵呵大笑，竖起一只大指道：“原来也是个江南大名士！幸会，幸会！”亚白他顾不答。子刚先写蓬壶叫的尚仁里赵桂林及自己叫的黄翠凤两张局票。亚白乃道：“今朝去过歇三家，才去叫仔个局罢。”子刚因又写了三张，系袁三宝、李浣芳、周双玉三个。接着取张菜单，各拣爱吃的开点几色，都交堂倌发下。蓬壶笑道：“亚白先生可谓博爱矣。”子刚道：“勿是呀，俚个书读得来忒啥通透哉，无拨对景个倌人，随便叫叫。”蓬壶抵掌道：“早点说个！有一个来浪，包耐蛮对。”子刚道：“啥人嘎？去叫得来看。”蓬壶道：“来浪兆富里，叫文君玉。客人为仔俚眼睛高，勿敢去做，赛过留以待亚白先生个品题。亚白因说得近情，听凭子刚写张局票后添去叫。

须臾，吃过汤鱼两道，后添局倒先至。亚白留心打量那文君玉，仅二十许年纪，满面烟容，十分消瘦，没甚可取之处，不解蓬壶何以剧赏。蓬壶向亚白道：“耐晚歇去，看见君玉个书房，故未收作得出色！该面一埭才是书箱，一面四块挂屏，客人送拨俚个诗才裱来浪。上海堂子里陆里有嘎！”亚

白听说，恍然始悟，爽然若失。文君玉接嘴道：“今朝新闻纸浪，勿晓得啥人有两首诗送拨我。”蓬壶道：“故歇上海个诗，风气坏哉。耐倒是请教高大少爷做两首出来，替耐扬扬名，比俚哋好交关啲。”亚白大声喝道：“勦说哉，倪来豁拳！”子刚应声出手，与亚白对垒交锋。蓬壶独自端坐，摇头闭目，不住咿唔。亚白知道此公诗兴陡发，只好置诸不睬。迨至十拳豁过，子刚输的，正要请蓬壶捉亚白赢家。蓬壶忽然呵呵大笑，取过笔砚，一挥而就，双手奉上亚白道：“如此雅集，不可无诗；聊赋俚言，即求法正。”亚白接来看，那张纸本是洋红单片，把诗写在粉背的，便道：“蛮好一张请客票头，阿是外国纸？倒可惜！”说毕，随手撩下。

子刚恐蓬壶没意思，取那诗朗念一遍。蓬壶还帮着拍案击节。亚白不能再耐，向子刚道：“耐请我吃酒呀，我故歇吃来浪个酒要还拨耐哉。”子刚一笑，搭讪道：“我再搭耐豁十记。”亚白说：“好。”这回是亚白输了。只为出局陆续齐集，七手八脚争着代酒，亚白自己反没得吃。文君玉代过一杯酒先去。蓬壶揣知亚白并不属意于文君玉，和子刚商量道：“倪两家头总要替倪寻一个对景点末好，勿然未免辜负仔俚个才情哉哋。”子刚道：“耐去替倪寻罢，该个媒人我做勿来。”黄翠凤插嘴道：“倪搭新来个诸金花阿好？”子刚道：“诸金花，我看也无啥好，俚陆里对嘎。”亚白道：“耐闲话先说差哉，我对勿对倒勿在乎好勿好。”子刚道：“价末倪一淘去看看也无啥。”

当下吃毕大菜，各用一杯咖啡，馆人、客人一哄而散。蓬壶因赵桂林有约，同亚白、子刚步行进尚仁里，然后分别。方蓬壶自往赵桂林家，高亚白、钱子刚并至黄翠凤家。翠凤转局未归，黄珠凤、黄金凤齐来陪坐。子刚令小阿宝喊诸金花来，小阿宝承命下去。子刚先向亚白诉说诸金花来由道：“诸金花末是翠凤娘姨诸三姐个讨人。诸三姐亲生囡件叫诸十全，做着姓李个客人，借仔三百洋钱买个诸金花，故歇寄来里该搭，过仔节到么二浪去哉。”话未说完，诸金花早来了，敬毕瓜子，侍坐一旁。亚白见他眉目间有一种淫贱之相，果然是么二人材，兼之不会应酬，坐了半日，寂然无言。亚白坐不住，起身告别。子刚欲与俱行，黄金凤慌的拦住道：“姐夫勦去，阿姐要说个呀。”

子刚没法，只得送高亚白先去。金凤请子刚躺在榻床上，自去下手取签子给子刚烧鸦片烟。子刚一面吸烟，一面和金凤讲话，吸过三五口，只听得楼下有轿子进门，直至客堂停下，料道是黄翠凤回家。

翠凤回到房里，换去出局衣裳，取根水烟筒向靠窗高椅而坐，不则一声。金凤乖觉，竟拉了黄珠凤同过对面房间，只有诸金花还呆脸兀坐，如木偶一般。

第三十一回终。

第三十二回 诸金花效法受皮鞭 周双玉定情遗手帕

按：黄翠凤未免有些秘密闲话要和钱子刚说，争奈诸金花坐在一旁，可厌已甚。翠凤眼睁睁看他半日，不禁好笑，问道：“耐坐来浪做啥？”金花道：“钱大少爷喊我上来个呀。”翠凤方才会意，却叹口气道：“钱大少爷喊耐上来未，替耐做媒人呀，耐阿晓得嘎？”金花茫然道：“钱大少爷勿曾说畹。”翠凤冷笑道：“也好哉！”子刚连忙摇手道：“耐勦怪俚。高亚白个脾气，我原说勿对个，一歇歇坐勿定，教俚也无处去应酬。”翠凤别转脸道：“要是我个讨人象实概样式，定归一记拗杀 仔拉倒！”子刚婉言道：“耐要教教俚个，俚坎坎出来，勿曾做歇生意未陆里会嘎。”翠凤从鼻子里叹出一声道：“看仔倪娘姨要打俚乃未，好像作孽；陆里晓得打过仔，随便搭俚去说啥闲话，俚总归勿听耐个哉，耐说阿要讨气。”金花忙答道：“阿姐说个闲话，我才记好来里。要慢慢交学起来个呀，阿对嘎？”翠凤倒又笑而问道：“耐来浪学啥嘎！”金花堵住口说不出，子刚亦自粲然。

翠凤吸过两口水烟，慢慢的向子刚道：“俚个人生来是贱坯。俚见仔打未也怕个，价未耐巴结点个；碰着俚哉畹，说一声动一动。”说着转向金花道：“我搭耐说仔罢，照实概样式，好好交要打两转得哩！”金花听说，呜咽饮泣，不敢出声。翠凤却也有些怜惜之心，复叹口气道：“耐做讨人还算耐运气，碰着仔倪个无姆，耐去试试看。珠凤比仔耐再要乖点，勦说啥打两记，缠缠脚末脚指头就沓脱 仔三只！”金花仍一声儿不言语。翠凤且自吸水烟，良久，又向子刚道：“论起来，俚做老鸨该仔倪讨人，要倪做生意来吃饭个呀，倪生意勿会做，俚做阿要饿煞？生来要打哉畹。倪生意好仔点，俚做阿敢打嘎？该应来拍拍倪马屁。就是像俚乃铲头倌人，替老鸨做仔生意再要拨老鸨打，我总勿懂俚乃为啥实概贱嘎。”

说话之时，只听得楼下再有一肩轿子进门，接着外场报说：“罗老爷来。”黄金凤早于楼梯边迎接，叫声“姐夫，该搭来。”罗子富径往对过房间。这里钱子刚即欲兴辞。黄翠凤一把拉住，喝令诸金花：“对过去陪陪！”金花去后，子刚方悄问翠凤道：“耐阿曾搭无姆说歇？”翠凤道：“勿曾。故歇去说，常恐说间架仔倒勿好，过仔节再看。该搭事体耐勦管，闲话未我自家来说。罗个出仔身价，耐替我衣裳、头面、家生办舒齐仔好哉。”子刚应诺遂行。翠凤并不相送，放下水烟筒，向帘前喊道：“过来未哉。”于是金凤手挈罗子富，珠凤跟在后面，小阿宝随带茶碗及脱下的衣裳，一齐拥至房里，惟诸金花去楼下为黄二姐作伴。

子富见壁上挂钟敲了十下，因告诉翠凤明晨有事，要早点转去困觉。翠凤道：“就该搭耐也早点困未哉畹，我有闲话搭耐说，勦转去。”子富自然从命，令高升和轿班回寓。翠凤喊赵家姆来收拾停当，打发子富睡下。赵家姆暨金凤、珠凤、小阿宝陆续散出。翠凤料定没有出局，也就安置，在被窝中与子富交头接耳，商量多时，不必明叙。

高升知道次日某宦家喜事，借聚丰园请客，主人须去道喜，故绝早打轿子伺候。等到子富起身，乘轿往聚丰园，已是冠裳满座，灯采盈门。吃过喜

拗杀——打死。

粲然（cànrán，音灿然）——露出牙齿笑的样子。

沓脱 脱落。

筵，子富不复坐轿，约同陶云甫、陶玉甫、朱蔼人、朱淑人两家弟兄，出聚丰园，散步闲行，适遇洪善卿，拱手立谈。朱蔼人忽想起一事，只因听见汤啸庵说善卿引着兄弟淑人曾于周双玉家打茶会，恐淑人年轻放荡，难于防闲，有心要试试他，便和洪善卿说：“好几日勿看见贵相知，阿好一淘去望望俚？”善卿亦知其意，欣然愿导。陶云甫道：“倪勿去哉。几花人跑得去，算啥嘢？”宋蔼人道：“我有道理，勿碍个。”当时洪善卿领了罗子富及陶、朱弟兄，共是六人，并至公阳里周双珠家。双珠见这许多人，不解何故，迎见请坐，复喊过周双玉来。

朱蔼人一见双玉，即向淑人道：“耐叫仔两个局，勿曾吃歇酒，今朝朋友齐来里，我替耐喊个台面下去，请请俚啲。”朱淑人应又不好，不应又不好，忸怩一会，不觉红涨于面。罗子富最为高兴，连说：“蛮好，蛮好。”催大姐巧囡：“快点去喊。”淑人着急，立起身来阻挡道：“倪阿是到馆子浪去吃，叫个局罢？”子富嚷道：“馆子浪倪勦吃，该搭好。”不由分说，径令巧囡去喊：“就故歇摆起来。”陶云甫向朱蔼人道：“耐个老阿哥倒无啥，可惜淑人勿像耐会白相。倪玉甫做仔耐兄弟，故末一淘白相相对景哉。”陶玉甫见说到自己，有些不好意思。朱蔼人正色道：“倪住家来里夷场浪，索性让俚啲白相相。从小看惯仔，倒也无啥要紧，勿然一径关来啲书房里，好像蛮规矩，放出来仔来勿及个去白相，难末倒坏哉。”洪善卿接说道：“耐闲话是勿差，价末也要看人码。淑人末无啥要紧，倘然喜欢白相个人，终究白相勿得。”说得朱淑人再坐不住，假做看单条字画，掩过一边，匿面向壁，连周双玉亦避出房外。周双珠笑道：“俚啲两家头一样个脾气，闲话末一声不拨，肚皮里蛮乖来浪。”大家呵呵一笑，剪住话头。

迨至台面摆好，阿金请去入席，众人方趑过对面周双玉房间，即时发局票，起手巾，无须推让，随意坐定。朱淑人虽系主人，也不敬酒，也不敬菜，竟自敛手低头，嘿然危坐。周双玉在旁，也只说得一句：“请用点。”众人举杯道谢，淑人又含羞不应。阿德保奉上第一道鱼翅，众人已自遍尝，独淑人不曾动箸。罗子富笑道：“耐个主人要客人来请耐个。”因即擎起牙筷，连说：“请，请，请。”羞得淑人越发回过头去。朱蔼人道：“耐越是去说俚，俚越勿好意思，索性等俚歇罢。”为此朱淑人落得一概不管，幸有本堂局周双珠在座代为应酬，颇不寂寞。一时，黄翠凤、林素芬、覃丽娟、李漱芳陆续齐集。罗子富首先摆庄，宾主虽止六人，也觉兴致勃勃。朱淑人捉空斜过眼梢望后偷觑，只见周双玉也是嘿然危坐，袖中一块玄色熟罗手帕拖出半块在外。淑人趁台面上豁拳热闹，暗暗伸过手去要拉他手帕，被双玉觉着，忙将手帕缩进袖中，依然不睬。淑人没奈何，自己去腰里解下一件翡翠猴儿扇坠，暗暗递过双玉怀里，双玉缩手不迭。淑人只道双玉必然接受，将手一放，那猴儿便滴溜溜滚落楼板上。周双珠听见声响，即问：“沓脱仔啥物事？”令巧囡去桌下寻觅。淑人心慌，亲自去拾，不料双玉一脚踹住那猴儿，遮在裤脚管内，推说“无啥”，随取酒壶转令巧囡去添酒，因此掩饰过去。适临着淑人打庄，罗子富伸拳候教。淑人匆促应命，连输五拳。淑人取酒欲饮，忽听周双珠高声唤道：“双玉，来代酒呀。”淑人回身去看，果然周双玉已不在座，连楼板上翡翠猴儿也不知去向，淑人始放下心。巧囡适取酒进房，

忸怩（ni ní，音扭泥）——不好意思，不大方。

人码——人品。

代饮两杯，再唤双玉来代。双玉代过酒，仍是嘿然危坐。淑人再去偷觑，只见双玉袖中另换一块湖色熟罗手帕，也拖出半块在外。淑人会意，又暗暗伸过手去要拉。双玉正呆着脸看台面上豁拳，全不觉得，竟为淑人所得，揣在怀里，不胜之喜。意欲出席背地取那手帕来赏鉴赏鉴，又恐别人见疑，姑且忍耐。

无如罗子富兴致愈高，自己摆庄之后，定要每人各摆一庄。后来陶玉甫不胜酒力，和李漱芳先行，林素芬、覃丽娟随后告辞。黄翠凤上前撤去酒杯，按住罗子富不许再闹，方才散席。黄翠凤催着罗子富同去。朱蔼人、陶云甫向榻床对面躺下，吸烟闲谈。洪善卿逛过周双珠房间。剩下朱淑人，独自一个溜出客堂，掏取怀里那手帕，随手一抖，好像一股热香氤氲。喷鼻，仔细一闻，却又没有什么。淑人看那手帕，乃是簇新的湖色熟罗，四围绣着茶青狗牙针，不知是否双玉所绣，翻来覆去，想一回，然后折叠起来，藏好在荷包袋内。正欲转身，忽见周双玉立在屏门背后偷觑微笑，淑人又含羞要避。双玉点首相招，淑人喜出望外，急急赶去。双玉却沉下脸咕嚕道：“耐该搭认得哉呀，同仔几花人来做啥？”淑人低声陪笑道：“价末歇两日我一干仔来。”双玉道：“耐有几花事体嘎？忙得来，再要歇两日。”淑人告罪道：“说差哉。明朝来，明朝定归来。”双玉始不言语，淑人亦就回房。朱蔼人、陶云甫各吸两口烟，早是上灯时候，叫过洪善卿来，并连朱淑人相约同行。周双珠、周双玉并送至楼梯边而别。

双珠归到自己房间，双玉跟在后面。双珠不解其意，相与对坐于烟榻之上。双玉先自腼腆而笑，取出那翡翠猴儿给阿姐看。双珠看那猴儿浑身全翠，惟头是羊脂白玉，胸前捧着一颗仙桃，却是翡色，再有两点黑星，可巧雕作眼睛，虽非希罕宝贝，料想价值匪轻。问双玉道：“阿是五少爷送拨耐哉？”双玉不答，仅点点头。双珠笑道：“故是送拨耐个表记，拿去坑好来浪。”双玉脸色一雌，叫声“阿姐”，央及道：“勳拨洪老爷晓得。”双珠问：“为啥？”双玉道：“洪老爷要告诉俚屋里个呀。”双珠道：“洪老爷末为啥去告诉俚屋里嘎？”双玉呐呐然说不出口。双珠举两指头点了两点，笑道：“耐末真真是外行！耐做五少爷是坎坎做起呀，告诉仔洪老爷末，随便啥拜托拜托，倘然五少爷勿来，也好教洪老爷去请，阿是蛮好？为啥要瞒俚嘎？”双玉道：“价末阿姐搭洪老爷说一声，阿好？”双珠沉吟道：“我说也无啥，就不过五少爷个闲话耐才要说出来，故末我替耐说。”双玉道：“五少爷勿说啥，就说是明朝来。”双珠沉吟不语。

双玉取那翡翠猴儿，复欣欣然下楼，到周兰房间里，要给无姆看。只见周兰躺在榻床上，沉沉闭目，烟迷正浓，周双宝爬在榻床前烧烟。双玉不敢惊动，正要退出。不想周兰并未睡着，睁眼叫住，问双玉：“啥事体？”双玉为双宝在旁，不肯显然呈出，含糊混过。周兰只道双玉又要说双宝的不是，因支使双宝出房。双宝去后，双玉然后近前，靠着周兰腿膀，递过那翡翠猴儿。周兰擎在掌中，啧啧称赞。双玉满心欢喜，待要诉说朱淑人如何情形，忽听得楼梯上咕咕咯咯是双宝脚声上楼。双玉急急的收起猴儿，辞了周兰，捏手捏脚一直跟到楼上。双宝径进双珠房间，双玉悄立帘下暗中窃听，听那双宝带哭带说道：“我碰着仔前世里冤家！刚刚反仔一泡，故歇咿来浪说我

氤氲（y nyy n，音因晕）——形容烟或气很盛。

明朝——即明天，“今朝”为今天。

啥，我是定归活勿落个哉！”双珠道：“俚勿是说耐勤。”双宝道：“啥勿是嘎！勿是末，为啥教我走开点？”双玉听到这里，好似一盆焰腾腾炭火端上心头，欵地掀帘，挺身进去，向靠壁高椅一坐，盛气说道：“我搭无姆说句闲话，阿是耐勿许我说？我就依仔耐，从此以后，终勿到无姆房间里去说一声闲话末哉！阿好？”双珠厌闻口舌，攒眉嗔道：“啥要紧嘎！”一面调开双宝，一面按住双玉。双玉见阿姐如此，亦就隐忍。

晚餐以后，大家忙乱出局。及十点多钟，双珠先回，洪善卿吃得醉醺醺的接踵而至。双珠令阿金泡一碗极酳的雨前茶给善卿解渴，随意讲说，提起朱淑人和双玉来。双珠先嗤的一笑，然后说道：“故歇个清信人比仔浑信人花头再要大，耐一淘来里台面浪，阿是勿曾晓得？”善卿问故。双珠遂将淑人赠翡翠扇坠与双玉之事，细述一遍。善卿道：“双玉也好做大生意哉，就让俚来点仔大蜡烛罢。”双珠道：“好个，耐做媒人哉碗。”善卿道：“媒人耐去做，我末帮帮耐好哉。”双珠应诺。计议已定，一宿无话。

次日午牌时分，善卿、双珠同时起身，洗了脸，吃些点心，阿金即送上一张请客票头。善卿看是王莲生的，请至张蕙贞家面商事件，遂令传说：“晓得哉。”善卿就要兴辞。双珠嘱咐：“晚歇来。”善卿道：“晚歇淑人来，我问架头倒是勿来个好。”双珠想也不差。

善卿乃离了周双珠家，出公阳里，经同安里，抄到东合兴张蕙贞家，上楼进房。那张蕙贞还蓬着头，给王莲生烧鸦片烟。莲生迎见善卿，当令娘姨去叫菜吃便饭。善卿坐下，莲生授过一篇帐目，托善卿买办。善卿见开着一副翡翠头面，件件俱全，注明皆要全绿。善卿道：“翡翠物事，我搭耐一淘去买个好。推扳点，百十洋钱也是一副头面；倘然要好个，再要全绿，常恐要千把趔。”蕙贞插嘴道：“我说一千洋钱还勿够哩。耐去算，一对钏臂末就几百洋钱也勿稀奇碗。”善卿问蕙贞：“阿是耐要买？”蕙贞倒笑起来道：“洪老爷说笑话哉！倪末阿配嘎，金个还勿曾全哩，要翡翠个做啥？”善卿料知是为沈小红办的了。当时蕙贞去客堂窗下梳头，莲生躲在榻床上吸烟。善卿移坐下手，问莲生道：“沈小红搭，耐今年用脱仔勿少哉呀，再要办翡翠头面拨俚？”莲生蹙额不语。善卿道：“我说耐就回头仔俚也无啥。”莲生叹口气道：“耐先搭俚办两样再说。”善卿度不可谏，不若见机缄口为妙。须臾，娘姨搬上聚丰园叫的四只小碗并自备的四只荤碟，又烫了一壶酒来，莲生请善卿对坐小酌。

第三十二回终。

间架头——处在困难地位的人。

蹙额（cù è，音促恶）——蹙，收缩；额，鼻梁。

第三十三回 高亚白填词狂掷地 王莲生醉酒怒冲天

按：洪善卿、王莲生吃酒中间，善卿偶欲小解，小解回来，经过房门道，见张蕙贞在客堂里点首相招。善卿便踱出去，蕙贞悄地说道：“洪老爷难为耐，耐去买翡翠头面，就依俚一副买全仔。王老爷怕个沈小红真真怕得无淘成个哉！耐勿曾看见，王老爷臂膊浪，大膀浪，拨沈小红指甲掐得来才是个血，倘然翡翠头面勿买得去，勿晓得沈小红再有啥刑罚要办俚哉！耐就搭俚买仔罢。王老爷多难为两块洋钱倒无啥要紧。”善卿微笑无言，嘿嘿归座。王莲生依稀听见，佯做不知，两人饮尽一壶，便令盛饭。蕙贞新妆已毕，即打横相陪，共桌而食。饭后，善卿遂往城内珠宝店去。莲生仍令蕙贞烧烟，接连吸了十来口，过足烟瘾。自鸣钟正敲五下，善卿已自回来，只买了钏臂、押发两样，价洋四百余元，其余货色不合，缓日续办。莲生大喜谢劳。

洪善卿自要了理永昌参店事务，告别南归。王莲生也别了张蕙贞，坐轿往西荃芳里，亲手赍与沈小红。小红一见，即问：“洪老爷？”莲生说：“转去哉。”小红道：“阿曾去买嘎？”莲生道：“买仔两样。”当下揭开纸盒，取翡翠钏臂、押发，排列桌上，说道：“耐看，钏臂倒无啥，就是押发稍微推扳点，倘然耐勿要末，再拿去调。”小红正眼儿也不曾一觑，淡淡的答道：“勿曾全哩呀，放来浪末哉。”莲生忙依旧装好，藏在床前妆台抽屉内，复向小红道：“再有几样末才勿好，勿曾买，停两日我自家去拣。”小红道：“倪搭是拣剩下来物事，陆里有好个嘎！”莲生道：“啥人拣剩下来？”小红道：“价末为啥先要拿得去？”莲生着急，将出珠宝店发票送至小红面前道：“耐看，发票来里碗。”小红撒手撩开道：“我勦看。”莲生丧气退下。阿珠适在加茶碗，呵呵笑道：“王老爷来里张蕙贞搭忒啥开心哉，也该应来吃两声闲话，阿对？”莲生亦只得讪笑而罢。维时天色晚将下来，来安呈上一张请客票头，系葛仲英请去吴雪香家酒叙。莲生为小红脸色似乎不喜欢，趁势兴辞赴席。小红不留不送，听凭自去。

莲生仍坐轿往东合兴里吴雪香家，主人葛仲英迎见让坐。先到者只有两位，都不认识，通起姓名，方知一位为高亚白，一位为尹痴鸳。莲生虽初次见面，早闻得高、尹齐名，并为两江才子，拱手致敬，说声“幸会”。接着外场报说：“壶中天请客说，请先坐。”葛仲英因令摆起台面来。王莲生问请的问人，仲英道：“是华铁眉。”这华铁眉和王莲生也有些世谊，葛仲英专诚请他，因他不喜热闹，仅请三位陪客。等了一会，华铁眉带局孙素兰同来。葛仲英发下三张局票，相请入席。华铁眉问高亚白：“阿曾碰着意中人？”亚白摇摇头。铁眉道：“不料亚白多情人，竟如此落落寡合！”尹痴鸳道：“亚白个脾气，我蛮明白来里。可惜我勿做倌人，我做仔倌人，定归要亚白生仔相思病，死来里上海。”高亚白大笑道：“耐就勿做倌人，我倒也来里想耐呀。”痴鸳亦自失笑道：“倒拨俚讨仔个便宜。”华铁眉道：“‘人尽愿为夫子妾，天教多结再生缘’，也算是一段佳话。”尹痴鸳又向高亚白道：“耐讨我便宜末，我要罚耐。”葛仲英即令小妹妹取鸡缸杯。痴鸳道：“且慢！亚白好酒量，罚俚吃酒无啥要紧。我说酒末勿拨俚吃，要俚照张船山诗意再做两首，比张船山做得好就饶仔俚，勿好末再罚俚酒。”亚白道：“我晓得耐要起我花头，怪勿得堂子里才叫耐‘囚犯’。”痴鸳道：“大家听听

看，我要俚做首诗，就骂我‘囚犯’；倘然做仔学台主考，要俚做文章，故是‘乌龟’‘猪卢’才要骂出来个哉！”合席哄然一笑。高亚白自取酒壶筛满一鸡缸杯道：“价末先让我吃一杯，浇浇诗肚子。”尹痴鸳道：“故倒无啥，倪也陪陪耐末哉。”

大家把鸡缸杯斟上酒，照杯干讠，尹痴鸳讨过笔砚笺纸，道：“念出来，我来写。”高亚白道：“张船山两首诗，拨俚意思做完个哉，我改仔填词罢。”华铁眉点头说是。于是亚白念，痴鸳写道：

先生休矣！谅书生此福，几生修到？磊落须眉浑不喜，偏要双鬟窈窕。扑朔雌雄，

骊黄北牡，交在忘形好。钟情如是，鸳鸯何苦颠倒？

尹痴鸳道：“调皮得来，再要罚哩。”大家没有理会，又念又写道：

还怕妒煞仓庚，望穿杜宇，燕燕归来查。收拾买花珠十斛，博得山妻一笑。杜牧三

生，韦皋再世，白发添多少？回波一转，蓦惊画眉人老！

高亚白念毕，猝然问尹痴鸳道：“比张船山如何？”痴鸳道：“耐阿要面孔。倒真真比起张船山来哉！”亚白得意大笑。

王莲生接那词来，与华铁眉、葛仲英同阅。尹痴鸳取酒壶向高亚白道：“耐自家算好，我也勿管；不过‘画眉’两个字，平仄倒仔转来，要罚耐两杯酒。”亚白连道：“我吃，我吃。”又筛两鸡缸杯一气吸尽。

葛仲英阅过那词，道：“《百字令》末句，平仄可以通融点。”亚白道：“痴鸳要我吃酒，我勿吃，俚心里总归勿舒齐，勿是为啥平仄。”华铁眉问道：“‘燕燕归来，查’，阿用啥典故？”亚白一想道：“就用个东坡诗，‘公子归来燕燕忙’。”铁眉默然。尹痴鸳冷笑道：“耐咿来浪骗人哉！耐是用个蒲松龄‘此似曾相识燕归来’一句呀，阿怕倪勿晓得。”亚白鼓掌道：“痴鸳可人！”铁眉茫然，问痴鸳道：“我勿懂耐闲话。‘似曾相识燕归来’，欧阳修、晏殊诗词集中皆有之，与蒲松龄何涉？”痴鸳道：“耐要晓得该个典故，再要读两年书得哩。”亚白向铁眉道：“耐勑去听俚，陆里有啥黄故。”痴鸳道：“耐说勿是典故，‘入市人呼好快刀’，‘回也何曾霸产’，用个啥嘎？”铁眉道：“我倒要请教请教，耐来浪说啥？我索性一点勿懂哉碗！”亚白道：“耐去拿《聊斋志异》，查出《莲香》一段来看好哉。”痴鸳道：“耐看完仔《聊斋》末，再拿《里乘》《闽小纪》来看，故末‘快刀’‘霸产’包耐才懂。”

王莲生阅竟，将那词放在一边，向葛仲英道：“明朝拿得去上来啲新闻纸浪，倒无啥。”仲英待要回言，高亚白急取那词纷纷揉碎，丢在地下道：“故末谢谢耐，勑去上！新闻纸浪有方蓬壶一班人，倪勿配个。”仲英问蓬壶钓叟如何，亚白笑而不答。尹痴鸳道：“教俚磨磨墨，还算好。”亚白道：“我是添香捧砚有耐痴鸳承乏个哉，蓬壶钓叟只好教俚去倒夜壶。”华铁眉笑道：“狂奴故态！倪吃酒罢。”遂取齐鸡缸杯首倡摆庄。

其时出局早全。尹痴鸳叫的林翠芬，高亚白叫的李浣芳，皆系清倌人；王莲生就叫对门张蕙贞。豁起拳来，大家争着代酒。高亚白存心要灌醉尹痴鸳，概不准代。王莲生微会其意，帮着撮弄痴鸳。不想痴鸳眼明手快，拳道最高，反把个莲生先灌醉了。张蕙贞等莲生摆过庄才去，临行时谆嘱莲生，切勿再饮。无如这华铁眉酒量尤大似高亚白，比至轮庄摆完，出局散尽之后，铁眉再要行“拍七”酒令，在席只得勉力相陪。王莲生糊糊涂涂，屡次差误，接着又罚了许多酒，一时觉得支持不住，不待令完，竟自出席，去榻床躺下。华铁眉见此光景，也就胡乱收令。葛仲英请王莲生用口稀饭，莲生摇手不用，

拿起签子，想要烧鸦片烟，却把不准火头，把烟都淋在盘里。吴雪香见了，忙唤小妹妹来装。莲生又摇手不要，欹地起身拱手，告辞先行。葛仲英不便再留，送至帘下，吩咐来安当心伺候。

来安请莲生登轿，挂上轿帘，搁好手版，问：“陆里去？”莲生说：“西荃芳。”来安因扶着轿，迳至西荃芳里沈小红家，停在客堂中。莲生出轿，一直跑上楼梯。阿珠在后面厨房内，慌忙赶上，高声喊道：“阿唷！王老爷，慢点！”莲生不答，只管跑。阿珠紧紧跟至房间，笑道：“王老爷，我吓得来！勿曾跌下去还算好。”莲生四顾不见沈小红。即问阿珠。阿珠道：“常恐来浪下头。”莲生并不再问，身子一歪，就直挺挺躺在大床前皮椅上，长衫也不脱，鸦片烟也不吸，已自瞢腾睡去。外场送上水铰手中，阿珠低声叫：“王老爷，揩把面。”莲生不应。阿珠目示外场，只冲茶碗而去。随后阿珠悄悄出房，将指甲向亭子间板壁上点了三下，说声“王老爷困哉”。

此也是合当有事。王莲生鼾声虽高，并未着，听阿珠说，诧异得很。只等阿珠下楼，莲生急急起来，放轻脚步，摸至客堂后面，见亭子间内有些灯光。举手推门，却从内拴着的。周围相度，找得板壁上一个鸽蛋大的椭圆窟窿，便去张觑。向来亭子间仅摆一张塌床，并无帷帐，一目了然，莲生见那榻床上横着两人，搂在一处。一个分明是沈小红；一个面庞亦甚厮熟，仔细一想，不是别人，乃大观园戏班中武小生小柳儿。莲生这一气非同小可，拨转身，抢进房间，先把大床前梳妆台狠命一扳，梳妆台便横倒下来，所有灯台，镜架，自鸣钟，玻璃花罩，乒乒乓乓撒满一地。但不知抽屉内新买的翡翠钏臂、押发，砸破不曾，并无下落。楼下娘姨阿珠听见，知道误事，飞奔上楼。大姐阿金大和三四个外场也簇拥而来。莲生早又去榻床上掇起烟盘往后一惯，将盘内全副烟具，零星摆设，象撒豆一般，豁琅琅直飞过中央圆桌。阿珠拼命上前，从莲生背后拦腰一抱。莲生本自怯弱，此刻却猛如虬虎，那里抱得住，被莲生一脚踢倒，连阿金大都辟易数步。莲生绰得烟枪在手，前后左右，满房乱舞，单留下挂的两架保险灯，其余一切玻璃方灯，玻璃壁灯，单条的玻璃面，衣橱的玻璃面，大床嵌的玻璃横额，逐件敲得粉碎。虽有三四个外场，只是横身拦劝，不好动手。来安暨两个轿班只在帘下偷窥，并不进见。阿金大呆立一旁，只管发抖。阿珠再也爬不过来，只极得嚷道：“王老爷勦！”莲生没有听见，只顾横七竖八打将过去，重复横七竖八打将过来。正打得没个开交，突然有一个后生钻进房里，便扑翻身向楼板上彭彭彭磕响头，口中只喊：“王老爷救救！王老爷救救！”莲生认得这后生系沈小红嫡亲兄弟，见他如此，心上一软，叹了口气，丢下烟枪，冲出人丛，往外就跑，来安暨两个轿班不提防，猛吃一惊，赶紧跟随下楼。莲生更不坐轿，一直跑出大门。来安顾不得轿班，迈步追去，见莲生进东合兴里，来安始回来领轿。

莲生跑到张蕙贞家，不待通报，闯进房间，坐在椅上，喘做一团，上气不接下气。吓得个张蕙贞怔怔的相视，不知为了甚么，不敢动问。良久，先探一句道：“台面散仔歇哉？”莲生白瞪着两只眼睛，一声儿没言语。蕙贞私下令娘姨去问来安，恰遇来安领轿同至，约略告诉几句，娘姨复至楼上向蕙贞耳朵边轻轻说了。蕙贞才放下心，想要说些闲话替莲生解闷，又没甚可说，且去装好一口鸦片烟请莲生吸，并代莲生解纽扣，脱下熟罗单衫。莲生

接连吸了十来口烟，始终不发一词。蕙贞也只小心伏侍，不去兜搭。约摸一点钟时，蕙贞悄问：“阿吃口稀饭？”莲生摇摇头。蕙贞道：“价末困罢。”莲生点点头。蕙贞乃传命来安打轿回去，令娘姨收拾床褥。蕙贞亲替莲生宽衣褪袜，相陪睡下。朦胧中但闻莲生长吁短叹，反侧不安。

及至蕙贞一觉醒来，晨曦在牖，见莲生还仰着脸，眼睁睁只望床顶发呆。蕙贞不禁问道：“耐阿曾困歇嘎？”莲生仍不答。蕙贞便坐起来，略挽一挽头发，重伏下去，脸对脸问道：“耐啥实慨嘎？气坏仔身体末，啥犯着。”莲生听了这话，忽转一念，推开蕙贞，也坐起来，盛气问道：“我要问耐，耐阿肯替我挣口气？”蕙贞个解其意，急的涨红了脸道：“耐来浪说啥嘎？阿是我待差仔耐？”莲生知道误会，倒也一笑，勾着蕙贞脖项，相与躺下，慢慢说明小红出丑，要娶蕙贞之意。蕙贞如何不肯，万顺千依，霎时定议。当下两人起身洗脸，莲生令娘姨唤来安来。来安绝早承应，闻唤趋见。莲生先问：“阿有啥公事？”来安道：“无拨。就是沈小红个兄弟同娘姨到公馆里来哭哭笑笑，磕仔几花头，说请老爷过去一埭。”莲生不待说完，大喝道：“啥人要耐说嘎！”来安连应几声“是”，退下两步，挺立候示。停了一会，莲生方道：“请洪老爷来。”

来安承命下楼，叮嘱轿班而去。一路自思，不如先去沈小红家报信邀功为妙，遂由东合兴里北面转至西荟芳里沈小红家。沈小红兄弟接见，大喜，请进后面帐房里坐，捧上水烟筒。来安吸着，说道：“倪终究无啥几花主意，就不过闲话里帮句把末哉。故歇教我去请洪老爷，我说耐同我一淘去，教洪老爷想个法子，比仔倪说个灵。”沈小红兄弟感激非常，又和阿珠说知，三人同去。先至公阳里周双珠家，一问不在，出弄即各坐东洋车迳往小东门陆家石桥，然后步行到咸瓜街永昌参店。那小伙计认得来安，忙去通报。洪善卿刚趲出客堂，沈小红兄弟先上前磕个头，就鼻涕眼泪一齐滚出，诉说“昨日夜头勿晓得王老爷为啥动仔气”，如此如此。善卿听说，十猜八九，却转问来安：“耐来做啥？”来安道：“我是倪老爷差得来请洪老爷到张蕙贞搭去。”善卿低头一想，令两人在客堂等候，独唤娘姨阿珠向里面套间去细细商量。

第三十二回终。

第三十四回 沥真诚淫凶甘伏罪 惊实信仇怨激成亲

按：来安暨沈小红兄弟在客堂里等了好多时，娘姨阿珠出来，却和沈小红兄弟先回。来安又等一会，洪善卿才出来，向来安道：“俚哋教我劝劝王老爷，倪是朋友，倒有点间架头。要末同仔王老爷到俚搭去，让俚哋自家说，耐说阿对？”来安那有不对之理，满口答应。善卿即带来安同行，仍坐东洋车，迳往四马路东合兴里张蕙贞家。其时王莲生正叫了四只小碗，独酌解闷。善卿进见，莲生让坐，善卿笑道：“昨日夜头辛苦哉？”莲生含笑嗔道：“耐再要调皮，起先我教耐打听，耐勿肯。”善卿道：“打听啥嘎！”莲生道：“信人姘仔戏子，阿是无处打听哉。”善卿道：“耐自家勿好，同俚去坐马车，才是马车浪坐出来个事体。我阿曾搭耐说，沈小红就为仔坐马车用场大点？耐勿觉着晚。”莲生连连摇手道：“勳说哉，倪吃西。”

娘姨添上一副杯筷，张蕙贞亲来斟酒。莲生乃和善卿说：“翡翠头面勳买哉。”另有一篇帐目，开着天青披、大红裙之类，托善卿赶紧买办。善卿笑向蕙贞道：“恭喜耐。”蕙贞羞得远远走开。善卿正色说莲生道：“故歇耐讨蕙贞先生是蛮好。不过沈小红搭耐就实概勿去仔，终好像勿局。”莲生焦躁道：“耐管俚局勿局！”善卿讪笑婉言道：“勿是呀，沈小红单做耐一个客人，耐勿无拨哉。刚刚碰着仔节浪，几花开消才勿着杠；屋里再有爷娘搭兄弟，一家门要吃要用，教俚再有啥法子？四面逼上去，阿是要逼杀俚性命哉。虽然沈小红性命也无啥要紧，九九归原，终究是为仔耐，也算一桩罪过事体。倪为仔白相了，倒去做罪过事体末，何苦呢？”莲生沉吟点头道：“耐是也来浪帮俚哋。”善卿赧然作色道：“耐倒说得稀奇，我为啥去帮俚哋？”莲生道：“耐要我到俚搭去，阿是帮俚哋嘎？”善卿咳的长叹一声，却转而笑道：“耐做仔沈小红末，我一径说无啥趣势，耐勿相信，搭俚恩煞。故歇耐动仔气，倒说我帮俚哋哉，故末真真无啥话头！”莲生道：“价末耐为啥要我去？”善卿道：“我勿是要耐再去做俚，耐就去一埭好哉。”莲生道：“去一埭末做啥嘎？”善卿道：“故末就是替耐算计，常恐有啥事体，耐去仔，俚哋要一放心哋，耐末也好看看俚哋光景。四五年做下来，总有万把洋钱哉，一点点局帐也犯勿着少俚，耐去拨仔俚，让俚去开消仔，节浪也好过去。难下节做勿做，随耐个便，阿是嘎？”莲生听罢无言。善卿因怂恿道：“晚歇我同耐一淘去，看俚说啥；倘然有半句闲语听勿进末，倪就走。”莲生直跳起来，嚷道：“我勿去！”善卿只得讪笑剪住。两人各饮数杯，仍和蕙贞一同吃过中饭。善卿要去代莲生买办，莲生也要暂回公馆，约善卿日落时候原于此处相会。善卿应诺先行。

莲生吸不多几口鸦片烟，就喊打轿，迳归五马路公馆，坐在楼上卧房中，写两封应酬信札。来安在傍伏侍。忽听得吉丁当铜铃摇响，似乎有人进门，与莲生的侄儿天井里说话，随后一乘轿子抬至门首停下。莲生只道是拜客的，令来安看来。来安一去，竟不覆命，却有一阵咕咕咯咯小脚声音蹑上楼梯。莲生自往外间看时，谁知即是沈小红，背后跟着阿珠。莲生一见，暴跳如雷，厉声喝道：“耐再有面孔来见我，搭我滚出去！”喝着，还不住的跺脚。沈小红水汪汪含着两眶眼泪，不则一声。阿珠上前分说，也按捺不下。莲生一顿胡闹，不知说些甚么。

阿珠索性坐定，且等莲生火性稍杀，方朗朗说道：“王老爷，比方耐做仔官，倪来告状，耐也要听明白仔，难末该应打该应罚，耐好断碗；故歇一句闲话也勿许倪说，耐陆里晓得有冤枉个事体？”莲生盛气问道：“我冤枉仔俚啥？”阿珠道：“耐是勿曾冤枉倪，倪先生有点冤枉，要搭耐说，耐阿要俚说嘎？”莲生道：“俚再要说冤枉末，索性去嫁拨仔戏子好哉碗！”阿珠倒呵呵冷笑道：“俚兄弟冤枉仔俚，好去搭俚爷娘说；俚爷娘冤枉仔俚，再好搭耐王老爷说；耐王老爷再要冤枉俚，真真教俚无处去说哉！”说了，转向小红道：“倪去罢，再说啥嘎？”那小红亦坐在高椅上，将手帕掩着脸呜呜饮泣。莲生乱过一阵，跑进卧房，概置不睬。小红与阿珠在外间，寂静无声。

莲生提起笔来，仍要写信，久之不能成一字，但闻外间切切说话，接着小红竟趑到卧房中，隔着书桌，对面而坐。莲生低下头只顾写，小红颤声说道：“耐说我啥个啥个，我倒无啥；我为仔自家差仔点，对勿住耐，随便耐去办我，我蛮情愿。为啥勿许我说闲话，阿是定归要我冤枉死个？”说到这里，一口气奔上喉咙，哽咽要哭。莲生搁下笔，听他说甚。小红又道：“我是吃煞仔倪亲生娘个亏！先起头末要我做生意，故歇来仔个从前做过歇个客人，定归原要我做。我为仔娘了听仔俚，说勿出个冤枉，耐倒再要冤枉我妍戏子。”

莲生正待回驳，来安匆匆跑上，报说：“洪老爷来。”莲生起身向小红道：“我搭耐无啥闲话，我有事体来里，耐请罢。”说毕，丢下沈小红在房里、阿珠在外间，迤下楼和洪善卿同行，至东合兴里张蕙贞家。张蕙贞将善卿办的物事与莲生过目。莲生将沈小红陪罪情形，述与蕙贞。大家又笑又叹，当晚善卿吃了晚饭始去。蕙贞临睡，笑问莲生道：“耐阿要再去做沈小红？”莲生道：“难是让小柳儿去做个哉。”蕙贞道：“耐勿做末，倒勦去糟塌俚。俚教耐去，耐就去去也无啥，只要如此如此。”莲生道：“起先我看沈小红好像蛮对景，故歇勿晓得为啥，俚凶末勿凶哉，我倒也看勿起俚。”蕙贞道：“想必是缘分满哉。”闲论一回，不觉睡去。

次日五月初三，洪善卿于午后来访莲生，计议诸事，大略齐备，闲话中复说起沈小红来。善卿仍前相劝，莲生先入蕙贞之言，欣然愿往。于是洪善卿、王莲生约同过访沈小红。张蕙贞送出房门，望莲生丢个眼色，莲生笑而领会。及至西荟芳里沈小红家门首，阿珠迎着，喜出望外，呵呵笑道：“倪只道仔王老爷倪搭勿来个哉。倪先生勿曾急煞，还好哩。”一路讪笑，拥至楼上房间。沈小红起身厮见，叫声“洪老爷”“王老爷”，嘿然退坐。莲生见小红只穿一件月白竹布衫，不施脂粉，素净异常；又见房中陈设一空，殊形冷落，只剩一面着衣镜，为敲碎一角，还嵌在壁上，不觉动了今昔之感，浩然长叹。阿珠一面加茶碗，一面搭讪道：“王老爷说倪先生啥个啥个，倪下头问我：‘陆里来个闲话？’我说：‘王老爷肚皮里蛮明白来浪，故歇为仔气头浪说说罢哉呀，阿是真真说俚妍戏子。’”莲生道：“妍勿妍啥要紧嘎？勦说哉。”阿珠事毕自去。

善卿欲想些闲话来说，笑问小红道：“王老爷勿来末，耐牵记煞；来仔倒勿响哉。”小红勉强一笑，向榻床取签子烧鸦片烟，装好一口在枪上，放在上手。莲生就躺下去吸，小红因道：“该副烟盘还是我十四岁辰光搭倪娘装个烟，一径放来浪勿曾用，故歇倒用着哉。”善卿就问长问短，随意讲说。阿珠不等天晚，即请点菜便饭。莲生尚未答应，善卿竟作主张，开了四色去

叫。莲生一味随和。

晚饭之后，阿珠早将来安、轿班打发回去，留下莲生，那里肯放。善卿辞别独归，只剩莲生、小红两人在房。小红才向莲生说道：“我认得仔耐四五年，一径勿曾看见耐实概个动气。故歇来里我面浪动个气，倒也为了搭我要好了，耐气到实概样式。我听仔娘个闲话，勿曾搭耐商量，故末是我勿好。耐要冤枉我姘戏子，我就冤枉死仔口眼也勿闭个！时髦倌人生意好，寻开心，要去姘戏子；象我生意阿好嘎？我咿勿是小干件勿懂事体，姘仔戏子阿好做生意？外头人为仔耐搭我要好末，才来浪眼热；勤说啥张蕙贞，连搭仔朋友也说我邱话。故歇耐去说仔我姘戏子，再有啥人来搭我伸冤，除非到仔阎罗王殿浪刚刚明白咻。”莲生微笑道：“耐说勿姘就勿姘，啥要紧嘎。”小红又道：“我身体末是爷娘养来浪，除仔身体，一块布，一根线，才是耐办拨我个物事，耐就打完仔也无啥要紧。不过耐要豁脱我个人，耐替我想想看，再要活来浪做啥？除仔死，无拨一条路好走。我死也勿怪耐，才是我娘勿好。不过我替耐想，耐来里上海当差使，家眷末也勿曾带，公馆里就是一个二爷，笨手笨脚，样色样勿周到；外头朋友就算耐知己末，总有勿明白个场花，就是我一个人晓得耐脾气。耐心里要有啥事体，我也猜得着，总称耐个心，就是说说笑笑，大家总蛮对景。张蕙贞巴结末巴结煞，阿能够像我？我是单做耐一个，耐就勿曾讨我转去，赛过是耐个人，才靠耐来里过去。耐心里除仔我也无拨第二个称心个人来浪。故歇耐为一时之气豁脱仔我，我是就不过死末哉，倒是替耐勿放心。耐今年也四十多岁哉，倪子囡件才勿曾有，身体本底子娇寡，再吃仔两筒烟，有仔个人来浪陪陪耐，也好一生一世快快活活过日脚。耐倒硬仔心肠，拿自家称心个人冤枉杀仔，难下去耐再要有啥勿舒齐，啥人来替耐当心？就是说句闲话，再有啥人猜得着耐个心？睁开眼睛要喊个亲人，一歇也无处去喊。到该个辰光，耐要想着仔我沈小红，我就连忙去投仔人身来伏侍耐，也来勿及个哉！”说着，重复呜呜的哭起来。

莲生仍微笑道：“该号闲话说俚做啥？”小红觉得莲生比前不同，毫无意思，忍住哭，又说道：“我搭耐实概说，耐原无拨回心，我再要说也无啥说个哉。就算我千勿好万勿好，四五年做下来，总有一点点好处。耐想着我好处末，就望耐照应点我爷娘，我末交代俚咻拿我放来浪善堂里。倘忙有一日伸仔冤，晓得我沈小红勿是姘戏子，原要耐收我转去，耐记好仔。”小红没有说完，仍禁不住哭了。莲生只是微笑，小红更无法子打动莲生。比及睡下，不知在枕头边又有几许柔情软语，不复细叙。

明日起来，莲生过午欲行。小红拉住，问道：“耐去仔阿来嘎？”莲生笑道：“来个。”小红道：“耐勤骗我。我闲话才说完哉，随耐便罢。”莲生佯笑而去。不多时，来安送来局帐洋钱，小红收下，发回名片。接连三日不见王莲生来，小红差阿珠、阿金大请过几次，终不见面。

到初八日，阿珠复去请了回来，慌慌张张告诉小红道：“王老爷讨仔张蕙贞哉，就是今朝日脚浪讨得去。”小红还不甚信，再令阿金大去。阿金大回来，大声道：“啥勿是嘎！拜堂也拜过哉，故歇来浪吃酒，闹热得来。我就问仔一声，勿曾进去。”小红这一气却也非同小可，跺脚恨道：“耐就讨仔别人，倒无啥，为啥去讨张蕙贞！”当下欲往公馆当面问话，辗转一想，终不敢去。阿珠、阿金大没兴散开。小红足足哭了一夜，眼泡肿得象胡桃一般。

这日初九，小红气的病了，不料敲过十二点钟，来安送张局票来叫小红，

叫至公馆里，说是酒局。阿珠叫住来安要问闲话，来安推说无工夫，急急跑去。小红听说叫局，又不敢下去，硬撑着起身梳洗，吃些点心，才去出局。到了五马路王公馆，早有几肩出局轿子停在门首。阿珠搀小红至楼上，只见两席酒并排在外间，并有一班毛儿戏在亭子间内搬演，正做着《跳墙着棋》一出昆曲。小红见席间皆是熟识朋友，想必是朋友公局，为纳宠贺喜。洪善卿见小红眼泡肿起，特地招呼，淡淡的似劝非劝，略说两句，正兜起小红心事，迸出一滴眼泪，几乎哭出声来。善卿忙搭讪开去，合席不禁点头暗叹。惟华铁眉、高亚白、尹痴鸳三人不知情节，没有理会。高亚白叫的系清和坊袁三宝。葛仲英知道亚白尚未定情，因问道：“阿要同仔耐几花长三书寓里才去跑一埭？”亚白摇手道：“耐说个更加勿对！故是‘可遇而不可求’个事体。”华铁眉道：“可惜亚白一生侠骨柔肠，未免辜负点。”亚白想起，向罗子富道：“贵相好搭有个叫诸金花，朋友荐拨我，一点无啥好碗。”子富道：“诸金花生来勿好，故歇到仔么二浪去哉。”

说时，戏台上换了一出《翠屏山》。那做石秀的倒也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做到酒店中，也能使一把单刀，虽非真实本领，毕竟有些工夫。沈小红看见这戏，心中感触，面色一红。高亚白喝声“好”，但不识其名胜。葛仲英认得，说是东合兴里大脚姚家的姚文君。尹痴鸳见亚白赏识，等他下场，即唤娘姨说：“高老爷叫姚文君个局。”娘姨忙搀姚文君坐在高亚白背后。亚白细看这姚文君，眉宇间另有一种英锐之气，咄咄逼人。

那时出周到齐，王莲生忽往新房中商议一会出来，却请吴雪香、黄翠凤、周双珠、姚文君、沈小红五人，说到房里去见见新人。沈小红左右为难，不得不随众进见。张蕙贞笑嘻嘻起身相迎，请坐讲话。沈小红又羞又气，绝不开口。临行各有所赠：吴雪香、黄翠凤、周双珠、姚文君四人，并是一只全绿的翡翠莲蓬；惟沈小红最重，是一对耳环，一只戒指。沈小红又不得不随众收谢。退出外间，出局已散去一半。高亚白复点一出姚文君的戏。这戏做完，出局尽散，因而收场撤席。

第三十四回终。

第三十五回 落烟花疗贫无上策 煞风景善病有同情

按：王公馆收场撤席，众客陆续辞别，惟洪善卿帮管杂务，傍晚始去，心里要往公阳里周双珠家。一路寻思，天下事那里料得定，谁知沈小红的现成位置，反被个张蕙贞轻轻夺去，并揣莲生意思之间，和沈小红落落情形，不比从前亲热，大概是开交的了。

正自辘辘的转念头，忽闻有人叫声“娘舅”。善卿立定看时，果然是赵朴斋，身穿机白夏布长衫，丝鞋净袜，光景大佳，善卿不禁点头答应。朴斋不胜之喜，与善卿寒暄两句，傍立拱候洪善卿从南昼锦里抄去。赵朴斋等善卿去远，才往四马路华众会烟间寻见施瑞生。瑞生并无别语，将一卷洋钱付与朴斋道：“耐拿转去交代无姆，勳拨张秀英看见。”朴斋应诺，资归清和坊自己家里，只见妹子赵二宝和母亲赵洪氏对面坐在楼上亭子间内。赵洪氏似乎叹气，赵二宝淌眼抹泪，满面怒色，不知是为甚么。二宝突然说道：“倪住来里也勿是耐个房子，也勿曾用啥耐个洋钱，为啥我要来巴结耐？就是三十块洋钱，阿是耐个嘎？耐倒有面孔向我讨！”

朴斋听说，方知为张秀英不睦之故，笑嘻嘻取出一卷洋钱交明母亲。赵洪氏转给二宝道：“耐拿去放好仔。”二宝身子一摔，秋气道：“放啥嘎！”朴斋摸不着头脑，呆了一会。二宝始向朴斋道：“耐有洋钱开消，倪开消仔原到乡下？勿转去个，索性爽爽气气贴仔条子做生意。随便耐个主意，来里该搭做啥？”朴斋嗫嚅道：“我陆里有啥主意，妹妹说末哉。”二宝道：“故歇推我一干子，停两日驹说我害仔耐。”朴斋陪笑道：“故是无价事个。”朴斋退下，自思更无别法，只好将计就计。

过了数日，二宝自去说定鼎丰里包房间，要了三百洋钱带挡回来，才与张秀英说知。秀英知不可留，听凭自便。选得十六日搬场，租了全副红木家生，先往铺设，复赶办些应用物件。大姐阿巧随带过去，另添一个娘姨，名唤阿虎，连个相帮，各掇二百洋钱。朴斋自取红笺，亲笔写了“赵二宝寓”四个大字，粘在门首。当晚施瑞生来吃开台酒，请的客即系陈小云、庄荔甫一班，因此传入洪善卿耳中。善卿讨之浩叹，全然不睬。赵二宝一落堂子，生意兴隆，接二连三的碰和吃酒，做得十分兴头。赵朴斋也趾高气扬，安心乐业。二宝为施瑞生一力担承，另眼相待。不料张秀英因妒生忌，竟自坐轿亲往南市，至施瑞生家里告诉过房娘。那过房娘不知就里，夹七夹八把瑞生数说一顿。瑞生生气，索性断绝两家往来。反去做个清信人袁三宝。张秀英没有瑞生帮助，门户如何支持。又见赵二宝洋洋得意，亦思步其后尘，于是搬在四马路西公和里，即系覃丽娟家，与丽娟对面房间，甚觉亲热。陶云甫见了张秀英，偶然一赞。覃丽娟便道：“俚新出来，耐阿有朋友做做媒人。”云甫随口答应。秀英自恃其貌，日常乘坐马车为招揽嫖客之计。

那时六月中旬，天气骤热，室中虽用拉风，尚自津津出汗。陶云甫也要去坐马车，可以乘凉，因令相帮去问兄弟陶玉甫阿高兴去。相帮至东兴里李漱芳家，传话进去。陶玉甫见李漱芳病体粗安，游赏园林亦是保养一法，但不知其有此兴致否。漱芳道：“耐阿哥教倪坐马车，教仔几转哉，倪就去一埭。我故歇也蛮好来浪。”李浣芳听得，赶出来道：“姐夫，我也要去个。”

秋气——拗气，感情激动。

无价事——也作“无介事”，没有那回事。

玉甫道：“生来一淘去。喊仔两把钢丝轿车罢。”漱芳道：“耐坐仔轿车，再要拨耐阿哥笑；耐坐皮篷末哉。”遂向相帮回说：“去个。”约在明园洋楼会聚，另差这里相帮桂福，速雇钢丝的轿车、皮篷车各一辆。浣芳最是高兴，重新打扮起来。漱芳只略按一按头，整一整钗环替耳，亲往后面房间告知亲生娘李秀姐。秀姐切嘱早些归家。漱芳回到房里，大姐阿招和玉甫先已出外等候。漱芳徘徊顾影，对镜多时，方和浣芳携手同行。至东兴里口，浣芳定要同玉甫并坐皮篷车，漱芳带阿招坐了轿车。驶过泥城桥，两行树色葱茏，交柯接干，把太阳遮住一半，并有一阵阵清风扑入襟袖，暑气全消。迨至明园，下车登楼，陶云甫、覃丽娟早到。陶玉甫、李漱芳就在对面别据一桌，泡两碗茶。李浣芳站在玉甫身旁，紧紧依靠，寸步不离。玉甫教他：“下头去白相歇。”浣芳徘徊不肯。漱芳乃道：“去。伏牢仔身浪，阿热嘎？”浣芳不得已，讪讪的邀阿招相扶而去。

陶云甫见李漱芳黄瘦脸儿，病容如故，问道：“阿是原来浪勿适意？”漱芳道：“故歇好仔多花哉。”云甫道：“我看面色勿好，耐倒要保重点噪。”陶玉甫接嘴道：“近来个医生也难。吃下去方子才勿对呢。”覃丽娟道：“奚小山蛮好个呀，阿请俚看嘎？”漱芳道：“奚小山勑去说俚哉，几花丸药，教我陆里吃得落。”云甫道：“钱子刚说起，有个高亚白行末勿行，医道极好。”玉甫正待根究，只见李浣芳已偕阿招趑趄回来，笑问：“阿是要转去哉？”玉甫道：“刚刚来呢，再白相歇呢。”浣芳道：“无啥白相，我勑。”一面说，一面与玉甫厮缠，或爬在膝上，或滚在怀中，终不得一合意之处。玉甫低着头，脸俚脸问是为何。浣芳附耳说道：“倪转去罢。”漱芳见浣芳胡闹，嗔道：“算啥嘎，该搭来！”浣芳不敢违拗，慌的趑过漱芳这边。漱芳失声问道：“耐为啥面孔红得来，阿是吃仔酒嘎？”玉甫一看，果然浣芳两颊红得像胭脂一般，忙用手去按他额角，竟炙手的滚热，手心亦然，大惊道：“耐啥勿说个嘎？来里发寒热呀！”浣芳只是嬉笑。漱芳道：“实概大个人，连搭仔自家发寒热才勿晓得，再要坐马车！”玉甫将浣芳拦腰抱起，抱

向避风处坐。漱芳令阿招去喊了马车回去。阿招去后，陶云甫笑向李漱芳道：“耐两家头才喜欢生病，真真是好姊妹。”覃丽娟素闻漱芳多疑，忙望云甫丢个眼色。漱芳无暇应对。

须臾，阿招还报：“马车来浪哉。”陶玉甫、李漱芳各向陶云甫、覃丽娟作别。阿招在前，搀着李浣芳下楼。漱芳欲使浣芳换坐轿车，漱芳道：“我要姐夫一淘坐个。”漱芳道：“价末我就搭阿招坐皮篷末哉。”当下坐定开行。浣芳在车中，一头顶住玉甫胸胁间，玉甫用袖子遮盖头面，些儿没缝。行至四马路东兴里下车归家，漱芳连催浣芳去睡。浣芳恋恋的，要睡在阿姐房里，并说：“就榻床浪弹弹好哉。”漱芳知他拗性，就叫阿招取一条夹被给浣芳裹在身上。一时，惊动李秀姐，特令大阿金问是甚病。漱芳回说：“想必是马车浪吹仔点风。”李秀姐便不在意。漱芳挥出阿招，自偕玉甫守视。浣芳横着榻床左首，听房里没些声息，扳开被角，探出头来，叫道：“姐夫来！”玉甫至榻床前，伏下身去问他：“要啥？”浣芳央及道：“姐夫坐该搭来，阿好？我困仔末，姐夫坐来浪看好仔我。”玉甫道：“我就坐来里，

方子——药方。

发寒热——发烧。

耐困罢。”玉甫即坐在右首。

浣芳又睡一会，终不放心，睁开眼看了看道：“姐夫勣走得去，我一干子怕煞个。”玉甫道：“我勿去呀，耐困末哉。”浣芳复叫漱芳道：“阿姐，阿要榻床浪来坐？”漱芳道：“姐夫来浪末好哉碗。”浣芳道：“姐夫坐勿定个呀，阿姐坐来浪，故末让姐夫无处去。”漱芳亦即笑而依他，推开烟盘，紧挨浣芳腿膀坐下，重将夹被裹好。静坐些时，天色已晚，见浣芳一些不动，料其睡熟，漱芳始轻轻走开。

向帘下招手叫“阿招”，悄说：“保险灯点好仔末，耐拿得来。”阿招会意，当去取了保险灯来，安放灯盘，轻轻退下。漱芳向玉甫低声说道：“该个小干件做倌人，真作孽！客人看俚好白相，才喜欢俚，叫俚个局，生意倒忙煞。故歇发寒热，就为仔前日夜头困好仔再喊起来出局去，转来末天亮哉，阿是要着冷嘎。”玉甫也低声道：“俚来里该搭，还算俚福气；人家亲生倌件也不过实慨末哉。”漱芳道：“我倒也幸亏仔俚，勿然，几花老客人教我去应酬，要我个命哉。”

说时，阿招搬进晚饭，摆在中央圆桌上，另点一盏保险台灯。玉甫遂也轻轻走开，与漱芳对坐共食。阿招伺候添饭。大家虽甚留心，未免有些响动，早把浣芳惊觉。漱芳丢下饭碗，忙去安慰。浣芳呆脸相视，定一定神，始问：“姐夫？”漱芳道：“姐夫未来浪吃夜饭，阿是陪仔耐了，教姐夫夜饭也勣吃？”浣芳道：“吃夜饭来啥勿喊我个嘎？”漱芳道：“耐来浪发寒热，勣吃哉。”浣芳着急，挣起身来道：“我要吃个呀”漱芳乃叫阿招搀了，趲过圆桌前。玉甫问浣芳道：“阿要我碗里吃仔口罢？”浣芳点点头。玉甫将饭碗候在浣芳嘴边，仅喂得一口，浣芳含了良久，慢慢下咽。玉甫再喂时，浣芳摇摇头不吃了，漱芳道：“阿是吃勿落？说耐末勿相信，好像无拨吃。”不多时，玉甫、漱芳吃毕，阿招搬出，舀面水来，顺便带述李秀姐之命与浣芳道：“无姆教耐困罢，叫局末教楼浪两个去代哉。”浣芳转向玉甫道：“我要困阿姐床浪，姐夫阿要我困？”玉甫一口应承。漱芳不复阻挡，亲替浣芳揩一把面，催他去睡。阿招点着床台上长颈灯台，即去收拾床铺。漱芳本末用席，撤下里床几条棉被，仍铺榻床盖的夹被，更于那头安设一个小枕头才去。浣芳上过净桶，尚不即睡，望着玉甫，如有所思。玉甫猜着意思，笑道：“我来陪耐。”随向大床前来亲替浣芳解钮脱衣。浣芳乘间在玉甫耳朵边唧唧求告，玉甫笑而不许。漱芳问：“说啥？”玉甫道：“俚说教耐一淘床浪来。”漱芳道：“再要起花头，快点困！”

浣芳上床，钻进被里，响说道：“姐夫，讲点闲话拨阿姐听听。”玉甫道：“讲啥？”浣芳道：“随便啥讲讲末哉呀。”玉甫未及答话，漱芳笑道：“耐不过要我床浪来，啥个几花花头，阿要讨气！”说着，真的与玉甫并坐床沿。浣芳把被蒙头，亦自格格失笑，连玉甫都笑了。浣芳因阿姐、姐夫同在相陪，心中大快，不觉早入黑甜乡中。玉甫清闲无事，敲过十一点钟，就与漱芳并头睡下。漱芳反复床中，久不着。玉甫知其为浣芳，婉言劝道：“俚小干件，发个把寒热有啥要紧。耐也好勿多两日，当心点。”漱芳道：“勿是呀，我个心勿晓得那价生来浪，随便啥事体，想着仔个头，一径想下去，就困勿着，自家要豁开点也勿成功。”玉甫道：“故末就是耐个病根碗，难勣去想哉。”漱芳道：“故歇我就想着仔我个病。我生仔病，倒是俚第一个先发极，有辰光耐勿来浪，就是俚末陪陪我。别人看见仔也讨厌；俚陪仔我，再要想出点花头要我快活。故歇俚个病，我也晓得勿要紧，等俚歇末哉，

心浪终好像勿局。”玉甫再要劝时，忽闻那头浣芳翻了个身，转面向外。漱芳坐起身，叫声“浣芳”，不见答应，再去按他额角，寒热未退，夹被已掀下半身，再盖上些，漱芳才转身自睡。玉甫续劝道：“耐心里同俚好，勳去瞎费心，耐就想仔一夜天，俚个病原勿好，倘忙耐倒为仔困勿着生起病来，阿是加二勿好？”漱芳长叹道：“俚也苦恼，生仔病就是我一干仔替俚当心点。”玉甫道：“价末当心点好哉，想个多花啥。”

这头说话，不想浣芳一觉初醒，依稀听见，柔声缓气的叫：“阿姐。”漱芳忙问：“阿要吃茶？”浣芳说：“勳吃。”漱芳道：“价末困。”浣芳应了。半晌复叫“阿姐”，说道：“我怕！”玉甫接嘴道：“倪才来里，怕啥嘎？”浣芳道：“有个人来里后底门外头。”玉甫道：“后底门关好来浪，耐做梦呀。”又半晌，浣芳转叫“姐夫”，说道：“我要翻过来一淘困。”漱芳接嘴道：“勳。姐夫许仔耐困来里，耐倒噪勿清爽。”浣芳如何敢强，默然无语。又半晌，似觉浣芳微微有呻吟之声。玉甫乃道：“我翻过去陪俚罢。”漱芳也应了。玉甫更取一个小枕头，调转那头去睡。浣芳大喜，缩手敛足钻紧在玉甫怀里。玉甫不甚怕热，仅将夹被撩开一角。浣芳睡定，却仰面问玉甫道：“姐夫坎坎搭阿姐说个啥？”玉甫含糊答了一句。浣芳道：“阿是说我嘎？”玉甫道：“勳响哉，阿姐为仔耐困勿着，耐再要噪。”浣芳始不作声。一夜无话。

次日，漱芳睡足先醒，但自觉懒懒的，仍躺着大床上。等到十一点钟，玉甫、浣芳同时醒来，漱芳急问浣芳寒热。玉甫代答道：“好哉，天亮辰光就凉哉。”浣芳亦自觉松快爽朗，和玉甫着衣下床，洗脸梳头吃点心，依然一个活泼泼的小干件。独是漱芳筋弛力懈，气索神疲。别人见惯浑若寻常，惟玉甫深知漱芳之病，发一次重一次，脸上不露惊慌，心中早在焦急。比及晌午开饭，浣芳关切，叫道：“阿姐，起来。”漱芳懒于开口，听凭浣芳连叫十来声，置若罔闻。浣芳高声道：“姐夫来，阿姐啥勿响哉嘎。”漱芳厌气，挣出一句道：“我要困，勳响。”玉甫忙拉开浣芳，叮咛道：“耐勳去噪，阿姐来里勿适意。”浣芳道：“为啥勿适意哉嘎？”玉甫道：“就为仔耐勳，耐个病过拨仔阿姐，耐倒好哉。”浣芳发极道：“价末教阿姐再过拨仔我末哉呀，我生仔病，一点点勿要紧。姐夫陪仔我，搭阿姐讲点闲话，倒蛮开心个呀。”玉甫不禁好笑，却道：“倪吃饭去罢。”浣芳无心吃饭，仅陪玉甫应一应卯。饭后，李秀姐闻信出来，亲临抚慰，忧形于色。玉甫说起：“昨日传闻有个先生，我想去请得来看。”漱芳听得，摇手道：“耐阿哥说倪喜欢生病，再要间俚请先生！”玉甫道：“我一径去问钱子刚好哉。”漱芳方没甚话。李秀姐乃撺掇玉甫去问钱子刚请那先生。

第三十五回终。

第三十六回 绝世奇情打成嘉耦 回天神力仰仗良医

按：陶玉甫从东兴里坐轿往后马路钱公馆，投帖谒见。钱子刚请进书房，送茶登炕，寒暄两句，玉甫重复拱手，奉恳代邀高亚白为李漱芳治病。子刚应了，却道：“亚白个人有点脾气，说勿定来勿来。恰好今夜头亚白教我东合兴吃酒，我去搭俚当面说仔，就差人送信过来，阿好？”陶玉甫再三感谢，郑重而别。

钱子刚待至晚间，接得催请条子，方坐包车往东合兴里大脚姚家。姚文君房间铺在楼上，即系向时张蕙贞所居。钱子刚进去，止有葛仲英和主人高亚白两人，厮见让坐。钱子刚趁此时客尚未齐，将陶玉甫所托一书代为布达。高亚白果然不肯去，钱子刚因说起陶、李交好情形，委曲详尽，葛仲英亦为之感叹。适值姚文君在傍听了，跳起来问道：“阿是说个东兴里李漱芳？俚搭仔陶二少爷真真要好得来，我碰著好几转，总归一淘来一淘去。为啥要生病？故歇阿曾好嘎？”钱子刚道：“故歇为仔勿曾好，要请耐高老爷看。”姚文君转向高亚白道：“故末耐定归要去看好俚个。上海把势里，客人骗信人，信人骗客人，大家勦面孔。刚刚有两个要好仔点，偏偏勿争气，生病哉。耐去看好俚，让俚勦面孔个客人、信人看看榜样。”葛仲英不禁好笑。钱子刚笑问高亚白如何，亚白虽已心许，故意摇头。急得姚文君跑过去，揣住高亚白手腕，问道：“为啥勿肯去看，阿是该应死个？”亚白笑道：“勿看末勿看哉，为啥嘎？”文君瞋目大声道：“勿成功，耐要说得出道理就勿看末哉！”葛仲英带笑排解道：“文君再要去上俚当！像李漱芳个人，俚晓得仔，蛮高兴看来浪。”姚文君放手，还看定高亚白，咕嚕道：“耐阿敢勿去看，拉末也拉仔耐去。”亚白鼓掌狂笑道：“我个人倒拨耐管仔去哉！”文君道：“耐自家无拨道理碗。”钱子刚乃请高亚白约个时日。亚白说是“明朝早晨”。子刚令自己车夫传话于李漱芳家。转瞬间车夫返命，赍呈陶玉甫两张名片，请高、钱二位，上书“翌午杯茗候光”，下注“席设东兴里李漱芳家”。高亚白道：“价末故歇倪先去请俚。”忙写了请客票头，令相帮送去。陶玉甫自然就来，可巧和先请的客华铁眉、尹痴鸳同时并至。高亚白即喊“起手巾”，大家入席就座。这高亚白做了主人，殷勤劝酬，无不尽量。席间除陶玉甫涓滴不饮之外，惟华铁眉争锋时垒，旗鼓相当。尹痴鸳自负猜拳，丝毫不让。至如葛仲英、钱子刚，不过胡乱应酬而已。当下出局一到，高亚白唤取鸡缸杯，先要敬通关。首座陶玉甫告罪免战，亚白说：“代代末哉。”玉甫勉强应命，所输为李浣芳取去令大阿金代了。临到尹痴鸳豁拳，痴鸳道：“耐一家门代酒个人多煞来浪，倪就是林翠芬一干子，忒吃亏碗。”亚白道：“价末大家勿代。”痴鸳说好。亚白竟连输三拳，连饮三杯。其余三关，或代或否，各随其人。亚白将鸡缸杯移过华铁眉面前，铁眉前：“耐通关勿好算啥，再要摆个庄末好。”亚白说：“晚歇摆。”铁眉遂自摆二十杯的庄。尹痴鸳只要播弄高亚白一个，见孙素兰为华铁眉代酒，并无一言。

不多时，二十杯打完。华铁眉问：“啥人摆庄？”大家嘿嘿相视，不去接受。高亚白推尹痴鸳，痴鸳道：“耐先摆，我来打。”亚白照样也是二十杯。痴鸳攘臂特起，锐不可当。亚白豁一拳输一拳，姚文君要代酒，痴鸳不肯。五拳以后，亚白益自戒严，乘虚捣隙，方才赢了三拳。痴鸳自饮两杯，一杯系林翠芬代的。亚白只是冷笑，痴鸳佯为不知，姚文君气的别转头去。痴鸳饮毕，笑道：“换人打罢。”痴鸳并座是钱子刚，只顾和黄翠凤唧唧说

话，正在商量秘密事务，没有工夫打庄，让葛仲英出手。仲英觉得这鸡缸杯大似常式，每输了拳必欲给吴雪香分饮半杯，尹痴鸳也不理会。但等高亚白输时，痴鸳忙代筛一杯酒送与亚白，道：“耐是好酒量，自家去吃。”亚白接来要饮，姚文君突然抢出，一手按住道：“慢点。俚哋代，为啥倪勿代？拿得来！”亚白道：“我自家吃，我故歇要吃酒来里。”文君道：“耐要吃酒末，晚歇散仔点耐一干子去吃一鬣末哉，故歇定归要代个。”说著，一手把亚白袖子一拉。亚白不及放手，乒乓一声，将一只仿白定窑的鸡缸杯砸得粉碎，泼了亚白一身的酒。席间齐吃一吓，连钱子刚、黄翠凤的说话都吓住了。侍席娘姨拾去磁片，绞把手巾替高亚白揩拭纱衫。尹痴鸳吓的连声劝道：“代仔罢，代仔罢。晚歇两家头再要打起来，我是吓勿起个。”说著，忙又代筛一杯酒。径送与姚文君。文君一口呷干，痴鸳喝一声采。

钱子刚不解痴鸳之言，诧异动问。痴鸳道：“耐啥勿曾晓得，俚个相好是打成功个呀？先起头倒不过实慨，打一转末好一转，故歇是打勿开个哉。”子刚道：“为啥要打？”痴鸳道：“怎晓得俚哋。一句闲话勿对末就打，打个辰光大家勿让，打过仔哋要好哉。该号小干件阿要讨气！”姚文君鼻子里嗤的一笑，斜视痴鸳道：“倪末是小干件，耐大仔几花？”痴鸳顺口答道：“我大末勿大，也可以得个哉！耐阿要试试看？”文君说声“噢唷”道：“养耐大仔点，连讨便宜也会哉！啥人教耐个乖嘎？”说笑之间，高亚白的庄被钱子刚打败，姚文君更代两杯。钱子刚一气连赢。势如破竹，但打剩三杯，请华铁眉后殿。这庄既完，出局哄散，尹痴鸳要减半，仅摆十杯。葛仲英、钱子刚又合伙也摆十杯。高亚白见陶玉甫在席，可止则止，不甚畅饮，为此撤酒用饭。陶玉甫临去，重申翌午之约。高亚白亲口应承，送至楼梯边而别。

陶玉甫仍归东兴里李漱芳家，停轿于客堂中，悄步进房。只见房内暗昏昏地止点著梳妆台上一盏长颈灯台，大床前茜纱帐子重重下垂，李秀姐和阿招在房相伴。玉甫低声问秀姐如何，秀姐不答，但用手望后指指。玉甫随取洋烛手照，向灯点了，揭帐看视，觉得李漱芳气喘丝丝，似睡非睡，不像从前病时光景。玉甫举起手照，照照面色。漱芳睁开眼来，看定玉甫，一言不发。玉甫按额角，摸手心，稍微有些发烧，问道：“阿好点？”漱芳半晌才答“勿好”二字。玉甫道：“耐自家觉著陆里勿舒齐？”漱芳又半晌答道：“耐勤极，我无啥。”玉甫退出帐外，吹灭洋烛，问秀姐：“夜饭阿曾吃？”秀姐道：“我说仔半日，教俚吃点稀饭，刚刚呷仔一口汤，稀饭是一粒也勿曾吃下去。”玉甫见说，和秀姐对立相视，嘿然良久。忽听得床上漱芳叫声“无姆”，道：“耐去吃烟末哉。”秀姐应道：“晓得哉，耐困罢。”适值李浣芳转局回家，忙著要看阿姐，见李秀姐、陶玉甫皆在，误猜阿姐病重，大惊失色。玉甫摇手示意，轻轻说道：“阿姐困著来浪。”浣芳始放下心，自去对过房间换出局衣裳。漱芳又在床上叫声“无姆”，道：“耐去。”秀姐应道：“噢，我去哉。”却回头问玉甫：“阿到后底去坐歇？”玉甫想在房亦无甚事，遂嘱阿招“当心”，跟秀姐从后房门蹑过后面秀姐房中。坐定，秀姐道：“二少爷，我要问耐，先起头俚生仔病，自家发极，说说闲话末就哭；故歇我去看俚，一句勿曾说啥，问问俚，闭拢仔一只嘴、好像要哭，眼泪倒也无拨。故末为啥？”玉甫点头道：“我也来里说，此先起头两样仔点哉。明朝问声先生看。”秀姐又道：“二少爷，我想着一桩事体，还是俚小个辰光，城隍庙里去烧香，拨叫化子圈住仔，吓仔一吓，难去搭俚打三日醮，求求城隍老爷，阿好？”玉甫道：“故也无啥。”

说话时，李浣芳也跑来寻玉甫。玉甫问：“房里阿有人？”浣芳说：“阿招来浪。”秀姐向浣芳道：“价末耐也去陪陪。”玉甫见浣芳踌躇，便起身辞了秀姐，挈著浣芳同至前边李漱芳房间，掂手掂脚，向大床前皮椅上偎抱而坐。阿招得间，暂溜出外，一时寂静无声。浣芳在玉甫怀里，定睛呆脸，口咬指头，不知转的甚么念头。玉甫不去提破，怔怔看他。只觉浣芳眼圈儿渐渐作红色，眶中莹莹的如水晶一般。玉甫急拍肩膀，笑而问道：“耐想著仔啥个冤枉嘎？”浣芳亦自失笑。阿招在外听不清楚，只道玉甫叫唤，应声而至。玉甫回他：“无啥。”阿招转身欲行。谁知漱芳并未睡著，叫声“阿招”，道：“耐舒齐仔困罢。”阿招答应，转问玉甫：“阿要吃稀饭？”玉甫说：“勑。”阿招因去冲茶。漱芳叫声“浣芳”，道：“耐也去困哉呀。”浣芳那里肯去。玉甫以权词遗之，道：“昨日夜头拨耐噪仔一夜，阿姐就生个病，耐再要困来里，无姆要说哉。”适值阿招送进茶壶，并喊浣芳，也道：“无姆教耐去困。”浣芳设法，方跟阿招出房。

玉甫本待不睡，但恐漱芳不安，只得掩上房门，躺在外床，装做睡着的模样；惟一闻漱芳辗转反侧，便周旋伺应，无不臻至。漱芳于天明时候，鼻息微鼾，玉甫始得睡著一，却为房外外场往来走动，即复惊醒。漱芳劝玉甫：“多困歇。”玉甫只推说：“困醒哉。”玉甫看漱芳似乎略有起色，不比昨日一切厌烦，趁清晨没人在房，亲切问道：“耐到底再有啥勿称心，阿好说说看？”漱芳冷笑道：“我末陆里会称心，耐也勑问哉咯！”玉甫道：“要是无啥别样末，等耐病好仔点，城里去租好房子，耐同无姆搬得去，堂子里托仔帐房先生，耐兄弟一淘管管，耐说阿好？”

漱芳听了，大拂其意，咳的一声，懊恼益甚。玉甫著慌陪笑，自认说差。漱芳倒又嗔道：“啥人说耐差嘎？”玉甫无可搭讪，转身去开房门喊娘姨大阿金。不想浣芳起的绝早，从后跑出，叫声“姐夫”，问知阿姐好点，亦自欢喜。迨阿招起来，与大阿金收拾粗毕，玉甫遂发两张名片，令外场催请高、钱二位。

俟至日色近午，钱子刚领高亚白踵门赴召。玉甫迎入对过李浣芳房间，厮见礼毕，安坐奉茶。高亚白先开言道：“兄弟初到上海，并勿是行医，因子刚兄传说尊命，辱承不弃，不敢固辞。阿好先去诊一诊脉，难末再闲谈，如何？”陶玉甫唯唯遵依。阿招忙去预备停当，关照玉甫。玉甫嘱李浣芳陪钱子刚少坐，自陪高亚白同过这边李漱芳房间。漱芳微微叫声“高老爷”，伸出手来，下面垫一个外国式小枕头。亚白斜签坐于床沿，用心调气，细细的诊。左右手皆诊毕，叫把窗帘揭起，看过舌苔，仍陪往对过房间。李浣芳亲取笔砚诗笺排列桌上，笔招磨起墨来。钱子刚让开一边。陶玉甫请高亚白坐下，诉说道：“漱芳个病还是旧年九月里起个头，受仔点风寒，发几个寒热，倒也勿要紧；到今年开春勿局哉，一径邱邱好好，赛过常来浪生病。病也勿像是寒热，先是胃口薄极，饮食渐渐减下来，有日把一点勿吃，身浪皮肉也瘦到个无陶成。来浪夏天五六月里，好像稍微好点，价末皮肤里原有点发热，就不过勿曾困倒。俚自家为仔好点末，忒啥个写意哉，前日天坐马车到明园去仔一逮，昨日就困倒，精神气力一点无拨。有时心里烦躁，嘴里就要气喘、有时昏昏沉沉，问俚一声勿响。一日天就吃半碗光景稀饭，吃下去也才变仔痰。夜头困勿著，困着仔末出冷汗。俚自家觉着勿局，再要哭。勿

晓得阿有啥方法？”高亚白乃道：“此乃癆瘵之症。旧年九月里起病辰光就甲仔‘补中益气汤’，一点无啥要紧。算是发寒热末，也误事点。故歇个病也勿是为仔坐马车，本底子要复发哉。其原由于先天不足，气血两亏，脾胃生来娇弱之故，但是脾胃弱点还勿至于成功癆瘵，大约其为人必然绝顶聪明，加之以用心过度，所以忧思烦恼，日积月累，脾胃于是大伤。脾胃伤则形容羸瘦，四肢无力，咳嗽痰饮，吞酸暖气，饮食少进，寒热往来，此之谓癆瘵。难是岂止脾胃，心肾所伤实多。厌烦盗汗，略见一斑。停两日再有腰膝冷痛，心常忪悸，乱梦颠倒，几花毛病才要到哉。”玉甫叉口道：“啥勿是嘎，故歇就有实概个毛病：困来浪时常要大惊大喊，醒转来说是做梦；至于腰膝，痛仔长远哉。”

亚白提笔蘸墨，想了一想道：“胃口既然浅薄，常恐吃药也难。”玉甫攒眉道：“是呀，俚再有讳病忌医个脾气最勿好。请先生开好方子，吃仔三四贴，好点末停哉，有个丸药方子，索性勿曾吃。”当下高亚白兔起鹘落的开了个方子，前叙脉案，后列药味，或拌或炒，一一注明，然后授与陶玉甫。钱子刚也过来倚桌同观。李浣芳只道有甚顽意儿，扳开玉甫臂膊要看，见是满纸草字，方罢了。玉甫约略过目，拱手道谢，重问道：“还要请教：俚病仔未喜欢哭，喜欢说闲话，故歇勿哭勿说哉，阿是病势中变？”亚白道：“非也。从前是焦躁，故歇是昏倦，才是心经毛病。倘然能得无思无虑，调摄得宜，比仔吃药再要灵。”子刚亦问道：“该个病阿会好嘎？”亚白道：“无拨啥勿会好个病。不过病仔长远，好末也慢性点。眼前个把月总归勿要紧，大约过仔秋分，故末有点把握，可以望全愈哉。”

陶玉甫闻言，怔了一会，便请高亚白、钱子刚宽坐，亲把方子送到李秀姐房间。秀姐初醒，坐于床中。玉甫念出脉案药味，并述适间问答之词。秀姐也怔了。道：“二少爷，难末那价？”玉甫说不出话，站在当地发呆。直至外面摆好台面，只等起手巾，大阿金一片声请二少爷，玉甫才丢下方子而出。

第三十六回终。

癆瘵（láo zhài，音劳寨）——即癆病，中医指结核病。

羸（léi，音雷）瘦——瘦弱。

第三十七回 惨受刑高足枉投师 强借债阔毛私狎妓

按：陶玉甫出至李浣芳房间，当请高亚白、钱子刚入席、宾主三人，对酌清谈，既无别客，又不叫局。李浣芳和准琵琶要唱，高亚白说：“勿必哉。”钱子刚道：“亚白哥喜欢听大曲，唱仔只大曲罢。我替耐吹笛。”阿招呈上笛子。钱子刚吹，李浣芳唱。唱的是《小宴》中“天淡云闲”两段。高亚白偶然兴发，接着也唱了《赏荷》中“坐对南薰”两段。钱子刚问陶玉甫：“阿高兴唱？”玉甫道：“我喉咙勿好。我来吹，耐唱罢。”子刚授过笛子，唱《南浦》这出，竟将“无限别离情，两月夫妻，一旦孤另”一套唱完。高亚白喝声采。李浣芳乖觉，满斟一大觥酒奉劝亚白。亚白因陶玉甫没甚心绪，这觥饮干，就拟吃饭。玉甫满怀抱歉，复连劝三大觥始罢。

一会儿席终客散，陶玉甫送出客堂，匆匆回内。高亚白仍与钱子刚并肩联袂，同出了东兴里。亚白在路问子刚道：“我倒勿懂，李浣芳俚个亲生娘、兄弟、妹子，连搭仔陶玉甫，才蛮要好，无拨一样勿称心，为啥生到实概个病？”子刚未言先叹道：“李浣芳个人末勿该应吃把势饭。亲生娘勿好，开仔个堂子，俚无法子做个生意，就做仔玉甫一个人，要嫁拨来玉甫。倘然玉甫讨去做小老母，浣芳倒无啥勿肯，碰著个玉甫走归要算是大老母，难末玉甫个叔伯、哥嫂、姨夫、娘舅几花亲眷才勿许，说是讨信人做大老母，场面下勿来。浣芳晓得仔，为仔俚自家本底子勿情愿做信人，故歇做末赛过勿曾做，倒才说俚是个信人，俚自家也阿好说‘我勿是信人’？实概一气末，就气出个病。”亚白亦为之啼嘘。

两人一面说一面走，恰到了尚仁里口，高亚白别有所事，拱手分路。钱子刚独行进弄，相近黄翠凤家，只见前面一个信人，手扶娘姨，步履蹒跚，循墙而走。子刚初不理睬，及至门首，方看清是诸金花。金花叫声“钱老爷”，即往后面黄二姐小房间里去。子刚趑上楼来，黄珠凤、黄金凤争相迎接，各叫“姐夫”，簇拥进房。黄翠凤问：“诸金花？”子刚说：“来里下头。”金凤恐子刚有甚秘密事务，假做要看诸金花，挈了珠凤走避下楼。翠凤和子刚坐谈片刻，壁上挂钟正敲三下。子刚知道罗子富每日必到，即欲兴辞。翠凤道：“故也再坐歇末哉，啥要紧嘎？”子刚踌躇间，适值珠凤、金凤跟着诸金花来见翠凤。子刚便不再坐，告别竟去。

诸金花一见翠凤，噙着一泡眼泪，颤巍巍的叫声“阿姐”，说道：“我前几日天就要来望望阿姐，一径走勿动，今朝是定规要来哉。阿姐阿好救救我？”说着，呜咽要哭。翠凤摸不着头脑，问道：“啥嘎？”金花自己撩起裤脚管给翠凤看。两只腿膀，一条青，一条紫，尽是皮鞭痕迹，并有一点一点鲜红血印，参差错落，似满天星斗一般。此系用烟签烧红戳伤的。翠凤不禁惨然道：“我交代耐，做生意末巴结点，耐勿听我闲话，打到实概样式！”金花道：“勿是呀。倪个无姆勿比得该搭无姆，做生意勿巴结生来要打，巴结仔再要打哩。故歇就为仔一个客人来仔三四埭，无姆说我巴结仔俚哉，难末打呀。”翠凤勃然怒道：“耐只嘴阿会说嘎？”金花道：“说个呀，就是阿姐教拨我个闲话，我说要我做生意末勤打，打仔生意勿做哉！倪无姆为仔该声闲话，索性关仔房门，喊郭孝婆相帮，揪牢仔榻床浪，一径打到天亮，再要问我阿敢勿做生意。”翠凤道：“问耐末，耐就说定归勿做，让俚哂打

未哉呢。”金花攒眉道：“故末阿姐哉，痛得来无那哈 哉呀！再要说勿做呀，说勿来哉呀。”翠凤冷笑道：“耐怕痛末，该应做官人家去做奶奶、小姐个呀，阿好做官人。”金凤、珠凤在傍嗤的失笑，金花羞得垂头嘿坐。翠凤又问道：“鸦片烟阿有嘎？”金花道：“鸦片烟有一缸来浪，碰着仔一点点就苦煞个，陆里吃得落嘎！再听见说，吃仔生鸦片烟要进断仔肚肠死咻，阿要难过。”翠凤伸两指著实指定金花，咬牙道：“耐个谄头东西！”一句未终，却顿住嘴不说了。

谁知这里说话，黄二姐与赵家姆正在外间客堂中，并摆两张方桌，把浆洗的被单铺排缝纫，听了翠凤之言，黄二姐耐不住，特到房里，笑向翠凤道：“耐要拿自家本事教拨俚末，今世勿成功个哉！耐去想，前月初十边进去，就是诸十全个客人——姓陈个——吃仔一台酒，绷绷俚场面。到故歇一个多月，说有一个客人装一挡干湿，打三埭茶会，陆里晓得该个客人倒是俚老相好，来里洋货店里柜台浪做生意；吃仔夜饭来末，总要到十二点钟去。难末本家说仔闲话了，诸三姐赶得去打俚呀。”翠凤道：“酒无拨末，局出仔几个嘎？”黄二姐摊开两掌，笑道：“通共一挡干湿，陆里来个局嘎！”翠凤欷地直跳起身，问金花道：“一个多月做仔一块洋钱生意，阿是教耐无姆去吃屎？”金花那里敢回话。翠凤连问几声，推起金花头来道：“耐说，阿是教耐无姆去吃屎？耐倒再要寻开心，做恩客。”

黄二姐劝开翠凤道：“耐去说俚做啥？”翠凤气的瞪目哆口，嚷道：“诸三姐个无用人，有气力打俚末打杀仔好哉呢！摆来浪再要赔洋钱！”黄二姐跺脚道：“好哉呀！”说著，捺翠凤坐下。翠凤随手把桌子一拍道：“赶俚出去，看见仔讨气！”这一拍太重了些，将一只金镶玳瑁钏臂断作三段。黄二姐咳了一声，道：“故末陆里来个晦气。”连忙丢个眼色与金凤。金凤遂挚著金花，要让过对过房间，金花自觉没脸，就要回去，黄二姐亦不更留。倒是金凤多情，依依相送。送至庭前，可巧遇着罗子富在门口下轿。金花不欲见面，掩过一边，等子富进去，才和金凤作别，手扶娘姨，缓缓出兆荣里，从宝善街一直向东，归至东棋盘街绘春堂间壁得仙堂。

诸金花遭逢不幸，计较全无，但望诸三姐不来查问，苟且偷安而已。不料次日饭后，金花正在客堂中同几个相帮笑骂为乐，突然郭孝婆摸索到门，招手唤金花。金花猛吃一吓，慌的过去。郭孝婆道：“有两个蛮蛮好个客人，我搭耐做个媒人，难末巴结点阿晓得？”金花道：“客人来浪陆里嘎？”郭孝婆道：“哪，来哉。”金花抬头看时，一个是清瘦后生，一个有须的，跷着一只脚，各穿一件雪青官纱长衫。金花迎进房间，请问尊姓。后生姓张，有须的说是姓周。金花皆不认识，郭孝婆也只认识张小村一个。外场送进干湿，金花照例敬过，即向榻床烧鸦片烟。郭孝婆挨到张小村身傍，悄说道：“俚末是我外甥囡，耐阿好照应照应？随便耐开消末哉。”小村点点头。郭孝婆道：“阿要喊个台面下去？”小村正色禁止。郭孝婆俄延一会，复道：“价末问声耐朋友看，阿好？”小村反问郭孝婆道：“该个朋友耐阿认得？”郭孝婆摇摇头。小村道：“周少和呀。”郭孝婆听了，做嘴做脸，溜出外去。金花装好一口烟，奉与周少和。少和没有瘾，先让张小村。小村见这诸金花面张、唱口、应酬，并无一端可取，但将鸦片烟畅吸一顿，仍与少和一淘趲出得仙堂，散步逍遥，无拘无束，立在四马路口看看往来马车，随意往华众

会楼上泡一碗茶，以为消遣之计。

两人方才坐定，忽见赵朴斋独自一个接踵而来，也穿一件雪青官纱长衫，嘴边衔著牙嘴香烟，鼻端架著墨晶眼镜，红光满面，气象不同，直上楼头，东张西望。小村有心依附，举手招呼。朴斋竟不理睬，从后面烟间内团团兜转，趑趄过前面茶桌边，始见张小村，即问：“阿看见施瑞生？”小村起身道：“瑞生勿曾来，耐阿寻俚？就该搭等一歇哉呀。”朴斋本待绝交，意欲于周少和面前夸耀体面，因而趁势入座。小村喊堂倌再泡一碗。少和亲去点根纸吹，授过水烟筒来。朴斋见少和一步一拐，问是为啥。少和道：“楼浪跌下来跌坏个。”小村指朴斋向少和道：“倪一淘人就挨著俚运气最好，我同耐两家头才是倒霉人：耐个脚跌坏仔，我个脚别脱仔。”朴斋问吴松桥如何。小村道：“松桥也勿好；巡捕房里关仔几日天，刚刚放出来。俚个亲生爷要搭俚借洋钱，噪仔一泡，幸亏外国人勿曾晓得，勿然生意也歇个哉。”少和道：“李鹤汀转去仔阿出来？”小村道：“郭孝婆搭我说，要出来快哉。为俚阿叔生仔杨梅疮，到上海来看，俚一淘来。”朴斋道：“耐陆里看见个郭孝婆？”小村道：“郭孝婆寻到我栈房里，说是俚外甥囡来噪么二浪，请我去看，就坎坎同少和去装仔挡干湿。”少和讶然道：“坎坎个就是郭孝婆，我倒勿认得，失敬得极哉！前年我经手一桩官司就办个郭孝婆拐逃呢。”小村恍然道：“怪勿得俚看见耐有点怕。”少和道：“啥勿怕嘎！故歇再要收俚长监，一张稟单好哉。”

朴斋偶然别会有会心，侧首寻思，不复插嘴，少和、小村也就无言。三人连饮五六开茶，日云暮矣，赵朴斋料这施瑞生游踪无定，无处堪寻，遂向周少和、张小村说声“再会”，离了华众会，径归三马路鼎丰里家中，回报妹子赵二宝，说是施瑞生寻勿著。二宝道：“明朝耐早点到俚屋里去请。”朴斋道：“俚勿来末，请俚做啥？倪好客人多煞来浪。”二宝沉下脸道：“教耐请个客人末，耐就勿肯去，单会吃饱仔饭了白相，再有啥个用场嘎！”朴斋惶急，改口道：“我去，我去。我不过说说未哉。”二宝才回嗔敛怒。其时赵二宝时髦已甚，每晚碰和吃酒，不止一台，席间撒下的小碗送在赵洪氏房里，任凭赵朴斋雄啖大嚼，酣畅淋漓，吃到醉醺醺时，便倒下绳床，冥然罔觉，固自以为极乐世界矣。

这日，赵朴斋奉妹子之命，亲往南市请施瑞生，瑞生并不在家，留张名片而已。朴斋暗想，此刻径去覆命，必要说我不会干事，不若且去王阿二家重联旧好，岂不妙哉。比到了新街口，却因前番曾遭横逆，打破头颅，故此格外谨慎，先至间壁访郭孝婆做个牵买，预为退步。郭孝婆欢颜晋接，像天上吊下来一般，安置朴斋于后半间稍待，自去唤过王阿二来。

王阿二见是朴斋，眉花眼笑，扭捏面前，亲亲热热的叫声“阿哥”道：“房里去。”朴斋道：“就该搭罢。”一面脱下青纱衫，挂在揸帐竹竿上。王阿二遂央郭孝婆关照老娘姨，一面推朴斋坐于床沿，自己爬在朴斋身上，勾住脖项说道：“我末一径牵记煞耐，耐倒发仔财了想勿着我，倪勿成功个。”朴斋就势两手合抱，问道：“张先生阿来？”王阿二道：“耐再要说张先生，别脚哉呀！倪搭还欠十几块洋钱，勿着杠。”朴斋因历述昨日小村之言，王阿二跳起来道：“俚有洋钱倒去么二浪攀相好，我明朝去问声俚看。”朴斋按住道：“耐去末勳说起我。”王阿二道：“耐放心，勿关耐事。”

说著，老娘姨送过烟茶二事，仍回间壁看守空房。郭孝婆在外间听两人没些声息，知已入港，因恐他人再来打搅，亲去门前看风哨探。好一会，忽然听得后半间地板上历历碌碌，一阵脚声，不解何事。进内看时，只见赵朴斋手取长衫要着，王阿二夺下不许，以致扭结做一处。郭孝婆劝道：“啥要紧嘎？”王阿二盛气诉道：“我搭俚商量阿好借十块洋钱拨我，烟钱浪算末哉”俚回报仔我无拨，倒立起来就走。”朴斋求告道：“故歇我无拨来里碗，停两日有仔未拿得来，阿好？”王阿二不依道：“耐要停两日末，长衫放来浪，拿仔十块洋钱来拿。”朴斋跺脚道：“耐要我命哉，教我转去说啥嘎？”郭孝婆做好做歹，自愿作保，要问朴斋定个日子。朴斋说是月底，郭孝婆道：“就是月底也无啥，不过到仔月底，定归要拿得来个。”王阿二给还长衫，亦着实囑道：“月底耐勿拿来末，我自家到耐鼎丰里来请耐去吃碗茶。”

朴斋连声唯唯，脱身而逃，一路寻思，自悔自恨，却又无可如何。归至鼎丰里口，远远望见自家门首停着两乘官轿，拴着一匹白马。趑进客堂，又有一个管家踞坐高椅，四名轿班列坐两傍。朴斋上楼，正待回话，却值赵二宝陪客闲谈，不敢惊动，只在帘子缝里暗地张觑。两位客人，惟认识一位是葛仲英，那一位不认识的，身材俊雅、举止轩昂，觉得眼中不曾见过这等人。仍即悄然下楼，趑出客堂，请那管家往后面帐房里坐。探问起来，方知他主人是天下闻名极富极贵的史三公子，祖籍金陵，出身翰苑，行年弱冠，别号天然。今为养痾起见，暂作沪上之游，赁居大桥一所高大洋房，十分凉爽，日与二三知己杯酒谈心。但半月以来，尚未得一可意人儿承欢侍宴，未免辜负花晨月夕耳。朴斋听说，极口奉承，不遗余力，并问知这管家姓王。唤做小王，系三公子贴身伏侍掌管银钱的。朴斋意欲得其欢心，茶烟点心，络绎不绝，小王果然大喜。

将近上灯时候，娘姨阿虎传说，令相帮叫菜请客。朴斋得信，急去禀命母亲赵洪氏，拟另叫四色荤碟，四道大菜，专请管家，赵洪氏无不依从。等到楼上坐席以后，帐房里也摆将起来，奉小王上坐，朴斋在下相陪，吃得兴致飞扬，杯盘狼藉。无如楼上这台酒仅请华铁眉、朱蔼人两人，席间冷清清的，兼之这史三公子素性怯热，不耐久坐，出局一散，宾主四人哄然出席，皆令轿班点灯，小王只得匆匆吃口干饭，趋出立候。三公子送过三位，然后小王伺候三公子登轿，自己上马，鱼贯而去。

第三十七回终。

吃碗茶——评理，旧时茶馆是民间纠纷评定是非的场所。

弱冠——二十岁左右的年纪。

养痾（k，音科）——养病。

第三十八回 史公馆痴心成好事 山家园雅集庆良辰

按：赵朴斋眼看小王扬鞭出弄，转身进内见赵洪氏，告知史三公子的来历，赵洪氏甚是快慰，遂把那请客回话搁起不提。不想接连三日，天气异常酷热，并不见史三公子到来。第四日，就是六月三十了，赵朴斋起个绝早，将私下积聚的洋钱凑成十元，径往新街，敲开郭孝婆的门，亲手交明，嘱其代付。朴斋即时遄返，料定母亲、妹子尚未起身，不致露绽。惟大姐阿巧勤于所事，朴斋进门，阿巧正立在客堂中蓬着头打呵欠。朴斋搭讪道：“早来里，再困歇哉呀。”阿巧道：“倪是要做生活个。”朴斋道：“阿要我来帮耐做？”阿巧道是调戏，掉头不理。朴斋倒以为得计。

将近上午，忽有一缕乌云起于西北，顷刻间弥漫寰宇，遮住骄阳，电掣雷轰，倾盆下注。约有两点钟时，雨停日出。赵二宝新妆才罢，正自披襟纳爽，开阁乘凉。却见一人走得喘吁吁地，满头都是油汗，手持局票，闯入客堂。随后朴斋上楼郑重通报，说是三公子叫的，叫至大桥史公馆。二宝亦欣然坐轿而去。谁知这一个局，直至傍晚，竟不归家。朴斋疑惑焦躁，竟欲自往相迎。可巧娘姨阿虎和两个轿班空身回来。朴斋大惊失色，瞪出眼睛，急问：“人？”阿虎反觉好笑，转向赵洪氏说道：“二小姐未勿转来哉，三公子请俚公馆里歇夏，包俚十个局一日。梳头家生搭衣裳，教我故歇就拿得去。”洪氏没甚言语，朴斋嗔责阿虎道：“耐胆倒大噪，放生仔俚转来哉！”阿虎道：“二小姐教我转来个呀。”朴斋道：“难下转当心点，闯仔穷祸下来，耐做娘姨阿吃得消？”阿虎也沉下脸道：“耐勤发极，倪也四百块洋钱噪呀！阿有啥勿当心个？从小来里把势里，到故歇做娘姨，耐去问声看，闯啥个穷祸嘎？”朴斋对答不出，默然而退。还是洪氏接嘴道：“耐勤去听俚，快点收拾好仔去罢。”阿虎直咕噜到楼上，寻得洋袱，打成两包，辞洪氏自去了。

朴斋满心忐忑，终夜无眠，复和母亲商议，买许多水蜜桃、鲜荔枝，装盒盛筐，赍往探望。叫把东洋车，拉过大桥堍，迤逦问到史公馆门首，果然是高大洋房，两旁栏凳上列坐四五个方面大耳挺胸凸肚的，皆穿乌皮快靴，似乎军官打扮。朴斋呐呐然道达来意，那军官手执油搭扇，只顾招风，全然不睬。朴斋鞠躬鹄立，待命良久。忽一个军官回过头来喝道：“外头去等来浪！”朴斋喏喏，退出墙下，对着满街太阳，逼得面红吻燥。幸而昨日叫局的那人，牵了匹马，缓缓而归。朴斋上前拱手，求他通知小王。那人把朴斋略瞟一眼，竟去不顾。一会儿，却有一个十三四岁孩子飞奔出来，一路喊问：“姓赵个来浪陆里？”朴斋不好接应，悄地望内窥探。那军官复瞪目喝道：“喊哉呀！”朴斋方喏喏提筐欲行。孩子拉住问道：“耐阿是姓赵？”朴斋连应：“是个。”孩子道：“跟我来。”朴斋跟定那孩子，趑进头门，只见里面一片二亩广阔的院子，遍地尽种奇花异卉，上边正屋是三层楼，两傍厢房并系平屋。朴斋趑过一条五色鹅卵石路，从厢房廊下穿去，隐约玻璃窗内有许多人，科头跣足，阔论高谈。孩子引朴斋一直兜转正屋，后面另有一座平屋，小王已在帘下相迎。朴斋慌忙趋见，放下那筐，作一个揖。小王让朴斋卧房里坐，并道：“故歇勿曾下楼，宽宽衣吃筒烟，正好。”孩子送上一钟便茶。小王令孩子去打听道：“下楼仔未拨个信。”孩子应声出外。小王因说起：“三老爷倒喜欢耐妹子，说耐妹子像是人家人。倘然对景仔，真真是耐个运气。”朴斋只是喏喏。小王更约略教导些见面规矩，朴斋都领会了。

适值孩子隔窗叫唤，小王知道三公子必已下楼，教朴斋坐来浪，匆匆跑去。须臾跑来，掀帘招手。朴斋仍提了筐，跟定小王，绕出正屋帘前。小王接取那筐，带领谒见。三公子踞坐中间炕上，满面笑容，傍侍两个秃发书童。朴斋叫声“三老爷”，侧行而前，叩首打千。三公子颌首而已。小王附近禀说两句，三公子蹙额向朴斋道：“送啥礼嘎。”朴斋不则一声。三公子目视小王。小王即掇只矮脚酒机，放在下首，令朴斋坐下。俄而听得堂后楼梯上一阵小脚声音，随见阿虎搀了赵二宝，从容款步，出自屏门。朴斋起身屏气，不敢正视。二宝叫声“阿哥”，问声“无姆”，别无他语。阿虎插嘴道：“阿是二小姐蛮好来浪？”朴斋自然忍受。三公子吩咐小王道：“同俚外头坐歇，吃仔饭了去。”朴斋听说，侧行而出，仍与小王同至后面卧房。小王嘱道：“耐勤客气，要啥末说。我有事体去。”当唤那孩子在房伏侍。小王重复跑去。

朴斋独自一个踱来踱去，壁上挂钟敲过一点，始见打杂的搬进一大盘酒来，摆在外间桌上。那孩子请朴斋上坐独酌。朴斋略一沾唇，推托不饮。孩子殷勤劝酬，朴斋不忍拂意，连举三杯。小王却又跑来，不许留量，定要尽壶，自己也筛一杯相陪。朴斋只得勉力从命。正欲讲话，突然一个秃发书童唤出小王。小王就和书童偕行，不知甚事。朴斋吃毕饭，洗过脸，等得小王回房，提着空筐，告辞道谢。小王道：“三老爷困着来浪，二小姐再要说句闲话。”朴斋喏喏，仍跟定小王，绕出正屋帘前。小王令他暂候，传话进去，随有书童将帘子卷起钩住。赵二宝扶着阿虎，立在门限内说道：“转去搭无姆说，我要初五转来啲。局票来末，说是苏州去哉。”朴斋也喏喏而出。小王竟送到大门之外，还说：“停两日来白相。”朴斋坐上东洋车，径回鼎丰里，把所见情形细细告诉母亲。赵洪氏欣羨之至。

迨初五日，赵朴斋预先往聚丰园定做精致点心，再往福利洋行将外国糖、饼干、水果各色买些。待至下午，小王顶马而来，接着两乘官轿，一乘中轿，齐于门首停下。中轿内走出阿虎，搀了赵二宝，随史公子进门。朴斋抢下打个千儿，三公子仍是颌首。及到楼上房里，三公子即向二宝道：“教耐无姆出来见见。”二宝令阿虎去请。赵洪氏本不愿见，然无可辞，特换一副玄色生丝衫裙，腆腴上楼，只叫得“三老爷”三字，脸上已涨得通红。三公子也只问问年纪饮食，便了。二宝乃向三公子道：“耐坐歇，我同无姆下头去。”三公子道：“无啥事体末，早点转去。”二宝应“噢”，挈赵洪氏联步下楼，趑进后面小房间。洪氏始觉身心舒泰，因问二宝：“再要到陆里去？”二宝道：“转去呀，原是俚公馆里。”洪氏道：“难去仔，几日天转来嘎？”二宝道：“说勿定。初七末山家园齐大人请俚。俚要同我一淘去，到俚花园里白相两日再说。”洪氏着实叮咛道：“耐自家要当心！俚啲大爷脾气，要好辰光末好像好煞，推扳仔一点点要板面孔个碗。”

二宝见说这话，向外一望，掩上房门，挨在洪氏身旁，切切说话。说这三公子承嗣三房，本生这房虽已娶妻，尚未得子，那两房兼祧嗣母，商议各娶一妻，异居分爨，三公子恐娶来未必皆贤，故此因循不决。洪氏低声急问道：“价末阿曾说要讨耐嘎？”二宝道：“俚说先到屋里同俚嗣母商量，

嗣(sì, 音似)——接续, 继承。

兼祧(ti o, 音挑)——继承上代。

爨(cuàn, 音窜)——旧时指分家过日子。

再要说定仔一个，难末两个一淘讨得去。教我生意勳做哉，等俚三个月，俚舒齐好仔再到上海。”洪氏快活得嘻开嘴合不拢来。二宝又道：“难教阿哥公馆里勳来，停两日做仔阿舅坍台煞个。水果也勳去买，俚哋多花来浪。该应要送俚物事，阿怕我勿晓得。”洪氏听一句点一点头，没得半句回答。二宝再有多少话头，一时却想不起。洪氏催道：“一歇哉，俚一千仔来浪，耐上去罢。”二宝趑趄着脚儿，慢慢离了小房间，刚至楼梯半中间，从窗格眼张见帐房中朴斋与小王并头横在榻上吸烟，再有大姐阿巧紧靠榻前胡乱搭讪，二宝心中生气，纵步回房。

史三公子等二宝近身，随手拉他衣襟，悄说道：“转去哉呀，再有啥事体嘎？”二宝见桌上摆着烧卖馒头之类，遂道：“耐也吃点倪点心。”三公子道：“耐替我代吃仔罢。”二宝只做没有听见，挣脱走开，令阿虎传命小王打轿。

三公子竟像新女婿样式，临行还叫二宝转禀洪氏，代言辞谢。洪氏怕羞不出，但将买的各色糖、饼干、水果装满筐中，付阿虎随轿带去。二宝回顾攒眉，洪氏附耳说道：“放来里无啥人吃呀，耐拿得去拨俚哋底下人，阿对？”二宝不及阻挡，赶出门首，和三公子同时上轿。当下小王前驱，阿虎后殿，一行人滔滔汨汨望大桥北堍史公馆而归。看门军官挺立迎候，轿夫抬进院子，停在正屋阶前。史三公子、赵二宝下轿登堂，并肩闲坐。三公子见阿虎提进那筐，问：“是啥嘎？”阿虎笑道：“倒是外国货，除仔上海无拨个。”三公子揭盖看时，呵呵大笑。二宝手抓一把，拣一粒松子，剥出仁儿，递过三公子嘴边，笑道：“耐尝尝看，总算倪无媿一点意思。”三公子恍然正容、双手来接。引得二宝、阿虎都笑。三公子却唤秃发书童取那十景盆中供的香椽撤去，即换这糖、饼干、水果，分盛两盆，高度天然几上。二宝见三公子如此志诚，感激非常，无须赘笔。

过了一日，正逢七夕佳期，史三公子绝早吩咐小王，预备一切应用物件。赵二宝盛妆艳服，分外风流。待至十点钟时，接得催请条子，三公子、二宝仍于堂前上轿，仅带小王、阿虎同行，经大马路，过泥城桥，抵山家园齐公馆大门首。门上人禀请税驾花园。又穿过一条街，即到花园正门。门楣横额刻着“一笠园”三个篆字。园丁请进轿子，直抬至凤仪水阁才停，高亚白、尹痴鸳迎于廊下，史天然、赵二宝历阶而升，就于水阁中少坐。接着苏冠香、姚文君、林翠芬皆上前厮唤，史天然怪问何早。苏冠香道：“倪三个人来仔两日哉呀。”尹痴鸳道：“韵叟是个风流广大教主，前两日为仔亚白、文君两家头，请俚哋吃合卺杯，今朝末专诚请阁下同贵相好做个乞巧会。”谈次，齐韵叟从阁右翩翩翔步而出。史天然口称“年伯”，揖见问安。齐韵叟谦逊两句，顾见赵二宝，问：“阿是贵相好？”史天然应：“是。”赵二宝也叫声“齐大人”。齐韵叟带笑近前，携了赵二宝的手，上上下下打量一遍，转向高亚白、尹痴鸳点点头道：“果然是好人家风范！”赵二宝见齐韵叟年逾耳顺，花白胡须，一片天真，十分恳挚，不觉乐于亲近起来。

于是大家坐定，随意闲谈。赵二宝终未稔熟，不甚酬对。齐韵叟教苏冠香领赵二宝去各处白相，姚文君、林翠芬亦自高兴。四人结队成群，就近从阁左下阶。阶下万竿修竹，绿荫森森，仅有一线羊肠曲径。竹穷径转，使得

香椽(yuán, 音元)——一种植物的果实。

合卺(j n, 音锦)——成婚。

一溪，隐隐见隔溪树影中，金碧楼台，参差高下，只可望而不可即。四人沿着溪岸穿入月牙式的十二回廊。廊之两头并嵌着草书石刻，其文曰“横波槛”。过了这廊，则珠帘画栋，碧瓦文疏，耸翠凌云，流丹映日。不过上下三十二楹，而游于其中者一若对霭连甍，千门万户，低低乎不知所之，故名之曰“大观楼”。楼前削岩嵒，奇峰突起，是为“蜿蜒岭”。岭上有八角亭，是为“天心亭”。自堂距岭，新盖一座棕榈凉棚，以补其隙。棚下排列茉莉花三百余盆，宛然是“香雪海”。四人各摘半开花蕊，簪于髻端。忽闻高处有人声唤，仰面看时，却系苏冠香的大姐，叫做小青，手执一枝荷花，独立亭中，笑而招手。苏冠香喊他下来。小青渺若罔闻，招手不止。姚文君如何耐得，飞身而上，直造其巅，不知为了甚么，张着两手，招得更急。林翠芬道：“倪也去看。”说着，纵步撩衣，愿为先导。苏冠香只得挈赵二宝从其后，遵循磴道，且止且行，娇喘微微，不胜困惫。

原来一笠园之名盖为一笠湖而起。其形象天之圆，故曰“笠”；约广十余亩，故曰“湖”。这一笠湖居于园中央，西南当凤仪水阁之背，西北当蜿蜒岭之阳。从蜿蜒岭俯览全园，无不可见。苏冠香、赵二宝既至天心亭，遥望一笠湖东南角钓鱼矶畔，有一簇红妆翠袖，攒聚成围。大姐、娘姨络绎奔赴，问小青：“啥事体？”小青道：“是个娘姨采仔一朵荷花，看见个罾，随手就扳，刚刚扳着蛮蛮大个金鲤鱼，难末大家来浪看。”苏冠香道：“我道仔看啥个好物事，倒走得脚末痛煞。”赵二宝亦道：“我着个平底鞋，再要跌哩。”姚文君还嫌道不仔细，定欲亲往一观，趁问答时，早又一溜烟赶了去。林翠芬欲步后尘，那里还追得及。三人再坐一会，方慢慢蹚下蜿蜒岭。林翠芬道：“我要去换衣裳。”就于大观楼前分路自去。

苏冠香见大观楼窗寮四敞，帘幕低垂，四五个管家七手八脚调排桌椅，因问道：“阿是该搭吃酒？”管家道：“该搭是夜头，故歇便饭就来里凤仪水阁里吃哉。”苏冠香无语，挈赵二宝仍由原路，同回凤仪水阁来。只见水阁中衣裳环珮，香风四流，又来了华铁眉、葛仲英、陶云甫、朱蔼人四客，连孙素兰、吴雪香、覃丽娟、林素芬皆已在座。惟姚文君脱去外罩衣服，单穿一件小袖官纱衫，靠在临湖窗槛上，把一把蒲葵扇不住的摇。苏冠香问道：“耐跑得去阿曾看见？”文君说不出话，努了努嘴。冠香回头去看，一只中号荷花缸放在冰桶架上，内盛着金鲤鱼，真有一尺多长。赵二宝也略瞟一眼。文君抢出指手划脚说道：“再要捉俚一条，姘子对末好哉！”冠香笑道：“故未请耐去捉哉碗。”大家不禁一笑。

第三十八回终。

霭（liù，音六）——房顶上流下来的水。

甍（méng，音萌）——有浮雕做装饰的屋脊。

削岩嵒（zèlìz nglóng，音仄力宗龙）——山峰高耸的样子。

圆（yuán，音元）——同“圆”。

罾（zng，音增）——一种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鱼网。

第三十九回 造浮屠酒筹飞水阁羹 陬隅 渔艇斗湖塘

按：当下凤仪水阁掇开两只方桌，摆起十六碟八炒八菜寻常便菜，依照向例，各带相好，成双作对的就坐。一桌为华铁眉、葛仲英、陶云甫、朱蔼人；一桌为史天然、高亚白、尹痴鸳、齐韵叟。大家举杯相属，俗礼胥捐。赵二宝尚觉含羞，垂手不动。齐韵叟说道：“耐到该搭来，勦客气，吃酒吃饭总归一淘吃。耐看俚啲呀。”

说时，果见姚文君夹了半只醉蟹，且剥且吃，且向赵二宝道：“耐勿吃，无啥人来搭耐客气，晚歇饿来浪。”苏冠香笑着，执箸相让，夹块排南，送过赵二宝面前。二宝才也吃些。高亚白忽问道：“俚自家身体末，为啥做倌人？”史天然代答道：“总不过是过勿去。”齐韵叟长叹道：“上海个场花，赛过是陷阱，跌下去个人勿少！”史天然因说：“俚再有一个亲眷，一淘到上海，故歇也做仔倌人哉。”尹痴鸳忙问：“名字叫啥？来啲陆里？”赵二宝接嘴道：“叫张秀英，同覃丽娟一淘来浪西公和。”尹痴鸳特呼隔桌陶云甫，问其如何。云甫道：“蛮好，也是人家人样式。阿要叫俚来？”痴鸳道：“晚歇去叫，故歇要吃酒哉。”

于是齐韵叟请史天然行个酒令，天然道：“好白相点酒令，才行过歇，无拨哉碗。”适管家上第一道菜鱼翅，天然一面吃一面想，想那桌朱蔼人、陶云甫不喜诗文，这令必须雅俗共赏为妙，因宣令道：“有末有一个来里。拈席间一物，用《四书》句叠塔，阿好？”大家皆说：“遵令。”管家惯于伺候，移过茶几，取紫檀文具撬开，其中笔砚筹牌，无一不备。史天然先饮一觥，令酒道：“我就出个‘鱼’字，拈阄定次，末家接令。”齐韵叟道：“《四书》浪无拨几个字好说。”天然道：“说下去看。”在席八人，当拈一根牙筹，各照字数写名《四书》在牙筹上，注明别号为记。管家收齐下去，另用五色笺誊真呈阅。两席出位争观，见那笺上写的是：

鱼：史鱼（仲）。乌刳鱼（蔼）。子谓伯鱼（亚）。胶鬲举于鱼（韵）。昔者有馈生鱼（铁）。数罟不入洿池，鱼（天）。二者不可得兼，舍鱼（痴）。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云）。

大家齐声互赞，各饮门面杯过令。末家挨着陶云甫，云甫说个“鸡”字。管家重将牙筹掇乱归筒，按位分掣。大家得筹默然，或低头散步，或屈指暗数。那姚文君见这酒令本已厌烦，及听说的是“鱼”，忽有所触，连饮两觥急酒，匆匆走开。高亚白只道他为气闷，并未留神。大家得句交筹，管家陆续誊在笺上，云：

鸡：割鸡（天）。人有鸡（韵）。月攘一鸡（痴）。舜之徒也，鸡（蔼）。止子路宿，杀鸡（亚）。畜马乘，不察于鸡（仲）。可以衣帛矣，鸡（云）。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铁）。

应是华铁眉接令，铁眉道：“鸡搭鱼才说过哉，第三个字倒就难。”

陬隅（z u yó ng）——原意是僻远之地，此处当指农村生活。

胥捐——全抛弃，舍弃的意思。

觥（g ng，音弓）——用兽角做的酒具。

刳（rèn，音任）——充满。

胶鬲（gé，音革）——殷末周初人。

罟（g，音古）——捕鱼的网。

史天然道：“说勿出末，吃一鸡缸杯过令。啥人说得出，接下去。”华铁眉瞪目不语，矍然道：“有来里哉，‘肉’字阿好？”大家说：“好。”葛仲英道：“难末真个难起来哉！勿晓得啥人是末家。”等得管家誊出看时：

肉：燠肉（铁）。不宿肉（云）。庖有肥肉（天）。是𦍋𦍋之肉（仲）。亟问亟馈鼎肉（痴）。七十者衣帛食肉（韵）。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藹）。朋友馈，虽车马非祭肉（亚）。

高亚白且不接令，自己筛满一觥酒，慢慢吃着。尹痴鸳道：“阿是要吃仔酒了过令哉？”高亚白道：“耐倒稀奇咻，酒也勿许我吃哉！耐要说末耐就说仔。”痴鸳笑着，转令管家先将牙筹派开。亚白吃完，大声道：“就是‘酒’末哉！”齐韵叟呵呵笑道：“来浪吃酒，为啥‘酒’字才想勿着。”大家不假思索，一挥而就：

酒：沽酒（亚）。不为酒（仲）。乡人饮酒（铁）。博弃好饮酒（天）。诗云既醉以酒（藹）。是犹恶醉而强酒（云）。曾元养曾子必有酒（韵）。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痴）。

高亚白阅毕，向尹痴鸳道：“难去说罢，挨着哉！”痴鸳略一沉吟，答道：“耐罚仔一鸡缸杯，我再说。”亚白道：“为啥要罚嘎？”大家茫然，连史天然亦属不解，争问其故。痴鸳道：“造塔末要塔尖个呀！‘肉虽多’，‘鱼跃于渊’，‘鸡鸣狗吠相闻’，才是有尖个塔。耐说个酒，《四书》浪句子‘酒’字打头阿有嘎？”

齐韵叟先鼓掌道：“驳得有理！”史天然不觉点头。高亚白没法，受罚，但向尹痴鸳道：“耐个人就叫‘囚犯码子’，最喜欢扳差头。”痴鸳不睬，即说令道：“我想着个‘栗’字来里，《四书》浪好像勿少。”亚白听说，哗道：“我也要罚耐哉，故歇来浪吃酒末，陆里来个‘栗’嘎？”一手取过酒壶，代筛一献。痴鸳如何肯服，引得哄堂大笑。

正在辩论不决之顷，忽听得水阁后面三四个娘姨同声发喊。大家吃惊，皆向临湖槛外观看。只见钓鱼矶边系的瓜皮艇子，被姚文君坐上一只，带着丝网，要去捉金鲤鱼。娘姨着急，叫他转来。文君那里听见，两手挽两枝桨，望湖心只管荡。高亚白一望，连忙从阁右赶至矶头，绰起一技竹篙，就岸上只一点，已纵身跳上别只艇子，抽去桩上绳缆，随脚蹬开，这艇子便似箭离弦，紧对文君呼的射去。到得湖心，亚白照准文君坐的艇子后艄，将竹篙用力一拨，那艇子便滴溜溜的似车轮一般转个不停。文君做不得主，心里自是发极，却终不肯告饶。亚白笑而问道：“耐阿要去捉鱼嘎？耐去末，我戳翻耐个船，请耐豁个浴，耐阿相信？”文君涨红两颊，不则一声，等艇子稍定，仍自己荡桨而回，亚白也调转竹篙，相随登岸。文君到得岸上，睁圆柳眼，哆起樱唇，一阵风向亚白直扑上来。亚白拔步奔逃，文君拼命追去，追至凤仪水阁中，仓皇四顾，不见亚白。再要追时，齐韵叟张开两臂，挡住去路。文君欲从肋下钻出，恰好为韵叟拦腰合抱拢来，劝道：“好哉，好哉，看我老头面浪，饶仔俚末哉。”文君道：“齐大人勳！俚要用我河里去呀，教俚用！”韵叟道：“俚瞎说、耐勳去听俚。”文君还不肯罢休，韵叟见高亚白在阁左帘外探头探脑，遂唤道：“快点来，惹气仔相好倒逃走哉！”

矍（jué，音决）——惊视的样子。

扳差头——找岔子，挑剔毛病。

豁个浴——即洗澡。

亚白挨进帘内，笑向文君作半个揖，自认不是。文君发狠，挣脱身子，亚白慌的复从阁右奔出。文君追了一段，料道追不着，懊丧而归，君痴鸳遂道：“文君来，倪两家头点将。”文君最喜是“点将”的令，无不从命。两席乃合从开战，才把闲气丢开一边。一时，钏 韵铿锵，钏光历乱。文君连负两次，玉山渐颓。大家亦欲留不尽之兴以卜其夜，齐韵叟乃令管家请高亚白吃饭。管家回说：“高老爷来浪书房里同马师爷一淘吃过哉。”韵叟微笑而罢。

饭后，大家四出散步，三五成群，或调鹤，或观鱼，或品茶，或斗草，以至枕流漱石，问柳寻花，不必细叙。惟主人齐韵望自归内室，去睡中觉，尹痴鸳带着林翠芬及苏冠香、姚文君，相与踟躅湖滨，无可消遣。偶然又趑至大观楼前，见那三百盆茉莉花已尽数移放廊下，凉棚四周挂着密密层层五色玻璃球，中间棕榈梁上，用极粗纆索挂着一丈五尺围圆的一箱烟火。苏冠香指点道：“说是广东教人来做个呀，勿晓得阿好看。”尹痴鸳道：“啥好看，原不过是烟火末哉！”林翠芬道：“勿好看末，人家为啥拿几十块洋钱去做俚嘢？”姚文君道：“我一径勿曾看见过烟火，倒先要看看俚啥样式。”说着趑下台阶，仔细仰视，适遇高亚白从东北行来，望见姚文君，远远的含笑，打拱，文君只作不理。亚白悄近凉棚，不敢直入。林翠芬不禁格声一笑。尹痴鸳回头见了，道：“耐两家头算啥嘢？晚歇客人才来仔，阿怕难为情。”苏冠香招手道：“高老爷来末哉，倪一淘人才帮耐。”

高亚白举步将登，却又望见一人飞奔而来，认得系齐府大总管夏余庆，匆匆报道：“客人来哉。”亚白即复缩住，转身避开。尹痴鸳同苏冠香、姚文君、林翠芬也哄然从东北走去。趑过九曲平桥，迎面假山坡下有三间留云榭，史天然、华铁眉在内对坐围棋，赵二宝、孙素兰倚案观局，一行人随意立定。

突然半空中吹来一声昆曲，倚着笛韵，悠悠扬扬，随风到耳。林翠芬道：“啥人来浪唱？”苏冠香道：“梨花院落里教曲子哉。”姚文君道：“勿是个，倪去看。”就和林翠芬寻声向北，于竹篱鹿眼中窥见箭道之傍三十三级石台上，乃是葛仲英、吴雪香两人合唱，陶云甫 笛，覃丽娟点鼓板。姚文君早溜烟赶过箭道，奋勇先登。害得个林翠芬紧紧相从，汗流气促。幸而甫经志正堂前，即被阿姐林素芬叫住，喝问：“跑得去做啥？”翠芬对答不出。素芬命其近前，替他整理钏钗，埋怨两句。翠芬见志正堂中间炕上，朱蔼人横躺着吸鸦片烟。翠芬叫声“姐夫”，爬在炕沿，陪着阿姐讲些闲话，不知不觉讲着由头，竟一直讲到天晚。各处当值管家点起火来。志正堂上只点三盏自来火，直照到箭道尽头，接着张寿报说：“马师爷来浪哉。”朱蔼人乃令张寿收起烟盘，率领林素芬、林翠芬前往赴宴。一路上皆有自来火，接递照耀。将近大观楼，更觉烟云缭绕，灯烛辉煌。不料楼前反是静悄悄的，仅有七八个女戏子在那里打扮。原来这席面设在后进中堂，共是九桌，匀作三层。

诸位宾客，毕至咸集，纷纷让坐。正中首座系马师爷，左为史天然，右为华铁眉。朱蔼人既至后进，见尹痴鸳坐的这席尚有空位，就于对面坐下。林素芬、林翠芬并肩连坐。其余后叫的局，有肯坐的留着位置，不肯坐的亦不相强。庭前穿堂内原有戏台：一班家伎搬演杂剧。锣鼓一响，大家只好饮

钏(chuàn, 音串)——即镯子。

由头——关键，引申为关心的话。

酒听戏，不便闲谈。主人齐韵叟也无暇敬客，但说声“有褻”而已。

一会儿，又添了许多后叫的局，索性挤满一堂。并有叫双局的，连尹痴鸳都添叫一个张秀英。秀英见了赵二宝，点首招呼。二宝因施瑞生多时绝迹，不记前嫌，欲和秀英谈谈，终为众声所隔，不得畅叙，比及上过一道点心，唱过两出京调，赵二宝挤得热不过，起身离席，向尹痴鸳做个手势，便拉了张秀英由左廊抄出，径往九曲平桥，徙倚栏杆，消停絮语。先问秀英：“生意阿好？”秀英摇摇头。二宝道：“姓尹个客人倒无啥，耐巴结点做末哉。”秀英点点头。二宝问起施瑞生，秀英道：“耐搭未来仔几埭，西公和一径勿曾来歇呀。”二宝道：“该号客人靠勿住，我听说做仔袁三宝哉。”秀英急欲问个明白，可巧东首有人走来，两人只得注口。等到跟前，才看清是苏冠香。冠香道是两人要去更衣，悄问二宝，正中二宝之意。冠香道：“故歇我去喊琪官，倪就琪官搭去罢。”

秀英、二宝遂跟冠香下桥沿坡而北，转过一片白墙，从两扇黑漆角门推进看时，惟有一个老婆子在中间油灯下缝补衣服。苏冠香径引两人登楼，暂至琪官卧房。琪官睡在床上，闻有人来，慌即起身，迎见三人，叫声“先生”。冠香向琪官悄说一句。琪官道：“倪搭是齷齪煞个。”冠香接道：“故末也勦客气哉。”赵二宝不禁失笑，自往床背后去。张秀英退出外间，靠窗乘凉。冠香因问琪官：“阿是耐勿适意。”琪官道：“勿要紧个，就是喉咙唱勿出。”冠香道：“大人教我来请耐，唱勿出勦唱哉，耐阿去？”琪官笑道：“大人喊末，阿有啥勿去个嘎。要耐先生请，是笑话哉。”冠香道：“勿是呀，大人常恐耐勿适意仔困来浪，问声耐阿好去，就勿去也无啥。”琪官满口应承。恰值赵二宝事毕洗手，琪官就拟随行。冠香道：“价末耐也换件衣裳。”琪官讪讪的复换起衣裳来。

张秀英在外间忽招手道：“阿姐来看，该搭好白相。”赵二宝跟至窗前，向外望去，但见西南角一座大观楼，上下四旁一片火光，倒映在一笠湖中，一条条异样波纹，明灭不定。那管弦歌唱之声，婉转苍凉，忽近忽远，似在云端里一般。二宝也说好看，与秀英看得出神。直等琪官脱着舒齐，苏冠香出房声请，四人始相让下楼出院，共循原路而回。回至半路，复遇着个大总管夏余庆，手提灯笼，不知何往。见了四人，旁立让路，并笑说道：“先生去看，放烟火哉。”苏冠香且行且问道：“价末耐去做啥嘎？”夏总管道：“我去喊个人来放，该个烟火说要俚做个人自家来放末好看。”说罢自去。四人仍往大观楼后进中堂。赵二宝、张秀英各自归席，苏冠香令管家掇只酒机放在齐韵叟身旁，教琪官坐下。

维时戏剧初停，后场乐人随带乐器，移置前面凉棚下伺候。席间交头接耳，大半都在讲话。那琪官不施脂粉，面色微黄，头上更无一些插戴，默然垂首，若不胜幽怨者然。齐韵叟自悔孟浪，特地安慰道：“我喊耐来勿是唱戏，教耐看看烟火，看完仔去困末哉。”琪官起立应命。须臾，夏总管禀说：“舒齐哉。”齐韵叟说声“请”。侍席管家高声奉请马师爷及诸位老爷移步前楼，看放烟火。一时宾客、信人纷纷出席。

第三十九回终。

第四十回 纵玩赏七夕鹊填桥 善俳谐一言雕贯箭

按：这马师爷别号龙池，钱塘人氏，年纪不过三十余岁，文名盖世，经学传家；高谊摩云，清标绝俗。观其貌则蔼蔼可亲，听其词则津津有味。上自贤士大夫，下至妇人孺子，无不乐与之游。齐韵叟请在家中，朝夕领教，尝谓人口：“龙池一言，辄令吾三日思之不能尽。”龙池谓韵叟华而不缙，和而不流，为酒地花天作砥柱，戏赠一“风流广大教主”之名。每遇大宴会，龙池必想些新式玩法，异样奇观，以助韵叟之兴。就是七夕烟火，即为龙池所作，雇募粤工，口讲指划，一月而成。但龙池亦犯著一件惧内的通病，虽居沪渎，不敢胡行。韵叟必欲替他叫局，龙池只得勉强应酬，初时不论何人，随意叫叫，因龙池说起卫霞仙性情与乃眷有些相似，后来便叫定一个卫霞仙。当晚霞仙与龙池并坐首席，相随宾客、宦人趲出大观楼前进廊下，看放烟火。前进一带窗寮尽行关闭，廊下所有灯烛尽行吹灭，四下里黑魆魆地。

一时，粤工点著药线，乐人吹打《将军令》头。那药线燃进窟窿，箱底脱然委地。先是两串百子响鞭，劈劈拍拍，震的怪响。随后一阵金星，乱落如雨。忽有大光明从箱内放出，如月洞一般，照得五步之内针芥毕现。乐人换了一套细乐，才见牛郎、织女二人，分列左右，缓缓下垂。牛郎手牵耕田的牛，织女斜倚织布机边，作盈盈凝望之状。细乐既止，鼓声隆隆而起，乃有无数转贯球雌雄的闪烁盘旋，护著一条青龙，翔舞而下，适当牛郎、织女之间。隆隆者蓦易羯鼓作爆豆声，铜钲惶然应之。那龙口中吐出数十月炮，如大珠小珠，错落满地，浑身鳞甲间冒出黄烟，氤氲郁，良久不散。看的人皆喝声采。俄而钲鼓一紧，那龙颠首掀尾，接连翻了百十个筋斗，不知从何处放出花子，满身环绕，跋扈飞扬，严然有搅海翻江之势，喜得看的人喝采不绝。

花子一住，钲鼓俱寂。那龙也居中不动，自首至尾，彻里通明，一鳞一爪，历历可数。龙头尺木披下一幅手卷，上书“玉帝有旨，牛女渡河”八个字。两傍牛郎、织女作躬身迎诏之状。乐人奏《朝天乐》以就其节拍，板眼一一吻合。看的人攒拢去细看，仅有一丝引线拴著手足而已。及那龙线断自堕，伺候管家忙从底下抽出拎起来，竟有一人一手多长，尚有几点未熄火星倏亮倏暗。当下牛郎、织女钦奉旨意，作起法来，就于掌心飞起一个流毳，缘著引线，冲入箱内，钟鱼饶钹之属，吽剥叮当，八音并作。登时飞落七七四十九只乌鹊，高高低低，上上下下，布成阵势，弯作桥形，张开两翅，兀自栩栩欲活。看的人愈觉稀奇，争著近前，并喝采也不及了。乐人吹起唢呐，啞啞啞啞好像送房合卺之曲。牛郎乃舍牛而升，织女亦离机而上，恰好相遇于鹊桥之次。于是两个人，四十九只乌鹊，以及牛郎所牵的牛，织女所织的机，一齐放起花子来。这花子更是不同，朵朵皆作兰花竹叶，望四面飞溅开去，真个是“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光景。连阶下所有管家都看的兴发，手舞足蹈，全没规矩。足有一刻时辰，陆续放毕，两个人，四十九只乌鹊，

辄（zhé，音哲）——总是。

缙（rù，音入）——繁琐。

羯（jié，音节）鼓——我国古代的一种鼓，两面蒙皮，中间细。

钲（zhēng，音征）——古代军中的打击乐器。

倏（shù，音舒）——极快的。

以及牛郎所牵的牛，织女所织的机，无不彻里通明、才看清牛郎、织女面庞姣好，眉目传情，作相傍相偎依浓不舍之状，乐人仍用《将军令》煞尾收场。粤工只等乐阕时，将引线放宽，纷纷然坠地而灭，依然四下里黑魇魇地。大家尽说：“如此烟火，得未曾有！”齐韵叟、马龙池亦自欣然。管家重开前进窗寮，请去后进入席，后叫的许多出局趁此哄散，卫霞仙、张秀英也即辞别，琪官也即回房。诸位宾客生恐主人劳顿，也即不别而行，入席者寥寥十余位。齐韵叟要传命一班家乐开台重演，十余位皆道谢告醉。韵叟因琪官不唱，兴会阑珊，遂令苏冠香每位再敬三大杯。冠香奉命离座，侍席管家早如数斟上酒，十余位不待相劝，如数千乞，各向冠香照杯。大家用饭散席。齐韵叟道：“本来要与诸君作长夜之饮，但今朝人间天上，未便辜负良宵，各请安置，翌日再叙如何？”说罢大笑。管家掌灯伺候，齐韵叟拱手告罪而去，马龙池自归书房。葛仲英、陶云甫、朱蔼人暨几个亲戚，另有卧处，管家各以灯笼分头相送。惟史天然、华铁眉卧房即铺设于大观楼上，与高亚白、尹痴鸳卧房相近。管家在前引导，四人随带相好，联步登楼。先至史天然房内，小坐闲谈。只见中间排著一张大床，帘拢帷幕一律新鲜，镜台衣桁，粉奁唾盂，无不具备。

史天然举眼四顾，华铁眉、高亚白俱有相好陪伴，惟尹痴鸳只做清倌人林翠芬，因笑道：“痴鸳先生忒寂寞哉。晚。”痴鸳将翠芬肩膀一拍道：“陆里会寂寞，倪个小先生也蛮懂个哉！”翠芬笑而脱走。痴鸳转向赵二宝，要盘问张秀英出身细底。二宝正待叙述，却被姚文君缠住痴鸳，要盘问烟火怎样做法。痴鸳回说：“勿晓得。”文君道：“箱子里阿是藏个人来浪做？”痴鸳道：“箱子里有仔人未跌杀哉。”文君道：“价末为啥像活个？”大家不禁一笑，华铁眉道：“大约是提线傀儡之法。”文君原不得解，想了一想，也不再问。管家送进八色干点，大家随意用些，时则夜过三更，檐下所悬一带绛纱灯摇摇垂灭。华铁眉、高亚白、尹痴鸳及其相好就此兴辞归寝。娘姨阿虎叠被铺床，伏侍史天然、赵二宝收拾安卧而退。

天然一觉醒来，只听得树林中小麻雀儿作队成群，喧闹不已，急忙摇醒二宝，一同披衣起身。唤阿虎进房间时，始知天色尚早，但又不便再睡，且自洗脸漱口吃点心。阿虎排开奁具，即为二宝梳妆。天然没事，闲步出房，偶经高亚白卧房门首，向内窥觑，高亚白、姚文君都不在房。天然掀帘进去，见那房中除床榻桌椅之外，空落落的，竟无一幅书画，又无一件陈设，壁间只挂著一把剑一张琴。惟有一顶素绫帐子，倒是密密画的梅花，知系尹痴鸳手笔；一方青缎帐颜、用铅粉写的篆字，知系华铁眉手笔。天然从头念下，系高亚白自己做的帐铭。其文道：

仙乡，醉乡，温柔乡，惟华胥乡掌之；佛国，香国，陈芳国，惟槐安国翼之。我游

其间，三千大千，活泼泼地，纠纒纒天，不知今夕是何年！

天然徘徊赏鉴，不忍舍去。忽闻有人高叫：“天然兄，该搭来。”天然回头望去，乃尹痴鸳隔院相唤，当即退出抄至对过痴鸳卧房。痴鸳适才起身，正要洗脸，迎见天然，暂请宽坐。这房中却另是一样，只觉金迷纸醉，锦簇花团，说不尽绮靡纷华之概。天然倒不理睬，但见靠窗书桌上堆著几本草订书籍，问是何书。痴鸳道：“旧年韵叟刻仔一部诗文，叫《一笠园同人全集》，

阑珊（lánshān，音兰山）——将尽。

桁（héng，音横）——櫺（lǐn）。

再有几花零珠碎玉，不成篇幅，如楹联，匾额，印章，器铭，灯谜，酒令之类，一概豁脱好像可惜，难末教我再选一部，就叫‘外集’。故歇选仔一半，勿曾发刻。”

天然取书在手，翻出一段，看是“白战”的酒令。天然道：“‘白战’两个字，名目就好。”再看下面有小字注道：“欧阳文忠公小雪会饮聚星堂赋诗，约不得用‘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等字。后东坡复举前体，末云：‘当时号令君记取，白战不许持寸铁。’此令即仿此意。各拈一题，作诗两句，用字面映衬切贴者罚。”第一条“桃花”为题，诗曰：

一笑去年曾此日，再来前度复何人？

天然长吟点头道：“倒勿容易！”痴鸳道：“该个两名无啥好，耐看下去。先要看仔俚诗，再猜俚是啥个题目。题目猜勿出，故末诗好哉。”说着，揩干手面，趲过桌傍，接那书来翻过一页，掩住题目，单露出两句诗给天然看。诗曰：

谁欤 是主何须问，我以为君不可无。

天然道：“空空洞洞，陆里有啥题目嘎。”痴鸳笑而放手。天然见题目是“修竹”，恍然大悟道：“懂哉，懂哉！果然做得好！”痴鸳复以一条相示。诗曰：

借问当年谁得似？可怜如此更何堪！

天然蹙额沉吟道：“上头一句像飞燕，下头一句勿对哉哋。”细细的想了一会，终想不到是“残柳”的题目；及至看了，却即拍案叫绝道：“好极哉！”再看诗曰：

淡泊从来知者鲜，指挥其下慎无遗。

痴鸳道：“该个是‘诸葛菜’，借用个典故陆里猜得著。”天然道：“困难见巧。好在不脱不粘。”此后还有两条，已经痴鸳涂抹，看不清楚。

天然翻下去，都是选的酒令，五花八门，各体咸备，大略览毕，问道：“昨日个酒令阿要选嘎？”痴鸳道：“我想过歇哉，‘粟’字之外，再有‘羊’字‘汤’字好说，连‘鸡’‘鱼’‘酒’‘肉’，通共七个字。”天然道：“‘粟’‘羊’‘汤’三个字，《四书》浪阿全嘎？”痴鸳道：“《四书》浪句子，我也想好来里。”遂念道：

“粟：食粟。虽有粟。所食之粟。则农有余粟。其后廩人继粟。冉子为其母请粟。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

“羊：五羊。犹犬羊。其父攘羊。见牛未见羊。何可废也，以羊。而曾子不忍食羊。

伐冰之家不畜牛羊。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

“汤：于汤。五就汤。伊尹相汤。冬日则饮汤。由尧、舜至于汤。伊尹以割烹要汤。

器皿然曰，吾何以汤。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

天然听了，笑道：“耐阿是昨日夜头困勿着，一径来浪想？”痴鸳道：“我是无啥困勿着，耐末常恐来勿及困。”

说话时，赵二宝新妆既罢，闻得天然声音，根寻而至。痴鸳眼光直上直下只看二宝，且笑道：“难末今夜头要困勿着哉！”二宝不解痴鸳所说云何，然亦知其为己而发，别转头咕嘈道：“随便耐去说啥末哉。”痴鸳慌自分辩，

欤(yú，音于)——古汉语助词，用法与“乎”大致相同。

饩(xì，音戏)——活的牲口。

二宝那里相信。天然呵呵一笑。可巧管家来请午餐，三人乃起身随管家下楼。这午餐摆在大观楼下前进中堂，平开三桌，下首一桌早为几个亲戚占坐。齐韵叟、苏冠香等得史天然、尹痴鸳、赵二宝到来，让于当中一桌坐下。随见姚文君身穿官纱短衫裤，腰悬一壶箭，背负一张弓，打头前行，后面跟着华铁眉、孙素兰、葛仲英、吴雪香、陶云甫、覃丽娟及朱蔼人、林素芬、林翠芬、高亚白十人，从花丛中迤逦登堂。姚文君卸去弓箭，就和众人坐了上首一桌。惟林翠芬仍过这边，坐在尹痴鸳肩下。

酒过三巡，食供两套，齐韵叟拟请行令。高亚白道：“昨日个酒令勿曾完结碗。”史天然道：“有哉。”历述尹痴鸳所说“粟”“羊”“汤”三字并《四书》叠塔句子。齐韵叟道：“难道八个字拼勿满？”尹痴鸳道：“倘然吃大菜末，说个‘牛’字也无啥。”高亚白道：“汤王犯仔啥个罪孽，放来浪多花众生里向？”华铁眉笑道：“亚白先生一只嘴实在尖极，比仔文君个箭射得准。”尹痴鸳鼓掌道：“妙啊，故末可称‘一箭贯双雕’！”史天然接嘴道：“鸡鱼牛羊多花众生，才有来浪，倪再说个‘雕’字阿好？”席间初时不懂，既而一想，忍不住哄堂大笑，皆道：“今朝为啥大家拿俚哋两家头寻开心？”齐韵叟撚髭道：“此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高亚白点头道：“倒骂得不俗！大家索性多骂两声，可以下酒。”便取酒壶自斟一大觥，给姚文君道：“耐也是个雕，吃一杯赏骂酒。”席间重复笑起。史天然、华铁眉并道：“倪大家奉陪一杯，算是受罚末哉。”管家见说，逐位斟上大觥。尹痴鸳慢慢吃着，问赵二宝道：“张秀英酒量阿好？”二宝道：“耐去做仔俚末，就晓得哉碗，问啥嘎！”陶云甫道：“秀英酒量同耐差勿多，阿要去试试看？”高亚白道：“痴鸳心心念念来里张秀英身浪，晚歇定归去。”尹痴鸳本自合意，不置一词，草草陪著行过两个容易酒令，然后终席。

消停一会，日薄崦嵫，尹痴鸳约齐在席众人，特地过访张秀英，惟齐府几个亲戚辞谢下去。痴鸳拟邀主人齐韵叟，韵叟道：“故歇我勿去。耐倘然对景仔末，请俚一淘园里来好哉。”痴鸳应诺，当即雇到七把皮篷马车，分坐七对相好。林翠芬虽含醋意，尚未尽露，仍与尹痴鸳同车出一笠园，经泥城桥，由黄浦滩兜转四马路，停于西公和里。陶云甫、覃丽娟抢先下车，导引众人进弄至家，拥到楼上张秀英房间。秀英猝不及防，手忙脚乱。高亚白叫住道：“耐勤瞎应酬，快点喊个台面下去，倪吃仔点末，转去哉。”张秀英唯唯，立刻传命外场，一面叫菜，一面摆席。朱蔼人乘间随陶云甫趑趄往覃丽娟房间，吸烟过过瘾。林翠芬不耐烦，拉了阿姐林素芬，相将走避。赵二宝静坐无聊，径去开了衣橱，寻出一件东西，手招史天然前来观看，乃是几本春宫册页。天然接来，授与尹痴鸳。痴鸳略一过目，随放桌上道：“画得勿好。”华铁眉抽取其中稀破的一本展视，虽丹青黯淡，而神采飞扬，赞道：“蛮好碗！”葛仲英在傍，也说：“无啥。”但惜其残缺不全，仅存七幅，又无图章款识，不知何人所绘。高亚白因为之搜讨一遍，始末两幅，若迎若送；中五幅，一男三女，面目差同；沉吟道：“大约是画个小说故事。”史天然笑说：“勿差。”随指一女道：“耐看，有点像文君。”大家一笑丢开。外场绞上手中，尹痴鸳请出客堂，入席就坐。

第四十回终。

第四十一回 冲绣阁恶语牵三画 佐瑶觞陈言别四声

按：席间七人一经坐定，摆庄豁拳，热闹一阵。高亚白见张秀英十分巴结，只等点心上席，遂与吏天然、华铁眉、葛仲英各率相好不别而行。朱蔼人也率林素芬、林翠芬辞去，单留下陶云甫、尹痴鸳两人。覃丽娟相知既深，无活可叙。张秀英听厂赵二宝，宛转随和，并不作态，奉承得尹痴鸳满心欢喜。

到了初九日，齐府管家手持两张名片，请陶、尹二位带局回园。陶云甫向尹痴鸳道：“耐去替我谢声罢，今夜陈小云请我，比仔一笠园近点。”尹痴鸳乃自率张秀英原坐皮篷马车，偕归齐府一笠园。

陶云甫待至傍晚，坐轿往同安里金巧珍家赴宴，可巧和王莲生同时并至，下轿厮见，相让进门。不料弄口一淘顽皮孩子之中，有个阿珠儿子，见了王莲生，飞奔回家，径自上楼，闯进沈小红房间，报说：“王老爷来浪金巧珍搭吃酒。”恰值武小生小柳儿在内，搂做一处，阿珠儿子暮见大惊，缩脚不迭。沈小红老羞变怒，一顿喝骂。阿珠儿子不敢争论，咕噜下楼。阿珠问知缘故，高声顶嘴道：“俚小干件末晓得啥个事体嘎，先走头耐一埭一埭教俚去看王老爷，故歇看见仔王老爷回报耐，也勿曾差碗！耐自家想想看，王老爷为啥勿来？再有面孔骂人。”小红听了这些后，如何忍得，更加拍桌跺脚，沸反盈天。阿珠倒冷笑道：“耐勦反碗！倪是娘姨呀，勿对末好歇生意个碗。”小红怒极，嚷道：“要滚末就滚，啥个稀奇煞仔！”阿珠连声冷笑，不复回言，将所有零碎细软打成一包，挈带儿子，辞别同人，萧然竟去，暂于自己借的小房子混过一宿。比至清晨，阿珠令儿子看房，亲去寻着荐头人，取出铺盖，复去告诉沈小红的爷娘兄弟，志坚词决，不愿帮佣。

吃过中饭，阿珠方趑往五马路王公馆前，举手推敲，铜铃即响，立候一会才见开门。阿珠见开门的是厨子，更不打话，直进客堂。却被厨子喝住道：“老爷勿来里，楼浪去做啥？”阿珠回答不出，进退两难。幸而王莲生的侄儿适因闻声，跑下楼梯，问阿珠：“阿有啥闲话？”阿珠略叙大概，却为楼上张蕙贞听见，喊阿珠上楼进房。阿珠叫声“姨太太”，循规侍立。蕙贞正在裹脚，务令阿珠坐下，问起武小生小柳儿一节。阿珠心中怀恨，遂倾筐倒筐而出之。蕙贞得意到极处，说一场，笑一场。尚未讲完，王莲生已坐轿归家，一见阿珠，殊觉诧异，问蕙贞说笑之故。蕙贞历述阿珠之言，且说且笑。莲生终究多情，置诸不睬。阿珠未便再讲，始说到切已事情道：“公阳里周双珠要添娘姨，王老爷阿好荐我？”莲生初意不允。阿珠求之再三，莲生只得给与一张名片，令其转恳洪善卿。

阿珠领谢而去。因天色未晚，阿珠就往公阳里来。只见周双珠家门首早停着两肩出局轿子，想其生意必然兴隆。当下寻了阿金问：“洪老爷阿来里？”阿金道是王莲生所使，不好怠慢，领至楼上周双玉房间台面上。席间仅有四位，系陈小云、汤啸庵、洪善卿、朱淑人。阿珠向来熟识，逐位见过，袖出王莲生名片，呈上洪善卿，说明委曲，坚求吹嘘。善卿未及开言，周双珠道：“倪搭就是该个房里，巧囡一干仔做勿转，要添个人。耐阿要做做看未哉？”阿珠喜诺，即帮巧囡应酬一会，接取酒壶，往厨房去添酒。下得楼梯，未尽一级，猛可里有一幅洋布手巾从客堂屏门外甩进来，罩住阿珠头面。阿珠吃惊，喊问：“啥人？”那人慌的陪罪。阿珠认得是朱淑人的管家张寿，掷还手巾，暂且隐忍。

及阿珠添酒回来，两个出局金巧珍、林翠芬同时告行。周双珠亦欲归房，连叫阿金，不见答应，竟不知其何处去了。阿珠忙说：“我来。”一手拿了豆寇盒，跟到对过房间。等双珠脱下出局衣裳，折叠停留，放在橱里。又听得巧囡高声喊手中，阿珠知台面已散，忙来收拾。洪善卿推说有事，和陈小云、汤啸庵一哄散尽，只剩朱淑人一人未去。周双玉陪着，相对含笑，不发一言。阿珠凑趣，随同巧囡避往楼下。巧囡引阿珠见周兰，周兰将节边下脚分拆股数先与说知，阿珠无不遵命。周兰再问问王莲生、沈小红从前相好情形，并道：“故歇王老爷倒叫仔倪双玉十几个局咻。”阿珠长叹一声道：“勿是倪要说俚邱话，王老爷待到个沈小红再要好也无拨。”一语未了，忽闻阿金儿子名唤阿大的，从大门外一路哭喊而入。巧囡拨步奔出。阿珠顿住嘴，与周兰在内探听。那阿大只有哭，说不明白。倒是间壁一个相帮特地报信道：“阿德保来浪相打呀，快点去劝！”周兰一听，料是张寿，急令阿珠喊人去劝。不想楼上朱淑人得了这信，吓得面如土色，抢件衣衫披在身上，一溜烟跑下楼来，周双玉在后叫唤，并不理会。淑人下楼，正遇阿珠出房，对面相撞，几乎仰跌。阿珠一把拉住，没口子分说道：“勿要紧个！五少爷勦去！”淑人发极，用力洒脱，一直跑去，要出公阳里南口，于转弯处望见南口簇拥着一群看的人，塞断去路。果然张寿被阿德保揪牢发辫，打倒在墙脚边，看的人嚷做一片。淑人便拨转身，出西口，兜个圈子，由四马路归到中和里家中，心头兀自突突地跳。张寿随后也至，头面有几搭伤痕，假说东洋车上跌坏的，淑人不去说破。张寿捉空央求淑人为之包瞒，淑人应许，却干背地戒饬一番。从此张寿再不敢往公阳里去，连朱淑人亦不敢去访周双玉。

倏经七八日，周双玉挽洪善卿面见代请，朱淑人始照常往来。张寿由羨生妒，故意把淑人为双玉开宝之事，当作新闻抵掌高谈。传入朱蔼人耳中，盘问兄弟淑人：“阿有价事？”淑人满面通红，垂头不答。蔼人婉言劝道：“白相相本底子勿要紧，我也一径教耐去白相。先起头周双玉就是我替耐去叫个局，耐故歇为啥要瞒我。我教耐白相，我有我个道理。耐白相仔原要瞒我，故倒勿对哉哋。”淑人依然不答，蔼人不复深言。谁知淑人固执太甚，羞愧交并，竟致耐守书房，足不出户，惟周双玉之动作云为，声音笑貌，日往来于胸中，征诸咏歌，形诸梦寐，不浹辰而恹恹病矣。蔼人心知其故，颇以为忧，反去请教洪善卿、陈小云、汤啸庵三人。三人心虚踟躇，主意全无。会尹痴鸳在座，矍然道：“该号事体末，耐去同韵叟商量个。”朱蔼人想也不差，即时叫把马车，请尹痴鸳并坐，径诣一笠园谒见齐韵叟。尹痴鸳先正色道：“我替耐寻着仔桩天字第一号个生意来里，耐阿要谢谢我？”齐韵叟不解所谓。朱蔼人当把兄弟朱淑人的怕羞性格，相思病根，历历叙出原由，求一善处之法。韵叟呵呵笑道：“故末啥要紧嘎！请俚到我园里来，叫仔周双玉一淘白相两日末，好哉。”痴鸳道：“阿是耐个生意到哉，我末赛过做仔掇客。”韵叟道：“啥个掇客？耐末就叫拆梢。”大家哄然大笑。

韵叟定期翌日，请其进园养疴，蔼人感谢不尽。痴鸳道：“耐自家倒勦来，俚看见仔阿哥，规规矩矩勿局个。”韵叟道：“我说俚病好仔，要紧搭俚定亲。”蔼人都说是极，拱手兴辞，独自一个乘车回家，急至朱淑人房中，问视毕，设言道：“高亚白说，该个病该应出门去散散心。齐韵叟就请耐明朝到俚园里白相两日，我想可以就近诊脉，倒蛮好。”淑人本不愿去，但不

忍拂阿哥美意，勉强应承。蔼人乃令张寿收拾一切应用物件。

次日是八月初五，日色平西，接得请帖，搀起淑人中堂上轿，抬往一笠园门首，齐府管家引领轿班直进园中东北角，一带湖房前停下。齐韵叟迎出，声说不必作揖。淑人虚怯怯的下轿，韵叟亲手相扶，同至里间卧房，安置淑人于大床上。房中几案、帷幕以及药铤、香炉、粥盂、参罐，位置井井，淑人深致不安。韵叟道：“勤客气，耐困歇罢。”说毕，吩咐管家小心伺候，竟自趑出水阁去了。淑人落得安心定神，朦胧暂卧。忽见面东窗外湖堤上，远远地有一个美人，身穿银罗衫子，从萧疏竹影内姗姗其来，望去绝似周双玉，然犹疑为眼花所致，讵意那美人绕个圈子，走入湖房。淑人近前逼视：不是周双玉更是何人？淑人始而惊讶，继而惶惑，终则大悟大喜，不觉说一声道：“噢！”双玉立于床前，眼波横流，嫣然一盼，忙用手帕掩口而笑。淑人挣扎起身，欲去拉手。双玉倒退避开。淑人没法，坐而问道：“耐阿晓得我生个病？”双玉忍笑说道：“耐个人未也少有出见个！”淑人问是云何，双玉不答。淑人央及双玉过来，手指床沿，令其并坐。双玉见几个管家皆在外间，努嘴示意，不肯过来。淑人摇摇手，又合掌膜拜，苦苦的央及，双玉踌躇半晌，向桌上取茶壶筛了半钟蓄仁茶送与淑人，趁势于床前酒机上坐下。于是两人喁喁切切，对面长谈。谈到黄昏时候，淑人绝无倦容，病已去其大半。管家进房上灯，主人竟不再至，亦不见别个宾客。这夜双玉亲调一剂“十全大补汤”给淑人服下，风流汗出，二竖潜逃，但觉脚下稍微有些绵软。

齐韵叟得管家报信，用一乘小小篮舆往迎淑人，相见凤仪水阁。淑人作揖申谢，韵叟不及阻止，但诫以后不得如此繁文。淑人只得领命，又与高亚白、尹痴鸳拱手为礼，相让坐定。正欲闲谈，苏冠香和周双玉携手并至。齐韵叟想起，向苏冠香道：“姚文君、张秀英阿要去叫得来陪陪双玉？”冠香自然说好，韵叟随令管家传唤夏总管，当面命其写票叫局，夏总管承命退下。韵叟转念，又唤回来，再命其发帖请客，请的是史天然、华铁眉、葛仲英、陶云甫四位，夏总管自去照办。朱淑人特问高亚白饮食禁忌之品，亚白道：“故歇病好仔，要紧调补，吃得落末最好哉，无啥禁忌。”尹痴鸳插说道：“耐该应问双玉，双玉个医道比仔亚白好。”朱淑人听说，登时面红，无处藏躲。齐韵叟知他腼腆，急用别话叉开。

须臾，管家通报：“陶大少爷来。”随后陶云甫、覃丽娟并带着张秀英接踵而入，见了众人，寒暄两句。陶云甫就问朱淑人：“贵恙好哉？”淑人独怕相嘲，含糊答应。高亚白向陶云甫道：“令弟相好李漱芳个病倒勿局。”云甫惊问如何，亚白道：“今朝我来浪看，就不过一两日天哉。”云甫不禁慨叹，既而一想，漱芳既死，则玉甫的罣碍牵缠反可断绝，为玉甫计未始不妙，兹且丢下不提。

接着史天然、华铁眉暨葛仲英各带相好，陆续齐集。齐韵叟为朱淑人沉痾新愈，宜用酸辛等味以开其胃，特唤雇大菜司务，请诸位任意点菜，就于水阁中并排三只方桌，铺上台单，团团围坐，每位面前放着一把自斟壶，不待相劝，随量而饮。齐韵叟犹嫌寂寞，问史天然道：“前回耐个《四书》叠塔倒无啥，再想想看，《四书》郎阿有啥酒令？”天然寻思不得。华铁眉道：“我想着个花样来里，要一个字有四个音，用《四书》句子做引证，像个‘行’字：

罣 (guà, 音挂)——同“挂”，牵挂。

“行己有耻，音蘅。公行子，音杭，行行如也，音笱。夷考其行，下孟切。

“阿好？”高亚白道：“有个‘敦’字，好像十三个音咻，限定仔《四书》浪就难哉。我是一个说勿出。”朱淑人道：“《四书》浪‘射’字倒是四个音：

“射不主皮，神夜切。戈不射宿，音实。矧可射思，音约。在此无射，音妒。”

席间同声称赞道：“再要想一个倒少！”葛仲英道：“三个音末，《四书》浪勿少。‘齐’‘华’‘乐’‘数’，可惜是三个音。”尹痴鸳忽抵掌道：“还有两个，一个‘辟’字，一个‘从’字：

“相维辟公，音璧，放辟邪侈，音僻。贤者辟世，音避。辟如登高，音譬。

“从吾所好，墙容切。从者见之，才用切。从容中道，七恭切。从之纯如也，音纵。

“一部《四书》，我才想过哉，无拨第五个字。”齐韵叟却掀髯道：“我倒有一个字，五个音咻。”席间错愕不信，韵叟道：“请诸位吃杯酒，我说。”大家饮讫候教。

韵叟未言先笑道：“就是痴鸳说个‘辟’字，璧、僻、避、譬四音之外，还有‘欲辟土地’一句，注与‘别’同，当读作‘别亦切’。阿是五个音？”席间尽说：“勿差。”高亚白做势道：“一部《四书》才想过哉呀，陆里钻出个‘辟’字来，吓得我也实概辟一跳！”尹痴鸳道：“比仔说勿出总强点。”陶云甫四顾微哂道：“倪说勿出也有两个来浪。”痴鸳乘势分辨道：“说勿出是无啥要紧，单有俚末，自家说勿出倒说啥十三个音，海外得来！”说得席间拍手而笑，皆道痴鸳利口，捷于转圜。

华铁眉复道：“再有个花样：举《四书》句子，要首尾同字而异音，像‘朝将视朝’一句样式，故末《四书》浪好像勿少。”齐韵叟道：“‘朝将视朝’，可以对‘王之王’。”史天然道：“‘治人不治’，也可以对。”朱淑人说：“‘乐节礼乐’。”葛仲英说：“‘行尧之行’。”高亚白随口就说：“‘行桀之行’。”尹痴鸳道：“耐末单会抄别人个文章，再有‘乐骄乐’‘乐宴乐’阿要一淘抄得去？”亚白笑道：“价末‘弟子入则孝出则弟’阿好？”痴鸳道：“忒噜苏哉！我说‘与师言之道与’。”

以下止剩陶云甫一个。云甫沉吟半晌，预告在席道：“有是有一句，噜苏个。”大家问是那句，云甫恰待说出，诨意刺斜里叉出来把陶云甫话头平空剪住。

第四十一回终。

第四十二回 拆鸾交李漱芳弃世 急鸩难陶云甫临丧

按：陶云甫要说《四书》酒令之时，突然侍席管家引进一个脚夫，直造筵前。云甫认识系兄弟陶玉甫的轿班，问他何事。那轿班鞠躬附耳，悄地禀明一切。云甫但道：“晓得哉，就来。”那轿班也就退去。

高亚白问道：“阿是李漱芳个凶信？”云甫道：“勿是，为仔玉甫个病。”亚白诧异道：“玉甫无啥病碗。”云甫攒眉道：“玉甫是自家来浪要生病！漱芳生仔病末，玉甫竟衣不解带个伏侍漱芳，连浪几夜天勿曾困，故歇也来浪发寒热。漱芳个娘教玉甫去困，玉甫定归勿肯，难末漱芳个娘差仔轿班来请我去劝劝玉甫。”齐韵叟点头道：“玉甫、漱芳才难得，漱芳个娘倒也难得。”云甫道：“越是要好末，越是受累！玉甫前世里总欠仔俚啲几花债，今世来浪还。”合席听了，皆为太息。云甫本意欲留下覃丽娟侍坐和兴，丽娟不肯，早命娘姨收起银水烟筒、豆蔻盒子。云甫深为抱歉，遍告失陪之罪。尹痴鸳道：“耐个噜苏句子说仔出来，勳一淘带得去。”云甫乃说是“食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十一字，说罢作别。齐韵叟送至帘前而止。

陶云甫、覃丽娟下阶登轿，另有两个管家掌著明角灯笼平列前行，导出门首。两肩轿子离了一笠园，望着四马路滔滔遄返。覃丽娟自归西公和里，陶云甫却住东兴里李漱芳家。及门下轿，趑进右首李浣芳房间，大阿金陵见跟去，加过茶碗，更要装烟。云甫挥去，令他：“喊二少爷来。”大阿金应命去喊。约有半刻时辰，陶玉甫才从左首李漱芳房间趑趄而至，后面随著李浣芳，见过云甫，默默坐下。云甫先问漱芳现在病势。玉甫说不出话，摇了摇头，那两眼眶中的泪已纷纷然如脱线之珠，仓猝间不及取手中，只将袖口去掩。浣芳爬在玉甫膝前，扳开玉甫的手，怔怔的仰面直视。见玉甫吊下泪痕，浣芳哇的失声便哭。大阿金呵禁不住，仍须玉甫叫他勳哭，浣芳始极力含忍。云甫睹此光景，亦觉惨然，宛转说玉甫道：“漱芳个病也可怜，耐一径注来浪伏侍伏侍，故也无啥，不过总要有个淘成未好，我听见说耐来浪发寒热，阿有价事？”玉甫呆著脸，眼注地板，不则一声。云甫再要说时，却闻李秀姐口音，在左首帘下低叫两声“二少爷”。玉甫惶急，撇下云甫，一溜奔过，浣芳紧紧相随。云甫因有心看其病势，也踱过左首房间，隔着圆桌望去。只见李漱芳坐在大床中，背后垫著几条绵被，面色如纸，眼睛似闭非闭，口中喘急气促。玉甫靠在床前，按著漱芳胸脯，缓缓往下揉挪；阿招蹲在里床。执著一杯参汤；秀姐站在床隅，秉著洋烛手照；浣芳挤上去，被秀姐赶下来，掩在玉甫后面偷眼张觑。

云甫料病势不妙，正待走开，忽觉漱芳喉咙嚕的声响，吐出一口稠痰。秀姐递上手中就口承接，轻轻拭净。漱芳气喘似乎稍定，阿招将银匙舀些参汤候在唇边。漱芳张口似乎吸受，虽喂了四五匙，仅有一半到肚。玉甫亲切问道：“耐心里阿好过？”连问几遍，漱芳似乎抬起眼皮，略瞟一瞟，旋即沉下。玉甫知其厌烦，抽身起立。秀姐回头放下手照，始见陶云甫在前，慌说道：“阿晴！大少爷也来里？该搭龊龊煞个，对过去请坐。”云甫方转步出房，秀姐令阿招下床留伴，自与玉甫、浣芳一齐拥在右首房间。大家都不入座，立在当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浣芳只怔怔的看看这个面色，看看那个面色，盘旋蹉跎，不知所为。还是秀姐开言道：“漱芳个病是总归勿

成功哉！起初倪才来浪望俚好起来，故歇看俚样式，勿像会好，故也是无法子。难俚未勿好，倪好个人原要过日脚，阿有啥为仔俚说勤活哉？无拨该个道理畹，大少爷阿对？”

玉甫在傍听到这里，从丹田里提起一口气，咽住喉管，竟欲哭出声来，连忙向房后溜去。云甫只做不知。秀姐又道：“漱芳病仔一个多用，上上下下害仔几花人！先是一个二少爷，辛苦仔一个多月，成日成夜陪仔俚，困也无拨困。今朝我摸摸二少爷头浪好像有点寒热，大少爷倒要劝劝俚未好。我搭二少爷说过歇，漱芳死仔，原要耐二少爷照应点我。我看出个二少爷真真像是我亲人一样，故歇漱芳未病倒仔，二少爷再要生仔病，难末那价呢？”云甫听了，蹙额沉思，迟回良久，复令大阿金去喊二少爷。大阿金寻到左首房间，并不在内，问阿招，说“勿来”。谁知玉甫竟在后面秀姐房里面壁而坐，呜呜饮位，浣芳也哭着，拉衣扯袖，连声叫“姐夫勤哭哩。”大阿金寻著了说：“大少爷喊耐去。”玉甫勉强收泪，消停一会，仍挈浣芳出至右首房间，坐在云甫对面。秀姐侧坐相陪。云甫乃将正言开导一番，说男子从无殉节之理，就算漱芳是正室，止可以礼节哀，况名分未正者乎？”玉甫不待词毕而答道：“大哥放心！漱芳有勿多两日哉，我等俚死仔，后底事体舒体好仔，难末到屋里，从此勿出大门未哉。别样个闲话，大哥勤去听。漱芳也苦恼，生仔病无拨个称心点人伏侍俚，我为仔看勿过，说说罢哉。”云甫道：“我说耐也是个聪明人，难道想勿穿？照耐实概说也无啥，不过耐有点寒热，为啥勿困？”玉甫满口应承道：“日里向困勿著，难要困哉，大哥放心。”

云甫没话，将行。秀姐却道：“再有句闲话商量，前两日漱芳样式勿好末，我想搭俚冲冲喜，二少爷总望俚好，勿许做。难故歇要去做哉，再勿做常恐来勿及。”云甫道：“故是做来浪未哉，就好仔也勿要紧。”说著起身。玉甫亦即侍立要送，浣芳只恐玉甫跟随同去，拦著不放。云甫也止住玉甫，坚嘱避风早睡。秀姐送出房来。云甫向秀姐道：“玉甫也勿大明白，倘然有啥事体未，耐差个人到西公和答应我，我来帮帮俚。”秀姐感谢不尽。云甫并吩咐玉甫的轿班，令其不时通报。秀姐直送出大门外，看著上轿方回。云甫还不放心，到了西公和里覃丽娟家，就差个轿班：“去东兴里打探二少爷阿曾困。”等够多时，轿班才回，说：“二少爷困未困哉，咿来浪发寒热。”云甫更令轿班去说：“受仔寒气，倒是发泄点个好，须要多盖被头，让俚出汗。”轿班说过返命。云甫吃了稀饭，和覃丽娟同床共寝。

次早睡醒，正拟问信，恰好玉甫的轿班来报说：“二少爷蛮好来浪，先生也清爽仔点。”云甫心上略宽，起身洗脸，又值张秀英的娘姨为换取衣裳什物，从一笠园归家，顺赍一封齐韵叟的便启，请云甫晚间园中小叙，且询及李漱芳之病。云甫令娘姨以名片回复，说：“晚歇无啥事体未来。”不料娘姨去后，敲过十二点钟，云甫午餐未毕，玉甫的轿班飞报，李漱芳业已去世。云甫急是玉甫，丢下饭碗，作速坐轿前赴东兴里，一路打算，定一处置之法。迨至门首，即命轿班去请陈小云、汤啸庵两位到此会话。

云甫迈步进门，只见左首房间六扇玻璃窗豁然洞开，连门帘也揭去，烧得落床衣及纸钱、银箔之属，烟腾腾地直冲出天井里，随风四散。房内一片哭声，号陶震天，还有七张八嘴吃喝收拾的，听不清那个为玉甫声音。适遇

日脚——日子。

日里向——白天。

相帮桂福卸下大床帐子，胡乱卷起，掬出房来，见了云甫，高声向内喊道：“大少爷来里哉。”云甫且往右首房间，兀坐以待。忽听得李秀姐极声嚷道：“二少爷勳！”随后一群娘姨、大姐飞奔拢去。轿班等都向窗口探首观望，不知为著甚事。接著秀姐、娘姨、大姐围定玉甫，前面挽，后面推，扯拽而出。玉甫哭的喉音尽哑，只打干噎，脚底下不晓得高低，跌跌撞撞进了右首房间。云甫见玉甫额角为床栏所磕，坟起一块，跺脚道：“耐像啥样子嘎！”玉甫见云甫发怒，自己方渐渐把气遏抑下去，背转身，挺在椅上。秀姐正拟商量丧事，阿招在客堂里叫秀姐道：“无姆来看，浣芳还来浪叫阿姐，要爬到床浪去拉起来。”秀姐慌的复去挈过浣芳，浣芳更哭的似泪人一般。秀姐埋怨两句，交与玉甫看管。

恰值轿班请的陈小云到了，云甫招呼迎见。小云先道：“啸庵为仔朱淑人亲事，到仔杭州去哉。耐请俚啥事体？”云甫乃说出拜托丧事帮忙之意，小云应诺。云甫转向玉甫朗朗说道：“故歇死未是死个哉，耐也勿懂啥事体，就来里该搭也无啥用场。我说未托小云去代办好，我同耐两家头走开点。”玉甫发极道：“故末阿哥再放我四五日阿好？”刚说一句，又哭的接不下。云甫道：“勿呀，故歇去仔晚歇再来未哉呀。我是教耐去散散心。”秀姐倒也撺掇道：“大少爷同得去散散心，蛮好。二少爷来里，我也有点勿放心。”小云调停道：“散散心也无啥。倘然有啥事体未，我来请耐。”玉甫被逼不过，垂首无言。云甫就喊打轿，亲手搀了玉甫同行，说：“倪到对过西公和去。”

浣芳听说对过，只道他们去看漱芳，先自跑过左首房间，阿招要挡不及。既而浣芳候之不至，又茫茫然跑出客堂。玉甫方在门首上轿，浣芳顾不得什么，哭著喊著，一直跑出大门，狠命的将头颅望轿杠乱碰。犹幸秀姐眼快，赶紧追上，拦腰抱起，浣芳还倔强作跳。玉甫道：“让俚一淘去仔罢。”秀姐应许放手。浣芳得隙，伏下身子，钻进轿内，和玉甫不依，经玉甫好言抚慰而罢。轿班抬往西公和里覃丽娟家。云甫出轿，领玉甫暨浣芳登楼进房。丽娟见玉甫、浣芳泪眼未干，料为漱芳新丧之故。外场绞上手巾，云甫命多绞两把给浣芳揩。丽娟索性叫娘姨舀盆面水，移过梳具，替浣芳刷光头发，并劝其博些脂粉，浣芳情不可却。玉甫坐在烟榻上，忽睡忽起，没个着落。

不多时，陈小云来寻，坐而问道：“棺材未有现成个来浪，一个婺源板，也无啥；一个价钱大点，故末是楠木。用陆里一个？”玉甫说：“用楠木。”云甫遂不开口。小云道：“所用衣裳开好一篇帐来里，俚哋要用凤冠霞帔未如何？”玉甫回答不出，望着云甫。云甫道：“故也无啥，总归玉甫就不过豁脱两块洋钱，姓李个事体与陶姓无涉。随便俚哋要用啥，让俚哋用未哉。”小云又诉说：“阴阳先生看个，初九午时入殓，未时出殡，初十申时安葬。坟末来浪徐家汇，明朝就叫水作下去打扩，倒也要紧哉。”云甫、玉甫同声说“是”。小云说毕去了。

黄昏时候，玉甫想起一件事来，须去交代。云甫力阻不听，只得相陪乘轿同去。浣芳自然从行，仍和玉甫合坐一轿。及至东兴里李漱芳家看时，漱芳尸身早经载出，停于客堂中央，挂着蓝布孝幔，灵前四众尼姑对坐讽经。左首房间保险灯点得雪亮，有六七个裁缝摆开作台赶做孝白。陈小云在右首房间，正与李秀姐检点送行衣。玉甫见这光景，一阵心酸，那里熬得，背着

云甫，径往后面李秀姐房中，拍凳捶台，放声大恸。再有浣芳一唱一和，声彻于外。李秀姐急欲进劝，反是云甫叫住道：“耐倒勸去劝俚，单是哭还勿要紧，让俚哭出点个好。”秀姐因令大阿金准备茶汤伺候。比送行衣检点停当，后面哭声依然未绝，但不像是哭，竟是直声的叫喊。云甫道：“难去劝罢。”秀姐进去，果然一劝便止，并出前边，洗过脸，漱过口。浣芳团团圈牢玉甫，刻不相离。玉甫略觉舒和，即问秀姐入殓头面。秀姐道：“头面是勿少来浪，就缺仔点衣裳。”玉甫道：“俚几对珠花同珠嵌条，才勿对，单喜欢帽子浪一料大珠子，原拿得来做仔帽正末哉。再有一块羊脂玉珮，俚一径挂来咪钮子浪，故未让俚带仔去，勸忘记。”秀姐说：“晓得哉。”

玉甫心中有多少事，一时却想不起。云甫乃道：“耐要哭末，随便啥辰光到该搭来哭末哉，倒也无啥；就不过夜头勸住来浪，耐同我到西公和去。西公和赛过是间壁，耐有啥闲话就可以来，俚咪也好来请耐，大家蛮便，阿对？”玉甫知道是好意，不忍违逆，一概依从。云甫当请陈小云西公和便夜饭。秀姐坚意款留，云甫道：“倪勿是客气，为仔该搭吃总勿舒齐。”秀姐道：“倪自办菜烧好来浪，送过来阿好？”云甫应受。临行，又被浣芳拦著玉甫不放。云甫笑道：“原一淘去末哉。”浣芳尚紧拉玉甫衣襟，不肯坐轿。于是小云、云甫前后遮护，一同步行。刚至覃丽娟家，相帮桂福提著竹丝罩宠随后送到，摆在楼上房里，清清楚楚，四盆四碗。云甫令丽娟、浣芳入席共饮，玉甫仍滴酒不闻。小云公事未了，毫无酒兴，甫及三巡，就和玉甫、浣芳先偏吃饭，独有丽娟陪著云甫怀怀照干。云甫欲以酒为消愁遣闷之计，吃到醺然，方才告罢。小云饭后即行。云甫已向丽娟计定，腾出亭子间为玉甫安榻。

这一夜玉甫为思穷望绝，无可奈何，反得放下身心，鼾鼾一觉。只有浣芳睡在玉甫身傍，梦魂颠倒，时时惊醒。初八早晨，浣芳睡梦中欷地哭喊：“阿姐，我也要去个呀！”玉甫忙唤醒抱起。浣芳还痴着脸，呜咽不止。玉甫并不根问，相与著衣下床，又惊动了云甫、丽娟，也比往常起的较早。吃过点心，玉甫要去东兴里看看，云甫终不放心，相陪并往。浣芳亦随来随去，分拆不开。玉甫自早至晚，往返三次，恸哭三场，害得个云甫焦劳备至。

第四十二回终。

第四十三回 入其室人亡悲物在 信斯言死别冀生还

按：到了八月初九这日，陶云甫浓睡酣时，被炮声响震而醒。醒来遥闻吹打之声，道是失腮，连忙起身。覃丽娟惊觉，问：“做啥？”云甫道：“晚哉呀。”丽娟道：“早得势哩。”云甫道：“耐再困歇，我先起来。”遂唤娘姨进房，问：“二少爷阿曾起来？”娘姨道：“二少爷是天亮就去哉，轿子也勿坐。”云甫洗脸漱口，赶紧过去。一至东兴里口，早望见李漱芳家门首立著两架矗灯，一群孩子往来跳跃看热闹。

云甫下轿进门，只见客堂中灵前桌上，已供起一座白绫位套，两旁一对茶几八字分排，上设金漆长盘，一盘凤冠霞帔，一盘金珠首饰。有几个乡下女客，徘徊瞻眺，啧啧欣羨，都说“好福气。”再有十来个男客，在左首房间高谈阔论，粗细不伦，大约系李秀姐的本家亲戚，料玉甫必不在内。云甫趑趄进右首房间，陈小云方在分派执事夫役，拥做一堆，没些空隙。靠壁添设一张小小帐台，坐着个白须老者，本系帐房先生，摊着一本丧簿，登记各家送来奠礼。见了云甫，那先生垂手侍立，不敢招呼。云甫向问玉甫何在，那先生指道：“来里该首。”

云甫转身去寻，只见陶玉甫将两臂围作桄桄圈，伏倒在圆桌上，埋项匿面，声息全无，但有时头忽闪动，连两肩望上一掀。云甫知是吞声暗泣，置之不睬，等夫役散去，才与小云厮见。云甫向小云说，意欲调开玉甫。小云道：“故歇陆里肯去，晚歇完结仔事体看。”云甫道：“等到啥辰光嘎？”小云道：“快哉，吃仔饭末，就端正行事哉。”云甫没法，且去榻床吸鸦片烟。须臾，果然传呼开饭，左首房间开了三桌，自本家亲戚以及引礼、乐人、炮手之属，挤得满满的；右首房间止有陈小云、陶云甫、陶玉甫三人一桌。正待入座，只见覃丽娟家一个相帮进房。云甫问他甚事，相帮说是送礼，袖出拜匣呈上帐台，匣内代楮一封，夹着覃丽娟的名片。云甫觉得好笑，不去理会。接连又有送礼的，戴着紫纓凉帽，端盘来了。云甫认识是齐韵叟的管家，慌的去看，盘内三分楮锭细，三张素帖，却系苏冠香、姚文君、张秀英出名。云甫笑向管家道：“大人真真格外周到，其实何必呢？”管家应是，复禀道：“大人说，倘然二少爷心里勿开爽末，请到倪园里去白相相。”云甫道：“耐转去谢谢大人，停两日二少爷本来要到府面谢。”管家连应两声是，收盘自去。三人始各就位。小云因下面一位空着，招呼帐房先生，那先生不肯，却去叫出李浣芳在下相陪。玉甫不但戒酒，索性水米不沾牙。云甫亦不强劝，大家用些稀饭而散。

饭后，小云迳往外面去张罗诸事。玉甫怕人笑话，仍掩过一边。云甫见浣芳穿一套缟素衣裳，娇滴滴越显红白，着实可怜可爱，特地携着手，同过榻床前，随意说些没要紧的闲话。浣芳平日灵敏非常，此时也呆瞪瞪的，问一句，答一句。

正说问，突然一人从客堂吆喝而出，天井里四名红黑帽便喝起道来。随后大炮三升，金锣九下，吓得浣芳向房后奔逃，玉甫早不知何往。云甫起立探望，客堂中密密层层，千头攒动，万声嘈杂，不知是否成殓。一会儿又喝

桄桄(k o l o, 音考老)——用柳条编成的、形状像斗的容器。

代楮——丧礼以钱代纸锭。

红黑帽——一般仪仗的服饰。

道一遍，敲锣放炮如前，穿孝亲人暨会吊女客同声举哀。云甫退后躺下，静候多时，听得一阵鼓钹，接着钟铃摇响，念念有词，谅为殓毕洒净的俗例。洒净之后，半晌不见动静。云甫再欲探望，小云忽挤出人丛，在房门口招手。云甫急急趋出，只见玉甫两手扳牢棺板，弯腰曲背，上半身竟伏入棺内，李秀姐竭尽气力，那里推挽得动。云甫上前，从后抱起，强拉到房间里。外面登时锣炮齐鸣，哭喊竞作。盖棺竣事，看的人遂渐渐稀少。于是吹打赞礼，设祭送行。云甫把守房门，不许玉甫出外。自立嗣兄弟、浣芳妹子、阿招大姐及楼上两个讨人，一一拜过，然后许多本家亲戚男女客陆续各拜如礼。小云赶出大门，指手划脚点拨，夫役拥上客堂，撤去祭桌，络起绳索。但闻一声炮响，众夫役发喊上肩，红黑帽敲锣喝道，与和尚鼓钹之声，先在弄口等候。这里丧舆方缓缓启行，秀姐率合家眷等步行哭送。本家亲戚或送或不送，一哄而去。

玉甫乘乱，欵地钻出云甫肋下，云甫看见拉回。玉甫没奈何，跌足发恨。云甫道：“耐故歇去做啥？明朝我同耐徐家汇去一埭，故末是正经。故歇就送到仔船浪，一点无拨事体，做啥嘎？”玉甫听说的不差，只得罢休。云甫即要拉往西公和，玉甫定要俟送丧回来始去，云甫也只得依从。不意等之良久杳然。玉甫想着漱芳所遗物事，未稔秀姐曾否收拾，背著云甫，亲往左首房间要去查看。跨进门槛，四顾大惊，房间里竟搬得空落落的，一带橱箱都加上锁，大床上横堆着两张板凳，挂的玻璃灯打碎了一架，伶伶仃仃欲坠未坠，壁间字画亦脱落不全，满地下鸣鱼骨头尚未打扫。玉甫心想漱芳一死，如此糟塌，不禁苦苦的又哭一场。云甫在右首房间并未听见，任玉甫哭个尽情。玉甫一路哭至床前，忽见乌黑的一团，从梳妆台下滚出，眼前一瞥，顷刻不见。玉甫顿发一怔，心想莫非漱芳魂灵现此变异，使我勿哭，因此不劝自止。适值陈小云先回，玉甫趋见问信。小云道：“船浪才舒齐，明朝开下去。耐末明朝吃仔中饭，坐马车到徐家汇好哉。”云甫甚不耐烦，不等轿班，连催玉甫快走。玉甫步出天井，却有一只乌云盖雪的猫，蹲著水缸盖上，侧转头咬嚼有声。玉甫恍然，所见乌黑的一团，即此众生作怪，叹一口气，径跟云甫趑往西公和里覃丽娟家。

那时愁云黯黯，日色无光，向晚，就濛濛的下起雨来。云甫气闷已甚，点了几色爱吃的菜，请陈小云事毕过来小饮。小云带了李浣芳同来，玉甫诧异问何事，小云道：“俚要寻姐夫呀，搭俚无姆噪仔一歇哉。”浣芳紧靠玉甫身边，悄悄诉道：“姐夫阿曾晓得？阿姐一千仔来里船浪，倪末倒才转来哉，连搭仔桂福也跑仔起来。晚歇拨陌生人摇仔去，故末陆里去寻？”小云、云甫听说，不觉失笑，玉甫仍以好言抚慰。覃丽娟在旁，点头赞叹道：“俚无拨仔阿姐也苦恼！”云甫嗔道：“耐阿是来浪要俚哭？刚刚哭好仔勿多歇，耐再要去惹俚。”丽娟看浣芳当真水汪汪含着一泡眼泪，不曾哭出，忙换笑脸挈浣芳的手过自己身边，问其年纪几岁，啥人教个曲子，大曲教仔几只，一顿搭讪，直搭讪到搬上晚餐始罢。云甫和小云对酌，丽娟稍可陪陪，玉甫、浣芳先自吃饭。云甫留心玉甫一日所食，仅有半碗光景，虽不强劝，却体贴说道：“今朝耐起来得早，阿要困？先去困罢。”玉甫亦觉无味，趁此同浣芳辞往亭子间，关上房门，推说困哉。其实玉甫这些时像土木偶一般，到了亭子间，只对着一盏长颈灯台，默然闷坐。浣芳相偎相倚，也像有甚心事，

注视一处，目不转睛。半日，浣芳忽道：“姐夫听！故歇雨停仔点哉，倪到船浪去陪陪阿姐，晚歇原到该搭来，阿好？”玉甫不答，但摇摇头。浣芳道：“勿碍个呀，勳拨俚哋晓得末哉。”玉甫因其痴心，愈形悲楚，一气奔上，两泪直流。浣芳见了，失声道：“姐夫为啥哭嘎？”玉甫摇摇手，叫他“勳响”。

浣芳反身抱住玉甫，等玉甫泪干气定，复道：“姐夫，我有一句闲话，耐勳去告诉别人，阿好？”玉甫问：“啥闲话？”浣芳道：“昨日帐房先生搭我说：阿姐就不过去一埭，去仔两礼拜，原到屋里来。阴阳先生看好日脚来浪，说是廿一未定归转来个哉。帐房先生是老实人，说来浪闲话一点点无拨差！俚还教我勳哭，阿姐听见哭，常恐勿肯来，再教我勳去同别人说，说穿仔，倒勿许阿姐来哉。姐夫难勳哭，故未让阿姐转来呀。”玉甫听完这篇话，再也忍不住，呜呜咽咽大放悲声，浣芳极的跺脚叫唤。一时惊动小云、云甫，推进门去，看此情形，小云呵呵一笑。云甫攒眉道：“耐阿有点淘成！”玉甫狠命收捺下去。覃丽娟令娘姨舀盆水来，并嘱道：“二少爷捕仔面困罢，今朝辛苦仔一日哉。”说毕皆去。娘姨送上面水，玉甫洗过，再替浣芳揩一把。娘姨掇盆去后，玉甫就替浣芳宽衣上床，并头安睡。初时甚是清醒，后来渐次瞢腾，连陈小云辞别归去也一概不闻。

次早起身，天晴日出，爽气迎人，玉甫拟独自溜往洋泾浜寻那载棺的船。刚离亭子间，为娘姨所拦，说是：“大少爷交代倪，教二少爷勳去。”一面浣芳又追出相随。玉甫料不能脱，只好归房，俟至午牌时分，始闻云甫咳嗽声。丽娟蓬头出房喊娘姨，望见玉甫、浣芳，招呼道：“才起来哉，房里来。”玉甫挈浣芳并过前面房间，见了云甫，欲令轿班叫马车。云甫道：“吃仔饭去喊正好哋。”玉甫乃欲叫菜，云甫道：“叫来浪哉。”玉甫方就榻床坐下，看着丽娟对镜新妆。丽娟向浣芳道：“耐个头也毛得来，阿要梳？我替耐梳梳罢。”浣芳含羞不要。云甫道：“为啥勳梳？耐自家去镜子里看，阿毛嘎？”玉甫帮着怂恿，浣芳愈形踟躇。玉甫道：“熟仔点倒怕面重哉。”丽娟笑道：“勿要紧个，来。”一手挽过浣芳来梳，随口问其向日梳头何人。浣芳道：“原底子末阿姐，故歇是随便啥人。前日早晨，要换个湖色绒绳，无姆也梳仔一转。”

云甫惟恐闲话中打动玉甫心事，故意支说别事。丽娟会意，不复多言。玉甫虽呆脸端坐，意马心猿，无时或定，云甫岂不觉得。适外场报说：“菜来哉。”云甫便令搬上楼来。浣芳梳的两只丫角，比丽娟正头终究容易，赶着梳好，一同吃饭。饭后，玉甫更不耽延，亲喊轿班叫了马车，伺于弄口。云甫没法，和玉甫、浣芳即时动身，一直驶往西南，相近徐家汇官道之旁，只见一座绝大坟山，靠尽头新打一圻，七八个匠人往来工作，流汗相属。圻前叠着一堆砖瓦，铺着一坑石灰，知道了，相将下车。一个监工的相帮上前禀说：“陈老爷也来个哉，才来里该首船浪。”玉甫回头望去，相隔一箭多路，遂请云甫挈浣芳步至堤前。只见一排停着三号无锡大船，首尾相接，最大一号载着灵柩暨一班和尚，陈小云偕风水先生坐了一号，李秀姐率合家眷等坐了一号。玉甫先送浣芳交与秀姐，才同云甫往小云坐的船上，拱手厮见，促膝闲谈。谈过半点多钟，风水先生道：“是时候了。”小云乃命桂福传唤本地炮手，作速赴工；传令小工头点齐夫役，准备行事；传语秀姐，教

浣芳等换上孝衫。当下风水先生前行，小云、云南、玉甫跟到坟头。

不多时，炮声大震，灵柩离船，和尚敲动法器，叮叮当当，当先接引，合家眷等且哭且走，簇拥于后。玉甫目见耳闻，心中有些作恶，兀自挣扎，却不道天旋地转一阵暝眩，立刻眼前漆黑，脚底下站不定，仰翻身跌倒在地。吓得小云、云南搀的搀，叫的叫。秀姐慌张尤甚，顾不得灵柩，飞奔抢上，掐人中，许神愿，乱做一堆。幸而玉甫渐渐苏醒开目，众人稍放些心。风水先生指点侧首一座洋房，说系外国酒馆，可以勾留暂坐。秀姐、云南听了，相与扶掖前往。维时皜皜秋阳，天气无殊三伏，玉甫本为炎热所致，既进洋房，脱下夹衫，已凉快许多，再吃点荷兰水，自然清爽没事。玉甫见云南出立廊下，乘间要溜，秀姐如何敢放。玉甫央及道：“让我去看看末哉，我无啥呀，耐放手。”秀姐没口子劝道：“故末二少爷哉，刚刚好仔点，再要去，倪个干已担勿起。”云南隔壁听明，大声道：“耐阿是要吓杀人，静办点罢！”

玉甫无奈归座，焦躁异常，取腰间佩的一块汉玉，将指甲用力刻划，恨不得砸个粉碎。秀姐婉婉商略道：“我说二少爷，耐末坐来浪，我去看一埭。看俚哋做好仔，我教桂福来请耐，难末耐去看，阿是蛮好？”玉甫道：“价末快点去。”秀姐请进云南软款玉甫于洋房中，才去。玉甫由玻璃窗望到坟头，咫尺之间，历历在目，登科廩主，事事舒齐，再不想到个浣芳围绕坟旁，又哭又跳，不解其为甚缘故。恰遇桂福来请，云南乃与玉甫离了外国酒馆，重至坟头。浣芳犹哭个不停，一见玉甫，连身扑上，只喊说：“姐夫，勿好哉呀！”玉甫问：“啥勿好？”浣芳哭道：“耐看！阿姊拨俚哋关仔里向去哉呀，难阿好出来嘎！”众人听着茫然，惟玉甫喻其痴意。浣芳复连连推掇玉甫，并哭道：“姐夫去说，教俚哋开个门来浪！”玉甫无可抚慰，且以谎言掩饰。浣芳那里肯罢，转身扑到坟上，叉起两手，将廩的石灰拚命爬开，水作更禁不得，还是秀姐去拉，始拉下来。秀姐原把浣芳交与玉甫看管，且道：“事体总算完结哉，请耐二少爷先转去，该搭有倪来里。”

玉甫想在此荒野亦属无聊，即时跟从云南并坐马车，浣芳挤在中间，驶归四马路西公和里，一路尚被浣芳胡缠瞎闹。及进覃丽娟家门口，只听得楼上有许多人声音。云南问外场，知为尹痴鸳亲送张秀英回家，连高亚白、姚文君咸在。云南甚喜，领玉甫、浣芳上楼，先往覃丽娟房间略坐片刻，便往对过张秀英房间。

第四十三回终。

第四十四回 赚势豪牢笼歌一曲 惩贪黠挟制价千金

按：高亚白、尹痴鸳一见陶云甫，动问李漱芳之事，云甫历陈大略。尹痴鸳闻陶玉甫在对过覃丽娟房间，特令娘姨相请。陶玉甫遂带李浣芳趲过张秀英房间，厮见坐定，高亚白力劝陶玉甫珍重加餐，尹痴鸳仅淡淡的宽譬两句。

玉甫最怕提起这些话，不由自主，黯然神伤。陶云甫忙搭讪问道：“前日夜头《四书》酒令阿曾接下去？”尹痴鸳道：“倪几日天添仔几几花花好酒令，耐说陆里一个？”高亚白道：“就昨日倪大会，龙池先生想出个《四书》酒令也无啥。妙在不难不易，不少不多，通共六桌廿四位客，刚刚廿四根筹。”云甫问其体例。亚白指痴鸳道：“耐去问俚，有底稿来浪。”痴鸳道：“勿晓得阿曾带出来，让我寻寻看。遂取靴页子打开，恰好里面夹着三张诗笺，便是酒令。痴鸳抽出，送与云甫。云甫见诗笺上写着那酒令道：

平上入去天子一位	平去入上殷鉴不远
平入去上牲杀器皿	平上去入能者在职
平去上入忠信重禄	平入上去言必有中
上平去入使民战栗	上去平入虎豹之鞶
上入平去五牛而慕	上平人去淡而不厌
上去入平管仲得君	上入去平美目盼兮
去平上入譬诸草木	去上平入放饭流歠
去入平上大学之道	去平入上愿无伐善
去上入平好勇疾贫	去入上平进不隐贤
入平上去若时雨降	入上平去素隐行怪
入去平上百世之下	入平去上忽焉在后
入上去平或敢侮予	入去上平若圣与仁

陶云甫阅毕，沉吟道：“照实概样式再要拼俚廿四句，勿晓得《四书》浪阿有？”尹痴鸳一面收起诗笺，一面答道：“有倒还有，就不过行俚费事点。”高亚白道：“行起来最有白相，我自家末想勿着，想着仔多花句子才勿对，耐末也有多花勿对个句子来浪；大家说仔出来，陆里晓得耐个句子耐未勿对，我倒对哉，我个句子，耐也对或。”陶云甫颌首微笑。

谁知这里评论酒令，陶玉甫已与李浣芳溜过覃丽娟房间，背人闷坐，丽娟差个娘姨去陪。高亚白低声向陶云甫道：“令弟气色有点涩滞，耐倒要劝俚保重点。”尹痴鸳接说道：“耐为啥勿同令弟到一笠园去白相两日，让俚散散心？”云甫道：“倪本来明朝要去。几日天，连搭仔我也无趣得势。”痴鸳四顾一想，即命张秀英喊个台面下去道：“今朝末我先请俚，难得凑巧，大家相好才来里，刚刚八个人一桌。”云甫正待阻止，秀英早自应命，令外场去叫菜了。姚文君起立说道：“倪屋里有堂戏来浪，我先去做脱仔一出就来。”高亚白叮嘱：“快点。”文君乃不别而行。

那时晚霞散绮，暮色苍然。姚文君下楼坐轿，从西公和里穿过四马路，回至东合兴里家中。跨进门口，便仰见楼上当中客堂，灯火点得耀眼，憧憧人影，挤满一间，管弦钲鼓之声，聒耳得紧。文君问知为赖公子，也吃一惊，先趲往后面小房间见了老鸨大脚姚，喁喁埋怨，说不应招揽这癞头鼋。大脚姚道：“啥人去招揽嘎！俚自家跑得来寻耐，定归要做戏吃酒，倪阿好回报俚？”文君无可如何，且去席间随机应变。追上得楼梯，娘姨报说：“文君

先生转来哉。”登时客堂内一群帮闲门客像风驰潮涌一般，赶出迎接，围住文君，欢叫喜跃。文君屹然挺立，瞪目而视。帮闲的那里敢罗唆，但说：“少大人等仔耐半日哉，快点来。”一个门客前行，为文君开路；一个门客掇过凳子，放在赖公子身后，请文君坐。文君因周围八九个出局倌人系赖公子一人所叫，密密层层，插不下去，索性将凳子拖得远些。赖公子屡屡回头，望着文君上下打量。文君缩手敛足，端凝不动，赖公子亦无可如何。文君见赖公子坐的主位，上首仅有两位客，乃是罗子富、王莲生，胆子为之稍壮。其余二十来个不三不四，近似流氓，并未入席，四散鹄立，大约赖公子带来的帮闲门客而已。当有一个门客趋近文君，鞠躬耸肩，问道：“耐做啥个戏？耐自家说。”文君心想做了戏就可托词出局，遂说做《文昭关》。那门客巴得这道玉音，连忙告诉赖公子，说文君做《文昭关》，并叙述《文昭关》的情节与赖公子听。更有一个门客怂恿文君，速去后场打扮起来。

等到前面一出演毕，文君改装登场，尚未开口，一个门客凑趣，先喊声“好”。不料接二连三，你也喊好，我也喊好，一片声嚷得天崩地塌，海搅江翻。席上两位客，王莲生惯于习静，脑痛已甚；罗子富算是粗豪的人，还禁不得这等胡闹。只有赖公子捧腹大笑，极其得意，唱过半出，就令当差的放赏。那当差的将一卷洋钱散放巴斗内，呈赖公子过目，望台上只一撒，但闻索郎一声响，便见许多晶莹焜耀的东西满台乱滚。台下这些帮闲门客又齐声一号。文君揣知赖公子其欲逐逐，心上一急，倒急出个计较来。当场依然用心的唱，唱罢落场，唤个娘姨于场后戏房中暗暗定义，然后卸妆出房，含笑入席。不提防赖公子一手将文君拦入怀中，文君慌的推开起立，佯作怒色，却又爬在赖公子肩膀悄悄的附耳说了几句。赖公子连连点头，道：“晓得哉。”于是文君取把酒壶，从罗子富、王莲生敬起，敬至赖公子，将酒杯送上赖公子唇边，赖公子一口吸干。文君再敬一杯，说是成双，赖公子也干了。文君才退下归坐。赖公子被文君挑逗动火，顾不得看戏，掇转屁股，紧对文君嘻开嘴笑，惟不敢动手动脚。文君故意打情骂俏，以示亲密。罗子富、王莲生皆为诧异，帮闲的更没见识，只道文君倾心巴结，信而不疑。

少顷，忽然有个外场高声向内说：“叫局。”娘姨即高声问：“陆里嘎？！”外场说：“老旗昌。”娘姨转身向文君道：“难末好哉！三个局还勿曾去，老旗昌呷来叫哉。”文君道：“俚哋老旗昌吃酒，生来要天亮哋，晚点也无啥。”娘姨高声回说道：“来未来个，再有三个局转过来。”外场声喏下去。赖公子听得明白，着了干急，问文君：“耐真个出局去？”文君道：“出局未阿有啥假个嘎。”赖公子面色似乎一沉，文君只做不知，复与赖公子悄悄的附耳说了几句。赖公子复连连点头，反催文君道：“价末耐早点去罢。”文君道：“正好，啥要紧嘎。”俄延之间，外场提上灯笼，候于帘下，娘姨拎出琵琶、银水烟筒并代外场。赖公子再催一遍，文君嗔道：“啥要紧嘎，耐阿是来浪讨厌我？”赖公子满心鹬突，欲去近身掏摸，却恐触怒不美。文君临行，仍与赖公子悄悄的附耳说了几句，赖公子仍连连点头，这些帮闲门客眼睁睁看着姚文君飘然竟去，罗子富、王莲生始知文君用计脱身，不胜佩服。赖公子并不介意，吃酒看戏，余兴未阑。却有几个门客攒聚一处，切切议论，一会推出一个上前请问赖公子，缘何放走姚文君。赖公子回说：“我自己叫他去，你不要管。”门客无言而退。

罗子富、王莲生等上到后四道茶，约会兴辞。赖公子不解迎送，听凭自便。两人联步下楼，分手上轿，王莲生自归五马路公馆。罗子富独往尚仁里

黄翠凤家，大姐小阿宝引进楼上房间。黄翠凤、黄金凤皆出局未回，只有黄珠凤扭捏来陪。俄而老鸨黄二姐上楼厮见，与罗子富说说闲话，颇不寂寞。黄二姐因问子富道：“翠凤要赎身哉呀，阿曾搭罗老爷说？”子富道：“说未说起歇，好像勿成功。”黄二姐道：“勿是个勿成功，俚自家赎身，要未勿说，说仔出来再有啥勿成功。阿是我勿许俚赎？我是要俚做生意，勿是要俚个人。倘然俚赎身勿成功，生来生意也勿高兴搭我做，阿是让俚赎个好？”子富道：“价未俚为啥说勿成功？”黄二姐叹口气道：“勿是我要说俚，翠凤个人调皮勿过！倪开个把势，买得来讨人才不过七八岁，养到仔十六岁未做生意，吃着费用倒勦去说俚，样式样才要教拨俚未俚好会。罗老爷，耐说要费几花心血咻？价未生意倒也难说，倘然生意勿好，豁脱子本钱，再要白费心，故也无法子个事体。真真要运道未到哉，人未冲场也无啥，难末生意刚刚好点起来。比方有十个讨人，九个勿会做生意，单有一个生意蛮好，价未一径下来几花本钱生来才要俚一干子做出来个哉碗。罗老爷阿对？难故歇翠凤要赎身，俚倒搭我说，进来个身价一百块洋钱，就加仔十倍不过一千碗。罗老爷，耐说阿好拿进来个身价来比？”子富道：“俚末说一千，耐要俚几花嘎？”黄二姐道：“我末自家良心天地，到茶饭里教众人去断未哉。俚一节工夫，单是局帐要做千把咻，客人办个物事，拨俚个零用洋钱才勿算，俚就拿仔三千身价拨我，也不过一年个局帐洋钱。俚出去做下去，生意正好咻。罗老爷阿对？”

子富寻思半晌不语，珠凤乘间掩在靠壁高椅上打瞌睡。黄二姐一眼睃见，随手横搯过去。珠凤扑的一交，伏身跌下，竟没有醒，两手还向楼板上胡抓乱摸。子富笑问：“做啥？”连问两遍，珠凤挣出一句道：“沓脱哉呀！”黄二姐一手拎起来，狠狠的再搯一下，道：“沓脱仔耐个魂灵哉！”这一下才把珠凤搯醒，立定脚，做嘴做脸，侍于一傍。黄二姐又向子富说道：“就像珠凤个样式，白拨饭俚吃，阿好做生意，有啥人要俚？原是一百也让俚去未哉碗。阿好说翠凤赎身未几花咻，珠凤倒也少勿来？”子富道：“上海滩浪棺人身价，三千也有，一千也有，无拨一定个规矩。我说耐未推扳点，我未帮贴点，大家凑拢来，成功仔，总算是一桩好事体。”黄二姐道：“罗老爷说得勿差，我也勿是定归要俚三千。翠凤自家先说个多花猛扞闲话，我阿好说啥？”子富胸中筹画一番，欲趁此时说定数目，以成其事。恰好黄翠凤、黄金凤同台出局而回，子富便缩住嘴。黄二姐亦讪讪的告辞归寝。

翠凤跨进房门，就问珠凤：“阿是来浪打瞌睡？”珠凤说：“勿曾。”翠凤拉他面向台灯试验，道：“耐看两只眼睛，倒勿是打瞌睡？”珠凤道：“我一径来里听无姆讲闲话，陆里困嘎。”翠凤不信，转问子富。子富道：“无姆打过歇个哉，耐就啲 啲罢，管俚做啥？”翠凤怒其虚诳，作色要打，却为子富劝说在先，暂时忍耐，子富忙喝珠凤退去。翠凤乃脱下出局衣裳，换上一件家常马甲。金凤也脱换了过来，叫声“姐夫”，坐定。子富爱将黄二姐所说身价云云，缕述綦 详。

翠凤鼻子里哼了一声，答道：“耐看来哉，一个人做仔老鸨，俚个心定归狠得野咻！无姆先起头是娘姨呀，就拿个带挡洋钱买仔倪几个讨人，陆里有几花本钱嘎！单是我一干子，五年生意未。做仔二万多，才是俚个碗。故歇衣裳、头面、家生，再有万把，我阿能够带得去？俚倒再要我三千！”说

到这里，又哼了两声，说：“三千也无啥稀奇，耐有本事未拿得去！”子富再将自己回答黄二姐云云，并为详述，翠凤一听，发嗔道：“啥人要耐帮贴嘎？我赎身未有我个道理，耐去瞎说个多花啥！”子富不意遭此抢白，只是讪笑。金凤见说的正事，也不敢搭嘴。翠凤重复叮嘱子富道：“难勦去搭无姆多说多话，无姆个人，依仔俚倒勿好。”子富应诺，因而想起姚文君来，笑向翠凤道：“姚文君个人倒有点像耐。”翠凤道：“姚文君未陆里像我。我说癞头鼋怕人热势，文君勿做也无啥，勿该应拿‘空心汤团’拨俚吃。就算耐到仔老旗昌勿转去，明朝再有啥法子？”子富听说得有理，转为文君担忧道：“勿差呀，难末文君要吃亏哉！”金凤在旁笑道：“姐夫做啥嘎，阿姐勦耐说未，耐去瞎说。姚文君吃亏勿吃亏，等俚歇未哉，要姐夫发极！”子富方笑而丢开。一宿晚景少叙。

十一日近午时候，翠凤、金凤并于当中间窗下梳头。子富独在房中，觉得精神欠爽，意欲吸口鸦片烟，亲自烧成一枚夹生的烟泡，装上枪去脱落下来，终不得吸。适值黄二姐进来看见，上前接过签子，替子富另烧一口，为此对躺在烟榻上，切切私议。黄二姐先问夜来帮贴之说，子富遂告诉他翠凤之意坚不可夺，不惟不肯加增，并且不许帮贴。黄二姐低声道：“翠凤总归是猛们闲话！照翠凤个样式，我有点气勿过，心想就是三千未倒也勿拨俚赎得去；难故歇说未说仔一泡哉，罗老爷肯帮贴点，故是再好也勿有。我就请耐罗老爷吩咐一声，该应几花，我总依耐罗老爷。”子富着实踌躇，道：“勿然是也无啥，难俚说仔勦我帮贴，我倒间架哉。勿曾懂俚啥个意思。”黄二姐道：“故末是翠凤个调皮哉，俚自家要赎身，阿有啥帮贴拨俚倒说是勿要个嘎？俚嘴里说勿要，心里来浪要。要耐罗老爷帮贴仔，难末俚出去几花用场，再要耐罗老爷照应点，阿是实概意思？”子富寻思此说倒亦的确，莽莽撞撞径和黄二姐背地议定，二千身价，帮贴一半。黄二姐大喜过望，连装三口鸦片烟。子富吸的够了，黄二姐乃抽身出房。

第四十四回终。

第四十五回 成局忽翻虔婆失色 旁观不忿雏妓争风

按：黄二姐撇下罗子富在房，趲往中间客堂。黄翠凤、黄金凤亲妆初毕，刷鬓簪花，黄二姐即欣欣然将子富帮贴一千之议，诉与翠凤。翠凤一声儿不言语，忙洗了手，赶进房间，高声向子富道：“耐洋钱倒勿少，我倒勿曾晓得，还来里发极。我故歇赎身出去，夜裳，头面，家生，有仔三千末，刚刚好做生意。耐有来浪，蛮好，连搭仔二千身价，耐去拿五千洋钱来！”子富惶急道：“我陆里有几花洋钱？”翠凤冷笑道：“该号客气闲话，耐故歇用勿着！无姆一说末，耐就帮仔我一千，阿好再说无拨？耐无拨末，教我赎身出去阿是饿杀？”

子富这才回过滋味，亦高声问道：“价末耐意思总归勸我帮贴，阿对？”翠凤道：“帮贴末，阿有啥勿要个？耐替我衣裳、头面、家生舒齐好仔，随便耐去帮贴几花末哉！”子富转向黄二姐道：“坎坎说个闲说消脱，赛过勿曾说，俚赎身勿赎身也勿关我事。”说罢，倒身望烟榻躺下。黄二姐初不料如此决撒，登时面色气的铁青，一手指定翠凤嘴脸，恶狠狠数落道：“耐个人好良心，耐自家去想想看！耐七岁无拨仔爷娘，落个堂子，我为仔耐苦恼，一径当耐亲生囡件，梳头缠脚，出理到故歇，陆里一桩事体我得罪仔耐，耐杀死个同我做冤家？耐好良心！耐赎仔身要升高哉呀，我一径望耐升高仔末照应点我老太婆，难故歇末来里照应哉！耐年纪轻轻，生仔实概个良心，无啥好个！”一面咬牙切齿的说，一面鼻涕眼泪一齐进出。

翠凤慌忙眉花眼笑劝道：“无姆勸，故末啥要紧？我是耐个讨人呀，赎勿赎末随耐个便。——难我勿赎哉，晚歇反得来拨间壁人家听见仔，倒拨俚笑话！”翠凤尚未说完，黄二姐已出房外，揩了把面。赵家姆还在收拾妆奁，略劝两句。黄二姐便向赵家姆道：“信人自家赎身，客人帮贴末也多煞。倘然罗老爷勿肯帮，价末耐也好算是囡件，该应搭罗老爷说，挑挑我；阿有啥罗老爷肯帮仔，耐倒勿许罗老爷帮？阿是罗老爷个洋钱耐定归要一千子拿得去？”翠凤在房里吸水烟，听了笑阻道：“无姆勸说哉呀！我赎身勿赎末哉，再替无姆做十年生意，一节末千把局帐，十年做下来要几花？”自己轮指一算，佯作失惊道：“阿唷，局帐洋钱要三万朵！故是无姆快活得来，连搭仔赎身洋钱也勿要个哉，说道：‘去罢，去罢！’”

几句说得子富也不禁发笑起来。黄二姐隔房答道：“耐勸来浪花言巧语寻找个开心！耐要同我做冤家末做末哉，看耐阿有啥好处！”说着，迈步下楼。赵家姆事毕随去。珠凤、金凤并进房来，皆吓得呆瞪瞪的。翠凤始埋怨子富道：“耐啥一点无拨清头个？白送拨俚一千洋钱为仔啥？有辰光该应耐要用个场花，我搭耐说仔，耐倒也勿是爽爽气气个拿出来；故歇勿该应耐用末，一千也肯哉！”子富抱惭不辨。自是，翠凤赎身之事撓散不提。

延过一日，子富偶阅新闻纸，见后面载着一条道：

前晚粤人某甲在老旗昌狎妓请客，席间某乙叫东合兴里姚文君出局。因姚文君口角忤乙，乙竟大肆咆哮，挥拳殴辱，当经某甲力劝而散，传闻乙余怒未息，纠合无赖，声言寻仇，欲行入虎穴探骊珠之计，因而姚文君匿迹潜踪，不知何往云。

子富阅竟大惊，将这新闻告知翠凤，翠凤却不甚信。子富乃喊管家高升，当面吩咐，令其往大脚姚家打听文君如何吃亏，是否癞头鼋所为。高升承命

而去，刚趲出四马路，即望见东合兴里口停着一辆皮篷马车，上面坐着一个信人，身段与姚文君相仿。高升紧步近前，才看清信人为覃丽娟，颇讶其坐马车何若是之早？略瞟一眼，转弯进弄，到大脚姚家客堂中向相帮探信。那相帮但说不关癞头鼋之事，其余说得含糊不明。高升迟回欲退，只见陶云甫从客堂后面出来，老鸨大脚姚随后相送。高升站过一边，叫声“陶老爷”。云甫问他到此何事，高升说：“打听文君个事体。”云甫低头一想，然后悄向高升道：“事体是无价事，骗骗个癞头鼋。常恐癞头鼋勿相信，去上个新闻纸。故歇文君来啖一笠园，蛮好来浪。耐去搭老爷说，勳拨外头人听见。”高升连声应“是”。

云甫遂别了大脚姚，出弄上车，一路滔滔，直驶进一笠园门内方停。陶云甫、覃丽娟相将下车，当值管家当先引导，由东转北，绕至一处，背山临湖的五间通连厅屋，名曰拜月房。但见帘筛花影，檐袅茶烟，里面却静悄悄的，不闻笑语声息。陶云甫、覃丽娟进去，只有朱蔼人躺在榻床吸鸦片烟，旁边坐着陶玉甫、李浣芳，更无别人在内。正要动问，管家禀道：“几位老爷才来浪看射箭，就要来哉。”道言未了，果然一簇冠裳钗黛，踉蹌缤纷，从后面山坡下兜过来。打头就是姚文君，打扮得结灵即溜，与众不同。周双玉、张秀英、林素芬、苏冠香俱跟在后，再后方是朱淑人、高亚白、尹痴鸳、齐韵叟暨许多娘姨、管家。齐集于拜月房，随意散坐。陶云甫乃向姚文君道：“坎坎我自家到耐屋里去问，耐无姆说，癞头鼋昨日呷来，搭俚说仔倒蛮相信，就是一班流氓，七张八嘴有点闲话，我说也勿要紧。”

齐韵叟亦向陶云甫道：“再有一桩事体要搭耐说，令弟今朝要转去，我问俚：‘阿有事体？倪节浪末再要闹热闹热，啥要紧转去？’令弟说：‘去仔再来。’难末我倒想着哉，明朝十三是李漱芳首七，大约就是为此，所以定归要去一埭。我说漱芳命薄情深，可怜亦可敬，倪七个人明朝一淘去吊吊俚，公祭一坛，倒是一段风流佳话。”云甫道：“价末先要去拨个信末好。”韵叟道：“勿必，倪吊仔就走，出来到贵相好搭去吃局。我末要见识见识贵相好同张秀英个房间，大家去噪俚啖一日天。”覃丽娟接说道：“齐大人再要客气。倪搭场花小点，大人勿嫌齷齪，请过来坐坐，也算倪有面孔。”须臾，传呼开饭，管家即于拜月房中央，左右分排两桌圆台。众人无须推让，挨次就位：左首八位，右首六位。齐韵叟留心指数，讶道：“翠芬到仔陆里去哉？今朝一径勿曾看见俚。”林素芬答道：“俚起来仔呷困来浪。”尹痴鸳忙问：“阿有啥勿适意？”素芬道：“怎晓得俚，好像无啥。”韵叟遂令娘姨去请。那娘姨一去半日，不见回覆。韵叟忽想起一事道：“前日天，我听见梨花院落里，瑶官同翠芬两家头合唱一套《迎像》，倒唱得无啥。”林素芬道：“勿是翠芬，俚大曲会末会两只，《迎像》勿曾教俚。”苏冠香道：“是翠芬来浪唱。俚就听俚啖教，听会仔好几只啖。”陶云甫道：“《迎像》搭仔《哭像》连下去一淘唱，故末真生活。”高亚白道：“《长生殿》其余角色派得蛮匀，就是个正生，《迎像》《哭像》两出吃力点。”齐韵叟闻此议论，偶然高兴，再令娘姨传唤瑶官。瑶官得命，随那娘姨而至。众人见瑶官的——圆的面孔，并不傅些脂粉，垂着一根绝大朴辫，好似乌云中推出一轮皓月。韵叟命其且坐一旁，留出一位，在尹痴鸳肩下，专等林素芬。

闹热——即热闹。

的-（li，音力）——圆的形容词，明亮、鲜明。

维时，上过四道小碗，间着四色点心。管家端上茶碗，并将各种水烟、旱烟、锡加烟装好奉上。朱蔼人独出席就榻，仍去吸鸦片烟。陶云甫乃想起酒令来，倡议道：“龙池先生个‘四声酒令’，倪再行行看。”尹痴鸳摇手道：“勿成功，一部《四书》我通通想过，再要凑俚廿四句，勿全个哉。就为仔去上平入单有一句‘放饭流歠’，无拨第二句好说。”云甫不信道：“常恐耐勿曾想到。”痴鸳道：“价未耐再去想。有仔一句‘去上平入’末，其余就容易得势。最容易是‘平上入去’：‘时使薄敛’，‘君子不器’，‘而后国治’，‘无所不至’，‘然后东正’，‘为礼不敬’，‘芸者不变’，‘言语必信’，‘今也不幸’，‘中士一位’，‘君子不亮’，‘来者不拒’，‘汤使毫众’，‘夫岂不义’……好像有廿几句喲，我也记勿得几花。”云甫想着一句道：“‘长幼之节’，倒勿是‘上去平入’？”痴鸳道：“我说个‘去上平入’无拨呀，‘上去平入’就勿稀奇：‘请问其目’，‘子路、曾晰’，‘父召无诺’，‘五亩之宅’，‘子在陈曰’，‘改废绳墨’，才推扳一点点。”众人见说，恍然若失，皆道：“《四书》末，从小也读烂个哉，如此考据，可称别开生面，只怕从来经学家也勿曾讲究歇。”不想席间讲这酒令，适值林翠芬挈那娘姨，穿花度柳，姗姗来迟，悄悄的站了多时，大家都没有理会。尹痴鸳觉背后响动，回头看视，只见翠芬满面凄凉，毫无意兴，两鬓脚蓬蓬松松，连簪珥钗环亦未齐整，一手扶定痴鸳椅背，一手只顾揉眼睛。痴鸳陪笑让坐，翠芬漠然不睬。痴鸳起身双手来搀，翠芬摔脱袖子，攒眉道：“勳！”齐韵叟先格声一笑，引得众人不禁哄堂。痴鸳不好意思，讪讪坐下。翠芬岂不知这笑的为己而发，越发气得别转脸去。张秀英谓其系清倌人，倒不放在心上，意欲劝和，无从搭口。还是林素芬招手相叫，翠芬方慢慢趑趄往阿姐面前。素芬替他理理头发，捉空于耳朵边说了两句。翠芬置若罔闻，等阿姐理好，复慢慢趑趄向远远的烟榻对过一带靠窗高椅上，斜签身子，坐在那里，将手帕握着脸，张开一张小嘴打了一个呵欠。

席间众人肚里好笑，不敢出声。尹痴鸳轻轻笑道：“只好我去倒运点哉。”说了，便取根水烟筒，趑趄至烟榻前，点着纸吹，也去坐在靠窗高椅上，和翠芬隔着一张半桌。痴鸳知道清倌人吃醋，必然深自忌讳，不可劝解的，只用百计千方，逗引翠芬顽笑。翠芬回身爬上窗槛，眼望一笠湖中一对白凫出没游泳，听凭痴鸳装腔做势，并不觑一正眼儿。齐韵叟料急切不能挽回，姑命瑶官独唱一套《迎像》。瑶官自点鼓板，央苏冠香为之笛。席间要紧听曲，不复关心。朱蔼人自烟榻下来，顺便怂恿翠芬同去吃酒。翠芬苦苦告道：“有点勿舒齐，吃勿落呀！”蔼人只得走开。尹痴鸳没奈何，遂去挨坐翠芬身边，另换一副呆板面孔，正正经经，亲亲密密的，特地叫声“翠芬”道：“耐勿舒齐末，台面浪去稍微坐一歇，酒倒勿吃也无啥。耐勿去，就是我未晓得耐为仔勿舒齐，俚喲定归说耐是吃醋，耐自家想想看。”翠芬见痴鸳原是先时相待样子，气已消了几分，及听斯言，抉出真病，心中自是首肯，但一时翻不转面皮，垂头不语。痴鸳探微察隐，乘间要搀翠芬的手。翠芬夺手嗔道：“走开点，讨厌得来！”痴鸳央及道：“价未耐一淘去阿好？”翠芬道：“耐去末哉碗，要我去做啥？”痴鸳道：“耐去坐仔歇原到该搭来末哉。”翠芬道：“耐先去。”

痴鸳恐催促太迫，转致拂逆，遂再三叮嘱翠芬就来，先自归席。瑶官的

歠(chuò, 音绰)——指可以喝的，如粥、汤等。

《迎像》正唱到抑扬顿挫之际，席间竦然听之。痴鸳略为消停，即丢个眼色与林素芬，素芬复招手叫翠芬。翠芬便趁势趑趄而前问：“阿姐啥嘢？”素芬向高椅努嘴示意，痴鸳也欠身相让。翠芬却将高椅拉开些，仍斜签身子和瑶官对坐。痴鸳等瑶官唱完，暗将韵叟本要合唱之意附耳告诉翠芬。翠芬道：“《迎像》倪勿会个碗。”痴鸳又将韵叟曾经听得之说，附耳告诉翠芬。翠芬道：“勿曾全哩呀。”痴鸳连碰两个顶子，并不介意，只切切求告翠芬吃杯热酒润润喉咙，拣拿手的唱一只。翠芬不忍再拗，装做不听见，故意想出些话头问瑶官，瑶官不得不答。痴鸳手取酒壶，筛满一鸡缸杯，送到翠芬嘴边。翠芬秋气大声道：“放来浪！”痴鸳慌的缩手，放在桌上。翠芬只顾和瑶官搭讪问答，刺斜里抄过手去，取那杯酒一口呷干，丢下杯子，用手帕揩揩嘴。瑶官问翠芬：“阿唱？”翠芬点点头。于是瑶官笛，翠芬续唱半出《哭像》。席间自然称赞一番。然后用饭撤席。

那时将近三点钟，众人不等齐韵叟回房歇午，陆续趑出拜月房拢，三三两两，四散园中，各适其适去了。林翠芬赶人下见，拉了瑶官先行，转出山坡，抄西向北一直望梨花院落行来。只见院门大开，院中树荫森森，几只燕子飞出飞进，两边厢房恰有先生在内教一班初学曲子的女孩儿。瑶官径引翠芬上楼，到了自己卧房里。间壁琪官听见，也趑过来，见翠芬脸上粉黛阑珊，就道：“耐要捕捕面哉呀，陆里去噪得实概样式？”瑶官笑道：“勿是个噪，为仔吃醋。”翠芬怒道：“倪倒勿懂啥个叫吃醋，耐说说看！”瑶官不辨，代喊个老婆子舀盆面水，亲去移过镜台。翠芬坐下，重整新妆。琪官还待盘问，翠芬道：“耐问俚做啥嘢？俚乃是听俚噪来浪说吃醋，能末算学仔个乖哉。阿晓得吃醋是啥事体！”瑶官背地向琪官挤挤眼，摇摇头，琪官便不做声。不堤防被翠芬在镜中看得分明，且不提破，急急的掠鬓匀脸，撒手就走；将及房门，复回身说道：“我去哉，难两家头去说我末哉！”

琪官、瑶官赶紧追上攀留，翠芬竟已拔步飞奔，登登下楼。出了梨花院落，一路自思何处去好，从白墙根下绕至三叉石子路口，抬头望去，遥见志正堂台阶上站立一人，背叉着手，形状似乎张寿。翠芬逆料姐夫、阿姐必在那里，不如赶去消遣片时再说。

第四十五回终。

第四十六回 逐儿嬉乍联新伴侣 陪公祭重睹旧门庭

按：林翠芬打定主意，迤迤邐到志正堂前，张寿揭起帘子，让其进去，只见姐夫朱蔼人躺在堂中榻床上吸鸦片烟，阿姐林素芬陪坐闲话。翠芬笑嘻嘻叫声“姐夫”，爬着阿姐膝盖，侧首观看。素芬想起，随口埋怨翠芬道：“难勦去勿着勿落瞎噪！尹老爷原搭耐蛮好，耐也写意点，快快活活讲讲闲话未好哉。俚哋有交情，生来要好点。耐是清倌人，阿好眼热嘎。”翠芬不敢回嘴，登时面涨通红，几乎下泪。蔼人笑道：“耐再要去说俚，真真要气杀俚个哉！”素芬嗤的失笑道：“好邱也勿曾懂末，阿有啥气嘎。”翠芬一半羞惭，一半懊悔，要辨又不能辨，着实叫他为难。素芬不去理论，原与蔼人攀谈。良久良久，翠芬微微换些笑容，蔼人即撺掇他去白相。翠芬本觉在此无味，彳亍将行。素芬叫住，叮咛道：“耐末自家要见乖，阿晓得？再去竖起个面孔，拨俚哋笑。”

翠芬默然，懒懒的由志正堂前箭道上低着头向前走，胸中还辘辘的转念头。不知不觉转个弯，穿入万花深处，顺路趑过九曲平桥。桥下一直西北系大观楼的正路，另有一条小路，向南岔去，都是层层叠叠的假山。那山势千回百折，如游龙一般，故总各为蜿蜒岭。及至岭尽头，翻过龙首天心亭，亦可通大观楼了。翠芬无心走此小路，或悬崖峭壁，或幽壑深岩，越走越觉隐僻。正拟转身退回，忽见前面一个人，身穿簇新绸缎，蹲踞假山洞口，湿漉漉地。翠芬失声问：“啥人？”那人绝不返顾。翠芬近前逼视，竟是朱淑人，弯着腰，蹑着脚，手中拿根竹签，在那里撩苔剔藓，拨石掏泥。翠芬问道：“沓脱仔啥物事嘎？”淑人但摇摇手，只管旁视侧听，一步步捱进假山洞。翠芬道：“耐看衣裳齷齪哉呀。”淑人始低声道：“勦响，耐要看好物事末，该首去。”翠芬不知如何好看物事，照依所指方向，贸然往寻。只见山腰里盖着三间洁白光滑的浅浅石室，周双玉独自一个坐于石槛上，两手合捧一只青花白地磁盆，凑到脸上，将盆盖微开一缝，孜孜的向内张觑。翠芬未至跟前，便嚷道：“啥物事嘎？拨我看哩！”双玉见是翠芬，笑说：“无啥好看。”随后授过磁盆。

翠芬接得在手，揭起盆盖，不料那盆内单装着一只促织儿，掀起两根须，奕奕闪动。双玉慌的伸手来掩，翠芬只道是抢，将身一扭，那促织儿就猛可里一跳，跳在翠芬衣襟上。翠芬慌的捕捉，早跳向草地里去了。翠芬发极乱嚷，丢下磁盆，迈步追赶，双玉随后跟去。那促织儿接连几跳，跳到一块山石之隙，被翠芬赶上一扑，扑入掌心，一把揣住，笑嘻嘻趑回来道：“来里哉，险个！”

双玉去草地里拾起磁盆，翠芬松手，放进促织儿，加上盖。双玉再张时，不禁笑道：“无行甲个哉，放仔俚生罢。”翠芬慌的拦阻问：“为啥无行用哉嘎？”双玉道：“沓脱仔脚哉呀。”翠芬道：“沓脱仔脚末，也勿要紧碗。”双玉恐他纠缠，笑而不答。适值朱淑人满面笑容，一手沾染一搭烂泥，一手揣得紧紧的，亦到了石室前。双玉忙问：“阿曾捉着？”淑人点头道：“好像无啥，耐去看。”双玉向翠芬道：“难要放生仔俚，装该只哉。”翠芬按定盆盖，不许放，嚷道：“我要个呀！”双玉遂把磁盆交给翠芬，和淑人并进石室中间，翠芬接踵相从。这室内仅摆一张通长玛瑙石天然几，几上叠着一大堆东西，还有许多杂色磁盆。双玉拣取空的一只描金白定窑，将淑人手中促织儿装上。双玉一张，果然玉冠金翅，雄杰非常，也啧啧道：“无啥！

再要比‘蟹壳青’好。”翠芬在旁，拉着双玉袖口，央告要看。双玉教他看法，翠芬照样捧着，张见这盆内原是一只促织儿，并无别的物事，便不看了。

双玉说起适间“蟹壳青”折脚一节，淑人也要放生。翠芬如何肯放，取那磁盆抱于怀中，只道：“我要个呀！”淑人笑道：“‘耐要俚做啥嘎？’”翠芬略怔一怔，反问道：“划一要俚做啥？我勿晓得碗，耐说。”招得淑人只望着双玉笑。双玉嘱道：“耐勦响，故末请耐一淘看好物事。”翠芬唯唯遵命。当下展开一条大红老虎绒毯，铺设几前石板甃成的平地上，搬下一架象牙嵌宝雕笼，陈于中央，许多杂色磁盆，一字儿排列在外。淑人、双玉对面盘膝坐下，令翠芬南向中坐。先将现捉的促织儿下了雕笼，然后将所有“蝴蝶”“螳螂”“飞铃”“枣核”“金琵琶”“香狮下”“油利挞”各种促织儿，更替放入，捉对儿开闸厮斗。初时这玉冠金翅的昂昂不动，一经草茎撩拨，勃然暴怒起来，凭陵冲突，一注无前，两下里扭结做一处，那里饶让一些儿。喜欢得翠芬拍腿狂笑，仍垂下头直瞪瞪的注视。不提防雕笼中戛然长鸣一声，倒把翠芬猛吓一跳。原来一只“香狮子”竟被玉冠金翅的咬死，还见他耸身振翼，似乎有得意之状。接连斗了五六阵，无不克捷。末后连那“油利挞”都败下奔逃。淑人也喝采道：“故末是真将军哉！”双玉道：“耐搭俚起个名字。”翠芬抢说道：“我有蛮好个名字来里。”淑人、双玉同声请教。

翠芬正待说出，忽见娘姨阿珠探头一望，笑道：“我说小先生也来里该搭，花园里才寻到个哉，快点去罢。”翠芬生气道：“寻啥嘎？阿怕我逃走得去！”阿珠沉下脸道：“尹老爷来浪寻呀，倪末寻耐小先生做啥！”说着，即闻尹痴鸳声音，一路说笑而至，淑人忙起立招呼。痴鸳当门止步，顾见翠芬，抵掌笑道：“难末耐也有仔淘伴哉。”翠芬道：“耐阿要看？来。”痴鸳只是笑，双玉道：“今朝就是俚一只来里斗，勦难为俚，明朝看罢。”阿珠听说，上前收拾一切家伙。淑人俯取雕笼，将这“玉冠金翅将军”亲手装盆，郑重标记。翠芬、双玉且撑且挽，一齐起身。痴鸳向双玉道：“耐也坐来里冰冷个石头浪，干己个！勿比得翠芬勿要紧。”淑人道：“故末为啥？”双玉斜瞅一眼道：“耐勦去问俚，阿有啥好闲话！”痴鸳呵呵一笑，因催翠芬先行。翠芬徙倚石几，还打量那折脚的促织儿，依依不舍。双玉乃道：“耐要末，拿得去。”翠芬欣然携盆出门。痴鸳问淑人道：“倪才来里大观楼，阿就来？”淑人点首应诺。痴鸳又道：“老兄两只贵手也要去揩揩哉。”一面搭讪，已和翠芬去的远了。

阿珠收拾粗毕，自己咕嚕道：“人末小干件，脾气倒勿小。”双玉道：“耐也勿着落，‘先生’末‘先生’，啥个‘小先生’嘎！”阿珠道：“叫俚小先生也无啥碗。”双玉道：“起先是无啥，故歇添仔个‘大先生’哉呀。”朱淑人接嘴说：“故倒勿差，倪也要当心点噪。”阿珠道：“啥人去当心嘎？勿理仔末好哉。”于是朱淑人、周双玉随带阿珠，从容联步，离了石室，暂至蜿蜒岭磴道之下，却不打天心亭翻过去。只因西首原有出路在龙颈间，乃是一洞，透迤窈窕，约三五十步，穿出那洞，反在大观楼之西。虽然远些，较之登峰造极，终为省力，故三人皆由此路转入在观楼前堂。那知茶烟未散，寂无一人，料道那些人都向堂外近处散步，且令阿珠舀水洗手，少坐以待。既而当值管家上堂点灯，渐渐的暮色苍然，延及户牖，方才一对一对陆续咸

集于堂上。谈笑之间，排上晚宴，大家偶然不甚高兴，因此早散。散后，各归卧房歇息。朱淑人初为养病，和周双玉暂居湖房，病愈将拟迁移，恰好朱蔼人、林素芬到园，喜其宽绰，就在湖房下榻，淑人亦遂相安。两朱卧房虽非连属，仅空出当中一间为客座。那林翠芬向居大观楼，于尹痴鸳房后别设一床。后来添了个张秀英，翠芬自觉不便，也搬进湖房来，便把客座后半间做了翠芬卧房，关断前半间，从阿姐房中出入。

这晚两朱暨其相好一起散归，直至客座，分路而别。朱蔼人到了房里，吸着鸦片烟，与林素芬随意攀谈，谈及明晨公祭，今夜须当早睡。素芬想起翠芬未归，必在尹痴鸳那边，叫他大姐吩咐道：“耐拿个灯笼去张张俚。”晚歇无拨仔自来火，教俚一干子阿好走嘎！”大姐说是“来里该搭天井里。”素芬道：“价末喊俚进来哉呀，天井里去做啥？”大姐承命去喊，半日杳然。素芬自望房门口高声叫唤，隐隐听得外面应说：“来哉。”又半日，蔼人吸足烟瘾，吹灭烟灯，翠芬才匆匆趋至，向姐夫、阿姐面前打个遭儿，回身要走。素芬见其袖口露出一物，好像算盘，问：“拿个啥物事？”翠芬举手一扬，笑道：“是五少爷个呀。”说了已趑进里间，随手将房门掩上。外间蔼人宽衣先睡，比素芬登床，复隔房叫翠芬道：“耐也困罢，明朝早点起来。”翠芬顺口噉应。素芬亦就睡下，因恐睡的失，落后见笑，自己格外留心。正自睡得沉甜熟，蔼人忽于梦中翻了个身，依然睡去，反惊醒了素芬。素芬张目存想，不知甚么时候，轻轻欠身揭帐，剔亮灯台，看桌上自鸣钟，不过两点多些，再要睡时，只闻翠芬房里历历碌碌的作响，细听不是鼠耗，试叫一声“翠芬”。翠芬在内问道：“阿是阿姐喊我？”素芬道：“为啥勿困嘎？”翠芬道：“难要困哉。”素芬道：“两点钟哉，来浪做啥，再勿困？”翠芬更不答话，急急收拾，也睡了。素芬偏又睡不着，听那四下里一片蛙声，嘈嘈满耳，远远的还有鸡鸣声，狗吠声，小儿啼哭声，园中不应有此，园外如何得闻，猜解不出。接着巡夜更夫敲动梆子，迤逦经过湖房墙外，素芬无心中循声按拍，跟著敲去，遂不觉跟到黑甜乡中，流连忘返。

次日起身，幸未过晚，刚刚梳洗完备，早有管家传命于娘姨，请老爷、先生们到凤仪水阁会齐用点心。朱蔼人应诺，回说：“就来。”适值对房里朱淑人亲来探问：“阿曾舒齐？”林素芬说：“舒齐哉。”淑人道：“价末倪着好仔衣裳，一淘去。”素芬道：“好个。”翠芬在里间听见淑人声音，忙扬声叫：“五少爷。”淑人进去问：“啥？”翠芬取那两件雕笼磁盆交还淑人道：“耐带得去，勿要哉。”淑人见雕笼内竟有两只促织儿，一只是折脚的“蟹壳青”，一只乃是“油葫芦”。笑问：“陆里来个嘎？”翠芬咳了一声道：“勔去说俚！我末昨日夜里头倒辛辛苦苦捉着仔一只，搭俚姘个对。陆里晓得短命众生单会奔，团团转个奔得来奔得去。我煞死要俚斗，俚末煞死个奔，耐说阿要火冒？”淑人笑道：“原说无行用个哉，耐勿相信。耐喜欢末，我送一对拨耐，拿转去白相相。”翠芬道：“谢谢耐，勿要哉。看见仔也讨气。”淑人笑着，顺赍笼盆，赶紧回房，催周双玉换了衣裳便走。两边不先不后相遇于客座中间。五个人带着娘姨、大姐同出湖房，一路并不停留，径赴凤仪水阁，只见众人已齐集等候。厮见就坐，用过点心。总管夏余庆趋前禀道：“一切祭礼同应用个物事，才舒齐，送得去一歇哉。人末就派仔两个知客去伺候，阿要用赞礼？”齐韵叟沉吟道：“赞礼勿必哉，喊小赞

噉（jiào，音叫）——叫。

去一埭。”夏总管出外宣命。

须臾，小赞带个羽纓凉帽，领那班跟出门的管家，攒聚帘外。韵叟顾问：“马车阿曾套好？”管家回禀：“套哉。”韵叟乃向众人道：“倪去罢。”众人听说，各摯相好，即时起身。于是七客八局并从行仆媼，一行人下了凤仪水阁台阶，簇拥至石牌楼下。那牌楼外面一条宽广马路，直通园外通衢大道，十几辆马车，皆停在那里。一行人纷纷然登车坐定，蝉联鱼贯，驶出园门。

不多时，早又在于四马路上。陶玉甫从车中望见“东兴里”门楣三个金字，灿烂如故；左右店家装潢陈设，景象依然。弄口边摆着个拆字先生摊子，挂一轴面目部位图，又是出进所常见的。玉甫那里忍得住，一阵心酸，急泪盈把，惹得个李浣芳也哭起来。幸而马车霎时俱停，知客迎候于弄外，一行人纷纷然下车进去。陶玉甫恐人讪笑，掩在陶云甫背后，缓步相随。比及门首，玉甫更吃一惊，不独李浣芳条子早经揭去，连李浣芳条子亦复不见。却见对门白墙上贴了一张黄榜，八众沙门在客堂中顶礼《大悲经忏》，烧的香烟氤氲不散。知客请一行人暂坐于右首李浣芳房间，不料陈小云在内，不及回避，齐韵叟殊为诧异。陶云甫抢步上前，代通姓名，并述相恳帮办一节。韵叟方拱手说：“少会。”大家随便散坐。一时知客稟请行礼，齐韵叟亲身要行，陶云甫慌忙拦阻。韵叟道：“我自有道理，耐也何必替俚噪客气？”云甫遂不言语。

韵叟举目四顾，单少了陶玉甫一人，内外寻觅不见。陶云甫便疑其往后面去的，果然从李秀姐房里寻了出来。韵叟见玉甫两眼圈儿红中泛紫，竟似鲜荔枝一般，后面跟的李院芳更自满面泪痕，把新换的一件孝衫沾湿了一大块。韵叟点头感叹，却不好说什么。当和一行人穿过经坛，簇拥至对过左首房间。那房间比先前大不相同，橱箱、床榻、灯镜、几案，收拾得一件也没有了。靠后屏门，张起满堂月白纓 帐，中间直排三张方桌，桌上供一座三尺高五彩扎的灵宫，遮护位套。一应高装祭品，密密层层，摆列在下，龙香、看烛、饭亭俱全。

尔时帐后李秀姐等号陶举哀，秀姐嗣子羞惧不出，灵右仅有李浣芳俯伏在地。小赞手端托盘，内盛三只银爵，躬身侧立，只等主祭者行礼。

第四十六回终。

纓（suì，音岁）——一种挂起来往下垂的装饰物。

第四十七回 陈小云运遇贵人亨 吴雪香祥占男子吉

按：齐韵叟随身便服，诣李漱芳灵案前恭恭敬敬朝上作了个揖，小赞在旁伏侍拈香奠酒，再作一揖，乃退下两步，令苏冠香代拜。冠香承命，拜了四拜。其余诸位自然照样行事。次为高亚白，是姚文君代拜的。文君拜过平身，重复跪下再拜四拜。亚白悄问何故，文君道：“先是代个呀，倪自家也该应拜拜俚。”亚白微笑。尹痴鸳欲令林翠芬代拜。翠芬不肯，推说：“阿姐勿曾拜哉呀。”痴鸳笑道：“倒也勿差。”只得令张秀英来代。及林素芬为宋蔼人代拜之后，翠芬就插上去也拜了。以下并不待开口，朱淑人作过揖，周双玉便拜；陶云甫作过揖，覃丽娟便拜。煞末挨到陶玉甫，正作揖下去，齐韵叟扬言道：“浣芳间架头，玉甫只好自家拜。”玉甫听说，正中心怀，揖罢即拜，且拜且祝，不知祝些甚么。祝罢又是一拜，方含泪而起。小赞乃于案头取下一卷，双手展开，系高亚白做的四言押韵祭文，叙述得奇丽哀艳，无限缠绵，小赞跪于案旁，高声朗诵一遍，然后齐韵叟作揖焚库。

礼成祭毕，陶玉甫打闹里挈起李浣芳先自溜去。一行人纷纷然重回右首李浣芳房间，陈小云侧立迎进。怎奈外间钟鼓之声，聒耳得紧，大家没得攀谈。覃丽娟、张秀英同词说道：“倪完结哉呀，请该首去坐罢。”齐韵叟连说“好极”，却请陈小云一淘叙叙，小云嚅嚅不敢。韵叟转挽陶云甫代说，小云始遵命奉陪。临行时又寻起陶玉甫来，差大阿金往后面去寻，不见回复。齐韵叟攒眉道：“故末真真罢哉！”陶云甫忙道：“我去喊。”亲自从房后赶至李秀姐房门首，只见李浣芳独倚门旁，秀姐和玉甫并在房中，对面站立，一行说一行哭。云甫跺脚道：“去哉呀，儿花人单等耐一干子！”秀姐因也催道：“价末二少爷外头去罢，晚歇再说未哉。”玉甫只得跟云甫趑出前边，大家哄然说：“来哉，来哉！”齐韵叟道：“难人阿曾齐嘎？”苏冠香道：“再有个浣芳。”一语未终，阿招搀着浣芳也来了。浣芳一直趑至韵望面前，便扑翻身磕一个头。韵叟错愕问故，阿招代答道：“无姆教俚替阿姐谢谢大人、老爷、先生、小姐。”韵叟挥手道：“算啥嘎？忽许谢。”侧里冠香即一把拉浣芳到身边，替他宽带解钮，脱下孝衫，授与阿招收去。一面齐韵叟起身离座，请陈小云前行。小云如何敢僭，垂手倒退。尹痴鸳笑道：“勤让哉，我来引导。”当先抢步出房。随后一个一个次第行动。痴鸳将及东兴里口，忽闻知客在后叫“尹老爷”，追上禀道：“马车停来浪南昼锦里，我去喊得来。”痴鸳道：“马车勿坐哉，问声大人看。”知客回身拦禀请命，齐韵叟亦道：“一点点路，倪走得去好。”知客应声“是”。韵叟令其传命执事人等一概撤回，但留两名跟班伺候。知客又应声“是”，退站一边。

一行人接踵联袂，步出马路，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参差不齐。转瞬间已是西公和里。姚文君打头，跑进覃丽娟家，三脚两步，一溜上楼。尹痴鸳续到，却不进去，于门首仁立凝望。即时齐韵叟带领大队，簇拥而至。痴鸳拦臂请进，韵叟道：“耐阿是算本家？”痴鸳笑而不辨，跟随进门，趑至客堂。一个外场手持一张请客票呈上陶云甫。云甫接来一看，塞向怀里，众人都不理会。覃丽娟等在屏门内，要搀扶齐韵叟。韵叟作色道：“耐道仔我走勿动？我不过老仔点，比仔小伙子勿推扳。”说着，撩衣蹀足，拾级登梯。娘姨打起帘子，请到房里。韵叟四面打量，夸赞两句。覃丽娟随口答道：“勿

好个，大人请坐。”韵叟略让陈小云，方各坐下。大家陆续进房，随意散坐，恰好坐满一屋子。姚文君满面汗光，畅开一角衣襟，只顾搥扇子。高亚白就说道：“耐怕热末，坎坎啥要紧实概跑？”文君道：“陆里跑嘎！我常恐拨癞头鼋个流氓看见，要紧仔点。”齐韵叟见房内人多天热，因向众人道：“倪再要去认认秀英个房间哉呀。”大家说：“好。”张秀英起立专候，并催道：“价末一淘请过去。”陈小云不复客气，先走一步，与齐韵叟同过对过张秀英房间。众人也有相陪过去的，也有信步走开的，只剩朱蔼人吸烟过瘾。

陶玉甫、李浣芳没精打彩，尚在覃丽娟房里。陶云甫令娘姨传命外场摆台面，再去对过胡乱应酬一会，捉个空，仍回房来问陶玉甫道：“李秀姐搭耐说啥？”玉甫道：“说个浣芳。”云甫道：“说浣芳末，为啥哭嘎？”玉甫垂首无语。云甫从容劝道：“耐勳单顾仔自家哭，样式样才勿管。今朝几花人跑得来做啥？说末说祭个李漱芳，终究是为仔耐。常恐耐一干子去，想着仔漱芳再要一泡仔哭，有几花人一淘来浪，故末让耐散散心，豁开点。故歇就说是豁勿开，耐也该应讲讲笑笑，做出点快活面孔，总算几花人面浪领个情。耐自家去想，阿对？”玉甫依然无语。适娘姨来说：“台面摆好哉。”云甫想去问齐韵叟阿要起手巾。朱蔼人道：“问啥，喊俚朵绞起来末哉。”娘姨应了。云甫替陈小云开张局票，授与娘姨带下发讫。比外场绞过手中，两面房间客人、信人齐赴当中客堂，分桌坐席，公议齐韵叟首位，高亚白次位，陈小云第三，其余诸位早自坐定。陈小云相机凑趣，极意逢迎。大家攀谈，颇相浹洽。陶玉甫勉承兄命，有时也搭讪两句。

俄而金巧珍出局到来，众人命于陈小云肩下骈坐。巧珍本系圆融的人，复见在席同侪衔杯举箸，饮啖自如，自己亦随和入席。齐韵叟赏其圆融，偶然奖许。巧珍益自卖弄，诙谐四出，满座风生。为此席间并不寂寞。齐韵叟忽然想着，问高亚白道：“耐做个祭文里说起仔病源，有多花曲曲折折，啥个事体？”亚白见问，遂将李漱芳既属教坊，难居正室，以致抑郁成病之故，彻底表明。韵叟失声一叹，连称：“可惜！可惜！起先搭我商量，我倒有个道理。”亚白问：“是何道理？”韵叟道：“容易得势，漱芳过房拨我，算是我个囡件，再有啥人说啥闲话？”大家听说默然。惟有陶玉甫以为此计绝妙，回思漱芳病中若得此计，或可回生，今则徒托空言，悔之何及。登时提起一肚皮眼泪，按捺不下，急急抽身溜入覃丽娟房间去了。高亚白道：“故末是倪勿好，讲得起劲仔，忘记仔玉甫。”姚文君插口道：“李漱芳个人也忒好哉！做仔信人也无啥要紧碗，为啥勿许做大老母？外头人是瞎说呀，我做李漱芳末，先拿说闲话个人拨两记耳光俚吃。”说得大家一笑。

齐韵叟禁阻道：“勳去说俚哉，随便啥讲讲罢。”高亚白矍然道：“有样好物事来里，拨耐看。”欵地出席，去张秀英房间取出一本破烂春册，授与韵叟。韵叟揭开细细阅竟，道：“笔意蛮好，可惜勿全。”随将春册递下传观。亚白道：“好像是玉壶山人手迹，不过寻勿出俚凭据。”韵叟道：“名家此种笔墨，陆里肯落图章款识。再有仔个题跋就好哉。”尹痴鸳道：“题个跋末勿如做篇记。就拿七幅来分出个次序，照叙事体做法，点缀点缀，竟算俚是全璧，阿是比仔题跋好？”亚白道：“故末要请教耐去做个哉。”痴鸳道：“耐请我老旗昌开厅，我做拨耐看。”亚白道：“我末就请仔耐开厅，

倘能耐做出来，有一字不典，一句不雅，要罚耐十台开厅咻！”痴鸳拍案大声道：“一言为定，台面浪才是见证！”不料这一拍，倒惊动了陶玉甫，只道外面破口争论，悄悄的揩干泪痕，出房归席，见众人或仰着脸，或摇着头，皆说这篇文章着实难做。高亚白道：“俚敢于大言不惭，终有本事来浪管俚难勿难。”齐韵叟道：“我要紧拜读拜读。明朝耐就请仔俚，教俚快点做。”尹痴鸳道：“节浪无工夫，我十七做好仔，十八到老旗昌交卷。该应罚勿该应罚，大家公评。”亚白道：“准于十八老旗昌取齐，在席七位就此面订怒邀。”众人皆说：“应奉陪。”陶玉甫低问陈小云做的何等文章。小云取过春册，诉明缘由。玉甫无心展阅，略翻一翻，随手丢下。齐韵叟见玉甫强作欢容，毫无兴会，又见天色阴晦，恐其下雨，当约众人早些散席，大家无不遵命。金巧珍见出局不散，未便擅行。陈小云暗地催他：“去罢。”巧珍方去。

席散后，陶云甫拟进城回家，了理俗务。朱蔼人为汤啸庵出门，没个帮手，节间更忙，并向齐韵叟告罪失陪。韵叟欲请陈小云到园，小云亦托辞有事。韵叟道：“价末中秋日务必屈驾光临。”小云未及答言，陶云甫已代应了。韵叟转问尹痴鸳：“阿转去？”痴鸳道：“耐先请，我就来。”韵叟乃与高亚白、朱淑人、陶玉甫各率相好，拱手作别，仍坐原车归园，覃丽娟、张秀英直送出大门而回。接着朱蔼人兴辞，林翠芬跟阿姐林素芬乘轿同去。陈小云始向陶云甫打听中秋一笠园大会情形。云甫道：“啥个大会嘎！说未说日里赏桂花，夜头赏月，正经白相原不过叫局吃酒。”小云道：“听说吃仔酒未定归要做首诗，阿有价事？”云甫摇手笑道：“无拨个，啥人肯做诗嘎。倘能耐高兴做也做未哉，总无拨俚咻自家人做个好，徒然去献丑。”小云道：“我第一埭去阿要用个帖子拜望？”云甫摇手道：“无须。俚请仔耐未，交代园门口，簿子浪就添仔耐陈小云个名字。耐未便衣到园门口说明白仔，自有管家来接耐进去。看见仔韵叟，大家作个揖，切勿要装出点斯斯文文个腔调来。做生意末，生意本色好哉。”

小云再欲问时，尹痴鸳适从对过张秀英房里特来面说，即要归园。云甫赶着问道：“耐说做该篇记，我替耐想想，一个字也做勿出。耐如何做法，阿好先说拨我听听？”痴鸳笑道：“故歇我也说勿出如何做法。好像无啥难做，等我做好仔看罢。”云甫只得撩开。尹痴鸳既去，小云亦即起身，说要往东合兴里。云甫道：“阿是葛仲英请耐？我同耐一淘去，稍微应酬歇，我要进城哉。”小云应承暂驻，云甫匆匆着好熟罗单衫，夹纱马褂。覃丽娟并不相送，但说声“就来叫”。

云甫随小云下楼，各令车轿往东合兴伺候。两人联步出门，穿过马路，同至吴雪香家。一进房间，便见大床前梳妆台上亮汪汪点着一对大蜡烛，怪问何事，葛仲英笑而不言。吴雪香敬过瓜子，回说：“无啥。”须臾，罗子富、王莲生、洪善卿三位熟识朋友陆续咸集。葛仲英道：“蔼人、啸庵才勿来，就是倪六个人，请坐罢。”小妹妹检点局票，说：“王老爷局票勿曾有碗。”仲英问王莲生叫何人，莲生自去写了个黄金凤。然后相让入席。洪善卿趁小妹妹装水烟时，轻轻探问：“为啥点大蜡烛？”小妹妹悄诉道：“倪先生恭喜来浪，斋个催生婆婆。”善卿即向葛冲英、吴雪香道喜。席间闻得此信，一叠连声：“恭喜，恭喜！且借酒公贺三杯。”仲英只是笑，雪香却嗔道：“啥个喜嘎，小妹妹未瞎说！”席间误会其意，皆正色说道：“故是正经喜事，无啥难为情。”雪香咳了一声道：“勿是难为情。人家倪子养得

蛮蛮大，再要坏脱 个多煞；刚刚有仔两个月，怎晓得俚成人勿成人，就要道喜，也忒要紧碗。”

席间见如此说，反觉无可戏谑。雪香叹了一口气，又道：“勣说啥养勿大，人家再有勿好个倪子，起先养个辰光，快活煞，大仔点倒讨气。”仲英不待说毕，笑喝道：“耐再要说，人家听仔耐闲话，也来浪讨气！”雪香伸手将仲英臂膀摔了一把道：“耐未讨气哉！”仲英叫声“阿唷坏”，惹的哄堂大笑。连小妹姐并既到的出局亦笑声不绝。罗子富见黄翠凤、黄金凤早来，就拟摆庄。覃丽娟继至，为报陶云甫道：“天来浪落雨，耐阿好勣进城哉？”云甫缘有要件不可，转向罗子富通融，先摆十杯。子富应诺，席间乃争先出手打陶云甫的庄。那边黄翠凤乘间问罗子富道：“今朝耐为啥勿来？”子富道：“我常恐耐无姆再要多说多话。”翠凤道：“倪无姆咿好哉呀，赎身也定归哉，身价末原是一千。”子富大为诧异道：“原是一千末，为啥起先勿肯，故歇倒肯哉嘎？”翠凤满面冷笑，半晌答道：“晚歇搭耐说。”子富心下鹮突，却不敢紧着问。泊乎陶云甫满庄，要紧回家，挽留不住，竟和覃丽娟告辞别去。罗子富意不在酒，虽也续摆一庄，胡乱应景而已；只等出局一散，约下王莲生要去打茶会。陈小云、洪善卿乖觉，覆杯请饭。葛仲英亦不强劝，草草终席。

罗子富喊轿班点灯，径同王莲生于客堂登轿，抬出东合兴里，正遇一阵斜风急雨顶头侵入轿中。高升、来安从旁放下轿帘，一路手扶轿杠，直至尚仁里黄翠凤家客堂停轿。子富让莲生前行。到了楼上，翠凤迎进房间，请莲生榻床上坐，令赵家姆先点烟灯，再加茶碗。黄金凤在对过房间，赶紧过来叫声“姐夫”，即道：“王老爷对过去用烟。”莲生道：“就该搭吃一样个碗。”金凤道：“对过有多花烟泡来浪。”翠凤道：“烟泡末，耐去拿得来好哉。”金凤恍然，重复赶去取过七八根烟签子，签头上各有一枚烟泡。莲生本爱其娇小聪明，今见如此巴结，更胜似浑官人，心有所感，欣然接受，嘴里说：“难为耐。”一手拉金凤坐于身旁。金凤半坐半爬看莲生吸烟。黄珠凤扭扭捏捏给罗子富装水烟，子富推开不吸，紧着要问赎身之事。翠凤且笑且叹，慢慢说来。

第四十七回终。

第四十八回 误中误侯门深似海 欺复欺市道薄于云

按：黄翠凤当着王莲生即向罗子富说道：“倪个无姆终究是好人，听俚闲话未好像蛮会说，肚皮里意思倒不过实概。耐看俚，三日天气得来饭也吃勿落，昨日耐去仔，俚一干子来踉房间里反仔一泡。今朝赵家姆下头去，无姆看见仔，就搭赵家姆说，说我个多花勿好，说起：‘我衣裳、头面买俚要万把洋钱咯，勿然，俚赎身未我想多拨点俚，故歇定归一点也勿拨俚个哉！’我来里楼浪，刚刚听见，呷气未呷好笑。难末我去搭无姆说说明白，我说：‘衣裳、头面才是我撑个物事，我来里该搭，我个物事随便啥人勿许动，我赎仔身阿好带得去？才要交代无姆个碗。倘然无姆要拨点我，勿是我客气，谢谢无姆，我末一点也勿要。勤说啥衣裳、头面，就是头浪个绒绳，脚浪个鞋带，我通身一塌括仔换下来交代仔无姆，难末出该搭个门口。无姆放心未哉，我一点也勿要。’陆里晓得倪无姆倒真个要分点物事拨我，俚道仔我未定归要俚几花咯。我说仔一点勿要，故末倪无姆再要快活也无拨，教我赎身未赎未哉，一千身价就一千未哉，替我看仔个好日子，十六写纸，十七调头，样式样才说好。耐说阿要快？就是我也勿可帐实概个容易。”

子富听了，代为翠凤一喜。莲生不胜叹服，赞翠凤好志气，且道：“有句闲话说：‘好男勿吃分家饭，好女勿着嫁时衣。’赛过就是耐。”翠凤道：“做个信人，总归自家有点算计，故末好挣口气。倘然我赎身出去，先空仔五六千个债，倒说勿定生意好勿好，我就要挣气也挣勿来。故歇我是打好仔稿子做个事体，有几户客人勿来里上海才勿算，来里上海个客人就不过两户，单是两户客人照应照应我，就勿要紧个哉。五六千个债也写意得势，我也犯勿着要俚咯衣裳，头面。王老爷说得好，‘嫁时衣’还是亲生爷娘拨来咯囡许个物事，固件好末也勤着，我倒去要老鸨个物事！就要得来，碰关千把洋钱，啥犯着嘎？”莲生仍赞不绝口。子富却早知赎身之后定有一番用度，自应格外周全，只不料其如许之多。沉吟问道：“陆里有五六千个债？”翠凤道：“耐说无拨五六千，耐算。身价末一千；衣裳、头面开好一篇帐来里，煞死要减省末三千；三间房间铺铺，阿要千把？连搭仔零零碎碎几花用场，阿是五六千咯。故歇我就教带得去个赵家姆同下头一个相帮，先去借仔二千，付清仔身价，稍微买点要紧物事，调头过去再说。”

子富默然。莲生吸过四五口烟，抬身箕坐。金凤忙取水烟筒要装，莲生接来自吸。消停良久，子富方问起调头诸事。翠凤告诉大概：看定兆富里三间楼面，与楼下文君玉合借；除带去娘姨、相帮之外，添用帐房、厨子、大姐、相帮四人、红木家生暂行租用，合意议价。又道：“十六俚咯写纸，我未收捉物事交代无姆，无拨空，耐就月半吃仔台酒未哉。”子富遂面约了莲生，并写了张条子请葛、洪、陈三位，令高升立刻送去。

高升赶往东合兴里吴雪香家，果然洪善卿、陈小云为阻雨未散。看过条子，葛仲英先道：“我只好谢谢哉，一笠园约定来浪。”小云亦以此约为辞。

一泡——一场、一阵。

写纸——订契约。

样式样——各方面、种种。

写意——容易、轻松。

碰关——到顶，最多的。

止有善卿准到，写张回条，打发高升复命。却听窗外雨声渐渐停歇，凉篷上点滴全无，洪善卿遂蹈隙步行而去。小云从容问仲英道：“倌人叫到仔一笠园，几日天住来浪，算几花局嘅？”仲英道：“看光景起，园里三四个倌人常有来浪，各人各样开消。再有倌人自家身体，喜欢白相，同客人约好仔，索性花园里歇夏，故也只好写意点。”小云道：“耐阿是带仔雪香一淘去？”仲英道：“有辰光一淘去，到仔园里再叫也无啥。”小云自己盘算一回，更无他话，辞别仲英，径归南昼锦里祥发吕宋票店。明日，陈小云亲往抛球场相熟衣庄，拣取一套簇新时花浅色衫褂，复往同安里金巧珍家给个信。巧珍一见，问道：“耐陆里去认得个齐大人？”小云道：“就昨日刚刚认得。”巧珍道：“耐搭俚做仔朋友末，倪要到俚花园里白相相去。”小云道：“明朝就请耐去白相，阿好？”巧珍道：“故歇客客气气算啥嘅？”小云道：“明朝是一笠园中秋大会，闹热得野噪，我末去吃酒。耐要白相，早点舒齐好仔，局票一到末就来。”巧珍自是欣喜，当晚小云、巧珍畅叙一宿。

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日，陈小云绝早起身，打扮修饰，色色停当，钟上刚敲八点，即催起金巧珍，叮嘱两句。小云赶回店内，坐下包车，望山家园进发。比至齐府大门首，靠对过照墙边停下。小云下车看时，大门以内，直达正厅，崇阁深邃，层层洞开，却有栅栏挡住，不得其门而入，只得退出，两旁观望，静悄悄地不见一人。长福手指左首，似是便门。小云过去打量，觉得规模亦甚气概，跨进门口，始见门房内有三五个体面门公跷起脚说闲话。小云傍门立定，正要通说姓名，一个就摇手道：“耐有啥事体，帐房里去。”小云喏喏，再历一重仪门，侧里三间堂屋，门楣上立着“帐房”二字的直额。小云趑进帐房，只见中间上面接连排着几号帐台，都是虚位，惟第一号坐着一位管帐先生，旁边高椅上先有一人和那先生讲话。小云见讲话的不是别人，乃是庄荔甫，少不得厮见招呼。那先生道是同伙，略一颌首，荔甫让小云上坐。小云窃窥左右两间，皆有管帐先生在内，据案低头，或算或写，竟无一人理会小云。小云心想不妥，趑近第一号帐台，向那先生拱手陪笑，叙明来意。那先生听了，忙说：“失敬，暂请宽坐。”喊个打杂的令其关照总知客。

小云安心坐候，半日杳然，但见仪门口一起一起出出进进，络绎不绝，都是些有职事的管家，并非赴席宾客。小云心疑太早，懊悔不迭。忽听得闹攘攘一阵呐喊之声，自远而近，庄荔甫慌的赶去。随后二三十脚夫，前扶后拥，扛进四只极大板箱。荔甫往来蹀躞，照顾磕碰，扛至帐房廊下，轻轻放平，揭开箱盖，请那先生出来检点。小云仅从窗眼里望望，原来四只板箱分装十六扇紫檀黄杨半身屏风，雕镂全部《西厢》图像，楼台士女，鸟兽花木，尽用珊瑚、翡翠、明珠、宝石，镶嵌的五色斑斕。看不得两三扇，只见打杂的引总知客匆匆跑来，问那先生客在何处，那先生说在帐房。总知客一手整理缨帽，挨身进门，见了小云，却不认识，垂手站立门旁，请问：“老爷尊姓？”小云说了。又问：“老爷公馆来啲陆里？”小云也说了，总知客想了一想，笑问道：“陈老爷阿记得陆里一日送来个帖子？”小云乃说出前日覃丽娟家席间面约一节。总知客又想一想要道：“前日是小赞跟得去个碗。”小云说：“勿差。”总知客回头令打杂的喊小赞立刻就来，一面想些话头来说。因问道：“陈老爷叫局末叫个啥人？倪去开好局票来浪，故末早点，头牌里就去叫。”

小云正待说时，小赞已喘吁吁跑进帐房，叫声“陈老爷”，手持一条梅红字纸递上总知客。总知客排揎道：“耐办得事体好舒齐，我一点点勿曾晓得，害陈老爷末等仔半日！晚歇我去回大人。”小赞道：“园门浪交代好个哉，就勿曾送条子。也为仔大人说，帖子勦补哉。我想晚点送勿要紧，陆里晓得陈老爷走仔该搭宅门。”总知客道：“耐再要说，昨日为啥勿送条子来？”小赞没得回言，肩随侍侧。总知客问知小云坐的包车，令小赞去照看车夫，亲自请小云由宅内取路进园。

其时那先生看毕屏风，和庄荔甫并立讲话，陈小云各与作别。庄荔甫眼看着总知客斜行前导，领了陈小云前往赴席，不胜艳羡之至。那先生讲过，径去右首帐房取出一张德大庄票，交付荔甫。荔甫收藏怀里，亦就兴辞，趑出齐府便门，步行一段，叫把东洋车，先至后马路向德大钱庄，将票上八百两规银兑换英洋，半现半票，再至四马路向壶中天番菜馆，独自一个饱餐一顿，然后往西棋盘街聚秀堂来。陆秀林见其面有喜色，问道：“阿曾发财？”荔甫道：“做生意真难说！前回八千个生意，赚俚二百，吃力煞；阿歇蛮写意，八百生意，倒有四百好赚。”秀林道：“耐个财气到哉！今年做掇客才勿好，就是耐末做仔点外拆生意，倒无啥。”荔甫道：“耐说财气，陈小云故末财气到哉。”遂把小云赴席情形细述一遍。秀林道：“我说无啥好。吃酒叫局，自家先要豁脱洋钱，倘忙无啥事体做，只好拉倒。倒是耐个生意稳当。”荔甫不语，自吸两口鸦片烟，定个计较，令杨家姆取过笔砚，写张请帖，立送抛球场宏寿书坊包老爷，就请过来。杨家姆即时传下。荔甫更写施瑞生、洪善卿、张小村、吴松桥四张请帖。“陈小云或者晚间回店，也写一张请何妨？”一并付之杨家姆，拨派外场，分头请客，并喊个台面下云。

吩咐粗完，只听楼下绝俏的声音，大笑大喊，嚷做一片，都说：“‘老鸨’来，‘老鸨’来！”直嚷到楼上客堂。荔甫料知必系宏寿书坊请来的老包，忙出房相迎。不意老包陷入重围，被许多信人、大姐此拖彼拽，没得开交。荔甫招手叫声“老包”，老包假意发个火跳，挣脱身子。还有些不知事的清信人，竟跟进房间里，这个摔一把，那个拍一下。有的说：“老包，今朝坐马车哉碗！”有的说：“老包，手帕子，阿曾带得来？”弄得老包左右支吾，应接不暇。荔甫佯嗔道：“我有要紧事体请耐来，啥个假痴假呆！”老包矍然起立，应声道：“噢，啥事体？”怔怔的敛容待命。清信人方一哄而散。

荔甫开言道：“十六扇屏风末，卖拨仔齐韵叟，做到八百块洋钱，一块也勿少。不过俚哋常恐有点小毛病，先付六百，再有二百，约半个月期。我做生意，喜欢爽爽气气，一点点小交易勦去多拌哉。故歇我来搭俚付清仔，到仔期我去收。勿关耐事，阿好？”老包连说：“好极。”荔甫于怀里摸出一张六百洋钱庄票，交明老包，另取现洋一百二十元，明白算道：“我末除脱仔四十，耐个四十晚歇拨耐。正价该应七百廿块，耐去交代仔卖主就来。”老包应诺，用手巾一总包好，将行。陆秀林问道：“晚歇陆里来请耐嘢？”老包道：“就来个，勦请哉。”说着，望帘缝中探头一张，没人在外，便一

排揎——埋怨、责难。

规银——当时上海通行的计算银两；每两规银约合银元一元四角左右。

英洋——当时通用的墨西哥银元上有鹰的图案，被讹称“英洋。”

火跳——即“虎跳”，跃身而起。

溜烟溜过客堂。适遇杨家姆对面走来，不提防撞个满怀。杨家姆失声嚷道：“老包！啥去哉嘎？”

这一嚷，四下里信人、大姐蜂拥赶出，协力擒拿，都说：“老包勦去！”老包更不答话，奔下楼梯，夺门而逃。后面知道追不上，喃喃的骂了两声。老包只作不知，趲出西棋盘街，一直到抛球场生全洋广货店，专寻卖主妥三。

那妥三高居三层洋楼，身穿捆身子，鞞着拖鞋，散着裤脚管，横躺在烟榻下手，有个贴身伏侍小家丁名叫奢子的，在上手装烟。既见老包，说声“请坐”，不来应酬。老包知其脾气，自去打开手巾包，将屏风正价庄票现洋摊在桌上，请妥三核数亲收，并道：“庄荔甫说：‘一点点小交易，做得吃力煞，讲仔几日天，跑仔好几埭，俚哋收房门口再要几花开消。八十块洋钱末俚一干子要个哉。’我说：‘随便末哉，有限得势，就无拨也勿要紧。’”妥三道：“耐无拨，勿对个哋。”随把念块零洋分给老包。老包推却不收道：“故末勦客气。耐要挑挑我，作成点生意好哉。”妥三不仔再强。老包就说声“我去哉。”妥三也任其扬长而去。

老包重回聚秀堂，幸而打茶会客人上市，信人、大姐不得空，因此毫无兜搭，径抵陆秀林房间。庄荔甫早备下四张拾圆银行票，等得老包回话，即时付讫。当有些清信人闻得秀林有台面，捉空而来，团团簇拥老包，都说：“老包叫我，老包叫我！”见老包佯嘻嘻不睬，越发说的急了。一个拉下老包耳朵，大声道：“老包，阿听见？”一个尽力把老包揣捏摇撼，白瞪着眼道：“老包说勦！”一个大些的不动手，惟嘴里帮说道：“生来一淘才要叫个哉！来里该搭吃酒，耐阿好意思勿叫？”老包道：“陆里吃个酒嘎？”一个道：“庄大少爷勿是请耐吃酒？”老包道：“耐看庄大少爷阿是来浪吃酒？”一个不懂，转问秀林：“庄大少爷阿吃酒？”秀林随口答道：“怎晓得俚。”大家听说，面面厮觑，有些惶惑。可巧外场面稟荔甫道：“请客末才勿来浪，四马路烟间、茶馆通去看也无拨，无处去请哉哋。”

荔甫未及拟议，倒是这些清信人却一片声嚷将起来，只和老包不依，都说：“耐好！骗倪！难末定归才要叫个哉！”一个个抢上前磨墨蘸笔，寻票头，立逼老包开局票。老包无法可处。荔甫忍不住，翻转脸喝道：“陆里来一淘小把戏，得罪我朋友，喊本家上来问声俚看！俚开个把势，阿晓得规矩？”外场见机，含糊答应，暗暗努嘴，催清信人快走。秀林笑而排解道：“去罢，去罢，勦来里瞎缠哉。倪吃酒个客人还勿曾齐，倒先要紧叫局。”这些清信人一场没趣，讪讪走开。

荔甫向老包道：“我有道理。耐叫末叫本堂局，先起头叫过歇个定归叫。”老包道：“本堂就是秀林末勿曾叫歇。”秀林接嘴道：“秀宝也勿曾。”荔甫不由分说，即为老包开张局票叫陆秀宝。另写三张请帖，请的两位同业是必到的，其一张请胡竹山。外场接得在手，趁早赍送。

第四十八回终。

小把戏——儿童，一般用为亲热的称呼。

本家——即妓院老板。

把势——妓院等卖色艺的行业。

第四十九回 明弃暗取攘窃蒙赃 外亲内疏图谋挟质

按：聚秀堂外场手持请客票头，赍往南昼锦里，只见祥发吕宋票店中仅有一个小伙计坐守柜台。问胡竹山，说：“勿来里，尚仁里吃花酒去哉。”外场笑道：“今朝请客真真难煞，一个也请勿着！”

小伙计取看票头，忽转一念，要瞒着长福赚这轿饭钱，因说道：“票头放来里，我替耐送得去，阿好？”外场喜谢恳托而去，那小伙计唤出厨子，嘱其代看，亲去尚仁里黄翠凤家，直至楼上客堂，张见房间内正乱着坐台面。小伙计怕羞却步，将票头交与大姐小阿宝。小阿宝呈上罗子富，子富转授胡竹山。竹山阅竟，回说：“谢谢。”小伙计扫兴归店。

少顷，出局渐集。周双珠带赍一张票头给洪善卿阅，就是庄荔甫请的。善卿遂首倡摆庄，十觥打完，告辞作别。罗子富猜度黄翠凤必有预先了理之事，也想早些散席为妙。席间饮量平常，大抵与胡竹山差不多。惟有姚季莼喜欢闹酒，偏为他人催请不过，去的更早。可惜这华筵令节，竟不曾畅叙通宵，无事可叙，无话可述。罗子富等客散之后，将回公馆。黄翠凤问道：“耐再有啥事体？”子富道：“我是无啥事体。耐阿要收作收作？明朝一日天常恐忙勿过。”翠凤掉头笑道：“咳！我个物事收作好仔长远哉，等到故歇。”子富重复坐下。翠凤道：“明朝忙也勿忙，倒要用著耐，勔去。”子富唯唯，打发高升、轿班自回。却听对过房间黄金凤台面上豁拳唱曲之声，聒耳可厌。比及金凤席终，接著翠凤出局，子富又不免寂寞些，将金凤烧的烟泡连吸三口，提起精神。翠凤于夜分归家，嘱付相帮小心照看斗香、椽烛。相帮约了赵家姆、小阿宝挖花赌钱，以为消夜之计。子富闻得楼下人声嘈嘈不绝，不知不觉和翠凤谈至天亮，连忙宽衣登床，瞢腾一觉。毕竟有事在心，不致失，将近午刻、共起同餐。

早有人送到一包什物，翠凤令赵家姆将去暂交黄二姐，代为收存，明辰应用。用请黄二姐上楼，翠凤自去捧出先前子富寄留的拜匣，讨子富身边钥匙，当场开锁。匣内只有许多公私杂项文书，并无别样物件。翠凤教子富把文书点与黄二姐看，黄二姐笑拦道：“晓得哉，耐个人陆里有推扳，勔看哉。”翠凤道：“无姆勿呀，该个是俚乃个物事，无姆看过仔我好带得去，让俚乃自家也点仔一点，倘忙停两日缺下来，勿关无姆事，阿对？”黄二姐只得看其点过锁好。翠凤亦令赵家姆将去，连适间一包，做一处安放。更请帐房先生随带衣裳、头面帐簿上楼。子富听这名目新奇，从旁看去。原来那帐簿前半本开具头面若干件，后半本开具衣裳若干件，如有破坏改拆等情，下面分行小注，一览而知。子富暗地叹服其精细。当下小阿宝帮同赵家姆从橱肚中掇出三号头面箱。翠凤自去先开一箱，把箱内头面一总排列桌上，央帐房先生从头念下。这边念一件，那边翠凤取一件头面付给黄二姐，亲眼验，亲手接。黄二姐递付赵家姆，仍装入箱内。装毕，请黄二姐加上锁。通共一箱金，一箱珠，一箱翡翠、白玉。三箱头面，照帐俱全，一件不缺。

赵家姆另喊两个相帮上楼，从床背后暨亭子间两处，抬出十号朱漆皮箱。翠凤自去先开一箱，把箱内衣裳一总堆列榻上，央帐房先生从头念下。这边念一件，那边翠凤取一件衣裳付给黄二姐，亲眼验，亲手接。黄二姐递付赵家姆，仍装入箱内。装毕。请黄二姐加上锁。通共两箱大毛，两箱中毛，两箱小毛，两箱棉，一箱夹，一箱单与纱罗。十箱衣裳，照帐俱全，一件不缺。

翠凤重央帐房先生翻到帐簿末底两页，所有附开各帐一概要念。此乃花

梨、紫檀一切家生。以及自鸣钟、银水烟筒之类。翠凤一件件指点明白，某物在某所，某物在某所。黄二姐嘻开嘴，胡乱答应，实未留心。

翠凤一直接说道：“再有我家常著个衣裳，同零零碎碎白相物事，帐末勿曾开，才来里官箱里，无姆空仔点查未哉。”黄二姐笑讽道：“耐也该应吃力哉呀，吃筒水烟，请坐歇。”

翠凤果然觉得疲乏，和黄二姐对面坐下。黄珠凤慌的过来装水烟，黄金凤正陪著子富说笑，亦遂停止。大家相视。嘿嘿无言。帐房先生料无他事，随带帐簿，领了相帮下楼。赵家姆、小阿宝陆续各散。翠凤特地叫声“无姆”，从容规谏道：“我几花衣裳、头面，多末勿算多，撑得来也勿容易，今朝我交代仔无姆，无姆收作去，耐要自家有淘成点末好！再拨来姘头骗仔去，耐要吃苦个！耐几个老姘头，才是夷场浪拆梢流氓，靠得住点正经人一个也无拨。我眼睛里看见末，勿晓得拨俚哋骗仔几花哉！我个物事，幸亏我捏牢子，替无姆看好来浪，一径到故歇，勿曾骗得去。倘然来哋无姆手里，故歇也无拨个哉。我末做仔四五年大生意，替无姆撑仔点物事，原有今朝日脚，无姆面浪总算我有交代。该搭事体我完结哉，倒是无姆个无淘成，有点勿放心。我去仔再有啥人来说耐嘎！耐未去听仔姘头个闲活，勿消四五年，骗仔耐洋钱，再骗耐物事，等耐无拨仔，让耐去吃苦。耐为仔姘头吃个苦，阿好意思教人照应点？耐也无拨面孔去说哋！”

一席话，说得黄二姐无地容身，低下头去，拨弄手中一把钥匙。子富但微微的笑。翠凤又叫声“无姆”道：“耐勦怪我多说多话，我是替无姆算计。我赎身末赎仔出去，我个亲人单有耐无姆，随便到陆里，总是黄二姐哋出来个囡许。无姆好，我也体面点；勿好，大家坍台。无姆样色样才无啥，做生意蛮巴结，当个家蛮明白，就是来里姘头面浪吃个亏。我为仔看勿过说说耐，难下去我也勿好说个哉。耐要自家有淘成，五十多岁个年纪，原像仔先起头实概样式，做出点活靶戏拨小干件笑话，我倒替耐难为情。”黄二姐听了，坐着不好，走开不好，渐渐涨的满面绯红。翠凤不忍再说下去，乃更端道：“我说耐故歇就拿一千洋钱买个把讨人，衣裳、头面才有来浪，做点生意下来，开消也够哉。再歇两年，金凤梳仔个正头，刚刚接下去，故未再好无拨。珠凤生来无用场，倘忙有人家要末，倒让俚好场花去罢。金凤阿有啥说嘎，定归是挨一挨二两个时髦倌人；就说勿时髦，抵桩也像仔我末哉哋。无姆依仔我，是无姆福气。”子富连连点头，叉口道：“故倒是正经闲话，一点勿差。”翠凤道：“价末起先头闲话阿是说差哉？”黄二姐因而插嘴道：“才是好闲话，陆里有差嘎。”说罢，起立徘徊，自言自语道：“俚哋该应来快哉，我下头去等来浪。”遂拨转头径归楼下小房间。

翠凤在后手指黄二姐脊背，低声向子富道：“耐看俚，越说俚越是个厚皮！难我说过仔勿说哉，俚要去吃苦，等俚歇。”子富道：“俚做老鸨苦恼，拨耐埋冤煞，一声也勿敢响。”翠凤道：“耐说哉，七姊妹淘里阿有啥好

拆梢——诈骗。

姘头——合伙人。

巴结——讨好，奉承。

挨一挨二——出类拔萃，数一数二。

抵桩——即使……也不过的意思。

闲话——话，不作无聊话解释。

人！倪要做差仔点，拨俚打起来要死。”子富道：“我勿相信。”翠凤道：“耐勿相信，看诸金花。俚哋七姊妹，我碰着三个人。诸三姐比仔倪无姆好得野哋，就不过打仔两顿。要是倪无姆个讨人，定归要死勿死，要活勿活，教俚试试看未晓得哉。”子富笑而不语，翠凤叹口气道：“勣说是倪无姆，耐看上海把势里陆里个老鸨是好人！俚要是好人，陆里会吃把势饭！再有个郭孝婆，耐也晓得点哉哋？故歇自家无拨讨人，再要去帮诸三姐打个诸金花，耐说阿要讨气。”

不料翠凤说话之间，突然楼梯上一共脚声，跑上三个人，黄二姐前引，帐房先生后随，直往对过金凤房间。子富怪诧问故，翠凤摇手悄诉道：“才是流氓呀。倪赎身文书要俚哋到仔未好写哋。”子富见说，放下窗帘。翠凤惟令珠凤过去应酬，不许擅离。金凤竟不过去，怔怔痴坐，不则一声。子富视其面色如有所思，拉近身边，亲切问道：“阿姐去仔，阿冷静嘅？”金凤攒眉含泪而答道：“冷静点是勿要紧，我来里想：阿姐去仔，就剩我一干子做个生意，房钱、捐钱几花开消，忙煞我也无拨几台酒，几个局，无姆发极起来，故未要死哉！教我再有啥法子嘅！”翠凤一听，嗤的笑道：“耐故歇做生意来够开消仔，无姆要发财哉！”子富也笑慰道：“耐放心，无姆陆里来说耐。珠凤比耐大一岁，要说未先说俚。”金凤道：“俚乃生来无拨生意，倒也无啥。我是无姆一径来浪说：‘难末生意该应好点哉。’阿姐也实概说，陆里晓得该节个帐比仔前节倒少仔点。”翠凤道：“耐未勣去转啥念头，自家巴结做生意好哉。”子富也道：“耐要记好仔阿姐个闲话，故未无姆喜欢耐。”

黄二姐适从对过房里趱来，听得“无姆”两字，问说甚话。翠凤为述金凤之言。黄二姐顺口赞道：“好囡件，倒难为俚想得到！”金凤转觉害羞，一头撞入子富怀抱。大家一笑丢开。黄二姐袖中掏出一只金时辰表，一串金剔牙杖，双手奉与翠凤道：“耐说物事一点勿要，我也晓得耐个意思，勿好拨耐。该个两样，耐一径挂来哋身浪，无拨仔勿便个哋，耐带得去。小意思，也勿好算啥物事。”翠凤不推不接，并不觑一正眼儿，冷笑两声道：“无姆，谢谢耐！我说过一点勿要，无姆再要客气，笑话哉。”黄二姐伸出手缩不进，忸怩为难。子富在傍调停道：“拨仔金凤罢。”黄二姐想了想，不得已，给与金凤。翠凤正色道：“索性搭无姆说仔罢，我到仔兆富里，无姆要张张我，来未哉。倘然送副盘拨我，故未无姆勣动气，连搭仔下脚洋钱才无拨。”

黄二姐欲说不说，囁嚅为难。忽见赵家姆送上一张请客票头，黄二姐便趁势搭讪问：“陆里搭请？”子富看那票头乃泰和馆的，知系局中例酒。翠凤不去理会，盛气庄容，凛乎难犯。黄二姐自觉没趣，趑趄半晌，原往对过房里去了。子富将行，翠凤嘱道：“晚歇耐要来个，勿晓得俚哋赎身文书写个阿对。”子富应诺，趱出客堂，望见对过房间点得保险台灯分外明亮，但静悄悄的毫无一些声息。子富向帘子缝里暗立潜窥，只见帐房先生架起眼镜，据案写字；三个流氓连黄二姐攒聚一堆儿，切切私语，不知商议什么事情；珠凤、小阿宝伺应左右。子富并未惊动，自去赴宴。到了泰和馆，自然摆庄叫局，热闹如常。惟子富牢记翠凤所嘱，生恐醉后误事，不敢尽欢，酬酢一回，乘间逃席。那时金凤房间也摆起四盘八簋，请那流氓，雄啖大嚼，吮咂有声，笑骂叫号，杂沓间作。子富逆揣赎身文书必然写好，见了翠凤，将出一张正契，一张收据，上面写的画蚓涂鸦，不成字体。及观文理，倒还清楚，盖有相传秘本作为底稿，所以不致乖谬。

翠凤终不放心，定要子富逐句讲解一遍，自己逐句推敲一遍，始令小阿宝交黄二姐签押盖印。子富记得年月底下一排姓名，地方、代笔之外，平列三个中证：一个周少和，一个徐茂荣，一个混江龙。问这混江龙是否拆号，翠凤道：“该个末，倪无姆个姘头碗。就是俚勿声勿响，调皮得来，坎坎还来浪起个花头。我个人去上俚个当，拗空哉！”子富看过赎身文书，瞻顾徬徨，若有行意。翠凤坚留如前，说：“明朝倪一淘过去。”子富没法，遵命。待那三个流氓渐次散尽，方各睡下。

翠凤睡中留神，黎明即醒，唤起赵家姆，命向黄二姐索取一包什物。这包内包着一身行头，色色具备。翠凤坐于床沿，解松脚缠，另换新布。子富朦朦胧胧，重入睡乡。直至翠凤梳洗俱完，才来叫醒。子富一见翠凤，上下打量，不胜惊骇。竟是通身净素，湖色竹布衫裙，蜜色头绳，玄色鞋面，钗环簪珥一色白银，如穿重孝一般。翠凤不等动问，就道：“我八岁无拨爷娘，进该搭个门口就勿曾带孝；故歇出去，要补足俚三年。”子富称叹不置。翠凤道：“勔瞎说哉，快点去罢。”子富道：“去末哉。”翠凤道：“耐先去，我舒齐仔就来。”随命小阿宝跟子富至楼下，向黄二姐索取那只拜匣，置于轿中。于是子富乘轿往兆富里，先有一辆包车停歇门首。子富下轿进门，一个添用的大姐，曾经识面，一直请进楼上正房间。高升捧上拜匣，随即退下。子富四下里打一看时，不独场面铺陈无少欠缺，即家常动用器具亦莫不周匝齐全。子富满口说好，更欲看那对过腾客人的空房间，大姐拦说有客，乃止。

须臾，大门外点放一阵百子高升，赵家姆当头飞报：“来哉。”大姐忙去当中间点上一对大蜡烛。翠凤手执安息香，款步登楼，朝上伏拜。子富蹑足出房，隐身背后观其所为。翠凤觉着，回头招手道：“耐也来拜拜。”子富失笑倒退。翠凤道：“价末张啥嘎，房里去！”一手推子富进房，把怀中赎身文书教子富覆勘一遍，的真下误。翠凤自去床背后，从朱漆皮箱内捧出一只拜匣，较诸子富拜匣，色泽体制，大同小异。匣内只有一本新立帐簿，十几篇店铺发票。翠凤当场装入赎身文书，照旧加上锁，然后将这拜匣同子富的拜匣一总捧去，收藏于床背后朱漆皮箱。凡事大概就绪，翠凤安顿子富在房，趲过对过空房间，打发钱子刚回家。

第四十九回终。

第五十回 软厮缠有意捉讹头 恶打岔无端尝毒手

按：黄翠凤调头这日，罗子富早晚双台，张其场面。十二点钟时分，钱子刚回家既去，所请的客陆续才来，第一个为葛仲英。仲英见三间楼面清爽精致，随喜一遭，既而趑上后面阳台，这阳台紧对着兆贵里孙素兰房间。仲英遥望玻璃窗内，可巧华铁眉和孙素兰衔杯对酌，其乐陶陶。大家颌首招呼。

华铁眉忽推窗叫道：“耐空末，来说句闲话。”葛仲英度坐席尚早，便与罗子富说明，并不乘轿，步行兜转兆贵里。不意先有一群不三不四的人，身穿油晃晃暗昏昏绸缎衣服，聚立门前，若有所俟。葛仲英进门后，即有一顶官轿，接踵而至，一直抬进客堂。仲英赶急迈步登楼，孙素兰出房相迎，请进让坐。华铁眉知其不甚善饮，不复客套。葛仲英问有何言，铁眉道：“亚白请客小启耐阿看见？啥个绝世奇文，请倪一淘去赏鉴。”仲英道：“我问小云，也坎坎晓得。”遂历叙高、尹赌东之事，铁眉恍然始悟道：“我正来里说，姚文君屋里末，为仔个癞头鼋勿好去请客，为啥要老旗昌开厅？陆里晓得痴鸳来浪高兴。”

道言未了，只见娘姨金姐来取茶碗，转向素兰耳边悄说一句。素兰猛吃大惊，随命跟局的大姐盛碗饭来。勿眉怪问为何，素兰悄说道：“癞头鼋来里。”铁眉不禁吐舌，也就撤酒用饭。食顷，倏闻后面亭子间豁琅一声响，好象砸破一套茶碗。接着叱骂声，劝解声，沸反盈天。早有三四个流氓门客，履声囊囊，闯入客堂，竟是奉令巡哨一般，直至房门口，东张西望，打个遭儿。葛仲英坐不稳要走，华铁眉请其少待，约与同行。孙素兰不敢留，慌忙丢下饭碗，用干手巾抹了抹嘴，赶紧出去。只见赖公子气愤愤地乱嚷，要见见房间里是何等样恩客。那些手下人个个摩拳擦掌，专候动手。金姐、大姐没口子分说，扯这个，拉那个，那里挡得住。素兰只得上前按下赖公子，装做笑脸，宛转陪话。赖公子为情理所缚，不好胡行，一笑而止。流氓狎客亦皆转舵收篷，归咎于娘姨、大姐，说是莽撞得罪了。

一时，葛仲英、华铁眉匆匆走避，让出房间。孙素兰又不敢送，就请赖公子：“去。”赖公子假意问：“陆里去？”素兰说：“房间里。”赖公子直挺挺坐在高椅上，大声道：“房间里勿去哉，倪来做填空！”流氓狎客听说，亦皆拿腔作势，放出些脾气来，不肯动身。禁不起素兰揣着赖公子两手，下气柔声，甜言蜜语的央告。赖公子遂身不由主，趑趄相从。一边金姐、大姐做好做歹，请那流氓狎客一齐趑进房间。赖公子只顾脚下，不提防头上，被挂的保险灯猛可里一撞，撞破一点油皮，尚不至于出血。赖公子抬头看了，嗔道：“耐只勿入调个保险灯，也要来欺瞒我！”说着，举起手中牙柄折扇轻轻敲去，把内外玻璃罩，叮叮当当敲得粉碎。素兰默然，全不介意。一班流氓狎客却还言三语四，帮助赖公子。一个道：“保险灯勿认得耐呀，要是恩客末，就勿碰哉！看仔俚保险灯，也蛮乖噪。”一个道：“保险灯就不过勿会说闲话，俚碰耐个头，赛过要赶耐出去，阿懂嘎？”一个道：“倪本底子勿该应到该搭正房间里来，倒冤枉煞个保险灯！”赖公子不理论这些话，只回顾素兰道：“耐勳来里肉痛，我赔还耐末哉。”素兰微哂道：“笑话哉哩！生来倪个保险灯挂得勿好，要耐少大人赔还？”赖公子没下脸道：“阿

捉讹头——找借口欺侮无知的人。

随喜——随人游玩。

是勿要？”素兰急改口道：“少大人个赏赐，阿有啥勿要嘎。故歇说是赔还倪，故末倪勿要。”赖公子又喜而一笑。弄得他手下流氓狎客摸不着头脑，时或浸润挑唆，时或夸诩奉承。素兰看不入眼，一概不睬，惟应酬赖公子一个。

赖公子喊个当差的，当面吩咐传谕生全洋广货店掌柜，需用大小各式保险灯，立刻赠送张挂。不多时，当差的带个伙计销差。赖公子令将房内旧灯尽数撤下，都换上保险灯。伙计领命，密密层层挂了十架，素兰见赖公子意思之间不大舒服，只得任其所为。赖公子见素兰小心伺候，既不亲热，又不冷淡，不知其意思如何，既而赖公子携着素兰并坐床沿，问长问短。素兰格外留神，问一句说一句，不肯多话。问到适间房内究属何人，素兰本待不说，但恐赖公子借端兜搭，索性说明为华铁眉。赖公子欷地跳起身子道：“早晓得是华铁眉，倪一淘见见蛮好嘅！”素兰不去接嘴。那流氓狎客即群起而撺掇道：“华铁眉住来浪大马路乔公馆，倪去请俚来，何好？”赖公子欣然道：“好，好！连搭仔乔者四一淘请。”当下写了请客票头，另外想出几位陪客，一并写好去请。素兰任其所为，既不怂恿，亦不拦阻。赖公子自己兴兴头头，胡闹半日，看看素兰落落如故，肚中不免生了一股暗气。及当差的请客销差，有的说有事，有的不在家，没有一位光顾的。赖公子怒其不办事，一顿“王八蛋”，喝退当差的，重新气愤愤地道：“俚哋才勿来末，倪自家吃！”

当下复乱纷纷写了叫局票头。赖公子连叫十几个局，天色已晚，摆起双台。素兰生怕赖公子寻衅作恶，授意于金姐，令将所挂保险灯尽数点上，不独眼睛几乎耀花，且逼得头脑烘烘发烧，额角珠珠出汗。赖公子倒极为称心，鼓掌狂叫，加以流氓狎客哄堂附和，其声如雷。素兰在席，只等出局到来，便好抽身脱累。谁知赖公子且把出局靠后，偏生认定素兰，一味的软厮缠。素兰这晚偏生没得出局，竟无一些躲闪之处。初时素兰照例筛酒，赖公子就举那杯子凑到素兰嘴边，命其代饮。素兰转面避开。赖公子随手把杯子扑的一碰，放于桌上。素兰斜瞅一眼，手取杯子，笑向赖公子婉言道：“耐要教我吃酒末，该应敬我一杯。我敬耐个酒原拿拨我吃，阿是耐勿识敬。”也把杯子一碰，放于赖公子面前。赖公子反笑了，先自饮讫，另筛一杯授与素兰，素兰一口呷干。席间皆喝声采。赖公子豪兴湍飞，欲与对饮。素兰颦蹙道：“少大人请罢，倪勿大会吃酒。”赖公子错愕道：“耐再要欺瞒我！出名个好酒量，说勿会吃。”素兰冷笑道：“少大人要缠煞 哋！倪吃酒，学得来个呀。拿一鸡缸杯酒一淘呷下去，停仔歇再挖俚出来，难末算会吃哉。出局去到仔台面浪，客人看见倪吃酒一口一杯，才说是好酒量，陆里晓得转去原要吐脱仔未舒齐。”赖公子也冷笑道：“我勿相信！要末耐吃仔一鸡缸杯，挖拨倪看。”素兰故意岔开道：“挖啥嘎？耐少大人末，教人挖仔再要教人看。”

赖公子一路攀谈，毫无戏谑，今听斯言，快活得什么似的，张开右臂，欲将素兰揽之于怀。素兰乖觉，假作发极，俏声一喊，仓皇逃遁。只见金姐隔帘点首儿，素兰出房，问其缘故。原来是华铁眉的家奴，名唤华忠，奉主命探听赖公子如何行径。素兰述其梗概，并道：“耐转去搭老爷说，一径噪到仔故歇，总归要扳倪个差头。问老爷阿有啥法子？”华忠未及答话，台面

湍(chuán, 音传)——迅速地。

颦蹙(pín cù, 音贫促)——皱着眉头，忧愁的样子。

缠煞——误会，纠缠。

上一片弓唤“先生”，素兰只得归房。华忠屏息潜踪，向内暗觑，但觉一阵阵热气从帘缝中冲出，席间科头跣足，袒裼裸裎，不一而足。赖公子这边被十几个信人团团围坐，打成栲栳圈儿，其热尤酷。赖公子喝令让路，要素兰上席豁拳。素兰推说：“勿会豁。”赖公子拍案厉声道：“豁拳末阿有啥勿会个嘎！”素兰道：“勿曾学歇，陆里会嘎。少大人要豁拳，明朝我就去学，学会仔再豁末哉。”赖公子瞋目相向，狞恶可畏。幸而流氓狎客为之排解道：“俚是先生，先生个规矩，单唱曲子，勿豁拳。教俚唱仔只曲子罢。”素兰无可推说，只得和起琵琶来。

华忠认得这一班流氓狎客，都是些败落户纨裤子弟与那驻防吴淞口的兵船执事，恐为所见，查问起来难于对答，遂回身退出，自归大马路乔公馆转述于家主。华铁眉寻思一回，没甚法子，且置一边。

次日饭后，却有个相帮以名片相请。铁眉又寻思一回，先命华忠再去探听赖公子今日游踪所至之处，自己随即乘轿往兆贵里孙素兰家等候覆命。素兰一见铁眉，呜呜咽咽，大放悲声，诉不尽的无限冤屈。铁眉惟恳恳的宽譬慰劝而已。素兰虑其再至，急欲商量。铁眉浩然长叹，束手无策。素兰道：“我想一笠园去住两日，耐说阿好？”铁眉大为不然，摇头无语。素兰问怎的摇头，铁眉道：“耐勿晓得有多花勿便噪。我末先勿好搭齐韵叟去说，癞头鼋同倪世交，拨俚晓得仔未，也好像难为情。”素兰道：“姚文君来浪一笠园，就为仔癞头鼋，啥勿便嘎？”铁眉理屈词穷，依然无语。

良久，素兰鼻子里哼了一声道：“我是晓得耐个人，随便啥一点点事体，用着仔耐末，总归勿答应。耐放心，我不过先告诉耐，齐大人搭我自家说末哉，癞头鼋晓得仔，也勿关耐事。”铁眉拍手道：“故末蛮好。晚歇倪到老旗昌，耐要说末就说。”素兰鼻子里又哼了一声，亦复无语。两人素性习静，此时有些口角，越发相对无言。直至华忠回来报说：“故歇少大人来浪坐马车，转来仔到该搭。”铁眉闻信，甚为慌张，方启口向素兰道：“倪去罢。”素兰闻信，愈觉生气，迟回半晌，方启口答道：“随便耐。”于是铁眉留下华忠，假使赖公子到此生事，速赴老旗昌报信。素兰嘱付金姐好生看待赖公子，只实说出局于老旗昌便了。

两人相与下楼，各自上轿。刚抬出兆贵里，便隐隐听得轮蹄之声，驶入石路。一霎间追风逐电，直逼到轿子傍边。铁眉道是赖公子，探头一张，乃系史天然挈带赵二宝，分坐两把马车，一路朝南驶去，大约即为高亚白所请同席之客。等得马车过后，轿子慢慢前行，转过打狗桥，经由法马路，然后到了老旗昌。只见前面一带歇着许多空轿、空车，料史天然必然先到，又见后面更有许多轿子衔接抬来。华铁眉、孙素兰站定少待。那轿子抬至门首，一齐停下，却系葛仲英、朱蔼人、陶云甫三位，连带的局吴雪香、林素芬、覃丽娟，共是六肩轿子。大家厮见，纷纷进门。高亚白在内望见，与两个广东婊子迎出前廊，大笑道：“催请条子刚刚去，倒才来哉。再有个天然兄，还要早，好像大家约好个辰光。”一行人蹑足升阶，至于厅堂之上。先到者除史天然、赵二宝之外，又有尹痴鸳、朱淑人、陶玉甫三位。

大家见过，尚未入座，陶云甫就开言道：“倪末勿是约好辰光，为仔痴鸳先生绝世奇文，要紧请教。快点拿得来，我要急煞哉！”尹痴鸳道：“倪要等客人到齐仔未交卷噪，耐勳来里性急。”葛仲英道：“等到啥辰光？”

袒裼裸裎（tǎn xī luó ché ng，音坦西裸成）——脱去上衣光着身子。

高亚白道：“难快哉，就是个陈小云同仔韵叟勿曾到。”众人没法，相让坐下，因而仔细打量这厅堂。果然别具风流，新翻花样，较诸把势绝不相同。屏栏窗牖非雕镂即镶嵌，刻划得花梨、银杏、黄杨、紫檀层层精致；帐幕帘帷非藻绘即绮绣，渲染得湖绉、官纱、宁绸、杭线色色鲜明。大而栋梁、柱础、墙壁、门户等类，无不耸翠上腾，流丹下接；小而几案、椅机、床榻、橱柜等类，无不精光外溢，宝气内含。至于栽种的异卉奇葩，悬挂的法书名画，陈设的古董雅玩，品题的美果佳茶，一发不消说了。众人再仔细打量那广东婊子，出出进进，替换相陪，约摸二三十个，较诸把势却也绝不相同。或撅着个直强强的头，或拖着根散朴朴的辫，或眼梢贴两枚圆丢丢绿膏药，或脑后插一朵颤巍巍红绒球。尤可异者，桃花颧颊好似打肿了嘴巴子，杨柳腰肢好似夹挺了脊梁筋。两只袖口晃晃荡荡，好似猪耳朵；一双鞋皮踢踢塌塌，好似龟板壳。若说气力，令人骇绝。朱蔼人说得半句发松闲话，婊子既笑且骂，扭过身子，把蔼人臂膊隔着两重衣衫轻轻摔上一把，摔的蔼人叫苦连天。连忙看时，并排三个指印，青中泛出紫色，好似熟透了牛奶葡萄一般。众人见之，转相告戒，无敢有诙谐戏谑者。婊子兀自下肯干休，咕咕呱呱说个不了。

幸而外间通报：“齐大人来。”众人乘势起立趋候。齐韵叟率领一群娉娉袅袅、袅袅婷婷的本地婊子，即系李浣芳、周双玉、张秀英、林翠芬、姚文君、苏冠香六个出局。那广东婊子插不上去，始免纠缠。齐韵叟见了众人，四顾一数，向尹痴鸳道：“客人齐哉，耐个奇文？”高亚白代答道：“齐未勿曾齐，赛过齐个哉，陈小云是外行，等俚做啥。”尹痴鸳不从道：“故未勦欺瞒俚，再等歇也勿要紧。”史天然又问道：“我要问耐，客人勿齐也勿要紧，为啥要等？”华铁眉接说道：“我来里想，痴鸳先生个绝世奇文，常恐是做勿出勿曾做，嘴里末一径说交卷，一径搭浆下去。”葛仲英、朱蔼人、陶云甫皆抵掌道：“一点勿差，定归是做勿出勿曾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惟朱淑人、陶玉甫不措一词。尹痴鸳只是微哂。谈笑之间，陈小云亦带金巧珍而至。齐韵叟道：“难无啥说哉。”尹痴鸳道：“我是做勿出勿曾做，说啥。”齐韵叟俨色庄声，似怒非怒道：“拿得来！”

第五十回终。

第五十一回 胸中块《秽史》寄牢骚 眼下钉小蛮争宠眷

按：尹痴鸳鼓掌大笑，取出怀中誊真底稿，授与齐韵叟。众人争先快睹，侧立旁观。只见首行标题乃是《秽史外编》四字。

众人阅毕，皆怔怔看着齐韵叟。不料韵叟连说：“好，好！”更无他词。惟史天然、华铁眉两人爱不释手，葛仲英、朱蔼人、陶云甫三人赞不绝口，连朱淑人、陶玉甫亦自佩服之至。异口同声，皆道：“洵不愧为绝世奇文矣！”葛仲英道：“俚用个典故，倒也人人肚皮里才有来浪，就不过如此用法，得未曾有。”华铁眉道：“妙在用得恰好地步，又贴切，又显豁。正如右军初写《兰亭》，无不如志。”朱蔼人道：“最妙者，‘鞭刺鸡锥’搭仔‘马牝沟札’多花齷齪物事，竟然雅致得极。”史天然道：“像‘扞之有棱’一联，此情此景，真有难以言语形容者，亏俚写得出！”陶云甫道：“我倒勿懂，俚末为啥忽然想到《四书》《五经》浪去，《四书》《五经》末为啥竟有蛮好句子拨俚用得去？阿要稀奇！”说得大家皆笑。

尹痴鸳道：“既蒙谬赏，就请赐批如何？”史天然、华铁眉沉吟并道：“要批倒难批。”葛仲英矍然道：“我有来里。”即讨取笔砚，向底稿后面空幅写下行书两行道：

试问开天辟地，往古来今，有如此一篇洋洋洒洒，空空洞洞，怪怪奇奇文字否？普

天下才子读之，皆当瞠目愕顾，箝口结舌，倒地百拜，不知所为！

史天然先喝声“批得好！”朱蔼人道：“故是金圣叹《西厢》个批语，俚就去抄仔来哉。”华铁眉道：“抄也抄得好。”陶云甫点头道：“果然抄得好，除脱仔实概个批语，也无拨啥好批哉碗。”

葛仲英顾见高亚白独坐于旁，片言不发，讶而问道：“亚白先生啥勿声勿响嘎，难道痴鸳先生做得勿好？”亚白道：“好未阿有哈勿好，耐阿晓得城隍庙里大兴土木，阎罗王殿浪个拔舌地狱刚刚收作好，就等个痴鸳先生去末，要请俚尝尝滋味哉！”大家复笑哄堂，尹痴鸳也笑道：“俚乃输仔东道，来里肉痛，无啥说仔末。骂两声出出气，阿对？”齐韵叟道：“亚白不过说说罢哉，我末要劝耐句闲话。大凡读书人通病，往往为坎坷之故，就不免牢骚；为牢骚之故，就不免放诞；为放诞之故，就不免溃败决裂，无所不为。耐阿好收敛点，君子须防其渐也。”尹痴鸳不禁竦然改容，拱手谢教。

其时满厅上点起无数灯烛，厅中央摆起全桌酒筵，广东婊子声请入席。众人按照规例，带局之外，另叫个本堂局。婊子各带鼓板弦索，呕呕哑哑，唱起广东调来。苦在广东规例，当于入席之前挨次唱曲，不准停歇。高亚白嫌道聒耳，预为阻止。至此入席之后，齐韵叟也不耐烦，一曲未终，又阻止了。席间方得攀谈行令如常。

既而华铁眉的家丁华忠翥上厅来，附耳报命于家主道：“少大人到仔清和坊袁三宝搭去，兆贵里勿曾来。”华铁眉略一颌首，因悄悄诉与孙素兰，使其放心。适为齐韵叟所见，偶然动问。铁眉乘势说出癞头鼋软厮缠情形，韵叟遽说道：“价未到倪花园里来，搭仔文君做淘伴，阿是蛮好？”素兰接说道：“倪原要到大人个花园里，为仔俚乃说，常恐勿便。”韵叟转问铁眉道：“啥勿便嘎？耐也一淘来末哉碗”。铁眉屈指计道：“今朝未让俚先去，我有点事体，二十来张俚。”韵叟道：“故也无啥。”天然也说是“二

十来”。铁眉见素兰的事已经妥议，记起自己的事，即拟言归。高亚白知其征逐狎昵皆所不喜，听凭自便。华铁眉去后，丢下了素兰没得著落，去住两难。韵叟微窥所苦，就道：“该搭个场面，生来全夜天 咾碗，我转去要困哉。”高亚白知其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亦惟有听凭自便而已。

齐韵叟乃约同孙素兰带领苏冠香，辞别席间众人，出门登轿，迤迤而行。约一点钟之久，始至于一笠园。园中月色逾明，满地上花丛竹树的影子，交互重叠，离披动摇。韵叟传命抬往拜月房，由一笠湖东北角上兜过圈来。刚绕出假山背后，便听得一阵笑声，唏唏哈哈，热闹得很，猜不出是些什么人。比到拜月房院墙外面，停下轿子，韵叟前走，冠香挈素兰随后，步入院门。只见十来个梨花院落的女孩儿，在这院子里空地上相与勃交 打滚，踢毽子，捉盲盲，顽耍得没个清头。暮然抬头见了主人，猛吃大惊，跌跌爬爬，一哄四散。独有一个凝立不动，一手扶定一株桂树，一手垂下去弯腰提鞋，嘴里又咕噜道：“跑啥，嘎，小干件无规矩！”

韵叟于月光中看去，原来竟是琪官。韵叟就笑嘻嘻上前，手挽手说道：“倪里向去。”琪官趑得两步，重复回身，望著别株桂树之下，隐隐然似乎有人影探头探脑。琪官怒声喝道：“瑶官，来！”瑶官才从黑暗里应声趋出。琪官还呵责道：“耐也跟仔俚咾跑麇面孔！”瑶官不敢回言。一行人暂进拜月房，韵叟有些倦意，歪在一张半榻上，与素兰随意闲谈，问起癩头鼈，安慰两句。见素兰拘拘束束的不自在，因命冠香道：“耐同仔素兰先生到大观楼浪去，看看房间里阿缺啥物事，喊俚咾舒齐好仔。”素兰巴不得一声，跟了冠香相携并往。

韵叟唤进帘外当值管家，吹灭前后一应灯火，只留各间中央五盏保险灯。管家遵办退出。韵叟遂努嘴示意，令琪官、瑶官两人坐于榻旁，自己朦朦胧胧合眼瞌睡，霎时间鼻息鼾鼾而起。琪官悄地离座，移过茶壶，按试滚热，用手巾周围包裹。瑶官也去放下后面一带窗帘，即低声问琪官道：“阿要拿条绒单来盖盖？”琪官想了想，摇摇手。两人嘿嘿相对，没甚消遣。琪官隔着前面玻璃窗，赏玩那一笠湖中月色。瑶官偶然开出抽屉，寻得一副牙牌，轻轻的打五关。琪官作色禁止，瑶官佯作不知，手持几张牌，向嘴边祷祝些甚么，再呵上一口气，然后操将起来。琪官怒其不依，随后攫取一张牌藏于怀内。急得瑶官合掌膜拜，陪笑央及，无奈琪官别转头不理。瑶官没法，只得涎着脸，做手势，欲于琪官身上搜检。琪官生怕肉痒，庄容盛气以待之。两人正拟交手扭结，忽闻中间门首吉丁当帘钩摇动声音。两人连忙迎上去，见是苏冠香和大姐小青进来。琪官不开口，只把手紧紧指着半榻。冠香便知道韵叟睡着了，幸未惊醒，亲自照看一番，却转身向琪官切切嘱道：“阿姐请我去，说有生活来浪，谢谢耐两家头替我陪陪大人。晚歇困醒仔，教小青里向来喊我好哉。”瑶官在旁应诺。冠香嘱毕，飘然竟去。琪官支开小青不必伺候，小青落得自在嬉游。

琪官坐定，冷笑两声，方说瑶官道：“耐个呆大末少有出见个，随便啥闲话，总归瞎答应。”瑶官追思适间云云，惶惑不解道：“俚勿曾说啥碗？”琪官哼的从鼻子里笑出声来道：“耐是俚买个讨人，该应替俚陪陪客人，勿

勃交——摔跤。

捉盲盲——捉迷藏。

先生——高级妓女。

曾说啥！”瑶官道：“价未倪走开点。”琪官睁目嗔道：“啥人说走嘎，大人教倪坐来里，陪勿陪挨勿着俚说碗！”瑶官才领会其意思。琪官复哼哼的连声冷笑道：“倒好象是俚睬个大人，阿要笑话！”

这一席话，意忘了半榻上韵叟，粲花之舌，滚滚澜澜，愈说而愈高了。恰好韵叟翻个转身，两人慌掩住嘴，鹄候半晌，不见动静。琪官蹑足至半榻前，见韵叟仰面而睡，两只眼睛微开一线，奕奕怕人。琪官把前后襟左右袖各拉直些，仍蹑足退下。瑶官那里有兴致再去打五关，收拾牙牌装入抽屉，核其数三十二张，并无欠缺，不知琪官于何时掷还。两人依然嘿嘿相对，没甚消遣。相近夜分时候，韵叟睡足欠伸，帘外管家闻声舀进脸水。韵叟揩了把面，瑶官递上漱盂，漱了口。琪官取预备的一壶茶，先自尝尝，温嗽 可口，约筛大半茶钟递上，韵叟呷了些。韵叟顾问：“冠香？”琪官置若罔闻，瑶官道：“说是姨太太搭去。”韵叟传命管家去喊冠香。琪官接取茶钟，随手放下，坐在一旁，转身向外。韵叟还要吃茶，连说三遍。琪官只是不动，冷冷答道：“等冠香来筛拨耐吃，倪笨手笨脚陆里会筛茶。”韵叟呵呵一笑，亲身起立，要取茶钟。瑶官含笑近前，代筛递上。韵叟吃过茶，就于琪官身傍坐下，温存熨贴了好一会。琪官仍瞪着眼，呆着脸，一语不发。韵叟用正言开导道：“耐勤来浪糊涂，冠香是外头人，就算我同俚要好，终勿比耐自家人。自家人一径来里，冠香一年半载未转去哉碗，耐也何必去吃个醋？”

琪官听说，大声答道：“大人，阿是耐无拨仔淘成哉？倪未晓得啥醋勿醋！”韵叟讪笑道：“吃醋耐勿晓得？我教个乖拨耐，耐故歇末就是叫吃醋。”琪官用力推开道：“快点去吃茶罢，冠香来哉！”韵叟回头去看，琪官得隙挣脱，招呼瑶官道：“冠香来哉，倪去罢。”韵叟见侧首玻璃窗外，果然苏冠香影影绰绰来了，就顺势打发道：“大家去困罢，天也勿早哉。”瑶官一面应诺，一面跟从琪官蹑下台阶，劈面迎着冠香。琪官催道：“先生快点来，大人等来浪。”冠香不及对答，迈步进去。琪官、瑶官两人遂缓缓步月而归。

第五十一回终。

第五十二回 小儿女独宿怯空房 贤主宾长谈邀共榻

按：琪官、瑶官两人离了拜月房栊，趁着月色，且说且走。瑶官道：“今朝夜头个亮月，比仔前日夜头再要亮。前日夜头未闹热仔一夜天，今朝夜头一个人也无拨。”琪官道：“俚哋阿算啥赏月嘎，像倪故歇，故未倒真真是赏个月。”瑶官道：“倪索性到蜿蜒岭浪去，坐来啲天心亭里，一个花园通通才看见。该首赏月未最好哉。”琪官道：“正经要赏月，耐阿晓得啥场花？来里志正堂前头高台浪，有几花机器，就是个看亮月同看星个家生。有仔家生，连搭仔太阳才好看哉，看仔未，再有几花讲究。俚哋说同皇帝屋里观象台一个样式，就不过小点。”瑶官道：“价未倪到高台浪去罢。倪也用勿着俚家生，就实概看看未哉。”琪官道：“倘忙碰着个客人，勿局个。”瑶官道：“客人才勿来浪呀。”琪官道：“倪还是大观楼去张张孙素兰阿曾困，故未蛮好。”瑶官高兴，连说：“去”

两人竟不转弯归院，一直趲上九曲平桥，遥望大观楼琉璃碧瓦映着月亮，也亮晶晶的射出万道寒光，笼着些迷濛烟雾。两人到了楼下，寂静无声，上下窗寮一律掩闭，里面黑魆魆地，惟西南角一带楼窗，系素兰房间，好像有些微灯火在两重纱幔之中。两人四顾徘徊，无从进步。

琪官道：“常恐困哉。”瑶官道：“倪喊声俚看。”琪官无语，瑶官就高叫一声：“素兰先生。”楼上不见接应，却见纱幔上忽然现个人影儿，似是侧耳窃听光景。瑶官再叫一声，那人方卷幔推窗，望下问道：“啥人来里喊？”琪官听声音正是孙素兰，搭嘴道：“倪来张耐呀，阿要困哉？”素兰辨识分明，大喜道：“快点上来，倪勿困哩。”瑶官道：“勿困未，门才关哉呢。”素兰道：“倪来开，耐等一歇。”琪官道：“勦开哉，倪也转去困哉。”素兰慌的招手跺脚道：“勦去呀，来开哉呀！”瑶官见其发急，怂恿琪官略俟一刻。那素兰的跟局大姐一层层开下门来，手持洋烛手照，照请两人上楼。素兰迎见，即道：“我要商量句闲话，耐两家头困来里勦转去，阿好？”琪官骇异问故，素兰道：“耐想该搭大观楼，前头后底几花房子，就剩我搭个大姐来里，阴气煞个，怕得来，困也生来困勿着。正要想到耐搭梨花院落来未，倒刚刚耐两家头来喊哉。谢谢耐，陪我一夜天，明朝就勿要紧哉。”瑶官不敢作主，转问琪官如何。琪官寻思半日，答道：“倪两家头困来里，本底子也勿要紧，故歇比勿得先起头，有点问架哉。要未还是耐到倪搭去啲浓罢，不过怠慢点。”素兰道：“耐搭去最好哉，耐未再要客气。”

当下大姐吹灭油灯，掌着灯台，照送三人下楼，将一层层门反手带上，扣好钮扣。琪官、瑶官不复流连风景，引领素兰、大姐径望梨花院落归来。只见院墙门关得紧紧的，敲够多时，有个老婆子从睡梦中爬起，七跌八撞开了门。瑶官急问：“阿有开水？”老婆子道：“陆里再有开水，啥辰光哉嘎，茶炉子隐仔长远哉。”琪官道：“关好仔门去困，勦多说多话。”老婆子始住嘴。四人从暗中摸索，并至楼上琪官房间。瑶官划根自来火，点着大姐手中带来烛台，请素兰坐下。琪官欲搬移自己铺盖，让出大床给素兰睡。素兰不许搬，欲与琪官同床，琪官只得依了。瑶官招呼大姐，安顿于外间榻床之上。琪官复寻出一副紫铜五更鸡，亲手舀水烧茶。瑶官也取出各色广东点心，

本底子——原来。

五更鸡——铜制小炉。

装上一大盘，都将来请素兰。素兰深抱不安。三人于灯下围坐，促膝谈心，甚是相得。一时问起家中有无亲人，可巧三人皆系没爷娘的，更觉得同病相怜。琪官道：“小个辰光无拨仔爷娘，故末真真是苦恼子！阿哥阿嫂陆里靠得住，场面蛮要好，心里来噪转念头。小干忤勿懂啥事体，上仔俚噪当还勿曾觉着。倘然有个把爷娘来浪，我为啥到该搭来！”素兰道：“一点勿差。我爷娘刚刚死仔三个月，阿伯就出我个花样，一百块洋钱卖拨人家做丫头。幸亏我晓得仔，告诉仔娘舅，拿买棺材个洋钱还拨仔阿伯，难末出来做生意。陆里晓得个娘舅也是个坏坯子，我生意好仔点，骗我五百块洋钱去，人也勿来哉！”

瑶官在旁默然呆听，眼波莹莹然要吊下泪来。素兰顾问道：“耐来仔该搭几年哉？”琪官代答道：“俚乃再要讨气！来个辰光俚个爷一淘同得来，俚自家也叫俚‘爷’。后来我问问俚，啥个爷嘎，是俚慢娘个姘头！”素兰道：“耐两家头运道倒无啥，才到仔该搭来也罢哉。我个命末生来是苦命，才说我无拨帮手个勿好，碰着仔要紧事体，独是我一干子发极，再有啥人替我商量商量；有仔点勿快活，闷来浪肚皮里，也无处去说碗，要寻个对景点娘姨、大姐，才难煞噪。”琪官道：“耐也总算称心个哉，比仔倪好多花噪。像倪就说是两家头，阿有啥用场嘎？自家先一点点做勿来主，再要帮别人，生来勿成功。停两年，也说勿定倪两家头来浪一堆勿来浪一堆。”素兰道：“说到后底事体，大家看勿见，怎晓得有结果无结果。我想无拨啥法子，过一日末是一日，碰去看光景。”瑶官插说道：“倪未来里过一日是一日，耐个后底事体，有点数目来浪。华老爷搭耐好得非凡，嫁得去末，端正享福好哉，阿有啥看勿见？”

素兰失笑道：“耐倒说得写意噪，要是实概说起来，齐大人也蛮好碗，耐两家头为啥勿嫁拨仔齐大人嘎？”瑶官道：“耐末说说正经就说到仔歪里去！”琪官点头道：“闲话倒也是正经闲话，总归做仔个女人，大家才有点说勿出个为难场花，外头人陆里晓得，单有自家心里明白。想来耐华老爷好末好，终勿能够十二分称心，阿对？”素兰抵掌道：“耐个闲话故未蛮准，可惜我勿是长住来里，住来里仔同耐讲讲闲话，倒无啥。”瑶官道：“故也陆里说得定，倪出去也勿晓得，耐进来也勿晓得，耐说个‘碰去看光景’。”琪官道：“我说大家闲话对景仔，倒勿是定归要来浪一堆，就勿来浪一堆，心里也好像快活点。”素兰闻言，欣然倡议道：“倪三个人索性拜姊妹阿好？”瑶官抢说：“蛮好，拜仔末大家有照应。”

琪官正待说话，只听得外面历历碌碌，不知是何声响。琪官胆小，取只手照拉同瑶官出外照看。那月早移过厢楼屋脊，明星渐稀，荒鸡四叫，院中并无一些动静。两人各处兜转来，却惊醒了榻床上大姐。迷糊著两眼，问是“做啥”，两人说了，大姐道：“下头来浪响呀。”说著，果然历历碌碌响声又作，乃班里女孩儿睡在楼下，起来便遗。两人呼问明白，放心回房，随手掩上房门，向素兰道：“天要亮哉，倪困罢。”素兰应诺。瑶官再请素兰

苦恼子——苦命人。

坏坯子——坏人。

慢娘——继母。

一堆——在一块。

手照——可手执的油灯。

用些茶点，收拾干净，自去间壁自己房间睡下。琪官爬上大床，并排铺了两条薄被，请素兰宽衣，分头各睡。

素兰错过睡性，翻来覆去睡不著，听琪官寂然不动，倒是间壁瑶官微微有些鼻声。俄而一只乌鸦哑哑叫著，掠过楼顶。素兰揭帐微窥，四扇玻璃窗倏变作鱼肚白色，轻轻叫琪官不答应，索性披衣起身，盘坐床中。不想琪官并未睡著，仅合上眼养养神，初时不应，听素兰起坐，也就撑起身来，对坐攀话。素兰道：“耐说倪拜姊妹阿好？”琪官道：“我说勿拜一样好照应，拜个啥嘎？要拜末今朝就拜。”素兰道：“好个，今朝就拜。那价个拜法？”琪官道：“倪拜姊妹，不过拜个心，摆酒送礼多花空场面，才用勿著，就买仔副香烛，等到夜头，倪三个人清清爽爽，磕几个头未好哉碗。”素兰道：“蛮好，我也说写意点好。”琪官见天已大明，略挽一挽头发，跨下床沿，鞞双拖鞋，往床背后去。一会儿，出来净过手，吹灭梳妆台上油灯，夏登床拥被而坐，乃从容问素兰道：“倪拜仔姊妹，赛过一家人，随便啥闲话才好说个哉。我要问耐，倪青个华老爷无啥碗，为仔啥勿称心嘎？”素兰未言先叹道：“勣说起，说起仔未真真讨气！俚乃个人倒勿是有啥个勿称心，我同俚样色样蛮对景，就为仔一样勿好。俚乃个人做一百桩事体未，定归有九十九桩勿成功咻，有点干己个事体，俚乃生来勿肯做。就教俚做桩小事体，俚乃要四面八方通通想到家，是勿要紧个，难未再做，倘然有个把闲人说仔一声勿好，就勿做个哉。耐想实概个脾气，阿能够讨我转去？俚自家要讨也勿成功。”

琪官道：“倪一径来里说，先生小姐要嫁人，容易得势，陆里一个好末就嫁拨仔陆里一个，自家去拣未哉。故歇听耐说华老爷，倒划一为难。”素兰转而问道：“我也要问耐，耐两家头自家算订，阿嫁人勿嫁人？”琪官亦未言先叹道：“倪末再要为难也无拨！故歇无啥人来里，搭耐说说勿要紧。倪从小到个该搭，生来才要依个大人，依仔哉碗，故末真间架。大人六十多岁年纪哉，倘忙出仔事体下来，像倪上勿上下勿下，算啥等样人嘎？难要想着仔嫁人未，晚哉！”素兰道：“坎坎瑶官来浪说，出去也说勿走，阿是实概个意思？”琪官道：“俚乃肚皮里还算明白，就不过有点勿着落。看仔未十四岁，一点勿懂轻重，说得说勿得才要说出来。耐想倪故歇阿好说该号闲话？坎坎幸是耐，碰着别人说拨大人听仔未，也好哉。”琪官一面说，一面打了个呵欠。素兰道：“倪再困歇罢。”琪官道：“生天要困哩。”素兰便也往床背后去了一遭，却见一角日光直透进玻璃窗，楼下老婆子正起来开门，打扫院子，约摸七点钟左右，两人赶紧夏睡下去。素兰道：“晚歇耐起来未喊我一声。”琪官道：“晚点未哉，勿要紧个。”这回两人神昏体倦，不觉沉沉同入睡乡。

直至下午一点钟，两人始起。瑶官闻声进见，笑诉道：“今朝一桩大笑话，说是花园里逃走两个倌人。几花人来浪反，一径反到我起来，刚刚说明白。”素兰不禁一笑。琪官吩咐老婆子传话于买办，买一对大蜡烛，领价现交，无须登帐。素兰亦吩咐其大姐道：“耐吃过仔饭未，到屋里去一逮，回来再到乔公馆问俚阿有啥闲话。”大姐承命，和老婆子同去。瑶官急问：“阿是倪今朝拜姊妹？”素兰颌首。琪官道：“耐闲话当心点个！啥个逃走倌人，倘然冠香来里，阿是要多心嘎？就是倪拜姊妹，也勣去搭冠香说。冠香

晓得仔，定归要同倪一淘拜，无趣得势。”瑶官唯唯承教，并道：“我一径勿说未哉。”素兰道：“勿曾拜 勳说起，拜过仔就勿要紧。故是倪明明白白正经事体，无拨啥对勿住人个场花。”瑶官又唯唯承教。

说话之间，苏冠香恰好来到，先于楼下向老婆子问话。琪官听得，忙去楼窗口叫“先生”。冠香上来厮见，爱致主人之命，立请素兰午餐。素兰即辞了琪官、瑶官，跟着冠香由梨花院落往拜月房梳。齐韵叟既见孙素兰，就道：“昨日夜头俚咻才勿来浪，我倒勿曾想着，难教冠香来陪陪耐，再一夜天未铁眉来哉。”素兰慌道：“倪勳呀，梨花院落蛮蛮适意。今朝夜头说好来浪，原到几首去。”韵叟道：“价未让冠香一淘到梨花院落来，讲讲闲话有淘伴，起劲点。”素兰道：“倪勳呀，倪同冠香先生一样个碗。大人当仔倪客人，倪倒勿好意思住来里，要转去哉。”苏冠香听说，将韵叟袖子一拉道：“耐勿懂未再要瞎缠，俚咻梨花院落闹热得势，我去做啥嘢？”韵叟笑而置之。

不多时，陶玉甫、李浣芳、朱淑人、周双玉都回说不吃饭了，高亚白、姚文君、尹痴鸳相继并至，大家入席小酌。高亚白、姚文君宿醉醇然，屏酒不饮。尹痴鸳疲乏尤甚。揉揉眼，伸伸腰，连饭吃不下。齐韵叟知道孙素兰好量，令苏冠香举杯相劝。素兰略一沾唇，覆杯告止。餐毕，大家各散。尹痴鸳归房歇息，高亚白、姚文君随意散步，孙素兰也步出庭前。苏冠香留心探望，见素兰仍望梨花院落一路上去。冠香因笑着，欲和齐韵叟说话，转念一想，又没有甚么话，便缩住口不说了。韵叟觉得，问道：“耐要说啥说未哉。”冠香思将权词推托，适值小青来请冠香，说是姨太太要描花样。冠香眼视韵叟，候其意旨。韵叟方将歇午，即命冠香：“去未哉。”冠香道：“阿要去喊琪官来？”韵叟一想道：“勳喊哉。”冠香叮嘱帘外当值管家小心伺候，自带小青往内院去了。

韵叟睡足一觉，钟上敲四点，不见冠香出来。自思那里去消遣消遣，独自一个信着脚儿踱去，竟不觉踱过花园腰门，这腰门系通连住宅的。大约韵叟本意欲往内院寻冠香，忽又想起马龙池，遂转身往外，到书房里谒见龙池，相对清谈，娓娓不倦。谈至上灯以后，亲陪龙池晚餐，然后作别兴辞，将回内院。刚趑出书店门口，顶头撞著苏冠香匆匆前来，一见韵叟，嚷道：“耐啥一干子跑到该搭来嘢？”我未倒来里花园里寻耐，兜仔好几个圈子，赛过捉盲盲。”韵叟慰藉两句，携了冠香的手，缓缓同行。比及腰门叉路，冠香攥掇韵叟望大观楼去。韵叟勉从其请，重复折入花园，经过陶、朱所住湖房，从墙外望望，并未进去。相近九曲平桥，冠香故意回头，倏失惊打怪道：“阿是亮月嘢？”韵叟看时，只见一片灯光从梨花院落楼窗中透出，照着对面粉墙，越显得满院通红。冠香道：“勿晓得俚咻来浪做啥。”韵叟道：“定归是碰和，阿对？”冠香道：“倪去看。”韵叟道：“勳去做讨厌人，噪散俚咻场子。”冠香只得跟随韵叟原往大观楼。

第五十二回终。

第五十三回 强扭合连枝姊妹花 乍惊飞比翼雌雄鸟

按：齐韵叟挈苏冠香同至大观楼上，适值高亚白、姚文君都在尹痴鸳房间里，大家厮见。高亚白手中正拿了一本薄薄的草订书籍要看，齐韵叟见其书面签题，知为小赞所做时文试帖，特来请教于尹痴鸳的。韵叟因问痴鸳道：“近来阿有进境？”痴鸳道：“还算无啥，有点内心。”亚白道：“耐拿个《秽史外编》一淘去教会仔俚，勳说有内心，连外心也有哉。”大家笑了。痴鸳忽向韵叟道：“耐昨日劝我个闲话，佩服之至。别人以绮语相戒，才是隔靴搔痒，耐末对症发药，赛过心肝五脏一塌括仔拨耐说仔出来。”韵叟道：“我看耐《秽史》倒勿觉著啥绮语，好像一种抑塞磊落之气，充塞于字里行间，所以有此一说。”亚白道：“痴鸳文章就来里绮语浪用个苦功，拨俚钻出仔头来。以绮语相戒，此其人可谓不知痴鸳，并不知绮语。”大家又笑了。

这里说笑，那边姚文君也说得眉飞色舞，心花怒开。苏冠香怔怔呆听，仅偶然趁口而已。韵叟听讲的是碰和情事，遂唤文君道：“素兰来浪碰和呀，耐高兴来去。”文君道：“俚哋定归勿是碰和，要碰和，阿有啥勿来喊我个嘎。”韵叟道：“耐碰和阿是好手？”文君嘻著嘴笑。冠香接说道：“俚打个牌凶煞哋，就是个琪官同俚差勿多，倪总归要输拨俚。”亚白道：“说俚凶也勿见得。”文君道：“倪陆里会凶嘎！凶个人可惜打差仔个牌。”亚白道：“前日天个牌，我勿曾打差，摸勿起真生活。”文君欲地起立，嚷道：“耐说勿曾打差，拿牌来大家看。”说著，转问痴鸳：“耐副牌？”痴鸳慌忙拦道：“好哉，勳看哉，耐总无拨差末哉。”文君那里肯依，竟自动手开橱，搜寻牌盒。痴鸳撒个谎道：“橱里陆里有牌，拨琪官借得去，一径勿曾还哋。”文君没法，回身屹立当面，还指天划地数说亚白手中若干张牌。所差某张，应打某张，一一数说出来，请大家公断。韵叟、冠香只是笑，痴鸳颦蹙道：“面孔阿要点嘎？勿是相打就是相骂。我末该倒运，刚刚住个对过房间，拨俚哋两家头噪煞。”亚白也只是笑。文君冷冷答道：“耐自家阿晓得厌气？说来说去两声闲话，大家才听过歇，再有啥新鲜点说说倪听？”几句倒堵住了痴鸳的嘴，没得回言。亚白不禁抚掌大笑。韵叟想些别样闲话搭讪开去，文君亦就放下不提。

消停一会，月出东方，渐渐高至树抄，大家皆有些倦意，韵叟、冠香始起告行。痴鸳送出房门，亚白、文君顺路回房，直送至楼门口而别。韵叟仍携了冠香的手，缓缓下大观楼，重过九曲平桥，望那梨花院落中灯光依然大亮，惟逼着外面月色，淡而不红。冠香复攥掇韵叟道：“倪去看看俚哋阿是碰和。”韵叟道：“耐啥要紧得来，明朝问素兰好哉。”冠香不好再强，同出花园，归于内院，相与就寝无话。

次日辰刻，韵叟起身，外面传报华老爷来。韵叟径往花园，请华铁眉在拜月房栊相见。韵叟先嘲笑道：“今朝拨我猜着，该应是耐先到。”铁眉似乎不好意思。韵叟顾令管家快请孙素兰先生。须臾，陶玉甫、朱淑人、高亚白、尹痴鸳及李浣芳、周双玉、姚文君、苏冠香、孙素兰四路俱集，华铁眉一概躬身延接。孙素兰轻轻叫声“华老爷”，问：“昨日忙，身里向阿好？”铁眉道：“无啥，还好。昨日舒齐仔，要想到该搭来张张耐，碰着仔耐大姐，

身里向——身子。

张张——探望、窥看。

难未勿曾来，就交代俚一打香槟酒带转去，阿曾收到？”素兰道：“谢谢耐，一打陆里吃得完，分一半送拨仔人哉。”尹痴鸳背地指向朱淑人，悄悄笑道：“耐看俚哋两家头，客气得来，好像长远勿看见。”高亚白听见，也悄悄笑道：“自有多花描画勿出一副功架，也勿是个客气。”大家掩口胡卢而笑。华铁眉、孙素兰相离虽远，知道笑他两个，赶即缄口。齐韵叟惋惜道：“刚刚有点意思，一笑未咿勿响哉。”大家越发笑出声来。华铁眉装做不知，搭讪道：“痴鸳先生，令翠？”尹痴鸳带笑答道：“勿曾到。”

一语未终，早见陶云甫挈着覃丽娟、张秀英，朱蔼人挈着林翠芬、林素芬来了。大家迎见，更不寒暄。朱蔼人袖出一封书信，业经拆开，奉与齐韵叟。韵叟看那封面，系汤啸庵自杭州寄回给蔼人的，信内大略写着，“黎篆鸿既允亲事。特请李鹤汀、于老德为媒，约定二十晚间同乘小火轮船，行一昼夜可以抵沪，一切面议。惟乾宅亦须添请一媒为要”云云。韵叟阅竟放下，问道：“请个啥人？”蔼人道：“就请仔云甫。”韵叟道：“我最喜欢做媒人，耐倒勿请我。”陶云甫道：“耐起先就做过个媒人哉，故歇挨耐勿着。”说得大家皆笑。独朱淑人一呆，逡巡近案，从侧里偷觑那封信，仅得一言半句，已被其兄蔼人收藏。淑人心中忐忑乱跳，脸上却不露分毫，仍逡巡退归原座，复瞟过眼去偷觑周双玉，似觉不甚理会，才放了些心。

接着管家又报说：“葛二少爷来。”只见葛仲英挈着吴雪香并卫霞仙，相偕并至。齐韵叟诧异道：“阿是耐带仔霞仙一淘来？”葛仲英道：“勿是，就园门口碰着个霞仙。”韵叟自知一时误会，随令管家快请马师爷。尹痴鸳向韵叟道：“耐喜欢做媒人末，俚哋倪子要养快哉，耐为啥勿替俚哋做？”陶云甫抢说道：“俚哋用勿着媒人，自家勿声勿响，就房间里点仔对大蜡烛拜个堂。我倒吃着个喜酒。”大家大笑哄堂。苏冠香上前拉着齐韵叟问道：“耐阿晓得，昨日夜头素兰先生勿是碰和末，做个啥？”韵叟道：“勿曾问俚。”冠香道：“我倒问过哉，也来浪房间里点仔对大蜡烛拜个堂呀。”韵叟不胜错愕。孙素兰遂将三人结拜姊妹之事，缕述分明。韵叟道：“拜姊妹倒无啥，为啥单是三个人拜嘎？要拜末一淘拜，我来做个盟主。昨日夜头勿算，今朝先生小姐才到齐仔，一淘再拜个姊妹，阿好？”孙素兰默然，苏冠香咬着指头要笑，其余皆不在意。韵叟即命小青去喊琪官、瑶官。高亚白向韵叟道：“难末耐个生意到哉，起劲得来，连搭仔做媒人也勤做哉。”韵叟道：“我有仔生意末，耐要做生活哉，耐未替我做篇四六序文，就说个拜姊妹话头。序文之后，开列同盟姓名，各人立一段小传，详载年貌籍贯，父母存没，啥人相好末就是啥人做。苏冠香同琪官、瑶官三个人，我做末哉。名之曰‘海上群芳谱’，公议以为如何？”大家无不遵教。

韵叟当命小赞准备文房四宝听用，亚白便打起腹稿来。恰好外边史天然挈着赵二宝进来，里边马龙池及琪官、瑶官出来，与现在众人大会于拜月房栊。众人争先诉说如何拜姊妹，如何做小传，史天然、马龙池皆道：“故是应得效劳。”于是大家各取笔砚，一挥而就。不及一点钟工夫，不但小传齐全，连高亚白四六序文亦皆脱稿。齐韵叟托尹痴鸳约略过目，再发交小赞誊真。尹痴鸳向众人道：“倒有点意思！亚白个序文末，生峭古奥，沉博奇丽，勿必说哉。就是小传也可观：琪、瑶、素、翠末是合传体，赵、张两传末参互成文，李浣芳传中以李漱芳作柱，苏冠香传中虽不及诸姊而诸姊自见；其余或纪言，或叙事，或以议论出之，真真五花八门，无美不备。”大家听了欣然，齐韵叟益觉高兴。其时已交午牌，当值管家调排桌倚。瑶官乘隙暗拉

琪官趑出廊下，问道：“大人教倪一淘拜姊妹，阿要拜嘎？”琪官道：“大人说末生来依依俚，就一淘拜拜也无啥要紧。”瑶官道：“价末倪三个人拜个倒勿算？”琪官道：“耐末要缠煞哉，啥勿算嘎？倪三个人为仔要好，拜个姊妹，拜仔也不过要好点。故歇大人教倪拜，要好勿要好，倪自家主意，大人勿好管倪个碗。”瑶官涣然冰释，颌首无言。听得里面坐席，两人原暗地捱身进帘，掩过一边。不想齐韵叟特命琪官、瑶官一同入席，坐列苏冠香肩下。琪官、瑶官当着众人面前，敛手低头，殊形踟蹰。

酒过三巡，食供两套，齐韵叟乃向史天然道：“耐该逮到上海，带仔几花物事来，无拨一点用场，我要耐一样好物事，耐定归勿送拨我。故歇搭耐钱行哉，再客气仔勿着杠哉，耐阿肯送点拨我？”天然大惊，问：“啥物事嘎？”韵叟呵呵笑道：“我要耐肚皮里个物事。耐赵二宝搭倒还有副对子做拨俚，我末连对子才无拨，阿是欺人太甚？”天然恍然悟道：“我为仔四壁琳琅，无从着笔。难年伯要我献丑，也无法子，缓日呈教末哉。”韵叟拱手道谢。华铁眉因问钱行之说，天然说：“接着人家信，月底要转去一逮。”铁眉道：“倪也要钱行哉碗。”韵叟道：“耐要钱行末，同葛仲英搭仔个姘头，索性订期廿七，就来里该搭，阿是蛮好？”铁眉道：“再早点也无啥。”韵叟道：“早点无拨空，从明朝到廿四，大家才有点事体。廿五末高、尹钱行，廿六末陶、朱钱行，耐同仲英只好廿七个哉。”铁眉就招呼仲英约定，天然亦拱手道谢。适小赞将誊真的《海上群芳谱》呈上齐韵叟看了，韵叟遂令管家传谕，志正堂中安排香案；又令小赞赍这《群芳谱》四座传观。葛仲英看是一笔《灵飞经》小楷，妍秀可爱，把小赞打量一眼。高亚白讪笑道：“耐勳看轻仔俚，俚个街头叫‘赞礼佳儿’，‘茂才高弟’。”尹痴鸳叉口道：“耐末喜欢拨人骂两声，为啥要带累我？”小赞在傍嗤的失笑，仲英一些不懂。

痴鸳分说道：“俚是赞礼个倪子，人才叫俚小赞。时常做点诗文请教我，亚白就同俚打岔，出个对子教俚对，说是‘赞礼佳儿’。俚对勿出，亚白就说：‘我替耐对仔罢，‘茂才高弟’阿是蛮好个绝对？’”仲英朗念一遍，道：“真个对得好！”

小赞接取《群芳谱》，送往别桌上去。痴鸳悄向仲英耳边说道：“耐看俚年纪末轻，坏得野噪！俚个爷问俚：‘高老爷个对子为啥勿对？’俚说：‘我对个哉，为仔尹老爷一淘来浪，勿曾说。’问俚：‘对个啥？’俚说：‘对“尚书清客”。’仲英大笑道：“为啥勿说‘狎客’？索性骂得爽快点对碗。”亚白、痴鸳共笑一阵。席间上到后四道菜，管家准备鸡缸杯更换。大家止住，都欲留量，以待晚间畅饮。齐韵叟不复相强，用饭散席。

于是齐韵叟声言，请众姊妹团拜，请诸位老爷监盟。众人一笑遵命，各率相好由拜月房棧来到志正堂。只见堂前一桁湘帘高高吊起，堂中烛焰双辉，香烟直上，地下铺著一片大红毡毯。众人散立两傍，监视行礼。小赞在下唱名，众姊妹按齿排班，雁行站定，一齐朝月拜了四拜，又转身对面拜了四拜。礼毕。各照所定辈行，互相称唤。卫霞仙廿三岁，最长，是为“大阿姐”；李浣芳十二岁，最幼，是为“十四妹”，其余不能尽记，但呼某姊某妹，系之以名而已。齐韵叟欢喜无限，谆嘱众姊妹此后皆当和睦，毋忘今日之盟。众姊妹含笑唯唯，跟随众人，趑下志正堂来。恰有一匹小小枣骝马，带著鞍辔，散放高台下齧草。姚文君自逞其技，竟跑过去亲手带住，耸身骑上，就在这箭道中跑个趟子，众人四分五落看他跑。

琪官看罢转身，不见了齐韵叟，四面找寻。见韵叟独自一个大蹠西行，琪官暗地拉了瑶官，撇下众人，紧步赶上，跟在后面。韵望并未觉著，只顾望拜月房檐一路上蹠去。蹠至山坡之下，突然刺斜里闪过一个人，蹠手蹠脚的钻入竹树丛中，韵叟道是朱淑人捕捉织儿，也蹠手蹠脚赶上，要去吓他作耍。比到跟前，方看清后形，竟是小赞在那里做手势，好似向人央求样子。韵叟止步，扬声咳嗽。小赞吓得面如土色，垂手侍侧，不则一声。韵叟问：“再有个啥人？”小赞呐呐答道：“无拨啥人来里碗。”瑶官在后面，用手指道：“那，那！”韵叟不堤防，也吃一吓。琪官急丢个眼色与瑶官，叫他莫说。韵叟却又盘问瑶官：“说啥？”瑶官不得已，仍用手指了一指。韵叟再回头望前面时，果然影影绰绰，一个人已穿花度柳而去。韵叟喝退了小赞，带着琪官、瑶官拾级登坡。这山坡正当拜月房檐之背，满山上种的桂树，交柯接干，蓊翳葱茏，中间盖着三间小小船屋，颜曰“眠香坞。”韵叟踱进内舱，据坐胡床，盘问瑶官：“看见个啥人？”瑶官不答，眼望琪官。韵叟即转问琪官，琪官道：“倪也勿曾看清爽。”韵叟咳了一声道：“我问耐末，再有啥勿好说个闲话？”琪官道：“勿是倪花园里个人，等俚歇末哉。”

韵叟略想一想，遂置不究，复笑问道：“我来个辰光，大家来浪看跑马，才勿觉着，耐两家头啥辰光跟得来？”瑶官道：“阿是大人也勿曾觉着，倪是一径跟来浪。”琪官道：“耐末要紧看仔前头哉。陆里晓得啥后底也来里看耐。”韵叟道：“耐后底阿去看看，常恐再有啥人跟来浪。”瑶官道：“难是无拨啥人个哉。”琪官道：“要末不过冠香。”瑶官见说，真个出门去看。韵叟亦即起立，笑挽琪官的手，道：“倪到拜月房拢去。”举步将行，忽闻门外瑶官高声报说：“朱五少爷来。”韵叟诧异得紧，抬头望外，果然朱淑人独自一个，翩翩然来。韵叟请其登榻对坐，良久默然。韵叟搭讪问道：“听说前日捉着一只‘无敌将军’，阿有价事？”淑人含糊答应，并未接说下去。又良久，淑人面色微红，转睐偷盼，似有欲言不言光景。韵叟摸不着头脑，顾令琪官喊茶。琪官会意，拉同瑶官退出门外，单剩韵叟、淑人在眠香坞中。

第五十三回终。

第五十四回 负心郎模棱联眷属 失足妇鞭箠整纲常

按：朱淑人见眠香坞内更无别人，方囁嚅向齐韵叟道：“阿哥教我明朝转去，勿晓得阿有啥事体？”韵叟微笑道：“耐阿柯替耐定亲呀，耐啥勿曾晓得？”淑人低头蹙额而答道：“阿哥未总实概样式。”韵叟听说，不胜惊讶道：“替耐定亲倒勿好？”淑人道：“勿是个勿好，故歇无啥要紧畹。阿好搭阿哥说一声，勳去定啥亲？”韵叟察貌揣情，十猜八九，却故意探问道：“故未耐啥意思？”连问几声，淑人说不出口。韵叟乃以正言晓之道：“耐勳去搭阿哥说。照耐年纪是该应定亲个辰光，耐咿无拨爷娘，生来耐阿哥做主。定着仔黎篆鸿个囡件，再要好也无拨。耐故歇勿说阿哥好，倒说道勳去定啥亲、勳说耐阿哥听见仔要动气，耐就自家想，媒人才到齐，求允行盘才端正好，阿好教阿哥再去回报俚？”淑人一声儿不言语。韵叟道：“虽然定亲，大家才要情愿仔未好。耐再有啥勿称心，索性说出来，商量商量倒无啥。我替耐算计，最要紧是定亲，早点定未早点讨，故未连搭仔周双玉一淘可以讨转去，阿是蛮好？”

淑人听到这里，咽下一口唾沫，俄延一会，又囁嚅道：“说起个周双玉，先起头就是阿哥代叫几个局，后来也是阿哥同得去吃仔台酒，双玉就问我阿要讨俚。俚说俚是好人出身，今年到仔堂子，也不过做仔一节清倌人，先要我说定仔定讨俚个未，第二户客人俚勿做哉。我未倒答应仔俚。”韵叟道：“耐要讨周双玉，容易得势，倘然讨俚做正夫人，勿成功个。就像陶玉甫，要讨个李漱芳做垫房，到底勿曾讨，勳说是耐哉。”淑人又低头蹙额了一会道：“难倒有点间架来浪。双玉个性子强得野噪，到仔该搭来就算计要赎身，一径搭我说，再要讨仔个人未、俚定归要吃生鸦片烟噪。”韵叟不禁呵呵笑道：“耐放心，陆里一个倌人勿是实概说嘎。耐未再要去听俚。”淑人面上虽惭愧，心里甚干急，没奈何又道：“我起先也勿相信，不过双玉勿比得别人，看俚样式倒勿像是瞎说。倘忙弄出点事体来，终究无啥趣势。”韵叟连连摇手道：“啥个事体，我包场未哉，耐放心。”淑人料知话不投机，多言无益。适值茶房管家送进茶来，韵叟擎杯相让，呷了一口，淑人即起兴辞。韵叟一面送，一面嘱道：“我说耐故歇去，就告诉仔双玉，说阿哥要替我定亲。双玉有啥闲话，才推说阿哥好哉。淑人随口唯唯。

两人趲出眠香坞，琪官、瑶官还在门外等候，一同跟下山坡，方才分路。齐韵叟率琪官、瑶官向西往拜月房栊而去。朱淑人独自一个向东行来，心想：“韵叟乃出名的‘风流广大教主’，尚不肯成全这美事，如何是好？假使双玉得知，不知要闹到什么田地！”想来想去，毫无主意，一路趲到箭道中，见向时看跑马的都已散去，志正堂上只有两个管家照看香烛。淑人重复趲回，劈面遇见苏冠香，笑嘻嘻问淑人道：“倪大人到仔陆里去，五少爷阿看见？”淑人回说：“在拜月房栊。”冠香道：“拜月房栊天拨畹”淑人道：“刚刚去呀。”冠香听了，转身便走。淑人叫住问他：“阿看见双玉？”冠香用手指着，答了一句。

淑人听不清楚，但照其所指之处，且往湖房寻觅。比及趲进院门，闻得一缕鸦片烟香，心知藹人必在房内吸烟，也不去惊动，径回自己卧房。果然周双玉在内，桌上横七竖八摊着许多磁盆，亲自将莲粉喂促织儿，见了淑人，便欣然相与计议明日如何捎带回家。

淑人只是懒懒的。双玉只道其暂时离别，未免牵怀，倒以情词劝慰。淑

人几次要告诉他定亲之事，几次缩住嘴不敢说，又想双玉尚在这里作闹起来，太不雅相，不若等至家中告诉未迟。当下勉强笑语如常。迨至晚间，张灯开宴，丝竹满堂，齐韵叟兴高采烈，飞觞行令，热闹一番，并取出那《海上群芳谱》，要为众姊妹下一赞语，题于小传之后。诸人齐声说好。朱淑人也胡乱应酬，混过一宿。

次日午后，备齐车轿，除马龙池、高亚白、尹痴鸳及姚文君原住园内，仅留下华铁眉、孙素兰两人，其余史天然、葛仲英、陶云甫、陶玉甫、朱蔼人、朱淑人及赵二宝、吴雪香、覃丽娟、李浣芳、林素芬、周双玉、卫霞仙、张秀英、林翠芬一应辞别言归。齐韵叟向陶玉甫道：“耐是单为仔李漱芳接煞，要去一埭畹，明朝接过仔就来罢。”玉甫道：“明朝想转去，廿五一准到。”韵叟见说转去，不便强邀，转向朱淑人道：“耐明朝可以就来。”淑人深恐说出定亲之事，含糊应答。

大家出了一笠园，纷纷各散。朱淑人和周双玉坐的马车，一直驶至三马路公阳里口。双玉坚嘱：“耐有空末就来。”淑人“噢噢”连声，眼看阿珠扶双玉进弄，淑人才回中和里。只见阿哥朱蔼人已先到家中，正在厅上拨派杂务。淑人没事，自去书房里闷坐，寻思这事断断不可告诉双玉，我且瞒下，慢慢商量。将近申牌时分，外间传报：“汤老爷到哉。”淑人免不得出外厮见。汤啸庵不及叙话，先向蔼人说道：“李实夫同倪一淘来，故歇也来里船浪。”蔼人忙发三副请帖，三乘官轿，往码头迎请于老德、李实夫、李鹤汀登岸。再着人速去西公和里催陶老爷立等就来，不料陶云甫不在覃丽娟家，又不知其去向。蔼人方在着急恰好云甫自己投到，见了汤啸庵，说声“久别。”蔼人急问道：“到仔陆里去？请也请勿着耐。”云甫笑道：“我来里东兴里。”蔼人道：“东兴里做啥？”云甫笑耐攒眉道：“原是玉甫哉畹。李漱芳刚刚完结末，李浣芳来哉，咿有点间架事体。”蔼人道：“啥事体嘎？”云甫未言先叹道：“还是李漱芳来浪辰光，说过歇句闲话，说俚死仔末教玉甫讨俚妹子。故歇李秀姐拿个浣芳交代拨玉甫，说等俚大仔点收房。”蔼人道：“故也蛮好畹。”云甫道：“陆里晓得个玉甫倒勿要俚，说：‘我作孽末就作仔一转，难定归勿作孽个哉！倘然浣芳要我带转去，算仔我干囡件，我搭俚拨仔人家嫁出去。’”蔼人道：“故也蛮好畹。”云甫道：“陆里晓得个李秀姐定归要拨来玉甫做小老母，俚说漱芳苦恼，到死勿曾嫁玉甫，故歇浣芳赛过做俚个替身。倘然浣芳有福气，养个把倪子，终究是漱芳根脚浪起个头，也好有人想着俚。”蔼人听罢点头，汤啸庵插口道：“大家闲话才勿差，真是间架事体。”陶云甫道：“我倒想着个法子，一点勿要紧。”

一语未了，忽见张寿手擎两张大红名片，飞跑通报。朱蔼人、朱淑人慌即衣冠，同迎出去，乃是于老德、李鹤汀两位，下轿进厅，团团一揖，升炕献茶。朱蔼人问李鹤汀：“令叔为啥勿来？”鹤汀道：“家叔有点病，此次是到沪就医。感承宠招，心领代谢。”蔼人转和于老德寒暄两句，然后让至厅侧客座，宽衣升冠，并请出陶云甫、汤啸庵两位会面陪坐。大家讲些闲话，惟朱淑人不则一声。少顷，于老德先开谈，转述黎篆鸿之意，商议聘娶一切礼节，朱淑人落得抽身回避。张寿有心献勤，捉个空，寻到书房，特向淑人道喜。淑人憎其多事，怒目而视。张寿没兴，讪讪走开。晚间。张寿来请赴

接煞——俗传人死后魂返故居的日子，届时做仪式。

申牌时分——旧时用地支区分一天的时间，申牌是下午四、五两时。

席，淑人只得重至客座，随着蔼人陪宴。其时亲事已经商议停当，席间并未提起。到得席终，于老德、李鹤汀、陶云甫道谢告辞，朱蔼人、朱淑人并送登轿。单剩汤啸庵来去，本系深交，不必款待，淑人遂退归书房，无话。

廿二日，蔼人忙着择日求允。淑人虽甚闲暇，不敢擅离。直至傍晚，有人请蔼人去吃花酒，淑人方溜至公阳里周双玉家一会。可巧洪善卿在周双珠房里，淑人过去见了，将定亲之事悄悄说与善卿，并嘱不可令双玉得知。善卿早会其意，等淑人去后，便告诉了双珠。双珠又告诉了周兰，吩咐合家人等毋许漏言。别人自然遵依，只有个周双宝私心快意，时常风里言，风里语，调笑双玉。适为双珠所闻，唤至房里，呵责道：“耐再要去多说多话，前日子银水烟筒阿是忘记脱哉？双玉反起来，耐也无啥好处！”双宝不敢回嘴，默然下楼。

隔了一日，周兰往双宝房间里床背后开只皮箱，检取衣服，丢下一把钥匙不曾收拾，偶见阿珠，令去寻来。阿珠寻得钥匙，翻身要走。双宝一把拉住，低声问道：“耐为啥勿到朱五少爷搭去道喜嘎？”阿珠随口答道：“勤瞎说！”双宝道：“朱五少爷大喜呀，耐啥勿曾晓得？”阿珠知道双宝嘴快，不欲纠缠，大声道：“快点放，我要喊无姆哉！”双宝还不放手，只听得客堂里阿德保叫声“阿珠，有人来里看耐。”阿珠接应，问：“啥人？”趁势撇下双宝，脱身出房，看时，乃旧伙大姐大阿金。阿珠略怔一怔，问：“阿有啥事体？”大阿金道：“无啥，我来张张耐呀。”阿珠忙跑进去将钥匙交明周兰，复跑出来，携了大阿金的手，趑到弄堂转弯处，对面立在白墙下切切说话。大阿金道：“故歇索性勿对哉！勤说是王老爷，连搭两户老客人也才勿来，生客生来无拨，节浪下脚通共拆着仔四块洋钱。倪末急煞来浪，俚倒坐马车，看戏，蛮开心！”阿珠道：“小柳儿生意蛮好来浪，阿有啥勿开心？我替耐算计，歇仔末好哉碗。”大阿金道：“难要歇哉呀！”俚噪来浪租小房子，教我跟得去，一块洋钱一月，我定归勿去。”阿珠道：“我听见洪老爷说起，王老爷屋里无拨个大姐，耐阿要去做做看。”大阿金道：“好个，耐替我去说。”阿珠道：“耐要去末，等我晚歇再问仔声洪老爷。明朝无拨空，廿六两点钟，我同耐一淘去末哉。”

大阿金约定别去，阿珠亦自回来。廿五日早晨，接得一笠园局票，阿珠乃跟周双玉去出局。翌日，阿珠到家传说道：“小先生要廿八转来咪。”周兰没甚言语。吃过中饭，略等一会，大阿金就来了，会同阿珠，径往五马路王公馆。两人刚至门首，只见一个后生慌慌张张冲出门来，低着头一直奔去，分明是王莲生的侄儿，不解何事。两人推开一扇门掩身进内，静悄悄的竟无一人。直到客堂，来安始从后面出来，见了两人即摇摇手，好像不许进去的光景，两人只得立住。阿珠因轻轻问道：“王老爷阿来里？”来安点点头。阿珠道：“阿有啥事体嘎？”来安趑上两步，正待附耳说出缘由，突然楼上劈劈拍拍一顿响，便大嚷大哭，闹将起来。两人听这嚷哭的是张蕙贞，并不听得王莲生声息。接着大脚小脚一阵乱跑，跑出中间，越发劈劈拍拍响得像撒豆一般，张蕙贞一片声喊“救命”。阿珠听不过，攥掇来安道：“耐去劝。”来安畏缩不敢。猛可里楼板彭的一声震动，震得夹缝中灰尘都飞下些来，知道张蕙贞已跌倒在楼板上。王莲生终没有一些声息，只是劈劈拍拍的闷打，打得张蕙贞在楼板上骨碌碌打滚。阿珠要自己去劝，毕竟有好些不便之处，亦不敢上楼。楼上又无第三个人，竟听凭王莲生打个尽情。打到后来，张蕙贞渐渐力竭声嘶，也不打滚了，也不喊救命了，才听得王莲生长叹一声，

住了手，退入里间房里去。

阿珠料想不好惊动，遂轻轻辞别了来安要走。大阿金还呆瞪着两眼发呆，见阿珠要走，方醒过来。两人仍携着手，掩身出门，又听得楼上张蕙贞直着喉咙，干号两声，其声着实惨威。大阿金不禁吁了口气，问道：“到底勿晓得为啥事体？”阿珠道：“管俚啥事体，倪吃碗茶去罢。”

大阿金听说高兴，出弄转弯，迤迤至四马路中华众会，联步登楼，恰遇上市辰光，往来吃茶的人逐队成群，热闹得很。两人拣张临街桌子坐定，合泡了一碗茶，慢慢吃着讲话。阿珠笑道：“起先倪才说王老爷是个好人，故歇倒也会打仔小老母哉，阿要稀奇！”大阿金道：“王老爷搭倪先生好个辰光，嫁仔末倒好哉。倘然倪先生嫁拨仔王老爷末，王老爷陆里敢打嘎。”阿珠道：“沈小红阿好做人家人，故末再要好白相点哩。”大阿金太息道：“倪先生末真真叫自家勿好，怪勿得王老爷讨仔张蕙贞。上海挨一挨二个红信人，故歇弄得实概样式！”阿珠冷笑道：“故歇倒勿曾算别脚哉。”

正说时，堂倌过来冲开水，手揣一角小洋钱，指着里面一张桌子道：“茶钱有哉，俚啥会过哉。”两人引领望去，那桌子上列坐四人，大阿金都不认得。阿珠觉有些面熟，似乎在一笠园见过两次，惟内中一年轻的，认得是赵二宝阿哥赵朴斋。因朴斋穿着大袍阔服，气概非凡，阿珠倒不好称呼，但含笑颌首而已。一会儿，赵朴斋笑吟吟趑过外边桌子旁，阿珠让他坐了，递与一根水烟筒。朴斋打量大阿金一眼，随向阿珠搭讪道：“耐先生来里山家园呀，耐啥转来哉嘎？”阿珠说：“难要去哉。”朴斋转问大阿金：“耐跟个啥人？”大阿金说是沈小红。阿珠接嘴道：“俚故歇来里寻生意，阿有啥人家要大姐？荐荐俚。”朴斋矍然道：“西公和张秀英说要添个大姐，等俚转来仔，我替耐去问声看。”阿珠道“蛮好，谢谢耐。”朴斋即问明大阿金名字，约定廿九回音。阿珠向大阿金道：“价末耐就等两日末哉。张秀英啥勿要末，再到王老爷搭去。”大阿金感谢不尽。朴斋吸了几口水烟，仍回里面桌子上去。须臾，天色将晚，阿珠、大阿金要走，先往里面招呼朴斋，朴斋同那三个朋友也要走，遂一齐趑下华众会茶楼，分路四散。

第五十四回终。

第五十五回 订婚约即席意徬徨 掩私情同房颜忸怩

按：赵朴斋自回鼎丰里家里，见了母亲赵洪氏，转述妹子赵二宝之言，廿八日要给史三公子饯行、另办一桌路菜，皆须精致丰盛。朴斋说罢出外，自去找寻大姐阿巧，趁二宝不在家，和阿巧打情骂俏，无所不至。阿巧见朴斋近来衣衫整齐，银钱阔绰，俨然大少爷款式，就倾心巴结起来。因此朴斋倒断绝了王阿二这段交情。便是向时一班朋友，朴斋也渐渐不相往来，只和一个小王十分知己，约为兄弟；又辗转结识了华忠、夏余庆，四人时常一处作乐。这日，八月廿八，赵朴斋知道小王自必随来，预约华忠、夏余庆作陪，专诚请小王叙叙，也算是饯行之意。等到日色沉西，方才听得门外马铃声响，赵洪氏与朴斋慌张出迎。只见史三公子、赵二宝已在客堂里下轿进来。朴斋站立一边。三公子向洪氏微笑一笑，款步登楼。二宝叫声“无姆”，一把拉了洪氏，径往后面小房间，关上门，悄嘱道：“难无姆勳实概！耐故歇做仔俚丈母哉呀，俚勿曾来请耐，耐倒先跑得出去，阿要难为情。”洪氏嘻着嘴，把头乱点。二宝临走，又嘱道：“我先上去，晚歇俚再要请耐见见末，我教阿虎答应耐，耐看见俚，就叫仔声三老爷好哉，勳说啥闲话，倘忙说差仔拨俚笑话。”洪氏无不遵依。二宝遂开门出房，到楼梯边，忽见朴斋帮着小王搬取衣包什物。二宝低声喝道：“等俚啲搬末哉，要耐去瞎巴结！”朴斋连忙交与阿虎带上楼去。二宝随同到了楼上房里，脱换衣裳，相伴三公子对坐笑语，没有提起赵洪氏。

一时，对过书房排好筵席，阿虎请去赴宴。二宝要说些亲密话儿，并不请一个陪客。三公子道：“请耐无姆、阿哥一淘来吃哉呀。”二宝道：“俚啲勿局个，我来里陪耐哉碗。”当请三公子南向上坐，手取酒壶，满斟三杯，自斟一小杯，坐于其侧。三公子三杯饮尽，二宝乃从容说道：“耐明朝要转去哉，我末要问声耐。耐一径说个闲话，阿做得到？倘然耐故歇说得蛮高兴，耐转去仔，屋里倒勿许耐，阿是耐要间架哉嘎。耐索性说明白仔，倒也无啥。”三公子皇然起立道：“耐阿是勿相信我？”

二宝一手捺坐，笑道：“勿是我勿相信耐，我为仔阿哥勿挣气，无法子做个信人，自家想，陆里再有啥好结果。耐要讨我做大老母，故是我做梦也想勿到实概个好处。不过耐屋里有仔个大老母，故歇再讨个大老母转去，好像人家勿曾有过歇。勳晚歇忒起劲仔，倒弄得一场空。”三公子安慰道：“耐放心，倘然我自家想讨三房家小，故末常恐做勿到；故歇是我嗣母个主意，再要讨两房，啥人好说声闲话？索性搭耐说仔罢，嗣母早就看中一头亲事来浪，倒是我搭个浆，勿曾去说。难转去末就请媒人去说亲，说定仔，我再到上海接耐转去，一淘拜堂。不过一个月光景，十月里我定归到个哉。耐放心！”

二宝听说，不胜欢喜，叮咛道：“价末耐十月里要来个。耐去仔，我一干子来里，勿出门口，勿见客人，等耐来仔末，我好放心。耐勳为啥事体多耽搁仔。倘然耐屋里个夫人勿许耐讨，耐就讨我做小老母，我也就啲啲末哉。”二宝说到这里，忽然涕泪交颐，两手爬着三公子肩膀，脸对脸的道：“我是今生今世定归要跟耐个哉，随便耐讨几个大老母，小老母，耐总勳豁脱我。耐要豁脱仔我是……”一句话说不完，噎在喉咙口，呜呜的竟要哭。慌得三公子两手合抱拢来，搂住二宝，将自己手帕子替他轻轻揩拭，一面劝道：“耐瞎说个啥嘎，耐故歇末该应快快活活，办点零碎物事，舒齐舒齐。耐倒再要哭，真真勿着落！”二宝趁势滚在三公子怀中，缩住哭声、切切诉

道：“耐勿晓得我个苦处，我拨乡下自家场花人说仔几几花花邱话，故歇说是耐要讨我去做大老母，俚哋才勿相信，来浪笑，万一勿成功下来，我个面孔搁到陆里去！”三公子道：“再有啥勿成功，除非我死仔，故末勿成功。”二宝火速抬身，一把握了三公子的嘴道：“耐阿要无清头，难勿搭耐说哉。”三公子一笑丢开。

二宝斟一杯热酒，亲奉三公子呷干。三公子故意问问乡下风景，搭讪开去。二宝早自领会，抛撇愁颜，兴兴头头和三公子玩笑。二宝说道：“倪乡下有只关帝庙，到仔九月里末做戏，看戏个人故末多到个无拨数目哋，连搭墙外头树丫枝浪才是个人。倪就搭张秀英看仔一埭，自家搭好仔看台，爬来哋墙头浪，太阳照下来，热得价要死！大家才说道，好看得来。像故歇大观园，清清爽爽，一干子一间包厢，请倪看，啥人高兴去看嘎。”三公子点点头。二宝又敬两杯酒说道：“再有句笑话告诉耐，倪关帝庙间壁有个王瞎子，说是算命准得野哋。前年倪无姆喊俚到屋里算倪几家头，俚算我末，说是一品夫人个命。俚还说可惜推扳仔一点点，勿然要做到皇后哋。倪末道仔俚瞎说，陆里晓得故歇倒拨俚算得蛮准。”三公子笑而点头。两个细酌深谈，尽兴始散。三公子趑过房间里，向楼窗口喊声“小王。”二宝在后拦道：“我来里呀，再要喊俚哋做啥？”三公子问：“小王阿来里？”二宝道：“小王末，是倪阿哥请俚到酒馆里钱钱行。耐啥事体喊俚？”三公子道：“无啥，教俚转去收捉行李，明朝早点来。”二宝道：“晚歇倪搭俚说末哉。”三公子没甚言语，消停多时，安置不表。

次日，二宝起个绝早，在中间梳洗，不敷脂粉，不戴钗钏，并换一身净素衣裳，等三公子起身，问道：“耐看我阿像个人家人？”三公子道：“倒蛮清爽。”二宝道：“就今朝起，我一径实概样式。”说着，陪三公子吃了点心。三公子遂令阿虎请了赵洪氏上楼厮见。三公子于靴叶子内取出一张票子交与赵洪氏道：“我末要转去一埭，再等我一个月，盘里衣裳头面，我到屋里办得来。耐先拿一千洋钱去，搭俚办点零碎物事。嫁妆末等我来了再办。”洪氏不敢接受，只把眼睨二宝。二宝劈手枪过票子，转问三公子道：“耐个一千洋钱末算啥？要是开消个局帐，故末倪谢谢耐。耐说就要来讨我个末，再拨倪啥个洋钱嘎？说到仔零碎物事，倪穷末穷，还有两块洋钱来里，也勤耐费心个哉。”三公子见如此说，俯首沉吟。洪氏接嘴道：“三老爷客气得来，难是一家人哉呀，无啥客气哋。”二宝忙丢个眼色，勿令多言。赵洪氏辞别下楼。

三公子只得收起票子，喊小王打轿。二宝也坐了轿子去送三公子。先到了公馆里，发下行李，用过中饭，却有一起一起送行的络绎不绝。三公子匆匆会客，没些空闲。直至四点多钟，三公子才收拾下船。二宝送至船上，只见阿哥赵朴斋正在舱中替小王照看行李。二宝悄问：“路菜阿曾挑来？”朴斋回说：“来哉。”二宝寻思没事，将欲言归，紧紧握着三公子的手，嘱道：“耐到仔屋里，写封信拨我。我身体末原来里上海，我肚皮里个心也跟仔耐一淘转去个哉。耐勤到别场花再去耽搁。”三公子唯唯答应。二宝又道：“耐十月里啥辰光来？有仔日脚末再写封信拨我。能够早点最好。耐早一日到，倪一家门几花人早一日放心。”三公子又唯唯答应。二宝再要说时，被船家催促开船，没奈何撒手登岸。史天然立在船头，赵二宝坐在轿里，大家含泪

靴叶子——皮夹。清代官员穿高筒靴，皮夹可掖在里边。

相视，无限深情。直到望不见船上桅影，赵朴斋始令轿班抬轿回家。

原来赵二宝是个心高气硬的人，自从史天然有三房家小之说，二宝就一心一意嫁与天然。又恐天然看不起，极力要装些体面出来，凡天然所有局帐，二宝不许开消，以为你既视我为妻，我亦不当自视为妓，一过中秋便揭去名条，闭门谢客，单做史天然一人。天然去时约定十月间亲来迎接，二宝核算家中尚存英洋四百余元，尽够浇裹，坦然无忧。这日送行回来，赵朴斋自去张秀英家，荐个大姐大阿金生意。赵二宝却和母亲赵洪氏商议道：“俚说嫁妆等俚来再办，我想嫁妆该应倪坤宅办得去末对碗。俚办来浪，常恐俚噪底下人多说多话，坍俚个台。”洪氏道：“耐要办嫁妆末，推扳点哉。故歇就剩仔四百块洋钱碗。”二宝咳了一声道：“无姆末总实概个，四百块洋钱陆里好办嫁妆嘎！我想末，先去借得来办舒齐仔，等俚拿仔盘里个银两来末，再去还。”洪氏道：“故也无啥。”

二宝转和阿虎商议道：“耐阿有啥场花借点洋钱？”阿虎道：“倪就好借末也有限得势，倒勿如做个帐。绸缎店，洋货店，家生店，才有熟人来浪，到年底付清好哉。”二宝大喜，于是每日令阿虎向各店家赊取嫁妆应用物件。二宝忙碌碌自己挑拣评论，只要上等时兴市货。赵朴斋在家没事，同阿巧绞得象饴糖一般，缠绵恩爱，分拆不开。阿巧知道朴斋是史三公子的嫡亲阿舅，更加巴结万分。朴斋私与阿巧誓为夫妇，将来随嫁过门便是一位舅太太了。二宝没工夫理会他们，别人自然不管这些事。

一日，忽见齐府一个管家交到一封书信，是史三公子寄来的，朴斋阅过，细细演进一遍。前面说是一路平安到家，已央人去说那头亲事，刻尚未有回音；末后又说目今九秋风物，最易撩人，闷来时可往一笠园消遣消遣。二宝既得此信，赶紧办齐嫁妆，等待三公子一到，成就这美满姻缘。

朴斋因连日不见夏总管，问那管家，说是现在华众会吃茶。朴斋立刻去寻，果见夏余庆同华忠两人，泡茶在华众会楼上。华忠一见朴斋，问道：“耐为啥一径勿出来？”夏余庆抢说道：“俚末屋里向有仔点花佻来浪哉，阿晓得？”华忠愕然道：“啥花样嘎？”夏余庆道：“我也勿清爽，要去问小王噪。”朴斋讪笑入座。堂倌添上一只茶钟，问：“阿要泡一碗？”朴斋摇摇头。华忠道：“价末倪去罢。”夏余庆道：“好个，倪走白相去。”当下三人同出华众会茶楼，从四马路兜转宝善街，看了一会倌人马车，趑进德兴居小酒馆内，烫了三壶京庄，点了三个小碗，吃过夜饭。余庆请去吸烟，引至居安里潘三家门首，举手敲门。门内娘姨接应，却许久不开。夏余庆再敲一下。娘姨连说：“来哉，来哉！”方慢慢腾腾出来开了。三人进了门，只听得房间里地板上历历碌碌一阵脚声，好像两人扭结拖拽的样子。夏余庆知道有客，在房门口立住脚。娘姨关上大门，说道：“房里去。”

夏余庆悄问那上楼的客人是何人。潘三道：“勿是倪客人，是客人噪个朋友呀。”夏余庆道：“客人噪个朋友末，啥勿是客人嘎？”随手指着华忠、赵朴斋道：“价末俚噪才勿是客人哉碗？”潘三道：“耐末再要瞎缠，吃烟罢。”夏余庆向榻床睡下，刚烧好一口烟，忽听得敲门声响。娘姨在客堂中高声问：“啥人嘎？”那人回说：“是我。”娘姨便去开了进来，那人并不到房间里，一直径往楼上。知道与楼上客人是一帮，皆不理睬。

夏余庆烟瘾本自有限，吸过两口，就让赵朴斋吸，自取一支水烟筒坐在

下手吸水烟。华忠和潘三并坐靠窗高椅上讲些闲话。忽又听得有人敲门。夏余庆叫声“阿唷”道：“生意倒闹猛咻碗！”说着，放下水烟筒，立起身来望玻璃窗张觑。潘三上前拦道：“看啥嘎？搭我坐来浪！”夏余庆听得娘姨开出门去，和敲门的卿卿说话，那敲门的声音似乎厮熟。夏余庆一手推开潘三，赶出房门看是何人，那敲门的见了慌的走避。夏余庆赶出弄堂，趁着门首挂的玻璃油灯望去，认明那敲门的是徐茂荣，指名叫唤。徐茂荣只得转身，故意喊问：“阿是余庆哥嘎？”余庆应了。茂荣方才满面堆笑，连连打恭道：“我再勿靠帐余庆哥来里。”一面说，一面跟着夏余庆趑进房间，招呼华忠、赵朴斋两人。朴斋认得这徐茂荣，曾经被他毒手殴打头面，不期而遇，着实惊皇。茂荣心里觉着，外面只做不认得。

大家各通姓氏，坐定。夏余庆问徐茂荣道：“耐为啥看见仔我跑得去？”茂荣没口子分说道：“勿晓得是耐呀。我就问仔声虹口杨个阿来里，勿来里末，我生来去哉碗。陆里晓得耐倒来里？”余庆鼻子里哼了一声。徐茂荣笑嘻嘻望着潘三道：“三小姐长远勿见，好象壮仔点哉。阿是倪余庆哥拨耐吃仔好物事？”潘三眼梢一膘，答道：“耐末为仔长远勿见，再要教倪骂两声，阿对？”徐茂荣拍掌道：“划一！蛮准！”接着别转脸去，又向华忠、赵朴斋指手划脚的，且笑且诉道：“前埭倪余庆哥来里上海末，就做个三小姐，倪一淘人才到该搭来寻俚，一日天跑几埭，赛过是华众会，拨三小姐末骂得来要死。故歇余庆哥勿来仔，倪一淘人也才勿来哉。”华忠、赵朴斋不置一词。徐茂荣却问潘三道：“为啥倪余庆哥勿来？阿是耐得罪仔俚？”潘三未及答话。夏余庆喝住道：“勔瞎说哉，倪有公事来里！”

第五十五回终。

第五十六回 私窝子潘三谋肱筐 破题儿姚二宿勾栏

按：潘三因夏余庆说有公事，逡巡出房，且去应酬楼上客人。徐茂荣正容请问“是何公事？”夏余庆道：“耐一班人管个啥公事，倪山家园一堆阿曾去查查嘎？”茂荣大骇道：“山家园阿有啥事体？”余庆冷笑道：“我也勿清爽！今朝倪大人吩咐下来，说山家园个赌场闹猛得势，成日成夜赌得去，摇一场摊有三四万输赢，索性勿像仔样子哉！问耐阿晓得？”茂荣呵呵笑道：“山家园个赌场末，陆里一日无拨嘎，我道仔山家园出仔个强盗，倒一吓。难明朝我去说一声，教俚哋勤赌仔末哉。”余庆道：“耐勤来浪搭个浆，晚歇弄出点事体来，大家无趣相！”茂荣移坐相近道：“余庆哥，山家园个赌场，倪倒才勿曾用过一块洋钱。开赌个人，耐也明白来浪。几花赌客才是老爷们，倪衙门里也才来浪赌，倪跑进去，阿敢说啥闲话？故歇齐大人要办，容易得势，我就立刻喊齐仔人一塌括仔去捉得来，阿好？”余庆沉吟道：“俚哋勿赌仔，倪大人也勿是定归要办俚哋。耐先去拨仔个信，再要赌末，生来去捉。”茂荣拍着腿膀道：“原说呀，有几个赌客就是大人个朋友。倪勿比仔新衙门里巡捕，有多花为难个场花哋呀。”余庆怫然作色道：“大人个朋友，就是李大少爷末赌过歇，勿关倪事。倪门日里啥人来浪赌？耐说说看。”茂荣连忙剖辨道：“我勿曾说是门口里哋。倘然耐门口里有人去仔，我阿有啥勿告诉耐个嘎？”夏余庆方罢了。徐茂荣笑着，更向华忠、赵朴斋说道：“倪个余庆哥，故末真真大本事！齐府浪通共一百多人，就是余庆哥一干子管来浪，一径勿曾有歇一点点差事体。”华忠顺口唯唯，赵朴斋从榻床起身，让徐茂荣吸烟，徐茂荣转让华忠。

正在推挽之际，欵地后房门呀的声响，趑进一个人，跼手跼脚，直至榻床前。大家看时，乃是张寿，皆怪问道：“耐啥辰光来个嘎？”张寿不发一言，只是曲背弯腰，眯眯的笑。华忠就让张寿躺下吸烟。夏余庆低声问张寿道：“楼浪是啥人？”张寿低声说是“匡二”。余庆道：“价末一淘下头来坐歇哉哋。”张寿急摇手道：“俚赛过私窝子，勤去喊俚。”余庆鼻子里又哼了一声道：“为啥故歇几个人才有点阴阳怪气！”随手指着徐茂荣道：“坎坎俚一干子跑得来，同娘姨说闲话，我去喊俚，俚倒想逃走哉，阿要稀奇。”徐茂荣雌着嘴，笑向张寿道：“余庆哥一径来里埋冤我，好像我看勿起俚，耐说阿有价事？”张寿笑而无语。夏余庆道：“堂子里总归是白相场花，大家走走，有啥要紧。匡二哥道仔我要吃醋，俚也转差仔念头哉。”张寿道：“俚倒勿是为耐，常恐东家晓得仔说俚。”余庆道：“再有句闲话，耐去搭俚说，教俚劝劝东家，山家园个赌场里勤去赌。”即将适间云云缕述一遍。张寿应诺，吸了一口烟，辞谢四人，仍上楼去。只见匡二、潘三做一堆儿滚在榻床上。见了张寿，潘三才缓缓坐起，向匡二道：“我下头去。耐勿许去个，我有闲话搭耐说。”又嘱张寿：“坐歇，勤去。”潘三遂复下楼。

楼上张寿轻轻地和匡二说了些话。约半点钟光景，听得楼下四人纷然作别声，潘三款留声，娘姨送出关门声。随后潘三喊道：“下来罢。”匡二遂请张寿同到楼下房间。张寿有事要去。匡二要一淘走，潘三那里肯放，请张寿：“再吸筒烟。”一手拉着匡二拉至床前藤椅上，叠股而坐，密密长谈。张寿只得稍待，见那潘三谈了半日，不知谈的甚么事，匡二连连点头，总不

答话。及潘三谈毕走散，匡二还呆着脸踌躇出神。张寿呼问：“阿去嘎？”匡二始醒过来。临出门，潘三复附耳立谈两句，匡二复点点头，始跟张寿趑出居安里。张寿在路问：“潘三说啥？”匡二道：“俚瞎说呀，还仔债末要嫁人哉。”张寿道：“价末耐去讨仔俚哉碗。”匡二道：“我陆里有几花洋钱。”

当下分路，匡二往尚仁里杨媛媛家。张寿自往兆富里黄翠凤家，遥望黄翠凤家门首七八乘出局轿子，排列两旁，料知台面未散。进得门来，遇见来安，张寿问：“局阿曾齐？”来安道：“要散哉。”张寿道：“王老爷叫个啥人？”来安道：“叫两个哋：沈小红、周双玉。”张寿道：“洪老爷阿来里？”来安道：“来里。”张寿听说，心想周双珠出局，必然阿金跟的，乘间溜上楼梯，从帘子缝里张觑。其时台面上拳声响亮，酒气蒸腾。罗子富与姚季莼两人合摆个庄，不限杯数，自称为“无底洞”，大家都不服。王莲生、洪善卿、朱蔼人、葛仲英、汤啸庵、陈小云联为六国，约纵连横，车轮鏖战，皆不许相好、娘姨、大姐代酒，其势汹汹，各不相下，为此比往常分外热闹。张寿见周双珠跟的阿金空闲傍立，因向身边取出一枚叫子，望内“许”的一吹。席间并未觉着，阿金听得，溜出帘外，悄地约下张寿隔日相会。张寿大喜，仍下楼去伺候，阿金复掩身进帘。席间那有工夫理会他们，只顾豁拳吃酒。这一席，直闹到十二点钟。合席有些酩酊，方才罢休。许多出局皆要巴结，竟没有一个先走的。

席散将行，姚季莼拱手向王莲生及在席众人道：“明朝奉屈一叙，并请诸位光陪。”回头指着叫的出局道：“就来里俚搭庆云里。”众人应诺，问道：“贵相好阿是叫马桂生？倪才勿曾看见过。”姚季莼道：“我也新做起。本底子朋友来浪叫，故歇朋友荐拨我，我就叫叫末哉。”众人皆道：“蛮好。”说毕，客人、信人一齐告辞，接踵下楼。娘姨、大姐前遮后拥，还不至于醉倒。罗子富送客回房，黄翠凤窥其面色，也不甚醉，相陪坐下。翠凤问道：“王老爷为仔啥事体，才要请俚吃酒？”子富道：“俚要江西做官去，倪老朋友生来搭俚钱行。”翠凤失声叹道：“难末沈小红要苦煞哉！王老爷来里末，巴结点再做做，倒也无啥；难去仔，好哉碗！”子富道：“故歇个王老爷，勿晓得为啥，好象同沈小红好仔点哉。”翠凤道：“故歇就好煞也无行用碗。起先沈小红转差仔个念头，起先要嫁拨仔王老爷，故歇就勿要紧哉，跟得去也好，再出来也好。”子富道：“沈小红自家要寻开心，姘个戏子，陆里肯嫁嘎。”翠凤又叹道：“信人姘戏子个多煞，就是俚末吃仔亏。”两人评论一回，收拾不表。

次日是礼拜日，午后，罗子富拟作明园之游，命高升喊两把马车。适值黄二姐走来白相，到房间里叫声“罗老爷”及“大先生”。黄翠凤仍叫“无姆”，请其坐下。寒暄两句，翠凤问及生意。黄二姐蹙额摇头道：“勰说起！耐来浪个辰光，一径蛮闹猛，故歇勿对哉，连搭仔金凤个局也少仔点。心想买个讨人，常恐勿好末，像诸金花样式。就实概啲下去总勿齐头，我来搭耐商量，阿有啥法子？”翠凤道：“故末无姆自家主意，我勿好说。买个讨人也难煞，就算人好末，生意陆里说得定？我故歇也无拨啥生意。”黄二姐寻思不语，翠凤置之不睬。须臾，高升回报：“马车来哉。”黄二姐只得告辞，踉跄而去。于是罗子富带着高升，黄翠凤带着赵家姆，各乘一把马车，驶往

明园，就正厅上泡茶坐下。子富说起黄二姐，道：“耐无姆是无用人，倒原要耐去管管俚末好。”翠凤道：“我去管俚做啥！我原教俚买个讨人，俚舍勿得洋钱，勿听我闲话，故歇无拨仔生意，倒问我阿有啥法子。再拨点洋钱俚哉。”子富笑了。翠凤又说起沈小红道：“沈小红故末是无用人，王老爷做仔张蕙贞末，最好哉咧，耐勦去说穿俚，暗底下拿个王老爷挤，故末凶哉。”

说犹未了，不想沈小红独自一个款步而来。翠凤便不再说。子富望去，见沈小红满面烟色，消瘦许多，较席间看的清楚。小红亦自望见，装做没有理会，从刺斜里趑上洋楼。随后大凤园武小生小柳儿来了，穿着单罗夹纱崭新衣服，越显出吉灵即溜的身儿；脚下厚底京鞋，其声囊囊；脑后拖一根油晃晃朴辫，一直趑进正厅，故意兜个圈子，捱过罗子富桌子旁边，细细打量黄翠凤。原来翠凤浑身缟素，清爽异常，插戴首饰，也甚寥寥；但手腕上一副乌金钏臂从东洋赛珍会上购来，价值千金。小柳儿早有所闻，特地要广广见识。黄翠凤误会其意，投袂而起，向罗子富道：“倪去罢。”子富自然依从，同往园中各处随喜一遭，至园门首坐上马车，径驶回兆富里口停下。趑进家门，只见厢房内文君玉独坐窗前，低头伏桌，在那里孜孜的看。罗子富近窗掂脚一望，桌上摊着一本《千家诗》。文君玉两只眼睛离书不过二寸许，竟不觉得窗外有人看他。黄翠凤在后，暗地将子富衣襟一拉，不许停留。子富始忍庄笑，上楼归房，悄悄问翠凤道：“文君玉好像有点名气个咧，啥实概样式嘎？”翠凤不答，只把嘴一披。赵家姆在傍悄悄笑道：“罗老爷，阿是好白相煞个？倪有辰光碰着仔，同俚讲讲闲话，故末笑得来。俚说故歇上海赛过拗空，夷场浪倌人一个也无拨，幸亏俚到仔上海，难末要撑点场面拨俚啖看！”说着又笑，子富也笑个不了。赵家姆道：“倪问俚：‘价末耐个场面阿曾撑嘎？’俚说：‘难是撑哉呀。可惜上海无拨客人，有仔客人总归做俚一干子。’”子富一听，呵呵大笑起来。翠凤忙努嘴示意。赵家姆方罢。

比及天晚，高升送上一张请客票头，子富看是姚季莼的，立刻下楼就去。经过文君玉房门首，尚听得有些吟哦之声。子富心想上海竟有这种倌人，不知再有何等客人要去做他。高升伏侍上轿，径抬往庆云里马桂生家。姚季莼会着，等齐诸位，相让入席。姚季莼既做主人，那里肯放松些，个个都要尽量尽兴。王莲生吃得胸中作恶，伏倒在台面上。沈小红问他：“做啥？”莲生但摇手，忽然咽的一响，呕出一大堆，淋漓满地。朱蔼人自觉吃得太多，抽身出席，躺于榻床，林素芬替他装烟，吸不到两口，已瞢腾睡去。葛仲英起初推托不肯多吃，后来醉了，反抢着要吃酒。吴雪香略劝一句，仲英便不依，几乎相骂。罗子富见仲英高兴，连喊：“有趣，有趣！倪来豁拳。”即与仲英对豁了十光觥。仲英输得三拳，勉强吃了下去。子富自恃酒量，先时吃的不少，此刻加上这七觥酒，也就东倒西歪，支持不住。惟洪善卿、汤啸庵、陈小云三人格外留心，酒到面前，一味搪塞，所以神志湛然，毫无酒意。因见四人如此大醉，央告主人姚季莼屏酒撤席，复护送四人登轿而散。季莼酒量也好，在席不觉怎样，欲去送客，立起身来，登时头眩眼花，不由自主，

吉灵即溜——身段灵活。

囊囊（tuó，音驼）——象声词。

寥寥——非常少。

幸而马桂生在后挡住，不致倾跌。桂生等客散尽，遂与娘姨扶掖季莼，向大床上睡下，并为解钮宽衣，盖上薄被。季莼一些也不知道，竟是昏昏沉沉一场美睡。天明醒来，睁眼一看，不是自家床帐，身边又有人相陪，凝神细想，方知为马桂生家。

这姚季莼为家中二奶奶管束严紧，每夜十点钟归家，稍有稽迟，立加谴责。若是官场公务丛脞，连夜不能脱身，必然差人禀明二奶奶。二奶奶暗中打听，真实不虚，始得相安无事。在昔做卫霞仙时，也算得是两情浃洽，但从未尝整夜欢娱。自从当场出丑之后，二奶奶几次噪闹，定不许再做卫霞仙，季莼无可如何，忍心断绝。但季莼要巴结生意，免不得与几个体面的往来于把势场中，二奶奶却也深知其故。可巧家中用的一个马姓娘姨，与马桂生同族，常在二奶奶面前说这桂生许多好处。因此二奶奶倒怂恿季莼做了桂生，便是每夜归家时刻，也略为宽假些，迟到十二点钟还不妨事。不料季莼醉后失检，公然在马桂生家住了一宿，斯固有生以来破题儿第一夜之幸事。只想着家中二奶奶这番噪闹，定然加倍利害，若以谎词支吾过去，又恐轿班戳破机关，反为不美，再四思维，不得主意。

桂生辛苦困倦，睡思方浓。季莼如何睡得着，却舍不得起来。眼睁睁的直到午牌时分，忽听得客堂中外场高叫：“桂生小姐出局。”娘姨隔壁答应，问：“啥人叫个？”外场回说：“姓姚。”季莼听得一个“姚”字，心头小鹿儿便突突地乱跳，抬身起坐，侧耳而听。娘姨复道：“倪个客人就是二少爷末姓姚，除仔二少爷无拨哉呢。”外场复格声一笑，接着啁啾嘈杂，声音低了下去，听不清楚说些甚的。季莼推醒桂生，急急着衣下床，喊娘姨进房盘问。娘姨手持局票，呈上季莼，嘻嘻笑道：“说是二奶奶来里壶中天，叫倪小姐个局。就是二少爷个轿班送得来票头。”季莼好似半天里起个霹雳，吓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还是桂生确有定见，微微展笑，说声“来个”，打发轿班先去。桂生就催娘姨舀水，赶紧洗脸梳头。季莼略定定心，与桂生计议道：“我说耐勦去哉，我去罢。我横竖勿要紧，随便俚啥法子来末哉，阿好拿我杀脱仔头？”桂生面色一呆，问道：“俚叫个我哋，为啥我勿好去？”季莼攒眉道：“耐去末倘忙晚歇大菜馆里噪反仔，像啥样式嘎？”桂生失笑道：“耐搭我坐来浪罢。要噪末陆里勿好噪，为啥要大菜馆里去？”阿是耐二奶奶发痴哉。”季莼不敢再说，眼看桂生打扮停当，脱换衣裳，竟自出门上轿。季莼叮嘱娘姨，如有意外之事，可令轿班飞速报信。娘姨唯唯，迈步跟去。

第五十六回终。

丛脞（cóngcu，音从脞）——细碎，烦琐。

浃洽（jiáqià，音夹恰）——深入沾润。一般为融洽、和洽之意。

啁啾（zhōuji，音周究）——鸟鸣声。

第五十七回 甜蜜蜜骗过醋瓶头 狠巴巴问到沙锅底

按：马桂生轿子径往四马路壶中天大菜馆门首停下，桂生扶著娘姨进门登楼，堂倌引至第一号房中。只见姚二奶奶满面堆笑，起身相迎。桂生紧步上前，叫声“二奶奶”，再与马娘姨厮见。姚奶奶携了桂生的手，向一张外国式皮褥半榻并肩坐下。姚奶奶开言道：“我请耐吃大菜，下头帐房里缠差仔，写仔个局票。耐喜欢吃啥物事？点。”桂生推说道：“倪饭吃过哉呀。二奶奶耐自家请。”姚奶奶执定不依，代点几色，说与堂倌，开单发下。姚奶奶让了一巡茶，讲了些闲话，并不提起姚季莼。桂生肚里想定话头，先自诉说昨夜二少爷如何摆酒请客，如何摆庄豁拳，如何吃得个个大醉；二少爷如何瞌睡不能动身，我与娘姨两个如何扛抬上床；二少爷今日清醒如何自惊自怪，不复省记向时情事，细细的说与姚奶奶听，绝无一字含糊掩饰。姚奶奶闻得桂生为人诚实，与别个迥然不同，今听其所言，果然不错，心中已自欢喜。适值堂倌搬上两客汤饼，姚奶奶坚请桂生入座，桂生再三不肯。姚奶奶急了，顾令马娘姨转劝，桂生没法，遵命吃过汤饼，换上一道板鱼。姚奶奶吃着，问道：“价末故歇二少爷阿曾起来嘎？”桂生道：“倪来末刚刚起来，说仔二奶奶来里喊我，二少爷极得来，常恐二奶奶要说俚。我倒就说：‘勿要紧个。二奶奶是有规矩人，常恐耐来里外头豁脱仔洋钱，再要伤身体。耐自家勦去无淘成，二奶奶总也勿来说耐哉碗。’”

姚奶奶叹口气道：“说到仔俚末真真要气煞人！俚勿怪自家无淘成，倒好像我多说多话。一到仔外头，也勿管是啥场花，碰着个啥人，俚就说我多花勿好，说我末凶，要管俚，说我勿许俚出来。俚也叫仔耐好几个局哉，阿曾搭耐说过歇？”桂生道：“故是二少爷倒也勿个，二少爷个人说末说无淘成，俚肚皮里也明白来浪。二奶奶说说俚总是为好，倪有辰光也劝声把二少爷，倪说：‘二奶奶勿比仔倪堂子里。耐到倪堂子里来，是客人呀。客人有淘成无淘成，勿关倪事，生来勿来说耐。二奶奶搭耐一家人，耐好末二奶奶也好，二奶奶勿是要管耐，也勿是勿许耐出来，总不过要耐好。倪倘然嫁仔人，家主公外头去无淘成，倪也一样要说个碗。’”姚奶奶道：“难我勿去说俚哉，等俚歇末哉。我说末定归勿听，帮煞个堂子里，拨个卫霞仙杀坏当面骂我一顿，还有俚铲头东西再要搭杀坏去点仔副香烛，说我得罪仔俚哉！我阿有面孔去说俚？”

姚奶奶说到这里，渐渐气急脸涨，连一条条青筋都爆起来，桂生不敢再说。当下五道大菜陆续吃毕，桂生每道略尝一脔，转让与马娘姨吃了。揩把手巾，出席散坐。桂生复慢慢说道：“倪勿然也勿好说，二少爷个人倒划一无淘成得野噪，原要耐二奶奶管管俚末好。依仔二少爷，上海夷场浪倌人，巴勿得才去做做。二奶奶管来浪，终究好仔点。二奶奶阿对？”姚奶奶虽不曾接嘴，却微露笑容。消停半刻，姚奶奶复携了桂生的手，趲出回廊，同椅栏杆，因问桂生几岁，有无父母，曾否攀亲。桂生回说十九岁，父母亡故之后，遗下债务无可抵挡，走了这条道路；那得个有心人提出火坑，三生感德。姚奶奶为之浩叹。桂生因问姚奶奶：“阿要听曲子？我唱两只拨二奶奶听。”姚奶奶阻止道：“勦唱哉，倪要去哉。”遂与桂生回身归座，令马娘姨去会

淘成——规矩、道理。

脔（luán，音峦）——切成块的肉。

帐。

姚奶奶复叹道：“我为仔卫霞仙个杀坏末，搭俚噪仔好几转，出仔几花坏名气，啥人晓得我冤枉。像故歇二少爷做仔耐，我就蛮放心。——要是吃醋末，为啥勿噪哉嘎？”桂生微笑道：“卫霞仙是书寓呀，俚噪会骗。像倪是老老实实，也无拨几户客人。做着仔二少爷，心里单望个二少爷生意末好，身体末强，故末一径好做下去。”姚奶奶道：“我再有句闲话要搭耐说，既然二少爷来里耐搭，我就拿个二少爷交代拨耐。二少爷到仔夷场浪，勳放俚再去叫个信人。倘然俚定归要叫，耐教娘姨拨个信我。”桂生连声应诺。姚奶奶仍携着手款步下楼，同出大菜馆门首。桂生等候马娘姨跟着姚奶奶轿子先行，方自坐轿归至庆云里家中。只见姚季莼正躺在榻床上吸鸦片烟。桂生做势道：“耐倒舒齐噪碗，二奶奶要打耐哉！当心点，阿晓得？”季莼早有探子报信，毫不介意，只嘻着嘴笑。桂生脱下出局衣裳，遂将姚奶奶言语情形详细叙述一遍。喜得季莼抓耳爬腮，没个摆布，桂生却教导季莼道：“耐晚歇去吃仔酒末，早点转去。二奶奶问起仔我，耐总说是无啥好，陆里好比卫霞仙。”季莼不等说完，嚷道：“再要说个卫霞仙，故末真真拨俚打哉！”桂生道：“价末耐就说是么二堂子无啥趣势。二奶奶再问耐阿要做下去，耐说故歇无拨对意个信人，做做罢哉。照实概两声闲话，二奶奶定归喜欢耐。”季莼唯唯不迭。又计议一会，季莼始离了马桂生家，乘轿赴局办些公事，天晚事竣，径去赴宴。

这晚是葛仲英在东合兴里吴雪香家为王莲生饯行，依旧那本位陪客。姚季莼本拟早回，不及终席而去。其余诸位只为连宵大醉，鼓不起酒兴，略坐坐也散了。

王莲生因散的甚早，便和洪善卿步行往公阳里周双玉家打个茶会，一同坐在双玉房间。周双珠过来厮见，就道：“今朝倒还好，像昨日夜头吃酒，怕煞个。”阿珠方给莲生烧鸦片烟，接嘴道：“王老爷，难酒少吃点，多吃仔酒，再吃个鸦片烟，身体勿受用，阿对？”莲生笑而颌之。阿珠装好一口烟，莲生吸到嘴里，吸着枪中烟油，慌的爬起，吐在榻前痰盂内。阿珠忙将烟抢去打通条，双玉远远地坐着，望巧囡丢个眼色。巧囡即向梳妆台抽屉里面取出一只玻璃缸，内盛半缸山查脯，请王老爷、洪老爷用点。莲生忽然感触太息。阿珠通好烟枪，替莲生把火，一面问道：“难小红先生搭就是个娘来里跟局？”莲生点点头。阿珠道：“价末大阿金出来仔，大姐也勿用？”莲生又点点头。阿珠道：“说要搬到小房子里去哉呀，阿有价事？”莲生说：“勿晓得。”

阿珠只装得两口烟，莲生便不吸了，忽然盘膝坐起，意思要吸水烟。巧囡送上水烟筒，莲生接在手中，自吸一口；无端吊下两点眼泪。阿珠不好根问。双珠、双玉面面相觑，也自默然。房内静悄悄地，但闻四壁厢促织儿唧唧之声，聒耳得紧。善卿揣知莲生心事，无可排遣，只得与双珠搭讪些闲话。适见房门口帘子一扬，探进一个头来望望，似乎是小孩子。双珠喝问：“啥人？”外面不见答应。双珠复喝道：“跑得来！”方才遮遮掩掩，直至双珠面前。果系阿金的儿子阿大，咕呱咕噜告诉双珠，不知说的甚么。双珠鼻子里哼了一声，阿大逡巡退出，随后楼下踢踢一路脚声，直跑到楼上房间里。双珠见是阿金，生气不理。阿金满面羞惭，溜出中间与阿大切切商量。善卿不觉失笑。莲生再躺下去吸两口鸦片烟，遂令阿珠喊来安打轿。善卿及双珠、双玉都送至楼门口而别。

王莲生去后，善卿径往双珠房间。阿珠收拾既毕，特地过来问善卿道：“王老爷为啥气得来？”善卿叹道：“也怪勿得王老爷。”阿珠道：“王老爷做仔官末，该应快活点，再有啥气嘎？”善卿道：“起先王老爷阿是一径喜欢个沈小红，为仔沈小红勿好末，去讨仔个张蕙贞。陆里晓得张蕙贞也勿好，难末为仔张蕙贞勿好，再去做个沈小红。做末来浪做，心里末来浪气。”阿珠道：“张蕙贞啥个勿好？”善卿道：“也不过勿好末哉，说俚做啥。”阿珠乃说出前日往王莲生公馆听张蕙贞被打一节，善卿亦说道：“险个！王老爷打仔一泡，勿要哉。张蕙贞末吃个生鸦片烟，原是倪几个朋友去劝好仔，拿个阿侄末赶出，算完结该桩事体。”阿珠亦叹道：“张蕙贞也忒啥个勿挣气，拨沈小红晓得仔，故末快活得来，要笑煞侬。”

刚刚讲得热闹，外场喊报：“小先生出局。”阿珠回对过房间跟周双玉出局去了。善卿转向双珠道：“可惜王老爷要去哉，勿然让俚做双玉，倒蛮好。”双珠道：“说起仔双玉，想着哉。倪无姆要商量句闲话，我倒忘记脱仔勿曾说。”善卿急问：“啥闲话？”双珠道：“倪双玉山家园转来，一径勿肯留客人。我同无姆说仔好几转，俚说五少爷走归要讨俚，说好个哉，倪勿好说穿俚。请耐去问五少爷，该应那价样式。要讨末讨得去，勿讨末教五少爷自家搭双玉说仔声末，让俚做生意，阿对？”善卿道：“双玉倒勿靠帐俚，花头大得野噪。”双珠道：“俚噪两家头才是拗空，勰说五少爷定仔亲，就勿定末，阿能够讨双玉去做大老母！”善卿未及接言，不想周双宝因多时不见善卿，乘间而来，可巧一脚跨进房门，就搭讪道：“陆里来个大老母嘎？拨倪看看。”双珠憎其嘴快，瞪目相视。双宝忙缩住口，退坐一旁。阿金随到房里向双宝附耳说话，双宝也附耳回答。阿金轻轻地骂了一句，转身坐下，取出那副牙牌随意摆弄。善卿问问双宝近日情形。

须臾，双玉出局回家，双宝听见，回避下楼。双玉过来闲话一会，敲过十二点钟，巧囡搬上稀饭，阿金丢下牙牌，伏侍善卿、双珠、双玉三人吃毕。巧囡收起碗筷，阿金依然摆弄牙牌。善卿见阿大躲在房门口黑暗里，呼问：“做啥？”阿大即蹑足潜逃，转瞬间仍在房门口踟躅不去。双珠看不入眼，索性不去说他。既而闻得相帮卸下门灯，掩上大门，双玉告睡归房。巧囡夏舀上面水，阿金始将牙牌装入匣内，伏侍双珠捕面卸妆。吹灭保险灯，点着梳妆台长颈灯台，揭去大床五色绣被，单留一条最薄的，展开铺好。巧囡既去，阿金还向原处低头兀坐。阿大捱到房里。俚傍阿金身边。善卿肚里寻思，看他怎的。

俄延之间，阿德保手提水铤子来冲了茶，回头看定阿金，冷冷的问道：“阿转去嘎？”阿金哆嘴不答，挈带阿大拔步先行，阿德保紧紧相从。一至楼梯之下，登时沸反盈天，阿德保的骂声打声，阿金的哭声喊声，阿大的号叫跳掷声，又间着阿珠、巧囡劝解声，相帮拉扯声，周兰呵责声，杂沓并作。善卿要看热闹，从楼门口望下窥探，一些也看不见。只听得阿德保一头打，一头骂，一头问道：“大马路啥场花去？我问耐大马路啥场花去？说——！”问来问去要问这一句话。阿金既不供招，亦不求饶，惟狠命的哭着喊着。阿珠、巧囡、相帮乱烘烘七手八脚的拉扯劝解，那里分得开，挡得住。还是周兰发狠，极声喝道：“要打杀哉呀！”就这一喝里，阿德保手势一松，才拖出阿金来。阿珠、巧囡忙把阿金推进周兰房间里去。阿德保气不过，顺手抓

得阿大，问他：“耐同仔娘大马路去做啥？耐个好倪子，耐只猪猡！”骂一声打一下，打得阿大越发号叫跳掷，竟活像杀猪猡一般。相帮要去抢夺，却被阿德保揪牢阿大小辫子，抵死不放。双珠听到这里，着实忍耐不得，蓬着头，赶出楼门口，叫声“阿德保”，道：“耐倒打得起劲煞来里阿是，俚乃小干件末懂啥嘎？”相帮因双珠说，一齐上前用力扳开阿德保的手，抱了阿大，也送至周兰房间。阿德保没奈何，一撒手，径出大门大踏步去了。善卿、双珠待欲归寝，遇见双玉也蓬着头，站立自己房门首打听阿金阿曾打坏。善卿笑道：“坍塌俚台呀，打坏仔末阿好做生意。”当下大家安置。阿金、阿大就于周兰处暂宿一宵。

次日，善卿起得早些。阿金恰在房间里弯腰扫地，兀自泪眼凝波，愁眉锁翠。善卿拟安慰两句，却不好开谈。吃过点心，善卿将行，不复惊动双珠，仅嘱阿金道：“我到中和里去，等三先生起来搭俚说一声。”阿金应承。善卿离了周双珠家，转两个弯，早到朱公馆门首。张寿一见，只道家有事故，猛吃大惊，慌问：“洪老爷做啥？”善卿倒怔了一怔，答道：“我张张五少爷，无啥碗。”张寿始放下心，忙引善卿直进里面书房，会见朱淑人，让坐攀谈。慢慢谈及周双玉其志可嘉，至今不肯留客，何不讨娶回家，倒是一段风流佳话；否则周兰为生意起见，意欲屈驾当面说明，令双玉不必痴痴坐待，误其终身。淑人仅唯唯而已，善卿坚请下一断语，淑人只说缓日定议报命。善卿只得辞别，自去回报周兰。

淑人送出洪善卿，归至书房，自思欲娶周双玉，还当与齐韵叟商量，韵叟曾经说过容易得势。但在双玉意中，犹以正室自居，降作偏房，恐非所愿。不若索性一直瞒过，捱到过门之后，穿破出来，谅双玉亦无可如何的了。到了午后，探听乃兄朱蔼人已经出门，淑人便自坐轿径往一笠园来。园门口的管家皆已稔熟，引领轿子抬进园中，绕至大观楼前下轿，禀说大人歇午未醒，请在两位师爷房里坐歇。淑人点点头。当值管家导上楼梯，先听得中间内一阵历历落落的牙牌声音。淑人知是碰和，踌躇止步。管家已打起帘子，请淑人进去。

第五十七回终。

第五十八回 李少爷全倾积世资 诸三姐善撒瞒天谎

按：朱淑人趑进大观楼中间，见碰和的一桌四人，乃是李鹤汀和高亚白，尹痴鸳及苏冠香，皆出位厮见。苏冠香就道：“我替大人输脱仔多花哉，五少爷来碰歇罢。”朱淑人推说：“勿会”。高亚白道：“勿会碰也勿要紧，有冠香来里。”尹痴鸳道：“勳听俚瞎说，前回凤仪水阁同周双玉一淘碰个啥人嘎？”朱淑人不好意思，入座下场。刚碰得一圈庄，齐韵叟歇过午觉，缓缓而来。朱淑人见了，起身让位。齐韵叟道：“耐碰下去哉碗。”朱淑人执意不肯。韵叟亦不强致，仍命苏冠香代碰，自与淑人闲话。淑人当着众人绝不提起商量的事。挨延多时，齐韵叟方要下场亲手去碰，却嘱朱淑人道：“耐住来里，晚歇叫周双玉来，一淘白相两日，等赏过仔菊花转去。”淑人呐呐承命。待至天色将晚，碰和散场，大家趑下大观楼，迤迤南行，抄入横波槛。齐韵叟用手隔水指道：“菊花山倒先搭好，就不过搭个凉棚哉。”李鹤汀、朱淑人翘首凝望，只见西南角远远地楼房顶上，三四个匠作蹲着做工，并不见有菊花山，左张右觑，但于蒙茸竹树中露出一角朱红栏杆。高亚白：“该搭来里菊花山背后，生来看勿见。”尹痴鸳道：“啥要紧看，再歇一日天末才舒齐。”

说话时，大家出了横波槛，穿过凤仪水阁，趑至渔矶。上面三间厦屋，当头横额写着“延爽轩”三个草字，笔势像凌风欲飞一般。其时落日将沉，云蒸霞蔚，照得窗棂几案，上下通明。大家徘徊欣赏，同进轩中。管家早经安排一席筵宴。等得四个出局杨媛媛、周双玉、姚文君、张秀英陆续齐集，齐韵叟乃相邀入席。杨媛媛袖出一张请帖，暗暗递与李鹤汀。鹤汀阅竟，塞在搭连袋内，便有些坐不安，只想要走，那里还吃得下酒。朱淑人心中有事，亦自懒懒的，不甚高兴。因此席间就寂寞了许多。点心之后，肴馔全登。李鹤汀托故兴辞。齐韵叟冷笑道：“耐再要骗我，我晓得耐有要紧事体。故歇正好哩。”鹤汀面有愧色，不敢再言。

少时，终席散坐，李鹤汀方与杨媛媛道谢告别，即于延爽轩前上轿而去。抬出一笠园门口，两肩轿子背道分驰，杨媛媛自归尚仁里。李鹤汀却转弯向北，不多几步停在一家大门楼下。匡二先去推开一扇旁门，里面有人提灯出迎，叫声“李大少爷，今朝晚仔点哉碗。”鹤汀见是徐茂荣，点点头，跟着进门。及仪门首，即有马口铁玻璃壁灯嵌在墙间，徐茂荣就止步，让鹤汀主仆自行。自此以内。一路曲曲折折的弄堂，皆有壁灯照着接引，弄堂尽处，乃是正厅。正厅上约有六七十人攒聚中央，挤得紧紧的，夹着些点心水果小买卖，四下里串来串去，却静悄悄鸦雀无声，但闻开配者喊报“青龙”“白虎”而已。这里叫做“现圆台”。鹤汀踮起脚，望了望，认得那做上风的是混江龙。鹤汀不去理会，从人缝中绕出正厅后面。管门的望见，赶紧开门，放进鹤汀主仆。这门内直通客堂，伺候客堂的人忙跑出来，一个邀着匡二另去款待，一个请鹤汀先到客堂。上面设立通长高柜台，周少和在内坐着管帐。这是兑换筹码处所。

鹤汀取出一张二千庄票交付少和。少和照数发给筹码，连说“发财，发财！”鹤汀笑而颌之。然后请鹤汀到了厢房，拾级登楼。楼上通连三间，宽厂高爽，满堂灯火，光明如昼。中央一张董桌，罩着本色竹布台套，四百围坐不过十余人，越发静悄悄地。这会儿是戥三做的上风，赢了一大堆筹码、李鹤汀不胜艳羡。戥三下来，乔老四接着上场摇庄。鹤汀四顾，问：“赖头

竈为啥勿来？” 爻三道：“转去哉呀。刚刚来里说，赖头竈去仔末，少仔个人摇庄哉。” 鹤汀也说：“无趣！” 乔老四亮过三宝，鹤汀取铅笔、外国纸画成摊谱，照谱用心细细的押，并未押着宝心。鹤汀遂不押了，径往靠壁烟榻吸两口鸦片烟。乔老四摇到后来，被杨柳堂、吕杰臣两人接连打着四平头复宝，只得撮起骰子。李鹤汀心想，除了赖公子更无大注的押客，欵地从烟榻起身，坦然放胆，高坐龙头，身边请出“将军”，摇起庄来。起初吃的多，配的少，约摸赢二千光景。忽然开出一宝重门，尽数配发兀自不够。

鹤汀心中懊恼，想就此停歇，却没甚输赢；不料风色一变，花骨无灵，又是两宝进宝，外面押家没一个不着的，竟输至五六千。鹤汀急于翻本，不曾照顾前后，这一宝摇出去便大坏了。第一个乔老四先出手，押了一千孤注。爻三跟上去也是一千，另押五百穿钱。随后三四百，七八百，孤注钱，参差不等。总押在进宝一门。鹤汀犹自暗笑，那里见得定是进宝。揭起摊钟，众目注视，端端正正摆着“幺”“二”“四”“六”四只骰子。鹤汀气得白瞪着两只眼，连话都说不出。旁人替他核算，共须一万六千余元。鹤汀所带庄票连十几只金镞止合一万多些，十分焦急，没法摆布。乔老四笑道：“故末啥要紧嘎，故歇借得来配出去，明朝还拨俚好哉。”

一句提醒了鹤汀，就央杨柳堂、吕杰臣两人担保，向爻三借洋五千，当场写张约据，三日为期，方把一应孤注穿钱分别配发清楚。

李鹤汀仍去烟榻躺下，越想越气，未及天明，喊楼下匡二点灯，还由原路趲出旁门，坐上轿子，回到石路长安客栈，敲开栈门，进房安睡，也不问起乃叔李实夫。次日饭后，始问匡二：“四老爷来啲陆里？” 匡二笑道：“就不过大兴里哉。” 鹤汀自己筹度，日前同实夫合买一千婆牛庄油，其栈单系实夫收存，今且取来抵用，以济急需。爻命匡二看守，独自步行往四马路大兴里诸十全家，只见门首停着一乘空的轿子，三个轿班站在天井里。鹤汀有些惶惑，诸三姐认得鹤汀，从客堂里望见，慌的迎出叫道：“大少爷来，四老爷来里呀。” 鹤汀进去，问道：“阿是四老爷个轿子？” 诸三姐道：“勿是，四老爷请得来个先生，就叫是奚小山，来里楼浪。大少爷楼浪去请坐。” 鹤汀趲上楼梯，李实夫正歪在烟榻上撑起身来厮见。诸十全还腼腼腆腆的叫声“大少爷”，惟奚小山先生只顾低头据案开方子，不相招呼。

鹤汀随意坐下，见实夫腮边额角尚有好几个疮疤，烟盘里预备下一叠竹纸，不住的揩拭脓水。倒是诸十全依然脸晕绯红，眼圈乌黑，绝无半点瘢痕。一会儿，奚小山开毕方子，告辞去了。鹤汀始问实夫要张栈单。实夫怪问道：“耐要得去做啥？” 鹤汀谎答道：“昨日老翟说起，今年新花有点意思，我想去买点来浪。” 实夫听说，冷笑一笑，正欲盘驳，忽听得诸三姐脚声，一步一步蹭到楼上。见他两手掇著个大托盘，盘内堆得满满的，喊诸十全接来放下。诸三姐先从盘内捧出一盖碗茶送与鹤汀，随后搬过一盆甜馒头，一盆咸馒头，一盆蛋糕，一盆空着，抓了一把西瓜子装好，凑成四色点心，排匀在桌子中间，又分开两双牙筷，对面摆列。

实夫就道：“耐啥一声勿响去买得来哉嘎。” 诸三姐笑嘻嘻不答，只把个诸十全望前用力推搡。诸十全只得趲近两步，说道：“大少爷请用点心。” 说的声音轻些，鹤汀不曾理会。诸三姐忍不住，自己上来，一百说：“大少爷用点。” 一面取双牙筷，每样夹一件送在鹤汀面前。鹤汀连声阻止，早夹的件件俱全，还撮上些西瓜子。实夫笑劝鹤汀：“随意吃点。” 鹤汀鉴其殷勤，拆一角蛋糕来吃，并呷口茶过口。诸三姐在旁蓦然想起，连忙向押屈

寻出半匣纸烟，拣取一卷，点根纸吹，送上鹤汀说：“大少爷请用烟。”鹤汀手中有茶碗，口中有蛋糕，接不及，吃不及、不觉好笑起来。诸十全不好意思，把诸三姐衣襟悄地一拉，诸三姐才逡巡退下。

实夫乃将药方交与诸三姐，诸三姐因问：“先生阿曾说啥？”实夫道：“先生也不过说难好点哉，小心点。”诸三姐念声“阿弥陀佛”道：“难好仔罢，耐生来浪，倪心里一径急煞！”诸三姐说着，转向鹤汀，叫声“大少爷”，慢慢说道：“四老爷末吃仔个两筒烟，来里乡下勿比仔上海，随便陆里小烟间才是齾齾齾个场花，想来四老爷去吃烟末，倒勿知勿觉困下去，就过仔个毒气。四老爷坎到辰光，怕得来，面孔浪才是个哉！倪说：‘四老爷陆里去过得来个嘎？’故末四老爷忒啥个写意哉，连搭仔自家才勿曾晓得是啥场花。我同十全两家头成日成夜伏待四老爷无拨困。幸亏个先生吃仔几帖药，好仔点；勿然，四老爷再要生下去，我同十全一径来里伏待，倘忙两家头才过仔，一淘生起来，难末真真要死哉！大少爷阿对？”鹤汀暗忖这段言词，亏他说得出口，眼看着诸十全打量一番。诸三姐复道：“大少爷阿晓得？外头人再有点勿明勿白冤枉倪个闲话，听着仔气煞人喏！说四老爷该个疮，就是倪搭过拨俚毒气。倪搭末不过十全搭仔我，清清爽爽两家头，啥人生个疮嘎？要说十全生来浪，四老爷两只眼睛阿是瞎哉嘎？”说到这里，一手把诸十全拖到鹤汀面前，指着脸上道：“大少爷看。四老爷面孔浪，倪十全阿有点相像？”又掇出诸十全两只臂膊，翻来覆去给鹤汀看了道：“一点点影踪才无拨碗。”诸十全羞得挣脱身子，避开一边。鹤汀总不则声，但暗忖这诸三姐竟是个老狐狸，若实夫为其所愚，恐将来受害不浅。

当下实夫嗔着诸三姐道：“外头人闲话听俚做啥，我总勿曾说耐末，才是哉碗”诸三姐笑道：“四老爷生来勿曾说啥，四老爷再要说倪，故末倪要……”诸三姐说得半句即缩住嘴，笑而下楼。实夫方向鹤汀笑道：“耐末也勳起啥个花头哉，耐自家洋钱自家去输，勿关我事。故歇我手里拿得去栈单，倘忙输脱仔下来，教我转去阿好交代？”鹤汀默然不悦。实夫道：“栈单来里小皮箱里，要末耐自家去拿，我勿好拨耐。”鹤汀略一沉吟，起身就走。实夫问：“阿要钥匙？”鹤汀赌气不要了。楼下诸三姐挽留道：“大少爷再坐歇。”鹤汀也不睬，一直出了大兴里，仍回长安客栈，心想实夫既然怕不好交代，又教我自家去拿，难道说我偷的不成？似这等鄙琐慳吝，怪不得诸三姐撮弄他，摆布他。我如今也不去管他，但是受三一款，如何设法？想来想去，只好寻出两套房契，坐轿往中和里朱公馆 谒见汤啸庵，托他抵借一万洋钱。汤啸庵应承，约定晚间杨媛媛家回话。李鹤汀先去坐等。

汤啸庵送客之后，寻思朱蔼人处所存有限，须和罗子富商量，即时便去兆 富里黄翠凤家相访。罗子富正在楼上房里，请进厮见。适值黄二姐在座，也叫声“汤老爷”。汤啸庵点点头道：“长远勿见哉，生意阿好？”黄二姐道：“生意勿局，比仔先起头悬进 喏。”黄翠凤冷笑叉口道：“耐是有生意勿做碗，啥勿局嘎！”汤啸庵不解所谓，丢开不提，袖出房契给罗子富看，说明李鹤汀抵借一节。子富知其信实，一口允诺，当与啸庵同诣钱庄划付汇票。黄二姐见罗子富、汤啸庵既去，房里没人，遂告诉黄翠凤道：“前日天看仔个人家人，倒无啥，我想就买仔俚罢，不过新出来，勿会做生意。就年底一节末，要短三四百洋钱喏，真真急煞来里。”翠凤低着头不言语。黄二

姐道：“耐阿好替我想想法子，阿是进个把伙计？阿是拿楼浪房间祖拨人家？”翠凤仍低着头，好似转念头样子。黄二姐揣度神情，涎脸央及道：“谢谢耐，耐说来闲话，我总归才依耐。倘忙生意好仔点，我也勿忘记耐个呀。谢谢耐，替我想想法子。”

翠凤开言道：“耐个人忒啥个心勿足，故歇勦说无法子，倘然有法子教拨耐，赚着仔三四百洋钱，耐倒再要嫌道少哉碗！”黄二姐没口子分辨道：“故是无价事个，有得赚末再好无拨个哉，再要嫌道少，阿有该号人嘎！”翠凤又低着头，足足有炊许时不言语。黄二姐亦自乖觉，静静的在旁伺候。翠凤忽睁开眼，把黄二姐相了一相，即招手令其近前，附耳说话。黄二姐弯腰楼背，仔细听着。又足足有炊许时，翠凤说话才完。黄二姐亦自领悟。计议已定，恰好罗子富回来，手中拿的一包抵借契据，令翠凤将去收藏。黄二姐跟至床背后，帮翠凤撑起皮箱盖，怪问道：“罗老爷个拜匣有两只来里哉？”翠凤道：“一只是我个呀，赎身文书末就放来咵拜匣里。”子富听其重重关锁停当，黄二姐就辞别去了。翠凤鼻子里哼的一声，向子富道：“阿是拨我猜着，俚要向我借洋钱哉呀。”子富诧异道：“黄二姐再要借洋钱？”翠凤道：“俚个人末阿有啥淘成，两个月勿曾到，一千洋钱完结哉碗。”子富随风过耳，亦不在意。

隔得一日，黄二姐复来，再三再四求告翠凤。翠凤咬定牙关，一毛不拔。黄二姐一连五日纠缠不清，翠凤索性不睬，黄二姐渐渐噪闹起来。子富看不过意，欲调和其间，不想黄二姐一口要借五百。子富劝其减些，黄二姐便唠唠叨叨，缕述从前待翠凤许多好处道：“故歇会做仔生意，俚倒忘记脱哉！我未定归勿成功，赎身勿赎身，总是我个囡件，阿伯俚逃走到外国去！”子富接不下嘴，因将其言诉与翠凤。翠凤笑道：“有仔赎身文书末怕俚啥嘎，随便啥法子来末哉。”

第五十八回终。

第五十九回 攬文书借用连环计 挣名气央题和韵诗

按：一日午后，黄二姐到了黄翠凤家，将欲噪闹。黄翠凤令外场喊两把皮篷车，竟和罗子富作明园之游，丢下黄二姐坐在房间里，任其所为。及至明园泡下茶，翠凤还是冷笑道：“赎身文书来浪我手里，看俚再有啥法子！”子富道：“耐该应教个大姐陪陪俚。”翠凤头颈一扭道：“等俚歇末哉，啥人去陪俚嘎。”子富道：“勿局个。”翠凤道：“啥勿局，阿怕俚偷仔倪个家生？”子富道：“俚家生末勿要，赎身文书晓得来噪皮箱里，俚阿要偷嘎。”

一句提醒了翠凤，登时白瞪瞪两只眼，失声道：“阿哟，勿好哉！”赵家姆在傍也是一怔道：“划一勿好，倪快点转去罢。”子富欲令翠凤先行，翠凤道：“耐末生来一淘转去，倘忙拨俚偷仔去末，也好替我商量商量。”当下三人各坐原车赶回家中，一进家门，翠凤先问：“无姆阿来里楼浪？”外场回说：“刚刚转去，勿多一歇。”翠凤三脚两步奔到楼上房间里，看看陈设器皿，并未缺少一件，再往床背后打一看时，这一惊非同小可。翠凤跺脚嚷道：“难末勿好哉呀！”子富随后奔到，只见皮箱铰链丢落地上。揭开盖来，箱内清清爽爽只有一只拜盒。翠凤急的只是跺脚，又哭又骂，欲向黄二姐拚命。子富与赵家姆且劝翠凤坐下，慢慢商量。翠凤道：“商量啥嘎，俚是要我个命呀！我就死仔，难末俚有仔好处哉！”子富道：“耐末先拿我个拜匣放好仔再说。”翠凤复从皮箱中取那只拜匣，别处收藏，忽然失惊打怪的喊道：“呸，倪只拜匣来里碗！”既而恍然大悟道：“噢，俚拿差哉，拿仔罗老爷个拜匣去哉。”说着，呵呵大笑。

子富听说，慌问：“我只拜匣阿来里嘎？”翠凤捧出那只拜匣给子富看，嘻嘻笑道：“俚拿差哉，拿仔耐个拜匣，倪拜匣末倒来里。”子富面色如土，拍腿说道：“难末真真勿好哉！”翠凤道：“耐只拜匣勿要紧个，俚拿得去也无啥用场。阿敢去变洋钱，俚也无拨场花好变碗。”子富呆想不语。翠凤乃叫赵家姆吩咐道：“耐去搭无姆说，该只是罗老爷个拜匣，问俚拿得去做啥。故歇罗老爷等来浪要哉，原教俚拿得来。”赵家姆答应而去。子富终有些忐忑惶惑。翠凤却决定黄二姐断无扣留不放之理。一会儿，赵家姆回来，见了子富，先拍着掌笑一阵，然后复道：“故末笑语，俚噪还勿曾觉著拿差个呀，倒快活煞。我说是罗老爷个拜盒，难末刚刚晓得仔，呆脱哉，一声闲话响勿出。我末笑得来，俚噪教我带转去，我说勿管就走。”子富跌足道：“噯，耐为啥勿带仔来嘎？”赵家姆道：“俚踩拿得去个末，让俚噪自家拿得来。”翠凤接口道：“勿要紧个，晚歇定归来。”

子富像热锅上蚂蚁一般，坐不定，立不定，着急得紧。翠凤见子富着急，欲令赵家姆去催。子富止住，把高升唤至当面，令向黄二姐索取拜盒，并道：“耐闲话勳去多说，就说我有事体，要用着个拜盒，快点拿得来带转去。”高升领命，径往尚仁里黄二姐家。黄二姐见是高升，满面堆笑，请去后面小房间。高升口致主人之言，立等要那拜盒。黄二姐道：“拜盒来里呀，我要搭罗老爷说句闲话。耐勳要紧，请坐。”

高升不得已坐下。黄二姐喊人泡茶，从容说道：“耐来得正好。我有多花闲话来里，拜托耐去说拨罗老爷听。先起头翠凤来里做讨人，生意闹猛得野噪，为仔倪搭开消大，一径无拨多洋钱。翠凤赎仔个身末，勿好哉，生意一点也无拨，开消倒省勿来，一千洋钱个身价，勿知勿觉才用完，难末无法

子哉呢。原去搭个翠凤商量，借几百洋钱用用，陆里晓得个翠凤定归勿借，跑仔好几埭，俚倒定归回报我无拨。我想耐翠凤小个辰光，梳头缠脚才是我，出理耐到故歇，总当耐是亲生囡仔，耐倒实概无良心！我第一转开口，耐就一点情面才无拨，故末气得来要死。今朝我也勿说哉，有心要拿俚个赎身文书难难俚，拿着仔俚赎身文书末，喊俚转来，原搭我做生意。俚倘然再要赎身末，定归要一万洋钱。再勿靠帐拿差仔，勿是个赎身文书，倒拿仔罗老爷个拜匣。罗老爷是再要好也无拨，生意浪末照应仔倪几几花花，就是小个场花也幸亏罗老爷十块廿块借拨我用。我勿像是翠凤个无良心，时常来里牵记个罗老爷。坎坎晓得是罗老爷个拜匣，我就忙煞个要送得来。不过我再里想，翠凤搭仔罗老爷赛过是一个人，罗老爷个拜匣赛过是翠凤个拜匣。我末气勿过个翠凤，要借罗老爷个拜匣押来里，教翠凤拿一万洋钱来赎得去。等翠凤一万洋钱拿仔来，我就拿拜匣送还拨罗老爷。耐转去搭罗老爷说，教罗老爷放心末哉。”

高升听这一席话，吐吐舌头，不敢擅下一语，回至兆富里，一五一十细说了。翠凤听至一半，直跳起来，嚷道：“啥个闲话嘎，放屁也勿实概放个呢！”子富包气得手足发抖，瘫在榻床，说不出半句话。翠凤呆了一呆，欵地站起身来，说声“我去”，就要下楼。子富一把拉住问：“耐去做啥？”翠凤道：“我要去问声俚阿是要我个命！”子富连忙横身拦劝道：“耐慢点。耐去无啥好闲话，我去罢，看俚阿好意思说啥。就依俚末，也不过借几百洋钱末哉。”翠凤咬牙切齿恨道：“耐要气杀我哉，再要拨洋钱俚！”子富即喊高升，打轿前去。小阿宝迎着，请至楼上先时翠凤住的房间。黄金凤、黄珠凤同声叫“姐夫”，并说：“姐夫长远勿来哉。”子富问：“耐无姆？”小阿宝说：“来浪来哉。”道声未了，黄二姐已笑吟吟掀帘进房，趑到子富面前，即扑翻身磕了个头，口中说道：“罗老爷勦动气，我搭罗老爷磕个头，种种对勿住罗老爷。罗老爷个拜匣末，就该搭放两日，同放来俚翠凤搭一样个呀。罗老爷一径搭倪要好煞，倪阿敢糟塌仔拜匣里个要紧物事，难为罗老爷。耐罗老爷索性勦管，勿怕翠凤勿赎得去。等翠凤发极仔，自家奔得来寻我，难末好说闲话哉。翠凤个人勿到发极辰光，陆里肯爽爽气气拿一万洋钱来拨我。”

子富听其一派胡言，着实生气，且忍耐问道：“耐瞎说末勦说，终究要借俚几花，说拨我听听看。”黄二姐笑道：“罗老爷，我勿是瞎说呀。起初不过借几百洋钱，故歇倒勿是几百洋钱个闲话哉。翠凤无良心，难下去再要无拨仔洋钱，翠凤生来勿借拨我，我也无啥面孔再去搭翠凤借。难得故歇有罗老爷个拜匣来里末，一归要敲俚一敲哉！一万倒勿曾多呢，前日天汤老爷拿得来房契阿是也有一万呢？”子富道：“价末耐来浪敲我哉，勿是为翠凤！”黄二姐忙道：“罗老爷勿是呀，翠凤陆里有一万洋钱？生来搭罗老爷借。罗老爷一节个局帐有一千多呢，勿消三年，就局帐浪扣清仔好哉。罗老爷阿对？”子富无可回答，冷笑两声，迈步便走。黄二姐一路送出来，又说道：“难末种种对勿住罗老爷，总归是无拨生意个勿好，用完仔洋钱无法子。横竖要饿杀末，阿怕啥难为情嘎？倘然翠凤再要搭我两个强，索性一把火烧光仔歇作，看俚阿对得住罗老爷！”

子富装做不听见，坐轿而回。翠凤迎问如何。子富唉声叹气，只是摇头。问的急了，子富才略述大概。翠凤暴跳如雷，抢得一把剪刀在手，一定要死在黄二姐面前。子富没得主意，听其自去。

翠凤跑至楼下，偏生撞见赵家姆，夺下剪刀，且劝且拦，仍把翠凤抱上了楼。翠凤犹自挣扎道：“我总归要死个哉呀，为啥一班人才要帮俚哋，勿许我去嘎？”赵家姆按定在高椅上，婉言道：“大先生，耐死也无行用碗。耐末就算死哉，俚哋也拚仔死末，真真拿只拜匣一把火烧光仔，难罗老爷吃个亏常恐要几万哋。”子富听说，只得也去阻止翠凤。翠凤连晚饭也不吃，气的睡了。子富气了一夜，睁睁的睡不着。清早起来，即往中和里朱公馆寻着汤啸庵，商议这事如何办法。啸庵道：“翠凤赎身不过一千洋钱，故歇倒要借一万，故是明明白白拆耐个梢。若使经官动府，倒也不妥。一则自家先有押妓差处；二则抄不出赃证，何以坐实其罪？三则防其烧毁灭迹，一味混赖。一拜匣个公私文书，再要补完全，不特费用浩繁，且恐纠缠棘手。”子富寻思没法，因托汤啸庵居间打话，啸庵应诺。

子富遂赴局理事，直至傍晚公毕，方到了兆富里黄翠凤家。下轿进门，只见文君玉正在客堂里闲坐，特地叫声“罗老爷”。子富停步，含笑点头。君玉道：“罗老爷阿看见新闻纸？”子富大惊失色，急问：“新闻纸浪说啥嘎？”君玉道：“说是客人个朋友，名字叫个啥？……噜苏得野哋！”说着又想。子富道：“名字勤想哉，客人朋友末啥个事体？”君玉道：“无啥事体，做仔两首诗送拨我，说是上来哋新闻纸浪。”子富嗑的笑道：“倪勿懂个。”理不回头，直上楼去。文君玉不好意思，别转脸来向个相帮说道：“我刚刚搭耐说上海个俗人，就像仔罗老爷末也有点俗气。拗空算客人，连搭仔做诗才勿懂，也好哉！”相帮道：“难末拌明白哉，耐说上海客人才是熟人，我倒一吓。耐生意海外得来，故是成日成夜，出来进去，忙煞哉，大门槛阿要踏坏嘎。陆里晓得陌生人耐也说是熟人。”君玉道：“耐末瞎缠哉。我说个俗人勿是呀，要会做仔诗末就勿俗哉。”相帮道：“先生耐勤说，上海丝茶是大生意。过仔垃圾桥，几花湖丝栈，才是做丝生意个好客人，耐熟仔末晓得哉。”君玉又笑又叹，再要说话，只听相帮道：“难末真个熟人来哉。”君玉抬头一看，原来是方蓬壶，即诉说道：“俚哋喊耐俗人，阿要讨气。”蓬壶趑进右首书房，说道：“讨气倒勿要紧，耐搭俚哋说说闲话，勤拨俚哋俗气熏坏仔耐。”君玉抵掌懊悔道：“故倒划一，幸亏耐提醒仔我。”

蓬壶坐下，袖中取出一张新闻纸，道：“红豆词人送拨耐个诗，阿曾赏鉴过歇？”君玉道：“勿曾呀，让我看。”蓬壶揭开新闻纸，指与君玉看了。君玉道：“‘俚来浪说啥？讲拨我听哩。’”蓬壶带上眼镜，将那诗朗念一遍，再演解一遍。君玉大喜。蓬壶道：“耐该应和俚两首送拨俚，我替耐改。题目末就叫‘答红豆词人即用原韵’九个字，阿是蛮好？”君玉道：“七律当中四句，我做勿来，耐替我代做仔罢。”蓬壶道：“故末生活哉！明朝倪海上吟坛正是，陆里有工夫。”君玉道：“谢谢耐，随便啥做点末哉。”蓬壶正色道：“耐啥个闲话嘎！做诗是正经大事体，阿好随便啥做点。”君玉连忙谢过。蓬壶又道：“不过我替耐做倒要写意点，忒啥个惨淡经营，就勿像耐做个诗，俚哋也勿相信哉。”君玉亦以为然。于是蓬壶独自一个闭目摇头，口中不住的呜呜作声；忽然举起一只指头向大理石桌上戳了凡戳，划了几划，攒眉道：“俚用个韵倒勿容易押，一歇倒做勿出，等我带转去做两句出色个拨耐。”君玉道：“该搭用夜饭哉呀。”蓬壶道：“勤哉。”君玉复嘱其须当秘密而别。

蓬壶踱出兆富里，一路上还自言自语的构思琢句，突然刺斜里冲出一个娘姨，一把抓住蓬壶臂膊，问：“方老爷陆里去？”蓬壶骇愕失措，挤眼注

视，依稀认得是赵桂林的娘姨，桂林叫做“外婆”的。蓬壶便也胡乱叫声“外婆”。外婆道：“方老爷为啥倪搭勿来？去。”蓬壶道：“故歇无拨空，明朝来。”外婆道：“啥个明朝嘎！倪小姐牵记煞耐，请仔耐几埭哉，耐勿去！”不由分说，把蓬壶拉进同庆里，抄到尚仁里赵桂林家。赵桂林迎进房间，叫声“方老爷”道：“阿是倪怠慢仔耐，耐一埭也勿来？”蓬壶微笑坐下。外婆搭讪道：“方老爷就前节壶中天叫仔局下来末，勿曾来歇。两个多月哉，阿好意思。”桂林接嘴道：“拨个文君玉迷昏哉呀，陆里想得着该搭来。”蓬壶慌的喝住道：“耐勤瞎说！文君玉是我女弟子，客客气气，耐去糟塌俚，岂有此理！”桂林哼了一声无语。外婆一面装水烟，一面悄悄说道：“倪小姐生意，瞒勿过耐方老爷。前节方老爷来里照应，倒侬仔过去，故歇耐也勿来哉，连浪几日天，出局才无拨。下头杨媛媛末碰和吃酒，闹猛得来；倪楼浪冰清水冷，阿要坍台。”蓬壶不等说完，就叉口道：“单是个碰和吃酒，俗气得势。我前回替桂林上仔新闻纸，天下十八省个人，陆里一人勿看见？才晓得上海有个赵桂林末，实概样式比仔碰和吃酒难说啲。”

外婆顺他口气，复接说道：“难方老爷原像前回照应点俚罢。耐一样去做个文君玉，就倪搭走走，啥勿好？吃两台酒，碰两场和，故是倪要巴结煞哉。”蓬壶道：“碰和吃酒末，啥稀奇嘎？等我过仔明朝，再去搭俚做两首诗末哉。”外婆道：“万老爷，耐末无啥稀奇，倪倒是碰和吃酒个好。耐辛辛苦苦做仔啥物事送拨俚，俚用勿着碗；就勿是碰和吃酒末，有场花应酬，叫叫局，故也无啥。”蓬壶呵呵冷笑，连说：“俗气得势！”外婆见蓬壶呆头呆脑，说不入港，望着赵桂林打了一句市俗泛语。桂林但点点头，蓬壶那里懂得。外婆水烟装毕，桂林即请蓬壶点菜，欲留便饭。蓬壶力辞不获，遂说不必叫菜，仅命买些熏腊之品。外婆传命外场买来，和自备饭菜一并搬上。

第五十九回终。

第六十回 老夫得妻烟霞有癖 监守自盗云水无踪

按：方蓬壶和赵桂林两个并用晚饭之后，外婆收拾下楼。稍停片刻，蓬壶即拟兴辞。桂林苦留不住，送出楼门口，高声喊“外婆”说：“方老爷去哉。”

外婆听得，赶上叫道：“方老爷慢点，我搭耐说句闲话。”蓬壶停步问：“说啥？”外婆附耳道：“我说耐方老爷末，文君玉搭勦去哉，倪搭一样个呀。我搭耐做个媒人，阿好？”蓬壶骤闻斯言，且惊且喜，心中突突乱跳，连半个身子都麻木子，动弹不得。外婆只道蓬踌躇不决，又附耳道：“方老爷，耐是老客人，勿要紧个。就不过一个局，搭仔下脚，无拨几花开消，放心末哉。”蓬壶只嘻着嘴笑，无话可说。外婆揣知其意，重复拉回楼上房间里。桂林故意问道：“为啥耐忙煞个要去，阿是想着仔文君玉？”外婆抢着说道：“啥勿是嘎，难末勿许去个哉！”桂林道：“文君玉来浪喊哉，耐当心点！明朝去末，端正拨生活耐吃。”蓬壶连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外婆没事自去。桂林装好一口鸦片烟，请蓬壶吸，蓬壶摇头说：“勿会。”桂林就自己吸了。蓬壶因问：“有几花瘾？”桂林道：“吃白相，一筒两筒，陆里有瘾嘎。”蓬壶道：“吃烟人才是吃白相吃上个瘾，终究勦去吃俚好。”桂林道：“倪要吃上仔上瘾，阿好做生意。”

蓬壶遂问问桂林情形，桂林也问问蓬壶事业。可巧一个父母姊妹俱没，一个妻妾子女均无，一对儿老夫老妻，大家有些同病相怜之意。桂林道：“倪爷也开个堂子，我做清倌人辰光，衣裳、头面、家生倒勿少，才是倪娘个物事。上仔客人个当，一千多局帐漂下来，难末堂子也歇哉，爷娘也死哉，我末出来包房间，倒空仔三百洋钱债。”蓬壶道：“上海浮头浮脑空心大爷多得势，做生意划一难煞。倒是倪一班人，几十年老上海，叫叫局，打打茶会，生意末勿大，倒勿曾坍歇台。堂子里才说倪是规矩人，蛮要好。”桂林道：“故歇我也勿想哉，把势饭勿容易吃，陆里有好生意做得着。随便啥客人，替我还清仔债末就跟仔俚去。”蓬壶道：“跟人生来最好，不过耐当心点，再要上仔个当，一生一世吃苦噪咧。”桂林道：“难是勿个哉。起先年纪轻，勿曾懂事体，单喜欢标致面孔个小伙子，听仔俚噪海外闲话上个当；故歇要拣个老老实实个客人，阿有啥差嘎？”蓬壶道：“差是勿差，陆里有老老实实个客人去跟俚？”说话之间，蓬壶连打两次呵欠。桂林知其睡的极早，敲过十点钟，喊外婆搬稀饭来吃，收拾安睡。不料这一夜天，蓬壶就着了些寒，觉得头眩眼花，鼻塞声重，委实不能支持。桂林劝他不用起身，就此静养几天，岂不便易。蓬壶讨副笔砚，在枕头边写张字条送上吟坛主人，告个病假，便有几个同社朋友来相问候。见桂林小心伏侍，亲热异常，诧为奇遇。

桂林请了时医奚小山诊治，开了帖发散方子。桂林亲手量水剪药，给蓬壶服下。一连三日，桂林顷刻不离，日间无心茶饭，夜间和衣卧于外床，蓬壶如何不感激。第四日热退身凉，外婆乘间撺掇蓬壶讨娶桂林。蓬壶自思旅馆嫖居，本非长策，今桂林既不奔贫嫌老，何可失此好姻缘，心中早有七八分允意。及至调理全愈，蓬壶辞谢出门，迳往抛球场宏寿书坊告诉老包，老包力赞其成。蓬壶大喜，浼老包为媒，同至尚仁里赵桂林家当面议事。

老包跨进门口，两厢房倌人、娘姨、大姐齐声说：“呷，老包来哉！”李鹤汀正在杨媛媛房间里，听了，也向玻璃窗张觑，见是老包，便欲招呼，又见后面是个方蓬壶，因缩住嘴，却令赵家姆楼上去说：“请包老爷说句闲

话。”约有两三顿饭时，老包才下楼来，李鹤汀迎见让坐。老包问：“有何见教？”鹤汀道：“我请受三吃酒，俚谢谢勿来。耐来得正好。”老包大声道：“耐当我啥人嘎？请我吃镶边酒，要我垫受三个空！我勍吃。”鹤汀忙陪笑坚留，老包偏做势要走。杨媛媛拉住老包，低声问道：“赵桂林阿是要嫁哉？”老包点头道：“我做个大媒人，三百债，二百开消。”鹤汀道：“赵桂林再有客人来讨得去？”杨媛媛道：“耐勍看轻仔俚，起先也是红倌人。”说时，只见请客的回报道：“再有两位请勿着，卫霞仙噪说：‘姚二少爷长远勿来哉。’周双珠噪说：‘王老爷江西去仔，洪老爷勿大来。’”李鹤汀乃道：“难老包再要走未，我要勿快活哉。”杨媛媛道：“老包说白相呀，陆里走 嘎。”俄而请着的四位——朱蔼人、陶云甫、汤啸庵、陈小云——陆续咸集。李鹤汀即命摆台面，起手中。大家入席，且饮且谈。

朱蔼人道：“令叔阿是转去哉？倪竟一面勿曾见过。”鹤汀道：“勿曾转去，就不过于老德一干子未转去哉。”陶云甫道：“今朝人少，为啥勿请令叔来叙叙？”鹤汀道：“家叔陆里肯吃花酒！前回是拨个黎篆鸿拉牢仔，叫仔几个局。”老包道：“耐令叔划一有点本事噪！上海也算是老白相，倒勿曾用过几花洋钱，单有赚点来拿转去。”鹤汀道：“我说要白相，还是豁脱点洋钱无啥要紧，像倪家叔故歇阿受用嘎？”陈小云道：“耐该逮来阿曾发财？”鹤汀道：“该逮比仔前逮再要多输点。受三搭空仔五千，前日天刚刚付清。罗子富搭一万噪，等卖脱仔油再还。”汤啸庵道：“耐一包房契阿晓得险个？”遂将黄二姐如何攘窃，如何勒措，缕述一遍，并说末后从中关说，原是罗子富拿出五千洋钱赎回拜匣，始获平安。席间摇头吐舌，皆说：“黄二姐倒是个大拆梢！”杨媛媛嗤的笑道：“夷场浪老鸨末才是个拆梢碗。”老包闻言，欲地出位，要和杨媛媛不依。杨媛媛怕他恶噪，跑出客堂，老包赶至帘下。恰值出局接踵而来，不堤防陆秀宝掀起帘子，跨进房间，和老包头碰头猛的一撞，引得房内房外大笑哄堂。老包摸摸额角，且自归座。李鹤汀笑而讲和，招呼杨媛媛进房，罚酒一杯。杨媛媛不服，经大家公断，令陆秀宝也罚一杯过去。于是老包首倡摆庄，大家轮流豁拳，欢呼畅饮。一直饮至十一点钟，方才散席。

李鹤汀送客之后，想起取件东西，喊匡二吩咐说话。娘姨盛姐回道：“匡二爷勿来里，坐席辰光来仔一逮，去哉。”鹤汀道：“等俚来末，说我有事体。”盛姐应诺。鹤汀又打发轿班道：“碰着匡二末喊俚来。”轿班也应诺自去。一宿表过。

次日，鹤汀一起身就问：“匡二？”盛姐道：“轿班未来里哉，匡二爷勿曾来碗。”鹤汀怪咤得紧，喝令轿班：“去客栈里喊来！”轿班去过，复命道：“栈里茶房说，昨日一夜天匡二爷勿曾转去。”鹤汀只道匡二在野鸡窝里迷恋忘归，一时寻不着。等不得，只得亲自坐轿回到石路长安客栈，开了房间进去，再去开箱子取东西。不想这箱子内本来装得满满的，如今精空干净，那里有甚么东西。鹤汀着了急，口呆目瞪，不知所为；更将别只箱子开来看时，也是如此，一物不存。鹤汀急得只喊“茶房”。茶房也慌了，请帐房先生上来。那先生一看，蹙额道：“倪栈里清清爽爽，陆里来个贼嘎！”鹤汀心知必是匡二，跺足懊恨。那先生安慰两句，且去报知巡捕房。鹤汀却令轿班速往大兴里诸十全家，迎接李实夫回栈。实夫闻信赶到，检点自己物件，竟然丝毫不动，单是鹤汀名下八只皮箱，两只考篮，一只枕箱，所有物件只拣贵重的都偷了去。又于桌子抽屉中寻出一叠当票，知是匡二留与主人

赎还原物的意思。鹤汀心中也略宽了些。正自忙乱不了，只见一个外国巡捕带着两个包打听前来踏勘，查明屋面门窗一概完好，并无一些来踪去迹，此乃监守自盗无疑。鹤汀说出匡二一夜不归，包打听细细的问了匡二年岁、面貌、口音而去。

茶房复告诉：“前一礼拜，倪几转看匡二爷背仔一大包物事出去，倪勿好去问俚。陆里晓得俚偷得去当嘎？”李实夫笑道：“俚倒有点意思！耐是个大爷，豁脱点勿要紧，才偷仔耐个物事，勿然末，我物事为啥勿要嘎？”鹤汀生气不睬，自思人地生疏，不宜造次，默默盘算，惟有齐韵叟可与商量，当下又亲自坐轿望着一笠园而来。园门口管家俱系熟识，疾趋上前搀扶轿杠，抬进大门，止于第二层园门之外。鹤汀见那门上兽环衔着一把大铁锁，仅留旁边一扇腰门出入，正不解是何缘故。管家等鹤汀下了轿，打千稟道：“倪大人接着电报，转去哉，就不过高老爷来里。请李大少爷大观楼宽坐。”鹤汀想道：“齐韵望虽已归家，且与高亚白商量亦未为不可。”遂跟管家款步进园，一直到了大观楼上，谒见高亚白。鹤汀道：“耐一干子阿寂寞嘎？”亚白道：“我寂寞点勿要紧，倒可惜个菊花山，龙池先生一番心思，故歇一径闲煞来浪。”鹤汀道：“价未耐也该应请请倪哉。”亚白道：“好个，就明朝请耐。”鹤汀道：“明朝无拨空，停两日再说。”亚白问：“有何贵干？”

鹤汀乃略述匡二卷逃一节，亚白不胜骇愕。鹤汀因问：“阿要报官？”亚白道：“报官是报报罢哉。真真要捉牢仔贼，追俚个脏，难哉。”鹤汀就问：“勿报官阿好？”亚白道：“勿报官也勿局，倘忙外头再有点穷祸，问耐东家要个人，倒多仔句闲话。”鹤汀连说：“是极。”即起兴辞。亚白道：“故也何必如此急急。”鹤汀道：“故歇无趣得势，让我早点去完结仔，难末移樽就教如何？”亚白笑说：“恭候。”一路送出二层园门，鹤汀拱手登轿而别。

亚白才待转身，旁边忽有一个后生叫声“高老爷”，抢上打千。亚白不识，问其姓名，却是赵二宝的阿哥赵朴斋，打听史三公子有无书信。亚白回说：“无拨。朴斋不好多问，退下侍立。亚白便进园回来，捱过横波槛，顺便转步西行。原来这菊花山扎在鸚鵡楼台之前，那鸚鵡楼台系八字式的五幢厅楼，前面地方极为阔大。因此菊花山也做成八字式的，回环合抱，其上高与檐齐，其下四通八达，游客盘桓其问，好像走入“八阵图”一般，往往欲吟“迷路出花难”之句。亚白是惯了的，从南首抄近路，穿石径，渡竹桥，已在菊花山背后。进去看时，先有一人小帽青衫，背立花下，彷徨踟躅，侧着头，咬着指，似乎出神光景。亚白打量后形，必是小赞，也不去惊他，但看他做甚么。那小赞俄延许久，欵地奔进鸚鵡楼台，亚白即悄悄跟去。只见小赞爬着桌子，磨墨舐笔，在那里草草写了几行。亚白含笑上前，照准小赞肩头轻轻的拍了一下。小赞吃惊，张皇返顾，见了亚白，慌忙垂手站过一边。亚白笑问：“阿是做菊花诗？”小赞道：“勿是，尹老爷出个窗课诗题。”亚白索其底稿，小赞只得惭颜呈阅。上面写着：“贼得眼花落井水底眠，得眠字，五言八韵。”及观其诗，却为涂抹点窜，辨认不清，只有中间四五六韵明白，写道：

醉乡春荡荡，灵窟夜绵绵。

插脚虚无地，埋头小有天。

痴龙偎冷月，瞎马啸荒烟。

亚白阅过，连声赞好。小赞陪笑道：“故是幸亏尹老爷，稍微有仔点一知半解。高老爷看下来，倘然还可以进境点个末，阿好借‘有教无类’之说，就正一二？”亚白沉吟道：“我说耐原等尹老爷来请教俚，俚改笔比我好。要末我有空闲辰光同耐谈谈，倒也末始无益。”小赞诺诺答了，逡巡退出。

亚白说了这句话，并不在意，独自赏回菊花，归房无话。那小赞却甚欣然，连夜把本年窗课试帖，拣得意的誊真二十首，一早送上大观楼。亚白鉴其殷殷向学之意，披览一遍，从容说道：“耐个诗再好也勿有，我倒觉着耐忒啥个要好哉。大约耐肚皮里先有仔‘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成见，所以与温柔敦厚之旨离开得远仔点。做诗第一要相题行事，像昨日‘眼花落井’题目，恰好配耐个手笔。若一概如此做法，也勿大相宜。”说着，指出“春草碧色”诗中第六韵，念道：

化馀菰叔血，斗到谢公须。

“做是做得蛮好，又瑰奇，又新颖，十二分气力也可谓用尽个哉。其实就不过做仔‘碧草’两个字，无啥大意思。”又指出“春日载阳”诗中第六韵，念道：

秦无头可压，宋有脚能行。

“该两句再有啥说嘎，念下来好像石破天惊，云垂海立，横极，险极，幻极；细按题目四个字，扣得也紧极。但是以理而论，毕竟于题何涉。要晓得两个题目只消淡淡著笔，点缀些田家之乐，羁客之思，就是合作，何必去刻意求工，倒豁脱仔正意。所谓相题行事者，即此是也。”

小赞听罢默然，颇不满意。亚白复沉吟笑道：“阿是耐勿相信我闲话？我有个诗题来里，耐去做做看。做得合式仔末，就晓得其中甘苦哉。”小赞请示何题，亚白说是“还来就菊花”。

小赞心想，此种题目有何难处，就要做一百首，立刻可以成就，微笑一笑，抽身告退，径归班房做起诗来。一时清思妙绪，络绎奔赴，一首那里说得尽，接连做了五首，号纸誊真。自己看看嫌其肤廓浮泛，不像题目神理，重复用心删节改削，炼成一首，以为尽善尽美，毫发无憾的了。遂欣欣然逕往大观楼请教高亚日。

第六十回终。

第六十一回 舒筋骨穿杨聊试技 困聪明对菊苦吟诗

按：小赞既至大观楼，呈上一首“还来就菊花”试帖诗。高亚白阅过一遍，不说好歹，却反笑问小赞道：“耐自家说，该首诗做得如何？”小赞攒眉道：“照仔个题目末，空空洞洞，不过实慨做法，为啥做下来总是笼统闲话，就换仔个题目，好像也可以用得着。”

亚白呵呵笑了，即向书架上抽出一本袖珍书籍，翻检一条给小赞自去研究。小赞看那书，是《随园诗话》。其略云：

瑶华主人檀樽世子“赋得寒梅著花未”诗后自跋云：“此那东甫课士题也，友人卢药林请赋之。因见诸生赋此题者，不过一首梅花诗而已，如《随园诗话》中所谓相题行事者竟无一人，因书此以质之仓山居士。”

小赞看毕，寻思无语。亚白道：“‘还要就菊花’末搭仔‘寒梅著花未’差仿勿多，耐末就做仔一首菊花诗，所以才是笼统闲话。耐看俚‘寒梅著花未’一首诗，阿是做得蛮切帖？耐就照俚个样式再去做，总要从‘还来就’三个虚字着想，四面烘托渲染，摹取其中袖理，‘菊花’两个字，稍微带著点好哉。”小赞连连点头，心领神会，退出外间。亚白窥他在外间痴痴的站了一会，踱了一会，才去。

亚白无所事事，检点书架上人家送来求书求画的斗方，扇面，堂幅，单条，随意挥洒了好些。天色已晚，那小赞竟不复来，想必畏难而退的了。次日，亚白仍以书画为消遣。午餐以后，微倦上来，欲于园内散散心，混过睡性，遂搁下笔，款步下楼。但见纤云四卷，天高日晶，真令人心目豁朗。趑出大观楼前廊，正有个打杂的拿着五尺高竹丝笤帚，要扫那院子里落叶。亚白方依稀记得昨夜五更天，睡梦中听见一阵狂风急雨，那些落叶自然是风雨打下来的，因而想着鹦鹉楼台的菊花山如何禁得起如此蹂躏，若使摧败离披，不堪再赏，辜负了李鹤汀一番兴致，奈何奈何。一面想，一面却向东北行来，先去看看一带芙蓉塘如何，便知端的。趑至九曲平桥，沿溪望去，只见梨花院落两扇黑漆墙门早已锁上，门前芙蓉花映着雪白粉墙，倒还开得鲜艳。亚白放下些心，再去拜月房栊看看桂花，却已落下了许多，满地上铺得均匀无隙，一路践踏，软绵绵的，连鞋帮上粘连着尽是花蕊。亚白进院看时，上面窗寮格扇一概关闭，廊下软帘高高吊起，好似久无人迹光景，不知当值管家何处去了。亚白手遮亮光，面帖玻璃，望内张觑，一些陈设也没有，台桌椅机颠倒打叠起来。亚白才待回身，忽然飞起七八只乌鸦，在头顶上打盘儿，来往回翔，哑哑乱叫。亚白知道有人来，转过拜月房栊，寻到靠东坡，见有几个打杂的和当值管家簇拥在一棵大槐树下，布着一张梯子，要拆毁树上鸦巢。无如梯短巢高，攀脐不及，众人七张八嘴议论，竟没法儿。

亚白仰视那窠儿，只有西瓜般大小，从三丫叉生根架起，尚未完成。当命管家往志正堂取到一副弓箭，亚白打量一回，退下两步，屹然立定，弯开弓，搭上箭，照准那窠儿翻身舒臂只一箭。众人但听得呼的作响，并不见箭的影儿，望那窠儿已自伶伶汀汀挂在三丫叉之间，不住的摇晃。方欲喝采，又听得呼的一箭，那窠儿便滴溜溜滚落到地。喜得众人喝采不迭，管家早奔上去拾起那窠儿，带着两枝箭，献到亚白面前。亚白颌首微笑，信步走开，由东南湖堤兜转去，经过凤仪水阁，适为阁中当值管家所见，慌的赶出，请亚白随喜。亚白摇摇手，径往鹦鹉楼台趑去。刚穿入菊花山，即闻茶房内嘈嘈笑语之声，大约是管家碰和作乐。亚白不去惊动，看那菊花山，幸亏为凉

棚遮护，安然无恙，然其精神光彩似乎减了几分，再过些时恐亦不免山颓花萎，不若趁早发帖请客，也算替菊花张罗些场面。亚白想到这里，忙着回来。将及横波槛，顶头遇见小赞，手中仍拿着一首“还来就菊花”试帖诗，正要请教亚白。亚白停步，接诗在手，阅过一遍，又笑问小赞道：“耐自家说，该首诗做得如何？”小赞又攒眉道：“该首诗搭个题目未好像对景个哉，不过说来说去就是‘还来就菊花’一句闲语，勿但犯仔叠床架屋个毛病，也做勿出好诗哉碗。”亚白呵呵笑道：“故末倒是我教耐看仔《随园诗话》个勿好，拨俚‘寒梅着花未，一首诗束缚住哉，耐勦去泥煞个’。难索性豁开仔俚个诗，再去做，耐末摆好仔‘还来就菊花’个题目，欵钻到题目里向去做，倒要跳出题目外头来，自家去做自家个诗，同题目对勿对也勦去管俚，让题目凑到我诗浪来，故末好哉。”小赞又连连点头，心领神会。

亚白撇下小赞，回到大观楼上，连写七副请帖，写着“翌午饯菊候叙”，交付管家，将去资送。俄闻楼下吩咐燕剪莺簧一片说笑，分明是姚文君声音。亚白只道管家以讹传讹叫来的局，等姚文君上楼，急问：“耐来做啥？”文君道：“癞头鼋到仔上海哉呀。”亚白始知其为癞头鼋而来，因笑道：“我刚刚明朝要请客，耐倒来哉。”两人说着，携手进房。文君生性喜动，赶紧脱下外罩衣服，自去园中各处游玩多时，回而来向亚白道：“齐大人去仔就推扳得野哋！连搭菊花山也低倒仔个头，好像有点而起劲。”亚白拍手叫妙，且道：“耐要做仔首‘还来就菊花’个诗未，出色哉！”文君究问云何，亚白乱以他语。当晚两人只在房间任意消遣，过了一宵。

这日，十月既望，葛仲英、吴雪香到的最早，坐在高亚白房里，等姚文君梳洗完毕，相与同往鸚鵡楼台。葛仲英传言陶、朱两家弟兄有事谢谢勿来。高亚白问何事，仲英道：“倒也勿曾清爽。”接着华铁眉挈了孙素兰相继并至，厮见坐定。高亚白道：“素兰先生住两日哉碗，听说癞头鼋来里。”葛仲英道：“癞头鼋勿长远转去，为啥来噶？”华铁眉道：“乔老四搭我说，癞头鼋该来要办几个赌棍。为仔前回癞头鼋同李鹤汀、乔老四三家头去赌，拨个大流氓合仔一淘赌棍倒脱靴，三家头输脱仔十几万哋。幸亏有两个小流氓分勿着洋钱，难末闹穿仔下来。癞头鼋定归要办。”

高亚白、葛仲英皆道：“故歇上海个赌也忒啥个勿像样，该应要办办哉。”华铁眉道：“倒勿容易办。我看个访单浪，头脑末二品顶戴，海外得来！手下底一百多人，连搭衙门里差役，堂子里信人，才是俚帮手。”孙素兰、吴雪香、姚文君皆道：“信人是啥人噶？”华铁眉道：“我就记得一个杨媛媛。”众人一听，相视错愕，都要请问其故。适值管家通报客至，正是李鹤汀和杨媛媛两人。众人迎着，截口不谈。高亚白问李鹤汀：“耐失窃阿曾报官？”鹤汀说：“报哉。”杨媛媛白瞪着眼，问：“阿是耐去报个官？”鹤汀笑说：“勿关耐事。”杨媛媛道：“生来勿关倪事，耐去报末哉碗。”鹤汀道：“耐末瞎缠，倪说个匡二呀。”杨媛媛方默然。

将及午牌时分，高亚白命管家摆席。因为客少，用两张方桌合併双台。四客四局，三面围坐，空出底下坐位，恰好对花饮酒。一时，又谈起癞头鼋之事。杨媛媛冷笑两声，接嘴说道：“昨日癞头鼋到倪搭来，说要办周少和。周少和是夷场浪出名个大流氓，堂子里陆里一家勿认得俚！前回大少爷同俚

倒脱靴——精明的人受骗。

顶戴——清代官员表示品级的帽饰。

一淘碰和，倪也晓得俚生来总有点花样。不过倪吃仔把势饭，要做生意个碗，阿敢去得罪个大流氓？就看俚做花样末，倪也只好勿响。故歇癩头鼋倒说倪搭周少和通同作弊，阿有该号事体！”说罢，满面怒容，水汪汪含着两眶眼泪。李鹤汀又笑又叹，华铁眉、葛仲英劝道：“癩头鼋个闲话，再有啥人相信俚，等俚去说末哉。”高亚白要搭讪开去，顾见小赞一傍侍立，就问其菊花诗阿曾做。小赞道：“做末咿做仔一首，勿晓得阿对。”亚白道：“耐去拿得来看。”小赞应两声“是”，立着不动，亚白甚是怪谔。小赞禀道：“鼎丰里赵二宝搭差个人来，要见高老爷。”

说声未绝，只见小赞身后转出一个后生，打个千，叫声“高老爷”。亚白认得是前日园门遇见的赵朴斋，问其来意，原为打听史三公子有无书信。亚白道：“该搭一径无拨信，要末别场花去问声看。”赵朴斋不好多问，跟小赞退出廊下。小赞自去班房取了另做的诗稿来，呈上高亚白。亚白展开看时，上面写道：

赋得还来就菊花得来字五言八韵

只有离离菊，新诗索几回。

不须扶杖待，还为看花来。

水水山山度，风风雨雨催。

重阳嘉节到，三径主人开。

请践东篱约，叨从北海陪。

客愁相慰藉，秋影共徘徊。

令我神俱往，劳君手自栽。

桑麻翻旧话，记取瓦缸醅。

高亚白看毕，只是呵呵的笑，不发一言，却将诗稿授与李鹤汀、葛仲英、华铁眉。传观殆遍，高亚白乃笑问道：“请教该首诗做得如何？”大家见问，面面厮觑。李鹤汀先道：“我看无啥好。”葛仲英点头道：“好末无啥好，也无啥勿好。”华铁眉道：“我想仔半日，要做一联好诗，竟想勿出如何做，可知该首诗自有好处。”高亚白仍笑着，顾命小赞取副笔砚、请三位各出己意，下一批语。李鹤汀接过来就写道：“轻圆流利，如转丸珠；押韵尤极稳惬。”搁下笔复说道：“再要说俚好处，也无拨哉碗。”葛仲英略一寻思，写道：“一气呵成，面面俱到，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矣。”华铁眉笑道：“我要拿看文章法子批俚该首诗。”提笔写道：“题中不遗漏一义，题外不拦入一意，传神正在阿堵中。”李鹤汀道：“拨耐两家头一批，倒真个好仔点哉。”葛仲英道：“通首就是‘秋影’一句做个题面，其余才好。”华铁眉道：“好在运实于虚，看去如不经意；其实八十字坚如长城，虽欲易一字而不可得。”李鹤汀道：“让亚白自家去批，看俚批个啥。”

高亚白呆脸一想道：“倒也无可批哉。”葛仲英道：“亚白必然另有见解。”华铁眉道：“大约亚白个见解末就是无可批。”高亚白呵呵大笑，一挥而就。大家看后面写着十五字道：“是眼中泪，是心头血，成如容易却艰辛。”大家笑道：“此所谓无可批之批也！”高亚白笑向小赞道：“倒难为耐。”小赞心中着实得意，接取诗稿笔砚，抽身出外，孜孜的看那四行批语。不意赵朴斋还在廊下，一把拉住小赞，央告道：“谢谢耐！再替我问声看，昨日听说三公子到仔上海个哉，阿有价事？”小赞只得替他传禀请示。高亚白道：“俚听差哉，到个是赖公于，勿是史公子。”赵朴斋隔窗听得，方悟果然听差，候小赞出来，告辞回去。小赞顺路送出园门而别。

赵朴斋一路懊闷，归至鼎丰里家中，复命于母亲赵洪氏，说三公子并无书信，并述误听之由。适妹子赵二宝在傍侍坐，气的白瞪着眼，半晌说不出话。洪氏长叹道：“常恐三公子勿来个哉，难末真真罢哉！”朴斋道：“故是勿见得，三公子勿像是该号人。”洪氏又叹道：“也难说，先起头索性跟仔俚去，倒也无啥。故歇上勿上落勿落，难末啥完结！”二宝秋气，头颈一摔，大声喝道：“无姆再要瞎说！”只一句，喝得洪氏咂嘴咂舌，垂头无语。朴斋张皇失措，溜出房去。娘姨阿虎在外部已听在耳里，忍不住进房说道：“二小姐，耐是年纪轻，勿曾晓得把势里生意划一难做，客人噪个闲话阿好听俚嘎！先起头三公子搭耐说个啥，耐也勿曾搭倪商量，倪一点勿晓得，故歇一个多月无拨信，有点勿像哉。倘忙三公子勿来，耐自家去算，银楼，绸缎店，洋货店，三四千洋钱噪，耐拿啥物事去还嘎？勿是我多说多话，耐早点要打桩好仔未好，勔到个辰光坍台。”二宝面涨通红，不敢回答。忽闻楼上中间裁衣张司务声唤，要买各色衣线，立刻需用。阿虎竟置不管，扬长出房。洪氏遂叫大姐阿巧去买。阿巧不知是何颜色，和张司务纠缠不清。”朴斋忙说：“我去买末哉。”二宝看了这样，鳖着一肚皮闷气，懒懒的上楼归房，倒在床上，思前想后，没得主意。

比及天晚，张司务送进一套新做衣服，系银鼠的天青缎帔、大红绉裙，请二宝亲自检视。请了三遍，二宝也不抬身，只说声“放来浪”。张司务诺诺放下，复问：“再有一套狐皮个，阿要做起来？”二宝道：“生来做起来，为啥勿做嘎？”张司务道：“价末松江边镶滚子缎子搭仔帖边，明朝一淘买好来浪。”二宝微微应一声“噢”。张司务去后，楼上静悄悄地。直至九点多钟，阿巧、阿虎搬上晚饭，请二宝吃。二宝回说：“勔吃！”阿巧不解事，还尽著拉扯，要搀二宝起来，二宝发嗔喝开。阿巧只得自与阿虎对坐，吃毕，撤去家伙。阿虎自己揩把手中，并不问二宝阿要捕面，还是阿巧给二宝冲了壶茶。阿虎开了皮箱，收藏那一套新做衣服。阿巧手持烛台，啧啧羡慕道：“该个银鼠好得来，阿要几花洋钱？”阿虎鼻子里哼的冷笑道：“着到仔该号衣裳，倒要点福气个！有仔洋钱，无拨福气、阿好去着俚嘎。”床上二宝装做不听见，只在暗地里生气，阿巧、阿虎也不去瞅睬。将近夜分，各自睡去。二宝却一夜不曾合眼。

第六十一回终。

第六十二回 偷大姐床头惊好梦 做老婆壁后泄私谈

按：赵二宝转了一夜的念头，等到天亮，就蓬着头蹑足下楼，趑趄往母亲赵洪氏房间。推进门去，洪氏睡在大床上，鼾声正高，旁边一只小床系阿哥赵朴斋睡的，竟是空着。二宝唤起洪氏，问：“阿哥？”洪氏说：“勿晓得。”二宝十猜八九，翻身上楼，趑进亭子间，径去大姐阿巧睡的床上，揭起帐子看时，果然朴斋、阿巧两入并头酣睡。二宝触起一腔火性，狠狠的推搡揪打，把两人一齐惊醒。朴斋抢着一条单裤穿上，光身下床，夺路奔逃。阿巧羞得钻进被窝，再不出头露面。二宝连说带骂，数落一顿，仍往楼下洪氏房间。洪氏已披衣坐起，二宝努目哆嘴，签坐床沿。洪氏问道：“楼浪啥人来浪噪？”二宝不答，却思这事不便张扬，不如将计就计，遂和洪氏商量，欲令朴斋赶往南京，寻到史三公子家中问个确信。洪氏亦以为然。二宝便高声喊：“阿哥。”朴斋不敢不至，惴惴然侍立一旁。二宝推洪氏先说。洪氏约略说了，并命即日起行，朴斋不敢不从。二宝复叮咛道：“耐倒仔南京末，定归要碰着仔史三公子，当面问俚为啥无拨信，难末啥辰光到上海。甯忘记！”朴斋唯唯遵命，二宝才去梳头。趑到楼上自己房间，只见阿巧正在弯腰扫地，鼻涕眼泪挥洒不止，二宝索性不理。

恰好这日长江轮船半夜开行，朴斋吃过晚饭，打起铺盖，向洪氏讨些盘缠。洪氏嘱其早去早归，娘姨阿虎闯口道：“倪看下来有数目个哉，南京去做啥嘅？就去末也定归见勿着史三公子个面。史三公子抵桩勿来，就见仔面也无行用。”洪氏道：“俚勿相信个呀，定归要南京去一逮，问仔个信，故末相信哉。”阿虎道：“二小姐勿相信末，耐是俚亲生娘，要提亮俚个呀。二小姐肚皮里道仔史三公子还要来个哉，定归要问个信。耐想去问啥人嘅？就碰着仔史三公子，问俚，俚人末勿来，嘴里阿肯说勿来，原不过回报耐一句难要来哉。二小姐再要上仔俚个当，一径等来浪，等到年底下，真真坍仔台歇作！”洪氏道：“闲话是勿差，难等南京转来仔再说。”阿虎道：“勿然也勿关倪事，倪就为仔三四千店帐来里发极。倘然推扳点小姐，倪倒勿去搭俚拿仔几几花花哉。倪看见二小姐五月里一个月，碰和吃酒，闹猛得势，故歇趁早豁开仔史三公子，巴结点做生意，故末年底下还点借点，三四千也勿要紧。再要啲下去，来勿及哉！”洪氏默然，朴斋道：“让我去问仔个信看，倘然史三公子勿来，生来做生意。”阿虎冷笑走开。朴斋藏好盘缠，背上铺盖，辞别出门。

过了一宿，二宝便令阿虎去东合兴里吴雪香家喊小妹妹来。阿虎知道事发，答应而去。二宝想好几句闲话，教给洪氏照样向说，不必多言。一会儿，阿虎同着小妹妹引见洪氏，二宝含笑让坐。洪氏说道：“倪月底一家门才要到南京去寻个史三公子，让阿巧去寻生意罢。一块洋钱一月，倪拨到俚年底末哉。”小妹妹听了，略怔一怔道：“价末到个辰光让俚出来，也正好嘅。”二宝接嘴道：“倪勿做仔生意，生活一点无拨，阿巧来里也无啥做，早点出去末也好早点寻生意，阿对？”小妹妹没的说，就命阿巧去收拾。二宝教洪氏拿出三块洋钱交与小妹妹，又令相帮担囊相送。小妹妹乃领阿巧道谢辞行。

随后裁衣张司务要支工帐，二宝亦教洪氏付与十块洋钱。阿虎背着二宝

抵桩——必然、肯定。

提亮——提醒、点明。

悄对洪氏道：“耐末样式样依仔个二小姐，二小姐有点勿着落个。故歇一塌括仔还有几块啥洋钱，再要做衣裳！该号衣裳，等俚嫁仔人做末哉碗，啥个要紧嘅？”洪氏道：“我也搭俚说过歇个哉，俚说做完仔狐皮个停工。”阿虎太息而罢。

不想次日一早，小妹姐复领阿巧回来，送至洪氏房中。小妹姐指着阿巧向洪氏道：“俚乃是我外甥囡，俚哋爷娘托拨我，教我荐荐俚生意。俚乃自家勿争气，做仔勤面孔个事体，连搭我也无面孔，对勿住俚哋爷娘。我末寄仔封信下去，喊俚哋爷娘上来，耐拿俚个人交代俚哋爷娘好哉，我勿管帐。”洪氏茫然，问道：“耐说个啥闲话，我勿懂碗。”小妹姐且走且说道：“耐勿懂末，问阿巧，等俚自家说。”楼上二宝刚刚起身，闻声赶下。小妹姐已自去了，只有阿巧在房匿面向壁呜咽饮位。二宝气忿忿的瞪视多时，没法处置。洪氏还紧着要问阿巧。二宝道：“问俚啥嘅！”遂将前日之事径直说出。洪氏方着了急，只骂朴斋不知好歹，无端闯祸。

二宝欲令阿虎和小妹姐打话，给些遮羞洋钱，着其领回。阿虎道：“小姐妹倒勿要紧，我先问声俚自家看。”遂将阿巧拉过一边，哧唧哧唧问了好一会。阿虎笑而覆道：“拨我猜着，俚哋两家头说好来浪，要做夫妻个哉，洋钱末倒也勿要，等俚爷娘来求亲好哉。”洪氏大喜道：“价末耐就替我做仔个媒人罢。”二宝跳起来喝道：“勿局个！勤面孔个小娘件，我去认俚阿嫂。”洪氏呆脸相视，不好作主。阿虎道：“倪说末，开堂子个老班讨个大姐做家主婆，也无啥勿局。”二宝大声道：“我勿要！”洪氏不得已，一口许出五十块洋钱，仍令阿虎去和小妹姐打话。二宝咬牙恨道：“阿哥个人末生就是流氓坯！三公子要拿总管个囡件拨来阿哥，阿要体面，啥个等勿得，搭个臭大姐做夫妻。”洪氏听说，虽也喜欢，但恐小妹姐不肯干休，等得阿虎回家，急问如何。阿虎摇头道：“勿成功！小妹姐说：‘耐个囡件末面孔生得标致点，做个小姐；俚也一样是人家囡件呀，就不过面孔勿标致，做仔大姐。做小姐个末开宝要几花，落镶要几花，俚大姐也一样个。’拨耐倪子困仔几个月，故歇说五十块洋钱，阿是来里拗空？”洪氏着实惶惧，眼望二宝候其主意。二宝道：“等俚爷娘来，看光景。”洪氏胆小，忐忑不宁。

转瞬之间，等了三日，倒是朴斋从南京端回家来。洪氏一见，极口埋冤。二宝跺脚道：“无姆，让俚说仔了！”朴斋放下铺盖，说道：“史三公子勿来个哉。我末进个聚宝门，寻到史三公子府浪，门口七八个管家才勿认得。起先我说寻小王，俚哋理也勿理。我就说是齐大人差得来，要见三公子，难末请我到门房里，告诉我，三公子上海回来就定仔个亲事，故歇三公子到仔扬州哉，小王末也跟仔去。十一月二十就来里扬州成亲，要等满仔月转来哋。阿是勿来个哉。”二宝不听则已，听了这话，眼前一阵漆黑，凶门里汪的一声，不由自主，望后一仰，身子便倒栽下去。众人仓皇上前搀扶叫唤，二宝已满嘴白沫，不省人事。适值小妹姐引了阿巧爷娘进门，见此情形，不便开口，小妹姐就帮着施救。洪氏泪流满面，直声长号。朴斋、阿虎一左一右，掐人中，灌姜汤，乱做一堆。须臾，二宝吐出一口痰涎，转过气儿。众人七张八嘴，正拟扛抬，阿虎捋起袖子，只一抱，拦腰抱起，挨步上楼。众人簇拥至房间里，眠倒床上，展被盖好。众人陆续散去，惟洪氏兀坐相伴。

二宝渐渐神气复原，睁眼看看，问：“无姆来里做啥？”洪氏见其清醒，略放些心，叫声“二宝”，道：“耐要吓煞人个，啥实概样式嘅？”二宝才记起适间朴斋之言，历历存想，不遗一字，心中悲苦万分，生怕母亲发极，

极力忍耐。洪氏问：“心里阿难过？”二宝道：“我故歇好哉呀，无姆下头去。”洪氏道：“我勿去。阿巧个爷娘来里下头。”二宝蹙额沉吟，叹口气道：“难阿哥生来就讨仔阿巧末哉。俚爷娘故歇来里末，无姆教阿虎去说亲哉呢。”洪氏唯唯，即时唤上阿虎，令向阿巧爷娘说亲。阿虎道：“说末就说说罢哉，勿晓得俚睬阿肯。”二宝道：“拜托耐说说看。”阿虎慢腾腾地姑妄去说。谁知阿巧爷娘本系乡间良懦人家，并无讹诈之意，一闻阿虎说亲，慨然允定，绝不作难。小妹姐也不好从中挠阻。洪氏、朴斋自然是喜欢的，只有二宝一个更觉伤心。

当下阿虎来叫洪氏道：“俚睬难是亲家哉，耐也去陪陪。”洪氏道：“有女婿陪来浪，我勿去。”二宝劝道：“无姆耐该应去应酬歇个呀，我蛮好来里。”洪氏犹自踌躇。二宝道：“无姆勿去末我去。”说着，勉强支撑坐起，挽挽头发，就要跨下床来。洪氏连忙按住，道：“我去末哉，原搭我困好仔。”二宝笑而倒下。洪氏切嘱阿虎在房照料，始往楼下应酬阿巧爷娘。二宝手招阿虎近前，靠床挨坐，相与计议所取店帐作何了理。阿虎因二宝意转心回，为之细细筹画，可退者退，不可退者或卖或当，算来倒还不甚吃亏。独至衣裳一项，吃亏甚大，最为难处。二宝意欲留下衣裳，其余悉遵阿虎折变抵偿，如此合算起来，尚空一千余圆之谱。阿虎道：“像五月里个生意，空一千也勿要紧，做到仔年底下末就可以还清爽哉。”二宝道：“一件狐皮披风，说是今朝做好，耐去搭张司务说，回报俚明朝勿做哉。”阿虎道：“耐随便啥才忒要紧，就像做衣裳，勿该应做个披风，做仔狐皮褙末，阿是蛮好？”二宝焦躁道：“勦去说起哉呀！”阿虎讪讪出中间传语张司务，张司务应诺而已，别个裁缝故意嘲笑为乐。二宝在内岂有不听见之理，却那里有工夫理论这些，迨至晚间，吃过夜饭，洪氏终不放心，亲自看望二宝，并诉说阿巧爷娘已由原船归乡，仍留阿巧服役，约定开春成亲。二宝但说声好。洪氏复问长问短，委曲排解一番，然后归寝。二宝打发阿虎也去睡了，房门虚掩，不留一人。

二宝独自睡在床上，这才从头想起史三公子相见之初，如何目挑心许；定情之顷，如何契合情投；以后历历相待情形，如何性儿浹洽，意儿温存；即其平居举止行为，又如何温厚和平，高华矜贵，大凡上海把势场中一切轻浮浪荡的习气一扫而空。万不料其背盟弃信，负义辜恩，更甚于冶游子弟。想到此际，悲悲戚戚，惨惨凄凄，一股怨气冲上喉咙，再也捺不下，掩不住。那一种呜咽之声，不比寻常啼位，忽上忽下，忽断忽续，实难以言语形容。

二宝整整哭了一夜，大家都没有听见。阿虎推门进房，见二宝坐干床中，眼泡高高肿起，好似两个胡桃。阿虎搭讪问道：“阿曾困着歇嘎？”二宝不答，只令阿虎舀盆脸水。二宝起身拂面，阿巧揩抹了桌椅，阿虎移过梳具，就给二宝梳头。二宝叫阿巧把扑斋唤至当面，命即日写起书寓条子来帖，朴斋承命无言。二宝复命阿虎即日去请各户客人，阿虎亦承命无言。

二宝施朱傅粉，打扮一新，下楼去见母亲洪氏。洪氏睡醒未起，面向里床，似乎有些呻吟声息。二宝轻轻叫声“无姆”。洪氏翻身见了，说道：“耐啥要紧起来嘎？勿适意末，困来浪末哉。”二宝推说：“无啥勿适意。”趁势告诉要做生意。洪氏道：“故末再停两日也正好呢。耐身向里刚刚好仔点，推扳勿起。倘忙夜头出局去，再着仔冷，勿局个。”二宝道：“无姆，耐

也顾勿得我个哉。故歇店帐欠仔三四千，勿做生意末，陆俚有洋钱去还拨人家？我个人赛过押来里上海哉呀！”这句话尚未说完，一阵哽噎，接不下去。

洪氏又苦又急，颤声问道：“就是说是做生意末，三四千洋钱陆里一日还清爽？”二宝吁了口气，将阿虎折变抵偿之议也告诉了，且道：“无姆索性勳管，有我来里，总归勿要紧。耐快活末我心里也舒齐点，勳为仔我勿快活。”洪氏只有答应。二宝始问：“无姆为啥勿起来？”洪氏说是“头痛”。二宝伸手向被窝里摸到洪氏身上，些微觉得发烧。二宝道：“无姆常恐寒热。”洪氏道：“我也觉着有点热。”二宝道：“阿要请个先生吃两帖药？”洪氏道：“请啥先生嘎！耐替我多盖点，出仔点汁末好哉。”二宝乃翻出一床绵被，兜头盖好，四角按严，让洪氏安心睡觉。二宝自回楼上房间，复与阿虎计议。议至午后，阿虎出去了理店帐，顺路请客。

这个信传扬开去，各处皆知。不出三日，吹入陈小云耳中，甚是骇异，以为史三公子待他不薄，娶作夫人自是极好的事，如何甘心堕落，再恋风尘。正欲探询其中缘故，可巧行过三马路，遇着洪善卿。小云拟往茶楼一谈，善卿道：“就双珠搭去坐歇末哉。”于是两人趑进公阳里南口，到了周双珠家。适值楼上房间均有打茶会客人，阿德保请进楼下周双宝房间，双宝迎见让坐。小云把赵二宝再做生意之信说与善卿，善卿鼓掌大笑道：“耐蛮聪明个人，上俚睬个当！我先起头就勿相信，史三公子陆里无讨处，讨个倌人做大老母。”双宝在傍也鼓掌大笑道：“为啥几花先生小姐才要做大老母！起先有个李漱芳，要做大老母做到仔死；故歇一个赵二宝，也做勿成功；做到倪搭个大老母，挨着第三个哉。”

小云不解，问第三个是谁。双宝努嘴道：“倪搭双玉，倒勿是朱五少爷个大老母。”小云道：“朱五少爷定仔亲哉碗”双宝故意只顾笑，不接嘴，善卿忙摇手示意。不想一抬头，周双玉已在眼前，双宝吓得敛笑而退。善卿知道不妙，一时想不出搭讪的话头。小云察言观色，越发茫然。大家呆瞪瞪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第六十二回终。

第六十三回 集腋成裘良缘凑合 移花接木妙计安排

按：周双珠、周双玉房间内打茶会客人，乃是赖公子、华铁眉、乔老四、乔老七四位。乔老四本做周双珠，遂为小兄弟乔老七叫了周双玉几个局，故此四人虽是一起，却分据两间房间。及洪善卿同陈小云来时，赖公子正和周双珠闲话，双珠因善卿系熟客，不必急急下去应酬，只管指东划西，随口胡说。周双玉要央善卿寄信于朱淑人，先自下楼，从周双宝后房门抄近进去，刚刚听得陈小云、周双宝云云，并窥见洪善卿摇手之状。双玉猛吃一惊，急欲根究细底，转念一想，大约朱五少爷定亲之事秘密不宣，不可造次。当下迈步攀帷，见了陈小云、洪善卿，侧坐相陪，不露圭角。

随后双珠进房，双玉趁势仍归楼上。一直等到晚间客散关门，周双玉独自一个往见周兰，叫声“无姆”，周兰和颜悦色命其坐下。双玉宛转说道：“我做仔无姆个讨人，单替无姆做生意。除仔无姆再也无拨第二个亲人，除仔做生意也无拨第二样念头。故歇朱五少爷定仔亲，故末就是无姆个生意到哉。无姆该应去请仔朱五少爷来，等我当面问俚，阿怕俚勿拿出洋钱拨来无姆，无姆为啥要瞒我？阿是常恐朱五少爷多拨仔耐洋钱，耐客气勿要噶？”周兰道：“勿是瞒耐呀。为仔朱五少爷说，常恐耐晓得俚定仔亲，勿快活，教倪勳说起。”双玉道：“故末无姆笑话哉！做我个客人多煞来里，就比仔朱五少爷再要好点也勿稀奇。阿怕我无拨人讨得去，啥个勿快活？”周兰听说亦自失笑，方才将八月底朱淑人聘定黎篆鸿之女，尽情告诉了双玉。双玉方才想起两月以来，时常听得双宝嘴里大老母长，大老母短，原来是调侃我的，心下重重恼怒，忍不住淌眼抹泪，渐放悲声。

周兰始悔自己失言，只见双玉又道：“我搭阿姐两家头，做个生意来孝敬耐无姆，无姆也勿曾说过倪一句邱话。我就气勿过双宝，双宝生意末一点无拨，拿倪两家头孝敬无姆个洋钱，买仔饭拨俚吃，买仔衣裳拨俚着，俚坐来浪无啥做，再要想出几花闲话说倪，笑倪，骂倪！”说着，呜呜的掩面而泣。周兰道：“双宝陆里敢骂耐。”双玉便缕述双宝的风里言风里语，再添上两句重话装点逼真。气得周兰一叠声喊“双宝”，双宝战惕趋至。周兰不及审察，绰起烟枪兜头就打。却被双玉一手托住，劝道：“无姆勳，耐故歇打仔双宝，晚歇拨双宝加二骂两声，无姆陆里晓得！倘然无姆喜欢双宝，也容易得势，让双宝原到楼浪去；我末说拨么二堂子里做伙计。无拨个人说我，骂我，我心里清爽点，也好已结点做生意，孝敬耐无姆。”周兰越发生气，丢下烟枪，问道：“我为啥喜欢双宝噶，耐阿姐来浪说，倘忙有辰光生意忙勿过，教双宝代代局也无啥；勿然末，双宝早就出去哉碗。我为啥喜欢双宝噶？”双玉冷笑道：“无姆，耐嘴里末说让双宝出去末哉，一径说到仔故歇，双宝原勿曾出去，倒勿是喜欢双宝？”周兰怒道：“故也勿要紧，明朝让双宝去，省得耐多说多话！”双玉道：“无姆勳动气，我搭双宝才是无姆个讨人，无啥喜欢勿喜欢，就要出去末，等商量好仔再去，啥要紧噶？”

周兰沉吟半晌，怒气稍平，喝退双宝，悄问双玉如何商量。双玉道：“无姆耐自家去算，双宝进来个身价就算耐才豁脱仔，也不过三百洋钱。故歇双宝来里，生意末无拨，房间里用场倒同倪一样噪碗，几年算下来，阿是豁脱

攀（qi n，音千）——揭起、撩起。

豁脱——损失，花费。

仔勿少哉？我替无姆算计，勿如让双宝出去个好。”周兰点点头。双玉又道：“阿姐个生意好，要双宝代局。我生意不过实概样式，双宝出去仔，倘然阿姐忙勿过，我去代局末哉。”周兰又点点头。于是周兰竟与双玉定义，拟将双宝转卖于黄二姐家，楼上双珠绝不与闻。比及明日，周兰欲令阿珠去黄二姐家打话，双珠怪问何事，始悉其由。双珠阻止道：“无姆，耐也做点好事末哉！黄二姐个人勿比仔耐，双宝去做俚讨人，苦煞个！我说无姆耐定归勿要双宝末，也该应商量商量。南货店里姓倪个客人，搭双宝蛮要好，倪去请俚来，问声俚，要讨末教俚讨仔去。双宝有仔好场花，倪身价也勿吃亏。无姆想阿对？”

周兰领悟，叫回阿珠，转令阿德保以双宝名片去南市请广亨南货店小开倪客人。双玉心想如此办法，倒作成了双宝的好姻缘，未免有些忿忿，但因双珠出的主意，不敢再言。

不多时，那倪客人随着阿德保接踵并至，坐在双宝房间里。周兰出见，当面说亲。倪客人满心欣慰，满口应诺；既而一想，三百身价之外尚须二百婚费，一时如何措办，倒又踌躇起来。双宝恐事不济，着急异常，背地去求双珠设法。双珠格外矜全，特地请了洪善卿、乔老四等几户熟客，告知此事，拟合一会帮帖双宝。众人好善乐施，无不愿意。洪善卿复去告知朱淑人，也与一角，却不令双玉得知。俟届迎娶之期，倪客人倒也用了军健乐人、提灯花轿，簇拥前来，娶了过去，也一样的拜堂，告祖，合卺，坐床，待以正室之礼。三朝归宁，倪客人也来了，请出周兰，双双拜见，口称“岳母”，磕下头去。周兰不好意思，赶紧买了一副靴帽相送，盛筵款待，至晚而回。

自双宝出嫁以后，双玉没了对头，自然安静无事。周兰欲劝双玉接客，尚未明言。双玉已揣测知之，心中定下一个计较，先去灶间煤炉旁边，将剝空生梨内所养的促织儿尽数释放，再令阿德保去买一壶烧酒，说要擦洗衣裳烟渍，然后令阿珠去请朱五少爷。朱淑人闻得定亲之事早经泄漏，这场吵闹势所必然，然又无可躲避，只得皇皇然来。见了双玉，抱惭负疾，无地自容。双玉却依然笑脸相迎，携手纳坐，颜色扬扬如平时，淑人猜不出其是何意见，嘿嘿相对，不则一声。将近上灯时分，淑人告辞言归。双玉牵衣拉过一边，昵昵软语，欲留一宿。淑人不忍故违其意，额首从命。须臾，叫局的络绎上市，双玉遂更衣出门，留下巧囡在房伏侍淑人便饭。等得双玉回家，更有打茶会的，一起一起应接不暇。一直敲过十二点钟，渐渐的车稀火烬，帘卷烟消。阿珠收拾停当，声请淑人安置而去。

双玉亲自关了前后房门，并加上闩，转身趑来，见淑人褪履上床。双玉笑道：“慢点困，我有事体来里。”淑人怪问云何，双玉近前与淑人并坐床沿。双玉略略欠身，两手都搭着淑人左右肩膀，教淑人把右手勾着双玉脖项，把左手按着双玉心窝，脸对脸问道：“倪七月里来里一笠园，也像故歇实概样式，一淘坐来浪说个闲话，耐阿记得？”淑人心知说的系愿为夫妇生死相同之誓，目瞪口呆，对答不出。双玉定要问个明白。淑人没法，故乱说声“记得”。双玉笑道：“我说耐也勿该应忘记。我有一样好物事，请耐吃仔罢。”说罢，抽身向衣橱抽屉内取出两只茶杯，杯内满满盛着两杯乌黑的汁浆。淑人惊问：“啥物事？”双玉笑道：“一杯末耐吃，我也陪耐一杯。”淑人低头一嗅，嗅着一股烧酒辣气，慌问：“酒里放个啥物事嘅？”双玉手举一杯凑到淑人嘴边，陪笑劝道：“耐吃。”淑人舌尖舐着一点，其苦非凡，料道是鸦片烟了，连忙用手推开。双玉觉得淑人未必肯吃，趁势捏鼻一

灌，竟灌了大半杯。淑人望后一仰，倒在床上，满嘴里又苦又辣，拼命的朝上喷出，好像一阵红雨，湿漉漉的酒遍衾褥。淑人支撑起身，再要吐时，只见双玉举起那一杯，张开一张小嘴，咽嘟嘟尽力下咽。淑人不及叫喊，奋身直上，夺下杯子，掣于地下，豁琅一声，砸得粉碎。双玉再要抢那淑人吃剩的一杯，也被淑人掣落跌破。淑人这才大声叫喊起来。

楼下周兰先前听得碗响，尚不介意，迨至淑人叫喊，有些疑惑，手持烟灯，上楼打探。淑人赶去拔下门闩，迎进周兰。周兰见淑人两手一嘴及领衣袍袖之上，皆为鸦片烟沾濡涂抹，已是骇然；又见双玉喘吁吁挺在皮椅上，满脸都是鸦片烟，慌问：“啥事体？”淑人偏又呐呐然说不清楚，只是跺脚干急。幸而那时双珠、巧囡、阿珠都不曾睡，陆续进房，见此情形，十稔八九。双珠先问：“阿曾吃嘎？”淑人只把手紧指着双玉。双珠会意，唤个相帮速往仁济医馆讨取药水。巧囡舀上热水，给淑人、双玉洗脸漱口。淑人抹净手面，吐尽嘴里余烟。双玉大怒，欵地起立，柳眉倒竖，星眼圆睁，咬牙切齿骂道：“耐个无良心杀千刀个强盗坯！耐说一淘死，故歇耐倒勿肯死哉！我到仔阎罗王殿浪末，定归要捉耐个杀坯！看耐逃走到陆里去！”

周兰还是发怔。双珠叫声“双玉”，从中排解道：“五少爷是勿好，勿该应走个亲；不过耐也年纪轻，勿懂事，客人个闲话才是瞎说。就算故歇五少爷勿曾走亲，阿要讨耐去做大老母？”双玉不待说完，嚷道：“啥个大老母小老母！耐去问俚，啥人说个一淘死？”淑人拍腿哭道：“勿是我呀！阿哥替我定个亲，一句闲活无拨我说碗！”双玉欵地扑到淑人面前，又狠狠的戟指骂道：“耐只死猪猡！晓得是耐阿哥替耐定个亲，我问耐为啥勿死？”吓得淑人倒退不迭。

正忙乱间，相帮取到一瓶药水，阿珠急取两只玻璃杯，平分倒出。淑人心疑尚恐不曾吐尽，先去呷了一口。双玉怒极，一手抢那杯子照准淑人脸上甩来，泼了淑人一头药水。幸亏淑人头颈一侧，那玻璃杯从耳朵边撞了过去，没有甩着。淑人远远央告道：“耐也吃点。耐吃仔个药水，随便耐要啥，我总归依耐，阿好？”双玉大声道：“我要啥嘎？我未要耐死哉！”周兰、双珠同词劝道：“死勿死未再说，耐吃仔了。”阿珠、巧囡也帮着千方百计劝双玉吃药水。双玉不禁哼的笑道：“劝啥嘎？放来浪等我自家吃末哉碗！俚勿死，我倒犯勿着死拨俚看，定归要俚死仔未我再我！”说着，举起玻璃杯，一口一口慢慢的呷。巧囡绞上手巾，揩了一把。不多时，一阵翻腹搅肚，喉间汩汩作响，便呕出一汪清水。周兰、双珠一左一右，挽着臂膊，叫双玉只顾吐。双玉一面吐，一面还喃喃不绝的骂。直至天色黎明，稍稍吐定，大家一块石头落地，不好再去睡觉，令灶下开了煤炉，熬口稀饭，略点一点。

淑人知道双玉兀自不肯干休，背地求计于双珠。双珠攒眉道：“双玉个脾气，五少爷也明白个哉，俚陆里肯听人个闲话。倪是一家人，也勿好搭俚说，就说未也无行用。耐倒是请个朋友来劝劝俚，俚倒听句把。”一句提醒了淑人，当即写张字条速令相帮去南市咸瓜街请永昌参店洪老爷。大家把双玉扶上大床，各自散去。淑人眼睁睁地独自看守，守到日之方中，洪善卿惠然肯来。淑人赶出迎见，请进双珠房间，细述昨宵之事，欲恳善卿去劝双玉。

善卿应承，趑过双玉房间，见双玉歪在大床上，垂头打盹，调息养神。善卿近前轻轻叫声“双玉”。双玉睁眼见了，起身让坐。善卿随口问道：“身向里阿好？”双玉冷笑两声，答道：“洪老爷，耐未勦假痴假呆哉！五少爷请耐我劝我，我无拨第二句闲话，我故歇未定归要跟牢仔俚一淘死！俚到

陆里我跟到俚陆里，定归一淘死仔未完结。无拨第二句闲话！”善卿婉婉说道：“双玉勳，五少爷一径蛮要好，定亲个事体也是俚阿哥做个主，倒勳去怪俚。我说一样个人，无啥大小。我做个大媒人，原嫁仔五少爷，耐说阿好？”双玉下死劲啐道：“呸！我去嫁俚无良心个杀坯？”只说了这一句话，仍自倒下，合目装睡。

善卿无路可入，姑转述于淑人。淑人更加一急，唉声叹气，没个摆布。善卿探问双珠，毕竟双玉是何主见，不想双珠亦自不知。善卿道：“阿是有啥人教俚个嘎？”双珠道：“双玉末陆里要人教！倘然是倪教个末，单有教俚做生意，无拨教俚噪个碗。”善卿再四寻思，终不可解。双珠道：“我想双玉个意思，一半末为仔五少爷，一半还是为双宝。”善卿呵呵鼓掌道：“一点也勿差，难末有点道理哉。”淑人拱立候教。善卿复寻思多时，呵呵鼓掌道：“有来里哉，有来里哉！”淑人请问其说。善卿道：“耐勳管。耐说双玉随便要啥，耐总依俚，阿有该句闲话？”淑人说：“有个。”善卿道：“我替耐解个冤结，多则一万，少则七八千，耐阿情愿？”淑人说：“愿个。”善卿道：“价末才是哉。”

淑人请问终究如何办法。善卿道：“故歇勿搭耐说，等事体舒齐仔，耐也明白哉。”淑人抱着个闷壶卢无从打破，且令阿珠传命叫菜，与善卿两人便饭。善卿手招双珠，并坐一边高椅上，搭肩附耳，密密长谈。双珠从头至尾，无不领悟。少顷谈毕，双珠辗转一想，却又迟回道：“说末说说罢哉，勿见得成功。”善卿道：“定归成功，俚噪勿在乎此。”

双珠乃趑过双玉房间，为说客捉刀。适值阿珠搬上饭菜，善卿叫住，就摆在双珠房间里，善卿、淑人衔杯对酌。既而双珠回房复命道：“稍微有点意思；就不过常恐勿成功，再要拨人家笑话。”善卿道：“耐去说，倘然真真勿成功，我原拿五少爷交代拨俚。”双珠重复过去说了，回复道：“才是哉，俚说故歇五少爷就交代拨耐。”善卿呵呵鼓掌而罢。

第六十三回终。

第六十四回 吃闷气怒拚缠臂金 中暗伤猛踢窝心脚

按：朱淑人、洪善卿在周双珠房间里用过午餐，善卿遂携淑人并往对过周双玉房间，与双玉当面说定。善卿自愿担保，带领淑人出门。双玉满面怒色，白瞪着眼瞅定淑人，良久良久，说道：“一万洋钱买耐一条性命，便宜耐！”淑人掩在善卿肘后，不敢作声，善卿搭讪说笑，一同出门。

淑人在路，问起一万洋钱作何开消。善卿道：“五千末拨俚赎身；再有五千，搭俚办副嫁妆，让俚嫁仔人末好哉。”淑人问：“嫁个啥人？”善卿道：“就是嫁人个难。耐勦管，耐去舒齐仔洋钱，我替耐办。”淑人欲挽善卿到家与乃兄朱蔼人商量。善卿不得已，随至中和里朱公馆见蔼人于外书房，淑人自己躲去。

善卿从容说出双玉寻死之由，淑人买休之议，或可或否，请为一决。蔼人始而惊，继而悔，终则懊丧欲绝。事已至此，无可如何，慨然叹道：“豁脱仔洋钱，以后无拨瓜葛，故也无啥。不过一万末，好像忒大仔点。”善卿但唯唯而已。蔼人复道：“难是生来一概拜托老兄，其中倘有可以减省之处，悉凭老兄大才斟酌末哉。”善卿恹恹受命而行。蔼人送至门首，拱手分别。

善卿独自趑出中和里口，意思要坐东洋车，左顾右盼，一时竟无空车往来，却有一个后生摇摇摆摆自北而南。善卿初不在意，及至相近看时，不是别人，即系嫡亲外甥赵朴斋，身上倒穿着半新不旧的羔皮宁绸袍褂，较诸往昔体面许多，朴斋止步叫声“娘舅”，善卿点一点头。朴斋因而稟道：“无姆病仔好几日，昨日加重仔点，时常牵记娘舅。娘舅阿好去一埭，同无姆说说闲话？”善卿着实踌躇了半日，长叹一声，竟去不顾。朴斋以目相送，只索罢休，自归鼎丰里家中，复命于妹子赵二宝说：“先生晚歇就来。”并述善卿道途相遇情状。二宝冷笑道：“俚末看勿起倪，倪倒也看勿起俚！俚个生意，比仔倪开堂子做馆人也差仿勿多。”

说后之间，奚小山先生到了，诊过赵洪氏脉息，说道：“老年人体气大亏，须用二钱吉林参。”开方自去。二宝因要兑换人参，亲向洪氏床头摸出一只小小头面箱开视，不意箱内仅存两块洋钱，慌问朴斋，说是“早晨付仔房钱哉，陆里再有嘎！”二宝生恐洪氏知道着急，索性收起头面箱，回到楼上房中和阿虎计议，拟将珠皮、银鼠、灰鼠、紫毛、狐嵌五套帔裙典质应急。阿虎道：“耐自家物事拿去当也无啥，故歇绸缎店个帐一点也勿曾还，倒先拿衣裳去当光仔，勿是我说句邱话，好像勿对。”二宝道：“通共就剩仔一千多店帐，阿伯我无拨！”阿虎道：“二小姐，耐故歇末好像勿要紧，倘忙无拨仔，勦说是一千多，要一块洋钱才难！”

二宝不伏气，臂上脱下一只金钏臂，令朴斋速去典质。朴斋道：“吉林参末，就娘舅店里去拆仔点哉碗。”被二宝劈面喷了一脸唾沫道：“耐个人也好哉，再要说娘舅！”朴斋掩面急走。二宝随往楼下看望洪氏，见其神志昏沉，似睡非睡。二宝叫声“无姆”，洪氏微微接应。问：“阿要吃口茶？”伺候多时，竟不搭嘴。二宝十分烦躁。

忽听得阿虎且笑且唤道：“咦，少大人来哉！少大人几时到个嘎？楼浪去。接着靴声囊囊，一齐上楼。二宝连忙退出，望见外面客堂里纓帽箭衣，成群围立，认定是史三公子，飞步赶上楼去，顶头遇著阿虎，撞个满怀。二

宝即问：“房里啥人？”阿虎道：“是赖三公子，勿是史三。”二宝登时心灰足软，倚柱喘息。阿虎低声道：“赖三公子有名个癞头鼋，倒真真是好客人，勿比仔史三末就不过空场面。耐故歇一个多月无拨几花生意，难要巴结点。做着仔癞头鼋，故末年底下也好开消。”

道犹未了，房间里一片声嚷道：“决点喊大老母来！让我看，阿像是个大老母！”阿虎赶紧撺掇二宝进房。二宝见上面坐着两位，认得一位是华铁眉，那一位大约是赖三公子了。

原来赖公子因前番串赌吃亏，所以此次到沪，那些流氓一概拒绝，单与几个正经朋友乘兴清游。闻得周双玉第三个大老母之说，特地挽了华铁眉引导，要见识这赵二宝是何等人物。二宝趑到跟前，赖公子顺势拉了过去，打量一番，呵呵笑道：“俚就是史三个大老母？好，好，好！”二宝虽不解所谓，也知道是奚落他，不去瞅睬，只问华铁眉道：“史公子阿有信？”铁眉回说：“无拨。”

二宝约略诉说当初史公子白头之约，目下得新忘故，另娶扬州。铁眉道：“价末俚局帐阿曾开消？”二宝道：“俚去个辰光拨倪一千洋钱，倒是倪搭俚说：‘耐就要来末，一淘开消也正好。’陆里晓得去仔人也勿来，信也无拨。”赖公子一听，直跳起来嚷道：“史三漂局钱，笑话哉哋！”铁眉微笑道：“想来其中必有缘故，一面之词如何可信。”二宝遂绝口不谈。

阿虎存心巴结，帮着二宝殷勤款洽，二宝依然落落大方。偏偏赖公子属意二宝，不转眼的只顾看，看得二宝不耐烦，低着头，弄手帕子。赖公子暗地伸手揣庄手帕子一角，猛力抢去，只听哗喇一响，把二宝左手养的两只二寸多长的指甲，齐根迸断。二宝又惊又痛，又怒又惜；本待发作两句，却为生意起见，没奈何忍住了。赖公子抢得手帕子，兀自得意。阿虎取把剪刀授给二宝，剪下指甲，藏于身边。二宝正要抽身回避，恰好朴斋在帘子外探头探脑，二宝便趑出中间。朴斋交明兑的参，当的洋钱，二宝就命朴斋下去煎参，自己点过洋钱，收放房中衣橱内。赖公子故意诧道：“陆里来个小伙子，标致得来！”二宝说：“是阿哥。”赖公子道：“我倒倒是耐家主公。”阿虎道：“勳瞎说。”回头指着阿巧道：“哪，是俚个家主公呀。”阿巧方给华铁眉装水烟，羞的别转脸去。二宝憎嫌已甚，竟丢下客人，避入楼下洪氏房间。华铁眉乖觉，起身振衣，作欲行之状。无如赖公子恋恋不舍，当经阿虎怂勇，径喊相帮摆个台面，铁眉不好拦阻。赖公子因问二宝何往，阿虎道：“来里下头张张俚娘，俚娘生仔个病。”随口装点些病势说给赖公子听。

支吾许久，不见二宝回来，阿虎令阿巧去喊。二宝有心微示瑟歌之意，姗姗来迟。赖公子等的心焦，一见二宝，疾趋而前，张开两只臂膊，想要抱入怀中。二宝吃惊倒退，急的赖公子举手乱招。二宝远远站住，再也不肯近身，赖公子已生了三分气。华铁眉假作关切，问二宝道：“耐娘是啥个病？”二宝会意，假作忧愁，和铁眉刺刺不休，方打断了赖公子豪兴。随后相帮调排桌椅，安设杯箸，二宝复乘隙避开。赖公子并未请客，但叫了七八个局，又为华铁眉代叫三个，孙素兰不在其内。发下局票，不等起手中，赖公子即拉华铁眉入席对坐。相帮慌的送上酒壶，二宝又不及敬酒。阿虎见不成样子，自己赶下洪氏房间，只见朴斋隅坐执烛，二宝手持药碗用小茶匙喂与洪氏。阿虎跺脚道：“二小姐去，台面坐仔歇哉呀！教耐巴结点，耐倒理也勿理哉！”二宝低喝道：“要耐去瞎巴结！讨人厌个客人倪勿高兴做。”阿虎着紧问道：“赖三公子个客人耐勿做，耐做啥个生意嘎？”二宝红涨于面。阿

虎道：“耐是小姐，倪是娘姨，生来做勿做随耐个便！店帐带挡才清爽仔，勿关倪事！”二宝暗暗叫苦，开不出口。阿虎亦自赌气，不顾台面，趑趄往灶下闲坐。台面上只剩阿巧一人夹七夹八说笑。

赖公子含怒未伸，面色大变。华铁眉为之解道：“我闻得二宝是孝女，果然勿差，想来故歇伏侍娘，离勿开。难得难得！”遂连声赞叹不置，赖公子不觉解颐。

二宝喂药既毕，仍扶洪氏睡下，然后回房应酬台面。适值出局络绎而至，赖公子发话道：“倪勿曾去叫赵二宝个局碗，赵二宝啥自家来哉嘎？”二宝装做没有听见。华铁眉讨取鸡缸杯，引逗赖公子豁拳，混过这场口舌。赖公子大喜，一鼓作气，交手争锋。怎奈赖公子这拳输的多，赢的少，约摸输了十余拳。赖公子自饮三杯，其余倌人、娘姨争先代饮，阿虎也来代了一杯。赖公子不肯认输，豁个不了。豁到后来，输下一拳，赖公子周围审视，惟赵二宝不曾代过，将这杯酒指交二宝，二宝一气饮干。赖公子要取回那杯子，伸过手去，偶然搭著二宝手背。二宝嗔其轻薄，夺手敛缩。赖公子触动前情，放下杯子，扭住二宝衣领，喝令过来，二宝抵死望后挣脱。赖公子重重怒起，飞起一只毡底皂靴，兜心一脚，早把二宝踢倒在地。阿虎、阿巧奔救不及。

二宝一时爬不起，大哭大骂。赖公子愈怒，发狠上前索性乱踢一阵，踢得二宝满地打滚，没处躲闪，嘴里不住的哭骂。阿虎拦腰抱住赖公子，只是发喊。阿巧横身阻挡，也被赖公子踢了一跤。幸而华铁眉苦苦的代为讨饶，赖公子方住了脚。阿虎、阿巧搀起二宝，披头散发，粉黛模糊，好像鬼怪一般。

二宝想起无限委屈，那里还顾性命，奋身一跳，直有二尺多高，哭着骂着，定要撞死。赖公子如何容得如此撒泼，火性一炽，按捺不下，猛可里喝声“来”！那时手下四个轿班、四个当差的，都挤到房门口垂手观望，一喝百应，屹立候示。赖公子袖子一挥，喝声“打”！就在这喝里，四个轿班、四个当差的撩起衣襟，揎拳捋臂一齐上，把房间里一应家伙什物，除保险灯之外，不论粗细软硬，大小贵贱，一顿乱打，打个粉碎。华铁眉知不可劝，捉空溜下，乘轿先行。所叫的局不复告辞，纷纷逃散。阿虎、阿巧保护二宝从人丛里抢得出来。二宝跌跌撞撞，脚不点地，倒把适间眼泪鼻涕吓得精干。

这赖公子所最喜的是打房间，他的打法极其利害，如有一物不破损者，就要将手下人笞责不贷。赵二宝前世不知有甚冤家，无端碰着这个“太岁”。满房间粗细软硬大小贵贱一应家伙什物，风驰电掣，尽付东流。本家赵朴斋胆小没用，躲得无影无踪。虽有相帮，谁肯出头求告？赵洪氏病倒在床，闻得些微声息，还尽着问：“啥事体嘎？”赵二宝踉跄奔入对过书房，歪在烟榻上歇息。阿巧紧紧跟随，厮守不去。阿虎眼见事已大坏，独由趑趄到后面亭子间怔怔的转念头，任凭赖公子打到自己罢休，带领一班凶神，哄然散尽。相帮才去寻见朴斋，相与查检。房间里七横八竖，无路入脚。连床榻橱柜之类，也打得东倒西歪，南穿北漏。只有两架保险灯晶莹如故，挂在中央。

朴斋不知如何是好，要寻二宝，四顾不见，却闻对过书房阿巧声唤：“二小姐来里该搭。”朴斋赶去，又是黑魇魇的。相帮移进一盏壁灯，才见二宝直挺挺躺着不动。朴斋慌问：“打坏仔陆里搭？”阿巧道：“二小姐还算好，房间里那价哉嘎？”朴斋只摇摇头，对答不出。二宝蓦地起立，两手撑着阿巧肩头，一步一步忍痛蹭去，蹭到房门口，抬头一望，由不得一阵心痛，大放悲声。阿虎听得，才从亭子间出来。大家劝止二宝，挽回烟榻坐下，相聚

议论。朴斋要去告状。阿虎道：“阿是告个癡头鼯？勦说啥县里、道里，连搭仔外国人见仔个癡头鼯也怕个末，耐陆里去告嘎？”二宝道：“看俚个腔调，就勿像是好人！才是耐要去巴结俚！”阿虎摆手厉声道：“癡头鼯自家跑得来，咿勿是我做个媒人，耐去得罪仔俚吃个亏，倒说我勿好！明朝茶馆里去讲，我勿好末我来陪。”说毕，一扭身去睡了。

二宝气上加气，苦上加苦，且令朴斋率同相帮收拾房间，仍令阿巧搀了自己，勉强下楼梯。一见洪氏，两泪交流，叫声“无姆”，并没有半句话。洪氏未知就里，犹说道：“耐楼浪去陪客人，我蛮好来里。”二宝益发不敢告诉其事，但叫阿巧温热了二和药，就被窝里喂与洪氏吃下。洪氏又催道：“难无啥哉，耐去。”二宝叮嘱“小心”，放下帐子，留下阿巧在房看守，独自踏上楼梯。房间里烟尘历乱，无地存身，只得仍到书房。朴斋随后捧上一只抽屉，内盛许多零星首饰，另有一包洋钱。朴斋道：“洋钱同当票才豁来噪地浪，勿晓得阿少。”二宝不忍阅视，均丢一边。朴斋去后，静悄悄的，二宝思来想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暗暗哭泣了半日，觉得胸口隐痛，两腿作酸，趲向烟榻、倒身僵卧。忽听得弄堂里人声嘈嘈，敲的大门震天价响。朴斋飞奔报道：“勿好哉，癡头鼯咿来哉！”二宝更不惊慌，挺身迈步而出。只见七八个管家拥到楼上，见了二宝，却打个千，陪笑禀道：“史三公子做仔扬州知府哉，请二小姐快点去。”

二宝这一喜真乃喜到极处，连忙回房喊阿虎梳头，只见母亲洪氏头戴凤冠，身穿蟒服，笑嘻嘻叫声“二宝”，说道：“我说三公子个人陆里会差，故歇阿是来请倪哉。”二宝道：“无姆，倪到仔三公子屋里，先起头事体勦去说起。”洪氏连连点头。阿巧又在楼下喊声“二小姐”，报道：“秀英小姐来道喜哉。”二宝诧异道：“啥人去拨个信，比仔电报再要快？”

二宝正要迎接，只见张秀英已在面前。二宝含笑让坐，秀英忽问道：“耐着好仔衣裳，阿是去坐马车？”二宝道：“勿是，史三公子请倪去呀。”秀英道：“阿要瞎说！史三公子死仔长远哉，耐啥勿曾晓得？”二宝一想，似乎史三公子真个已死。正要盘问管家，只见那七八个管家变作鬼怪，前来摆扑。吓得二宝极声一嚷，惊醒回来，冷汗通身，心跳不止。

第六十四回终。

